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〇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1399/09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〇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 史部第一〇四冊目次

## 史部・傳記類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一百二十卷(五)

〔明〕焦竑輯

中國史學叢書影印明萬曆四十四年徐象榘曼山館刻本

.....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一

百二十卷(五)

〔明〕焦竑輯

中國史學叢書影印明萬曆四十四年

徐象標曼山館刻本

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目錄

太常寺

掌寺事尚書

劉爰

崔志端

田景賢

掌寺事侍郎

丁永中

卿

呂本

黃子澄

姚友直

夏景

獻徵錄卷之七十一目錄

乙

吳節

孫賢

齊章

周韶

魏校

少卿

高遜志

廖昇

盧原質

陳贊

蹇英

林文

李章

楊時暢

張衍瑞

潘府

郭維藩

李開先

周怡

傅霏

寺丞

張來儀

杜秉

袁珙

南京太常寺

卿

徐初

陳音

呂憲

方鵬

牛鳳

穆孔暉

少卿

獻徵錄

卷之七十目錄

二

鄭雍言

夏瑄

鄭環

劉稱

夏良勝

黃重

汪佃

王世懋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太常寺劉爰傳 實錄

劉爰字凌雲四川涪州人景泰甲戌進士授吏部驗

封王事遷郎中以憂去服闋改戶部二年仍補文選

公清勤慎時論與之累官太常卿禮部尚書掌寺事

又典秩祀練習儀章且容觀魁梧音吐鴻暢甚爲

憲朝所眷注進太子少保以疾乞致仕不許爰自陳

世爲戎籍勅兵部除其籍弘治己酉爰復以老請乃

賜馳驛并寶鑑以還仍命有司歲給夫廩家居七十

七年而卒時弘治十八年八月計聞賜祭葬如例爰

獻徵錄

卷之七十

乙

平生謙謹亟稱人之善聞論人過失輒止之或面侮

之亦不校初艱于立子官京師妾有生子者其妻妬

而張之道人爲其鞠至八歲乃復迎歸以爲子聞者

以爲爰厚德之報云

禮部尚書掌太常寺事崔志端傳

齊錄

崔志端順天宛平縣人由神樂觀道士克樂舞生成  
化壬辰授太常寺贊禮郎辛丑補寺丞壬寅補少卿  
弘治乙卯遷卿甲子進禮部尚書仍掌太常寺事具  
疏乞休致至再始允焉居觀中癸酉陳情優養特給  
夫米正德九年六月卒其孫序班承祖乞祭葬所而  
執奏以其發身雜流例不得濫與上不聽竟與祭  
一壇

獻徵錄

卷之七十

二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掌太常寺田景賢傳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田景賢字宗儒順天府涿州人  
成化乙未進士授戶科給事中陞通政使司右叅議  
弘治辛亥陞太常寺少卿通政使尋陞禮部右侍郎  
掌太常寺事正德戊辰陞禮部尚書掌寺事屢賜玉  
帶及金織麒麟衣庚午加太子少保引年乞休疏志  
上乃加太子太保賜璽書乘傳以歸命有司給月廩  
歲隸正德十四年六月卒賜祭葬如制景賢體貌魁  
岸青壯洪暢爲人淳實守官四十餘年廉謹如一日  
晚年清潔寡欲人所罕及卒之日幾無以爲飲士論  
稱之

獻徵錄

卷之七十

三



禮部右侍郎掌光祿寺事文福傳

實錄

禮部右侍郎文福字天錫湖廣襄陽人天順四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成化初巡按山西考覈官庶黜不職者九十人旌其能者七人審錄重辟有童年十三分盜賊米一釜憐其幼特請釋之遂用是起名三年復按浙江以父喪歸八年擢光祿寺少卿十三年陞卿凡典御膳及諸供應皆區畫有定十四年上疏請省異教供餼坐繫詔獄奪俸六月十九年擢禮部右侍郎仍掌寺事累上疏乞歸始命致仕家居八年以弘治五年七月卒年七十三計闕賜祭葬如例福為人通達習於世故頗傷輒熟晚在光祿爲近幸所侮不能堪累乞退避竟遂其志以去人亦以是多之

卷之七十

四

掌太常寺事禮部左侍郎丁永中傳

實錄

掌太常寺事禮部左侍郎丁永中大興縣人由神樂觀樂舞生選授太常寺贊禮郎歷陞協律郎寺丞少卿卿至禮部左侍郎仍掌寺事弘治三年言者劾令致仕至七年四月卒賜祭葬如例永中以黃冠願薦紳列五十餘年生既獲封贈其父祖如已官卒仍獲沾三品寵卹之典視士夫著勛烈者無以異亦異事也

獻徵錄

卷之七十

五

太常寺卿呂本傳

實錄

呂本鳳陽壽州人仕元為元帥府都事其後來歸國  
丙午為中書掾史吳元年授湖廣行省照磨洪武三  
年陞中書省右司郎中四年改左司郎中五年陞刑  
部侍郎尋進吏部尚書六年除太常寺卿七年以事  
左遷北平按察司僉事尋召還授禮部尚書未幾出  
為兩浙都轉運鹽使十二年復授太常寺卿至是以  
疾卒賜葬鍾山之陰本無子其女為 皇太子妃

卷之七十

六

太常卿黃公子澄傳

鄭曉

黃公子澄名湜以字行分宜人少受易歐陽貞書周  
與學春秋梁寅有文行負盛名洪武十七年貢入太  
學明年進士舉禮部第一授翰林編修陞修撰伴讀  
東宮累官至太常卿 建文君為太孫時坐東角門  
謂公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備有護兵  
終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  
非不强卒底亡滅小大强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  
異也 太孫喜每呼公黃先生 太孫即位倚任公  
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公頓首應曰不敢遂出  
與齊太議削奪諸王兵權未幾周王得罪 建文  
書諭 文皇 文皇為出解公曰燕周母兄弟燕王  
出塞有功威名日盛不併去燕後難圖於是出兵開  
平諸鎮及更置北平守臣伺府中事日急靖難兵遂  
起及耿炳文諸將相繼敗北 建文君召問公對曰  
勝負兵家常事今天下富勝兵強食足區區一隅豈  
能當天下全力聚兵五十萬四面並進旦夕且成擒  
公遂薦李景隆為大將代炳文景隆尤昏懦戰敗  
棄其帥遁召還京又赦不誅公慟哭曰景隆出師觀  
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祖宗厲將士練子寧亦統

公捐膚慟哭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賦詩云仗鉞曾登大將壇貂裘遠賜朔方寒出師無律真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悲趙括懷夷何日見齊桓尚方有劍憑誰借哭向蒼天幾墮冠靖難兵至淮上建文君不得已逐公密使募兵而以竄齊黃使告燕文皇曰此緩我也請悉召吳傑平安盛庸師還即已建文君為遣少卿薛崑請罷兵文皇帝又不許兵抵江干蘇州知府姚善言公文武才略足捍國難顧屏諸閑遠以快敵人胡獻徵錄卷之七十

矢計至此始急召公未至金川門失守文皇執公責問不服族其家一子走易姓名田經遇赦家湖廣咸寧正德辛巳進士黃表其後也

太常卿姚友直傳

實錄

姚友直名益以字行浙江蕭山人洪武甲戌進士授中書舍人累陞司經局洗馬永樂中宣廟為皇孫時奉命授書并授斬獻王凡所顧問必以正對王以賓禮待之未幾陞左春坊左庶子及滕王建國雲南陞雲南左叅政掌長史事滕王薨因事至京宣廟嘉念舊勞擢太常寺卿正統三年正月卒遣官賜祭命有司給舟車歸其喪營葬焉

獻徵錄

卷之七十

九

太常寺卿夏景傳

太常寺卿夏景字仲昭直隸崑山縣人初姓朱名和舉進士爲翰林院庶吉士 太宗嘗召見之謂曰太陽麗天日宜加於永上和字宜作景字書有景字始此既而景又自奏復其本姓爲夏以善書供事內省嘗扈從兩京授中書舍人宣德中轉考功主事仍供內直正統十年用薦者陞卿致仕年八十三卒時成化六年八月計開陽祭景既善書亦能詩精繪事尤工墨竹以此得名于世爲人坦率樂易不拘小節時出入禮法間人亦不甚非之晚年家居頗效楊應

景傳

十

夫之爲人以詩酒藝樂自娛云

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節傳

吳節字與儉江西安福縣人宣德庚戌進士選爲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秩滿陞侍讀景泰初陞南京國子祭酒滿九載加從三品祿 上初即位修 英廟實錄以節嘗預修 宜廟實錄知典故召爲副總裁既至改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書成進本寺卿兼官如故未幾丁母憂賜祭葬服除請闕謝恩遂乞致仕時年已七十餘既得請家居十餘年卒時成化十七年七月年八十五計聞遣官祭葬爲人平易質直信人不疑爲文如其爲人初治春秋學與同學劉球齊名又同入翰林學春秋者多師二人而節之徒尤衆後進宗之安福春秋遂擅名于 下其爲祭酒承陳敬宗之後敬宗師道嚴甚流爲易恩節矯之以寬士類悅服久之流于縱弛聲望不逮敬宗云

景傳

十

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孫寶傳 實錄

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孫寶傳 實錄

縣人昇泰甲戌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修纂字通

志成陞侍講天順初改左春坊左中允侍 東官講

讀 上即位進太常少卿兼翰林院侍讀修 英宗實

錄成進太常卿兼侍讀又進兼侍讀學士時成化庚

寅成也逾年請立 皇子為 皇太子凡引養乞致

仕以示無希覬意章並上 上皆允之皇子立是為

悼恭太子賢回家憤憤不樂而難久言成化十三年

十一月卒年五十四計開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

獻徵錄 卷之七十 十一

學士命有司祭葬如例賻起諸生不十年至通顯然

無大過人者性剛急或勸之學飽 記曰熟為程朱

孰為韓柳義前忌才不能容物其 千舉動尤為人

所哂云

通議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孫寶傳

公諱章應璧其字別號慎軒世 太平之濠州大父

買從 文皇靖難後授 方衛試百戶父安累立載

功歷陞指揮僉事公雖生 子將門自少篤志力學與

伯兄文同領天順壬午鄉薦登成化丙戌進士已丑

文亦第甲科官至戶部副郎人以二難科之公初授

戶科給事中中 汗丁外 狀服闋復 本科庚子進左

給事中再進禮科都給事中壬寅 賜歸寺丞尋進

少卿弘治庚戌太常卿缺員慎其選吏部以公薦

上簡任之凡郊廟祀典駁奏 儀文節奏輒極詳

明 天子嘉其勞荐膺寶鑑之賜 詰進階贈祖

父如其官祖母呂母郭並淑人公 太常發六載貢

恭匪懈切贊國家禮樂之功居多其在 鴻臚傳玉音

達下情鐸鏗洪亮金玉相宣凡朝覲會同萬方輒

壯觀國威之功居多其在 諫垣累抗章論列陳時政

得失以激直忤旨下詔獄人 或危之公曰君仁臣直

吾忍負 聖明哉竟從寬貸聞者 越之謂得諫臣體

其氣節禦禦狀持國是之功居多 嘗奉使冊秦晉二

宗滿禮成保遣一無所受其 謹以 持增重國體始



終蓋一致也惜乎天不永其年僅五十人而卒其  
生正統戊午七月二十三日也禮部以訃聞 上  
悼遣官諭祭營葬城

蘇徵錄 卷之七十

十四

太常寺卿贈禮部右侍郎長洲周公詔傳

顧璘

周詔者直隸長洲人也自少有氣節成化庚子登鄉  
試授嘉祥縣教諭九載考績入京時 憲宗皇帝方  
開府置屬遂與選為伴讀遷紀善詔以國事草創宜  
有典則以垂後世乃本祖訓及中庸九經之目為書  
數千言以獻 睿皇嘉之尋以憂去賜予其厚復仕  
加長史俸詔感知遇因事納忠言多切直 睿皇喜  
書君子懷德及諸詩以賜之每見詔為先生而不名  
詔數請謝事不許乃以展墓乞歸其鄉及返國未至  
蘇徵錄 卷之七十 十五

而 睿皇崩詔匍匐泣如喪考妣事 今上益竭  
心力每進講經史 上為之悚聽 駕入京師遷詹  
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將大月之居數月疾辭  
轉太常寺卿遂卒於官 上聞訃惜斯禮部右侍郎  
陽祭葬于璚廕中書舍人孫儒詹大學生

太常寺卿魏公校傳

魏校字子才蘇州崑山人弘治乙丑進士正德  
丙寅授南京刑部雲南司主事遷陝西司員外郎  
東司郎中每訊重囚察其情勢期得情凡獄之冤  
滯人所不能決者即片言決之會審監刑衆皆采  
即事畢宴飲爲樂公則慘然齋服是日不飲酒食  
肉時聞臣劉瑾擅權其黨劉瑯守脩南京餉勢作威  
臺省官望塵奔謁公獨不往瑯復覘視法司或時判  
狀至莫有抗者惟公直行已志京邑有經歷姚元者  
從子利其富貴誣以奸狀貶瑯陰爲之地必欲寘元  
獻徵錄 卷之七十 十六  
於死屬公訊之竟白其枉瑯亦莫敢誰何願則與余  
公子積夏公敦夫王公純甫講明聖賢之學正德九  
年召爲兵部職方司郎中方江彬振重兵居大內而  
寧藩亦有兵謀遂移家居正德十六年辛巳今  
上初服起公首膺廣東提學副使之命力以師道爲  
已任崇德行畧文詞駁淫祠興社學禁火化厚人倫  
厥功爲多尋憂居復補江西兵備改河南督學轉大  
理寺少卿國子監祭酒太常寺卿公性孝友每夙興  
即省其父母夜則就寢所厝席無恙乃即安或疾則  
累晝夜目不交睫致政時母張老矣日依依侍食於

側平生篤志聖人真猶嚴則之於飲食其學至于立  
本研幾由慎獨以通於性命稽古以協于明誠始博  
而終約者有大學指歸六書精蘊卒謚恭簡

太常寺少卿高遜志傳

高遜一作志字士敏直隸蕭縣人元末僑寓嘉興好學嗜文嘗侍父宦遊吳中一時文章家如宣城貢師泰邵陽周伯琦遂昌鄭之佑俱客遊吳遜志皆獲受業故其為文深醇雅則成一家言年二十五為鄞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元史入翰林為編修累遷侍講學士革朝展會試禮部尚書陳迪侍中黃觀知貢舉遜志以太常寺右少卿與董倫為考試官得吉水王艮常熟黃鉞莆田陳繼之廬陵胡廣崇仁吳溥建安楊子榮新淦金幼孜石首楊溥武進胡濙太

獻徵錄

卷之七十

十八

康頤佐時稱得人同教藝者有拾遺朱逢吉編修史官吳勣葉惠仲趙友士徐旭一作張秉彛監試御史王度俞士吉亦一時之選壬午之變王度葉惠仲死難餘廟命顯庸遜志存沒無可攷見殆跡終身挺節不汙於時耶

太常寺少卿廖昇

忠節錄

廖昇湖廣襄陽人未詳其所以進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王紳輩友善洪武二十九年由左軍都督府斷事擢太常寺少卿建文初修高皇寶錄昇與為纂修官昇博雅有才明達有氣持難兵渡江忠誠伯等自龍潭敗還昇聞之遂勸吳與家人訣自經死都御史陳瑛奏昇與黃觀王叔英周是修王艮顏伯璿等皆不順天命效死建文此其存心與叛逆等並宜追戮以儆奸朋詔勿問

獻徵錄

卷之七十

十九

太常寺少卿廬原質

忠節錄

廬原質字希魯浙江寧海人母方氏孝孺之姑也原質於孝孺爲外兄而問學得之方門爲多洪武戊辰舉進士第二人授翰林編修歷太常寺少卿建文中多所建明靖難後召兄不屈死之弟原朴論死族其家

獻徵錄

卷之七十

二十

太常寺少卿進階亞中大夫陳公塾墓志銘

太常少卿陳公致政之七年以疾卒于家其子通政司右通政嘉猷奔喪有期乃以編修鄭君之狀來請銘公姓陳諱贊字惟成別號家軒世爲餘姚人宋咸淳中有兄弟同舉進士者曰應庚曰龍榮應庚即公六世祖也曾祖俊民元上虞縣學教諭祖達道隱居不仕父性善仕國朝官至刑部吏曹即中母馬氏繼卓氏公幼穎悟不比稍長從鄉先生宋公傳張天民學博極經史期以策名科第作懷二都賦以見志已而再試有司不偶輟棄去用杭州府知府廬玉潤薦

獻徵錄

卷之七十

三十一

爲儒學訓導嚴立條約啟迪有方門弟子出爲顯官者十餘人浙江左布政使黃澤雅重公文行金石制作必以屬公宜德乙卯纂修宜廟實錄天下郡國賞會萃事蹟以上而兩浙十一郡之事公實總之時稱有史才明年滿考起京簡任翰林待詔授中使書于內館諸生薰其教化成才者衆秩滿陞典簿尋遷五經博士未踰年以學士高公穀薦陞廣東布政司左叅議時廣寇黃蕭養之亂甯平公撫摩凋瘵極盡仁恤訪覈菱芻穉之被掠賣者以還其家瘞兵死遺骸親爲文祭之以憫其不幸聞者咸悅其他善政宜

民者樂類此廣民至今思之不忘景泰癸酉遷太常  
 少卿以儒相祀與論稱愜天順丁丑疏乞致仕不許  
 尋蒙 賜諡進中憲大夫有清慎端重之褒贈父如  
 其官一母皆恭人越三年再請始得休致時年六十  
 有八矣適其子嘉猷有使清刺加國之命因便道奉  
 公至杭以別墅在西湖之側遂留家焉先是浙中名  
 卿大夫致仕家居者六七公南京吏部尚書魏公驥  
 其一也聞公歸皆來會喜相謂曰歸老之榮皆 上  
 賜也乃約月一集爲恩榮會會必賦詩爲樂蓋不減  
 洛下風致云公每遇良辰輒偕從弟致仕知縣質及  
 獻徵錄 卷之七十  
 王三  
 騷人墨士遊玩于湖山間其別墅中亭堂以十數皆  
 勝處可樂也客至必命酒投壺徜徉竟日鄉人羨慕  
 之目爲神仙中人天順甲申 詔進階亞中大夫成  
 化丙戌三月三日即世距其生洪武壬申閏十二  
 月六日春秋七十有五臨終神思清明謂次子嘉瑞曰  
 吾家受 國恩三世矣其語爾兄勉力以圖報稱語  
 不及他公性資疑重心地坦夷平居寡言笑而和厚  
 之氣藹然可掬早喪父家雖約而能竭力襄大事以  
 禮事繼母能盡其孝處諸從兄弟極友愛教育從子  
 無異已子居官三十餘年恒以勤慎自勵所至著聲

和平生工詩文古選遍閱柳近體騷賦乎盛唐諸法  
 頗得晉人筆意所著有自娛養客臺臺養相臺養安  
 錄歸田藁凡若干卷藏于家其和陶詩唐音及西湖  
 百詠梓行于世



太常寺少卿寒公英墓志銘

周洪謨

公諱英字伯崇江陰人太師忠定公冢子仁孝淳謹太師龍冠群臣名震天下而公日侍側親賢友仁矧矧然如寒家子畧不有倨傲態衣服飲食悉從儉約在南京時鄰居伏侍郎之隸卒疽發背委諸途公見而憐之爲求劉都醫治得不死嘗遊句容寓崇明寺寺有中官一僕亦發疽弗治以待斃公爲延醫士張榮療之而愈永樂甲辰母劉夫人歿時忠定公扈從鑾輿行在所來請治喪命至高郵湖暴風壞舟舟人皆失色公顧天曰英平生不敢爲悖理

獻徵錄

卷之七十

事是行特請父命治母喪天如偶之尚貸其死少頃舟漂至中州而止後扶柩歸權殯蒲坦公廬廬側時早公爲文率父老禱於神時雨乃降禾乃登免喪上驛召來侍忠定所及忠定公薨哀毀踰節授尚寶司丞以歸舟次江表風雨大至俄有巨浪沉而下公急遣家僮以艇救之活男婦七人居喪不異所自出正統戊午服闋復職已巳扈從北明年庚午進本司卿一日朝廷行大婚禮先期禮失請寶璽之奉及期衆皆曰倉卒不可復請公部重得罪力請捧之以成禮天順己卯進

辛巳秋公患肺疾劇醫弗効一夕夢神人告曰勿憂

吾爲汝增福壽夫疾果愈上疏請老詔不允甲申復疏懇請始獲命成化元年春治裝歸次南京疾復作遂以是年冬十二月二十三日卒於都城內故第之正寢年七十四計聞上遣官致祭公前後居官凡三十年受勅者一受誥者再其詞有和厚明敏之褒又曰持身端謹蒞事勞動又曰茂修不懈清譽彌彰平居喜讀書凡經籍子史及九流百氏靡不力購臧乎其室好吟詠所著有草亭集寓懷稿晚年人饋石假山文如壽字因自號壽山老人配馮氏始久無子獻徵錄

卷之七十

二十五

忠定公請楊文貞公製詞禱於神樂觀齋沐往禱夢有人語以道士寫祈文有誤視之果然遂生二子長曰霖中書舍人次曰霑既官而卒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林文傳實錄

林文字恒簡福建莆田縣人宣德庚戌進士及第除翰林院編修正統初與修宣廟實錄成陞修撰兩爲會試考官景泰中歷陞左春坊左諭德兼修撰進左庶子兼侍講預修寰宇通志天順初以景泰中東宮官改尚寶司卿仍兼侍講尋轉翰林學士上在東宮文與講讀屢引年英廟重其人不許上即位褒進舊學之臣陞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越月懇乞致仕歸成化十二年六月卒于家年八十餘贈禮部左侍郎遣官諭祭命有司治葬事官其子載獻徵錄

卷之七十

二十六

爲中書舍人文性謹畏平生未嘗疾言遽色與物無競與人交久而益親爲詩文不尚奇詭人稱爲長者云

太常寺少卿李公璋墓表

徐 濟

故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李文達公有賢子諱璋字士欽仕至太常寺少卿年四十有九弘治丁巳七月二十五日卒于京師之賜第君文達長子母曰周夫人幼則莊重好學文達嘗誨以學貴通古今務踐履勿爲近世舉子業故君兄弟不事場屋進取英宗嘗命中書人詣文達家以子名來上將錄用之文達辭曰臣子璋幼方就學何敢冒寵英宗嘉嘆而罷及文達薨憲宗即喪中特旨命君爲尚寶司丞君歸襄事而周夫人繼卒君時年十八

卷之七十

二十七

九治喪持家內外斬新服闋乃蒞職戊戌進本司少卿辛丑進卿九歲考績進太常寺少卿上疏請華蓋祠清丁役增樂舞謹在事詔議行之丙辰冬有事天壽山以勞瘁感寒疾亟血而卒上遣官諭祭命錫中書種書誥出身則適以文達故也君繼官而力學修行不懈嘗爲吏部家宰三原王公以管仲子產孰優論君援筆立就文義粲然王公嘆曰此豈可以任子例視哉其在尚寶嘗持節冊封代府楚府弘治初遣祭嵩嶽及唐郡二府在太常又奉詔視濟寧將命從事既慎且恪饒禮禮幣一切謝却居宋友愛篤至

處諸父兄弟有人所難能者嘗於宅旁作園池藝花  
竹觀則與賓客暢咏其中所交皆一時名士於乎文  
達之勲業在國史固宜有後焉而君之賢又能世其  
家然位與年皆不滿德也縉紳士大夫多惋惜焉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楊時暢傳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楊時暢字知休陝  
西咸寧縣人太子少保戶部尚書鼎之子也成化戊  
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弘治初與修憲  
廟寶錄書成陞修撰未幾克經筵講官同考禮部會  
試詔選東宮官屬吏部尚書馬文昇以時暢薦改  
右春坊右贊善秩滿陞左春坊左諭德會典成再選  
侍講學士正德改元以東宮講讀恩陞太常寺少  
卿仍兼侍講學士尋卒時暢美風儀善談論居家以  
孝友聞爲大臣子多慕同朝典故及前輩遺事有登  
獻徵錄 卷之七十

濟才未及用而卒

太常寺少卿張衍瑞傳

朱睦㮮

張衍瑞字元承河南汲縣人也祖杰監察御史父繼湖廣左參政衍瑞舉弘治十八年進士明年為正德改元授清豐知縣以勸事執法為逆瑾所惡矯旨下詔獄楚臺衍瑞於死若數夫瑾誅赦出歷陞吏部文選司郎中十四年教皇自榆林還復欲南狩時寧藩蓄逆上下以為憂大臣科道交疏留不聽江彬輩又從與詔以三月壬子駕出行瑞曰 equal 罪不言寧不為宗廟朝廷慮乎乃抗疏率同官六七輩赴闕上之大畧言巡游費財動眾寓縣騷然而隱憂伏禍且不可測上不許明日諸曹屬各义上疏諫前後百有七人詞益亟切上怒罰跽門五日而永師忽風霾晝晦禁內海子水溢高四尺許橋樑七鐵柱折有金吾衛指揮張英者以是為變之明證乃祖戰办于曾以死諫上大驚詔諸言事者各杖三十倡之者謫外衍瑞得平陽府同知今上即位召復原秩尋擢太常寺少卿驗年卒於是言官疏衍瑞負性忠直兩遭困厄宜加褒恤以勵臣工詔可贈太僕寺卿仍賜祭葬廕子先是衍瑞同邑人劉珏以貢士任刑部照磨亦以諫止南巡杖卒贈刑部主事

太常寺少卿潘府傳

實錄

太常寺少卿潘府湖江上虞人以進士仕至提學副使乞終養遂不起後以薦陞太僕寺少卿改太常寺少卿致仕嘉靖五年六月癸酉卒府性至孝嘗疏請行三年之喪又上聖學淵源中興治要諸疏居家有禮部復言四品文臣例有祭無葬上以府孝行嘉特令有司量與營葬

卷之七十

三十一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郭維藩傳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郭維藩河南儀封縣人正德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除檢討陞南京國子監司業翰林院侍講學士管南京翰林院事歷七十八石還以原職管理誥勅充總進講官尋改侍讀學士已充講大學衍義官纂修 列聖御製文集克管錄官權今官嘉靖十六年十月卒 上念其謹諄勞特恩賜祭葬維藩敦孝友鄉人稱之

獻徵錄

卷之七十

七十一

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李開先墓志銘

廢士僭

嘉靖初文治怡熙群良彙進于時仕于中朝者有八才子稱中麓李公其一也公以隆慶二年二月望卒于家嗣子幼弱里中無賴稍稍斷斷之而一二有司復持之急以故不克襄事者數年至是始議以壬申某月日葬公綠原村祖塋前期嗣子持狀來請銘余曰公吾邦之良也銘惡可辭按狀公名開先字伯華中麓其別號也先本伯陽之裔居隴西者最著其後始自隴西徙長城嶺又自長城嶺徙綠原村于是遂為章丘人數傳有名于瞻者公曾大父也子瞻生聰皆邑諸生聰生淳正德庚午舉于鄉娶于王而生公以公貴累贈奉直大夫吏部驗封員外郎王累封太宜人公舉嘉靖戊子山東鄉試第二人明年成進士授戶部雲南司主事久之調吏部考功歷稽勲驗封員外郎郎中已又改文選尋擢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居無何罷歸蓋家居者二十年而卒公生而卓犖穎異七歲善屬文讀書一見輒成誦而又即知聲律吟咏之學稍長補博士弟子員里有孫後苦公公自言于今令面試大奇之為復其家于是齊魯章

獻徵錄

卷之七十

七十一



縫之士咸喟喟推轂李生矣未幾贈公捐館舍公哀  
毀盡禮已又喪其祖母公持服如贈公鄉人稱之服  
除運舉進士嘗運餉金詣寧夏當是時關中有兩太  
史康公海王公九思家在武功郭社之間公業間兩  
公省及使還過訪之此兩公者居以才自雄睥睨一  
世乃見公獨慨然相得爲留數日始別復移書府太  
宰考之抵家以疾在告者踰年始授戶部主事戶部  
爲金穀劇曹而公所督太倉粟時尚有中貴人監之  
公不說不練委曲調停無撓法焉復奉命出理徐州  
倉項之以望調吏部爲太宰汪公鉉所器重故任吏

獻徵錄

卷之七十

部者率矜崖岸高自標致扃門謝賓客雖親故人亦  
相接以示尊公顧數與諸友游以詩文相娛和駁則  
浮白對奕談笑竟日而無廢事卒之人莫敢干以私  
而稱吏部能謝絕請謁亦卒無喻公者公既負才氣  
居銓衡要路素伉直不善事權貴人而諸僥倖見抑  
者又日媒孽之時柄臣銜公不附已遣遷卒廉公陰  
事久之無所得終不釋公至是蓋已遷太常矣會九  
廟災公例上疏自陳竟中以他事令公歸歸時年才  
四十耳居六歲而配張宜人又卒六歲而太宜人卒  
公哀毀彌甚每哭輒僵柩號曰天乎乃不令好見開

先舉子耶蓋遲遲者越八年始葬焉公故嘗病脾間  
巖作不至劇丁卯秋乃大作踰年竟不起距生於弘  
治壬戌八月二十八日凡六十有八歲公少博學淵  
記有大志所與交皆當世知名士以意氣相許遇事  
籌畫剖析多出人意表往 先皇帝幸承天嘗命少  
傅翟公巡九邊云翟公議自遼東始業已行矣公獨  
請間謂曰公國家重臣也 王上所倚任京師密邇  
邊塞藩籬單弱虜虜迅可至今車駕在江漢公奈何  
復遠去京師令緩急不相及乎公往宜自宣大此聲  
實相副萬全之畫也翟公矍然悔失計拍手譁曰老

獻徵錄

卷之七十

許不任事微君幸教幾失之卒改行如公策公之懷  
慨知大計皆此類也嗚呼以彼其才假令秉筦鑰之  
寄所建豎必且掀揭可觀乃于方壯之年竟一蹶不  
復起雖致位卿貳稍稱通顯矣然實未究厥施也昔  
人論馮唐李廣有不逢時之嘆乃 先皇帝長馭遠  
寵臣下一言稱旨即不次待以卿相可謂有時而公  
卒憤棄不偶以死此又何說也比 先皇帝上賓公  
聞之踴踊幾絕意若無復有知己者公之情見矣公  
目罷歸稍益克拓舊學與荆川唐公念菴羅公約  
天台鴈蕩之遊值喪其內子不果行既而嘆曰

處不必在遠吾直巖居而川觀耳乃闢亭館招致四方賓客時時以其抑鬱不平之狀發之于詩尤好爲金元樂府不經思索頃刻千餘言酒酣與諸賓客倚歌相和怡然樂也以是公之長篇短調徧海內而名亦隨之人或以靡曼謂公者公不顧嗚呼古賢智之士抱琬琰而就煨塵者或傍山而吟或被髮而嘯或鹿裘帶索而歌要之其中皆有所負而未庸故緣此以自洩而世以恒度測之遠矣若公者母亦有所負而欲洩也歟良可悲已所著有閒居集十二卷雜集二十一種行于世

卷之七十一

三木

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前南京國子司業訥谿

周公怡慕志銘

姜寶

公諱怡字順之號都峯後改號訥谿世爲宣州太平人高祖端慶祖德夫祖全皆不仕父本秀號西疇西疇公初以公考推官滿贈如公官繼因穆皇帝登極覃恩以公南太常少卿貴加贈中憲大夫母劉封太孺人又加贈太恭人公少遊邑庠中嘉靖甲午鄉試登戊戌進士初授推官司理順德以治行第一人徵選吏科給事中言事件忤杖闕下仍建繁錦衣衛詔獄時嘉靖癸卯六月二十七日也歷甲辰乙巳凡三年上用箕降神之言乃與前此言事同建繁侍御富平楊公爵貞外郎泰和劉公魁並得釋未彌月而上爲箕神造臺太宰熊公浹極言不可然忘其請釋三公也上於是怒罷熊公爲民而復建三公焉歷丙午丁未凡兩年而內殿災上親於火光中聞半空有神語令釋三公於是三公者竟釋云公歸猶得送母劉太孺人終自是家居凡十九年歲丁卯肅皇帝賓天遭詔還公吏科尋轉太常少卿未及任敗而北既任太常也又以言事件忤外補山東按察僉事戊辰轉南京國子監司業已巳復轉太常

提督四夷館事未及行而疾作度不可行也托友人操江都御史吳公時來上疏以請疏爲少師石鹿李公所力阻不果上竟卒於家時隆慶三年十月十七日也公自諸生時即能有異獲不避溝壑不忘之志郡倅古冲李公督學介菴章公大司成白川倫公方舉業相知已奇公器識非尋常夫及爲順德司理書臯陶祥刑之戒時自親省旁郡邑皆以神明稱其署府篆也適 章聖太后國喪 肅皇帝南巡省視 陵寢之日 駕往來境上諸供應取諸倉卒公一以身應之無不立辦也既而梓官從舟南行嘗有

康徵錄

卷之七十

七

協辦於他郡時則守既至視事夫卒未能辦公代爲辦其事亦無不井井於是撫按其地者皆荐公卓異才天曹授公吏科猶以資望當擢銓司適南畿員數克溢不獲留爲恨居掖垣月而封事凡八九上如請巡撫論不肖不及方面文臣論郡守不及見任舉令丞自矛盾舉境內人才溢及貪邪爲失體謂計部本兵及司空三大臣皆不職宜亟罷謂文選考功二司宜得人而久其任謂贈謚予奪失當出相書調官爲專恣而欺罔元旦日食昧爽前不及三分免收諫也謂少虧不如無虧收護可免修省不可無種種皆

確論最後大臣不和悔人黨比言官罷謫大敵在前而文武構黨皆非國之福爲三可懼輔臣竊威福吏部輕黜陟督撫辱將官而治官懷小忿誤大事爲四當戒蓋指相鑿高冢宰瓚總督翟鵬趙廷瑞總兵張鳳周尚文而意專在嵩謂嵩威靈氣焰陵轡百司中外不畏 陛下而惟畏嵩尤人所不敢言嵩故多中黨激 上怒摘疏中曰事禱祀語爲訕謗於是被廷杖前後繫詔獄四五年志愈壯既起廢官奉常猶踞陳五事以仰答 新天子之知遇一曰定君志二曰畏天命三曰敬大臣四曰擇左右五曰勤朝政時近獻徵錄

卷之七十

七

習用事之人以方導 上宴進公所官妨已也則亦途忤旨調外矣公既名高海內且自中朝清貴出宜薄外僚不屑事事也然在山東最肯留心職業則與僚友義河李公幼滋頴泉鄉公善時講授湖南聞者興起蓋東郡因公在庶幾還鄒魯之風焉其司業南雍也真能以身爲師而寶適承之祭酒深愧操糗在前故自予以及大館師生無不著祭事公者後轉奉常當去爭欲請留而不能人以比唐陽公城然又謂陽公稍似激而公德器渾全實過之蓋公學聖賢之學非但節槩過人如陽公而已也嘗過公問

淵源所自其蚤歲師事東廓郭公龍谿王公以二公皆陽明先生高第弟子欲因以窺先生之蘊奧而得其傳既於傳習等錄皆口誦而身體美然而公之心未已也於是又旁求曲取上自宰執下至山林布衣遠而數千里外近任鄉井間凡有道望可印證學術者每往來辨難要歸於一是而不喜爲高而無實之談故惟公之學能會知行於一條非竅言者比也性其孝居西嚮公之喪及葬而廬於墓能盡哀以復古禮奉母劉太孺人尤善外頗始論事必踞而得請乃可獄中以書寄慰皆曲盡人子之情與二弟忤格居

獻徵錄

卷之七十

甲十

垂老猶不忍分髮念族誼恐離散置祭田以展墓而合食斛山晴川二公卒數千里吊哭於其家時輩傾已者顧其人才可用猶慮之當道無幾微芥蒂於中比垂歿口授子弟遺囑猶謂生平以計爲直竹甚多戒子弟勿干有司祠鄉賢真所謂得正而焉者歟公生弘治乙丑十二月年六十有四所奏疏若干卷集若干卷並梓行

太常寺少卿傅公墓志銘

呂本

獻徵錄

卷之七十

甲十

公諱佩字朝鳴虛巖其別號也上世本汴人至宋徙高宗南遷遂占籍仁和高祖十二公曾祖得祥淳信好義邑令旌其間祖諱延定父諱祺號寶齋母姚氏生二丈夫子公其季也姚孕公及期寶齋公夢冠蓋貴人造門竊而生公公生甫三歲而寶齋公棄世母鞠育訓課之童年即有志遠到經史皆通涉大義顧數以病廢及冠始克專力於學補邑庠弟子員嘉靖乙酉舉于鄉至乙未余閱其卷學博而識高大奇之因薦列峻等同事者亦皆歎賞不置以爲真濟世才也既而見其豐頤修髯以然出群輩及與論國家利害生民休戚莫不了然胸中余心竊喜爲朝廷得人當是時公聲名籍籍傳播士林不特余一人知之而已未幾選授興化知縣公至履狎剔蠹日夜皇皇求編民瘼其甚者軍竄奪民之田地而不稅不役民負累逃亡過半至困死無愬司軍竄者又深庇之而視民如讎前令不敢詰詰輒爲所構往往罷去公曰若是何以令爲吾奉天子命爲民父母民在側懸而不解安能視顏在位哉乃極言宿弊疏上於朝者三必行而後已雖沮撓百計至有擐甲以攻者公諒練

持議益力卒還軍竈所攘奪於民者民乃甦田賦  
 平適余以使事過淮聞頌聲噴噴滿道路因折簡寄  
 之曰公可謂不負余之知矣民省公像立祠于邑公  
 又以餘力修治學官日群士子講說周公孔子以相  
 磨礱疏濬河流繁繞廻合如玉帶以故卿相之兆公  
 在興化三年百姓知公之心以為恩上官知公之政  
 以為績天下士大夫知公之才以為譽於是天子  
 知之召為兵科給事中公亦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  
 所以報朝廷者不遺餘力矣世廟幸承天公以  
 才望扈從有武定侯郭勛恬寵驕恣不法無人臣禮  
 獻敘錄 卷之七十 聖主  
 回鑾之日即抗疏劾之許旨奪職公聞命欣然就道  
 歸數年郊廟禮成得還章服公夙稟正直平生無脂  
 韋嬖媚態又素有經濟天下志地方諸所利弊有可  
 以裨民生益國計者遇事侃侃論辨不少假聽者無  
 不捧手起敬以是親風使者咸謂公宜大用前後薦  
 剡凡十四上竟不用穆宗新即位廣開言路蒐羅  
 海內名士時巡撫趙公王象首薦公以應又以例當  
 引年僅晉秩太常寺少卿致仕向使不處山林壯  
 志宏議獲竟厥施其濟世安民奚難嗟夫昔人謂士  
 果能自為材耶公天性孝及事寡母色養兼至與俾

兄南樓公皓首相聚朝夕怡怡母及兄病嘗割胸股  
 肉和藥以進病隨愈敦睦宗黨婚喪患難咸力佐其  
 費如養粥以活饑民施衣以庇啼寒施飲以濟道渴  
 種種善事皆彰彰在人耳目其濟世之意於此亦可  
 槩見云

太常寺丞張來儀傳

實錄

張羽字來儀後以字行更字附鳳本潯陽人刺史翽之後元季倣擾徙家湖州領鄉薦授安定書院山長再徙於吳洪武四年以儒士徵至京應對不稱旨放還再徵爲太常司丞俄坐事謫居嶺南未半道自還自沉於龍江驛前羽博學好古文章精潔有法長於叙事詩亦清麗作畫師小米所著有靜居集

賦敘錄 卷之七十

四

太常寺丞金陵杜公環傳

黃佐

杜環字叔循金陵人其先本廬陵人侍父一元遊宦江東遂家焉一元好交四方名士多哀其詞翰以教環以是環傳經史長於翰墨其書法端妍至於行草亦各臻妙歲丙午太學初建環以儒士薦被除學錄以其書法示六館之士皆倣而式之尋入侍春坊大爲皇太子所眷時天下以工書名者皆被徵而至然流輩中罕見其比焉故環之書名騰京師學士大夫有所述作借其書以取重洪武改元遷太常贊禮郎後爲晉王府錄事終太常寺丞爲人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以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隨人至金陵因訪一元家所在道上人對以一元已死惟子環存其家直鷺州坊中門外有雙橘可辨識母服破衣兩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顧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掖爲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

解方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  
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無在者又不知伯章  
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  
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兄恭交好如兄弟  
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  
無他思時兵後歲飢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  
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無所遇而  
返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  
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家人順  
其所爲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疾環親爲烹藥

孝友錄

卷之七

忠孝

進七節以母故不取大聲語越十年環以贊禮郎奉  
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  
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  
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  
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  
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  
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猶  
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  
環曰吾累杜君累杜君願杜君子孫咸如杜君言  
終而絕環感而之歲時常祭其墓學士宋濂爲之

太常寺寺丞贈太常寺少卿柳庄袁珙墓志銘

姚廣孝

永樂八年歲在庚寅十二月五日承直郎太常寺丞  
柳庄袁先生卒于家計至京明年辛卯正月二十二  
日其子中書舍人忠徹奏聞上爲之哀悼賜鈔六  
百錠督葬事遣中官祭于其家二十四日忠徹傳奉  
敕旨命臣廣孝撰先生墓志謹奉命按吏部員外  
郎陳宗問行狀先生諱珙字廷玉姓袁氏系出南  
自世多聞人宋南渡有諸子誠者知臨安府兼大宗  
正司丞扈蹕至郵遂家焉其孫鑄以進士死忠於德  
祿錄 卷之七 忠孝  
祐間曾祖諱景安登進士第祖諱衍隱德弗耀考士  
元文林郎翰林國史檢閱官博學能文器量恢廓性  
明果義有所不可則奮力正之故鄉間以忠直稱初  
衍無子以弟澤民承後澤民仲子士元謂弟無繼兄  
之義自於有司奉澤民歸宗而已爲衍子俾得倫序  
不索自號菊村先生實德祐忠臣之嫡孫也生于四  
入曰珙曰珙曰珙曰珙即先生也先生性剛毅直  
方不泛交於人安貧養志當勝國之季勵精儒業九  
流百氏之書靡不涉究然時與願違遂游歷湖海間  
遇異僧古崖於補陀洛伽山一見而奇之因授以相

訪期先生後必以術顯先生決人貴賤壽夭禍福  
付咎如指諸掌凡求占者必先察其心志聽其語言  
次觀其形氣然後斷以吉凶規以忠義雖達官貴人  
遇之不以禮則拂袖而去聖朝啟運天下和平先生  
乃歸鄆城之西事新其先業所居前後皆樹以柳扁  
曰柳莊鄉之人皆稱爲柳莊先生洪武間 上在潛  
邸聞先生名遣使以幣禮聘焉先生即拜受即沐浴  
戒行李而起及見 上大悅先生於是肅恭而前疑  
神佇恩俯仰左右一日而盡得矣先生再拜稽首而  
言曰 聖上太平天子也龍形鳳姿天廣地闊重聰  
獻敘錄 卷之七十 四八

龍髯其肅恭即叩 上遂行虎步聲如洪鐘實爲  
生真主也但年交四十鬚長過臍即登寶位時 上  
雖聽其說而未全信居無何先生辭還故里錫爵殊  
厚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十七日 上嗣登 萬幾之暇因感先生昔言之驗若左右券於是數遣  
內侍驛召至京拜太常寺丞授承直郎待以侍禮賜  
冠服鞍馬文綺鈔錠及居第在京以便其老 上  
狩北方己丑冬十月尋有旨召至行在先生即日  
道東殿特念其衰老非霜露所堪於是賜貂裘安  
而致遣焉既入覲獎諭有加已而得請展

其家復敕臣撰墓志先生卒時年七十有六先  
生平日篤于孝友親疾革則焚香籲天甚已之年以  
益親肅疾果差人以爲孝感所致暨失怙恃哀毀過  
禮先生時厄於貧囊衣衾棺廓爲之必竭其力由是  
禮無不脩宗族之貧乏者恒嗇已用以賑之弟姪之  
孤嫠者咸推恩以撫之有嫁娶之不能者出財力以  
相成之先生與鄉黨也正而不群妻子也嚴而有禮  
交朋舊也以信義而不阿卹患難也救之惟恐不及  
人有以役當徙而委之金百鎰不相聞者餘十年及

其歸以金還之封識如故友人以事遽于歿者莫之  
能贖先生收厝以歸其母先生臨利害一以理勝略  
無顧忌趨避其忠義正大如此先生好爲歌詩與客  
燕飲酒酣擊缶仰天豪吟人以爲康節先生也先生  
知命之終屬續之日怡然如常溘爾而去故鄉間父  
老及所交游者罔不悲嘆公卿大夫士走哭奠祭者  
踵相接于道平生剛方中正學純行端綽有古君子  
之風於是 皇上見知特加禮遇豈惟其技術之精  
妙而致然爾昔袁天罡父子事唐太宗名者方策以  
爲希世之有今觀先生與其子忠徹際遇 聖天子



始終恩寵莫大之榮顯豈天罡父子可能跋及者哉  
先生平日相人之奇驗九靈山人戴良傳脩詳茲不  
復繁

袁太常珙相術之妙在勝國時已擅天下洪武初姚  
少師廣孝爲縑流寓嵩山寺珙一見即以匡輔器期  
之曰公劉秉忠之儔也後廣孝以高僧選入燕邸預  
密謀言珙於王王亦素聞其人乃託以珙名隸尺  
籍遣旗勾取既至未即得見陰命選衛士長身多髯  
貌與王類者九人王雜其中俱徹服適市拉珙入酒  
肆飲王位列第三珙遽前引其裾俯伏呼殿下衆  
獻徵錄 卷之七十 五十一

哂其妄珙言愈切王即起還官召珙入見珙曰殿  
下千里召臣而於酒肆相見乎問何以識對曰殿下  
入肆時手操弓矢臣望見知之皮繳而瘦龍掌無肉  
也世所傳辨宰相於嵩山佛寺更使詳視因極道天  
表之盛曰年交四十髯長過臍當登大寶必爲二十  
年太平天子王悅由是遂決大計珙留燕城未久過  
列校散卒多以公侯大臣官許之語往往流播王  
恐有他虞因遣還鄉其後渡江登極驛召至京拜太  
常丞賜與甚厚及議建儲上意有所屬遲回累年  
使珙相仁宗曰後代人主又相宣宗曰萬年天

子於是國本始定他日見仁宗於東宮問曰吾壽  
得幾何曰過七七之年天福無疆及乙巳鼎成竟如  
此教云子忠徹亦傳其術官至尚寶卿

獻徵錄 卷之七十

五十一

南京太常寺卿徐初傳 以下南京 實錄

南京太常寺卿徐初字復陽浙江會稽縣人永樂中由舉人授山東濰縣教諭秩滿擢戶科給事中洪熙元年陳治道十事皆見嘉納賜金織文綺陞都給事中宣德間陞大理寺卿中官姓阮者守遼東失利侍郎柴車按其當死者三十餘人初奏當誅首惡勿濫及非辜工部侍郎羅汝敬巡撫陝西坐事出官遇赦吏部輒復其官言官劾以爲黨罪應死初曰是特失覆奏耳吏部因得釋初爲寺丞楊復論事不合被劾俱下獄 宣廟特宥之正統初調南京太常寺卿尋致仕景泰三年七月卒于家初爲人孝友寬平出言未嘗忤人至於論事決疑侃侃形於色及卒朝野惜之

卷之七十

五十五

南京太常寺卿魏齋陳先生音神道碑 倪岳

弘治甲寅六月二十有六日南京太常寺卿莆田陳先生以疾卒于長安西街之第先生諱音字師召姓陳氏別號魏齋世家閩莆之涵江宋明州觀察使淬與子仲剛俱死靖康之難旌其里居曰忠孝坊則涵江之祖也曾大父宗義大父光遠父崇澄號耕樂俱有隱操以先生貴初監耕樂翰林編修進南京太常少卿妣黃氏亦自莆人進恭人先生生而敦朴嗜學少長補郡庠生有文名牟都憲俸時僉閩臬一見奇之遣諸子從之游舉天順壬午鄉薦登甲申進士第獻徵錄 卷之七十 五十五 人翰林爲庶吉士成化乙酉簡授編修丁亥預修英廟實錄成賜白金文綺進祿一階壬辰乞歸省墓賜寶銀爲道里費丙申浦九載陞侍講入侍經筵辛丑同考禮部會試癸卯擢南京太常寺少卿弘治己酉南京翰林學士員缺命蕪掌院事壬子滿九載始進今官僅越二載遂得疾以卒先生天性孝友痛一親不逮祿養每忌日悲泣不自勝仲弟祖理家政爲翰栗給遺授以冠帶季弟員事舉業親爲指授途領鄉薦叔母居孀力爲贍給遺孤子女爲之婚嫁其貧者周恤恐後平生和易坦率與人交誠意無欺

以與論事知莫可如何率曰也罷人遂以此稱之弗  
校也至其操履則剛介堅定不爲勢利屈在翰林時  
西廠初建方用事其爪牙庸劣者乘之鼓扇密捕兵  
部主事楊仕儒于家并箠掠其妻事巨測人皆閉門  
避之先生與之隣即登牆大呼曰汝何人斯非奉  
上命敢擅辱朝臣耶其人詰之曰汝爲誰而言乃若  
是復抗聲曰我翰林侍講陳某也懼汝輩壞國法禍  
福非所憚其人爲之少戢在太常時守脩中貴冤理  
樂器歲久損失益多欲歸咎先生然實無預也同事  
者亦密喻俾少俯就先生與之抗禮益辯論不顧其

獻徵錄

卷之七十

五十四

人然遂併刻于朝所司職舉年無所及蓋在者之  
勇其不可奪率類此居官詳慎於義所當爲不遺餘  
力爲編修疏上時政十事皆切治體時論題之及任  
卿佐於凡祀享薦獻必躬爲閱視務竭誠敬舉用僚  
屬一秉至公人不敢于以私先生素明經學四方之  
士爭欲出門下京邸至不能容經其指授往往取高  
第嘗有一登其門兩魁多士者則先生造就人才可  
知矣今太常齊卿章春坊王諭德整皆顯名者其他  
布列中外尤多所作詩文肆筆而成畧不構思南京  
士夫公卿之家凡有慶弔之禮必藉一言爲重委

而請者無虛日焉先生始入官余忝同升得朝夕聚  
處談經論史未嘗少間至相約邇爲主以會歲規之  
資切磋之益親芝蘭而醇醇耐者久矣及官於南書  
間往來不絕嘗遺幼弟從之游教愛深篤蓋先生之  
處友又司益敬忠信篤厚非他人所能及而今不可  
見矣每緬閱篋笥見其遺墨爲之愴然嗚呼惜哉先  
生以正統丙辰三月十有七日生春秋五十有九

興化府志

音爲人和易坦率細事無不可不至分別義利則界  
限截然在翰林時嘗上疏陳時政數事則宜不阿權

獻徵錄

卷之七十

五十五

璫黃賜有母喪省寺院監成赴弔翰林亦有倡議欲  
行者音奮曰堂堂翰林相率而拜內監之門奈天下  
笑何議遂止大學士劉吉起復音移書止之其後當  
路有缺吏部欲擬音吉曰陳某腐儒也不可用其爲  
少卿滯九載乃進卿音問學深博爲古文肆筆而成  
率平實有理致遺藁累十卷第員鄉薦常州府通判  
子舉鄉薦華正德戊辰進士孫湏樂鄉薦歷和平知  
縣性謹愿凝重故友某貧甚求佐湏樂索篋中囊空  
乃以一銀酒尊應之不令內人知其隱德足尚矣湏  
才陰叙歷承天通判

南京太常寺卿呂憲傳

實錄

呂憲字秉之翰林學士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原之子也以蔭錄爲國子生成化初又以東宮恩授中書舍人仍上疏乞應試遂薦京闈中書舍人之得應試也實自憲始秩滿遷禮部員外郎郎中擢南京太僕寺少卿改通政司內辰擢太常寺卿正德丁卯始致仕閱四年卒詔葬祭如制憲爲人坦易喜讀書作詩又習聞典故文與行能世其家

呂憲字秉之浙江嘉興府嘉興縣人父原爲內閣翰林學士贈禮部右侍郎謚文懿憲有異質書過日成

獻徵錄

卷之七十

辛未

諭未成帝精故訓尤善度時事多中其文懿奇之既文懿卒英廟念輔導功推蔭補國子生成化丁亥授中書舍人猶刻志文學居常手不釋卷謂詩必經指授乃中矩則時黃巖謝方石詩有盛名途就學謝稱其所就非時輩所及爲文章務學左傳史記唐宋諸大家弗屑也或時獨坐朗誦史漢中警語首肯沅思客至若弗聞或感其志太高曰取法乎上斯得其

中顧不以階身科目爲恨曰先公所期待我者詎止是哉乃疏乞應試報可言者劾其非例憲宗特允之有朕念呂憲儒臣子孫有志科目之諭遂中順天

子卯鄉試時中書員多雜進獨與石淙楊公一清相

友善兵部事有與中書當會行者恃柄臣勢不復關白同楊論之得旨悉仍其舊秩滿遷王客員外郎石淙曰子攻文墨吏事非所習盍慎諸憲曰歐陽子文章不少夷陵之閱牘曹司故有部案皆吾師也已而能聲勃勃起公卿間進本司郎中珣球國乞歲一入貢謂子之事父定省不可間其意實利於買市以自便耳廷議難之而患無辭憲請折之云若子之

禮當從父命衆服其言西夷回回奏乞取廣東道歸國朝廷將從之憲執不可曰西域貢有常道更之恐

獻徵錄

卷之七十

辛未

有他舉且經涉江海萬餘里勞費將不貲途寢其奏丙午以薦擢南京太僕寺少卿建白處置操備馬匹免徵首種種子諸四事以公務之京師又上言立誠信習禮樂尊前王表英靈凡十有二事多見采行故事太僕馬數不得爲人所窺文卷例不刷浸以磨滅登耗無所於考憲曰他官不相涉是也太僕所掌何事而可不與知乎乃建白凡馬政卷許太僕官三年一照刷以爲例弘治中改南通政進太常寺卿祀事多更張奏廣浩儀至或相抵牾又采輯累朝沿革條例若干卷事至按而行之至今賴以無誤正德丁

卯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稱其志存澤物而又官叨寵  
不克自展布其政事終爲文學所掩云

東錄卷之七十

五八

南京太常寺卿矯亭方公鵬生墳志

方鵬自撰

先生姓方氏名鵬字時舉矯亭其所自號遠祖萬二  
元海運提領仲子富代之洪武中官錄其產謫戍于  
遼富兄德又以析居不與其難德又生榮榮生文貴  
鵬之曾祖也祖槐庭府君諱盛始業儒教授鄉里以  
高年懿德膺冠服與鄉飲父節菴府君諱麟例授福  
寧州幕賓贈承德郡禮部主事詳見太宗伯顧公鼎  
臣新建伯王公守仁所爲志表母封太安人公以成  
化庚寅三月二十二日生崑山南新寶里長以明經  
獻徵錄卷之七十

五九

補縣學生領弘治辛酉鄉薦第二名不赴會試開門  
士徒自遠方來者彌衆正德戊辰與母弟鳳同舉進  
授高等任南京禮部主事丁外艱服闋改南京刑部  
陸員外郎郎中丁內艱服闋改南京職方道聞逆黨  
之變兼程赴難適車駕南巡脩嘗辛苦調南京文選  
所至頗舉其職言官交薦陞浙江布政司左叅議  
辭不允歲餘又以言官薦陞山西按察司副使提調  
學政與部使者語不合意即棄官而歸累疏得免  
仕自是屏跡田野放情丘壑嘉靖丁亥又廷臣  
薦召爲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修撰仍階四

經筵講官主考順天府鄉試復克廷試掌卷官編纂

御制同修會典陞南京太常寺卿三疏得准養疾未

幾有忌我者非例削去新銜終身不錄忌我者罷臺

諫薦剡交上而先生病且老不可用矣所著矯亭存

稿賁備餘談續觀感錄紀元要覽行於世崑山人物

志名臣節錄藏於家先生受氣甚薄操心素危力不

足以任勞學不足以阿世故主者怒之以爲慢法而

不武滯而不化悒鬱而不舒故達者病之以爲拘平

生無他玩好惟耽嗜經史殆忘寢食故逸者憫之以

爲壽赴人緩急若拯溺焚或其人以怨報德亦不中

獻徵錄 卷之七十 本十

止日用不給未嘗輕以干人人或告乏則傾囊而與

之弗吝故智有笑之以爲愚晚嬰疾肅杜門謝客不

入城府而躬屢弔故實備者罪之以爲簡其爲人如

此不足以當名筆之銘謹自述履歷如右他日紳之

壻之中足矣癸某年月日則虛以俟

南京太常寺卿牛公鳳臺志銘 張壁

公諱鳳字道微別號西唐先世上黨人避元亂宗人

散居河南高祖諱大占籍于葉遂爲葉人大生廣第

生貴貴生麟世有隱德麟生鐸公考也始起家爲陝

西隴城巡檢後以公貴封吏部驗封郎中公生而端

凝惻慈驗封公愛之長隨任乃邊方寡文學士公志

向學顧無書凡購得諸家盡讀之了其大義後任滿

還歲大侵乃僑居南陽驗封公謂公曰吾以薄宦歸

汝能力學成名吾無憾夫公由是刻厲入學爲諸上

驗封公卒家益落公依季父和以居雖窘其志不少

獻徵錄 卷之七十 本十

袁乃正德庚午舉于鄉辛未登進士第時家宰遂春

楊公考選諸進士爲給事中獨奇公卷留授驗封主

事滿考陞驗封員外郎郎中時沐國公薨其子景欲

自滇襲爵當路者爲請公曰沐氏世爲守臣自祖

宗朝皆陞見請襲并謝今若是與海外諸國何異卒

從公議時錢寧用事嘗挾勢囑索吏人輒得吏代役

厚賂公拂然錦衣金吾要官顧爲羣小囑耶竟不與

部中事無纖鉅必執例以行冢宰晉溪王公稱公爲

執法吏 武皇帝南巡公率僚衆抗疏諫詔杖之廷

瀕死 今上登極錄言者功陞公俸從四品已邪轉

考功郎中公悉心采覈不爲毀亂真家宰白巖喬公  
一日出一帖云茲實鑽刺得官者公視之曰諸固不  
能盡知中二人皆九年考滿陞級非速化者喬公大  
駭怒投帖者因命公詳覈之留者太半愈益重公久  
之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尋調太僕寺少卿奉勅督畿  
內馬政公振頽修墜馬政大舉陞南京太常寺卿公  
益寅清飭修祀事神樂觀隸太常故事錢穀俱免覈  
公召知觀語之曰祖宗優若曹甚厚予故不檢括  
顧可諉不知乎乃粗爲立法歲積羨米四百石復命  
量給觀中老弱投閑者人人感悅已丑夏會奉天門  
獻徵錄 卷之七十 六十二  
鵠吻災詔兩京堂上官自陳公遂上疏請休 上可  
其奏乃納祿歸所忤當國者乃以前神樂觀餘羨誣  
公公援律奏辯得白既歸生產置不問即小築城南  
以居與其子弟日講誦其中倦則登眺游行嘯詠終  
日有詩惟興所至而止平生少病一日晨起偶瞋目  
若悶暈狀家人驚掖已不能言端坐而逝享年七十  
有五配任氏歸公時室懸磬僅備釜爨宜人躬新水  
績紡以佐日用子若女雖孩提言色不少假嘗口凡  
不肖子皆毋匿不父聞致終失教耳及公貴俸入漸  
豐惟儉勤如故封宜人先公卒

南京太常寺卿贈禮部右侍郎譚文簡穆公孔  
卿墓志銘 王道

嘉靖己亥八月南京太常寺卿玄菴穆公以疾終於  
家計聞士林驚嘆 上悼念經惺儒臣詔贈禮部右  
侍郎謚文簡遣官諭祭並營葬事蓋脩數也公諱孔  
暉字伯潛自號玄菴山東堂邑人曾大夫弘潞州訓  
導妣南氏大父彪朴菴處士妣任氏父清耆儒妣任  
氏繼黃氏公既貴馳恩初封父徵仕郎翰林院檢討  
贈妣孺人繼贈大父父皆通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  
妣妣皆淑人公少穎悟凝重未成童即文章奇古  
獻徵錄 卷之七十 六十三  
爲識者所器年十八遭母任淑人憂哀毀嘔血以盡  
喪聞弘治甲子舉山東鄉試第一乙丑登進士第被  
簡爲庶吉士讀書中秘丁卯授翰林院檢討已巳預  
修 孝廟實錄成忤逆瑾意調南京禮部主事瑾誅  
還舊職辛未同考禮部會試壬申遷南京國子監司  
業癸酉以外艱歸服闋改北監司業尋丁繼母黃憂  
服闋改翰林院侍講克經筵講官嘉靖紀元壬午主順  
天鄉試乙酉預修 武廟實錄成陞左春坊左庶子  
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修武官續黃丙戌主考武舉公  
凡三執文柄皆號得人試錄出識者輒指其源于理

者曰此玄菴筆也已而果然是賊入直便殿日講公  
既以經術侍謂足以行也因據所得發爲講義簡明  
剴切寓誠規諫聞者皆悚敬焉未幾進掌院事兼撰  
文官誥勅首遵 聖諭崇雅革浮遂定爲一代詞命  
之體庚寅冬十有二月 上於文華殿奉安先聖先  
師神位因論講臣人各陳經書大旨一章輿以不負  
所望於是公獨取孟子卒章發其見知聞知之奧以  
祇若 聖天子纂承群聖之志篇末獻言指切時弊  
則所謂放佚交修之實目前緊要之事以仰副 聖  
明之望者也大略謂用人者不肯體 聖心布公道

獻徵錄

卷之七十

本古

使私求者易進直道者難容由是內外大小臣工明  
不改操趨時道化未洽皆由于此故欲用人之得其  
當在聽言之致其審偏聽則蔽蕪聽則明以一人愛  
憎之口爲人才邪正之據此用舍之際或有未究於  
理者夫奏入聞者題之明年春某月日公已赴闕候  
講以陰雨免朝隨衆而回俄聞 上御文華殿亟馳  
以趨已不及矣即上章自劾明日得旨改南京尚寶  
司卿舉朝駭愕給事中葉洪上言穆某聖代淳儒留  
之左右必足以裨益 聖德不報公惟循省自咎無  
幾徵見于顏面壬辰轉兩太僕少卿癸巳遷南太常

公德望隆重善類推允自爲學士至官太常凡  
干擬侍郎皆不果用然益昭輿論之有在矣甲午夏  
以疾自陳得致仕歸公自是杜門靜養與世相忘而  
望實益彰薦剡交上朝野顧瞻莫其復起不幸天不  
憖遺奄忽至此嗚呼悲夫公資稟既純問學尤邃初  
留意古文詞已嘗闢其與矣既知其無益棄不復爲  
乃篤志正學研窮義理體之身心其所造卓然處可  
與儒先君子同不謬於聖人而公不自以爲足也嘗  
謂古之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今於性命之原習其  
讀而未始自得之也顧謂有見安知非汨慮於俗思

獻徵錄

卷之七十

本古

也邪於是挾去藩蔽力肆恢弘經訓之外雖世儒所  
斥以爲異端如佛老者悉取其書精擇而詳說之以  
與吾聖人合曰性中固無是分別相也久之洞見道  
原通達爲一當論心學之要曰鑑照妍媸而妍媸不  
著於懷心應事物而事物不著於心自來自去隨應  
隨寂如鳥過空室體弗碍觀此則公所得信乎玄矣  
故其兄之行也無事矯飾而中正純懿自中禮則孝  
友之實取重鄉評忠信之德孚於朝著在南雄時父  
對君適患風疾公左右醫藥食寢俱廢及卒柴毀骨  
立殆不勝喪後喪繼母亦如之有弟八人相繼天逝



公哀悼之久而不置子其孤遺皆至成立宗師姻友  
端睦周至不以貧格恩教人每薰以和人一親之故  
及門之士多所成就立朝雖久而位不稱德未究厥  
施然志操雅正字量深沉當事變揮霍波瀾反覆之  
際人多不能自持公處其間超然無預確乎不移泊  
如也同時縉紳無間趨向同異咸宗仰之以爲不可  
及知德者至擬諸程伯子云晚年病脾不能食者數  
月而神志益清文思煥發皆爲其自得之妙有塵垢  
斯世遨遊太清之意其於紀述去來蓋亦翛然庶幾  
孔子所謂聞道者夫公所著述有讀易錄尚書困學  
獻徵錄

卷之七十

六十六

前漢通紀諸史通編遊藝集各若干卷其大學一處  
玄菴晚稿則病筆也生成化已亥正月十六日享年  
六十有一

南離志

黃佐

穆孔暉字伯潛山東堂邑人少端慤寡言博覽經史  
有深湛之思弘治甲子有詔用洪武舊制以京職  
兼主各藩試事主事王守仁枝文山東置孔暉舉首  
時論稱得人焉乙丑連取進士改翰林庶吉士除授  
檢討每玩索有得輒輯成編同館崔銑見之嘆曰  
渠妙契疾書今復見矣正德己巳逆瑾用事

儒臣不附已因纂修後以擴克政務爲名調南京禮  
部主事庚午召復檢討同考辛未會試所得多知名  
之士士申陞本監司業既至以身率諸生惟令靜然  
窮究義理毋瑣瑣口耳記誦中人以上類多從之癸  
酉改北監羅艱歸然後被教之徒思模範如孔暉不  
易得也服闋改翰林侍講在經筵進講經書多所規  
諫嘉靖壬午主考順天鄉試簡拔尤精尋歷春坊庶  
子兼侍講學士太常寺卿仍兼學士卒贈禮部右侍  
郎謚文簡孔暉天性好學雖王守仁所取士未嘗宗  
其說而非薄宋儒晚年乃篤信之深造禪學頌宗陽  
虛徵錄

卷之七十

六十七

沒作偈有到此方爲了事人之句論者以此窺公所  
詣云所作詩文精確不苟在南監時宅中多竹吟詠  
有得輒題其上後郭維藩爲司業南行贈之以詩有  
句云書聲山下月詩思竹邊秋崔銑謂玄菴一聯模  
寫臻妙境矣每舉以爲詩家三昧云玄菴蓋孔暉別  
號也

南京太常寺少卿鄭雍言傳

實錄

南京太常寺少卿鄭雍言浙江鄞縣人由進士爲翰林院庶吉士與修性理大全書成授中書舍人轉行人司副仁宗監國南京時每被命作詩文遣詞無滯仁宗喜之且謂其楷字端嚴類其爲人宣德間命於內府教內使書尋陞河南按察司僉事仍留內府供事上初即位始遣就職秩滿陞太常寺少卿雍言性謙謹與物無忤文思豐贍尤工篆書日應四方之求無吝色景泰元年五月卒

廉徵錄

卷之七十

本

南京太常寺少卿夏瑄傳

實錄

夏瑄字觀華湖廣湘陰縣人贈太師謚忠靖原吉之子年十三以父蔭爲尚寶司丞後以母老乞就養改南京尚寶司天順戊寅陞少卿秩滿陞南京太常寺少卿仍掌司事成化十七年二月卒年六十四計開賜以祭瑄少頗豪放喜議論亦頗能屬文大臣蔭命子能問學者惟瑄及楊士奇子導知名子崇文舉進士爲南京吏部郎中

廉徵錄

卷之七十

本

南京太常寺少卿鄭環傳

實錄

鄭環字希夫浙江仁和縣人天順庚辰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預修英廟實錄書成遷修撰修續資治通鑑綱目轉司經局洗馬未幾擢南京太常寺少卿至是以三年考滿入朝卒于旅寓時成化十八年四月賜以祭如例環性方介自守有所不爲爲文不尚華藻所至與人多不合其在太常寮案頗不堪之然無他腸人亦不深咎云

獻徵錄

卷之七

七

南京太常寺少卿劉公稱行狀

公諱稱字務教系出漢長沙定王發次子安成思侯禮之後號荆山劉氏由荆山析居永新之藥湖由藥湖徙城北公之曾祖諱元杰贈工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妣歐氏贈淑人祖諱髦以易魁鄉闈隱德教授學者稱石潭先生封翰林院編修妣楊氏贈淑人留氏封太淑人考諱定之歷仕正統成化間以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安妣賀氏張氏贈封俱淑人公賀淑人出也兄弟八人於行居三成化八年以任子恩例授中書獻徵錄卷之七

舍人進階徵仕郎爲中書十年陞大理寺副食其俸仍掌中書科事又四年陞南京尚寶司丞弘治八年丁繼母張淑人憂服除陞南京尚寶司卿進階奉政大夫正德四年逆瑾竊權罷歸田里明年瑾敗詔起用公復補任如南京公是年以病告特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致仕歸數月而卒正德九年十月十二日也年六十有三公天資純朴習聞祖父之訓而謹守之歷官四十年寅畏小心始終一節以是無憾於公議中書命曰盡心所職勤慎可嘉尚寶命曰才識優長性資謹厚皆其聲實足副云方逆瑾欲去不

附已者易以他人使恩皆出其私門有以賂得免反  
超遷美官者或以誤公公曰吾豈可以辱吾先聲故  
公之遺廢而復起也人皆榮之家居昧爽詣祠堂焚  
香展拜即就張淑人寢所省候起居屬有疾疫家人  
多出避獨供湯藥不離左右及其喪之日哀毀如禮  
與實生已無異四時家祭一遵成規行之過忌辰尤  
悲不自勝接人謙厚質直一出於性然不為矯飾以  
徇時俗其言語訥然若不出口至論先朝古典古今  
人物出處則各有條緒娓娓不倦五任皆職清務省公  
暇坐靜室閱載籍以自廣吟詠極有典則作字雖古  
歐陽錄 卷之七十

歐陽錄

卷之七十

七

卒不為行草其別號曰拙菴晚年更號歸田叟石澗  
文安二先生學行著天下天下樂道景慕蓋有願為  
執鞭而不可得者及接公之容儀而聽其言說則莫  
不起敬以為前輩之風韻猶可想見於斯也公可謂  
能世其家者矣

太常寺少卿夏公良勝墓志銘

歐陽錄

南康夏氏相傳出真州制置使貴之後君名良勝少  
穎異漸漬家學又經鄉先生圭峯指授為文辭警拔  
不群丁卯虛齋蔡公視學至建德蔡公之視乃君  
訝曰子異日為良臣無以勝矣改名曰良勝而字之  
曰于中是歲舉江西鄉試第一人明年第進士觀政  
工部尋丁繼母憂又明年丁父憂夫公喪壬申起  
復至吏部議補科道鄉人適據司事有言宜用贊候  
之君不可予因贊其決投牒二日補刑部主事君略  
無悔也日與諸曹講求法比公歿與于七人者為文  
歐陽錄 卷之七十

歐陽錄

七

于會癸酉調吏部文選司主事一切饋遺無所受非  
其人雖求一見不可得甲戌同考會試乙亥轉稽勳  
員外郎丁繼母憂在事愚夫公僅兩月遺命屬君  
尤切君以故持齋素不悅者造作口語謂匪喪僕  
其傷德亦甚矣服除以原職召補考功司與辰彬議  
蠱惑 先帝南巡中外詢詢君與進賢萬汝信連署  
論之下詔獄榜掠毒至不願齎首廷答之垂死矣空  
以不死類有護持者云落職歸家設講授生徒  
增置祭田始作家譜推分業以居諸姪郡大夫  
郡志數月成稱有史法今 上即位還諸言者

福考功員外郎人材贊不肖地方險易事興革所宜  
莫不廣詢備記太宰白巖喬公才之特奏補文選郎  
中君惟公惟清於資格外時有超遷莫不厭人心裁  
抑僥倖士風爲一振陞南京太常寺少卿未行爲  
人所詆亦會當道什戚降知茶陵州三年政成有  
吏風俸薪悉入公帑時疑其矯君曰良勝待罪臣也  
比寧足贖耶戊子詔發爲民明年讎摘議禮稿以  
聞逮至繫臺獄三年謫戍遼陽三萬衛遼士從者數  
十人時作爲歌詩殊有自得語丙申十月朔屏越二  
月望後一日卒後二月詔至不及聞悲夫距所生成  
化庚子十一月二十六日年五十有七

廉律錄

卷之七十

七十五

南京太常寺少卿黃公重墓志

黃佐

國家必有慎憲炳靈之臣獻納匡拯而後中外賴以  
又安正德之季忠賢滿朝若吾廣毅齋黃公具人也  
公諱重字子任南海人正德戊辰進士授行人雅外  
艱歸服闋復職壬申使伊蒲葬祭事竣卻其金帛  
鞍馬行至懷慶遣人馳投役郤之筮任之初行已蓋  
瞻如也癸酉使遼東勞夷人却鎮巡例贈如使伊時  
甲戌以績最擢戶科給事中巡視內十庫光祿寺宿  
弊俱革乃建言重名器久任用慎薦舉有權課四事  
戶部奏從所省商旅稱便已而清理畿內倉場權貴  
獻錄  
卷之七十  
七十五  
避焉丁丑復以績最獲賜恩父母時左都御史彭澤  
坐夷情削籍公奏請寬宥以昭往功與論題之尋進  
兵科右給事中考選京衛武官淑慝罔弗當者會  
毅皇帝北巡迎駕有勞賜金幣數事遂疏乞歸省復  
賜寶鑑行庚辰復任尋罹內艱歸癸未服闋補吏科左  
給事中市慰李陽鳳挾中官勢恣爲奸利方付刑部  
俄改錦衣獄尚書林俊執奏不聽乃疏慎政令以請  
治安會災異修省復疏詔令不常爵賞太濫聽  
不弘營建不節言甚剴切聞者危之甲申夏  
左給事中太監潘真出鎮荆湘違例丐請公

避秋以言禮杖于午門外尋進戶科都給事中賜  
金幣寶鑑丙戌充武舉考官丁亥畿內饑疏請賑濟  
詔行其言多賴全活入侍經筵擢南京太常寺少卿  
先是三擬進秩皆不報久乃獲遷此蒞事養性厨後  
人受其惠已丑星變以自陳致仕忌者快之公論惜  
焉時同年呂柟謫金陵嘗書喬岳大川氣象青天白  
日襟懷以贈歸耕草堂刻神書以自況云公平居和  
易諸謔然嫉惡回義則勇奮不顧有姊適曾氏而貧  
每損竹簪遺其姊業同僚張漢卿落職貧甚頻行傾  
囊贈之姊氏有官責其過課番死者見即爲之  
獻散錄 卷之七十 七十六

代價

七十六

如華橫網之舟禁梓勞之牌鄉人頌德輒自遜謝其  
行誼如此雖無錢如京疏請起用而公已卒嘉靖已  
亥七月年六十有計聞上遣官特賜諭祭

南京太常寺少卿汪公側行狀

公諱仰字有之姓汪氏系出徽州越國公華之後子  
孫自徽徙江西之貴溪再徙弋陽世爲弋陽人曾祖  
諱志福領永樂庚子鄉薦官岷府教授祖諱仲端累  
贈禮部左侍郎考諱鳳貴州布政司左叅政贈禮部  
左侍郎妣祝氏封淑人生五子長傑工部郎中次佑  
不仕次俊禮部尚書次偉吏部左侍郎公其季也初  
父兄懼門戶太盛爲公擇今名曰留少子力畊自給  
耳公顧會曰兄輩能讀書進取我獨不能乎以易領  
弘治戊午鄉薦屬叅政公邁疾而諸兄宦遊公日侍  
湯藥不離側暨遭考妣喪先後殯葬如禮用是久滯  
然益得肆力於學正德丁丑領南宮薦廷試賜進士  
出身第一選爲翰林院庶吉士已卯授編修階文林  
郎庚辰同考會試所取多名士乙酉以纂修實錄成  
陞侍讀自庚戌起進講官敷陳放沃多所稱旨有白  
金文簡之賜是歲復同考會試秋奉勅校書闕中  
尋爲要人所沮不果行自是假考選翰林謀擢公去  
矣日撫陞四川叅政遂庵揚公曰朝廷日親經筵  
方欲求賢王侍讀賢者也豈可使外補乎擢者顧益  
甚十月復入講尚書皇極敷言公依蔡傳衍義不明

獻徵錄

卷之七十

七十七

言君臣一論蓋君道在皇極中已齊者因審奏云  
個講書無君臣倫蓋議訓也且個乃前禮部尚書後  
吏部侍郎偉之弟云如擬落職通判寧國府齊者陽  
以好相送且窺公見公談笑如平日諸兒誦聲不絕  
不覺自失有悔言在宣州閉門省過不與民事上下  
默受其庇諸生暨屬吏之子從游講學者三百餘人  
彌年咸克然有得宜俗尚巫覡喪葬多非禮自公之  
講學也務以孝弟禮義為敦俗漸移易已量移松江  
府同知同知職清戎公行其所無事戎清而民不擾  
沿滸江常患水寇公下令通水處各為門時其啟閉

獻徵錄

卷之七十

七

盜不得恣睢公久淹郡邑宦情已微至是聞詹宜人  
疾篤遂拂衣去有部使者銜公因劾公擅離職未報  
而南京宗人府經歷之命下夫公曰吾歸及與老妻  
訣足矣因繳還經歷告身家食待罪辛卯被劾事白  
有旨復職時宗伯公尚存公不忍離雅有終焉之志  
已未臺諫舉天下遺賢數十百人而起用者僅十許  
人公與焉丙申春北上道改南京禮部主客司郎中  
尋出為建寧道按察僉事在闕三年政不苛而事集  
部使數薦之建有髡而俠者小民逋負輒致之桎梏  
善禁官司無能誰何公立賞之法斥散徒從毀其廬

含百姓莫不稱快公嘗蕪得浦豪黃姓者惡狀郡縣  
不能捕公使人謂曰汝無父竄誠畏死第出我痛懲  
以觀其後可也已而自縛至公懲誠而遣之其人遂  
率化富人張某為賊所殺賊不得或疑其姪利所有  
而戕之公廉寃無狀讖之部使而建守受反間必欲  
構之死地部使復下公議公曰殺不辜以媚人我不  
忍為也後部使代至卒如公議戍戍發礦事起公當  
產礦地躬入山谷勞瘁特甚自是病矣嘗建皇華樓  
閱敵雄峻為一方巨觀功成而民不知費公自為記  
云又修建寧府志武夷山志人物志刻文藻與同李

獻徵錄

卷之七十

七

建州集皆行於時已亥冬以考績過家明年春陞南  
京尚寶司卿秋七月陞南京太常寺少卿公素患痰  
火至是日就脰弱會災異策免大臣公即自陳求去  
得旨不允十一月復具疏乞休命未及下而公已  
卒于金陵寓舍時嘉靖十九年庚子十二月距生成  
化甲午十一月年六十有七公天性峭直議論英發  
無諱忌若與人寡合然其中實坦蕩雖以此遭擯斥  
淪落而賢士大夫推其梗介亦以此為兒時即能以  
禮自防不為利疚自鄉薦至蓋棺四十餘年公門無  
私言遇有枉者輒公言之教授公嘗遺田四十畝

生員田資諸孫以勸學自奉政公入邑庠享之而公兄弟箕裘不墜因世業焉嘗與兩兄議讓還而伯氏卒竟如議捐為義田與族人共之其清修退讓行于家者類如此文章平正明暢得歐公典刑有集若干卷自號東麓主人學者稱東麓先生云

南京太常寺少卿麟洲王公世懋墓志銘

王錫爵

嗚呼此故太常少卿王公之墓也公名世懋字敬美父大司馬嘗命之曰吾聞東海有鳳麟洲爾庶幾埒而兄乎置其讀書之室曰麟洲已而慕王君公之行別置號曰牆東生宦小達思自挹損更署曰損齋然而學者稱麟洲先生如故王之先自即丘子覽而下世有閒人至五季而有諱仁編者為吳越王鎮海節度衙推官嚴之分水曾孫縉為宋左司諫六傳至夢聲為崑山州學正即其官家焉崑山後割隸太倉州獻徵錄 卷之七十 十一  
遂為太倉州人祖倬歷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弘治正德間名臣父忬歷官至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薊遼軍務贈兵部尚書為嘉靖名臣妣郁太恭人公少慧有英氣應對機警鋒出甫十齡而病瘳大司馬憐之不欲強以咕嗶乃公顧益苦私習為文章其師愧歎以不如自解去以補國子生中戊午順天鄉試已未舉會試 賜同進士出身肄事兵部當是時公父大司馬在薊遼虜方深入而相嚴欲以是中建下獄公與兄鳳洲公欲上書請代而大司馬則止之曰 上怒方熾是沃之膏也毋速我死遂不



上明年庚申大司馬竟不免公兄弟扶喪歸廬槨之側朝夕哀奠啜粥茹素太恭人憐其瘠而手和肉羸畀之弗食也比三年除服猶被白布單衣不敢與宴會聽音樂惟於詩酒夙所嗜以自陶寫而已時鳳洲公業爲海內詞宗而其同社友李于鱗汪伯玉諸公皆有盛名當世公最後出與倡酬諸公輒大驚賞呼之小美會 莊皇帝登極公兄弟於是伏 闕上書辭大司馬寬久而乃白又會南省臺以公兄弟薦太宰固欲俱起之公乃奉太恭人命謁吏部選中途而報除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南曹事簡公得以其職

獻徵錄

卷之七十

八十二

以二子俱請林公甚憐之然無以難也公乃移書都督幕曰鄭夫人 臣妾也其應封與否非所敢論弗邦寧之生在未封前則均庶也而邦瑞爲長何兩請之有林公大喜卒從公後邦瑞卒爲嗣魏國鐫祿諸居間者絀祭酒亦坐詿誤罷而後以無貽白都人至今稱王儀曹不訛法也居歲餘遷北儀曹員外郎檢緝宗牒詳謹無害會以太恭人病請告歸至池河聞計以不及待疾哭數絕而廷祭酉服除補祠曹尋遷尚寶丞會傳劉二御史上疏言事觸江陵大相怒下獄公與大理卿石公爲傳治裝爲劉營救以是失大相

獻徵錄

卷之七十

八十三

旨方奉 命弔祭秦藩還江西參議治南康公端端懼不免乃精心訊牒勤厥業而御史因挾與俱之九江饒州時分巡者未至一切以委公公未嘗習爲及其治之輒精於是御史以爲材而異之尋入賀 萬壽還遷其省副使理驛傳驛傳在江右最繁官其地者顧毀譽不能有所損而會時政裁抑冒濫則又奉行過當至學官有徒步出入者公爲令下諸郡縣求其平上之臺臺著爲令已結司篆及署分巡道嘗會至繁猥公于吏事益習有所剗割曲當理情則更莫敢措手尋監秋試冬入計南冒令者以進士

可五載矣始用小苛辦得上官意屢登薦書以是  
驕橫直凌司府莫敢誰何公盡發其奸而去之時  
司之從事者新不能有所悉亦一以屬公當省臺大  
會方岳殿二千石及黃綬以下噤自瘖公獨條對侃  
侃太宰嘆曰才難不其然乎今者睹陳事敢言獨君  
省藩長與江右臬耳大相故知公材聞太宰語欲收  
之會公感疾上書乞骸骨大相寢不奏而山東學使  
者缺太宰以風公公力辭歸聞化女事而慕之以書  
自通無何別去公嘗決一丈子訟而父辟其公痛杖  
其子且誨之已乃命杖其父其子匍匐前護其始

猷徵錄

卷之七十

釋之父子感陽如口有良師者好伯諸轉其忠  
日三代不啻是矣然視陝西學政強就其行其所  
東明暢游雅興也者諸生欣得師無何而有給事中  
某御史某故與大相忤乃上疏指摘化女事謂  
余與鳳洲公結張為幻而留省應之至波及公業已  
報聞此竟矣而公慨然謂身為人師率即事弗竟何  
類復臨諸生乃移文兩臺乞骸骨而余第家馭亦自  
河南謝學政俱歸久之大相卒太宰第諸道學使此  
兩人俱上考尋起公督浙江學政辭不赴甲申冬復  
起督福建學政鳳洲公謂公可以出矣余處子又處

乃偃蹇 天子之命而傷地下心于是公勉而  
任時大試期迫八閩故材數一邑待試無慮萬人而  
其鄉薦紳所在雲集意皆有所望公一切謝却之事  
心閱卷甫三月畢事所升汰皆服人進其省左叅政  
分守福興道入賀 萬壽於道報遷今官居金陵雖  
甚適少事特不勝士大夫筆視之請戶履如錯遺余  
書讀古人生我名者救我身之句意色愀然然而無  
以絕也性喜山水且欲盡遠諸名勝補昔遊所未足  
緒成一家言而公業以勞損成病火灼于喉寢食為  
減乃移狀於卿沈為具疏請下吏部極稱公賢姑予

猷徵錄

卷之七十

告治病病痊有司奏起用如六卿例報可遂歸里第  
明年四月手書折產遺戒多理身齊家要語檢理身  
後事喪禮為儉令宅人積日計之弗及也日吾自今  
端坐以俟期而已屬歲大侵餓孽盈道公乃倡諸大  
姓行糴粥全活可萬計死者浮屠法濟之沾沾喜曰  
吾胸中更無事矣然尚矻矻著述有澹思子望崖山  
外篇經子臆解其課子姓為諸生較藝不息而  
于善書將百日病復大作二日而粒絕又二日  
命移席中堂強起坐飲少水亭午呼楮墨手書  
與鳳洲公決大槩謂種種諸證俱見忍在旦

不唯決加以學力定力遂能經死破惑六親既以無情即見兄如不見也末復謂天下雖存饑聖主能獨賑事尚可為惟願廟堂勿固寵勿近小人勿聽人言搜人過諸君勿偏見勿立黨勿思報復即死無憾既緘書未發迫瞑自力起使人掖而據胡床盥手與足既畢諸子問有言否曰四月書已盡之復何言不昏散否曰無念何所昏散翛然遂逝公以嘉靖丙申生歿于萬曆戊子春秋五十有三耳平生孝友重名義其施予稍裁而能不失居恒不輕為公府居間問府之必宗戚之困阨不平者若州里之利弊不厭錄卷之七十一 八十本

能控者嗜義若渴有所聞汲汲行之遠識長慮悠然能兄事後少亦微有耳目之好觸一語立斷遺之居官好為條教煩不至頃尤能曲暢物情因事為功好提獎屬吏即不至職濫未嘗不弘揜覆以故多感之少而通易晚視學政旁通諸經皆能撮其大要亦喜讀二氏書恒謂吾于兩廡饗亡所會荷陰用其實而陽詆其名或假竊其似而自文其陋者俱耻之以故望崖編諸書要皆其中精至語識者謂不下白香閣晁文元也其詩文繼鳳洲公而起世以比宋之二賢所著詩文集共得五十餘卷其閩部三郡圖說現

原缺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一目錄		光祿寺	卿
張泌	那郁	汪宗龍	陳煥
張忠	盧宗哲	馮惟訥	少卿
秦玘	李紳	史後	馬從謙
寺丞	丘秉文	署丞	李昱
南京光祿寺	華理	卿	尉能
張賓	楊	陸滋	王紹
馬理	張		

教觀

刊行

畢

卷之七十一目錄

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一

光祿寺

卿

光祿寺卿張泌傳

實錄

張泌鳳陽潁州人洪武中由太學生授兵科給事中  
和易謹厚勤於職事陞都給事中再陞光祿寺卿在  
光祿二十餘年于御膳必躬視精潔然後以進其祭  
享必潔清宴會必豐美馭下以寬處事以公衆皆服  
之嘗與井泉同發中官陰事上嘉之特詔兩人有  
犯免死罪二次永樂十六年充讀卷官至七月卒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上悼惜之遣官賜祭命有司治喪具泌容貌豐偉  
運大體後吏部每奏除光祿官上必問其人得如  
張泌否同時有寺丞仲謙山東黃縣人才能不下于  
泌侍皇太子監國甚見信重兩人相繼卒自是任  
光祿者鮮能及之

光祿寺卿郝公郁墓志

楊士奇

郝君諱郁字文盛世家永平之撫寧文盛自幼其必貴稍長俾學甫冠有司擇主案牘元年內難肅清之後論守城功授陝西咸寧縣丞未行改光祿寺典簿授從仕郎持躬勤慎釐務周悉事諫用和厥譽以起陞本寺丞授承務郎益克砥勵時井泉為光祿寺卿恣無忌畏固上侮下至於儲君亦肆譏間文盛盡力彌縫靡有遺闕泉既以罪黜遂超陞光祿卿授亞中大夫賜誥嘉獎贈其大父父皆亞中大夫光祿寺卿大母母皆淑人封其妻聶氏淑人郝君感恩愈篤弗懈凡祭祀供御宴會之事必親視間有疾靡敢遑暇蓋恭事四朝始終一心待遇之厚有加無損正統二年二月以疾卒計聞賜祭命有司營葬文盛為人質直坦易無城府居家事親孝撫其從弟勝貴壽盡友愛居官處僚屬和馭下寬平其也衆咸悼惜之向使文盛當井泉無狀時稍有分毫混跡或不周於謹豈復有後來此隆遇享年六十有一而官光祿者三十有四年可謂榮矣亦其發諸已者有以致之歟

大理寺少卿進光祿寺卿汪宗器傳

賈錄

大理寺少卿進光祿寺卿汪宗器字鼎夫直隸繁昌縣人成化甲辰進士授監察御史巡按湖廣廣東薦賢黜貪得激揚體陞南京大理寺丞進少卿莅獄平恕時劉瑾撓法動多掣肘遂決計以母老乞終養疏凡五上允之特進光祿卿致仕正德四年三月卒宗器襟宇闊爽善談論襟以滑稽纚纚可聽與人交有情誼縉紳多愛敬之

教錄

卷之七十一

丰

光祿寺卿陳公煥神道碑

嚴嵩

陳氏世家餘姚以宦業稱公諱煥字子文自號西愚曾祖孟雍贈吏部文選司郎中祖雷封彰德府同知父廷敬薊州判官公爲湖廣叅政時以太廟恩得贈祖及父如其官祖母孫氏母于氏皆贈淑人公初以禮經魁浙士既舉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董漕艘于淮丁內艱服闋補營繕未幾疏改南京由南刑部主事自外郎歷禮部主客儀制郎中陞廣西右叅議雲南提學副使湖廣右叅政江西按察使布政使入爲光祿寺卿致仕公天性淳厚居官以仁恕爲心至

獻徵錄

卷之七上

四

義所不可不爲苟同當在淮時武宗南幸巨閹悍將從所過大索賂莫敢違者公曰禍福命也何以賂爲弗賂亦不及于禍在廣右分守柳州猺獞出沒爲患參將沈希儀領兵界上欲誅之公謂之曰獞不可盡雖兵之不能止其患不如諭之義以恩信撫之遂與希儀入其境召諸酋長更爲約不犯則賞之諸酋長大悅聽令擁輿送出境而不犯柳州滇南士習異中土公之教切切惟安貧執義以廉節爲先率之自躬士由是知方焉歲已亥今上駕幸承天所過有司或坐供張不具得譴湖廣撫臣以奉迎三教公

條其鉅細罔不飭備復奉旨督修顯陵公彈力

工務極壯固稱上意而諸監視及承事者因緣浸皆不得肆告成詔進一階有金幣之賜一日渡漢江大風雨舟幾覆衆擁公泣公乃命舟人拯溺者活數十人竟以無虞任江西獨四年安和寬簡官民便之吉水豪某者依山阻水恃力與有司抗乃逮至庭下察之憐人也貸其貳笞之卒改行爲良民所行每若是光祿典內府諸饗餼中貴率溢額以需公披籍應之中貴頗不便因構語中傷之公於是浩然有歸志會歲考察諸大臣例得自陳公稱老乞歸甚懇

獻徵錄

卷之七上

五

上乃可其奏公歸則開園于舊第之西南壘山鑿池蒔花木構亭其中中有八景皆以愚名自爲文記之歲時約里中故舊賓客讌飲相娛樂飲輒至醉醉更稱曰愚醉也然則公誠自託于愚者耶其爲士者曰西愚公豈真愚耶嘉靖庚戌十二月三日卒年七十有三公之所履兩途大狩一治顯陵他人或惴惴慮不免而公皆因之以有譽名柳夷之畫宣恩以樹威漢江之危急人而忘已吉豪之獄捐文以得情益仁厚成性而智足以行之閭材遠識固去倫類什伯矣

光祿寺卿張公忠墓志

歐陽旦

余官南都時梅江張公知南陵縣余姻黨有爲丞  
爲余言民俗健訟善訐吏御以機智益詭譎難治  
江率其質直不任鉤摘吏民同聲謂之不煩縣以無  
事部使者僉上南陵治行召補內民不能留相與尸  
祝之余以是知公而期其遠到比余壯召公以光祿  
卿致其仕而歸光祿職上膳饈及宴享諸務與中  
貴相涉檢押少疎卽耗蠹無紀不可勾稽稍正色其  
間輒叢怨納侮譴禍隨之公旣去而僚屬咸思以謂  
裁節得宜乃中貴亦帖帖無所怨者于時公年纔五

歲

卷之七十一

六

十有八余數從公弟翰檢君思訪公病狀謂且復召  
乃嘉靖癸丑翰檢君以苑馬卿入覲率公之嗣子照  
衰經謁余銘公墓蓋壬子四月某日公卒矣公諱忠  
字顯父號梅江世居河間任丘長豐里高祖諱丙領  
洪武丁卯鄉薦授都察院司務奏對數稱旨曾祖廣  
有隱德祖政父輟皆以公貴贈中順大夫光祿寺卿  
祖母劉母徐元配張贈封並淑人公自幼穎悟強記  
經史成誦卽不忘九歲屬文有奇語補博士弟子督  
學御史課試數取冠儔輩及見公狀貌疑重進與論  
古今事理人物往往切當益異待之舉嘉靖己丑進

士爲主考大學士羅峰張公所器西樵方公稱其文  
積學有得者由南陵令擢吏部驗封司主事調文選  
司歷稽勳驗封員外郎遷考功司郎中時考察京朝  
官凡流言所毀及當路所不悅必覈其實以贊參宰  
去留擬改文選郎中固辭擢通政司右通政掌清理  
武臣貼黃正訛補漏不苟尸其官遷南北太僕寺卿  
馬政多所修舉尋轉光祿將晉陟九列而公謝病去  
矣上厲精綜核惡羣臣推避前後引疾者數被譴  
斥及公得請人以爲忠實之感云公研精經學爲文  
不事雕琢所著有四書釋義詩辯疑及玉林集若干

光祿寺卿盧公宗哲墓志

葛守禮

盧氏其先范陽人也自漢唐以來代有名人世居涑水永樂中名子興者又徙爲德州左衛人子興生斌斌生得得生信信生經配崔氏公之考妣也以公貴封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妣贈孺人封君三子長宗儒次宗賢爲汝王長史公其季也諱宗哲字濬卿以上世居涑自號涑西公生而負俊才有奇質方六七歲從羣兒戲一道士遇之驚曰兒貴人也法至三品少長受里師業工爲文辭諸生莫不避席廼從河間試郡丞姚公文清大器之自謂不及也嘉靖戊子舉山東鄉試

卷之七

九

進士天子躬御文華殿授簡諸進士每奏一卷輒親品第焉得公等三十人以爲庶吉士尚方給筆札讀書禁中公故善古文歌詩至是大肆其力日益有名當是時李文康公執政月試吉士每讀公文未嘗不咄嗟嘆賞也以故盧吉士之名大起丁酉授翰林檢討奉迎徵仕君入都下會大慶覃恩徵仕君受錫馬既病卒公當舉省試時而丁崔孺人艱至是兩遭重戚皆哀毀骨立人以爲難庚子服闋補故官辛丑同考會試所得皆海內知名士其後至卿貳者居十五甲辰同修大明會典

丁未擢南京國子監司業會大司成缺公守第

念諸生善逸大立要束繩之期不犯然遇之甚有義顧貴遊子弟關說求出者卽不假貸南雍至今嚴之辛亥滿考奏狀闕下時嚴公父子勢熾甚然念公留滯南中亦欲稍超擢異之乃公實不持一金予世藩也於是大忤曰先生第還南矣吾行念之公對曰某來考績不來講遷官也嚴公慙則以爲南京尚實司卿卽從通政參議呂三年所乃召爲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丙辰擢南京太僕寺卿寺故開府滁陽滁陽者山水名勝之地也往士大夫居是則載酒吟獻徵筆

卷之七

九

以爲常公至乃日夜計郡邑間馬善惠縣寺有贖金二千或謂公內之例也公笑曰豈有懷金廬滯卿哉竟不內也戊午召爲光祿卿故事光祿上供品物皆權長安中賈人物然不時予其直積負以萬計賈往往破產及公索之藏中乃故有羨金則謂其僚曰夫儼人而不予直是縣官給賈人食物也是主人使僕張空券入市買也迺大發金悉償之當世索時光祿費鉅公一切裁省諸中人不便謀所以中公上使使往覈之乃知羣爛所爲卒如公規畫久之推爲戶部侍郎嚴公居中持之不報已未朝正旦出至



里第遂病痿痺不起則上書請告以歸公自登  
是侵尋二十餘年官不出寺卿而故同時諸吉士致  
位公輔者相望然公處之甚遠也及罷歸里中就舊  
第築室陳几設闌日偃卧其中有賓客故人來則彈  
碁對語倦則復卧終不請謁守吏即四方客過其門  
未嘗不見其下捷也平生所著述甚富然匿不自名  
一日取其文二十卷焚之子茂從外來望見叩頭流  
涕公曰雕蟲小技古人以覆瓿何至悲也自是無  
存者公生弘治乙丑二月卒萬曆二年四月年七十  
歲爲人嚴毅方正不可干以私然與人交出肺腑相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十

示天性孝友每遇先忌常於邑流涕竟日至白首不  
渝先人遺產悉以予兩兄天津故有節帥公諸生時  
嘗過之帥見公冠敝適有新冠請易公重違其意爲  
座上一着罷酒仍着故冠而去其介如此後罷光祿  
還也發橐中裝餘四十金則召夫人及茂示之曰此  
吾二十年宦裝可中分之矣茂績學有聲又善治家  
後居積頗饒凡公病卧里中十五年不困乏者茂也  
茂亦有操行伯父長史君病且革呼茂昇之千金茂  
謂不受公喜曰真盧濬卿兒也

光祿寺卿馮公惟訥墓志

余繼登

莊皇帝之壬申三月二十又一日光祿寺卿少洲馮  
公卒于子臨輩以其年十一月二十日葬公于堯山  
之原歲十五年公仲孫琦官太史始以公仲兄海浮  
先生狀來請銘登謝不敏而重違太史之命乃接狀  
志而銘之狀稱馮氏之先世爲青州臨朐人高祖思  
忠徙家遼左復歸於青則公父憲副公始也憲副公  
有丈夫子五人四登科第並以文章政事擅名于時  
東海馮氏遂有聲於天下公諱惟訥字汝言別號少  
洲正德癸酉憲副公爲蕭令生公于蕭公生有奇質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十 曼山題

丰神秀徹既長開敏沈毅辨悟絕倫名起齊魯間一  
試輒受廩領嘉靖甲午鄉薦登戊戌進士庚子除宜  
興令宜興多大猾恃吏短長善通賦有逮至數十年  
者公至刺諸猾搏擊之按籍而攝逋者連賦大集以  
數萬計輸之郡郡守大奇之謂令纔弱冠耳乃老吏  
不如邑中咸惴惴無敢以少年易公者矣公嘗督諸  
生就試江陰巡江使者某以其間行縣至邑陽怒不  
候已而陰有所覲公若爲弗聞也者弗應也使者愈  
怒撫他事中公調魏令會邊警者至烽火徹郊關嚴  
南震恐公計久速調經費爲城雙井鎮以備之未幾

遷蒲守魏人擁車下不得發乃爲更定牧馬法而  
蒲劇州多宗室紛遷難治公治之甚容與暇嘗進博  
士弟子俾執經問難爲剖疑義士爭奮勵舉於鄉者  
視昔三倍之乙巳晉丞維揚而公尋以外艱歸服闋  
補松江遷南京戶部員外郎郎中壬子丁內艱復補  
北駕部出爲陝西僉事分巡隴右兼督學政在鎮五  
年武備文教種種益飭邊圉無事陞河南右叅議分  
守河北壬戌擢浙江提學副使公念兩浙士風爲海  
內嚆矢廣布條教以示左質右文之意士習翕然咸  
歸於正癸亥陞山西右叅政印自其省爲按察使公

獻徵錄

卷之七

既肅憲一以彊明裁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皆得其  
陰伏靡然無所受私三晉號曰神君而寅陞陝西右  
布政使秦中多豪強馳驚閭閻錮屯田之利令籍不  
得稽公乃以法按其豪大搜諸伏田得萬餘頃事聞  
受白金文綺之賜戊辰轉江西左布政使藩司總錢  
穀日入以巨萬計吏弊蠲集公爲立牘名驗收之法  
額外無毛髮餘羨布弊頓祛江右歲輸諸瓷器及它  
經費甚夥皆當出于民又吏緣爲奸公私困耗公乃  
議令民畝出一錢以給諸務而諸絕簿書盜財物者  
率以輕重受刑遠近便稱焉辛未入覲闕下積覈

下吏能否無所依違天官郎丞稱之曰諸方伯考  
言事繁然有執不存兩可者獨馮伯也是歲諸方伯  
去位者過半公名益起縉紳大夫咸以公輔期之而  
公請老之志堅不可挽矣疏上天子惜之特進光  
祿寺卿予致仕云既歸始構室墾田習靜遠賢爲終  
老計而天不憖遺不踰年逝矣公天性孝友歷官所  
至皆奉太夫人以行卽憊夜歸必徐候戶外問寢  
食然後退其奔喪也徒跣數千里外柴毀逾禮兄弟  
之聞自相師友友愛備至教育諸孤無異所生以至  
宗戚閭黨緩急皆以時周之咸得其歡心交游天下  
獻徵錄

卷之七

卷之七

悉當時聞人相與考德問業各取所長然性嚴重不  
可以私仕宦三十餘年圖書詩卷外無長物督浙學  
時大學士袁公遣官致書謝而不發其介如此幼服  
庭訓用廉平爲理所至吏民畏而愛之在魏有德政  
碑在蒲在隴右有去思碑在江右則士大夫嘆服謂  
二百年所未見若小民又人人肖像于室飲食必祝  
矣生平嗜書無所不讀每政暇卽手一卷不置博涉  
而深思閱積而約取發爲文章溫淳爾雅古歌詩取  
則建安近體在天寶大曆之間所著有風雅廣逸楚  
辭旁註選詩約註漢魏六朝詩紀文獻通考纂要唐

音翼杜律刪註馮光祿詩集若干卷行于世史登曰  
立功立言古今勝事志士杰人畢力而趨者也然狗  
俗之士往往不顧才質之有限官無崇卑必斷卓詭  
業無工拙必斬表炫至強役其心以爭兼能之勝稍  
惛然用力日勞所至日誦公少通仕籍循資累級數  
十年始長藩司而一旦棄去如脫屣結髮供文詞凌  
厲作者而冲雅和平無一切瓌奇競勝之氣舉世所  
共艷羨者一不入其心故操之無所強而出之常有  
餘不求聲而名我隨不務勝而人我歸可謂有道者  
矣

康寧集

卷之廿一

廿四

光祿少卿秦公玘墓志

彭華

公諱玘伯玉其字薊州世家祖定鴻臚寺序班父諱  
遂昌馬步閑巡檢贈戶部主事進光祿寺少卿母李  
氏封夫人贈宜人公正統丁卯領順天鄉薦景泰甲  
戌公選士巡檢公以疾歸尋卒丁艱天順丁丑始授  
戶部江西司主事辛巳丁李宜人憂甲申改光祿丞  
成化壬辰九載績最進少卿辛丑又九載加正四品  
祿仍舊職蓋未幾而不起矣公為人勤慎處官雖不  
赫赫沽名而始終如一事無廢弛在戶部典錢穀出  
納惟公在光祿幾二十年歷卿五六人未嘗有失色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主事 賈山錄  
數數與中貴接能不激不隨以克有濟吏部嘗兩疑  
為南京光祿卿名皆上聞而竟不得於時同年在朝  
者皆官三品而公獨遲遲如此豈非命邪公生宣德  
丙午八月二十六日年五十六

光祿寺少卿李君紳墓志

李東陽

李氏世居徐之沛縣後徵至京師隸錦衣衛籍君諱紳字縉卿其自號曰抱犢山人生而朗潤數歲能屬對人爭誦之嘗與予從御史岐山展先生遊並被甄賞君長予三歲舉成化乙酉鄉貢連捷丙戌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數奉使足跡徧天下聞見益博九載考最遷戶部員外郎郎中贈其父道明員外郎封母周氏爲太宜人並受誥命其所領司屢劇書簿立辦時貨戚方盛有所干請力爲摧抑尚書李公敏薦爲光祿寺少卿意氣勃發遽罹猜忌會考覈京朝官以浮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十下

吳山

躁例調知山西之忻州忻君所嘗奉使地方不欲往上疏乞致仕再上未允復曉曰郡縣之職非循良慤悌者弗稱茲以浮躁淺露之名而責其循良慤悌之政蓋亦難矣既得請榜于座曰五斗懶將雙膝屈三章乞得一身閒論者賞其志因惜其才之不盡見也君舊居城南徙禁壘西偏已乃復故業間歸沛置屋數楹歲取僦直忽燬於火又無他貿易贏貲且不給持以勤儉未嘗見言面喜讀遺書手自抄錄至盈箱篋或訝之笑而弗答與客觴咏技畫戲象或雜以諧謔文采逸發獨不及官府事叩之頑腹可聽使

得再試未必不斬然特著也 今天子登極詔進階

朝列大夫至是卒君素篤恩義兄玄爲道士晚得未疾迎於家躬視湯藥歛葬如禮丁氏妹寡而無子周卹備至嘗爲友索草書久弗致續未屬三日以幅楮抵予必得乃已交接之際蓋至必不易云君生正統甲子五月卒正德己巳十二月年六十六

光祿寺少卿史君後傳

張璧

知山光祿寺少卿史君也諱後字異仲其先出漢外戚平臺侯玄平臺凡四傳至諱崇者以東漢佐命功封溧陽侯因家溧陽之南鄉元季有諱升祖者徙下其遂成世業曾祖文祖鎬父祚號慎齋贈南京刑科給事中母郝氏贈孺人繼母王氏封太孺人知山少時已屹然負壯志嘗從塾中兒嬉為御史按部狀慎齋公見輒驚喜曰兒他日必亢吾宗乃命名御郝孺人喪知山方九歲哀號哭踊如成人見者為之酸感而長學支援筆立成同儕稱實時戴恭簡公督學南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本

試大奇之乃簡入學為諸生以名倒置憲衙不可復改曰後無何慎齋公即世知山哀毀若不能生凡喪祭綜綜各禮度既免喪益窮覽墳籍受學于姑蘇都御史礪菴毛公學日進遂以易領成化丙午應天鄉薦尋遊太學適有文莊公為祭酒大甄收望士重許可累試真首選弘治丙辰登進士高第觀政戶部松露周公甚器重使江南稱旨丁巳擢南京刑科給事中南村官不備設體甚重知山至則以言責自任數彈劾有戚畹家以貴幸不奉法度上章數其罪又言中官宜罷典兵政語侵權嬖京師地震率同官疏

災數事言言剴切嘗奉命給軍衣閱帑藏巡視門

中官校卒皆怖慄相戒莫敢犯會孝宗皇帝信任臺諫知山與大宗伯楊月湖少司空徐北屏同在諫垣相感激激言事識者方望其有為而知山以滿考納祿歸矣既歸督耕課子闢園結亭時花聚石為樂隱具諸所題扁悉取陶靖節集中詩意以見志今上改元名公鉅人有論薦必及知山知山嘆曰某今得適林壑足矣不願再仕也朝廷重違雅志擢知山今官致仕云知山愈亦俯仰自適有泉石終焉之趣家故豐饒然自奉甚簡歲荒民窘則亟賑資恐後癸未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十九

山

江南北大侵道殣相望知山惻然傷之急輦米千斛於南都為糜粥食餓者又出二千斛以給邑人貧窶當是時富家相爭匿財惟知山敦義首奮人以為難巡撫李梧山上其事詔再進朝列大夫蓋章厭義風百姓也知山事太孺人孝謹凡意所在將順無違與伯兄樂山君友愛樂山君卒知山哭慟撫其遺孤若已出晚年置義田義塾為宗師計性方梗不曲意下人然坦易直諒與人交豁如也家庭義方為教故其子漸成鉅器云生成化戊子正月卒嘉靖丙戌下月年五十有九家居南都時名碩如白巖柴如白樓雙溪諸君子往還倡酬為詩社所著有知山

陽藁附集歸附園集處園稿皆雄雅可傳

光祿寺少卿馬公從謙墓志

陳愷

公諱從謙字益之別號竹湖其先河南人晉時諱訓者爲南海郡守隨元帝南渡始家溧陽是爲馬之始祖隋唐五季代不乏人至宋廷鸞公拜相恥與史彌遠同列歸老於家廷鸞公曾孫子富遷居甌橋河東子富生裕公曾祖也元亂弗仕祖賢以子清貢贈文林郎父忠年六十餘始生公公幼岐嶷簡默不同羣兒遊府君指謂太宜人趙曰是允必允吾宗恨吾弗及見也後果以公貴贈光祿寺少卿公弱冠爲邑庠弟子員選馳偶峇中值家難公泰然居之曰此其藥

藏錄

卷之七十一

十一

漫山錄

石免我于疾疾者乎益與兄性魯姪一龍肆力問學入北雍文日益有名六館士莫敢先者嘉靖辛卯中順天鄉試第一乙未舉進士授都水主事分署彭城飭興修令以廉公自持始徐梁牽夫編各州縣不習水性每歲被溺者不計舊有公田歲入粟若干斛泣事者以爲公費公會其贏縮檄州官司其出入以粟募民能水者充役無事則已有召則于夫卽集有餘以賑州民之顛連無告者至今頌公德焉二洪之石突九而出千態萬狀踳踳水中舟觸立碎公捐俸募石工去其爲害者遂成安流銓曹賢之移官王客主

客主四方賓貢先時夷人至必挾彼方物求市譯

爲之交易率自利其十五而復以贖物與之夷情不平公廉其弊繩之以法夷大悅服秩滿遷尚寶司丞有朝貴僞造牙牌而佩者公欲上其事同列難之公曰吾職符璽此尚可隱平章上卒議如律今上以制誥重典命輔臣選才學者一人專掌之會推公學行起草簡入內閣司內外制天子以冊儲臣工咸得膺封贈之榮公代言典重有體諸以潤筆遺者却之尋扈駕大狩承天詔諭多出其手還奉命之衡府行冊封禮贐贈一無所受王甚敬之明年冬陞光祿寺少卿兼翰林院五經博士典制如故命甫下奔

獻錄

卷之七十一

十一

太宜人喪枕塊三年未嘗見齒釋服仍拜原官辭內閣職躬校簿書大自尚食細至廩餼膠膳靡不綜理雖宿巧蠹者斂不敢肆有輔臣貪墨誤國疏論之留中不下人皆爲公慮公不少倖時上好玄修盛典齋醮日費數千金其提督中官怙勢窟穴其中侵冒以巨萬計公疏舉其罪并諫止齋醮比入爲其黨所抑及向所論輔臣陰懷之指爲誹謗遂廷杖死之實壬子十二月十二日也未卒數日前獄中出書教諸子曰吾罪在不貸聖明不以顯辟死且不朽汝等

其自勉樹母息且諭散粟帛以與宗族親故貧公及家事可謂就厥從容者矣公生弘治乙卯壽五十八性孝友事太宜人則敬養必則敬思嫡兄某天性猛悍凌轢無所不至久皆不堪而公獨順受之至老不較一言官至卿貳出入猶親扶之與弟從言家居必同食或不至雖食不樂也每有所需輒濟之卽傾囊弗吝也建家廟捐義粟族人有事卽而折足非不令片紙煩官府教子弟以義方嘗作二則於廳事左曰訓右曰戒各十四言凡夫脩己治家處人經世之道畢備矣處鄉黨敦厚正直人皆敬而親之有告者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壬午

曰某人田與公田鄰可得也公正色曰使吾盡田吾邑亦必有鄰吾田者吾安能盡人之田乎終其身不多置產南呂萬爲無錫令公明廉慎爲豪右所謗誤聞于直指使者將刺之公偶過會言其事公力諍其良有司遂改薦之萬知其故追至宜興持幣謝公閉門拒竟弗與通大抵公性直諒樂與人爲善人有過亦必面叱之不可假借人不敢于私家居雖盛暑必衣冠危坐平生不苟言笑暇則課子弟辨析經疑讀古文辭商確古人賢否居常不御綺縠不聽歌舞泊如也詩文汪洋闊肆和平情鑒迫跡作者論天下事據古證今鑒上若指諸掌如漕河禦戎條論諸篇時輩推服焉所著有竹湖小集若干卷藏于家

光祿寺丞丘秉文傳

丘秉文字鳴周御史山之曾孫父茂糖舉人秉文少穎慧弱冠卽喜古文辭登嘉靖甲辰進士初除浙之永嘉令以憂歸補長興政尚簡易簿領稍暇輒以聲律目娛察廉選爲比部主事會車駕卽楊繼盛條劾分宜相嚴嵩罪惡十餘事天子以其事連東宮繫之西獄相嵩先後令人密諭西曹卽故折辱苦之郎客相嵩門下者爭希指以求媚秉文獨時時具橐餽于楊遇楊病輒伴爲已病具藥餌潛與之事具載楊自著年譜中旣遷光祿丞給事中楊允繩劾奏寺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壬午

丞胡壽侵奪諸不法事胡遂謬拾楊不根事以中之云允繩私訕主上榮惑左道日費大官錢數十萬胡出示其草秉文面折之曰君具疏第辨誣足矣何至以謾詞上干天子乎倘事出不測如國家無容諫之度何胡銜之已而冢宰李默爲趙文華誅奏繫獄分宜相于世蕃遂指秉文爲李黨因以災異策免李善人倫又好獎引後進秉文以省郎承光祿也實李自以意用之世蕃久專中外事銜李擅用里子不先啓事首相以故秉文坐黜時事出不意諸親知官京師者爭往唁秉文曰吾受知李太宰李令坐繫卽

不能援亦宜投劾行寧能珮珂旦夕過李線纈所不  
仰天一疾呼乎遂以單騎即日出崇文門歸時年四  
十有四構東樓藏書數百卷結社于西州之頂咏罷  
輒頽然自遣人莫之測也秉文操筆敏捷談聲律妙  
陪人玄語時事間憤憤不辨與人交懇款冲挹以故  
人樂與之親恨不終身事之也年五十八卒所著詩  
文各若干卷又有評點品彙註解文選二帙長典徐  
中行以詞賦名比部時與秉文為同舍郎以文章交  
後至秉文歸徐數千里函寄遺稿續文獻具載之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李

李

光祿寺大官署署丞贈徵仕郎慎齋李公墓表

表

劉龍

陝西苑馬寺丞李君堂自平涼函表入賀既竣事過  
予懇曰昔吾祖光祿署丞歿王事吾父以衣冠為莽  
痛之終身以及于堂餘六十年於茲矣歲時展謁慕  
大輒悽愴不勝若吾祖有在顧未有以表之茲實先  
人志而堂之責也敢以煩執事按公諱昱字文昭號  
慎齋世為潞州人天性剛毅篤於為義慷慨自許動  
以古人為法治尚書領宣德乙卯鄉薦卒業太學屢  
會試不偶已而授光祿寺署丞正統己巳扈從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李

英廟陷於虜庭虜人欲用之公曰主辱臣死有重  
於泰山有輕於鴻毛顧自處何如耳今日固吾死所  
也不屈遂遇害尋被卹典進階徵仕郎贈父昂如其  
官母及妻俱封孺人廕子淳入監讀書其制詞有曰  
人就不死惟死于國事乃為榮也嗚呼君臣之義無  
所逃于天地策名委質死生以之故殺身成仁舍生  
取義見危授命臨難毋苟免聖賢垂訓不一而足以  
此防民猶有背漢臣虜忍恥偷生而甘心犬羊者甚  
矣亂臣賊子不可勝誅也靖康之變李侍郎若水以  
扈從被節即為虜人所重名耀史冊流芳百世公豈



其苗裔與維卒以非命而守茲善道爲朝廷所嘉榮  
及存者受賞已厚至于淳歷汝寧揚州推官高堂同  
知孫堂以鄉薦宰宜君遵化而權死馬父子接武仕  
途功名烜赫爲鄉閭延譽則天之報公者亦未嘗不  
豐也節義人之大閑死於其職亦惟成就一是而已  
初非有所爲而爲之顧獲福之隆如此然則節義何  
負於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愚故表之以勵風化云

廉徵錄

卷之七十一

王木

夏山窮

光祿寺署丞華君瑄小傳

文徵明

華尚古名理字汝德嘗仕有官稱以其仕不久又  
好古遺其官不稱稱尚古先生古生常之無錫人出  
南齊孝子寶之後世累高貴不仕至濟時甫以貲爲  
郎後以二子升朝累贈光祿署戶部主事尚古其  
次子也少積學與弟珏俱隸學官弟子員刻厲自  
奮旣而珏舉進士去爲吏部稽勳中而尚古七試  
輒斥循資貢禮部卒業太學選授光祿寺大官署丞  
大官掌內庭法膳供具浩穰而事關中禁倉卒皆從  
中涓取辦其徒率饕餮驕揚往往恃爲姦利稍不  
厭所欲輒能中人以法尚古周慎詳雅而潔廉自將  
又平實沈厚見者沮喪訖其去無有過舉一時卿僚  
方重得尚古而尚古歸矣其後有司復援恩例起之  
卒辭不就蓋尚古仕雖晚而輒知止足又樂閒曠旣  
家居率以良時勝日領客燕遊南昉錢唐北盡京口  
數百里中名山勝境靡不踐歷遐矚高寄蕭然興思  
有古逸人之風家有尚古樓凡冠履盤盂几榻悉擬  
制古人尤好古法書名畫鼎彝之屬每併金懸購不  
厭而益勤亦能推別真贋美惡故所畜皆不下一品  
時吳有沈周先生號能鑒古尚古時時載小舟從沈

先生游互出所藏相與評騭或累旬不返成化弘治間東南好古博雅稱沈先生而尚古其次焉尚古家居孝友而接物闡朗未嘗督過人古稱長者尚古有馬尚古今年七十有幾先未有子以稽勲之子鉉爲子晚得一子名鑄予家吳門與錫比壤頗聞諸華之盛其間履德植義固多有之要不若尚古生之篤意古人也尚古所藏古名人文集若古人理言遺事古法帖總數十費皆數百千不惜又喜散財利物而不求知主名其事皆有足稱者然固富人有識者所能不以不書其大者以傳

蘇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七

南京光祿寺卿蔚能傳

以下南京

實錄

南京光祿寺卿蔚能陝西朝邑縣人以吏員授光祿典簿累陞本寺卿進禮部右侍郎後以忤旨調南京光祿寺卿成化二年八月卒賜葬祭如例能雖出自吏胥然有執持盡心職任每朝廷有宴會輒躬自檢視品嘗之必豐必潔否則責其職掌之人自能去任後所用多科貢士然皆以清流自居不屑細務每歲時宴饗廷賜飲食輒粗惡不中口爲外夷所嗤能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私持禁鬱還家其尤爲人所稱道者能偕同僚聯名上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有旨下禁獄問所由能私謂少卿輩曰上怒不可測某老矣獨任之諸公方駿豎進用母相累也旣而獨受責降官調南京未嘗有後害論者以是多之

蘇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七

南京光祿寺卿楊峻傳

實錄

楊峻字惟高江西進賢縣人成化丙戌進士授丹徒知縣陞監察御史歷廣東按察司僉事以父喪去服闋改福建汀漳兵備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按察使有坐報父讐抵忤者峻以篤於孝竟釋之尋陞浙江右布政使鎮守中官方橫取于民督及有司峻面數其罪取鐵索欲相與拘攀詣京勢乃稍戢陞南京光祿寺卿歲進酒以軍民轉運後期多敗者屬吏往往獲罪峻請命巡倉者監之始無宿累遂著為令弘治末引年乞休正德八年六月卒賜葬祭如例峻為人剛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三十一

南京光祿寺卿致仕進階通議大夫楊公峻墓志銘 毛澄

弘治癸亥南京光祿寺卿進賢楊公以年七十上疏乞致仕 上許之特詔給驛歸鄉里一時士大夫多惜公弗究其用以去既又從而高其志榮其歸相與咨嗟歎羨若不可及也公諱峻字惟高別號玉峰

楊之先自閩西附末散處江上公七世祖令南豐因家進賢曾祖榮壽祖仲文父某以公早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母陳氏封孺人公于兄弟行三幼穎拔日誦書數百千言總角補邑庠生御史韓公雍按部小試甚奇之景泰癸酉以書領鄉薦卒業北雍執經門下者多出為顯宦其未達者亦率以經學名成化丙戌舉進士授丹徒令寬嚴並用惟其所當既踰年百廢具興如造江船鬻驛路水陸便之壬辰擢雲南道監察御史奉勅清理湖湘軍政摘發姦隱雖數十年莫能逃戊戌擢廣東按察司僉事南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三十一

蒞任猺賊為梗巡撫特委軍前閱功裨替居多有文綺寶鑑之賜巡嶺南有千戶濫殺冒功事露逃匿有司繫其僕于獄且二十餘年矣部臺文案委積皆言成公公鞠其妻無戚容疑之密遣人踪跡所在得之廣城竟伏辜癸卯丁內艱服闋改福建按察司杭汀盜起鎮巡以公有風力薦為兵備撫捕有方民恃無恐丁未擢浙江按察司副使辛亥進按察使修舉憲度先其大者不屑屑校細微癸丑入覲擢浙江宣布政使浙為大藩公夙夜盡心規畫剔蠹宣滯軍民利病以身任之內辰丁外艱服闋仍補浙江浙之人士

聞公復來則大喜於是部使交剡旌舉而銓曹亦首  
巡撫鄖陽山東之薦竟弗果辛酉進南京光祿寺卿  
凡供具賦額悉減於舊寺歲進酒十萬瓶軍民轉運  
稽程屬吏往往獲罪公聞於上命巡倉者監之乃  
無宿累遂著爲令復上章言廣聖恩恤宗族數事及  
得謝歸躬督諸孫治經暇日卷不釋手篇詠時出壯  
氣不衰乙丑以登極恩進階通議大夫正德丁卯冬  
子恭甫以常州守勘事忤逆瑾逮繫詔獄公亟走家  
丁以守法俟命爲戒壬申公割其田產均畀族姻之  
貧者其卒爲甲戌六月距生宣德癸丑春秋八十一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三十一

公爲人方巖有遠識而才優於大平居儼然終日與  
人情至不悅以辭色縉紳士以是重之然愠於中者  
多其不及柄用卒坐此性孝友親終廬墓至孝生日  
不爲飲宴處兄弟始終無間言篤於故舊盛衰如一  
樂成後學雖疏且微必有誨退休以來每感時事有  
不如意者輒噫吁不已若身在其位云

南京光祿寺卿張公賓墓志

崔鉉

張公世爲山東單縣平堽里人後兵起獨仲祥者  
他徙仲祥生宗道宗道生肅肅生拱張公拱長子也  
諱賓字廷賓成化戊子年三十舉鄉試乙未舉進士  
丙申授睢寧知縣以憂去服除改金壇甲辰遷監察  
御史奉旨寧夏盛糧巡山海關及按真定弘治庚戌  
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又以憂去服除改山西戊午遷  
浙江副使乙丑遷江西按察使正德丁卯遷南京光  
祿寺卿明年廷薦公爲大理寺卿劉瑾用事怒公  
無寵遺內批致仕公魁幹大度質直而謙無飾言僞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三十一

行凡與交者無不遠去疵吝類然服焉知睢寧時歲  
大水發廩賑饑或勸其待報公曰穀爲民積今爲民  
發之罪令自當也金壇又大水以全災報都御史怒  
曰若爲民吾其殃民者哉卽如報賦安所出命他官  
驗實乃上九分災公抗言曰民重溺而匿之不仁也  
告之不以實不忠也民將孳矣尚安言賦猶坐誤報  
罰穀睢寧廟灣村民庶而多狡猾公禁之皆改行立  
集以日相通食貨得流後多富者居常廉知貧富強  
弱之等役與賦自第之爲御史劾太監蔣琮伐山陵  
木爲室琮幸臣也疏入不報巡山海立社學使行伍

皆知書守備劉某貪殘有內援案之實於法。縣某素倖得幸上官後訟都御史下公治且曰此賢其罪當坐訟者公竟罷之都御史怒公坐是久不調御史寧陵喬恕按江西方嚴能斷省府畏之禮詣言甘公至將衣笏見或勸其更他服公曰此吾命服也如面君又何如耶每與御史論事更端則起請已坐盡辭御史不說同官同公間道御史意公曰禮貴於盡吾亦嘗爲御史爲臬司更三省矣禮如是可也。可足恭求說哉御史他日以事笞掠省吏或以咎公公曰吏自有罪且吾一人耳目有限難保其不敗法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三十四

耶布政林某謁御史趨公亟止之曰奈何以藩長而效驛官也久之御史薄林而賢公既薦於朝每言必稱之嘗同三司入賀晉府諸王及將軍皆走問曰孰爲張僉事吾聞其人忠也諒公司刑久明決而平恕句容有獄十五年矣每上要囚輒不服是後囚請於御史願下金壇知縣治死而無恨御史曰彼非我屬也因泣下曰他官喜賂故使某冤不白今江南清官獨金壇耳御史乃轉白他御史下金壇事果得理在山西斷文水二氏田治平陽藩府暴橫者民德之西最健訟一訟必逮數百人幻詞織事誣善伸枉得

利則自承反坐公一切以平恕治察詞卷色公驗其情別其輕重之等然後辟之是時寧燕人恃才挾詐御三司如與隸其尉坐事求公未減恃術鉗公卒不撓寶雞張撫爲湖廣按察使撫字世安持行廉布衣食蔬公廩足食卽挈其餘內於帑或以貽賓戚天下稱曰青萊張然好詭行微名君子高其節而扛其心副使俞振于暨僚皆疾毀之焦少師芳爲僉事獨右撫公無所附常兩釋之後世安大感悟執手流涕以謝江西副使蔡清林廷玉皆行義士一日相話欲相擊也諸公第求直既見悔愧不敢言而罷襄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三十五

城張淮爲御史按睢寧民狀公善政公褫狀遣民御史適見之意其爲告昧者召民訊實公孫曰此市民獻諛求後庇爾令惠無政無患無聞御史嘆曰忠哉斯令彼刻石表稱者民其勞乎山西省城北十里廣袤百里無水公相地得井王公鴻儒欲紀之公不可在湖廣於劉家隔作橋又作度蟻橋民作張公德政坊公見而毀之在浙攝長入覲副使趙某謂曰公垂橐如京何以見諸貴人乎公鄉人知府于鳳階聞而有獻也不納公素貧能不妄取未冠時夜讀書鄰女就之叱令去既貴無妾媵自奉如寒士尤薄勢利曰

官豈一家物哉。蓋吾忠所可愛。彼以官爲家者。豈未之思耶。素襄毅公紱爲公姻兄。高柄用時。弗通問。餽司徒公少。嘗從公游。後司徒公貴。司徒公長子策。名進士。出守吾郡。公每以忠廉勗郡守。廉直而才名位。駿盛矣。必曰此吾父。蓋吾張公之教也。公距生正統己未十一月卒。正德丁丑十二月年七十有九。

蘇轍錄

卷之七十一

李

南京光祿寺卿王紹傳

王紹字繼宗。永阜人。舉弘治癸丑進士。授南太常寺博士。擢監察御史。巡按貴州。蠻夷劉五支黨復逆。公兼軍督戰。單騎諭賊大義。衆皆羅拜。解散時。閹瑾忌公出陝西。按察司副使尋轉參政。本省廉使由陝西右布政使轉浙江。左陞南京光祿寺卿。考績北上。次徐州。遇病。懇允致仕。值歲大疫。公捐俸輸粟。顧賢存活者十之七。嘉靖己丑。詔進太中大夫。有司備儀。問勞月廩。歲力因題其堂曰清朝存問。大司馬蘇公祐論略曰。公宅鄉也。有陽道州之化。服官也。同黃次公獻敘錄。卷之七十一。三十七。之良勇退也。追錢宣靖之風。垂範也。等陳太丘之賢。攝生也得張計相之法。歸田也。負文潞公之望。觀化也。齊安樂公之達。歷年也。幾伏博生之遠。祿位名壽。迴出流輩。生榮死哀。備享全福。可語不朽矣。

南京光祿寺卿陸公汾神道碑

羅欽

公諱淞字文東號東濱姓陸氏生四年能誦詩屬文稍長從師受業潛心誦習絕不嗜遨嬉充邑庠弟子員文思溢發迥出儕輩弘治己酉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第進士觀政吏部冢宰王端毅公嘗試以直已守道論奇之間延入齋閣與論經史以疾請告歸益肆力問學甲寅還朝授禮部儀制主事遇事必謹守成憲貢舉條貫有未備者嘗以大宗伯命增修之時稱其能三載考最俄丁父憂服除仍舊秩時逆瑾川事嘗欲有所私公執不可瑾怒遂中公以事下之獄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三十八

公怡然不以爲悔竟亦無他兩充會試提調官事皆嚴辦戊午陞祠祭員外郎諸貴近有所營建求得勅額必祠曹出每逢事已致饋公輒辭陞主客郎中曹事倍繁處之若無事然者日本使者宋素卿本華人賄瑾求數入貢以便其私公力言遠夷來去無常非中國之利因請執素卿以正國法事遂寢瑾亦不悅陰令人伺公所爲卒無隙可抵已巳陞光祿寺少卿平物價時收納禁需索羣下無所售其姦覲蠹舊取諸酒家公議易之以糟遂不煩督責而集遣內艱去官服除北上道陞南京鴻臚寺卿歲時朝陵有隙于

者輒糾之仍請著爲令

武宗親征逆藩駐蹕

都一切禮儀禮部皆與公參酌而行無弗允嘉靖改元公陳言十事曰篤孝敬親儒舊隆日講廣言路振紀綱辨賢佞節財用清刑獄崇朴素擇守令上嘉納之癸未春陞南京光祿寺卿諸務多涉中官羣小憑之奸蠹百出公悉懲之以法而振理其朝綱奏停歲釀酒十萬觔歸其材于北寺以免轉運公務勞費大省舊患滯下至是增劇乃再疏乞休溫旨許還鄉訓理示將復用報垂至而公卒矣嘉靖甲申四月也年五十有九計開賜諡祭葬公體質凝重性沈靜寡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三十九

三十九

吉災事親能以志養居喪哀毀外舅無子養之終其身葬已復爲之立後而撫視無間遇人以誠未嘗逆詐交遊有過恒極口規正之爲詩之務中繩尺好古而不泥有集若干卷藏于家

南京光祿寺卿項公錫墓志

歐陽旦

公諱錫字秉仁項姓其先蓋汴人從宋南渡居嘉興者諱秀公十世祖也入國朝祖太保襄毅公忠以文武才累官大司馬功在史氏公高祖吳江丞邦曾祖衡皆用司馬馳恩贈左都御史父經仕至江西右叅政公幼敏讀書輒善記時學憲祝虛齋先生致仕居海上有幼女襄毅公造其廬求聘焉且曰吾孫可教也遂學春秋于虛齋虛齋精研理與而公潛心師說時時靜坐深思發爲文辭俊雅親切虛齋每喜項甥善學同業者亦自謂不及項生也正德丙子以大學生舉順天鄉試嘉靖癸未登進士授令建陽建陽閩劇邑稱難治公恭儉愛人敦崇風教臺臣交薦賢能擢刑部陝西司主事究心法比傳以經義聲著西曹戊子請告歸侍參政公養尋丁艱服除補刑部福建司主事看詳諸司章奏吏曹有欲薦公自代者公遜謝之語浸聞於人人愈重公甲午改尚寶司丞久之晉少卿尋晉南京鴻臚寺卿居三載晉南京光祿寺卿光祿職內羞羣璫穴奸藪蠹莫可稽省公稍欲剪剔衆口輒相讎時宰遠不悅公坐免歸公初拜命卽欲乞骸朋游交沮非其志也卽得謝築室郊墟樹其

堂曰歸來園水丘林徑間多植花樹時暑與小  
惟意往來風清氣和則數從賓朋歡飲歌嘯連日夜  
不厭人以爲得止足之樂焉嘉靖癸丑閏三月以疾  
卒卒距生弘治庚戌十月年六十有四



南京光祿寺卿谿田馬公理傳

公諱理字伯循陝西三原人恬于仕進雅欲歸隱者稱爲谿田先生初以春秋中弘治戊午鄉試再試禮闈未第游太學與呂涇野崔後渠諸公交相切劘而文章德義名震都下高麗使人亦知慕之歸其文以歸乙丑喪生母庚午又喪父先後哀毀執然禪中會檢三禮編集成書唯是戊辰辛未皆不預會試安南貢使問禮部主事黃清曰關中馬理先生何尚未登仕籍其名重外夷若是至甲戌科復上春官公卿以下咸欲識面四方學者至聚觀之乃以詩中式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四十一 晏山集

及殿試策問大學衍義公對略曰大學之書乃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傳有克明峻德湯之盤銘堯舜帥天下以仁之語真氏所衍漢唐宋之事非大學本旨又曰真氏所衍止於齊家不知治國平天下皆本於慎獨工夫德秀宋儒其所造大率未精以此失代問者之意置二甲授稽勲主事改文選與郎中不合引疾告歸者三年戊寅復任值武廟將南巡公與黃輩諸同志伏闕極諫雖受廷杖駕亦遂止未幾送母劉淑人還鄉乃設教于武安王祠蒲泉諸君爲建嗟嘆精舍以居生徒剡卒後尋起轉考功郎中丙戌例

當考察外官時內閣冢宰各挾私忿欲去廣東河陝西三省提學公乃昌言曰魏校歸山以唐龍今有數人物若欲去此三人請先去理由是獲免公之伴全善類如此丁亥陞南通政赴任過河池見驛丞貌類黃鰲者問之乃其弟肇叔開也公卽泫然淚下既乃作詩贈之有六年復見先生面爲過河池見叔開之句蓋公奉禮闈寔肇所取生與同官旣師事之歿後猶依依若此戊子引疾告歸辛卯陞光祿卿卽起公于家故事凡解事百需先關節中官否則留難人甚苦之公至釐革宿弊德望所孚雖中官亦無敢梗者癸巳疏病歸林下者十年癸卯復起公南光祿而公年七十一矣引例陳乞乃得賜歸卽隱於商山書院諸生問道者遠近踵集公山中野服鶴髮童顏望而卽之飄然仙風道氣也如是者又十餘年而公始告終嗚呼賢人君子代不數人公生國家全盛之時鍾河華英靈之氣所稟固已不凡而一時聲氣相應者又多理學之士宜其直接橫渠以沂濂洛爲世大儒也公嘗謂見行可之仕唯孔子可以當之學聖人者當自量力故公每出不一二年卽歸歸必十數年而後起綽綽然于進退之間雖欲磨涅者亦下如

南京光祿寺卿張袞傳

實錄

南京光祿寺卿張袞直隸常州府江陰縣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監察御史改翰林院編修與修會典尋充經筵講官并日講大學衍義九年秩滿陞侍讀校對累朝實訓實錄成陞左春坊左諭德晉侍讀學士加四品服色掌南京翰林院事遷太常寺卿掌國子監祭酒事坐諸生頌厝廷序失儀左遷南京太常寺少卿尋陞光祿寺卿致仕嘉靖四十三年三月卒於家 上追念其經筵史局効勞特賜祭一壇給全葬

欽定四庫全書

聖訓

南京光祿寺卿南溟敖先生鯤墓志銘

葉向高

吾師敖南溟先生若當萬曆初爲御史是時江陵柄國諸臺諫多濡足其後引繩批根罕有得免者十九以江陵敗矣其不以江陵敗者則必磽確傲然以江陵名者也而吾師爲江陵門下士容與其間不亢不隨世莫能議涉孟門太行之途而無傾軋夫悍之患於乎豈不難哉方先生以孝廉入成均江陵時爲司業試先生第一大嗟賞之引爲知己比同朝習旅見外區私造謁按閩而舉其所嫌若習太史蔡比部不辭微錄 卷之七十一 四十五 吳山館

少御顧江陵亦不忤也江陵沒而先生由御史爲大理丞晉少卿再晉南京光祿卿方向用而先生沒矣先生名鯤字化甫別號南溟臨江新喻人其得姓自楚若敖氏後散處四方其在江右顯者纍纍而先生曾大父資詳大父審和父維琛皆隱德不仕維琛以先生貴應監察御史配贈孺人黃氏年五十舉先生衆咸異之先生少卽警敏凝重善屬文化兄大參蒙泉公中丞梅坡公咸賞識之弱冠補弟子員試輒高等戊午舉于鄉監試徐公嘆曰茲卷文醇而字樸無一畫苟必端人也三上春官不第至戊辰乃第授松

江府推官故相國徐文貞公亟以老成練達稱先生  
 無何丁贈公艱歸補懷慶所至持平恕不尚鉤摘人  
 威德之部使者屢以最薦召入拜御史奉命按長蘆  
 鹽課長蘆分部最廣弊竇最多先生按行稽察風蠹  
 一清比代去所修交游籍紳饋問視故事一切減殺  
 諸同事者皆以爲難已復按福建按順天歲已卯福  
 建鄉試士先生實監臨之百凡愼愼每卷必竟閱親  
 爲品題榜中官詞林者今已四人而向高其一也順  
 天在輦轂下事多掣肘先生持大體無所撓屈貴戚  
 憚之不敢以私干太宰某公以私人屬列薦剡先生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四六 夏山稿  
 不聽太宰敗先生亦不以語人也其介特有執又不  
 近名大率類此生平坦易無城府與人油油然卽與  
 隸亦不輕詈見之者皆以爲可親三按劇郡士民望  
 見輒車輒歎然喜其來乃先生固未嘗有更張創建  
 求赫赫功其下吏奉約束甚謹無敢欺負而先生亦  
 未嘗峻其威稜以搏擊爲能不肅而成不嚴而治不  
 言而成蹊其先生謂哉汲而學使者采公論祀之學  
 宮生嘉靖庚寅九月卒萬曆丙戌八月得年五十一有  
 七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二目錄											
太僕寺											
卿											
殊守仁			楊砥			韓定			吳裕		
趙昱			張諫			孫緒			邵銳		
李贊			盛儀			李舜臣			陳端		
曾直			李舜臣			紀溫			史際		
毛渠			李舜臣			馮應鳳			劉不息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目錄			馮應鳳			于鯨			張九功		
土鑑			張九功			都穆			金弼		
少卿			金弼			張九功			寺丞		
張九功			寺丞			張遜象			南京太僕寺		

卿

仲昌

胡鐸

周復俊

少卿

李應禎

王韋

劉穩

張謙

田濡

黃正色

白思明

劉逢愷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目錄

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二

太僕寺

卿

太僕寺卿朱守仁傳

實錄

朱守仁字元夫直隸徐州人幼有大志好讀書落落  
 自豪視輩行岍然罕所推接元末兵起江淮鼎沸  
 州碎累獻奇謀破羣盜歷官至樞密同知守舒城  
 辰王師攻廬州守仁知天命有在舉城附大將徐  
 陞見太祖嘉其朴茂無華授中書斷事乙巳以  
 州初附命知郡事值郡治新設瘡痍未瘳守仁裋身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廉潔撫字有方始終恢廓無畦畛民多德之洪武二  
 年徵拜工部侍郎越二年代安然為本部尚書尋陞  
 北平行省參政又以餽餉不繼謫蒼梧知縣九年進  
 知容州尋改知高唐州俱有善政十年以幹治聞起  
 四川布政使時全蜀甫定奸伏微覈易婦守仁威令  
 簡嚴錮酷吏懲無良郡邑化之爭以惠利顯未及一  
 考以疾致仕十五年雲南平改威楚開南等路宣撫  
 司為楚雄府上念漢焚雜處非得老成持重者不  
 足以鎮之起知府事至則招集流移授以田土  
 民貧富均賦徭役無偏累又肇建學校隨才曲成

不馴者總以漢法歷九載境內大治及  
 朝問郡保留不獲垂涕而送之二十三年廷是會  
 夜日著太祖留心馬政以守仁舊臣練達特異太  
 寺卿首奏准都督府等衙門各立草場俱於河北  
 永濟州等處牧放馬匹所轄十四監九十八  
 翠欄半息日盛屢荷賞養有所獻納無不俞受上  
 守至今二十七年聽致仕永樂二年

太僕寺卿楊砥傳

實錄

楊砥字大用山西澤州人洪武甲戌進士授行人司  
 右司副上疏言漢揚雄仕莽為大夫劇秦美新之論  
 取譏萬世董仲舒三策及正誼明道之言足以并  
 世教今孔子廟從祀有雄而無仲舒臣愚以為退雄  
 進仲舒庶合萬世公論太祖皇帝從之陞湖廣左  
 叅議建文時遣李景隆等政圍北平城砥上言帝堯  
 之德始於親九族今當務惇睦不宜加兵自翦其附  
 枝附枝盡而根本廢矣為齊黃輩所忌斥罷之上  
 即位起為鴻臚寺卿喪父廬墓側者三年服闋陞為  
 獻徵錄卷之七十二  
 禮部左侍郎坐巡河渠失職降工部主事改禮部永  
 樂十年命簡閱北京郡縣馬匹陞太僕寺卿明年兼  
 苑馬寺卿砥率厲僚屬凡孳牧之法與民之利病悉  
 條奏行之馬大蕃息母喪賜鈔千錠命護喪歸葬哀  
 毀致疾未至家而卒時十六年三月上悼惜之道  
 官賜祭砥剛介勤敏居官有操守其孝行尤為人所  
 稱云

太僕寺卿趙昱傳

實錄

趙昱交趾人以歸順為太學生授光祿寺署正歷陞兵部員外郎太僕寺少卿景泰五年陞卿成化三年七月以年老乞致仕許之昱自陳遠人無所干歸乞賜常祿得給卿祿之半昱歷官四十餘年勤慎寡過頗好清致居京師至十三年卒賜祭葬如例

徽錄 卷之七十二

四

太僕寺卿張諫傳

實錄

張諫字孟弼應天府句容縣人先世謫戍貴州之下水諫由進士授行人擢監察御史景泰中提督北畿學校天順丁丑調官南京尋陞河南按察司副使甲申召為順天府尹累上疏請減征科以甦民困成化丙戌與巡按御史黃璵互相奏計遂俱降職諫山東萊州府知府璵浙江常山縣丞諫居萊二年有治績復召為太僕寺卿成化七年五月卒于官賜葬祭如例諫為人矜持詳雅而篤於孝道歷官中外勸於七務克舉厥職時論多之

徽錄 卷之七十一

五

太僕寺卿張公諫傳

陳編

張諫字孟弼句容人洪武初園產嘉瓜祖穀賓獻高廟親為之贊史臣宋濂為頌無何以弟穀恭得罪家崇山再徙赤水諫自幼慷慨有大志詣蜀從長史劉仲珩學劉忠愍公奉使至蜀一見知為偉器日與講論大有進益宣德乙卯以禮經魁雲南鄉試正統己未登進士授行人丁內艱歸廬於墓所三年服闋巡四年茶字禁行陝蕃喪禮還朝授福建道監察御史戊辰督理福建銀課時寇擾初平民物凋瘵間發設策撫捕一方以寧景泰辛未監禮閣三庫考

滿推恩乞省父已山先生于家明年已山卒於廣

干墓所三年朝夕悲號芝產墓傍人以爲孝感所致

丙子服闋奉勅提督北直隸學校訓迪有方士風丕

變天順丁丑創罷提學官乞調南京牧雲南道明年

陞河南副使巡歷南陽諸郡督屯田修河岸至有

聲辛巳秋河溢汴城壞盜賊乘時侵掠親率民兵扼

捕悉實于法成化改元召爲順天府尹風力峻整詩

渴不行屢疏減免買辦差科小民賴之自以多忤于

時上疏自劾乞歸不許丙戌與巡按御史黃璫計忤

出守萊州時久旱祈雨輒應新郡學及東萊祠政聲

猷微錄 卷之七十二 六

籍甚戊子召爲太僕寺卿盡心職務權近售馬求善

價者一無所許辛卯春以疾卒青谿倪公爲之立傳

其尤宗顯親之孝有志必成強毅敢爲之勇有行

忠義許國之誠至老而弗渝至于子孫克成

其家學云

太僕寺卿韓公定墓志

周洪謨

公諱定字世安號靜菴廣平威縣人曾祖某洪武初

從征有功陞錦衣衛千戶因家京師公生質確好學

不倦正統元年以儒生選入翰林院習學衷字八年

精于業授鴻臚寺序班十四年隨駕親征景泰元年

選入內閣辦事三年以兼精楷書陞中書舍人授

仕郎贈考妣如制天順改元差雲南報計還陞

驗封司員外郎成化初入史館修 英廟實錄及

明一統志成以預有勞陞本司郎中提督四夷館

十二年陞太僕寺少卿授中憲大夫誥命十三年

獻微錄 卷之七十二 七

館續資治通鑑成以預有勞陞食正三品俸二十一

年春陞本寺卿公自幼事親孝處兄弟友愛親有疾

躬視湯藥本不解帶既卒哀毀骨立依禮殯葬天性

儉約雖祿漸豐平居飲食衣服宅第器用未嘗奢靡

至於姻族鄉里有貧不能嫁喪不能葬凡窮獨無告

者則極力周恤無所吝居官四十餘年在內閣書制

誥朝入暮出無或少怠處僚案以義待生徒以禮一

時入館習吏字者無不諳曉天順間 英宗皇帝詔

求通夷 學士李賢以公應詔入奏夷音 字

之說 上悅賜寶鈔錦綺一日造朝適曹卿反朝

臣公避難民舍適有火千戶同避達旦亂定各散  
被讐家誣執爲卿黨探成罪臨刑訴言與公同避公  
力爭火遂得釋成化乙巳九月卒得年六十有九朝  
廷遣官諭祭命工部營葬事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本

太僕寺卿吳公裕神道碑

吳寬

亞中大夫太僕寺卿吳公以疾卒于官

上聞

官諭祭命有司造葬如制公諱裕字敬見蜀之犍爲  
人曾祖大訓祖琇皆不仕考胃以鄉貢士授廣西武  
緣縣學訓導後以公恩累贈至通政司右通政世素  
氏封太恭人公幼穎悟彊學善記十歲能屬文稍長  
入縣學有名諸生中成化戊子舉廣東鄉貢明年試  
禮部不偶入太學時吏部尚書耿公爲司業每試輒  
見稱許名益起四方舉子多錄其文以獻壬辰登進  
士第甲午授南京戶部貴州司主事卽修丁武緣君  
憂服闋改戶部廣西司監督京倉通州倉糧踰年再  
差徐州皆敏而勤慎出納無滯丙午遷本部山東司  
員外郎於是耿公在吏部素知公會文選司缺員外  
郎卽以公調補明年陞稽勲司署郎中未幾遇例實  
授耿公旣去任當弘治戊申 今上御極召三原上  
公代之益加器重復調公文選司時王公負天下重  
望力欲清選法異時僥倖以進取者一切罷去公夙  
夜盡職能承其意凡擢用人才務合公議而小入多  
不悅者公亦思避怨諂求去庚戌擢右通政專管武  
官誥命事既清簡不勞而治因念母太恭人老于家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九



奏乞歸省既至侍養方幾而人故一世終  
哀復入京以制領樞守制服闋復任已未始有代僕  
寺卿之擢公居官方以安靜自守適遇廢入雲中  
寇掠邊將出師顧馬多病奏乞告急公曰坐堂  
上送闕至發數千匹不足更出庫銀數萬兩往市嘗  
是時公已嬰疾復治馬政過勞疾益作凡再上疏乞  
休致朝廷率勉留之已而疾劇竟卒辛酉四月十六  
日也年五十九公性度寬綽與人處更和易杯酒間  
對醉亂忘形素不尚奇詭之行然兩家宰皆一世名  
臣公爲其屬受知信任亦足以知其爲人矣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十一

太僕寺卿宋瑄傳

實錄

太僕寺卿宋瑄字廷用陝之隴西縣人成化十四年  
進士授吏科給事中歷陞吏科都給事中至太僕寺  
卿瑄爲人馬實在言路時嘗有建白及官太僕尤究  
心焉取可稱者弘治十二年七月卒于官賜祭葬  
如例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十一

太僕寺卿沙溪孫公緒神道碑 王崇慶

公諱緒字誠甫沙溪其別號也世爲東海人曾大父元季避地來故城季子諱五者因占籍焉遂爲故城人五生振富而尚義鄉鄰賴之舉火嘗以成荒焚券里中父老爲相率立祠焉後以公貴封吏部主事贈文選員外郎母蘇氏累封太宜人成化甲午八月二日主公于前一日寢後忽產異花奇香襲人凡七日乃已公生而警敏異常五歲未能言嘗手書一貴字文選公見之喜屢試弗爽八歲出就外傳能賦詩十七入邑庠聲稱卓然弘治戊午試中鄉試第二明年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七

登已未進士廷試二甲第一授戶曹主事辛酉公節入寇遣朝臣往禦公被簡改本兵爲參謀以行畫策售奇酌以權變總戎以下咸改容禮之是時許襄毅公爲戶侍每見公輒咨詢漢事竣調稍勲主事鈞陽馬太宰深器重之癸亥丁外艱先是文選公病亟公欲終養再具疏弗獲請乃微行歸省於私第數日還京將乞休而計音至矣既免喪復除原官未幾轉員外郎考功文選郎中時逆瑾嘗械繫某御史於市士夫莫敢申理者公過而惻然因詣瑾曲救得宥滅出浙江有褚知府者自知當免以在勢者爲之地而

懷金謁公公峻却之卒不以其事白諸人及轉大

少卿迎蘇太宜人宦邸歲暮大雪日晏而養具未備因婉辭以悅母心太宜人喜曰惟願終始不渝耳乙亥晉正卿時大司馬王德華交結錢寧勢頗張移文太僕語涉不遜公作書數之王引咎浙人胡濙者隸知印公見其少年雅秀教之讀書後舉乙酉鄉薦胡感知遇至以父事之舊例太僕供邊騾以千計歲久無用公上疏罷其役先是淮安鳳陽諸郡饑僅馬俱小弱公察其故咸與交充省費至於萬緡民賴之不破產者千餘家至過公之里有醵金設醮爲祈禱者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七

南陵丞韓思義貪殘目著公庭杖之而按以法思義席權宦張雄凡與思義素者皆爲之言雄亦托親信寇錦衣來致意皆不之答會思義以病歿雄欲以故勘誣公而丁鳳劉愷於外助之乃繫御史臺聞月幸菴彭公力主還律還職雄乃矯報號爲民今上龍飛詔復太僕卿致仕家居足不及官府朝夕侍母愉愉如也母性嚴急或怒公長跪暑月揮汗如雨遇初度愀然塊坐終日蔬食曰吾念母氏劬勞也母沒後築漢陰亭剪韭軒於陂東柳曲自署陂東居士跡入城市者歲不二三間招朋舊看雲度經賞花賦詩

按壺對奕累日夜不倦揮斥萬累若將終身當道之所論薦公生而美丰神頎身玉立鬚髯望之如畫重交游慎然諾與人語必倒衷曲至於疾邪惡佞則又毫髮莫之假借雖古之豪賢何以加焉然性慈惠雖草木雉兔魚蟲之細罔不注意欲其生喜音樂生平不飲乃勸人飲則又弗之厭也爲文響振漢魏雄視屈宋詩則冲淡含畜浸浸乎過大雅矣博及羣書天文地理老佛醫卜莫不洞究若乃國家儀文典禮則又無俟論也所著有沙溪稿四十卷無用閑談十二卷蒙求族譜大學中庸放言易經奇語陂東新論四庫徵錄

卷之七十一

十四

書小說語孟毛詩尚書雜義各若干卷藏於家遂菴公至評其作爲近代宗匠允哉嘉靖丁未十月十八日卒是夕有巨星隕於吳隅其光如炬空中有聲如雷其異如此年七十有四

太僕寺卿李林傳

郡志

李贊字惟誠蕪湖人別號子軒少穎儼儗輩與爲重並有聲舉成化庚子鄉試甲辰進士兄弟齊名人以爲美談授吏部文選主事轉考功員外郎精敏端慎爲冢宰王端毅公所知丁內艱改兵部武選員外郎進車駕郎中順天民地多併入勢家而牧馬獨計丁口民坐是困司馬馬端肅公薦理之勾稽有法盡復民業中間補截調停曲中機宜民至今賴之尋改武選擢陝西布政司左叅政遷浙江右布政使尋轉左時逆瑾專橫竊故錢都御史家憐其非辜語輒泣下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十五

所以調護之者無遺力瑾聞而銜之會吏部擬遷太僕卿瑾勒令致仕杭之老稚遮道泣留不得至留其僮以致思贊健寬簡與人處洞見肺肝爲政平易未嘗有赫赫之名去則有遺愛焉詩文清逸疎邈類其爲人草書適勁人愛重之年六十卒于家

太僕寺卿邵銳傳

實錄

太僕寺卿邵銳嘉靖十六年六月卒詔賜葬祭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謚康僖銳浙江仁和人由正德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調寧國府推官陞南京吏部主事禮部員外郎江西提學僉事福建提學副使湖廣右叅政河南按察使廣東山東左右布政使至今官引疾歸銳質任自然不爲矯飾而言動必依于禮一時稱爲端士故官不過三品而卹典特厚云

十六

太僕寺卿曾公直墓志

羅洪先

今上皇帝之初習於政事百司庶獄覽決必親詔有特寵撓法者嘗受賄違詔改配軍人縛邊將爲史趙鏜所劾復強辯逆旨下朝議衆以其嘗與大說又與戚里有連咸顧望三符曾公爲大理左少卿獨言罪當死得減爲幸何得復計其他數以語侵法司凡再下議公色益厲至拂袖起不署奏慶陽伯有甥張柱驍橫毆人母死爲東廠錦衣衛所覺既伏辜法司以賕移獄坐其子朝議謂嚴衛乃天子私人不可偏聽致輕法司公言當計是非不當有所向背上先後遣人偵知之太怒爲罷尚書都御史大理卿各一人用公議奪武臣兵柄削保傅銜及其祿三之一而竟誅柱且曰滿朝之人惟曾某孤立無黨將以爲刑部侍郎用事者不能平喉言官交章論劾公上章請去疏至八九累旨慰留猶忿忿不自已公之名自是滿朝廷而忌公者益因以衆已而摧太僕卿實以抑之居歲餘以守藏吏爲奸自劾致仕去自公去朝廷不聞以少卿廷爭忤衆者矣公起家弘治壬戌進士知鄆縣三年鄆人愛之如父母久而不稟有西漢良吏風丁卯以母憂去已已起復補保定之新城

未幾擢工部營繕司主事分司通州滿考調刑部  
西司主事擢署山東司員外郎明年甲戌轉署郎中  
忤閹銳引病去丁丑檄召補陝西司署郎中遇都御  
史彭澤獄起戊寅復在告終武宗之世不復再出  
辛巳今上卽位用薦者起爲肇慶知府且錄已卯  
勤王功增俸一級丁亥擢福建按察司副使未上擢  
大理右少卿至京轉左少卿自入仕二十六年履危  
陷險晚始遇矣然略不自知顧惜冀少進嗚呼是可  
以常情窺哉平生剛介寡合遇事直前不知畏忌勢  
軋利浼寧歟弗移當進士奉使歸日持律就叔父憲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十八

使昂講說疑義假獄辭斷議如爲諸生除縣未上鄧  
諸掾留京者百七十人率卑禮問所宜行諸掾感其  
義人投所知滿數僊公擇可信者出入袖中至鄧有  
所行罷動中幽隱豪猾驚曰公神明耶何自聞之搖  
手戒不可相犯閹瑾煽虐民多爲盜瑾舉連坐  
者踵繫於道新城去京師甚邇公上盜狀多  
爲戒瑾遣二校實之公曰上廣人稀始便爲盜何更  
實爲二校不能迫虜坊使假瑾威往來畿內郡邑吏  
數遭捷辱而括財至數百金不止公用市猾詭計新  
城獨待不擾計其

纔十金分司通州與諸閹同事

禁索錢舟人籍諸軍陶甓月課閹人畏之張銳  
東廠大閹也其私人馬宗以指揮違法當罷銳百計  
求免不聽且數言銳怒甚代奏誣公入罪不審下  
法司久乃得釋都御史彭澤將復哈審中人素以子  
多不與從征銜怨會土魯番用奸細寫亦虎仙計誣  
公公不得已再引疾去公爲大理庭爭爲難矣是時  
以郎署再抗衆怒病歸啜菽忍飢寒不知關說機利  
妻孥相向日嗟慙若不聞也在肇慶六年政尚威應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十九

總督大臣數以撫猺之策問公公言非用團戍法自  
守互市法相詰謠不可撫言數十萬多見采用膏憤  
兵衛縱賊自利至忤上下幾不自免蓋公之不屈得  
之天性之素如此致仕歸十有七年杜門絕交同里  
罕得識面非其人卽親屬不樂與接偶遇之終日相  
對喋不能曲出一語閒居聞脂韋嬖媚者當食必置  
七唾罵事關國家終日邑邑不解性喜讀書頃刻不  
能釋手自經史至星曆地理譜牒積歲覃研咸有著  
論堅持一說不可破文多頃刻立具不求煨燂寃刑  
爲工所著年集家譜凡十餘種藏于家獨地

行世公名直字叔溫號三符一號惺惺叟世居吉水  
之竹山湖祖椿父煜以公貴贈大中大夫太僕寺卿  
母周氏贈淑人公生成化丁亥八月卒嘉靖丁未十  
二月年八十有一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七十一

太僕寺卿蜀盛先生儀傳

崔桐

蜀岡先生者揚之江都人也盛姓名儀字德章  
有蜀山故號蜀岡云先生襁褓中卽能記誦少長  
志績學不憚寒暑領弘治戊午鄉薦第六人乙丑登  
進士第先生於古今書無所不讀故于天下難易事  
亦無所不能爲觀政吏曹時能抗逆瑾不爲致書家  
宰剛介之聲藉藉在人及主事禮曹數以外夷進貢  
事抑權倖王永又執奏不當加賞誘降夷人怒逆瑾  
銓曹以爲賢改監察御史劾天下不職吏若干人共  
奏民間利病若干條風稜棘棘無所忌避外補山東  
僉事遷副使歷職幾十年有巨寇劉宸輩攻城邑殺  
長吏勢甚劇先生募智將驍卒躬親矢石間多爲方  
略斬首千餘級境內以寧後二年商河盜起復建議  
官軍入城支糧緩不及事請遣官齎銀隨所至買糧  
以給賊遂撲滅迺若問賊吏誅權猾寬疑獄理侵漁  
卹夫役凡可以興革者不難以身任之東藩之政一  
時爲新服關改雲南典屯政摘發諸衛侵冒銀更  
百餘人咸帖然輸服無稱冤者遷湖廣廉使久滯之  
獄剖決如流守令雖遠在數千里悉廉其才否以公  
舉刺時湖省多盜建議置僉事一人專督江防兼理

兵備一人駐長沙諸郡嗣是水陸無虞民歸德焉

本省左布政使會朝廷遣大臣取大本索簡

省撥動先生請以買木羨餘次第顧役民困為蘇又

顯陵之役計費不貲迺焚棚內使崔文務在節省又

歲凶民飢人情洵洵通獨負已責散儲拚脩所全活

者甚眾先是先生以人覲可否屬吏忤當衡久之始

遷太僕卿時甘肅用兵詔解馬二千匹給軍先主議

每郡四更解天事獲不擾又議置別庫以儲露積無

何以不偶於俗被論得閒住既以顯陵功詔致仕先

生性至孝友學術醇正嘗議定曾子廟制應詔陳言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三十一

請崇尚周朱釐正文體為士論所建居官勵志清白

林居惟舊廬數椽足以容膝薄田數畝足以充虛愉

愉焉著書授徒訓子力農不以為窘也對客談論經

史品題今昔人物疊疊不倦語及求田問舍事笑而

不答每出城市雖闌闔鄙夫亦曰盛公來矣是吾鄉

鴻儒學士稱志行端潔者必曰蜀岡先生後生小子

稱經藝精到者必曰蜀岡先生嗟夫先生之學行才

望有此所得亦多矣程之豐祿峻爵于世道無所輕

輕者賢不肖何如哉

太僕寺卿毛公渠墓志銘

徐階

公諱渠字公澤別號石溪東萊掖人也父紀以成化

丙午山東鄉試第一人舉丁未進士累官少保兼太

子太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卒贈太保諡文簡

母官氏封一品夫人文簡生丈夫子六而公行第四

其始就傳文簡則既顯矣然其往來師友之間徒步

布衣不異寒素識者奇之嘉靖乙酉與仲兄戶部員

外郎暨同舉於鄉公名復第一明年舉進士改庶吉

士而文簡在內閣士大夫家言文獻之盛必以毛為

稱會時宰有不樂諸吉士者例補外公於是得工部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三十一

管繕主事戊子一官夫人憂卒明復除虞衡主事未

幾改禮部儀制主事 天子加恩典禮之臣賜大學

衍義欽天記頌祖德詩各一帙癸巳遷精膳員外郎

以詔恩進階奉直大夫封其配劉氏為宜人甲午遷

祠祭郎中當是時 天子方建 九廟及大內諸宮

其儀文規度多出公畫已又奉 皇太后祇謁陵園

有司以無故事相視駭愕公徐取古今諸禮參酌損

益草其儀以上詔盡從之 莊肅皇后崩或謂宜殺

其禮公獨請如制賴 天子明聖議以不奪皇史歲

夷館尋以上 兩宮尊號賜彩幣也亥改通政司右  
通政提督騰黃辛丑遷太僕寺卿參生而習爲文章  
其所歷官又皆不以錢穀刑名爲職業及在太僕諸  
所釐革乃有老吏不能逮者故人謂公通才甲展滿  
三載廢宇延清爲國子生其秋省文簡於家踰年遷  
遭文簡喪初官夫人卒公實以歸省得盡其誠情于  
送灰之事及是復然人咸嘆息以爲孝感而公則以  
哀毀致疾終喪甫閱月遂不起丁未十月朔也年五  
十一耳公爲人坦易弘博與人處委曲有情味至待  
昆弟宗族恩禮尤厚往予入翰林幸及事文簡其後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爲祭酒而公子鄉進士廷魁復來卒業因獲與公游  
長驅方面望之偉然竊以爲如公者其文章器量姑  
不論卽其狀貌固世所謂福人也乃其位與壽僅止  
此悲夫

大僕寺卿李公舜臣墓志

李開先

李氏出自蔚然顯項高陽氏生大業大業生女華文  
華生皋陶爲堯大理以官命族爲理裔孫徵以直道  
不容於紂逃難伊侯之墟食李得全遂改理爲李氏  
家於苦縣十一代李耳字伯陽者著道德經子孫蕃  
衍有居隴西者有居趙郡者余祖自隴徙長城嶺再  
徙於章丘綠原村愚谷祖自趙徙臨淄再徙於樂安  
爲村余爲文竊願效唐劉川明暢熊南沙該博王遵  
嚴委曲而簡古則愚谷愚谷但有作必走使相示甚  
至半篇亦來急不待脫稿生前旣以文交君歿欲步  
其體以慰君地下力不逮况可兼唐未能也愚谷屢  
仕途先余兩科然情符契合在同鄉及其同年無如  
余兩人者會則每夜數易燭離則每月不乏書余先  
致仕家居愚谷夜過焉時值六月天將曙始散去以  
母病不能爲數日之留約在長山張姓家各以近文  
及新得相與講訂別愚谷曾不踰月卽聞致仕邸報  
出於權貴所排擠與罷余者同一人也余疏嗟然肆  
辯猶幸得與愚谷同致仕鄒東郭辯不數語乃竟帶  
閑住矣家事終不果會而愚谷於嘉靖己未正月八  
日長逝矣生弘治己未九月甲子纔一周耳文士未



大試壽筭不爲高此余所痛惜而致疑於天人之  
者也高祖諱仁美曾祖諱瑾祖文德字大器院  
刀筆仕爲饒州府司獄有德惠天寶中無成歿者  
事具馬谿田崔後宋志表司獄配曹蔡孟三氏生  
愚谷者蔡氏也愚谷名舜臣字懋欽一字夢虞號愚  
谷生而清穎警悟日記千百言不忘正德己巳從學  
於青州李輔讀大學論語庚午還邑從蔣忠讀中庸  
孟子辛未避寇復之青改從石天奎讀詩國風小雅  
壬申復還邑邑西存有倪寬墓寬故邑人從歐陽生  
授尚書復以授子孫世所謂歐陽氏學故邑生治書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三

人十有七八也初司獄君議所讀經爲三帖入覆皿  
中焚香默禱於庭易詩書三惟手所值則從探之得  
書帖遂仍其故習更師陳嘉甫讀書云是年補邑庠  
附學生督學大興許公首稱之癸酉妣蔡卒甲戌隨  
父居通州再師濟南蕭太守蕭三河人持喪居彼其  
母太夫人則樂安人也因得識而師之明年己卯舉  
鄉試庚辰會試不第辛巳父赴饒州丁內艱乃往迎  
父於饒壬午入太學一日衆友會文見所作雄奇無  
比友咸以大魁元期之癸未會試蔣敬所石熊峰爲  
主考分考則永嘉葉成規得愚谷卷驚嘆以爲詞雄

氣厚學博才高不露鋒鏑超出筆墨畦徑之外

拘北卷作會元自當服天下人矣遂上之二公二公  
持示呂涇野王改齋王極稱賞呂以王言爲是令中  
書聲音洪亮者誦二卷其一乃姚明山衆遂定愚谷  
第一試錄刻其策論不寬易一字是榜號稱得人而  
魁元尤多名士未會試前一年邑南大路中忽湧一  
泉未揭曉前一日汴梁蘇太華見愚谷貌變奇之大  
功名將臨豈無先兆哉廷試二甲第一原擬上甲以  
策冒訛字移下是秋除授戶部湖廣司主事部倉銀  
庫舊爲一役事最繁劇必擇老成練達者典閱章疏  
謂之本科九峰孫公時爲大司徒令莆田林汝環出  
此役一屬愚谷曰是未可令遠去也每會必問讀何  
書交何人詩文有未妥字意必面更之冬調吏部稽  
勲司主事大冢宰則白巖喬公也嚴重有威獨獎進  
人士如不及其調吏部雖喬公知之實孫公薦之也  
二公俱先任吏部郎清修簡出暇日惟書史是務所  
以後各爲名臣云甲申夏大禮成推恩父封吏部稽  
勲司主事母贈安人未久調文選丙戌正月父客感  
愚谷扶輿歸葬未村文名方殷以大魁元而當要路  
弔者賻且送者人事極盛見者不欲其盛惟以其中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三

節爲難也戊子秋起復補稽勳司已而陞驗封署員外郎已丑秋調考功庚寅冬養病得請權貴相忌托病而逃之耳癸巳赴部補戶部湖廣司員外郎陞浙江司郎中盡心國計不以失清要而有愠色其與後所排擠者蓋兩權貴也今之士惟文不蹈襲守不屈撓者斯可貴也愚谷每憤文體如妝粉骷髏宦態如牽絲傀儡則其所作與其所自持可謂也已當事者永望權貴風旨將處以遠惡地王遵嚴在選力爭之陞江西提學僉事此甲午年事也愚谷以學職遇人才所係江右爲文獻之邦考閱無時振作不倦去獻徵錄 卷之十一 主本

留精審條敘詳明士風不變往惟留心好題無忌諱者詩廢風雅之變易廢凶咎之爰書廢金縢顧命之策禮廢雜記喪服喪大記三年問等篇春秋廢雨雹日食地震山陲之災弑殺崩震卒葬之書愚谷一切命題諸生始覩全經矣逮年如邵文莊蔡虛齋李崆峒近如汪青湖蘇舜澤蔡可泉與愚谷是皆提學江西之出色者也尋轉南京國子監司業與倫白山鄒東郭二祭酒同心一德迪教育才監丞有繩愆冊博士有登善簿助教學正錄授書有時典簿掌饌錢有考堂友長必推擇有行操例以公舉事以實監見

嚴而可稱賢士之關矣無何乃轉尚質司卿尚書南京爲散秩禁城四門留守指揮以銅符領把總已下若干人人一木符都督府持令牌入五城兵馬亦各持令牌入每三日一易卿但視其交承符牌無缺而已辰巳二刻即可完事餘日得閉門讀書愚谷未及不惑之年棄世所尚詩文而讀漢人經注初則苦其精嚴難入已而知其指歸在爾雅爾雅本六書六書如五味使相爲用邊旁一也篆當然者隸楷亦當然可使經文亂俗筆哉易詩書儀禮戴記左氏春秋今日讀之每六日一易舛則質以篆隸與增廣韻旁及唐陸德明音義工未半而陞應天府丞戴龍山爲僚長以留都乃根本重地士夫淵藪財賦所出政治所難凡不急事務無名徵費一切停罷又均賦愛民平物砥價彼都人士無弗稱善者自甲午爲提學至此在外在南凡八年始召還爲北太僕卿識與不識咸稱慶以爲由此可大行其志矣因廟災自陳未履任而解職閑居幾二十年撫按累薦未起尚有待也豈意其一疾竟不起哉鄉居則在未村居則在息菴及息廬所著有戶部集將臺集夢虞詩集而五經字義則成於閑居日詩似枯削而有古意文極精細而

行日法晚年尤刻苦片紙數字亦不苟余嘗以書戲  
之曰君作原去皮存肉去肉存筋今則筋肉俱盡而  
獨存其骨矣畢竟如畫易卦而後已乎時有所寄或  
值文客在座讀之難下余則朗誦如已作耳愚谷蒞  
官行法居鄉處人言語揖讓俱詳慎謹密至於聞有  
司貪殘大臣進用或及匪人則義形辭色不少假借  
出而事業雖未盡然已可稱說處而崇祀立祠恤貧  
教族自奉簡約其美不能悉書至於削跡公門忘情  
仕路士大夫之賢者夫人能之在愚谷不足爲奇節  
也愚谷體厚且豐面白而鬚善飲酒得痰疾口澀于  
言足艱於步然終身不厭以至大故悲哉

歐陽修

卷之七十二

三

太僕寺卿繼山王公鑑神道碑 王弘誨

公諱鑑字汝明別號繼山其先出宋文正公入國朝  
六世祖宏以人才爲浙江行省鹽運司判官始遷錫  
之三登里家焉至樂莘先生澤始以子貴封南京兵  
部車駕司郎中樂莘二子長戶部員外郎召次廣東  
按察司僉事問號仲山公父也配李宜人實生公  
早卒繼娶袁宜人公生而純齊有至性喜讀書不務  
他好仲山先生甚器之年二十補博士弟子三試領  
已酉鄉薦與計偕再以病沮下第益奮發攻書至丙  
夜不休已未中禮部試會丁外艱馳歸山中弟子多  
從之者又六年爲嘉靖乙丑始就廷對賜二甲進士  
出身公于大當得部署而是時柄銓者方徵州刺史  
多墨敗欲重其選於是武定州缺遂以公往始至下  
教勅曹掾曰若所不飾以寅緣爲姦利者有法在刺  
史所不自飾借脂膏自潤者神鑒如之諸曹掾唯唯  
莫敢犯法亡何郡伍伯以他事揭府帖惆悵諸掾吏  
氣張甚公廷詰之伍伯偃蹇出不遜語公怒叱曰若  
豈以守故嚇我邪吾視素州篆如敝屣耳遂收之以  
狀白守守心不能平然卒無以中公公亦竟持不爲  
屈益自勵節廉諸凡供帳鋪設贊會金錢之屬一切

罷去至於徵輸之羨肺石之錢盡以需官庾不

囊州故當南北孔道商車之奔歲可數千緡所報入不過十三四而州額取其自封公乃悉出羨金予貧民無業者令具牛種墾田自食膏欲製一縞衣取市人束帛與之直浮錢千曹弗敢受公笑曰損上益下是吾心也麾之去其自拜類如此先是州賦不時入上官動加呵責每勾較縹胥恐則跳他郡自匿公爲定著程期科品賦稍稍而省富審戶則衆多務爲欺隱公先盡已廉得其腴產主名以次甲乙之毋敢下上者州大姓某嘗故饒而族人子鼎貴前後監州

蘇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主

者以其怙勢也當下則受役與閭左之最瘠者伍公曰奈何以貴人故執法援筆著最上則其人伏謝而去已又以諸賦多名色頭緒綜雜苦于徵解乃設爲條編法每歲計受徵者幾何緩若急者各幾何類爲籍上之按籍以徵咸有次第民間舊當種馬歲芻牧無寧日遇當解多不中格則及于旁郡厚直買馬以應衆甚苦之公議停解馬第齎直以往故事解馬入京州長吏走箱籠通長安貴人訊訊必有朱提以先尺一所須悉其斂於長賦者公慨然曰刺史即不治事安所事長安貴人屏不須用民甚便焉公子治不

取一切苛辦而當官行法無所依違一意與民除

至於豪大家獨無所縱舍時有高三畏胡雲鵬等相與爲大奸狀甚著衆咸指目莫敢觸公以計捕得械治之有李讓者用詿誤故陷重辟累年不能決公一訊立出焉視事三年境內大治積先後得旌薦且十數遂以廉能異等擢爲戶部員外郎而是時虞坡楊公爲太宰素聞公名欲引以爲重遂改吏部驗封歷考功尋復改文選公於事務以精覈行之亡下欺亡旁撓會驗封僭動郎中缺首次當及公公讓乃請楷勳司郎中當公之轉吏部也時以部委便道省覲報適至而仲山公亦七十餘老矣意頗不決仲山公遂之曰吾世受國恩未能報報且在子若不以時思所自豎乃作兒女子態耶公不得已遂行至是益念仲山公不置每自嘆曰爲人子終不以官易親謝病歸公既退而名益重再召再不赴及仲山公歿服除江陵相兼政人或謂公且起公笑不應數年而江陵相敗中外益推轂公會上俞部臣請以原官召之公乃出於是公去吏部十年餘矣主爵者以公資深不宜服下僚遂推尚寶司卿尚寶于秩號清貴然事簡無其規畫公乃上疏言大小臣僚所懇牙牌多遺失

蘇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主

請出入給繳悉籍記之又封誥所用璽不宜非時  
請以歲三九月一施用奏可著爲令尋詔公持節充  
正使冊封益藩王所餽遺金帛甚厚公悉謝不受曰  
使事有職不敢以私拜君王賜也公自釋褐爲州守  
郎吏及卿尚寶凡二十餘年官不過五品無愠色及  
使還以病不任職上疏請免不許乞南職乃轉南京  
鴻臚寺卿鴻臚故冷局南中尤甚所居解宇墮落人  
多薄之公怡然曰是吏而隱者也久之復以年七十  
上疏乞骸骨言甚切至於是上從吏部議特進公  
官一級以太僕寺卿予致仕命不束裝就道時諭榮  
獻徵錄 卷之七十 三十四  
之公既賦歸處一室焚香端坐間與一二騷人墨客  
賡吟嘯咏有蕭然物外之意居歲餘而病作亡何遂  
劇所親往視之舉手相勞言笑如平日初李宜人妊  
公難產仲山公甚憂之倦而假寐忽夢邵文莊公載  
一僧俱入舍既寤遂生公至是疾篤且瞑忽張目曰  
邵公召我遂卒人以爲夢生之驗云公爲人古貌坦  
中不設城府與人交恂恂如也其內行尤淳固少喪  
母踰踊哭泣如成人侍仲山公居子舍躬省視席蓐  
燥濕所嗜好卽艱得必多方致之爲築以鳳堂葺綠  
蘿菴奉居其間以順適其意居平念李宜人雖久未

嘗不泫然泣下也事表宜人其篤至雖老未嘗不和  
顏色以進也所配宜人早喪遂終身不要屏居外寢  
者餘四十年故爲廉吏又不喜談外事乃其急人也  
甚于已諸内外戚及故人子爭詣公公殺其饗者而  
直其枉抑無控者咸得意去蓋其友愛豈弟出于天  
性如此春秋七十有一所著有五經摘要楚越記實  
畧集藏於家

卷之七十

三十五

太僕寺少卿金公弼墓表

李賢

公諱弼字輔伯姓金氏世爲江西新淦鉅族曾祖仲卿祖守正臨江儒學訓導學者稱雪崖先生俱贈資善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伯父幼孜永樂中文淵閣大學士歷洪熙宣德又以已所歷官推恩三世卒贈榮祿大夫少保諡文靖父幼孝贈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母劉氏贈恭人公自幼警敏不凡先生長者咸異之年十六喪父知自力學與兄故兵科給事中昭伯並擅時名以禮經魁鄉薦登宣德癸丑進士第正統改元擢中書舍人秩滿以終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三

最陞太僕寺丞天順改元進少卿累階中憲大夫初公爲中書舍人尚寶司少卿袁忠徹獨傲公公具言其過遂置于理竟坐罷去兵部建議擇太學生善書者書武臣語已得請矣復有以歲月久近論之者公上疏以爲若是則不善書者亦得濫預詔是其言爲太僕丞時北虜爲患公建言選將練兵數事多采行之爲少卿慨然以馬政修舉爲已任屢奉命督理虧耗者自衛使郡守而下悉聽決無不良法感德有願聖川者水草甘肥永樂中嘗牧馬蕃息天順初屬公往視定築二城用養天閑之馬增二驛於中道以

便往來凡百利害悉條陳以聞詔嘉納之公每歲往理馬政不憚勞勩壬午冬忽得寒疾猶強視事癸未春疾甚還京遂不起實三月十五日也距生永樂癸未閏十一月七日享年六十有一公孝友之行出於天性痛父早世每遇時祭哀戚不已嘗迎母於京邸就養務得懽心拓地築室以居宗族弟姪作詩規戒子孫無不備至京師時買棺助人不能葬者凡十數恤貧濟難恒恐不及可謂君子人矣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三

太僕寺少卿陳端傳

實錄

陳端交趾人父文俊永樂初率衆來歸英國公張輔承制授廣東韶州判官後入朝留居京改太僕寺主簿卒端以父功乞恩襲其官累陞至少卿加正三品服祿三年四月卒端爲人氣貌端重與人交有禮雖出自遐外然居官無顯過亦可稱云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三

太僕寺少卿張九功傳

實錄

太僕寺少卿張九功字敘之河南陝州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陞禮科右給事中戶科都給事中轉吏科弘治五年陞太僕寺少卿丁父憂服闋復除太僕寺至十年六月卒賜祭大坊性簡直寡合居言職能先其所重弘治初上疏請正祀典下禮官詳考其他吏自多見采納未竟其施而卒人多惜之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三

太僕寺少卿紀君溫墓志銘

李東

紀氏本鳳陽蒙城人國初以從戎籍綏德衛君諱溫宗直其字生而魁岸有風骨老長奇之曰當以文顯世其童補弟子員成化乙酉舉陝西鄉貢卒國子業翰林衛在綏德西地逼邊境人鮮知學問余爾敏公爲巡撫都御史奏設衛學官不時置禮聘爲師君規格嚴整經指授者多底成立而君屢誥禮部親寢老乃以主貢就銓試授吏部司務尹恭簡公爲尚書特見器許弘治戊申以外艱去辛亥改都察院繕紳士無間識不識皆知有紀司務名癸丑擢戶部雲南司員外郎甲寅以內艱去丁巳改兵部武庫司遷車駕司郎中馬恭肅公爲尚書考上上始被誥命贈厥考如其官母張氏爲宜人壬戌上疏請老特陞太僕寺少卿致仕至是蓋有意居京師未卽行數月而卒君敦重寡言笑而綜理周密事無巨細咸中條節族黨貧乏嫁娶喪葬有所需者應之恐後嘗謂榆林風土差厚徙居之見其西郭平衍可種藝而去水遠相地形勢傭工力維丁夫鑿山通道引紅石硤水而歲溉田若干頃人至今德之居官謹畏不避勞勩車駕行邊馬告急尤竭心力其憂悴成疾亦以此云

太僕寺少卿都公穆墓志銘

胡纘宗

吳有大雅君子博物洽聞砥節礪行淵微玉潔蔚爲醇儒蓋都公其人也公諱穆字玄敬仕爲禮部主客司郎中年五十有四卽上書乞骸骨歸許之加太僕寺少卿致仕維時京師大夫士見公之歸無留資於囊無田廬園墅下鄉蕭然戒行視棄官如唾無毫髮顧藉心爭挽之不得莫不交嘆以爲公眞賢遠於人歸而攻苦食淡寢卧圖籍相與婆娑嬉遊屏車斥駟掃迹公府以著書爲業或放逐山水冥搜遐寄若是者十餘年嘉靖壬午以撫臣薦進階中憲大夫又三歲徵拜太僕寺少卿以內艱去丁巳改兵部武庫司遷車駕司郎中馬恭肅公爲尚書考上上始被誥命贈厥考如其官母張氏爲宜人壬戌上疏請老特陞太僕寺少卿致仕至是蓋有意居京師未卽行數月而卒君敦重寡言笑而綜理周密事無巨細咸中條節族黨貧乏嫁娶喪葬有所需者應之恐後嘗謂榆林風土差厚徙居之見其西郭平衍可種藝而去水遠相地形勢傭工力維丁夫鑿山通道引紅石硤水而歲溉田若干頃人至今德之居官謹畏不避勞勩車駕行邊馬告急尤竭心力其憂悴成疾亦以此云



以是秋乙卯領應天鄉薦已未第進士甲子拜工部  
都水司主事階承德郎未幾丁父憂服除復官工部  
分理器血廠厥事故旁午多靡費公則鳩匠會計小  
大贏縮惟其舊有不便輒弛去匹馬入解自齋米蔬  
廠人掘地得金貯之庫更有私請者公斥之曰若曹  
何足為我已而巡視京城浚渠繕壘事咸集丙寅改  
南京兵部武庫司廉幹如工部日辛未復官工部陞  
虞衡司署員外郎壬申乃進禮部職主客諸吏入貢  
使者充館公承遠有道國體以尊慶湯王妃應冊封  
公則崇信伯費公某往使之贐以腆幣拒弗受便道  
歸終南巔尋過首陽登華嵩兩山抵少林濯溫泉轉  
入王屋以及三山砥柱龍門伊闕囊括其勝洩之歌  
詩徜徉而返公性友愛養孀妹撫孤甥恤幼弟皇皇  
如不及文祖韓歐詩宗陶孟尤長於纂述故郡人稱  
爲南濠先生其行於世者曰南濠文按南濠詩話玉  
壺米聽雨紀談載於家者曰南濠詩略文略實話史  
外類鈔周易考異金雄琳琅云維公束髮好修奮思  
古人完德遂學星列海內受知兩朝贈賚有赫風流  
儀矩典懷後賢雖老于食貧不可謂不遇也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四十一

太僕寺少卿史公際墓志銘

李春芳

溧陽之有史氏其來遠矣蓋自漢溧陽侯崇以溧陽  
爲食邑始大江以南稱舊族者莫先焉玉陽公爲侯  
四十六世孫名際字恭甫初號燕峰晚更號玉陽人  
遂稱玉陽公云父知山公舉弘治丙辰進士任南京  
刑科給事中初配宜興李氏張氏俱蚤卒繼金壇王  
孺人生公甫四齡又卒繼魏國莊靖徐公女撫育公  
如已出公生而穎敏過人沈潛嗜學博綜羣籍恨究  
理要爲文典雅平實不事詞華嘗從陽明甘泉二先  
生游尤多心得卒業南雍大司成魯公鐸雅重之每  
試必首六館士嘉靖乙酉舉應天鄉試壬辰登進士  
授膳部主事改吏部選司又以才望改春坊清紀郎  
兼翰林院侍書當是時 肅皇帝春秋鼎盛勵精圖  
治雅尚文學之士青宮貴近得改用者縉紳莫不歆  
豔而公乃以母思歸疏乞隨侍或曰宦途身夫則謗  
興奈何行乎公曰吾知親意當順耳烏知其他公行  
而忌者果喉言官詆訛落職人咸爲公不平而公則  
曰士君子所貴無疚於心耳簪紱何爲乃日事大母  
王母徐備極孝養然感激主恩不以身退易念乃選  
勝建宇恭祝萬壽 肅皇帝聞而嘉之賜額玉海仙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四十一

院云念族屬蕃衍或有失所者題做范志三公

之制置田五百畝助婚喪之乏其甚者復量爲補給子弟俊秀者訓之家塾自是史氏多彬彬稱文學者焉又建書院於留都以處四方遊學之士邑庠圯敝則捐金新之又捐負郭腴田以資勤學者事聞當道令生祠學舍以報公歲飢公計口賑粟前後無慮數萬石且召墾沙漲田寓周禮多工救荒意也嘗倣交質法積穀數萬石以通鄉人有無一夕燼於火公卽償其直撫按官舉社倉以備賑公捐金成之松江苦海患與濬治之役公輸穀以助嘉靖甲寅乙卯間倭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四

寇竊發焚劫慘烈官兵莫能禦公募敢死士數千人却之且出粟助餉撫按交上其事肅皇帝愈嘉其忠義進尚寶司少卿加四品服丙辰官兵集平湖勦賊勿克公率家衆搗其壘以功陞太僕寺少卿致仕蔭子繼書錦衣衛指揮僉事大抵公天性忠義雅負匡濟之志而未展布于朝乃稍稍施之鄉國自族黨閭里靡不沾惠海內寒士卽未嘗一面識者造而請求亦無不滿望去公之譽聞茲籍籍朝野矣晚年閉關靜靜頗究心攝生之學以隆慶辛未三月四日卒距生弘治乙卯八月二日得年七十有七

太僕寺少卿劉公不息墓碑

于慎行

吾郡以隆慶戊辰舉進士者六人而滋陽劉公暉陽賈公與予仕長安最久尤相善也後十餘年予請告里居劉公從長安謝罷歸過穀城山間予追之道左揖與語別去又後三年予校士南都返過郡城哭公于第矣二十年中浮沈聚散曾不一瞬悲夫公諱不息字體道充州滋陽人也父贈給事中麟以諸生早世母王太孺人未三十寡居公年五歲二弟愈少家更中落有田三百索之力役不自食也太孺人夜績晝織廢一於釜爨廢一於幣修公年十七補諸生文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四

詞問雅試輒居右而數詘於闈至隆慶丁卯乃以春秋舉省試明年遂成進士予與賈公嘗謂公曰君楚楚濟南道上石城磷乎公聽然曰但不磷長安道上石耳蓋賈公與予數請南宮而公一試輒第故云已予與賈公皆選爲吉士而公令寶坻寶坻者京兆劇邑民力疲極而稅多連太宰蒲坂楊公以爲公才可任也至則相賦役緩急爲催科法民無負責有豪杆罔吏不敢問輒取而法之羣奸屏迹寶坻大治部使更與諸朝已以武清困敝請調公往寶坻吏民千餘人詣闕求留當事不能奪也具其狀上詔以令還寶

抵辛未朝正月少師新鄭高公懋請以故  
今尤異者以風四方得公等十餘人召賜白金文綬  
宴之南宮時曠典初舉郡國上計吏雲集闕下相與  
指顧羨之今僅二年餘即召拜戶科給事中後以卓  
異褒者皆不及也明年壬申奉璽綬封周藩報命稍  
遷禮科左右會 今上卽位蒲坂楊公復掌天官以  
公爲吏科都給事中屬連歲大計內外吏公皆以職  
事居間所條上便宜及糾舉官邪皆關大體鉤校名  
實不避與貴甲戌入闈分校與太倉王公同經號多  
得士始嘉靖中有詔官曾子喬孫質粹爲博士傳子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四七  
至孫承業貧且盲宗人有豪黠者上書爭襲已嗣官  
矣承業父子號而行乞力不能自白公爲奏狀奪而  
還諸承業人心快之方公爲都諫賈公亦都戶科公  
擢太僕少卿賈公爲太常少卿兩公姻婭也而戊辰  
官金紫近列始于兩公吾郡因稱盛矣後二年丁丑  
公以內艱歸服除詣闕有人附離政府能爲仕媒使  
客風公公曰仕止有命卽勉事之不過得吾故物而  
罄折以承時貴乃失故吾因上書稱目病不能待次  
請賜告歸遂不復出江陵卽世其人伏法臺諫上疏  
言公受抑狀下主爵議且夕且有詔召而公以不起

聞矣夫成生乃不可必何論仕止公之言有命信  
公爲人端凝沈毅儀觀甚修事無難易精核持重不  
肯輕發接人益然和粹一見如故而中有矜域未嘗  
妄交其在諫垣所指陳嘗否咸中肯綮而不欲顯有  
所出蓋老成有度之士也生嘉靖丙戌十月十八日  
卒萬曆乙酉三月四日年六十歲子生曰瑕丘蓋魯  
故封云自漢儒江公以春秋顯子孫皆有儒術近代  
遂無著者劉公才猷器識雖未盡其用然所論議錯  
施暴於天下稱其經學矣豈公之後將覆如江公邪  
方權貴隆盛士惟不得其門而龍蛇鶴舉以翔寥廓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四七  
數哉公於出處之際也與世之銳於進者異已

太僕寺少卿馮公應鳳墓志

朱廣

余讀史至鄧伯道祭弟孫事而深有感于馮公也以伯道行誼卒無嗣而子止弟子爲世所哀馮公潔廉忠慎自縣令爲御史一按滇南再按江右俱單車往急奉公而後身圖亦竟無子而子止弟子天之報施善人何如也然觀伯道歌思於吳人弟孫揚芬於范疏至今炳炳史策豈以子哉于馮公亦云故爲之志志曰公姓馮氏諱應鳳別號鳴陽其先世居江夏建炎中刑部尚書世忠扈駕南遷嗜越山水佳居城隅長子吏部公從暨陽花徑代有聞人勝國時裔孫二

蘇德錄

卷之七十一

四九

瓊復遷鑑湖東墅凡數傳及澹齋處士增增三子長曰樟生五子封公左亭居其次封公二子長卽公封公故豪舉者警敏習世故愛公異甚曰此兒類我遂破產教之弱齡出試有司輒冠其偶儻于序文日益有名而家日以窘於是外資脰脯以佐養而內念矜奮于學癸酉舉于浙爲第八人庚辰成進士令永豐永豐襟江繞湖田時出水下其民陰而健吏多舞文爲奸公至與諸掾約若罪有弗急自懷者吾法在吏胥惴惴莫敢詭訕因進父老于庭問水所患苦狀爲躬督版重築長堤以捍其流皆成沃壤至今稱馮公

少傳書信眼卽前覺宮課士子業示之三

賢書者路路盛矣先是夢神語云馬生二角利和如錯今乃磨爲公姓也蓋公關一邑文運云爲令凡五載酌平不苛造福祛疾若嗜慈民安利之尸而祝焉召拜廣東道監察御史尋丁左亭公憂服闋補陝西道御史時總鎮沐國猗視藩臬其僕奸民田民洶洶且羣不逞以爲虞憂適以公行部公素有威望攬轡業已氣奪至卽諭舊制徐檄治其奴責之歸田而薄令贖罪巨鎮帖服輿情建之兵備副使李公材以冒功蒙罪上命逮治之擬重辟繫獄者六年臺省交

蘇德錄

卷之七十一

四九

章救解未得會公按雲南廉得其狀抗疏言李某智士當緬賊內訌蠻莫逃西又叛而翼其勁李某謂此可計間難用直檄乃宣布威德密令把總寇崇德等索金携其交叛酋果悔禍而反攻緬諜至今把總杜杖等間道會擊於是有所退浪之捷師還論賞諸將武人多飾語遂爲勛功者劾奏寔不當坐以罪於是竟釋人謂馮公一言回天然公不以微德于李李亦出而不謁以祁奚重公矣泊按江右適無歲公力爲百姓請命兩兒得改折價不騰湧而民賴全活其職諸郡獄詞必務平反一字不妄下宿吏皆咋舌謝不及

至今刊布爲爰書式稅關肆虐有司又激揚之公  
束以制惟務鎮靜不與競惡氛稍息蓋公過事盤錯  
委曲善濟類若此事竣巡視京營疏請專司舉劾稽  
將領汰老弱卽卿寺莫敢撓其議者營務爲之一新  
故事大計羣吏則河南道董其事時員缺以公協理  
公精心咨訪所廉察時出人意表辛丑理長蘆陞務  
時同郡何公繼高爲運使悉是其規畫而心服其清  
民竈相計已久勢且訐爲清其田之人於民者使貧  
竈復常產甦困商令無滯壅巨璫某分理鹽課耽耽  
若虎見公輒斂手相戒以故商竈蒙利而安僉曰天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年  
道有知宜令馮公有子因範金爲嬰兒焚香虔祝聞  
嘗代去無不泣下者時公已神瘁注意舉効力疾草  
疏從事勸之曰監司自有成語何自苦重構爲曰吾  
爲朝廷綜名寔惜身瘁耶以累勞遷太僕寺少卿欲  
具疏乞歸而疾已彌留矣公賦性宏達慷慨敢任而  
尤篤於人倫左亭公意所欲惟力是視以永豐考最  
封如其官左亭公曰今日養孰與庭脯多公猶譔然  
迨歿哀毀過禮贈崇卹恤以姊孤之靡室家者掩骼  
藹之在道上者曰此先志也少與葉君實友善而中  
天相其弟舉於鄉又天家無遺胤胤允葵也公令與

弟未亡人相依矢節予之田以供祭養學官壞有司  
苦費不足公曰此吾所自顯者捐貲葺之加麗焉其  
喜施尚義又如此凡四奉簡命其所推獎皆名吏謝  
者以竿牘至曰此國是也吾不任受德悉屏絕之遇  
親戚歡然道舊亦時殷急人然終不肯紕理法以  
曲徇也公歿千萬曆甲辰詎其生癸卯爲春秋者六  
十有二歿之丁爲十月十一與生朝同殆數也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年

公諱鯨字子長姓于氏系本故京海于公後自六公始徙歷城是爲占籍第一祖又六世而爲尉太僕公芳實生公母爲贈太恭人顧公其仲也公生而龐厚奇佻淳泓廓落越在兒樸時已有成人風四歲授章句朗辨如響九歲能文卽精意左氏相研以下書靡不洽貫甫當舞勺冠諸童子督學河中裴氏大奇之曰此生風韻秀邁古蒲水項橐何人哉手携入壺中呼沐與沐已飯之乃去而是時開府太倉王公在郡聞而召邸間試而三覆之曰阿懋尚不及伊謂次君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五十五

敬美云遂緣是得雋異聲而于鱗先生會予告則亦察公不凡狀命駒千里爲文章交邑左史殿卿者簡貴甚自負其家靖劭人倫鑒數覓快壻難焉一日乃從衢路望見公戟手而驚曰此誰氏子真吾倩矣封太僕公猶謝不敢懼均茵馮而公挺身曰公昉今處濟南壻鄉安在殿卿咤謂人間許長史何自比于成固升天事雖然磊砢有之此子真吾倩矣里中交賀兩家羊酒遂成婚姻殿卿乃之正甫先生言速流我酒我以名士餉公正甫曰是出何等殿卿曰吾倩也我不失一郗太傅公不失一馬南郡正甫自是引公

大義久次稱上足而殿卿時過問焉曰吾倩云何正甫正容對其在吾徒則盧子幹之流兩人命酒交相勞也甲子公列鄉試前名戊辰成進士其成進士則正甫先生適以詹長典文衡公實出門下亦奇邁云試政刑部未幾奉內諱歸姑疏隱割不關塵囂及去輒悅除爲刑部湖廣司主事主事於職通閱諸郡國獄俟其長尚書主裁而公有所可否尚書不能易一字尚書間有所難公條牒上竟不能一字易也以故名籍籍輦轂下而值有詔用曹卽備臺臣乏公首以監察御史拜河南道馬頃之出按真定真定于三輔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五十五

比右扶風地頗稱饒樂公從濟上駕馬指天而誓之曰此西走邯鄲道也使者不絰一絲往乃絰一絲還人將唾吾背矣至則與吏民要要在黔貪通而惠元元車轍所向墨夫佗羽公子之屬無不竄出境外農人相與歌于野曰安所得冬之日及吾儕孰謂御史徒霜厲乎其所平反多引經以斷邢州富人置同姓姬前使深文論適矣公一覽而笑曰於禮有之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此尚不足司空城旦春而當適爲步破械而釋之自餘冤死刑往往原情求活以及歲所論報伏質囚視他方獨減用是失大相心至鐫俸

及瓜而返一饋如京師御史大夫其子為海軍  
可回道久之後順天定額重所謂京兆  
甥地咸曉微侯輕使相通而又宦官慮兒寄請為奸  
利而公箕踞視之殊不為意若輩共相告誡勿犯于  
公三尺草韜以寧行縣漁陽為少保戚大將軍所部  
略將軍居營怯寵類視持斧諸少年而公按覆軍政  
獨嚴將軍至屏戲車戲物伏謁若家人禮公辟倪  
之曰勞苦將軍將軍且休矣都下一時傳語謂濟上  
于公能屈大將軍還朝則以資久掌河南道庚辰  
用望監試會試未幾推掌京畿道京畿于制岳岳風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五四

所自隨累百舫船絕乎津鉤嘯歌獨賞盧胡印空真  
覺伯倫非遠文舉之座賓客滿前勝流工執方內方  
外壹是平等遇之彈絃踞戲馬踴高之伎雜進無  
間真有芥視六合之度悠悠者不足與道也其最善  
為宗長叅政于冲子冲居里時公與為要率以月朔  
歷年封豕合族上先人隴子冲比客成則為大慟欲  
絕行喪立後如將不及其事發嫂一無所恤遇季鮫  
友愛備至推與美田宅商氏姑二女藐然孤矣則為  
賓館而居之長乃擇對嫁焉封太僕公每向人我仲  
當我心不第以封爵貴嗟嗟屬念深矣公不欲以詞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五五

賦名乃若所構撰無不出于鱗法者于文自左氏外  
尤喜龍門太史命字子長雖以表諱則亦惟慕說故  
其故爰書在刑部三輔者競持為法比謝事且十年  
晚得未疾食飲恒須人然而神明未虧一罹封太僕  
公變日以委頓不逾期卒可謂成孝矣先是 今上  
元年受勅父母妻如章閭門榮之公生於嘉靖庚子  
十月十六日歿于萬曆戊戌九月廿六日得壽五十  
有九

太僕寺丞張君通業墓志銘

王世貞

蓋予十七而以諸生識有功濟上甫加予一歲也而承尚寶矣則又以比部郎從有功飲燕中甚懽而人何有功謫去又十年而予罷青州節有功時稍丞太僕僕行訪余城西邸相咨嗟嗚詫久之而報有功逆矣悲夫有功姓張氏名遜業別號甌江其先自閩赤岬徙居永嘉五傳而至文忠公孚敬累官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以言禮當肅皇帝薨所建白施設至于今傳誦之天子爲更賜名若字公娶蔡夫人繼娶潘夫人有子遜志官中書舍人而天置貳陳生君是時文忠公甫爲學士也而上聞之喜爲齋羊酒賀君生四歲蔡夫人歿卽知啼哭八歲以恩入太學上舍日誦書數百言公何文忠公滿二考改太學生爲中書舍人尋侍公疾歸永嘉文忠公卒而公甫十五有奉當路指齠齔君家門者君弗爲顧日治喪禮天子方幸承天聞文忠公計而悼之賜太師予諡所以優卹祭葬加備君奉文忠公命入朝謝因上所賜文忠公遺書數百通白金印記若而枚天子歸自楚進中書舍人尚寶丞俾歸候除服娶于吳乃倭任滿三載封土母陳爲太安

人持節冊封荆王王始少而後肝之享饋加禮公悉謝弗受君固饒才其於詩歌擅宏麗又能縱筆爲行

草一時聲稱籍甚而雅好客客稍以詩酒聞卽致之爲長夜飲相嚴子世蕃亦好飲內莊忌君而外浮慕之君亦陽交驩而酒酣不能無語失又君所善錦衣衛經歷沈鍊者上書攻相嚴得罪下獄君素憊不廢百方爲其帥居間而事稍解當流置上谷君齋內舍爲脫裝世蕃益恚恨日曰飲我也而衣食讐而前是虜入薄城下君慷慨談兵事給事中有薦君者以是得純樸忌而爭構君會考滿當還爲卿乃用大察銷秩兩淮都轉運判官將發上忽下劄相嚴曰故張少師子今何官其人安在相嚴不敢對而內愧君因謂其客爲我少留張君吾力能復之瑣聞君笑不顧曰彼豈以我難遷客哉遂發轉運推鹽利至夥先任者不能無乾沒而君自矢爲操益堅雖卒坐法不能償且歿君至傾橐而代之償所全活以十數嘗部輸而道遇劫問知爲君遠巡引去曰是廉吏安得贏貲也御史上其事當遷報聞久之始入爲南京光祿寺署正再上書乞休不許遷判順天府未幾進今官君自去尚寶凡三爲吏職所至砥礪有聲人指相詫曰



是貴公子何所從習之老吏豈非天性哉而君嘗以課馬之大梁屬久旱爲禱于神立樹又嘗宿凶傳傳不能內有息巫文於是人則謂君且速大矣是時相嚴勢愈盛吳給事時來坐論其罪下獄戒君所以慰存有加世蕃愈益恚恨曰是尚衣食我讐也方謀逐君而君以暴疾卒矣君之卒縉紳先生走哭相唁而太保陸公炳爲具棺少保楊公傳爲郵致喪歸其誄贊歌頌凡數十百章至相謂曰嗚呼無天哉而使張君大而使張文忠之子天也蓋年三十六云君見若斯弛者而事其母潘夫人陳太安人嬖孽齋慄其獻饌錄 卷之七十二 子人

從家人斬焉就規矩性好蓄書畫顧其弟中書舍人稍長能別書畫卽盡推與之曰吾今而後蓄有歸也當分著君故謬爲不解而取瘠者又先其宗族戚友之急甚于己以故索鮮羨皆至歿而不能庀窆窆嗚呼以此而見先文忠之操亦可矣君所爲詩有鳴玉集使鄧集隄江集奪於酒不甚究然識者以爲有梁陳開元風

南京太僕寺卿仲昌傳 以下南京 實錄

南京太僕寺卿仲昌字顯夫應天府溧陽縣人永樂二年進士出知安平泗水二縣事以治行著聞薦陞刑部主事尋陞郎中後以推擢陞南京太僕寺卿年七十三致仕天順三年十月以疾卒

南京太僕寺卿仲昌傳



南京太僕寺卿張公傳  
官其子璵以計聞事下禮部得旨遣官祭其家命有  
司營葬悉如令公諱諱字益之世居定州爲大族至  
姓其地曰東張村五世思敬祖始遷保定清苑遂爲  
其邑人高祖福榮曾祖材與祖旺三世皆不仕以積  
善聞里中考綱始仕上林苑監典簿以公貴贈祖考  
皆亞中大夫南京太僕寺卿祖妣王氏贈淑人妣王  
氏贈太淑人公生魁梧不類凡子典簿公愛之俾從  
塾師聰悟日甚遂爲儒學生能力學弗懈志必亢其

六十一

宗舉成化丙戌進士時年廿五戊子授禮科給事中  
卽倡倡自將封駁之際不以人言爲前却辛卯歲侵  
民流亡相屬詔羅京儲米數十萬賑之公在中所全  
活者甚衆三載受勅階徵仕郎會都御史韓雍總兩  
廣軍務與中貴人受惡命公往勘之公咨詢鉤考持  
以至公盡得其狀還奏稱旨甲午陞左給事中乙未  
陞都給事中值今 上在東宮加冠有白金文幣之  
賜公長諫垣遇災及時政闕失每每進說多有裨於  
治體其止度僧道幾萬言尤切直六科奏對音吐鳴  
呼 憲廟識其人特陞公鴻臚寺少卿一歲中再轉

尚寶司卿凡誥勅符璽牌號及諸禁衛番直並事

際極慎彌至甲辰郊享有金織彩幣之賜三載受詔  
進奉政大夫乙巳用吏部薦陞南京太僕寺卿一以  
正率下剷除積弊禁革貪污歲省費甚鉅尋奏馬政  
便民四事多見施行丁未上 太皇徽號凡親在者  
得賜詔而公母夫人在堂命下乃以壽終又獲祭葬  
之典人以爲榮庚戌服闋復任以三載上京遇 皇  
太子誕生有金織彩幣之賜進階大中大夫資治少  
尹許一子入國學還任值加恩南京諸司復被文綺  
之賜未幾而疾作得年五十有二公天性饒樸所居  
官務求盡職論事可否不苟同雖以此取憎忌不恤  
事母夫人極意奉養得其懽心與三弟相友睦弟先  
逝公哭之慟遂以捐館平生樂善好施鄉里有婚喪  
不能舉者多助之僉賻嘗退朝見寡人甚惻然召至  
家易其衣屨遣去不問姓氏所存如此

卷之七

六十一

南京太僕寺卿胡公鐸祠道碑 龔月卿

支湖胡公鐸鐸字時振餘姚人家支湖之東門學之  
遂以支湖先生稱之公五歲即能口誦父訓自成童  
至弱冠進學不懈長而博及羣書弘治戊午以易發  
解乙丑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日與汝南甘泉小  
野三公相切磋讀中秘書日益宏肆大學士西涯李  
公本齋謝公深器重之正德戊辰授刑科給事中隨  
使陝右奉勅紀驗軍功覈實兵事邊境以肅旋京師  
與虜遇於山崩城者三月卒解虜圍在諫垣獻納于  
反駕實不欺逆瑄僞例以餘姚人不得為京官出為  
獻縣錄

卷之七

全

河東運副時鹽利不興至者多以罪罷去公勵藩操  
激頹風宿弊頓除鹽利之入視舊加倍巡鹽御史課  
其績以嚴聞瑾敗復給事中去任之日河東商民咸  
焚香注水以頌德繪生像祀之及過韓莊陡與流賊  
遇人人自危以必死公獨晏然不懼俄而人風拔木  
揚沙蔽天咫尺不辨遂與賊相左竟得免于難未至  
京道擢福建僉憲分巡建寧獎儒雅雪冤獄版章濟  
瓊溪精舍故址而新之巡按御史疏其卓異乞政廿  
條以聞三載考績擢本省提學副使定科條正風俗  
不輕于校士亦不濫于選士於諸士子均有恩義咸

有蒙無妄之難者必為直其冤亦不顯言之士心翕  
然不變人皆稱之為胡道學云嘉靖壬午陞湖廣左  
叅政湖藩數多盜公計擒渠魁而地方獲靜二年間  
毋黃淑人歿公徒跣奔喪哀毀逾制坐卧小樓三年  
足跡不入城市官府服除補任河南尋轉湖廣右布  
政使十年轉雲南左布政使所至皆有聲聞十二年  
陞順天府尹以 皇太子推恩得封贈三代及其祖  
父子外廕國子生十三年甲午鄉試為提調官以進  
御試題遲誤改南京太僕寺卿督理馬政公署在滁  
陽地僻事簡公優游職業閉門著述有支湖集二十  
卷及典學說約異學辨天文地理律呂醫卜諸書各  
有辯正十五年七月十日以寢疾卒計聞 天子哀  
之遣官諭祭賜葬於本都南山之彎

卷之七

全

南京太僕寺卿田公濡墓表

于慎行

南曉田公者諱濡字少生東郡聊城人也其先世得之諸田高祖子實當洪武初籍郡之東北傳三世得司訓公壽累贈太僕寺卿更曰贈公贈公先娶於呂生四子再娶於朱生二子其次即公贈公以經學傳世子澤爲永平博士漳爲河東轉運判官而公最少有過人才贈公奇之拊而泣曰必貴吾不見也贈公既沒而公博極羣書文辭日著嘉靖戊子舉山東省試已丑第進士授行人 皇帝分祀四郊遣告寒藩諸王又莽徽王於釣諸藩以故事贈遺皆謝不受至

康徵事

本志

辰報命闕下擢工科給事中於是公稱曰今世惟臺諫可以行志幸得列在赤墀與論議敢容容無以報國故其居諫垣最號敢言無顧避受命監修都城有中官督工虐索軍士至斃公劾其罪厥中官反中公下吏已而 上悟乃釋之甲午遷禮科右給事中監視九廟工程時武定侯助吏部尚書鉉督工數以事相左此兩人並 上所寵貴而助勢尤盛公疏其罪以聞言助欺罔作威福而鉉忿爭傷國體請並罷之上下詔譴讓二臣公協和康工毋得有負委任而飭巡視科道用心糾察以稱任使一時

巡監視者秩公上疏力辭資金幣勞馬匹刑

事中會昌國公鶴齡兄弟有罪 上欲中以大法

念 昭聖在上難于自內出欲得臺諫一疏乃央省

臣知 上意者趣公具劾公於衆中大言曰張氏之

罪天下以爲可殺 太后在上天下以爲未可殺吾

懼不能回 上意以安 太后而欲以殺遺我耶趣

者乃不敢言公在省六年言得失書數十上皆切中

事理不爲依阿都官審決公主議平反可六十人丁

西擢南京太僕寺少卿明年明堂禮成加贈考妣如

秩癸卯晉本寺卿馬政之敝也南畿苦賦北畿苦養

康徵事

本志

本志

公請以額馬賦十之三其七以金代而輸之北寺即有軍興以便宜召買使兩畿民力有所蘇息 上嘉其議行之後二十餘年山東河南相踵以請迄今數省民不困而罔寺有餘藏常弛以給邊其議蓋自公發之方是時公以名諫列九卿位且益進年未服官也一旦以小疾乞罷賜告歸里無何疾愈部使薦至十餘疏終不求出年七十餘薦者乃止然其居田不怠朝廷每正旦大節必焚香北向拜祝聞一善政下卽色喜卽聞邊報災異輒終日憂容隆慶戊辰冊立東宮進爵一階公爲人耆宇疎秀丰神儻朗莊慎好

禮進止步趨皆有尺寸家居垂三十年閉門却掃絕交游郡邑長吏不通請謁其清介絕俗視世之濁若將免焉然練識世故譬畫事理不爲恢迂是非確固無所回撓天性孝友未仕而孤後歷華要每念祿養不逮輒於邑哽咽二親忌辰齋素奠獻年且八十不能拜起命子攝之扶立其笄猶啜然泣下其事五兄二姊敬禮如一子孫宗族恂恂雅飭與人無競性好整恪尤修家政內外肅然不聞人聲宮室垣屋極爲嚴潔而無雕鏤文綉之飾讀書自少至老未嘗釋卷於兵農醫卜百家之言無不踴躍論理贍給口

狀徵錄

卷之七十一

六十六

曼山館

南京太僕寺卿周公復俊墓志 平慎行  
予子曰今世論士人操行率取峭崛爲名高舉羣之至優方尚實之士詘而不稱其談說文以激賊幼眇盛相夸詡而沈深容裔本原六籍者亦弗貴也舍軌迹而馮虛倂規矩而錯巧謂世道何顧安得先民之典刑而風之頃讀張文學所狀周太僕公則俛仰而嘆曰嗟夫士之操行與執文架轡不在是耶世胡其之述也蓋公沒而家中落至孫玄暉旣貴乃克營其墓石故予得悉公之文行而爲之志曰公諱復俊字子顯館於木人涇之旁嘗自號木涇子自宋南渡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李士  
以來世居崑山之塗塋里里有開姓三亦謂之三家市周其一也國初有諱勝十者于公爲六代祖傳高祖道祥曾祖毅並隱不仕祖元學以德誼稱考諱在舉鄉進士授養利州知州辭疾不就皆以公貴贈通奉大夫雲南左布政使妣皆夫人初養利公兄弟六人而公最少出而室於吳諸兄析產斥不與分曰當受諸吳吳亦不與分也曰當受諸周養利公皆讓不言而食貧治經奮曰丈夫墮地顧自樹何如耳安問周與吳爲已而名果成偕計長安從日者卜卜曰君法故不當貴有子乃貴耳而吳太夫人夢龍翔于庭

是夕公生相與異之公生而器度純雅風儀韶  
冠從諸生遊試輒爲首與方伯顧公夢圭太史王公  
同祖齊名號爲崑山三傑嘉靖乙酉南直省試中式  
舉壬辰會試第七明年授工部主事奉命朱青漢南  
尋進員外郎庀材潞潞開四門于花買入輪木各從  
其方魚貫而入無所留難歡聲大譟再進郎中綜事  
鳩工具有規程司空倚重馬東宮出閣詔選郎官侍  
從公名在牘或賂而更公不愠也以望擢四川按察  
司副使提督學校申布功令獨持風紀貴賈私請亦  
皆不行以刻核見中太夫人春秋高夫謝病歸侍五  
年不出內艱服除以故官改補雲南備兵鹿滄撫夷  
叛西洱海中遮略三郡吏不能制公與隣道謀畫誘  
致別種取獠自効西洱遂平撫臺上公功最相臣子  
用事銜其無貲也賞格不行稍遷本省左參政尋陞  
四川按察使右布政使仍轉爲雲南左布政使考核  
吏治無所阿邑有岳牧體故事方伯久次不滿而遷  
遷卽開府公三年奏績受策書矣而以入覲聞命遷  
南京太僕寺卿例改別使人覲兩臺弗許公不得已  
北上一日道中雨雪先止候館有御史某繼至別宿  
民舍心固不快故以好謁公語次爲言孤遠之臣中

朝無援浮沈滇蜀數年僅從量擢又困是役御  
人也幸其無當遂劾公入覲非法公默不置辨亟上  
疏乞休詔與致仕 穆廟登極乃進今階士論惜焉  
狀稱公爲人儀觀簡重言笑有常在官三十年貞介  
嚴明終始一節監司所積贖鍰舉付諸守藏未嘗私  
取滇南寶貨出納一無所染有土酋嗣官者旁支殷  
富以賄牽適公獨以法正之適感公恩因里人導士  
某以金瓶異寶爲壽直可萬緡公正色卻之亦不語  
人博士歸里爲人誦說乃知其事今舉世浮慕清修  
至譚楊太尉卻金皆謂固然無足異者綜其實不爾  
狀敘錄 本之七世  
如公趣操亦大難矣天性孝友內行純備太夫人性  
嚴時有不悅卽長跪請謝色解乃起迎養入蜀每至  
險道輒步行夾轂扶掖而進卽得平地乃敢登車少  
時嗜酒嘗有酒過太夫人力誠之自比終身止飲曰  
吾法陶士行兄伯伉直使酒公能曲順之及與分產  
以腴田讓兄自取其瘠瘠田大穰復分其入至其敦  
睦羣從奉事寡姊恩禮篤至爲人所稱尤不可勝紀  
云里居杜門掃軌不修請謁凝麈晏然一如寒素故  
蜀中諸生有官于吳者屢屢及門方出一見亦不使  
里人知也其學淵源經藝而稱說程朱之言于子史

羣籍多所涉獵尤嗜左馬屈宋諸家獨不喜佛書嘗著論闢之少時與從兄子言以聲詩相和及至滇中交楊用脩太史雅相矜許太史校公集序之公始以使至滇愛其山水圖之以歸後爲監司出入滇蜀間幾若干歲故所遊履歌吟於西南爲多所著有元史彌達玉峰詩纂東吳名賢記及涇林詩集若干卷行于世別有詩十卷及涇林雜記涇林類記四書解各若干卷藏於家嗟嗟以公所操持韞籍而槩其文與行所謂先民之典刑非耶吳卽多壯士材人如公品第宜亦無幾而後進慕名少所稱說豈其耳目所涉遠而不及聞耶抑風會之流各有所趣入而不返也故亟表而傳之以爲世模楷淳風幾可復焉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七十一

南京太僕寺卿黃公正色墓志 萬士和

公諱正色字士尚號斗南其先世爲江右人本姓庠元季有廣寧者仕爲江陰學諭因亂遂家江陰時訛廖爲黃故姓黃廣寧三傳而至公之祖曰萱始徙甬山萱生坤號東樓配周氏是爲公考妣公幼喪母穎異不羣厥祖奇之豫占其必以讀書起家旣而習博士業能作驚人語爲邑庠生嘉靖戊子督學者取冠多士中鄉試明年上春官第尹仁和未滿歲丁繼母薛氏憂接丁東樓公憂起服除補香山復改南海公三爲令尹而其政若一大槩以誠信不欺爲大本以廉靖便民爲急務仁和者會省劇邑也訟者盈庭公立判數語決之遣去其遇盤錯則停筆沈思悉中肯綮百姓以爲神明香山南海人稱之亦復如是其去香山而卽南海也香山人曰吾父母也何以奪之南海人曰此香山神明令也何幸得之蓋公之所存信及豚魚上下皆孚而公之所至若陽春著物無不照拂其能感動人心無怪也初公之選香山也實座主霍文敏公薦之至令南海霍公家在焉諸霍氏喜以爲公必庇已及公爲政正直無私霍氏有違禁者一繩之以法無少縱舍諸霍氏怒以爲文敏局已共貽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七十一

書文敏冀激其怒文敏顧以公爲賢亟致書曰今宜如是於是公得以督察霍氏諸霍氏知自戢卒底於善公喜曰吾可以報公矣邑有權貴人過家者勢張甚人爭下之公獨捕其奴寘于理南海之民相戒曰舉主如霍家貴人如某氏黃侯皆不貸吾其敢犯於有司乎在南海二年教化大行咸歌誦之巡按戴公素不善公及復命乃首薦馬鈴部掄選風憲擢公爲南臺御史首論兵部尚書張瓚武定侯郭勛二人者方有盛寵時所避忌而公言人之難言士論翕然稱服公巡上江值 章聖皇太后梓宮祔承天職當護送而候崔元巨璫鮑忠禮書溫仁和奉朝命輔行公廉諸貴在道怙寵驕奢不勝憤激抗疏劾之且曰臣耳目所睹記者若干其所不知可知也其平時佞求又可知也疏入 世宗皇帝震怒將窮治其事諸貴人窘向 上祈哀反誣公于梓官所乘馬揮扇遂逮詔獄將擗之歟霍文敏公力救竟得廷杖謫戍遼東瀋陽衛公欣然就道無羈旅窮愁之態其安命自得忠義所發往往見于歌詩既至遼惟以讀易爲事遼東士子樂從之游成就甚衆或勸公在遼歲久可暫乞差歸省公曰君命無可逃也居遼幾有三十年

穆宗皇帝登極召用建言諸臣公從戎伍以原官擢大理丞進少卿楊冢宰公同年也素知公將補以要職公固乞閒散遂陞南太僕卿甫十月引年乞致仕情辭懇切 上允其請歸家遂僑寓城南環堵蕭然鵬咏自適過往士大夫求見者一切謝避時公叔子學海已舉進士官郎署而其家淡泊自如余弱冠從唐荆川先生遊先生數舉公高風相砥礪故久慕其爲人及公還朝而余官禮部始得識面觀其容貌聽其議論非今人也大喜得償所願惜乎不久卽別而今則欲見公無由矣故志其大節如此公生弘治辛酉

歐陽修

卷之七十二

七十三

卒萬曆丙子年七十有六卒之日鄉人識與不識皆悲哀及入鄉賢鄉人皆曰宜其文疏詩賦有稿藏于家學禮等以其訃告於朝賜祭葬如例



南京太僕寺少卿李應楨傳

實錄

南京太僕寺少卿李應楨字貞伯直隸長洲縣人舉鄉試成化元年授官中書舍人十四年陞南京兵部員外郎二十二年晉郎中弘治元年轉南京尚寶司卿四年陞南京太僕寺少卿致仕六年七月卒年六十三賜祭如例應楨性峭介與衆寡合好面折人過善楷書爲中書舍人時直文華殿有旨命寫佛經辭不應且上疏曰聞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不聞佛經也於此皆自廷樸之因罷殿直人以是稱之

南京太僕寺少卿李公應楨墓碑

吳寬

獻徵錄

卷之七

南京太僕寺少卿李公致仕之二年爲弘治癸丑七月九日以疾卒于吳城通闊坊茅素與公厚者若陳大理璠文太僕林華爭走弔涕泣又有至自百里之外如吳食憲淑者以其子幼相與圖其後事而蘇守史公特斥俸金助之且謂公官四品例移禮部以聞於是天子命之諭祭其文有學優才瞻慎直行方之語所以褒獎乎公者甚至少傅徐公與公最故既厚薄其家沈啓南史明古諸君爲議喪禮且求葬地得於吳縣九龍墟乃葬以甲寅十月六日而文君已爲之銘矣其弟應祥謂寔宜銘其墓上之碑以書及

俗考功璿狀至初公病甚遂欲與賓一別

悲恨執筆輒止蓋久而不能成文嗚呼吾忍終不畢吾友之爲人耶公李氏諱姓諱終應字應以字行晚更字貞伯其先從宋南遷至吳中遷長洲世醫家曾祖仲范不仕祖士文有文行以醫士始居南京考諱敞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其弟應祥母岐人其贈宜人宣德辛亥八月某日公與弟應祥同生少警朗力學好古博雅尤尚氣節景泰癸酉登鄉舉舉進士不偶遂入太學中貴人方用事言于祭酒欲致爲學師公避匿不赴成化乙酉選授中書舍人見同官或由他途以進恥與爲伍乞改教官補外以非例不許他日又有謀直文華殿者故拔公同事以掩清議公益不樂適有旨寫佛經上疏言聞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不聞所謂佛經也言甚剴切人皆危之賴上仁明特答而不問已而乞省繼母還竟罷殿直秩滿擢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未赴丁繼母憂服除改車駕司進職方司郎中尋擢南京尚寶司卿又三年始有太僕之命甫兩月以公事詣門下遂請休致即日疏上不許已再具疏竟歸素少容至是性益下急賢以爲病徵果不起年六十三子紹繼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七

歲文二人嫁貢士祝允明張廷瓚自公入宦數石  
白爲中書時當郊祀畢有宴公奏近時中書舍人坐  
給事中御史後非制禮官重復舊不從知典故者則  
是之荆襄流民相聚朝議恐爲亂欲逐散之公言民  
既墾田築室爲定居計逐之祇益亂耳不若因而撫  
之便後卒增置郡縣如公言平時企仰先哲見遺像  
并石刻必臨摹以藏尤慕范文正公題其居室曰范  
齋因以爲號嘗使湖湘念吳尚書雲夔節國初葬于  
江夏特訪求其子孫及其事跡以傳其氣貌嚴峻若  
不可親然喜交游及汲引後進朋友死往往經紀其  
祿後錄  
喪恤其妻子于故舊之情最重也季弟早世歲分祿  
養其孤好客不倦家坐以空乏故卒之日囊無餘貲  
惟遺書千卷而已平生書蹟清古文詞簡雅有法爲  
世所重公生長南京多游寓宜興中歲則以吳中故  
鄉始購屋以居後宜興故人吳大本治田廬招之公  
時一往然曰吾固吳人也不可他徙故終于吳而卒  
葬於是是以從公之志云

南京太僕寺少卿白公思明墓表 王璣  
太僕少卿白公諱思明字序之年二十一即以明尚  
書占天順壬午鄉魁成化丙戌登進士第令倅工部  
奉檄爲秦王妃營葬事王因饋以衣服及飲食物輒  
辭不受王愛其賢命工繪長安十景圖親爲詩文以  
稱異之戊子除嘉定知縣嘉定編戶七百餘里素號  
難治賦稅歲供京師數萬石漕舟以間右輪送里書  
實緣作奸致富者幸免貧者應役輸納弗及稱貸於  
人歸則倍息以償民患滋甚公定納戶必考驗丁業  
以盈縮多寡爲準稱貸倍息之患遂止旱澇率僚屬  
以雨晴輒應邑地卑濕公于儒學建尊經閣五楹  
以蓄籍濱海地多產蜆蚶狀如小蟹橫行听滕間動  
億萬計爲害不減蝗災公爲文躬祭海神害隨息  
海听歲久傾壞颶風大作水涌出浸漂人畜禾稼蕩  
無子遺公築堤接上海崑山二縣之界南北萬二千  
丈崇廣視舊倍之自是風濤衝激不能爲害城居某  
素操羅織起滅之術爲人作訟牒易黑白枉曲直  
以肆毒良善破家蕩產不可枚舉甚有弗幸頌生者  
烈點慧險譎能伺官府動輒持其短長以是人人志  
恨而莫敢如何有發其事於公者公嘆曰巨索來除

嘉禾必傷遂擒獲款服斃于獄甲午陞吏部文選司主事壬寅陞本司員外郎乙巳陞考功司郎中丁未調文選司郎中公自念居銓衡要地凡十四年思欲退避會太僕少卿缺公應薦出明年戊申改元弘治吏部尚書王公恕薦巡撫延綏上命公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璽書往先是大理寺丞缺執政欲私所厚王公薦戶科都給事中陳壽執政嗾言者論壽不諳刑名且戶科陞大理寺非故事王公因上章辯論不聽竟改壽官至是延綏巡撫缺執政復欲私某官王公執益堅公在吏部時執政有所託皆弗從見

獻徵錄

卷之七

七

公應延綏之薦兩憾之遂嗾言者論公不協人望出知兗州府王公三上章辯論欲復公官且自乞退休公亦辭職雖竟不從而朝野傳播皆稱王公果爲正人能抑奔競及稱公在吏部不附阿權勢市恩賣法以自樹立於是見之既至兗州革吏弊恤民隱一郡大治丁外艱服闋改知廣平府甲寅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時姦黨悉去公道復明朝議薦公爲太常寺卿又薦爲應天府尹又薦爲太僕寺卿雖未卽用而輿論翕然皆歸于公大用有日矣丁巳丁內艱買田園爲休老之計既免喪不起相厚者強公行至京忽痰

疾大作遂卒時弘治庚申正月十日也距其生正統壬戌九月一日春秋五十有九上聞訃遣官諭祭于其家嗟乎公雖未獲大用而循義守正挺然爲君子人不愧於鄉里不愧于子孫不愧于後世所得爲孰多哉是公見惡于一二人而稱譽于千百人絀於一時而伸于天下後世固世道之幸士風之幸而公之身亦未爲不幸也夫

七

南京太僕寺少卿王先先生章傳

顧璘

先生王氏名先，字叔敬，江浦人。世自徙江浦，再徙金陵。為南京人父。先生有大節，成化間為給事中，劾大權貴，忤旨謫普安州判。弘治初，三原王公為吏部起，為陝西參議，不能媚事，巡按御史遂乞致仕。先生負異稟，蚤聞家訓，德器夙成，不為不義不交非人。自諸生時，屹然有公輔望。莆田林公俊、海陵儲公鑑、金引為忘年友，入與陳沂、顧璘友善，切磨為古文辭，得愛唐風，意興蕭遠。士林往往傳其警語。舉進士，選充庶吉士，以才第當授翰林，往傳其警語，舉進士，選庶徵錄。卷之七十一。人十。

授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南曹雖務簡，考課百司功行及五年考察之典，力持公論，不少假借。並見嚴憚，從弟由國學生試政，欲言文選求閒曹，乃正色曰：「安有身在銓司為兄弟擇便利乎？」南曹且然，使居北曹。何如矣？竟不言。後居憂，服滿，改除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所攝有快船，主薦方物，領以中貲，故擢卒之。次率被誅索，破蕩無所，排揀先生厚其資，給損其班。嚴其節制，害遂減半。陞南京禮部儀制司郎中。政與國學根繫舊格，以諸生士流一切姑息，其一工事日尤傷禮教。先生曰：「政尚法，不尚情苟，以情遷阿所。」

不至馭民以刑，馭士以禮，禮有不協於予，何虧？且歷正條布，雖羣議喧闐，終不少動。擢河南按察副使，督學政，繩以禮法，綏以恩義，士咸歸心。以吳太夫人老，不克就養，遂乞致仕。值隨擢南京太僕寺少卿，卒於家。先生沈毅有略，論天下事首尾緩急如指掌上。稽古量今，不失尺寸。嘗言治亂有本，今不異於古，得失有命，人不能要諸天。凡百舉措必準理法，不以禍福為忤戚，不以毀譽為張弛。故賢者愛而不肖者惡，性純孝，其奉參議公體恭氣和，養豐慮備，故參議公清不知乏老，不知衰。吳太夫人性多恐，左右就養未獻徵錄。卷之七十一。人十。

嘗有大聲，劇動其喪之也。適病在牀，哭必慟絕，水漿不御者數日。遂毀損至稿，以浸四方，聞而哀之。子逢元亦有時名。先生嘗曰：「生兒貴佳，不必仕宦，故逢元精究文藝，不能應科目。」

顧璘氏曰：「吾登都城望鍾印諸山，鬱鬱葱葱，與雲霧以流澤采，何其雄哉！是宜生人之多賢也。若王氏父子，文行卓卓，燦然麟鳳，遊諸郊，較竟徒然乎？乃卒不獲大施，海內殊可怪咤。及觀大江洶湧，日夜洩尾閭，不息又慷慨憾矣。如近時舉按察，熙景中允，賜皆器中瑚璉，而卒早喪，文學金子琮，謝子承舉，又皆有文。」

不第以灰抑又何說哉聞諸人言如使都城左右有大澤如吳洞庭揚五湖庶幾鍾水豐物而氣不散越儻亦有輔相之望乎或曰天地之英萃難鍾而易散此又物理消息無庸置喙其間也

南太僕少卿策齋劉公達禮傳

曾同亨

太僕少卿泰和策齋先生劉公既歿之四年其孤孝廉淪厝公邑城西高岡祖塋之次大宗伯洞山尹公爲誌其墓矣後三十四年萬曆癸卯孝廉復屬不佞同亨爲公傳伏念宗伯公以文名世其所論撰已釐然當於公卽言當無加者逡巡不敢輒任者久之已復念嘉靖己未同亨舉進士時公永光祿間偕郡中同進者七人候謁公公獨屬意同亨每舉同郡先輩言行可法者示予使不謬於嚮往往苒四十五年曾摩臺榭建以副公之望乃今得竭其區區以敘次獻徵錄

公平生庶幾藉以爲報卽不文其何敢辭公諱逢愷字廣讓少有感於所親中洲郭公策勵之語因自號中洲云父封光祿承坦溪公娶於周以正德庚午某月某日生公公生四歲光祿公攜入家廟觀時祭教公祝詞一過成誦七歲日記數千言十歲屬文有奇思十九補邑庠生試輒高等嘉靖甲午愚谷李公來爲督學使李公故舉南宮第一人自負藻鑑至言試士得公文大加稱賞期以首解及揭榜名稍後李公怏怏不自得公恬然安之略不爲意乙未戊戌兩春官不第歸益發奮盡讀所藏書士望愈歸辛丑

公分校禮闈公與同邑中丞魯原曾公並入敬郡紳官京師者咸賀尹公能得士由是公與中丞名藉藉起又明年授慈谿令慈谿巖邑其俗尚氣好鬪夙稱難治公至官之明日訟者數百人環跪庭下吏請姑置勿聽以嘗公不爲動因摘諸詞窮者朴斥之取所宜聽者立斷決成牘一邑詫以爲神明有婦與所私者謀殺其子而詭訴子被殺莫知爲誰公疑中必有伏姦夜夢童子訴冤明旦呼婦庭鞠知其私人實殺之獄具復夢童子來謝曰冤幸伸矣上官聞之相顧嗟異自是他邑有疑獄必以屬公靡不得其

獻徵錄

卷之七

情者邑故苦茶貢上下權需靡厭公爲定畫一之法以杜公私科擾民既胥慶會郡守欲均他邑山稅於慈公對慈有茶稅他邑所無如欲均山稅茶可獨累慈乎守爲屈服慈故苦役法公爲稽冊覈隱較丁糧多寡爲輕重諸豪右家以次受役民困頓甦會歲饑預粟爲賑備慮民猶艱食請於當道修渠築堰俾貧者得倚募直相拯卹所全活既衆其秋田且倍收歲丙午有事棘闈所錄士皆一時名彥錄文多出刪潤於是人始知公經衍文章有大過人者比入覲諸能言者爲文誦公德政甚具其父老感恩追送至百里

外持土物以報公盡謝卻之上計考功爲兩浙影及還治道聞周安人計奔歸治喪囊無二錢稱而後裏事關服補廬江廬江壤俗故淳質公所注措一以簡靜獨亟亟以興學育才爲首事去之日邑人爲樹碑表去思尋擢工部都水主事適虜犯三輔京師震恐繕城修械諸役繁興公承檄督治事集而人無怨苦部尚書方倚爲左右手以光祿公憂去再起爲兵部武選主事預考軍政以持論不阿著聲已起擢光祿承是時肅皇方有事祠禱費視常加數倍又聞宦主出納恣意索取莫可稽覈帑積屢告訕

獻徵錄

卷之七

上供不給肅皇劄下內閣問狀寺長貳皇懼莫知所對公曰事當聞久矣先後蠹孔歷歷可考幸上問宜請自今計日定費格月一上報章諸出特旨者別署目庶冗濫可稽覈奸宄無所於濫衆唯唯遂以疏草屬公公援筆具陳詳委亡慮數千言上覽之色霽旨下一切如公議歲所省費無算迄今著爲帑令滿考贈坦溪公如其官母周贈安人妻周封安人又三年量移尚寶卿時公在光祿六年矣會元相于擅權銜公抗不徇已嗾當事陰抑之符卿甫一年元相子敗人率訟言公淹特擢南京太僕少卿

而忘者以公遷秩稍速構飛語中公公遂以請  
報至公方挾明輩游琅琊諸勝語笑自若北別縣  
江士民聞之追迎數百里攀泣不忍去公指謂孝廉  
曰世常言卓魯之績過卿相予即未逃今觀民情若  
此亦足自慰矣公自早歲師事同邑郡丞劈泉王公  
已又日侍中洲郭公先後開二公之教既駸駸有志  
于學及卒業成均復師歐陽文莊公文莊陽明先生  
高第弟子所聞發良知宗旨及義利危微之辨尤極  
明切公問而感悟最後宗伯尹公復舉格物致知之  
語相參究公益不逆于心由是痛自刻勵必欲身體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公六 曼山館

而力行之其在慈谿日嘗題縣齋楹柱云秀幹終成  
厚精鋼不作鈎此其志直追配古人而不欲以簿書  
期會之吏自待故居官所至注措首以崇禮教明正  
學爲事其在慈請於當道修復楊慈湖先生祠宇以  
示風勸政暇進諸生於庭反覆以所聞開導諸士翕  
然向風居常誨子姓必示以學所從出孝廉君少負  
才名公每以藝成而下語折之丁卯孝廉得雋報至  
公不以一時榮進爲喜幸惟恐有負遭際時時教以  
日用應酬之間操練此心謙抑敬慎嚴於持已而緩  
於責人庶於入道有基孝廉謹奉教迄於今惴惴自

立要之得於庭訓爲多先是故宅經盜燬乃買一  
邑城外門巷隘不容車公怡然自得日與鄉族長老  
過從相勉以力田孝弟事邑有巨盜積不能除邑人  
患苦久矣密告當道滅其首惡餘黨無一得脫者境  
內藉以安堵凡事關一邑興除悉力圖維多類此性  
尤喜獎拔後進然未嘗一令之知所厚善必致忠謀  
有不可於意面折無隱聞者始稍不能堪久之無不  
感悟愧悔者與中丞魯原公交最篤其駸駸以學問  
相勸切垂老不懈比屬續猶無忌規警語嗟乎此可  
以觀公矣乃進而屈于位退而屈于年不得盡副其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公七

志悲夫雖然公爲列卿爲鄉先生無論隱顯行業炳  
朗所不朽者自在區區升沈修短之間詎足爲公致  
慨惜哉予固撮其大且要者著于篇以示其後之人  
論曰夫劉公所謂君子長者非耶其爲德于國爲德  
于鄉以予耳目所睹記蓋未易縷指數矣顧厚施而  
薄享識者嘆之孝廉接跡而起僅一再偕計吏上公  
車遂敝徒榮名退而脩里閭之行以爲象賢之實在  
此不在彼蓋劉氏之有藏慶兩世矣夫蓄不久而發  
之不弘公之食報于後繼自今其未有涯哉

南京太僕寺少卿劉公穩墓表

胡立

公上世出永新劉楚公沆五世從茶陵石陂又幾世徙中谿後割鄱縣遂稱爲鄱縣人傳至諱崇者以禮經領貢授縣令不起則公曾祖也崇生顥顥生一峯翁泰一峯翁以貢承嘉善服除補合淝取孟氏母有一行先是一峯翁夢鹿鳴于堂已而公生警敏殊羣兒稍長習春秋尋改讀易邑令試之屬對含譏姍公對亦諷令太驚改容器之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督學使者至試輒高等癸卯舉鄉書時衡守德清蔡公有文名獨偉公而公名益著丙辰第進士當此時四方赴公車者類多名士公既喜交遊而四方士亦多傾服公于是始折節叩聖賢之學從太僕何公游退而究異同于友人羅惟德鄒敬甫耿在倫偕予三子而識者已覘公幹濟才乃除公南京兵部武選司主事歷職方員外郎車駕郎中時大司馬始末相知已而熱公行事乃獨才公公嘗以徵料奉檄行江西湖廣間抵吉州謁羅文恭公止面而稟學焉曰此吾宿志也又之安成謁鄒文莊公參訂學旨然後渙然當於心曰道在是矣往復書問具見文恭與中公官留都幾四稔最莫逆連江吳公暇則偕之

牛首間吟嘯若遺世然秩家恩則曰父乃公尋擢廣東僉事備兵南韶時南韶賊負固恣肆民習苦之公按部次禍胎過在鹽禁而猾商遂鼓煽爲亂公不謀衆乃單騎突入賊穴諭以吏禁之過今皆貸不兵許自新各獲賊始愕胎繼相感泣羣拜聽公約束不復亂山寇馬五陳倫盧本清等剿掠爲患衆頗虞之公恣以計擒不戰而服迄無蹙迫南韶軍門而吳公偕繡衣使者咸偉公代疏請朝就陟南韶兵備副使仍理道務公感奮曰諸寇幸未黠賊官祖政者智勇雙絕爲羣寇雄長不殄戕之足翊於諸寇爲暴者也乃陽爲不問狀以懈其防密令祖政妻舅何某者圖之故泄其事於祖政馬夫口於是二賊生猜互相格殺部落灰者幾六百人公曰事可舉矣乃上書督府題請大征分兵六哨夾進督翁源哨追殺祖政于黃岡俘獲被虜男婦幾千數餘黨撫化不爲窮治羣黎謹呼震地至今翁源與黃岡各肖公像樹祠祀焉又以英德邊各賊巢相地增築外城營爲巨障韶郡故有明經書院公爲其修葺羣諸生督之課延宿學者一二導以正學斯夕樂育雖兵旅助勦中意請如也公體如癭以是積勞感疾遂惛然



有歸志聞之兩臺兩臺與上民同留不  
請得旨暫還調理疾痊舉用尋以前功蒙敘資者凡  
二公既歸勅家事勿關白棲跡祝融大臺間復構精  
舍于鴈峰之麓鑿石爲洞嘗嘿坐其中中丞汝泉趙  
公問俗湖南造訪題曰龍鴈書屋公因稱龍鴈山樵  
嘗偕友人遊太和山從止一僮遇意會處輒徘徊咏  
不以寄獨往之意相繼撫楚者疏薦靡不首公隆慶  
辛未省臺大臣以下應詔咸交口推公於是起補廣  
西副使分巡桂林道公聞報慨然曰吾病骨豈堪驅  
策擬乞罷而當事者力止之公不得已戒行會予亦

歲從錄一

九十一

是獻弘從楚臬指廣西藩參益與公同年同門又同  
治一道喜不自勝時古田甫平尤艱善後撫臺殷公  
獨信仗公凡一經公畫者輒抵掌稱善亟行恐後予  
亦感公相得成不忍夷其民也相與極粵嶠俗諭以  
開其迷謬正其瀆亂僮民至今誦焉西粵靖江王府  
故貪殘自失勢不能制諸宗室諸宗室中多驚悍奸  
固奪奪民挾持有司甚則趣入縣解鎖吏莫敢訶又  
嘗手劍逐方面官走署邸以是益得氣不可熱何予  
至會一宗室殯二屍當分司孔道予入司念紆徑非  
體而以謀諸公公乃創殯室郭外遣兵卒移其殯殯

馬已而公與予出則宗室子婦咸攀號且諱且  
予已追攝其姻戚撥置者施之祈湯而攀號者觀之  
始戢退不敢復譁自是凡宗室暴民者各司輒罪因  
戚而西粵強宗掃迹矣兩臺聞之喜曰三君治強宗  
勝治強矣時府江分憲員缺公兼署其事公以府江  
爲兩廣襟喉而各獍憑險出沒戕殺官吏劫掠民商  
有年矣若不請兵大加剿戮則兩廣梗塞禍亂無已  
寧獨言哉議上三院是之合疏題請大征會廣  
欽延道副使吏部難其代遂就近以公調補職典夷  
市凡南夷賈舶極天下之珍奇萃焉前者雖名人猶

歲從錄一

卷之七十一

九十一

有點公立法既簡又請同藩司官共閱而夷人莫不  
忻其便服其公焉 天子篤念邊臣加恩贈一峰翁  
如其官母爲太恭人尋陞公叅政仍兼憲秩理海務  
公益殫心刻期清海氛巨寇林道乾朱良寶依據島  
嶼跳梁勢益熾而殷公時爲督府公則時時爲殷公  
畫策以足朱良寶就擒而林道乾遯海外餘黨解散  
他如增戰艦勅縣治設叅將諸所條畫殷公悉采納  
題請施行且寓書政府屬公爲已代又以廣西府江  
征剿捷聞而撫臣郭公疏曰原任分巡桂林副使劉  
某倡議請兵銳情討賊凡諸機宜悉有成畫尤宜

敘爲用事者勸於是吏部采兩省功寂陟公爲南京太僕寺少卿蓋暫假優閒託寄重大之意公至任得見峯王公明宇韓公爲寮無不相契許公暇則追先哲歐陽公王陽明先生舊遊而公方新脫戎馬邀神散局足稱吏隱乃不謂公拜表入南都宿疾復發醫藥罔效竟考終太僕行臺之邸蓋萬曆乙亥之十月某日也得年五十有七嘗疾革時公自知不起索筆書貽時舉等唯孝友語略不及家南都知厚爲買棺視殮靡不周備以何復以廣東功蒙恩陞一級而公已不逮矣嗟乎豈不痛哉公孝友出于天性教育異母弟不後其子與人交不設畛域開口若出肺腑有急輒爲出力罔恤其他而友誼之篤遂聞天下居鄉恂恂喜利濟睦宗敦故無間賢愚又多獎借後進口不臧否人以故人樂爲親食其德者不鮮爲諸生時受里人侮至入仕未嘗口之卽加侮者服其量談學必先事功蓋亦曰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生平貌不勝衣至其憂國奉公有萬夫莫奪之勇天下名賢屬望以爲總文武憲萬邦者屈指必公孰謂公遠已矣則謂天之不弔非耶

熊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二終

熊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三目錄

國子監	祭酒	朱訥	李時憲	陳詢	陳鑑	曾鐸	林文俊	司業	嚴徵錄	徐作	劉崧	張智	晁璠	監丞	張顯	林大猷	博士	錢宰	王紳
		胡儼	王恂	劉益	謝鐸	王激			卷之七十三目錄	王嘉會	吳源	吳溥	沈淵		梁里許	趙傲		石光霽	羅西屏

孫貞

王復原

徐昌國

助教

貝璵

孫松

金礪

羅九中

司馬珍

羅用俊

薛俊

學正

蘇伯衡

學錄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蕭執

典簿

蕭邦現

趙魯

焦大綱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三

國子監祭酒宋公訥傳

黃佐

宋訥字仲敬大名滑縣人父崇祿元陝西行臺侍御史贈參知政事追封魏郡公謚忠肅訥為名家子雅性持重不妄言笑讀書記問該博登元至正癸卯進士第授仕鹽山縣尹遭世亂隱居求志入國朝文名益著子時洪武二年春正月中書省徵儒士十八人訥為其首與焉事竣不仕而歸五年秋過元故宮盡書宮之作詩以寓黍離之感謫訥詩者知其明於春秋義理之辨也十三年四輔官杜敷薦訥才堪任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訥自京師至京師上與訥語大說之授國子助教訥儒學士奉議大夫尋命撰國子監碑文又復稱自賞資衣帽文綺及鈔已而召其子安賜鈔十錠七月上親尚書至敬授人時謂訥曰敬天之事後世上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聖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宥薄由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陵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

應非民聚非元后何戴後非聚則與乎邦古之  
祝民何嘗敢輕致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尋有上  
帝乎第口上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論治而不及  
用賢天下之大乃從朕一人理之手蓋獨智日用則  
所見者狹資實而用則所及者廣訥對曰誠如聖  
論但賢才之在天下人主豈能周知必賴群臣薦舉  
得賢與否繫夫舉之者何如爾上曰然小人所舉  
必為小人故觀其舉者即可知其人之賢否也十一  
月改文淵閣大學士時年逾七十 上親製詩詞曰  
朕觀古今賢能者過君有遲速名彰有先後蓋時運  
際符錄 卷之七十三  
不亦而壯衰相臨故也然昔望於礪溪猶有非熊之  
兆而興周八百爾訥年雖高邁宜往欽哉訥感知遇  
遂所補拾日見親信嘗寒附火火燎脇下衣至膚  
始覺 上聞之製文警訥曰脇者協也豈爾居內相  
不能協助人王為政致神怒若此邪訥頓首慙謝時  
大學初成中外歲貢生徒日夥適選懷者掌之師生  
相訐訐 有十六年訥轉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滿干 上嚴立學規諸生皆知敬畏 上由是特厚  
眷之慮功臣子弟有不服朴罰者命曹國公李文忠  
兼領監事由是貴胄肅然受教一日訥有疾 上遣

中使致諭有曰卿秉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  
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泰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恒  
謂訥骨格必壽適有畫工至 上命繪其像有馬  
溢 天表然終老之以其子麟至望江傳特 勅召  
之還俾便侍養其被遇優渥類此十八年二月又用  
求直言訥獻安邊策曰今海內既安蠻夷奉貢惟沙  
漠胡虜未遵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醜類為患  
邊圉若欲窮追遠擊又恐六師往還萬里餽運艱難  
士馬疲勞 陛下欲為 聖子神孫萬世之計要不  
過謹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屯兵實兵又在乎屯  
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本始年終匈奴帥十餘萬騎  
而南欲為寇漢將趙克國乃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  
郡而克國統制其間則當時之籌畫區分槩可想見  
我 朝諸將中勇智謀畧豈無如克國者哉 陛下  
宜選其智謀勇畧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  
隨其高下立法分屯所領衛兵以克國兵數斟酌損  
益率五百里屯一將布列沿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  
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  
久安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  
無用之地哉 上嘉納之遂令邊軍皆屯田且

守著為令乙丑戊辰附科 上集難之是時  
學得士大率三天下之二大被饑饉之  
其狀絕巖厲喉吏部尚書余煥移文以年考  
訥陛辭 上訊知其故以煥蔽賢掩賢之故  
誅之賜諭慰訥居位如故二十二年三月建歷  
上廟及廣惠諸祠落成例使翰林詞臣記其事 上  
以訥文體莊重乃特命訥撰之訥居嘗寢食恒在箱  
房未始一日宿于家二十三年春正月訥有疾 上  
遣尚醫來治二月乙未朔疾革子麟等托諸監官懇  
請歸家訥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况在丁  
服微錄 卷之七十三 四  
社兩祭齋戒中丁酉祭畢乃就舁歸一不口及家事  
薄葬甫抵家卒年八十 上自製文遣官致祭追臨  
發柩時 上再遣祭舟車之費 出于官故事文臣  
四品無給費者蓋異數也長子麟擢進士第拜監察  
御史出主望江簿次復祖鄉邑訓導其後歲辛未太  
學生有連舉太魁者 上思訥曰此朱祭酒訓迪之  
功也凡諸生守官稱職者多出訥門 上每舉訥為  
教國子者楷法復祖服闋 上召為國子司業進而  
論之曰若尚思繼武若翁也其始終眷注自開 國  
以來文臣罕有其比人以訥素履純恪所致云訥家

古南三里即瓠子堤忠肅公嘗構亭名曰西隱前  
築白雲茅屋其間故所著詩文二十卷號西隱集  
行于世

微錄

卷之七十三

五

國子監祭酒兼侍講胡儼傳

實錄

胡儼字若思江西南昌縣人大資穎悟自幼好學  
覽群籍於凡天文地理律歷醫卜之術靡不通  
舉人歷華亭長垣教諭上既乞就近養親改教饒  
餘于洪武己卯以薦授桐城縣知縣永樂初用翰林  
學士解縉薦召試之太宗悅其文遷翰林檢討尋  
陞侍讀直內閣甲申陞左春坊左諭德仍兼侍讀未  
幾陞國子祭酒庚寅車駕北征命以祭酒兼侍講  
掌翰林院事輔導皇太子孫監國洪熙改元春以疾  
辭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宣德初召至京欲留用之儼  
獻劄錄卷之七十三  
復以疾辭歸居家以師道自重方岳重臣率多出其  
門見者必執子弟禮正統八年八月卒臥聞遣官諭  
祭安葬儼持身以正教人有法爲師有恩義立朝有  
裨益初爲湖廣考官得楊溥眷大異之曰此經濟之  
文也特錄三場於衆作之前批云若得立玉階方寸  
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之阿曲後溥果  
大用人以爲知人有文集傳于世

祭酒李忠文時勉公傳

李忠文公時勉名懋以字行其先金陵人徙吉安爲  
安福人永樂二年進士三殿災詔求直言公爲侍讀  
陳十五事有旨允十四事施行之是冬復疏忤旨  
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其官洪熙改元復上二疏言  
人所不敢言其一乞留中疏入召問公對不屈命金  
瓜士撲之凡七瓜而肋斷者三時恍惚中見有朱  
衣神人庇之曳出下獄神色自如先是折腸內向不  
相者及用挺紐斷骨忽自接宣德初復其官尋陞侍  
讀學士一日召同諸大臣游內苑上撒金錢衆爭  
取公獨正色立正統六年公爲國子祭酒初公與陳  
敬宗在翰林袁忠徹曳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  
相埒陳儀觀魁梧公貌稍寢聞者未信後二人皆至  
祭酒陳方嚴肅下公平恕得士並著聲太學公崇廉  
耻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新條教變士習諸生貧不  
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喪者節縮餐錢力爲贍給督  
諸生讀書興寢有常終夜二鼓方聽就寢或時潛行  
以察勤惰恩義浹洽不啻父子王振惡公執儒禮不  
附已傾搆公荷校國學門諸生石大川上章願以身  
代號哭奔走闕下請赦公者數千人以故得解尋乞

致仕去諸生涕泣走送親首寒途賈乃晉而  
貧不能給又明年聞其特北而項首號勸上既言選  
將練兵獎忠節正名分三事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七  
謚文毅成化中改謚忠文鄒祭酒守益祠記謂長孺  
責難於漢庭廣平正色於思勗元宗遺愛於太學阮  
氏辭榮於少傅萃公一身云

李時勉爲祭酒趙琬爲司業李先生嚴毅正大極意  
造就人才初至令坐堂一月後乃散處於廂房列格  
致誠正四號號房中有家室者居外晨入候堂讀書  
俱朔望升堂其於四號督勵尤切夜讀書盡二更將  
康徵錄 卷之七十三

五更復令膳夫提鈴循號房內喚起讀書或自潛行  
以察勤惰無燈者令人暗記明示責罰自是燈光達  
旦書聲不歇學者感激競相勸勉先生多宿廂房每  
隔三五夜必召予同鄉二三人侍坐談講先生端坐  
儼然或說鄉曲舊事或論詩文言簡而確燦而有味  
聽者忘倦至更深乃已別時必曰語久誤工夫自當  
退補且曰三更陰陽交代時讀書宜二更即止不  
可過此時過此則次早無精神其愛人多類此助教  
李洪嘗謂予言前歲學內因除庭樹被罰是日先生  
方坐東堂閱試卷而錦衣官校猝至即掩卷起身免

冠飾帶受繹綬合監師生來觀者皆驚愕失色第  
生神色自若徐呼諸生近前與語曰某人某處講是  
某處非某人今次稍勝前某人比前不及因顧僚屬  
曰還浪校定高下出榜語畢乃行已而命知賓監前  
監生三千餘人上疏救解有石大用者又獨具本願  
代枷事乃釋因相與嘆息其事謂先生平昔涉歷艱  
險操存有素故禍亂不足以動心如此真有古人氣  
象而石大用者義氣激發於儕輩中亦不可多得然  
非先生德學感人之深何以致此是年夏先生引年  
致仕及秋而行諸生用旗振鼓樂群送出崇文門至  
康徵錄 卷之七十三

城東南乃別有百餘人同予送至通州候先生舟發  
然後歸無不泣下者是舉前此所未有是足以驗先  
生得人之深也  
學正魏齡湖州人初至嘗侍古蘆先生言曰昨聽選  
部中兄群衆相語但問某處地方好某處有出產不  
聞一人以施政教方畧爲言者皆若此天下安得治  
先生聞其言甚喜問謂予曰新學正有識能言諸人  
所不能言也因誦其語曰魏後復復姓李守官清白獨  
不受諸生贊禮果不負先生知待之意

祭酒王公恂傳

王恂字用誠公安人初名振字伯宣以與中官同  
名悔宣德癸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正統四年  
檢討預修宣廟實錄轉修撰正統己巳遷大理  
巡撫貴州克舉邊務賑窮掩骼民夷懷畏景泰  
召改爲右春坊右庶子官司業事誘迪諸生循循  
不倦四年陞祭酒初楊文定公恂國恂從之游謹厚  
謹博稱之曰吾鄉後進若恂者具文行忠信士  
年五十九遣官致祭給舟歸其喪所著有誠錄

藏微錄

卷之七十一

十

祭酒陳公詢傳

陳詢字汝同早失怙事母以孝聞登永樂戊戌進士  
累官翰林侍讀學士出知安陸州景泰初召復故  
官陞大理少卿巡撫北直隸改太常少卿兼學士終  
國子祭酒致仕卒年六十六詢性峭直寡言笑平居  
儼然飲酒能多而不亂在官處僚友和而不同人不  
敢干以私秉道嫉邪蓋出天授正統中中官王振怙  
寵公卿皆下之劉忠愍李文毅忤之皆得奇禍詢絕  
不與通振衛之故有安陸之謫方是時詢直聲動天  
下人皆爲危之而詢怡然不以爲意也編修梁謹病  
狀微錄  
語家人曰別游中惟陳同年汝同心地好且有家法  
孤子女可託也詢聞而諾焉及謹卒爲經紀其家事  
無不周盡至冒謗毀而爲之不卹嫁其女得松人黃  
喻後參福建政竟以梁之喪歸其鄉其篤于友誼如  
此爲文章清勁有氣骨類其爲人主考兩畿判國子  
獎拔士類甚衆若嚴銓丘濬楊繼宗彭韶施槃輩後  
皆爲名臣



國子監祭酒劉益傳

國子監祭酒劉益字崇益江西吉水縣人宣德癸丑進士歷兵刑二科給事中正統己巳陞湖廣左參議天順己卯入爲國子祭酒舊制國監錢穀不鈎考爲養賢也其後廢會饌而椒鹽等物俱折以錢鈔然不時給諸生多爲他用至益爲監丞閻禹錫所訐戶部尚書年富以聞命官覈實遂下典簿徐敬暨禹錫獄詞連益併鞫之敬謫戍益以事由家僮得未戒復職然國學錢穀鈎考自茲始矣益寬厚坦夷不爲城府所至政無題迹及主教國學惟按資序揆歷無所建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七

明故事祭酒有缺多用翰林宿望益與大學士李賢同年進士徒以其外貌用之文學弗克其位士論不愜天順八年五月卒

朝明大夫國子祭酒陳公鑑墓誌銘 吳

今上之五年擢國子祭酒那公爲禮部侍郎而以翰林侍讀學士陳公代之公上疏辭不獲則就職一時僚屬生徒皆自以爲得人公爲人師莊重簡默於教條重改更特持成規御人使使可守而已至簿書錢穀之事一付主者務攬大綱不瑣瑣問出入曰吾職不在是也故事國子師生月給錢若干爲飲食費然以事去不及給者則貯爲公錢用之蓋更教祭酒皆然至那公繼之頗以法繩人人始有怨言及既擢去或欲証其以公錢入已者且及公公置之殊不以爲意事遂上聞詔大臣雜治那公對簿力辨公歎曰吾官至國子監師尊嚴矣安能對刀筆更棹口舌乎不出一詞竟服時適有從中醞釀之者獄詞上備皆生除名於是諸生數百人詣闕上章爲公訴誣枉不報士論寃之其有志世道者則以朝廷一旦辱二大臣去之如反覆手又爲國體惜之也公既免官家居言笑如昨日將治裝南還不幸而疾作矣遂以七年九月乙酉卒于崇文街里第年五十七公諱鑑字海熙本世嘉興商氏元季之亂曾大父賓避地長洲之周莊冒氏陳大父諱某父諱潤贈翰林編修公生

方幼稚編修君謫戍蓋州道京師遭公故人訖叙  
家稍長去從王太卿一居爲老氏學非其志也然公  
少有高資竊好儒家言能通其說下筆爲文章輒有  
奇氣他日以事如浙東市書盈篋而歸晝夜誦習卒  
集其學而歸於儒以其餘力治進士業正統九年  
順天府鄉試第二人明年禮部中乙榜不就入國子  
爲李忠文公弟子文名益起忠文奇之十三年中會  
試十八人廷試擢第一甲第二人授翰林編修景泰  
元年代祀北鎮醫巫閭山還克經筵講官七年遷修  
撰英宗復位奉使朝鮮天順四年同考試禮部明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十四  
年州修大明一統志尋遷克東官講官六年主順  
天府鄉試丁母太孺人沈氏憂服除遷侍讀修英  
宗實錄成進侍讀學士成化四年主應天府鄉試明  
年教庶吉士翰林未幾國子之命下矣公爲人容貌  
岸然望之若不可親及就而聆其言論藹如也人有  
善喜爲之稱道其不善者亦疾之如仇故卒以此得  
禍少以患難家室蕩然能以孱弱自樹立及登第得  
官不修君沒戍所久矣間因東使代祀便道函其  
父骨歸而逆母太孺人養之於官既而得旨賜歸葬  
其父于鄉母子同入里門卒完其家室而加光大之

人以爲難公事太孺人孝而盡禮太孺人卒居喪三  
年不肉食不內處不酬應文事時朝廷方修實錄  
嚴有詔起公公上章求終制不允章再上懇求允之  
平居無聲色之好止好藏書并古書畫器物而已朝  
誼嘗因公來使以妓女侍公詩却之夷人敬歎至板  
其投贈諸詩行于國公之爲文才曠而氣完所著  
號方菴集凡若干卷善筆札至臨模古人真蹟殆不  
可辨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十五

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管國子監祭酒

部尚書謚文肅謝公鐸神道碑

李東陽

公諱鐸字鳴治別號方石台之太平人少爲縣學生  
天順己卯舉鄉薦第二甲申登進士第入翰林爲庶  
吉士授編修成化丁亥預修英廟實錄成陞  
從六品俸乙未秩滿遷侍講仍加從五品俸戊戌以  
家艱去既免喪謝病居數年弘治初臺諫部屬言事  
者交薦之曾以修憲廟實錄徵乃起供職庚戌擢南  
京國子監祭酒辛亥致仕歸薦者以十數特擢禮部  
右侍郎管國子監祭酒事命吏部遣使即其家起之公  
獻教錄 卷之七十三 十七

再辭不得道得疾徑歸復請而敦迫日益急乃行至  
京辭所加職以本官治事亦不許居二年辭至再癸  
亥修歷代通鑑纂要命爲潤色官疏又五六上後  
乞歸養疾乃許命給驛以行令有司候病愈聞奏正  
德戊辰吏部例上其名會權姦用事恐其復起遂仍  
致仕庚午正月二十四日終於正寢蓋公出處履歷  
之槩如此可謂得其正矣公爲編修時嘗奉旨校  
勘通鑑綱目上疏言神宗喜通鑑理宗好綱目而不  
能推之政治因勸求賢講學以史冊質經傳爲  
剛大本立而萬目自隨夫爲侍講撰經傳

所欲言者在南監動以身教每歲約東諸生  
禮拜皂役錢籍膳夫錢于官購東西二書樓以皮鏤  
板上疏請增揚龜山從祀而陳氏餘若擇師  
儒慎科貢實載籍役會俱均差遺論列尤多在北監  
請增號舍修堂室又謂廟門衢而多狹斜以爲褻慢  
買其地而廊之又買官廨三十餘區居學官以省僦  
直皆出夫皂領役餘悉籍爲公用諸生貧困者亦有  
給死者請京府致賻給驛歸其喪又別祀叔梁紇曾  
哲顏路孔鯉配之以全倫義而議黜吳氏者尤切皆  
不果行凡所建曰皆師古義持獨見未始有徇俗希  
獻教錄 卷之七十三 十七  
人之意雖尊官要地忌者不能無而輿論所歸若出  
一口其辭則相率請留其去則爭爲論薦如輸粟納  
馬詣途素爲所抑者亦連名薦之前後所上辭疏朝  
廷每優詔慰答至停祿以俟命僅予告歸既其沒也  
特贈爲禮部尚書謚文肅遣官諭祭令有司治葬事  
終始極備皆平生意望所不及公道之在天下固不  
可泯哉公孤介寡合性氣屹屹嗜義如渴見不善若  
將浼然家居孝友自造養後輒無意仕進少從從父  
寶慶知府世修學師事終身及玉城山人世懋早卒  
並集其詩刻之其父顯禮部侍郎世衍嘗出祭田三

十畝公買田代之而以其田分諸弟及僕家  
葬族之貧者又買田以益弟姪教亦如之又修宗譜  
構墓廬爲合族計其高祖孝子溫良遺行久弗白至  
公始表著之祖子趙氏以節死後公以侍郎考績請  
輟所得封誥移爲旌典詔特表爲貞節之門仍予諡  
命以至鄉郡諸先正遺文善行皆輯錄以傳與南京  
工部侍郎黃公世顯爲知己始終不負嫺黨知識困  
乏者皆有周卹然實無長物惟節俸入爲之其居常  
第疏食醴飲而已爲詩精鍊不苟力追古作當所得  
意殆忘寢食文尚理致謹體裁考訂詳厲多前人所  
獻數錄  
卷之七十三  
未及所著有挑溪集續真西山讀書記伊洛淵源續  
錄伊洛遺音四子擇言元史本末宰輔公華國朝名  
臣事略尊鄉錄赤城新志及詩集論諫錄體枕稿及  
經筵撰講章必盡所欲言者嘗發明誠之者人之道  
謂務虛名而不求實用如漢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  
義唐太宗外行仁義而內多慚德便是不誠又如梁  
武帝酷好佛法唐德宗信任盧杞不能明於治道之  
邪正人才之賢否是不能擇善也唐玄宗初年勵精  
發致太平後乃窮奢極欲溺於所愛唐憲宗初年發

憤志平僭亂後乃好神僊迎佛骨有始無終是不  
固執也時 純皇帝頗有偏好鐸以此諷然 上不  
以爲忤也公見北虜日滋乃條上備邊事宜其畧曰  
河曲近失聲援虜人潛伏遂爲窟穴夫大河爲關陝  
之限隔受降東勝乃大河之藩籬失此則河不可守  
况又失河而退守其何能及黃甫川西至榆林抵寧  
夏二千餘里中間列置城堡二十有三步軍二萬三  
千有奇卒分力弱勢難捍禦是以往歲寇掠如入無  
人之境 朝廷久爲搜套之策遲疑未決及今無事  
正宜蓄兵養銳漸圖收復漢唐故疆與 國初東勝  
獻數錄  
卷之七十三  
之地據其形勢守其不攻此計之上也又言今之邊  
將皆唐貞帥士卒戰沒而名數不聞士卒克捷而  
賞歸權勢剋滅之私辨納之苦怨塞胸腹志義乖離  
尙安能驅而使之乎言甚剴切皆鑒鑒可行 會輯  
通鑑纂要以先生爲潤色官乃論黜晉隋胡元之統  
識者題之先是國學自會膳不行膳夫輪役遂爲祭  
酒常費先生乃畫籍貯于公不私銖髮奏均給其屬  
與諸生之貧者餘爲修治圯廢之需至今猶行之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謚文恪魯公鐸傳

黃佐

魯鐸字振之湖廣景陵人弱冠遊邑庠提學副使薛綱愛其文由是知名全楚成化丙午領鄉薦高第家在東岡嘗賦詩以見志古樹圓頭屋數椽主人字世只殘編佳臨江漢東南會望到雲龍五百年七澤驚魚皆理道九州兄弟或顛連西周老鳳將雛起幾見梧桐日影間弘治壬戌舉禮部第一擢進士高第改翰林庶吉士少師李文正公東陽雅重之授編修預修孝宗實錄武宗即阼詔諭安南鐸兒正使賜徵錄卷之七十三

一品服以行比至宣布威德正其儀禮諸所饒遺悉仰之文人稱歎還國子司業進南京祭酒尋改北京累歷成均其教主于理道不事章句南北士多所造就尤持清操澣宿弊繕紳歆仰之屢謝病歸至是復得告適園亭蔚花木屏跡深居爲投老計嘉靖初刑部尚書林俊上書謂經師易得人師難求鐸性質渾樸志尚清純道足以鎮雅黜浮學足以訂頑立懦方今釐革庶弊正有賢成德振作士風之時況魯鐸與謝鐸人品爲類謝鐸以祭酒養病孝宗用吏部薦進禮部侍郎掌祭酒事起之于家遺官以其

行其道尊師頌美有作陛下今日處魯鐸如  
則今日之頌美陛下將亦同孝宗夫一時撫按  
之臣暨兩都臺諫交疏論薦先後以十數皆謂德器  
溫粹問學淵源植德易簡宅心無直莊重渾厚之文  
可以華王言淳懿端恪之行可以式鄉俗於是推卿  
佐者五皆莫之應年六十有七卒撫按諸臣以卹典  
請詔諭祭一壇賜謚文恪仍令有司營葬鐸性恬退  
器量深閎文章節槩見推天下家居以身率物嘗作  
俗言以勸鄉人有巨盜起掠民牛馬或給爲鐸物必  
釋之其或如此者有蓮北使交東西廂已有園諸  
本傳錄卷之七十三

若干卷藏于家

三十

中憲大夫國子監祭酒鶴山王公激墓誌銘

羅洪光

鶴山王先生舉嘉靖癸未進士之明年出知吉水吉水劇邑也精于吏者咸病其冗乃先生臨之殊不經意日出公庭數刻發遣公移了爭訟幾事已復操筆爲文辭亦數刻立就忘其身之在公庭也暇日與諸生讎校經義或對客談古今詩律得失何在雜以謔笑聽者忘疲其說經義不甚規規求合時調即在公庭亦不喜爲時調束縛而其謔笑嘗以取容上官與諸敗官行事爲譬若將諭已意者訟至多引古人忍讓徵事俾自悔改更不禁繁以賦役留者言語歐歐如其家人父子節縮簡澹惟所欲便不令迫苦人亦踴躍趨事嘗恐後期邑中人人稱其易與久之跡境內函人王璵五六輩發其奸寘之憲典於是人人又且畏顧奉法以爲操縱得宜在先生固不一以自奇如是者三年一日也已而內召私語某曰吾舅柄用外間方且藉藉吾可以身爲口實乎某力贊其決蓋先生爲張文忠公孚敬之甥年且相亞又交好也丁亥擢吏部文選主事戊子出典廣東鄉試庚寅擢考功郎中郎中潘考擢南京通政司右通政癸巳召主

歐歐錄

卷之七十三

王

漫曲錄

謫黃未幾改國子祭酒兼經筵講官爲吏部進

黜陟人才務當情實尤能采按幽滯直已無所他徇在國子歲餘振勵有方然其私心既不欲以身爲人口實而被退抑與忌其進者竊揣知之往往構謬軋遂決意棄去蓋屢疏始得歸既歸連遭內外艱心不勝痛遂以疾終其歸之年僅六十也先生長身玉立風致魁岸負氣不肯下人不獨自視甚高望之首如塵外孤鶴不易籠繼久而窺其胸次率自貶議其少時抱異質書過目輒成誦兼通諸經弱冠以春秋魁兩浙而舉進士則以毛詩居常有意辟穀酷嗜仙藥徵事俾自悔改更不禁繁以賦役留者言語歐歐如其家人父子節縮簡澹惟所欲便不令迫苦人亦踴躍趨事嘗恐後期邑中人人稱其易與久之跡境內函人王璵五六輩發其奸寘之憲典於是人人又且畏顧奉法以爲操縱得宜在先生固不一以自奇如是者三年一日也已而內召私語某曰吾舅柄用外間方且藉藉吾可以身爲口實乎某力贊其決蓋先生爲張文忠公孚敬之甥年且相亞又交好也丁亥擢吏部文選主事戊子出典廣東鄉試庚寅擢考功郎中郎中潘考擢南京通政司右通政癸巳召主

歐歐錄

卷之七十三

王

漫曲錄

公之姊與其配邵皆封恭人其為生時先生  
經義實識之又知其所主不私故每與語心事比  
第纔一再見而先生別矣先生既葬墓未有銘叔  
懋以書來曰子固知先子者不可辭銘又六年始納  
銘于墓

錄 卷之七十三

五

侍郎掌國子監事林公文俊傳

文俊字汝英號方齋世居定江文俊生而穎異  
過目輒成誦弱冠舉正德丁卯鄉試第一辛未登進  
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擢右春坊右贊善歷二  
京國子祭酒南京禮部右侍郎轉南京吏部右侍郎  
中間預修武宗實錄兩同考禮闈一主考武舉再  
充經筵講官世宗見其玉質矩容音吐中金石意  
屬大用權貴擠翰林異已者補外文俊賴聖眷以  
免吏議會推南祭酒凡四上竟及文俊始允先是  
敕本監校刊二十一代史未就文俊不數月校定二  
十一史鈔梓以獻其宋史書繁訛多且朝議謂宜改  
修故缺云改北祭酒值乘輿臨幸文俊以尚書議  
說世宗甚悅賜衣二襲凡南北六館生罔不肅然  
規條雖貴游子不得躡序南一生遇盜稽程法常贖  
金文俊聞其將鬻子惻然為捐俸吏議卒免贖時有  
恤教之煩為吏部方逾歲左脇病疽卒得年僅五十  
計聞世宗軫悼廢一子加贈南京禮部尚書賜葬  
祭太常初議謚曰良曰恪御筆特改曰文修異數  
也文俊涵養完粹誠實不欺待人有恩每為諱過或  
非意相干亦無愠色性至孝釋褐即迎養二親二親

先後歿于京邸扶輿歸哀毀踰節念父當日躬耕自給因名所居堂曰力本示子孫勿忘歷官二紀清約如寒士不置勝妾不蓄玩好物所得俸金買田克祀與同祖從子均業其遺與諸子者僅給衣食而已平生慎取不干人以私有藉人請求書札者獨文俊無有士論翕然故沒無遺貨文章醇雅雋永有芳齋存稿若干卷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主

國子監司業孫作傳

孫作字大雅一字次知江陰人自曾祖澂川先生傳室作而學益大門人弟子以清尚先生稱之而不名著書十二篇號東家子詞旨閑博雜之子書中蓋不能辨也至正兵起挈家二吳盡棄他物惟載先世藏書兩畝麓太尉張士誠聞而廩祿之卒以母病謝去用是益貧然厯怡自若略不爲動久之衆爲買田築室家於松焉洪武癸丑起纂修日曆授翰林編修官乞外授太平府教授三年選學官任除國子助教明年分教中都又明年還成均又明年陞國子司業後終於漢成里所著惟滄螺集版行于時餘見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主



國子監司業王公嘉會傳

黃佐

王嘉會字原祖浙江嘉興人少博洽負俊聲元末舉  
舉不第乃授松江爲人溫淳和緩後進樂就講論  
禹來者修庭戶恒滯上海令康伯愚見其詩詞敦雅  
敬禮之引爲上賓使以文章飾已吏事會詔舉明經  
嘉會應聘至京高皇帝命賦詩應制稱旨復試其  
文貴異之除授翰林院檢討洪武十五年九月陞國  
子右司業時宋訥爲祭酒太學生常數千人嘉會與  
訥及左司業龔敷嚴立楷範三人者春秋已高龔  
龔如正其衣冠旦夕端坐諸生雲集而下肅然望而  
畏之以是士類率教多所造就吏部取擢輒能其官  
上知其勞眷待殊厚十六年冬以老疾乞歸優詔調  
治十七年七月特賜致仕未啟行嘉會卒于官舍年  
八十餘上深嗟悼命禮部移文應天府給舟車還  
其喪及發引之日詔命所在官司備禮祭之

國子監司業前禮部侍郎劉崧傳

劉崧字子高吉安泰和人元季嘗領鄉薦遇亂不及  
會試教授鄉里國朝洪武三年以材學舉至京授兵  
部職中陞北平按察司副使居官以清苦自持  
坐事輸作京師尋放歸鄉十三年春丞相胡惟庸等  
謀上特賜手敕起爲禮部侍郎未幾命署吏部尚  
書事以疾乞致仕許之已而上思其老成宿學遣  
使以國子司業起之一見歡甚湯以鞍馬居位末上  
日遽得疾猶強坐訓諸生疾革祭酒李敬問所欲言  
崧曰天子遣崧教國子將責以成功而遽死乎無  
憾微錄卷之七十三

一語及家事卒年

一

上重惜之親爲文以祭之曰惟爾有學有行發譽儒  
林朕嘉爾能屢常擢用邇者遣使召爾司業成均簡  
在朕心期于成效夫何不數日間三然而逝朕甚性  
焉已令有司備禮殯殮靈車歸葬特以牲醴致祭崧  
博學有志行家素貧及貴未嘗增置產業居官十載  
不以妻子相隨清苦如布衣時其爲北平按察副使  
携一童往至則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至五  
鼓則衣冠起坐待旦值北平兵革之後招徠逋逃慰  
安反側惟務寬厚以存大體尤慎威刑之用遇小人

檢校輒先事防制溫顏與詞而見者凜然及致仕而歸益自謙下問學之功老而彌篤與人言未嘗及官政感歎其姻族之人不能自養者輒周給之崧駁歷中外尤以文學受知於上其爲文雅粹詩有唐人風韻所著有北平八府志東遊錄嶺南錄及詩文十八卷藏于家又有獻方集行于世

司業吳公源傳

吳公字性傳莆田縣人曾祖鳳舉傳學多才第宋咸淳元年進士歷官宗學博士入元故官制通授府縣之職鳳舉強起知興化縣數月辭歸扁其堂曰修初以見志源早孤自知力學惇禮好義學上大夫皆推之至正末舉泉州路訓導洪武三年復以

府教授十三年中書舍人林廷綱薦源德行特之於是與杜敷龔敷趙民望李佑俱應召至命爲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府之次屢降制諭欲其均調四時繼令各司春夏季上中下旬而源

則司夏季中旬每講明治政必以得賢才敦教化養黎元爲圖治之本甚見嘉納上問東苑命五人侍應制聯句七言近體一章上先倡首句曰龍盤龍虎筆豪英五人者遂繼之曰五色雲煥日明壯王氣瑩然垂景象臣民風樂爾見昇平教臣王氣金陵最盛臣宇宙千秋帝業成臣上復繼之曰暗憶六朝興替事臣杜敷途足之曰禎祥未盡臣加禎詩成上呈上念其賢復詔徵赴京授國子監司業未幾卒于官出彭從吾姪陽保鄉薦國子博士陽保孫昭成化戊戌成進士官終廣西按察副使

自前皇以文講藝徵辟名儒吳公起海微蓬掖爲  
四館官斯亦曩時版築挽輅之遇已余觀東苑賦詩  
風飄乎卷阿梧鳳遺風迹其與諸儒登對曰不敢上  
賀 聖主自棄明時其志尚固有以結 主知矣雖  
不登于大用然以鴻漸之翼振羽上林道承際會與  
日月並垂不朽豈非千載之一時乎

國子監司業張公智傳

張智字玄畧延平順昌人元末父昇元以神童薦  
太學授秘書郎五遷至江西儒學提舉智生而聰穎  
讀書過目成誦群兒爲嬉戲之事必正色端謹如老  
成人侍父學於南昌長益勵志問學嘗慨然歎曰采  
玉必於昆山探珠必於滄海爲學豈可不出戶庭哉  
即日挾策入元都交當世名士用薦入國學四方兵  
興以才出參閻省機務省臣承制授智同知新喻州  
事已而知事勢不可爲浩然退居徙居建陽崇化里  
酒掃一室置古今書籍其中窮搜博覽沛然有得未

庫徵錄

卷之七十三

三

嘗窺門外鄉黨爭企慕之洪武戊午以明經應薦爲  
湖廣夷陵州學正凡九載以內艱歸辛未服闋入朝  
尚書趙勉言其學行 高皇帝亦訪知其才可用遂  
超拜禮部試左侍郎即首言宜以書籍頒布北方學  
校議者以費財不便智正色曰使賢才彙征利益生  
民何惜此費聚大慙未幾實授右侍郎秉禮不遷綱  
紀秩然人皆敬服是時諸儒多有不稱任使者至嬰  
顯修 上勅智等曰古之儒者務學以明體適用窮  
則忠信篤敬以淑諸人達則忠君愛國而澤被天下  
朕自御宇以來擢用儒士布列百司思得人以稱其

任而卒少見其效何也良由師道不立故成材罕  
爾禮部宜以朕言論天下俾凡爲儒者必格遵古先  
聖賢之道以修己教人毋徒尚文藝云智請首行于  
太學從之智尋奏言歲貢生員舊制中式者送國子  
監不中者罪有司停學官俸生員罰爲吏今不中者  
遣還讀書有司教官罰如故是生員不率教者無所  
勸懲也 上廼命更定其制不中者有司官任及三  
年論如例二年者停俸半年一年者停俸三月學官  
無分久近罰如例生員廩食五年者爲吏不及者遣  
歸讀書次年復不中者雖未及五年亦罰爲吏壬申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三十五

三月丙子 懿文太子薨命禮部議喪禮智上議曰  
喪禮父爲長子服齊衰期年又云期之喪達乎大夫  
今斟酌其宜皇帝當以日易月服齊衰十二日祭畢  
行之在內文武百官即日於公署齊宿素服入臨文  
筆殿給衰麻越三日成服詣春和門會哭明日素服  
行奉慰禮其當祭祀及送葬者仍衰經以行在京停  
大小祀事及樂至服闋日而止停嫁娶六十日在外  
文武百官聞喪易服於公署舉哀次日成服行禮停  
大小祀事及樂十三日停嫁娶三十日其內外文武  
百官行祭禮者自備儀物 上曰朝廷府庫百官俸

祿皆出於民今祭祀儀物令光祿寺供具百官惟致  
哀行禮餘如智議尋以時享在邇令智與翰林院叅  
考古制智等奏曰王制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不  
敢以卑廢尊也今定議天地社稷先師歷代帝王須  
用樂外惟太廟乃祖先神靈所在國既有喪而時享  
仍用樂恐神不樂聽宜脩而不作詔從之其所建白  
多此類也居二歲以事左遷爲國子學錄尋陞博士  
建文中陞司業嘗奉 命代祀孔子於闕里永樂初  
文皇帝幸學智講周易賜資甚厚智爲人儀容儼肅  
多識典故教人以規矩開導獎勵老而弗倦丙戌七  
月卒年七十有二士大夫莫不悼惜之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三十五

司業吳公溥傳

黃佐

吳溥字德潤撫州崇仁人少從涓南令邵伯恭游伯恭奇之謂其父思清曰此子器宇不凡異日必能大公之門矣弱冠舉孝廉不就洪武間吳公兄縣學生受春秋於前進士李源成文藻大兄稱賞家雖貧窘而祿寒盛暑不少厭學同輩侮之恒不與校領庚午鄉薦以疾弗果上春官尋羅思清憂泉毀骨立幾至不起服闋教書以自給永豐羅師程時分教縣學折節與交每稱溥曰篤學古君子也乙亥入爲太學生嘗奉詔宣諭武臣使雲南總兵官贈以文綺不受尋閱獻徵錄卷之七十三

上伍使福建一無所八稱其廉介比還太學時太常丞張顯宗攝事嚴毅方正於諸生中獨器重溥爲延與語建文庚辰試禮部第一廷對賜進士出身以爲冠擢翰林編修永樂初與修高皇帝實錄書成陞修撰尋纂修永樂大典克副總裁戊子用祭酒胡儼薦陞國子司業爲人清慎嚴重造次必以禮其教學者必使致力本原曰事口耳之學以取近利非士也每晨五鼓坐堂上視諸生所習爲之講說懇懇不倦而萃其涉獵蹈襲之弊授受終日危坐無怠容學者皆心服之前後監學之師以實心古

教如溥者少矣仁宗皇帝在東宮時監國京眷遇殊厚欲擢用之竟不果宣德改元通政使陳璉奉命掌國子監事九月甲午設宴公堂溥從容笑語如平時酒闌忽得風疾昇歸私第以是夕卒年六十有四臨終無一語及身後事但屬治喪不用殯所著述有古崖集溥在翰林及國學二十餘年操守如一日未嘗一涉足權貴人之門權貴人亦莫之知或念溥文待次不遷勸其少貶以徇俗者答曰遇不遇命也吾知安命而已安能枉已哉天下之爲士者皆高之家素貧然篤於義故人有遺孤貧無依者輒賑給不吝及卒無以爲歛云子與祈以道學聞于時亦古朴有父風天順中以隱士徵授左春坊諭德不拜學者稱爲康齋先生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七

司經局洗馬掌司葉事晁公琛傳

晁琛字君石別號春陵開州人性至孝少失恃奉養母以孝聞及長博極載籍工於詞賦高古冲雅出漢唐諸名家右嘉靖辛丑登進士第選翰林庶吉士一時海內俊髦悉推讓焉尋任檢討專制誥修會典絲綸密勿多所裁定分主會試甄選尤精繼以父疾懇疏求養得告家居於城隅之西築精舍奉養其間親卒哀毀盡禮服闋陞洗馬旋授國子司業公疾卒於官隆慶二年郡守鄭曼舉入鄉賢祠

卷之七十三

三

國子監司業澄川沈先生淵墓表

先生諱淵字子淨別號澄川濟南新城人也世有德爲邑茂族考諱雲鴈不及見先生第後痛於檢討適母周封太孺人生母黃太孺人皆及先生贈公四子伯源仲源次乃先生又次季淵淵公奇先生葬父得高敞地曰必淵也食其報者贈公晚而病痺家且益落昆弟皆出分先生攻苦讀書讀書城南寺舍暮則自携膏火襍被往宿日以爲常既舉進士選爲庶吉士教居高等丁卯授翰林檢討其年入館修國史及掌制誥執事經筵凡此非詞林深資不與以穆廟登極亟舉大典故並得焉明年戊辰分校禮闈辛未冊諸侯王報命闕下會上在東宮出閣以本官兼校書郎入侍萬曆改元用從龍恩進爲經筵講官端慎有儀開陳剴切諸公數目備之明年擢國子司業上幸太學先生進講尚書賜白金文綺宴於闕門時都試屆期諸生雲集先生攝大司成矩度甚嚴少所假貸貴遊高第凜凜步趨不敢闕請國學爲之改觀明年春病病三月餘卒貧無以訖予與司徒同邑王公饒諸里大夫宮保張公醴諸同

門友共歸先生之喪而荆孺人上書請卹 上念

勞詔守臣臨祭如法先生為人魁梧豪邁儀貌儼然

平生伉直不阿毋論權人必以正對意所不可殺獄

見辭色而誠直無他腸不善記人過一語合意輒出

肺肝即或謾之亦夷然不爲意也博極群書文辭高

古尤好爲歌詩體骨遒勁與李臨淮康裕鄉結社倡

酬浮白大噱嘗竟日夜爲歡諸長安遊客爭誦沈太

史倘儻豪也吾觀先生學術操行實有其文在漢宋

諸儒中樸直似夏侯太傅勝雋學似石有道介於齊

魯家法稱博聞篤行不虛矣假令遭會風雲致身密

獻教錄 卷之七十三 四 曼山館

勿必能捷經守古有所匡持決非碌碌浮沉與世俯

仰者而天不祐良詘於短筭豈海岱之間風氣使然

哉先生生嘉靖乙未九月十七日卒萬曆丁丑四月

七日得年四十有三

國子監丞張顯傳

黃作

張顯字絳熙江西奉新人自幼岐嶷不群性識穎發

從教諭張克靜受尚書得其指歸才譽日振洪武中

被薦除縣學訓導調選于京師適有詔選儒者教武

臣子弟吏部乃舉顯等十人應命未幾擢靖江王府

教授尋以外艱去職歲壬午內難平復選入中祕與

修 高皇帝實錄永樂初書成有白金文綺之賜授

國子學正丙戌三月朔 上幸太學舍菜禮成御經

筵命講宴資師儒顯亦獲與焉辛卯秩滿陞國子監

丞蒞事公勤六館皆敬重之乃條陳百務曲盡物情

獻教錄 卷之七十三 四 曼山館

而成法益脩時北監初建惟司業具泰署印教尼不

行戊戌朝議以顯素諳典章乃奏改北詔報可遂兼

程以往倦倦經理學舍勸懲淑慝百廢畢興裨輔泰

所不逮泰舊嘗爲南監助教顯降意下之且與六堂

師儒協恭和衷嚴申學規激勵後進於是諸生數千

人肅然敬服莫不以顯爲能盡職癸卯五月卒于官

年六十兩京人士多追思其公正無不盡傷大學士

楊士奇輩相與作詩哭之顯嘗自以行己直別號養

史故名其所爲詩文曰養史齋藏于家

梁監丞里許墓志銘

楊士奇

永樂十一年六月一日國子丞梁里許以仁卒仲子澤將奉其柩歸公州以國子博士鄒幼亨所狀來乞銘以仁常與教吾郡又聞澤致孝於親惓惓也不忍辭按梁欽著述以仁自幼聰穎好學稍長選爲州學生洪武庚午舉鄉貢明年會試下第克太學生有詔選太學生教郡縣學以仁在選中授吉安府教授後丁外艱起服改國子學正秩陞監丞會祭酒被召在翰林司業以仁授命署監事永樂十年也以仁自爲校官且暮出所蘊爲諸生講說暇即自學不懈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里

夏山館

五

翰林院檢討掌監丞事林公大猷傳

林大猷字子道仕敏曾孫舉鄉薦授新建教諭勤於啟迪遷國子學錄闕洛晉魯之士執經從游無慮數百人齋舍至不能容輪指聽講又約日通集太學諸生聽講謂之普講祭酒耿公裕待以賓禮進監丞盡剔宿弊講學益勤弗替諸生貧者授衣病者給藥死則躬詣哭殮之或屬其鄉人挾喪歸或捐俸爲買地卜師以葬久而力弗能給又以疏告于好義君子俾其子以葬九載陞翰林檢討仍掌監丞事以疾卒

十官

大猷志行端謹學問該博議論懇切獎與

里

夏山館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治庚戌進士終戶部員外郎



國子監博士趙俶傳

黃佐

趙俶字本初紹興山陰人博通經史爲文遺健名重當時尤明於毛詩洪武六年春被薦至京高皇帝召與講論經史俶援據傳說貫穿古今每奏對上輒稱善除國子博士既教胄子隨扣輒應莫不樂得經師上一日御奉天殿俶偕諸儒侍側召至前諭之曰經學必宗孔子毋以儀秦縱橫語示諸生也俶頓首謝歸而告誡士子屏去戰國策諸書勿讀自是博經者文日益醇明年詔擇諸生之聰悟能文者三十五人命俶領而顯教之且令修詞以漢司馬遷歐徵集卷之七十三班固唐韓愈宋歐陽修蘇軾爲法尋於諸生中擢李擴黃義等入文華武英二堂說書多至大用俶自專師席旦夕誨迪不倦士多成業丙辰十一月乙未陳情乞骸骨丙申上御奉天門御史臺左大夫汪廣洋右大夫陳寧奏曰惲士趙俶以詩經施教成功者四年其弟子爲方岳重臣及持節各部者往往有之是不爲無功今年逾七十筋力寢衰精神不完願陛下放歸山中以盡其餘齡上可其奏加俶官爲翰林院待制勅吏部給以詩命致仕戊戌俶詣闕謝上召之使前問曰卿何郡人對曰會稽上曰向爲

兵部侍郎出知萊州鄉之子邢對曰是也視之曰卿誠耄矣歸養其家爲宜俶頓首而退初俶子圭玉官法從時俶作訓忠之書教之圭玉由是服政有盛名世以俶爲愛而能誨越七月甲辰詔出內藏庫錢二十五緡以賜俶拜謝遂行廣洋及寧爲賦詩贈俶和者成什司業樂韶鳳授簡學士宋濂爲序率同官暨諸生千餘人送之都門聚觀莫不羨其榮遇云俶後考終於家年八十一

徵錄

卷之七十三

聖



國子監博士

錢學博

上

錢學字子子紹興武康人後博學能文洪武二年以儒士舉為國子助教時邵邑令員貢入太學者設為教條限以歲月責其功教助教與博士程其課業而升降之既升舍乃得選登仕籍然士方畏懼為法所繩惴惴莫有樂學者宰為入莊重和易諸生每一就之輒戀戀不能舍以是為時明師十年三月已卯朔以年老陳情乞休上許之勅授文林郎國子博士致仕勅曰朕昔戡定四方即開學校延師儒俾助贊之十第凡民之俊秀莫不從教之以經史六藝明體適用布列中外以共保太平於無窮國子學助教錢宰學問老成訓導有方在學數年綽有成效朕方嘉諸生有所矜式而年滿七十懇辭還鄉特授文林郎國子博士致仕爾尚師表一鄉訓誘後進以裨治政庶幾不愧鄉大夫之教則朕猶有望焉宰既歸精力猶壯宣上德意有從之游者輒開迪不倦遠近宗之二十七年四月上觀蔡氏書傳象緯運行與朱子詩傳相悖其他証說與鄒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於是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等學士及致仕編修張美和致仕助教靳淵等並遣行人賈似

卷之七十三

吳山稿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七

吳山稿

之是年四月京師入見上語以正定書傳之意命翰林學士喇三吾總其事禮遇甚厚時建酒樓初成賜宰等鈔宴其上上各霑醉獻詩以謝上覽之大悅復遣禮部尚書任亨泰諭旨諸儒有年老願歸者先遣之宰齒最高與眾皆請留亨泰以聞上喜曰朕知諸耆宿終能成朕志其善視之九月己酉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亨泰梓行之賜宰等宴及鈔令馳傳歸其鄉又三年宰乃卒壽九十六初宰嘗病近代新聲太繁刻意古調擬漢魏而下諸作及古詩十九首且各補其未純者詞林稱之所著有臨安集

國子監博士石光霽傳

黃佐

石光霽字仲濂揚之泰州人少穎異讀書五行俱下元末翰林侍讀學士張以寧留滬江淮光霽從之游以寧博學善摘詞尤長於春秋嘗與大梁張氏訂定春秋經說而序之其畧曰春秋者聖人之心也生殺萬物天地之心無心也至仁焉耳夫賞罰萬世聖入之心無情也至公焉耳夫天地也聖人也惟聖人能知之能言之游夏且不能與而謂後之人若左氏若公穀氏能盡知且言之乎後之學焉者弗據經以說經顧任傳以疑經噫其亦惑矣故以寧談經通融三獻徵集卷之七十三 聖人 吳山館傳魚用啖趙光霽諦聽講解至忘寢食嘗書其後以寧見而大嗟賞之洪武十三年光霽以明經舉為國子學正自常教外四方髦士多從之游戶外屢恒滿十七年陞受春秋博士作春秋鈞玄二十卷以闡明聖經之旨學者競傳習之光霽感以寧授受恩義旦夕不忘時以寧沒已久遺藁散落光霽遺其子性維陽勝得其詩百餘篇捐俸梓行之後以寧子炬貢入國學以其文藁示光霽光霽一見悲喜交集復捐俸梓行焉論者謂弟子篤誼如光霽者世所罕見也光霽亦工為詩每一篇出學者輒詠誦若膾炙不厭云

國子監博士義烏王公紳墓表

王汝玉

仲緒諱紳姓王氏其先太原人初遷祖彥超為周鳳翔節度使始由會稽徙居金華之義烏今王氏遂為義烏人十三世祖固從安定胡先生遊登宋皇祐五年進士第得官思陽令其後子孫皆業儒躋膺仕詳著王氏家乘考補字子充以文行重海內與潛溪宋先生齊名大明初擢儒臺校理歷官起居注出佐南康臨漳二郡後朝廷開館修元史召為總裁官尋擢翰林待制使雲南仗節死時仲緒甫十三歲聰明過人落筆為文沛然不可禦鞠于伯氏絞事母夫人何氏盡孝及卒哀毀踰禮未幾緩亦沒仲緒獨綜理生計作業築塋憂患中而傑然召奇志視世務瑣瑣無足動其中暇日益取經史百氏言窮其浩博會其旨歸曲而暢之觸而引之縱橫磅礴出入上下務探擷其精英乃已潛溪先生一見即器之曰吾友王待制其有後乎一時俊傑多自服不逮蜀王尊賢下士聞之馳書幣聘致待以客禮仲緒痛先待制死節繼徽遺幣未返丘隴白其情事王悼憫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遂即死所奠祭仰天號慟幾絕過者為之泣下需襟漣潸陽慟哭記以著志既還王慰

勞備至蜀人無貴戚咸知敬愛君無何有以仲紹名  
 行薦者徵詣天官授國子博士諸生方翕然嚮慕而  
 仲紹不幸卒焉寔洪武庚辰十二月丙午也享年四  
 十有一仲紹平生無他嗜好惟喜爲文章有繼志齋  
 集三十卷藏于家昔勝國之季海寓割裂光獄氣分  
 不完學者所習疑委靡極矣待制公以豪傑挺邁之  
 資力矯時弊追古道而及之倡爲雄偉闊大之辭際  
 皇朝龍興之運俾天下後生晚進有志斯文者讀之  
 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不知心日開朗也及持節使絕  
 域慷慨殉義視死如歸遂使僞強蠻酋凜然知中國  
 尊像錄 卷之七十三 吳山解  
 風風賦之可畏迨王師南征勢若破竹而六詔教  
 皇威入版圖公實有功焉會謂天之佑相盛德不  
 有其身必在其後人仲紹年富力強學篤而行修其  
 末者殆未艾異日必能繼厥先緒成一家言以勸藻  
 皇猷鳴國家太平之盛夫何未及中壽而遽奪其生  
 焉葬之五年王汝玉氏悲待制公不昌其胤仲紹之  
 不遂其志而表墓曰天之於人賦以才者或不賦之  
 以壽豈二者不得而兼有耶抑亦抱魁梧之才者能  
 漏造化之機先事物之兆非特爲人所忌嫉鬼神亦  
 將忌嫉之邪夫亦天下之事有不期而相值邪若仲

紹之才之壽其必居一於此矣余不得而知也待制  
 公爽靈在天地間與日月爭光而乃斬盡其報竟何  
 爲哉竟何爲哉

國子監博士羅師程傳

黃佐

羅師程名恢以字行吉安永豐人六世祖武岡教授開禮宋季勤王死節世以儒業承家師程切頌敏五歲失恃既中力學居父喪哀毀骨立襄事惟謹事兄如父敬愛篤至鄉里化之洪武癸酉薦授撫州崇仁縣學訓導嚴師弟子禮勤於誘迪凡經造就者悉得爲聞人嘗上疏言孔子廟庭從祀當以道學論當時有若優於宰子論語記有若言行者四皆有裨於世教記宰子者亦四皆見責於聖人宜以有若居十哲位次而宰子居兩廡公伯寮沮壞聖門不宜從祀遂獻教錄

卷之七十三

伯玉孔子之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居兩廡六十位次之下於義未當宜陞故聖王廟疏奏不報其持論正大多類此秩滿膺薦入史館兼校國學經籍兩與纂修高皇帝實錄永樂初竣事賜白金文綺陞國子學錄師範端嚴前後受業者千餘人二成祖祀太學賜襲衣預筵宴滿考遷博士又六載以年七十陳乞致仕時車駕巡幸北京仁廟在東宮監國朝臣以事率未敢請特爲遣使上聞得旨俞允時論高司業吳溥嘗遊其門率六館師生數千人祖送之者填道時人莫不慕其業師程德性忠厚儀矩

端莊望者敬畏孝於奉先遇忌辰時祭輒感愴泣下誠於接物於人無疎戚長幼言談表裏如一既歸絕迹城府日與親朋登臨觴詠而詩書之訓考索之勤未嘗少廢報拾先世遺文訂輯族譜梓刻以傳於家事澹然弗顧也一日忽召子孫語之曰吾覺神不守舍其將逝乎時天初曙啟戶視之有頃卒年八十有二自號雷菴有寫心歸田諸藁藏于家

獻教錄

卷之七十三

五十五

曼山館

國子監博士孫貞傳

黃佐

孫貞字宗正南昌豐城人先世有勳于母姨夫李氏者遂冒李姓至貞始復焉貞穎異力學為縣庠生時教諭鄭子彥深器重之授以毛詩又從鄉先輩學士朱黃德潤游益有造詣洪武辛未貢兗國子中癸門試甲戌登副榜者百六十餘人詔三等銓之貞得教授紹興高皇帝進諸士等者近陞前諭以教郡之道上命吏部錄其名以俟擢用貞銳然思副上旨至官即振教規務行公正有施御史若按郡甚嚴私於給事徐氏子既令克增廣生又升而廩膳之貞諱不可御史氣為沮郡官皆從旁私語使姑許之退可改行勿與面質貞曰君子與人以信焉有今日許之而明日可改御史知不可奪遂止其作育諸生旦夕講解不倦一日遇相者言貞將有憂至貞即心動求歸省親行次南昌而父已計聞夫居喪哀毀踰禮服闋調漢陽時科目久乏貞教之尤力後當試者十二人惟一人下第及奏教績為諸郡中第一有張通判以廉介稱坐事繫獄都臺獄吏索賄不得多所挫抑事白復官人疑其必易所守而張廉介自若會詔下教授得應賢貞即舉張遂擢按察僉

事張貧甚無所於裝貞即資之行永樂紀元貞祇嘗陞國子助教嘗謂學湏以靜為本因立家教以示法於是閑其燕居之所閑諸子其上親授以經諸生效之多成材者時博士黃彥清與貞連居因熟其從子金蘭後彥清以姦黨沒家金蘭為貴池典史坐累至京失所歸貞館之三年有不足輒周之或傳言將罪彥清鄰佑又謂將罪金蘭宿主貞皆恬不為動同鄉楊伯震為長蘆運副得罪自獄中出病瘵無復人色昇至貞門欲托寓焉旁舍懼其相染也唆家人固卻之伯震遂露臥祠下貞歸聞之嘆曰人各有命病豈能染耶亟命移入病卒以愈其好義多此類也助教考最轉博士陞從七品祿時太學官屬傑然者賢稱者不過四五人輿論推貞為之冠祭酒胡儼司業吳溥重其文行竝遣子受業貞嘗署監事監生在廨有事故不在官者所司移文問狀六館紛然莫知至經旬不得報貞乃作類姓簿各錄姓名籍貫班次欲求其人索姓下即得之監中稱便遂為定法署事一年而解得勅命授修職佐郎時子曰良為御史同居每夕歸必觀今日治何獄當則喜有不當輒切責之以是竟能其官曰恭為翰林編修分月俸致養卒

入升斗爲已費壽以飲賜銀幣不發封報還之而  
以書曰我俸恒足爾宜自養爾廉勿復致也日僉曰  
讓亦爲敬職初欲五子各專一經尋以長子曰溫有  
桑梓之托取外甥郭在恭以足之其後四子皆有成  
在恭亦第進士爲御史當時稱善教者必曰孫博士  
孫博士云宣德初奏乞歸省其母時母年八十貞亦  
近耆矣始有退休之志明年還任又明年秩滿詣行  
在請老不允尋以日恭官封致仕歸養朝夕娛侍親  
側不舍非國慶及鄉飲酒足不至縣門諸省聘典鄉  
試文衡皆辭不赴及丁母憂築館敷山之下鄉子弟  
獻敬錄

卷之七十三

五十六

多從之迨後三年曰讓在祁門迎養又二年曰良出  
守重慶復迎養貞皆樂赴之及歸自重慶嘗謂人曰  
人生貴考終命耳壽雖期頤而告疾篤非福也願逝  
時恬如睡夢於我良快正統五年五月果卒  
年七十有五貞存心端謹自奉儉約揆事必慮始終  
故歷官四十餘年夷坦如一初爲國子生時與郡人  
盧淵同舍及寫武臣誥與主事夏原吉同事教誨與  
時與郡守李慶相善後淵至侍郎原吉慶至尚書貞  
未嘗一至其門其自守如此先是卒前數月寄書曰  
某言其得病近稍差而四體未寧日恭亦心動懇乞

歸省乃俞允奉 命行至南昌哭奠計如貞昔與某  
親焉人皆異之貞所著有竹齋文集

傳錄

卷之七十五

五十七

北京國子監博士王復原字子復洪熙元年九月卒於官王氏家泰和之西鄙世業書詩爲儒自其祖父以上皆不仕父志德積善養喪子復雖少不以孤寡而怠於學晨夕寒暑自策勵稍長聞同郡謝子方先生深於易果從之謝講下生率常百數人輩而馳騁文辭進取之習得其支葉者爲多若用志沈潛必擗求本根者僅十數輩子復其一也子復是時已自有負俠出圭角謝先生亦奇視之洪武丙子選江西鄉試第七後四年會試禮部選教官第一授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五八  
曼山館  
廣東化州字正時嶺以南郡縣學比比乏師子復蓋心其職化州之學者始有所興起而浸漬及其旁近其學亦多九載最陞七品祿仍博士職預修五經性理大全諸書書成受廌賜及修太宗文皇帝實錄詔簡有才識通史學者館閣擬子復未奏而子復得風疾遽不起子復爲人儉約質率無崖岸嗜爲文章在監學十餘年求文者日接踵戶外未嘗有厭倦意所著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嗚呼王氏於余還往之厚者子復及其弟敬先敬先爲人率直聞爽悖義薄利前三年敬先沒于蜀余每與子復追憶之而悲豈謂

於今又悲子復也則余之爲此文也友道之感何獨子復哉何獨子復哉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三  
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門七  
十子顏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而亡說  
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顏雖既竭吾才然終日  
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  
患失迥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  
之也夫庭隄以夜出涼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  
一變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易稿芝榮不踰旬蔓草  
繁鵲鳩巢鳩鳩遍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睹  
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  
然矣於昌國何疑焉殆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  
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既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日  
諷道書若有所得嘆曰弊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斃  
也可謂知乎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  
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悅之遂  
究心玄虛益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  
明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沒溺於  
德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

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  
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授異人五合八石  
之秘服之冲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  
廼曰吾聚黜吾昔而游心高玄塞兌歛華而靈林是  
固斯亦去人之兢兢於世遠矣而子猶余拒何也守  
仁復笑而不應於是默然者久之曰子以予爲非邪  
抑又有所秘邪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  
以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壙之表子其語我乎  
守仁曰謂吾爲有秘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  
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六十一 曼山館  
器以融道道器爲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  
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  
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  
間乎昌國首肯良久曰冲舉有諸守仁曰盡爲之性  
者可以冲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  
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慨而思  
驟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爲萌甲吾且爲流漸子其  
默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  
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  
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憐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憐津

泮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計昌國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商其家事其長子伯虬言昌國垂殂整衽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泣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氣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辨而神志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說以待昌國之及而昌國乃止於是吾則有憾焉臨歿之託又不可負之昌國名禎卿世姑蘇人始舉進士爲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以致老求改便地爲養當事者目爲好異抑之已而降爲五經博士故雖爲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

康徵錄

卷之七十三

六十一

吳山館

說

其以爲憾所著有談藝錄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其至者昌國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丘西麓銘曰惜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至早文聲詞中廼謝棄脫滓垢獨修形鍊氣守靜致虛恍若有際道幾朝聞道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璞之未琢豈方頑礪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斯

國子監助教貝瓊傳

黃佐

貝瓊字廷臣嘉興崇德人性坦率不事遺幅而篤志好學傳通經史百家之言善爲文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張士誠據姑蘇累徵不就洪武三年被薦修元史既成繙受賞而歸六年以儒士舉至京師除國子助教嘗慨古樂不作所謂成均徒有其名廼作大韶賦以見志宋濂之爲司業也建議於朝謂當立五學並祀舜禹湯文爲先聖高皇帝不用其說且黜辱之然士大夫猶有黷濫者瓊乃作釋奠解曰三皇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其爲聖人也奈何曰庖羲氏闢天下之文神農氏興天下之利黃帝制器尚象以通天下之變此爲治者莫過於三皇也何如曰孔子不得如三皇修君師之職於是刪詩書正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以明綱常於萬世德雖同而事則殊矣然則祀三皇於學以孔子配之可乎曰不可以三皇爲先聖以孔子爲先師奚爲不可也曰又各有所當也按周禮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故文王世子篇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先師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皆釋奠於先聖先師

康徵錄

卷之七十三

六十一

吳山館

考曰先聖若周公孔子其下云凡釋奠者必有餼也  
也有國故則否蓋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  
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益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  
各奠之不同也是唐虞與周所主先聖先師固無定  
名未有及於三皇也再稽之史漢魏之王取舍各異  
周孔迭爲先聖孔顏互爲先師若周公制禮作樂宜  
享王者之祀於是罷周公升孔子配以顏子高宗永  
徽中又復武德舊制顯慶二年以長孫無忌言正孔  
子爲先聖仍以周公配武王厯宋迄今釋奠孔子定  
爲不易之典是唐宋所主先聖先師已有定名未有

蘇徵錄

卷之七十一

六陌

晏山館

及於三王也嗚呼太古以來人若禽獸然寒無裘暑  
無葛饑無木食渴無谷飲無五穀以爲養也疾病相  
仇無醫藥以濟其天死所處或巢或穴無上棟下宇  
之禦風雨川游陸走無舟車之安也其事簡其俗淳  
結繩而治無文字之可紀也三皇繼作而後人之爲  
道始脩此衆人疑其不祀三皇者爲缺典夫三皇宜  
祀而不得祀之於學也惟孔子當周之不振憂道之  
失與諸子講於洙泗之間以述三皇之所傳故宰我  
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冉有曰自生民  
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孟子曰孔子所謂集大成

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宜爲百王之宗主萬世  
法所以祀之於學也學始無孔子廟惟魯有廟然其  
教被於天下非一國所得專者故天下通祀之自唐  
已然虞世南韓柳諸記可考夫學之有廟由孔子而  
建則宜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而三皇不預也  
盛矣哉孔子之道中國尊之夷狄尊之爵以文宣王  
列二十四戟冕十二旒服十二章執鎮圭巍然南面  
而坐祭則牲太牢樂大成舞八佾于庭其所以尊孔  
子者又豈以是爲加歟不如是不能稱其德周太祖  
屈萬乘過闕里拜其像又拜其墓視漢之高帝明帝

蘇徵錄

卷之七十一

本五

尤重其禮論者亦不以爲過是貞觀之制出於天下  
之公而非一人之私見閱萬世不可易者今欲崇三  
皇爲先聖使居孔子之上不足以褒其功降孔子爲  
先師使混於高堂生之列適所以貶其德故吾的然  
以爲不可也或又曰古者祀舜於虞庠祀禹於夏學  
祀湯於殷學祀文王於周學舜禹湯文得以祀於學  
而不得祀三皇何拘於貞觀之制耶曰王天下立四  
代故祀舜湯文而三皇將祀之於何學歟或進曰先  
生之言詳三皇孔子其道一也崇孔子之祀當崇三  
皇之祀焉以佛氏之苦空寂滅老氏之荒唐怪誕無

益於人與國且崇臺廣殿饒於王宮法亦弗之禁  
二皇之功及於人者如此而領之於醫特王神農嘗  
藥之一事理固有未盡者宜定其制設官主之以豐  
其祀可也祀之於學則非義矣時余爲國子助教適  
聞有以邪說言於朝破貞觀之制者既斥而不用  
矣余懼其惑人也故辯之其持正論類此九年遷中  
都國子助教教勲臣子弟項爲人又行超越素有名  
譽雖將校武夫皆知禮重寸一年九月致仕明年卒  
於家有清江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吳山館

國子助教聶鉉補傳

聶鉉字器之清江人辛亥進士第授廣宗縣丞到  
官問父老曰民之疾辛何者爲劇父老對曰適歲旱  
蝗食乏後繁此爲劇鉉嘆曰民病而不上聞非所以  
事君也即奏之朝

上遣使視災傷悉蠲其稅民大悅秋滿入覲上洪武  
正德詩南京賦授翰林待制以老疾辭不許改國子  
助教遷翰林典籍尋復爲助教洪武十三年以老疾  
賜歸十八年召考會試將復用之以年齡益高擇便  
地授廬陵教諭終其身

康徵錄

卷之七十二

吳山館

國子監助教金礪傳

吳興人

黃佐

金礪字汝用杭州仁和人洪武末以鄉薦高等登乙榜授教職九年秩滿當陞需有久之永樂庚辰始擢國子典籍時四方書版多送示師詔實諸太學無所於儲礪慮其敝乃聚米簞爲屋中置架以庋焉旦夕謹視隨闕輒補有刷印者使人去其凝積毋致清敗故梓刻得傳至于今者礪之功也大學士楊士奇雅重之礪爲典籍九年秩又滿乃書最以去士奇爲文以贈焉既歸省先墓及復任又久之乃得陞助教恬靜安職絕無外慕人以爲賢云同時吳錫字用庶歟徵錄卷之七十三

吳山

撫州金谿人祖母周守節不二時以孝節稱學士劉三吾爲之立傳錫九歲不能行而警敏嗜學以薦授國子學錄時出神樂觀上孝感詩賜乘傳還職所者有時雨集曾監長編礪爲錫序而行

翰林檢討兼國子助教羅君允中墓志銘

蕭鑑

君諱允中字伯初姓羅氏吉之吉水人也爲國子助教以績最擢翰林檢討仍教國子在職二十年駕臨太學者凡再皆賜襲衣重以冠帶至是君方慶幸以謂遭逢之盛而暴得疾越三日竟以不起景泰二年二月乙亥也壽六十有九君自幼力於學經傳子史百家之言靡不淹貫入廬陵邑庠爲諸生永樂辛卯中江西鄉選小錄刻其所作見者咸嘖嘖稱嘆以謂不可及遂以知名于時會試中乙榜授陽江訓導歟徵錄卷之七十三

吳山

陽江士習素下君至進生徒於學時省而月試之未幾其化翕然取科貢者接迹連丁外內艱服除陞諸暨教諭其教一如陽江由其門而出者益衆蓋又九載而有國子之命國子諸生聞君至執經就問者相屬然君不獨勤于教尤以古人詩辭自喜求者之屢日滿外戶而君所以應之者不厭雖不持禮幣來者率與之未嘗介意也以故名公顯人往往愛重君爲之鼓琴其茂也相與痛惜之羅氏由長沙見三徙而至廬陵之梅林有曰重道號養晦先生者嘗信國公勤王時實率族衆從之文公被執乃辟地吉水之同

本鄉曾祖某祖毅然父文道俱隱德弗仕母彭氏兄  
弟三人君其長也二弟曰肇初曰思初君屢徙其居  
所至必置買田宅始由同水谷坪僑居里之富盛既  
而仕諸暨又家諸暨既又葬其父長沙之寧鄉亦植  
業焉於是命其弟肇初居富盛思初居寧鄉其子珪  
環則居諸暨君為人洒落不羈於事若不經意至論  
古今文章高下時人之得失事理之當否歷歷如指  
諸掌然頗惑方士之說謂丹砂可製為白金鉛汞服  
之不死余嘗力辨之雖面從余言然終不悟也有餘  
貲輒為僧者取去卒之日家無十金之儲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七十 曼山樞

國子監助教司馬君軫墓志銘

宋司馬溫國文正公本家陝州夏縣之涑水鄉故世  
稱涑水先生至其六世族孫開國伯侯隨高宗而南  
築紆與之山陰族滋茂 國朝有諱簡者仕知平陰  
縣教政豈第民懷之君諱軫字式古平陰之子也方  
孩時狀貌已偉然言動不類嬰孺平陰大器之長入  
郡學嚴重簡默儕輩敬憚之既累困名塲文益華暢  
聲稱煒然以鄉選登乙科授贛州府學訓導贛士久  
弗克解君誠誨而嚴課之簡厥良為講辭點竄加勤  
而其尤若童越至與其子聖同歲修均服食故士皆  
感奮遂破天荒而越登進士一甲第三名擢翰林編  
修時學且傾圯君欲與之白于巡撫都御史韓公雍  
公委之經營僅半載而廟廡堂齋皆鼎新公亟稱其  
才不置陟鳳陽縣學教諭海士興學一若任贛時其  
士與學遂為一郡諸邑冠冠再陟國子助教教授修職  
佐郎卒於成化己亥五月二十又九日壽六十又五  
十聖以進士歷遷監御史者聲績將馳封進階而君  
不待矣君別號端齋所著號端齋杜撰聖編為十有  
二卷藏于家君有大志恒以古豪傑自期許欲策奇  
勲茂烈以膏當時照後世而竟老於山丈弗獲布一

卷之七十三

七十 曼山樞

薛以終方官顧時寧都縣家有昆弟相仇者各聚衆  
至數百人欲交攻相殺官與敢孰何巡撫者懼其蔓  
也預圖之謂非君莫可任者君輒曰某固朝廷臣子  
常恨無地自效今承命敢後即日携一童躍馬走寧  
都萬山中入豪第爲明天倫示國法故其自新之路  
其言詳悉洞達而懇誠諄至豪乃悟悔泣拜自囚以  
見巡撫君力勸赦豪罪而贊其餘卒自新於廷衆稱  
君建今未脫牙頰間而孰知其素蘊之淵宏此何足  
芥蒂者哉嗚呼希矣

國子監助教羅用俊傳

大學志

羅用俊字舜臣吉安泰和人自少遜志力學領鄉薦  
會試中副榜當就教官時年二十三於例得辭用俊  
輒授職除浙江青田縣學諭陞安慶教授秩滿陞本  
監助教爲人孝友嚴正重義輕利所至以身爲教士  
敬信之去則立主祀于名宦祠在南監日久模範端  
重公卿大夫咸加尊禮不獨諸生而已年六十致仕  
杜門却掃好學不倦其庭訓以嚴濟慈三子皆登進  
士顯名天下人比之河東三鳳以子貴累封通議大  
夫南京吏部右侍郎卒年八十七計聞賜祭葬

國子助教薛君志將以求道行將以遂志駸駸乎  
贊之域年五十一而卒其弟尚謙以狀來請銘狀君  
尚俊字尚節號靖軒世爲揭陽龍溪之薛塋入高祖  
良曾祖山父驥俱有隱德母曾氏第五人曰傑曰侃  
曰傑曰侃曰侃曰侃曰侃曰侃曰侃曰侃曰侃曰侃  
人曰侃曰侃曰侃曰侃曰侃曰侃曰侃曰侃曰侃  
知縣君自少穎異端成不事嬉游五歲從師授書入  
耳即成誦又能盡誦諸重所授書放塾歸有伐樹橫  
道者衆穿樹隙而去君獨立埃道通而行衆奇之君  
嚴徵錄 卷之七十三 五十五 黃山

善同輩師或不能對更數師師皆無以教聞鄉人陳  
有理學在從之遭鄉達常公其于途拱而竢常造  
館質其師曰此子他日必大成年十九補郡庠子第  
家貧授徒爲生束修所入悉歸父母凡游其門皆循  
循雅飭一日其父謂曰吾老且病諸弟稚弱萬一不  
端將奈何公對曰俊在大人弗憂弘治甲子領鄉薦  
報至父卒君若喪哀毀盡禮既釋服雖遇吉慶不用  
聲樂事母益謹教撫諸弟愛而有法終身不析居一  
錢寸帛無所私正德戊辰領乙榜授連江訓導奉母  
以養攜二弟一姪延師教之祿薄不給不以爲歎諸

生有餽辭受惟義又察其貧者而周之日久親  
解居七載士習民風皆變雖餘家亦爲之化焉提學  
楊公子器知之以閩清古田二邑僻陋鮮才委君選  
其秀兒學員皆得人又爲之備其祭器助其冠婚及  
還兩邑生贐之弗受邑宰持金贈之亦弗受揚公益  
重之待以賓禮乙亥陞玉山教諭去之日囊橐蕭然  
玉山士習尤弊君至人猶弗信久而漸變諸生中有  
箕豆相然者恐君知而改之卒爲友弟學宇災廢君  
白當道修治之凡工役皆聽君自處於是祀宮經閣  
業舍門廡煥然一新而無甚費者丙子陽明先生過  
嚴徵錄 卷之七十三 五十五 黃山

玉山君途執弟子禮問行已之要先生曰自尚謙與  
子游知子篤行久矣試自言之君曰俊未知學但凡  
事依理而行不敢出範圍耳先生曰依理而行是至  
與心猶二也當求無私行之則一矣君乃有省自是  
所學遂進是歲聘典湖南文衡未幾陞國子助教時  
已病聞母喪董漿不入口奔至貴溪子宗鑑官邸卒  
病且革猶與宗鑑講學不倦泊然而逝實嘉靖甲申  
七月二十二日也昔孔門論弟子之入道者而曰樂  
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嘯他日又曰不得中行與  
之必也狂狷乎蓋聖人之學以無私爲本至誠爲極



爲研磨而至之故皆可以入道又曰巧言令色鮮矣  
仁又口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如鄉原者德之賊  
也惡可以言道哉若君氣質樸茂孝友仁恕久而彌  
篤接物何煦愛人猶己人或求傾囊無吝皆出性  
情之真而非色莊取仁者矧篤志勵行孳孳于道非  
聖門之所取者耶奈何天奪之壽而未底大成於乎  
死矣悲夫侃僞宗鎧皆陽明先生門人世家其學云

國子監學正蘇伯衡傳

黃佐

蘇伯衡字平仲浙江金華人其先本眉州九世祖宋  
尚書僕射文定公轍轍長子微猷閣待制工部侍郎  
暹守金華因家焉伯衡少警敏絕倫誦說不勞而習  
中歲大肆力於文詞精博數腴人謂有祖風致元末  
舉鄉貢進士入國朝歲丙午選爲國子學錄尋陞學  
正屹然以師道自任凡公侯卿大夫之子弟無不恭  
肅奉教莫之敢後嘗因公試發策試士皆天下國家  
大務品第精最多士翕服由是駸駸向學成均多傳  
古通今之士矣嘗著詩說四十首學者皆傳誦之其  
論教學尤有卓見教胥子者五年近臣有薦其才於  
上者即日召見親擢爲翰林國史院編修伯衡詣丞  
相府辭曰禁林地望親切日侍天子左右倫顧問  
主筆要也伯衡不幸幼有瞶疾雖應通文史歷大懼  
奏對失措將速刑僂誠不足以堪之敢辭丞相以聞  
上亦弗之強已而吏部將別奏官之伯衡念去親日  
久願歸省覲復走白丞相許之於是司業宋濂率上  
館之士祖餞於龍江謂曰文定公古史一書至今傳  
之資治通鑑尚闕宋元平仲歸矣其尚續諸他日使  
人稱曰蘇氏一明世濟其美將不在茲乎伯衡謝曰

方抱疾未能也歸治一室常靜坐其中或終月不  
與人少所傾接人亦罕得而識之所與遊者皆四方  
名士非其人雖未嘗拒絕然自不敢見也洪武十年  
宋濂以學士承旨請老歸既入謝上問曰今在外  
文學復有如卿者乎其舉以自代濂曰伯衡臣鄉人  
也博學飾行爲文辭蔚瞻有法要不可以徵疾廢  
上許而亟徵之於是承召至京師甫就舍館自宰  
執以下咸躬禮往候詢及輒以疾對其語如辭編修  
時明日入見奉天門上屬日久之既退問群臣皆  
述其所對以聞上然之賜表裏各一寶鈔十錠乃  
遣歸二十一年會試復徵聘伯衡爲考試官事竣復  
辭歸竟以壽終伯衡爲人恬靜寡欲年四十始娶客  
貌不逾中人而學問可以兼天下平居正襟凝思淵  
止山立雖寒暑風雨利欲紛華皆不之知故能覃精  
於義理名物典故事爲之要發爲文詞俄頃數千言  
有集六卷宋濂劉基序之以傳於世

徵錄

卷之七十三

七

漫山館

國子監學錄蕭執傳

黃佐

蕭執字子所一名雅言吉安泰和人世爲儒家祖夢  
得有文行嘗廬墓三年以毛詩訓其鄉人執博學強  
識結廬讀書於武山以家學領洪武辛亥鄉薦上第  
選爲國子學錄令分教公侯卿大夫子弟每因其材  
質與之講解多所造就執蓄學日富尤長於詩洪武  
五年五月戊午夏至上將有事於北郊前期丁巳  
大雨初止駕詣齋宮中官奉旨召兵部尚書吳  
琳禮部主事宋濂率文學能賦之士從焉於是執偕  
禮部尚書陶凱工部尚書黃肅翰林應奉張壽等十  
二人趨出所居齋廬遵輦道傍逕趨入齋殿以見時  
上新服綱常紗巾神慮閒適顧問曰今茲祀事是將  
天宇澄霽克厭朕心爾等以文職陪祀宜即時物所  
有賦詠以來因命賦殿下柳檜併荷露退而詩成以  
次呈獻上親覽誦之品第有差焉既而復命中官  
傳旨令賦詩者在殿後觀扼子花人給紙一俾各賦  
詩詩既成序進如初執最在後上閱其詩喜動於  
色因命起居注劉季道出諸詩令在侍者徧觀之執  
班列最遠則又召使前焉其爲上所寵賤如此贊  
教既三年念其親且老慨然力丐歸侍九二四上乃

得請既歸鄉之子弟以其教太學有成也乃相率闢門修藝從之遊來者日衆於是里士蕭鵬舉與蕭學文輩倡義爲建義塾且買汝溪之田以資館穀廬陵王伯衢聞而隨之競以山木穀粟助相與落成之其道義孚於人者如此執天性至孝旦夕不離親側親沒廬墓三年免喪乃領邑教誘進後學孜孜不倦申國公鄧愈統兵勦龍泉草寇將變連泰和執詣軍門陳禍亂之由於是愈下令禁止玉石之焚有別邑人德之禮部侍郎劉松序其詩集行于世

歐陽修

卷之七十三

八十

曼山館

國子監典簿蕭邦現傳

黃佐

蕭邦現者吉安廬陵人少讀書不盡通父毋責之曰汝不勤苦書何由通顯親揚名無日矣邦現泣拜受教於是夜則誦書日則聽講聞曾子養志之說益思求養父母之志者惟在成儒名盡子職而已凡先達有學行者必扼趨求教焉父之學成得舉明經爲邑學訓導每得俸給必製衣服脩旨甘以奉父母扁其堂曰養志昭事親也革除年間晉國子監典簿時傳士王紳以純孝聞邦現恒往聽其言論焉每得紳一言輒識之不忘見諸生有三年省祭及爲養親而行有必委曲成就之有不顧父母之養者邦現每呵責之其趨向類此祭酒張顯宗司業張智禮重之亟稱其孝云名公鉅卿詞翰爲養志而作者類爲卷冊梓行以勗其家族學者稱爲養志先生

歐陽修

卷之七十三

八十

國子監典簿趙魯傳

黃佐

趙魯字尚確紹興山陰人明尚書宣德初薦鄉薦名  
在高等歷任教諭秩滿不調恬靜自如人服其不阿  
正統十二年乃陞國子典籍日端坐觀書詩校對  
梓刻訛缺或忘寢食倦則鳴琴自娛祭酒陳敬宗謂  
人曰趙尚確仕不近利學不近名對之生談簡淡有  
味令人興起今之黃叔度也敬宗寄魯詩克棹群書  
萬玉林縱觀窺見聖賢心每隨松影移瑤席時對極  
花奏絲琴但學古人敦素履不同時俗論浮沉公餘  
最是怡情處青鳥時時送好音久之還典簿益勤敏  
獻徵錄卷之七十三  
盡職不以爲卑及秩又滿引年致仕行李無一長物  
惟囊書數百卷而去

卷之七十三終

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四目錄

南京國子監

祭酒

陳敬宗

羅璟

劉震

蔡清

鄒守益

龔用卿

王維禎

殷邁

司業

景暘

馬一龍

朱大韶

李道統

獻徵錄

卷之七十四目錄

一

黃山館

監丞

陳旌

助教

歐陽賢

典籍

李崇光

目錄終

焦太史經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四

朝議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贈禮部右侍郎諡

文定陳敬宗傳

黃佐

陳敬宗字光遠，寧波慈谿人。少勵志，問學取永樂甲申進士，館閣公知其俊，才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時與選者七十餘人，再加精選，得狀元曾棨等二十八人，以應列宿之數。讀中秘書文淵閣中，敬宗與焉。文皇帝自敎之，令內府給以書籍，筆札工部布几席，擇近居與處，以便宜召。禮部給夜誦膏費，光祿供饌，茗果食罷，許出遊息，仍免朝謁。自是益得以沈潛。獻徵錄卷之七十四

經史百氏之言 上時至閣試之，最其文行期與韓愈並。驅使先敬宗，愈加磨礱，奮發會大召名儒纂修永樂大典，命敬宗等考正謬謬，書成授刑部主事。乃明習法律，練達時政，以宏博其器識。甲午召入修五經四書大全，繼入史館，繼修太祖高皇帝實錄，卽進呈。遂改翰林侍講，嘗獻北京賦，平胡頌及爲善陰陽頌。已亥正月，卿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頌。其年十一月，甘露再降於孝陵，松栢復爲頌，以獻。是歲馬麒麟獅子賜虞諸福之祥畢集，亦皆獻賦。以爲之。每元夕觀燈，賜燕偕儒臣應制賦詩。上

後丁母憂，宣德改元起復，修兩朝實錄。成化

京國子司業，精察積弊，首疏三事。上之九年，秩滿祭酒，爲人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望之者起敬。當會食，諸生稍有失儀，卽特罪不輕容也。或有所稟，嚴於對君之禮，居常持敬，以身表率。每遇丁祭，豫齋十日，於廂房宿焉。久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不少厭倦。嚴立敎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有違犯者，知除坐堂，月日悉爲虛曠，豫示而堅守之，以示畏憚，不敢放肆。成均肅若朝廷焉。戶部尚書關中楊鼎初發解於鄉試，赴春官，不利，自北京求入南監，從敬宗卒業。其爲士大夫所重如此。敬宗每對客善飲，夏城伯李隆雅重斯文，或延賓罷，必留敬宗再飲。賓上至酩酊，猶自儼然。若未嘗飲者，人皆服其量。一夕飲過劇兀坐，喧頽中人或伺之，見其拳握，惟謹。其矜嚴好禮，此類也。平生剛平介，潔勢利，紛如一無所累。評者謂其撓之不亂，澄之愈清。官太學二十餘年，諸生位有至卿貳者，而敬宗獨久不調意。豁如也。時北監祭酒李時勉約束諸生身敎亦嚴，世稱南陳北李。景泰元年，引年致仕，德望文章名聞天下，退而家居，不經出入，有被接見者，雍容談論，莫不感發興起。別

號澹然居士至是又號休樂老人云有詩文十八卷  
行於時曰澹然居士集天順三年卒年八十三

獻徵錄

卷之七十四

三

易山館

朝列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羅公璟墓志

李東陽

天順甲申廷試進士 憲宗皇帝在諒闇制辭從簡  
槩治國平天下之道爲問泰和羅公璟對以爲孝乃  
萬化之原願舉此推之以成聖治 上深納之賜及  
第第三人與吉水彭公教太倉陸公鉞皆天下選也  
彭陸皆不壽以沒公獨考終於家而今亦不可作矣  
惜哉公字明仲其先有伯壽者爲元虞溝簿被旌爲  
孝子曾祖子理國初爲德安同知繼娶陳夫人卽少  
師楊文貞公嫁母也娶家成西安文貞言於 上爲  
獻徵錄 卷之七十四 四 易山館  
編其籍得公祖賁廉以歸公父進善從文貞夢鶴而  
生公額有赤誌可寸許文貞曰此鶴相也當貴且多  
壽公未弱冠文貞已卒讀其家所藏書文思溢發巡  
撫侍郎楊公寧奇之遣入縣學初仕爲翰林編修修  
英宗實錄成化下亥書成遷修撰常上疏言六事  
上優詔答之 慈懿皇太后之喪屬有異議公上疏  
言宜合葬 祔陵又與諸學士合章以請乃得俞命  
壬辰同考禮部奉命校通鑑綱目癸巳修續綱目甲  
午充經筵官丁酉書成擢司經洗馬戊戌 孝宗進  
學東宮簡侍講讀庚子主考南京凡所校閱皆精當

而是科得人尤多癸卯以母喪去丙午闕服上京  
忽調南京禮部員外郎中外駭愕莫知其故後李孜  
省獄詞上乃知為所中或云鄉人有弗合者構成其  
事而公不自寤也弘治初三原王公為吏部薦為福  
建按察副使專督學政政尚寬簡程試外恒以義理  
為教士類從服癸丑召為南京國子祭酒方將大有  
施設時已沾疾猶力起治事丙辰考績京師至河西  
務疾作乃具疏乞致仕遂得請癸亥七月二十六日  
卒距其生宣德壬子壽七十二禮部為請于朝 上

獻徵錄

卷之七十四

五

吳山館

志識不羣博學高論動以古人為準平居不事詭激  
而崇獎節義汲汲若下暇視天下事皆所欲為中值  
困阨累歲再陟稍克振拔而公亦病矣為文務簡勁  
詩亦脫綺靡有木玉篇若干卷蓋其所自號因取以  
名其所編錄若五經旁註周易程朱異同刻于福州

朝議大夫南京國子祭酒劉公震墓碑

吳寬

南京國子監祭酒劉公卒其子翹告哀于朝公官四  
品於法當得諡祭而已 天子知公居官得師道特  
命工部令有司造墳安葬蓋異數也公諱震字道亨  
自號勵齋世為吉之安福人曾祖迪忠以季子安止  
貴贈翰林院檢討祖彝鼎隱居不仕博學工詩詩德  
望以公重累贈右春坊右諭德妣曠氏贈宜人公幼  
即知好學生六歲其父遣從叔父德育受業出就數  
里外蹊蹊然挾書以往不以遠辭凡其父遺書訓教

獻徵錄

卷之七十四

六

吳山館

藏置惟謹長入縣學為弟子天順壬午登鄉舉及會  
試屢不偶人為公淹滯惜則愈自奮發志不少衰竟  
擢甲科高等初授翰林編脩秩滿進侍講弘治戊申  
為 今上之初會國子缺司業吏部求其人不得擢  
公右諭德管司業事務秩將滿始再擢南京祭酒蓋又  
五年以病卒公為人氣剛而色毅言直而情真與人  
處不詘隨遇事不合於理拂然不從人有善輒稱之  
不 斥之不容見朝士好進取者尤薄其為人故  
公 始終自守竟老于監官而無援之者其為教  
以身率先諸生不少縱逸日課學試必嚴而公至於

歲遣歷事諸司人無敢紊其序者其居師席望其  
貌若不可親然篤於恩義見寒窶者多周濟之南監  
廬舍歲久甚敝節縮公用修治殆徧諸生條其學政  
相與作詩紀之其放恣不率教者則造為謗言以騰  
於外及公卒猶有作詩以辨誣者則公是有在而君  
子始益信其為人之賢矣公在翰林當會試兩為同  
考官廷試掌卷經筵展書皆為盛事及初擢監官適  
今上視學蒙與祭酒賜坐堂上公次當講易詞義明  
暢上為聳聽翌日被賜襲衣仍敕宴於禮部人  
以為榮遇平生文思敏贍下筆數百字不蹈襲陳言  
獻徵錄 卷之七十四 七 夏山錄  
所著有稿藏於家

中順大夫南京國子祭酒晉江盧喬

墓碑

林俊

盧喬素提學於家副使歸晉江也 上起以為國子  
祭酒居之南京命未至卒正德戊辰十二月二十三  
日也噫今亡矣先生諱清字介夫蔡出惠安東林舊  
望逮處士惠遷晉江傳貢士祥傳潤傳封積勲主事  
翁元傳先生孱脆骨立而警悟絕人髮就總盡屈  
其師襄糧數百里從三山林憲副班學易得其肯綮  
成化丁酉發解首又三年取進士以疾在告起為祠  
祭主事改積勲主事轉驗封署員外郎王安人喪既  
除復主客署員外郎轉為南京文選郎中既乞終養  
久之即家拜江西提學副使未幾乞致其仕疑重端  
永操養力專而進取之念故畧初友寧永貞孫九峯  
拜何叔丘願為弟子既又友儲殖庵楊月湖好古獨  
信貞風淵軌使人躁息妄消嘗曰吾始念一靜字既  
又念一虛字自覺安便不費力又曰學宜養正性持  
正行聖賢言語熟復深玩則舊去新來日改而月以  
化又曰前輩何嘗不教人舉業義理充拓發由中之  
蘊彙括以時文之式自然神采動人奚必神奇索隱  
取難字為工官閒無見措施而易有精詣學子請益



所至屢恒滿官所恒數百人泉之易實出指授  
又物之盛實始焉先生不謂無其時無其命雖未盡  
儒者之用有教人數世之澤祠先生泉人之意也先  
生天性孝友心盡而力逾勤四世之葬未嫌改遷以  
為魄之慰先晉安驛丞鄭者子先生舅之子翰以去  
舅竟神主無依先生徧求得之蕭山則鄭已有子業  
歸翰翰卒收其骨挈其妻子以還其他總功強近葬  
無歸時其衣食家室凡數人詩文自立氣格而論以  
聖勝所著易蒙引三十八卷四書蒙引四十卷河洛  
私見一卷通鑑隨筆一卷虛齋稿若干卷生景泰癸  
祿徵錄

卷之十四

九

景泰癸祿

西六月十有八日壽五十六

### 南京國子祭酒蔡公傳畧

蔡清飭躬砥行不愧影衿其學以六經為正宗四書  
為嫡傳宋四儒為真派生平精力盡在於此摩擬闡  
解學者宗之稱曰虛齋先生成化丁酉登鄉薦首榜  
辛丑進士授禮部主事家宰王公恕重其學行奏改  
吏部主事時庶吉士鄒智謫嶺南先生以詩送之為  
時所重丁母憂服闋補禮部員外陞南京吏部郎中  
尋乞終養正德改元 朝廷即其家拜江西提學副  
使既至以德行道義教學者而時時激勵之後因執

禮忤宦庶人遂引疾致仕歸數月復以南京國子  
祭酒起之甫命下而病終于家著有易經四書蒙引  
太極圖密箴文集 世廟祠實聞其易說亟加獎借  
特命頒行纂列姓名于理學名臣錄中先經舉人  
賢繼奉賜特祀謚文莊

景泰癸祿

卷之七十四

十

東廓鄒先生守益傳

王時楓

東廓鄒先生守益字謙之安福人正德六年會試中式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踰年告歸一日與士人談中庸嘆曰程朱補大學格致傳而中庸乃首言慎獨不及格致何耶積疑莫釋十四年謁陽明王公於虔臺論辨反覆幡然悟曰道在是矣遂執弟子禮宸濠反從義起兵嘉靖改元錄舊臣先生始出復謁王公于越請益月餘既別王公恆望不已門人問曰何念謙之之深也公曰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云云若謙之良近之矣大禮議起上疏忤旨下詔獄謫廣德州判官復入越久之乃蒞任作諭文以訓民撤淫祠建復初書院與四方來學者講授其中而決事發奸適伏剖析如見猶曰如保赤子吾愧未之能也擢南京禮部主客郎中任滿告歸程太史文德量移安福令相與舉行鄉約建復古書院後學多所興起用薦起爲南吏部考功郎中以司經洗馬召上聖功圖幾得罪衆抹得免尋上薛文清從祀議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陞南國子祭酒以嚴立教士習爲之一變九廟災有旨諸大臣自陳諸大臣皆惶恐引罪先生獨上疏惓惓於上下

交修之義至引殷中宗高宗反妖乃詳語甚懇

落職間住先生自以身退草野學不大行於世惟有講明道術覺人垂後爲吾儒分內事於是一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四方學者雲集輻輳先生溫粹寬博士無賢不肖悉容納攝受隨材而勵迪之學者望其容水玉皎潔如神明之恍臨而鄙心自消聽其言千易融徹如天籟之清響而宿蔽自釋觀其泛應曲酬慈煦惻怛出於至誠惟恐一物不得其所如春風披拂萬然天地生生之德莫不心醉而神怡也凡得見先生卽孤介者自愧其隘執見者自覺其偏博綜者自

獻徵錄卷之七十四

十

吳山館

悔其支而負材抱奇擅長一得之士咸爽然自失如涉滄溟而自知川渚之小也先生之學以萬物一體爲大以子臣弟友慥慥相顧爲實地以戒愼恐懼健行不息爲真功以寂感體用通一無二爲正學以肫肫皜皜合德天地爲極致語具在遺集中先生不立異同不設險與百家羣議卒不能出其範圍之內而精明純一能使海宇之士聞風而嚮服蓋陽明王公之學盛於東南實賴先生力也居鄉深念細民利病如痼瘕厥躬履畝平賦省役賑饑恤患之類其事不可縷數皆達於部使郡邑罷行之皇皇如弗及邑人

下愛人爲訓正衣冠端默而逝年七十有二隆慶元年詔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莊蓋異數云諸子及孫登進士鄉薦者繼踵皆能世其家學云

徵事

十三

受山館

朝列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龔公用卿墓志

林庭機

公諱用卿字鳴治別號雲岡其先由光州固始入閩遂古籍焉始祖惟謙宋金紫光祿大夫高祖某贈翰林院檢討曾祖衍祖璉隱德弗仕及源號菊坡以公貴封儒林郎修撰母林氏封安人公幼慧長善屬文誦習經史過目不遺補邑庠弟子員嘉靖壬午以禮經魁薦丙戌上春官對策大廷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壬辰朔職窮寒衰毀踰禮戊戌擢左春坊左諭德明年上冊東宮兼官翰林院侍讀直經筵每進講志存規諷詔修明倫大典大明會典公預焉書成兩荷金幣之賜已丑壬辰戊戌充會試同考官庚子主試南畿竝稱得士丙申奉詔使朝鮮賜一品服至則宣揚國恩力卻賄賂遠人欽服復命疏陳三事上嘉納辛丑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增修學舍申飭監規一時士習爲變尋以病乞歸既抵家卜地獨山之原構爲別墅疏池藝圃雜蒔花木日與知友觴詠其中柱史曾君佩趙君孔昭後先疏薦時有忌公者陰沮其進已未倭夷寇吾福避居建安者久之未幾以微疾終年六十四公生平孝友性喜能與

不談終日不倦歷官侍從有文名其在告也時方競進公獨不通權貴書家食廿年竟置閑散士論惜之所著有使朝鮮錄雲岡選稿詩餘若干卷

徵錄

卷之七十四

七

南京國子監祭酒槐野王公維楨行狀

瞿景淳

公姓王氏諱維楨字允寧別號槐野陝西華州人也其先昌平州人始祖諱某者由進士任河南憲副左遷華州稅課局大使因家焉某生處士某某生真定縣令某處士某某生子六人處士某某行五也某生子一人長曰某號文菴次曰某號質菴文菴公配某氏以正德某年月日生公王氏之家華州者至公凡六世矣世以文行相後先故遂爲關中望族云公生而風骨峻峻文安公督令就學甫十歲卽善舉子業獻徵錄卷之七十四十本吳山館復多博習古文辭爲文疏宕爽朗經師異之曰大王門者必此子也文菴公亦喜甚甫弱冠督學蒲石唐公鳳泉王公咸以國士期之歲辛卯舉于鄉越乙未舉進士選授翰林院庶吉士讀書中秘三年乃授檢討自同館推讓公才後文安公以公貴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母某氏封爲太孺人云公傷文安公早世祿養不逮太孺人復以久客京邸思歸丁酉冬充冊使副便道率太孺人西歸而祭文菴公墓焚黃字哀太孺人有女許字某某其故仕族家稍削公特厚其資嫁之仍歲時饋遺不絕以順適母意又明年已

玄公留內子某孺人侍太孺人居單車復命  
時會某孺人卒公感且泣念母獨居無侍故肺疾憂  
劇具疏以請得賜歸侍養越辛丑復奉太孺人歸以  
丁未春還史館經舊業逮己酉以九載考績乃晉秩  
爲修撰方公以感平登朝積勞取貴可歲月計然公  
欲娛太孺人每馳回家居公誠賢者知所重固不以  
彼易此也庚戌會試復爲同考官公發策詢士畧曰  
今大同邊垣旣以底績而薊州一路顧有遺謀自今  
作之西接宣府東抵山海爲邊千二百里使幹濟之  
臣戮力經營患可少止是年秋虜果自薊州入天

欽徵錄

卷之七十四

十下 夏山

子樵羣臣議特設總督大臣一人使專備蒞遼其議  
益自公發之冬十月會試武舉公爲主考官仰天祝  
曰是安得徇國之人而收之以裨國用攤卷品士必  
先謀識所進武弁亦多得人公燕居如觀古今名臣  
經略凡關隘阨塞備禦疎密之詳皆能歷歷指陳不  
俟按圖其用世意氣立談可知也辛亥冬詔晉秩爲  
右春坊右諭德署南京翰林院事公念南京王業根  
本控江海上游宜早戒不虞每縉紳過從輒訊兵馬  
錢穀之事人或以爲迂無何會倭奴寇下江諸郡始  
服公先議時洛陽孫公以工部尚書攝兵部事公馳

就議事即日協同內外守備恭親王威國公等  
知有備遂遁去公謀居多甲寅夏有詔召還官坊  
太孺人留關中便道歸省且疏請終養天子不可  
吏部移文促公還任惶懼就道旣入見復申前疏留  
中不報乙卯秋命主順天府鄉試士類忻忻多自幸  
入公毅中公凡四入試場每錄出士爭傳觀謂真班  
馬之匹云時公方嚮用會太孺人遽末疾公聞報驚  
仆失聲寢食俱廢復披瀝請終養久之乃晉秩爲南  
京國子監祭酒公謝恩畢即日陛辭倍道西馳不數  
日過西岳爲文虔禱請以身代母太孺人聞公至病

欽徵錄

卷之七十四

十下 夏山

亦少愈是年冬關中地大震山摧川溢城郭廬舍多  
傾毀民人壓死者過半而公亦不免實嘉靖乙卯冬  
十二月十三日悲夫悲夫傳稱天道無親惟與善人  
若公之念母人爵不縻非所謂善人耶而卒罹此曩  
所稱天道信耶否耶豈天道閉塞賢哲將隱公故不  
能獨違也公性孝友始爲諸生時喪文菴公哀毀骨  
立比既貴每在告事仲父質菴恭順唯諾如事文菴  
公與從兄弟羣居怡怡友恭鵲然人不知爲從兄弟  
也從姪某少孤貧公異其質資給就學撫而教之甚  
備今爲郡學生念族蕃有貧不能葬者割地立塋俾

以昭穆次第葬其中歲饑則出粟贍族有婚喪亦如之族人多德公云公素剛直少不當意即時貴必面折其過人或不堪然與人交不渝終始誠意懇至適出俗輩里中某通判氏居官清苦夫婦沒垂三十年子不能葬公爲買地葬之其與人之周多類此故雖素不悅公者亦服公高義公雅意經世然優游館閣積二十餘年訖不當任故不及以功業自見時托之著述今有稿三十餘卷達人君子取而玩焉亦可識其微意之存也嗚呼公爲關中偉人人咸期以公輔然歷官僅四轉享年僅四十有九何去之忽也然公文章節槩雖傳千百年猶當赫赫在人則公雖死猶生矣

秋徵錄

卷之七

七

史山館

嘉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管國子監祭  
白野殷公邁墓志銘

陸樹聲

萬曆辛巳五月南少宗伯白野殷公卒於家鄉之  
老文學子弟走乎公曰是耆德也以應卹典爲請之  
部使者疏于朝所司覆如議公諱邁字時訓南京留  
守衛人曾祖福祖見並不仕父偉以公貴封承德郎  
南京吏部主事母錢贈安人公生而穎異氣貌淳靖  
甫七歲喪母哀痛數邁疾瘠若不勝衣弱冠籍諸生  
學日起試輒冠其曹居恒刻自奮勵曰學不究本原  
徒取世資非夫也其志已卓然矣辛卯舉于鄉及游  
太學與何善山游已從南野歐陽公講聞良知之學  
以學先主靜退而屏居默識收斂視聽玩心神明於  
世味一不屑也辛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乞南改驗  
封滿考晉文選郎中出爲江西叅議乞休不允已擢  
貴州督學副使未上疏請致仕丁卯 穆皇帝改元  
用薦者言以原官召公視學兩浙甫至輒引疾疏格  
於監司不果上歷陞江西叅政按察使四川右布政  
通進迺上辭久之晉南太僕卿請告還癸酉 今上  
在御復就家起公南太常卿尋陞禮部右侍郎丙子  
南大司成缺會議非公不可強起公視職居數月復

秋徵錄

卷之七

七

史山館

稱疾跡一再上允致仕公自筮仕歷郎署潛泉至  
貳更四十年計其在官之日僅十之三前後連起公  
右職皆迫而後應論薦者以致公一出爲重始公以  
南驗封考滿如京士論屬公擬留公北銓余以語公  
公謝不欲余曰固知公不欲然士論所爲屬公者以  
此公正色曰如君者直以不欲其部知我乎公蓋自  
負若此平生嗜退每進輒引遠若不屑事至所居職  
恒辦乙卯提調江西試事稱得人視學於浙掄士一  
先德行諸生中有以出妻抵誣者獄久滯公暴其枉  
釋之夫亡而婦從死議者欲旌其節公曰婦節以守  
死本貳爲貴從死非中制也議者建公在太僕值同  
夏他史因緣爲姦公隨事振刷不辭煩細至典國  
學則申嚴功令開示名理六館十稟稟觀風其臨事  
得大體類若此性尚玄泊恬默寡交縉紳大夫或造  
請公不得至海內士與公氣類者貽書不遠千里以  
學術相辯證居嘗掃一室默坐澄心一日窺見本體  
知向來情識皆緣影六塵蓋事窮搜以資體驗至禪  
鍊之學咸通其致每緇得過從徵詰疑義引悟徹至  
間出之論撰皆極則之談復自謂著述非所長嘗嘗  
就閱一二冥會其指要皆主於悟明真體而融會歸

攝於養心繕性以驗之倫物故其平生嘉言懿行允  
多世徒知公高難進易退之節而專悟獨得明學淵  
致或鮮窺其際者以余四十年交公尚知公不盡窺  
嘗嘗論公坐鎮雅俗似房次律急流勇退似錢宜靖  
洞明宗要則楊次公晁太傅至其信道之篤不言而  
默成視理學諸儒不知何如也世有知公者其以余  
爲知言公生正德七年八月十日踰其卒享年七十  
始公寢疾余季太僕守南奉常日候公起居見公焚  
香趺坐有問者第舉手而已比疾革枕肱右偃而逝  
若委蛻然嗚呼此公之所爲學而默成者非歟

獻徵錄

卷之三

三

夏山館

景伯時暢行略

顧 琬

景公諱暢字伯時別號前溪其先揚之儀真人父宣爲廣東市舶提舉吏目遷布政司照磨徙家金陵清溪之上遂爲上元人公生而聰警秀發五歲卽能屬對十歲業應舉文有聲布政使劉公大夏一見甚器重之曰子必爲端人不但登上第而已公至南都以易學鳴同舍之士何宗伊宇賓方宗顯相與績學見公速化深自推遜弘治乙卯顯伊賓舉應天鄉試曰伯時不舉者俟六翻耳六翻成豈我輩能頡頏者邪戊午公舉鄉試及試禮部不第授弟子經於儀真江蘇徵錄

卷之七十四

三

吳山館

都聞學益宏博以重實去華略文貴行爲訓門人有異向者遣之莫不憚服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二人除翰林院編脩時經筵必越宿齋沐曰覲君之禮不敢不慎適逆豎劉瑾擅政陵轅文儒見公儀度端整更爲尊禮及教內書館嘆曰君子無棄人矧此輩爲近君者邪每引時事諭之於正會試爲同考試官問士文卷凡數夕不寐文唯縉而不復侃而不激新而不麗深而不刻者取之所得多佳士丙子九載考諸國子司業缺員少師梁公謂公曰三考當爲侍讀今日學不可無子曷少貶以律超陟何如公曰朝廷官人

必因其材豈臣下可自擇邪唯不堪是懼耳由是遷

國子司業公與六館諸生講解不憚寒暑與諸公廩私益以斛公知之歸其益切讓之曰吾雖貧何相賊也懼謝而去二年太孺人思歸上疏乞南補上命改左春坊左中允管南京國子司業事南方之士習競便利故多請託公一切不行士習因之一正辛巳太孺人以疾卒終喪北上道舟止儀真家人病疫公染疾竟卒春秋四十有九公生平仁孝篤至太孺入中喪明以公能得其歡心年經八十雙目復明及承恩封里中相傳以爲異有姊蚤寡奉與母俱其

蘇徵錄

三

吳山館

子女爲之嫁娶從兄弟無不皆然門生有謁未嘗受餽故舊徵文之幣亦不納爲文多宗遷固詩效唐人格律書法晉尤妙于篆有前溪稿若干卷顧華玉曰伯時自窮時與維揚火城相知交爲中允時數向余稱其爲人余以伯時方貴盛游者固自厚不甚入心比伯時卒遺孤子子門戶衰落曩時親暱人多不相往來獨火君顧念益勤時時遣人過江問遺踰於生時伯時有遺文數十卷火君捐百金梓行之曰吾不忍故人菁華遂殞於地火君可謂貴賤死生無替交態而伯時之知人未易及也



新幕編

公字伯時雅度弘量凝然具瞻舉進士第二人入翰林為編修文譽騰起工行書尤善小篆為文專以意勝不尚鈎棘詩瀟散有韻直寫性情無論唐宋嘗見余少作語余曰文取達意若惟以摹擬為工按古人之跡及尺寸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大蘇所謂行於其所當行止於其所當止者似不如此衆聽其言事母至孝母目盲有復明之異請養而南進中允管南司業事母卒服闋北上終於儀真公本是縣人也易簀之所即其縣狐處人咸異之

蘇徵錄

卷之四

李春芳

南京國子監司業孟河馬公一龍墓志

李春芳

隆慶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少利成孟河馬公一龍於家公名一龍字負圖號孟河別號玉華子溧陽人也其先為馬服君裔南海郡公訓從晉南渡遂家溧陽五世祖秀夫自了髻山徙居甯橋人稱甯橋馬氏大父清由國子生任衛經歷碧溪公性魯正德辛未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歷陞尋甸軍民府知府配許猶人生公于河東之里以有龍祥因名龍性資穎異垂髫能詩讀尚書輒解聲牙語長而博綜羣籍涉獵諸子百家詩類太白文類莊孟趾模擬前人糟粕故所作直馬中所得意趣天然尤精書法作字懸腕運肘落管如飛頃刻滿幅縱橫闔閭惟意所向初覽若不可辨細玩則條理脉絡具可尋識非苟然者謂懷素以後一人碧溪公以言謫官遷尋甸有夷僮變致罹誣獄公時為諸生即力疾伏闕上書情詞哀切世廟矜而釋之尋授例入胃監嘉靖戊子中順天鄉試第 五策詳瞻海內士子爭誦之碧溪公喪公痛父寃憤而終也哀毀骨立水漿不入口幾不能生母八多方樹解始強食居廬三年釋服屢上南宮不第

時予亦落落難合相顧笑曰我輩豈終蓬蒿人耶  
未澶淵官洗冕公琰奇其文錄之閭臣雅重公才特  
破限年例改翰林院庶吉士時許太孺人春秋高乃  
疏乞終養歸承權昕夕嬉嬉然若孺子母終哀毀如  
喪父時服闋出補國史檢討奉 綸命冊封衡德二  
府備遺悉却不納已未分校禮閣崇雅黜浮所拔皆  
知名士擢南少司成攝大司成事繩約諸生悉遵矩  
矱諸生不樂檢束有造飛語中公者公不爲動曰吾  
知盡吾職耳庸恤其他條上成均八事語多譏切時  
政僚友止之不果今其草具在遂疏乞休浩然長往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三十一 漫山館

構務本書院方山之阿日與鄉里後生講習其中窮  
究心性之學經年不入城市有司罕覩其面捐粟數  
千斛新尊經閣手書六經勒之石食謂有功學校云  
建合宗祠置祭田百餘畝以供歲時享祀有餘則貯  
之以贍族之貧乏者嗟乎世之才高者多闕略於踐  
履氣豪者恒俯視乎等夷公有卓越之才負豪邁之  
氣少雖任放中就檢約動必遵義晚涉仕途未嘗折  
節權貴熏心利欲而孝親睦族又其務本之大者至  
於虛已受善人有一才一藝必稱服以爲不及尤人  
所難若公者其所謂見大立大者哉所著有玉華子

游藝集五十六卷行於世其中如天問等說庶幾達  
造化之原矣百世之下讀其書可知其人也公生弘  
治己未五月初三日享年七十有三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三十一

漫山館

南司業朱文石公大韶行狀 王弘

公諱大韶字象玄別號文石其先自吳興徙華亭世祖尚德公贅烏溪里家焉因爲烏溪里人尚德傳道華道華傳純庵歷山西按察副使有宦績生子六長旅溪公諱恩南京禮部書次橫溪公諱憲爲公父經歷南天策衛生封檢討餘山公諱良諷娶張孺人孺人孕公時經歷君夢一羽士擁從卒挾書印目君於塗曰將及而孫受之夕而公果生公生而神氣警爽目光炯炯旁射六歲從塾師誦卽習于誦一目數行下塾師驚爲之避席久之封君卒業南成均擢

獻徵錄

卷之七十四

公以從時張文定公爲祭酒召置門下授之儀禮數篇過目成誦文家大驚異何物幼小乃爾因徧見公于費文端諸老先生卽有聲於諸老先生封君試累不利公重傷父志弗成思所以大父門者愈刻苦自奮癸卯以詩經魁南畿明年對公車報罷歸自砥節爲古文詞博聞強識學無所不窺丙午游南雍松溪程公以祭酒試而奇之合六館士爲文會令公司其雖黃悉精驗丁未登進士選庶吉士讀中秘書故事庶吉士選者閣臣爲達次先後以名聞幸上俞允肅皇帝嘉公所咏寶善詩拔至第三人公旣嫻於文

而又得以文自見其思雲湧川決頃刻數千言

故相張文毅公及少師存齋徐公交口稱賞爲國器用是感激所爲文蹕絕行輩公雖操翰觚爲文人業乎尤留心經濟凡禮樂刑政錢穀兵戎之數俱縷縷口畫心計每國家有重事諸公相與議必問朱先生云何已酉授翰林檢討辛亥奉使冊封湘藩道維陽入隆中探南陽鹿門之勝事竣卽登太和浮洞庭望匡廬從大江過金陵三山諸名勝所紀咏著作爲多已歸覲二尊人稱觴爲壽里閭榮之壬子冬復命還癸丑分校禮闈所推轂俱名士公旣用三載考績得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三十

封父如檢討秩母爲孺人時倭寇起東南海上苦兵親舍越在千里外公燕居深念計不令二尊人南而已獨北欲以情請孫文簡公及條公留甚力公曰官重親耶盜賊日暮躡里間雖欲長侍二親詎可得耶遂得南司業去先是分宜相未柄國時以交驩封君故與公爲通家分宜子用事諸離附之者不可勝數公以濡足權門爲戒分宜子銜之而公又與倖臣陸太保有連陸貴橫甚公雖數往還非其好也陸意不能無小望公雅欲避之籍此自解脫世莫知云公旣南卽迎二親官邸供養召六館士來取約束時南都

士習修公謂漸不可長嘗慨然曰太學故養士也諸生皆誦法孔子而鮮衣怒馬六博踴躍爲戲無明於尚齒貴爵之訓者教化之謂何宜如宋祭酒訥故事著功令示之不宜數考問以盡其材已也議沮不行士論至今惜之居無何二憾果修前卻擠公旁有從史之者遂中公浮言解官縉紳青襟譁爲公不平公夷然不屑曰吾向已知之輦上君子肯爲余再伸志耶歸構樓於城東北隅置圖史朝夕觀覽左右遠眺自適取名快閣歲時行圃召所厚故人從命鵬奕談說鄉里事爲樂絕不問門外事四方造請碑志

獻徵錄

卷之七十四

七

史山館

司業季亦卿道統傳 葉向高  
昔在癸未讀中秘書者二十有八人陳明季亦卿第一十餘年間浮沉生死大異昔時乃逆者復失亦卿情其如何因爲之傳亦卿名道統字亦卿先世昭信公自宣州徙陳昭信公四傳至贈檢討公是生亦卿亦卿少而頽七歲之母家里師問孺子知書否因探古文辭令讀讀已輒成誦覆以難里師里師遜謝季氏兒未易輕也髫年試補弟子員久之乃第以庶吉士授翰林檢討居翰林沉精覃思大肆力于文章乃聲詩尤工四方稱詩者踵附其門亦卿皆引與切

獻徵錄

卷之七十四

七

史山館

制持論甚高而大指在輞川襄陽二家致亦似之以使事過里屬贈公沒亦卿猶及視疾至卒喪皆如禮再入翰林分校禮闈稱得士已晉司業蒞留雍南中士汰易爲邪亦卿約束甚嚴納之繩檢諸生廩廩坐舍中誦誦不絕聲趾無敢戶窺其才者喜得師更來票業文日彬彬矣先是雍士登薦書殺故額五之一亦卿疏復之比歲自成均舉者皆高足弟子時謂亦卿操士嚴亦重其命鑒無何以疾乞歸疏三上不得請遂自免行至荆山卒會 夫人甚晨事而亦卿不及聞矣方亦卿去時

疾馳與得一見然卒弗見也悲夫計自白下交與評季若貌重而行淳肅詎止此已復相與太息又得風流文雅如李亦卿者亦卿善飲難以飲自負筵筵遂遂若不勝爵比四坐稍酣亦卿乃引滿無筭強客與俱客多避伏引去亦卿故自如益復浮之旁睨坐者君胡不自力令高陽生笑人於是亦卿酒聲與其詩俱噪其在吾黨惟四明王季孺蒲東楊曰泰稍相酬酢業皆先亦卿往亦卿默不自得去之留雍喜官舍稍勝有亭水竹間課士之暇輒坐飲其中且飲且吟後半歲以病謝客而近酒治聲律如故或謂獻徵錄 卷之七十四 三子 曼山館

亦卿之詩得酒爲助其病亦十一由之廣柳歸里人皆哭往里中有某姓者修却于鄰誣以拾遺金抵法衆共寃之亦卿白之官乃解阮孫二姓約爲婚寢不能就亦卿出資佐之凡亦卿之樹德于鄉多此類卒以見思亦卿既沒遺稿多削僅存若干卷有子鏡能世其業云論曰楊子雲有云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然而禮言嚴書言寬何相左也槩其指歸嚴則尊而寬則行孰能廢諸季先生與余並時而教兩雍科條不同要于尊道立教是在吾友余不及也夫江左六朝之遺也流風靡靡非吾友厚爲之坊習愈替矣昔

司空在坐桓譚變色嚴正之移人如此故余因論季先生得教指焉

徵錄

卷之七十四

三子

曼山館

國子監監丞陳旅傳

太學志

陳旅字正初台州臨海人父遜以詩發解冠南省  
官翰林檢討按察僉事提督江西廣西學政清節  
學師表一方旅承家學以明經舉爲江西新淦縣學  
訓導廉以律已公以率人鄉賢有死節爲人所諱者  
首題其名于碑以示勸勉子欲進學則力遏之  
暇則修治學宮規益縣政上下交誦其賢滿考書最  
擢翰林孔目未上以憂歸服闋改國子學錄操履一  
如在新淦時雖無所事事而賢聲隱然出六館右  
乃遷監丞監丞職雖卑而權則重監之紀綱自祭酒  
而下得參預焉旅乃首黜公廨遺財力清宿弊律已  
率人益嚴而厲甚至責戚謝過監規爲之肅然未幾  
又以憂歸起復改南京國學六館之事責聞其清強  
望而畏之曰陳監丞來矣及署堂印遂奏請修理廟  
學盡出美餘以資公費一無所私輸粟監生與外夷  
道子入學者例皆厚贍旅亦一無所取顧于寮友生  
徒之孤貧患難者則周給之不吝九載秩滿即乞休  
致諸生請于朝願再借留旅不待報已翩然東歸歸  
十載乃卒年八十有

南助教歐陽賢墓表

楊士奇

允賢諱賢歐陽氏也仕至南京國子助教永樂壬寅  
十一月初三日卒於官其世家吉安泰和邑西蜀江  
里其先與文忠公同出吉州刺史琮其曾大父平先  
大父以定父觀瀾允賢洪武庚午以尚書中江西鄉  
試明年會試中教官選授嚴州府學教授居無幾丁  
內艱服闋改興化府學教授永樂元年陞國子助教  
其爲教授嚴條約以勵諸生一時學校爲師弟子者  
率棄本無實而記錄舊文以資進取微幸得之而既  
憤於學術往往不見重於世允賢恒旦暮衣冠坐講  
堂中取四書經傳爲諸生解析反覆使達於本原然  
後以其所得發爲文辭而爲定其可否在太學亦然  
允賢兼通詩春秋論說之際諸生非其講下者皆樂  
就而聽焉有疑未通者皆往質問允賢亦樂爲之傾  
寫益自祭酒司業以下咸禮重之而祭酒胡公遣子  
從之學太學生之始至者素已聞歐陽先生亦多願  
從之助教九年考最考最復職者皆授例自陳得陞  
衆謂允賢蓋自陳曰吾常戒學者宜安命乃今自蹈  
耶辛不自陳於家有孝弟之行爲人坦夷直諒遇事  
是是非非亦喜爲人解紛排難文章取達意而止嘗

曰刻深藻繪非吾所長亦非吾所願也邂逅朋儕知  
已相適竟日忘返而講論道德之餘其志未嘗不在  
生民憂深思遠之意每溢出言表蓋聞者鮮不迂闊  
視之嗚呼豈其然哉允賢德足以惠民量足以容物  
明足以屬幾公足以爲政蓋無施而不可惜乎其止  
於此也雖承允賢之教者於爲邑爲郡爲藩不少矣  
考夫足以發其道而愜其志者固少也嗚呼允賢可  
以易得哉允賢卒時其父春秋九十有二康健無恙  
也而允賢僅五十有五其命也夫

南京國子監典籍李崇光傳

黃佐

李崇光字宗顯陝西高陵人少爲邑學生貢入太學  
正德庚午授南京國子監典籍事父母能色養得其  
歡心父疾親嘗湯藥侍卧共側晝夜不解帶既殯猶  
寢苦顏色枯槁其事母疾猶事父也嘗作瑩域築堵  
環之種樹百章羅列成行又嘗代諸兄構屋及爲典  
籍又以其俸贖作服具畀諸兄國朝典籍書板多在  
南監縉紳置籍者印千紙例輸白金五分於典籍以  
爲常崇光辭弗受祭酒司業咸嘉之以疾卒於官

順天府

府尹

王賢

蘭琦

查秉彝

府丞

周璽

應天府

府尹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目錄

鄭沂

張璘

魯崇志

高猷

吳雄

孫泰

陳錫

柴奇

唐寬

府丞

陳謬

劉淑相

景濤

薛均

彭信

秦崇

于冕

冀新

王宸

王震

孫懋

湯潔

治中

龐嵩

通判

林春

祝允明

呂言

刊行

目錄終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目錄

二 曼山館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五

順天府

府尹

順天府尹王公賢墓志銘

姚夔

公諱賢字惟善其先通州人曾大父璿仕元倉糧密院事大父成任虞城尹贈通議大夫順天府尹父友直贈戶科給事中加贈通議大夫順天府尹當元季擾攘避兵山東及我大明定天下遂占籍寧陽公生而岐嶷體態與恒兒異少長讀書潛心問學遂以詩經領永樂辛卯鄉薦登乙榜授郢陵教諭學久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山陰

池公振勵而作興之然必以身爲教嚴條約程課業不易寒暑又言於有司新學官飭廟祀煥然一新士咸知向學多所造就焉今戶部尚書張睿前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薛瑄皆其高第弟子也秩滿擢戶科給事中進光祿少卿奉勅淮揚巡視民瘼者廉幹聲用是上知其才遂有府尹之命輦轂之下兵民雜處權勢縱橫公不剛不柔爬奸剔蠹一處以公道人見公言動尊嚴亦不敢以非禮干吏民大化之嘗以柴炭爲民病語工部石尚書曰京民勞疲極矣採運夫役與真保諸郡等無乃不可乎石默然爲過

滅之又惜薪中貴縱其下非法凌府屬叱跪於前火園之公聞趨至縛其人欲以聞主者溫言謝乃釋去一日坐公堂有懸金牌直入稱權勢官索板扉若干公曰明日來取察知其詐及至執之寘於法其處事多類此九載滿表乞致仕上不許陞正二品俸復任又三載再疏乞骸骨上曰卿年七十禮當致仕然京畿冗繁非爾不治所請不允英宗皇帝復辟之初顧謂近臣曰府尹如賢者何可得哉至是公年七十有三上章引疾力辭得請卽日上道士民攀援塞途戀戀不忍舍去公在任嘗修府治學校及宋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十一

文丞相祠事集而民不擾苟有可省卽省之惟恐累於民故民德之深如此成化改元用恩例進階一級授從二品階中奉大夫生洪武乙丑六月二十三日卒成化三年五月三日年八十有三卒之日鄉人無老少皆奔走哭焉公仕內外四十年所至以勤慎稱非義一毫無所取且宅心忠恕待人不少設勾絞故人佩其德而欽服焉自休官歸田里十年絕不以勢利關心恒與致仕翰林學士許道中優游徘徊於山岵水曲之間吟風弄月澹如也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公蓋得之矣

順天府尹陳諤傳

雷禮

陳諤字克初字一謬廣東廣州府番禺縣人永樂六年舉鄉試入大學八年擢刑科給事中舉劾權貴無所避每奏事大聲如鐘上令餞之數日奏對如故

上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為大聲秀才嘗言事忤旨命坎壈奉天門外七日不死赦出還職尋陞吏科都給事中一日率同列論事觸上怒落職罰修象房同事者先治免降官去諤貧不能顧役躬治甚力使駕至觀象上問治屋者為誰諤前俯伏具道所以

上憐之命復其官搏擊愈甚十一年奉使雲南還

獄徵錄

卷之七十五

主

漫仙館

命署通政司事逾年署應天府復署刑部十四年署鴻臚明年改署工部所至能其官十六年六月擢順天府尹政尚嚴察頗有張趙風嘗出行誤衝皇太子駕太子訴於上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竟不問其優假如此既而執政者忌之出為湖廣按察副使三載刑政肅清一道無冤獄亦無冤民奏最改山西坐事落職洪熙改元遇赦應復上曰諤小人也不宜以玷方面貶海鹽知縣上一日問左右大聲官人何在宜置轉導使人得聞過乃授荊府長史

乞所匡益上賜以忠良鯁直四字示寵異焉宣德

世手

三年與王不協遷鎮江府同知致仕歸正統九年卒於家論曰陳公以犯顏敢諫屢瀕於死賴文皇之明蹟而復奮然竟齟齬坎壈其身語云直道三黜豈欺我哉

徵錄

卷之七十五

四

漫仙館

順天府尹蘭君琦墓志銘

李京

正德六年辛未六月二十日順天府尹蘭君辛於家  
蘭出晉韓厥支孫以邑爲氏今世頗希見居濟南德  
平者爲鉅族累世弗顯君生而穎出志操非凡兒比  
補縣學弟子員成化十年甲午舉山東鄉薦十七年  
辛丑登進士第十九年癸卯被選爲兵科給事中累  
遷左右都給事中其所論列或獨上累至數十多切  
時務嘗勾稽邊儲會簡京營兵馬巡視諸馬房芻牧  
充楚府冊封副使皆出特遣承勅捧冊以行隨事舉  
職無弗稱者弘治六年癸丑擢順天府丞十四年辛  
亥乃進府尹君志本愛民佐事既久熟政體知民瘼  
壹意撫字徭賦叢沓極力應辦惟財力弗給走懼民  
亦安之無異辭嘗條上十二事多行之者三載考績  
賜誥命進階通議大夫累贈厥考奉及祖守成如其  
官妣皆淑人十八年乙丑 今天子卽昨乞致仕歸  
訓子孫化鄉黨率用禮讓於凡世務悉置弗問蓋年  
七十有一而卒計聞 詔賜祭葬如例君質直無崖  
谷敦尚儉素遇事勤慎不爲表暴而身致通顯以壽  
考終亦可以無憾已

順天府尹劉公淑相墓志銘

霍韜

君諱淑相字忠烈氏湖廣黃州府麻城縣人正德  
九年甲戌舉進士十二年丁丑授南京兵部車駕司  
主事十五年庚辰 武皇南狩孽帥江彬宦者張銳  
憑寵爲虐人憚迎覲養忠詣儀真覲奏對不憚 武  
皇顧嘉曰小主事爽辨乃爾遂知名是年陞署員外  
郎十六年九月陞南京刑部廣西司署郎中嘉靖二  
年九月調兵部車駕司署郎中三月調職方司署郎  
中四月實授是月陞山東左政司左叅議六年十一  
月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八年六月改密雲兵備九年  
陞陝西按察使十一年五月陞四川右布政使  
十二年七月陞廣西左布政使十三年八月陞順天  
府尹先是永樂初徙天下富民填北京供坊廂富戶  
役遂籍北京爲北京民年需原籍幫銀有司年徵銀  
解戶部發府給富民曰供坊廂役云十五年福建解  
銀六千有奇到部部發府曰給富戶府之僚及胥亦  
曰合給富戶養忠曰富戶何名給若是銀也胥曰例  
富戶亦告曰例養忠曰何例胥曰年承行矣久卽爲  
例養忠曰國初土著民寡富戶供坊廂役費需寔繁  
原籍幫供寔宜今土著日增富戶隸籍順天與土著

民同間役供費與土著民又同凡有役費用下  
松下廂坊詰丁揆畝均出供費何富戶獨得若是常  
銀也胥語塞僚曰銀給富戶乃無後虞若何何虞  
僚不答蓋僚嫻大臣通富戶賂大臣求必給銀大臣  
市權以迫養忠養忠不憚下兩縣覈年供需費銀著  
籍覈實費不什一著例曰季覈費季給銀富民無從  
得給銀矣時有輸粟生周頑實養忠親駭子也富戶  
夏昇兄夏景隸東廠主書禍福口出投二百金餌周  
頑假曰爲囑尹周頑故不識事謂尹可囑入言養忠  
叱出夏昇告東廠逮周頑備毒刑訊曰必言尹與知  
獄徵錄 卷之七十五 七 晏山館

順天府尹查公秉憲墓志銘 徐階  
嘉靖辛酉閏五月十有六日亞中大夫順天府府尹  
近川查公卒於官其子太學生志文以訃聞賜祭一  
壇命有司治葬事 上方慎重卹典卽於例合猶必  
問其人何如而公位三品未滿一考獨獲被 恩數  
於是士大夫仰見 上之知公又惜公幸既受知而  
不及竟其用也公爲人凝重簡遠有黃子之度居常  
獨見謂長者耳及臨事確有定守不可以毀譽利害  
擾之使亂迫之使急至於進取之際澹如也當始舉  
進士時將疏請展墓或謂公宜少遲以需臺諫之選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八 晏山館

乃免死頑曰尹實不知願自死大臣嘆東廠逼攀  
家童與知謀連玷養忠養忠憤曰權奸敢爾遂訴  
大臣囑託納賊數十事 上知養忠言實欲兩全乃  
詔不問養忠童玷大臣賊跡亦寢獨謂養忠計大  
臣罷養忠出詔獄到家踰年卒君子曰養忠奇男子  
也侃侃剛直子身攫虎豹之吻了無懾色不遇 明  
主身禍未知所底雖未沾恩大昭衷素不可謂不幸  
也已渭厓生韜於養忠同年養忠計大臣賊跡大臣  
抗愬獄由波及韜故志養忠墓著養忠獄由微顯聞  
幽之旨也

笑不應及子告還例授黃州推官九公者雜至終笑  
不應其在黃州諸所讞鞫不視上官意爲重輕亦不  
以請託有所縱捨召拜禮科給事中上議舉莊敬冠  
讀禮當事者惑傍言不敢任而以禮繁難行爲解公  
抗疏請簡其儀節後踰年卒如公議行之楚世子弑  
其父有司未能正法公覈其報計日月之訛而律以  
春秋不嘗藥之義獄遂定轉戶科右給事中尋轉左  
會朝覲考察疏陳黜酷吏禁罰贖緩征科等若干條  
語多犯時忌竟以言謫雪兩定遠典史復爲建寧推  
官遷刑部主事改吏部累遷至文選郎中盡取諸條

例去其奸複裁爲一定吏不得爲奸有二  
這之卒無所撓屈聞見請青居之如常或教以逆人  
謝不能而起遷太常少卿改大理少卿遷太僕卿所  
至舉其職遂尹順天涖事五日觸暑得疾以卒距生  
弘治甲子四月十三日年五十八耳公之先出於周  
以所食邑爲姓唐時胥臣爲司空師誥爲柱國南唐  
時某爲尚書宋時某爲龍圖待制其後有號仁齋者  
自休寧徙居海寧之花園七傳至御史中丞約於公  
爲叔父故公祖益封南京刑部主事又封奉政大夫  
而公父繪號雪岐生四子公與仲兄南京刑部郎中  
廉徵錄 卷之七十五 九 漫山館  
秉直相繼以科第起查氏遂益有聞公於爲子爲弟  
以孝敬稱撫其伯兄之孤志學志譽以慈稱自爲諸  
生以文稱歷官以廉稱然未嘗自表暴與人處退然  
若無能者蓋其性然也子男二長卽志文次志宏領  
戊午順天鄉薦次卽志立舉丙辰進士今爲禮部郎  
中

順天府丞周璽傳

周璽字天章弘治丙辰舉進士除吏科給事中時  
孝皇優容直言璽抗疏有關 國體切民隱者多見  
采納轉工科尋擢禮科都諫迨 武宗初服逆瑾擅  
權惡璽直乃陞順天府丞實則抑之也未幾同錦衣  
指揮楊玉勸事赤縣楊玉者瑾之黨也衆見玉皆低  
首璽獨與抗辭色不少假借事竣瑾嗾玉誣璽蔑視  
近臣遂矯 制付詔獄極其拷掠身無完膚弗少屈  
曰吾死不足惜使忠義畏懼爲可惜耳瑾聞益憾之  
使削籍奪其勅命尋卒於京邸越三年瑾伏誅國是  
廉徵錄 卷之七十五 十 漫山館  
既明用言官議還其官遣守臣諭祭併復其家 世  
宗繼統詔錄先朝守正被害之臣當道首以璽言遣  
官加恤典有抑鬱未伸遽焉淪沒之句廕叙其嗣

順天府府永景公溱墓志銘 王崇古

公諱溱字濟之別號蒲津公生於弘治壬子二月辛於嘉靖癸丑五月壽六十有二公生有異兆性淳氣清祖翁鍾愛之八歲侍祖寢食孝敬如成人卽學日記千言祖翁臨終特貽以書舍地洎祖母遺物執其手曰兒將大我門惜予不及見耳公涕泗奉教隨父廬祖墓側父遭疾泣請以歸父歿公哀毀幾絕痛母寡多疾卽祖遺舍力學定省母稍不御藥必號泣跪進每祈天請身代母賴以康癸酉舉於鄉叔大叅公致政歸乏嫡嗣懇王孺人求公爲繼公痛違所生泣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王

曼山館

謝不忍後叔翁許後以榮兄嫂公勉從母兄命權奉叔養庚辰登會試辛巳賜二甲進士第考出繼無貽封父母例作書告叔翁請如約書父母籍誓母忘叔父母養祀以全家庭孝友詞意誠怛聞者感焉尋授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便省母叔曲全恩禮日念遠違母叔常鬱鬱未期忽膺疾告還二年疾愈遇詔促諸在告者期甚迫人勸公行公曰吾母叔老而依我甚慶違孝致忠非時也竟不赴叔父母先後卒公侍疾執喪一如子職督嗣人治塋葬率子孫歲時祭享期百世無替叔遺豐產尺寸無取尋居母喪慟毀骨

立饌粥期年面深墨遠覓南杉甕壙奉父母終制猶縞素逾三歲遇歲時生忌羞祀必躬每至道攀栢悲號終身永慕不衰敬伯兄如父平生無違言失色終身不異析愛姊篤生養夙葬仍撫庶孤其祀育諸姪暨諸從姪如子敬養婚嫁慈惠周至對夫婦如賓盛暑燕居未嘗有佚容劉孺人無出嘗爲取兄女育逾已出長擇名門厚裝歸焉睦宗族親黨有禮周給恤患內外賴以立者甚衆始公赴南臺任甫數月卽糾論武臣干進詞連中貴及郊迎立闕威貪功冒封語侵宰執士論稱直雷都倉場中宦久依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王

曼山館

爲市公嘗巡視搜詭冒慎出納革樣米禁公私科擾儲政一清云家食旣久充養日遠離臺余公光薦公才賢奉命復起公北臺公丰采端凝論思忠懇每監禮隨駕敷奏趨蹌肅有常度 上時注目焉尋按畿內首罷貴臣赴 陵供需繼疏止薊山開礦餘免刑興利辨冤救荒疏凡百上咸稱旨官民甚賴之將代詔築沙河官城司空奏檄近郊民供役時北虜數入寇關隘久壞又吏治多污徵斂日煩公條上四事曰慎選任以清政本日溥實惠以厚邦本日增邊防以固邦圍曰停修築以寬民力 上皆嘉納城工得

曹停後二十年虜犯近郊卒如公言繼益丁酉畿試  
防範有方尋按江右江右俗健訟多貴臣號稱難理  
公既渡江嚴科條數十款洞悉民隱禁教誘抑豪右  
吏民懷畏誦之不衰會章皇后梓宮下九江公迎  
護月餘寢食俱廢檄所司肅祀儲備無敢不虔而諸  
護使餽遺咸謝罷使者不悅冀有以中之會風便龍  
舟一夕渡湖上聞賜文綺君子謂公忠誠所格云  
公兩按南北黜貪墨抑僥倖獎廉拔滯糾名覈實凡  
所舉刺賢否心服律已清正御下溫嚴日費不百錢  
每行郡必令有司檢封本筭江右北還衣多敝不充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十三

原筭雖圖書亦不少攜諸司以趙清獻日之所至興  
學課士斥浮崇正昌黎表韓公祠豫章建文謝祠修  
白鹿書院申明教規英雋多出其門登顯仕者繼興  
刷京畿卷主問中臺章奏咸務尚體要中丞獻替多  
公草定以年勞擢順天府丞約已除蠹官府肅清會  
司徒議徵畿民牛車它運京粟出關公即疏陳不便  
民狀仍上便宜數事竟從公議無何公疾作累疏請  
告清議重惜之公先後家居三十年杜門謝客讀書  
賦詩教子耕讀坐臥一小屋闌堵不治農無餘資澹  
然如寒士足跡不入公府人不敢干以私獎勵後進

疊亮不倦每聞軍國重事繫忠魏關慨然不忘憂盛  
司表薦數十竟不起命也公歿之歲元日有龍起公  
舍既病革兒童聞空中鼓吹音忽雷雨大作乃逝嗚  
呼異哉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十四

順天府府尹鄭沂傳

雷 福

鄭沂不知何許人國初入仕歷監察御史洪武三年  
沂言京師爲天下根本四方之所瞻仰爵位之設當  
使內尊而外卑內重而外輕所以隆國勢而安天下  
也今南京北京知府與在外散知府同甚失內外之  
統宜改應天府知府爲南京尹則國體尊而爵位當  
矣人命至重古人所矜各府宜設推官一員專掌刑  
名不預他政庶責有所歸而人無冤抑矣又殿中侍  
御史之設所以備顧問司諫諍其員不可一日缺也  
今又虛其職豈以天下之大人材之衆而無能勝其  
任者哉宜從銓註以肅朝儀又各處雖立通運而凡  
轉送官物多僦民船每致擾民今當廣增通運船數  
與稅糧內定民貲力之厚者以充之國家征伐必資  
馬匹宜於兩浙空閑之地設牧馬之官選牝馬養於  
其中數年之後孳息蕃衍足以備武事 上皆從之  
四年任六年致仕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十五

長山韓

應天府府尹薛均傳

薛均湖廣黃州府蘄水縣人曾祖天定仕元爲兩淮  
都招討上護軍祖楚卿襲總管父徵元兩淮水陸都  
統制從 高皇帝渡江參知幕府督金華軍事均生  
時徵夢人投萬鈞懷中遂名萬鈞以 高皇帝命更  
名均少有奇節好讀書見羣兒逐戲輒唾去不顧里  
中人奇之已而補博士弟子治五經名籍甚性又峻  
潔清苦而敦孝誼會郡守李公以懷才舉召赴南畿  
上十策 高皇帝見而驚咤久之將大用而均陳臣  
母疾危放歸其明年 上辟天下文武廉能之士郡  
人江勝等復以均聞因授辦事州同已而除揚州府  
泰州州同授承務郎御史嚴以均固非百里才保署  
兩淮都轉運鹽使司知三品事加宣德郎未久除知  
合州 文皇帝詔入爲陝西行太僕寺卿以內艱歸  
哀慘三年如一日詔取均不出再詔再不出凡三詔  
而均出授均應天府尹益尚廉明獨買頓舍餘一片  
地種蔬甚具旦莫荷鋤往芸之神王也日飽饌粥菜  
茹 文皇帝密使人廉之偵其飯饌粥也笑曰人皆  
樂惟孤與均苦耳然庭無廢事應天先是以租不時  
當事者皆以罪去均到官筦事展月輒完報項之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十六

長山韓



卽乞歸其奏曰均昧死上言臣以一介之夫蒙資列  
今曾亡豪釐盜國事而徵簡 聖心猥越濫泥此臣  
罪令擢髮焚數顧臣今年七十老矣亡能從事惟  
陛下財察時 上特進均禮部侍郎固畱均均拂水  
去不顧性不善交多齟齬貴人歸譽人謂均宦深多  
金也需其出私爰均篋惟冥資一具賔人莫解也詰  
之故均曰遺兒孫無它長物令世業此當有以活矣  
貴人悵然噤口者久之其清苦如此歸剪茅構廬蕭  
然蓬茨足蔽風日諸當事貴人造均均慝不一見也  
晚號隱林野老吟咏自喜居恒念母甚構望雲岡爲  
獻敬錄

卷之七十五

十七

詩若干讀之輒泣數行下云

應天府尹張璘傳

實錄

應天府尹張璘字文玉湖廣黃岡人永樂中由進士  
擢山東布政司右叅政改山西宣德二年調福建考  
最陞應天府尹璘聰敏廉潔幹濟所至恤民爲京尹  
不諂事中官雖屢譏璘於 上不聽宣德七年九月  
以病死

獻敬錄

卷之七十五

十七

應天府尹彭君信墓

王 儼

君彭氏諱信字中孚浙江仁和人少以才俊請郡校  
生力學工文詞在諸生中已煒然有聲景泰庚午中  
鄉試辛未中進士甲科會憲臣有言宜選進士才茂  
者積學中秘如永樂初故事君與選入翰林為庶吉  
士癸未擢山東道御史巡歷紫荊諸關塞修城堡建  
斥堠防慮周悉邊庭為之無警乙亥巡按廣東時嶺  
南未靖武將專征頗易君儒生君初不為較一日將  
出師言眾君伺帥語間為陳說方略申嚴號令揆度  
事機切中要害卒之殄滅夷僚吾兵無挫衄君指縱

職徵錄 卷之七十五

十九 吳山館

之功居多倖奏帥以彼所得賞格讓君君曰吾文士  
也吾自有階奚以武為識者偉其功而多其不伐丁  
亥歸喪喪歸忱服除喪貴州道監察御史母姚氏為  
太孺人已卯冬巡按陝西歲滿且代藩憲交章願留  
謂關右民勁悍其翼懷者至不能自立君治之彊者  
鋤弱者植威惠竝行得憲臣體 上從之為留君再  
期壬午巡按河南益君自陝西還未決月而關以東  
與河南北境風聲所至奸宄屏跡吏無受賕而流移  
占復當是時君為御史秩且滿巡歷諸藩無寧歲其  
勞績茂著 上在東朝雅知之及卽位遂陞君

府丞順天畿甸在輦轂下征徭常倍獲他郡加之違

官貴人園田錯午侵牟武斷民用困瘁君贊治之暇  
周行列邑楊摧折之威施拊循之政方巖之下惠益  
繼之三年奏課賜詔命階中憲大夫加贈父宗善如  
其官毋封太恭人會應天缺尹陞君任焉壬辰四月  
甫蒞任秋八月己酉感風疾卒先卒一月其兄恭自  
杭奉太恭人來就養時年七十有九君退自公輒携  
其子明娛嬉母前明纔十二君撫之告母曰兒幸荷  
國恩得至此圖所以報不徒欲遂吾一家之歡茲將  
推以及民老老幼幼俾無一家之不遂其歡嗚呼君

職徵錄 卷之七十五

二十 吳山館

之志何如也而今已矣此間巷之民所以奔走弔哭  
慕之切而哀之深也君為人性度坦夷人謂其有納  
污藏疾之量至於遇事敢為果斷立發則又謂其不  
茹柔吐剛君生永樂辛丑享年五十有二昔同年讀  
書秘閣者二十八人而出杭郡者四人相得一時歡  
甚厥後二十八人者榮辱升沉之外又重有存歿之  
感獨幸君與王學士獻童庶子緣張刑曹瑄四人者  
皆無恙而予與太常又獲陪君同仕于南都方冀自  
幸而君又去予以歎此予所以慕而哀之抑又有甚  
焉者也

應天府尹魯公崇志傳

京學志

公諱崇志字懋功浙江天台人父穆累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風望重一時公爲兒時聞家學已屹然有自立之志景泰庚午領鄉薦邑令瞞以白金力辭弗受甲戌成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彈擊不避權要上嘉獎之賜五倫書一帙天順初奉勅齎銀數萬兩給賞邊戍防範嚴密下無敢欺戍者皆蒙實惠尋命賞京士文絮其立法之嚴施惠之均與前賞同時武臣曹欽跋扈舉兵犯關公適待漏闕下駭其事卽馳馬與曹一偏裨格鬪大軍尋亦合而曹就誅矣癸未陞副都御史少卿公徧歷州郡釐其宿弊傳以新法不數年馬遠蕃息而民咸稱便成化癸巳陞應天府尹先是七邑民阻賊逋賦數萬石公爲勸貸以代之輸而賑其貧者溧水民孔姓者武斷於鄉人患苦之有司莫敢撻公擒置之法中人王敬佑勢以鹽二萬引懇請規重利公厲色拒之益公急於爲民雖舉世所趨不難出身以當其衝慨然有烈丈夫之風焉壬寅九載秩滿加正二品祿仍掌府事明年癸卯八月二日終於位壽六十有六計聞遺官營葬仍命藩司諭祭公爲人愷悌詳雅以公廉自持恕有不讐而德

無不報一介不苟取予尤加意青衿今學櫛星三門猶公所創建云

徵錄

卷之七十五

三

應天府尹秦崇傳

實錄

應天府尹秦崇字智崇山東單縣人天順四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憲宗卽位初與諸科劾權倖舞法者成化元年貴州蠻酋起爲邊患朝廷命將征之崇往監其軍奏凱還加俸二級累遷都給事中七年陞太僕寺少卿十七年陞南京光祿寺卿轉南京太僕寺卿弘治三年遷應天府尹明年八月卒官邸蕭然府丞龔紱合賻贈爲治後事計開賜祭葬如例崇性剛勁不屈居官三十餘年皆貨財出納之地而不爲所汙可謂難矣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五

應天府尹高君敞墓碑

吳寬

弘治戊午十一月八日應天府尹高君以恙疾卒五十七上聞命命官諭祭營葬悉如例君諱敞字德廣姓高氏蘇之崑山人累世晦蹟無顯者惟積德久始發于君初其父祖見君資美謂必振其家擇師遣從之游弱冠學且成充縣學生成化辛卯鄉試中式明年會試復中廷試蒙賜進士出身乙未授禮部主客司主事戊戌陞精膳司署員外郎辛丑陞本司署郎中數月實授丙午擢順天府丞弘治辛亥丁外艱服闋改應天府丞丙辰再擢府尹君在禮部時數奉使於外當今上初立爲儲副命頒賞賚南京承接上下儀度雅飭文武大臣咸器重之再遣遼府行冊封禮還復齎銀幣賞大同將士之有軍功者南北跋履未嘗寧居會有府丞之缺吏部以君有年勞推擢陞任時府事方殷佐治不倦及今上卽位耕籍田君執事恭謹禮成賜宴人以爲榮畿內饑具疏言民流亡狀乞發內帑白金五萬兩賑濟詔如其請民賴以甦者甚衆鄉試爲提調官已而行考察法黜陟屬吏惟公及爲府尹政務填委以次裁決畢卽欲以簡靜治之或勸以都下非外郡比自古尹京者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五

必嚴厲明察始謂其官若父曰任吾性而已公退郭  
與賓客譙飲如平時久之吏樂其簡民安其易府中  
殆無事君美儀觀祿度疎澗不立厓呼與人處益酒  
談笑歡如也篤於孝友母弟爲人贅壻而卒養其孤  
孫於家至宗邨貧乏輒有所濟嘗以強恕自號足以  
見所志矣

蘇徵錄

卷之七十五

十五

應天府府尹于寬傳

實錄

于寬字景瞻浙江錢唐縣人少保兵部尚書謙之子  
景泰元年以謙功廢授世襲副千戶謙歿寬亦從坐  
謫龍門屢上疏白其父寬憲宗登極謙冤昭雪并  
復寬官寬自陳不願武職改兵部員外郎累陞禮部  
郎中南京太僕寺少卿應天府府尹致仕弘治十三  
年十二月卒於家賜祭葬如例寬雖不由科目然頗  
涉書史有幹局歷官能舉其職卒無子謙後遂絕先  
嘗請以其遠族人之子允忠爲後今襲爲杭州衛副  
千戶

蘇徵錄

卷之七十五

十六

應天府尹吳公雄墓志

公諱雄字文英姓吳氏其先杭州仁和人自其大父始居京師公少能自力於學成化丁酉舉鄉試明年第進士授刑部主事丁父憂服除仍舊官乙巳遷員外郎河南湯陰淇二縣與大名之濬縣比壤民俗雜操議者欲割濬地隸河南濬人恆營不服至相殺傷朝命公往視之爲正其分界仍罪其健黠者數人事遂定尋晉郎中長淮衛指揮彭璫貪縱豪奪其下訟之且誣其家塚域盜穴穿皇陵山脉以驚動聽者公按之止得其貪暴請不法事父子皆夾配數千里外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吳山館

以爲平弘治辛亥陞河南副使會使久缺多留獄公至攝司事盡取而決之獄爲之空丙辰轉湖廣按察使時歲旱城中有火災公禱而雨火滅既而連三歲旱禱輒雨楚人歌之郴州蠻侵掠居人有司蒐捕之窮詰其黨欲盡致之歟公言於巡撫者以爲此孱弱小醜無能爲必喜事者爲是張皇耳第取其首惡誅之餘無所問有衛卒以私憾殺其宗人而棄其尸僧寺之井中其妻子踪跡得之訴于官卒役令人啟寺中棺出其尸易置之明日視之則非其所殺者衆莫能辨公他日避雨寺中見一棺血痕淋漓疑之乃召

其妻子往驗遂得其情已未拜應天府尹初視事日集僚佐堂上令吏入執簿出公帑所積貯一一點視之曰政貴謹始也果亡去銀若干錢公密察之卽得盜者一府以爲神先是給路引於府者例入錢以供堂餐尹多自取之公獨籍之官或以爲矯明年兵部下令收諸路引錢歸之京師以備邊用衆益服公之廉明南京有長橋橫江口歲久圯壞有司重於改作公召諸富人語之曰爾曹皆大家也與其施財供佛爲無益之費豈若移之治橋之爲大利益邪衆皆忻然應令壬戌南畿旱應天爲甚總漕者亟征兌運米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吳山館

公曰民病已甚不可重擾輒奏止之又請兩淮所貯綱米三十餘萬石以賑饑者全活甚衆甲子秋監鄉試以積勞成疾會當入覲兼程行比至潞河疾增劇召其子大經等謂曰吾官至此分願已足願有老母在不能終養以爲憾耳汝曹可馳往應天迎歸謹事之遂卒蓋其年十月二十九日也得年五十有六訃聞命禮部諭祭于其家工部營葬域公爲人簡直居官廉謹奉法棘棘不阿臨事能斷推奸擊惡推見至隱而心一主於惠愛嘗讀趙廣漢傳嘆曰搆會吏民以賊無辜是豈爲民父母之道宜其見刑也至龔黃

則曰爲吏者當如是矣公志嚮遠大常以功名自  
許所至皆有聲及尹京府才望益著乃不究其用而  
止君子惜之大父諱清父諱春皆以公貴贈通議大  
夫應天府尹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二十九

史山館

應天府府尹冀綺傳

應天府府尹冀綺字汝華揚州寶應縣人成化己丑  
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以歲饑賑濟河間  
諸府稱旨往偏頭關督餉有功加俸一級累遷應天  
府府丞南京太僕寺卿應天府府尹嘗陳邊務及捕  
盜輯民二十餘事頗見採納已而坐言官論劾自陳  
致仕正德五年八月卒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三十

史山館

應天府尹孫公春傳

祥符文獻志

公諱春字一元爲開封之尉氏人遷汴大父貞兩淮  
運判父瑛以公貴封戶部主事贈署郎中事員外郎  
公生有異質爲諸生開封郡庠性剛直寡合獨嗜學  
不倦成化乙酉領鄉薦戊戌舉進士授戶部主事歷  
署郎中事員外郎丁外艱服闋實授郎中尋陞知鞏  
昌府鞏昌地鄰蕃族彌難治公職無不舉副使王雲  
鳳御史王凱奏公仁愛如廉范勸課如龔遂撫字如  
陽城清直如包拯巡撫都御史周公季麟督餉都御  
史李公鏈奏公政績偉異給白金綵幣以旌之任將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三十一

滿陞貴州左叅政奉勅提督糧儲三載陞廣西右布  
政使尋轉左御史陶煦言公事體練達才識老成將  
三載陞應天府尹歲餘言官誤劾公嘗市柵木媚大  
臣焦公芳公具疏白事始末遂懇乞致仕時年已六  
十九矣公請老還汴治城南草堂集鄉里諸耆艾爲  
會日巾車往來觴詠談笑其精明剛大之氣老而不  
減云平生不蓄姬妾任宜人卒鰥居十餘年以終壽  
七十有四

應天府府尹王宸傳

應天府府尹王宸字具瞻其先河南郊縣人因從戎  
籍于真定弘治庚戌進士授吏科給事中遼東守臣  
妄殺夷人冒功次命宸往案之尋遷刑科左給事中  
禮科都給事中 上新立番僧那卜堅叅道士陳應  
循以左道出入禁掖宸請明正其罪戊辰遷吏科都  
給事中己巳遷光祿寺少卿庚午遷南京太常寺少  
卿壬申遷南京光祿寺卿乙亥擢應天府府尹明年  
乞歸又四年卒時正德十五年十月賜祭葬宸始終  
清慎爲士論所與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三十一



應天府府尹陳公錫傳

黃佐

陳錫字祐卿南海人宋朝散大夫康延之後祖朝  
思賢布衣博學敦行從孔伯平遊不求聞達工於詩  
學士黃諫擬諸姚鵠岑參有滄江集行於世父璵字  
伯玉以戴記授徒貢爲上猶訓導以身率諸生時張  
弼知南安府甚加敬禮嘗夢崔清獻教之曰子知學  
乎毋不敬內敬恒存思無邪外邪難入寤而索諸言  
行錄果協於是終身誦之世傳細素至錫尤力學弘  
治乙丑進士授戶部主事嘗司廐逆瑾方用事羣瑞  
列中外雖東芻出納亦混主計錫以法繩之衆不敢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三十五  
肆司漕通州革弊政六條人以爲便轉員外郎調吏  
部稽勲自尋陞郎中一時名流咸所咨決屬舍人朱  
麒求襲封保國公錫駁之曰洪武之約非有重大軍  
功不得封爵襲蔭今朱麒襲公非約也宜從始封伯  
爵尚書楊一清從其議因著爲令正德丁丑遷福建  
參政歷左布政綏定叛軍鈎稽乾沒樹立風紀綽有  
令聞擢應天府府尹去之日閩人爲立遺愛亭居應  
天未及三載廷議欲晉孤卿錫竟請致仕凡三疏得  
允優游田園以翰墨自娛凡士餘年始卒年八十有  
一賜祭葬郡人祀之鄉賢祠

京兆尹王公震傳

歸有光

京兆尹王公震字威遠曾祖景賢初自燕南徙任縣  
遂占籍于邢今爲邢臺人祖壘宣德間以鄉進士爲  
平度州同知抗中使請戍濠川數歲病思歸子整上  
疏代父整戍又二十八年始赦還整妻亦歿於戍後  
妻生公體貌豐偉善騎射博涉經史弘治癸丑進士  
親政大理授戶部主事奉使部送犒軍銀于西夏至  
紅城堡後又使雲中至陽和堡猝爲虜圍公皆率衆  
守禦虜以解去正德初權九江稅劉瑾愛幸蒼頭奴  
唐英王俊至多所誅求公絕不爲禮時瑾怙權流毒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三十四  
天下士大夫二人還欲訴于瑾皆病歿於道人以爲  
公幸還員外郎尚書韓文爲瑾陷下獄罰贖二千石  
公率其僚捐三年俸贖韓尚書得出庚午川湖盜劉  
烈起猖獗甚上命兵部尚書洪鍾討之洪尚書奏  
公知兵請以爲郎陽守迄平寇甚得郎陽之力歷陞  
河南右叅政潁川盜小張虎餘黨全活甚衆川人感其德  
立祠祀之嘉靖初陞河南左布政是年冬陞應天府  
尹奏罷上元江寧花園夫千餘人省諸官寺獄凡銀  
千餘兩覈江難蘆葦千餘頃以佐赤縣里甲費尋上

書乞骸骨歸初公舉進士二親皆在堂未幾相繼

所至扁其居爲永感長沙李文正公率館閣諸公爲賦詩趙郡石文隱公爲之序自是每陟一官必悲思其親自在部已獲推贈及爲京兆得贈三世皆如其官公天性純孝有厚德嘗在京師鄙人張得才爲部從事病死妻子貧不能歸公聞之愴然捐金助其喪還後其子寅中鄉舉來謝言其父喪前至金陵欲寄其鄉人舟鄉人負約遂寄他舟經小孤山鄉人之舟覆過吉水欲寓山寺寺僧固拒不納經夕而寺焚以公之施惠孤喪與神明符也公既歸所蓄書數千卷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五

悉輦送郡學以資學者講習家居杜門足跡不至公府今邢州士大夫雖隆貴門第不改布素至以造官府爲耻子弟斂戢市無綺紈之遊縣公之化也嘉靖辛丑年八十二卒計聞 賜葬祭

贊曰予至邢訪其先賢士大夫近代皆稱王京兆京兆所居官其條教方略無文字可考僅僅得其家狀屢歷然今邢中風俗之厚本于京兆予數過學官取其遺書讀之爲之歎息其高風可仰矣予以是論次之

應天府府尹梁公奇行狀

陸深

公諱奇字德美號蘭菴姓梁氏崑山人其先出定有諱廷富者元萬戶公之始祖也公生而穎敏初同故禮部主事盛公鍾濟陽令杭公東往謁太常卿夏公仲昭公未出私約分識其壁間文字凡若干篇及歸書之不遺一字與故太保顧文康公同爲邑庠生時令崑山者慈谿楊公子器有鑒賞才尤慎許可一見公所業文卽曰此奇士也因屬以遊浙中用牌聞見弘治壬子遭通議府君之喪家適中落公畢力營喪葬如禮辛酉中應天府鄉試名在第六主司刻

卷之七十五

五

其文以程多士正德辛未與弟大同登楊慎榜進士觀政吏部時少師楊公邃菴爲冢宰上書言東南水利事深爲楊公所器復極陳白茅塘鴉浦之利害請以逆瑾沒入肯給濟工費楊公上其議於朝特命工部尚書李公克嗣往司其事績用告成實公策也是歲八月吏部考選科道以諫諍論試諸進士公居第一銓授吏科給事中時劇賊劉六等弄兵山東朝廷討之命將出師以公與御史吳堂爲監軍既班師有白金文綺之賜權貴屬託一切絕不行所核功罪皆當壬申二月賊陷曲阜城禍及闕里禮籍樂器皆焚

蕩公奏移曲阜城以就孔廟永爲保障九月凱旋  
俘賜金織鸞袍與宴兵部加俸二級癸酉六月丁計  
淑人憂弟太任刑部主事適卒乃扶攜二柩歸葬如  
禮乙亥九月服闋丙子四月還朝復除吏科給事中  
丁丑六月滿一考授勅階徵仕郎八月遷戶科右給  
事中戊寅夏再遷左於吏科當事多所建白疏上卽  
焚草間有傳誦者若 武宗南巡之疏錢寧持寵之  
劾與邊儲也政事關大體益有人所不能言者已卯  
八月陞南京光祿寺少卿時 武宗駐蹕南京凡諸  
供應皆先事而備若寺之圯廢次第興復查革更正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三十七

景山館

多所修舉辛巳夏今 上登極詔考察京官適寺長  
闕公奉行惟謹黜屬吏不職者五人查復厨役占於  
他所者凡百有二十餘人謗言叢集一莫之顧然竟  
無他壬午改元公力辭加俸 上以公山東河南剿  
賊之功不允八月進階奉政大夫癸未三月滿一考  
丙戌十月六載考績加授修正庶尹巳丑三月進賀  
冊立中宮薨至京陞應天府府丞值尹闕攝篆者五  
月巡撫都御史陳公祥特疏之辛卯三月以 郊祀  
恩進階中憲大夫八月鄉試充提調官庀事惟謹壬  
辰九月陞應天府府尹秋八月頒詔例授誥命封贈

及二代仍廢一子入監甲午春清查官占埋沒地還  
之民間以絕權勢起佃之謀復積科試羨餘開拓貢  
院矩範儀觀爲之一新是秋鄉試再爲提調官會南  
京太廟災引咎自陳致仕得請卽日東歸家居幾十  
年足跡不入公府口不談貴顯時事惟以詩文自娛  
樂而已周貧賸族則奮袂爲之不受也公性孝友歲  
時祀先必流涕每謂其子曰祖宗功德不可忘吾子  
生無夢夢必有兆皆祖宗之報嘗憶山東時夜過呂  
孟社身在賊中暫止郵舍就草榻倚垣遂夢而祖呼  
我曰速起速起寤驚而頗疑爲賊乘之方啟戶出探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三十七

景山館

有逸馬觸垣悉壓覆榻上旁近無完物矣此祖宗之  
佑也爾子孫謹識之公以成化庚寅十月十有九日  
生以嘉靖壬寅六月七日考終于正寢年七十有三  
所著有石池稿嘉樹軒紀聞并蘭菴集藏於家

應天府尹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公

銘

袁 燁

公諱懋字德夫少穎異沉潛篤學弘治壬子中鄉試  
辛未第進士知蒲城縣籍有惠政考殊等三年召爲  
南京吏科給事中陞廣東布政司右參議按察司副  
使兵備清遠以詰中校忤橫被矯誣械至詔獄貶滕  
縣典史改貴溪復以安福令陞光州守山東按察副  
使廣西江西叅政廣西按察使右布政使至今職升  
沉歟歷苦節自茹者三十年時論歸重亟欲致公當  
道以挽世俗然推公者數四不果用而公年已七十  
獻數錄

卷之七十五

三十九

例當自陳或勸公少待弗可疏上奉旨致仕去之日  
行李蕭然南都父老與一時卿大夫咸惜公且服其  
去之決也公爲給事中孽幸用事乘輿數巡幸中外  
洵海言者輒杖死公曰吾言官也可畏死乎言之至  
數十上都督朱彬尤倭幸導上縱所之遠去公劾之  
其略曰歷觀自古國家信用奸邪未有不爲所禍蓋  
其始也媚君以邀寵其終遂挾君以自恣必至於危  
宗社乃已臣按朱彬以梟雄之資懷儉邪之志自緣  
進用專事從諛游衍馳騁凡可壘 聖心無所不至  
乃於去年導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地漸遠

日漸久遊樂無節輒變至尊流聞四方  
知罪盈惡積公議難容乃挾 陛下自庶故又遊  
遠出居庸無大臣一人保護 陛下子然獨處苦寒  
沙漠之地殆將半載臣觀彬武夫前代漢高白登事  
或有未知至如 英廟土木之變則固聞之矣乃導  
駕臨宣府又過大同致惹虜賊深入應州與之交戰  
六日夜使當時各鎮兵未集幾何不期往轍也 聖  
駕在外萬幾叢委 兩宮違養郊廟不親四方災異  
迭見盜賊蜂起彬在一日爲宗社一日之憂乞將彬  
拿送法司按罪重處以雪神人之憤 陛下端居九

獻數錄

卷之七十五

四十

重親理萬幾宗社天下幸甚及宸濠倡亂 駕幸南  
京公與參贊喬公修力同心隨機防護濠極泊龍江  
逆黨錯繫諸司而彬等益導 上夜遊伺便竊發公  
憂之乃伏闕屢請迴鑾辭甚激切其一曰人君所敬  
惟天南郊大祀之典何可以不早行所養惟親 皇  
太后千秋之節何可以不及時稱慶所任者庶官也  
考察之政雖委吏部而黜陟幽明尚煩宸斷所重者  
賢才也會試雖屬春官而大廷賜對必俟臨軒凡此  
五者皆國家大典禮大政事舉廢遲速之間實安危  
治忽攸繫我 皇上以保有大業爲心固宵旰所宜

牧牧者也臣近又聞之遼左諸鎮虜衆連營朔州處境賊嘯聚豈不以駕方遠出京城空虛將以掩吾不備南自淮陽北抵順天隨路夫役祇候日久饑餓無聊或至相食况又農務之方殷邪詩曰不留不處三事就緒又曰徐方不回王曰還歸然則古昔明王自將未嘗不以農事爲重班師爲急也旬月以來暴雷震驚風霾大作災變之至厥亦有因尤不可以不畏也其二曰宸濠大逆不道罪在亟誅今寢食自如觀生變彙非所以豫亂防也忠臣義士戮力成功大賞之典久格未行非所以勵人心也天地者人君之父母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地南郊大祀可復遲乎賢才國家器用齊民不能一日不資器用國家不能一時不須賢才臨軒策士可復緩乎然則今日鑾輿旋軫郊祀宗廟太皇太后祔主此固事之至重至大者也若軍馬數萬住劄日久應給芻豆在在告乏旦夕將有不繼之憂秋高馬肥虜易爲逞天威既遠戎心益生西北難免侵陵之擾北來章疏奏進雖降有明旨前後之間壅滯尚多百司何所奉行南都市廛率多官軍住歇工商廢業生理蕭條小民何以堪命况夫元兇寄泊于江潯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聖上

吳山館

逆黨雜繫於狴犴防衛既久人情懈怠倉卒生變何以禦之臣聞應天府獄南門街往往夜驚羣賊此固人心不安憂疑之所致實乃天心仁愛譴告之有在也仰惟皇上睿炳幾先明見萬里意外之患所宜預防臣待罪言官不知隱諱伏惟採納以承天意以安人心實宗廟社稷莫大之幸時值彬生日衆期往賀公曰懋抗疏欲置之死今復賀其生非情也彬雖深憾之然實因公不敢輕動皇上嗣位以端本正始聖德聖學聖政三事首陳嗣聞雷擊奉天門獸吻及日精門災又陳修八事以答天眷七事至進用老成薦揚忠義殛誅奸佞翊聖上中興之治可謂不負所學矣公在廣東時能眼洞作耗當事者僉議勦之公以該道兵備乃命衆先營堡曰海村良村蘇渡口井濠坪分兵屯守然後進征功成當事欲爲奏報公曰妄殺微功非吾素志殲厥渠魁散其醜類足矣功不滿百何以報爲乃寢其後龍眼洞復叛攻掠州縣惟舊有營堡者不敢犯公舉動不微小利不急近功槩如此其他隨在布惠無不遺思公每自引晦故多弗傳若河南均田應天捐舖戶供應迄今民頌其德至其立身廉介處事周詳存心平易不爲勢糾不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聖上

吳山館

以物遷善不求知於人言不求文其行則公之天性  
然也歸之日出俸餘建祠宇置祀田其先墓周廡親  
友囊無長物蕭然環堵讀書其中融融不知老之將  
至時與比隣諸老散步往來笑談終日人望之爲神  
像而公自不知其異於人也以嘉靖辛亥六月九日  
卒於正寢明年仲子貴州推官昭來京師以例乞恩  
於朝上若曰嗟夫斯古之遺直也勅禮工諭祭營  
葬加贈顯秩今上祇慎名器卿寺以下非功勛異  
等不獲贈公遺異數一時公卿相與慰藉不已以爲  
公未究之報云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四

應天府府尹唐公寬墓志銘

寇

公諱寬字栗夫姓唐氏別號蒙山世爲平定州人  
生而穎異自童時卽有大人矩度治尚書不屑屑於  
記誦惟以解悟爲文奇氣過人意表伯祖盛能鑑人  
目之曰此子必高吾門年十五補郡庠生嘉靖乙酉  
領鄉薦明年春下第篤志問學不休壬辰登進士筮  
仕永平府節推卽明慎用刑凡所推鞠無不得情者  
太守王公褒獎有職任不修乎邊幅清操無愧於神  
明之語治三載考績陞刑部福建司主事戊戌陞員  
外郎未幾轉郎中奉勅恤刑陝西平反甚衆壬寅陞  
懷慶府知府會民疲甚公薄稅省刑鋤強扶弱時鄭  
府官校倚勢凌虐平民公每執而杖之又有鄉官掘  
城土造屋罪其家人褫其車牛百姓稱快因被毀於  
憲司稔知公之廉節竟莫之信也且以毀公之人語  
公後公與毀之者遇諸席公絕口不言禮貌如初毀  
公之人深自慚愧爲政三年百姓富庶教化大行士  
民欲立生祠公聞之力止乃寢其事丁未陞蕭州兵  
備副使肅近王關番漢相雜素稱難治公爲政不剛  
不柔撫綏有方夷人畏服不敢爲暴有獻遠物者公  
性不好珍奇卽卻絕之由是遠人益畏邊圉寧謐

有無碍紙價千金常例官取入橐公毫髮不取有  
之者公艷然曰若敢我爲不義耶遂作支用戊申陝  
陝西行太僕寺卿肅衆咸公德政臨行遶道垂泣留  
靴爲別云已酉丁繼母憂還服闋補甘肅行太僕寺  
卿癸丑入賀 聖節歸未抵任丁父憂服闋補陝西  
苑馬寺卿戊午陞四川右參政尋陞四川按察使公  
發奸摘伏剖決如流吏畏民懷咸稱神明庚申陞山  
東右布政明年轉左先任者率任庫吏刁索納戶公  
知其弊親爲閱視納戶大省浪費時撫院嚴治窩盜  
者逮及士夫一方騷動公每爲勸解中外多之壬戌  
廉徵錄 卷之七十五 甲五

入覲陞太僕寺卿未幾忽起尊鱸之興語人曰吾精  
力漸衰虛糜廩祿恐負 朝廷盍退處山林以終餘  
年乎遂上疏乞歸 上不允辭陞應天府尹公不  
欲往因憶幼年曾夢至南京乃強爲一行至見南京  
景物宛如夢中嘆曰吾夢既應終於此矣遂於是年  
歸越二年卒

應天府丞楊公瓌墓志銘

呂 枬

公諱瓌字仲玉姓楊氏松江華亭人仕爲應天府丞  
以災異懇乞休致歸未幾卒於家寔嘉靖八年八  
月十七日也其子吏科都給事中秉義以狀問銘初  
公嘗兩爲南京吏部考功郎中遷尚寶少卿奉朝命  
以補公缺方是時予未習考功也至則凡 公  
吏一遵公舊或有疑事難政必稽質公所定籍行二  
年得少免於愆若公之當考察也悉心延訪務得其  
情雖冢宰中丞咸駭稱神有三被黜者倡言面證  
公指實以答罔不慚服予若值茲遐步三舍矣當是

廉徵錄

卷之七十五

甲五

時已自考功改武選廖冢宰紀遷北以公剛正篤實  
徇公任慙也乃又自武選改考功云於是李司寇承  
勛張中丞琮及朱冢宰希周曰楊考功正直不負廖  
舉胡少宰世寧有位愧楊前之嘆皆予耳所聞也公  
陞尚寶以不便水土辭辭未赴乃戊子陞應天府丞  
時陳京兆錫屢疾在告公數署篆節財均賦平物砥  
價都人士稱便焉故事讐家多假手獄卒甘心繫囚  
公時巡獄中飭囚病非累集不效勿狀全活甚衆江  
寧丞王震貪酷事覺震已陞他縣囑者劾午公曰彼  
邑之民奚罪焉竟坐於法彭鶴齡者溧陽民也嘗忤

母舅舅誣爲盜詞服賊少公曰鶴齡貌非其  
於此卒得其誣其懲奸釋冤類如此則吾目所見  
公舉辛未進士筮仕桐鄉桐鄉當八省之衝民累  
遞送乃與查覈節制者爲定籍狡獪折夫之徒盡繩  
以法然不能當巡按意也乃以賢能薦調開化實薄  
之也去桐之日民輟耕罷市攀轅載路以送開化人  
好訟聞重利輕生甚至飲藥斷腸取快小忿生女不  
舉以膏嫁貲公痛與懲創頑愚多賴以生其收馬金  
鐘之豪沮饒信姚源之盜寬殘破之賦尤爲人所懷  
服爭立生祠稱曰鐵知縣云御史王君堯封至考以  
獻敬錄

卷之七十五

四七

曼山館

誠心愛民語蓋公自是進陞刑部主事矣在正德乙  
亥年也明年乞便養母改南京驗封主事厥後考功  
京兆之政皆自桐鄉開化也初公幼有異質端凝簡  
重父母妹愛之及就外傳頗慧絕人年十二脩溪周  
寧素爲女相攸見公喜歸索飲至醉弱冠有先正曹  
憲副時中者許其英敏可希古聖賢公時讀書龍門  
僧舍外家每饋時羞則曰燦獨不能斷齋畫粥耶棄  
之以飼鼠又嘗讀書城南鄰女欲假汲以挑公公曰  
吾可讓魯國一男子乎斤之每試督學皆列高等與  
兄憲副公瑋齊名時稱松江兩楊王督學鑑之至分

廉以瞻嘗師莆田方先生岳於泰州所交皆知名  
既中弘治乙卯鄉舉遭父贈君管繕公喪時兄憲副  
方第進士觀政也公哭踊委頓與叔弟琦季弟貢十  
連殯殮如禮他日太安人檢篋得封君爲諸子析  
狀示焉公哭不忍祝曰吾父爲此將慮吾兄弟啟爭  
嗇耶吾兄弟不體是心而或後言者非子也焚之友  
愛二弟益篤於是公之文行大著而鄉士子從遊者  
門無停屨多科第云嗟呼公孝友積於家庭端諒重  
於門閭如此宜乎莅官行政超邁尋常也公先世上  
海人遠祖爲府別駕其後有博學者稱兩脚書厨自  
獻敬錄

卷之七十五

四八

曼山館

是皆以儒鳴沙岡間高祖壽梅公諱德時曾祖樂耕  
公諱景臯曾於翁氏始家華亭祖月溪公諱文信授  
散官考南隱公諱雲字民望以長子憲副公貴贈工  
部管繕司主事妣宋氏封太安人自南隱公以上皆  
舊而未發乃至公始大顯又以及其子給事中則公  
之懿行善政豈偶然哉公生天順甲申十二月二十  
八日得壽六十有六



應天府治中龐公嵩傳

京學志

公名嵩字振卿居南海瀾唐鄉學者稱爲瀾唐先生嘉靖甲辰由鄉舉授應天府通判晉治中先後凡八年大京兆缺屢攝府事初至早魁爲災公督賑委悉需洽公粟既竭貸之鄉先生富民誠意懇惻人多應者所全活六萬七千有奇已而獨其積逋於以勞來拊循之所繇以復業者十萬六千有奇所部民苦役重公取公費議寬之令甲首輸銀免其置辦付之印簿以防侵漁清寄居客戶以助夫役移僻驛馬疋以輕衝塗嚴冒濫優免及詭稱官戶寄在戶女戶神帛獻徵錄卷之七十五 聖元 漫山詩

大公并論死居間者萬方拒不聽公僥吏幹在事持据百廢具舉尤加意造士暇則進諸生課之自損俸以資賞給歷寒暑無倦淹通五經爲諸生發疑扶異無不虛往實歸者早遊王陽明湛甘泉兩先生之門至是奉其緒論爲諸生規建會於新泉書院日與講習以故一時文行之士成就與起者爲多性嚴明嶄嶄不可犯而又與有聞於名儒巨公以是施之政亦以是持其身見義勇爲獨信一力雖賁育不能奪也單騎行縣所至肅然一蔬片楮不以煩民人目爲龐青天云府在六年京察例而復與觀察公謂非理上獻徵錄卷之七十五 聖元 漫山詩

疏請止之至今著爲挈令晉兩刑部郎中曲靖軍民府知府在所士民銜德既去而追思之葛儂鄉有特祠至今俎豆不絕云

應天府通判林公朴墓志銘

倪謙

公諱春字孟陽姓林氏其先台之寧海人曾祖某洪武初以戎事遷居金陵祖某又遷山西太原府右護衛父本榮又遷代州至公又遷萬全都司龍門守禦千戶所至宜府乃定居焉公生於太原性資穎異有志於學比來宜府時縉紳儒碩謫居於是者衆公往往從之資其講益入萬全都司爲弟子員習尚書博覽羣籍學日宏肆爲程試之文深有理致尤工古文辭鄉人多持卷軸求之家有其作精於書翰景泰庚午應順天府鄉試中式會試中副榜當得校官不就入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五十一

曼山節

太學放依親歸參政葉公盛舉同纂修都司地誌搜考訂定善於序述持身端慎遨遊公卿間惟以禮接一言不及外事有事逮繫者多齋重賄要其解釋力謝絕之雖以禮遣以金帛者亦却不受人皆曰士居貧而能有守若此真難得矣復入太學從翰林學士呂文懿公卒業志期必舉進士文懿嘗勸予道公之學之才之美予已知其人而未識也天順中予爲權臣所陷謫宣府嘗至學宮見少師楊文貞公扈從北征詩刻石堂上碑陰刻吏部尚書王文安公記公所書也予初以爲養正書問之乃云公書又於他處見

其所書已作其多歎曰名下無虛士信哉夫彼公之假歸始獲面晤言溫氣和薰然君子也鄉人素愛之延請者無虛日多速予以陪公能飲至數斗不亂酒半必握拳商射呼笑爲懷意度灑如也後別去意其必舉進士竟不成待次吏部僅授應天府通判專理馬政人咸爲之惜公曰始仕得六品京官於吾足矣所患職弗能稱耳及至官以清節自厲攻駒考收恪盡乃心公平不苛民受其惠無敢干以私者每行縣輒閱止食公廩一毫不取於民蒔蔬公廨隙地至則摘以自給其廉如此或有笑其迂者公曰我儒者誠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五十一

曼山節

迂若楊伯起則古之迂者也我願學焉初考獻續於朝吏部以最聞詔嘉之錫以勅命進階承德郎贈其父如公官贈封母妻皆安人再考復以最書政聲日起性酷好書每暇輒磨墨伸紙揮汗呵凍寒暑不廢字體清勁適麗得之者皆珍襲之予幸被有還復得與公胥晤南京相處者六載每造公必留飲至醉呼笑之樂不減疇昔今年暑氣熾熾公中暑毒適當開科屬理場屋事勞遂成痼疾不能食予往視之言論尚如平時不數日竟卒嗚呼孰意其遽止於斯哉公爲人外雄和易而內實剛毅處兄弟友愛交朋友誠

信接寮案敦睦居官孳孳愛民廉介之操乃其素志不以始終有變故其卒也貧無以爲殮哀積衆賻僅能舉其喪歸其制行可見矣公生於永樂辛卯七月九日卒於成化辛卯九月五日享年六十有一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五十五

吳山館

京兆呂君言傳

屠應璠

英皇帝以後嘉興有大臣者三人矣大學士文懿公原大司馬襄毅公忠迨吾先公康僖皆有功德於時崇爵顯諡錫之天府以施于後世其子孫亦多修其先人之業故郡稱世家者必曰三氏云京兆君姓呂氏名言字伯時文懿公孫也文懿公當英皇帝時簡入內閣佐上理庶政無弗當上意者而職又教導太子文懿公卒太子泣謂上曰呂先生死矣呂先生兒在于是上亟問所謂呂先生兒者而公長子憲入奏計乃詔以憲爲國子生尋授中書舍人仕至太常卿太常卿娶沈淑人生京兆君性簡朴異羣兒而又故呂氏也羣兒皆畏事焉七八歲時同羣兒出野野有鶩兒或竊鶩歸君怒曰若弗學他即學盜吾不願見盜吾終身不願食鶩矣於是羣兒畏弗敢見也當是時君業時文矣比又從太常公業詩十五六時諸老生以爲弗若也志氣銳甚謂可立致上第顧數試數不第乃以蔭補太學生又數試太學數不第其以爲弗若者皆數第也君乃自諉曰吾先人之裔也吾祖邁德紆謀其后太常公寅直亮不替顯休夫人所自致者奚一第已也雖一命足以

見志矣遂棄不就試歸歸十餘年而當正德甲戌  
入選試吏部授太平府通判太平近江商賈往來郡  
故咸有稅通判至則令曰夫商賈國有恒稅郡今又  
稅是重以困也其弗稅商賈益纒纒來集矣初高  
帝起兵鳳陽與太平諸郡接壤詔減諸郡田租然令  
戶飼馬官就閱其駒歲歲上之民無所苦其后政散  
諸郡民日貧飼馬馬多死率購他郡駒閱之官官索  
賂弗得則曰非良駒也斥弗遣必賂乃可而京師遠  
數千里復以其駒馳數千里比至則困敗不任用迺  
計其費大率三致一耳以故太平民窳匿不願飼馬  
歲徵銀  
卷之七十五  
五本  
漫山館  
通判職專馬乃宵旦經畫行邑勸勞如故事每一令  
出民必曰新判令也便于是窳匿者稍稍歸君又嘗  
有馬政疏矣其略曰制不可更法不可泥今江南駒  
少北地多且良請令氏歲輸銀上之太僕太僕就京  
師購良馬不困敗而費省十九官民兩利會君以繼  
母喪歸不果上居繼母喪三年而改應天府通判以  
故人稱京兆君京兆君至則江南大饑人相食流民  
就食應天者數十百萬而又疫甚死者遍野君受節  
賑濟親給食飲不少避流民存活十三然自是君病  
矣遂懇乞致仕加左府經歷致仕致仕者又一年而

卒春秋蓋五十八云夫京兆君居二仕幾八十年  
子弗以隱惟一童子年十餘耳平居治政常日晏不  
知食卽食無重味數日才一舉肉弗飽也中丞吳公  
時巡撫江南呵叱羣吏無敢近每見君入必肅然起  
曰廉判來廉判來以故僚佐多忌之而又好議天下  
事若淵遠無近功然卒有大致乃人曰京兆君迂君  
亦曰吾迂吾迂弗較也性篤孝少喪母晝夜泣不絕  
時太母徐孺人在也比太常公娶陸淑人陸淑人善  
嚴于是托公于母家朝夕惟徐孺人之慕時時號曰  
豈有人子而弗善事母者哉夫子故有罪也于是  
歲徵銀  
卷之七十五  
五本  
漫山館  
回徐孺人始大喜太常公喪公大慟幾絕凡三年而  
後復故太常公卒時君一無所取惟陸淑人所欲與  
弗私也是其人豈內外異致者哉予觀世之人有一  
能者率繳繳務眩外惟恐人弗知密構顯頌馳逐公  
卿間以故並躋寵榮京兆君懷異才善自守論議勿  
下人遂負氣阨塞抑鬱抱病死嗚呼傷乎往子遊奇  
都馬與君同舟也前有欹橋君遽起曰夫舟行值極  
墮奈之何泝橋危途行安乃遂途行此其心豈行險  
弗知命者其謂肯繳繳營利若今之人哉諺云弗視  
其明視其冥冥是非其冥冥者耶京兆君娶項氏喪  
後而文爲子交鳴呼源流遠矣

先生諱允明字希哲蘇之長洲人也其先山古太師以官氏或曰黃帝之後封於祝以國氏云七世祖魯山勝國時由松江來守郡後卒官一子聞於蘇遂爲蘇人祖顯正統己未進士終山西布政司右參政父猷母徐氏大學士武功公女先生少穎敏五歲作經尺字讀書一日數行下九歲能詩有奇語既天賦殊特加內外二祖咸當代魁儒月濡耳染不惟典訓稍長遂貫絲毫籍裨官祿家幽遐鬼瑣之言皆入記覽發爲文章崇深鉅麗橫從開闔茹涵古今無所不有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五

吳山館

或當廣坐詠笑雜選授毫疾書思若泉湧一時名聲大譟歲壬子舉於鄉故相王文恪公主試事手其卷不置曰必視某也既而果得先生文恪益自喜曰吾不謬知人自是連試禮部不第當道奇其才會修史將名薦之弗果初什與寧令地介嶺海民齒譁評惑於禳祥先生示之禮簡進秀異授以經學親爲講解遂一變其俗羣盜竄處山谷時出焚放爲設方畧一旦捕得三十餘輩邑以無警稍遷通判應天府亡何乞歸又五年卒春秋六十有七夫人李氏鄉先生太僕少卿應禎之女子男二長續進士入翰林果遷陝

西按察使先生簡易高曠不樂拘於

者然默而好深湛之思時獨居著書解衣槃礴玄澹賓客來者叩戶呼之若弗聞也性善書出入魏晉諸家輒益奇縱或購得之輒藏去爲榮喜獎掖後進終身不言人過其爲家未嘗問有無得俸祿及四方餽遺輒召所善客與噉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遺一錢故其沒也幾無以斂云先生少有意用世既淺落不試一發於文雖聲實閎振猶非其志也所著書合詩文集爲數百卷藏于家陸粲曰斯文之用與天地準由漢氏來繼言之士臻于斯極者亦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五

吳山館

僅可數已明興百年士猶膠守章句未覩其慨然者也乃憲孝之際始彬彬矣祝先生由諸生起覃精發藻橫逸踔厲超追古昔盛哉若其湛浮自得龍變不羈大觀逍遙廓然離俗矣夏侯湛贊東方生云明濟開豁包含弘大拔乎其羣游方之外者殆先生哉始先生哉先生沒以嘉靖丙戌冬十有二月二十七日所著有祝子通若干卷祝子罪知若干卷祝子雜若干卷雜衣一卷浮物一卷成化間蘇材小錄若手卷野記若干卷語怪若干卷語怪四編若干卷江海

後集

卷之七十五

五

吳山館

鴻臚寺

卿

引除

施純

楊宣

羅義

齊政

周文興

魏澆

少卿

王希孟

胡侍

寺丞

錢貴

獻徵錄卷之七十六目錄

南京鴻臚寺

卿

胡森

史朝賓

刊行

鴻臚寺

卿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鴻臚寺事施純傳

實錄

施純字彥厚順天府東安縣人成化丙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初授戶科給事中陞鴻臚寺少卿再陞本寺卿純習禮度每旦侍朝爲磬折狀甚恭又諸司奏事上是之語頗澁純請以照例易之蒙寵眷遂擢禮部右侍郎未幾陞尚書一旦與殷謙等八人同加太子少保成化二十一年閏四月卒年五十無子以例賜祭葬純長身偉然出羣類表不十數年得驟登峻秩前此所未有也

獻徵錄卷之七十六

曼山館

禮部左侍郎掌鴻臚寺事楊公宣墓志銘

傳珪

公諱宣字振方世爲保定新城人曾祖敬禮祖斌父仕能俱弗仕母蘇氏公生而穎拔不羣入縣庠爲生累舉不中選嘆曰是我造詣未至也乃抵京從內翰淳安商公游學業大進遂領景泰癸酉鄉薦甲戌登進士第未幾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公剛毅有氣畧每慨然以激揚清濁爲已任英廟復辟簡黜臧否以更新治化公舉劾姦蠹無所避忌風裁凜然上默重之會鴻臚寺少卿缺吏部以請卽擢公爲之凡朝

獻徵錄

卷之七

十一

楊公宣

廷宴享朝賀大禮皆出職掌公修幹美髯奏對明暢日見寵遇自餘皆不敢望也憲宗立以公舊臣眷注尤篤尋陞鴻臚卿滿三載進階中憲大夫賜詔褒封父如其官母恭人辛卯冬朝廷因災變下詔修省時荆襄叛寇劉千斤者旣伏誅戎帥械繫餘黨獻俘於京屬官引奏公詢知徒衆有誤陷於辜者亟上章論救大要欲重人命謹天戒辭甚婉切有詔法曹詳鞠以聞竟得矜宥論者服公之見云滿九載陞禮部左侍郎仍掌寺事越二載卽上疏乞休旣躡屣與鄉舊酌酒賦詩爲樂優游休二十卒寔公

治丁巳十月九日也贈生洪熙乙巳六月二十九日春秋七十有三公爲人端慤謹密居家孝友處族傳睦待人以誠所與交無不意滿者立朝號得石公亦克自勤惓雖大寒暑風雨未嘗一日闕朝前後蒙賞賚甚多若御製連環詩一就志經鑑諸書之賜尤殊恩也計聞今上遣官諭祭復命有司恭奉事於乎公所遭亦可謂不偶矣

鴻臚卿羅義傳

郡志

羅義山西清遠衛戍卒也。韋朝加兵潯邱義詣閭卜書乞息兵講和。又上潯邱書略曰。昔日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叔父也。而輔相焉。管叔流言以間王室。周公之殷下。聰明英武。博通經史。今之周公也。宜以周公之心爲心。謹守燕土。則天下皆以爲周公之聖。復生於今日矣。又謂古之夷齊以國相讓。去隱於首陽山。矧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明逆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殿下以藩國敵朝廷。如遂其願。臣實羞之。書上忤旨下獄。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六

印

漫山齋

文皇卽位。義歸附。以爲戶科給事中。陞湖廣布政司左叅議。代左叅議楊砥入爲鴻臚寺卿。建文時。砥嘗上書請敦親睦。罷兵息民云。

鴻臚寺卿大同齊公政墓志銘

徐溥

公諱政。字以德。姓齊氏。世家雲中。少卽穎異。入郡庠。爲弟子員。學業迥出儕輩。永樂丁酉。試於鄉中。武明年。會試。辭乙榜。卒業大學。宣德丙午。吏部從太學諸生。選爲鴻臚寺序班。公在選中。或謂公且登科。甲公曰。此古九賓之職也。懼不能稱耳。卒就職。已酉。改鳴賀。正統丙辰。九載考最。擢本寺主簿。仍專鳴贊事。已而連遭父母喪。服闋。復任。已巳。擢寺丞。景泰壬申。再擢右少卿。天順丁丑。英宗睿皇帝光復寶位。知公練達特擢。本寺卿。居四年。以衰老乞致仕。上優詔畱之。又四年。再以爲請。詔特令歸展墓。今上嗣位之初。公年已七十。有七請休致。不已。始賜俞。允既歸。二年。爲成化丁亥。十二月十二日。以疾終於正寢。計聞。上遣官論祭。以明年某月某日葬於大同縣長安村之先塋。公爲人體質魁梧。音吐洪亮。日侍廷陞。而禮制習熟。動無所失。及年旣邁。恭謹愈甚。故累朝特寵眷之。遂以諸生至九卿。可謂嘉遇也已。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六

五



江郎周先生文興傳 趙 鈞

鴻臚寺卿江郎周先生文興傳 趙 鈞

江郎先生者江山鳳林里人也生而穎慧丰姿清  
自幼時即慕李泌之爲人有異僧見而奇之曰此子  
風骨不凡當是神仙中人但恐世情牽染爲顯官則  
無望矣其家聞其言強爲博士弟子員從遊章楓山  
先生門先生一見其文許以決科曰是無煙火氣者  
遂舉正德丁卯鄉試第四人次年舉進士高等卽乞  
致仕不允乃以疾告過遊海內名山凡太華終南衡  
嶽匡廬遊覽殆遍歸丁內艱服闋起授比部主事尋  
復以憂歸築室於江郎之鐘鼓洞終日端坐觀心定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六 六  
性若將終身焉嘉靖改元奉部檄補禮部祠祭仍乞  
休不允告改南尋轉稽勲郎中屢轉至鴻臚正卿卽  
乞致仕歸寓居府城晚年移居武林徜徉湖山日與  
高僧異人爲方外交藩臬諸公慕其風者咸願出門  
下侍御邢臺趙公玉泉扁其所居曰嵩寓總制胡公  
梅林巡撫阮公山峰爲造高士堂以居焉先生周姓  
諱文興字用賓嘗居江郎山故因以爲號年八十二  
無子終於武林云論曰先生平生不喜著述亦不作  
應酬文字而於道經釋典則深裁其味中年頂上結  
一炷令人大棒槌之不知痛人以爲丹成之驗故信

從者衆或曰昔人謂康節別是一般聖人若先生者  
其不別是一般人品與余每謁先生見其丰神器度  
真有振衣千仞之風令人鄙吝不覺都消或者之論  
其然哉其然哉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六

鴻臚寺卿魏澆

魏澆直隸合肥人羽林衛籍正德戊辰進士六年任鴻臚寺左少卿十五年九年考滿陞本寺卿初通事缺人見在通事假訪保名橫行求索視利輕重爲出入嘉靖元年澆疏其弊凡選補各國通事除丁憂緣事俱不作缺其見缺十人以上及一國全缺者在外行各邊鎮巡每缺精選一人送部在京不必通行通事訪保禮部劄鴻臚寺召選真正籍貫子弟取其印信保結粘送部覆審相同再試每缺精選一人奏送該寺分派各國年深老成通事教習如本國無人許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人 曼山館

其自從師受業或隣邦通曉者教之一年之後同邊方訪保到部之人通行試以夾語上者收補次者候缺下者黜退不得稱守候多年以濫收選時勒結人員不得以過犯頂冒之人竄入者爲令禮部覆議詔從之歷太常寺卿掌鴻臚寺事

鴻臚少卿王公希孟墓碑

予平生有雄傑友曰獲嘉王宗哲云宗哲諱希孟號湛東貌肥黑而健力性敏而耻自屈推事陳義已雖未悉得他人稍啟其端卽娓娓談多奇悟弘治戊午同予舉河南鄉試乙丑同第進士已值武皇卽位出令唐山更賢改邢臺逆瑾方竊弄國政閣使諜校旁午下郡縣大索賄少不厭欲中以法大者械首廷笞次削秩遠竄吏日惟辦茲亦乘隙自潤上官諒其艱不深咎宗哲廉白自將盡力民事又善斷決無滯務守郭絰潔修有稱宗哲勞而病守憂自來視求他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九 曼山館

醫診治三載晉刑部主事正德庚午秋八月闕張永害瑾權奏瑾大惡詔多官廷鞫皆錯錯索莫敢先發言衆促司寇乃問瑾胡爲引用鄉人瑾笑乃罵曰汝文武大臣皆由我進何得言鄉人衆皆惛息駭馬蔡震詰瑾考掠成獄震武人靦靨無所長一旦名聲遍朝廷法官推宗哲謹獄詞慷慨亢朗聽者竦然由是銓司器之太宰楊遠庵選授鴻臚少卿前未有超級如此者遠庵方以折體越用招士出其門士亦樂比附宗哲僅隨衆投名狀迄宰遠大位未嘗登其私堂交一言乙亥七月二十三日以疾卒生成化乙未

八月十一日享年幾四十有一宗哲負氣忤物面數  
人過失指其隱弗恤人不能堪能因而數者極與厚  
善好強飲醉更浮白坐起得盡病予與何仲默日候  
之疾革自恨業不遂擊膺忿厲既卒予與仲默仍請  
葬於鄉士夫及他厚宗哲者乃得棺斂馬柳泉於  
守大名助之葬云

秋散錄

卷之七十六

十

漫山

鴻臚寺右少卿胡公侍墓志銘 許崇魯

公姓胡氏諱侍字承之別號蒙谿應天府溧陽縣人  
也 國初諱士真者明醫術坐累謫戍陝寧夏衛歷  
四世皆爲寧夏人司馬公卒 賜葬陝西咸寧縣韋  
曲得守冢墓遂爲韋曲里人公少治書爲縣學生正  
德癸酉舉鄉試丁丑舉進士戊寅授刑部雲南司主  
事辛巳晉廣東司員外郎嘉靖壬午晉鴻臚寺右少  
卿甲申謫補山西潞州同知乙酉下 詔獄事白牽  
秩編民戊戌 詔復其官癸丑十二月四日考終於  
家距生弘治壬子十一月六日得年六十有二明年  
甲寅十一月四日附葬司馬公墓次所著有蒙谿集  
三卷續集一卷墅談二卷真珠船二卷清涼經一卷  
傳之於世右狀所載如此云維公靈炳肇生粹敏風  
賦垂髫穎慧族稱豹變之資弱冠敷揚鄉舉鳳輝之  
覽逮過庭之服習遂遊泮以翺翔胞羅星斗之文落  
筆而煙雲滿紙腹蘊經史之奧縱談而古今懸河首  
薦鄉書省推顧雋繼登廷對朝慶得賢仕始白雲著  
火雷之剛決明垂黑索並日月之靈融式慰勤而折  
獄以情體欽恤而求生於殺淮南密網解三面而仁  
活千人定國高門款五刑而慶延百世陸卿禮寺佐

肅朝章實恭贊導乎一日司執度儀刑予四裔瞻天  
尺身依斧戾之榮捧日周旋晉接 冠旒之青叔存  
制禮體統正而朝廷尊公西立朝應對諸而賓客  
無何崇祀議興囑言公乃橘性不化茶苦遂罹  
賈誼少年自速長沙之責子牟忠惻常勤魏闕之懷  
方內咎以圖新忽外尤而作戾紛馳錦貝組緇無端  
載錮園徃控白何所公惟究心義畫誦言臣罪當誅  
絕念卻書仰恃 皇明有赫既而大地生春思深玉  
律覆盆回照德沛金雞沐雨露之鴻私放山林而默  
逸於是瘁躬嵌嵌畢志典墳三農既隙頌至仁於壁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六 十二 曼山館

壤之歌四部窮探揖往聖於美牆之接謝靈運放情  
自適賦登山臨水以徜徉仰堯夫知命樂天咏月霽  
風光而爾雅貧無僦石之蓄樂且有餘富有貫斗之  
才學如不及雖古人三冬之苦八斗之雄方之恐不  
能前也故其著述精研搜羅極至秦封孔壁了無遺  
文汲冢湯盤脩興雅道謂爲詞林之宗匠學海之鉅  
儒蓋無忝焉而又天畀純孝性篤友恭敦彼莫倫慎  
茲肅行執喪則毀瘠越制侍養則色志無違昆季念  
孔懷之休妻子翕好合之美生年華胄不染統緒之  
風流投老窮居克厲貞松之志操古云居養易習享

困移人可無其咎矣公器度深沈識見警拔詞務  
剌不假盡詞應變持危有同素畫而乃禁不迄用卷  
以還終嗚呼傷哉魯也托葬於公自髫髻始何天不  
弔隕我良朋感交道之始終慨斯文之凋喪爰製韻  
語慰公於幽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六

七

鴻臚寺寺丞錢君貴墓志銘 文徵明

嘉靖甲申錢君元抑以鴻臚丞致仕還長洲閱六年  
庚寅三月四日卒年五十有九君諱貴字元抑姓錢  
氏吳越武肅王之後宋有實文閣學士諱端問者卒  
官平江遂家長洲漕湖之上君曾祖珖祖迪父昉世  
有隱德而昉尤業儒有聞以君貴累贈文林郎太常  
寺典簿母陸氏贈安人君生穎異數歲聞父讀史從  
傍諦聽若領解者問之即能以意對父大奇之授以  
家學年十六選隸學官始從師習舉子業不數月悉  
通其義御史按試輒占高等弘治戊午中應天府鄉  
試徵錄卷之七十六 十四 漫山歸  
試益淬勵精進期取甲科既而試禮部數不中而其  
名日益起從遊者日衆君質義演推必盡底裏又爲  
游揚引重使皆有聞一時學者咸親附之正德辛巳  
以太學生試吏部入格授太常寺典簿時方用羽流  
爲太常卿少君上言秩宗之用典司禮樂統和融人  
職重位尊不宜以異端參列其中又言太監蕭敬賢  
陂懷謬屢遭論劾不宜在 上左右又集姦璫王振  
曹吉祥劉瑾事著三患傳上之時 上新卽位中官  
有用事之漸君言隱然有所指陳人咸避之會有事  
與獻帝園陵君奉詔副大臣往治禮儀禮成復命賜

白金五十兩及追崇議起君因論邊臣之數乘間有  
所論列或謂非所宜言君曰吾職司事既有知不敢  
不以聞禍福非所計也在太常執事節適多所建正  
而操廉履慎莫或過舉既舉最當還而君雅有歸志  
遂上疏乞骸骨 朝廷以年未及不許疏再上乃進  
今官以榮其歸

徵錄 卷之七十六

十四

南京鴻臚寺卿胡公森墓志銘 應廷育

公胡姓諱森字秀夫別號未齋自幼英特迥邁不凡大父期公碩器幼齡送入賞宮博究羣書爲文雋拔領正德丙子鄉薦丁丑魁太學試庚辰中式授閩越辛巳上首策多士賜公進士出身初授南京刑部河南司主事繼陟本部陝西司員外郎更廣西司明察廉平寬惠信決平富民沈氏之訟父子兄弟咸輸其情聽訟之中教化行焉察鑄錢之私併得假官之狀請託之杜摘伏神焉告謁月餘則部案累積視事一日則因園幾空逮繫之釋數百皆呼青天而去繁劇之理有仁恕焉不激不隨有學有守心存愷悌而獄獄本於平恕志向高遠而自處拔乎流俗則見於部堂李襄惠公之薦遂有吏部稽勲司署郎中之權歲在戊子率士來賓大明黜陟實難其選朝論僉同陞公考功郎中公廣詢博訪誓心秉公於時大禮著爲成典久議諸臣皆就外補執政欲追前尤公爲從容回幹士類藉以保全太僕卿楊公最時爲寧波守以剛方忤部使被論公獨諒其不阿爲之解釋覆奏卒以忠諫顯有省憲長等在議黜例首相欲私庇之公竟黜之不少貸考績事竣歷轉文選司郎中明楊

側陋惟其賢不惟其類辟引善類士途爲之一清罷食庸首相爲之莫挽家宰涓涯霍公疏可證也會陞南京太常寺少卿時有祀典明禋之說以求無愧於天理民彝之極其署光祿之印革廚役之濫翰省麵孽之冗費却署官之餘金不以非專職而不事事癸巳之秋北補太常少卿提督翰林院四夷館官階清要士民傾心無何公妣王恭人卒以內艱去任扶柩歸葬結廬墓側哀禮備至服闋筑筑在疚四期始起赴京又以靳於請謁竹首相補南京鴻臚寺卿公以局閑事省減去直役時與涓涯霍公泰泉黃公東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十七

漫山碎

郭鄒公泉亭吳公談說理學講明國是以需大用皇上克謹天威因遇災異許令自陳三疏乞休遂得請家食宰相尋亦被論去無幾召復相舟停濊溪請見公輒稱病不往嗣後內外交薦皆不報繼其相者公南官邸舊比鄰也厥子竊柄遂不與通尺楮太中丞歐陽公必進雖有特疏之薦而公高尚之志旌此決矣厥後二相果不令終人由是服公之先見躬軫勸調藥餌養封君中憲公又十餘年壽躋太耄而卒公年亦邁其哀慟居廬動必如禮營墓建祠皆親課弗懈又幸追前季家廟之在青陽者皆修葺而相其

基焉餘惟杜門九峰賴養自晦優游林下者凡二十餘年而卒

狀徵錄

卷之七十六

文

曼山銘

南京鴻臚寺卿觀吉史君朝賓墓志銘

袁洪念

余讀楊忠愍傳咨嗟憤懣泫然涕泣不得傳刃姦兒腹中以爲恨世廟雖御臣嚴未始不謀於輔臣如徐文貞調護海君瑞上怒甚卒得解忠愍之見殺嚴氏力爲之也佐賊者仇賊所撼曲法蔑理孰知有忠臣孰知有國家良心亡無所不至亦鄙夫恒情於時以下僚抗上官執辭曰不可雖弗獲竟其志豈不亦難哉觀吾史君所以無愧於人其行可述其墓可銘也已按狀嚴氏嵩之欲殺忠愍也投指刑部侍郎王獻徵錄卷之七十六

學益文致其罪史君適以山東司員外郎署司事論辨終曰曰繼盛何罪也王知不可奪自爲律案以詐傳親王令旨律藁成授司令署銜君痛心疾首無如之何乃自署疏尾有揚繼盛語雖註誤心實無他惟復陛下憫其狂愚誦發遠戍以全好生之德等語詎入嵩怒楊坐歿而君則降職調外矣君雖立遷聲譽自此勃勃起由泰州判官陞揚州府通判陞南京戶部員外尋陞郎中丁母憂服闋補工部郎中管張秋陞河南僉事陞尚寶少卿陞南大理寺丞應天府丞南鴻臚寺卿時文貞爲元輔方欲大用君未幾而

君迺矣君以正德庚午四月二十九日生以隆慶辛未十月初三日卒卒十有六年爲 今上萬曆

歲余始誌其墓中之石君姓史氏諱朝賓字應之別

號觀吾其先浙之四明人元至正中有禡者避地入

晉江遂爲晉江人禡生元吉元吉生惠有孝行 詔

旌其門以長子盛貴封戶部郎中惠生騰騰生時泰

時泰生商崕公宏璉任金壇訓導贈鴻臚卿君之父

也母包氏封太宜人贈太恭人君以嘉靖辛卯薦於

鄉爲第二人丁未試春官爲南寧高公所錄第一人

試於 廷爲二甲第四人君雅尚澹泊簡約耻爲時

狀徵錄 卷之七 上 史氏

俗麗態自宜所歸僦居僧寺舍車而徒宛然寒素士

也孝友忠信不言而躬行居官奉法循理節冗費恤

民隱卻餽遺雪冤抑所至著績薦於端簡鄭公曉曰

表裏無間夷險一節稱於蔡巡撫汝楠林宗伯濂曰

不飲大梁一滴水曰聽其言若响响不出口而胸中

膽略有萬夫莫當之勇余嘗與君共事留都益親親

記其議論猷爲真有道氣象前輩風流不可及也

詔賜諭祭鄉推賢祠君沒有餘榮焉而諸子皆彬彬

守其寔貧而厲志進修福澤綿綿蓋未有涯也君嘗

集自古父子兄弟言行可法者爲史氏內範行於家

又行畧

弟朝富

嘗 肅皇帝癸丑之春楊椒山公繼盛以兵部郎上

疏極言嚴氏納賂蠹國十事疏中有引二王語 上

大怒命杖之百下司寇獄舉朝皇皇時余伯兄親吾

以員外郎署司事部堂則 何公也問當擬何律

觀吾答以奏事不以實當用此律堂翁曰更有一律

可用汝試尋之次日復翁曰以員外見只有此律它

無可傳者翁乃指許傳王旨一條謂用此何如觀吾

爭不可時急矣延數日獄未上堂翁乃曰汝誠是

然 聖怒不測與其俱斃無益不若姑狗 上意以

狀徵錄 卷之七 上 史氏

待後解左堂王者嚴氏姻人也則曰司官欲狗名姑

鏡我老命於是改擬許傳王旨絞葉成授司令署銜

凡痛憤既不可奈何乃自署本末云楊某言雖誑誤

心實無他惟復 陛下憫其狂愚請發遠戍以全好

生之德數語及疏入相嵩怒楊坐歟司官降三級調

外任堂上官罰俸三月方嚴氏勢焰士大夫相見以

目不敢言及椒山事同年提牢者至一黑羊不許入

諸相問者椒山俱閉目不言獨觀吾至則張目視曰

史年兄耶多費心矣兄瀕行與楊書曰遇翁之事當

以成評實不灰者 冀翁之不灰也帶罪出門望翁



自愛明明者天庶幾一悟楊復書曰批奸人腸誓不俱生自分必死翁何苦也翁行矣天下事尚可為珍重珍重手書至今存調任之後達官貴人見皆噴噴慰勞至見次相李南渠公未及屢通指曰此真男兒也遂降階延入慰籍尤至介紹紳大夫不惟不知觀吾事并楊椒山亦或惘然王鳳州為楊立傳僅及際史君不詳其實而且沒其名可惜也余觀今之巧於取名者稍建一言著一節曉曉以名飾自負人亦爭以名歸之雖一時遭抑旋到惟之因而負重望躋騰仕若觀吾者一遭謫謫蕭然一州幕赴任上望無物獻徵錄 卷之七 本 三十一

色之者三年盡瘁供職竟不得一引薦當時觀吏部政楊武東公掌選以風裁指其才下及將處之一京職以嚴氏意未解量移揚州通判及李古冲公位冢宰李素知觀者乃稍遷南戶部郎嚴氏敗諸為所擠斥者俱蒙賜還觀吾在河南憲轉尚寶卿尋承大理駸駸向用矣竟以無書抵政府甯滯南都終於鴻臚散卿以沒嗚呼此誠拙之效其視今之巧於取名者何如也

中憲大夫南京鴻臚寺卿張公朝瑞墓表

焦竑

萬曆辛卯鳳梧張公以金華守入覲太宰陸莊簡公負人倫鑒擇討吏卓異者六人請旌之公與焉當是時公廉直之聲天下莫不聞余意公必矯然有以自異者公之與公遊蓋間然篤行君子也嗟乎吏不受賕常耳而世輒以自矜詡詡見於頽面宜其一節之鮮終而又何以論於其大余以是歎莊簡之知人而公之賢為不可及已公年六十有八以癸卯二月十一日卒明年冬十月二十六日諸子將葬公州孔

獻徵錄

卷之七 本

三十一

望山之原而屬表其墓余惡能辭公諱朝瑞字子禎生敏而恪五歲知字義十三入州校嘉靖辛酉舉應天鄉試隆慶戊辰舉進士屬州有倭警議築城公卽捐坊金為倡釋褐令安丘惠使者以治蹟交上未幾丁外內艱歸服闋補鹿邑令公至益自發舒賦溢額蠲之土蕪蔓不理開之集流移舉鄉約嚴什伍大要以惠元元過姦宄為急邑驅牛侵於衛人民苦虛賦公履畝以覈後侵地七千餘頃於是公聲稱奕然著三輔間矣以令高第徵次當補給事中御史而時相銜公著書有所刺譏僅還南行人司副已轉計部員

外郎晉郎中凡鈔關板開之役以膏脂名者力辭不行時時典衣稱貸爲朝夕費至事闕大體則不憚悉心以籌大司農倚重焉出守金華爲備胥其民而租席之甚具會歲饑穀涌公出帑金貴糴而平糴活饑民以百萬計郡故有先賢祠日圯公葺之更拓爲書院置田二千餘畝延師儒貯載籍以教語具崇正書院志中遷濟南兵使者兼治河時有議鑿性義嶺者公相度川原謂鑿壑而勞數十萬人之力損大司農金錢非便慨然建議有三當謀入可已二可患之說與總河大臣意忤杜門求去因調金衢而總河糜度

獻徵錄

卷之七

三十四

支水衡錢無算功卒不就朝論翕然多公居無何湖中民變起上下驚然復假公叅知以填之公居湖陂貪殘吏壹以清靜爲治若義倉義冢善政具舉而止礦一疏先諸司爲民請命貂璫卒詘于輿論者本公首倡力也召爲南京兆丞再還鴻臚寺卿會黃河西徙漕綱爲梗公以分淮導黃爲非策抗疏極論之大旨不在塞黃壩口復徐邳故河謂黃壩口不塞則徐呂水不流江南四百萬漕艘無入京之路疏入主計者警夷莫決公引疾乞骸兩奉 旨慰留給由復職攝南京兆公再蒞事風清弊絕民以救寧念士貧無資

前爲道田者莫矣至是爲鉤陳牘摻伏匿得五百金益買良田以贍之如在郡邑特貢院之前築避雨舍徙覽治衛不欲以霑體塗足爲多士惠也京兆有表忠祠祀遜國諸臣公以爲未備檢括史志增至六十餘人主成躬奉以入且輯忠節錄一編以垂久遠其加意風教類如此累推光祿大常卿 命未下疾作一日端坐而瞑惜哉公仕旣通顯敝衣糲食終身不厭故廬秋隘不蔽風雨卒之日苟無遺金賴南中好義者奔賻始克成殮夫世號潔廉者如建鼓而求以子惟畏人之不知也自非然者或硜硜堅瓠無當縣

獻徵錄

卷之七

三十五

官用公廉而不伐業與沾沾自喜者異矣其臨民泣政殫竭心力至日不暇給或遇國家大計意氣激發侃侃公所避雖責言莫能奪也公氣色恬穆鮮所見喜怒乃至違上守已奇禍不折危議不搖殆庶幾社稷臣之風而廉吏不足以繫公矣平生面目嚴冷交游間正色直言不作寒暄語數歷三十年不以竿牘一通於津要以此自立亦以此不合於時然公心悔也事伊湖公色養倍至又廣其意作族譜九卷附名賢家訓于末創祠堂義田義學收族之貧者而養以復惟其羸於周親間黨戚被焉昔范文正身經以

庶幾一無以爲憂而盡其力於施貧活族間如公之  
 所爲何必古人嗚呼難已公淮安海州人考諱景即  
 伊湖公累贈中憲大夫南京鴻臚寺卿嫡母孟氏繼  
 王氏生母鍾氏俱累贈恭人配葛氏累封恭人子三  
 人應澤應泰應濬皆諸生孫一人所著三集外有孔  
 門傳道錄禹貢本末皇明貢舉考南國賢書宋登科  
 錄鹿邑縣志地志兩邑節愛錄金華荒政鄒魯水利  
 常平倉紀奏疏文集總若干卷公既歿都人士思之  
 不置謂公清畏人知如胡威愛而能誨如子產爭傳  
 謂之循若未悉其美也中丞耿公定力奉常丁公賓  
 來徵辭 **卷之七十一**  
 給諫祝公世祿擬具公事行請贈謚于朝未果余故  
 系史職有善而不彰罪也爰掇其大都表於墓俟諸  
 君子以次而舉焉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七目錄終									
尚寶司									
卿									
劉幕									
孫伯堅									
汪文輝									
少卿									
袁忠徹									
李源									
徐自得									
潘士藻									
司丞									
徐宗實									
吳性									
南京尚寶司									
卿									
夏瑄									
楊崇									
白玠									
許穀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七

尚寶司

卿

太常寺卿掌尚寶司事劉公墓墓志銘

孫陞

余聞之詞林耆舊稱故相劉文穆公輔 憲皇歷

孝皇累著助勞嘗詣月畢星津之疏有毅然不可撓

者蓋仰想其風采及接公之季子太常卿乃又感嘆

知有所啟之也乃太常公謝政家居於嘉靖戊申十

二月十有七日逝矣公諱幕字用植世爲畿內博野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人初補校官弟子力學新取科名弘治中詔錄文穆

遺勲徵子爲中書舍人公出就職然以詩書自淬礪

脫紃綯習人咸稱之九載考績遷大理寺寺副仍掌

中書舍人事典誥勅惟謹又六載遷尚寶司司丞

武皇南狩扈蹕多稱旨賜金緋服三銀牌一令上

賜繡服一九載考績遷尚寶司卿掌司事又九載遷

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事又九載遷太常寺卿仍

掌司事典符璽綜諸務甚理久益練達上下宜之以

年老休致令終 上遣禮卿諭祭工曹治養恩至渥

云公性簡重不苟言笑不輕議人短長不與世浮沉

歷事三朝通籍四紀聲譽流綰紳間開封藩王若

大祀祝牲者九廷試貢士掌彌封者六舉稱任

忝奉文穆公暨母夫人吉氏孝養備至撫諸子愛不

忘勞下至馭臧獲亦解鞭朴族黨聯絡恩禮周浹

是卒也無間疎戚皆哭之盡哀疾革召諸子訣曰吾

平生無可稱述但守清白二字不墜家聲汝曹勉之

嗚呼真文穆子哉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主

史 104-222

尚寶司卿張公信墓表

楊士奇

正統七年二月三日尚寶司卿張信彥實卒於宮張氏世居山東掖縣其祖若父皆以行稱於鄉彥實孝友出於天性自幼雖饑渴飲食不先父母父喪哀毀母病數更醫不效益困聞人肉可療疾即自封臂炙液進之遂愈永樂初鄉里上其行有司以達于朝下御史驗之信詔旌其門命爲尚寶司丞授承直郎進承德郎居家事二兄如父壯老賤貴一致居官治職務勤慎處同寮有善能讓有過舉率自引咎其度有容同寮或造誣毀之或挾勢陵之一不投如聞聞然獻散錄

卷之七十七

遇行不當理必據義執辭不以出位爲嫌前尚寶卿朱琇並行尊且有寵于上亦嚴憚彥實心恒德其忠于已九載陞尚寶少卿階奉訓大夫進奉直大夫侍二廟監國凡上表奏則翰林書辭用實函封畢派尚寶以綵版夾護然後行一日所上綵版內夾敕故紙既達行在內侍以聞命臬司詰所自仁廟召翰林尚寶詢之故彥實對云在函封內臣不敢預知函封外則臣之罪遂遣彥實自陳其同官在扈從者赦之援翰林以覲倖免彥實曰不敢自欺况敢欺父乎臬司論彥實不敬有旨薄罰復職以是廷論重

之仁廟嗣位首進尚寶司卿授奉議大夫賜誥命以所授散官贈其父封其母太宜人又九載加四品祿彥實樂聞善言初官近侍日接內閣諸公自念我爲庶民望斯人如在雲漢何由得聆一辭今幸旦暮相親其可自棄袖智論一編遇問處輒捐請教二三公皆樂爲之盡既終篇常涵泳不厭而日臨寫智承千文一過不廢其爲人聞敏易直謙和無競交處有誠年六十有六而卒葬應天府城南鳳棲鄉

獻散錄

卷之七十七

明

尚寶司卿孫公伯堅墓志銘 孫 陞

嘉靖丁未五月二十有五日朝列大夫尚寶司卿致仕孫公卒公諱伯堅字道夫其先山西潞安州人永樂間始遷興濟曾祖諱旺祖諱讓皆不仕父諱友以公貴贈尚寶司少卿母李氏贈太宜人公幼勤學弱冠補校官弟子屢舉不第學益弗倦漸以文藝自致會弘治癸亥 孝廟覃恩戚里拔爲中書舍人公以君命不可違也乃出就職然猶耽嗜經史誦習不休正德丁丑考績遷大理寺寺副尋掌中書舍人事嘉靖乙酉遷尚寶司少卿壬辰晉卿加四品服色俸級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五

掌事如舊公諳練典章凡 先朝沿革能悉記人有叩之無弗應者不爲崖峻幅截之行亦不燕惰阿媒待僚友和敬並至出入禁闕三十載謹厚無過聲譽流縉紳間當是時公弟伯強爲通政使司經歷伯義爲鴻臚寺少卿京師人士以興濟三孫衣冠之盛爲侈談云年未甚衰即疏乞休致或勸止之公曰 明主御極典百司庶政賸有人也吾以書生叨顯秩幸免過舉不於此時見幾引退更復何待疏再上得允輿論高之興濟小邑孫氏寔巨室公歸不以勢加鄉里又時時捐餘貲稍賑貧乏邑人多頌其德宅第在

縣治東築一小軒焚香閱書以怡朝夕軒側有門花木寄傲其間時二弟亦旣家居恒置酒與故舊商會 有廣受之風余嘗南歸過興濟驪舟河許公出延欸敘平生幸公無恙越數載乃竟不起距生成化壬辰享年七十有六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六

尚寶卿徐公文燦傳

萬士和

公諱文燦字德章居泮溪之濱泮溪在邑東故號曰東泮大學士贈太師文靖公之孫封尚寶卿雲谷翁之子也始文靖公相孝宗皇帝總百揆識大體天下稱太平宰相雲谷翁遺逸江湖具山澤間儀公少逮事大父長侍雲谷翁脫去世味至於德器寬厚渾然天成則其所自得居多在邑中不問親疎賢愚待之如一邑人評論鄉大夫或可或不可至指公不問親疎賢愚必皆曰長者長者平生耻言人過自少至老未嘗忤物亦未嘗有盛怒時親友交際饋送之儀

卷之七十七

七

公一不失乃若人之答不答則公不知也年十六游邑庠應鄉試不偶發憤讀書有遠大之志值文靖公卒公乃尊父命廢爲中書舍人正德初逆瑾用事以公世家子廢咬以富貴招致之公不往由是積忤瑾職瑾誅始復原任公外貌樸實多然諾其於大節侃侃不阿如是蓋公於人之賢不肖事之是非曲直胸中了然若別黑白而口不言人但見公對衆談論不甚剖析一笑置之不知公文明內止確乎不可拔也時以詩鳴世者若崇陵方公輩三四君子皆樂交公且結社長安里公每有佳句爲諸公鑒賞嘉靖

壬午轉尚寶丞上疏建白勲成貴臣懸帶牌面親受如舊制由是代領之弊始革公由中舍尚符璽以迄致仕居官五十年歷事孝武二廟及今上皇帝每視朝公捧御寶當駕前委蛇趨跽不失尺寸

上嘗目屬之辛卯陞本司少卿戊戌上如承天公以職事從辛亥陞本司卿加從四品服級凡朝廷典故新進少年未諳曉者以問公公記憶甚悉歷歷如指掌益公位雖未尊而承事日久屹然爲衆倚賴可謂老成典刑者矣公在內與會試者一與廷試者二在外捧冊對藩王者四齋詔論者三宣祭告者一每

卷之七十七

八

銜命必便道歸省雲谷翁及母蔣宜人世美其榮雲谷翁與宜人白首齊眉性復喜賓客賓客滿座公時鬚眉亦皓然矣與其諸弟執役左右甚恭賓客踟躕不安自雲谷翁夫婦及公兄弟一門榮祿壽考人以爲相國食報之遠然公之厚德要自有以致之公貌勁直精神溢出儀表步履強健當大耋年生育不衰蓋其機事少則抱一不離心不耗散則神完而守固理有然者林居十年不乘肩輿與親戚諺舊事終日無倦色性容忍有常視世人視勢之盛衰爲趨避者斷然有所不爲友于兄弟至老益篤以故鄉人歸之

無聞言公每爲人所負不責其價宛之日家無餘財  
嗚呼公其先民之遺也與古謂世祿之家鮮克由禮  
慮其以侈奪志也若公者設一旦授以萬鍾其意氣  
必不盈溢借拘於時制不得秉政事不然卽休休有  
容無他技之大臣何以加焉

尚寶司卿汪公文輝行狀

潘士蔭

尚寶汪公諱文輝字德充別號都山系出唐越國華  
苗 高皇帝庚戌開科有諱翔者登第官應天府尹  
四傳至於福遷古豐古豐之有汪至尚寶四世矣父  
初號碧菴以尚寶貴封如其官母江氏贈宜人碧菴  
公嘗道出得遺金數十斤謹護以待失者至而還之  
時家故窶甚明年尚寶生祖東軒公方館海陽夜夢  
異人自空降鼓吹隨之入戶熟視之一嬰也覺而喜  
亟謝主人歸則公舉適二日與夢符固已卜其必貴  
長授易爲諸生發憤精研始若憤憤他日閱至京公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十

問政章忽覺了然若神來意得者自是業愈入解而  
性故廓落魁壘有大志嘗經五城值水漲爲筏者所  
厄奮袖謂曹偶曰異時所不成此津梁有如河道路  
咸目笑之公意氣自如家壁立不具晨炊得一錢輒  
周人緩急忘已之舉火待也嘗就臺試友人與偕者  
馬旋墮水苑同列以試逼倉皇解散公獨畱殞之乃  
去比至試事罷歲甲子督學天臺耿先生優拔之試  
卷爲鄆陵劉公養旦鑒賞真本房第一明年登第觀  
政工部念碧菴公素善病上疏歸養未及下不能旦  
夕濡忍遂先發途聞訃號泣欲絕而馳歸哀毀如禮



已而江宜人亦病繼卒營葬鳳山之隅廬其側服闋  
北上授工部虞衡司主事會見連歲水旱國課日損  
武備廢弛紛紛興作不已欲以職守爲上聞陳節  
省之要以在事淺未輕發而日贊部尚書鎮山朱公  
裁縮諸浮費凡大內營繕苦爲中貴人漁蠹憑依城  
社莫可爬梳諸解戶上諸物料畱難賸削有爲所中  
繫經年不釋者而所侵奪官產無算尚書以付公悉  
覈還之解戶鋪墊之費得大省繫亦釋入督煖閣工  
裁減幾三之一大取警於貂璫以危言相撼公貽書  
力爭且將執奏司禮爲之氣奪有馬關者請故所沒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上

陶真人第公獨計第壯麗畱此以待熱戚奈何徇中  
貴人執議不可至今上以賜戚晚李所省大司農  
錢數萬部尚書賢之獨誡毋過剛生事端公受誠益  
務存重而名籍籍起時受尚方賜者再高新鄭以內  
閣總銓衡改公雲南道御史公旣居言路益思所以  
自效而會新鄭修故相徐華亭之鄉諸門下客懷觀  
望日媒甥之爲嚮端公心虞新鄭內傷于所恃而外  
中于浮薄之口乃上疏專責言官曰臣觀今日臣工  
競務標榜險陂交傾大非濟濟師師之誼且墮國體  
夫言官司付駁職糾劾固將正君心正朝廷正百官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上

正萬民者焉有已不正而可正人者哉臣每追思  
先帝末年委任大臣夙德重朝端衆賢和庶位始以  
一二言官見廟堂意見稍殊猜疑一生嫌隙遂起觀  
望之徒窺其所向而攻其所忌且勢無常盛情亦隨  
之或向或背態變于終朝乍賢乍佞評更于月旦網  
置是非榮感聖聽以致二三耆儔進退不一其中又  
有鄉里故舊意氣激成者臣愚以爲此非大公之心  
也臣每見正人君子論事理辨人才止囑息弊時有  
指摘聞者愧屈非中無所爲而大義之足服其心乎  
夫前事不忘後事之鑒使今不知謹而復踵其弊臣  
恐傾陷成風消息迭勝邪正混淆忠詐莫辨于宗社  
至計不深有可虞哉昔宋元祐之事始也以君子攻  
君子卒使小人投間排衆正而階禍亂千古覆轍奈  
何不鑒故正心術戒觀望爲言官第一義次日謹條  
陳戒紛更曰慎糾劾戒苛刻曰平意氣戒護短而  
歸欲大臣戒夫履之厲勿用希旨之人毋令中傷善  
類以自累疏入新鄭嘆其異已而爲華亭游說竟出  
僉憲寧夏公雖去而諸僉翕訛訛之議竟沮事在  
穆皇帝辛未春公抵寧夏覩邊民窮苦狀下令省刑  
輕徭寬逋負招流移給牛和條陳屯政利病而酌其

機宜時鹽課果虧運司所發多浙引價廉而無所牟  
利商不樂趨滯特甚軍餉告乏乃建議以淮浙各半  
均疏之又請以花馬二池鹽課爲夏鎮挑渠助補民  
勞而兩壩水閘議驅石易之或疑其費巨會慶藩以  
歲祿時給德公致饋金不獲謝則輸以建開宣言慶  
府之樂義也王悅更大出金助諸閘帥及撫朔方者  
咸願助訖完閘十二所稱永賴利矣公日夜爲籌畫  
夏利害實關全陝邇者士馬疲于援衛之煩民力竭  
于賦役之重上之人猶一切按陳譚謂其地饒魚鹽  
粟米爲塞上江南莫之軫恤居民大困多竄匿時時  
獻徵錄 卷之七  
爲幕府言強邊之策莫急恤民遂得准幣無影田糧  
萬二千石有奇諸亡者稍復業而禦更以最先是東  
路套虜黃台吉乞互市督撫檄駐清水營將明旨監  
之明年壬申西路虜賓兔復以互市請公奉檄監焉  
乃托獵出單騎立沙上以示虜諸酋悉下馬羅拜迎  
入帳房賓兔親撫胡琴進卮酒公爲引滿而徐令軍  
中具酒食齊之虜輸誠受齊至畢市叩天誓不復反  
且稱東虜數奪西番賞賜願得一報之公諭兩事我  
猶西番之事爾也汝以西番故構東虜藉令不勝我  
能坐視弗汝援耶吾視汝兵力弱姑務自靖毋躁舉

傷天朝浩蕩恩賓兔稽顙謝低回不忍去蓋自是而  
互市之議定時有議減軍餉者公力言邊軍勞苦厚  
恤之宜得其死力奈何以旦夕寧故罷其供巡邊蕭  
允隅公以聞議遂寢公銳意肩事持論悉執于正雖  
嚴貴愈益諤諤伸其說不能一語徇要以脫人于厄  
前御史孫丕揚得過高新鄭某子甲希旨間之行該  
省勘問直指會藩臬諸大憲計所宜覆相顧錯愕不  
敢發公獨抗言今無他端而齟齬一按臣以快用事  
者之意此必不可因緩之無何朝事更某子甲坐阿  
附免孫公前構得雪起中丞折簡謝曰微公言某不  
獻徵錄 卷之七  
知處所矣僉事職刑名盡論釋諸矜疑者所平反若  
千人而艷妻殺夫無左驗一鞠立得其情遂伏辜公  
故不以家累隨行厨所需米鹽必藉卽邊帥餽遺世  
所視爲外府者一切閉不內踰年以邊功受賞四薦  
刻亦屢騰今 上初政新鄭廢朝廷追論前御史文  
輝所論當國是遂召入爲尚寶卿公既還朝猶日以  
軍民瘡痍達司計典樞之臣益屢致意焉天臺先生  
起尚寶丞過從相得驩甚因數爲提撥問學之要微  
言時有所入而察東臬在公阜南陸公意氣懸豁  
如也旋將開命東使齊竣事過家遂引疾請告公雖

林臥而心懸魏闕至懇間一賢人進輒喜不勝聞一  
匪人進輒如負痛悵悵竟日書勸江陵張獎拔豪雋  
無以常格拘預朝廷數世之用若以振刷之名行苛  
刻之實督責日深徵科日急雖有近功實基後禍中  
韓流弊尤宜切戒當是時公已先見江陵之徵久之  
以奪情干正議忠諫見錮匪人驟登孔臭濫鼎甲公  
知言之不入遂決志不出而會鄉人有絲綢之競按  
祖制後湖冊籍絲絹實歛征一旦稱獨累攤派五邑  
民相恐大駭至塵撫按奏牘公鎮譁以靜而調停于  
上竟得旨如舊制公登仕版二十年履任纔四禩天  
臺先生嘗勸以蚤出曰吾人語默出處原非二道昔  
富鄭公當使金卻獻納時其英烈亦猶之賢也後來  
相業則得之守口防意多矣賢近得此力否公得書  
深自愴悔覺曩所爲英氣大露與友人書謂昔日惟  
知成其是今日始自覺其非因釋舊聞潛心語孟義  
易大義有所得疾書之爲草窻見意稿屬江陵物故  
言官發馬關之奸主上赫然削藉諸黨與卽故所  
崇推轂者悉里齒牙而過起乙亥以來建言得過諸  
臣已又詔廷臣議召跽伏淹廢廟堂與論翕然首公  
議銓銓銓衡盛擬還之侍從而公竟以甲申三月

得肺疾四月二十三日遽終距生嘉靖甲午十一月  
十八日年僅五十耳憶昔辛未春闈初試之日則公  
上封事日也翼旦得疏草方食棄匕筋起立急讀之  
豎儒勃勃生氣公聞而心相善也甲戌與公更相切  
劘于天臺先生公素不爲致良知之說天臺先生語  
予德充肝膽腸胃畢見乃無一念不朝廷非實致良  
知者不能山居于民便多所建白郡邑大夫無不折  
節者居常稱貞者事之幹吾以一言爲終身之符予  
曰大直若絀大道委蛇古善藏其用以幹天下者類  
若此公曰人臣之義以王陵爲正吾從程子乎最後  
益嚮往于學幾乎遽伯玉之知非說者謂公再起下  
之蒼生朝之善類將實賴之而公不逮矣卒日不能  
爲斂具蓋公起孤寒仕益不屑生產而諸父昆弟姻  
黨死喪時有分子身所嘗食同僕御之賤者客時下  
車存之乏坐具僅以竹甕冶一肉脫粟之飯爲歡退  
而服其脫畧然卒營五城津梁之志鄉人語曰嶽嶽  
大夫洪流作砥塗語至今傳之

尚寶司少卿袁公忠徹墓表 李賢

士生天地間有遭遇明時而不得見於世者有見用於世而不得見知於君者有見知於君而無才術以顯其名者有名雖顯而不能保全始終福壽俱隆者今之君子兼而有之者吾於尚寶袁公見之嗚呼休哉公諱忠徹別號靜思前人世居南昌至七世祖子誠仕宋累官刑部尚書南渡時扈蹕家於鄞六世祖芳爲吉州泰和令高祖鏞咸淳進士爲宋苑節曾祖澤民養道不仕祖士元爲元翰林國史院檢閱父珙國朝太常寺丞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母倪氏封

獻徵錄

卷之十七

十七

恭人公自幼穎敏神氣異常讀書強記童幼時已能詩文凡名士鉅儒一見知爲大器太常君精于風鑑公得其傳 文廟在潛邸時聞太常君名以書幣召之公隨侍 文廟見公論相大喜賞賚甚厚尋許歸家未幾 高廟崩 建文嗣位信任非人猜忌宗室文廟不安因有靖難志召公問之對曰天命有在誰能禦之奉命纂人象大成書以獻賚予有加壬午夏文廟入正大統遣使召公父子至官其父太常寺丞且曰忠徹臨事有斷制所言多驗特授鴻臚序班賞賚殊厚公入謝曰 陛下當畏天修德偃武崇文率

由舊章振肅綱紀樽節財用明慎賞罰禮貌大臣黜陟臧否用臻太平之治竝賜嘉納尋知公在戎籍卽令兵部蠲之又嘗勉公進學公以務冗對遂陞尚寶司丞且曰此職有暇可親詩書公退而感激不怠庚申改中書舍人已丑春營北京公扈從既至日與大議復遣中使召太常君至父子相隨出入禁庭尋密遣公乘傳看楚王子重瞳公還奏無他異庚寅春以公父高年優賚遣還公扈從北征既還 上屏左右從容密問大臣優劣之狀武臣丘福朱能張輔李還陳懋柳升薛祿文臣姚廣孝夏原吉蹇義金忠吳中

獻徵錄

卷之十七

十七

呂震李廣方賓公一一論斷以對 上曰卿所識鑒正合朕意是歲冬太常君卒賻葬加厚公奔喪畢詔起復之癸巳春扈從至北京甲午春復扈征瓦剌乙未夏 上謂公曰東宮不聞教子對曰臣聞古者不親教子宜選文學老成之人以輔導之責其成遂選儒臣儀智陳山等日侍講讀丙申春秩滿復尚寶司丞特加賞賚戊戌春召公至便殿示以進陞之意公固辭以父未有贈官卽日召吏部贈其父官賜誥命公益感勵進相書機要丙子陞尚寶司少卿恩典稠疊莫與爲比壬寅春扈從北征公言利出東路 上

不從洎還軍在東者果大獲復觀將兵者得利已而  
捷至每從征所言無不驗者 仁廟登極待之尤厚  
賜誥命尋賜還家燎黃省視 宣廟嗣位召至京宣  
德改元丁內艱不獲奔喪詔以從子代還襄事一日  
觀 上容色曰宗室人有謀上之意七日內果有報  
漢王反狀者公扈從往征之既還受賚彌厚甲寅春  
得展祭還乙卯春今 上嗣位公入朝已未夏懇乞  
致仕既得請南歸傾朝縉紳祖餞都門外公之術奇  
驗於 文廟者不能盡述若公效忠讜論則人不及  
知者甚多如終大孝之情而甚密機事論養賢之實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十九  
而瞻其取給乞賜孔氏玉軸之誥歷言遣使取寶之  
非議武職宜准終喪諫服藥勿信方士如此之類皆  
有人所難者休官居閒二十餘年忽遘疾顧其子曰  
死生常理吾何憾惟誠信忠厚可以立身汝宜勉之  
屏藥端坐而終公生於洪武丙辰十一月七日卒於  
天順戊寅三月三日壽八十有三公爲人慷慨有大  
志不隨流俗正論毅然不以利害少沮與人交洞見  
肺腑不立町畦見人患難惻然力援傾囊不惜理有  
不直者面折不少借其致政也聞朝廷出令之善用  
人之當則躍然而喜有不便於民者必憂形於色此

其爲人豈特風鑒一事可稱道哉所著風池吟藁符  
臺外集若干卷  
袁忠徹得其父太常珙之傳以相術妙天下嘗道吾  
蘇過閭門沈氏沈一子方周歲抱求觀尚寶笑且撫  
其首曰切頭切頭更無他言沈以爲戲弄耳其子長  
名洪凶狼不肖竟坐重辟是歲錄囚止此一入吳諺  
至今有沈洪出閭門獨殺之語又嘗入南濠徐生藥  
家生子適三日方浴而啼尚寶及堂聞其聲曰是一  
強盜耳徐聞而怒幾欲捶之子後亦以探丸論死古  
有視熊狀而知滅族聞豺聲而識喪宗者殆不多讓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二十  
也居鄉時友人家一童子姿貌韶秀且性機警尚寶  
相之以爲不利于主使逐焉友雖素神其術然意不  
忍也數言之不得已而聽之童既去無所歸往來寄  
食于人一夕宿古廟中久不寐見牆角一破衲中裹  
黃白約數百兩欲取之忽自嘆曰我以命薄不得主  
意橫被遣逐今更掩有此物則是不義天益不容矣  
當守之以待失主至旦遂往廟中不去已而聞哭聲  
見一婦人掩涕而來四顧彷徨問之答曰吾夫軍也  
以事繫獄應死指揮某者當治之妾賣家產及假貸  
通得金銀若干將以獻彼因裹著破衲中挈之過廟

少憇不覺遺下今追尋無得吾夫分死矣童歷門六  
錠數多少皆合卽舉以還之婦感激欲分以謝不受  
遂攜去夫因得釋念童之德徧以語人某指揮者聞  
而異焉令人訪致之育于家年老無子悅其美慧遂  
子之又數年致仕此子遂襲職歸而告拜故主主嘆  
曰袁君之術乃疎如此乎畱之遲袁至使仍故服捧  
茶而出袁見之驚起曰此故某人耶何以至是主謬  
云逐出無歸今又來矣袁笑曰君無戲我今非君僕  
矣三品之武官也形神頓異疇昔豈嘗有善事以致  
茲乎此子爲備述前故友乃嘆袁術之神焉

獻徵錄

卷之七

三

蘇詩寧波衛人少服役于劉指揮家袁尚寶忠徹過  
劉見其執扇在旁謂劉曰善視此兒乃進士知縣也  
後果業舉子登商輅榜進士授無錫知縣

東溪先生楊浩然諱葉髯黻時父穀堂徵士諱宗字  
叔振命早過鄰家黃氏其家門尚未啟從門外呼之  
有一人聞叩門聲閤中呼先生將與語先生心懼不  
應急扣而入論事畢天已明黃氏子式送出門其人  
猶在注目良久問曰汝爲誰氏子旁人謂曰楊姓其  
人曰惜哉吾初聞其聲法當位極人臣名滿天下故  
竚立伺之今觀其貌與聲不稱後日官亦至五品然

其聲洪遠不在其身子孫必有興者又謂黃氏曰此  
兒亦不凡位當七品言畢竟去徵士聞其事遣人追  
訪之其人乃袁忠徹也東溪先生年十八爲縣學生  
嘗齋詔至福山巡司例有款贈銀五兩同行者又二  
人皆長年庠友也盡取之止以款筵食品送先生先  
生以二人皆前輩口雖不言而心甚不平其地濱江  
逕向江獨步而去二人疑先生有後言徐躡聽之先  
生至江濯手欣然笑曰巡司齋詔豈吾志哉願此輩  
常享例贈矣二人竊聞之從後遽推先生入水先生  
兩手下拒入沙土中持一物起視之乃銀一錠此銀  
入水久爲波浪洗馨光潤瑩白傳玩可愛適與巡司  
贈禮輕重相符人共駭異醺酒臨江歎燕而別後先  
生以景泰五年會魁及第觀政兵部以章綸鍾同事  
上書言之進一級除安州知州後亦下制獄去位我  
朝進士五品出守自此始壽七十八終黃式以歲貢  
官至知縣忠徹神鑒並驗云

獻徵錄

卷之七

三

尚寶司少卿朱祚傳

木祚字永年浙江寧海縣人性聰敏九歲能詩永樂八年以秀才徵試事詹事府尋為鎮遠侯參政官十三年進元宵觀燈賦上喜而奏之由是知名洪熙初用尚寶司少卿哀忠徹薦擢行在中書舍人宣宗見其詞賦處之近密特陞翰林院修撰秩滿陞尚寶司少卿命教中貴人書祚能詩文援筆立就負氣好直言不恤毀訾晚稍自憊因號默齋且善談命言人禍福多中云正統十年正月卒

狀教錄

卷之七十七

二五

尚寶司少卿李公源行狀

王慎中

公諱源字達別號竹坡泉州晉江人弘治壬子舉人登乙丑進士初仕為戶部主事轉員外郎終尚寶司少卿高祖德盛曾祖長生祖應慎父明封戶部主事妣陳氏封安人先世居邑之清溝里實徙自唐郡諸著姓而清溝之李為獨舊封主事朴茂公始徙居郡城公以成化己丑八月初四日生嘉靖庚子二月初六日卒享年七十有二生而簡重凝峻頭直手恭不習而能自幼學至壯以老無燕僻之朋世俗媒娼之語不敢至其耳為學官弟子已以文高伏人而行厥教錄卷之七十七

源禮莊同進尤嚴之一時之士盡出下風出行途中足跡所履直于繩引絕不側視反顧自後躡之不得一見其顙頰嘗與友人入市購書有為角觝之戲于前者友人皆含羞就觀公獨取所購書著袖中徑歸友人請其矯公曰吾乃不聞鼓聲好義遠利駕于天崇修之以不倦遂成自然郡侯馬公屢試其文異之與待溢甚公唯唯而已終不私至郡庭一有所謁卒業成均文試第一京師人口相傳其篇以熟布四方家而有之故相楊公廷和時在翰林其子今殿元公慎少已有大名楊公以禮來聘曰吾求士于都

下非先生莫可屬以此子公感其意終以滿跡貴門  
爲不樂辭以疾自其未遇不近于榮利已如此爲進  
士奉使廣東督發積留諸賦故事藩司以使事相聯  
綴贈遺特厚至百餘金舊使者以藩使官尊長者遠  
巡不敢卻公一無所取藩使重其守購大儒陳白沙  
先生字書四幅爲贖公拜而受之使還除戶部差監  
臨清倉倉故置中貴一人董視之中貴人嗜貨與諸  
吏徒甲保乾沒爲姦利事憚公嚴恪數治酒饌爲好  
會莫娛公意公舉孟淵啓而已中貴人知不可動盡  
一歲中斂手不大爲姦志不得志所欲則構兵備趙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五十五  
副使使侵據倉事檄史使公疏其事以聞并劾中貴  
人罪狀事下戶部尚書孫公九峯數爲得職每舉公  
官氏稱于曹中以勸屬員數爲家宰馬端毅公言公  
值逆瑾用事以有臨清劾中貴人事記其名遣轉饒  
遼左故縮其期陰欲中公以失期時天寒雪深數尺  
晝夜行雪中日二百里竣其事以報瑾不能中也是  
時翰林楊公已爲宰相公之在臨清往遼左楊公問  
公何在公若不聞楊公無由見其面心尤器之楊公  
與馬家宰孫司徒並一時名臣雅知公將殊用之不  
爲逆瑾憾沮然公念父母不置勉強在職三年得如

制以其官封父母喜曰吾願畢矣疏乞終養孫公勉  
諭再三察其誠懇亦不能留也是時瑾用事未張  
孝宗之遺澤猶存士大夫習于晏熙高重不樂去職  
公之去人咸以爲難薦紳咨嗟瞻送填溢却門有賢  
大夫之歎事親養而能敬迎于意先不詔而悉自居  
息早暮飲食多寡衣服寒煥具適宜節陳安人好怒  
女御狎侍猶不當其指日數十怒公在側則歡竟待  
一日則安人竟日不怒公在職不能俟三年而歸蓋  
患安人之怒也安人患痺公制軟輿自與莊安人昇  
之游嬉堂中公素有足疾蹇蹇然行也女侍苦公爭  
之代公曰非爲乏使欲以用勞爲小孝耳且吾自勝  
之不若者也朴茂公與鄉長者爲逸樂會多微時所  
交公親爲執弟子禮不敢與諸長者抗每會公必自  
視肴酒致其芳美長者坐定公出洗爵實俎徧奠在  
席畢則屏息立楹間長者皇恐不敢當起立再三辭  
公乃退朴茂公出公躬爲挈裘束帶扶持登車未反  
盛衣冠以俟或大醉手煮湯茗進之俟寢然後敢休  
臧獲迫事朴茂公者有大過不加呵杖叱咤不至犬  
馬服御器物敬置之朴茂公置妾蔡氏數犯陳安人  
安人故好怒又患痺不得有所爲益怒公側恒寬曉



曲爲掩護父母之間無間而蔡氏免於罪過其用意獨至家人有不及知蔡氏生子洞公與均財銖髮無所加分田多取境塢以自損歸養五年而陳安人歿又十年而朴茂公歿十五年之間左右無方聽聲視形極天性之樂朴茂公春秋高公亦已老坐者渥丹立者垂白七箸盤觴之奉溫以愉色泉中傳誦嗟嘆老者自恨少者自愧以爲不及朴茂公歿于古禮惟衰麻在身時矣猶哀悼感疾嗚呼可謂純孝君子也免喪或勉以仕公不可或諷以貧公應曰吾養二親身不及麻而心甚樂今已謝二親反老而爲子孫謀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七

祿耶言者屢薦于朝故相桂公萼爲吏部尚書奏以南京文選郎中就家起公久之少傳方公獻夫代桂公爲吏部遷拜公尚寶司少卿公竟不起疏乞致仕方公于公同年進上也歎曰吾乃終不能用李君幽居以文史自娛所居近市庭戶蕭然門無雜賓病足不喜出遊兀然一室焚香展卷正襟而坐俯仰千古之上清夷恬曠脫出塵垢其趣絕去畱連杯酌以山水爲妖艷者遠甚無他玩好尤屏播聲平生不御絳竹與人談有及物價市利靡穢低昂之說卽口塞似不能言至于陳說理道樞機風雅臺臺有韻如巨木

撞鐘鳴聲應叩聽者忘倦咸灑然有待自謂發職工古文詞以左氏爲宗雄偉奧健其語所獨到斷然規矩亦自爲方圓一時贈別頌績銘幽記遠之文非出公手皆以爲不得所託行尊輩舊學爲時師尤不自標特謙冲一接好獎誘人材汲引後進如恐不及後生一行之善一句之工寵借嘉樂患人人不聞清約自將甘脫粟之食衣裘不能具襲襦纔取蔽體蒼頭五人應門給薪水而已始公爲布衣朴茂公饒于財衣食不至苦惡人見爲豐飢入仕處顯矣清約如此又見爲儉不知公終始所守不殊一日人自以晦顯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七

異見耳郡邑大夫欽慕德履承風致敬旬月必一造其廬不效踰垣閉門之隘往來交際有儀然不以他事相溷久之其敬彌篤遂論爲先進之交及去爲他官廩居異地猶好問不絕若句吳顧公可久四明屠公作廷也二公並時名流惓惓若此必有得于公者添矣監司部使者行入郡境已知有竹坡先生其所以下公與公所以答之者亦若是家居前後薦者凡七章雖知公有詳畧大指以公爲廉孝人也公自起進士凡三十六年有田百畝宅一區皆先人所遺殯無以爲殯諸子貸于人先大夫歸賻財而僅成禮今

其背嚮田而後辦諸子常不免於饑何其貧也始公  
宅公火久不能興竄伏草莽瓦礫而寓其孥於他  
郡侯王公士俊蹙然歎曰及吾爲守而使賢者無以  
庇其身吾之愧也議捐貲助之公皇恐不敢聞命一  
日以可否問某應曰此古道也古者邦君諸侯尊事  
國中之賢衣弊爲之改造當食爲之授殮又爲築夏  
屋以居之渠渫然大也及其稍衰猶有國中授室築  
宮而師之之禮侯之此舉合于古誼公其勿辭于是  
受助而築室焉其堂僅成而房寢庖廐不能完嗚呼  
可謂貧矣公用不究于時而行施于一鄉所謂殫而  
廉微錄卷之七  
可祭於社非先生其誰

尚寶司少卿陸先生師道行狀

先生姓陸氏諱師道字子傳始號元洲歸田後別號  
五湖道人學者尊而不以官名因稱之曰五湖先生  
先生世籍長洲高祖繼宗曾大父鏞大父瑋父平以  
公貴贈都水司主事再贈尚寶司少卿母陳氏累封  
太宜人贈公嘗服賈吳越間後稍及交廣歸道病竟  
卒眞州先生年甫十六卽已嶄然能自勸學立節渠  
弟安道繞足勝衣而女弟一二乳乳在室里中豪晚  
先生文弱輒難以重役先生摧亢忍詬以扞內外辭  
訖者甚備每旦出調委輸事暮歸則課安道讀手一  
廉微錄卷之七  
綸恒至丙夜而是時王先生穀祥稱善治易先生束  
贊往受易說多糾析文日益起服闋就吳縣試補博  
士諸生無何太守壽公豹藉諸生穎敏者更業春秋  
及曲禮先生則更愛春秋一歲中盡究其義明年  
庚寅儼學官廩又明年辛卯薦應天高第又七年舉  
嘉靖戊戌進士嘗射策時貴溪相第諸所奏記手先  
生卷輒擬首曰是文宗賈董字法鍾王者比進御抑  
置二甲第五人分視兵曹政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其  
冬尚書檄下雷臺尚衣先生往督進奉歸拜母壽已  
亥復檄徵上共銀幣旣竣事還理寶源局鑄鑄監陵

工治方中約法勾稽姦吏洗手奉職不敢私一錢虎  
子改禮部儀制司主事入管制勅房明年太宜人病  
請急歸侍不許再疏乞休四上書宰相始聽予告既  
歸則日侍太宜人太宜人數病氣宛篤每發先生親  
侍湯藥臥起未嘗少間夜輒焚香額天祈以已算益  
母更封股鬻以進霍然盡解尋復病失明先生三爲  
誥目復明後數年太宜人卒先生孺慕哀踊朝夕溢  
米毀幾不勝旣禫遂病風蹶時嘔沫居恒憤憤然獨  
謹喪禮不遺毛細先生歸侍十四年而母卒卒二年  
而病病可五六年而愈然竟先生之歸足不及郡縣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三十一

一千請未嘗抵政府一書海內益高先生賢而重其  
孝部僕者累疏薦先生可大用乙丑以南京祠祭主  
事召數月遷膳部郎復改尚寶司少卿丙寅入都旋  
諭祭秦府過陝濯驪山溫泉登太華辨仙掌入終南  
南麓徘徊杜曲樊川者久之秦王雅熟先生名至則  
貽書及他珍寶可數百金先生一切謝弗納還會  
穆廟登極恩階奉直大夫協正庶尹戊辰署司篆以  
勞懃故疾益發復疏乞骸骨上特憫賜歸勅吏部  
須先生病已更徵入歸又六年而卒先生少  
六歲日誦千言七歲能爲詩自始學入官至疾未死

無一日去書不觀博極羣籍鉤微抉精下及星經地  
記稗官雜家之言悉入記覽平居坐立不傾欬步履  
率有常度性持寬大喜施尤厚於倫誼撫弟安道最  
有恩中年安道請廢著先生爲泣論不解乃悉昇以  
父產先生故不家于官至是益赤貧無餘安道卒撫  
其孤士寬士寬卒又復撫其孀娶財帛闕出者一恣  
無所問嫁庶妹務出厚貲收沈氏甥爲畢其婚娶先  
生所絕不交者權貴而亦不狎近羣小絕不口人過  
失然至後生有一善則津津道之弗置所居一廬僅  
足嘯咏歲所獲穰田亦不過百斛電突常不溫意豁  
然如也四方造請碑誌者遺餉稍贏輒斥而召客歌呼  
窮日夜費盡無所顧或親黨貧不能具斂葬者特以  
分去亦不爲惜好事家日載酒邀先生天池上方虎  
丘間流連觴詠而先生故所善二三耆舊王參議庭  
彭秀才年王太學寵文博士彭日相與楊推今古品  
藻泉石每游賞輒繪以爲圖和歌相倚超然遺世凡  
耆幾以爲仙而先生亦雅自忘其不足矣先生爲文  
法昌黎詩取大曆中語五七言律得孟襄陽岑嘉州  
致小楷精絕大都似顏魯公仙壇記晚歲尤工隸書  
咄咄自謂逼韓李畫法獨喜倪元鎮而傳染精麗者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三十一

遂不減趙吳興吳中故重文先生徵仲謂得四經先生自棄官後則往執弟子禮甚恭故他文稱多類徵仲而名德亦相亞云年六十四

徵仲

卷之七十七

三十一

吳興

尚寶司少卿南州徐公自得傳程紹

公先世系曹四明國初詔徙吳越大姓貫中原之隸籍雍丘繇伯貴至前封兵科給事中江三曾矣公蚤秉淵懿之資長負穎拔之概贊質凌文藻學厲行爲諸生冠甲午舉河南鄉薦人覓張劬之胎士識李邑之面蓋籍甚一時已戊戌偕計南宮聞母楊孺人之訃踴踊慟哭瀕絕而赴嘗着伏夜八哀憶昔吟數千言以自悼詞窮悲愴彷彿夢我之什辛丑成進士時同里浚儀王公廷相鄂陵劉公訥雅負人倫勝業士林以其品陶方月旦之評豫士獨公時少師新鄭獻徵錄卷之七十七三十四高公大爲所器焉筮仕行人司行人奉使藩藩明典禮卻餽遺得使事之體竣事迎養封公于京邸晨夕定省奉顏色陶陶如也丙午召入掖垣改兵科給事中時大虜擁衆戕殺朵顏福餘三衛諸夷內避乞給衣食拚具或謂夷虜相戕乘是可收與隄之利者公上言朵顏三衛夙稱嚙噬一旦遭破殘之慘既不敵于彼將必窺利于我鳥窮則啄獸窮則搏勢固然爾迤北諸虜性猶豺狼既飽而驕養逾亡厭且朵顏既破撤我藩籬何所顧忌越超而不內犯哉宜稍給所乞收諸夷無賴之心陰諭以雪耻復讐之義仍由

邊備繕堡廣偵以觀未萌之釁已而虜酋卑辭求貢  
實覬緩我邊防以圖大逞 廟謨將許之廷臣明知  
其詐而陰關 上指所嚮觀望真敢發公抗疏言夷  
狄乞貢大端有三有數遭剽劫震驚詠夷畏我疆而  
來者有夷運式微犬羊悔旣量彼弱而來者有謂入  
貢不亡一鎊而得戰勝之利邀利而來者今有一干  
是乎異時俺酋嘗遣石天爵求貢矣亡何瞞我偏頭  
戕我全晉橫被毒螫益近事之鏡已黠虜敢以故智  
給我而我詎容再售其紿法曰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臣以爲勿許便疏入五日不報同列或爲危之命下

狀敘錄

卷之七

則大見承納它日有以吏垣協理請者疏不及公也  
特批曰徐某乃知 上默識公名固將大用之矣是  
歲九廟成單思父母皆得受今封卽陳情終養旣得  
請南歸賦閑居于板輿詠循陔于蘭膳朝夕承驩爲  
百年壽又四載庚戌封公卒公容瘠骨立人稱於孝  
至居喪悼禮備極情又又爲四方取則焉已奉繼母  
田孺人一如奉封公居則游情圖史以開卷自娛視  
世情焚華脂韋不翅將晚如是者數年然公旣簡在  
聖衷卽家食滋久人咸以大用漸公乙丑詔起諫垣  
再乞終養不許入朝補工科給事中先是河決曹縣

防河使疏請開趙皮寨孫家渡以殺水勢特選  
吳公鵬都御史魯公鈞董其役公上書極陳關繫  
陵周藩至急乃不果開至是當事者仍議徐沛運道  
淤平宜亟開汴河以疏黃水漫流公援証往事反覆  
辨其不可大畧謂汴河肇開自隋下通宿泗而達廣  
陵數百年來湮淤殆盡卽欲開鑿糜費不貲使開之  
水卽行勢必南走泗州寢園可虞使開之水不至匪  
徒亡益誤奪時日運道之治反後已時雖其言開汴  
之議竟寢晉尚寶司少卿履任之夕卽聞田孺人訃  
制旬歸里喪事而公且堅臥不起矣蓋公起家三紀

狀敘錄

卷之七

立朝莅官甫四年餘皆優游泉石之日也旣歸構市  
隱堂數楹歌誦其中且齊物蒙莊春懷仲統肇衛生  
之經廣臥遊之適樂志棲神耆年孺色亦恬澹足以  
養生之驗已公先後雖執三喪哀毀惻怛如一平居  
杜門御掃跡絕履綦然引拔善類如恐不及臨財非  
義麾斥千金不顧也至惇睦宗戚屢卹孤寡則倒盂  
生之篋折馮煖之券亡所恡人以它事干請者正色  
謝絕至里閭有大利害則不惜投冠奮袂爲之上鳴  
癸丑師詔之亂賊勢猖獗聲言屠杞公亟請于當事  
者提兵入援躬自巡守爲士卒先賊偵之竄去異時

杞稱巖邑徭役甲于它屬公力陳負重困憊之狀得  
從末減里入迄今誦德焉公詩尚典嘔不驚鐵靡文  
爾雅有則一洗鉤棘雅工詩餘小令少游美成而下  
不多遜也所著有古中踏墊二藁京華集京華續集  
大游子樂府二冊藏于家公諱自得字澤甫別號南  
州卒于萬曆乙亥距生正德丁卯年六十有九



尚賓司少卿北山李氏芳墓志銘

李氏芳墓志銘

北山先生姓李氏諱先芳字伯承其先湖廣監利人  
國初以士伍北徙因籍濮州高祖以下五世同居考  
贈尚賓司丞襲泉公諱鑑配劉太安人舉二子長爲  
先生先生生而蚤慧風姿甚都從伯父蒙泉公受經  
十六能賦詩伯父器之會選良家子尚主使者入先  
生名例補博士諸生先生謝不受也踰期試而爲諸  
生年二十當嘉靖辛卯舉省闈高第六上南宮不中  
中丁未進士時先生詩名已著而不與館選識者  
歎數等  
之乃與歷下殷文莊公李憲使于鱗任城靳少宰  
清謝山人結社賦詠相推第也明年選爲新喻知縣  
新喻者江右陋邑民吏頑梗懼不畏法虎夜入城蛇  
聞于寢先生弗愠也而潔令陳紀拊循元元久之三  
尺布矣城北蒙山大盜謝甲聚數百人城西分宜界  
上殲盜亦數百人久不伏法先生次第平之封內以  
安邑蒙裴氏睚眦殺人無敢忤視先生發其死罪設  
法捕繫論誅二人適成一人士民快之舉人羅生淫  
于劉氏已而攜資謁選舟行數日不知所終七年無  
能蹤迹者先生一日論盜微得殺羅者劉氏子本

自實偵緝北上夜尾其舟舫橐而沉諸江語  
爰書上官詫以為神富人張浚有冤遇公而自以  
硯為獻受而付之記史異日發之銀也笑曰陶泓清  
士辱以朱提召浚叱還之三年政成擢為戶部主事  
旋丁外艱復補刑部先生既負時名不得一當藝苑  
又出試吏僕僕對牒非其好也及入為曹郎居多暇  
日而海內名能詩家吏部宗子相張助甫兵部張肖  
甫同部王元美徐子與輩雲集閣下先生盡與之交  
朝夕倡詠期為復古而諸子之名大譟長安稱一代  
盛際矣頃之改尚寶司丞一奉使冊封德藩再供鄂  
藏微錄 卷之七十七 五九

時俗卒以見忌于是先生嘆曰嗟乎仕宦有命耳  
山之業十吾得其二三而嘆六七天其假我餘年使  
竟厥緒此不足千古耶歸而坐臥一閣盡發藏書日  
夜伏讀經史百家之言鉤玄挾精毋不有所論著而  
下有韻之文自漢魏初唐下及近代握樞縉要如衡  
萬寶而錙銖焉雅精計然策廩著饒足而不啻于用  
時時為具饗客掀竿擗瑟二八迭侍仰天鳴鳴樂而  
相志也先生為人慷慨任俠內敦孝友外施德義賑  
贍貧乏惟恐不足念弟仲同芳業儒不就出秩金二  
百仕沖為王家郎又為多買田宅幾與已等養從父  
藏微錄 卷之七十七 申

武兩考陸少卿浮湛避世不干進取有以自適也而  
嘗以賦詩調謔得過兩吏部又嘗以受印誦兩御史  
御史內慙癸未大察其人皆在事共欲傷之少宰淮  
南李公江右朱公父為力解弗得左遷亳州同知毫  
士故習怕慢先生繩之以禮師生滋不自安又嘗至  
廣陵坐淮陽別駕上別駕恨之適以公事至毫師生  
為飛語入之別駕會先生權寧國府同知入賀過家  
而江北使者猶用毫師生語傳成白簡先生因臥不  
出矣先生兩佐府州不鄙其官奉職甚修擊斷無諱  
千石以下嚴之而賦性豪邁不能少有煩瑣以諧

四老日具饗殮養業師黃先生月給廩粟環濮鄆之  
間所舉高年勝會施衣履而壽者幾四百人歲疫所  
施藥而療者四百五十人貧不能收所施轉而而掩  
者幾六十人他所助喪贖罪優恤孤嫠調護故人子  
弟尤不可勝紀郡人至今稱焉方先生在官所交皆  
天下名流及罷更家居不通造請惟從蘇大司馬遊  
及與諸郎君酬唱久之又皆先逝而東省才士邢子  
愿傳伯俊輩稍得鴈行前矣晚以目告屏去聲樂遊  
心玄晏著達生道人傳以自喻大指歸于知命適情  
不近名利迹其隱見方圓之間始仲長公理白

氏之流與先生生正德六年六月卒萬曆二十二年

六月得年八十有四所著東岳山房稿三十卷清平閣集若干卷明雋若干卷已行于世外爲大學古本四書各解毛詩考正春秋辨疑漢注疏臆老子本義陰符經解五嶽志畧拾翠軒雜纂本朝安攘新編古交編聞徵錄醫家須知壺天王鏡蓬玄雜錄泰然亭樂府諸書藏于家論曰國朝之稱詩賦盛于嘉隆之際吾里有兩李先生兩李先生者同時同官名相比也其政有不同者歷下以氣骨合神湛涵萬有而發以雄迅意常超于象之表濮陽以才情赴調融洽衆獻徵錄

卷之十七

聖

采而出以和平力常蓄于法之中此其趣操也比以五音歷下則軒轅之鼓素女之絃高張急節鏗錡駘聲洞心駭耳而世不能究其變濮陽則昭華之瑄麗臺之蕭肅雖和鳴龍吟鳳下而世不能爲其真蓋所謂異曲同工者與夫風會之流日趨綺靡而以遺世獨立之標振薄激頑虎視千古斯爲至矣要以溫柔敦厚不究不概嗣三百之響以考天地之中而導其和心有繆焉悲夫作者之難也品其流別亦何容易哉

奉訓大夫尚寶司少卿北山先生濮陽李公先

芳行狀

邢 侗

膏世作者率推歷下李先生是謂于鱗不知更一李先生出濮上其齒同其居朝之日同其談藝同其所不同歷下簡貴不暱近人而濮上伉爽敢決任俠自豪兩人者論難過從瑕瑜不相貸也迨後歷下名愈高濮上若爲所掩乃先生修戈偕耨未一日忘于鱗云濮上名先芳字伯承初號東岱後更北山先生生而蚤慧又膚色玉潔也比當挽髮與在駙馬籍中父母強行使者林君調之謂李郎濮上良佳帝以壻卿道汝矣先生正色曰芳聞龍門不聞鳳簫林君內惡獻徵錄

卷之十七

聖

而奇之尋罷歸例于青衿先生獨不受也再年試而爲青衿二十舉于鄉爲第五人進士不第去而遊太學凡三下第而遊道日廣疆負日以奇丁未舉南宮高等授江西新喻縣新喻僻悍民俗疎闊視事大小昧吏不知官城環虎夜闌入市蛇關寢門先生夷然謂邑故沐猴令其無三尺平乃陰司大盜謝某等悉禽論法又得豪牧長齋大而笮之其所當他獄某仰三到本等靡不驚詫若神邑人章浚家衆巨萬誤爲大盜連染先生出之浚以一硯爲壽先生謂此他山也者置之守藏不問也一日歲史自前硯實銀先



生笑曰陶泓清士辱以朱提立石浚而還之錄是如喻之政冠冕江國卒以不善執轡三歲得民曹亡何祇役留都抵舍及先尚寶大故拮据終喪北上改授刑曹郎于時諸郎高伯宗究心經世彙梓本朝故實爲鴻猷錄先生手所著書而言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余其改慮從事乎乃輯近代一切名家詩而籍之逾年亦成書人謂西曹雙壁名籍籍動嚴廊矣居頃之改尚寶司丞尚寶清嚴地居者往往唾手上卿先生猶然任子如嬰兒寮寢不憚乃欲甘心矣已未充殿試受卷官已奉節冊臨德藩德藩鄉郡地州邑令

廉徵錄

卷之七

四

長爲負轡矢御五封輅如臨叩先生略不爲意撫中丞萬安朱公直指襄陽劉公俱以氣調修平生驪先生平掛而晚之餘客莫得前使事告竣陞本司少卿千戎再充殿試受卷官是年屬弟茂才同芳返母劉安人就養京邸傾橐爲弟費後需次趙府審理副母氏悅之故事繡衣握方寸印出行部部使率赴尚寶授受以爲常使者劉宋入先生趣受印劉宋目從行黑衣先生曰印不足受尚寶不足交訓耶而目黑衣爲二使者大銜之會歲大計因中諸弊者左其籍得亳州同知先生自負遷人一意斷擊無少違回又州

孫守卽墨產用井里故莊先生以毫士屬之先立程課督其援上居閑輩滋不自安遂風枝官劉某羅他事擠先生復私淮安劉通判與謀通判卽恚先生以州同据其上座者也先生未幾擢丞寧國見謝眺青山而樂之聞鵲鎮鐘聲而泠泠然善也至持絮令不詭隨人視毫無異寧二千石以下憚之用前校官通判中傷坐臺抨竟回籍先生適在壯年毛鷺無暇容曰天其以山林奉我而以渦水之微坐進我我奚爲不豫哉且夫藏山之業什吾得其二三而嘆六七豈吾稅駕日乎吾其蒞盟于鄉悉索野師以與中

廉徵錄

卷之七

四

原合吾而足自老矣歸之又二年劉安人謝柅捲不以旣艾減哀及禪撫中丞姜公薦于朝寢不報先生邑而構清平閣蓬玄洞野而營會丘臺拾翠軒草屨簪冠吟嘯其間未一日而廢酒未一日酒而廢詩書未一日詩書而廢管弦絲竹也先生生產故饒復善計然白圭之策室計錢帛谷量牛馬靡不中營乃者困與親交粟筭與親交衣囊與親交財緩急與親交禽礎爲德于生者倪文學朱節卿趙景人范貢士若而人爲德于死者蘇尚書龔觀察邢宗義侯繼宋若而人爲德于家者叔四老從弟靈寶仲升輩猶子

如桂輩從孫炳輩若而人爲德于僦者余秀仁周正  
照楊仁輩若而人肺附而友朱學博周太守蘇鴻臚  
蘇孝廉蘇右史藝文而友李于鱗王元美殷正甫宗  
子相徐子與謝茂秦黎惟敬歐楨伯張助甫王師古  
魏懋忠傅伯俊董元仲宋登春吾師東阿不佞侗相  
吏而友兩御史大夫南亢王公黃安耿公兩大司馬  
銅梁張公登州陳公一督府重慶蹇公于喁鼓吹視  
柳宗元所稱先友不翅過焉先生家蓄聲伎倍蠻秦  
園勝履道文樞嗣名山請曉琵琶理類琵琶行其對  
蘇八石史記此四鵬雞大挾雅音夫沉沉而牛鳴客  
獻敬錄 卷之七十七  
中者宮也野雉登木者角也餘可推言江東查八十  
而而伏之晚以日青盡遣侍妾曰吾駱無可賣伎有  
驅耳先生者抑白公樂天之儔與其自署達生不  
天所著東岱山房稿三十卷已行世外爲大學古  
書解毛詩考正春秋辨疑漢注疏臆老子本義  
研陰符經心經解五嶽志畧拾翠軒雜纂十三省  
本朝安懷新編古文編闡微錄明詩禁齋家須知  
天王鏡蓬玄雜錄凡五十萬言藏于家

尚寶司少卿潘君士藻墓志銘 澹園集

自吾師天臺先生倡道東南海內士雲附景從其最  
知名者有蕪陰之王德孺芝城之祝無功與新安之  
二潘潘之字朝言者旣以絕世之姿不究其用于時  
以死而與吾輩遊獨去華氏爲最久當是時自天臺  
教外旁出一枝則有溫陵李宏甫去華竝師而嚴事  
之吁其盛已去華諱士藻學者稱爲雪松先生世居  
婺源之桃溪家爲仕族嘉靖中少司馬珍若旦少司  
空希曾大司空鑑大司馬潢鼎盛一門卽崔氏之重  
紛累戰不足多也君父湛以君貴贈如其官母胡封  
太宜人君舉萬曆癸未進士少以孝友顯鄉里已以  
直諫顯朝廷乃什而起起而爲符卿官禁近稱顯融  
矣而卒遭迴不調以歿以彼其志曾不究百一而又  
太宜人年餘八十子職未終宜君之不瞑以歿也嗚  
呼痛哉君爲人磊砢有大節與人言必盡傾望而知  
其君子也而尤自負入倫之鑒所至必交其長者每  
得一人推輓之使盡其用而後已其人或顛躓溺於  
危人皆引避或陰擠之君必反覆疏雪以身保其無  
他以故君坐屢常滿朝廷之上莫不爭知去華者億  
君始舉進士一日過余曰余于同籍得二人問之則

遂左蕭君汝芳臨沮曾君黈也後二人爲郡縣鍾錚有聲皆以彊項受奇禍君又力爲牽復今二人皆知名于朝爲賢士夫者君力也其司理溫州也衛公承芳爲守與他丞倅皆賢士君與之喁于唱和若頃篋然而郡事大治別駕王貧且死君賑其孤又移書學使使祀之鄉賢祠其與人交有終始皆此類君以戊子徵授御史巡視北城有二閹闌出官門戲良家女婦干振者執之輒羣闕而奪之去君謂若好出對簿脫矣不聽君移文司禮司禮以聞上恚曰東廠職何事而事自外廷發邪命杖二閹斃其一自是諸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四

中貴洵思必報而大璫職東廠者亦以故銜君矣屬以火災陳言大璫微摘君疏中不可使聞於左右近習語以激怒上謂君歸過責直上怒甚幾欲杖之廷竟落三階調邊地于是得廣東布政司照磨以去初君之被徵也晤余南都余謂君必爲諫官爲諫官要在培植人才許與氣類無事翹翹一鳴以塞責也君首肯余言既至都授御史君方錯綜時事冀以次第上時鄒君爾瞻里居獨心異其不言既而聞君蒙譴乃嘆曰眞吾友也噫余方以輕擲戒君而爾賡以速去服君何邪雖然當是時中貴之焰未甚熾

也使君說得行內廷累息安得驕揚搏掩以辜民至此哉乃言之未用而第收其名明乎非君意矣辛卯始改南刑部照磨爾瞻亦自銓部調至旦夕相與講學問政意甚驩也壬辰晉南吏部主事七月改尚寶丞君既以謫猝起爲中朝所屬日又性侃直視時事輒扼腕不平權有力者始思中君故君言尚寶久不徙獨關西李敏肅公深知君謀于冢宰孫公調之吏部而君辭甚堅決第舉南中名流自代若前考功郎蔣言時馨今尚寶卿劉君日升尚寶丞葉君茂才皆矯矯推重一時其它多未易悉數方君之辭吏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四

部也李公曰固知公不欲然士論所爲屬公者以此君正色曰公直以不欲吏部郎知我乎李公以此益賢重君癸巳晉司少卿尋孫李踵去知君者益少丁酉秋德孺卒京邸君與余治其喪而頃之余亦以讒罷時權有力者以余故訾君益急君益爲余不平亡何其人卒敗去而君意且倦游矣庚子夏以冊封奉太宜人僑居畱都與余及無功聚首時覺君宇間有病色然議論英英猶映蔽數十人不意其遂不起也至十月二十有九日竟以疾逝嗚呼痛哉余坐疏懸見廢于時獨意君沈厚可屬大事乃與德孺曾幾何

而無功與余又復撫君尸治君喪如德孺其可惜也  
今歲宏甫以誣被逮死燕邸余既不能奮飛而相  
知者率陰拱而不肯援使君而在亦豈至此極也嗚  
呼痛哉人世浮雲須臾變滅唯知命者不憂與立德  
者不朽余與君其又何憾初兩先生之學人或疑其  
異指君獨取會心者刺而用之以自名一家昇歛間  
多盛傳之者雅嗜讀書聞賢人君子之言行與時事  
之大者動有紀述嘗見其數鉅冊于几間君輒自掩  
避不欲遽傳也今行世者有闇然堂雜集詩文集周  
易述若干卷亦足見君之大都矣生嘉靖丁酉八月  
蘇徵錄 卷之七 四九

二十五日距其卒得年六十有四配汪氏封宜人子  
四師曾爲鯤泰衡兆鰲爲鯤泰衡諸生女三壻爲朝  
有敬張承叙董大臨孫一嘉生師曾等以某年某月  
某日葬君某山之原而丐余爲銘銘曰聖言浸遠罕  
究陳世儒乘之雜僞眞硜硜者流局前聞空有互屬  
紛以綸疇勇如君廓其源并苞絕異昭羣昏驅除異  
論如蜚蜚日月皎皎開浮雲有書載之垂無垠世如  
不信砥茲文

尚寶司司丞靜菴徐公宗實墓表 黃淮

先生諱拓字宗實以字行姓徐氏其先東海郊人宋  
南渡後有諱千一者爲黃巖令其子榮祖遂占籍爲  
黃巖人先生之曾祖也祖諱已元以子貴贈承事郎  
行密院斷事官經歷父諱存翁仕元爲浙江等處  
行樞密院都事母車氏贈宜人先生兄弟三人而先  
生居長天資穎悟勤敏好學仲弟宗茂學博才捷昆  
弟自相師友人稱爲三難幾冠聞永嘉彭公庭堅承  
徽國文公正傳講學鄉校先生負笈從之游深有所  
領悟遂贅居永嘉以便力學年漸富而學益充負才  
尚氣有經綸天下之志慕范文正公之爲人恒誦先  
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之語拊几昌言曰  
必如是而後可以言士矣居無何知元運告終輟光  
養晦設塾授徒若將終身焉淮童壯時受業先生之  
門先生剛毅嚴正約放條爲學規若官府號令賞罰  
勤急悉當其情諸生咸知振勵洪武壬戌有司以禮  
敦遣先生赴闕數被顧問敷奏剴切均中時宜高  
皇帝深喜得人敕銓曹任司風紀先生以草茅愚賤  
辭除銅陵簿復請歸迎母就養重忤上旨謫輸役  
淮陰驛郡邑校官聞先生至爭出迎除館延致爲賓

師多所造就會朝廷選駙馬都尉功臣子胡觀在  
中慮其失教爲擇師而難其人爰命起公比授館敎  
法嚴明如在鄉塾時觀受敎惟謹既冠入府成禮畢  
每當講授中使援他府例設駙馬位于堂中北牖下  
南面而置師席于西階上東面先生憮然曰師嚴道  
尊然後民知敬學豈以我一布衣而訓師道哉輒手  
引駙馬位使下然後爲說書既而明日復然先生乃  
爲駙馬之責以在三大義及富貴驕人之說觀泣下  
魏謝執弟子禮愈恭畧綺紈之習尚儒雅之風高  
皇帝深喜之召見獎諭再三由是德譽日著洪武末  
任蘇州府通判用薦陞兵部右侍郎兩持使節罷而  
復起轉尚寶司丞其判蘇州也奏發粟二十萬以活  
饑民當春暴水嚙隄爲患巡行郊野相視原隰大興  
治水之役採訪使以爲妨農且勞民沮之先生上言  
他役可以妨農止水不退則田不可耕妨農莫甚焉  
況今規今有田之家量多寡貧富人出力而饑者得  
所資正所謂以佚道使民易爲勞民哉屬邑有節婦  
王氏郡乘載其事元末旌表未及行先生請旌之禮  
部以前朝事不允先生上言封比干墓非前朝事乎  
朝議謂其知大體皆從之其入爲侍郎也首陳十事

指切時要凡會廷臣決疑議先生是是非非  
不徇私不黨同一揆于義以故多有矛盾者其出而  
奉使也在兩淮多所建明政舉而民安之海州有節  
婦侍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歸夫家成喪持服養  
姑送終剪髮自誓守節不二採訪使上其事所司以  
其年未五十不合例先生上言曰隨事處中始爲合  
義守文執一豈曰得宜厥婦既能守夫於簪嫁之初  
又能剪髮於葬姑之後雖刻日截耳亦無以加自當  
與卓異同科豈與尋常比例廷論韙其言下郡邑旌  
之比使兩浙以疾惡太過被劾怡然去職其爲尚寶  
也年漸老而力衰伏遇 文皇帝入繼大統優待老  
臣遂上疏乞骸骨許之歸家杜門謝客課子孫閱耕  
稼逍遙林泉之下美盡餘齡以遂考終而已越二載  
臬司拘囚獄詞牽連逮至京得疾卒於旅邸垂絕侃  
然之氣不少貶是爲正月二十二日也距生之年元  
至正甲申壽八十有二先生平昔交游皆四方知名  
士慷慨歸達肝膽相照酣歌激烈分韻賦詩竟日忘  
倦計音遠聞傷之者至號慟頓足歎息士林之寥落  
也准於先生師生之分沒齒不忘爰表諸墓道以示  
後人俾有所觀感云

尚寶司司丞洛原白公悅墓碑銘 王維禎

洛原白公者常州武進人也名悅字貞夫其先洛陽人後徙武進居採菱港白公不忘始故號洛原白公大父昂刑部尚書父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其治官民皆大功德于世白公都御史之長子生而負俊才好文詞十二三時都御史與客問報扎咸出其手客得扎稱善以爲都御史能而不知子洛原所爲也都御史卒白公以其蔭補太學生補二年而爲嘉靖壬午白公舉順天鄉試推廕與弟又十年舉壬辰進士除戶部主事當是時白公父行皆大官皆器白公重

狀徵錄

卷之七十七

七

之而白公又好士如饑渴故所與游非其先世交則海內知名士也曰公故嘗聞關中鄧杜有王太史武功康太史兩公者皆家居慕之乃求使入關爲兩公兩公見白公與語大驚喜皆留其家數十日乃發別而之平涼使所道望北地北地故空同李氏家而李氏各于梁苑之白公念當世所能復古昔者由李康諸人倡始顧獨不得見空同乃停輶褰帷徘徊瞻顧有愴然之思焉其好士如此既歸還主客司員外已又遷歸中復使江西乃遂登龍虎山青芝閣其東解武夷不遠乃即又教冊登武夷巔舉白公詞誼

既逸而又善晉人書兩使還出紀游詩數十篇一時見者未嘗不種種稱絕也白公爲人恢廓而好義與人游其人當于已心卽解劍捐珮以贈不爲情卽心內所弗合亦陽浮慕之不終拒也白公以此聲名益顯然亦以此招忌賈禍居頃之改儀制司郎中會天子卽立東宮爲置官屬詔有司選補白公補左春坊左司直其年大駕幸承天歸而按劾從官未至者言官中白公于是白公謫永平府通判久之轉南京後軍都督府經歷已轉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無何復謫濟南府通判復轉戶部主事又一歲改尚寶司司

狀徵錄

卷之七十七

七

丞白公自登第至爲尚寶侯等二十年官不過六品而尚寶又閑曹不得有所建立恒鬱鬱不樂明年庚戌遘病其秋北虜犯京師百司震眩白公臥閣內日引賓客入與計擊胡事白公狀貌甚臞至談天下事則踴厲憤發有萬人獨往之氣自十年來棄去吏朝不理時時輟騎射訪燕趙少年俠客與之游人多惟之及至康成乃始知其非謾也白公甫弱冠也謀慮自氏者聲機橫議曰公挺身抗之卒無害則沈毅有節自少已然非譽今也又明年辛亥病篤有遺言曰江西按察司司事謝拜仙父贈諡乃遂以司

致仕云白公有五男子長子敏常禮部主事既而卒  
起而振襟端坐謂禮部君曰吾白秦大夫乙丙之裔  
也歷千百世而顯者不絕自吾上二世竝著勲名于  
竹帛之間而吾卒湮沒至此度平生壘壘無覩于前  
人豈罔命哉小子念之共慎所爲補吾闕也語曰書  
筆射驥絆足則我乃似之矣言已悽然遂卒是時公  
配楊宜人在前諸子咸跪伏床下問家事竟不一語  
及初白公游關中時余方家食未之能交也迨余官  
翰林時與往來甚數則白公者固偶然有古豪士之  
遺風焉不直工文詞也乃坎壈終其身吾不知造化  
賦校錄 卷之七十七

壽

尚寶司丞寓菴吳公性墓志銘

徐階

幣之宜與其俗於吳下爲最淳其士大夫率好古而  
茂朴然其所推服必曰寓菴吳公公諱性字定甫其  
始爲郡庠生授徒里中修行業文動以身訓畫程著  
武帳而行之始終相較不爽毫髮年三十七舉嘉靖  
乙未進士于時仕者方喜躁競公獨取之上疏乞爲  
校官得河南南陽教授南陽人鄙野而尚奇袤即諸  
生亦然公歎曰茲教之廢爲之也雖然教人者徒務  
責諸人已乎榜于門盡謝問遺壺漿束脯禁不得入  
已乃察其有志行者禮之資可進者課督之婚姻喪

賦校錄

卷之七十七

墓

葬戒母計資賄用浮屠以次教之冠射諸禮士習變  
焉故事進士就教再期轉胄監三年遷部屬公既無  
資援又不以資俸自言於人積五年始遷戶部主事  
且南京也公意顧恒自得尚書任使其屬以權稅爲  
便利筦庫爲叢劇公於次當推揚州關稅乃得筦庫  
不以非序少有怨尤于心久之監浦口倉迎父及伯  
兄養諸官舍父子兄弟飲醴茹蔬竟日相怡悅歷員  
郎中滿三載封父如其官贈母錢安人公固以母  
墓前曰吾願足矣卽引疾未

乞改南太宰四明間公

曰是素恬於進宜有以勵士改南京禮部主客主事  
踰年復請告作天眞園與朋舊詠遊其中將遂終身  
焉既而曰吾本以疾告于出處未明也壬子強起補  
南京車駕主事未上乞致仕吏部寢所奏且促之行  
不得已至南都又疏以請吏部謂公賢不宜聽其去  
然又重違公仍予告丙辰以期滿至京師改尚寶司  
丞公不樂再上疏乞休語人曰吾不得去不已吏部  
知此意獨請從之公舉進士二十一年在官不滿二  
考其進退處甚于人之嗜進而其圖去視求進者加  
急進古人隱君無以過也爲人不尚迂談不採虛  
譽常曰學無憂勤惕勵之心則恣而不敬無誠實淵  
深之心則弛而不豫未有能成者也故其事親持身  
治家必以禮事伯兄如父對妻子未嘗有隋容要束  
僕從盡斥去蕩佚華矜之習子壻有欲藉公補博士  
弟子者峻拒之曰自古至公惟取才一路吾豈敢以  
干有司居家不務生殖然恒有以及人銖積寸累皆  
得之儉約是以能薄利祿退無所求於世而進不辱  
其身也生弘治己未十二月卒嘉靖癸亥九月年六  
十五所著有詩文若干卷讀禮備忘二卷宗約族譜  
家訓年譜各一卷

尚寶司司丞孟公秋墓碑

姚思仁

本學士大夫言學者皆曰齊魯復有孟子蓋謂我疆  
先生云先生諱秋字子成號我疆世爲山東東平人  
上世有諱通者徙居安平鎮通生鳳鳳生先生先生  
生而有志志慧識過人讀書通大義里師授毛詩至  
桑間濮上棄去不竟學聞其邑宏山張公爲陽明家  
言執弟子禮問業學尚書得明目達聰語灑然有悟  
發憤下帷謝絕一切卽家徒壁立寡如也會安成鄒  
公善督學山東太平周公怡僉臬事講學貢院得先  
生大奇之曰孟生固自超也弁諸生首自以爲得先  
生晚庚午舉順天辛未成進士先生雖早貴絕不以  
氣色臨人居京師不與流輩伍獨交驩孟公化鯉既  
得昌黎令下車問疾苦誓以不父母吾民者有如月  
會昌黎邊邑驛傳徭役糧馬鞭甲繁興一切爲民更  
始爲之器械以備之爲之警邏以候之爲之城池以  
禦之徭役則省猾吏則詰異才則拔幽隱則察公署  
黃宮則修掣二百年夙弊一旦苗穉而髮飾之父老  
胥相慶曰吾邑侯其斯謂古之循良也與哉其得民  
之深有如此暇則進諸生三十餘人講良知學自以  
俸餘館穀不費縣錢謂昌黎爲鄉先正刻碑文以昭



諸生先生心如太虛視世界浮雲毫無芥蒂雖居邊  
圉繁邑未嘗一日撥講與諸生盟必先行而後文制  
外以兼內講肄以端其習考覈以程其規標的以大  
其業宏博以遂其思抑揚以厲其志金玉以宣其情  
夏楚以鼓其氣久之士樞然若失也勃而變已翕而  
從翻然而華先生忻忻曰吾教行矣又惇惇與民休  
息卽不爲巧宦猶不失令名諸臺薦以十數上僅得  
大理評去之日父老泣留邊道時有鹿銜先生裾亦  
若有戀戀者父老爲樹碑以識不忘尋從祀名宦先  
生小試于邑邑皆弦歌也署廷尉兩載以廷尉天下

獻敬錄

卷之七

再九

平獄獄惟允贈父如其官母孺人已卯轉職方領山  
海關是時關政久弛妙簡才望首以往奏給特勅蓋  
異數也先生至嚴議察裁供應竟爲其司官忌遂萋  
菲而巧詆之辛巳以考功令調外衆論譁然先生無  
愠色乃乞休歸時復過昌黎昌黎士人且喜且悲渡  
滌江作歌獻獻與士人別泣數行下抵家卜築家南  
二十里許尚羊其間有終焉之志日課子若徒博刺  
等藉剖難析疑側弁而吟曰長林豐草吾以適吾適  
也自是先生道益尊賢士大夫道安平式廬諒謁干  
鹿相望或依依數日不能去甲申以直捐黃公薦起

刑部尋陞員外郎丙戌遷尚寶水公餘卽聚陽和諸  
公究竟理道殆無虛日縉紳先生以一領聲咳爲快  
已丑陞本司少卿淡旬而卒嗚呼傷哉先生篤學力  
行苦節清修以名儒特聞以廉吏令終治縣縣治治  
獄獄理司馬馬蕃司刑刑清司璽璽慎投之所向恢  
恢乎游刃而解然本之所由來矣夫先王之學其本  
以治心其緒餘以治天下國家先生事業炳當時蓋  
其學之緒餘也先是先生奉命衡府便道還里撫臺  
李公過先生于家凡三宿梵寺訂明儒經翼是時年  
已六十矣而神益王時時誦孔孟書不少衰間得聖

獻敬錄

卷之七

李

賢片言隻字有契于心隨筆之以示後人當昌黎入  
覲時耿楚侗先生與之論心先生曰心體本自澄徹  
有意克已便生翳障蓋真如的一齊現前如如而  
妙自在必克復而後言仁則宜父何不以克伐仁原  
憲耶謂顏子合下便是復禮其不以血肉視心以靈  
源視心先生之學粹矣孟公化鯉稱其河流爲澹衡  
度爲平庶幾知先生者哉所著有二明一脈明儒經  
翼戰國策略昌黎文選行于世先生以五日生後贈  
評事以是日卒故終身于是日不爲讎集事其兄友  
愛篤至雖老且貴若不敢鴈行進者享年六十五卒

之日不及殮傷哉貧也友人爲治棺具其斯爲清白  
更與不佞觀風意曾得先生遺行文諸麗牲之石  
之日有明儒宗我疆孟先生之墓

陳東錄

陳東錄

李

中順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掌尚寶司事夏  
瑄行狀 本東陽

公姓夏氏諱瑄字韞輝其先自衡徙饒代有顯者曾  
祖諱希政元季爲湖廣行省都事兵亂死事祖諱時  
敏洪武初爲湘陰教諭遂家湘陰考太師忠靖公諱  
原吉歷事四朝豐功偉烈著在國史公忠靖公次子  
少穎敏喜讀書嘗竊觀忠靖奏草及忠靖朝退必請  
問所議事忠靖笑曰是非爾所知也然心默喜之胡  
公淡嘗夢 上以櫻桃一盤賜忠靖二子長子琬避  
不敢受而公獨受賜後琬卒琬公以告忠靖曰繼夏  
氏者必此子也 仁廟嘗顧問忠靖曰卿子年幾何  
欲以近侍官之忠靖曰臣子幼稚非食祿時俟成立  
事 陛下未晚也宣德五年忠靖薨 宣廟震悼不  
已卽日遣中官致命于家拜公尚寶司丞明日公與  
叔父原禮入謝時公年甫十有三進退有度特賜冠  
帶衣服公挾柩歸鄉里 宣廟憫公幼特免守制使  
養卅十官而別遣官護喪歸且厚恤其家公強記過  
人太師張公輔呼爲小友少師蹇公義而下多公父  
執禮重之 正統初 英廟追念忠靖勤勞特賜公  
田十八頃而蠲其稅楊文敏公榮將歸謂公曰尚寶

非處君地吾還當薦君未幾楊公卒不果雲南夷逆  
命公上疏乞立功自效尚書王公驥奇之欲以公往  
有沮者乃已八年命署尚寶司事公以母疾乞侍養  
還鄉母愈乃就職時四方多事公上疏陳七事一謂  
湖廣苗本異種必有首惡糾合為寇宜密令諸將從  
諭以利害誘以重賞使反兵相攻然後出其不意擊  
之必破一謂苗出遠劫必使老弱守寨宜分兵間道  
擒其巢穴則賊分而勢寡一謂北虜雖每歲朝貢狙  
詐難測宜令知兵者行邊旌勇智退老弱繕器械修  
城隍謹烽堠以備不虞一謂福建盜作師久無功使  
賊勢日張民困轉輸不得耕食是益盜也宜督將臣  
乘時殄滅多見米納十四年虜犯京師公憂憤陳四  
事一謂虜乘勝遠聞鋒不可當宜堅壁勿戰使進無  
所得退復氣沮然後出奇設伏諸道奮擊破之必矣  
一謂虜深入吾地宜令苑士夜襲其營仍設伏內地  
以待追者一謂虜既舉國入寇邊無所禦宜調邊兵  
之半入捍京城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我軍依城  
營進無死志退有所歸宜嚴號令以堅其志如以  
三隊為法前隊戰退令中隊悉斬以徇則士畏法而  
不畏敵矣四行之後虜使至公又言虜無故遣使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本三

與吾譯者借來必伴為邊辭以緩我應援  
現我虛實或為誑事虛情以亂我謀或略我譯者令  
為反間宜慎防之以觀其變又謂虜若引退宜分兵  
五路間道襲之以正兵二路當其前以奇兵二路攻  
其傍以伏兵一路絕其後又以宣府大同諸路邀其  
歸蓋彼方恃強不虞吾至且待使回犯我而我先奪  
其心勢可必破況今太陰犯昴主胡不利太白出高  
用兵敢戰吉臣以為天道人事機不可失當道不能  
盡用其言公又言虜既得利今冬來春必圖再寇今  
汝寧鳳陽諸府及河從故地流移之民無慮百萬恐  
因隙而動為患不淺願假臣便宜使招募智勇以為  
國用仍條陳事宜以為先召吏士及其故老俾各舉  
所知凡舉主及所舉勞以酒幣揭名于旗以倡忠義  
然後榜諭凡有知兵敢戰習騎射諳地利能為間諜  
者許以官賞復其家一丁以給其力事平之後不願  
為兵者釋之教閱之法以百人為率擇其能者十人  
以教其九十人兵集既眾又習戰法可以捍京邑可  
以消外變事下兵部尚書于公諫請試用其才侍  
王公偉公知已也時為監察御史亦請勸公募  
揚會事定不果久之公以母老乞就養金陵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本四

南京尚寶司事三月丁鄭夫人薨上京師復陳  
曰賞罰以爲御將不可不嚴任吏不可不寬宜罪敗  
師棄守之將以戒不忠增廉官能吏之祿以勵不任  
曰去利以爲善治國者不損民以益已因舉近事以  
利致害者貪虜入貢致生邊患窮兵麓川以疲中國  
其弊在上汚吏賣民以妨文治貪將盡兵以耗軍伍  
其弊在下宜減浮費以輕徭賦省游食以足軍儲惜  
民力以培邦本又謂貴州宜仍洪武舊制置行都司  
罷藩臬郡縣命一良將輔以文臣使專決於外以寧  
邊患曰密機以爲制敵之機係乎攻守之得失因舉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近事之失機者虜初寇大同氣銳鋒利不當戰而與  
戰以致敗績一也宣府懲彼失利畏慎太過虜經其  
城當戰而不與戰以致土木之敗二也及虜越重關  
犯畿甸自納其死而我過爲防禦無所施措以致大  
變三也直鑒覆轍懷遠圖揚天威以雪國耻大學士  
高公穀見公疏薦于朝亦不果用奉使秦府充冊封  
副使凡所賜遺悉不受天順二年公以疾請命掌南  
京尚寶司事踰月遷少卿八年賜詔命特贈所生母  
王氏爲夫人成化二年進爲卿時五府多闕惟節督  
一人公奏守衛事重非一人可任乃命四都督各更

宿衛十四年九載考最陞南京太常寺少卿仍掌尚  
寶司事方圖請老歸守先墓無何疾卒未卒五日猶  
力疾草疏大略言臣伏見 太宗文皇帝賜 皇太  
孫勅諭皆崇桑軍國爲政治民之要誠 祖宗詒謀  
之至意願 陛下置諸左右覽而行之仍命 皇太  
子讀誦使預知民事艱難守成不易則不必遠求諸  
古而天下可治臣懷此言未敢輒上今臣病且夕也  
此而不言永無日矣命其子崇文上之訃聞 上遣  
官諭祭于南京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六十一

南京太常寺少卿掌尚寶事楊渠傳 實錄

楊渠字叔簡江西泰和縣人贈太師諡文貞士奇之子正統初奉命讀書內閣十年以蔭補尚寶司丞至成化間歷陞卿久之上疏言尚寶司官才可用者宜以例推舉既得旨允之而竟不見舉渠不能干乞改任南京以秩滿陞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事成化十九年五月卒賜祭如例渠少豪放後折節向學博涉經史能詩賦談論亶亶不能下物在一時大臣子能文者稱道云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六十七

南京尚寶司卿白君玠墓志銘 倪岳

君諱玠字宗璫姓白氏其先本洛陽人當宋南渡時有諱繼昇者始遷于常占籍武進因家焉曰明遠均寶守中君高曾祖也考希原以君貴贈承德郎戶部主事加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妣錢氏初贈安人加贈宜人君生而聰敏少喪父母落落無所依遂挾書往金陵之句曲山寄跡朱陽館從黃冠游忽感悟自奮乃之京師學於翰林編修徐先生文式及今閣老徐先生之門久之大有所得補府庠博士弟子員盜刻厲問學竟領成化戊子鄉試明年試禮部賜進出身授戶部浙江司主事主納通州軍儲以勞疾告歸抵家踰年復起轉貴州司主事主納內庫銀絹壬辰給賞遼東邊軍往時銀積羨餘所司多侵匿君悉歸之官卒已南京公幹遂勘理浙江諸路鹽鈔時權貴私販累數十萬商人大沮君極力裁革人稱便焉比還陞本司員外郎甲午夏持節充副使往湖襄封王及妃有所賜予悉辭不受陞陝西司郎中癸卯朝廷以運舟稍緩命君催督首責香藥綱運之務奸弊者其徒斂避事賴以濟山陝歉荒人相食議舉納粟之令他如僧道度牒生員入監各以差入銀實官格

其所出納皆君主之人稱廉公未幾不南立  
命君體素瘠而才識豐瞻遇事立辦誠風生也  
時所推許性孝友自傷蚤失怙恃因名其讀書之軒  
曰思親示終慕之意事諸兄敬愛處友和易持身謹  
慤人未嘗見其過初在鄉里或嫌其新進君謙以處  
之既仕貴顯益置不校人多其有容嘗買婢見其有  
戚容問之知其官人女也既養以為女釋良士配之  
兄弟老分俸以贍姪鎧為郡庠生即捐俸金入官俾  
得援例補國子生其行義多類此君起孤寒屹屹嗜  
學無所慕乎外既仕久始買宅于興仁坊之西凡祖  
廉徵錄 卷之七十七 七十九  
遺業悉與兄弟居之既進列卿復得南畿密邇鄉邑  
乃於興仁之第築園鑿池種竹構小軒二楹榜曰隔  
塵且曰吾得釋去繁劇將營菟裘老焉豈意遽止是  
耶惜哉君生於宣德庚戌四月卒成化丙午四月得  
年五十有七而已子一即金郡廉生積學有文能世  
其業輯君平生之作有遠行稿思親軒稿若干卷藏  
於家

南京尚寶司卿許公穀傳 方學士  
公名穀字仲貽父德浦酒有遠韻隱居嗜山水園籍  
所至歷覽名勝必為詩紀之公少承家學博證精詣  
已非儕偶所及嘉靖乙未舉會試第一授戶部主事  
留心國計梁端肅公甚重之調吏部清理吏胥條格  
不為權貴所奪轉文選前是行取者候日久往日後  
任者率反前所舉低昂之以市私公曰此不肖之心  
也白冢宰許公讚亟行之許曰須覲後未晚公曰覲  
者叢至萬一有蜚語則行取者難為去留矣冢宰慰  
公言竟以二日畢選無一外補者僉謂其公而厚云  
廉徵錄 卷之七十七 七十  
任滿當遷請南行便將母晉貳南太常會大計調浙  
江鹽運司副使尋晉江西提學僉事至則首以孝弟  
禮義廣厲諸學官弟子校文察行一以公嚴行之人  
不敢干以私然名臣後裔亦未嘗不廣詢而優錄之  
也晉南尚寶卿以李給事萬實論致仕蓋公雅負高  
名時貴之官南都也其子慕而厚結之公不應及柄  
國時時干預銓政格不許又以乞南遷為定已益大  
嘆之其調離司職李論劾皆坐此然公以盛年巖居  
閱三十載迄無一書通政府有欲列之薦剡者輒固  
辭籍紳先生至南中無不過存公問投轄款留而未

嘗一謁謝有疑其簡者公曰此猶前輩里生之辭  
不敢變也徵文有屢滿戶外受其贄金投一竹簡中  
客至命探取之沽酒酣飲至達旦不寐日以賦詠自  
娛年八十有三自為行述甫三日無疾而逝所著有  
省中外臺歸田等集行於世

大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七終  
七十七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八目錄

太醫院

尚書掌院事

許紳

院使

戴思恭

徐樞

蔣用文

仲蘭

吳傑

陳寵

韓茂

院判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目錄

一

韓凝

韓達

袁寶

徐彪

李可大

御醫

趙友同

沈玄

盛寅

吏目

劉壽

正科

盛備

附

王履

滑壽

呂復

項斯

張願

倪維德

葛應雷

嚴景

祝仲寧

王敏

韓襄

汪機

周銓

曹德

獻徵錄 卷之七 大目錄

土

梓行

焦大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八

太醫院

尚書掌院事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掌太醫院事諡

恭傳許公紳墓志銘

張文憲

公諱紳字大章別號警庵其先浙江嘉興縣

人曾祖宗昇洪武中以富戶實應天府江寧縣未幾

山名醫入為太醫院醫士永樂丁酉扈駕之京因家

焉祖忠亦以醫名未仕父觀初為通州儒學生後繼

祖業補醫士官至太醫院院判自曾祖以下三世俱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累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曾祖妣陶氏祖

妣黃氏妣凌氏俱累贈一品夫人公性資敏慧少習

儒既成棄去乃究心醫術本之以家學濟之以穎悟

遂深契軒岐奧旨其漢唐以下諸名家論說亦罔弗

參互考訂以求至當之歸由是業底大成而藥七所

投悉皆立應時人莫與京者弘治壬子以世醫子弟

充冠帶醫士正德丙子選供事御藥房嘉靖壬午奉

命診視 聖躬立方進劑俱克當上意 上察知公

之異於人也隨陞御醫自是厥後屢承詔對請便殿

又時奉 聖諭講求疾源及治療之法公據理立論



明方獲情當每川帆石善效 上皆嘉

如遷轉不次丙戌陞院用庚寅陞院使壬辰陞通

使司右通政掌本院事甲午轉左通政丁酉診療

皇太子有功陞通政使己亥 皇太子冊立禮成陞

禮部左侍郎庚子陞工部尚書其賜資稠疊若御用

膳羞金帶銀印銀磚銀瓢及諸彩幣貂帽禪衣白金

馬之類未能枚舉壬寅冬十月 上偶有官變公

診藥用藥即獲萬安詳叙錄公功晉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實渥恩也公嘗患脾疾既愈是歲三月再作臥

病家居聞召力疾趨赴越數日 上遣中官至公第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召日諭云若許尚書如來公曰事君當致身乃亟往

至西安門肩輿入至迎和門中官夾扶而行至 上

前診視進藥候旨始退蓋公雖搆疾其忠愛有如此

者又旬日 上賜白金一錠令置一器以備飲食湯

藥之用復以御製靈符并秉一真人所書法符遣中

官頒給者凡三皆以期公之疾之愈也後公自度不

能起乃辭錄經驗方一部并疏本院官醫數員以進

上降手勅云昨卿具錄藥方保薦各官情詞忠懇

甚感朕懷卿雖年老疾人之常有何便至於所謂宜

加意安心調養用生胃扶真之劑兼以米汁謹是日

公以生土之令必旬日漸復勿生他疑方已

庚子方云又賜白金百兩彩段六表裏并酒木珍饈

瓜蒌之類公聞命伏枕感泣比病益篤再上疏預乞

恩典竟得請詔贈三代並封本身及妻仍添子長齡

為官生自是再浹旬公遂卒於正寢寔嘉靖癸卯五

月十有六日也公器宇端重言簡而行確請綽綽咸

穩重之嘗有中貴以他人所製方質於公者公曰人

意見各殊不必拘泥其忠厚類此掌院數年處事公

正衆胥推服暇日彙集頒降御札鈐梓以傳名曰聖

諭對稿問又捐俸刻鍼灸書并銅人圖像於公所俾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習人有所考証昆季凡四人公能克篤友愛遇有凶

變亟出俸資以襄大事諸姪既長立多為引拔俾各

有進身之階處鄉隣親友禮義周洽方彌留時其子

問所欲言公曰吾以布衣叨受 聖恩隆重官至一

品逾涯過分愧莫能仰答萬一夫復何言第願汝輩

端趨向敦行檢以建事功以圖報稱以振起家聲吾

死即瞑目矣言已而逝計聞 上悼惜因置遺孤官

諭祭者九諡曰恭僖仍命所司為營兆域焉

和 聖躬功在王室用是簡自帝心寵頒

死哀而遺際之盛鮮與為伍真一時之英

其生在成化戊戌正月三日得壽六十有六配陳氏  
太醫院吏目瑛之女累封一品夫人

許紳南京人質實謹厚不喜交遊大抵有恒人也以  
醫術仕至工部尚書掌太醫院事嘉靖西苑宮人之  
變 聖躬甚危得紳藥始蘇余嘗造問 聖躬安否  
紳曰此變禍不測論官守非余輩事切念受 聖主  
深恩當以死報只得用桃仁紅花大黃諸下血藥藥  
進余自分不効必自盡賴天之靈辰時進藥未時  
上忽作聲起去紫血數升申時遂能言又三四劑平  
氣活血 聖躬遂安天地廟社之靈也以故加紳官  
康徵錄 卷之七十八  
保後數月紳病余視之曰余必不復起曩西苑用藥  
驚憂所致至今神魂不寧百藥不效余即死 主上  
慈壽無憾矣竟以此病卒 上憐之卹典甚厚今

太醫院院使浦江戴公思恭墓志銘

王汝玉

永樂乙酉冬十一月二十一日奉政大夫太醫院使  
戴公卒於浦江故第公諱思恭出唐平南節度使銀  
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尚書令諱昭後至公歷廿有  
一世曾祖諱濤祖諱暄父諱圭皆隱居不仕素以詩  
禮相承稱浦江望族公資篤敏讀書必求聖賢微言  
與義爲文若詩不尚浮藻務底有用於時暇日於星  
象堪輿風鑑之術靡不傍推曲究尤精心軒岐書烏  
傷之丹溪朱彥修氏得許文懿公正傳學醫于武林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五

羅太無盡得其秘公先府君蚤從之游繼遣公往執  
弟子禮受業其門丹溪一見輒奇之悉語公濂洛授  
受之懿及醫學諸家要旨故以醫道鳴浙東西洪武  
丙寅三月 皇上龍潛北京嘗患瘕聚遣使召公治  
瘕刻日奏功晉府親王邁末疾亦迎致公隨獲異驗  
厥後晉府訃聞 高皇帝馮怒王國臣僚悉逮赴京  
時公侍左右從容進曰昔者臣嘗受知於王飲臣之  
藥數矣然竊慮其膏粱之毒復作也今乃果然 上  
於是釋然改容諸臣咸得不坐壬申七月 太祖高  
皇帝徵公入朝將屬領太醫院事公以老病辭授階

通功郎職御醫值風雨免朝戊寅夏五月 高皇

大漸公同列進藥不稱者皆麗于辟獨指公謂侍臣曰戴元禮仁義人也慎毋恐近臣聞于逸府親王爲書二大字賜公肅慶二府咸爲贊詠朝野名卿鉅儒播之篇翰 皇上正天位超陞今官既就職後以毫不任事爲請弗從至數四乃許之仍賜誥命金帛致仕歸田翌甲申冬十月復命使者乘輅召公伏枕不起乙酉夏四月以安車入因公衰病免行拜禮日臥官舍惟特召乃進見是冬十月復請乞骸骨勅十五日吉治行俾禮部選官護送瀕行諭公曰朕復召汝

徵錄

卷之七

六

汝其來也公既抵家出賜金修祀事過召親故宴飲爲樂置般般拜丹溪墓載酒造邑中從所知叙平生歡用昭恩既之隆甫旬餘疾作公自知不治將易簣召諸子姓訓之積善守法且告以不能補報爲身後愧言已而逝享年八十有二卒之明年春二月勅命行人翁綬諭祭于家御製祭文褒獎備至且載國史公歷事兩朝藥餌所施奇効不可殫述金縢楷幣上尊珍饌駢蕃之賜殆無虛月公平生亦誠慎實畏未嘗少有過差是以遭逢眷知終始一致自古迄今士之榮幸蔑以加焉蓋公之學出於丹溪丹溪之學源

深而不固非近世醫家者流所可比者余曩得其書讀之爰自易水張氏河間劉氏東垣李氏曠百載而上焉極素問靈樞宗旨推天人交合之理辨陰陽偏勝之氣其識卓以明其說詳以密以故見之於甲能起死回生動若神助一洗拘方泥法之陋誠儒者格物致知之急務也公以所得于丹溪者觸而伸之類而比之研精覃思明體適用宜其遇病施治若矢發機必中正鵠彼不善爲射徒袖手操弓莫知攸措焉公今已矣後之人能知丹溪之學者皆公有以倡起之也

徵錄

卷之七

七

戴元禮名思恭以字行金華人學於丹溪朱彥修初仕御醫事 太祖藥餌輒效風雨卽免元禮朝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上病少間輦出御右順門召諸醫官治疾無狀者盡付獄獨召元禮至榻前曰汝仁義人也事無預汝無恐 太孫卽位誅諸侍醫者獨拜元禮太醫院使遼簡王肅莊王慶靖王皆奔喪至京聞太孫道 太祖語突問勞元禮簡王題仁義字大軸莊王靖王爲贊詠賜元禮或曰 文皇以舊恩陞元禮院使者誤也初洪武丙寅 文皇患瘕韓公懋治久不愈請元禮至問所用藥曰是也又問 文皇嗜

何特曰生并元禮曰得之矣投一劑夜暴下視之

經煌也晉恭王病亦請元禮得愈病已復發卒太

祖怒逮治王國諸臣元禮侍曰臣嘗奉命療王王飲

臣藥數矣臣對王病毒在膏肓即復作不可治今果

然太祖遂釋晉王諸臣尚書嚴震直病上令元

禮好治之否且債命一劑而愈有紀嗜燒酒腹痛治

之愈曰十年必復發發不可治後十年竟病腹痛死

王賓者吳中高士願受元禮方書元禮索賓拜師事

我我與方書賓不肯一日請元禮位他出有書八冊

上賓袖去元禮歸驚嘆自失賓不妄臨終以其書

後盛帝東晉叔賜今言

### 戴思恭傳

李源

戴思恭字原禮以字行婺州浦江人也家世儒業究

心醫術而志在澤物少氣疾在徙步至烏傷從朱丹

溪先生游先生見其氣絕倫乃盡授其術原禮以

之治療諸病選選奇驗其從叔仲章六月患大熱面

赤口譫語膚發紅斑他醫投以大承氣湯而熱愈極

原禮診之曰左右手脉皆浮虛而無力非真熱也張

子和云當解表而勿攻裏此證似之法當汗宜用附

子乾薑人參白朮為劑煮液冷飲之大汗而愈方氏

子婦瘧後多汗呼騰人易衣不至怒形于色遂昏厥

蘇軾錄

九

若灰狀灌以蘇合香圓而括自是聞人足音及雞犬

聲輒厭逆如初原禮曰脉虛甚重取則散是謂汗多

亡陽乃以黃芪人參日補之其驚漸減至漢句而安

松江諸仲文盛夏畏寒身常御重綿食飲必令極熱

始下咽微溫則嘔他醫授以胡椒煮伏雌之法日啖

雞者三病愈極原禮曰脉數而大且不弱劉守真云

火極似水此之謂也椒發陰經之火雖能助痰抵益

其病爾乃以大承氣湯下之晝夜行二十餘度頓減

續之半復以黃連導痰湯加竹瀝飲之竟瘳姑蘇朱

子明之婦病長號數十聲暫止復如前人以爲厲所

愚莫能療原禮曰此醫病也痰閉于上火鬱于下故  
長號則氣少舒經云火鬱則發之是已遂用重劑涌  
之吐痰如膠者數升乃復初樂原忠妻亦蘇人因免  
乳後病驚身翻翩然如升浮雲之上舉目則室廬旋  
運持身弗定他醫飲以補虛治驚皆不驗原禮曰左  
脉扎且澁神色不動是因驚致心包絡積汚血爾法  
宜下之下積血如漆者一斗卽愈留守衛吏陸仲容  
之婦病熱時見神鬼手足踴動他醫用黃連清心湯  
不中原禮視之曰形瘦而色不澤乃虛熱耳法當用  
東垣甘溫除大熱之法爲治卽經所謂損者溫之也  
獻徵錄 卷之八  
服人參黃芪而安他若此者其衆當時游丹溪之門  
者弟子頗多惟原禮父子最得其傳父早卒原禮盛  
行于浙之東西晚年遭際 聖明以名醫被徵爲御  
醫積官至太醫院使宋學士景濂有文贈之亟稱其  
醫術之妙非一時諸人可及平生著述不多見僅有  
訂正丹溪先生金匱鈞玄三卷間以已意附著其後  
又有證治要訣證治類方類證用藥總若干卷皆隸  
括丹溪之書而爲之君子以爲無愧師門云  
嵩渚子曰學貴淵源道須傳授是故師心自是者術  
必疎宗非其人者業斯謬矧醫之爲道也以人命爲

生爲寄而可以苟簡草率爲哉原禮之學得諸朱震  
章彥修而彥修之學得諸武林羅大無羅大無得諸  
荆山浮圖氏而浮圖氏則劉河間守眞之門人也守  
眞之學實得之於內經寥寥千百年而錢仲陽氏首  
發其秘金元之劉張李三子益闡其說丹溪崛起大  
江之南又統會而斟酌之原禮乃其高第弟子也篤  
志精思百發百中是故聲聞四馳大顯其術于 本  
朝褒然爲名醫稱首余竊惜其著述鮮少恐無聞于  
後世輒採摭遺事以爲傳俾方來有攷焉

太醫院使徐樞傳

徐樞字叔拱華亭南橋人其先宋漢陽太守熙遇異人授以扁鵲神鏡經頗有所悟遂以醫名世父號神翁元海鹽州醫學教授樞少傳其術兼學詩於會稽楊廉夫會天下亂晦迹田里洪武乙亥年四十餘始以薦爲秦府良醫正出丞東強召爲太醫院御醫累奏奇績陞院使告歸展墓 宣宗親賦詩送之年八十致仕又七年卒有足庵集行世子彪字文蔚亦以醫名治代王及昌平侯楊洪病皆起於危殆遂擢御醫院判每入侍疾必進敬身之諫 景皇嘗問藥獻微辭 卷之廿八 十一

太醫院使諡恭靖蔣公用文墓表 楊士奇

永樂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太醫院判蔣用文卒於北京初疾且革手自爲啓附進 上時在文華殿得啓駭愕親御寶翰遣中官問復有欲言用文強起拜命言臣所愧恨者不能報盛德耳又爲書與其素所厚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訣明日卒命兵部給驛舟還其喪遣中官督治祠墳後六日 太宗皇帝賓天踰月 上嗣大位明年改元洪熙詔贈用文奉議大夫太醫院使特謚恭靖遣官賜祭而官其長子主善爲太醫院判主善以治命求墓支士奇與用文同事

獻微錄

卷之廿八

十一

上於春官相知實深用文官太醫其所以受知於上者能隨事獻規益有問必正對以是甚見親厚焉而非專以醫也用文明當世之務其哀矜惻怛之書存於中間與之言未嘗不忠愛惓惓也 上嘗論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耳正氣完邪氣無自入矣又問卿於醫效率緩何也對曰善治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欲速也言關於理道槩類此用文初入太醫院爲御醫永樂八年陞院判自是專侍文華殿其於醫主李明之朱彥修不執古方而究病所本自爲方故所治恒十全王公貴人下逮賤隸

細民有疾衆所難愈者調用文多愈如用文謂不愈卽無能愈者凡所愈報不報不計爲人恂恂醇厚恭謹有行義其自幼以孝聞鄉里十餘歲能自樹立襲祖父業而用儒醫起家在京所居近市闌一齋深遠明爽題曰靜學又治一齋公署左偏題曰緝熙圖籍充刊刻卽齋中研玩譬校未嘗釋卷喜爲詩文遇名賢所製率卽抄錄蓋雖老學問不倦文人韻士過從者無虛日賓至必置酒或五行或七行吟詠爲樂與人交表裏始終一致沒之日無貴賤戚疏咸嗟咨悼惜曰善人已矣年七十有四蔣氏之先家魏州獻徵律

卷之七

十四

金園子助教曰安中以直諫顯泰和間其孫應茂徙揚州之儀真生夢雷元揚州路醫學教授生伯離舉進士崇明州判洪武初用薦召爲史官以疾辭遂出爲蘭陽縣丞居官有忠政其配魏氏文考妣也用文諱武生以字行娶王氏

蔣恭靖別傳

陳 鎬

蔣用文初名武生以字行其先魏人世有宦業洪武初伯離者由元進士用薦爲史官以疾辭出爲蘭陽縣丞徙居句容之龍潭入都城用文早承家學尤邃平昔初入太醫院爲御醫永樂八年陞院判日侍文

華殿其醫主李明之朱彥修不執古方而究其自爲方其所治恒十全王公貴人下遠氓隸有難愈者謂用文治卽愈謂不可愈無須愈者其報不報未嘗計受知 仁廟隨事獻規多所弘益上嘗諭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耳正氣完邪氣無自入焉又嘗問醫于卿效率緩何也對曰善治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是以聖人戒欲速也永樂二十二年秋卒壽七十有四 上甚悼之遣中使護喪歸督治洞墳明年改元三月下詔特贈諡曰恭靖于四人長主善佩服家教精于脉藥 仁廟嘗諭用文曰卿

卷之七

十五

有子矣用文卒歸葬復遣中貴召赴京諭慰再四賜緡金襲衣卽日授御醫尋陞院判復出宮媛三人李莊徐以爲繼室恩養甚厚景泰間陞院使壽七十有七卒次主敬別號直內齋讀書脩行業醫濟人不異其父兄壽八十五卒次主孝別號樵林居士業醫之暇雅喜吟咏正統初與蘇雪溪沈崆峒總管王金聚爲詩社後諸公沒復與賀存誠張友竹諸君子相唱和所著有務本齋詩及樵林摘稿若干卷于其房有傳次主忠性穎敏持重蚤承庭訓兼嗜儒術別慎齋爲詩文得古法所著有慎齋稿金陵紀勝

小稿詩法鈞玄童子啓蒙脉訣本草等集

蔣用文傳

陳繼

蔣用文名武生以字行其先居魏州五世祖安中金國子助教以直諫不納棄官攻醫曾祖應茂徙揚之儀真祖夢雷元楊州路醫學教授父伯雖舉進士崇明州判洪武初召爲史官以疾辭出爲蘭陽丞用文少穎悟讀書過目成誦大歲事學從里中師有贈師萬年松者命賦詩卽就曰使者來西嶽採松云萬年佳名雖自好何不長參天師驚喜曰是兒已見才器旣而隨父宦寓日公暇持所業質之聞說無疑問父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十一

大奇之曰吾有嗣矣父歿歸儀真舊業廢于兵燹渡江古籍句容採山構室居之大肆力于經籍久之得聖人深意乃習醫家言會同黜異約其要而綜之取正于術之精善者而受其秘于是決死生定緩速治効無一不中者由是用文之名驅四方矣孝事母魏夫人情依依不去左右食飲非躬治弗進夫人病被衣而不交睫者數月夫人老邵縣文辭不就曰吾不能舍一日養以迓祿利也夫人歿當洪武中始受薦入太醫院時未及脩弟子戴原禮爲院判擅其術人無有當其意者見用文喜曰君儒而爲醫昌吾道必

矣遂言于上授御醫永樂八年陞院判典醫

條類所歸 仁宗皇帝在青宮用文日侍左右

顧問隨事獻規益甚見親禮嘗問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正氣完邪氣無自而入又問卿醫於寧緩何也對曰善治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欲速也 仁宗稱善及課績特命光祿置宴于院宴之是日忠勤又嘗命工部爲營第用文入扣額謝曰臣有疾不能不一報又敢靡公費以益愧悚也再謝乃止就故人居之一室蕭然晏如也用文病且革手自爲啓附進有曰臣老病死不足言惟恨不能有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十一

報大恩伏願清心寡慾慎加保養以輔 聖治以安萬姓 仁宗得啓驚嘆親御寶翰遣使慰問及卒命兵部給驛舟還其喪督治祠墳于中官 仁宗卽位詔贈奉議大夫太醫院使特諡恭靖遣官諭祭官具長子主善爲院判用文醇厚恭謹知當世之要務其忠誼愛君之心惓惓于語言故能受知于 上所慰問諸祭之辭皆懷念忠誠掄揚學術以明 上之不忘也居兩京三十年王公貴人下逮賤隸細氓愈其疾而著神效者歲不少貧者報之曰吾非爲報爲爾醫也卒皆不受普交友始終不渝宗戚尤洽恩義



獎勵後進非義之言恥出其口志嗜學雖老不厭治  
一室于公署之傍者顏曰緝熙于家居幽屏之所古  
顏曰靜學皆盛貯羣籍暇輒翫閱其中時忘食寢或  
謂曰子老矣何勤益至是耶用文曰昔衛武公年數  
九十五猶箴儆于國俾臣下朝夕交相告戒乃作抑  
詩以自儆卒謚睿聖武公吾雖老幸未就木而敢以  
急就棄厥躬哉或又曰緝熙靜學意有說乎用文曰  
學有緝熙于光明成王之言也非靜無以成學諸葛  
武侯之言也吾志在是其爲詩又有靜學齋集若干  
卷卒之日無貴賤跪成賦答嗟悼傷曰善人亡矣子  
猷政錄 卷之七十八 十一  
四人主善主敬主孝主忠皆立行有父風

太醫院院使仲君蘭墓志銘 李東陽

景仲君維馨自言吾非老壽者自是不過可度十歲  
時方彊壯無疾疾予頗訝之今年計至其時僅十歲  
耳君以醫名每聞其切脉決生死壽夭多奇中此尤  
奇者固以醫故邪抑其識見有絕人者而非獨醫也  
卒之日其子禮部主事葉在京師奉禮部右侍郎  
公狀泣告予曰吾父恒言必死得先生銘今敢以請  
然則君固已計及此矣其亦可念也哉君諱蘭字維  
馨先世本揚州人 國初居寶應亦揚地也高祖明  
齊元醫學教授曾祖彥霖祖恭世不易業考諱莊贈  
獻政錄 卷之七十八 十九

尚寶司卿君喪父甫七歲母鄭宜人矢不貳志鞠成  
之君稍長通醫學諸父莫能屈每以試人輒中天順  
成化間伯父昶被徵官太醫院判及關服再上君皆  
從行名漸彰求之者戶屢常滿尤攻指法嘗以所書  
上進 憲廟以爲能命試字中書三年授中書舍人  
又數年仍以醫入直御藥進藥輒効陞尚寶司丞後  
皇太后違和獨被秘旨磨專任累四十餘日功既  
奏特陞卿尋命掌太醫院事 上嘗令診脉奏曰  
聖躬萬福忠微在簪耳時中官皆不預知因稱旨賞  
資殊厚君世戍廣西間以兩特改醫籍蓋膺典也又

數年陞右通政蒞事如故屬在告累用 憲廟既彌

世趣召君時已不及 今上卽位左遷太醫院使尋

念春官舊勞特賜幣焉未幾以疾告歸其鄉四年卒

君長身偉貌論議覺其爲人敦雅和厚以文義緣

醫術不局方案其理院事力去宿弊擇羣醫少俊者

汲引之皆有名尊賢樂善能赴人之急以伯父教育

恩歸其父子二喪禮葬之周其後甚厚重時祀雖旅

寓必制牲饗客以爲常尤敦母事滲漉備至雖在遠

外必時致物既貴累貤封命力揚母節有司聞之

爲請于朝旌爲貞節之門其歸也母就孫養居京師

歲餘錄 卷之十八 子

因留其妻俾備甘旨獨處緇邑窮無廉侍忽思母甚

累請還比至閱月而君疾作君知不可爲重傷母匿

以告蓋至死無遺屬也是亦可悲矣子渠舉丁未

工爲翰林庶吉士授今官本舉庚戌進士授刑部

君聞之愀然弗樂曰吾世以活人爲業刑官寧

不誤殺乎及聞本坐累補汝寧府通判喜曰釋

太醫院院使賜谷吳公傑傳 唐鳳之

公名傑字士奇武進人也其爲醫始公之高祖肇父

寧贈太醫院判公之學自青烏氏書風角雲氣占經

李虛中子平之術金丹內外秘訣無所不通醫特其

一技耳然竟以醫至大官其於醫精究古方書而善

脉其治病不純主古方書而一切以脉消息之有初

若與証相反而卒無不効者其於奇疾尤効也弘治

間以明醫徵至京師遂以醫游諸公卿間公醫既精

而儀觀磊落闊達善談說穎然見鋒鏑於是諸公卿

爭迎致爲上客京師諸老醫與公同時所徵諸郡國

獻徵錄 卷之十八 主

醫莫不望風下之是時都御史王鉞鎮大同奏乞吳

某調治邊軍未及行御史顏願壽給事中李良度皆

奏言吳某宜在供奉不宜棄之邊地下禮部禮部尚

書集所徵郡國醫試之卒無踰公者故事高等入御

藥房中等入院最下遣還郡而當遣者若干人公爲

之請曰國家三四十一年纔一徵醫耳若等幸徵徵又

待次都下十餘年而又遣還誠流落可憫願不入御

藥房而與若等同入院尚書義而許之正德幾年掌

院事李宗周竟薦公入御藥房而同薦者凡八人有

與宗周同官爭權者因左右諂之上曰宗周所薦多

私人且通賄實不能醫 上曰吾當自試之時 上病喉痺遂按名召公一藥而愈 上喜甚嘆曰有醫若此乃不以醫朕耶因厚賜公詰責讒者而謂宗周爲忠公自是得幸於 上 上每病未嘗不屬公公治之未嘗不立愈一日 上獵射還憊甚感血疾公進犀角湯愈命進一官賜彪虎衣一嘗幸虎園虎騰而驚公療之愈命進一官賜銀五十兩表裏一項之試馬御馬監腹卒痛公進理中湯立愈賜繡春刀一銀三十兩自是 上所游幸公必從嘗侍 上臥至以肩倚 上或摩撫玉體有不以屬左右近幸而以狀敬錄 卷之七十八 五十二

屬公其分御膳啖公有左右近幸所不能得而公得之自醫士十日而遷御醫自御醫三月而遷院判凡一愈病則一遷爲院判當遷者數矣公固讓三年而遷院使 上親寵益篤嘗欲以禁衛衛公賜蟒衣公謝曰臣以棄棄侍 陛下此非臣職也 上乃止某年 上南巡公以醫諫且泣曰 聖體尚未安不宜遠行 上怒曰汝醫官也敢乎叱左右技出公留京師駕行至淮漁於清江浦遂病還臨清夢見公急遣校尉召公公馳至臨清見 上 上泣曰而不憶我耶公亦泣遂扈從還通州時權彬握兵在左右

上病一旦不諱懼誅欲據窟穴爲亂力請復幸公勝已驚甚密言諸大奄曰病亟矣幸可及還內脫至宣府不諱吾與若輩卽死寧有葬地乎奄以爲然乘間百方說 上 上意動而彬亦數從公覲問 上病何如卽詭言曰且愈矣勿憂也已而 駕還京師崩彬坐誅 毅皇崩之幾月而公亦致仕去矣既致仕留居京師遣其二子徧從翰林諸名公游壬辰子希孟舉進士以才廉擢給事中於是以恩進公階朝列大夫甲午子希曾舉于鄉自某年公還武進猶葺室廬治田園爲終焉之計公既老居鄉不復爲

蘇徵錄

卷之七十八

五十三

人治病而親戚故人有奇証或病危甚衆醫所不能治者乃以請公公亦間往往則應手愈居間誦老莊氏書益究金丹內外秘訣以冀所謂長生也其自號賜谷谷者谷神也或曰賜谷海東仙人所廬歲時與里中故人雅歌彈碁飲酒爲樂酒酣數語及 毅皇時事出所賜衣物未嘗不泫然流涕也久之希孟爲廣信知府懇乞致仕歸養歸數月而公卒始公每自詭得丹訣指其小腹謂人曰此中有物矣先卒之一日余往候公公紫色瑩然如平生希孟曰唐翰林花公點頭卒時神氣不亂整衣端坐口云好好迷卒年

七十有八嗟乎公信多奇矣哉希孟居鄉有志獨師事徐養齋先生而友余余是以得備聞公之行事焉傳而叙公在 毅皇時事獨詳焉以見公之遺遇以俟國史傳方技者有考云

太醫院院使進通政使司右通政陳公簡  
銘 徐 縉

嘉靖己丑太醫院院使陳公上疏乞致仕詔可之進通政使司右通政以寵其歸歸十有四年壬寅七月二十一日卒陳之先自臨淮扈宋南渡占籍於吳元有翰林院學士同知太醫院院曰良炳者以醫鳴實七世祖曰水道者贅孟景陽氏又傳其小兒醫遂名家公實實父贈宜人史氏實母公諱寵字希承一字希正別號春齋少宦學京師從事佔俸院使府君方以其術顯諸公貴人造請治疾者無虛日每命公代治公曰是亦足以行吾志矣因博覽古今名醫家書參伍推廣治疾無弗効名聲日起弘治初選入院爲醫士入視 東宮疾奏功遂入御藥房供事時 孝廟留心藝文閱永樂大典擇秘方親灑 宸翰賜尚藥諸臣公以下僚獲預一時以爲榮久次當陞御醫請讓吏目錢益論者多之正德初有言醫垣多冒濫詔考覈公仍居第一始授御醫供事如故更數載擢南京太醫院院判掌院事九載考績合 今上 作大 臣知公者薦公藝精術良不可使去左右乃留爲院

使俄視 上奏奏奇効時賜金帶視四品兩官

數命公進藥及奉命視大臣疾眷養有加好進者和

狹之公哂曰吾以布衣入都幸際 聖明榮遇至此

過矣止足之戒吾其敢忘亟引疾乞罷疏再上乃得

請他日 上顧左右口陳龍年未老步趨尚健奈何

去耶其被眷知如此公姿宇秀發望之偉如忠信孝

友止自天性事親色養備至與兄弟分烟念兄勤苦

發世悉以祖產讓其孤周卹姻族緩急畢志其察脉

處方意見明思慮審得家學之傳抑往往有得於不

傳之妙故所治無不刻期愈者然未嘗責報雖革門

獻微第 卷之七十八 王

圭質之家不忍拒也少爲屠褻惠公所甄許且與有

連逮褻惠任冢宰當路公未嘗有所干謁在南院尤

見禮於大司馬白巖喬公燕語朝夕終不及私既歸

老吳中且與諸公結社以觴詠自娛談及國朝典故

聲聲不倦間徜徉山水間竟日忘歸余竊意其多壽

乃一病遽弗起春秋七十有四遺命勿請卹典曰誤

恩不可重叨也君子謂公賢而知權仕而忠疾而不

亂

太醫院使韓公茂傳

公茂蘇州吳縣人選干醫洪武中金華戴原禮事

上藩邸薦公茂自代初爲良醫正永樂元年陞太醫

院判歲餘陞院使小心恭勤 上甚重之至是卒遺

官賜祭命以三品禮葬之

獻微第 卷之七十八

王

太醫院判韓凝傳

韓凝字復陽系出魏國忠獻王琦精于醫張氏入吳  
收引士類凝隱居不仕子二奕奕奕在隱逸傳  
伯翼少失母凝命奕育之爲後因名詒孫洪武中爲  
郡醫學正科永樂二年從兄太醫院使奕言於上  
召授御醫改名奕字公達賜第致和街繼陞院判  
卒陳情得賜假歸葬仍給葬費永樂十一年扈駕北  
巡歸病不能朝上命中貴視疾遣人龜卜既得疾  
悼賜葬祭祠三品奕字公茂凝弟冲之子洪武末爲  
燕府良醫正從文廟靖難陞太醫院判進院使  
獻教錄卷之七十八 主九

獻教錄

主九

駕北巡永樂九年歸京卒亦用三品禮葬奕兄名  
時被遇仕皆通顯而奕子傳亦官御醫與奕子有  
子充奕從子襄告守世業

太醫院判韓公達傳

公達故院使公茂之弟爲人方廉自持醫術與公茂  
齊名初舉郡醫學正科永樂二年權太醫院御醫十  
年陞院判凡御用藥餌皆躬自精製非躬製不以進  
既卒賜祭命工部給棺葬之禮如公茂

獻教錄

主九

太醫院院判贈太醫院院使謚襄敏袁公寶墓表

表

楊士奇

余仕於朝三十年同朝自六卿及近侍諸司凡其操行賢否才藝高下槩知之至同僚同志相資相悅於一家兄弟若太醫院判袁士珍蔣用文者寡矣士珍家斷春用文家儀真中歲相值爲同官輒相親愛士珍明爽果毅用文溫恭詳雅兩人於職事能各遜所長而虛心相從始終未嘗一毫異意而距數月兩人皆卒初仁宗皇帝在春官余爲諭德與士珍用文同侍監國者最久有往還之好用文旣沒表其墓士珍墓嘗許爲表屬久未暇忽今八年然心未嘗忘也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十一

士珍袁氏諱寶士珍字也其父仲和母戴氏士珍事父母孝洪武中父名傳兵籍當行士珍甫成童請代行所司以其孱弱不聽士珍彊激厲爲精悍作氣揚揚乃聽之旣至京師選充樂舞生從太宗文皇帝之國于燕時金華戴原禮以名醫召至士珍奉旨從戴醫藥後從入金華山中往來十餘年遂得丹溪朱彥修之傳文皇帝靖內難躬親兵革者數年士珍皆侍行有保和功內難平授承直郎太醫院判進承德郎士珍事上小心敬慎一時勲臣貴戚之家有疾

率走迎之無不效者或貧與賤者以急告亦必營責報而雅厚文學士多德之士珍處人以誠人過不爲苟容能改輒歡然相親無宿怨意蒞事人服其公於利取予必度義永樂廿二年十月十二日卒春秋六十有二訃聞仁宗皇帝悼惜不已賜賜友棺命有司給舟車遣中官護喪葬南京安德門外明年五月贈太醫院院使遣官賜祭備始終之恩云云方士以醫召至隸太醫者累千人皆能道袁蔣氏之德暨卒皆追慕之至于今未已或有窘恙輒嗟者相謂袁蔣在吾屬不及此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爲哉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十一

蓋士珍之所可重非獨其醫之良也

太醫院判徐公彪墓志銘

魏 葵

公姓徐諱彪字文蔚世業醫自晉漢陽太守熙受扁鵲神鏡于異人後秋夫文伯得此聲于齊梁間迨宋南渡有以侍醫扈從居嘉禾元大德間號月翁者爲鎮江路醫學提領遷華亭月翁子號雲隱者爲松江醫學提領遂家南梁雲隱子子賜不應召賜號清隱處士以娣仲子可豫繼後官海鹽醫學教授贈奉議大夫太醫院使以子叔拱貴也叔拱號足菴嘗遊揚鐵先生門醫學益明自秦府良醫正入爲太醫院使受知宣廟眷顧優異賜御製詩畫請告焚黃遣中獻徵銀朱之七十八官二官人一護送之還尋賜金幣致仕初足庵爲良醫時公侍盡子職寓魯菴許文正公遺址王扁以魯菴人遂稱以魯菴先生及歸以詩畫適情自號希古人以希古先生稱之正統乙丑徵入太醫院時代王久病腫公受詔視之不旬日而起及昌平侯楊洪疾篤于邊復以公治之而愈繇是能績升聞乃留御藥房戊辰擢御醫景泰辛未陞院判尋階承德郎寵賚屢至嘗侍疾懇進教身之諫問藥性遲速則曰藥性猶人也爲善千日不足爲惡一日有餘不可不慎又問攝生則對以內經固元氣爲本其乘機而諫類此

又嘗預修中秘書著本草證治辨明十卷論咳嗽傷寒纂例各二卷公質直洞達善譚議不阿不驕人有急者往治之弗圖其直貧者反周以薪米怨者反報之德其所存忠厚亦類此



太醫院判李公可大傳

李可大字汝化河南杞縣人。幼時為諸生。母病遂徧覽醫書。久之忽大悟曰。虛扁在是矣。出而醫。人無不隨手奏効者。公用藥好以奇勝。不拘舊方。一梓人母年四十餘。手大指忽腫。因偃仆。不知人事。公診之曰。此必月信至而適為冷水所觸也。問之信然。川當歸甘遂湯而愈。一婦人產後大喘。醫戒用參。公診之曰。此孤陽絕陰也。正宜用參。遂加蘇木為湯。飲之。喘立止。時新鄭相公家居。聘公視疾。公至診其脉。公心脉如蝶鼓翼。越五月當太拜。抵期果應。于是獻徵錄。卷之七十八。公名振兩河矣。因勸公入太醫院授修職郎。時朱錦衣子甫一歲。晝夜啼不止。請公醫之。戒勿見兒。恐成客忤。公曰。但隔壁聞聲足矣。朱許之。公曰。啼而不哭。為痛。用桔梗湯調乳香灌之。即愈。有族母年七十餘。中酒昏迷無氣。諸兒以為已死。將入殮。公至見目未瞑。心尚溫。曰。此母不死。吾能起之。諸兒涕泣求。公取井底泥塗母心上。用黃連葛根湯灌之。已而果甦。于是邑中相傳。公能起死人。公曰。彼自不死耳。特熱氣滯其狀若死。故能起之。非真能起死人也。李進士病虛損弱。疾腹痛異常。公用人參五靈脂治之。衆

醫皆訝曰。二物相畏。奈何同用。公曰。不聞相畏而後能相使乎。藥下果愈。鄆陵陳令病傷寒。昏沉將屬。公診示曰。此可救也。用竹茹犀角灌之。而愈。有縣尉亦病傷寒。身皆冷。口出清水。公診之曰。陰毒已極。用附子一味。醫之亦愈。邑諸生董養性發熱口乾久而咳。嗽吐血。醫皆以為虛症。公診之曰。汝脉結結為。用蘇子香附益智等藥數服而愈。董大奇之。因乞弟子以學醫焉。後陳公巡按中州。令公恩不置。子書與予曰。李御醫曾有活命之恩。可給扁獎之。而公已卒矣。年六十有九。

太醫院御醫趙友同墓志銘

楊士奇

大隆院御醫趙友同字彥如大臣嘗言其文學於上詩方修永樂大典卽用爲副總裁後修五經四書彥如者皆爲之喜且意其將有詞林之選也而彥如亦冀得一職於此爲其親榮未幾以母喪去又未幾以病不起嗚呼惜哉彥如沉實溫雅有行義自其少篤志學問手一卷祁寒盛暑不釋嘗受經翰林承旨金華宋先生爲文章貫穿經史優柔鎮果或豐或約必歸宿於理今祭酒胡公教諭華亭時首舉爲訓導

狀敘行

卷之七十八

既而溯江布政司聘考鄉試華亭滿九載天官考最當陞太子少師姚公言其遠於醫詔陞太醫院御醫會浙西水有言彥如知水事者又奉詔從今戶部尚書夏公往治之士恒患有所負挾無所遇而不見試也若彥如所長數數見用於世彰明如此其可無憾也矣彥如系出宋南陽侯仲鏞生士嗣爲武節大夫處州兵馬幹轄因家處州士嗣生武義郎不玷官浦江子孫又徙家焉曾祖崇侯祖必俊父良人又徙蘇之長洲故彥如今爲長洲人母鄭氏

太醫院御醫沈玄墓志銘

楊士奇

仁宗皇帝在東宮二十年太醫院判蔣用文最見親榮非用文製不進一日用文病且殆上親御寶輪遣中使卽其家問之且問脫不起醫士誰可任者用文書沈以潛氏名附中使以進用文卒踰月上卽位擢以潛太醫院御醫後數月士奇親聞聖母用文真知人以潛真不負用文舉士奇自是始識以潛而與之往還沈之先世皆以醫仕宋南渡由汴徙蘇之長洲思陵嘗書良惠二字賜其家謂其醫之良有以惠民也至今鄉稱良惠沈氏元爲醫學提領諱

狀敘行

卷之七十八

七

瑛者以潛高祖也曾祖諱彥才平江路醫學錄祖諱德輝江浙行省醫學提舉考諱綱妣李氏以潛諱玄蚤喪父能自刻勵於學幾冠盡究其先世之傳進更明於素難仲景諸書及潔古東垣諸家不執古方每審求病源隨證用藥用之必効有爲庸醫所誤而殆者往往求以潛而安而能報與否一不計也一時鄉之老於醫者多服之而求者日接踵戶外矣郡守舉醫學正科以母老辭禮部以名醫徵至隸太醫院卽見重於上官有所疑恒就講論暨擢御醫爲上所信用屢奉命往視總兵官疾而京師士大夫尤多德

之曰士子秋以得疾久未瘥自嘆曰命其北  
傷夫其長子死疾益加是年十一月三日卒於  
北京春秋六十有四工詩好琴間暇焚香一再鼓自  
適未嘗求知於人故知者亦寡

徵錄

卷之七十八

李人

大醫院御醫盛寅表

錢溥

盛故蘇之世儒宋參政文肅公度之後南遷徙蘇之  
吳江至啓東先生兼攻醫故蘇之稱儒醫曰盛氏者  
蓋先生始也先生仕于朝爲御醫以正統辛酉九月  
二日卒于家年六十有八子聞蘇有王仲光先生洪  
武間以古學醫道自重人不得見其面惟太史陳嗣  
初先生御醫盛啓東先生得其傳故二先生各以其  
學顯于時而重于天下及正統丙辰來京嗣初先生  
不及見矣得見先生體貌修整美鬚髯言動介然不  
諧于俗子喜得侍同朝幸也詎虞是歲一疾以沒悲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李九

夫先生諱寅啓東其字別號退菴曾大父宗仁大父  
寓翁父居密母朱氏父初戌寧夏先生獨與母居入  
歲力學有能詩聲十四喪其母墓祭無遺禮寓翁異  
之曰他日大吾門者是兒也益加誨勵問道學醫得  
其妙父既代歸而家尚窘先生僦居閭門售藥以養  
親永樂乙酉郡大夫薦授醫學正科名曰振庚子至  
京求療者戶不能容 太宗聞知召對稱旨曰此醫  
流中狀元也卽日授御醫寅禁密眷賚殊厚甲辰扈  
從北征先生念父年邁言及輒流涕 太宗聞之微  
以公務特令乘傳歸省還 仁宗嗣位命掌

醫院事宣德丙午勅進修職郎戊申 宣宗遣

官召仍伴以中使入見寵遇有加嘗夜直齋宮應制賦藥局圍棋瑞雪等詩御製醉太平詞一闕以賜往衛輝視親王疾有奇效賜白金鞍馬繒綺庚戌秩滿陞正七品俸父踰八十累乞歸養不允請移俸許之月給于家以慰其志又數年卒先生性至孝厚倫理言論切直務導人以善博及經史長于詩醫本難素而加以敏識故遇疾醫無不效且達于治理其爲正科也嘗署郡縣事剖訟督賦不假鞭箠而事集部使者至訪以政體輒陳謙議咸嘆服去其爲御醫也諫

林敘錄 卷之七十八

十一

太宗春秋高不宜遠征侍 列聖顧問必以氣稟虛實喻國體切事勢以對不肯姸媚脂韋以希寵干譽其居喪也雖老哀毀逾節喪葬一循家禮不作佛事學者效之其濟人也不獨以醫藥爲德凡遇人危急雖厚費不靳若蘇布政使有廉名以事罰役助以白金五十兩訖其工妹婿顧主事信卒于東廣喪久不能歸特託所知按察官訪而歸之鄉親莫任叔里誤家貧病贍以藥食及二載其死於縲紲沒於旅舍者悉具棺斂歸其喪故人子連賦被繫求屬所司寬其徵曰與其屈已求人孰若推已全人之爲愈耶卽

代給得釋其輕利類此故其沒也遠近無貴賤者齊香帛來哭弔者屬 不絕及其葬也啓其配顧肅人合窆而一時會葬者幾千入子男十人二官太醫院一舉進士孫男十一人曾孫男十有八人孰不謂先生之德之學不大顯于時而食報於其子孫也邪故爲之表

盛御醫寅字啓東吳江人少從隱士王賓學醫永樂中以解戶赴京時 上患二肢痺弱侍醫以痿症治之累年不効或以寅薦召至待命闕下一內侍微疾請切脉辭曰未見 至尊安得先及公平內侍服其

林敘錄

卷之七十八

四十一

言入奏云此醫人大有分曉因道寅語卽傳宣入便殿指 上脉叩頭曰此風濕也 上大然之曰吾逐胡出塞動至經年爲陰寒所侵致此吾謂是濕耳諸醫皆誤汝言是也藥進立効遂授官後事 仁宣兩朝皆被眷遇 宣宗尤愛之嘗對御令與同官奕持賜詩以示寵異他日寅晨入御藥房忽頭痛昏眩欲絕羣醫束手莫知何疾勅募人療治有草澤醫人請見投藥一服遂巡而愈 上奇之召問所用何方對曰寅空心入藥室卒中諸藥之毒能和諸藥者甘草也臣用是爲湯以進耳非有他術也 仁宣寅果未

入乃厚勞其人云

院吏口劉溥傳

劉溥字原博長洲人祖彥敬事太宗於潛邸爲良醫父士賓太醫院判溥夙敏悟侍親遊學兩京研覃載籍尤精於天文律曆之學有志用世宣德初以文學徵有言其善鑒者遂以爲惠民局副使已巳之變知者交薦不報滿秩調太醫院吏目非其志也其醫通內外科然恥以自名雖官爲醫而日惟以詠詩爲事風致甚高善接納無所擇文武雅俗各得其驩廣坐中談辯風生聽者傾耳其詩初喜西崑所擬輒似晚益奇縱自經時變悲歡歎憤一寓於詩當時有晏殊蘇軾之詩人

傳事

鑑王淮湯胤雅蘇平諸人以詩自豪號十才子每推溥爲盟上云溥所著有草窻集若干卷

蘇州府醫學正科盛備墓志銘 祝允明

公諱備字汝弼智識超特幹力雄敏成化中丘公來守郡郡缺醫正科有薦公於丘公丘公固信重公又公兄汝愚丘公同年進士也即奏以授公公既仕所以擢達猷為鋒銛而鑑瑩囊畜而轉轉時則以幹用鳴故論者謂公稱其世然至施其術以起聲立其節以正物者猶有述焉西江醴買倚丘公鄉土中郡中駟以法駟衆斂百金壽公乞解公曰吾利也而蠹丘公法私負丘公知吾不為駟夫更屬一時宦時宦祝丘公更懷其語丘公益怒將重其手會丘家人疾召獻穀錄 卷之五 中

公丘公道其事公曰駟固當辟自有常刑如以迂重之法不平抑將非公鄉井利丘公意解就未減駟知還愧公金竟却之徐氏二子父死訟論財其少內五十金請公助公言若理曲能倍金吾為若處之少倍以進公召其長數日而父骨未寒而若是不戚拂父衷冒鄉邦視耶然而寢而第少裕論而少少裨周若得長戚泣即以金畀之二子遂寢訟隨如初大商與郡貳納匿稅公帥部人發之論如法周氏子負財進懷寶玩質錢約厚息公以交其父謝去語父叱拔治行破君家矣父戚從而兄袁養正先富後落妻

病心殆衰持金求治公曰君用貧病復成病乎辭而予之藥良愈汝愚於第而卒養嫂撫孤植業二十年無怠王氏婦病衆為陰虛治轉甚公視之日腹瘍耳令其夫按患處痛殆絕灌以漬藥藥數日已王端毅公撫江南得疾臥南京衆治以痰結郡守劉君進公往公視謂疴也從而瘥楊侍御當暑病寒被數重裘袞袞闔堊室中不勝冷或治為傷寒後徵公公望而切之所謂熱極似陰是為中暑啓室梳衣被冷以搗葱進香薷湯一啜而蘇再索食三病已尚書似公患風厥公飲之藥酒盡三石起似與冢宰獻穀錄 卷之五 中

馬公吳文定王文恪二公舉薦入太醫辭以止公願體疏髯談議辨亮一時名卿結納徧四方略如鄭當時位官守行其志者四十年得子亦晚既踰六十舉其猶子早以自代遂致仕別號春甬以兄志生正統辛酉四月卒嘉靖癸未九月年八十三

王安道履傳

王履字安道崑山人學醫於丹溪朱彥修遂盡其術  
嘗謂張仲景傷寒為諸家祖後人雖多立論不出其  
藩籬且素問云人傷於寒為病熱言常而不言變仲  
景推寒熱之故履乃備常與變作傷寒立法考又謂  
諸病陽明篇無目疼少陽篇言胸脇滿而不言痛太  
陰篇無噎乾厥陰篇無囊縮凡此必有脫簡以三百  
九十七法去其重複者僅二百三十八條乃合作傷  
寒三百九十七極論內外傷經旨異同并中風中暑  
辯議名曰源洞集共一卷標題原病式一卷百病鈞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四十六 吳山陽

玄二十卷醫韻統一百卷履篤志於學博極羣書為  
文若詩皆精詣有法畫師夏圭行筆秀勁布置茂密  
評者謂作家士氣咸備元季遊華山作四十餘圖書  
紀遊詩其工至今藏好事家

王履傳

李渭

王履字安道崑山人學醫於丹溪朱彥修盡得其傳  
嘗謂張仲景傷寒為諸家祖後世雖多立論率不出  
其藩籬且素問云人傷於寒為病熱言常而不言變  
仲景推寒熱之故履乃備常與變作傷寒立法考又  
謂諸病陽明篇無目痛少陽篇言胸脇滿而不言痛  
太陰篇無噎乾厥陰篇無囊縮凡此必有脫簡乃以  
三百九十七法去其重複者僅二百三十八條乃合  
作傷寒三百九十七法極論內外傷經旨異同并中  
風中暑辯議名曰源洞集一卷標題原病式一卷百  
病鈞玄二十卷醫韻統一百卷履篤志於學博極羣  
書為文若詩皆精詣有法畫師夏圭行筆秀勁布置  
茂密評者謂作家士氣咸備云履元季嘗遊華山作  
四十餘圖書紀遊詩于其上今江南好事家藏之  
嵩清子曰余讀王安道源洞集二十一篇未嘗不深  
歎其察理之精云首篇謂神農嘗百草為淮南子之  
妄嗣論四氣所傷五帶二陽病中暑中熱之辨咸有  
至理非苟作者近時王文恪公藝有曰始余讀源洞  
集知安道之派於醫不知其能詩也及修蘇州志知  
其能詩又工於文

與畫也鳴呼畫未技耳詩文亦合  
是余於安道之醫深有取焉爾

搜寧生滑壽傳

朱右

搜寧生出滑伯氏名壽字伯仁世爲許襄城大家元  
初祖父官江南自許徙儀真而壽生焉性警敏習儒  
書於韓說先生日記千餘言操筆爲文辭有思致尤  
長於樂府京口王居中客醫儀真治方脈術有時名  
壽數往叩之居中日醫祖黃帝岐伯其言佚不傳世  
傳者惟素問難經子其習之乎壽遂受之既終卷乃  
進請其師曰素問爲說備矣篇次無緒錯簡不無愚  
將分燕象經度脈候病能攝生論治色診鍼刺陰陽  
標本運氣彙萃凡十二類鈔而讀之難經又本素問  
獻穀錄卷之七十八  
靈樞之旨設難釋義其間榮衛部位臟腑脈法與夫  
經絡腧穴辨之博矣而闕誤或多愚將本其旨義註  
而讀之何如居中曰甚矣子之善學也善哉子學之  
得其道也予守師說者子誠卓理融契悟前訓子過  
我矣他日以醫名世其子也邪自是壽學日進益參  
考張仲景劉守真李昉之三家而大同之摭其所得  
之所似莫不中肯綮既又傳鍼法於東平高洞陽  
其開闢流注方圓補瀉之道又究夫十二經走會  
絡流輸交別之要至若陰陽維蹻衝帶六脈之省  
有屬而惟督任二經則苞平腹背而有專穴計經

滿而溢者此則受之宜與十二經並論乃取內  
空諸論及靈樞本輪篇所述經脈者十四經發揮三  
卷疏其本旨釋其名義通考隧穴六百四十有七而  
施治功以盡醫之神秘他如讀傷寒論鈔診家摭要  
痔瘡篇及聚諸書本草爲醫韻皆有功後學故其行  
有治驗所至八爭延致以得搜寧生診視一決生死  
爲無憾生無間貧富皆往治報不報弗較也遂知名  
吳楚間在淮南口滑壽在吳曰伯仁氏在鄞越曰搜  
寧生云生年七十餘顏容如童行步輕捷飲酒無異  
人有諷雖祁寒暑雨弗憚世多德之其治法往往奇  
獻穀錄卷之七十八  
中人間能言之故記者頗多其徒日采表著者成編  
以傳其在儀真御史中丞八臣亦家焉其內  
於小洩中滿喘渴門僧寶願知醫投以瞿麥茯苓諸  
滑利藥而聞益甚召壽候其脈三部皆弦而澀壽曰  
經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所  
謂水出高原者也臆中之氣不化則水液不行病因  
於氣徒行水無益也法當治上焦乃製朱雀湯倍以  
枳桔煎用長流水一飲而洩再飲氣平數服病已端  
君寶壽六十餘亦病小洩隔若淋狀小腹脹口吻渴  
以診其脈沉且澀曰此病在下焦血分陰火盛而



水不忌法當治血與水同血有形而氣無形  
 之謂當以有形法治之即以東垣家滋腎丸服之而  
 三寶廉使仲子之妻秦不花尚書休也病滯下晝  
 夜五七十起後重下迫且煩九月衆醫率爲清暑散  
 滯痛苦九甚壽至診視曰須下去滯衆以娠不肯壽  
 曰素問有云有故無損亦無損也動即正產乃以消  
 滯導氣丸藥進之得順利再進滯去繼以清暑利溲  
 苦堅之劑病瘳而孕果不動足月乃產童氏婦年三  
 十再經來三五日前臍下疔痛如刀刺狀寒熱  
 交作下如黑豆汁既而經行因之無娠招壽診視之  
 獻徵錄 卷之七 平  
 兩尺脉沉澁欲絕餘部皆弦急曰此由下焦寒濕邪  
 氣搏於衝任衝爲血海任主胞胎爲婦人血室故經  
 事將求邪與血爭作疔痛寒氣生濁下如豆汁宜治  
 下焦遂以辛散苦溫理血藥爲劑令先經期十日服  
 之凡三次而邪去經調是年有孕丘仲山女纔八歲  
 病傷食前燀肉悶口乾唇舌燥黑腹痛不可忍或  
 以剛燥丸藥利之而痛益甚壽遂以牽牛大黃清  
 快藥爲丸以伏其燥利而瘳天寧寺僧病發狂譫妄  
 視人皆爲鬼壽診其脉累累如薤子且喘且搏曰  
 此得之陽明胃實素問云陽明主肉其經血氣也盛

此治書

甚則棄衣升高踰垣妄罵壽以三化湯三四下  
 以火劑乃脫然如故馬萬戶妻體肥而氣盛自以無  
 子嘗多服煖子宮藥積久火甚迫血上行爲衄必  
 數升餘面赤脉躁疾神恍惚如癡醫者猶以治上盛  
 下虛丹劑鎮墜之壽曰經云上者下之今血氣俱盛  
 溢而上行法當下導奈何實實邪即與桃仁承氣湯  
 三四下積瘀既去繼服既濟湯二十劑而瘳揚子縣  
 史陳某嘗臘月鼻衄至正月凡十三日始定其脉實  
 而數治法與前證同蓋馬婦過服剛劑陳過食煎炙  
 飲醇酒皆積熱所致也鄒千戶二婢于七八月間忽  
 患滯下壽至診視一婢脉鼓急大熱喘悶曰此必死  
 一婢脉洪大而虛軟微熱而小便利曰此可治卽下  
 之已而調以苦溫苦堅之劑果一死一瘳張佛兄暑  
 月患中滿泄瀉小便赤四肢疲困不欲舉自汗微熱  
 口渴且素羸瘠果醫以虛勞將峻補之邀壽至診視  
 六脉虛微曰此東垣所謂夏月中暑飲食勞倦法宜  
 服消暑益氣湯投三劑而病如失記其在儀真時所  
 治若是什無一二焉至正間趙璉守杭州以同里知  
 壽且邀之與俱過嘉興汪澤民病怔忡善忘口瘡舌  
 赤多沫四肢疲軟發熱小便自而渴衆醫以內傷不

足擬進茸附趙彥博爭之未決固招伯仁至視其  
虛大而數曰是由思慮過度厥陽之火為患平夫君  
火以名相火以位想火代君火行事者也相火一擾  
能為百病况厥陽乎百端之起皆自心生越人云憂  
愁思慮則傷心汪君平生志大心高所謀不遂抑鬱  
積久致內傷也然抱新救火望安奚能遂命服東垣  
補中益氣湯朱砂安神丸空心則進小坎離丸月餘  
彥博抵書云汪之疾瘳矣尹安卿妻妊五月病咳嗽  
氣逆惡寒咽膈不利不嗜食者決旬招伯仁診視其  
脈浮弦形體清羸伯仁曰此上受風寒也越人云形

狀散錄 卷之七十八 五十五

寒飲冷則傷肺投以辛溫劑與之致津液間腠理散  
風寒而嗽自安矣既之錢唐館郡守第時出治病即  
瘡屬縣有不能治之證皆來就伯仁臨爰沈君彰者  
病自汗如雨不少止面赤身熱口燥心煩與來杭城  
舍客棧盛暑中帷幙周密自云至虛亡陽服木附藥  
已數劑伯仁診其脉虛而洪數視其舌上胎黃曰前  
藥誤矣輕病重治醫者死之素問云必先歲氣無伐  
天和木附之熱其可輕用以犯時令邪又云脉虛身  
熱得之傷暑暑家本多汗加以剛劑脉洪數則汗益  
甚悉令撤幙開窗初亦難之少頃漸覺清爽為製黃

連人參白虎等湯三進而汗止大半諸證亦稍解  
而兼以既濟湯渴則用永水調天水散服七日而  
悉去後遍身發癢疹更服防風通聖散乃已其同縣  
陳元善病氣發則臍下築築漸上至心下嘔涌痛  
手足青喉中淫淫而痒眉本痛痠目不欲視頭不  
舉神昏昏欲睡而不寐惡食氣畢九控引小便數而  
欠年未三十疔瘡若衰老人劣劣不自持伯仁視其  
脉沉微而澀曰是得之憂鬱憤怒寒濕風雨乘之為  
肝痛也屬在厥陰故當脉所過處皆病焉厥陰肝也  
張從正云諸疔皆屬肝素問云肝欲散亟以辛散之

狀散錄 卷之七十八 五十六

遂取吳茱萸更佐以薑桂及治氣引經藥兼製茵陳等  
丸每十日一溫利之二月而病瘳俞彥良亦臨安人  
病嘔血或滿枯或盈益益且二三年其人平昔嗜市  
利不憚作勞中氣因之侵損伯仁視之且先與八寶  
散一二日服黃芩芍藥湯少有動作急即進犀角地  
黃湯加地仁大黃稍間服抑氣寧神散有痰用礞石  
九其始脉甚大後脉漸平三月而瘳彥良遂以此法  
治它人皆驗宋可與姜暑月身冷自汗日乾煩燥欲  
臥泥水中伯仁診其脉浮而數沉之驗然虛散曰素  
問云脉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為陰盛隔陽

得之飲食生冷坐臥風露真武湯冷飲之一進汁止再進煩燥去三進平復如初杭效有患心疾狂歌痛哭裸程安馬聞之則瞪視默默其父母因邀伯仁診視脉沉堅而結曰得之憂憤沉鬱食與痰交積胃中涌之皆積痰裹血復與火劑清上脘數日如故既而左丞楊完者統首兵守江浙民頗不安居會故舊陳性中王叔山招乃挈家渡浙江往來鄞越居餘姚間最久人皆稱之曰櫻寧生初叔雨寓錢唐病傷寒他醫至皆以爲痊證當進附子持論未決其弟熙賜謂櫻寧生曰舍兄病亟惟幾生忍坐視不抹乎至切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五十四

其脉兩手俱沉實而滑四末覺微青以燈燭之徧體皆赤斑舌上胎黑而燥如芒刺身大熱神恍惚多譫妄語櫻寧生曰此始以表不得解邪氣入裏裏熱極甚若投附必死乃以小柴胡劑益以知母石膏飲之終夕三進次日以大承氣湯下之調治兼旬乃安比來上虞廬陽館下魏氏一日乘感暑肩輿入邑塗中吐血數口亟還則吐甚胃拒痛體熱頭眩病且殆或以爲勞心焦思所致與茯苓補心湯生至診其脉洪而滑曰是大醉飽胃血壅遏爲暑迫上行先與犀角地黃湯繼以桃仁承氣湯去瘀血宿積後治暑即安

陸用和病惡寒發熱頭體微疼苦嘔下泄五日矣其親亦如醫以小柴胡湯治之不解招櫻寧生診視脉弦而遲曰是在陰當溫之爲製真武湯其親爭之強與人參竹葉湯進卽泄甚脉且陷弱始亟以前劑服之連進四五劑乃效人始服櫻寧生之賢於人遠矣余子元病惡寒戰慄持捉不定兩手背冷汗浸淫雖厚衣熾火不能解櫻寧生卽與真武湯凡用附六枚一日病者忽出人佐之病者曰吾不惡寒卽無事矣或以問櫻寧生曰其脉兩手皆沉微餘無表裏證此益體虛受寒亡陽之極也初皮表氣隨爲寒邪壅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五十五

遏陽不得伸而然也是故血隨熱壅須用硝黃氣隨寒壅須用桂附陰陽之用不同者無形有形之異也魏士圭妻徐病寒爲疝自臍下上至心皆脹滿攻痛而脇痛尤甚嘔吐煩懣不進飲食櫻寧生視之脉兩手沉結不調曰此由寒在下焦宜亟攻其下無攻其上爲灸章門氣海中脘服玄胡桂枝以疎木諸香茯苓青皮等十日一服溫利丸藥聚而散之也士圭守其法治之果效王宗祥之父年老病膈腹疼痛其里醫爲溫中散藥無驗宗祥固邀櫻寧生往視脉兩尺搏堅而沉曰此大寒由寒入也寒入中下因爲

痢治宜在下加沉降之劑引入下焦數日。聖諭陳伯  
英病肺氣焦滿櫻寧生視之曰病得之。欲善飲且  
殫管慮中積痰涎外受風邪發即喘渴。咳不能自  
安爲製清肺泄滿降火潤燥苦辛等劑。狀之既安衆  
詰之曰是出何方書名何散飲生應之曰是爲混沌  
湯聞者皆大笑曰混沌湯有用也潘子庸得感冒證  
已汗而愈數日復大發熱惡寒頭痛眩暈嘔吐卻食  
煩滿欬而多汗櫻寧生診之脉兩手三部皆浮而緊  
曰在仲景法勞復證浮以汗解沉以下解今脉浮緊  
目證在表當汗衆以虛僥難之且圖溫補生曰法當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五十六  
如是爲作麻黃葛根湯三進更汗旋調數日乃瘳時  
淮南丞相方公分省四明聞櫻寧生名禮致見之館  
穀留城中一日公壻戴穎仲以使事往奉化雪中且  
進冷食病內外傷惡寒頭疼腹痛而嘔診之脉沉  
且緊時伏而不見曰在法下利清穀當急救裏清便  
自調當急救表今所患內傷冷飲食外受寒冷清便  
自調救表以桂枝湯力微遂爲變法與四逆湯服之  
晬時服附子一兩明日則脉在肌肉惟緊自若外證  
已去內傷獨存乃以丸藥下去宿食後調中氣數日  
即安方惟益患消渴衆醫以爲腎虛水竭津不能上

引合附子大丸服之既服湯甚膏有日疾兼作  
素豐肥因是頓瘦損倉皇中召櫻寧生視之生曰陰  
陽之道相爲損益水不足則濟以水水不足則濟以  
火未聞水不足而以火濟之不焦則枯乃令屏去前  
藥更寒劑下之蕩去火毒繼以苦寒清潤之製竟月  
乃平復適方明禮寵姬新產受寒四肢逆冷脉沉弱  
亟令取向所製附子大丸三四粒餌之立效生曰不  
得於彼而得於此蓋用有不同耳丘彥材平居苦胃  
中痞滿憤憤若怔忡狀頭目昏痛欲吐不吐忽忽善  
忘時一臂偏痺名櫻寧生視之當關以上脉溜而滑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五十七  
按之沉而有力櫻寧生曰積飲滯痰橫於胃膈蓋得  
之厚味醇酒肥膩煎炙蓄熱而生濕濕聚而痰涎宿  
飲皆上甚也王水云上甚不已吐而奪之法當吐候  
春日開明如法治之以物擦咽中須更大吐異色頑  
痰如膠飴者三四升一二日更吐之三四次則胃中  
洞爽平復矣龍君澤分院餘姚其室張暑月中病經  
事沉滯身寒熱自汗咳嗽有痰體瘦悴腹臍刺痛招  
櫻寧生至診視脉弦數六至有餘生曰此二陽病也  
素問云二陽之病發心脾女子得之則不月二陽陽  
明也陽明爲金爲燥化今其所以不月者因其所遭

也陽明本爲燥金適遭於暑者火也以火燥金則愈燥矣血者水類金爲化源宜月事沉滯不來也他醫方爲製歸茸桂附丸以溫經而未進生曰夫血得寒則止得溫則行得熱則搏搏則燥復加燥劑血益乾則病必甚亟令卻之更以當歸柴胡飲子爲之清陽湯火流濕潤燥三五進而經事通餘病悉除龍君曰微生幾爲人所誤矣宋無逸餘姚大儒也病癰瘡損體則雖下咽六十餘日殆甚櫻寧生聞而往視之脉沉而關上尤弦疾久體瘠而神完生曰是積熱居脾耳濡於飲食法當下衆醫疑而難之藥再進而疾去其半復製甘露飲朱胡曰虎守劑淡旬而起如故後四歲無逸客昌國病頭面腫赤妨於飲食或造以薑附櫻寧生爲製劑清上散火而瘡無逸曰竊得清涼藥以濟危急否則誤於剛劑矣德之不忘嘗以語人云及思忠病胃膈脹痛心怔忡嘔逆煩懣不食情思惛惛不暫安日疏疏無所觀櫻寧生視之六脉皆結澀不調無復參伍甚恠之既徐而察之其人機深愛思太過加之脾胃內傷積爲痰涎鬱于膈上然也素問云思則氣結又云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其是之謂乎爲製祛順丸服之旋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五十八

復平和思忠曰吾疾諸治罔效始以爲天下無藥服生祛順丸乃知天下有藥矣金丙病韓自行邀櫻寧生往視之脉數而散體寒熱咳血痰生曰此二陽病也在法不治當以夏月死至立夏果死自行慨然曰櫻寧生能知死必能知人生矣乎方德明七月內病發熱或令其服小柴胡湯必二十大劑乃瘳如其言服之未盡二劑則升發太過多汗亡陽惡寒甚肉瞶筋惕乃固請櫻寧生視脉微欲無卽以其武湯進七八服稍有緒更服附子七八枚然後瘳夏子韶妻始病瘳當六七月他醫以爲脾寒胃弱久服桂附後瘳雖退而積火熾熾致消穀善饑日數十飯猶不足終日端坐如常人但目昏不能視足弱不能履腰膝困軟肌肉虛肥至初冬子韶謁櫻寧生往候脉洪大而虛濡曰此痿證也長夏過服熱藥所致益夏令濕當權剛劑太過火濕俱甚肺熱葉焦故兩足痿易而不爲用也東垣有長夏濕熱成痿之法當以此治之食日益減目漸能視至冬禾忽自起下榻行步如故其姪夏仲儒因拘留赴海積恐怖心常惕惕如畏人捕之狀櫻寧生視之脉豁然虛大而浮體熱多汗曰凡病得之從高墜下者什繁搏留滯惡血皆從中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五十九

風論終歸厥陰此海藏之說也蓋厥陰多血其化風  
木然也有形當從血論無形當從風論今仲儒之疾  
是走無形也從風家治之兼爲化痰散結佐以鐵粉  
朱砂允良瘡鄭高卿母倪病瘡寒熱嘔涌中滿而痛  
下利不食年五十餘殊困頓他醫爲清脾氣理中脘  
不效邀櫻寧生視脉沉而遲生曰是積暑與食伏痰  
在中當下之或曰人疲倦若是且下利不食烏可下  
方擬進參附生曰脉雖沉遲按之有力雖痢而後重  
下迫不下則積不能去病必不已其母弟倪仲權獨  
是之乃以消滯九藥微得通利即少快明日復加數  
獻微錄 卷之七十八  
服之宿積腸垢盡去向午即思食旋以薑橘參苓淡  
滲和平飲子調之旬餘乃復王敬中母病反胃每隔  
夜食飲至明日中晝皆出不消化他醫以暖胃之藥  
悉試之罔效敬中詣櫻寧生言且固請往視脉在肌  
肉之下甚微而弱生擦衆醫用藥無達於病何至不  
効心歉然未決一日讀東垣書謂吐有三證氣積寒  
也上焦吐者從於氣中焦吐者從於積下焦吐者從  
於寒其脉沉而遲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小溲利大便  
秘爲下焦吐也法當通其秘溫其寒氣復以中焦寒  
和之生得此說而喜起數日其合於王母之證

王母大便秘遂再往視專治下焦散寒以  
香爲君丁桂半夏爲佐服至二三十劑而飲食晏然  
生曰經不云平寒淫所勝平以辛熱其是之謂歟俞  
德明嘗病傷寒經汗下病既去而人虛背獨惡寒脉  
微細如線湯熨不應櫻寧生乃以理中湯劑加薑桂  
藿附大作服外以薑擦良薑吳檳桂椒諸品七辛熱  
爲末和薑糊爲膏厚傅滿背以紙覆之稍乾即易如  
是半月竟平復不寒矣此尤治法之變者也顧機仲  
病傷寒後勞復發熱自汗經七日或以爲病後虛勞  
將復補之櫻寧生曰不然勞復爲病脉浮以汗解矣  
獻微錄 卷之七十八  
補爲以小柴胡湯三進再汗而瘳胡茂林子婦魏仲  
彬妹也新產二日惡露不行臍腹痛頭痛身寒熱常  
隆冬時衆醫皆以爲感寒溫以薑附益大熱手足搐  
搦語謔目攛仲彬固邀生往診脉弦而洪數面赤目  
閉語喃喃不可辯舌黑如焰燥無津潤胃腹按之不  
勝手蓋燥劑搏激血內熱而風生血蓄而爲痛也生  
曰此產後熱入血室因而生風即先爲清熱降火治  
風涼血兩服頗爽繼以琥珀牛黃等稍解人事後以  
張從正三和散行血破瘀三四服惡露大下如初時  
產已十日矣於是諸證悉平方明禮內人感暑病

泄厥逆惡寒胃脘當心而痛自腹引脇轉爲滯  
噦不食人以中暑霍亂療之益劇撰寧生診其脈三  
部俱微短沉弱不應時曰此陰寒極矣不亟溫之  
則無痊理內經雖曰用熱遠熱又曰有假其氣則無  
禁也於是以至薑附溫劑三四進間以丹藥脈稍有力  
厥逆漸退又服薑附七日衆證悉去遂以丸藥除其  
滯而臟腑自安矣生之活人率類此然頗有不盡  
述者生嘗語其徒曰予在儀真時聞友人王德全言  
江西有醫士曰黃子厚爲術精詣其治往往出人意  
表有富家子年十七八病徧體肌肉坼裂名子厚治  
之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本  
子厚乃屏人詰病者曰童幼時曾近女色犯天真乎  
曰當十三四曾近之已子厚曰得其說矣褚澄云精  
未通而御女則四體有不滿之處後日有難狀之疾  
在法爲不可療後果惡汁淋漓痛楚而死又鄰郡一  
富翁病泄瀉彌年禮致子厚診療療旬莫効子厚曰  
予未得其說求歸一日讀易至乾卦天行健朱子有  
曰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間得地在中間如人弄碗珠  
只運動不佳故在空中不墜少有意則墜矣因悟向  
有富翁之病乃氣不能舉腎不脫也又作字持水滴  
吸水初以大指按滴上紙則水滿筒放其按則水下

瀉無餘乃豁然悟曰吾可治翁證矣即治裝往翁家  
驚喜至即爲治艾灸百會穴未三四十壯泄瀉即已  
生自少識之後在鄞胡元望女生始六月亦病泄瀉  
不已因教以前灸即瘳子厚在至治天曆間術甚行  
虞文靖公嘗有贈醫士黃子厚詩云  
史右口予幼喜業醫遇醫士輒近之觀其治往往誤  
藥死若以試其術然子懼陰殺人而莫之罪必不道  
於天刑遂棄不復習襄城樓寧生壽能活人反掌間  
術奇驗若此時人爲之語曰世以人試術生以術活  
人其初去吳營千萬予聞處扁曰聞病之陽論得其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本  
陰陽病之陰論得其陽倉意曰吾以脈法治之而瘳  
遂共有得於子者歟



滄洲翁自復傳

戴

滄洲翁者姓呂氏名復字元膺晚號滄洲翁其先世  
東人也東萊先生成公與其季忠公自河東徙婺史  
部郎知台州事諱寶之者復自婺徙鄞家焉大父克  
德父居敬比三世皆早喪翁幼孤且甚貧獨依母氏  
居既長從鄉先生受尚書周易久之棄去習詞賦後  
以母病復喜攻岐扁術而恨無其師一日遇三衢鄭  
禮之逆旅中即知為醫中毛遂也每謹事之鄭亦見  
翁醇謹無他頗心愛翁因呼翁語曰我有古先禁方  
及色味藥論諸書知人生死定可治甚精我年老欲  
求後學

春之主人

李中

其以授公翁即避席再拜盡得其書受讀可一年所  
輒試之有驗然尚未精也鄭復教翁日記診藉攷方  
藥驗否悉為參訂不使毫釐失理又若干年所積為  
人治診病效無不神自是鄭之病家及凡寓公過客  
以病留者皆往  
昔樂應之浙省平章左答納  
失理在帥調時病無睡睡則心悸神憊如處孤壘而  
四面受敵兵達旦目眈眈無所見耳聾瞶無所聞雖  
堅臥密室曉未嘗交也即違醫之良者處刺累月弗  
瘳後召翁診翁切其脉左關之陽浮而虛察其色少  
陽之支外溢於目皆即告之曰此行之膳虛而風諸

公獨治其心而不祛其膺之風非法也因投禁方烏  
梅湯抱膽丸日再服遂熟睡比寤病如脫郡人蘇伯  
友病衄旬浹不止時天暑脉弱眾醫以氣虛不統血  
日進著歸茸附瀉甚則告衍窮家人皆容貌變更蘇  
亦流涕長漣泣命其子強翁診翁至未食頃其所衄  
血已三覆器矣及切其脉兩手皆虛芤右上部滑浮  
數而躁且其鼻赤查而色澤即告之曰此得之酒酒  
酒毒暴悍而風暑乘之熱蓄於上焦故血妄行而淖  
溢蘇曰某嘗饑走赤日已而醉酒向風臥公診當是  
翁為製地黃汁三升許兼用防風湯半劑飲之立驗

秋徵錄

春之主人

李中

童芳仲幼女華病嗜臥頰赤而身不熱命小兒醫四  
三人療之皆以為慢驚風屢進攻風之劑兼旬不愈  
翁切其脉右關獨滑而數他部大小等而和因告童  
曰女無病關滑為有宿食意乳母致之乳母必嗜酒  
酒後輒乳故令女醉非風也及詰其內子李李曰乳  
母近掌酒庫餉苟竊飲必任意潛使人視臥內有數  
空罍榻下翼日拘其餉飲以枳椇葛花日二三服女  
起如常時童良輔子年十二患內癰腹脹臍凸而頗  
痛醫欲刺臍出膿其母斬不許抱子獨泣童馳告翁  
遂與俱及造臥內見一野僧擁爐熾炭燃銅筋一二



松烈火中瞻目視翁曰此兒病癰發小腸有含刺勝  
無傳法翁喻之曰臍神關也鍼刺所當禁矧難舍于  
內惟當以湯丸攻之苟如若言必殺是子矣僧怒趨  
而出翁投透膜散一七明日腹自氣合潰繼以十奇  
湯下善應膏九旬決瘰趙氏子病傷寒餘十日身熱  
而人靜兩手脈盡伏俚醫以爲死也弗與藥翁謬之  
三部舉按皆無其舌胎滑而兩顙赤如火語言不亂  
曰告之曰此子必太發赤斑周身如錦文夫脉血之  
於潮也今血爲邪熱所搏渾而爲斑外見於皮膚呼  
之氣無形可依猶溝隧之無水雖有風不能成波  
斑消則脉出矣及爲其灸而赤斑爛然即用白虎  
加人參湯化其斑脉乃復常繼投承氣下之瘡發斑  
無脉長沙所未論翁蓋以意消息耳普濟寺主僧體  
無爲病瘳已三日不知人翁切其脉右口之陽弦而  
起少陰之脉堅而動不滿四十動而止此寒邪乘於  
腎肝所致法當以辛甘復其陽爲作湯三升頓服遂  
起對客如不病然一藏已經去此若干日當復病病  
果死如其日臨川蕭雲泉羽客也偶游鄴道翁  
某病兩目視物皆倒植屢謂名醫弗喻翁曰視  
二視直爲曲古人嘗言之視物倒植誠所未

喻也願聞其因雲泉曰某嘗大醉盡吐所飲酒  
達曙遂病翁切其脉左關浮促餘部皆無恙卽告之  
曰當傷酒大吐時上焦反覆致倒其脂肓故視物皆  
倒植此不內外因而致內傷者也法當復吐以正其  
脂肓遂授黎蘆瓜蒂俾平旦湧之湧畢視物不倒植  
東臯寺僧述無作族姓孫氏一女子病厲風爲夫所  
出家貧不能致醫無作過翁約曰吾女姪病可念早  
昇致就翁診顧僧舍不宜能速爲我治療乎翁曰諾  
他日匿患者於密室召翁診其脉翁曰脉來疾而去  
遲上虛而下實蓋得之醇酒棲內而風毒乘之今雖  
秋散錄  
髮禿眉墜然鼻根幸未陷肌肉幸未死遂以防風通  
聖而益以下藥下瘀血數升及重穢青黑物并進斬  
蛇長松等湯丸復佐以雄黃楓油作膏摩之逾月瘰  
餘姚州守郭文煜病噦十餘日州之以醫名者畢至  
悉以附子丁香等劑療之益甚翁切其脉陽明大而  
長右口之陽數而噪因告之曰公之噦卽古之咳逆  
也以熱而致或者失察而反助其熱誤矣飲以竹茹  
湯未終劑噦止帥府經歷哈散侍人病喘不得臥老  
木黃之劑以散其肺邪翁後至診之脉曰盛人  
而疾兩尺俱短而離經因告之曰

漸益得之毒藥動血以致胎死不下奔迫而上衝升風寒作喘也乃用催生湯倍芎歸煮二三升服之夜半果下一死兒喘止哈數密囑曰病妾誠有懷以室人見嫉故藥去之衆人所不知也老醫聞之慚而去樞密董孟起在帥閫時命翁臨診俾審新故病翁切其脉兩寸俱浮弦脉法浮爲風弦爲痛兩寸屬上部卽告之曰明公他無所苦首風乃故病也蓋得之沐而中風當發先一日則劇劇則大吐而後已蓋笑曰然余少時喜沐每迎風以晞髮因致頭作痛痛一如公所言公善診幸余療也爲製龍腦膏犀角四分二

獻徵錄

李人

之一逆愈帥府從事帖穆失爾病下痢完穀衆醫咸謂洞泄寒中日服四逆理中輩彌劇翁診其脉兩尺寸俱弦長右關浮於左關一倍其目外眥如草滋蓋知肝風傳脾因成飧泄非藏寒所致飲以小續命湯損麻黃加朮三五升痢止續命非止痢藥飲不終劑而痢止者以從本治故也純孝廟祝楊天成女壽在室病不月命婦人醫療之不得其名狀及五閱月其腹如有姪求其色脉卽怪因詰之曰汝病非有異夢則鬼靈所憑耳女不答趨入臥內密語其侍姬曰我去夏追涼廟廡下薄暮遽黃衣神心動是夕夢一男

子如暮間所見者卽我寢親狎由是感疾我慚報不敢以告人醫言誠是也姬以告翁翁曰女而色乍赤乍白者鬼也脉乍大乍小者祟也病因與脉色符雖劇無苦乃以桃仁煎下血類脉肝者六七枚俱有竅如魚目病已延慶寺僧珂瑩中病翁診其脉獨右關浮滑餘部皆無恙曰右關屬脾絡胃挾舌本蓋風中廉泉得之醉臥當風而成瘡珂舞手索筆書几上曰酒吾先佛所戒自祝髮來未嘗飲露坐當風誠所不免其師天紀在座卽怒訶曰汝處別業時每飲輒醉尚諱疾自誤邪翁取荆瀝化至寶丹飲之翼日遂解

獻徵錄

李九

語蒲心寺僧履師者一日偶搔腹中疥忽自出血汨汨如涌泉竟日不止瘍醫治療弗驗邀翁往視履時已困極無氣可語及持其脉惟尺部如蛛絲他部皆無卽告之曰夫脉血氣之先也今血妄溢故榮氣暴衰然兩尺尚可按惟當益管以瀉其陰火乃作四神湯加荆穗防風不間晨夜併進明日脉漸出更服十全大補一劑遂痊全本然病傷寒旬日邪入於陽明僅醫以津液外出爲脉虛自汗進玄武湯以實之遂致神昏如熟睡其家邀翁罔死期翁切其脉皆伏不見而肌熱灼指卽告其季曰此必榮血致斑而脉伏

非陽病見陰脉比也見斑則應候否則皆非  
衾稠視其隱處及小腹果見赤斑瀝下石堅且拒痛  
爲作化斑湯半劑繼進韓氏生地黃湯逐其血是夕  
下黑矢若干枚即斑消脉出後三日又腹痛遂用桃  
核承氣以攻之所下復如前乃愈內子王病傷寒乃  
陰隔陽面赤足蹇而下痢躁擾不得眠論者有主寒  
主溫之不一余不能決翁以紫雪理中丸進徐以  
小劑甘草乾薑湯飲之愈且告之曰下痢足蹇四逆  
証也乃用常法則上焦之熱彌甚今以紫雪折之徐  
引至甘以溫裏此熱因寒用也聞者皆歎服藥修

獻徵錄

卷之七

譚南宏遠奉旨往闕諭土猾余蠻子余嘗戮人尊俎  
之間以意之遂驚氣入心疾作如心風比啣使命來  
鄴疾屢作逐逐奔走不避水與火與人語則自賢自  
貴且或泣或笑翁切其脉上部皆弦滑左倍勁於右  
益痰溢膈中灌心胞因驚而風經五臟耳即投以湧  
瀉痰涎一頓器徐以驚氣丸服之盡一劑痔瘻部  
史虞東村內子壬午盛嗜酒且善食忽疾作肌肉頓  
消骨立翁診其脉則兩手三部皆洪數而左口尤躁  
遂語虞曰此三陽病由一水不能勝五火乃移熱  
於小腸不癢則淋王曰前漫如脂者已數日語未竟

趨入臥內凝及需其溺器以視則如紅釜置烈火  
沸不少休翁以虎杖滑石石膏黃柏之劑清之痛稍  
却而湧沸猶爾也繼以龍腦辰砂末之煎以枳柿食  
方七沸輒止餘姚余慎言子孟仁病寓湖心僧舍以  
求治翁至其處而孟仁方飯坐甫定即搏爐中灰雜  
飯猛噬且喃喃詈人翁命左右按之切其脉三部皆  
弦直上下行而左右尤浮滑蓋風痰留心胞證也法  
當湧其痰而凝其神既湧出痰沫四五升即熟睡竟  
日乃寤寤則病盡去徐以治神之劑調治之神完如  
初御史王彥芳內子病飧泄瀉年衆醫皆謂休息病

獻徵錄

卷之七

七

療以苦堅辛燥之劑弗效翁診其脉當秋半雙弦而  
浮卽告之曰夫人之病益病驚風非飲食勞倦所致  
也以肝主驚故虛風自甚因乘脾而成泄當金氣正  
隆尚爾至明春則病將益加法當平木太過扶土之  
不及其泄自止夫人曰僕寓南閩特平章燕公以銅  
符密授御史俾出入自如吾兒闖玩弄久之遂失去  
平章一日追符甚急儀心懼焉由是疾作公指爲驚  
風信然乃用黃犢牛肝和以玫瑰風健脾之劑服之踰  
月泄止邵季李華文妻母龐病小腹脹痛皆以爲  
瘕聚藥之決月弗愈繼命翁診翁循其小陰脉如刀

力之切手胞門孔而數知其陰中痛癢結小腸也即  
告之曰太夫人病在幽隱不敢以聞幸出侍人密語  
遂乃出老嫗翁曰患者苦小腸癢以故臍下如痕聚  
公腹已成腫迫於玉泉當不得前後澣澣則痛甚嫗  
拜曰公神人也所苦一如公所言遂用國老將軍爲  
向導挾麒麟竭虎魄之類以攻之臍自夜潰應手  
愈浙東運使曲出道過郵病臥瀕虛驛召翁往視翁  
察色切脉則面戴陽氣口皆長而弦蓋傷寒三陽合  
病也以方涉海爲風濤所驚遂血苑而神憊爲熱所  
搏遂吐血一升許且脇痛煩渴語連是年歲運左

康徵集

卷之七十八

七

尺當不應其輔行京醫以爲腎已絕立告其左右曰  
監司脉病皆逆不祿在旦夕家人皆惶惑無措翁曰  
此天利脉無憂也爲投小柴胡湯減芍加生地黃半  
劑後俟其胃實以承氣下之得利愈副樞張息軒病  
傷寒踰月既下而內熱不已脇及小腹偏左滿肌肉  
色不變俚醫以爲風矢所中脅其手摩之浹四旬所  
其毒循宗筋流入於臍凡赤腫若瓠子瘍醫刺潰之  
而左脇腫痛如故既還醫之尤良者在門更召翁診  
翁以關及尺中皆數滑而且孔因告之曰脉數不時  
則生惡瘡間內逢孔則內癰作季脇之腫癰作膿也

經曰癰疽不得頃時而下之慎勿晚乃用保生膏作  
丸衣之以乳香而用硝黃作湯以下之下膿如糜可  
五升許明日再圍下餘膿立瘥樞府陳斷事內人病  
召翁視翁切其脉左口弦而孔餘部皆和翁即起密  
告陳曰夫人病當陰中痛而出血且少陰對化在五  
泉心或失寧則玉泉應心痛痛則動血而與經水不  
相調益得之因內大驚神憊而血苑陳日公醫誠良  
也致病一如公所言翁乃爲製益榮之劑且納藥幽  
隱再劑即無苦翁之治病雖若不甚構思然其鈞取  
古法動中有繁多類此其於醫門羣經及古今方二

康徵集

卷之七十八

七

無不放索其要歸他若諸醫爲術之精粗施治之功  
拙亦皆品彙區別無一義之或遺所致羣經及古方  
論語多不錄有曰內經素問世稱黃帝大伯問答之  
書及觀其旨意殆非一時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  
之手劉向指爲諸韓公子所著程子謂出於戰國之  
末而其大略正如禮記之萃於漢儒而與孔子子思  
之言並傳也蓋靈蘭秘典五常政六元正紀等篇無  
不闡明陰陽五行生制之理配象合德實切於人身  
諸色脉病名鍼州治要皆推是理以廣之而皇甫  
之甲乙楊上善之太素亦皆本之於此而微有異

同醫家之大綱要法無越是書矣然按西漢藝文志有內經十八卷及扁鵲白氏二內經凡三家而素問之目乃不列至隋經籍志始有素問之名而不指為內經唐王冰乃以九靈九卷牽合漢志之數而為之註釋復以陰陽大論託其為師張公所藏以補其亡逸而其用心亦勤矣惜乎朱墨混殺玉石相亂訓詁失之舛逆疎引援或至於未切至宋林億高若訥等正其誤文而增其缺義頗於冰為有功今於各篇之內註意與經相類者仍斷章摘句而釋以已意冀與同志商確非敢妄議前修也內經靈樞漢隋唐藝文

藏微錄

卷之七十八

志皆不錄隋有鍼經九卷唐有靈寶註漢黃帝九靈經十二卷而已或謂王冰以九靈更名為靈樞又謂九靈尤詳於鍼故皇甫謐名之為鍼經即隋志鍼經九卷苟一書而二名不應唐志別出鍼經十二卷也所謂靈寶註者乃扁鵲太玄君所箋世所罕傳宋季有靈樞略一卷今亦湮沒紹興初史崧併是書為十二卷而復其舊較之他本頗善學者當與素問並觀蓋其旨意互相發明故也本草三卷舊稱神農本經漢藝文志未嘗錄至梁陶隱居始尊信而表章之謂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但後人多更修飾之耳秦皇所

焚醫方不術不與故猶得全錄及遺漢獻之遷徙習慣之奔迭文籍焚燬千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是其本經然所出郡縣乃多後漢時制疑張仲景華元化所記舊經之藥止三百六十五種隋氏進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而註釋分為七卷唐李英公世勣與蘇恭參攷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種分為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宋劉翰等又附益醫家管用者一百二十種偽蜀孟昶亦命其臣韓保昇等以唐本圖經參比增廣世謂之蜀本草至宋掌禹錫等補註新舊藥合一千八十二種定以白字為神農所說

藏微錄

卷之七十八

七十五

黑字為名醫所傳草石之品可謂大備他若雷公以下蔡邕徐大山秦承祖王季璞鄭虔諸公所撰名本草者凡三十九部三百五十卷雖顯晦不齊無非輔翼舊經焉耳近代陳衍作本草折衷王好古作湯液本草亦刪繁之遺意也竊意舊記郡縣古今沿革不及一物而根苗異名或同名異質而主療互見者尚須考定俾歸于一可也難經十三卷乃秦越人祖述黃帝內經設為問答之辭以示學者所引經言多非靈素本文蓋古有其書而今亡之耳隋時有呂博望註本不傳宋王惟一集五家之說而醇訛或相亂

惟虞氏祖爲可觀紀齊卿註稍密乃附辨揚玄操呂  
廣王宗正三子之非周仲立頗加訂易而考証未明  
李子楚亦爲句解而無所啓發近代張潔古註後附  
藥味非經意王少卿演繹其說目曰重玄亦未足以  
發人之蘊余嘗輯諸家之長先訓詁而後辭意竊附  
鄙說其間以便後學未敢以爲是也傷寒論十卷乃  
後漢張機仲景用素問熱論之說廣伊尹湯液而爲  
之至晉王叔和始因舊說重爲譌次而宋成無已復  
爲之註釋其後龐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祗和王寔之  
流固亦互有開發而大綱大要無越乎吐汗下溫四  
法而已蓋一證一藥萬選萬中千載之下如合符節

卷之七十八

七十六

前修指爲羣方之祖信矣所可憾者審脉時汨王氏  
之言三陰率多斷簡況張經王傳亦往往反覆後先  
亥豕相雜自非字字句句熟玩而精思之未有能造  
其間奧者陳無擇嘗補三陰證藥於三因論其意蓋  
可見矣近人徐止善作傷寒補亡恐與先哲之意不  
合余因竊舉大要以補成氏之未備知醫君子或有  
所取也脉經十卷乃西晉太醫令王叔和本諸內經  
素問九靈及扁鵲仲景元化之說裒次而成實醫門  
之通鑑診切之指的自與近代倣託鈐訣者不同歷

歲既深傳授不一各秘所藏互有得失蓋以  
億等始考証謬妄頗加改易意其所誤四時經之類  
皆林氏所增入陳孔碩何大任毛升王宗卿輩皆嘗  
審訂刊傳今不多見近人謝堅白以其所藏舊本刻  
于豫章傳者始廣余嘗撫其精語并引內經之辭作  
診切經要二卷非敢翦其冗複間亦補其缺漏且附  
私說各條之下以與同志研究爾脉訣一卷乃六朝  
高僧生所撰託以叔和之名謬立七表八裏九道之  
目以惑學者通真子劉元賓爲之註且續歌括附其  
後證既謬而意亦滋晦今代王光國刪其舊辭而益

卷之七十八

七十七

以新語既不出其畦逕安能得乎本原餘如清溪徐  
氏雜錄李上交輩皆自誤著凡十餘家亦每蹈襲前  
說在叔和之所不取讀者止記入式歌以馴至乎脉  
經可也病源論五十卷乃隋大業太醫博士巢元方  
等奉勅撰集原諸病候而附以養生導引諸法哀成  
一家之書醇疵相混蓋可見矣宋之監署乃用爲課  
試元復循襲列醫門之七經然附會雜揉非復當時  
之書其眼者當自見之吳景賢亦作病源一書近代  
不傳太始天元玉冊元詰十卷不知何人所作歷漢  
至唐諸藝文志俱不載錄其文自與內經不類非戰

國時書其間有天皇真人昔書廿六文若道正經分  
天有之太易無名先於道生等語皆老氏遺意意必  
老氏之徒所著大要推原五運六氣上下臨御主客  
勝復政化潘正及三元九宮太乙司政之類殊為詳  
明深足以羽翼內經六微旨五常政等篇太玄君扁  
鵠為之註猶郭象之於南華非心學之所易曉觀其  
經註一律似出一人之手謂扁鵠為黃帝時人則其  
書不古謂扁鵠為秦越人則傳中無太玄君之號  
門倣託率多類此玄珠密語十卷乃啓玄子所述其  
自序謂得遇玄珠子而師事之與我啓蒙故自號啓  
蒙

卷之七十八

七十八

玄子蓋啓問於玄珠也且曰玄珠密語乃玄珠子密  
而曰授之言也及考王氏素問序乃云辭理秘密難  
粗論述者別撰玄珠以陳其道二序政自相戾意者  
玄珠之名取諸蒙莊子所謂黃帝遺玄珠使罔象得  
之之語則師事玄珠子而號啓玄者皆妄也宋高保  
衡等校正內經乃云詳王氏玄珠世無傳者今之玄  
珠乃後人附託之文耳雖非王氏之書亦於素問十  
九卷二十四卷頗有發明余嘗合素問視之而密語  
所述乃六氣之說與高氏所指諸脉全不侔疑必刊  
傳者所誤也原其所從蓋據據內經六微旨又至真

要等五篇治天元玉冊要言而前合雜論  
休祥之應未必可徵實偽書也苟啓玄別撰  
世又豈止述氣運一端而已覽者取其長去其短  
神也中藏經八卷少室山鄧處中云華先生從游公  
宜山古洞值二老人授以療病之法得石上書一  
函用以施試甚驗余乃先生外孫因用先生遺室夢  
有所授獲是經於石函中其託為荒誕如此書不考  
傳錄更焚書之實其偽不攻自破按唐志有吳普集  
華氏藥方別無中藏之名普其弟子宜山公意  
諸論非普輩不能作鄧氏特附別方而更今在真蓋  
獻微錄

卷之七十九

七十九

其方有用太平錢并山藥者蓋太平乃宋徽宗初年  
號徽宗以避厚陵偏諱而始名山藥其書可以類推  
然脉要及察聲色形證等說必出元化遺意覽者細  
為審諦當自知之聖濟經十卷宋徽宗所作大要祖  
述內素而引援六經旁及老氏之言以闡發遺旨  
政和間班是經于兩學辟雍生吳提舉之屬義若達  
道正紀等篇皆足以裨益治道啓迪身心餘如孕元  
立本制字命物二三章釋諸字義失於穿鑿良由不  
攷六書之過瑕瑜具存固無害於義也其論諸腎  
有曰扁鵠醫如秦鑑燭物妍媸不惑又如奕於運敵



者若可法觀者不能測其神機舍公醫如  
得心應手自不能以巧思誦人張長沙如湯武之即  
無非王道其攻守奇正不以敵之大小皆可制勝  
元化醫如庖丁解牛揮刀而肯綮無礙其造詣自當  
有神雖欲師之而不可得孫思邈醫如康成誦書詳  
於訓詁訓詁其自得之妙未易以示人味其膏腴可  
以無錢矣龐安常醫能啓扁鵲之所秘法元化之可  
法雖大假其年其所就實不在古人下錢仲陽醫如  
李時用兵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其始以顧願方著名  
于時蓋因扁鵲之因時所重而為之變爾陳無擇醫  
如老吏斷接深於鞠識未免移情就法自當其任則  
有餘使之代治則繁劇許叔微醫如顧愷寫神神氣  
有餘特不出形似之外可模而不可及張易水醫如  
濂溪之圖太極分陰分陽而包括理氣其要以古方  
新病自為家法或者失察剛欲指圖為極則近乎畫  
蛇添足 河間醫如素馳種樹所在全活但假米  
以為春利於松栢而不利於蒲柳張子和醫如老  
將對敵或陳兵背水或濟河焚舟置之死地而後生  
不善效之非潰則北矣其六門三法蓋長沙之緒餘  
也李東垣醫如御弦新絃一鼓而字籟並炮膠柱和

之七均由是而不諧矣無他希聲之妙非明  
知此幾平禮醫如歐陽詢寫字善學法度而不尚  
易學者易於摹倣終乏漢晉風度張公度醫專法仲  
景如蘭齋賦詩每有少陵氣韻王德庸醫如虞人張  
繼廣絡原野而脫兔殊多詭遇獲禽無足算者翁之  
學問該博非獨醫門為然他如經史傳記諸子雜家  
以及天文地志曆算兵刑食貨卜筮釋老之書亦靡  
不精家然玩故其見之言語文字皆有考據可徵不  
為浮誇以炫世至於為詩尤雄健蒼古有古作者之  
遺風嘗以晦迹丘園為台州僊居縣儒學教諭後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八十一  
調臨海及陞本郡教授俱不上善著書有內經或問  
靈樞經脈箋五色診奇眩切脈樞要運氣圖說養生  
雜言脈緒脈系圖難經附說四時災理方長沙論傷  
寒十釋運氣常變釋松風齋雜著稿各若干卷傳學  
者為人恭勤詳緩與人交款款常若不自足狀貌不  
踰中人語言如不出諸口卒然遇之不知其學之富  
也年老無子而有女四人生女不生男人以太倉公  
方之  
論曰自古疾醫參之以九藏九竅之變通之以五味  
五穀之資五色五氣五聲以視其生死五毒五藥以



攻此底一術博矣故非聰明洽達知夫天地神  
氣之出入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逆順之  
理爲從者未易以臻此若治河翁豈近是  
乎今之爲醫一遵古昔神聖之格言而且博攷載籍  
參照元原著之於方冊余論次翁事頗采其意云使  
翁之授醫術之中一意儒學者書以垂世可謂稽古  
之士矣

抱一翁項所傳

戴良

抱一翁者東嘉人也今居越江上姓項氏名所字彥  
章晚更自號抱一翁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比三世  
俱以和義維其家翁自幼聰敏好方數外大父壯曉  
村世業醫常奉父命謁受其書讀之年未成童已暗  
誦岐扁素難王叔和脉經稍長學易趙穆仲葉見山  
所後以母病醫誤投藥死痛之益厲志醫術欲盡  
受他柰方間越大儒韓明善先爲方善也遂往拜  
之盡得所藏方論甚富後更詣陳白雲受五診奇眩  
歷試其說皆精良會金華朱彥修來越出金源劉河  
間張戴人李東垣諸書示之翁獨疑古方不宜治今  
病之論亟往錢塘見陸簡靜叩之始悟古今方同一  
矩度也後又往浙右見葛可久論劉張之學又往建  
業見戴全父全父亦是郡儒者爲謀五運六氣撰要  
若干篇授翁太醫院使張廷玉善橋引案机甚奇非  
世之所聞也翁亦得見事之盡其技於是爲人治診  
病決死生無不立驗里鍾姓者一男子病脇痛衆醫  
以爲癰也投諸香靈桂之屬益甚翁診其脉告曰此  
腎邪病法當先溫利而後竭之投神保元下黑溲痛  
止卽令更服神芎丸或疑其太過翁曰向用神保元

以腎邪透膜非全竭不能引導然已豆性熱非得  
硝大黃蕩滌之後遇熱必再作乃大泄瀉而病已翁  
所以知男子之病者以陽脉弦陰脉微澁弦者痛也  
澁者腎邪有餘也腎邪上薄於脇不能下且腎方惡  
燥今以燥熱發之非得利不愈經曰痛隨利減殆謂  
此也鍾女病腹脹如鼓四體骨立衆醫或云爲積爲  
蠱爲瘵也翁診其脉告曰此氣薄血室鍾曰服芎歸  
輩積歲月非血藥乎翁曰失於順氣也夫氣道也血  
水也氣有一息之不運則血有一息之不行經曰氣  
血同出而異名故治血必先順其氣俾經隧得通而

康徵錄

卷之七十八

後血可行乃以蘇合丸投之三日而腰作痛翁曰  
欲行矣急治芒硝大黃峻逐之下汗血累累如瓜者  
可十數枚應手愈翁所知鍾女病者以六脉弦滑而  
且數弦者氣結滑者血聚實邪也故氣行而天下之  
鍾有從女病名同而診異翁曰此不治法當數月死  
向者鍾女脉滑爲實邪今脉虛元氣奪矣又一女子  
病亦同而六脉獨弦翁曰真藏脉見法當踰月死後  
皆如之越幕官費姓者有子病甚重醫皆以爲瘵盡  
愕束手一日費對客獨泣客以翁薦翁診之曰此病  
暑邪非瘵也家問死期翁曰何得死何得死爲昨白

虎湯之即瘵翁所以知費子之病者切其脈  
而且實細數者暑也暑傷氣宜虛今不虛而反實乃  
熱傷血藥爲之也費病胸膈壅滯甚驚昏不知人  
者人人異見以杏仁薏苡之劑灌之立蘇繼以升  
麻黃善結通消其腹脹之踰月瘳翁所以知費之病  
者以陽脉浮滑陰脉不足也浮爲風而滑爲血聚始  
由風傷肺故結聚客於肺陰脉之不足則過於宣逐  
也諸氣本乎肺肺氣治則出入易苑陳除故行其肺  
氣而當自已建康萬天長廉君病醫投丹附薑桂  
逾其診其脉告曰此得之酒病當噦作噎食入卽

康徵錄

卷之七十九

出而飲洩不利廉曰紫子乎能斯著獨燒酒翁進葛  
花解醒加黃芩飲二升所勢減衆醫以藥性過寒交  
沮之翁既論不協辭去卽嘆曰實實而虛虛過二月  
當入鬼錄矣果如翁言翁所以知廉之病者切其脉  
思數而且滑諸數爲熱滑爲嘔爲胃有物酒性大毒  
大熱而反以熱劑加之是火其火也且洩秘爲陽結  
今皆反治故二月死也茶商李富人也啖馬肉過多  
腹脹醫以大黃巴豆治之轉劇翁後至診之寸口脉  
芤而兩尺將絕翁曰胸有新邪故脉促宜引之上達  
以奪之誤矣急飲以湧劑且置李中座使人環旋

頃吐宿肉仍進神芎九天下之病去衆醫咸曰予所不及也浙東僉憲史君素苦足病發則兩足如柱潰黃水踰月乃已已輒復發翁診其脉告曰六脉皆沉緩沉爲裏有濕緩爲厥爲風此病風濕毒俗名濕腳氣是也乃以神芎九竭之繼進舟車神效九下濁水數十出遂不發動南臺治書郭公久患泄瀉惡寒見風輒仆日臥密室以氈蒙其首熾炭助之出語啞啞如嬰兒諸醫皆作沉寒痼冷治屢進丹附不特驗翁診其脉告曰此脾伏火邪濕熱下流非寒也法當升陽散火以逐其濕熱乃煮升麻柴胡澤瀉羌活等劑

獻徵錄

卷之七

而繼以神芎九郭曰子苦久泄今復利之恐非治也翁曰公之六脉浮濡而弱且微數濡者濕也數者脾有伏火也病由濕熱而且加之熱劑非苦寒逐之不可法曰通因通用吾有所試矣頃之利如本屑者三四出卽蒙首之遺去次去熾炭病旋已鄭蓮允謙妻患痢三年許醫以血得熱則淖溢服瀉心導血之劑益困衄纔數點輒昏翁診之六脉微弱寸爲甚曰肝藏血而心主之今寸口脉微知心虛也心虛則不能司其血故逆而妄行法當養心仍補脾胃其子子實則心不虛矣服琥珀諸補心之劑愈漸卽胡公病

發熱惡風而自汗氣奄奄弗屬諸醫作傷寒治發表退熱而益增翁診其脉陰陽俱沉細且微數處以補中益氣之劑醫止之曰表有邪而以參芪補之邪得補而愈盛必死此藥矣翁曰脉沉裏病也微數者五性之火內扇也氣不屬者中氣虛也是名內傷經曰損者溫之飲以前藥而卽驗南臺操梁彥思使闔而足不能履醫以風論或以脚氣治經年不瘳翁診之六脉僅微數而他無所病卽探患處乃骨出不入肯綮耳施以按摩卽愈臺治書迭里迷失公足失履而傷腕骨掌反於後老六閱月矣衆醫不能治公知

獻徵錄

卷之七

全

翁精按摩曰幸子治也翁令壯士更相摩從辰至申而筋肉盡腐遂引其掌以縣之噤噤然有聲藥以兩月其足如常時金叅教子年方稚嘗嬉戲偃臥於階側忽驚馬踐其足筋骨斷碎卽死久乃蘇翁以其法治之卒完其足步履無所苦聞萬夫長陳君臨陣爲刀斫其面瘡已愈而眉與鼻不能循甚惡時時仰泣曰吾面無完膚生何以見妻子死何以見父母乎乃拜翁求治翁命壯士按其面膚肉盡熱腐施之以法卽面赤如頰盤左右賀曰復故矣左丞王公畏瘴毒晨必命醫診省醫鄭生切其脉愕曰平日兩尺無虞

今忽不應指可怪也公卽驚曰人無尺脉猶樹之無根其能久生乎命他醫診之其論亦同乃命翁診翁曰此天和脉勿妄治也因陳氣運交反之道以曉之公叱衆醫曰若等誤人多矣奪提舉俸者二人翁之於醫多類此於是門人學子懼其老且衰也力請著書以貽後乃作脾胃後論以補東垣之未備其略曰或問脾胃之有虛寒信乎曰脾胃爲百病之源然每惡寒而喜熱寒者陰氣盛陽氣微也熱者陽氣盛陰氣微也而所以致夫陰陽之微盛者脾胃之虛故也甚則陰陽孤立而死矣經曰有者爲實無者爲虛故

錄微錄

卷之七十八

六

惡寒而反惡熱脉必洪滑數盛此蓋以實熱而致寒戰慄者也至於脾胃虛弱傳化失常榮衛俱虛不任風寒內外之邪易以傷之經曰因身之虛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又曰陽虛生外寒又曰陰盛生內寒又曰陽受氣於上焦以溫皮膚分肉之間今寒在外則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則寒氣獨留於外脉必沉遲而弱此虛寒而致戰慄者也熱淫於內治以甘寒河間所論是也寒淫於內治以辛熱上文所論是也二者所因各不同又可熱一而言哉又問戰慄鼓頷及諸禁鼓慄如喪神守皆屬於熱河間謂熱之極反有水化制之故其治法專主甘寒以發其鬱資水以制火也然與治瘧之戰慄鼓頷可得同其法歟曰戰慄鼓頷皆屬於熱此經首章之言言熱之一端也比及後章言瘧之始發陽氣併於陰陽虛陰盛而外無氣故先寒慄陰氣逆極則陽復出陽與陰復併於外則陰虛陽實故先熱又曰溫瘧者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瘧之寒熱戰慄鼓頷者以上下交爭虛實交作陰陽相移也逆調論曰人非常熱常溫而爲煩熱者何也岐伯曰以陰氣少陽氣勝也人身非常寒而寒從中生者何也岐

錄微錄

卷之七十八

六

伯曰陽氣少而陰氣多也此皆不可專主於熱  
理論則分戰慄於內外之診戰者身為戰搖戰者心  
戰又曰陰中於邪必內慄也表風虛微內氣不守故  
使邪中於陰正氣虛弱故成慄戰者正氣勝慄者邪  
氣勝鼓頷者邪人陽明故鼓頷為戰之輕者其有森  
然而寒者然而振是名曰振而振亦戰之輕者由是  
而觀發熱而戰慄者陰虛而陽盛也法當補陰而抑  
陽不熱而戰慄鼓頷者陰盛而陽虛也法當助陽而  
抑陰至若寒熱交爭陰陽相移又當從之逆之其始  
則同其終則異資取化源追之迎之調之而為之治

不足計其得以留之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  
其脈必弦澀虛者故治以補中益氣使中氣既盛則  
邪氣可不戰而屈矣此按本寒源之論蓋治其本者  
也河間戴人以為可湧可竭者是治其有形之邪其  
脈必洪實沉滑必當去其有形之物而中氣可復又  
必資水以制火而陰陽自和蓋治其標者也至若長  
沙直以邪氣留之於中焦必以辛溫之劑散其無形  
之邪經曰寒則氣聚熱則氣散舉痛論曰諸痛為寒  
是也其脈必虛浮遲澀故以發鬱開結之劑主之蓋  
從中治者也知乎此則三者之法斷不可以偏廢而  
近世宗三家者往往自相詆毀而有南醫北醫之不  
同決不肯以寒涼施之於南方辛熱施之於北方何  
其自害之若是歟經曰病當問其起居固言地方之  
不同矣然治寒以熱治熱以寒微者逆之甚者從之  
要在臨時變通消息以為治安可恨以南北之分而  
有寒熱之異異哉又問脹病或以濕熱留飲否隔而  
傳化失常甚則霍亂吐下又以為諸如乃熱鬱於內  
故為堅痛不可以言寒又以為急痛者因寒之極而  
乃凝澀而為痛如是則所謂霍亂吐下而心腹絞痛  
者當作熱論乎抑亦治乎曰吐下之作罕有不由

脾胃感之蓋胃爲水穀之海受天之氣地之氣  
薰蒸而成氣血以養四旁往往因其氣失宜風  
寒燥濕之邪得以乘伏錯亂於其間風爲百病之始  
而春爲溫風夏爲陽風秋爲涼風冬爲寒風風也者  
天地之氣也寒風即天地之寒氣經曰歲土不及風  
乃大行化氣不令草木茂榮飄搖而甚民病於泄霍  
亂邪因陰陽錯亂之所致矣其有失飲過制七情內  
鬱則濕飲否隔遂使陰陽不得升降塞而不通陽併  
于陰陰併于陽揮霍變亂水穀沸騰而爲吐下霍亂  
此則濕熱留飲致之然也若夫堅痛爲熱本指瘡瘍  
瘡微錄 卷之七十八 九十三  
皆熱心火心主熱化故痛屬熱即不以寒言至熱急  
痛出寒乃舉痛論諸痛爲寒之說經曰寒濕於內以  
辛熱散之佐以苦寒長沙以辛熱之劑散其錯亂風  
寒之氣良以此耳凡所臨証固當察物之陰陽驗人  
之虛實不可專以爲有熱而無寒不可專以爲有寒  
而無熱斯蓋折衷之道也翁他所言病及所論証治  
衆多今頗失之不能以盡錄而錄其大槩如此其於  
爲醫或在杭或在鄞或在閩在杭爲府史爲肅政府  
書史在鄞爲帥府令史在閩掾行中書掾行臺一皆  
以醫見辟諸貴人而非所尚也然廉謹之

素業吏事卓卓當時者亦皆自謂不能及翁儀貌  
美鬚髯雙目爛爛如電光天性純孝父母有疾扶  
保抱不解帶者旬朔沒則一遵儀禮治其喪平居樂  
易寬厚務揚人善而恥言其過臧獲有失亦不忍加  
以色辭與人交盡其義其於恩意尤至也喜辭章善  
音律工繪畫而獨以醫顯所著書有竹齋小稿及脾  
胃後論別譏醫原若干卷議論宏瞻未及成子一曰  
恕能世其業云  
論曰仲尼有言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豈不信然  
歟抱一翁爲醫四十年所其已人病生人之死甚衆  
獻微錄 卷之七十八 九十三  
人以厚利報翁輒却而不受與之藥即富徒手亦與  
藥不責其償而濟物一心孜孜然終始弗少衰則所  
謂有恒者豈近之與傳曰醫非人愛不可託非廉潔  
不可信若翁者殆可託而可信者歟至於立言以垂  
世則取諸先覺之說折衷之而一本於經貫微達幽  
不失細小備矣豈非宣暢曲解古之良醫也歟

張頤傳

王 榮

頤字養正醫士。廬吳下。中年以臂廢。而氣岸峭。不哀。周文襄公巡撫吳中。賓禮之。議論侃侃。不屈也。其醫大槩。以保護元氣為主。處劑多用參朮。而每著奇效。能預刻年月日。決人生死。往往奇中。子昔館其家。尚及見焉。故得傳其事。崔御史某。按吳病痰氣。短不能息。養正曰。此之謂支飲。法當汗之。愈知長。王汝器病傷寒。衆醫以爲熱症。養正曰。是極寒。當用附子。用附子果愈。高都御史尚達久患咳。或以爲外感。或以爲癰結於肺。養正曰。胃氣傷。正氣損。似外。

卷之七十八

九十四

感而非也。卒用補劑。而差王。子南母節婦患足疾。不能轉動。內外醫莫知其証。養正曰。此風也。用祛風湯。差李百戶慶患嘔血。吳下醫皆在。養正後至。曰。諸公以爲何如。咸曰。未死也。養正曰。吾去矣。諸君法之。去數十步。慶死。謝揮使病。謂其家曰。亟來與訣。頃之不能言矣。其家未信。頃之果然。北客有計姓者。患痰火。白詭善飯。養正曰。是不可爲也。計大怒曰。我何病哉。半月計卒。無錫華氏數延養正。昆仲三人縱言及年。壽養正曰。弟思濟當先逝。曰。幾何時。曰。一年許。其家特未信。明但思濟疽發于背。養正曰。是矣。不可治也。

乃謂他醫治之少。間華使人詣曰。君言不可治。今愈矣。養正曰。有是乎。歸語汝主視便中。當有若絮者。至某日死矣。視之果然。及某日死。葉文莊有悖疾。養正治之。輒愈。問之曰。吾醫無過人者。但病有淺深。治有緩急。扶持元氣。取自然之效耳。文莊大以爲然。太史公曰。近世言醫者。率祖東垣。丹溪。謂醫中王道。信然。然病者每遲之。及養正用之。數著奇效。可謂善用其術者矣。吳父老爲子言。教諭開恭。遊癰疾。吳醫治之。率用三百湯。不效。謂養正亦用三百湯。家人曰。前用之。不養正曰。子勿言。投之。果愈。衆莫知其故。豈別有巧妙乎。蓋吳下言醫之良者。必曰養正云。

敕山老人倪維德傳

朱右

敕山老人者三吳名醫也姓倪氏名維德仲賢其字也敕山在胥門之西二十餘里盤紆鬱秀有巖壑卉竹之美老人之居里在焉老人宋和州防禦使昌嗣之後當前代盛時讀經史世其家業墳典丘索而外若神仙方伎之書吐納導引能經鳥伸之術無不攬涉而於軒岐之學尤精到絕倫常自誦曰吾以通靈之姿窺素簡之奧究火策之候啓玄命之秘以御風而遺世宜無難者而獨念夫大化之生人也以其有益於世也使其生而無益於世猶無生也然而功彰

康徵錄

卷之五

七

山河名登旂常此則有命最而在下克施其惠者其惟醫道乎乃校訂金李東垣明之所著醫說凡若干卷表章以行於世復演靈樞素問運氣本草之說約為治目精要曰原機啓微等論示人以分門列證之方其人居敕山有草堂數間可以免震凌有搭欄田數十畝可以備伏臘裕然不求于人遨遊湖山樂以自適嘗一適城市愛過從之相與而不去也人則從而實焉非其人亦不告也以故於老人他伎無知者而惟醫則老人以急濟為務獨著譽焉老人今年踰七十矣而顏色如四五十歲人康強步履精彩矍鑠

康徵錄

卷之五

七

耆樂引接與少壯無異其所以自養者如此至其人也廣博神速效績不可勝紀今姑撫數事以傳之惟南周萬戶子始八歲忽得皆憊疾數日方甦驟驚如木偶人寒暑饑飽皆不知節適率嘗食土炭至口不得出音老人視之曰此脾風也脾智意府也而以風故不知人事也宜投之疏風助脾之劑數服而愈同郡顧顯卿妻年五十餘患瘵始生如塊近三年如益一頭痛楚不可忍羣醫視之投藥且厭而卒不效老人曰是少陽經為邪氣所攻耳即劑以其藥服之逾月而愈吳陵盛架閣內子左右肩背上下患瘰癧兩臂頭面皆然屢以艾灼瘰癧暫止且復作如是數年老人切其脉曰左關浮盛右口沉實此酒食滋味所致也投以某劑其瘰遂止陳上林仲實以勞役得熱疾日出氣暄則熱夜及涼雨則否暄盛則熱增劇稍晦則甦如是者三年老人曰此七情內傷脾胃陰熾而陽鬱耳以東垣飲食勞倦法治之其熱旋已此其尤彰彰者若其他固不得悉附焉嗚呼賢哉越人倉公見錄於史遷至今望之若神人然老人之術足以繼之矣子生也後不得從事老人之教姑援述者之槩次第而為文之其於老人之造詣如蜚足之度



山嶽目之望洋未幾其一也

倪維德墓碣銘

宋 濂

吳郡有名世之醫曰倪府君諱維德字仲賢其先家于汴宋曾大父曰嗣宋和州防禦使生秀文值宋錄既訖乃其醫術游大江之南遂擇郡之吳縣居焉秀文生學亦能紹家學有問於時則府君之父也府君時學不厭受尚書於碧山湯公焚膏繼晷探索精微發於章句皆燁燁有奇氣湯公器其才勸之仕府君曰爵祿乃資之以澤物者然有命焉不可以倖致局石紹承醫學以濟吾事乎於是取黃帝內經日研其

賦微錄

卷之七十八

與旨見其疏陳治法拙筌本原欣然曰醫之道盡在是矣問有疑難質于父師之間心緒益開明頗病大難以來粗工多適用裴宗元陳師文和劑局方故方近病多不相值泰定中得金季劉完素張從正李杲三家之書讀之知其與內經合自以所見不診真積力久出而用藥往往如神奇證異疾一經診視有如赤白黑無不爽者周萬戶子八歲患昏憤數日而醒不識有饑飽暑寒欲語則不能出聲時以土炭自塞其口府君切其脉曰此慢脾風證也脾藏智聰慢則智不足其不知人事也宜投以某劑而廖顧顯卿妻

右耳下生瘰大與首同其疼不可忍更數十醫弗效府君診已告于眾曰此手足少陽經受邪故也甚易治耳製某藥令啖之逾月而愈劉子正內子病氣厥或哭或笑人以爲哭所附府君察其故且脉之謂劉曰左右手脉俱沉胃腕中必有所積有所積必疼問之果然以生熟水導之吐痰涎數升病遂除盛架闔妻左右肩未瘡蔓延至兩臂上及顏面不可禁或於病處灼艾勢暫止已而如初府君曰右脉沉左脉浮且盛此滋味傷厚之所致也投以某藥疾旋已林仲實因勞發熱熱隨日出入爲進退食飲漸減府君切

賦微錄

卷之七十九

九十九

之曰此得之內傷故陽氣不升陰火漸熾溫則進涼則退是其徵也投以治內傷之劑其疾如失府君治難療之疾多類此文繁弗載府君每有言曰劉張二氏治多攻李氏惟在調補氣蓋隨世推移不得不爾也於是府君之治疾既察天時地理又參之以人事所以十不失一然操心仁厚但來謁者即赴之不知有富貧一旦有寔人抱疾求治府君既授藥兼畀以烹藥之器客怪而問曰藥可宿備瓦缶亦素具乎府君指室北隅示之其積者蓋百數云府君病眼科雖出方論竟無全言著原機啓微若干卷又校訂李

果試效方若干卷錢粹傳世君子多之性尤嗜文  
預置公書肆有新刻者輒購入之積至五千餘卷  
構重屋以藏晚年建別墅救山之下每乘扁舟具酒  
殺與二三賓客放浪於水光山色之間條然高舉如  
在世外因自號曰救山老人壽七十五卒於洪武十  
年六月二十日其年七月二十一日葬於縣之至德  
鄉上沙村兩重山之下娶章氏先府君而卒至是同  
穴生一子曰衡通儒書亦以醫鳴于時三女曰淨真  
曰媛真曰孝真各適士族三孫男曰謹曰識曰讓二  
孫女曰婉寧曰婉柔尚幼予嘗患內經之學晦而弗  
獻微錄卷之七十八  
章無豪傑之士以洗滌之浙河之東有朱君彥修以  
斯學爲已任而三家之說益明浙河之西則府君奮  
然而起蓋與彥修不約而同使泥局方者逡巡退縮  
不敢鼓吻相是非而生民免天閼之患者二公之功  
爲多彥脩之歿予已銘其墓今府君之子亦復惓惓  
爲請予安得固辭邪因歷序其行事而銘之銘曰  
賢者之學素問爲宗猶儒治經專門是攻寒暑溫涼  
升降浮沉或逆或順制治最深隨時立方始與疾同  
正氣既摠邪沴乃融粗工雖守一不移執中無權  
罔契厥機羣昏方酣苟不力扶冥冥夜行撻垣索塗

三家者與上竊本源如揭日月照耀天門伊誰承之  
作世範機東則有朱西則有倪視被沉痾目牛無全  
肯綮既中萬理皆捐幹運元化陶冶樞機人謂其功  
與良相齊救山之陽一葦可航載載翔與世若府  
明鑑之失孰不獻款視其故篋幸有遺書發而讀之  
相繼繩繩何以徵之墓門有銘

獻微錄

卷之七十八

五

應雷字震父姑蘇人也攻于醫嘗著醫學會同二十卷推五運六氣之標本察陰陽升降之左右以定五臟六腑之虛實合經絡氣血之流注而知疾病之候死生之期處方制劑砭礪率與它醫異時按察判官李某中州名醫也因診父疾復咨於應雷問其答論父子相顧駭愕曰南方亦有此人邪乃盡出所藏劉守真張潔古書與之討論無不脗合而劉張之學行於江南寔自是始應雷由平江醫學教授擢江浙醫學提舉子乾孫字可久生有奇氣體貌碩偉膂力

蘇徵錄

卷之六

一

人好擊刺戰陳之法以至陰陽律歷星數靡不精究長乃折節治經屢試不第遂棄去肆力古學爲文章有盛名于時父應雷取醫書授之乾孫稍治輒精而不屑施行或施之輒取異效其名與丹溪朱彥修並稱云一日嘗炒大黃過焦悉棄之不用其慎如此人來迎致不問貧富皆往貧人以楮鏹來買藥準病輕重乾孫貯善藥絨以與之仍歸其直或楮鏹有不佳者顧爲之易佳者以還使供饘粥人皆稱其仁一書生傷寒不汗發狂循河走乾孫就擠置水中良久出之裹以重繭乃汗而解同郡富家女年可十七八

病四支痿痺目瞪不能食衆醫莫能治迎乾

視之笑曰此不難治命悉去其房中香奩流蘇之屬發藉地版掘土爲坎昇女寘其中扇其扉戒家人伺其手足動而則聲當報我久之女果舉手足而呼投藥一丸明日自坎中出矣蓋此女平日嗜香而脾爲香氣所蝕故也壬辰徽寇轉掠蘇人震恐廉訪僉事李仲善請乾孫圖之乾孫勸城之以守然後請自往討賊仲善從之卒城之而濟又善以生辰推禍福嘗語光福徐顯曰聞中原豪傑方興而吾不得與命也今六氣乖厲吾犯咸池始將死矣一日見武士開弓

蘇徵錄

卷之六

一

取挽之而穀歸而下血亟命其子煎大黃四兩飲之予惡其多密減其半飲之不下問其故子以實對曰少耳亦無傷也我命來年當死今則未也再服二兩愈明年果卒

嵩渚子曰吳門故多醫最知名者曰葛可久其後乃有劉觀上賓盛寅啓東沈玄以潛王敏時勉皆有時名而以顧頤著者又有錢瑛良玉云聞唐開元中有周廣者亦吳人每觀人顏色卽知抱疾深淺言之神驗無事診候也流風相承議論指授是故吳中多善醫迄今猶然因傳可久父子行事併著之

嚴景傳 附

陳 鎬

嚴景字克企別號牧菴其先姑蘇人祖道通以醫業起家徙居金陵父尚節以名醫召爲太醫院士擢梁府良醫景幼資性過人好學不倦通周易尤精家學素難靈樞傷寒諸書對客談及了辨如響永樂中詔太醫院送名醫子弟讀書以備用命趙友同吳欽德二先生教之景方弱冠在選中益探圖奧二先生喜曰是子不羣他日必以醫鳴者也後果以儒醫鳴都城求治療者無虛日子弟來從學者無間遠近景氣岸甚高動必以禮而勇于行義尤喜吟咏語意清粹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七百四 景山館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七百四

景山館

學士周公敘結詩社于金陵景與焉年七十三卒大宋伯靜存倪公稱其行誼志節屹若砥柱特立于世有古遺民之風

橘泉翁祝仲寧傳 附

程敏政

橘泉翁祝仲寧者四明人世爲醫家至翁當永樂初被召來京師及見故太醫院使戴原禮原禮蓋丹溪朱氏高第弟子翁未及卒業而原禮去乃自肆力于丹溪諸遺書及太素脉訣又上游于張劉李三氏以達素難大有所悟入遂專主濕熱相火之說而內外傷辨尤精確守不變嘗曰世不推病于脉而索病于方此大誤也然世醫信局方已久故凡致翁者始聽其言心非之至終驗乃大信惟一二熟舊文武市人有疾一遇翁輒効而稍名讀書者謂其用三黃之劑反惡見翁家君尚書南征還病脚膝痠痛 上命醫來視且合四方之醫皆以爲寒濕率用烏附蛇酒療之盛暑猶請服藥如是者三歲一日家君夢有神人書祝字以示者時孫太傅亦臥病走往候之太傅瞿然謂走曰予非祝翁殆矣走聞翁姓惕于夢爲之愕胎急與俱來翁診視良久又檢諸醫案憮然曰幸哉公之免于患也此濕熱相搏而成經所謂諸痿生乎靜熱者也即日擬其綿盡謝諸醫者取清燥湯飲之曰此疾已深又爲熱藥所誤非百貼不驗蓋服二月餘病良已自是家入有疾非翁藥不收嘗而士夫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七百五

上命

醫來視且合四方之醫皆以爲寒濕率用烏附蛇酒療之盛暑猶請服藥如是者三歲一日家君夢有神人書祝字以示者時孫太傅亦臥病走往候之太傅瞿然謂走曰予非祝翁殆矣走聞翁姓惕于夢爲之愕胎急與俱來翁診視良久又檢諸醫案憮然曰幸哉公之免于患也此濕熱相搏而成經所謂諸痿生乎靜熱者也即日擬其綿盡謝諸醫者取清燥湯飲之曰此疾已深又爲熱藥所誤非百貼不驗蓋服二月餘病良已自是家入有疾非翁藥不收嘗而士夫

間亦殆有延致之者然翁愈人之疾已卽置之不復挂口或扣之亦喀然不應曰吾厭世之嘔嗽者故走所目擊翁事多不讓古人而不得其診視之詳獨志其槩云孫太傅病頭面項喉俱腫大惡寒醫疑有異瘡翁曰非也此所謂時毒似傷寒者丹溪曰五日不治殺人急和敗毒散加連翹牛蒡子大黃下之三日愈又嘗右脇大痛腫起如覆盂手不可近醫以爲滯冷服香桂姜黃推氣之劑小腹痛益甚翁曰此內有伏熱瘀血在脾中耳經所謂有形之腫也然痛從利消與承氣湯加當歸芍藥柴胡黃連黃蘗下之

康徵集

卷之七十八

五十六

得黑瘀血二升立愈又嘗有瘍發左耳後寒熱間作晝夜呼不可忍瘍醫欲與十宣散補托之翁曰此有餘之火無事于補與防風通聖散加柴胡白芷下之腫消痛止時太傅年八十餘翁凡三下之皆奇英國公病左癱不語氣上壅醫以爲中風用順氣祛風之劑弗効翁曰此痰火濕熱所致與之清燥化痰前後飲竹瀝數升愈國子監丞彭英義舅銜鎮撫王隆亦病此翁皆以是起之新寧伯母夫人病痰喘遍身腫痛進諸流氣之劑弗止親國公子年八歲病哮喘夜不得寢喉中作拽鋸聲醫日用抱龍丸轉加失音公

皆與瀉火清氣之劑愈或者疑請其說翁曰人雖有毛禪而諸氣貴鬱肺火之發則同第脉候有衰脆藥味因之有小增損耳忻城伯素有痰疾嘗出墜馬昇歸不復知人醫用理傷斷續之藥翁笑曰此雖墜馬寔痰發之故與之降火消痰已而愈武靖侯夫人病周身百節痛又胸腹脹目閉逆冷手指甲青黑色醫以傷寒主之七日而昏沉皆以爲弗救翁曰此得之大怒火起於肝肝主筋氣盛則爲火矣又有痰相搏故指甲青黑色與柴胡枳殼芍藥苓連瀉三焦火明日而省久之愈故太平侯疾病腫中痛喘嘔吐酸自

康徵集

卷之七十八

五十七

云臍上一點氣上至咽喉如冰每子後申時輒發醫以爲大寒翁曰此得之大醉及厚味過多子後申時此際相火自下臍上故作痛與二陳湯加苓連山梔蒼朮數服愈戶部主事吳潤病頭眩兩耳鳴如萬蜂中甚痛心擾亂不自持醫以爲虛寒下天雄矣翁曰此相火也而脉帶結是必服峻劑以劫之急與降火升陽補陰之劑脉復病愈姚光祿女年十七病潮熱醫以爲瘧治之加寒戰血崩又以爲虛將補之翁曰此熱入血室所致先與小柴胡湯再與承氣湯微下之去紫黑瘀血數塊愈吳檢討子年十八病眩暈

狂亂醫以爲中寒已而四肢厥冷欲自投火中醫曰  
是當用烏附庶足以回陽翁曰此心脾火盛陽明內  
實用熱藥則不治強以瀉火解毒之劑三服愈耿祭  
酒病頭暈翁發熱慄慄惡寒醫以爲感冒用甘辛  
汗之劑汗出不止腹滿作渴譏語發癰醫又以爲  
暑翁曰此非一時寒暑可致乃積濕熱在足陽明  
太陰經中故疹見與除濕熱補脾胃瀉陰火之劑愈  
廣昌知府王詔病筋痿給事中徐肇病氣衰皆爲醫  
所誤翁一以清燥湯起之至於飲食勞倦之疾世醫  
率以爲外感而得翁起之者尤衆不能悉記也翁年  
下孫太傅一歲精健亦略相等活人之心日甚一日  
每乘款段從一童子走東西應鄉人之請雖雨雪早  
暮不自恤都人日輦金幣以謝門下而翁夷然不以  
此介意焉初楊文貞公家有孫病豆寒戰嘔泄將院  
使以爲不治或薦翁翁時尚少診視之曰無傷也與  
藥一粒而効文貞素重蔣者終闕其事不以告人御  
史錢斯夫人病惡寒日夜以重裘覆其首起躍入湯  
湯中不覺醫以爲寒甚翁持之曰此痰火上騰所謂  
陽極似陰者非下之火不殺下經宿而微表呼水飲  
之旬日氣平愈給事中毛弘病傷寒汗已不解醫與

之補劑補旬日病大作盜汗屑裂將邀他醫而誤召  
翁翁曰傷寒無補法此餘熱不解與苓蓮山梔石膏  
之劑一服即愈此三事非目擊然人有誦之者故附  
載之 論曰近世有儒名者立說斥東垣丹溪之書  
爲不足觀曰二家動引素難猶儒者動引唐虞三代  
何益王事應爲此言者亦悖之甚矣唐虞三代之治  
術豈謬人家國者邪患人不能爲耳然人雖莫能  
而猶幸其難口也若禁之不言則豈復人理也哉宜  
乎稱泉翁之不獲遇也跡此觀之世之執古道而不  
通者豈特翁邪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百九

王贈齋敏墓志銘

贈齋王君吳下名士以醫而掄其衆長卒莫掄於君子其幽光潛德遠近來弔者各能言其略也母沈氏妊七月而生君至老猶顙顙未合父德廣早世家遂落年十六從韓先生伯承學伯承扣其所嘗讀先世藏書幾何隨答之曰不失爲世儒世醫家子可教也處一室寫誦不少輟每其師所診療巧出意表處錄記成帙曲折不遺伯承曰王生所就當不在人後踰年師亡適盛啓東先生致御醫事閱其孤且貧也曰盍居藥肆肆以養母對曰恐家學世我而失先生曰

志足以繼光華矣吾受業光華之門還授之于其裔

王

宜矣留賓館下辛棄未幾母得乳疾卒大恟脫下頰仆而幾絕衆亟揉合之良久甦蘇綿州性初論以養生之教曰貧而孤不有母不有今日哀痛自不能已也綿州賢之抱疾延治者拒不往綿州曰在禮固自得矣如物何強而往其施治一出東垣丹溪不立異以激近効不乘人之危以射厚利不斥言他醫之誤曰吾偶中耳蓋韓盛二師之仁術君擴充之而及人者大也城內外嫗稚愚智皆焚君之名君察脉觀色卽得其疾所由致治無不愈者惟貴勢人之疾難治

羣工爭欲售其能攻補雜施一難也遇下不以禮自重者不苟往非所重二難也唯唯取悅就得而盡禁其所欲難之三也奉養厚而中氣素有奪又難之一君則反是客禮遇之言易入而投劑又奇中名愈遠而愈尊貴延聘四至或臨蒞乎近雖弗疾亦延訪其謹疾致病之故君益以禮自持全活者多而心愈下不易其所易不難人之所難每記入某疾某藥其稟受幾歲治以某法某劑可起與否詳書之不可起之證與脉何似亦詳書之積五十年得一百十八籍曰藥案其間出奇之見暗與古合某婦患血蠱攻以常

法君以安胎之劑調攝之且曰當得男卽愈已而果

然秋日受海道總帥翁公燕謝飾優者爲女子侑觴

七

無疾也頗積面青羸而氣微從君謂翁曰火尅金之兆也火令司天必死矣明年六月咯血果死蘇州衛千戶申志年欲近二十忽昏眩譫語體熱甚而咳以傷寒治者易數手矣君曰痘也以升麻湯與之衆相顧疑厥明痘出猶體而愈錫邑鄒氏疽發于背不腫起衆瘍醫曰起卽易治也君膠之曰擊指之脉卽起亦不治何言之易衆劫以走起如栗哄然曰保無傷矣竟三日死人又知其不分科而能通也松江富家

餽白金數十斤借言于巡撫都御史萬安劉公之  
置之曰吾以醫見重于公而以利脫人之罪非處已  
之道又以利而覬公之聽非處人之道既而公廉得  
之益器重焉禮部以薦起為用以贖廢黜居吳城德  
慶坊宋以來四百有餘年故址也君早孤門戶衰薄  
僅舊屋數楹君展拓締構分子弟中半不以新拓置  
者為已有也又展為新第者三與仲叔季三子以故  
弟與伯子守先祀風日好時迎養于諸子之家與客  
飲咏以樂暮還于伯曰此吾瞑目地也年七十有二  
而卒君姓王氏諱敏字時勉號訥菴晚以疾不良于  
步履錄 卷之七十八

萬安劉公之

世醫韓襄傳

祝允明

韓公名襄字克贊長洲人也曾祖奕夷當永樂中夷  
興從兄奕並事太宗皇帝以醫名太宗皇帝官  
夷為太醫院院使夷為院判寵賚優渥多越常典而  
奕尤以儒行表於山林間公為院判長孫蓋仲子布  
出也幼而孤獨精先業明允確廉不隨不同侃侃如  
也老益恬澹無干于時而平生以其術澤人者則弗  
勝紀王氏婦體碩年老升樓踰而仆諸醫都不終脉  
搖首言中風立死耳後至公公曰病是跌撲家授藥  
融導氣血氣血平當瘳已而果然從兄之子之夫嚴  
狀敘錄 卷之七十八  
恒病胸膈開滯溺赤精滑作寒熱呂骨族間成核如  
胡椒比一枚特熱而痛不能言發在間日既三年公  
視之曰病自虛火動為滋陰降火藥九引以龍腦服  
一月熱止更為參耆補兩月病已病得之心切於生  
財而不定也所以知者診其脉六部虛大時數數然  
也將歸姪女止之公言留無為特留一冬藥耳明年  
春應來蘇吾遠迎矣卒如之相城沈人隱君貞歲八  
十公去賀壽倏忽不寧便沈劇公脉之報無害飲以  
湯齊訖君就枕度公與客宿隱君猶子周舍丁夜聞  
內大哭聲客李者嘆先生誤邪公言事有非理所必



吾終不見其死耳黎明問焉蓋哭以他故所以知者  
脉惟虛無他八十之人應然也今隱君室陳碩人病  
咽喉結凡小腫不痛不癢衆醫並以爲痰癥也公謂  
隱君非痰癥一潰應死隱君戚其言姑從衆謀攻痰  
無幾丸決破聞日便逝所以知者其脉弱其形衰其  
年及耆而不復榮滋部分在開闔也宋德妻病其友  
深夜叩公門請決治公往從帷前秉燭望見之卽回  
步不施藥強之診脉亦竟許以死明日更醫無言同  
者三日以死問之公云白如枯骨死也金陵軍人妻  
獨居暴怒口鼻頻出血五六升公視之面壁臥不能  
獻徵錄 卷之十八 五十五  
吐一語氣欲屬不屬奄奄然診之六脉盡取參背加  
地黃生犀飲之三日夜止龍塘橋陳家娣奴有言齊  
成疾居一年奴死娣甚恐力求醫連易數于弗瘳皆  
委去公治之刻以兩月可已從之良已公曰形不衰  
脉有根蒂而已周生內年二十八中風不語諸治者  
束臂矣公藥之任以亡慮既而然所以然者外無六  
經之形證脉虛運本情爾也上元人潘病於死未死  
無或以死告告死獨公公後告人大骨槁大肉脫是  
爲形脉俱壞雖食事中獻公診之其脉如弓絃曰入  
鬼錄遲三日經耳遲三日遂亡成化元年公省婦翁

張御醫豫于京師聞老南陽公延張治塾賓南海  
士梁淑一晨間張入直李以請公公告李梁病犯厥  
陰六脉絕不可爲已言訖趨而出李與數達官共訝  
之復併命三五醫雷然薦湯液暮而死矣周善婦病  
於張公斷尺脉不固胎雖成其下也母命其借乎莫  
不笑不三辰如言焉相城僧病腫脹喘逆旦夜反覆  
不能寢一息公爲沈公邀視悅既語云急矣病得之  
酒速投辛熱味爲救俄而甦咸以爲慶公曰胡慶爲  
病本猶未斷在他日耳果三年二發甫除乃以好酒  
與厚味不能禁故所以知更發者診其脉伏逆不應  
獻徵錄 卷之十八 五十六  
也又烟家趙驛年未壯好酒甚酒不離朝夕以酒廢  
食忽病肌腫浮漫腹彭彭而鼓滿時狂憤可愕家人  
謂之妖禦以觀由病益劇公觀之趙神方清言無變  
異也須臾病乃發公曰病得之酒酒以亂神祝何由  
關焉嘆之水庵之劍符祝嘯雜重實其實虛其虛也  
令悉屏去留身對病者徐徐譬解之陳以正說戒之  
絕飲重命之要聞以湯飲遂安所以知其非狂邪脉  
無怪無怪色無惡也戚女倪氏室而抱病公曰疾無  
傷軀憂天乎東鄰問故公曰費微脉細小是謂形脉  
不應尋而病果已已無何嫁張生嫁無何得娠產亡

焉太伯鄒節婦八十傷寒不終朝便委頓欲絕公診之語其孫炯脉洪而無根然年高氣弱將無虞炯謂市醫探利恒態獻白金如干挺公却去與之七劑越日遂瘥王侍郎仲兒四十患痰喘晝夜不得休伯氏評事請公與盛用美氏議治許酬銀於二公公曰藥當出盛君療而酬亦當盛君僕則不能評事問所以然曰脉往來啄焉漏焉候厥逆也許事心痛惡之已乃待其說王家遂謂公口不利絕不復乞醫矣弘治己酉允明秋試南都館舅氏符臺李公貞伯齋宇晚起繙閱繚繞犬夜飲酒數卮就寢積濕熱痰句漸憤憤不舒八月三日肌大燔灼微曙自謂困伏故出遊遊數里愈不舒亟返歸中路遇旋風吃忍之還齋不及解衣備几一大嘔卽伏枕頭岑岑如擊碎夜誤飲表劑汗如溜不解明日添重易以痰劑亦不解又明日成痰又易醫易痰劑乃稍定扶歸蘇痰尚未已乞救於公延久憊甚公變換救之歷五十日迄痊云允明生晚居姻家幼行欽感既久因從叩得滄狀一二筆述如右所覲傳之爲報而猶惜不能以盡公贊曰公之善也夫心行淑焉道業良焉胤胄華焉公善蓋三矣昔韓伯休假於賣藥以存其隱操公旣先

伯休行業又然蓋三善兼有之矣斤斤然君子哉

石山居士汪機傳

李 汎

居士姓汪名機字省之其先出越國公華長子朗州法曹建之後四傳至孺者始遷古黟赤山鎮卽今祁治石山也其後韓新一者元季復遷石山之南曰朴墅鄉人本其所自出尊之曰石山居士雲居士性恬淡不喜奢靡動法古人言出未嘗不踐平居粗衣糲食類儉者至義所當爲視棄百金如一羽耳其弟柱客死廣東海微命予貝往取其柩備歷艱險始得柩歸而所貲一無所問遠祖墳墓失業他姓率衆復之費尤不較族人欲立宗祠籌之工鉅非白金六十斤不可衆難之居士卽任計之二日尊祖敬宗又何惜焉于是衆皆赴起不日而成庭家庭和睦易不苟人者衆從如嫁娶喪祭並依家禮御僮工佃人俱有恩膏其子第曰民有四業皆不可離義之一字早歲習春秋補邑庠弟子員屢試不利其考以望公喻之曰昔范文正公嘗自誓曰不爲良相願爲良醫意謂仕而不相澤之所及顧不若醫之博耳蓋翁嘗以醫活人至數千指故以此喻居士悟卽棄去科舉肆力醫家諸書母孺人病頭痛嘔吐十餘年居士起之如故以望公晚年三染疾亦三起之公曰醫力如此性體

何足羨耶于是益加研究診治者百試百中聲名益彰以疾請者無虛日居士隨請隨就不可起者直告之不隱可起者竭力治之至忘寢食若王公貴人稍不爲禮不應也其自重又如此久之求者益衆所應益博活人至數萬指都里姓名脉色及方症其徒周臣許忠歷紀之爲書曰石山醫按郡侯張獻齋年逾五十過勞怠倦煩悶惡食居士診之脉浮小濡緩曰此合東垣勞倦傷脾之論也冬春宜做補中益氣湯例夏秋宜做清暑益氣湯例依法守方服之良愈又常慮子遲居士復爲診之曰浮沉各得其位後當有子果如所言歛羅斯聰年踰三十病中滿朝寃暮急屢醫不効居士診視脉浮小而弦按之無力曰此病宜補以人參二錢白朮茯苓各一錢黃芩木通歸尾川芎各八分梔子陳皮各七分厚朴五分煎服且曰初服略脹久則寬矣彼疑氣無補法居士曰此世俗之言也氣虛不補痞滿無從消矣經曰塞因塞用正治此病之法也服之果愈其弟斯俊形實而黑病狀痰少聲嘶問或咯血居士診之右脉未無倫時復促而中止左脉比右略小而軟亦時中止曰此肺脾腎三經之病也蓋秋陽燥烈熱則傷肺加之勞倦傷脾

脾爲肺之母病而子失其所養女色傷腎腎爲肺之子傷必盜母氣以自奉而肺愈虛矣法當從清暑益氣湯例而增減之以人參二錢或三錢白朮白芍麥門冬茯苓各一錢生芋歸身各八分黃柏知母陳皮神麴各七分少加甘草五分煎服或曰明醫雜著云凡病喘嗽欬血肺受火邪誤用參者多不救謂何曰醫者意也徒泥陳言而不知變鳥足以言醫人參雖溫難于酸苦甘寒羣藥中奪于衆勢非惟不能爲害而反爲之用矣患者聞之喜曰非通儒論不及此銳意煎服月餘而安羅汝聲年五十餘形瘦而黑理疎

秋後錄 卷之七十一 百五

而澁忽病腹痛午後愈甚醫曰此氣痛也治以快氣之藥痛益加又曰午後血行陰分加痛者血滯于陰也煎以四物湯加乳沒服之亦不減詣居士診之脉浮細而結或五七至一止或十四五至一止經論止脉漸退者生漸進者死今止脉頻則反輕疎則反重與脉經實相矛盾居士熟思曰得之矣止脉疎而痛甚者以熱動而脉速頻而反輕者以熱退而脉遲故耳病屬陰虛火動無疑且察其病起於勞欲勞則傷心而火動欲則傷腎而水虧以人參白芍補脾爲君熟芋歸身滋腎爲臣黃柏知母麥門冬清心爲佐山

查陳皮行滯爲使入乳童便或出或入惟人參漸入至四錢或五錢遇痛進之卽愈或曰諸痛與瘦黑入及陰虛火動參者並在所禁今用之顧効謂何居士曰藥無常性以血藥引之則從血以氣藥引之則從氣佐之以熱則熱佐之以寒則寒在人善用之耳況人參不特補氣亦能補血故曰血虛氣弱當從長沙而用人參是也所謂諸痛不可用參者以暴病形實耳耳羅君年踰五十氣血尙衰矣不用補法氣何由行痛何由止經曰壯者氣行則愈是也或者唯唯程正剛年三十餘形瘦體弱忽病吐瀉水米不入

秋後錄 卷之七十一 百五

口者七日自分死矣居士診脉八至而數曰當仲夏而得是脉暑邪深入也上吐下瀉不納水穀邪氣自甚也宜以暑治或曰深居高堂暑從何入居士曰東垣云遠行勞倦動而得之爲傷熱高堂大廈靜而得之爲傷暑此正合靜而傷暑之論也但彼用溫熱以暑邪在表此則暑邪已深入矣變而用清涼之劑可也遂以人參白虎湯進半杯良久再進一杯遂寬稍安家人皆大喜曰藥能起死回生果然三服減去石膏知母再以人參漸次加作四五錢黃柏陳皮麥門冬等隨所兼病而爲佐使一月後平復如初羅福仁

體肥白年近六十痰喘聲如曳鋸夜不能臥居十診之脉浮洪六七至中或有一結曰喘病脉洪可治也脉結者痰礙經隧耳宜用生脉湯加竹瀝服之至十餘貼稍定患者嫌遲更醫服三拗湯猶以爲遲益以五拗湯危矣其弟曰汪君王道醫也奈何欲速至此于是復以前方服至三四十貼病果如失一婦形肥色淡紫年幾三十艱于子居士脉之兩尺脉皆沉微法當補血以形言之肥人氣虛亦當補氣遂令多服八物湯仍以補陰丸加參著空腹吞之三月餘有孕復爲診之兩尺如舊以理論之孕不當有昔人云脉

狀徵錄

卷之七十八

直主

難盡憑殆此類歟侍御槐塘唐君景形肥色黑素畏熱而好飲年三十餘自汗如雨四肢俱痿且惡寒小便短赤大便或澹或結飲食亦減醫作風治用獨活寄生湯小續命湯弗效五月間居士往視脉沉細而數約有七至曰此痿症也丹溪云斷不可作風治經云痿有五皆起於肺熱只此一句便知治法矣經又云治痿獨取陽明蓋陽明胃與大腸也胃屬土肺屬金大腸亦屬陽金金賴土生土虧金失所養而不能下生腎水水涸火盛肺愈被傷況胃主四支肺主皮毛今病四肢不舉者胃上虧也自汗如雨者肺金傷

也故治痿之法獨取陽明而兼清肺經之熱正合東垣清燥湯服百貼果愈汪鈿長瘦體弱病左腹痛滿穀氣偏行于右不能左達飲食減大便滯居士診其脉浮緩而弱不任尋按曰此土虛木實也用人參補脾枳實泄肝佐以芍藥引金泄木輔以當歸和血潤燥加厚朴陳皮以寬脹兼川芎山梔以散鬱服十餘貼稍寬因糞結滯思飲人乳居士曰祇恐大便滑耳果如言遂辭乳媼仍服前藥每貼加人參四五錢後思香燥物曰脾病氣結香燥無忌也每日因食燥櫃一二十枚炙蒸餅十數片以助藥力年餘而安羅君

狀徵錄

卷之七十八

直主

輔年三十餘嘗因冒寒發熱醫用發表不愈繼用小柴胡熱熾汗多遂昏憤不知其身之所在臥則如雲之停空行則如風之飄毛兼消穀善饑夢遺諸症居士觀其形類肥者曰此內火燔灼而然虛極矣診其脉皆浮洪如指曰脉經云脉不爲汗衰者死在法不治所幸者脉雖大按之不鼓形雖長而色尚蒼可救也醫以外感治之所謂虛其虛誤矣經云邪氣乘虛而入宜以內傷爲重遂以參耆歸朮大劑少加桂附服十餘貼病減十二三再參桂附加芍藥黃芩服十餘貼病者始知身臥于床足履于地自喜曰可不死

矣服久果起胡本修監生年踰三十形肥色白酒中  
爲人折辱遂病心恙或持刀踰垣披髮大叫居士診  
之脉濡緩而虛按之不足曰此陽明虛也宜變例以  
實之庶幾可安先有醫者已用二陳湯加紫蘇枳殼  
等藥進二三貼矣聞居士言卽厲聲曰吾治將瘥誰  
敢奪吾功乎居士遂告回醫投牛黃清心丸如彈丸  
者三枚初服頗快再服燥甚三服狂病倍發撫膺號  
曰吾熱奈何急呼水家人守醫者言禁不與趨棹見  
神前供水一盂一呷而盡未快也復趨厨房得水一  
桶滿意飲之狂勢始減半其不死幸爾復請居士治

卷之七十八

后店

之以參著甘草甘溫之藥爲君麥門冬片黃芩甘寒  
之劑爲臣青皮疎肝爲佐竹瀝清痰爲使芍藥茯苓  
隨其兼証而加減之酸棗仁山梔子因其時令而出  
入之服之月餘病遂減然或日系漸急卽替昧不知  
人良久復甦居士曰無妨此氣血未復神志昏亂而  
然令其確守前方夜服安神丸朝服虎潛丸以助藥  
力年餘熱寢一月而瘥越十餘年因久坐腰痛漸次  
痛延左脚及右脚又延及左右手不能行動或作風  
治而用藥酒或作血虛而用四物湯一嚥卽痛蓋覆  
積熱及用此痛益甚前服熟地黃或吞虎潛丸又

加右齒及面痛甚季秋始請居士診之脉濡緩  
左脉比右較小或潰尺脉尤弱曰此痿証也彼謂  
症不痛今以肢痛爲痿或也居士曰諸痿皆起于肺  
熱君善飲則肺熱可知經云治痿獨取陽明陽明者  
胃也胃主四肢豈特脚耶痿兼濕重者則筋緩而痿  
軟兼熱多者則筋急而作痛因檢橘枳翁傳示之始  
信痿亦有痛也又經云酒客不喜甘熱平味甘而虛  
潛丸益之以蜜則甘多助濕而動胃火故右齒面痛  
也遂以人參二錢黃耆錢半白朮茯苓生地黃麥門  
冬各一錢歸身八分黃柏知母各七分甘草四分煎  
服五貼病除彼遂棄藥季冬復病仍服前方而愈

卷之七十八

后店

服五貼病除彼遂棄藥季冬復病仍服前方而愈  
道濟妻年踰三十無子診視其脉近和惟尺部寬洪  
滑耳問得何病因子宮有熱血海不固爾道濟曰然  
每行人道經水則來乃喻以丹溪大補丸加山茱萸  
白龍骨止澀之藥以治其內再以亂髮灰白礬灰黃  
連伍倍子爲末用指點水染入陰戶以治其外依法  
治之果愈而孕吳傳芳妻年踰五十病左脚膝掌痛  
不能履地夜甚于晝小腹亦或作痛診其脉浮細緩  
弱按之無力尺脉尤甚病屬血衰遂以四物湯加牛  
膝紅花黃柏烏藥連進十餘貼而安吳良鼎形瘦而

蒼年逾二十忽病欬嗽咯血兼吐黑痰醫用參朮之劑病愈甚居士診之兩手寸關浮軟兩尺獨洪而滑此腎虛火旺而然也遂以四物湯加黃柏知母白朮陳皮麥門冬之類治之月餘尺脉稍平腎熱亦減依前方再加入參一錢兼服枳朮丸加人參山梔以助脾六味地黃丸加黃柏以滋其腎半年全愈吳富孫之媳年幾三十因夫在外納寵過于憂鬱患欬嗽甚則吐食嘔血兼發熱惡寒自汗醫用葛氏保和湯不効居士診其脉皆浮濡而弱按之無力晨則近駛午後則緩曰此憂思傷脾病也脾傷則氣結而肺失所賦錄養故嗽家人曰神醫也遂用麥門冬片黃芩以清肺陳皮香附以散鬱人參黃耆芍藥甘草以安脾歸身阿膠以和血服數貼病稍寬後每貼漸加人參至五六錢月餘而愈疎塘黃崇貴年三十餘病水腫面光如胞腹大如其脚腫如槌飲食減少居士診之脉浮緩而濡兩尺尤弱曰此得之酒色宜補腎水家人駭曰水勢如此視者不曰通利則曰滲泄先生乃欲補之水不益刺耶曰經云水極似土正此病也水極者本病也似土者虛象也今用通利滲泄而治其虛象則下多亡陰滲泄耗腎是愈傷其本病而增土濕之

勢矣豈知亢則害承乃制之旨乎遂令空腹服六味地黃丸再以四物湯加黃柏木通厚朴陳皮參朮煎服十餘貼腫遂減半三十貼全愈侍御蕭吉夫年踰五十患眩暈洩瀉體倦夢遺心跳通夜不寐易感風寒諸藥俱不中病居士診之脉或浮大或小弱無常曰此虛之故也丹溪云肥人氣虛宜用參耆又云黑人氣實不宜用之果從形歟抑從色歟居士熟思之色雖黑而氣虛當從形治遂以參耆爲君白朮茯苓木通爲臣山梔子酸棗仁麥門冬爲佐陳皮神麴爲使煎服晨吞六味地黃丸夜服安神丸逾年病安休錄學程勇年三十餘久病癰症多發于晨盥時或見如黃狗走前則昏瞶仆地手足痠痠不醒人事良久乃甦或作痰火治而用芩連二陳湯或作風痰治而用全蝎姜蠶壽星丸或作痰迷心竅而用金箔鎮心丹皆不中病居士診之脉緩弱頗弦曰此木火乘土之病也夫晨陽分而狗陽物黃土色胃屬陽土虛爲木人所乘矣經云諸脉皆屬于目故目擊異物而病作矣聖宜實胃瀉肝而火自息本草云泄其肝者緩其中遂以參耆歸朮陳皮神麴茯苓黃芩麥門冬荆芥穗煎服十餘貼病減再服月餘而安望墩程先生刑

清癯肌膚細白年四十餘患眩暈四肢倦怠夜寐  
悸語亂或用加減四物湯甘寒以理血或用神聖復  
氣湯辛熱以理氣又或作痰火治或作濕熱治俱不  
効遣書請居士診之脉皆沉細不利心部散濇曰此  
陰脉也脾與心必因憂思所傷宜做歸脾湯例加以  
散鬱行濕之藥先生喜曰真切真切服數貼病向安  
一夕因懊惱忽變急請診視脉三五不調或數或止  
先生以爲怪脉居士曰此促脉也無足慮者曰何如  
而脉變若此曰此必怒激其火然也先生哂曰子真  
神人耶以淡酒調水香調氣散一七服之其脉卽如  
狀教錄 卷之七 人 百氏

常溪口孫以德形肥色紫年逾五十頭項少陽之  
瘰癧如枕居士診之脉浮小而滑乃語之曰少陽多  
氣少血之經宜補若用尋常驅熱敗毒之藥瘰癧之  
後難免別患彼以爲然遂煎參耆歸木膏一二斤用  
茶調服無時蓋茶能引至少陽故也旬餘瘰癧潰而起  
程貴英形長而瘦色白而脆年三十餘得奇疾遍身  
淫淫循行如蟲或從左脚腿起漸次而上至頭復下  
于右脚自覺蟲行有聲之狀召醫診視多不識爲何  
病居士往診其脉浮小而濡按之不足兼察其形視  
其色參諸脉知其爲虛症矣傷寒論云身如蟲行汗

多亡陽也遂倣此例用補中益氣湯多加參耆以酒  
炒黃柏五分佐之服至二三十貼遂愈孫某年二十  
餘病欬嗽嘔血盜汗或腸鳴作泄午後發熱居士往  
視其脉細數無復倫次因語之曰難經云七傳者逆  
經傳也初因腎水涸竭是腎病矣腎邪傳之于心故  
發熱而夜重心邪傳之于肺故欬嗽而汗泄肺邪傳  
之于肝故脇痛而氣壅肝邪傳之于脾故腸鳴而作  
泄脾邪復傳于腎而腎不能再受邪矣今病兼此數  
者死不出旬日之外矣果如期而逝楚山汪盛妻年  
踰四十形色蒼紫忽病血崩諸醫莫治或用涼血或

狀教錄 卷之七 人 百氏  
用止瀉罔効居士察其六脉皆沉濡而緩按之無力  
以脉論之乃氣病非血病也當用甘溫之劑健脾胃  
胃庶幾胃氣上騰血循經絡無復崩矣遂用補中益  
氣湯多加參耆兼服參苓白朮散崩果愈汪氏年形  
瘦而脆色白而嫩年踰二十將治裝他出居士診視  
久之語曰某時病將至矣書寸楮遺之蓋欲其止也  
彼不以爲然後果如期病不起逢村王恕年二十餘  
因水中久立過勞病痛痛時腹中有磊塊起落如  
滾浪其痛尤甚居士診其脉皆弦細而緩按之似瀉  
曰此血病也考之方書痼有七皆不宜下用治多用



流散之藥以氣言也茲宜變法治

桃仁下之其痛如失三月痛復作比前加甚脉之輕則弦大上則散清思之莫得其說問曾食何物白雞卵二枚而已曰已得之矣令以指探喉中吐出令盡面痛解至大坑方細形瘦年三十餘忽病腹痛磊塊起落如波浪然晝輕夜重醫用木香沉香磨服及服六君子湯皆不驗居士診其脉浮緩弦小重按似滑曰此血病也前藥作氣治誤矣彼謂血則有形發時雖有塊磊痛減則消而無跡非氣而何蓋不知有形者血積也無形者血滯也滯視積略輕耳安得作氣

秋散錄

卷之三

百十一

論耶若然則前藥胡為不驗遂用四物湯加三稜蓬朮乳香沒藥服之痛遂脫然一婦形長色紫姪五月矣托居士脉之以別男女曰脉右太乎左脉訣云左大爲男右大爲女今脉右大當是女耶彼喜曰我男胎矣往難時尊甫診之亦謂有脉浮大當是女後生男今姪又得是脉知爲男天後果生男居士曰脉貴道其常莫能盡其變此醫所以貴乎望聞問切也九江鈔廠主事鄭君希大瘦長而色青白性急剛果年三十餘病反胃每食入良久復出又嘔又噦但不吐耳或作氣治而用丁香藿香或作痰治而用半夏南

秋散錄

卷之三

百十一

星或作寒治而用姜附藥俱罔効居士脉之皆緩弱稔弦口非氣非痰亦非寒也乃肝凌脾之病經云能合脉色可以萬全君面青性急肝木甚也脉緩而弱脾土虛也遂用四君子湯加陳皮神麴少佐姜炒黃連以泄氣逆服月餘而愈鈔廠陳庫子其父老年患背癰居士診視脉洪緩而濡癰腫如碗皮肉不變按之不甚痛微發寒熱乃語之曰若在臂脾經絡交錯皮薄骨高之處則難矣今腫去臂骨下掌許乃大陽經分尚可治遂用黃耆五錢當歸羌活甘草節各一錢先令以被蓋暖藥熟服之令微汗寢熱腫消一暈五服遂安時居士舟去半日其子駕小艇載鷺米追及拜曰吾父更生故來謝耳居士弟棹之妻瘦長色蒼年三十餘忽病狂披髮裸形不知羞恥衆謂爲心風或欲飲以糞清或欲吐以痰藥居士診其脉浮緩而濡乃語之曰此必忍饑或勞倦傷胃而然耳經云二陽之病發心脾二陽者胃與大腸也忍饑過勞胃傷而火動矣延及心脾則心所藏之神脾所藏之意皆爲之擾亂失其所依歸矣安得不狂在內傷發狂陽明虛也法當補之遂用獨參湯加竹瀝飲之而愈福州李俊年三十餘忽病渴熱昏悶面赤倦怠居士診

之脉皆浮緩而弱兩尺尤甚曰此得之亡欲藥宜溫  
熱其弟曰先生之言是也但病熱如此復加熱藥奈  
何居士曰經云寒極生熱此症是也野虛寒者本病  
也熱者虛寒也譬之雷火兩處火愈熾日出斯  
滅矣遂以附子理中湯煎熟冷服三貼熱渴減半再  
服清暑益氣湯十餘貼而安李一之年近四十病反  
食與近鄰二人脉病頗同居士曰二人者皆急于名  
利惟一之心寬可治遂以八物湯減地黃加藿香爲  
本用蜜煎汁調服而愈二人逾年果沒一之妻病痢  
瘦弱久伏床枕粥食入胃卽腹痛嘔吐必吐盡所食  
康徵錄 卷之七 百五十一  
乃止由是粒食不下嘔者四十餘日醫皆危之居士  
診曰病與脉應無慮也不必藥惟飼以米飲使胃常  
得穀氣白露節後病當獲安如期果愈其姪春年十  
七時秋間病酒視爲小恙居士診之曰脉危矣彼不  
爲然別請醫治而愈惟遍身瘡癢十月間復造詣之  
其行出揖以示病已獲安意謂向之診視欠精也復  
診之曰不利于春至立春果卒汪世昌形肥色紫  
喘二十秋間病惡寒發熱頭痛自汗惡心略痰惡  
醫以療治居士診之脉浮濡而緩右寸略弦曰非  
虛也此必過勞傷酒所致飲以清暑益氣湯四五服

而愈九都許僂形魁偉色黑善飲年五十餘病痢如  
注嗽喘不能伏枕醫以四物湯加麥門冬阿膠桑白  
皮黃栢知母進之愈甚居士診之脉大如指脉訣云  
鼻衄失血沉細宜設見浮大卽傾危據此法不救所  
幸者色黑耳脉大非熱乃肺氣虛也此金極似火之  
病若補其肺氣之虛則火自退矣醫用寒涼降火之  
劑是不知素問亢則害承乃制之旨遂用人參三錢  
黃耆二錢甘草白朮茯苓陳皮神麴麥門冬歸身甘  
溫之藥進之一貼病減十貼病痊後十餘年復診之  
語其子曰越三年壽止矣果驗一婦長瘦色黃白性  
康徵錄 卷之七 百五十二  
躁急年三十餘管墮胎七八次矣居士診之脉柔軟  
無力兩尺雖平而弱不任尋按曰此因胎墮太多  
血耗甚胎無所滋養故頻墮譬如水涸而禾枯土少  
而木倒也况三月五月正屬少陽火動之時加以性  
躁而激發之故墮多在二五七月也宜大補湯去桂  
加黃栢黃芩煎服仍用研末蜜丸服之庶可保全服  
半年胎果固而生二子一婦年踰三十久瘡瘡止有  
姪五月忽病腹痛泄瀉頭痛發渴右脉浮滑左則細  
滑居士以四君子湯加石膏黃芩煎服二貼頭痛泄  
瀉雖除又加肛門脹急其夫欲用利藥居士口耐煩

三日候胃氣稍完然後以四物湯加酒大黃換榔梨  
三四行脹急稍寬再服枳朮丸加黃芩歸身一料病  
去而胎亦無損一女年十五病心悸常如有人捕之  
欲避而無所也其母抱於懷數婢護于外猶恐恐然  
不能安寢醫者以為心病用安神丸鎮心丸四物湯  
不効居士診之脉皆細弱而緩曰此膽病也用溫膽  
湯服之而安居士之甥王宦體弱色脆常病腹痛惡  
寒發熱嘔泄倦臥時或吐蟲至三五日或十數日而  
止或用丁沉作氣治或用姜附作寒治或用消熱作  
積治或用燥烈作痰治罔有効者居士診視脉皆濡  
近駛曰察脉觀形乃氣虛兼鬱熱也遂用參耆歸  
川芎茯苓甘草香附陳皮黃芩芍藥服之而安或  
曰諸痛不可用參耆并酸寒之劑今犯之何也曰病  
夕鬱則生熱又氣屬陽為表之衛氣虛則表失  
所而賊邪易入外感激其內鬱故痛大作今用甘  
溫以表則外邪莫襲酸寒以清內則鬱熱日消病  
由是 胡本清形肥色紫年踰七十忽病瘧熱但其  
目系漸急即合服昏情如瞌睡者頭面有所觸皆不  
避少頃而甦問之曰不知也一日或發二三次醫作  
風治病加重居士診其脉病發之時脉皆結止甦則

脉如常但浮虛耳曰此虛病也蓋病發而脉結者血  
少氣劣耳甦則氣血流通心志皆得所養故脉又如  
常也遂以大補湯去桂加麥門冬陳皮補其血氣而  
安三子俱邑庠生時欲應試而懼居士曰三年之內  
保無恙越此非予所知果驗石門陳柰形短頗肥色  
白近蒼年踰二十因祈雨過勞遂病手足痠癢如小  
兒發驚之狀五日勺水不入口語言艱澀或作瘵火  
治或作風症治皆不驗居士視之脉皆浮緩而濡按  
之無力曰此因勞倦傷脾土極似木之病也經云亢  
則害水乃制是矣夫五行自相制伏平和之時隱而  
不見一有所負則所勝者見矣今病脾土受傷則土  
中之水發而為病四肢為之痠癢也蓋脾主四肢屬  
主動故也若作風痰治之必死惟補脾土之虛則肝  
木之風自息矣遂以參朮為君陳皮甘草歸身為臣  
黃柏麥門冬為佐經云泄其肝者緩其中故用白芍  
為使引金泄木以緩其中一服遂起服至十餘帖全  
安陳校瘦長而脆暑月過勞肌飲燒酒遂病熱汗昏  
情語亂居士視之脉皆浮小而緩按之虛豁曰此暑  
傷心勞傷脾也蓋心藏神脾藏意二藏被傷宜有此  
症法宜清暑以安心益脾以寧意遂用八物湯加麥

問冬山梔子陳皮煎服十餘貼而愈竹園陳某形瘦而蒼年踰五十居七診其脉皆弦濇而緩尺脉浮而無根曰尺脉當沉而反浮主腎水虧餘脉皆弦濇而緩者弦脉屬木濇為血少緩脉屬脾以脉論之似係血液枯槁而有肝木凌脾之病非脾則噎也問之胸膈微有噎曰不久膈病成矣病成非藥可濟後果病瘳而卒陳銳面黑形瘦年三十餘患鼻衄發熱惡寒消穀善饑疲倦或自汗嘔吐居士診之脉細且數約有六至曰丹溪論瘦弱者鼻衄者脉數者參者皆所當禁固也然不可執為定論脉經云數脉所主其邪為熱其症為虛宜入參三錢黃耆二錢生甘草陳皮黃柏白朮歸身生地黃山梔子生芍藥遞為佐使服之果安南畿提學黃公年四十餘瘦精久之神不守舍夢亂心跳用清心蓮子飲無効又取柳珍方治小便出髓條藥服之又服小兒綠子丸又服四物加黃柏根無効居士診視一日之間其脉或浮濇而駛或沉弱而緩曰脉之不常虛故也其症初因腎水有虧以致心火亢極乘金木寡于畏而侮其脾此心脾腎三經之病也理宜補脾為主兼之滋腎養心病可痊也方用人參為君白朮茯苓神麥門冬酸棗仁山梔子

生甘草為佐連肉山查黃柏陳皮為使其他牡蠣龍骨川芎白芍熟米之類隨其變症而出入之且曰必待人參加至五錢病脫公聞言疑信相半服二十餘日入參每服用至三錢瘦精覺減半矣又月餘人參加至五錢病全減公大喜曰初謂人參加至五錢病脫果然醫其神乎凡此皆活法非定方也其妙如此殆非心通造物而執其死生之概者歟居士所著有重集脉訣刊誤二卷內經補註若干卷本草會編若干卷論曰醫之用藥如將之用兵苟非其人則殺傷衆矣悲夫昔鄧禹常嘆曰吾統百萬之衆未嘗憂殺生一八後世必有與者居士不惟不誤而已且能起病之垂死君無慮數千百人其子孫又當何如雖然居士言為是四為之耶

周汝衡銓小傳

顧璘

周汝衡蘇人也。上世善陰陽星曆之學。國初徵隸欽天監。遂徙家金陵。又以醫行至汝衡。資絕人。見世工率得近世脈訣。方書諸雜家說。不究本原。即見病莫知從藥。一切揣度施治。乃悉屏去。家習書。獨取內經本草。雖經年晝夜讀。務窮精奧。初爲小兒醫。輒有奇效。漸漸歛然。時有楊茂者。學古大方脈醫。羣工之。時時賴其效。汝衡好其論議。獨相與往來。講究甚密。在歷陽。由是吾黨並重汝衡。後楊茂死。南都病家獨爭。汝衡凡汝衡至。診病立方。多與衆殊。指諸富貴家。所饋金錢恒倍它工。汝衡獨知斯道深。一或失手。則殺人。重於用藥。遇有故輒不赴。人召及赴。召或見病疑輒不投藥。大率如倉公所設意。凡以重故。諸人弗測。所操或謂其難致。汝衡終不言。又善談名理。及神仙幽怪家說。每過士大夫。言即移日多。失諸富貴人。召故所獲金錢反不逮它工。士大夫久益愈。重汝衡。余家人病無貴賤。必迎汝衡。無不至。藥亦皆應手効。余嘗問之曰。若子於醫。可謂入室矣。汝衡曰。噫。噫。言過矣。言過矣。大醫者聖人之學也。非德

莫能操。其慮非明。莫能通。其說如銓者。尚未能藩籬安望堂階乎。是故士有能知草木金石昆蟲之藥。辨類審性。析經致能。弗乖其宜。弗亂其忌。是謂知物。知物者。巧士有能知人之疾病。淫於四氣。薄於五臟。動於七情。見外知內。按微知巨。占始知終。執生知死。由是以審施湯液醪醴。鍼砭按摩之治。是謂知證。知證者。工士有能知臟腑之所表裏。經絡之所離會。榮衛之所輔勝。命脈之所消息。選物設方。制於未形。體微發慮。決於衆惑。是謂知生。知生者。聖士有能知天地之情。陰陽之本。變化之因。死生之故。立教布法。使人專氣含精。以握樞機。汰穢葆真。以固根抵。疾疢不作。神乃自生。是謂知化。知化者。神夫神聖者。上智之能事。未易冀及。功巧之道。術學之所造也。醫不臻此。不足以名業。請借事實譬之。是故不知藥理。盲投鈞試。是將兵者。使人以弓刺而引矛盾射也。察病不定。揣摩施治。是相國者。昧國所患而寬猛倒施也。尚焉得爲將。相乎哉。此敗亂所以接迹於天下也。銓爲此懼。是以聞召如赴。難臨病如對敵。探七握勺。兢兢如不得已。心有所重也。今怒者乃以慢詆。安得尸說而家告乎。已矣。盡吾之心。慎吾之術。苟餉吾口而已。

請勿以醫名也東橋子斂衽謝曰仁哉汝衡知  
道之難而不輕治人其所全活可勝量哉昔者齊桓  
公欲相鮑叔牙曰如欲霸天下必管夷吾可相秦始  
皇欲以二十萬卒伐荆王翦曰非六十萬不可此真  
知將相之道者也故卒有功於人國汝衡之於醫殆  
類此夫余患世之人終不知汝衡爲作小傳

獻徵錄

卷之七

百四

曹先生

張鳳

先生諱德字子新初爲常之無錫人兒時課孟子誦  
至故術不可不慎也慨然嘆曰吾其業醫乎醫惟恐  
傷人時蘇之長洲有錢先生世爲小兒醫聲籍甚吳  
下先生乃棄家從錢先生遊父事錢先生不啻如扁  
鵲之于長桑也錢先生亦憐而子之然錢先生諸子  
之視先生若漢衛大將軍諸兄之畜大將軍然不知  
重也而錢先生顧重之曰吾諸兒弗如也已而果盡  
得錢先生術加神焉寒熱因治亢害承制若孫異用  
吳中齊民家爭迎先生無何而士大  
夫家迎先生之則郡邑大夫至內外憲臺莫不迎  
先生且折節下之先生不自知其名之益高也顧先  
齊民家急踰九十精神不減于壯年第少足痿左提  
右挈而行卽貴家閨閣亦必以提挈入藥投愈可計  
日報凡有小兒家咸神先生先生有長子弱冠業儒  
爲國子生先生卒其次子生也晚雖能世其業不  
能悉談先生治驗先生又不肯自言且驗者多亦不  
自憶故不得效史氏之紀倉公條其實焉然嘗聞先  
生至符璽承家丞出遲遲先生疑其簡也告去丞趨  
出告先生曰先生視兒也老父病瘥甚諸醫莫

蘇方視之不得念父從先生視兒先生母訝也先生因請試視之出口先愈祖而及孫可乎丞曰雖半旁觀者竊哂之以先生本兒醫而醫老人也先生歸先藥其翁翁瘡立愈乃愈其子吳中乃知先生非生為小兒醫云先生家臨胥江門無有杏也人以董奉擬先生稱之曰杏泉先生

野史氏曰扁鵲之以醫聞天下也隨俗而變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今觀先生醫老于符璽丞家已知先生醫無不通而願獻徵錄卷之七十一

蜀以小兒名遂以吳人亦愛小兒若秦人哉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九目錄

欽天監

太常卿掌監事

吳昊

光祿少卿掌監事

華湘

正

黃愷

監訓

貝琳

博士

獻徵錄卷之七十九目錄

附

朱裕

附

張陞

張中

皇甫仲和

胡弘

周述學

全寅

廖均卿

目錄終

欽天監

太常寺卿掌欽天監事吳君吳墓志銘

賈宏

君諱吳字仁甫姓吳氏其先居撫之金谿宋以來代有顯者六世祖名德始徙臨川之桐源高祖諱友恭曾祖諱彥成俱以隱德聞祖諱永昌封欽天監五官靈臺郎父諱英精於曆象學仕至春官正食五品祿以君貴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母楊氏贈恭人君生於京師少穎敏有志科第兼通詩易既連試有司獻徵錄 卷之七十九

不利乃用其家學補天文生成化問鄱陽童公士昂以太常少卿蒞欽天監事獨器君桐人中薦為五官保章正數年陞秋官正又陞監副弘治二年陞監正當是時 敬皇帝新服厥命奉天勤民諸卿監皆出慎選君感激思奮勉於其職朝廷有大禮決擇時日必躬自校覈不以委人或乾象告異必直書以奏無所諱飾曰吾無以報 上於此盡吾心焉耳寮屬有缺必其人而後薦之故監之額員未嘗備先是諸生以世業故多狎玩其官長漫無體統及君嚴立條教眾乃肅然觀象臺舊制渾儀黃赤二道交於奎軫與

傳

今之四正屏其陽經南北軸不合兩極出入之度緯東西窺管又不與太陽出沒相當故雖設而不用所用簡儀則郭守敬之遺制也而此極輿柱差短以測經星去極亦不能無爽君言授時曆元起至元辛巳今已二百一十年天與歲行差三度餘矣儀象於觀于最急失今不改恐漸疎而謬詔下禮部議如其免製木樣測驗久之乃鑄為新儀更二道環交於壁軫其經緯雲柱自是皆與天合陰陽人系無月廩貧不自存君請視醫生量勞逸差其斗食且復其身勿事而天文生又復其家一人其廩食亦加於舊焉印獻徵錄 卷之七十九

曆紙取諸外郡郡徵銀入市於京姦民牟利欺公費多而用不給部奏君酌定其價及官為收買例於是宿弊頓除歲有寬剩君之孜孜職事皆此類也十年以監正秩滿進太常寺少卿正德元年以少卿秩滿又進太常寺卿四年六月二十一日以疾終於邸第年六十有三其蒞監事者二十年忠勤廉慎始終如一大夫士重其人莫不惜之君居家孝友中憲公與楊恭人之歿拘於例不得終喪服墨衰未嘗廢禮事其兄昭甫恭甚待羣從子弟人人有恩處親故必歸於厚其為監副時監正適缺眾以屬君於是董公休



退矣。君疏其賢不可及，遂復詔用。及童公以南京禮部尚書再乞休退，又嘗以俸餘餽之。是皆流俗所難得者。銘曰：天行至健，理最玄七。政刻舍相，迴旋明時。察變職守，專上佳哲。后承乾元，在古有訓。命猶然太常處位，多歷年清。臺雅譽誰能肩？先皇奉若心。乾職思修，補政弗度。官非旅進，惟其賢今不可作。歸新汗為勒銘，詩納重泉。庶不朽者常流傳。

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華湘傳 實錄

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華湘奏歷代治曆更不一，不數世輒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所致。勝國至元辛巳，造授時曆。天正冬至歲差迄今不同，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巳卯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與本監所推不合。乞賜中秘曆書及國朝曆志，准臣親督中官正周濂等及選諳曉本業者，于推算者及今冬至以前，詣觀象臺晨昏晝夜推測日景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記月書候，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併日躔月離黃赤二道及昏旦夜半中星七政躔度紫氣月索羅喉計部等類視元辛巳果否有差，備錄上之。并延訪知曆理善立差法之人，令其參別同異，重建曆元，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下禮部議，請如所奏，得旨允其測候訪取秘書報罷。

欽天監監正黃公愷志銘

楊榮

曆象授時從古帝王所重肆國朝申命厥官尤致謹焉其或學之弗專且精而於推測或昧焉則弗足以盡敬天勤民之道惟得人以任其職則天象明而人時定矣有補於政治非小也故奉政大夫欽天監正黃體濟民可謂專其業而精其術者矣濟民之先爲鄴之古蕩人始祖泓仕東晉爲太史令後世遂以星曆名家高祖清曾祖秉彝俱有隱德祖尹中仕元爲彰德長官父諱榮洪武中任彰德府陰陽正術積德行善人以長者稱母雷氏有懿行歲戊午二月二十日教錄

卷之七十九

有八日生濟民於湯陰之尊貴鄉自少明敏簡重嗜學忘倦凡陰陽曆數諸書悉皆通曉父嘗摘其中之秘奧以難之剖答明快略無凝滯父喜語所親者曰他日興吾門者必是子也其孝敬出於天性事二親承顏順志務得其歡心出告反面雖祁寒暑雨未嘗暫違父遘疾躬侍湯藥日夕不離左右疾革稽顙北辰願以身代父疾果愈人以爲孝感所致父歿哀毀骨立葬祭以禮歲時伏臘俯仰拜奠無異生時嘗自泣嘆曰吾父弗逮終養幸吾母存猶得以致其孝道事之愈謹其處宗黨侍親屬接賓朋篤於信義恩禮

不替歲乙亥被徵入欽天監無何授五官正官轉保章正遷五官正又進爲監副先後三十餘年敬慎小心夙夜匪懈用是上契 聖心寵任益隆及擢爲監正祇勤如初尤好善喜施薦拔士類獎勵後進惟恐不及洪熙紀元 仁廟上賓 宣宗皇帝嗣位召問山陵之事條對稱旨受白金綵帛之賜宣德辛亥蒙賜詔命階奉議大夫又推恩贈父如其官母爲宜人乙卯冬九載秩滿加授奉政大夫食正四品祿仍掌監事丁巳十二月二十一日卒于官年六十

教錄

卷之七十九

楊榮

欽天監副貝琳傳

陳錦

貝琳字宗器號竹溪先世家浙之定海洪武初以戎籍居金陵琳幼業儒慕天官學遂學象數于何司厯盡得其秘後被薦充天文生例除戎籍正統景泰間從征迤北及兩廣占候有功授欽天監漏刻博士天順初玄象示警英宗召見便殿奏對稱旨賜白金文綺尋陞五官靈臺郎成化戊子因災異上言君能修德裕天則災變為祥若高宗雉鼎宣王旱魃皆因災知歷年成中興之美且條陳弭變圖治六事言多可采識者以為克舉司天之職庚寅陞監副壬辰改

欽天監

卷之七

七

長山館

睦之應云

欽天監漏刻博士朱裕傳

正德十三年十二月丙寅朔先是欽天監漏刻博士朱裕請修改厯法上疏曰歲差之法唐一行以八十年差一度宋紀七十八年差一度虞喜五十年差一度何承天以為不及倍其年而反不及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差一度俱為未密至元大史令王恂郭守敬等參考修正以辛巳為授時厯元比漢唐宋厯最為精密但距今二百三十七年厯歲既久不能無差故推算日月交食五星躔度屢有差失況回厯自開皇已未至今九百餘年亦有疎舛連年推

欽天監

卷之七

八

長山館

京及浙江諸省候主圭以測今時與至元天道  
若干節氣早晚何如眾途同歸方可成曆則交食可  
正儀象可驗七政可齊而天下可合事下禮部看詳  
以爲星曆之學必得明天人之理如郭守敬許衡之  
流斯可以任考驗之責今裕及欽天監官曆法未必  
皆精難遽委以是任今十月望月食分秒時刻中官  
正周濂等所推算與古法及裕所奏各不同本部請  
候至期驗看上請裁定既而濂等言漢劉洪造乾象  
曆始覺歲周餘分大強減二千五百爲四千四百六  
十二至晉虞喜宋何承天祖冲之以天爲天以歲爲  
歲謂歲常有差因立歲差法元許衡王恂郭守敬等  
造授時曆宗而用之其法損歲餘益天周使歲餘浸  
弱天周浸強強弱相減得日躔歲退之差一分五十  
秒名曰歲差乃今歲冬至歷來歲冬至不及天一分  
五十秒歷六十六年有奇而日退天一度所謂差也  
考元至元辛巳歲在天正冬至氣應五十五日六百  
分命得巳未日丑初二刻日躔赤道宿十度黃道  
箕宿九度二十二分一十七秒爲授時曆元推驗之  
精未有出於此者但用之年久歲差退移天度太遠  
致有差失臣考元至正戊子冬至赤道歲差退天一

度五十秒黃道歲差退天九十二分九十八秒永  
乙未冬至赤道歲差退天一度五十秒黃道歲差退  
天九十二分八十八秒成化辛丑赤道歲差退天九  
十九分黃道歲差退天九十一分四十二秒今正德  
乙亥距至元辛巳二百三十五年赤道歲差當退天  
三度五十二分五十分黃道歲差當退天三度二十  
五分七十四秒未經改正則推步豈能合於天道臣  
將歲差之術參詳較驗考得正德丙子歲在天正冬  
至氣應二十七度四十七分五十分命得辛卯丑初刻  
日躔赤道宿六度四十七分五十分黃道箕宿五  
度九十六分四十三秒爲曆元不用古法積年別作  
一算起每一年加一算仍減一用之其中節分數目  
俱自此始其氣應閏應轉應交應并周天黃道二十  
八宿十二宮次分界宿度分秒諸類曆法立成悉從  
歲差隨時改正則推步無不合矣授時立議云曆法  
疎密驗在交食然推步之術難得其密加時有早晚  
食有淺深取其密合不容偶然推演加時必本於躔  
離朧朧考求食分必本於距交遠近苟入氣盈縮入  
轉遲疾未得其正必朔不失之先必失之後合朔  
失之先後則虧食其能密乎日月俱東行而日

遲月疾月追及日是爲一會交直之道有陽曆  
交會之期有必前中後加以地形南北東西之同人  
日高下邪直之各異此食分多寡理不得一者也合  
朔既正則加時無早晚之差氣刻適中則食分無強  
弱之失推而上之自詩書春秋及三國以來所載虧  
食無不合者合於既往則行之悠久自可無弊乞勅  
禮部堂上官一員并本監堂上官董理其事再選官  
生二三人與臣等上自至元辛巳爲始下至戊子未  
來爲終通計二百四十八年將日月交食用古法與  
新法逐一推算考驗精密庶合於天亦下禮部看詳  
以濂等所推近是但定曆授時乃 朝廷重典未可  
輕議請今後凡遇日月交食本監官生一依古法推  
算如或未當暫免參究本監仍於官生內推選精通  
歷學者四五人同濂等以新法推算彼此參驗至於  
數年果有定則別爲奏請從之

獻徵錄

卷之七十九

十一

晏山集

天文生張陞傳

成化十九年三月乙卯先是欽天監天文生張陞  
以曆測象從古爲然然曆法一定而天運不齊故自  
何承天唐一行以及蔡伯靜皆有歲差之法求與天  
合至元王禕立辛巳曆元以爲七十二年差一度我  
國家因而用之至今二百餘年以赤道歲消一分五  
十秒爲言則二百年該消三百分以黃道歲消一分  
三十八秒五十微爲言則二百年該消二百七十七  
分以冬至歲消一分六十五秒爲言則二百年該消  
三百三十分此天運不齊之數而占候者不立新法  
徒泥古法宜其差也臣見今三月十七日晚刻月食  
以古法占則食一十一分八十八秒月未入見食八  
分四十一秒月已入不見食三分四十七秒以臣新  
法占則食一十一分四十秒與古法差三分七秒誠  
宜重訂 法以示天下臣不自量欲以辛丑起曆元  
用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二十五分爲中積  
分比授時曆稍加損益爲大明萬年曆庶占候之際  
不致有誤奏下禮部移文欽天監勘報而欽天監以  
爲測驗月食分秒遲速難與陞新法合然古法係  
一宗時所制不可不遵且南北地形不同而測驗當

獻徵錄

卷之七十九

十一

晏山集

隨之其新法在京師候之雖若是便在河南未必不差古法在河南候之固無差而在京師宜有不合且正統年間漏刻博士馬軾亦嘗以是爲言英宗不允云臣下非有通博之學精切之見未可肆一已之說而輒變舊章也於是陞奏不行

張中傳 數學附

宋 濂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也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歷遊江右諸郡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時天下大亂歸隱莫府山與人言避兵之方從之者吉違則凶歲壬寅春正月上帥師下豫章御史大夫鄧愈侍上左右因薦中遣使者召至賜之坐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且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殆盡缺柱觀亦化爲灰燼惟一殿巋然存耳夏四月指揮使康泰反一如中言中自是寵遇有加且獻教錄

言國中大臣將有變上宜預防秋七月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伏甲北門欲爲亂事覺伏誅歲癸卯夏五月癸未上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中對曰吉夫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果符兩重之語中又言省署內當有震驚城中亦擾擾但於上無傷耳六月丁未忠勤樓災藥砲藏樓中遇火怒激如雷省署與樓連內外咸恐僞漢陳友諒圍我豫章三月不解秋七月癸酉上舉兵伐之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

其戰必在南康 上因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雨  
能進中曰臣頗習洞玄法當爲祭之祭已風大作遂  
達彭蠡湖已丑戰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遇春深  
入虜舟數四圍之其勢甚危僉以爲不可救中曰勿  
憂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僞吳王陳  
友仁及將士溺死者無算八月壬戌復大戰流屍蔽  
江陳友諒中飛矢卒亥降其衆五萬自癸酉至癸  
亥僅五旬唯南康與康郎山小異爾初豫章受圍  
上問何日圍解中對曰當在七月丙戌暨報至乃乙  
酉蓋日官算曆是月常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他  
獻徵錄 卷之七十九 廿五 吳山館  
奇中往往類此中爲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鏡冠人  
因號曰鏡冠子云 贊曰濂數與中游見其人類陽  
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  
故甲辰夏五月同列二博士有哂 上意方杜門待  
罪中叩二人所生年捉筆作點點狀如計數者良久  
笑曰不遠復期在七月五日濂書而識之至六月之  
晦有旨令二人復官頗疑其術之未盡驗及獲見  
上謝則中所期也中之術亦異哉 上嘗親疏十事  
命濂作傳藏金匱中後六年親遺稿於故篋因繕錄  
之而并紀所識之事云

皇甫仲和事蹟 占驗 王 鑒  
皇甫仲和河南睢州人精天文推步之學 文皇北  
征袁忠徹以相仲和以占從一日師至漠北不見虜  
上意疑欲還師召仲和占之曰今日未申間虜至  
自何方曰自東南勝負如何曰王師始却終必勝召  
忠徹問之皆如仲和之言 上怒曰汝二人朋比欺  
我乎卽械之曰今日虜不至二人皆死乃命狗太監  
往哨之口中不至復召二人占對如初頃之太監奔  
告曰虜大至矣時初得安南神鎗虜一人直前卽以  
神鎗衝之二虜直前復以神鎗中之虜按兵不動頃  
獻徵錄 卷之七十九 廿六 吳山館  
之虜衆皆驚 上登高望之召總兵譚廣曰東南不  
可却乎廣率精兵舞牌斫其馬足虜稍却已而疾風  
揚沙兩不相見虜引去詔欲乘彼引還二人曰不可  
明日虜必來降從容而去明日虜果詣軍門納款曰  
不知乘輿在是賜以幣帛乃還正統十四年仲和老  
矣大學士曹鼐與隣時有旨親征鼐急歸召仲和與  
議曰胡王兩尚書率百官諫可止乎仲和曰不能止  
也紫微垣諸星皆動矣曰事將若何仲和曰以老夫  
計之當先治內而後行曰已有旨某監國仲和曰不  
如立儲君而後行曰東駕幼且未易立也仲和曰恐

終不免于立土木之難虜騎逼城下城中皆哭仲  
登高望謂家人曰雲頭不向南乎曰然曰大將氣三  
虜將退矣明日楊洪自宣府 自大同將兵入援  
虜遂遁仲和一日出朝有衛士見之曰願爲我相之  
仲和不肯固請之仲和曰若不能正內何相爲衛士  
怒曰何以知吾不能正內也曰汝不有妻妾乎曰然  
曰二人在家正相間不解衛士不信至其家固然後  
人問仲和何以知之終不言所以堂上官固問之乃  
曰彼問時見屋上兩鴿正相間是以知之其術如此

獻徵錄

卷之七十九

十七

東川

胡弘傳

寧波儒士胡弘字任之少時受學於江右日者張生  
力學勤苦不厭正統初遊杭 老翁自稱汴人深於  
易埋弘從之遊盡得其秘由 弘以 弘名景泰初從  
張都御史楷征閩寇鄧茂七在軍中所言多奇中後  
與蘇士大夫游多從問休咎儒工仕 弘數從子  
筮得鼎初爻云子爻逢旺當有 弘 弘忠筮得  
坤之師云當發策決科司風憲至 弘月日罷官且  
生子祝叅政灝筮得比二五爻動 弘臣慶會必居  
黃門迎侍轉任大藩後皆驗楊尚 弘筮得復老六  
二言公至中年方有奇過若官二品壽九十官二品  
則差減四五年有子亦沾祿未幾果以潛邸舊恩累  
進大宗伯年八十五子亦以蔭授學錄主簿如此千  
百皆中尤善相字嘗遇二士於途將起解試問得失  
弘云二君一當中一有服阻皆不以爲然已而一喪  
父不得入試一領薦或問之弘曰喪父者問時適有  
人汲水而過水與立泣字也故知其當有哭泣之戚  
領薦者問時偶有人立於旁成位字故知其必中又  
有士人應試書串字弘云君不惟中舉兼擢進士串  
字者二中也別一士聞其語亦書串字以問弘云君



且勿言科名當憂疾病其後二人一連捷一得重疾  
弘云前問者出於偶爾從而效之則有心矣申下加  
心故應得患也其術大抵如此

卷之三

史山館

山陰雲淵周子述學傳

雲淵子越山陰里人先世汝南從南渡族於越代有  
聞人子生其父郡博士名之曰述學字繼志蓋祝以  
述道學繼聖志云後別號雲淵子子資府才閎素負  
經濟尤邃於易曆居嘗曰易天道也曆之元也知曆  
斯知天知天斯知易而曆法乃寥寥莫傳哉爰南遊  
吳北遊燕徧謁業天官氏之術聞郭太史弧矢法以  
圓求圓循弦宛轉極與天肖視諸古名人用方規圓  
法為最善名曰弧矢經時荆川唐太史博研古算著  
漢顧司馬精演例法欲求弧矢經而不可得見子竭  
其心思撰補弧矢又續中經纂曆議集曆草而曆法  
遂為完書然此特經法也可以測交蝕未可以測交  
犯 國初天竺貢馬哈麻緯法以步五星第中西異  
術經緯難通子則曰天一也法惡得二乃以中國之  
算法測西占之凌犯經緯分而可合郭馬異而可同  
前無古往後無今來矣先儒讚堯夫差法冠絕古今  
奈於雲淵曆亦云有欲欽天機時舍是法奚適焉吁  
嘻雲淵世豈無子雲哉子知天文知易矣故其生平  
著述較圖書較理論以彰易之體極爰象著易義以  
達易之用集京師之文諸元韻之聲用占經也象告

吉凶而易一天周子心一易矣其他輯會占而參以命法纂通志而徵以世紀準譬極而定度里之數本山河而序流峙之支水陸遠近有程以備行兵迂直都省區域有界以表守國形勝星命砂水太乙六壬遁甲演禽風角占兵符陣法靡不洞其玄微闡其秘旨作有成書是皆易之緒餘而足以資經濟詎曰占算云乎哉合所纂撰凡千餘卷總而題曰神道大編夫經易爲神也余聞周子之於道星變譚之關神遁甲授之呂僊經疑啓於元靈附耳層訣悟牖風展書亦詢神矣編宜以神題余又聞周子蒞鎮著布

卷之十九

五

莫川

之設教與

全景明先生寅傳

占驗

程敏政

全先生寅字景明山西安邑人少聰警失明無所事乃受易師學悉究義經畫外之旨而以京房斷占多奇中正統間父清遊雲中挾景明與俱三邊吏士有問身体戚及軍利鈍成敗必就景明決之由是全先生之名聞四方已巳秋虜酋也先大入邊英廟北狩陰遣使命鎮守中貴人裴當問景明景明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庚午歲仲秋車駕當還還後七八年必復辟英廟心識之時忠國公石亨以叅將守雲中賢景明引爲上賓動必咨之暨景帝嗣位虜獻教錄

卷之十九

五

莫川

爲風狀兩宮乃安忠後伏誅如景明言 景帝  
豫也中外以儲嗣未定爲憂景明亟言于亨曰公固  
柱石當委身致命以安宗社今危疑之際不早定大  
計禍且及矣意遂決 英廟復辟將官景明景明  
固辭乃命工范金鑄陰陽神靈四字爲筮錢十八文  
製象牙盒貯之以賜又賜魚牙金酒盃一白金彩幣  
若干會清以指揮僉事將出蒞徐州 上曰全寅得  
無借往乎其授錦衣衛百戶在京居住景明復固辭  
不允景明見寵位已極每因筮以持滿之道反覆  
戒之弗納卒及于禍景明當景泰天順間名公卿大  
太無不延接者然一語不及私事惟抑邪與正濟艱  
扶危可致力則諄諄不少回避遇古今圖史及異書  
必令人傍誦聽之至老不倦又緣名字之義自號啓  
陽今八十有六歲尚康強無恙三子長鑾以材武自  
見官錦衣衛百戶次鑾治易爲進士業次銳以書  
隸中書舍人 論曰昔嚴君平卜筮與人子言在于  
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勢導之  
以善蓋賢而隱于卜肆者也若全景明先生固聞君  
平之風而有慕焉者歟其禮于名流不泥于權貴壽  
而有子老子 聖世尊傳也後司馬季主不見知于

宋忠賈誼郭景純不免于壬戌之禍之說  
所得又景明之所不滿者歟

### 全寅

山西安邑全寅少瞽學易卜筮以京房斷占輒奇中  
正統中隨父清大同裕陵北狩令大同守閤裴當問  
全筮得乾之復寅密附奏曰大吉夫四初應也初潛  
四躍明年歲在午其于庚午躍候也庚更新也龍歲  
五躍秋潛秋躍渙歲也明年秋駕當復矣繇勿用應  
或之或之者疑之也還而復也幽然象龍也數九也  
四近五躍近飛龍在丑丑曰赤奮若復在午午色赤  
秋數銀 卷之十九 壬申 景明  
也午奮于丑若順也天順之也其于丁象大明也位  
于南火方也寅其生也午其王也壬其合也其復辟  
也其當九年之後歲丁丑月寅日午合於壬乎裕陵  
心識之寅至京也先犯京城將官召寅筮曰虜無能  
爲彼驕我驍戰必勝虜果敗庚午也先行成朝議未  
堅決寅勸石亨協謀于少保迎駕駕至以太上皇  
居南城已而錦衣使盧忠上變告密筮寅所寅伴不  
知者驚曰是何占也而凶若是不滅族且殺身禍已  
種矣奈何忠大懼伴狂事得不竟忠卒坐誅丁丑正  
月壬午 駕出南城登極召欲官寅辭乃範金陰陽

神三四字爲簪錢十有八貯之牙盒賜之會清以特  
探出蒞徐州 上留寅京師授錦衣百戶寅又辟不  
允時石大貴幸寅每筮戒以持滿石不悟及禍公卿  
大夫喜接寅寅語不及私大抵抑邪與正拯人顛隄  
年九十卒

錦衣衛全百戶墓志銘

翁諱寅字景明姓全氏別號敬庵其先本山西安邑  
人在勝國時有爲行軍斷事者翁之高祖也曾祖諱  
均道祖諱仲敬大同高山衛總管父諱清義勇後衛  
指揮僉事翁生十二年而喪明其父令擇所行事曰  
獻徵錄 卷之七十九 主五 曼山節

必也卜者吾見瞽者有之其禮于士大夫者必以卜  
爲其道者也遂從曰者游與之言意便開發未盡一  
月盡能誦其師之所習其師謝遣之更從其舅氏受  
周易旁通祿命之言耳所警聞強記不忘其舅氏亦  
異之時尚在安邑也已而隨其父于大同聞有精于  
其術者輒往叩之談理皆出其下然猶未能自信試  
爲人卜皆奇中名聲驟然起趨者如市時定襄伯郭  
登守大同會當行邊謀報虜且至扶箕許之出翁獨  
以爲不可或曰神固許之是瞽者焉能知軍事且業  
已部分諸將矣勢不可止遂往不及二十里虜伏發

四面定襲幾不免始悔不用翁言於是大同人謀  
以爲神忠國公石亨時爲參將尤篤信之虜嘗入黑  
山峪亨疑衆寡不敵不敢出令作卦翁曰此行當大  
捷已而果然亨之人典兵務也載與俱來次代州翁  
教之速驅且曰否者必有變遂發代州明日虜聞之  
來追已不及矣一日在行營晨起謂亨曰今日當有  
小故但不知其應如何言未既大雨山下水涌起漂  
輜重并失印所在翁言當在東南樹下亨遣人從求  
之果得印既至京師亨每事必咨焉先是 英廟雅  
知翁名天順初元欲畀之官以疾辭遂有魚牙酒孟  
獻徵錄 卷之七十九 主六 曼山節

若金幣之賜是年冬其父調徐州衛翁侍行 上聞  
之召還授錦衣衛百戶仍賜彩幣慰留之翁爲人航  
航有直氣當石氏之用事也多有藉聲勢張皇者翁  
獨明於幾先故不與其禍雖有言終得自明比卒之  
日裁去其祿其所交多當世公卿貴人有就之卜者  
據案抗言必盡其意而後已然晚年占要驗乃異前  
日豈其少時值功名之會固若有神物以啓其衷者  
耶翁以弘治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卒春秋八十有三

廖均卿傳 地理

廖均卿江西人精地理 成祖擇壽陵久不得吉壤  
永樂七年 仁孝皇后尚未葬禮部尚書趙祖以均  
卿至昌平縣徧閱諸山得縣東黃土山最吉 成祖  
即日臨視定議封為天壽山命武義伯王通等董役  
授均卿官或曰定長陵者王府尹也亡其名亦不知  
何許人

獻徵錄 卷之十九

三  
名山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之目錄

六科都給事中

傅安

龔泰

韓智

屈伸

張文

許天錫

俞敦

楊秉義

薛廷寵

呂應祥

厲汝進

周崑

戚賢

陳世思

左右給事中

獻徵錄 卷之八目錄

黃鉞

張益

唐仁

葛嵩

毛憲

毛玉

鄭一鵬

沈漢

楊士雲

錢徽

周祚

徐師曾

沈鳳翔

給事中

王佐

陳繼之

高舉	李蕃
胡端楨	丘嵩
鮑輝	劉祺
王科	張原
劉最	宗鑑
劉琦	陸察
馮汝弼	許相卿
徐易	章适
張正學	
南京六科給事中	
獻徵錄	卷之八目錄
李滌	史魯
殷雲霄	鄭慶雲
梁格	趙漢
	吳興茅元儀
	潼川張學懋
	菱夫武光斗
	全校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

六科都給事中

禮科都給事中傅公安傳 朱睦㮮

傅安字志道太康人也以縣吏起家歷四夷館通事舍人鴻臚寺序班洪武二十七年轉兵科給事中明年復遷禮科都給事中永樂初時西域撤馬兒罕弗賓上遣安持節往使至其國以順逆禍福諭之撤馬兒罕酋長負固不服且諷安使降安曰吾天朝使臣可從汝反邪酋長怒因囑畱虜庭凡十三年艱苦備嘗志節益勵酋長知終不可屈乃以禮送還國

獻徵錄

因獻名馬珠玉以謝自是王言遂通安既歸以老病不能任事懇乞骸骨上憫之賜一編康致仕仍令有司月給米十二石與夫人八人宣德元年卒於家

上遣官諭祭仍命有司治葬事墓在朱儉鎮岳廟後初安之使西域也方壯齡比歸鬚眉盡白同行御史姚臣太監劉惟俱物故官軍千五百人而生還者十有七人而已安卒後子霖舉賢良方正任錦衣衛經歷論曰昔漢蘇武使匈奴十九年始歸谷吉使郅支單于乃竟見害今觀傳薛事亦何其相類也夫事之遭值有幸不幸耳幸而事完名全節何必於死不

幸而臨難豈求苟免是故子卿志道之不殆谷吉  
巖之殆其致一也要之不辱君命自靖其志而已矣

禮科都給事中傅公祥符文獻志

公諱安字志道父巖母端氏自太康徙居祥符之朱  
僊鎮公以刀筆起家為南京後軍都督府吏歷四夷  
館通事舍人鴻臚寺序班洪武二十七年甲戌欽  
授兵科給事中明年乙亥調禮科給事中累官本科  
都給事中永樂初廷臣奏天下雖定四夷未實理合  
遣官前往西番撒馬兒罕及馬哈木王等處詔諭蒙  
欽差太監劉惟御御史姚臣并公三人同率官軍千五  
百入至撒馬兒罕酋長羈留有三年不屈節永樂

獻徵錄 卷之八

二

十六年戊戌回還西番撒馬兒罕等夷人進獻名馬  
駱駝珠玉到京太監御史俱病故西番樞還中土官  
軍一千五百人存者止十有七八公年老風疾不能  
任事賜一品服回籍令有司歲給月米一十二石人  
夫八名以終其身宣德四年病故禮部奏准遣官諭  
祭修墳安葬墳在朱僊鎮岳王廟後岡上今石羊虎  
存焉傳氏家子霖以賢良方正薦授通政司知事遷  
錦衣衛經歷改六安州判官卒從葬朱僊鎮父塋之  
次張運使人國哀仁覆字內凡蠻夷之國上古所未

賓服者莫不奔走效職貢惟恐後洪武中西域撒馬  
兒罕遣使獻名馬駱駝禮意甚恭而西北諸蕃往往  
傾軛中國欲盡事大之誠非可得太祖皇帝方大  
施恩信以懷遠人乃遣禮科給事中傅安往使其國  
以通道路安遂由甘肅酒泉郡出玉關八百里往流  
沙西北二千餘里至哈迷哩復西涉瀚海歷千三百  
餘里至古高昌即唐之西州今名大州之地其人自  
幼至老且死不識霜雪復西行至亦刺八里自此水  
皆西流又西三千里始至撒馬兒罕其主與其羣下  
意頗驕倨安與論議詞氣侃侃且為具陳我朝富強  
獻徵錄 卷之八

三

振古莫比而彼國亦欲誇其土地之廣遣人道小安  
西至討落思安至乙思不罕又南至失刺思還至黑  
唇諸城計萬千餘里凡六年始返其國然以安始終  
弗為屈遂不遣歸迨永樂四年其主始得還於是  
十餘年矣蒙恩給祿免朝不煩以事其後屢出使西  
域馬哈麻諸國以宣布威信由是皆先後入貢獅子  
名馬珍寶之物既而以安母夫人年高俾之奉養因  
不復遣于時卿士大夫皆以安屢使絕域數萬里不  
往來三二十年得以周覽山川疆域之形勝於是皆  
為之賦西遊勝覽之詩安萃為一卷屬余為序

竊為漢使以通西域為匈奴所羈留凡十有三年

失漢節歷大宛康居諸國而還以功封博望侯其聲

華功烈至今照映青史今安以一介之使通道諸蕃

仗天子威靈使羌夷部落莫不嚮風慕義貢獻方物

其視騫之功業夫豈相遠哉此鄉士大夫所以詠歌

而樂道之也安字志道世為中州名家云左春坊大

林院侍讀學士盧陵曾祭君子所以成名當時垂光

後世者惟忠與孝而已茲非忠無以顯親揚名受寵

食祿以為榮親之本非孝無以策名委質竭忠輸誠

以盡事君之方合君親而不遺兼忠孝而兩得其惟

獻徵錄卷之八十四

吾友傅公平公以卓犖奇偉之資抱通敏幹濟之畧

際遇先朝給事禁密當太祖皇帝統御萬方經理

華夷詔求文武才智舉使絕域者公與首選奉使西

域宣揚威命誕布德澤乃於洪武丙子受命將事迄

水樂丁亥竣事還朝文皇帝錄其勤勞屢加褒獎

賜第於東華門外祿餼優厚不以職事責任恩至渥

也維時公有老母年及期頤公登堂上壽侍膳問安

日百足以適其口色養足以娛其心察察之友鄉曲

之士莫不稱公之忠而嘉公之孝皇上嗣登寶位

百度一新崇德報功一遵舊典宣德二年春頒公

命以公之職追崇先考為給事中封母為安人復闕

其勤勞歲久許歸祭掃先慈恩榮之盛莫與為比將

戒行咸屬余為文以贈余惟忠孝天下之美德而夫

人之所當自盡者也故有菽水承歡而不能宣力於

王朝孝則孝矣而事君之道有未盡焉簪紱就列而

不得躬養於膝下忠則忠矣而事親之心有未盡焉

若傳公者居庭闈而兼得委身之義在殿陛而不失

養志之歡可謂臣子之職兩盡而忠孝之道兩全也

茲行也閭里增輝綰紳交慶吾知慕公之榮而誦公

之德者凡得於聞見者皆然也百世之下尚當有考

獻徵錄卷之八十五

於斯文戶部右侍郎太康王四牡駢駢擁使車河山

萬里雪晴初黃沙占戍人煙少白草寒雲鴈影疎有

豪不甯南越無媒誰寄上林書諸蕃從此通王貢

曾見還朝拜美除許其敏公形送公奉使西域詩



戶科都給事中龔君泰墓表

王 穉

皇明有死節之臣曰龔君浙之金華義烏人也方建文間君以戶科都給事中居南京歲壬午六月太宗師渡江君與其配傳訣曰時事至此我且分死矣爾第齎勅攜幼穉以歸否則俱溺於井岸可免也言未既火起內廷君馳赴之道爲兵校所執見上於金川門命非奸籍者盡釋之君亦釋廼遂投城以死實是月十三日也其配收君之喪與其孤以其年十一月五日還葬君于縣南崇德鄉青巖里先塋之次後十八年爲永樂庚子其孤永吉以明春秋領鄉薦繕書

獻徵錄

卷之八

六

中秘擢兵部職方主事又十年宣德庚戌給勅命授承直郎贈君如永吉官傳封太安人君之友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臨江金幼孜追爲之銘旣昭雪矣永吉於是轉武選郎中謁告歸省復來請曰先君死時不肖孤纔四歲耳於事未有知惟母氏所記憶先君之言以教我者猶在也幸惠界之俾揭之墓上斯存歿之大慰也龔永樂初予忝進士爲兵科給事中聞君之事甚遲且詳心竊歎之此承乏兵部西討羌胡經畧三邊永吉以聯屬日相與居端序詳整尤足器愛信知仁者之有後也於君之長行

不得辭君姓龔氏諱泰字叔安以字行漢渤海太守

遂之後七世祖明之仕宋宣徽郎有緋銀之賜曾祖

興祖仲實俱以隱行聞於鄉父印可以君貴贈戶科

都給事中母傅氏封太孺人君生而岐嶷甫九歲遭

父喪太孺人躬教育之遺就外傳能自刻勵日記數

千百言無所遺迨長益明習法令縣大夫識其賢引

爲庠生復從宋景濂公門人宗思睿游大有所造詣

洪武丙子中鄉選明年上禮部補國子生奉旨閱青

州齊王府衛衆咸爲君危之君綜畫周密終其事莫

敢有撓者及監視安東護衛倉儲廉平惟允人用畏

獻徵錄

卷之八

七

服吏部策試第一初除戶科試給事中授廸功郎尋

改從仕郎其遷都給事中則辛酉也勅授承事郎得

贈封其二親君性孝友矜名節遇事剛果有爲嘗作

安節堂所居繡湖之上以奉太孺人而能得其歡心

若博士王君仲緒助教朱君子建咸有著述與弟叔

寧處尤無間言始居縣庠出息學宮之陰俄有狂者

至擠君於池幾溺弗救或請訟官君曰彼誠狂耳吾

何較鄉人趙文慶者爲盜所竊跡之弗得有謂巫言

應如響叩之當得其實願君俱往君曰此罔人耳及

往亟見君瞠不能出一語衆由是服君君之宛鄉繙

細莫不悲之以元至正丁未二月生得年三十六嗚呼白道喪衰世之士讀書問學不過資爲利祿之媒而已其於義命蓋蔑如也有若君之從容所事之堯靡志卓卓然無愧於古豈非所謂志士仁人者哉然一時死者亦衆矣至身爲齏粉而子孫宗族之不保君則遂其首丘而胤嗣之賢方進未已孰謂天道福善禍淫果可得而証哉是宜揭之以爲世道之勸且以慰永吉無窮之思云予一人永吉官至南京大理寺卿

獻徵錄

卷之八

八

戶科都給事中韓君智墓表

李東陽

充之滋陽有兄弟進士並列臺諫者曰韓氏其伯爲給事君諱智字愚夫五歲時能書大字有司以奇童薦入翰林久之歸爲縣學生試不輒售年踰三十始舉成化丙午鄉貢登弘治庚戌進士授禮科給事中遷右給事中再遷兵科左給事中進工科都給事中以母喪服闋復除戶科以父喪歸未闋服得疾卒於家君在諫垣前後十有餘年歷四命長二科論議明劃緣以文義嘗有給度僧道之令遠近全集君奏止之不得會監度之際嚴立程式畏者多引去不滿其數有鹽商附貴戚以奸大利廷臣交疏不能奪君執奏愈堅入亦以是難之他所陳說如正心任賢愛爵賞節財用之類多見采納其在內嘗充廷試執事官在外則奉使秦府禮度祇肅勾稽宣府邊儲尤稱明審姦竇無所宿守官蒞政不激不阿而風采秀拔器度偉然識者皆卜其遠到而不意其遽止此也君性孝謹喪親毀瘠成疾弟普舉成化丁未進士爲監察御史遷河南按察副使後君幾年卒友愛終始無間

言李君雖爲承運庫副使河訓尤至至理家政不爲私苦致子以義撫諸好有恩姻鄉婚喪弗舉者必爲後恤居常卷同不去手聞見其博能爲歌詩

身及諸調以

家

兵科都給事中屈君伸墓志銘 羅玘

弘治甲子 上益勵精于治于時給諫二三老成慮遠而防微屹然示之以重故一切過高害治之說無緣而入其助弘多而吾友屈引之亦在列 上且屬意焉然以是八月病鉉司擬通政入請 上寧他授以疾至十月以病卒卒時無一語惟以無補於時令垂白父見隕壯子為悲吾輩方私病之者舊有識則又所惜者大意不在引之也初 上初元新進紛紛入大言皆撓新政時引之同吾為庶吉士每間輒領之及為禮科給事中同列蚤夜伺揣有封事顧寂不獻徵錄 卷之八十 十

動一旦脫然勸御門講謝游觀曰是大繁世故吾何可無言遇災異置其苛細條興利除害數事下禮部議倪文毅公嘆賞即是其議以覆崇王就藩久聖慈仁壽太皇太后憶及語上 上擬發使召大臣臺諫諍不得引之以輕離封守一語籍 上立為止自禮科陞兵科右給事中又轉吏科遂陞兵科都給事其職與兵部長共本兵屬虞大舉入寇首將提兵至榆林以虜退聞虜實自它道入內地張甚而示順宣慰彭某黠酋也幸有急與事上言欲帥所部入助戰引之 刻曰是關國體也乃劾將帥退還請

源氏  
中官  
夫

降詔責之而駁某無勞遠方助順詞婉而厲將帥懼至憐虞巢以勝奏凱歸而四夷亦由是絕他覲將家者子聚應疏職者攀戚晚謀復起而越人呂紀者畫工也暨一二兵官相繼內降注授要職則大憤不食次第率言者排之內降絕遂不復續最後鎮守河南太監劉瑯請柴夫舊制柴夫者名為夫實入銀于官以備災薪者而數則視其官之品中官例無之而瑯請至四倍于尚書數乃獨言祖宗制柴夫為庶官養廉助爾中官無當得之例 上為殺其半朝野悚息交以為賀居禮科凡兩使而在兩廣能挺與與援敵獻徵錄 卷之八十 十一

卒直今尚書秦公之誣兵科一同考禮闈所得多名士家貧既仕以祿入佐養以緩其弟子耕墾力然吟域斬然與不愧其座右所書其詞讀之凜凜可以起懦居常讀書要白牘中無留礙雖字書小數亦體切古法至到于其著述珍重不汎畀投或有得假其籍問者字批句注醒人心目異甚益亦有夙成焉引之諱仲號蟻巷又號東莎居士年止四十五體素風山專以養勝今若此非其養之罪也悲夫

戶科都給事中張君文傳

羅 玘

張君諱文字經載臨江新喻人也弘治癸丑以春秋登進士第選入刑科爲給事中儕輩謂其有喜色問之曰吾遇明君吾用春秋時也事 先皇帝十餘年中改兵科進工科自右而左又進都戶科皆給事中今 上改元九月八日卒于京師高坡巷先是勸進新政五事語中皆指變更乖刺特驟力詆內降害政者親與聞戚家爲仇敵者賴 上寬明僅奪季俸予往唁之門者報曰昨夜不食若又爲奏者風爆之顛索臥今且汗之予去及更往則君卒矣公卿大夫士獻教錄 卷之八十 十一

歎于朝胥史歎于署儻隸武夫亦有歎于道者皆曰直臣亡矣予悼之甚不忍聞焉君嘗以嚴實邊儲三出當往貴州也予作威鳳吟別之而以鳳居守爲終句意戚畹結中膠固競煽威焰惟君足鎮之云比至未嘗以文齒叛于貴貴用兵君言兵在得臂耳購賊之宜而苗獠脇從多剽刈之傷生無益在蜀屬蕃族授松潘餉運斛千金妄級給賞陣奔靡誅君以蜀憂方大爲愚議者十弘治中最先論元夕張燈下有司治具與庫中官以逸樂玩弄惑主聰効及計司迎望風指當按 上方嚮治爲頓減之會外戚有罪當廷

謝陽疾而以子代之俄而乾清宮災君引春秋宣榭火著戚臣驕茲謂逼厥灾火焚宮此其徵歟明年歲大入雲中鄜延將迫內地朝廷戒嚴尚書文升請集廷議君疏柄臣壘塞籍輿尸易所謂凶代以倪岳戴珊劉大夏張敷華可其面折人多此類鑄錢議起中外洶洶入五議而大要歸之以節儉旣而新鑄果如議不流皇莊戶督類左官退校無賴竄名於是乎漁獵之 上不知也君上言曰邦本在是當存先事之戒凡所指切時躋身任獨往若瞋怒時惟一人在班行長身修髯旭旦罷朝步出掖門錦衣冠幘禁旅闐獻徵錄 卷之八十 十二

人必驚觀竊語曰是何翹翹者邪自廣西還爲予言古田距藩城纔七十里徭至支解二尊官而當國大臣不以掛于口寒心哉予以爲議適然爾及今閱其遺草已附六事入奏此其一也其制狼兵如啖犬獵策尤良于手誠臣憂國固如是

工科都給事中許公天錫墓志銘 林瀚

君諱天錫啟東其字許姓同世居洞江遂以爲號采  
出宋狀元文定公將之後八傳至宗伯者爲君始祖  
生彥良彥良生仲美仲美生定安定安曾祖也父諱  
瑄字廷玉遷家于榕城獅子橋東及再遷嵩山南麓  
則自啟衷始焉君幼負異質聰穎不凡及進遊郡庠  
文日以有名督學金陵任公彥常素負偉望每試閱  
卷絕稱嘆以爲才弘治乙酉領鄉薦登毛澄榜進士  
第改翰林庶吉士詩賦諸作爲李西涯先生所許同  
輩率斂手推讓以爲莫及未幾思親成疾乞還鄉就  
獻徵錄 卷之八十

十四

醫藥 孝宗皇帝方重文學之臣特賜乘傳以歸朝  
夕侍奉庭闈篤盡孝愛甫年餘親終葬祭如禮戊午  
免喪還朝拜吏科給事中三載考最荷錫命以獨立  
敢言示褒贈父如其官階母王贈孺人林封太孺人  
配王氏封孺人入以爲榮自後歷工科左右給事中  
居諫垣凡七八載謬謬有氣節與言官何天衢倪天  
明者皆負時望京師語風槩者輒稱三天前後所上  
疏母慮五六十章悉關國家大政綱常大端多見采  
納間嘗奉勅往覈邊鎮軍機劾奏總戎監督以下衆  
職悉實于法固有適其情者及情查廐馬情弊歲省

芻豆費五十餘萬中外皆憚其嚴服其公而後禍  
自此胎耳 孝宗上賓君抗疏極言山陵事重臺史  
庸劣不職遂奉旨偕內臣扶安禮侍王華衍堪與者  
王曰選遍視諸山斷以施家臺爲吉乃從君議俯賜  
綵幣白金獎勞正德紀元丙寅歲議封安南國王延  
舉君爲信使賜一品蟒袍偕編修沈謙以行既抵其  
國王臣禮未盡君折服之一不敢犯凡觸景賦咏館  
伴陪臣稱能詩者皆縮首驚服比還峻卻饋贐金帛  
秋毫不納復命先已進是科都給事中待之然遭時  
孔難同同敢言者多已不安其位追思受知先朝非  
獻徵錄 卷之八十

十五

死無以報國遂於是夕手具登聞鼓狀千有餘言大  
槩力陳時弊痛以履霜之漸爲懼稿成氣填胞臆以  
首觸柱不死遂自經于屋梁梗絕仆地而亡目光炯  
然不閉時妻孥無從從官者惟一蒼頭在旁能言其事  
如此至曉邵中書仁甫暨吾子郎中庭楠奔入舍館  
哭之發其篋無有餘貲乃集士夫賻祭儀物鬻棺殯  
殮如禮次日蒼頭懼罪潛懷鼓狀以遞負君志矣君  
性倜儻不羈心存忠孝以古賢哲自期爲文上師韓  
歐大家詩非盛唐不以爲法真草筆意得于鍾王  
多所畱墨跡人皆珍襲不遺所著有易講中庸

梓行又取唐宋諸詩入格者類編註釋用示學詩之  
要嗚呼敬衷文學德義官業如此信爲一代人豪匪  
特八閩之英也而今亡矣悲夫生于天順辛巳正月  
十五日年四十有八

禮科都給事中俞公敦傳

俞敦字崇禮江都人進士初選授翰林院庶吉士  
幾改刑科給事中敦侃侃有直氣在諫垣首劾邊  
撫臣及諸藩守臣不職次陳禁門守衛之弊緣邊賞  
賚之宜薦舉臺閣之公皆鑒鑒有裨家國而江彬不  
軌一疏尤凜有節操戊寅領特旨行勘河南總兵張  
璽等不法事下車之夕夢巨人書天理人心四字後  
按罪狀果符踰月獄成衆拱服一時權奸如錢寧輩  
求與交納而敦峻拒之竟不少爲延接士論重之時  
上亦特賜銀牌金織衣以旌其功遷禮科右給事  
敦教錄 卷之八十 廿  
中今 上皇帝嗣位敦首疏四事一曰去壅蔽二曰  
視偏臣三曰立紀綱四曰惜名器後捧詔使安南賜  
麒麟服進都科至廣西梧州府病卒敦生四歲失怙  
母氏勞苦鞠之後母喪敦哀毀骨立不盥不祈終喪  
如一日事庶兄敦敬曲盡恭誠故人咸擬敦以忠孝  
惜其不竟厥施云

吏科都給事中楊公秉義墓志銘 徐階

嗚呼此子友麟山楊公之墓也始予自江右歸卽擬過公與商訂當世之務且徐舒平生所扼腕而不平者抵家聞公病意公素強旦夕當愈未卽往居數日忽報公卒遺言屬予銘嗚呼予方以不及見公爲憾尚忍銘公哉然而遺言不可負也公諱秉義字士宜麟山號其先自上海徙華亭之葉謝鎮語在宗伯文僖顧公所爲府丞公誌中府丞公諱璨故散官諱文信之孫封工部主事諱雲之子而公之考也府丞爲諸生時與文僖及兄玉峯憲副先後以文名公入奉獻徵錄

卷之八

八

家庭之訓出從文僖游公譽日起正德丁卯領南畿鄉薦甲戌舉進士授行人司行人丁丑遷兵科給事中當是時寧庶人有異志而諸權倖相比周爲姦公知言不用引疾歸庚辰 武皇帝內誅外討政由已出公乃起至則改吏科辛巳今 皇帝卽位銳意治理公上言 先帝初政勤明中遭壅蔽國事日非陛下承付託之重當臨蒞之始乞以爲鑒崇正學親儒臣謹號令絕進獻責執奏於有司付參駁於臺諫詔旨不爲空言章奏不至停閣然後諸邪莫入而至治可期 上深嘉納焉中官魏彬以迎立功入掌司

禮又封弟英爲伯公言彬以鷹犬事 先帝虧損聖

德 陛下入嗣大統本出祖訓彬何功而受重賞詔奪兩人官劾楊侍郎儀姦回固寵龍之奉命犒邊軍故事隆慶步隊軍餘及鎮邊召募之衆賜皆不及而守禦白羊口堡諸軍以名隸涿鹿亦不與賜公至居庸奏其勞詔賜白羊視居庸餘皆半給至宣府盡覈漏丁奏補給銀二萬兩又奏發內帑戶部羨銀積粟居庸紫荆鴈門等關爲戰守備邊人賴之未幾丁母周宜人憂甲申服除仍爲吏科奉命巡視京營上言祖宗重根本計久遠設五府以統四十八衛立三大

獻徵錄 卷之八

十九

營以蓄精銳十二團營以備調遣今承平既久官軍日減官馬日耗一旦有警何以爲策宜詔兵部選將官實軍伍惜戰馬如祖宗之制從之丙戌遷右給事中丁亥詔百司陳政之利民者公首疏七事曰懲貪刻定法守輕差徭省包暗蘇糧役恤竈丁謹邊防時稱有識會制考察京朝官劾奏太學士張孚敬而下二十四人或詣公自辯公曰子言誠謬然願吾有此言不願君有此行辯者愧服其秋司徒錫山泰公司空安成趙公相繼去國而陳道瀛以黃冠爲太常少卿公抗疏論之不報遷禮科左給事中戊子遷吏科

都給事中尋病疽解官歸初府丞公兩爲南考功嚴

重諒直家宰僖靖廖公知之薦爲尚寶卿連疏乞南

僖靖高其節擢京兆公實無所與力而公之爲都

諫也周侍御在徐侍御州都侍御元洪邀公有所論

列公與議不合謝之已而三侍御俱得罪而公以材

任中丞薦已丑張桂罷忌者詆公爲桂黨其辭曰巧

遷父官陰陽善類會當軸者素嫉公不附已遂與致

仕時論譴然不平而公方丁府丞公憂絕口不辯至

終其身坦然曰心苟無瑕後當有知我者居閑十年

未嘗以事干有司創世墓建家廟置祭田修族譜設

獻徵錄

義醫義塾思以孝友禮讓化其家及其里人巡撫歐

中丞薦之朝衆方有所深冀而公遽卒嗚呼以公之

賢縱不爲世用苟使享壽考發其所未竟於鄉閭族

黨之間其於風教夫豈小補顧失於彼復不得於此

何也公生以成化癸卯八月十一日卒以嘉靖己亥

閏七月八日享年五十七所著奏議若干卷

都給事中薛公廷寵傳略

府志

薛廷寵字汝承嘉靖十一年進士以行人選給事中

奉使朝鮮還擢都諫廷寵在諫垣每誦季孫行父之

言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也富有志焉嘗

上疏劾諸大臣皆當時用事者也有旨留者數人諸

大司以廷寵言直不敢辨獨嚴尚書在禮曹新有寵

輒辨廷寵復劾之後又屢有論建銓部欲出之外藩

或言廷寵賢不宜使去左右乃止未幾卒家貧無以

爲斂鄉人爲治其喪廷寵內行修事繼母李孝李有

子恒依廷寵居其卒也李哭之哀感傍人繼室衛京

獻徵錄

師人也時年十九衛父亡憐其少又聞道萬里欲留

之衛不可竟扶柩間關返獨處一室卽薛氏親黨罕

覩其面遇廷寵忌辰張遺像慟哭年四十餘卒



禮科都給事中呂先生應祥墓碑 馬自強

龍山呂先生涇陽谷口人也先生諱應祥字子和號龍山上世有信卿者幾傳至克中克中生三三生恭恭生勉勉生一軒公誠歷仕營州衛經歷四川重慶衛知事配姚氏生先生先生少警敏絕人日記數百千言督學凌谿朱公補爲諸生愛其文奇之稍長學日益博談諸儒理性上下古今疊疊不竭同學生每聚論環坐傾聽罔不嘉嘆以去皆自以爲不及也督學大復何公枝入正學書院又特奇之呂先生由此益顯正德己卯以易魁省試登嘉靖壬辰進士授行人選吏科給事中既爲給事以敢諫直言自任無顧忌心曰朝廷以言官爲耳目也苟顧忌即蔽明塞聰忍緘默不爲朝廷所乎會京師地震卽偕同科者上書言汰冗賑貧倡勇恤饑節賞五事已奉命監二十四草場疏發司場太監通商減芻奸狀已又諫止入道士度牒金佐內工已奉命同黃御史覆宣大邊饗參伍稽察盡得其登耗出入之實効都御史以下若干人人服其風力已又條塞下便宜十事上之擇將帥重總督恤將士精器械修城堡嚴烽燧增年例明戰守慎賞罰振紀綱累數千言皆切事實可施行

上嘉納焉 上幸承天祠 皇太后顯陵先生以禮

科都給事中從議禮多所匡言還詔賜特優是年內閣與吏部議選官僚多賂進者於是先生憤然抗疏略曰臣聞太子國儲副師友必於天下英俊自三王暨我列聖未有不慎其選者也頃 陛下詔旨謂不必備員正欲惟其人耳而選者率以賂聞此豈聖世所宜有安望其成令德也 陛下不聞里人之愛其子者乎當出就外傳必慎擇所以爲傳者太子天下本而輔導之官顧可不擇令若是濫哉臣兄臺省員闕必會官推舉舉多當名實官僚關係不在臺省下

獻敘錄 卷之八 三

獨奈何不會推臣願罷諸賂進者用會推例推一時英俊以聞疏上觸執事者怒奪官爲民越五年會恩詔復其冠帶先生自罷歸日奉母姚孝養備至姚性嚴善怒先生在側則常懼往一軒公仕重慶先生再徒步行省會公卒哀戚甚悼連爲給事以 皇太子生覃思得贈一軒公如已官封姚太孺人痛一軒公不及見抱勅流涕不勝太孺人年九十有一當是時先生亦耆年哭泣哀思不殊一軒公時念太孺人以外祖姚翁無嗣未葬卽具棺殮葬之處弟及弟之子一姊一妹及姊之子無不有以子居不設城府常

葛巾徒步里巷中接人雖貧賤均禮與故舊更款洽

多所周急人有負者不怒即甚怒比見其人又率自

罷未第時有狂諍隣人加先生橫逆後其人悔懼數

獻恭先生待之相忘如未嘗御也初立家廟補四代

主歲時率子弟奉祭畢燕坐訓之家政子激孫翁如

當冠爲行古冠禮此又雖學士家鮮克舉者矣以故

呂氏族皆惻惻守禮不爭而谷口之人亦絕無訟者

本先生化也當道薦先生者以十數先生無意起扁

其堂曰知止積圖書其中口披玩從先生學者甚衆

皆相繼成名去而先生又令子潛從學呂涇野先生

獻教錄 卷之八

先是堪輿家言官迫城仕者不顯先生林下人矣

爲白上官拓城又立尊經閣於後從此宦者果漸顯

當道以渭南地震甚約暫借涇陽輕賦顧久不還涇

民苦之先生率諸大夫數言上官卒還之洪堰水利

寔弊寔徵先生爲指授方略著書示久遠此皆非已

事而先生樂爲之雖他亦首頌此使久於位其濟世

及物功澤詎可量哉卒年七十二歲

都給事中厲汝進傳

州志

厲汝進字子修灤州人生岐嶷若玉垂髻補弟子員

而苦學博覽尤長千史記先達高京兆王中丞皆虛

心接引之貧爲里中師名士多出其門束修一錢不

私侍父疾湯藥三月餘疾愈方還帷室嘉靖甲午舉

於鄉或有出百金助息者謝曰書中自有之不願聞

命矣戊戌成進士授池州府推官束帶坐堂判十年

疑獄者七撫按賢之凡諸郡大獄皆質成道路有神

明之頌辛丑徵拜戶科給事中貤封父鑑歷轉都掌

科論柄相疏指嵩爲國大毒子世蕃弄權納賄其勢

獻教錄 卷之八

方張童牛之牯宜禁于始疏上嵩黨黃璫者御前紿

之曰當大雪齋戒時何得又來救楊杲上大震怒

不及覽命廷杖八十謫雲南亦佐縣典史慨然曰生

即懸蓬弧長何計秦越卽日就道次年竟以考察罷

例不復錄楊忠愍繼盛疏云嵩考察外官時逼嚇吏

部將汝進罷黜夫言官縱言不當旣降之爲典史則

無適可指也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外臣被中者又何

可勝數耶曩在池州建德徐紳爲諸生以事逮繫汝

進奇其才特釋之後紳舉進士至都御史巡撫順天

而稱門下士人咸服其識鑒直聲遠震外夷高麗使

人質時問曰屬給事安否其名重如此居鄉二十餘年徜徉泉石詩酒自娛好誼樂施濟貧赴急不計勞之輕重囊之有無也隆慶踐祚方復原官秋尋以疾卒訃聞京師朝士大夫罔不咨嗟曰正人未究其用世可無斯人哉年五十有九

獻徵錄

卷之八

七

周都諫崑傳

咸元佐

周公崑崇德人年過登少讀書父微勵之謂曰汝第誦經書一能施汝以金及卒業詣父將畢誦未誦徧申前言公曰大人教兒直以千金爲耶父大駭不取以童子畜之日教之博綜羣籍所學輒通悟其爲諸生有權貴人行縣諸生入候公鄙之不揖而出由此名益顯舉進士授玉山令賓旅行李四方蜩集晝夜續無已時而公節其費餽示有度諸所比周納歛盡謝之而民力用是以蘇邑民吳清妻外有私殺夫以滅口久繫獄事不能決公夜訊之忽一羊自外突入長鳴者三公昌言曰神告我矣羊鳴三殺清者三人也有三人者色動蓋彼三人者究殘久秘自計身混衆中無以異然中情怯耳一觸其隱卽不自堅立鞫之而服士大夫爲賦靈羊詩一少年挾艷婦從喪視於郵亭公見而怪其不哀心惡焉廉得其與主妾姦狀乃械繫少年遣人護歸其喪已更進賢以母喪歸起補新淦諸所惠民務爲休息愛利之政其大者欲興教化振頹風故所興建必先學宮書院表忠烈闡幽節民咸愛而懷之云蹟聞石拜吏科給事中朱幾進右給事中已而擢刑科都給事中其上書論兵

事皆斤斤可施諸用而巡視京營諸勲戚皆畏避相  
戒莫敢犯當是時都御史劉元清御史馮恩行人薛  
侃相繼罹罪且不測下廷鞠公獨正言申救得從未  
減袁都督繼勲臨敵不力戰公殫効之甚厲聞者鮮  
舌一時以爲天子嚴臣久之竟罷歸歸日戒門自絕  
卽士大夫造請踵繼不一見所居卽先世敝廬人有  
欲爲廣其居者竟謝不受而讀書自樂終不一問家  
人生產獨事父事兄孝友並至植之本性不言而質  
行所以自爲者深矣御史按吳浙者先後交薦于朝  
未究於用而卒年五十八諸細行可傳者備于家乘

蘇徵錄

卷之六

主本

予不載

刑科都給事中南玄威君賢行狀 羅洪先

嘉靖壬子九月全椒南玄威君病明年余始知之將  
遣人持藥往候以他故不果會龍溪王汝中期余匡  
廬至則汝中已薨全椒哭君且畱書以訃余持之泣  
曰南玄竟止於是余乃竟不復見耶尚忍聞之且其  
年纔六十二非甚衰且老之期也世道姑勿論天獨  
不爲吾輩計耶將自匡廬禔哭之值未果而諸孤遣  
使以狀請何忍嘿嘿也卽日發書聯其所載行事與  
書所不及而獨得於余者合以爲狀君名賢字秀夫  
初號南山晚歲更爲南玄先世居溧陽本姓胡氏元  
末姑蘇盜起有初五者避亂江北經全椒樂其風土  
徙居之乃更姓威初五生勝三勝三生通通爲人雄  
桀修幹長髯累貲喜施弱冠役京師道遇達官貴人  
輿馬赫奕屏足嘆曰嗟乎吾以七尺役於人安得見  
吾子孫若是灑吾辱乎而妻鄒病難子聞水灣石經  
歷有女賢未聘而其家故業備意得子必且傳其業  
也媒納之生敏剛敏剛生永富號思菴思菴生二子  
華與珊皆世農不習儒通至是年且九十二癸垂絕  
拊床悲曰天乎吾家繼不得達官貴人乃斬一儒家  
兒耶因歎歎卒比葬有敝衣道人指其纓謂思菴曰

蘇徵錄

卷之六

葬此十年貴人生且易汝衣惜不令此老見之至期  
思菴夜夢天門洞開一兒從中躍下褰裳抱覺而  
君生弘治壬子八月某日也思菴先後所生子四人  
力農自食獨君力弱不任耕而賴拔多慧嘗從家人  
間通垂絕語輒憤憤誓必誦讀爲儒生思菴性不好  
書數數令負重苦楚之卽數數丐免不聽母劉不能  
忍日夜相持哭隣翁聞而食之卽舐隣翁所誦讀是  
時全椒少文墨吏縣中聞有少年多識字將逮爲佐  
書史君匿不見會督學御史行縣乃自外潛歸請於  
思菴曰某願爲秀才奈何縣以佐書迫我請死不就  
獻徵錄 卷之八十

辛

佐書思菴感其言任其所爲不之禁君始出就試御  
史以爲才遂補縣學附學生明年爲正德壬申補增  
廣生君既刻厲誦讀家貧不能給朝夕久之得血疾  
未幾母劉卒益不勝痛病臥者數年比疾愈年二十  
有九始婚于印氏是爲印孺人嘉靖壬午江南北大  
饑縣奉散給粥病者例擇有行誼諸生二人督其事  
旁縣聞君名爭相屬遂攝數縣處分有法活者甚衆  
又明年得陽明先生論學諸書讀之心忽間發文思  
空湧乙酉舉南畿鄉試丙戌會試禮部三原馬公理  
賞其文遂第進士是年冬授浙江歸安縣知縣君嘗

恨不得執弟子禮于陽明先生至是遣使稟學先生  
答之曰此道在人心皎如白日雖陰晴晦明千態萬  
狀而白日之光未嘗增減變動子以邁往之資加之  
篤志問學其於此道如掃雲霧而睹白日何暇他求  
乎君得書遂主先生之言爲依歸然猶間爲時忌所  
足汝中嘗過訪目逆之曰得無猶踏兩家船乎君慙  
然愧謝曰過矣自是身任此學居官行政一斷之心  
而世俗形迹不復拘在衆人顧望退縮莫之前者必  
且犯難爲之矢激弦絕不喻其果雖竟以此蒙訕賈  
禍不恤也歸安隸湖州以饒富名異時官府廚傳供  
獻徵錄 卷之八十

辛

張不精侈則使者銜有司爲慢已有司疑畏多厚飾  
以緩責或陰藉爲身利猝不辦率仰富人富人既得  
倖則貧者日見傾奪又轉輸例入羨金破產以應豪  
右把其短恣行武斷有司內顧益與與不振君酌廩  
稍節目使足備儀而罷其浮艷歲省里家數千金其  
諸徭役視貧富爲等轉輸者既無重困更不復自隱  
行謁暇日入郊野問民何所疾苦其在豪右朝開夕  
發芟摧不貸自謂縣令得近民除道行失拊巡意斥  
去徒衛以二隸導前卽市肆交易雞猪羊牛布縷果  
薪充溢衙衙不得收斂民既稱便而壟斷閭貧弱者

倉卒不及掩避即易暴露民嘗夜被盜未曙君謁廟  
出河側聞舟中密語曰某之盜藏某所不識有司能  
覺否天且明遣人獲盜賊來具如所聞被盜家猶未  
知也君素有心計善劑筭能持小物得人情實縣有  
蕭總管者淫祠也豪右欲詛有司輒先賽廟廟壯麗  
特甚一日過之值賽期入廟中列賽者階下諭以福  
禍恐其不解譬之曰天久不雨若能禱神得雨則善  
不爾廟且毀罪不赦也昇木偶道橋上竟不雨遂沉  
木偶如言又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躍舟中侍人失  
色走曰蕭總管來蕭總管來君笑曰是未之焚也命

縣徵錄

卷之十

三

繫之顧岸傍有社祠別遣黠隸易服入祠戒之曰伺  
水中人出械以來已而果然蓋策請賽者必且賄沒  
人爲之也君所至使人揀過不暇太抵若此縣中遭  
邇卒逮繫人禍及雞犬而老胥工揣摩請張舞文雖  
痛懲之戒至是敘手引去朔望謁廟畢坐學官與  
諸生講學爲言訓誥詞章不足以盡聖人之道擇其  
篤行者優禮之而黜其尤無良者當是時鹽城萬公  
雲鵬爲郡守剛梗有聲數以事相忤君無所屈戊子  
入觀聞有甘心於萬寶者吏部直其枉詞氣激發  
安仁桂公尊爲家宰其言詞得不搖縣令入吏部

非自理多不敢有言爲家宰即不聽縣令言去而郡  
守人所以爲難庚寅聞羅氏計即日歸士民思  
之不置將樹碑紀政不果後十二年君已致仕尚書  
蔣公瑤始竟其事壬辰服除補唐縣知縣唐民愿而  
野瘠而鮮食君新學宮興弦歌教其諸生如歸安訟  
者至旣剖曲直則勸以孝友仁讓之行多泣下不終  
訟者歲且饑公爲賑糶納券子粟約期來償銷佛像  
伐淫祠木製爲禮器令毋得作佛事禁誅逐伎民用  
不耗纔三月流移漸歸而君以吏科給事中召當是  
時上厲精圖治早朝晏退君亦感激遭際知無不  
獻徵錄 卷之十

三

言甲午冬考察入覲官君念被黜者例不得復用而  
嘉靖間諸大臣有所嫌怒必假此中傷以快其私雖  
欲引援無由也乃豫爲論揀之以防其禍其言曰進  
退人才天下元氣所關然人品不同不可不辨跡之  
稍嫌者求其疵則無實才之不足者察其心或可原  
過誤貴於善懲忠直近於不遜孤臣孽子之流與善  
趨時局者相去何啻什百此雖過於容恕差等而存  
錄之可也頻年以來內外黜陟不無偏枉遺漏貪鄙  
者固多貶罰而忠盡者未盡褒長短於才者間蒙器  
使而疑其跡者未入包荒小大愆人僭冒崇階而孤

臣孽子實構隱禍此皆以傳聞未定之說而民其憂國忠君之誠非所以廣自新之路也臣切惟人才難得願廣德意使忠良落弁者無計官之大小聽臣等即時論揀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治 上覽其言論吏部曰威賢所言愛惜人才之意其行之先是給事中葉洪劾冢宰汪某謫寧國縣丞而叅議章商臣等素為諸大臣嫌怒至是果皆被黜與所慮合既得卽論揀如旨又以汪所倚自固者內閣輔臣也復上其罪狀以為 陛下待輔臣可謂推誠不疑元首腹心千古之曠遇也而某乃不能與 陛下同其休戚布腹獻微錄 卷之八 三十四

心以收吏部進退之權懸利害以箝言官是非之口吏部有所舉措言官有所論劾必先請白以觀意嚮之所在務欲事權歸己貨賂公行何忍相負一至此哉卽如考察一事 陛下曲聽臣言許其即時論揀正以防大臣之行私也比臣論揀洪等而某忿其中傷任意藏隱阻而窒之 陛下有堯舜知人之明而某實負伯鯀方今之罪稔惡積怨卽加放流可也願陛下威斷洪等雖不揀然 上因此重君之言汪與輔臣先後罷去君以一言去兩大臣其黨與亦稍稍恐朝廷為之一新雖古之折檻牽裾不足多也明

年與安遠侯柳瑋冊立荆王鍾遺一無所取北虜寇陝西總制尚書唐公龍興巡按御史上功罪反異朝議遣給事中問狀且舉有才力者二人上請 上特命君往旋進兵科右給事中君在邊舉劾簡采兵氣自倍歸擢工科都給事中漕河淤墊請如御史徐九臯議開范光湖月河以通運餉丙申在告戊戌丁繼母朱氏憂辛丑三月起復補刑科都給事中是年廷試進士 上取對策高等御覽親第名次仍下內閣詳定務求其是又以 皇太子漸長宜行奉先殿謁見禮兼欲舉庶吉士之選會輔臣有疾 上溫言勞獻微錄 卷之八 三十五

其良苦且以數事委之審議而士之緣幸以進者畧無顧藉君目擊心痛以為 上之取士儲養必求其是皆所以為燕貽之謀輔臣蒙恩禮亦已極矣曾不悔改以報知遇是尚可以坐視乎乃上疏曰皇太子將出閣宮保不可無人此聖諭拳拳盛心也且今之庶吉士卽他日之輔弼可不豫求其人乎臣見選舉令下奔競日恣行已有耻者反從外望又教養之法徒事華藻不培本根背書作課詭時諧俗苞苴不戒樹立者少幾何能得真才也臣願今歲所選盡從人望不必泥甲第限名數仍擇仁賢為之師模言足以

啟關鑰動足以鎮浮妄曲成善誘砥礪名節問德考業以風馮翼孝德之修庶幾善人多而朝廷正將來燕胎之謀無出於是矣故事選庶吉士主於輔臣而教養屬之館閣皆據資序以遣無所選擇及上用公言諸大臣叢怒恐其復動上意未幾太廟災諸大臣應詔自陳君翼上因此有所更置以盡修省之實自諸大臣以下極言論列且舉海內才望問學之臣十四人以進其論列者既皆據權寵有氣力而十四人者止南京二三大臣所稱侍郎呂柟太常卿魏校郎中王畿都給事中魏良弼參議徐樾又皆被獻徵錄

卷之八十

三六

廢與疎遠之人且以講學取人怒而王爲尤著怒者既益衆又機便可乘遂坐左遷山東布政使司都事君以上恩雖寬然勢不可復留又思巷年且高得請於巡撫都御史曾公銑致仕去曾與大臣論薦者數四皆不報君既去士風自是遂一變矣君嘗自病負意氣嫉惡如讐不能含忍然其好善赴急蹈水火犯金革一出于性成無所矯強故凡引植善類提獎後進惟恐不及自爲縣以至入朝出使臨邊居家往來道塗率皆講學之日與人言皆以良知之說爲主執之以堅而意氣足以發之在廣坐中隨事發言注

目含笑吐露心膽嘗曰吾所言如是汝之良知可明白否能信此良知可快樂否其有議論不一者則曰吾聞之陽明先生其說如是反覆辨析不明不已海陽陳益撫林敬夫輩始或與君角勝久之咸入毅率帖帖走受約束不能去若是者先後不下十數人君於此十數人無間遠近疎戚若與締肺腑親嘗伺察微隱考見誠僞一聞缺失若已有負厲色正言恨不速改其有不幸罹禍與謬敗者不遠千里資遣而調護之自陽明先生沒講學者滿海內而聲氣聯屬微若不足君與汝中汲汲維持於朋友之間君嘗以悟獻徵錄

卷之八十

三七

性直捷應用圓融歸汝中觸衆怒薦之朝至於克己爲義善鑒知人汝中恒自以爲不逮蓋其抱有爲之才不忍泯沒而又切世道之慮不獨朋友相昵而已此可與淺淺者道哉君歸鄉十餘年講學者過江上莫不就問至則君率縣之子弟請益率數日乃去縣學久圯爲言于有司盡撤其敝而侈大之間又闢居巷爲南譙書院分居諸生然以規過太切嫉惡太嚴周里往往持私短君君聞之曾不介意治家謹于禮教思巷性難事有過必飲泣以諫待兄弟子女如其子其弟以育廢業者人弗予婚多方營之弟既死又



分田廬給其婦子思菴卒于君歸之七年壽九十嘉靖甲午以君貴勅封文林郎唐縣知縣而母劉贈孺人於是印孺人亦得今封始思菴所聞葬時道人言至是一一皆驗

丁科都給事中陳公世思傳 邢侗

夏邑之陳繇金陵占著夏邑則自國初始十世以爲都諫公尊人以安雖優麗厚曹歸善士凡三子長爲孝廉世德里稱陳長公次卽都諫公名世恩字慶遠兩峰其寓號也公生而幼愿亦復幼清八歲就童子學習肄輒兼人一日舉卷中書跪而問尊人讀書止估畢已乎夫口耳之間四寸耳文滅其質腹饒于舌何以讀書爲尊人驚喜謂兒他日當非章句儒公倍年成覺書上口卽莫逆于心沾沾自整將用厥習肄于家于廷意欲有所美七尺軀也公尊人不甚束厭教錄卷之八十三九濕公等而公母常太孺人督課極嚴身坐流黃機手不去瓢勺勞也隣姬見謂夫人何自苦如此太孺人曰我乃自教兒于時長公廓落大度或從朋遊嬉而公裹足不越戶限下帷不輟以爲恒儕輩間挑之遊公正色答慈氏作勞而吾乃逸吾懼軻母之斷乃機杼也聞者縮舌孝廉公每對人家弟行步輒懷無高趾居諸不妄言笑浹日不見喜愠色讀書務究厥歸指以視吾弟吾乃罔書生耳孝廉公固磊磊者其家庭自相擅服如此當太孺人及其尊人相繼謝公毀瘠不欲生將棄故所習經生言曰向者屹屹妄意華

應爲二人計耳乃今而後復忍爲妻子作緣耶久之  
孝廉公泣相勉乃相與理篋輶錯大暢厥辭名譟州  
間中矣公羣校且十年舉已卯省試又八年丙戌舉  
禮部未及對策卽謁告歸歸途二羸映傘則以書數  
囊童子跨其上不勝負重故公乃飭童子下徒走二  
羸獨負書始良行抵舍盡發市書及故藏書漸漬沉  
玩古文詞而外獨注心經濟曰吾向爲童子儒不欲  
器而事章句學而今且如何矣夫宦學之與信而後  
仕孰復坐臥一瓊幾三年几榻多穿穴夏之人謂子  
大夫陳公面孔作何狀爭欲識之不可得是時邑金

獻徵錄

卷之八

四

令 下公又念公謁歸貧風公宜若有所言事公  
曰王下明侯不貴陽鱗而過念其甚厚卒之無綾紋  
咫尺通焉已丑入對于廷用次得保定理保定隸粟  
米部俗尚驚紛相競爲武悍多數亡命不可孰誰而  
又乘輅使者動以十數計中常侍父兄田宅于茲窟  
焉自昔稱難矣公直躬任事一字不阿邑其上會當  
大訖堅意不納朝客書卽所常殊死若而人簞燈披  
牘丹筆屢舉不能下旣就爰書疾驛以達率不及孥  
及連攬一切中常侍稍有問遺以好謂之不入一串  
茶園窮諸上官屬以官屬陽秋片善必錄主在掩覆

人小吏署置如列白黑不爲漫語相應相用事起必  
與其議備書南北大所可否難易久近害利便宜厥  
後所言靡不酬公在事日中丞直指有所慰薦必用  
公爲首比詔察諸郡邑吏更召致闕下難其第一者時  
時宰意有所臞屬吳侍御徐公抗聲誦言曰以某按  
行二輔三輔吏未有正直忠厚如陳某者合真第一  
僉曰御史言最當遂以天下治行第一徵入拜戶科  
給事中尋轉右通轉左公觸事拜黃白紙悉關國是  
主德人材民命之大不樂爲苛細毛舉輦下籍籍陳  
給事真諫議云甲午持節奉使乙未北入還報遷爲

獻徵錄

卷之八

四

工科都給事中未幾遭疾卒得年才四十有四當彌  
留曰吾奉使所過地日有所按睹將以囊草言 上  
而今已矣旣而家人檢其草紙墨猶新焉公舞象歲  
從孝廉公每罷讀依依二人鄰千古所謂食已請餘  
扇枕取涼者無異其事孝廉公不殊厥考終世無違  
言念孝廉公無子慨令次子嗣之卽丙戌中第不及  
對策歸正用孝廉公無祿不勝錫原之感脫然仕進  
不欲亟以印執高兄地下中有足悲矣公奉使便道  
憇于家大治牛酒上冢哭聲四震若邊初喪哭孝廉  
公如其父母推財班給親疏各有等第中緣單小物

無少遺畱室如懸磬猶故孝廉時也公五歲與羣兒  
過城隍祠因而病悸居頃之憬然大寤曰適見祠中  
神來醫我振問示我令我母泄太抵中寔識甲科諫  
官子孫種種公生不偶靈書告之矣公偉幹美鬚髯  
風采蔭翬數百輩且動靈書孔子不語怪神吾則何  
知

狀教錄

卷之八

傳東記

給事中黃錢傳

黃鉞字叔揚蘇州常熟人少與父同好學家無藏書其  
遊市肆中見書不問今古即借觀之或竟日不歸其  
時天下新定重法繩下士不樂仕詔求賢急鉞父見  
其子好學甚恐爲郡縣所知數懲之不能止家有田  
十數畝在葛澤陂因令督耕其中鉞至陂無書讀托  
市鹽酪率一二日卽入城從其友人家借得書道中  
披覽比至陂輒盡每以爲恨楊潑者元末隱士也嘗  
避雨泊舟鉞舍旁窺見鉞持書倚簷讀不輟聲乃就  
視之曰豎子好學至此哉日能讀幾何鉞答曰苦無  
書讀過目不能忘也潑曰我有書在洋海店去此不  
遠豈子能從吾遊乎鉞喜再拜卽從潑入舟至其舍  
與數冊書去自是數數來易潑怪其頻舉所借書問  
之悉記憶無忘者潑大喜曰吾挿架書不下萬卷不  
能舉付汝汝當就吾舍讀因令其子福同室而居者  
三年遂盡其書縣聞之併辟福賢良潑怨之曰吾不  
幸遭世亂家破族散今獨攜一子耕讀遠郊以畢餘  
生以子好學盡以藏書奉覽奈何不自韜晦卒爲人  
知貽累我家鉞徐曰第母患當爲公說尹罷之乃教  
福結束如農夫且曰卽君有問子但操吳音勿有所

對福盡如錢教因同詣尹曰錢與福同筆研數載知  
福為深福才能問學並出錢下而福父老身病不可  
遣行即行不足以應詔君且得罪尹心知其詐也不  
得已而獨遣錢以生員除宜章典史洪武二十二年  
舉湖廣鄉試明年登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戶科左  
又改禮科居職封駁甚多建文中以外艱歸方孝孺  
弔之屏左右密言曰北方不靖蘇常鎮京師之左輔  
也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當有以教我錢曰三郡  
惟鎮江最為要害守非其人是撤垣以納盜也鎮江  
指揮童俊狡獪不宜獨任吾近見其奏事上前視遠

蘇教錄 卷之八

四十四

而言游此其心不可測也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  
有國士風必能獨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寬  
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于定亂耳然國家大勢不在  
江南待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乃因錢附書于  
善以忠孝相勉期戮力王室以濟時艱善得書與錢  
相對慟哭以死自誓錢至家因父殯在坡上舊廬即  
往居之足跡不入城邑有御史按部至常熟問曰此  
有黃給事何在邑中無知其家者一老人居與錢鄰  
知之引御史舟至陂時暮秋收禾堆積村巷路又泥  
渾御史乃徒步抵其舍錢從幕中對語移日家人以

賁客至欲割雞具饌錢曰豈有居喪而殺雞體客者  
耶卒以菜粥對食而別靖難兵至江上姚善受建文  
君詔總率蘇松常鎮嘉五郡兵馬勤王以書招錢錢  
以親喪在殯請營葬畢乃可趨命既而童俊果以鎮  
江降靖難後詔暴善罪狀急收之善麾下許百戶性  
權詐因得親善縛善邀賞錢聞之遂絕食閉目三四  
日每求死悉以家人救免或傳善款服已得宥錢復  
瞪目曰吾知善為人決無二心吾且少俟之善事定  
吾獨死未晚也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希直者  
孝孺字也遂復稍稍食已而七月十一日善就刑報

蘇教錄 卷之八

四十五

至錢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而哭之曰吾與君同受  
國恩不幸有國難義同許身今君與希直同死國吾  
忍背義獨生乎祀畢給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衣冠  
奮身入水死時北兵四出捕善黨縱橫郡邑中且訛  
言併錄錢家親族悉驚伏友人楊福獨具棺衾晝夜  
泣橋側百方求錢屍不能得更數日忽自出立水  
中福慟哭親抱而起易其衣體猶不潰敗竟成禮葬  
之復弔以詩曰江風夜夜鼓洪波江雨朝朝濕薜蘿  
九辯不回哀郢志三軍難奪採薇歌手披宿草孤踪  
滿夢轉空梁月影多誰謂百  
年臣子恨闕閭野老淚滄茫

禮科右給事中張公益傳

張益安平人洪武丙子膺薦舉入太學以才能拜郢王府典儀迎父母就養成祖入承大統吏科都給事中孫璘薦益才行卓越陞刑科給事中益侃侃敢言惟務申冤理枉時有郭禮因視田毆死盜禾軍人事覺有司以殺死軍人律抵罪即與其僚張信曰律有明條罪人拒捕主者格殺之勿論今郭禮田主盜禾者罪人以田主而毆死罪人法當免坐若抵死于律有乖竟爲直其情事聞上特宥之未幾轉禮科右給事中上臨朝羣臣奏對多失序益代陳公奏

獻徵錄

卷之八

四十七

事明辨稱旨特呼爲響張以示寵渥後刑部都察院凡有所逮罪囚皆令科官引奏益自益始永樂己丑扈駕幸北京會胡虜數爲邊患上命監軍深入虜營主將失利益被執虜持刃脅降益不屈曰生爲大明臣死爲大明鬼非死無以報國虜憐其忠烈竟棄之時仲秋八月二十四日天寒兼雨雪跣足南行數百步墮然而終翰林院侍講謝璉謂益之死忠在朝廷誠孚醜虜天語褒嘉與日月爭光益得其死者歟

吏科左給事中唐君仁墓表

周洪謨

吏科左給事中唐君秉元以傷寒未決辰而卒得年五十有三士大夫無不悼之者咸曰秉元爲人其純如金其溫如玉其學行一轍其心口一致雖官要地而不爲崖岸斬絕之行以較轅人又不阿邑以同流合汙取媚當世於乎天何奪此端人君子而不少假之年耶其卒在成化十二年君諱仁字秉元號鳳山其先浙之金華人宋季有官監司於蜀者因家保寧南部曾祖仲瓏元末徙居達縣國初舉爲達學訓導祖昆領戊午鄉薦未仕卒父憲爲湖廣咸寧宰有惠

獻徵錄

卷之八

四十七

政其事親孝又能友其昆弟和以處宗族鄉黨見人之善則忻然如己所有而畧不疚如人犯之則無所校以是君子多其有樂善之心自少篤問學治春秋繼以詩薦秀鄉闈累奇於會試從今太學士眉山萬公遊公器之甚天順甲申始成進士觀政大理詳練律學今上龍興之初勅吏部遴選諸進士之超卓者補官六科拜兵科中丞中項之丁內外艱服闋調官吏科以都給事中欽命掌科事尋遷左給事中每歲吏部選官君預其事量才授官無不允當直登聞鼓有赴訴者得報遂發行無或少滯法司會諸大臣

錄因君在列凡有疑獄必力爭不已代王奏守將徐  
都督不法上命君按其事悉得其情元惡首服餘  
冤皆釋朝廷以邊將郡守不可輕授召廷臣各舉所  
知君以指揮劉良知縣馬琛舉卒皆稱任立朝幾十  
載凡時政缺靡不盡言扶正抑邪無所畏避於平君  
已矣國失良才予故撫輿論以著其善以待後之志  
子蜀人物者

獻徵錄

卷之八

學

工科右給事中葛君嵩墓志銘

正德丁卯春廷臣同日以勅致仕者三十七人工科  
右給事中吾錫募君嵩與焉君歸四年庚午瑾既誅  
有疏起君者又三年癸酉君卒君諱嵩字鍾甫募其  
氏支恭其所自號世爲錫人曾祖仲良祖文晟父浩  
由太學生歷知興國永寧二縣終湖廣按察司經歷  
以君貴贈文林郎禮科給事中母沈氏贈孺人繼母  
田氏封太孺人君幼聰慧好學成童從故學諭嵩菴  
俞先生受尚書爲經義斐然可觀長老見而稱焉君  
曰某未讀書何敢言文蓋閉戶誦習者三年同進讓  
狀教錄 卷之八 四  
之十九補郡學生提學御史戴婁二先生皆加器重  
凡七試至成化丙午始領鄉薦又五試禮部登弘治  
己未進士庚申授行人有事周遼二藩禮成擢禮科  
給事中 先皇帝在位勵精求言君既就刻卽感激  
論事應天尹某不共於職君劾罷之魏國家衆訟田  
於民事久且濫君請專官往覈是歲當閱實邊儲君  
之薊州諸倉多所釐革還上四事曰謹收納曰禁饋  
送曰抑權貨曰清屯種皆切務也未幾命點團營軍  
士於是貨免與私役者衆恒半虛其弊益久而莫  
敢昌言之者君倡同事以聞兵部尚書華察劾公

方 殿正得君奏重爲稱歎三載考最勅贈封父母  
妻如制未幾遷工科右給事中 上初改元君上法  
祖任相納諫務學四事是冬南京科道官以言事逮  
至君指同官論救甚力既而諸大臣進諫科道繼之  
蓋忤瑾者以此君既致仕歸作三宜亭於後圃日手  
一卷燕坐其中客至則出然惟詩人徵和經生質疑  
則喜應之或問國事不答問郡邑事不答及廷議起  
廢巡按御史上君名日且有超擢有勸行者君曰吾  
言不利於奸得退爲幸行焉用之雖然命下而辭則  
無及也乃手爲請老疏緘寓刑部日卽有命當以是  
獻數錄 卷之八十 辛

上未幾病瘥且瘡數月而殆是爲癸酉四月距其生  
正統戊辰年六十有六君性謹飭瞿瞿蹈履於流俗  
中多所自必待人無少長皆厚以用或不答不校也  
居父母喪哀而得禮事繼母如母與弟大梁居無間  
言教其弟之子如子恒舉進士今在刑部有官譽自  
謂得君教爲多

禮科右給事中毛公憲墓表

呂楠

公姓毛氏諱憲字式之號古菴常州武進縣人也  
官南都嘗接於別邸色夷氣清可敬而親其貌古也  
怡性完神游乎物表其心古也孝弟信義言論通朗  
其道古也則其所自號者當非虛恢矣今年予在北  
雍忽聞公訃傷悼累日實嘉靖乙未十月二十九日  
嗚呼吾友古菴平日以道自砥乃至此已耶公甫弱  
冠卽彊學不息以三禮遊邑庠正德庚午以亞魁薦  
於鄉辛未中禮部亦然尋登進士第授刑科給事中  
卽上疏言人主之德莫大於開廣言路優納正直時  
獻數錄 卷之八十 五十一

諫官實明方以言得罪公卽抗疏申救以爲不宜塞  
諫諍之口時大臣有怙勢干山豎權者則又奏劾剴  
切而內外咸肅旣而引疾以身喻朝政云雖任耳目  
之官實乏聰明之德三年之艾莫措七年之病難瘳  
病瘳除兵科給事中議改中府坐論激直釐正國是  
不阿權貴又嘗見邊防軍政之弛災異水旱之煩乃  
數陳古訓疏列遠邇多見采納其使荆湘見民居漂  
溺矩旋瘡痍之狀卽具疏馳上當道以爲公危者公  
畧不顧忌已果忤旨罰俸三載秩滿遷禮科右給事  
遷疏請祀先儒陳祐有功禮經是特 歲宗西狩公

倡率羣寮因請回鑾兼論建儲衆皆警懼後錫幣近  
臣公疏辭不受權貴有欲結公者公正色拒之於是  
其聲益大振於時嘉靖初年以耳疾謝歸講求性理  
之學學者翕然尊師其徒之貧也多爲之館穀惟時  
郡守陳君實建道南書院延公爲師表進後學公之  
教以不欺爲主以喜怒爲用以克己爲功以敬義爲  
存心制事之本其言曰君子之學須是擺脫習氣著  
實踐履方是實學則公之在諫議可知矣且公性至  
孝每念父卒於外輒號慟屢絕其養卜太孺人及喪  
葬皆無違禮又以祿不及養扁堂曰永思終身不御  
獻徵錄 卷之八十 五十二

重味歲時祭祀一遵朱氏家禮他日置義田義學故  
養鄉族施愛孤弱若與人文苑生患難不爽素心故  
師子孫貧不能立與置田宅矜恤周至嘗立三近齋  
予爲之記公端坐其中深潛考索其所得於六經者  
多矣然則公之教人蒞官豈徒言語之間而已哉卒  
年七十有七

史科左給事中毛君王墓志銘 董玘

嗚呼予忍銘用成耶昔家君守雲南時用成年二十  
餘爲郡諸生從家君受易尋舉于鄉予時尚垂髫也  
後十有八年而與予同舉進士逮今又二十年用成  
容貌類昔時數過予縱飲道舊故意氣若少壯者乃  
不意其止此也悲夫用成姓毛氏諱王初字國珍後  
更用成其先世蓋順天之良鄉人曾祖諱某國初從  
征雲南遂畱戍今爲雲南人曾祖母皆以節著人稱  
雙節毛氏父諱倬以用成貴封如其官母谷繼母袁  
皆孺人用成自爲諸生聲譽卽起卽舉于鄉數試禮  
獻徵錄 卷之八十 五十三

部弗利雲南去京師萬里道遠且險同舉之士一再  
試弗利輒就他選去用成奮曰吾不成進士弗歸矣  
蓋旅寓京師者十餘年卒成進士其年爲弘治乙丑  
會修 孝廟實錄用成被命諏事實於貴州得便道  
歸省人以爲榮正德戊辰授行人使蜀得再歸焉庚  
午擢南京吏科給事中明年以恩例遂封其父母于  
時封君壽九十餘矣人尤榮之居封君憂服闋改南  
京兵科又居繼母憂今天子紀元嘉靖之歲服闋醮  
爲吏科用成在諫職既久不數月再遷至左給事中  
時六科之長多缺者用成次且復遷會諸曹言事者



伏闕下用成與焉亦被杖七月庚辰也後十九日爲八月丁酉卒距其生天順甲申至是得年六十有一用成既貴歸省及憂居者皆再未嘗以私事病其鄉人所訴 孝廟事實視他省詳而核在南科值時多事用成間獨言其一二大者率中事會大臣有朋附逆瑾者瑾敗僅落職用成抗疏曰致瑾亂天下者某也請顯戮以謝天下時論避之羣盜擾山東河南用成請預爲備已而羣盜果由大江皖南都卒不敢犯歲大估計多所裁抑省官錢數十萬御史林有年諫迎佛烏思藏下獄莫敢救者用成疏至林得薄罰及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五十四

吏科給事中毛君行狀

君姓毛諱王字良器其先真定元氏人代多顯宦譜逸莫能考五代時有爲河南刺史者諱某以儒學鳴傳若干世至某仕元爲將作院使生君高祖常州路推官府君幾子皆仕國朝長諱某吏部考功郎中次諱某監察御史季諱某邵武府同知生君祖伯時號蘭竹先生生而失明能誦易精潛虛學預談人貴賤壽夭貧富吉凶無不應者被遇 太宗皇帝帝嘗以哀天綱稱之寵眷優渥賜召之使者旁午久之以老乞骸骨詔以中貴護送還鄉以卒三子長諱某陰陽學正術次諱端湖州安吉知縣次諱某隱居不出正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五十五

術府君娶葉氏實生君君生已長大猶逮侍蘭竹蘭竹撫之曰振吾宗者其此兒邪及蘭竹赴召正術府君已出教陰陽爲之勅有司毋以他事署遣俾專意於學正術入謝得召見便殿將大用之既而 上賓不果正術亦無意遠仕乃屬君曰爾其繼吾志者君承意研精問學日夕不少懈稍邑庠生應正統辛酉鄉薦會試禮部得乙榜辭入太學爲諸生時祭酒古廉李先生典敎事以作興後進爲已任其碩偉逸倫者尤見獎拔君其一也故一時英俊士慕君之賢交者恐後然君與游天下士學於君者如慮益遠矣未幾

以正術愛當辭去古廉憐惜不已親爲正術製墓銘  
雖亟稱頌毛氏世德而卒以目大期君君既去其故  
與游諸名士之在太學者多已登用布列臺閣間君  
之聲譽益用侈大以布衣聞朝著十三年戊辰登進  
士第充部使者於南京取道省母於常十四年已巳  
令上卽位復奉詔詔諭江南六郡歸拜兵科給事中  
中改史科有所叅駁彈糾移存大體畧虛文言罷諸  
不便事數十如停起復禁請謁欺濫舉停粥官免征  
通負寬稅凶荒開養太學生徒皆國體政本之大者  
皇上勵精嚮治君疏求賢講武之要凡數千言皆  
獻徵錄 卷之八十 五十五  
兄嘉納然體素羸遇盛寒暑輒病病稍間輒出出不  
數日而章奏屢上及疾亟猶陳六事事未下而君已  
告逝矣時景泰三年二月初一日壽止四十有二夫  
人高氏廣東叅政某之女初無子養宗人子某爲嗣  
方七歲繼得庶子某方五歲二女長許兵部主事吳  
貴和子某次許士人某子某君爲人資性明敏器度  
灑然雖好談詠而待人以禮故人皆愛敬之交游半  
朝野而所親敬者皆稱正人以博愛處鄉里待宗族  
而所求不遂者或肆怨讟則慨然茹納未嘗以眉於  
懷事母最孝撫教弱弟尤篤友受既登第卽移休致

養及拜官遂輿至京師凡可以悅親意者必極力營  
致病已革自度不能起必殫藥食以慰其意弟某就  
學於外硯聯之需不使少有動慮歸必自課其業力  
獎勵焉爲文章清婉有風韻尤長聲詩其在吏科一  
時章奏皆出其手不但文辭工緻而人情政體曲盡  
其妙予於君交誼雅厚知之爲深故錄其槩爲狀以  
俟立言者采焉謹狀

獻徵錄

卷之八十

五十五

史科左給事中鄭一鵬傳

柯維騏

鄭一鵬字九萬號抑齋曾祖興宗祖遷善俱由鄉薦任訓導父麒封給事中一鵬自少岐嶷不狎戲稍長淹貫羣書正德癸酉未冠領鄉薦登辛已進士選翰林庶吉士嘉靖改元世宗念宰相翼戴功議封伯爵一鵬上書首相楊廷和勸其力辭竟不受館中卒業授戶科給事中數年轉吏科左給事中嘗奉使楚藩卻餽金差委巡視光祿疏陳十四事甚悉既復論攬納侵冒論內豎強索置之法由是寺中宿弊爲清歲省不貲然近倖頗弗便甲申七月科道倡百官伏闕獻徵錄

卷之八

五

請正大禮一鵬同廷杖三十雖被挫折志操愈勵極論席書桂萼張璁方獻夫妄議大禮以搖國是武定侯郭勛通賄賂皇親張鶴齡占田土亦先後論劾他如疏重經筵疏罷齋醮疏卻貢獻疏宥諫官疏處邊儲以安夷情疏設兵備以保鄉國皆關君德切世務者丁亥歲禮臣并其黨當路憾一鵬曩言謀欲致螫會考察京官拾遺異取上旨令科道互相糾劾一鵬倡諸寮執奏宣言非事體不敢奉詔世宗預遣人緝訪得其狀怒其擅倖從而擠之杖之廷六十罷爲民胥肉削盡源布猶得生還以奉二親爲慰雖困

乏頗盡菽水歡友於兄弟皆令有立杜門讀書課諸子學業大書於塾壁曰希聖希賢作天下第一流大物維忠維孝扶世間億萬載綱常益素志也有僞仙卓晚春者跣足蓬頭妄談禍福海內士大夫多爲所惑一鵬著莆陽與議以關之晚春號上陽其徒皆效之一鵬謂陽者日也君象也此輩皆以陽爲號無乃張肉之餘孽也晚春遂避後晚春寓浙周少卿文興家淫其鄰婦中風天死益徵其僞云一鵬家居凡二十六年巡按御史保薦者十俱不報年五十九卒隆慶更化言者屢請追恤乃贈光祿少卿

獻徵錄

卷之八

五

戶科左給事中沈公漢墓志銘

公姓沈諱漢字宗海別號水西蘇州吳江人也正德庚辰與予三百人同舉於禮部時武廟南巡未賜廷對明年辛巳四月今 上自興邸入繼大位五月策進士公居二甲第五人天子更化之始思得賢俊布列言路公釋褐卽趨拜刑科給事中疎選也公既被簡遇查然曰天下之是非係臺諫是非公則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有所畏而不敢爲國家之治理出焉阿徇自容諛諂得失之小而無係於安危之大又或師咏憐勢蔽賢防正是養亂而惠惡也則言何賴

卷之八十

六十

哉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曰吾以塞吾責耳中官馬俊王堂自南京召至將復敘用公曰人君初命當慎刑賞重命今宦璫既斥而復進則倖門一啟不可再塞先鑒未遠也竟論罷之改元詔蠲四方通稅公疏曰通負之稅侵漁者半例加以曠蕩恐猾者生羨心請差別其等以惠良民又曰近日藉沒之貲不下數千萬悉發以補歲入不足之數則民受賜多矣 上皆嘉納下戶部行下之草場芻豆歲鉅萬宦豎乾沒視爲利藪初詔命科道稽覆會有旨已之公曰凡國家之費月成歲合載在令甲令弊蠹蔓行盈縮莫可

考則弊將何極况渙汗方出而卽反豈初政所宜爾耶自是中貴頗銜公矣會雷都風雷之異京師地震

公援漢五行志反覆數千言指切時弊有劉向之風焉至於論正體則言錦衣衛不當典刑獄論官人則言林司寇不當使去位論先哲則言子游當有專祀於其鄉皇囊千續鳳鳴鸛擊正名分陳紀綱去邪掖正勵世表俗皆體之大者時論翕然歸重初公之仕也奉母孺人就養燕邸癸未公疏乞奉母還詔許之既而廷臣以言累累獲重譴公嘆曰是尚可言乎乃復以疾請得賜告家食者三年丙戌至京師遷右

卷之八十

六十

給事中丁亥遷戶科左給事中會廷起大獄辭連權倖營蔽甚力理官持法不可奪尋有旨逮諸理官付詔獄人皆側立公上疏抗論曰祖宗之法不可壞權倖之漸不可長國之大臣不可辱賊之妖妄不可赦於是權倖忌公嗾當路害之公坐是罷拂衣歸吳中結屋傍幽勝處彈棋賦詩放浪山水間賓客至則掀髯鼓掌咲飲移日凡二十年忘其身之爲論棄也丁未卒於其家

戶科左給事中楊弘山先生士雲墓表

李元陽

點蒼五臺峯之麓有隱君子曰弘山先生以嘉靖甲寅秋九月八日卒年七十有八是冬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於弘圭山先塋之次越五年先生之子準率諸孫來謁曰吾考之葬門人楊鶴齡既爲誌於玄堂而未有以表諸封隧懼久人無得而稱焉敢惟子也請陽少時望見先生古貌秀爽談論聲喜汲引來學心甚慕之後於京邸得奉周旋先生每折行輩相下里居以來雖不得日侍談塵而先生之一言一行無獻敘錄

卷之八十

李主

非教鄉閭風後進之懿矩陽中心服而佩藏之先生屬續前二日陽夢先生來爲別既葬後一年陽夢先生來屬碑興懷疇昔鏤骨不忘竊願以一言自托於先生不可得而陽亦老矣况重以準之請乎先生少力學工於文辭督學使小試大奇之弘治辛酉以詩經薦雲貴鄉試第一上春官乃游大學同舍生曾確爲白沙門人述其師之說言下乎契深悔舊業之非因研究性理清修慎篤楊公宗堯舊同筆硯與講明此學輟意進取亦已有年鄉之老宿以父母之命強之先生知不可已

苦爭勉志試雖屢蹶場屋終

不變其學以狗時好正德丁丑登進士以文望改翰林庶吉士由是名動公卿已卯冬授工科給事中奉詔查盤湖貴糧儲事訖取道省親比入鄉國千里之外輒弛導從不欲以使節凌鄉人惟單車足馬逡巡而趨會丁外艱哀毀骨立興疾復命往返燕黔不受驛廩苦塊飢粥如在喪次萬里長途寒暑載變守禮畏法有如一日服除之後親識勸駕先生曰太孺人在堂何忍去離且萬無奉以俱往理遂決意不出坐臥一小樓左右圖書非親族慶弔足不踰戶樓甚囂隘貴官閤焉欲招其居先生曰先人容焉於某侈矣獻敘錄

卷之八十

李主

風雨燥濕人不堪其陋先生曾無感容嘉靖己丑太孺人寢疾先生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比歿悲慟垂絕復甦既葬欲廬墓嫌於沽名遙望松楸朝不問夕閉戶讀書一坐十年吏於土者欲一見而不可得先生之居去城二舍兵憲安公每造其廬信宿而後去謂人曰弘山清氣逼人可敬可畏督學孫公把手晤語噴噴歎賞謂當時鮮有其儔時雲南撫按部院科道論薦章疏交出壘至不謀而同嘉靖丁亥又部尚書薦起光祿卿馬公理及先生等若干人勸促日

至不得已就道至京爲兵科給事中尋轉戶科左給

事中先生見俗尚迥別當途非數候不得見聞人非  
重賂弗爲通遂閉關不出以病報有頃吏部遣人至  
曰補提學先生曰老弗能也又曰補司業曰提學且  
弗勝况司業乎乃擬改尚寶卿先生亟辭于天官曰  
尚寶僚屬膏粱非貧士所任而疾病餘生非可久於  
京師者迺上疏乞骸骨會內閣議選官僚先生預焉  
輔臣見疏因除名甚惜之命下允還家調治瘥日赴  
部先生既得歸仍坐小樓探討六籍爲士者往往聞  
其緒言而有所開悟康節皇極甘石星經枕籍弗去  
各爲詠贊以明其所得巡按御史劉公郝公巡撫都  
憲徵錄 卷之八十 六十四  
御史應公論薦相續皆論先生負士林之重望爲一  
方之鉅儒不宜老于牖下有司勸駕懇懇先生不應  
竟以是終先生平生清介凡交際有餽遺輒面赤若  
將啖焉居鄉與物無忤人有盜其弟室豚豚者弟偵  
知先生輒止之曰豚豚細物惡可以盜名加人也有  
監司僉金使武吏致之竟爲武吏懷去亦不復問其  
敦行古道類如此身爲言官重四十年子孫無羨布  
餘粟僅力耕以食視世之盱眙以取容龍斷以足欲  
其賢不肖何如哉先生諱士云字從龍別號弘山先  
生先踐履而後著述皆公錄春秋正文以證胡傳之

誤又訂尚書蔡傳之得失皆未及脫藁所著有黑水  
集證一卷郡大記一卷先生究心皇極經世書天文  
曆誌律呂諸史韓詩外傳老莊列三子說苑太乙皆  
有詠詩可證其門人方彙次未行

禮科給事中遷右給事中錢公薇墓表

蔣信

公諱薇字懋坦別號海石浙之海鹽人其先本姓何氏洪武間祖貴四編戍貴州遺仲子裕托育於錢因姓焉鄉人稱兩涯翁封禮科給事中曰珍者其先公也稱東圩翁爲臨江府知府曰琦者其叔父也以東圩翁貴贈南京刑部郎中曰達者其先大父也公生二十四爲嘉靖乙酉領鄉薦辛卯遊南大學訪子於京城僦居之館予得識荆焉甫坐定卽請予論聖學領要不及及他事予固知公志之有在心竊慕之矣

秋敬錄

卷之八

本末

明年壬辰同舉禮部遂因予筮日奉贊謁甘泉湛先生師事之先生顧之喜爲極論孟氏程氏傳心微旨旋有獎已公以三甲授官行人予備員部署海內人才方彈冠之始急聲譽者喜奔謁務標榜者競虛談公獨擇同志十餘輩相期爲闇然之學偵予暇卽過討論每晝夜分乃去予嘗試扣所與舉某曰渠確不可枚畏友也舉某曰渠脚根殆未定也已而皆不爽公之篤於道術審於取友有如此歲甲午奉命使楚藩抗論正拜坐之禮然後行事王極重焉爲文追送於數百里之外迨還爲禮科給事中慨然以論列爲

已任吏部侍郎霍公輶禮部尚書夏公言各有所恃相訐奏未已臺諫畏其勢莫有言者公上疏論其傷大臣之體請詔責令省悔上手批嘉獎繼論內閣李序庵尚書溫托齋論夏桂洲論蔣皇親又論司禮內臣論巡幸論三邊戎機論言官不當迴避以至名器廟享屯田災異皆歷歷言之推恩制詞謂公經畧邊防論列治體憂深思遠斯予直諒多聞之臣殆實語也歲丁酉奉勅差往湖廣廣西查盤同時承差科道類大作聲勢凌歷外官事委胥吏徒滋孔穴公獨秉法守禮坦然從事故牘如麻手自校勘終日不倦

秋敬錄

卷之八

本末

除阻僻遠衛邑上官素不敢至者必一至焉至則訪宿蠹正奸邪良有司必開誠獎諭聞者感動若夫贊巡撫東橋領公除靖州一衛稔惡之姦兇正邊方數十年大壞之綱紀則全楚至今稱之也戊戌陞本科右給事中論翊國公七事又論災異及五臣最後以宮僚非人上疏極論忤旨得罷爲民怡然買舟歸時兩涯公與配鄭孺人俱垂白在堂東圩翁亦鶴髮種種公待之備極祇勤愛日弗遑退卽展玩書史集鄉晚進論舉業德業合之一學蓋期與泉石爲終身盟矣故歸田若干年未嘗一至城郭顯者惟事闕民

隱願托林自之當路不爲嫌避藩臬郡邑賢大夫  
有因革就問則爲制析利害必盡矣丑倭寇起計禍  
必先及海鹽以書請於巡撫恩質王公等兵爲備叅  
將盧指揮李領兵將發親爲具候糧餽之以激士卒  
及敗績募人收李指揮以下將領諸尸買棺埋之并  
收陣亡尸千三百盡掩之嘉靖甲寅八月以疾卒

又傳

戚元佐

錢公薇者海鹽之品錢商也字懋垣少好文章爲古  
文詞及舉進士嶺南湛若水先生講學於京師則從  
湛先生講鄒魯之學於時從游其門者皆顯貴賢豪

獻徵錄

卷之八

六十九

人堅守師說公獨窺義皇秘妙談心體動靜與律呂  
氣數直破去經傳還求自得半出儒先未道者同脩  
莫不望風下卽湛先生固以公爲畏也始道學倡起  
人心翕附其後有白望之徒空說無事實托號良知  
自掩寡陋迨其末也藉以廣交延譽媒顯融獵仕進  
者十指而九於是羣聚而譁之縱賢者不能無咄咄  
嗟惜謂彼奪朱紫而亂其是所挾者僞也公潛心理  
學皆欲驗之於行求得其實故曰進修不詭於道身  
之實也公爲有人以爲虛也其餽名已籍籍公卿  
間及爲給事中上疏建白武諭幼時事悉剴切觸忌

諱不顧章數十奏遂名徹主上主上急有任使輒

界錢給事中不由推舉已而勅使查理湖廣廣以西  
錢糧公案籍精密卽窮山僻壤地使所不至者皆躬  
就閱之靖州千戶頑弗率約束則簡其尤者四人寘  
之法而中稱仁明矣公在諫垣四年論諫大臣貴  
戚內侍及郊廟兵戈諸事皆逆耳苦言已論翊國  
公郭勛僥權樹黨始基禍孽其諫幸也旋報奪俸繼  
而指撻官僚非人又以星變異常乃主德闕誤所致  
竟忤旨方疏之初入也公謂其僕曰上方事玄祈  
祐所忌者災眚我疏上不但暮死卽寘卽以數金付  
獻徵錄

卷之八

六十九

汝死卽買棺以殮耳至命下得免死竄編齊民放歸  
歸而與士子開闢論學乃扁其居曰從吾所好癸丑  
甲寅之際倭奴橫熾公嘗私畫以獻當事者故事得  
以預備他如賦役軍興有涉地方利害者則昌言之  
里中多陰庇其澤云歸數年部院臺諫諸臣薦之者  
甚衆竟不起卒年五十三穆宗皇帝嗣立銳意求  
入謂輔臣曰先帝時舊臣而賢者誰乎諸言國事  
而遜者宜優崇之於是下詔起廢而公以歿故贈中  
順大夫太常少卿云所著有永敬堂稿國朝名臣事  
實備邊策河套議海防畧諸說  
載於家子與陳北溪集卷之七



工科左給事中定齋周公祚墓志銘 李默

左諫山陰定齋周君諱祚天保甫卒于家訃至友人李默會哭於其弟中丞公禪邸第嗟乎君爲諫官不顯卒瘞廢以死而君尤好鑄古文詞賴有聞于世余讀其遺文益悲君少銳才雄頗易舉子業不爲爲郎不諧時好嘆曰知予文者其翰林乎隨似入太學就試順天石潭汪公果奇之擢書經第一人試南宮編修林方齊又奇之遂舉進士觀政銀臺慨然有天下志得林評事希元所上八事不果用謂有裨時政力請施行不報爲言者所劾天子置不問是時紀元獻教錄

卷之八

七

新政士爭濯磨自効君以是名在公卿間時大梁李空同方擅名譽君貽書推慕贊以雜文空同報之曰精山之陰大湖之濱多嗜古篤行獨立人者周子篤行哉獨哉勇哉補東阿令今片龍劇縮羸且鱗民獲有息教訓聽斷煦煦如家人恩東人悅之丁父憂去服除補來安修阿之政邑人大悅散弄兵科給事中會中丞亦以才選爲御史輒相曉曰吾儕幸備天子耳目持論務存大體苟可納忠母恤我私前後陳任將賑饑耳盜均牧省兵稽尺籍清旣弊慎祀典飭荒政獲首功十數事皆切敷收時應詔一疏頗歸重災

本上爲之動容若曰事關朕躬固當任之遷工科

左給事中廣贖遼陽大東堡殺傷頗衆朝廷慮有蔽匿特命君按之且得實狀釐別功罪以聞且憫其事出叵測悉傳與輕比而反覆陳邊兵芻糧大計上悉嘉納之還至三河蒙犯風雪會有進貂裘者君却之手足皸瘃醫不時愈疾免歸步持稍艱聰明不廢自詭無復立効明時猶得以醫藥餘間著書綴詞求古人之志益肆力鉛槧間所不得意於當時者往往發之觀其文酷慕兩京質疎達節去雕去腐而醇醲自足時復爲燕趙慷慨悲歌之狀詩淡者似建安沉

卷之八

七

鬱復似少陵而魂心奇氣若河流下龍門積石奔激不得瀉風觸木怒號激旋深擊已而噫氣冷然故攬其詩文而志可悲也君善羣物撫卑幼盡誠不以色笑加人宗服其和家食二十年非慶弔報辱不踐公室絕不及私人飲其介先大夫遺命作義塾君未卒哭卽築室捐田俎豆俎餽里私其孝君娶章氏村孺人先六年卒生子沛太學生側室王氏生子清潔實一乳克修章孺人之教而沛又能文章以世其美士嘉其胤勸誘君若唐少華同舉辛巳三人相從詩歌而君遇子獨至頃官中書其屬爲之信宿信使累進最後似樓詩翰猶光竟成承訣悲夫

徐魯菴先生師曾墓表

王世懋

嗚呼此魯菴徐先生之墓先生嘗讀書中秘爲諫議大夫不稱稱魯菴先生尚德也按狀先生姓徐氏名師曾字伯晉顏其菴爲別號云徐氏其先廩姓假王之後散處太末至勝國時有諱潛者以龍慶州守始來家吳江數傳至文亮生達達生綱綱生養恬公朝出後其從父綱綱爲先生之父元配王孺人子弗育其叔凌孺人實生先生先生有異質弱不好弄七歲就外傳卽能讀書終日凝然授以易義輒通大義一二能詩歌屬古文詞十四試有司不得志自是

獻徵錄

卷之八十

數結而名益起吳中子弟執束脯紛來受學而先生亦抗顏爲人師嘉靖庚子先生年二十四矣郡守馬公以儒士首選上御史試復被放入皆惜之先生不以數奇自沮顧益下帷誦習嘗程書自課屹屹至兩夜不休其學自易外旁逮諸經下至洪範皇極數法陰陽曆律醫卜籀篆諸家之言皆能通其說以論經生卽世稱鉅儒弗過矣歲辛丑始遇令喻公督學使者湯公兩公皆名能得士於是先生試輒被賞遂冠邑諸生而諸生亦已敢進行者所遇監司直指無弗入人稱知已矣丙午領鄉薦丁未二月官連捷念兩

算人年屆而生母在淺土遂稱疾不對制歸歸而喪凌孺人之葬已養恬公召先生而諭之曰兒幸第春官一命行及如廢前代之典章弗考情於國家之令甲以猜胡以酬上思夫精義者致利用者安身兒其冠之先生奉父命乃益專志於學以何養恬公卒先生自傷不以祿養哀毀幾不勝終喪事以踰禮癸丑成進士選爲庶吉士閱二載試恒居優解館時顧不得授史職出爲兵科給事中先生無幾微恨色夙夜奉職而已明年嫡母歿京邸護喪歸服闋起部補吏科先生在兩垣先後長官丘梁二公雅知先生

獻徵錄

卷之八十

諸悉時務凡天譴多從商榷卽公疏多出先生手而先生亦自有建白如酌處川兵請立征兵備祠之類多見施行庚申奉命冊封周藩便道休沐閱歲歷轉左給事中當是時肅皇帝春秋高益摧折諫官而相尙用事陰訖訖言者以自便臺省多循默失職先生歎曰吾奉先人遺體不忍卽狼藉闕下奈何效儕輩積月奉嘿嘿坐致金紫乎而會奉使時脾疾作至是益甚先生曰吾有以自解矣因請告不往關書舍於南湖之上聚書萬卷伊吾若諸生時已遂屢疏乞休銓部惜不爲請隆慶辛未再疏始奉俞旨致仕然

天下益想聞其風今上初用兩臺使者薦竟觀禮科左給事中檄迫之出先生謂然曰臣在先朝以不能建明故竊附周任之義以止今羣龍滿朝臣老且病何能復裨聖明萬一復抗疏辭上諒其誠許之於是海內愈益高先生之行御史郭君論薦甚力行且復召先生託所知言之銓部乃已先生既無意用世常思託遺經以自見故晚年論著彌富學養望崇鄉邦方倚爲著蔡而先生遽捐館舍年僅六十有四云遠近哀賻遠同太丘鄉先生沒而社祭先生當之矣生平所著有周易演義禮記集註正蒙章句

藏微錄

卷之八

七

世統紀年湖上集所纂緝修註有文體明辯詠物詩編臨川文粹大明文鈔宦學見聞六科仕籍吳江縣志小學史斷經絡全書共數百卷行於世又以字學不明欲緝全編以贊同文之治尤遠醫術論著業已數十篇此皆有志未成者也燕居輒笑咸有渠鑿性雖謙謹儼然自將至取予大節毛髮不可苟堵官蕭然有以自樂終不爲人居間也吳俗好言冥福先生之華元配併自營墳誠其二子曰吾生平不敢遂過嘗有寧原庶幾之心卽冥報當不吾謫小子志之毋狗俗好爲也余惟國家以科甲羅士士繇此進者

願出所長自快然中原之人車好生耳大江以南宜多六百石自免者談者謂江南人多田園子女之奉以故輕去其官云若先生當盛年美宦一旦棄去縉摩窮年此亦詎有所染好耶當其請告時天下未能盡窺其指見以爲明哲保身而已載更兩朝途險者已就夷居靜者且思動而先生卒堅臥不起然後有以見隱君子之真也昔蔡中郎爲人作墓碑獨云於郭有道無愧色余非中郎其人無足爲先生重者然先生亦詎減郭有道哉

藏微錄

卷之八

七

戶科右給事中沈君鳳翔墓志銘 澹園集

君結髮從余兄伯賢先生遊尋復爲余禮闈所取士蓋世以文行相砥也頃余既廢斥意以未竟之志托之君乃所發抒什未一二而邑邑以死嗚呼痛可言哉君沈姓諱鳳翔字孟威先世諱福者國初從征陳友諒大戰鄱湖死之 高皇帝爲立廟康山錄其子庸爲旗手衛百戶沈世爲衛人自此始肅生彬彬生作理生紋並隱德不耀紋生九思君父也以君貴贈右給事中是爲贈公配李繼廖贈封俱太孺人君廖出也贈公登嘉靖癸卯賢書試南宮不售歿於旅

獻徵錄

卷之八十

主六

君甫四齡當大父慕齒廖以一妾持家秉纓二十四歲耳撫君而泣曰沈氏如幾之脉在爾矣君卽知感泣稍長就塾穎異工屬文識者器之已而大父又歿君勵學益力庚午補諸生試高等督學諸公廉其行綴獎之不獨以制義稱而已丙子舉鄉試壬辰上公車擢同進士出身卽以母廖撫孤事聞於朝詔旌其間癸巳除蕭山令蕭山也而衡君至卽自勵爲精勤時時召問三老必苦而拊循之當受賦令自投之既解者取以爲君不一盼也一切奇美供億悉歸去吏抱案堂上又歲中自持挺端端立至日晏

不得一飽暇則延見諸儒生講說經義示以嚮方居恒慕劉寵江革楊時之爲人其祠宇悉捐俸新之於是士心興起科目亦彬彬矣邑故濱江圩田以畝計者九萬餘畝一決則滿潮入而稻田無弗爲者且嫁賦他腴田君嘆曰吾不能令瘠者腴而可使腴者瘠乎乃創築堤之議徒步堤上日無寧趾蹠成民可力耕而巨浸成沃壤矣湘湖故產蒲用以糞田舊各爲界尋沒於勢家君悉歸侵疆令豪族者無所聘而會行盜出沒水間乃設方畧禽捕之盡徙他郡史胥姦窟逆閉其塗而法其尤者數人人爲股栗先後五載

獻徵錄

卷之八十

主七

邑薦紳一無所報謝而絕無少望且交口譽者以君公廉誠信於士大夫也臺使者上君治卓異先後幾疏 上以璽書徵之已亥北上便道省太孺人於家戀戀不能去太孺人謂曰我健飯若無念我且天子以名子若而不以實報吾貪天子之寵而不能教子忠何以見若父地下君飲泣以別抵京以上考擬授省秩待命闕下已何太孺人訃至君痛不及視令絕而蘇者再久之自力還襄事家赤貧至倚貸責而辦申辰公除補戶科給事中踰歲遷右給事中覃恩得贈父母如其官巡視光祿故事諸商供御者屬要人

削牘覲昂其直君叱曰 上供不可省固也乃爲爾輩實谿壑乎竟置不答自上疏言上下釜鬲起於疑疑情不撤敗道也何以言理疏入報聞時遼東稅璫高淮者失 上意訛言虜闖入自調千總射殺之以聳動 上聽君聞之怒曰奄人不典兵祖制也何物宵人而以篋制于寵爲上疏極論其無人臣禮諸璫爲之斂手梁永監稅關中秦人怨之次骨御史余懋衡將疏論之永銜御史因賄人而置毒焉事覺御史以聞不懼駕禍咸陽令蒲朝薦者誣其縱劫供御物 上遣緹騎逮之君力言薦無罪而永罪可誅雖未報可而薦寃得白卒從未減君力也他有任輔相簡大僚廣聽納核吏治與夫指擊貴要指陳欺罔不下數千上雖其有行有不行而侃侃大義天下莫不聞與人交有終始友人黃分宜客死薊門親爲調棺殮賻而歸之鄉丁未奉命開封襄府餽遺謝不受道南康展祖廟托有 之便道過家以積勞委頓至不能徙倚歷數月而卒先是除夜寢所復遣使遺之金君伏枕涕曰拜於國與拜於家異乎吾終不以死易吾志嗚呼士之 發憤於窮約者或至喪心于當付檢括于頃時者未必矢志於蓋棺如君所爲貫窮

獻徵錄

卷之八

七十九

建歷死生而矯然不以變塞也可不謂難哉余方爲矢良友惜而世徒歸知人于余可悲已君生嘉靖正西二月二十二日卒萬曆戊申正月十一日年六十六

獻徵錄

卷之八

七十九

給事中王佐傳

黃佐

王佐字彥舉家世本河東元末侍父宦南雄經亂不能返因奉母寓廣州改物後占籍南海時孫黃與佐結詩社於南園開抗風軒以延一時名士佐才思雄渾體裁甚工黃深重之備辭敏捷王不如孫句意沉著孫不如王會何真開署求士與黃首被禮聘真與二人者使掌書記軍旅事多見諮詢李質者德慶豪帥也據有肇慶佐恐其有異志與黃往說之得其歡心質遂通好然質尤號好文義衣冠之士多往依之其尤知名者則有江右伯顏子中茶陵劉三吾建安蘇敬錄卷之八十八十一

張智歸言于真使招致之由此士凡以一藝名者真皆館穀之洪武六年用部使者薦拜給事中論思補闕恒稱上意學士宋濂嘗拜賜黃馬上為歌命諸詞臣和之佐斯須而就清新富贍如宿構者有臣騎黃馬當赤心之句上覽之而喜賜鈔一錠上遊幸或遇會心處多命之賦詩三吾嘗同詠署中桂驚其才高語妙以為名世之作其為名流所重如此佐性不樂樞要居官二載即乞骸骨上憐其誠待所請陞辭日賜鈔五十千以為進路費士林羨之時天威嚴重臣僚自陳者多致罪佐一人而九完

以恭慎得歸故當時以為難云佐天性孝弟父沒時有廖元正者為料理喪事殯諸南雄之五里山終身事元正如父既貴後元正之子犯法言于有司以已資贖其罪哀慕終身形于著述集多散逸評者比之高適參參

蘇敬錄

卷之八十

八十一

給事中韓公永傳

韓公名永陝西西安人一云山西浮山人建文間爲兵科給事中永豐軀幹美須髯音吐弘朗每慷慨論兵事建文君喜之壬午六月北師克都城永與陳迪巨敬戴德薨等同以奸黨逮至欲官永對曰吾王蠲耳奚以官爲不屈死之時同約死義者三十五人惟黃福尹昌隆以歸命居官如故

獻徵錄

卷之八十

八十一

戶科給事中陳繼之傳

陳繼之福建莆田人建文庚辰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嘗以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蠶食百姓奏請稍爲限制僧道人給五畝餘以賦民從之北師南下繼之建白抗禦多肆指斥又言于朝曰徐承福燕之至親必有陰謀宜先事誅之不聽已而承福果開門降壬午六月文皇卽位召繼之責問不屈磔于市夷三族父秀母黃氏年垂七十發甘肅編伍男徵仔四歲隨母姚給配象奴阿宗女給指揮袁江爲奴

獻徵錄

卷之八十

八十一

工科給事中周公順傳

祥符文獻志

公諱順字子英河南祥符人年九齡見郡守嘉其  
慧舉充郡庠生記誦諸生莫及年長倍者讓其前列  
以明經中永樂乙酉鄉試前輩科場之文舉其題輒  
能暗誦而不專舉業尤工於詩下筆新麗溢口字畫  
端楷前尚書李公時參政河南尤加器重迨李公總  
裁纂修事自太學選入史館日引其議贊益弘多有  
言輒從少師姚公芾稱爲館中賢人君子胃監友因  
其推舉見知當時相次擢用而子英以館中選畱終  
始四年始授工科給事中嘗借御史按治江浙僅半  
獻微錄 卷之八十一  
載廉能之聲翕然不自務歸未始道其政蹟在朝著  
敷奏詳明語音高朗同列更番奏事每代之言日引  
鼓狀一覽知其情偽枉直嘗語同列曰下情上達在  
一言輕重委曲與說猶或不能盡其辭其存心誠豈  
弟者也公在工科以事連逮而非其罪或勸其辨雪  
可免曰久理科事獨免人謂我何已而罰役以有推  
舉多蒙宥復敘用亦不以干人其臨事不苟免坦夷  
不見戚容益自信之篤有學方守者也永樂戊戌之  
夏病卒於北京年四十有七

兵科給事中高公舉傳

祥符文獻志

公諱舉字雲翰祥符人性高潔少游開封郡庠治尚  
書有名其父嘗因邊患遇爲勇士艱於行俾一僕代  
之僕因出不遜語公時年未二十聞之大怒卽棄學  
躬甲冑以往會事寧復學人皆壯之永樂九年辛卯  
舉鄉薦戊戌登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兵科給事  
中持正不阿慷慨敢言坐是不合時解官歸汴囊橐  
蕭然舊廬不蔽風日惡衣菲食怡如也錢塘于肅愍  
公謙巡撫河南雅重公數過其廬至里門卽止辟道  
及門肅禮而入或值其飯蔬食菜羹畱于對食于欣  
獻微錄 卷之八十一  
然飽之坐談移晷乃去其見重名流如此嘗遇大雨  
庭屋水盈尺許公踣妻子濟溝渠妻偶出怨言謂其  
仕不益家投錘於地誤傷公足卽斥之終身不面郡  
太守西蜀黃公璿爲買鄰屋居之俾諸子侍養以老  
公年及九十乃卒今城東白塔原有高給事墓父老  
猶能道其行惜其子孫微弱無能存其碑志者其立  
朝行已之詳茲不可考矣



給事中李君蕃墓志銘

楊溥

洪熙紀元之初詔廣言路以來天下之善而漢中府學訓導李君蕃上端本十六策朝廷嘉納之驛召至京授行在兵科給事中九載考績稱最將陞秩而君以疾卒于官聞者咸惜之君字秀實唐涼國公愬之後某世祖自洮州臨潭徙于荆五世祖細元季徙蜀之富順祖允中復徙內江父季賓以鄉貢任訓導陞教諭歷七邑所至能教人君生長宦所自幼警敏異常兒旣長力究羣經中鄉試中副榜遂領教職以上疏論事陞行在兵科給事中其爲教官以師道自勉

## 獻徵錄

卷之九十

八

爲給事中克舉其職命視闕外城壘還陳備邊策濟  
理軍政於河南人稱公平還獻安養軍民十餘事所  
至采軍民利病以聞每二親不就養請分俸給之朝  
廷宴賜或有嘉味美醢綵幣謹封識奉其親及得推  
恩於父母乃請告歸省賜楮幣爲道里資其處內外  
親姻皆有恩意姑二人早寡君迎養于家其子咸底  
成立朋友鄉鄰以善與卹困窮化橫逆皆可稱道家  
食時買夷僕一人蓋嘗盜其酋長馬者及事覺酋長  
求僕殺之以三人易僕君竟不與素甘澹薄言不及  
產業掇家絕一徧教或子孫所著詩  
文有馬家字者必宋詩止三十七字

兵科給事中胡端楨墓志銘

楊士奇

數年來吾郡吉水舉進士者胡端衍王欽正皆溫厚  
謹靜言動循禮余心重之皆期遠且大也 上屢勅  
廷臣舉賢才余未嘗不意在兩人屬例不應而止未  
幾兩人者皆以病卒余悲悼久之蓋悲夫賢者之難  
得而易喪也欽正卒於北京其喪之歸也予爲之志  
墓端植以病歸卒於途故未及也今年其學者貴溪  
丘熙岳具禮幣以英山教諭徐鼎所具事狀求余著  
葬銘按狀胡邑東故家蓋宋剛簡公夢昱之後曾祖  
朴祖義賢父希亮始徙邑仁壽鄉之南華毋金塘里  
獻徵錄 卷之八十

獻徵錄

卷之十

全七

王氏端楨諱祥以字行天資淳實自少喜學間登宣德五年進士第既第而歸從學者日衆有千數百里負篋至者八年被召至偕至者六十餘人上親命題合試之文淵閣下拔其尤得七人端楨與焉改翰林庶吉士明年擢戶科給事中無幾得疾歷數日弗效已而小瘥請於朝乞歸泊從之歸過南京疾復作竟卒池州西梁山山下其妻之弟羅昭問以其視歸其家葬之黃桐坑之原端楨爲人學廣識明言簡志正舉錯當義不苟止隨內篤孝弟之行外崇友朋之信和厚平直博愛有容蓋以於無任不可惜乎其遂止

於斯也年三十有八平生所爲詩文藏於家娶  
惟女子二人長許嫁王某次尚幼身後之祀尤可嘆  
也若熙奇之惓惓圖不泯其師亦足以敦薄夫而表  
端槓之明於取友也已

戶科給事中丘君墓志銘 劉儼

正統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給事中丘君以疾卒于  
北京年三十三君諱嵩字嵩高別號養心世家肝之  
南隅少穎敏絕人所居近學官聞諸生講誦歸謂父  
母曰兒悅之異日必往游焉自是讀書不輟遇朔望  
行謁廟禮必整肅往觀一日郡守吳某見而奇之問  
所讀書應答無滯曰是子非凡器乃以補邑庠生從  
監察御史聶某學春秋數年盡傳筆削之旨時在邑  
庠者多好爽君獨曰廢時損志莫此爲甚雖強之不  
可宣德乙卯試于鄉不偶是年冬以父憂歸守制未  
數載歸

既歸

禪而母孺人卒君痛二親相繼淪歿哀毀不堪羣祭  
皆如禮家素裕是後稍窘乏而附郭田多負租者君  
卡置之不較士大夫聞之曰嵩高於艱難中能寬厚  
如此此其志不在小歲辛酉服除入學秋中鄉闈魁  
春秋經明年第進士觀政天官嘗奉詔使陝蜀慶王  
見之曰材進士也贈以詩時入榮之三年拜戶科給  
事中以前勤爲同輩所推重有暇則推其所得以教  
鄉人之子弟入學慕師之曾祖心照祖用昭父

墓志銘

刑科給事中鮑君輝墓表

姚夔

正統十有四年夏北虜大舉入寇邊庭累失利英  
宗皇帝震怒下親征之詔元戎啟行百職扈從而刑  
科掌科事給事中鮑君與焉君素以直言簡知於  
上遂命督右掖軍紀戰功師還之士木遇賊陷沒迄  
今二十有二年其子鳳以國子生授建寧府壽寧縣  
知縣調予請曰先人沒于王事鳳與母嘗奉衣冠葬  
于先塋之次宰木已拱未有文刻諸墓道之石以表  
先人潛德不孝之罪鳳不敢逃知先人者莫如執事  
敢以爲請予哀鳳之言而閔君之行未白義不可辭  
賦散錄 卷之八十 九十一 夏山集  
乃爲表曰公諱輝字淑大溫之平陽人宋元豐右諫  
議純之孫曾大父景大父德善皆不仕父起以君貴  
刑科給事中母林氏封太孺人君幼莊重如老成  
人父知其異遣游邑庠登癸丑進士第拜工科給事  
中丁外艱服闋改刑科君爲人外和內剛遇事敢言  
言必達大體有益於國於民正統己未夏京師水浸  
淫爲患君言疏導之方患遂息又言有司抑配商鹽  
斂怨于上州縣官考滿賞緣保固爲奸宜禁緝之又  
曰朝觀官惡者既黜善者不可不旌其一二爲勸  
上皆雅納焉延綏列校譏奏參贊都御史不法君往

察其誣狀白於朝抵其罪陝西山東直隸保定諸郡  
民饑流徙君請分命大臣亟賑之仍寬其徭賦以安  
未徙之民邊將多役占軍士侵種屯田廢戍守虧邊  
儲君請釐正其弊又謂承平日久天下兵衛多縱弛  
宜董之憲臣嚴簡閱之法示安不忘危之意又謂无  
刺使臣入貢勿令得易驛金轡轡以歸資其利皆見  
施行君博學能文喜吟咏性介特擇人以交交必以  
道誼士林推重焉嗟夫仕莫先公行道道莫先於得  
言言莫急於濟時時苟有濟則言用道行生不徒生  
死不徒死鮑君蓋庶幾乎或者惜公之才不及大用  
賦散錄 卷之八十 九十一 夏山集  
以死是未知君者也

兵科給事中劉君禔墓表

鄒守益

嗚呼此吾友石峯劉君持美之墓劉系出長沙定王安成在漢隸長沙國王子思侯分圭茅以爲湯沐邑傳序輝煥入國朝學士忠愍公以義槩興族望敗賊有聞君諱禔字持美幼雋爽習見其世侃侃自將志不落先植父南山翁散朗負奇節有知人之鑑每異視君館祭名師儒及羣從頽敝者日夜相凜礪弘治辛酉舉江西春秋第一正德辛未第進士試政天官卿時盜起溜青歷河洛淮泗民蒼黔無莫居冢宰石涼楊公發策諸進士持美條六事其一欲徙淮陽總

獻徵錄

卷之八十

九

潛行臺于彭城以殿南北之衝楊公批答曰是契吾懷益默以經濟器之會給事中關員遂奏補兵科給月以才幹分守安定門壬申遂奉詔按獄嶺南初獄起時相賊殺百餘人根株勘報經數載弗決言者乞簡風力近臣覆覈之衆率蹙縮而持美毅然不自避或危之曰吾奉天子命以節垢剔蠹憲程具可覆是紛紛者誰能恤之竟獻其實以聞癸酉馳傳歸爲南山翁壽疾遂作吟嘯中猶咄咄道公家事竟至不起得年甫四十有三持美貌充而氣宏喜談論臧否人物揆事變成毀率然傾其坐人交際溥而有甄別

與尚已處握手出肺腑至不可意者或面折之刺刺不自休居恒事南山翁及母氏周旋無違志壬申之春某歸侍易齋大夫疾持美午夜過別從容言曰吾家世忠孝父兄有耳言且嘗受教于大夫矣吾以言爲責不能隨成必舉以速官誦顧念二親老終鮮兄弟稚子弘教弘政輩無以養旦夕請於大人吾亦欲歸耳茲諮報聞而有嶺南之行卒齋志以沒吾少讀太史公伯夷傳未嘗不三復疑之以爲天人之際惠迪從逆顧無間不可詰以持美之志且材業得居耳目要地茲有顯道焉而竟奪之年孰謂之天可謔耶

獻徵錄

卷之八十

九

雖然世之嚙啗突梯連組交綬備儲而蒙詬者其於天壽將且誰屬也約其年而侈其名不贏其躬以昌其後昆天之報施善人其果終誣乎

工科給事中贈太常寺少卿王公科傳

郭朴

王科字進卿涉縣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藍田知縣藍城狹隘民大半居城外科爲拓築貳倍於舊城中苦無水乃導西山水入城以便汲更新縣治及公署學宮二呂先生祠其木石諸材咸取之所毀淫祠及菴寺者僧少壯者悉以境內尼配之督令還俗藍俗婚禮論財女有踰三十未嫁者咸令省禮成婚舊俗大變及科被徵所生男女幾百餘攜抱於秦嶺拜送感飯僧之夢諭城門守者遇遊僧令詣縣居數日果獻徵錄

卷之八十

九四

有十餘僧至守者收之科隔別審究一人泣下口我婦人也爲羣僧所掠受污久矣幸公脫我乃置羣僧重典而還婦人於里由是邑中有神明稱近境土賊馬隆輩三百餘徒謀攻藍田科設方畧防守及據扼隘口且請兵勦捕所給械甲急運至商南三百餘里賊知有備不敢入境以賢徵授工科給事中後五十餘年藍田士民追思功德建祠祀之在諫垣駁宗藩修府役夫之請劾內監工匠冒賞之濫上愛惜人才六事又上利民生八事成蒙采納疏論兵部尚書金獻民西征無功欺罔三罪及固原總兵趙文縱虜殺

掠寧夏總兵神即玩寇失事風節凜凜士論壯之時武定侯郭勛新被寵掌團營科奉命點閱勛賣放軍役大獄初起勛助交通反賊李福達明受賄賂賄學妖法諸罪會執政者右勛下科詔獄削籍爲民居鄉疏食布衣耕田治圃每勸鄉人爲善勿佞佛酗酒俗漸以化以疾卒隆慶初世宗遺詔追錄言官忠諫者贈科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

獻徵錄

卷之八十

九五

兵科給事中張公原傳

郡志

張原字士元別號佩蘭後號玉坡幼有異質眉目秀朗言動一於古人自成童聲譽籍籍弘治乙卯鄉舉正德甲戌進士授吏科給事中遇事敢言即上書言十二事曰正守令擇將帥理刑獄汰冗食省正欽慎工作恤士卒明賞罰禮大臣開言路崇天道進德學杜旨降貴州新添驛丞至新添學者聞原名莫不裹糧負笈而從經所指授尤然有得用是造詣益精閱歷益熟夷方土風爲之丕變先後中鄉試者二十餘人嘉靖紀元復召兵科給事中原感知遇益以諫獻徵錄

卷之八

九

諱爲已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凡逾年所上凡四十餘章言皆切至論國家大計及進賢退不肖詞嚴色正凜然風生上亦多嘉納之三年七月竟以諫免闕下原年十八九時通詩賦善楷行草書入能妙品嘗紀事得史體可觀長益博學工文筆輒數千餘言揮毫若風檣陣馬不可止者故在諫垣凡論奏衆方擬議構思其疏已上而報下矣其敏如此使天假之年事業豈可量耶卒年五十一所著有黃花集鵲鳴稿石渠先生言行錄玉坡奏議若干卷

禮科給事中劉公宸墓志銘

陳九川

公諱最字振廷五世祖永立自建昌徙崇仁之楓橋世爲崇仁人累善弗顯王考璣由太學生爲湖州通判嘗麾暗投之金民服其廉平通負盡輸前吏得脫羈去考諱崇爲邵武訓導遷棗陽教諭剛明而樂施姚楊氏生四子長即公幼穎敏有大志嘗道獲遺金默坐以俟卒得遺者還之長好讀書博覽而約取然豪宕不羈耻循拘儒軌躅顧尊慕孟氏號孟齋以示志正德丁丑舉進士授慈利知縣縣介萬山與苗夷雜處又值採木之役命使冠蓋相望公理畫曲當事獻徵錄

卷之八

九

集而民忘其勞嘉靖初徵拜禮科給事中時執政欲以定策功要封爵議下公抗論其叨天之功遂寢然心銜之會宦官有以齋醮怙寵者張甚公劾其罔上靡內帑財乃黜判廣德州不已復計公道假舟夫逮繫詔獄適成邵武公行且慰曰茲吾童遊拾遺地也幼志未竟天豈以是成我邪益安之言者屢薦不報及得解戍致仕亦惟角巾青袍屏迹城府生平有氣魄見不狗故常偉論英發四座盡傾既死柩不獲用性故嗜酒益托以自放親友體之輒攜大觥以隨酣則詠浪號跳傲睨一世居常或經月不櫛容與園亭

浣花命酌意豁如也性雖剛厲孝友天成二弟皆登  
甲第一山東森議一福建僉事時序宴集怡怡如也  
然每以盛滿戒諸弟而敏戢以先之隣里貧而有喪  
者則給之衣木鄉黨稱其惠嘉靖成申十一月公疾  
且革以詩別諸弟了達生死人爭傳之屬續正寢家  
人環泣有顧天呼屈者公睜目曰吾數盡自往耳孰  
殺我邪遂瞑目而化嗚呼公之豪曠於是乎成章矣

藏板錄

卷之十

李

給事中宗鑑傳

黃佐

宗鑑字子修生而聰慧少有大志與叔僑同登嘉靖  
癸未進士知貴溪縣執父喪號絕復蘇五日水漿乃  
入於口終喪乃以母言起補任將樂以才堪治劇乃  
更建陽政務大體開誠心剔奸蠹約濫費去民賊首  
修廟學建橋梁毀淫祠置贍田以資貧士復考亭後  
以主祀事俗多淹女禁止之活者幾千人遇荒饑賑  
濟先發後聞寧以身受罰被召為給事中時吏書汪  
鉉奸佞儉邪乃上疏極論其內懷欺罔外飾忠愛惡  
貫四凶行兼正卯聖明嘉納矣鉉肆飾辯言者繼以  
激怒遂下詔獄受杖八十賦詩自誓詩曰大奸在位  
毒流縉紳爰及三年憤積人神乃披忠悃乃籲帝宸  
惟帝時嘉侯時而行惟彼奸譏捏構誣繩惟帝赫然  
遲彼佞人爰逮小臣亦寘于刑於皇明聖實余寡誠  
大奸既去遑恤我身陽德方亨永底乂寧五日而死

藏板錄

卷之十

九

兵科給事中劉君琦墓志銘

呂伸

君諱琦字廷珍別號北郭陝西延安府洛川縣人也舉正德甲戌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嘉靖乙酉擢兵科給事中時值聖上新政卽陳六事且嘉納焉嘗被旨差放冬衣布花因極言侵漁十一弊且日計衛衙支放雖經寒暑遇風雨亦不廢僚長嘗推其勤勵不可及錦衣衛多權右乃愈振風采有玩愒者卽疏治其罪騰驤衛所統力士又率內豎廝養人也慣以私債冒領官銀以取利君陰識之兼廉得其情數十輩俱罪之是年冬當述職期多有假稱緝紡嚇詐人財獻徵錄

卷之八十

一百一

者君上封事請旨下金吾捕治併上親賢遠佞疏他如峻官牆之禁嚴宿衛之鋪一劾而中官逮罪者四十人皆人所不敢言者一時京邑爲之肅然嘗存恤軍士嚴督五城及諸衛司勿得匿情其假充軍妻者皆察治之衛司謂給事真神目也未幾奉命清軍條舉三十事切中時弊咸下司馬勘行凡比試襲廢同事諸大臣中官多請囑以從寬貸君竟劾治之雖事干勲戚權貴亦不顧也是時京師大饑乞丐劫奪莫之能禦君請行拾飯開倉之政饑民存活殆億萬計盜賊橫行尋以屏息是時諫臺多以罪遣君又疏愛

惜人才有少過者得赦不深咎其點視草場馬匹多贏餽權貴者私耗之也奏劾既舉馬至秋卽繁碩矣河南關司都司相通爲奸以庶易嫡君發其罪俱罷官若乃衛卒病發誤入宮門君又極力請救以從輕典其旦夕承弼不敢專於嚴也妖人有犯繫晉獄當事者惕於權勢莫任其咎君抗疏陳其顛末上命山西鞠訊得古依擬發落然妖人者又爲權貴所庇君遂發其隱過急切乃自是謫戍遼東藩陽衛矣厥後聖上猶諒給事之心曰劉琦者是嘗進讜言者也乃因東宮之建大赦天下得還原籍抵家五年疾

獻徵錄

卷之八十

一百一

作而卒然則君亦不可謂不遇也君子觀政時嘗解年例銀之雲中毫髮必記於官後又解銀陝西請大司徒原對印封至則稱對差謬及開原封方伯慚謝其爲行人也差葬保安王府卽檄教校令舉會典定禮及古制數十條諸宗室遵之事竣絲幣諸物一線不取人於君進身之始已瞰其後日之忠直也少從父聞易州經衛卽好誦書史不同羣兒嬉戲又知奉甘旨於父母而自甘粗糲尋易州遣君就學殷先生後謂易州口賢卽初試愈出愈奇吾不能爲君師矣明年還家邑尹嚴君衍試月給石米特加禮電時東



川王公守延安考績縣志文在首選其後鄉有術坐  
肩與昇神曰金龍太子道路祈福君毀其輿執巫者  
詣縣尹田侯田甚重之尋李妖扇惑鄉人君又上書  
田侯云履霜堅冰當防其漸田厭其繁稍不聽用後  
田妻子皆遇害邑有孤貧馮姓者君撫畜之病卒于  
宦邸寄柩僧舍及戍還仍攜柩歸葬於里凡鄉有貧  
死者必賙殯之計給棺者四十餘家是知君童孺書  
生時以及患難顯微之際皆不忘忠孝仁義之道如  
此也始祖諱景先元末避兵洛川因家焉嘗以賢良  
徵仕爲河南按察副使至其祖諱姜生易州公配儒  
人廉氏感異夢寔生君焉則君之所源流可不謂遠  
且厚哉

獻徵錄

卷之十

古

貞山先生給事中陸公榮墓表

黃佐

給事中陸公諱榮字子餘一字浚明嘗讀書貞山遠  
邇聞其學行稱爲貞山先生其先得姓自姜齊陸鄉  
元侯通至漢豫章都尉烈令吳子孫因家焉宋季辟  
亂始居長洲之陳湖曾祖諱瑄祖諱濤以別子貴贈  
工部主事考諱應賓世傳儒業有通軒岐爲醫學正  
科母胡氏生公郡城絃歌里幼穎悟絕人六歲日誦  
數千言善屬對能評漢史塾師大奇之九歲工爲文  
十有四選入邑學受業於伯氏煥煥與季氏采皆太  
學生並稱聰警兄弟自相師友鄉黨謂爲三鳳云後  
又傳經義于錢鴻臚貴而學益進布素謹敎出入夔  
異貴游人雅重之先正震澤王文恪公整見所作嘆  
曰此子當魁天下今翰林無此文也嘉靖乙酉以春  
秋舉鄉薦第四丙戌舉會試第三比廷對石文隱公  
珣將置首選忌者計沮遂列名三甲尋被選入翰林  
爲庶吉士連七試居首少師石淙楊公一清稱爲通  
儒才足用世非但文士而已丁亥冬詔簡五人充史  
職公復居第一內批改授工科給事中與情駭異故  
事所亾者蓋新貴人用事公與同輩不肯往揖新貴  
入街之故有是命拜官甫三日聞邊警卽上疏請修

獻徵錄

卷之十

古

寧夏邊境以邊虜衝又疏言古今禍亂之原每生於  
壅蔽壅蔽之害常起於上下之不交故 聖祖御製  
大誥首言君臣同游其慮至深遠也請每日視朝罷  
退御便殿接見羣臣商確政事至於經筵月惟三御  
寒暑又皆間歇惟日講最為親近然接對不過數刻  
情意不交請如洪熙時開弘文閣慎簡天下博聞有  
道之士置諸近侍更番入直聽政之暇從容下問講  
經史論治道涵養漸磨自然有益又論人才不獨選  
士可大用舉人監生有賢能者亦宜同升教職卓異  
有成效者暨王府官一體遷轉邊方長吏視內地尤  
慎微錄 卷之八 百四 吏部  
當慎簡不宜以願就遠方苟圖利祿者充之其考察  
才力不及調遠省者亦宜調停今朝廷屢議通鹽法  
修馬政然太僕苑馬鹽運皆不擇人而徒變法無益  
也又陳四事曰久任使慎考察汰冗官復制科 上  
皆承納戊子春奉命考察劾御馬太監閻洪欺罔因  
上十事 上允行之宦官爲之奪氣其秋始用朝官  
主試各省公往浙最稱得人還朝適有張福弒母獄  
厥衛與法司異斷未決 上命會鞠熊都御史決請  
依法司所奏被譴以回護免官公抗疏言大獄之疑  
必當詳慎不宜輕斥大臣厥衛積威已久每株送囚

犯於法司法司雖知寬濫莫敢平反今據理與平  
黜誠恐法吏以決爲戒非國之福也 上震怒下公  
錦衣獄杖三十踰月釋之適奏黃河清自靈寶達平  
陽凡六日廷臣欲稱賀鉅僚以畏公言而止自是代  
言者有新進立異之指矣時張桂用事公夜草疏論  
之有鬼囁于庭公笑謂曰死即死爾吾義不可已也  
言既囁乃寂翌旦疏入自分必死杖下乃獲旨 以  
原職落散官以尚書致仕二人貴震天下一旦免  
黜百寮震悚都下謹稱奇男子梓其疏紙爲蒲貴岳  
司副倫王給事進繼有章 上內批曰陸粲等何不  
獻微錄 卷之八 百五 吏部  
早言俱下詔獄既而霍詹事賴上疏詆公辨等與已  
同薦王瓊初不受賄且謂石淙與腹心門生嗾公爲  
之於是 聖意頓回召聰還政府而石淙亦退矣公  
謫丞貴州都鎮驛與倫準偕出都城有賦三生行美  
之者公抵謫所旦夕讀書如常時士子執經請業與  
之講授有掇科第者王辰稍還知江西永新縣縣素  
罷訟蕃盜號難治公損盜保伍法隨戶稽口召諸藏  
盜者與之好語令捕送自贖有出入可疑者保長率  
其甲夫捕之前後獲盜數百人時彭陳二渠魁行劫  
江湖莫敢誰何力請於郡出其黨周繼於獄釋其罪

而購以重賞令設伏擒之以獻又有鄧姜二劇盜猝起郡邑間公密布方略旋亦就擒土豪左鐸攘敘殺人暨峻訟號十虎三彪者悉斃之杖下道路稱快言張軒者客死廬陵族衆誣害其幼子虎欲私其產公廉得其實斷還虎業其鋤暴植弱此類也乃暮家禮以教愚氓遜士大夫共行鄉約俸外革去私供堂饌明清法律修廣庠序賑給師儒孝子貞婦由是吏畏民懷夜戶不闔澆訛之俗漸於禮義而江湖遂以肅清嘗欲引疾求去假寐齋廬彷彿有人謂曰昌黎子豈鄙夷陽山者耶驚寤以告趙別駕廷松廷松署其

欽敬錄

卷之八

百六

天山館

十有八年尺牋不入京師達官道吳非就見不往答饋遺一無所受前後撫按推薦及科道會舉章凡三十餘上皆尼不行大臣有饜事者薦剡及公公貽書友人曰吾不幸乃爲匪人所污其勁直每如此已西侍太夫人疾親調湯藥衣不解帶比宅憂哀痛踰禮苦由殯側不以便寢經理窳窳日漸羸冠兄者憂之竟弗克終喪病且革清明不亂顧其子曰大丈夫當馬革裹尸今待盡牖下得無爲馬文淵笑耶言迄脩然而逝辛亥十二月二十五日也距其生弘治甲寅六月二十六日春秋五十有八嗚呼公於忠孝之道盡之矣而嚴氣正性未嘗員刈委屈所謂崑玉比質者也憶子已亥起官僚北上艤舟吳門始晤公公長身朗秀美鬚髯風采英發貫穿經史練達典故而多心得故其析疑經國持論堅定與之語輒中準繩纒纒不休玉文恪嘗出所記輒訂其疑似一二在永新時與羅文莊公欽順談道亦訂其困知記數條二公心服皆翻然從之博識古今奇字見揚修撰慎韻林移書指摘每相契合又嘗索子所記革除遺事證以所見無不精確姜憲副龍者博達少所許可嘗曰文章節行政事三者有一足以名世求其全者惟公浚

欽敬錄

卷之八

百七

天山館

明乎公著述雄深雅健比子家居麗澤時寄數篇以雋永著左氏春秋雋及附注有前賢所未發者今行於世文集及胡傳辨疑煙霞山房書尺庚巳編藏於家他若禮史二記註釋見聞隨筆鉤玄抉秘諸錄皆未成書公雖剛毅然見善恒若不及後生有好古工文者必加推重與之莫逆如彭君年其著者也彭君狀公行誦公孝悌廉明如漢廬江太守忠諫節義如吳康曹尚書文章該洽如晉平原內史經術淹通如唐太子侍讀子深以爲然嗚呼向使公登翊泰階得如宣公展其謀猷則格我聖明匪直貞元之世而

獻徵錄

卷之八十

二百八

吳山館

已惜公靖獻之初已沮於人甫行所學一斥弗復雖流風百世可以立懦而年僅下壽齋志以終嗚呼命也夫嗚呼命也夫

工科給事中馮公汝弼傳

申時行

公名汝弼字惟良別號祐山浙之平湖人也父俊號居易翁以鄉貢爲館陶教諭遷遂平令母胡氏公生而不類凡兒性至孝六歲從遂平公於官會流賊壓境邑無城守遂平公乃匿家人山中獨身督兵拒戰賊既退或訛言翁走敵衆大驚不知所爲而公拊心徐曰必無是也我心乃不動其穎識如此及長折節讀書益通博是時遂平公解官歸貧甚公昕夕奉菽水能使遂平公忘其貧及喪葬傾貲營辦曰吾不忍儉其親也久之舉嘉靖壬辰進士初試行人已選爲工科給事中奉命視光祿及盛甲厥劾巨璫數人置於法中貴人廩廩相戒憚之汪大宰鉉怙寵驕恣言官爭之上不能得最後公疏入上恚持之不下已有旨逐汪并逐諸言者公出爲潛山丞時左降官多自矜重不事事公至則召吏抱文書前決事視定丞彌謹監司諸公適益注意高仰焉稍遷常熟令將行例有贖公罰置學田若干畝以去常熟暴苦水民居多壞公便宜發倉粟賑急而後計處以報上官曰拯溺救焚豈暇先言大人耶巡撫中丞甚器重之已復築堤建閘丈田均賦事有便於民率先諸邑嚴辦

獻徵錄

卷之八十

二百九

具有惠政可紀然竟以是蒙忌詔臺使者感之論調  
餘于餘于治如常熟而清校賦籍禁諸乘急舸往來  
湖中者以絕盜本民尤德之擢知太倉州至則減供  
億除民所疾苦部使勾校積逋甚急民相株連坐繫  
公說使者緩征民得不病有劇盜聚江海間前守不  
能詰公設方略卒購得之復襲擊其黨擒斬殆盡州  
又大治轉揚州府同知而使者罪公故嘗後催科復  
論調公浩然嘆曰吾道固如是矣遂拂衣歸公之歸  
也值倭寇發海上往言於督府請城平湖躬畚鍤以  
先作者人初病之及寇至賴城守得全而鄰邑未城  
獻徵錄 卷之八十 一百一 吳山館  
者皆被蹂躪人乃競德公服之郡邑長吏亦往往叩  
公受策焉邑郊坳西接郡五十里而遙河塘半廢莫  
爲理公鳩工築堰凡十有五津梁三十有二復勒石  
示子若孫世世修輯每歲苗民饑輒輸粟縣官助賑  
或市麥給貧不券責也其處家尤務惇睦親戚故舊  
以次惠施無弗周伯兄貧旣析居矣迎而奉養餘三  
十年仲李諸兄下逮弟姪咸給田產其最貧者更時  
時衣食之先族之人農于田商于市學于塾序與夫  
室廬婚喪咸倚辦於公其他扶義做儻可書者甚衆  
公以壽終平生著述有史案數十篇革除備遺三錄

行於世伯子曰敏功舉嘉靖壬戌進士爲山東參政  
以欺任通達稱蓋能世公之德者參政君爲副使時  
以恩詔封公如其官猶稱給事中者公以諫駁也家  
世別有志不載論曰夫出處升沈之際可以觀人矣  
人或先貞後黷或暫而弗持困而改節則志鮮宏遠  
積積無素之故余攬馮公行事忻慕焉始公食貧也  
不知貧也一旦驟風雲登諫垣張膽論天下事旣爲  
國威重臣矣抑而就冗散簿書吏安位行志低回十  
數年無缺望無勒心坦坦翼翼如一日及目罷去不  
用而猶功德鄉邑戚黨者終其身也斯廼定志素積  
獻徵錄 卷之八十 一百一  
實爾偉丈夫哉偉丈夫哉至所施予能飽義自愉快  
是亦人所難也語云仁義附富豈然也哉

禮科給事中許公相卿行述

自昔許以國氏歷世久經亂多分布散遷系莫可緒  
耆舊相傳宋之南也許有扈蹕來者肇家海寧靈泉  
里譜始四九提督國朝洪武間海州同知懋祀學官  
懋生楫解生禎禎生糾糾生滋滋封給事中妣贈孺  
人俞氏是生先考爲諫議公先是成化四年外王父  
卒子少封諫議以俞孺人往經紀其室明年己亥生  
諫議於俞氏三夢俞孺人卒明年娶繼封孺人居氏  
諫議年十六受詩勤人張先生福正德二年舉於鄉  
十二年成進士告歸十六年給事兵科明年嘉靖元  
年壬午諫議抗疏論政令不當者數事其一曰臣竊  
照閣豎張銳張忠等罪惡載於刑書百死莫贖 陛  
下益極首逮兇邪而數月以來天誅尚逋明旨中革  
元奸巨憝許之減死贖金是以前日人心庶幾 孝  
皇太平之望比來識者慮有正德紛紜之漸矣繼曰  
臣聞故兵部尚書于謙再造社稷官其子寃爲錦衣  
千戶今兵部尚書王守仁克平汀賴官其子憲爲錦  
衣百戶頃者欽准廕授太監張欽義子李賢爲錦衣  
世襲指揮一時胎物議垂萬章累新政有必不可者  
部臣彭澤科臣許領禮相繼言之而 陛下必欲私

之是忠勲大臣之子曾不若近倖中人之奴也天下  
徇國死事之臣其誰不解體哉三曰陛下入繼大  
統御席未寧登用耆德嘉納忠諫申勅法守裁抑僥  
倖竄殛兇邪可謂明也已矣可謂剛也已矣曾未再  
期稅政垂令日以益甚崔某左道固上輔臣懇懇爲  
言置不答羅洪載守職逮繫秘獄臣工疏七十上說  
不行近又庇崔某之奴奪法司之守斥林俊以違旨  
怒言官之奏擾矣夫俊士望也俊去而俊之類臣知  
其不能留矣然則陛下將與近習私人共理天下  
乎天下且帖然乎臣知其必不能一日安也四曰伏  
獻教錄

李學曾意僞部臣林應聰言事各罰俸有差  
臣不覺歎息自恨奉職無狀愧服三臣之忠鯁深惜  
陛下氣驕志怠迥異初心甘蹈過舉也晉武以平吳  
怠隋文以平陳驕信史記之至今陋之陛下睿質  
聖志天下想望上希堯舜三王而乃下同二君豈不  
大失中外之望哉居歲餘章亾慮數十上語抗直多  
類此明年秋八月自免歸又明年居孺人封諫議相  
繼卒諫議朶廬茹館衰衷朱殷須髮盡白王文成湛  
甘泉各貽書慰諭封諫議墓在杜曲山杜曲海鹽紫  
雲山也喪畢徙居墓陵遂自稱雲邨老人嘉靖十年

詔補前職不起又明年海寧令胡公以學官諸生  
爲諫議樹梓楔故事當入謝諫議諫不入公府則滿  
下五鼓伺城東門外門啟趨入令尚臥諫議北向再  
拜亟去先是邑人吏歸謂令令爲致輿從供張種種  
而具諫議不善是也嘗曰貴人嚴重固當第今貴人  
卽故諸生豈兩人哉役屬間里乘輿擁蓋坐揚揚自  
如視父老親故交匪苟舍不當如是吾諫不入公府  
徒苦間里爲也嘉靖十五六年前後詔補前職皆不  
起其明年右使邵公錫以寧令沈公瀚臨門諭詔諫  
議辭病不起時年六十矣先生自結屋紫雲山中食  
蔬飲水  
卷之八十  
力詠志讀書彈琴無一跡抵城市四十許年臨終索  
治命左右皆浴曰無汚我已而冠幅巾被深衣命聞  
造及孫敦儉扶兩腋坐息漸微聞造泣問顧言諫議  
瞠目視曰吾平日教汝學何事而今問我爲言訖而  
逝時八月十日也墓在哀花龍山上諫議生平不事  
榮利不喜俗間生作事時顯仕里居部使監司多因  
歲時行金錢爲問遺諫議曰吾豈以貪故思諸公哉  
迺終身不受一錢也初諫議自靈泉徙也里中少年  
多及目視少乃漸安旣乃大患之柘林之役縣籍民  
糧數百里轉餉軍中諫議  
曰徒以膏夷兵

無爲也尋罷之卒之十年里父兄醵錢爲文以祭至  
墓下皆歎有泣者居家冠幘婚喪祠墓亭祀考經中  
禮具有條法性好遊時時出遊秦峰雲岫間盤礴下  
上遇山僧野叟班荆爾汝卽喜與爲飲食或曰公貴  
人也謝不敢卽拂衣去去歸無所事事喜讀書攻文  
詞于書無所不窺而尤喜讀秦漢間書凡忠臣孝子  
悌弟貞婦輒心存筆記藏之紫雲山中郡邑志多採  
錄者

獻徵錄

卷之八十

百五

徐給事中易臬表

李攀龍

公諱易字希文舉嘉靖甲辰進士明年授鄧縣令先是縣以饑饉餓莩載道公至輒大發賑起者萬計夏大旱用墜天井山龍見於雲雨踵公至邑遂以有秋乙巳復大旱乃再雩而雨邑每火公不憚鬱攸出必直風風以反其氣相感動類如此蓋治賦則具有參伍無產厚薄無不如手劑其橐中民至今無不均之患開萬金湖若干頃築堰東西鄉凡三十二所渚洩唯時邑至今賴之嘗乘城見嵒嵒赫然在陴下輒屬吏某爲信葬焉而後去詰朝冢纍纍數十出其地上歎徵錄

卷之八十

一百六

肅徵錄

卷之八十

一百七

之亦謂不敢以其守妨調恤之美俗云久之徵爲戶科給事中凡三月而卒於官父某子克敬世廣信之永豐人鄧人薛晨時爲郡諸生嘗館於其署所次狀如此余曰萬家之邑精物亦大矣凡以令身自出之也雩而雨火而反風者天邪歲一歉家相勸効急公上而後食人不自知其使之開萬金湖貽數百年之利流澤無已時卽後之君子不以其居常募兵教水戰爲迂而益爲斥守倭安能輒傳城下也鄧之政備矣以給事中何加焉三月而卒於官美先盡矣乎然未有爲今臣而遺力讓賢者也才不特數者哉



禮科給事中道峰章君廷臺志銘

徐 枋

大丈夫遭際明時身依日月囊簡簪筆供奉赤墀與天子宰相論天下賢否用舍之是非利害興革之得失四夷百蠻其順其逆或撫綏而辟壤之吾見其人矣至於事關國本宗社安危係焉生民休戚係焉衆咸知其所當爲而退縮畏避不敢出諸口此則奮然與曰天下事孰有大於此乎遂侃侃言之不顧身害若人也雖曠世不一見焉故賈誼請放論大子仁傑欲恢復廬陵雖所處不同要爲國家盡忠則一而已

獻徵錄

卷之八

明與言官者聲於天下者輝映後先而求其知大本能言人所不能言吾惟於蘭溪道峰章君見之君由丁未進士授行人前後奉詔使馳節惟恭交際必慎所至縉紳宗室傾心愛慕以至樂其言論風旨而日就焉君之節槩動人可知也及改禮科給事中檢科中故瀆章疏閱之歎曰皆非今日急務今日急務孰有大於二王之講學乎遂草疏上言孔子大聖以十五而志於學二王今逾志學之年正值講讀之候可不妙選官僚逐日勸講使聖質日啟聖學日新固他日宗社無疆之慶也疏上而中繼奉旨小許人皆爲君危

而君怡然未幾講讀命下人始知君之疏果適其當而聖天子所見誠非尋常所能測識也蓋君先伯祖楓山先生爲理學名臣其諫燈火一疏耿耿爲世稱誦君今視之不逾有光也哉君在諫垣僅逾年而羸病日甚嘆曰吾志不遂命也蓋君於邊防國計銓法漕宜欲次第論列而病未克也請告得歸掃軌焚香瀟然若忘人世而卒不起矣嗚呼天生才賢所以爲國家也今茲類少露而遂捐焉豈天之於才賢固有所限耶抑天隆章氏始使之各自鳴其盛將縱之於其弟若子耶嗚呼信未可知也君少有異質長從師

獻徵錄

卷之八

言九

曼山館

問學即有志於聖賢事業尤喜賦詠精醫藥迫躡胸韋入岐岐黃家藏有集其餘事耳君居常以父母不逮養爲恨而事俱父猶父凡訓弟厚族至割股以療祖疾忍貧以杜私請皆有非今人情所能及云

吏科給事中張公正學墓志銘 黃輝

孝莫顯乎忠忠莫盛乎諫諫而利國卽不顧其身身焉得哉乃倉卒無奈時何也言之吐憤之吞身與困老矣而後乃歸名於其身歸孝於其家悲夫吾何以銘吾可宗哉可宗忠孝人也自其大父張來賓先生爲名諫議以抗疏爭大禮得戊瞿塘平生最善馬用修氏卒與用修同贈太常卿貳焉來賓仲子肅以孝廉起家官至普安刺史生三子伯曰正道與公同舉丁卯戊辰成進士卒僉越憲仲卽可宗生能言則敏特記三歲知屬對游曉聲律七歲刺史公試細雨賦徵錄 卷之八十 言平

潤新簞詩輒爲三十二韻甚新麗時號奇童大母金夫人愛其英發與伯等顙撫之口兩兒綽有祖風皆聞孫也吾門其人乎勝冠就試常與伯迭首諸生暨同舉公得第七人是時刺史公方別駕承天明午擢守普安遂拂袖還里公侍養甚適丁刺史公艱柴毀如禮伯僉福建憲公將太宜人就之養已移鎮越復奉以歸因便攬東南名勝無何伯卒官公大慟曰天乎吾以揚顯付吾兄身可畢志慈闈耳今當奈何丙戌第春官趣歸爲太宜人壽俄授中書舍人復假差歸省念弟兄鼎足而伯卒先後逝顧影膝下不忍出

太宜人曰而家世忠孝吾以而無廢顧不榮哉母使人謂若以我廢而家乎公不得已泣就道已丑考三年績思進一階封配湯孺人公忽心動曰白髮間倚而烏鳥萬里乎遂陳情乞終養時有 旨考選臺諫冢宰業籍公名上矣特使人諭止之而新安許文穆雅重公亦勸留曰方虛左省待足下公不可乃詣太倉泣以懇新安尚執前意太倉曰彼爲忠之日長孝唯今茲我輩有聽之耳公實太倉門下士故相知特深云得 旨馳歸甫及淇而訃音至公絕復甦者再泣血茹蔬三年旣葬復廬於墓嗚呼人榮之於天賦徵錄 卷之八十 言主

性也何啻遠哉然中人以還鮮識匡欲乃至絕裔祀不顧矧夫清華尺只物望羣歸音容天末藥粥無耗而方寸怔忡若朝不能夕此曷故哉夫山崩鐘應絲吐絃絕雖理無違物而物罕及情孰能精感萬里如曾參蔡順也者若吾可宗蓋庶幾焉矣免喪除原官甲午充順天同考官最稱得士尋授吏科給事中時上深居上下否隔公亟疏言君臣一體元首主於上而心思得官使股肱耳目咸効厥有然後血脉流暢而太和生焉宜延見輔臣委任大臣召用言官反覆千餘言自是宴進言無不傾赤誠者而飭吏治壽

不封條武備諸疏尤切時弊見未然頗見采補云及  
兩宮災應 詔獻言諷諭詳切 孝安皇太后引  
行發有 旨遣代公時攝禮科遮同事謂曰送終大  
禮也日 上大行皇后諡冊羣臣睹 天顏哀喜交  
集豈其永訣而簡一送願共爭之乃率諸僚上疏力  
請有 旨報聞尋奉 勅視太倉發前兩主計墨狀  
頑風頓警已簡監 兩宮工程時復行各省采木公  
家公時諭知 國木故乃極言諸弊狀宜委廉能招  
商人破虛冒又荆州沙市商木聚也已離川險轉運  
差易就工費稅易木解京可集事省費便章下所司  
錄錄 卷之八十 重刊

時 三殿災西安門復有雷火之異 上震恐下  
詔責躬諭諸臣修省有疏宜罷開采以回天意者不  
報已復疏言調停采礦宜為可久欲責成撫按部臣  
議額為令可得厚利而又享鴻名公大詫曰修政弭  
災如救頭然奈何乃爾乃上疏極論其非略云人臣  
之誼當納牖以啓聰明乃今昨自相矛盾逢迎遷就  
借口調停所謂月攘鄰雞耳引君當道固當如是耶  
且利與害相隨名與利難並世寧有不虧 國課又  
不累小民受厚利且享鴻名者乎開采一事無論遠  
者第以中原言之傾富民十家之產所得不滿百金

命曰好利哉內顧隱微欲曲有所就不能無利乎利  
之好而心知其不違乎衆也則密從臾之顯修飾之  
陰陽于利與名間計且必兼焉而因欲移之以便  
人主嗟乎難矣哉庸醫之用毒藥也先挾其所以解  
之之具而解之者亦毒也則又有解解者以毒濟毒  
蓄害滋甚而猶詞之曰不爾不良夫孰與不用之為  
善而循其本曷故哉利之而已矣以是為利則不如  
勿利焉嗚呼一指在前泰華不見橫流易決砥柱甚  
難公官不過七品而氣凌鼎足橫折耶銘不遺餘力  
官可夷身可瘞而氣不可奪發舒君實之忠憤于數  
錄錄 卷之八十 重刊

百年後凜凜然如生視來衮先生疑有光矣公赴謫  
所不能其土乃乞假還里徜徉山水間與諸耆舊修  
香山盟暇則教子姪俶後進陶然無倦創立家廟奉  
太常公以父兄配享置義田百畝以贍宗人近屬或  
告乏周之唯力是視焉公內行純備伯母獨居事之  
如太宜人弟正論天孤在襁褓請與伯以刺史公所  
遺產與之又割已產為姊妹氏治舍所為進太宜人七  
箸類如此有司下訪雖絕不及人曲直事若大利害  
必傾心告焉歸田雖久忠愛常在吟咏聞 廟堂有  
新政則喜見顏色 冊婚禮成整衣冠東向稱賀歡

飲竟日也於古書無所不讀暇則手一卷若堪輿醫卜星曆算數無不游習所著有稿若干種詩好陶文好蘇奏議好敬與無苟作者公諱正學別號懷鹿可宗其字也卒年六十有七

獻徵錄

卷之八十

貢生

給事中李公濬傳

陸 榮

給事中李公者大梁之祥符人也名濬字宗禹一字原潔其先自燕來居大梁世有顯人稱衣冠家公早孤力學被選爲校官弟子員美鬚眉儀觀豐偉好儻大節舉成化辛丑進士久之拜南京戶科給事中會 敬皇帝初卽位是歲六月朔日有食公上疏勸上飭躬修政以銷弭變異因陳慎始保終之戒 上嘉納焉都民當供雜調者其高貲富人大抵爲貴勢家私役而官中百需特倚辦下戶公令所司覈實而均其征有挾私于請者痛斥絕之於是宿弊盡蠲上廉徵錄 卷之八十 青 雙山館下稱便中貴錢能素餐該時典畱鑰兄弟爲姦利暴橫都城中公奏劾其罪狀又論刑臣不宜干紀與政辭指尤峻切用事者怒俄有盜取土於 孝陵壩中者公廉得其主名以聞用事者因指搃以爲誣罔非所宜言有詔鐫一階補肥鄉丞肥鄉小邑去京師差近朝貴往來境上每有所發取守令不能距違公至則一切裁之以法其後遂莫敢妄求皆自無撓彼疆項丞爲也是時左降官多簡傲不省事獨公盡心吏職推情與下先諭教而後咎法民大信愛之 恐其去也一日集數百人庭闕下 言願從 天子

乞李丞惠養小民書報聞而公以母憂歸矣。居喪年纔五十餘，遂無仕進意。家居旦暮，手一編絕跡公府。部使者以下造門，不輒見。既見，語不及私所居湫隘，或請更諸爽塏者，謝曰：「先人安焉，余不足以嗣之。」余保此足矣。巡撫都御史孫需陶琰先後列薦於朝，使郡守丞卽其家勸之復出，譬說良苦，公弗應。旣而拊心笑曰：「此中乃堅過於石，何可轉也？」因署所居曰石菴。以著其志。中貴廖鏜鎮守河南，勢張甚，蔑視士大夫，獨心敬公。間爲具召之時，賓客滿坐，待公舉酒，公不習，已彊往，酒一再行，卽據席睡。大駭鏜，慙顧左。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百五

右曰：李公老人也不勝樵杓矣。少選公起拭目理髯，長揖徑去。鏜爲惘然，自失。自是不復召也。論者儗之宋廣平待王毛仲事云：素輕財，居官所得俸祿悉分遺族人，未嘗營立產業。旣老，益貧，常飯脫粟，猶時時弗繼，獨居一室，土牀葦席而已。然無不足之色。遇良日，乘小車從子姓出游，茂林廣野，靡所不之意欣然。樂也。正德癸酉年七十一，乃終。公善書，所爲詩文皆有思致。今存者若干首，藏於家。陸子曰：班固書稱朱雲著節，漢廷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乘牛車游行，自適。雖宰相欲延致之，東閣弗屑也。余觀李公仕盛明

之朝，然上書顯譏貴勢，亦矯矯壯激矣。其諫也非上意，令異時復起，必且馴致大官，乃浪迹里閭，優游終老，適有力者相援而執志弗變，方諸魏里令屈彊哀世者，雖所遇不同，然風操則髣髴似之。世恒言古人不相及，豈其然乎？抑吾聞馬文淵有言：凡人旣貴，當使可復賤也。今之仕者，一日去其官，卽愁沮喪志，如魚失水，喁喁然死。所謂不可復賤者邪？若李公食貧不悔，可以爲難矣。公子世德爲禮部郎，坐小法謫吳邑博士，間述公行實視余，余爲列其大者以傳。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百五

南京刑科給事中史公營墓志銘

韓邦奇

首山子道豐而位儉體達而用阻志士至今心惻昔  
首山子官南都居諫垣也竭節致忠伸志就列侃侃  
然彈射勿畏高明巧中者指宗室傷之而首山子罷  
蓋正德中也比及天日既朗心跡已白而首山子病  
天下知首山子者日望其愈乃畱連二十餘年而竟  
不起天於首山子何饒於賦而斬於施邪嗚呼賈生  
屈於長沙仲淹老于河汾從古則然哉公姓史氏諱  
啓字宗道號首山子山西平陽蒲之大族也曾祖諱  
獻教

卷之十

墓志

仲謙祖諱全義官考諱臣南陽府經歷封給事中妣  
馮氏封孺人公幼聰悟初授書讀聲朗朗即通曉大  
義顧莊雅不同羣兒好學不倦雖暑且就燈火學既  
成章而尤精舉子業弘治戊午以尚書魁鄉多士入  
太學祭酒方石謝公校六館士而公爲首日若人者  
性理之學也正德戊辰登進士授鎮江府推官時羣  
閹擅政上下交征吏治多苟且公治其尤者數人而  
一郡肅清江東訟者皆願之公曰史青天也然又決  
久寃之獄而人祀其惠寢懷金之謝而衆服其廉裂  
大牢之刺而人莫干以私三年而政成頌興當道交

章論薦之曰良吏也乃擢給事中比當權璫之俗  
路久塞公乃以諫諍爲已任彈射皆當世貴人蓋自  
吏部尚書而下二十餘人既而又劾叅贊司馬及守  
備太監曰表裏擅權淫朋也寧藩宸濠逆節已萌人  
皆知之然濠權術巧中嬰之者奇禍立至又以離間  
典重在廷無敢言者公乃首發其奸曰濠必爲變無  
疑也又上疏請省國用以節民財蓋前後二十餘章  
劉駕部讀之曰此切當世之務俊傑之見也會師臣  
不合於辛寧寧嗾姦枉狀訐師臣守備太監素善  
姦奸因竄公於狀曰給事中師臣門下士也遂罷歸

卷之十

墓志

公素敦孝友事封公孺人終身仁若孺人卒臥地枕  
塊感疾風濕痿痺幾傷生處其弟知縣周情同憂  
喜人以爲難乃又艱關脫封公之難生則構堂而奉  
沒則建祠而祀嘗誨諸子曰孝弟者仁之本也未嘗  
刻意爲詩文然自典則爾雅絕腐脫俗所著者首山  
集曰文藝末也爲人則夷平易弘人之度素優終身  
未嘗與人有睚眦絕口不言人短不較人惡高知州  
淪貪狠悖德尋常視公及事敗士民盡欲害之圍圍  
其弟公問遺如常淪祈口知州罪則滔天矣奈妻子  
何惟仁人是望公允其抱關全歸之或以爲過厚曰

犯而不校學者所當師也與人恭雖卑賤亦焉抗禮  
曰均是人也初公既里居閉門掃軌不事請謁與諸  
弟商確義禮校勘古今爲物我進修之圖公素不營  
產業凡俸薪又不入私室歲少歉妻子不免饑寒或  
鬻田園具粗糲充腸而已然未嘗有所怨故蒲人曰  
貞庵之後惟公一人貞庵者蒲產楊少叅也清介慎  
取與蒲人重之君子曰首山子可謂安貧樂道者也  
公生成化癸巳八月卒嘉靖己亥五月年六十七歲

獻徵錄

卷之八十

五

南京工科給事中殷公雲霄墓志銘

崔銑

殷氏鳳陽大族也元末有諱仲名者避亂東平因家  
於壽張仲名生尚文尚文生勝勝生鐸鐸生玘號剛  
齋以貢士爲昌黎令剛嚴多知民畏愛之剛齋娶張  
氏繼室以任氏皆不孕子乃內李氏孕七月生近夫  
既長修眉碧目口可容拳體羸而骨健讀書數行下  
既成誦終身不忘年二十有六舉弘治乙丑進士明  
年以疾歸卜居石川作畜艾堂聚書數千卷旦夕誦  
思欲以作者自名正德辛未病愈還京師授靖江知  
縣近夫明察有斷不勞而治黷盜過渡淮江掠常州  
將如靖江近夫有備盜謀知之乃如江陰近夫發兵  
追之江陰得完常守檄近夫修郡城又自修學宮費  
省而工堅民朱鑑死於文廟西廡中莫知殺之者忽  
得匿名書口殺鑑者某也鑑素警其衆謂不誣近夫  
曰此嫁賊以緩治也密問左右與鑑狎者誰對曰胥  
姚明近夫乃集羣胥於堂曰吾欲寫書各呈若字視  
明字類書詰之曰爾素狎鑑殺之何明大驚曰鑑將  
取于蘇獨吾儕之別其責故殺之耳近夫歎曰利重  
忘親交非世道者必也遂于嗟乎乃殺明癸酉調青

田青田劇邑也近夫去其害民者六七事他無所更張近夫雅好游眺川壑覽物歌詠靖江青田有大江孤山混元峰每暇輒出嚶唳其間曠然自得乙亥考績如京師青田民號而送之吏部以最聞選授南京工科給事中上疏言事者五日清弊蘇民曰安重地曰防奸徼曰除邪以全治曰公賞罰既病封其疏題曰理真事曉意忠詞馴付其母曰玆以歸雲霓弟遂卒丙子七月七日也年三十有七近夫諱雲霄號石川娶岳氏男子一人曰啤初剛齋卒近夫則禮治喪既卒服始冠將昏與其妻之父母約必如昏禮舉後

獻徵錄

卷之十

耳七

又考訂古今祭禮行之惟謹故魯人多執禮者近夫愛誦程朱書其爲文非秦漢人語不習又以詩者抒情表志風人爲善自漢魏至唐作者皆辨其音節而擬之作古樂府四百篇集志穀錄金僕姑數十卷又覽莊周書說其達性善喻最後自病太博必六經之旨然後究心焉近夫方峭克約國子司業穆伯潛篤行苦學無匹也猶畏近夫曰近夫之耻不善不啻負穢近夫居常不談人過及論文則指摘疵瑕不以一言假人葬於石川之南會者千人咸哭之失聲

南京禮科給事中劔溪鄭

徐階

徐階

鳴呼自劔溪君卒而予無益友矣君性高邁介直不隨人愠喜亦不能隱人之過其爲論說剖析義利決擇是非能使人聽之凜凜坐不敢言去予昔司理延平與君處三年有不善未嘗不予告苟弗能改未嘗不憂卽能改未嘗不飲子酒歡笑竟日也而今不可作矣嗚呼是豈獨君之不幸哉自道世交喪臣之於君既靡然詣以求利之爲務至於朋友其利幾何然而一辭色之好能不詣以求之者寡矣故苟志於利無所不至焉苟不志於利亦無所不至焉以君之處友而其事君可知也以予之不獲受君之益而天下之失望於君可知也嗚呼大豈獨君之不幸哉君諱慶雲字舜祥延平之南平人世有隱德考友以貢賓州司訓娶林氏生君君幼奇敏爲文多不屬草然其詞乃若宿構故自少卽有聲年二十二領正德癸酉福建鄉薦明年甲戌舉進士拜潛山令部使者優其才徙南昌當是時寧庶人方惑廣藩臬大吏莫敢裁以法君不爲撓踰年以異改郎中使者驟君行遽誣奏之事下巡撫都御史覈治會庶人敗士大夫多



失節者由是君名重甚中丞陽明先生王公御史施

石唐公連疏白其誣且薦之拜南京禮科給事中

今皇帝即位首劾中官楊琳貪不奉法及雷守大臣

之不職者立報可後三年大禮議起君引濮議以爭

不能得引疾歸劔溪家如諸生時志晏如也未幾遭

賓州喪獨不用浮屠服除會新制廷臣病滿三載皆

罷不用當路者素嫉君文致以爲當罷竟斥去君亦

不尤復歸劔溪閉門吟詠若遂與世絕然人益賢君

東西過延平者莫不造其廬君亦與之傾倒梧陽詩

英各志滿而去予之始謫也君方待命回門一見語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百九

合及予抵郡數月君亦罷歸予於是數過君瀟灑脫

落人咸得親之而規誨剴切則予所得多焉蓋君之

得予厚矣次其事而爲之銘

諫議梁公格傳

朱睦㮮

諫議公名格字君正別號定齋山西稷山人也其先

曰鑄者以歲貢授河南揚莊巡檢鑄生溥溥仕至秦

府右長史生子三公其季也公生而秀明八歲即解

經義長史公奇之攜之官所授以毛詩時文安紀先

生以易教授關中公閒講易心悅之又從紀先生受

易居數年二經俱精習嘉靖乙酉領鄉薦乙未登進

士第授濟陽知縣濟陽剝邑也其俗諉而喜訟或爲

虞之公曰顧爲治者何如耳比至訟者君集公盡收

之越數日別淑慝察情僞乃懲者若干人旌者若干

人於是民稍安輯而訟亦衰止先是兼弁之家地匿

而稅不辦公乃履畝而計按籍而覈未幾得隱田若

千萬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姦吏無所容

詐公又勞來不怠於是復業者甚衆其地通舟楫商

賈恒苦無名之稅至是公盡罷征又定賓旅往來之

式其費省約民甚德之丁酉 章聖皇太后梓官返

葬承天道出東郡濟陽屬當供億而闕寺橫索無厭

勢焰赫奕同事者咸遜避公獨毅然以往卒事不淆

其施不撓其守諸闕寺知濟陽賢亦皆斂跡云公審

訊明敏是時諸縣難決之訟多屬之禹城有冤獄

其歲不自監司移公鞠之得其情一縣盡驚它日賊  
城人持數百金以謝公曰法當如是非私爾也竟卻  
之公居常慕薛文清之為人錄其言行錄於官舍誦  
而法之又自奉貶損纖毫不取於下嘗扁其堂曰一  
鶴一琴亦是身邊長物匹夫匹婦孰非膝下嬰兒其  
自信有如此公暇親詣學舍課試諸生出其門者皆  
循循雅雅濟陽自是多德藝之士矣在職三年有羣  
鳥集於庭都御史御史各薦於朝先後凡十有三疏  
及公滿去百姓遮道泣留送之者相屬於道越宿始  
罷明年庚子公以考最封文林郎父溥贈奉政大夫  
母姚氏封太宜人是年冬徵授南京兵科給事中既  
陞辭過文安謁紀先生墓始行抵平陽聞太宜人訃  
擗踊踰節遂嬰疾既襄事乃於墓所建永思洞維則  
亭蓋致終身之慕云再踰年竟以毀卒乃壬寅十二  
月三日也年四十有四所著有窺易集四書古義補  
及定齋存稿藏於家公卒數年伯子紀仲子綱季子  
維相繼舉於鄉壬戌仲子綱登進士第授戶部貴州  
司主事 莊皇帝嗣位覃恩中外公以仲子貴進階  
承德郎又三年庚午加贈奉政大夫辛未濟陽諸父  
老奉木主祀公於名宦祠是年仲子以河南按察僉

李濯湖廣布政使司參議乃上疏乞歸養詔許之既  
歸定省之暇乃樹旂表修譜牒彙使大梁屬余為序  
睦樸曰稷山古河東之地山川盤鬱代不乏賢及我  
明興梁氏鍾厥美自淳化令迄今衣冠不絕諫議公  
之治濟陽惠而直貞而約其所施設雖古之循吏不  
過也贊曰梁公挺秀筮仕濟陽旌別淑慝視省耕桑  
和氣攸萃羣鳥來翔乃遷給舍乃登巖廊志雖未究  
百世允光

徵錄

卷之八十

百三

趙諫議漢傳

張鼎撰

趙諫議者名漢字鴻達嘉興之平湖人其先世為宋  
 疏屬諫議以正德辛未成進士司建昌理方是時李  
 憲副夢陽按江西欲變其好鬼尚巫之俗撤郡縣毀  
 淫祠顧群更懼鬼責毀不力也諫議佐建昌守一日  
 而毀城內外十有五祠故肝江書院記有志起厲而  
 力向往之褒其他平反督役賑貸戢亂之績載在郡  
 衆者可考也擢拜給事中居諫垣最久凡歷三科三  
 轉官時當改革之際宿弊未盡除而佑寵驕恣者接  
 跡諫議絕想弼違有抗直不撓風前後奏疏不一上  
 獻徵錄

卷之八十

百廿三

武廟者三世廟者十有四貢同語者二奉詔選獄  
 受杖者一其間若論蕭敬之佑終崔文之擅政谷大  
 用之請乞扶安之傳陞鑿鑿中竅至指介同官糾  
 當路九人所難役竟以失要人意出參晉藩不數日  
 且乞骸骨歸矣史氏謂其當司言則鳳鳴當葆光則  
 龍卧不可得其槩哉論曰世之仕宦任言責者寧專  
 攻君身至城狐社鼠輒斂手不敢問此無他以批逆  
 鱗者得全而罹賊射者不旋踵也正德間逆瑾燭張  
 流毒縉紳亦岌岌矣雖旋撲滅而烈燭之灰未寒方  
 駭駭有燎原之勢諫議能擣其鋒至遭摧折不懼人  
 原缺

焦太史編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一目錄

中書科中書舍人

梁

宋和

王綬

行人司司正

薛侃

行人

羅如壙

孟陽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目錄

詹敬之

唐志大

王爾康

都督府斷事

高巍

都督府都事

沈鍊

錦衣衛經歷

沈鍊

目錄終

樵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一

中書科中書舍人

中書舍人梁良王

梁良王乃田王族也建文中官中書舍人靖難後與  
妻子訣易姓名挾微臂走出金陵城逾嶺至海南寓  
市肆粥書爲業以死

中書舍人何申

何申不知何許人爲中書舍人建文未奉使四川至  
峽口聞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  
死

中書舍人宋和郭節

忠節錄

宋和郭節皆中書舍人不知何許人靖雖後髮名  
十筆書走異域賁卜給衣食客死

卷之八十一

王孟端綬傳

王洪

孟端綬常之無錫人自少志氣高逸讀書工古歌  
詩嘗北遊江淮浮黃河踰太行出鴈門往來晉代之  
間周覽形勝輒感慨弔古徘徊不能去一時聞人慕  
其名爭延致之及觀其氣貌環听議論踴躍益加器  
重久之不樂歸江南隱居九龍山中詠左太冲詩曰  
何必綵與竹山林有清音若將有終焉之志自號曰  
九龍山人永樂中有以能書薦者入翰林擢爲中書  
舍人嘗自以蒙 上厚恩拔自山澤與羣賢並位職  
任書札璣不能報稱慨然曰書必如古人庶可名世  
庶徵錄 卷之八十一  
傳後報萬分一於是知孟端非徒隱者固將有以見  
諸世也尤工畫山水竹石每酒酣對賓客著黃冠服  
意氣傲然伸紙攘袂揮筆灑灑奇怪跌宕不可名狀  
畫已徐吟五字詩蕭然有風人之致然不可意者雖  
豪貴不肯與就之至閉門不納人問之曰丈夫在所  
處輕者苟且如此重者將何以哉士益以此高之平  
居急朋友好賓客不計家有無然是是非非不苟隨  
俗俯仰雖見嫉惡不顧丙申春正月臥病北京寓舍  
朋友日問致醫藥疾革語所知者曰生死如夜旦  
貴此心不昧耳奄然而逝年五十有五君子惜之

塘王洪曰始予遊四方聞江湖間稱孟端名籍甚及  
識孟端觀其為人乃知得此聲豈虛哉孟端以布衣  
海遊無所遇晚以能薦遂登青雲顯名侍從間可謂  
適逢其時至負其藝能非其人不與助其志殆不可  
以勢利動哉世多稱其才莫知其中有卓然者吾是  
以爲之傳焉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孝

中書舍人陳登傳

楊士奇

永樂甲申詔吏部簡士之能書者儲翰林給廩祿  
進其能將用之清密之地長樂陳登思孝以篆籀最  
先至時吳中滕用亨待詔翰林工篆籀自視天下無  
愈已者且恃春秋高輕後進往往折屈之羽人廣坐  
中思孝初至謹默謙下用亨連三日折之文淵閣六  
卿大臣皆在旁跡不可耐思孝怡然受之從容進曰  
登幸辱在此親敘益愚陋願有所質就用亨語之矣  
許叔重者十數事相辯難思孝道許氏說娓娓皆用  
亨素所忽者用亨乃始默默歛衽鏘不復自矜大思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大  
孝聲譽遂起時四明王尹實篆書擅名海內至考據  
精博亦推讓思孝云思孝於六書本原精考詳究志  
篤而力勤周秦以來二千年間其石刻有在而委棄  
山顛水涯荒蕪瓦礫之墟者皆深求而必得之雖殘  
缺剝落歲月氏名無可考然其度某出某代某人十  
率中七八其收畜之富茲歐陽文忠趙明誠之後所  
僅見也思孝初舉才學爲湖廣羅田縣丞數月改浙  
江蘭溪丞月餘又改江西浮梁丞所至視民如子務  
寬恤之而明決以革奸弊在浮梁時房安爲江西按  
察使以戾聞屬吏獨禮遇思孝歲餘丁內艱去服闋

遂選入翰林仍給縣丞祿歷十年擢中書舍人

大題扁率出其手而四方求者無虛日未嘗有

意又十年給告歸歸而疾作又四年還京還兩月疾

復作遂卒宣德戊申七月十五日也享年六十有七

其為人博學謹禮耿介負直氣是是非非率依義不

阿假借雖屢以是召怨不悔雖貧薄而勇於爲

人道當然也其先居光之固始唐季從王審知

入閩家福唐之王融數世徙長樂宋福清冷世榮思

孝高祖也曾祖宗振祖嗣朋父仲進洪武中歷宜陽

韓城兩縣丞陞江山知縣皆有惠政江山民尤德之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七

子男二中專同甫思孝所川心六書今得其傳者吏

部郎中盱江程南雲於是中粵奉史官陳叔剛所具

狀介南雲求余爲銘將歸而納諸墓余雅厚思孝義

不可辭銘曰六書之教周典傳史籍所作時同文逮

于秦斯古尚存邈趨簡便降棘分東都沿晉舊草真

轉葩逐葉失本根唐冰復古稻前聞後有作者承餘

熏思孝之作泝係源奇迹密義窮寒溫涵積而放以

瀾穢落手揮霍風雨奔交企屈鐵雕與璫雄渾策時

時絕倫大書深刻盤繡雲鳴呼思孝今九京有偉

者垂不刊

行人司司正薛侃傳

黃佐

侃字尚謙丁丑登進士疏乞歸養師事陽明於朝

年而歸汲引後學議行鄉約余氏李氏婦皆雙節已

葬者求其墓未葬者舉其喪閭里稱之辛巳赴銓授

行人間母計頌絕復樵五日始食結齋中離山與士

子講習弗輟遇聖節正旦冬至預期齋行禮戊子

入京聞陽明計率同門友歐陽德輩爲位朝夕哭焉

使山東過充謁孔孟廟刻杏壇講授儀以紀其盛多

士從之尋陞司正張孚敬方用程篈墩舊論改紀孔

子從祀侃疏請祀陸九淵陳獻章議上允陸罷陳已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八

而復疏建皇儲事詔下廷鞠上躬聽連日刑

究不一詞曰明有君父幽有鬼神頭可斷此心不

可欺觀者噴噴以真鐵漢稱之先是侃有同年彭澤

以吏部郎考察降運判張桂薦爲春坊諭德每謂

師生得道學正傳蓋以諛言動之也侃出疏示澤

澤舉手加額曰此天下大事九廟神靈聞之喜何如

也第須機會耳蓋俟時平及澤爲太常卿會張與夏

言爭勝乃喜曰此可以中傷夏矣遂陰使人先告張

曰侃欲托侃進本取親王承繼罪不容誅澤乃往

謂侃曰昨見張羅峰言上近有此意此機會也力

勸之進侃許諾澤遂袖疏草而去歸即騰出送  
張收之越日晚張以侃疏草封進次日澤往侃之侃  
乃進焉比疏入上覽之大怒召夏及侃於午門生  
令夏入示以侃疏曰此忠謀乎夏對曰亦是忠上  
由是疑之刑部尚書汪鉉被劾職罪有旨迴避聽勸  
張力薦鉉當視事遂起鉉北廷謝上御奉天門聽  
斷使內使奏其語因併逮夏夏辯實不與謀先得釋  
侃因言澤曾主張此事遂逮澤澤至甫加刑即垂首  
喪氣招認與謀上方欲刑侃知其冤遽釋之於是  
罪澤擢聞是非往來構禍謫戍平虜衛侃獲放還買

厭散錄 卷之十一

九

小舟出潞河適遇 聖壽節鄰舫有恭議項喬方欲  
行禮有報喬曰小舟有民服具香案扣首祝 聖禮  
節甚恭者莫測何等人也喬曰此必薛中離訪之果  
然因嘉歎其忠侃歸山從遊者百餘人丙申遠游江  
浙會羅洪先輩於青原書院乃歸羅浮講學于永福  
寺乙巳始還家十年 十所著有研幾錄圖書質疑  
山書

行人司行人羅公如壙墓志銘 劉 儼

正統十四年秋虜入寇逼宣府城告急者日數至  
太上皇帝時在御親率六軍往拒之分官扈從而行  
人司則司正尹君昌行人羅君如壙濱行約同行於  
尹君所凡四人尹於子居相比羅君過子曰適與妻  
子別論曰從駕出征危事也非使命時比萬一不幸  
我必死以報國我死其抱吾二子徵狀元劉先生縮  
修陳先生文以著吾不朽予驚拒之曰何爲出此言  
也君笑曰死分也及敗績報至予往問其家道臨別  
之言如出一口予乃痛哭曰如壙必死無歸矣其臨

厭散錄 卷之十一

十

別之言可信也明日尹君自軍前遣歸其僕至於行  
裝中得詩凡十八首皆與如壙及刑部員外某相倡  
和其詩大率傷奸臣擅權軍無紀律憤以不虧臣節  
相勉期予讀之竟痛然如壙必死無歸矣其後同  
行四人三有詩者果不還予以是知土木之役有棄  
義而逃者有雖知義而迫於不得已者有如吾如壙  
其志素定所謂從容就義者幾矣及是朝廷旌其義  
詔其子鑑入太學以俟擢用鑑水後銘予敢辭如壙  
字本崇別號竹峰世家廬陵之印岡高祖中正元遠  
曾祖伯剛元鄉貢進士祖彥偁父惟最皆績學



有聞公自少穎異初從安慶司訓母舅王來旬讀詩  
記垂成乃嘆曰詩吾世業也可自吾絕耶遂學兩經  
鄉大家交聘爲子弟師太守四明陳公聞而召之見  
試以長江萬里圖賦君援筆立成累千言皆新奇有  
深意公奇之以爲邑庠生子時於陳公所見是賦已  
心識而敬服矣正統七年君由鄉貢與子同以文辭  
登進士第除行人司行人由是日親且厚間從出使  
歸必過予道其道途所過古聖賢祠墓遺跡處或祭  
以文或歌以詩登臺不厭且論所至藩臬郡縣官賢  
否歷歷如指諸掌後驗其人成敗果然蓋君若溫然  
和易而其中剛介明白人不得而欺故所至人皆敬  
而畏之平生孝於親友於兄弟於朋友急其難雖禍  
患有所不避其文章辯博暢達喜往復然皆有法度  
而宿於理其材贍故求無不應者卒之日年四十有

六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行人司行人黃公乾亨傳

顧清

先生諱乾亨字汝夏一字汝亨姓黃氏其先人有  
元方者避晉永嘉亂入閩居福唐之黃卷唐散騎常  
侍率始遷莆田自是爲莆田人曾祖壽生永樂中翰  
林檢討祖子嘉知保定東鹿縣父深終監察御史黃  
氏自入閩傳千三百年或仕或隱代有聞人而至是  
始益大先生生六歲而孤性敏甚及長好學善屬文  
出語輒驚其長老成化甲午以第一人貢禮部明年  
擢進士挺特自持不苟有附麗奉旨安置降胡於嶺  
南禮遺皆不受南人敬之丁祖父憂服闋念母老還  
回久之留妻子于家從臾僅走闕下乞南都使養有  
沮之者授行人司行人副給事中林榮使滿刺伽國  
滿刺在嶺南西萬里外故事使臣得招商買募習海  
事者以行有分堵常例銀度千兩先生卻不受或以  
爲正副不宜異同乃畱其半于官俾修靈妃祠布政  
使彭公鳳儀謂修祠守臣事不當煩使臣乃密遣以  
爲其母夫人壽先生迄不知也癸卯正月發舟六日  
至羊嶼颶風作舟薄于石壞與衆溺焉初先生以風  
未時暫還省母黜利者競叢貨于舟至是舟力弗任  
故虞從弟乾剛侍行方舟壞時且登矣視先生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十一

忍去遂同溺焉時先生年三十二有善水者得脫  
安南以告事聞贈從仕郎行人司司副遣官諭祭錄  
其長子如金爲國子生如金鄉舉亦第一登進士爲  
翰林庶吉士拜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學政以文行稱

行人司行人贈山東道御史孟公陽

馬汝驥

公諱陽字子乾右僉都御史公春子也世爲澤之太  
陽南里人曾祖鑑祖彪以子都御史公貴累贈中憲  
大夫太僕寺少卿祖妣王氏累封太恭人母李氏累  
封恭人都御史公舉進士由刑曹郎擢守嚴州正德  
庚午治行課天下第一超拜太僕寺少卿擢右僉都  
御史巡撫宣府以邊事註謫陝西參議擢參政君  
領正德丁卯鄉薦第三甲戊舉進士授行人司行人  
封修職郎恒欲以名節自表見初使宣府犒軍卽與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十四  
監督軍務中官抗禮中官不敢忤而禮益恭比行總  
鎮餽遺一無所取再使韓府亦都其餽王乃製詩卷  
贈之爲行人凡四載不遷或有戲之者曰君見今行  
人孰三載不遷科道者乎君何不一見當道而坐自  
淹也君謾應之還而私自語曰君子立身當如玉  
少有瑕玷終身之耻吾豈以官而易吾身耶且行人  
清秩何必科道哉正德己卯春三月 毅皇帝北巡  
榆林回命下復南巡人情騰沸科道官伏闕有言不  
報諸部院等官咸有言不報君慘然有憂色語諸宗  
友一十九人者曰 皇帝英斷嗜武比者儉夫左右

歸感遊幸無時上谷雲中榆林太原民老少咸生  
心此之不救後將奚藥聞之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萬乘主而馳大陸涉長江其險如何耶予輩咸臣子  
顧可守默循資以苟富貴哉諸寮友咸唯唯乃共抗  
疏極諫歷數權姦欺君誤國之罪疏入 毅皇帝震  
怒會先命諸部院官罰跪午門前五口恐未解權姦  
董乘間言曰此輩小臣匪言官乃敢出位誹謗若此  
他日可知矣 毅皇帝怒甚復命杖之午門權姦監  
之君知必死仰天嘆曰嗟乎天乎吾得死所矣越一  
日卒于京邸是四月十八日也距其生成化丙午九

獻敬錄

卷之八十一

十五

月五日得年僅三十有四卒之日諸親友候之有問  
者但言曰當宛當死殊無一言及家事君平居孝友  
謙抑若無知者遇事則萬夫莫奪雖與其父議有不  
合輒厲言諍之既悟則跪膝前謝罪幼爲祖母鍾愛  
後乃迎養京邸比祖母卒哀毀骨立尤嚴于好惡區  
別淑慝不少假善者與之必誠敬有始終馬汝驥曰  
初君罰跪也予時亦在跪列然猶冠帶也君甫繫縶  
然桎梏之若囚然惕若雷霆實傷心焉君之卒也予  
適病不及弔哭秋八月予謫官澤州時都御史公丁  
王太恭人憂服闋家居矣乃得拜見堂上請臨其

哭之祀其神鄉賢之祠入明年辛巳三月十有四日  
毅皇帝升遐 今皇帝由藩邸入嗣大統首詔贈  
監察御史錄其子一人爲太學生權奸黨與並加誅  
絕而天下新矣語曰天道好還茲非其明驗哉

卷之八十一

十六

行人司行人李公紹賢墓志銘 舒芬

崇德死子瘡甚伏毒不能走哭哭于家恻侍者曰子亦弱喘餘魂其母傷哉不知子於崇德死不能不慟者有六焉以諫死死杖下酷烈一也死慶壽僧房惟一二僕之手二也子輩厚善者皆呻吟不能與敘事微將虞中奔往視則棺不可蓋三也始車駕議以三月十九日壬子警道東巡視岱宗廬徐楊抵南京下蘇州復浙江浮漢沔登大嶽且過中士繁麗人情洶洶思變臣測將相大臣多從史之予鄉同年夏考功萬儀制館中汪子宿輩約諸小臣連章乞臨十五日

獄徵錄

卷之六十一

七

早報免朝子率館中同先入疏兵部黃伯固陸汝亨論時政疏亦入時百官皆懷疏集闕下太宰陸公沮之且造歸惡語朕時夏十中萬汝信過予扼腕恨予因邀陳太常至俱酌之酒贊之云匹夫之志今其可敘子遂於是夕在吾寓連疏入且以告諸同志明日吏部張元承等刑部陸天爵等疏俱入又明日禮部姜夢賓等兵部孫鳴和等行人司余伯獻等俱連疏入時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鑒以醫諫車駕遂不果出乃二十日癸丑天威震怒以黃輦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鑒下錦衣衛獄以舒芬張行成

龍孫鳳陳倬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而行人司

疏不報以通政司壅之也諸君待罪離次至二十二日得報命余廷璚等俱下獄明日同黃輦等六人亦跪午門外五日楷奉是日工部林以乘等三人大理寺周子厚等十人亦連疏入明日俱下之獄亦楷奉跪五日時復有金吾衛指揮張英大言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戟刃于胸以死諫數日天色陰霾京師震駭公卿避唾罵瓦礫擲晨夕出入不敢待別色其尤顯者至減去辦事官吏易箱笈以包服在昏暗中若異流然奸無所容益謀蔽惑請命禮部告示禁一槩

獄徵錄

卷之六十一

十

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又有貢諛參劾各屬為妄言者而天威遂不可霽乃二十五日戊午命舒芬等一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去衣杖三十為首者調外任罰俸六箇月四月十六日已卯命黃輦等六人午門前俱去衣杖五十徐鑒邊遠充軍其餘為民林大輅周敘徐廷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杖四十降二級時死杖下者員外陸汝亨主事劉宗夏何孟循評事林質夫照磨劉珏行人司副余伯獻行人孟子乾劉平甫李德卿詹敬之與吾崇德慈十有一人而傷夷未起者尚多也夫首義者于中汝信子宿與

予四五人而已使予為太宰沮則于中汝信之蹟  
緩矣諸公之氣亦衰矣安得此舉哉致十一人慘死  
而我獲生四也是舉也雖士氣少振奸謀少沮而國  
體亦少損五也自正德戊辰九月我與崇德同投文  
南京禮部明年同入國子監驢背一話遂相許資聖  
澤而朝夕見者三年情又密昨丁丑又同年為進士  
戊寅春大喪朝夕哭未卒議往視山陵予度其且詣  
宣府明日上封事崇德過予曰夜間報似非禮之禮  
微子莫能辨析可但已乎予告以疏早入矣崇德欣  
然曰適奉慰時與羣可語者料此義須君發之果然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九  
人將服我知人矣是同年相知莫深於崇德六也嗚  
呼子哭崇德死有此六者烏能不慟哉崇德以四月  
二十四日死其家人將奉柩歸葬予南窺限又急以  
五月三日昇疾登舟大行潘宗魯使人來曰崇德知  
之惟子深墓亦惟子銘也嗚呼其矣辭崇德諱紹賢  
姓李先世巢縣人以戎籍編泗盱胎曾祖宗祖華父  
本有隱德尤好士樂賢母黎氏繼母曹氏此崇德系  
也崇德生成化辛丑十有一月七日幼穎異不羣凡  
兒及冠見大志負時名與夫孝友稱于族豈弟稱于  
鄉義理稱于友文章稱于主司幹句稱于課政子不

暇詳姑以其日朝一二事利害記諸後來君為進士  
觀政戶部未浹旬部銀餉邊例有火耗羨餘在自好  
者猶假義取之君悉籍付有司且盡以其費還部夫  
以寒素士偶值數百金之利畧不誘去其器如何耶  
授行人月餘齋 孝貞純皇后遺詔往江北至徐州  
開讀徐因水次倉守以羣閹勢熾薰灸率吏視州衙  
職官茲偃然席班首君立詔去其席檇不得與職官  
同禮俾帖然去有不怒而威者矣比縉紳逮繫多以  
迂此輩君畧無忌直奴視之而亦無能中傷蓋禮度  
辨折自足服其心耳予嘗評君學足以立政才足以  
濟時義足以存孤謀足以奪人之志而深沉大度好  
惡不形尤人所難及惜乎仕未久政未及見其大行  
耳斯人也而止於斯耶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二十

行人司行人贈福建道御史詹公敬之墓表

張岳

武皇之將巡幸尚內畏兩宮外憚大臣臺諫有時騎馬至東西華門閣者伏馬前諫不可爲回轡者屢矣丁丑秋七月始馳一騎從近幸數人徑至南海子都下洩洩部院臺諫詣海子跪門請回蹕上遣從者慰遣示以回期至期衆又欲往大臣有爲鎮靜之說者揚言古天子以四時巡狩况南海子近京師祖宗時常臨幸上一出卽洩洩如是徒搖人心不如無往衆乃止是年冬幸宣府明年幸大同又幸榆林則莫敢有諫止者是時宸濠逆賊已成以重賄賂左右嬖近上南幸傳者謂濠將以輕舟伏甲中迎駕江上變且不測已卯春三月戒行有日吏禮兵刑四部及翰林院先具疏列名詣闕下伏留甚懇上怒罰令跪門五日已而行人司繼之大理司繼之工部主事三人又繼之上愈怒疏繼上疏者衣冠械手足下獄亦罰跪四月九日杖之于獄中越五日又杖于闕下余時備員行人司同僚上疏者二十人其七人慘死而管君敬之與焉敬之爲人開爽磊落長身美鬚髯然於世故每論天下事掀髯抵掌明于丹青其

科自資望又獨先同僚衆莫不推服之聞其死尤爲之痛悼初上頻歲巡幸無諫者而南巡卽羣伏闕死諫頗爲感動故自敬之輩死後竟不言南巡事已而宸濠逆賊發覺詔遣勦賊重臣往鞠之濠遂發兵反上震怒召大臣議出師致討而濠已就擒江西當是時都城內外籍籍言幸不南巡如宸濠江上謀遂或四方莫知乘輿所在訛言相煽搖其爲變豈可遽弭哉今上卽位首詔贈敬之與同死者皆監察御史蓋以未官言路而死諫故卒以所能盡職者官其志云父母妻皆贈如敬之官賜祭錄一子入太學

主

欲之止於一節死諫而不知其所繫天下安危成敗  
有如是者故特爲書之使後尚有述焉

南京行人司左司副唐公志大墓志銘

何良傳

嘉靖乙卯四月二十三日丁亥徵仕郎南京行人司  
左司副左溪唐君以疾卒於吳興君諱志大字子迪  
左溪其別號先世居華亭之陶宅里六世祖文彬贅  
上海長人鄉張氏遂爲其鄉人高祖耕安曾祖古塘  
皆不仕祖諱惟登弘治壬戌進士刑部主事遷員外  
郎以剛直守其官忤逆瑾謫穀城令卒于官父諱瑛  
以文學有名膠庠間而不幸早世母陶夫人君生而  
穎異經史過目輒成誦方十餘歲已能屬文長者或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五十四

試以題卽應口酬對傳播郡中人皆艷異之父沒時  
君方朐穉也能治喪哀毀如成人親黨咸歎服而去  
君爲人敦朴沉毅志量弘遠遇事敢爲初爲邑庠弟  
子員院試高等當廩友人某以舊廩服闋考居君下  
君憐其情卽以讓之已而君領庚子鄉薦辛丑登進  
士第君世傳春秋之學及司馬史記朱氏綱目至於  
本朝與勝國交代之際其事蹟考據尤詳是以上下  
數千年間治亂興衰如指諸掌君學既博而意又  
忠懇初釋褐時與余同舍適西北多故每及時事輒  
爲籌策證據今古議論侃侃其貌又虎鬚燕頤也同

郡張君習之林君與吉嘗笑曰吾榜中他日握兵權  
定三邊者必子迪也而君日念陶夫人在家又憫子  
其奏名三甲第五例嘗得華要之階顧求南曹冷局  
以便養竟授南京行人司司副便道歸將迎母以  
行比歸則母方病君依違久之遂上疏乞終養凡再  
上乃得旨君既謝職家居敦行色養之道有一女弟  
陶夫人尤鍾愛不欲頃刻去左右君爲擇名家子贅  
焉先世清儉遺業不過二頃割其半以資女弟惟恐  
不得陶夫人懽躬親稼穡執豆於圃畜魚於池以給  
甘旨或缺乏則解衣質貸略不爲意人以非道餽之

歌微錄

卷之十一

五

弗受也事叔父三山君如事其父撫從弟若同產修  
先世家規以整齊其族人貧不能自給者賑卹之又  
於宅傍建屋一區羣聚其族之子弟延禮名師館穀  
而課試之唐氏故名族至是益彬彬然風動郡中矣  
君上承母夫人之歡而致行於族間居樂志自謂三  
公不易也遂無復有用世意時監司例得以地方人  
材薦有欲以君名上者君聞之辭避若將免焉而議  
亦竟寢方與二三同志擬待社山中爲終老之計而  
兵從海上起矣初海寇之來不滿百人而吾地久不  
習兵禦之無策各滿意而去君嘆曰寇玩我矣且食

海子

吳中言必大至因作海防議一篇其略謂此寇非  
禦之於海不可欲禦之於海必先治海戰之具今國  
初防海之備廢弛略盡寇至不知所措登陸而戰則  
力當十倍於海矣俟其深入而戰則力又十倍於初  
至矣又曰東南之人徂於久安不能自奮其命文武  
帥領必先北人援古三互之法爲據其言鑒鑿切中  
肯綮書成以示所知乃又嘆曰人死謂予將以求用  
邪遂秘之甲寅寇果大至時良傳亦以親老解官將  
歸而寇方巢穴其廬遂留滯金陵君貽書相報且曰  
兄俱有子職不知寧親之計當作何處及聞吳興  
地僻兵宜不至遂奉母夫人與羣從弟妹子壻居焉  
旣又念族人之無依慮其不免乃僻地結廬數十椽  
舍其不能自存者悉徙而居之上下及于指而君以  
一人拮据其間爲之籌畫生計勞瘁心力適松郡大  
疫凡自黃浦之南轉徙他地雖遠無能免者疫及君  
寓先陶夫人君朝夕扶持得無恙旣而妹壻與叔三  
山君相繼淪逝君不勝哀悼親護二喪衛冒兵刃歸  
葬其鄉復趣還吳興遂及于病竟以不起其可哀也  
已嗚呼世衰道喪人各私其身視同胞兄弟若塗之  
人矣一遇利害甚有父子不相顧者君乃合其族以



身任之間關險阻至劬瘁以死彼若人者聞之風  
有不知愧者乎君與人交推誠任真中無町畦見者  
莫不知愛雖其嫉邪矯俗之意確乎不拔而又不可  
為詭異可駭之行郡縣交際如常未嘗干以私或于  
法不便者則入言之性喜急人之難有急者往告之  
未嘗不應應之未嘗不盡力力盡而止平生不事積  
蓄即冠履裘袴之類亦無長物須俟其敝乃改爲之  
至于賑給貧乏如恐不及丙午歲郡大饑君出粟煮  
粥以食貧民里有殺者皆爲感動遠近扶杖極負  
而至賴以全活者數百人一日有同年之十人君

卷之八

七

正空乏也適鄉人褚某者以逋稅拘繫過其門君憐  
其窘甚即持與之有金者役督賦以貧弱逃去縣  
追逮及其親黨君曰吾亦其親也代之役役畢而金  
歸縣官不知也其疎財仗義類如此及君之歿無以  
爲斂踰月之後家人無以爲食欲歸郡城無以爲居  
則君之平生可知已君無他嗜好獨喜夾一遇勅  
敕至于寢食俱廢其入吳興也同郡徐舉化伯臣董  
太學子元亦俱至相與結社賦詩登高弔古憂時懷  
憤彼此唱酬時以寄予予讀之典雅悲壯有開元之  
遺音昔人謂詩窮乃益工殆信然所著不傳居其  
後詩文皆干卷輯 高麗聖政記二十四卷藏於家

行人王先生兩康墓志銘

喻望齡

先生王氏諱爾康字道安號性海居士其先泰和冠  
族也曾祖鄉民公以義師扞寇氛之祖贈主事東臯  
公始遷廬陵父諱育仁以進士爲涪州守先生生而  
淵默兒時常樂跏坐誦書纔十行人謂之癡十三居  
涪見圓覺經几上竊觀之父來問曰解否對曰解而  
道安實未曉文義徒娛弄帙中繪像耳父遽指經語  
詰曰試爲解之道安迫無以應良久覺腹中忽開如  
刀斧剗於是心慧頓明言論深奧父甚駭之退而計  
其內學繕修深觀若循里巷窺房赴闥沛乎其無滯  
歟錄 卷之八 七

卷之八

七

也夕常夢異境偉人其丈夫皆身佩光明世界爲金  
銀特見異書咸世所未覩也晨起尚憶之日所謂誦  
儒典數千言一歲中經史都徧辛卯領江西薦明  
年中會試乙榜時年二十六矣道安故王氏學子涪  
州公以都水郎使時生道安傳舍中其母李也嫡曾  
宜人遇之鵬收洗畢驅車輒行長讀書有餘容雖舉  
鄉書而李不免勞役之乙榜例授教職士非年壯連  
困躋者多不棄就道安少年以母故遂爲南城教諭  
奉李孺人以行人服其孝學徬招提有藏經道安官  
暇時往繙閱無遺者甲午應浙江聘分校禮經明年

成進士告還子無僮僕寄鄉人試免者舟以歸明年  
選授行人先後奉 冊周唐淮府復奉詔講論湖廣  
所至餽問一錢無所受好遊名山過輒留止嘗結廬  
焦山中習靜半歲始去道安初禮雲棲爲毗尼師持  
淨業甚篤復棲心宗要叅扣精猛忽與行幹折觸而  
有悟其使唐又得旨于松谷老人見既高即所守彌  
下其行履純密雖袖子中精苦者不逮亦間爲文詞  
伸紙輒就對客爽移時亦靡厭也夕嘗端坐至昧爽  
脅不沾席自言如彈指頃耳辛丑奉李孺人北來居  
數月復以使行曰吾不返矣折所持手板而去畢使  
廉徵錄 卷之八十一 王九

上疏謝病居招提中爲衆講起信論著起信疏記通  
梓行之無何瘍生左足病中講楞嚴不輟已持曾宜  
人服強起襄事於是道安始授產有田穀所分債券  
皆焚之卑蒞疾增劇右足復瘡瘡大如孟初病時道  
安于定中見脛骨盡黑曰此宿業也意不欲療然猶  
默戒吞藥酒進滋味以慰其母歎曰生死命也酒肉  
奚能爲子死爲後來鑒不愈于破戒生乎先沒數月  
陳尅期日時將歸女子曾氏其家請以仲冬道安曰  
至期予往矣爲更仲秋又捨田宅爲精廬卜日成券  
其友李子本請仲冬十日道安曰吾不待也易以朔

亡何謂子本曰初九日吾行矣是日果逝歛夕地震  
動屋瓦盡鳴道安王郵舍時涪州公見大比丘入門  
登堂軒然而來俄失之是夕本夢一僧從湧出覺  
而脫身故道安兒時人號之僧及居涪州公喪毀甚  
病足幾殆夢異僧授藥飲之而平後分試浙闈出居  
郎中患滯下夕數十起從者一人亦病逆旅人皆棄  
去飲食都絕俄有長比丘映立戶外腹以上出於戶  
持一盂從簾外與之受而飲湯也霍然而愈嘗登五  
臺見金浮圖高出雲表問左右無覩者羣時見羣緇  
遠家有頃曰天人至矣乃瞑鴻臚卿劉公言繇道安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王九

事知張安道蘇子瞻前身比丘之說皆不妄也當萬  
曆乙未予從黃庶子輝潘吏部洙偕爲會試同考官  
潘公懷二牘示予曰此一取一廢矣君以爲何若予  
曰君所廢其人佳士不可失也潘君曰然業旣裁定  
當奈何復以眎平倩平倩益振袂言君可憚百反耶  
吾二人助君爲請竟廢取者取廢者其人卽道安也  
後相從社中三人笑語往事曰豈亦多生香火因緣  
乎予嘗問道安入道奚功而可道安曰道無功也予  
曰無功何以進道道安曰無功之爲功至矣旣辭去  
一書從涿鹿來纔十數字曰直心易深心難有功之

功易無功之功難嗟乎道安蓋謂于寒淺拘滯而爲  
發藥與世之儒者多詆道安爲異學其嗜浮屠言者  
又目爲偏乘小機非最上圓頓之道惟同郡王奉常  
先生時愧詠稱其好學嗟乎顏氏既沒後世之好學  
有聞躬允蹈之若道安或鮮矣儒釋之名偏圓大小  
之辨吾烏能定之哉配劉孺人寧國知縣劉公女始  
道安止小樓日誦華嚴孺人夢大日輪懸樓上光采  
晃煜不可正視寤而言之道安爲言佛法大指欣然  
信受屏輦血清淨自居先道安三歲沒沒時殊了了  
也子銘玄葬道安某所自廬陵走二力來取銘銘曰

缺微錄

卷之八十一

三

先生邇來梨願卑金粟病士雙杯漁優氣鉢花詩一  
敷度生幾何還化初嗟世運濁人地恩談圓說聊  
自誣嘒啞癯穢誇天厨夢游清都身臭帑先生劫來  
斬秦蕪澄觀密行躬範模如投清珠淨潦滂手挾二  
龍歸昏衢羣生薄帖公何痛足如委土身空虛埋王  
下土友所吁銘詩告哀慰厥孤

參軍斷事高巍傳

高巍山西遼州人事母蕭至孝蕭老而瘠疾巍奉湯  
藥不懈母亡廬墓疏食三年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  
學十七年有司舉孝行詔旌其門尋授前軍都督府  
試左斷事十八年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  
田及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高廟深嘉納之  
後因斷事不稱上旨當罪以議賢謫戍貴州關索  
嶺建文初上疏陳情乞放歸田里許之既而遼州知  
州王欽應詔辟巍赴銓曹上書論政事借漢爲喻略  
曰昔漢高帝提三尺劍滅亡道秦大封同姓分王天  
下之半雖曰遠慮然卒遺文景以不治之痼疾賈誼  
所謂股大于腰指幾于股者也賴文帝寬厚含忍容  
之尚不免尺布斗粟之謫景帝之寬厚既已弗類孝  
文又輔以晁錯之深刻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向  
非命將得人民心輔漢則社稷危矣太祖皇帝之  
起與漢高同而神武過之法三代之公封建諸王必  
先形勢關陝百二山河昔人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其民悍勇西鄰吐蕃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  
襄裏山河地產良馬其民剛壯所謂山西出將者也  
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

與南冀州俱定保定順德廣平大名諸境所謂桑土之野坦平肥沃供賦之饒不言可知其北雖曰沙漠寒涼不毛然其地廣畜馬羊其人衣皮食肉馳射是務遼金殘元藉之而興故以燕府王之四川僻在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據之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充寧遼谷代慶肅之屬以次星列比諸古制雖分封過當然太祖聖意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谷府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繫紀綱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此我皇上所難處也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要于眾建諸侯而少其力

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真裁制諸侯之長策也其在於今蓋亦師其意勿行昆錯削奪之策而效其父偃惟恩之令命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于齊充吳楚湘潭齊充吳楚湘潭分王于秦晉燕蜀其餘比類皆然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饋問其賢如河間東平下詔褒賞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犯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修身齊家宣父明訓睦族和邦

帝堯盛德惟上覽察焉建文君奇其才會靖難兵起命從曹國公李景隆出師叅贊軍務魏復請使燕曉以禍福咸以親親之誼令其休兵歸藩以代朝廷數十萬之師遂遣往魏自稱國朝處士臣某再拜上書燕國大王殿下魏聞世之所謂大丈夫者蓋以其爲國家排難解紛上足以安宗社下足以安黎庶而無一毫微利干譽之心焉爾巍樗櫟之材遨遊山野經史自娛內有飽煖之樂外無攘奪之虞沐浴皇朝之恩厚且深矣巍雖無丈夫之才而有丈夫之志慕魯仲連之爲人喜與人排難解紛名世而不朽也

項我太祖高皇帝上賓聖天子遵遺制嗣大寶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莫不感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不知其何出今在朝諸臣文者智籌武者勇奮執言伏義以順討逆殆無不勝之理巍不忍兵連禍稔挺身開說以爲是纖芥之積忿而覆百萬之生靈豈仁智之爲哉巍有一策解隙以和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恩愈厚乃天下萬世之幸也巍所以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蓋夙許太祖以殞首結草之報豈它有求哉昔周公遭流言居

東土以俟成王之悟大王誠解護衛甲兵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大王寧不比隆于周公乎慮不及此遂檄遠邇大興甲兵彊疆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爲殷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伯七國以誅晁錯爲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一旦奸雄豪傑鳩集亡賴因時乘隙率衆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雖易若建瓴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畿關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馬大王將士殆亦疲矣况朝廷以天下無

蘇敬錄

卷之八十一

主事

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况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于殿下乎巍每念大皇帝室最近之親何至如此未嘗不灑泣流涕也若大王信巍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捨千乘之尊捐一國之富恃小勝忘大義以寡敵衆爲僥倖不可成之悖事巍不知孰優也况大喪未終毒興師旅其與泰伯夷齊求仁讓國之義不大徑庭已乎雖大王

有清夷朝廷之心天下不無慕奉嫡統之議幸而事成固中大王之計萬世公論以大王爲何如倘有蹉跌午斯時也追復懇欵之愚其可得歟願大王熟思而審處焉書達不報巍又復上書假周公引詩書反復數千言未云今太王論親最長論行最賢我朝之周公也當流言之謫亦如周公有頑膚之遜無驕悖之形內輔朝廷外屏夷狄則周公不得專美于前矣惟我高皇聖同文王高后慈同后妃今大王才美同周公輔我天子守成同成王我朝基業同周室豈不盛哉巍白髮書生蜉蝣微命生死不懼久蒙

蘇敬錄

卷之八十一

主事

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孝行巍竊自負既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孝親至願也如果賜死獲見太祖在天之靈巍亦有以藉口矣書再上不報已而南軍大敗巍從景隆收潰卒退保德州尋復集衆戰白溝河大敗巍於是南奔道遇鐵鉉于臨邑相持勦哭共矢効死遂趨濟南守城拒退北兵巍賦志喜有曰至濟南而被圍思張巡之忠堅幸遇知己之鐵鉉更從英輩以雲聰若徐將軍之赴趙盛統兵之桓桓念憲高公之糾謾大衆米公之周旋掠陣張柳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校之

論議斯文玉膏構之勉旃眾資羣策竭力保全盛統  
兵者盛庸也餘不可考矣京城破魏繼死驛舍又有  
而不危者同時死義勇宜戍南海衛或曰不危魏字  
也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事

錦太衛經歷贈光祿寺少卿沈公鎮墓志

王世貞

當先皇帝已酉庚戌間余守尚書刑部郎而沈公  
由清豐令入爲錦太衛經歷數從故尚寶張遜業飲  
沈公少飲輒醉醉則擊缶鳴呼誦出師二表赤壁賦  
已慷慨曼聲長嘯泣數行下余私心慕異之而亡何  
虜闌入塞都門不啟天子坐西廡宮憂之亡所出  
會虜獲我中貴人爲嬖書附以進曰予我帝延貢即  
解圍不者歲一髮而郭時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大  
臣以御朝請而天子下其書大宗伯會文武羣臣  
計即于貢弗予孰便甫就計國子司業趙先生貞吉  
曰虜所謂貢者已耶彼傳城而軍我城下盟耳竊以  
爲天子御奉天門出內帑饗士釋言者旌功臣虜  
固當自退而檢討毛先生起嘯嘯言吾姑寬虜以予  
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先生延叱之爭之堅而沈  
公復爲申趙理剗刺不休太宰夏公恠而問曰若何  
小吏也沈公目攝之曰大吏崇弗言故小吏言明恠  
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而華亭公  
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天子出視朝有所誅進  
矣當是時沈公氣甚壯縱力吞虜幾得以身當一面

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  
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墮歸必大勝  
聞罷蓋是時相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  
報而見事急則若爲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常事  
臣迫誅益入昧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賂價暴  
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于是沈公飲張丞所泣歎  
曰詩不云乎欽欽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其是  
違謀之不臧則其是依已矣公所信吾謀矣吾即不  
知而苞苴日蠅然過我而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  
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子翼虎社鼠誤國大計請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三九

廖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公所異同宜從坐詔以公  
昔歲誼譚亡人臣禮今復誣詆大臣自爲名廷榜之  
數十謫田塞外而先是趙先生亦坐他法謫斥矣沈  
公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賈  
某者傍睨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徒  
家而家沈公公始有居矣里長老問知沈公狀咸大  
喜助薪粢而遣其子弟來從學公稍與語忠義大節  
則又大喜而塞外人懃爭爲公言相嵩以快公公亦  
大喜日相與言嵩父子以爲常至爲僞人三象唐相  
林市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衛之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四

歷金紹魯指揮羅鎧走嵩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  
上擊劒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  
即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曰有之竊陰  
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還爲光祿少卿而御史  
路楷來楷又嵩客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  
得我除吾瘍事成太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筭捕  
諸白蓮教通虜者竄公名籍中以謀反聞而前大帥  
時理兵部無異取中旨廖公籍其家而予順一子錦  
衣千戶楷候遷五品卿寺順猶快快曰承相負我薄  
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公二子杖殺之而移

檄越速公長子諸生裏至則日掠治困急且危會給  
與中吳君時水上疏論順愾國大罪上怒相嵩  
不及爲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愾而裏得釋居久之  
相嵩敗世蕃殊死御史維新復論順愾罪而後爲裏理  
還其諸生今皇帝初詔褒言事者沈公寬始太白  
贈光祿少卿賜祭錄一子太學裏用諸生久次膺貢  
上春官伏闕上書相言總督順巡按搢殺人姦黨狀  
而給事暗亮瓚相繼以封事請詔可捕順愾司寇獄  
論抵罪始沈公少而讀書有異質從故王伯安先生  
游先生一再與語即奇之曰生千里才也辛卯舉鄉  
試又七年成進士爲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強衛赤  
子爲急用伉俪忤御史得調在平以父憂歸服除補  
清豐令愈自刻苦有惠愛聲故錦衣陣陸炳聞而賢  
之請吏部得公爲經歷至則與鈞禮不敢以分加公  
公愈益發舒嘗從世蕃酒所世蕃虐所狎客給事飲  
非其任強灌之公卽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當虜  
掠近郊時都門閉公急謂陸公勿閉門閉門予敵民  
矣陸公爲言於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公  
既謫保安而屬歲大侵傾橐裝作粥粥饑者收百里  
內散賈地而瘞之其人率而相爲祠生祀公公於詩

廉徵錄

卷之八十一

四十一

廉徵錄

卷之八十一

四十一

文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盡削其牢慙憤激之氣  
往往多楚聲竟以是獲禍其傳者十不能一二人讀  
而憐之沈公諱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山人其地以丁  
巳之十月十七日距其生丁卯得年五十有一父處  
士公璧母俞夫人娶於徐有丈夫子四長卽裏次衰  
次裏卽死於公難者也最少子襄以稱免襄旣白報  
公營推太學恩褒而身之金陵謁吳君表其墓已復  
之吳興謁不佞某誌而銘之以慰公嗚呼公有子矣



焦大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二目錄

直隸

布政

張鼎

參議

成璫

副使

吳彤

僉事

湯宗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二目錄

知府

廖謨

余瓚

劉博

王之士

通判

于訓

知州

蕭深

知縣

田濟

康厚

翁相

茅坤

十一

向村

章純

段身

姜湧

典史

周縉

訓導

趙鼎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二目錄

知府

廖謨

余瓚

劉博

王之士

通判

于訓

知州

蕭深

知縣

甄鐸

王翊

唐音

劉昂

十二

梓行

直隸

布政

北平左布政張昂傳

張昂山西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材累官戶部侍郎特齊藩不法建議親藩所在擇朝臣威望素著者鎮之以爲北平左布政使靖難兵起昂爲飛章奏聞吏李友直竊其素以獻成祖持以示護衛指揮張玉朱能遂令帥護衛勇士八百人入城守衛昂與都指揮謝貴督軍環甲執兵飛矢入王城四面鼓噪震動城獻徵錄卷之八十二

內上復令朱能等以計擒昂貴夜奪九門乃下令安集城中親詰昂不屈遂斬之及上卽位族其家口十四人旣而夢昂披髮爲厲命出其屍焚棄仍逮姻黨數十家請戍邊郡宣德初釋之

北平布政司叅議成璉傳

成璉揚州興化人洪武中山國子生授代州學正徵諸生有規矩以薦降賊知州爲政清肅蔚臨邊境璉與守將協力修邊備民賴以安上起義之初璉率壯士來謁賜白金百兩命還守蔚州璉復招邊卒勇敢者得二千人以進上嘉之俾典兵餉仍協力守城多著勞勩上卽位命爲叅議將大用之至是卒遣官致祭贈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賜其家白金五十兩綵幣八表裏鈔百六十錠官其長子傑爲行人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二

二

北平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吳君彤墓誌銘

宋濂

君諱彤字文明姓吳氏世爲臨川人穎異越常流從  
虞學士集危左丞素學二公深相器重應書鄉閭弗  
獲選去補江西行省理問所令史益種學績文不倦  
夜以繼日遂擢至正丁亥進士第授贛州路錄事階  
將仕郎時郡守貳皆朝廷重臣苛察見淵魚僚屬重  
足立莫敢仰視君以事至府數與之抗辯氣凜凜不  
回撓初甚怒罵已而反賢之贛俗泥堪輿家說有踰  
半世不葬其親者君召父老論之曲盡倫理不兩月

錄事

卷之八十二

王

間葬者以千數民家二女學浮屠法揚言儵然坐脫  
無知氓競奔湊之君坐以左道上官持不可君謂其  
母曰吾聞坐逝者必焚其身以收舍利約以明日行  
火母亟來謝曰女幸生矣人告妻弟奪其金條脫者  
絕無左驗君陽令中析之告者欣然謝去妻之弟獨  
灑泣不輟乃杖告者而與泣者聚以爲神朱甲與湯  
乙仇抵爲盜自刺妻實之官捕湯煅治竟誣伏君察  
其色有寃以計給朱妻出所刺刀其血猶在遂縱湯  
而罪朱劉漢衛李敬甫無以快其忿搆其盜攘已背  
君得其情往白守怒令易辭君不從更以它吏成案

戮李於市常刑之日雷震守廳事吏尋爲厲所困自  
刎死郡兵暴橫虐諸民君每直之守寢不悅民怨羣  
起而逐之因擁君爲守君曰擅廢置二千石者族汝  
曹聽我言當迎守還不然吾決不從汝族也衆皆潰  
去越翼日復聚城外鼓譟焚廬舍爲亂心請守出共  
帥壯丁趨火獲造謀者梟其首餘寘不問一郡帖帖  
時營國公火你赤出鎮江西三品以下得專封拜署  
君爲郡治中至正戊戌僞漢兵圍城踰三月君調度  
供億無闕及勢威慷慨自誓躍馬欲觸鬪民爭擁不  
得前城陷僞漢奇其才令軍中有生獲吳治中子百

錄事

卷之八十二

四

金君被執命釋而官之竟以謀脫歸臨川逕匿崑崙  
日以奉母爲樂若將終身焉郡旣入職方守臣侯至  
善力薦起之乙巳秋七月拜國子博士成均初設其  
建立規制及銓選祠祭之事君皆與聞贊決者甚衆  
丙午春正月轉同知嚴州府事浙江猶未下曹國公  
李文忠方議征進君轉輸軍餉至軍前公以能稱之  
吳元年丁未召還南京與禁林諸老共議卽位郊祀  
儀注洪武戊申春正月擢僉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  
事階奉議大夫三月至官分部荆襄上疏言五事錄  
降諸處印沙汰荊州湖泊官省武昌等處批驗所復

荆峽二州田額均石首公安江陵三縣水夫科由秋  
七月又上疏言興學置安陸驛傳輪役遞運船及給  
鑄錢諸物價等事 上皆從之己酉秋九月改食山  
東提刑按察司事庚戌夏四月以東昌土曠人稀請  
省山平清平夏津朝城館陶觀城范七縣秋七月起  
祥中順大夫北平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薦剡人才  
唯恐失之兩考北平鄉試得士爲尤多癸丑春三月  
有遠京值疾作而終享年五十有七

歲次

卷之六十五

五

大名兵備按察司副使虎門茅公坤墓志銘

朱廣

嘉隆間當國運文明之盛名家輩出歸安茅公以古  
文辭主盟海內世所稱鹿門先生者也余少時得公  
文章讀之意爲古作者已於北闕得公仲子國縉因  
習公爲古才吏萬曆辛丑公春秋九十公馳鹿門歌  
爲公壽公手書相倡和矯如也而是年十一月壬戌  
公竟長逝矣公名坤字順甫其先居埭谿鳳皇山元  
末有名麓者爲池州路總管去而隱於沼筏徙家華  
谿輒其名爲千三公歿里人尸祝之今茅社神是也  
一 再傳而生孟麟孟麟生剛剛生珪珪生公父南谿  
公遷南谿公好施予人有緩急不惜傾困振之制負  
郭田百以贍族之貧者其行事類鄭公業六母李舉  
子三公其仲也始生而南谿公聞若辟歷聲者震而  
投於床竊異之時爲正德壬申七月某日公姿神韶  
美性警穎日誦千言年十六補邑諸生自其爲諸生  
耽耽有馳騁千古之思抱卷伊吾盡丙夜不少輟甲  
午舉於鄉又三年舉進士時 肅皇帝方崇時祠執  
政羅天下文士以供祝釐意燭公公慨然吾何能辱  
三寸管作相君私人耶執政銜之謁選得青陽令青

陽俗器而善訟公錄諸上官所下訟牒千餘上其狀得一切罷遣已按收其邑之豪而黜者數人民以加額餘兩月丁父艱歸母亦繼歿廬喪毀悴骨立服除補丹徒令時江南旱饑徐沛間歲稍稍登而多閉糴穀價翔踴公移檄諸司曰轉糴者譬人一身血脈也一不通則閼血爲患矣五霸猶恥之而况四海一家乎辭多剴切得弛禁於是搜庫金五千兩并導富民出貲收糴於稔鄉歸而出糴踴者平矣又議於蠲之外多請折折於上供無損而得留諸漕粟以賑貧民且省耗費三之二也丹徒田枕山與江者半山田賦徵錄 卷之六十一 七 漫山錄

亢災甚公酌其蠲與折及他所減省悉歸山田民以少甦其賑也則以單騎行縣隨宜布畫大略似富韓公趙閱道事賴以全活者萬八千戶每一條上臺使者輒采而頒之他郡邑若功令云語在姜宗伯荒政記已召爲儀部郎亡何徙司勳時公負天下重名都人士亡弗延頸內交公而生平所齟齬者不能無修郤遂謫判廣平以去廣平古趙地有悲歌感慨之風公以其牢騷不平一發於文章沈鬱頓挫若河津呂梁觸石而走萬里自昔三閭兩司馬之流往往出於窮愁而文乃益工不虛耳戊申遷南駕部郎卒徙儀

部無何僉廣西憲事廣西俗悍而府江部語險古田夷巢鬼子等若鷲甚時出嚙嚙殺其令朝議大征督府應公檄聞公才檄署府江道屬以兵公策之曰大征非兵十萬不可餉稱之今檄徵諸路倖不可集而賊已走險爲憊矣計莫若聽刺者如鴈之搏兔然伏於無形倏入而殲其魁他部落必懼而謀自完此便計也應公曰善於是簡部兵五千人第爲上中下而差其餼時時椎牛饗士團射角技四出遠獵以爲常賊玩而懈而我兵爭願一戰於是復募死士携善繪者以藥筆潛圖其山川而聚沙指畫賊在公目中矣乃分所部兵爲七道度道里遠近後先發約同日抵鬼子砦而所過道輒幟而榜曰軍門進千萬兵討某砦之殺陽朔令者他若毋動動則移兵先滅之我師實不過五千諸夷見旗幟彌山谷且林於榜皆蟻伏無敢動連破十七砦擒斬百五十人是日公坐府江帳中令曰捷音至卽鳴鼓左右皆愕視佯曰諾少選而報鬼子若捷者三矣蓋公以鴈刺行入征之法密定期會不爽晷刻而左右固不識也捷聞天子加應公大司馬晉公魯二級民爲立祠並祀之語在王司寇陽朔紀事嗟乎治爲吏最戰爲兵

雄公獨文士乎哉癸丑遷大名兵備副使倣古偏箱  
車法作車五百兩以禦虜衝管提兵戍倒馬關制府  
陽公博視其營壘歎爲奇才待疏薦於朝而生平所  
齟齬者竟諷部使毛舉公細事奪其官以歸而黃冠  
之夢踐矣蓋公初下車夢若黃冠者從雲中招搖相  
和而歌白雲蓋其兆焉歸而作島人傳三益先生傳  
以見志海夷之訐東南也大中丞胡公宗憲雅知公  
善兵多所咨訪蕩平之績公有力焉以故胡公遇之  
最厚而公舍中奴因狐假里中里中人聚而譁直指  
廳公尚鵬遂收二三奴寘之法詞頗連公公實不知  
也微錄 卷之八十二 九  
也已而歎曰愛我者疾惡我者藥石我善胡公而毀  
於龐公殆近是哉其服善如此公於書無所不讀於  
文嗜焉班歆蘇人爲詮文品藻而所自撰結不爭奇  
於字句間今讀所著白華樓藏稿玉芝山房稿耄年  
稿率雄渾浩蕩真古今鉅麗之觀也文章名滿天下  
鄉曲小學無不知有鹿門先生勾其殘膏足雄視儕  
輩咳唾散落皆生羽毛海內攻文之彥無不收聲定  
價於公戶屢常滿而公復慷慨重義師若友歿皆厚  
撫其子孫貧賤之交卹之終身不倦而于宗盟尤篤  
公之族待公而舉火若昏喪者歲無慮千指棲苦雪

上垂五十年名園一區日與客觴詠其中三三六橋  
歲一覽眺以余所聞諸先進林泉之樂未有如公久  
者也公平生所當升沈譽譽及一切文字應酬無虛  
日似皆足以損神滑和然其真愈完而躋上壽以終  
將不爲異人也與哉

北平按察司僉事湯宗傳

湯宗未詳何許人爲北平按察僉事上言北平按察使陳瑛密受王府金錢有異謀逮瑛謫廣西靖難後召瑛還窮治建文諸臣多坐夷滅恨宗尤甚捕至宗死之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十一

河間守廖君謨墓碑

王直

廖氏故泰和儒家君曾祖自強先生元臨江教授以文名當時祖叔章不仕父潛仲海康教諭皆有學行君其次子也諱謨字文績幼讀書穎悟過人學成取進士選爲翰林庶吉士聲譽日起以外艱去服除授潁上令爲民去弊興利民甚德君太宗皇帝征沙漠君督餽餉時事有違誤者以軍法論君能得民心獨不勞而事集丁內艱改長沙令長沙令賦繁役重民苦之君撫循勞來出於至誠遇事必思所以利民者長沙交廣要衝方南征時諸中貴人及大臣要官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十一 經略其地與夫輸送之往來者日相接於途君承上撫下曲盡其宜民賴以不擾旱則躬禱雨應邑有虎爲害民設機穽不能止君禱於神虎爲之屏跡士大夫歌頌焉秩滿陞刑部主事明慎折獄尚書魏公嘉獎之舉爲福建按察僉事闕去京遠且富饒爲吏者多不檢君獨持風裁衆稍畏戢然亦思中傷之及捧表來京師道建安遇雨買雨具令慢君君笞辱之反誣君損直縣人有爲達官者惡君辱其令左右之左遷君河間同知君持已治民一如爲令時吏畏其公民懷其惠守缺僚屬奏願君爲守民伏闕請者亦

數千詔從之治河間凡八年人親黨之如父母正統  
戊辰八月卒於官年五十六予少時又與君之先考  
敬齋先生同遊鄉校最相好見君幼時聰敏英發最  
奇君及君廷對予讀卷殿廡得所賦策而進之君在  
高等選入翰林學古爲文其才思湧出千百言可立  
就見義勇爲不擇利害爲趨舍爲守令治績皆無愧  
於古人其賢如此而不至高壽以卒惜哉

真定府知府田公濟傳

田濟陝西麟遊人成化六年由進士守大名改守真  
定下車初裁吏弊治民隱興學勸士鋤強扶弱明年  
夏秋瘟疫交作遂施藥以療疾苦死無依及屍暴露  
者給棺瘞之歲災荒斗粟百錢餓殍盈途濟不待上  
報開倉賑濟分糴官粟三萬餘石募其市價每米一  
斗銀五分絕多糴販糴之徒又巡歷州縣賑過糴米  
二十七萬有奇全活者不可勝數性剛直不屈勢要  
定國公弟徐永宜殺佃民濟卽奏聞問擬充軍平山  
民常清武強民解琪等十數人被誣強盜獄成至卽  
獻教錄  
卷之八十二  
十四  
釋之其軍衛詞訟剖折均平不待拘執而自來成化  
六七年間旱澇相仍會禮部派豬羊鷄鵝皮張等項  
以十分爲率乃具奏減免五分永爲定例戶部派豆  
萬石設法措銀九十餘兩差人納之及八年九年饑  
饉薦臻將戶口食鹽糧鈔具奏折收米豆存留各驛  
支用又因站牛載運貢物不前累及小民乃奏以驢  
代之甚爲民便曲陽產有缸礪土歲起車搬運赴京  
民不勝勞奏令各站轉運以蘇民困本府該買馬三  
千二百餘匹奏准通行各處俱免數萬餘匹蒞政八  
年境內大治民賴以寧



真定府知府余瓚傳

石在

余瓚字宗鎮京都人也舉進士爲戶部主事員外郎擢真定知府先是邢簡爲真定竟平愛民號爲不煩田濟亦簡重持大體瓚繼之政尚嚴明洞見吏事刑敵毅然振作議均徭法定爲九則上出庸錢一兩中十之四五下什之一州縣注諸籍歲有所用則稽閱取之民以爲便吏有貪緣爲姦者輒逮捕以故無敢撓法又奏定馬政條格纖悉備具大約以寬民力不廢公家爲指每行州縣必進諸生於庭問民間疾苦或時較藝獎進人材士民大感悅郡中稱治然性簡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二

十五

伉不能規規下人每候行郡御史裁再拜而已以故譏毀者多言其擢才他日御史劉某者當按真定意欲屈之甫至境上得知府投牒人使或未發封輒持小過咎辱之因以竦瓚聞之個儻大笑曰是將噪我不置瓚獨非夫哉會劉御史適留其僚王某者同泛舟大陸澤飲宴爲樂迺移文論之曰寧晉地瘠民寡比歲旱蝗二公亦各奉命有公事池上之飲淹留彌旬供張之具不無損於民者幸量移一邑時二人方坐廳事聞有府使至發書相顧大駭王本河東巡鹽御史也卽驅傳去劉愈大恨之然不能害也自是

上司益復設疑卒與後至使者柯忠構許移知黃州府未至道卒瓚美姿神善持論遇事侃侃無所屈真定當西南輻輳威宦貴人過者公儼之外私饋不行州縣亦倚以爲重率放而行之民大省旣被謫後至言治者遂有白地等錢視瓚舊法增利數倍他徭役日益繁閭閻委巷之間咸歌謳興思吏不少顧姦賄蝟集聚斂股削不可復制矣瓚沒後數年西北用兵大司馬馬公每稱其才可任重託會問各郡儲粟惟真定至數萬石視他郡爲多復言之朝加封爵云贊曰都下多四方賓客名卿鉅人士生其間聞兄自博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二

十六

往往有渙淳闕衍之意然五方俗雜侈汰相矜修姱踰嬗波委成習故登仕籍者咸不能吏事敗賊觸閭者時有之若余真定之雄才偉識吏道精敏復緣以儒接踵趙張可謂不係於類哉至其脾脫一世寧折不撓則亦不免漸燕趙之故風與

順德知府康公厚傳

李濂

康公厚字本淳河南祥符世家也。大父榮永樂戊子鄉舉。仕爲荆府紀善。父信號默菴。景泰丙子鄉舉。歷興安定平陰陽城教事。世以儒爲業。默菴庭訓素嚴。公甫齡卽令誦小學。習幼儀。稍長日課其文字。親爲改竄。由是業大進。迨弱冠領成化甲午鄉薦。登戊戌進士第。授丹陽尹。時父已致仕里居。乃迎父就養。父日訓以守官字民之要。公服行惟謹。在任凡四年。以寬平見。旌擢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出按江西九江直隸鳳陽諸郡。監督商稅軍儲風裁峻整。所至肅然。秩數錄

卷之八十二

十七

會蒙恩受勅命。推封父母。弘治戊申父卒。守制還服。期復除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乙卯監應天鄉試。公察知弊端。綜覈嚴密。而夙弊一清。是科得人爲盛。在南臺前後八年。著清白之聲。丙辰。徵薦擢知浙江之溫州府。溫僻在海壖。軍民雜居。號難治。公蒞以清簡。郡人安之。又更張蠹民者十餘事。人皆稱便。公爲政雖尚寬恕。及臨利害則毅然不可奪。故溫之三衛二十三所素恃。伍籍黠悍。皆畏憚。斂戢公構戲綵堂於官邸。迎養母孺人。卒去任。百姓遮道留公號泣。羅拜。庚申服闋。改除直隸順德府知府。時公父母俱逝。

乃迎伯兄於官邸。祿養鄉人賢之。順德故節要郡。歲戶饑民多流徙。公極力賑卹。存活者甚衆。大理寺丞海陽吳公以督理賑事至。乃歎曰。賢哉守乎。真無愧古循吏。觀風使者累薦公。可大受。癸亥奏績。銓曹書上考。當遷。公引疾乞骸骨。不允。還郡。復上章懇辭。允之。正德改元。詔以禮致仕者進階一級。公應詔進。亞中大夫。築晚節亭於後園。莖花竹與里中諸耆舊招邀飲宴。以樂太平。庚午病卒。年止五十有六。

歲徵錄

卷之八十二

十八

論曰。漢宣帝有言。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怨歎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郡守不得其人。則民生何由遂。天下何由理。耶。康太守爲縣尹四年。爲御史八年。蹟業彰聞已久。始得擢守。二人郡是故。在郡則民懷去。則民思之。余自釋褐往來京師。必道順德。而順德之人至今談說其惠政。不休。嗣余宦浙東。每遇溫州士大夫。又往往稱其守已愛民之實。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康太守之謂也。

順德知府劉君溥墓志銘

毛澄

新城劉君潤民以正德戊寅三月卒於家君諱溥潤民其字別號博菴自幼聰穎邑庠丁祭陳俎豆輒欣然往觀之一日祀先從尊行後儼若神之歆於上者其不凡類此既長游鄉校讀書數過輒成誦歲饑父致粟數百里外君忽心動亟往迎之中途父果疾遂扶以歸年十七入縣學成化癸卯中山東鄉試弘治丙辰登進士第授永寧知縣教民耕作租調日裕舊有礦盜設禁防之盜用哀息永寧地僻士少知學君立條約率之趨業邑有程子書院久廢君曰此大儒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二

十九

講道之所庸可泯耶遂更新之於是士習漸勵有名列賢書者矣越二年遭母喪去任民遮道泣送之服闋復除藁城縣政化大行豪猾屏迹有夜殺人者誣爲仇家擊石斃之久而未白君廉得其狀令其人試擊之弗中君曰汝畫擊弗中彼夜擊反中耶犯者驚服邑人德之至畫像以祀嘗勸寧晉皇莊直其地與民主者賄之不聽卒致誣奏被譴而氣弗少挫修紫荆關隘成當道薦之尋以考取賜勅褒嘉正德丙寅召入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出按南畿屬吏有犯率親鞠之黜貪婪數十人至有望風遁去者地方災奉命

從宜行事君乃薄輸納均貿能借周於富室饑者給

館粥病者予醫藥子女鬻棄者令有力收字之全活

無慮萬人死則爲義塚瘞之後人爲立石以識遺愛

災傷之地或躬自存視有父老數輩迎拜道左曰憲

臣蒞鄉村閭災前未之聞也因相與致祝而去行臺

一樓相傳有祟不敢居君曰邪豈能干正乎乃寢息

其上竟無他庚午奏討逆瑾黨與不法事稱旨明年

奉供事南郊連蒙金幣之賜未幾陞順德知府適巨

盜流劫邑君設法嚴爲之備果獲首功總制陸公

薦其才賞以幣河決黃陵岡撫臣檄取役夫八千君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二

二十

曰兵荒之餘戶消民困何以堪之欲減其半撫臣怒極言劾之遂罷歸築亭塾側扁曰興思歲時瞻掃以志風木之感忌日雖疾猶強起過悲疾劇不起距生大順丁丑三月十九日春秋六十有二爲人襟度坦夷與物無忤好激勵後進聞人有善必錄之尤厚故舊貧不能葬者恒助之或稱貸不責其償弟澤及從兄實子女皆爲之娶嫁居處服食一視之不少異鄉人以爲難居官惟以守已愛民爲主所至問民疾苦盡心於事晚年雖未究其用然稽諸平生操履亦可無愧矣

廣平太守翁公相墓表

茅坤

予同年友廣平太守翁公讀古今墓銘恥世之能言者不中古銘法往往多與以非其實於是倣晉陶彭澤自爲銘按其所書特系世里與所生及第進士累官二千石之年次而已而公之所自好與其自及以信於世之賢人君子而聞於身之後者公皆不以及也病且革予過臨哭其子禹典手公所自爲銘伏地而慟曰先大夫所自銘而以屬禹典鑲石而納諸墓者如此然先大夫多高誼恐不可遽同墓草零落而平生所知厚惟公獨無言紀次先大夫之槩表之

蘇徵錄

卷之八十二

十一

於其阡以爲閭里勸乎予唯唯公名相字輔卿一字長卿家錢塘之鐵冶嶺下號冶山公之少爲邑弟子也與許方伯爲綰帶交時許方伯甫弱冠以善屬文聲吳越間公獨引六經之深相與醞釀而折衷之已而與予同舉進士省囚書郎署中公時時引故所規納許公者規納予時海內譽望之士聚京師互相推輓以驟顯當世公獨矍然衣不勝言不以出口者也然與予所私相砥礪皆世之所訕以爲迂甚且疾視而惟於古之道或近之者故兩人亦遂爲綰帶交公授虞衡司主事典節慎庫節慎庫者所掌 天子少

府水衡之藏而出納之者也歲數百千萬公謹以臨之大司空書其最以聞滿秩封父浩爲虞衡司主事及其母宜人猶以父母衰且老有他兄弟不得例歸養迺上書乞南曹改南刑部郎中於是迎虞衡公及其母宜人以養出則省獄囚治文書入則偃僕問膳視寢恂恂如也諸郎署聞之私擬公近萬石家長少亦不言而化者未衆封虞衡公及母宜人如其官以宜人喪來歸繼守虞衡公喪服闋再除刑部郎中已而出守廣平廣平屬畿以內股肱郡按故事畿以內無藩臬監司之轄郡二千石出入輒得陳兵轅

蘇徵錄

卷之八十二

十一

羽葆鼓吹導騎士儀衛甚尊寵縣厨稍稍不給公獨屏去數單車行縣所刻已務省約多類此郡故多盜或白晝劫刑獄殺略吏民益李邦珍遺孽也公擒一二酋帥餘悉下教原之盜遂平時歲侵河北諸郡饑甚公不及以儆聞輒開倉放賑郡以流亡全活者數萬人頃之御史視郡頗法坐他郡稍後者公免冠頓首請曰民以不饑廣平似稍稱或勝他郡即朝爲專制相且首罪矣於是諸郡得無坐而御史呼公爲長者當是時公之治行冠河北而中丞御史及他巡行使者所書公之最以聞於 天子者十餘上公病

甚三上疏免官來歸時年五十有四歸輒閉戶諷  
氏書以朝夕雖閭里宴會不赴也家屬郡縣垣公於  
郡縣大夫始下車及首歲一傳刺而已履跡不以入  
於其庭也他藩臬諸司來或傳刺入視公亦輒引疾  
不出明日特轉相傳刺亦終不見甚且藩臬滿秩徙  
官去猶不聞郡中故二千石某氏名者嗚呼公之守  
郎署似直塞侯守二千石似汲淮揚孝父母友兄弟  
寡賓客不務聲名似漢獨行此皆公之較然章章者  
古所稱質行君子是也竊按古銘法公也生聞道矣  
沒則祠於其所臨官與其鄉之社可以無愧於其銘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二 三

惜也公務自匿不欲令世之能言者藻畫其行以銘  
而予也卒以公所自信與信於世之賢人君子書而  
錄之於墓之左者如此

直隸河間府知府王公之士墓志銘

于慎行

公王氏諱之士字吉甫自號少菴其先瑯琊裔也世  
居青城鎮六世祖賁徙家鄒平官大同府同知高祖  
璟隱德弗耀曾祖晟爲博士諸生大父黃山公誥以  
明經爲鄆陵教諭父復菴公陽爲諸生後以公貴贈  
中順大夫廬州府知府母孫封太恭人舉公一子兒  
時老成敏慧大父奇之携至鄆陵延名師授經文業  
日進趙公孔昭爲鄆陵令大見器許歸補諸生爲學  
使吳公維嶽所知選肄湖南書院益有名隆慶丁卯  
舉山東省試戊辰登進士高第選潁州知州撫綏振  
飭威惠流聞治行爲江北第一滿考擢南京戶部員  
外郎奏績謁告視親出補故官遷寧國知府以外艱  
歸服闋補廬州聲施益振三年奏最再受策書計且  
遷官而操江中丞忽用忌者與列公爾臺不與聞也  
公用歸臥不出久之長安諸公趣詣闕補保定府同  
知會河間缺守按臺徐侍御奏公故二千石任治煩  
劇擢守河間居一歲河間大治而念母大恭人年高  
謀欲歸養撫臺宋中丞惜之留不爲奏壬辰大計復  
被蜚語中傷得旨聽調當事亦不知所出公得遂

始圖歸視甘旨若將終身乃無何不豫矣悲哉公  
人性資坦夷色笑可親推誠接物不設城府而事有  
操持奉法循理屹不可奪數牧大郡用廉明敏慎所  
至見稱釐革興建皆有可紀頡有軍尉其橫恣不法  
士民重足畏之公廉其罪狀論報直指收案致法郡  
中震栗廬江界部有盜嘯聚至數百千人勢且不制  
公發兵傳檄深入其阻盜遂解郡境以安河間直兩  
京道上日有過客公一切罷絕宴餽務爲節約卽故  
人所厚但以卮酒往勞不煩公帑河間城東南地滲  
雨水流潦方舟而陸前守錢公橋於其南惟城東朱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二 五  
及爲植公復爲五橋於東連亘六里民不病涉也別  
駕治粟以羨金奉固郤者三固進者三不忍其愧也  
受而屬之主藏適有平糴之役取諸庾而賦焉其廉  
而不刻如此河間民婦趙年十六無故而死公手其  
牒心動如聞有嗚咽聲亟使廉之則姑與少年通因  
緣謀趙趙斷指自誓窘之百方益罵不從姑介少年  
並箠之斃焉遂具成其獄而旌趙之烈郡稱神明矣  
所至興學右文薦士類恩禮甚備其所甄獎多成梓  
名然公爲吏以質行自任不飾名迹又好以繩法操  
下聽讞比無所阿私故常爲僚吏所憚屢見中傷出

入二十餘年官不過牧伯談者惜之居鄉尤有恩施  
常奉子錢千緡聞里中大饑遺書伯子盡折其券門  
外貨肆有挾肩而覺者實無所得也公慨然曰彼貧  
耳倉卒妄意室中操空質而對吏使終身不比於人  
吾不忍也亟命釋之先大夫言氏之裔貧而質其墓  
石止之不聽給其值而宥之曰此非君家所有不得  
他需其惠愛皆類此

直隸順德府通判于先生訓墓志銘

藍田

于先生諱訓字文敬萊陽人也嘗令無極者七年後去而倅於順德無極爲之立生祠曰昭德倅順德有三年後致其事而歸順德爲之立生祠曰遺愛先生嘗自言我東海于公之苗裔也于公多陰德郡中爲之立生祠曰于公祠嗚呼先生可謂有祖風矣先生生於正統甲子享年八十有八嘉靖辛卯卒先生早爲學官諸生嗜學而文卽弗與諸生羣諸生亦自以爲弗及顧屢屈於場屋乃以貢爲太學生後試銓曹授知連城值考喪不赴又值妣喪時先生年幾六十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二

二十七

哀毀逾禮幾死者屢矣縣令欲旌之泣而辭曰我未能子也後改無極而無極故稱多豪家不法先生召其父老集庭下語之曰若民也奈何不法乃布誠申約陳說分義言辭懇到皆感動泣下自是罔敢不奉法李某者以武斷稱刃其從父大言曰吾以千金賄令吾無慮矣先生履堅秉貞閔節不得通捕之益急乃自縊而死學官曰敝先生曰淫祠可毀而用也乃輦其木石於公拓而大之禮殿講堂齋廡庖室輪奐之美甲諸恒山風教勃興矣濬泥河溢而決漂沒州舍以萬數巡撫徵六部吏卒治其隄防口是役也非

于無極莫可屬者先生循行按視約束招來戔戔薪

石增卑培薄隄防繕完人不怨咨順德四方之衝也事殷且劇撫按二臺檄委旁午先生上承下御遍歷屬邑庶事咸治後督餉於京屬更有以贖來者先生毅然不受置之於法內黃有殺人疑獄二十載不決先生往讞之遂釋畿甸流賊之變先生從官軍討之將校貪功欲殺被虜者先生諍之曰民幸而不死賊而乃死於軍民何罪哉將校乃不敢殺蓋活被虜者幾萬人云先生寬簡沈靜或數日不答一人嘗曰古之人視民如傷今之人每欲傷之何也歸休於西峯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二

二十八

心惟自守如不勝衣口不臧否人賓客過從飲酒至數石不亂喜爲歌詩占口而成年愈高而愈精明杖屨往來逍遙容與老稚扶携笑樂皆曰西峯翁真鄉先生矣邑令學宮飲射先生爲賓及詢以政事輒辭曰昏瞶無所知也

深州知州蕭伯辰傳

蕭伯辰江西清江人永樂初知深州循良愷悌清慎廉介十年七月當潦雨兼旬漳河漲溢漳沱壅塞六其疏導龍濟洶湧衝擊城垣居人駭散伯辰度城郭卑洿將罹於患徙民之者稚暨官府之圖籍公私之儲併置高原田舍具舟編筏以待之水至身先士卒攬薪負木運土石以拒之力弗支廼率衆避去其廨亭廬舍千楹萬桶傾圯漂蕩無復完存而人失居業聽政無所戊戌卽嘗避水之地去城三十里曰吳庄者芟蕪削翳相其夷塏得以綿叢從事已乃奉城隍廟之主寓土祠中祭告以故請於朝遂定厥居造井屋立厠市地因民之久弗理者材取水殺而僅存者隸輒力卒之在官者閱歷三載而後學官費舍釋奠講肄有所增繕祠宇療瘞祈報有常倉囤帑藏財賦庫廩有容賓使有館檄傳有郵於是州之人去甲如而作焚塏者伯辰之惠也後陞南京刑部郎中民至今稱之

獻縣知縣向朴傳

向朴字遵博浙江慈谿人宋丞相文簡公敏中之子四世孫父壽宗慈湖之學學者稱爲樂齋先生朴得其傳行務實踐力學養親洪武二十五年命督府都事張允直訪求人才以朴應詔陛見高皇問居家何爲對曰種田其容秀而文上心知其非耒耜中人也因詢大麥何以四節對曰以其占四時耳卽日授獻縣令單車就道妻子不入官舍時兵燹之餘爲之闢荆榛畚瓦礫教百姓農桑與同甘苦流移復業靖難師起獻當兵衝無城廓朴集民兵激以義勇與敵敵錄卷之八十二  
北將談淵迎戰衆寡不敵被擒不屈懷印受刑獻民哀之相與拾遺骸瘞道左副都御史陳瑛請究治死事諸臣有楊姓者父子三人懼發掘夜負骨潛塋邑北十里永樂初中書舍人王尹實北上詢得塋所宿郵舍夢朴服血汚葛衣譚其往事卽秉燭爲文乘星月往哭之消川令韓彥起復匿其二子於任顧道輯其遺事書于寶峯庵佛座後三人者皆義士也二子道淳道徵道淳被徵竟稱痼疾不起有攀栢悲號之風嘉靖間祀鄉賢祠隆慶五年祀獻縣名宦祠萬曆初年奉恩詔撫按建表忠祠于本縣北城門外



三河縣知縣甄公鐸傳

李豫

甄公鐸字文振祥符人也性剛方雅尚志操少遊邑校故少保巡撫侍郎于公謙器重之正統丁卯以業成貢禮部卒業太學景泰丙子授保定府定興縣知縣定興密邇京輦號難治公下車剪鋤頑兇撫慰良弱節縮浮費不逾年政令大行無敢梗撓者定興邑小路衝先是走過馬匹及櫃杠什物堆垛縣民力疲敵農畝日荒而運運不前公立法編定牌甲班次分番走遞合用櫃杠弗泛給由是民力寬舒農種不廢邑中有一二點豪昧結京要官爲親識素與邑長抗禮相往來通餽遺邑長皆折節下之公峻拒裁抑之有犯則繩以法不少假辭色點豪怒大肆詆排煽構成獄公不受誣令子悅之京奏辯定與民無男婦長少及籍戎京衛者殆千人咸伏闕聲公冤乃准行勘使者密受風旨以威嚴臨公設炮烙於庭欲公誣服公神色自若不爲之動使者隱几假寐恍惚見公服幘頭者厲聲口甄知縣好官汝宜存公道使者寤大驚乃虛心鞠審事遂白詔調它邑定興民又騰章上請乞留故令鐸仍治定興從之而代者已至適公聞父喪守制還汴服闋補文安公分民上中下三等

躬觀察驗弗憑里胥言賦役均平罔有怨憾又教民

植桑來差其動怠行賞罰今蒼鬱成林父老指示幼者曰此甄公桑也此甄公桑也其遺恩在民如此秩滿改三河成化甲午公引年乞骸骨歸得請即戒行李不終日囊橐蕭然至無以代步民涕泣攀送不可留因相率各出徵臚市一馬擁公騎以歸公強從之曰吾抵汴卽追還民或有未信者公旣至汴卽遣馬歸父老見馬至咸歎服以爲近代未有也丁未七月公卒得年七十有八

論曰余曩入楚聞嘉魚李公承勛云國家取士以科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二 主一 賦徵錄 卷之八十二 主一 貢兩途而往時貢之得人爲尤盛何也蓋科專取文辭而貢猶寓成周鄉舉里選之遺意是故有敦本務實之學而不工於應試之文此治世之所需而科之所不敢取也貢則收之故有常貢有特貢常貢以待中材而特貢以待異品則天下無遺材矣近世重科而輕貢膺貢者窘於選募往往以前途短狹自阻于家計又從而驅迫之鮮有弗改其素者乃若服介踐方之死靡變雖權挫百至而卒不少回如吾邑甄三河者亦由貢出身也姑述其返馬於邑一事特壽奉苗之後僅見若人耳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屬昔

本說苞苴竭澤作枯鮑弗飽縣纂部使者不以爲異  
顧嘉其能而屬薦之此民生所以日益困也臯陶曰  
在知人在安民古哉斯言帝王經世之大法其在是  
哉其在是哉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二

七

臨城縣知縣章公忱傳

章忱浙江會稽人成化十五年以進士授臨城知縣  
至則悉心咨訪凡民所欲惡事以次建罷動以愛  
休息化導勸勵爲務歲壬辰大饑民多流竄忱爲招  
徠撫綏給其種食免其征徭民是以接踵來歸久之  
旁邑流民願就編籍者亦數十戶畝券稅牒有久不  
別白者悉爲條格以清其欺隱漁升之弊城北泥河  
出源泉流甚博民據岡利會庚子夏旱忱率衆築堤  
引水灌苗又教民桔槔以濟高阜邑自是有水利鄉  
鄙舊無醫藥輒事禱禳坐以待斃因痢疫代作爲檢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二

七

方書修藥餌施之且諭以醫禱緩急所全活者不可  
勝計修學宮具祭器及諸壇壝館舍百廢一新旣又  
買隙地創置社學陰陽醫學郵傳養濟院各一所皆  
不勞而舉公暇則引諸士爲之親課其業且諄諄以  
孝弟忠信之道告之士悉知自勵每歲春令民會男  
女節其婚嫁之儀不得論財貨民是以鮮怨曠淫邪  
之病或以訟至庭忱爲明示其曲直告以講信修睦  
之義民多自慚惕引退嘗有坐人命誣伏者卷案已  
成審知其冤力爲辨之乃得反異郡帥以非公事役  
邑民忱堅不奉令郡帥詰之亦終不能害久之陞

太僕寺丞士民爲之立去思碑有左春坊謝遷撰記

後錄

卷之八十二

三五

安平縣知縣王公翊傳

王翊河南許州人正德三年知安平先是民多爭訟邑弗能析輒愬之府故府檄勾稽無虛日翊隨事剖析迎刃而解曲中其情民自以爲不冤府由是無愬者而聽案書寂雖隣邑求直當道亦往往乞下翊其明斷類如此視學政久弛風化漸濟迺圖修舉自堂號齋舍廟廡門垣次第加繕自教事常規外別爲私程以課進修政暇親爲解經日移弗倦而勸賞有格供億有常士始知學邑有社學久爲人占翊復之擇可爲師者俾居以訓蒙士每里仍立一區羣弟子而歲徵錄

卷之八十二

五十六

教之期望考問以勵勤志河間真定神武三衛屯則在安平軍士相洽不奉約束翊以爲旣居吾土不從吾教可乎脫有他變貴將誰歸因立屯老編總小甲以聯屬之中嚴其令俾不得肆有頑梗者卽繩以法卒未羣盜起畿甸攻城屠邑所至淫掠翊築堤挑塹高城深池曲爲捍禦賊屢窺城以身督民兵奮死守之卒保其城及擢德州守北行民遮道攀留悲隨如失怙立去思碑

東強縣知縣贈太僕寺少卿段多傳

澤州志

段多錦衣衛籍進士博涉強記議論英發初授河南府推官陞給事中改御史左遷東強縣知縣正德間流賊猖獗東強當真定河南之衝土廣而夷城舊且紀多憂之乃規畫爲必守計築城濬池修葺樓櫓選丁壯除戎器設邏卒措置甫定賊陷薊州涉河薄城下多親援桴鼓督衆矢忠人人自奮矢石俱下一日間賊凡三進三却爲多衆所殺者二百餘人首領一人賊怒攻圍益急裨將宋振帥軍數千營縣東十里多求援不進閱三日城陷多身中數矢一鎗噴目以賊不屈而死事聞贈太僕寺卿廕其子崇文爲錦衣衛百戶命有司立祠以祀

廣平府雞澤縣知縣唐公音墓志銘

洪朝選

嘉靖壬子冬十二月甲戌克菴唐君卒於京師其孤一磨奉君之喪陸走三千八百里歸於宜興是時四方饑於旱澇鄉鄰盜剽徐淮水溢河道埋塞一磨旦夜犯風雪崎嶇擐奪寇盜之中辛劬備至君子以爲孝君之卒也殯於館棺衾之外囊無餘貲一磨黽勉有無竭力營治還君數百里之外不借助治所一金之賻益君爲吏非義一毫不以自點雖無遺命而一磨口不欲以此貽先子身後之玷嗚呼何其廉也獻徵錄 卷之八十二 三十一 曼山館始君在縣以冒暑得疾及一磨以省親至則疾且愈矣因勸君暫息縣事稍休養君不從病革一磨問以以家事不答先卒之夕沐浴就寢臨終言語不亂可謂達於死生之際已君少得疾幾不起父學正公令其廢儒業醫君雖游於醫肆中日取四書誦讀之連晝夜不輟荆川先生於君爲從叔自習舉子業同筆硯又同舉於鄉最相善也君怡怡樂而先生嚴毅莊鯁然其剛果自立不詭隨於俗而相砥礪以古人之學兩人之操行本同故叔姪間自爲知己終其身雖所自立或少異而心事未嘗有間也鄉先生毛古菴

應當道之聘爲諸庠士講學於道南書院其學一  
程朱絕不爲高奇超脫之論然實世俗所不道故聞  
而信者亦少君初不與負牆之列獨心慕之一日諸  
生散去乃造其門而執弟子禮焉古菴教人實踐不  
以講說爲事而君飭躬勵行華不足而實有餘古菴  
最心許之莊渠魏先生講學於蘇州時君當會試北  
上乃辭不赴之吳門從先生遊先生之學淵然自深  
每示大易潛龍勿用之義教人培養其性根君執經  
請正先生隨所問點化之大意以爲學同當求吾天  
然之知不專以聞見爲知也君信向專而用功確故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二 三九 蜀山館  
得君登其門皆爲入室弟子而魏先生尤稱君嘗與  
王順渠先生書曰近得二士其一謂林君朝相其  
一人謂君益許以爲狷者之徒也君於爲學堅苦約  
密使筋力強固精神凝注志氣奮發然後於天下之  
物可喜可懼視之漠如也讀書必反覆玩索推見古  
聖賢之心於千載之上在師門有疑必問未得則思  
期於明辨而後已嘗錄在莊渠門下請質之言四書  
五經周禮凡若干卷而其所問難辨難之言皆用以  
磨之日用循蹈等級截然有序不妄意希高鶩遠以  
獵時譽也既講於家庭師友之間聞當世名公傾意

嚮事之當世名公習君之賢一見自以爲得益友  
於議論學術有所不同則不規規以阿從爲事也屢  
會試春官不第乃就選爲雞澤知縣雞澤固瘠邑又  
比歲旱歉庚戌之秋虜犯京畿近邊方者率當敵備  
差科之擾君爲之均節裁省視民力所急與民財所  
窘必百計思以紓之而才膽力勁展采錯事務在必  
行其志毀譽得失則姑置之嘗言於府公曰上司各  
行所見未嘗親親民之疾苦故多操切爲事所賴以  
調停其間者在吾有司耳若上司知操切而有司不  
知調停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時朝令議買馬縣則若  
千足民不願鬻於官官必威取之君曰吾不忍殉一  
官以重困吾民也上司督之急君請罷職民聞爭願  
出馬半日而馬畢具肥好更爲諸邑冠君蒞任一歲  
而乞休者三一爲市馬一爲牌坊其一則論范頂罪  
情也初巡鹽御史欲爲邑官劉御史暨牌坊君以民  
窮財誦姑紓其事巡鹽御史檄縣逮主吏杖之君遂  
以病乞歸太府慰諭之數四君沈思良久乃曰劉御  
史善與之亦頗相信爲牌坊而逐一知縣彼亦有所  
不利焉因寓書於劉而併以憲詞病狀示之事不果  
行范頂者邑之巨猾也以養淫險穢橫行閭里間人

愚苦之至是午夜操鐵簡馳入陳國卿家因推國卿而汚其少妻比閭羣起縛之君處之如律頂庾死獄中已而推府疑爲衆人所謀卻其獄擬以和姦翻案君具揭帖論其事且請罷斥曰念卑職性剛忤物終非適治之才昧律淫刑何堪民牧之寄伏乞憐准放回原籍君切於愛民而以身任事皆此類也縣有小寨浮圖二堡上司爲防秋計令民修堡入守以防虜騎之侵軼他邑奉命至有以數十里外之民冒盛夏舍農業而操畚鍤者計道里往來之間已不知日費幾何矣况虜騎果至亦決非堡所能禦也君所治浮圖堡又奸究桀黠之淵藪修之未必足禦侮而一旦有變則彼得負之以爲固利不一而害百乃陽示奉行陰緩其期徐以其情告同府劉事獲寢巡鹽御史覈憲商言配鹽斤銀於縣歲溢額若干清軍御史覈絕軍產僉民頂軍以實伍君皆以爲不可君於上司之言有從有不從皆視民利病苦樂未嘗以文法之緩急上官之意指爲趨舍故往往以此得罪然其意爲民無所矯飾色雖正而不抗辭雖賾而不激因以見信者亦多有之其尤難者呂公祠建醮凡有職於其方者自巡撫而下靡集君獨稱病不住時惟同府劉

與君意合君在縣孜孜民事而尤盡心於訟獄徵斂民有訟者貯一空匣中吏初不知爲某事也訟者至乃發狀決遣之不旬日而事畢以此獄無留人邑無廢事其所決遣自杖徒以上當治罪者治之小事擬招成案而已不深究也邑中當審差君親集應徭者於庭據其籍而訊其業苟籍與業不相應則以所收者與所開者互相檢察必核實而後已士夫自應免外必括其餘業以起役有一士人占田四頃計官已免三頃則以其餘一項署一子之役其人丐免不已君諭之曰使某容有弊富具里於撫若按我冊籍已定不可易也且小民凋弊已久吾所以推析於方寸者亦欲稍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耳故差籍一下百姓受冊者比每年減澶半上自數十頃之貴下至一丁一畝之產吏胥出入之弊一朝盡洗差之輕重與產之高下相應毫釐損益悉得其當一邑無不頌其平君諱音字希古別號克菴卒年五十有五子一舉舉進士仕南吏部有文學名

武清縣知縣姜湧傳

姜湧字宗源中都蒙城人也幼嚴重端方不苟言笑家世貧早孤事母侯備色養侯嘗遘疾幾不起乃以身禱於神明願損已年益母壽侯疾等愈鄉人推其孝校徒里中不獨尚文藝每每以行誼相淬礪嘉靖壬子以歲貢試於廷是歲秋領南畿鄉薦累上春官不第授真定曲陽知縣廉愛有異政薄賦輕徭上下胥悅嘗奉真保等處軍門令賞沿邊官軍給資最公毫無染指歸且條陳邊事十策以獻軍門嘉獎允行兵衆胥悅因置木主以奉丙寅之秋北虜馳至隣邑賦徵錄  
卷之八十二  
四三  
受山館  
多陷者獨練習甲兵自持劒期與民同生死虜知戒嚴從他道往城得保無虞尋以才堪理劇調治武清縣武清密邇京師其邑多勲戚閹官家一一繩之以法羣豪斂跡有巨盜陳著奉 旨名捕獲之下武清獄賊黨囂聚欲劫之日中犇突而至抵公署前賊忽自悔曰此事無難可惜累及廉官耳吾黨何忍遂策馬而去其苦節惠政卽寇盜亦感之如此第性甚耿介常忤權貴人因事多掣肘自恨不能大展布於時遂棄官還還時行李蕭然圖籍數卷而已兩縣士民懷其惠澤俱尸祝之歸田後敝廬如斗大鹵田數十

然而以詩酒自娛人未嘗見其有蹙眉時也年七十卒於家遠近聞之無不痛悼所著詩文有槐庭遺稿子思諒藏之簡詳其本縣志中

永清縣攝縣事典史周縉傳

周縉字伯紳湖廣武昌人洪武中以貢入太學初授永清典史居官廉謹攝令事捕蝗弭盜俄而靖難兵起一時守令多相率迎降永清地尤近燕縉極力爲拒守計顧其民寡弱爭先逃散縉度不可爲懷印南奔將他圖焉道聞母喪還家以禮葬畢卽出糾義旅勸王戰艦戎器略具則聞南師燬而天命去矣縉乃走匿民間已而蹤跡漸露有司卽其家捕獲械送京師縉自分必死慷慨就行至則朝廷特下之獄久之謫戍興州居數年子代爲解跡田園年八十而終吳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聖主

吳山館

文定寬爲縉傳有日以愧世之爲丁公而倖免者是時吏部言前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九十八人當皇上靖難時俱棄職遠避宜寘法典俱逮戍縉其一也寧等不可攷矣

訓導趙先生廟墓表

薛瑄

故大名府滑縣儒學訓導趙先生正統八年三月以疾卒於家先生諱鼎宇玉鉉世爲平陽蒲州人祖諱伯通考諱良皆以淳質行義稱於鄉比兩世隱德弗耀先生生有美質少疾端凝不嬉動止異凡兒良視諸子中惟先生可教遂遣受業郡博比長習程朱氏易中洪武二十八年鄉舉入太學益從老師儒及四方之英俊以廣其學識端其趨向適天下教職多缺員所司上請合太學六館士考其業精行修者以補其缺時先生在選列授鳳翔府汧陽縣儒學訓導廉俗饒悍諸生事孤矢網罟漁獵以荒其常業先生至卽督絕嚴條約以身先之數年諸生遵禮教篤詩書由科目進而仕於時者累累焉官滿調順天府三河縣儒學訓導致人如在汧陽時因無恙九年丁內外艱起復調今任先生年益高學益進行益修士子類其造就者益衆正統元年以年逾七十致仕歸僻居鄉里踈遠紛囂安靜自願雖不出戶庭而蒲之人士皆推爲先進成德加敬畏焉及卒年八十有一告曰善人逝矣吾其何如奔走賻祭於其門者相屬於乎先生爲子而能肖其親爲師而能淑諸人爲父而能



事其後少而學壯而仕老而休全歸壽考其可謂卓  
乎自立克保終始者矣夫有善於當時者宜表見於  
世予故刪取其家世行已歷官之槩表諸墓隧俾  
來者得有所覽觀焉

獻徵錄

卷之八

中

東強縣學訓導劉公昂傳

李濂

劉公昂字孟頴別號蘭谷曾大父醇周藩長史大父  
仲謙處士父偉卿進士并研訓導世有文學令名長  
史公以儒士起家自南陽遷汴遂爲汴人公天性狷  
介與衆寡諧績學勤苦無間寒暑家故貧至公益甚  
閉門讀書處之怡如也成化間都御史江浦張公瑄  
巡撫河南聞公名聘爲子師公曰禮聞來學不聞往  
教辭不往提學副使天台陳公選聞而重之乃餽魯  
齋遺書爲力行之助復命生徒有器資者從之游公  
以身爲教講究義理務使學者體而行之經指授者

獻徵錄

卷之八

中

多爲名士累試場屋弗利年四十有司以業成貢禮  
部拜內丘縣學訓導教士不倦三載羅內艱還汴服  
闋收授東強縣學訓導啓迪勤勵如在內丘時郡太  
守知其賢委攝邑符公政令清簡百姓安之口讀書  
堂上事鮮不辦弘治庚戌九載秩滿考績京師乃上  
崇守令以安民崇儒重道二疏爲當道所沮公歸旅  
舍擊缶歌曰職冷官微言語輕不如歸去結鷗盟林  
間睡起三竿日且與兒孫樂太平遂乞致仕歸築室  
於汴城之大寧坊扁曰書香窩日吟哦其中賓客非  
其八不見盡俸金買田百餘畝命子耕讀種藝則往

視之習靜簡出歲惟二赴鄉飲而已所著有四書格  
議詩經直解蘭谷詩文抄椿庭遺思錄書香齋裏吟  
若干卷藏於家正德丁卯辛年七十二汴人咸尊他  
之稱蘭谷先生云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二終

中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三目錄

南直隸

知府

李習

魏觀

姚善

黃金范

况鍾

郭濟

孟祀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目錄

涂觀

張文

林鍾

吳一儒

同知

許榮

陳諤

梁景行

推官

吳時來

引除

陳瓊

王觀

陳彥回

徐安

趙豫

周濟

沈性

張芹

陳實

曾仲魁

范楨

石允常

李錦

知州

寧直

顏木

州同知

盧熙

州判官

王相

姚旭

知縣

伍洪

汪致道

周德成

顏伯璋

鄭恕

嚴祿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目錄

俞益

劉諒

鄭琦

周盛

王卿

王鈇

錢鐸

林一陽

王儼

縣丞

劉亨

劉幹

主簿

唐子清

申鎬

典史

黃謙

周鑄

教授

賀鈞

教諭

楊訓

祝金

秦約

胡連

訓導

王行

韓忠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目錄

三

并行

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三

南直隸

知府

太平府知府李習傳

郡志

李習字伯羽習自幼老成莊重治尚書肄經義程文  
積年始効通諸經攻性理之學往往涉于閎博求  
者日衆負經濟之才以南人見擯斥然亦志趣隱遁  
不自炫鬻延祐初遊京師館元明善尚書家代爲述  
作甚多明善眎爲上客四年領京師鄉薦試題渾天  
儀賦一時士人不能措筆習能記其詳悉鋪叙爛然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明年下第授書院山長七年弟翼中浙江鄉試河內  
薛超吾時出守太平名其所居之坊曰雙桂以美之  
間僑居廣陵與張仲舉高季淵李五峰旦暮數往來  
相歡稽經誦史之暇卽相與唱和歲乙未天兵克采  
石習同闕安奉迎駐蹕太平遂擢爲本府知府廉能  
公謹精于治體均平徭役民受其惠吏不敢欺以疾  
卒于官年八十餘習有鄉曲之譽別號雲觀與吳齊  
名隱然震江左目之爲二李吳萊謂伯羽之文簡密  
嚴與一辭弗苟仲羽之文豐腴綽麗五采爛然劉瑤  
謂伯羽之尊嚴如雪峰千仞嶄然特峙人莫敢褻仲

羽之溫粹如藍田美璞光輝外著天下共寶之其學  
行爲時彥所賞如此及門授業者百餘人若進士篤  
誠貢士陶安其尤著者也習詩冲淡典則思致幽深  
誦之使人有倉卒不能窮盡之趣文章如萊所評  
于峩溪吟詠歌行有峩漁小棹樵于湯沙稽考制度  
有沙樵禱鈔家人用之糊飾蠶器惟橄欖集五卷行  
于世橄欖者產于南而北方不食野人食之始惡其  
澁而終樂其甘名集之義如此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寧國府知府陳公瑾傳

陳公瑾字同故廬縣人幼孤事母孝諸元綱既絕棄書學兵法環所居皆良田改築場樹木人莫測其意數年樹成列於乃大起遂募義勇屯其中一鄉賴以保障陳友諒據江西其將熊天瑞致公與俱至九江公知陳氏無能為去之太祖在武昌公因羅復仁謁見陳定亂安民之策悉見聽納擢湖廣行省左右司員外郎累遷大都督經歷贊軍事從大將軍徐達北征既克泰州畱公督城旬日城成除寧國知府公為人凝峻清介然治務寬厚與教化是時習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三

亂人久不識俎豆公首修先聖廟建學立師推擇秀民教之問民所疾苦禁兼并覈欺隱所創戶帖命布之天下宣城田濱江者歲患水加築堤防伐石作水門以時畜洩自是始不慮洪決諸邑率虛籍民租官廩懸磬人有發其事公嚴言當以某時行視邑廩俾得豫為計及期公帑皆盈若未嘗虛籍者有劫麥舟坐死者四十八人公覆按曰此愚民因舟漂抵听延引取之非有謀心安得盡論死乃當先取一人餘得從減既得代民不忍去公代者山東鞠騰霄素負才目無前人及觀公成政不覺歎曰

第謹守勿失耳寧國人今仰賴之

蘇州府知府魏觀傳

廖道南

魏觀字杞山蒲圻人父雲瑞隱德弗耀觀讀書蒲圻山中勤苦弗輟惟喜吟詠觸物感興陶寫自如乃撰亭曰梅初以寄志焉元日忠肅公讀其詩歎賞薦於朝辭弗就江漢既平觀依徵與青田劉基金華宋濂諸儒同謁上與語大奇之授平江州學正遷國子監助教浙江提刑僉事吳元年改兩淮都轉運使入為起居注一日同待制王禕侍上問曰漢高祖唐太宗孰優觀曰太宗雖才兼文武於善未免矯揉高祖豁達大度規模弘遠以茲觀之高祖為優上曰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二

四

高祖之度人皆知之然其記兄嫂之狀寸寸為愛美矣然豐之叛不封雍齒不肯以豐為湯沐邑度亦未弘太宗規模雖不及高祖然能駕馭羣臣各為已用大業已定卒能保全功臣此太宗為優也洪武初建大本堂命觀侍皇太子說書及授秦晉諸王經觀有詩記之詩曰翠葆威蕤九鳳旗東華遙望立多時都堂啓事猶蟬集率衛輪班虎豹馳月遶珠簾升講席花迎金輅肅朝儀六王炳炳前星後珠聯輝上玉墀二年十月甲戌天降膏露于乾清宮禁林上問災祥觀曰帝王恩及于物順于人則甘露降

陛下誕寬民賦衆庶歡豫底工枝寧神應之臻職此  
故也十一月冬煖如春上召偕危素詹同吳琳宋  
濂遊觀內苑燕紫閣御製賜之曰卿等各賦一詩  
以述今日之樂觀奏詩云冰冬晴煖動逾旬內苑遊  
觀詔侍臣五色慶雲開鳳尾九重麗日繞龍鱗和鸞  
喜奉彤車御式燕慚切紫闕宸淑氣已從天上轉人  
間無地不陽春上覽之大喜三年正月轉太常卿  
賜之制曰太常之職掌郊廟社稷山川羣神之祀厥  
職重矣爾觀學行方正事朕有年屢持憲節振揚風  
紀及領鹽運勞績茂彰垣居翰院日記

蘇徵錄 卷之六十三

間屢進論尤簡朕心茲用長于太  
凡命觀改定太廟祝文稱孝子皇帝  
禮稱長子某著爲人是月陟侍講  
編集大明志成以觀爲嘉議大夫國子  
司業四年廷試進士親與博士孫吾與修撰王俱爲  
讀卷官乃得吳宗等一百二十人時開科之始得  
人最盛而宗卒爲名臣人以此多觀之識九月坐  
考祀孔子禮不以時奏乃謫觀知龍南縣廉知安遠  
縣行未至任即召還以爲禮部主事上賜燕奉天  
門喜曰前日逐卿去今日與卿飲何其樂哉仍命各

賦一詩五年三月上念姑蘇爲京輔重地經張上  
誠之亂荼毒固一方寧宇廷臣咸薦觀有治才乃出知  
蘇州府既蒞事陳寧苛政鋤暴樹良寬而且肅敬  
老恤民大建學舍乃開宣聖廟庭舉鄉飲酒禮聘郡  
賢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教授貢頴之定儀節高啓  
王彝張羽闡文學郡多耆耄崑山周壽誼年有十  
歲吳縣楊茂年九十三林文友年九十二皆延至之  
禮成彬彬可觀壽誼還躬餞諸郊再拜送之觀者如  
堵時戎事倥偬百物彫耗禮文衰落乃能力挽躬行  
風教勃興封部皞然課績爲天下最上嘉之陟四

蘇徵錄 卷之六十三

川行省叅知政事蘇公老上疏願畱仍命觀還郡七  
年觀以舊治爲士誠竊據且郡多水患乃修府浚河  
以壯士觀以資民利御史張度誣其興既滅之基遂  
高啓等俱獲罪上憫之命所在致祭皇太子  
諸王哀賻有加乃歸瘞丁浦圻燈嵩山

蘇州府知府王公觀傳

李 濂

王公觀字尚賓祥符人也賦性耿介儀度英偉  
辯長於應對國初鄉試中式入太學問學識見朋儕  
咸遜服洪武十九年簡授蘇州府知府公爲政嚴整  
多所興建發奸擿伏民憚之如神明有賜吏錢英累  
構陷長吏莫敢誰何公廉得之以計縛至庭立捶殺  
之由是境內奸豪屏迹人皆稱快事聞于朝 皇祖  
嘉歎遣行人白思中齎勅褒之且勞以酒歲大侵民  
逋無所出部使者督之甚急公乃延諸富室集郡衙  
飲食之使各量出貲以代貧困者之逋衆驩然如指  
掌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蘇州府學稱名宦云

論曰往余有四明之役舟泊姑蘇接見蘇之一二者  
俊知余爲祥符人咸詢問故守王公子孫門第余告  
以湮沒無聞久矣然一二耆俊又歷道姑蘇賢守王  
公之前有李亨魏觀後有姚善况鍾皆有惠政及民  
稱姑蘇五太守迄今郡人思之不衰竝祀學官百世  
不可廢也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其五太守之謂  
耶

蘇州府知府姚善傳

忠節錄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初姓李志行淳實學識高  
遠爲諸生時扁讀書所曰待旦軒工詩與會稽唐之  
淳相唱和洪武中由鄉舉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  
所至有能聲三十年擢知蘇州府初 太祖以吳承  
元俗僭靡違式繩以重法詔訟者更持短長訟蜂起  
難治善洞曉政體諳悉人情弛張寬密各協時宜數  
造請郡賢考求治道商略民生休戚俗尚淳漓稍因  
俗救正吏民回轍轉稱大治爲列郡最隱者王賓獨  
居陋巷善躬往候見舍車步入叩門賓問爲誰對曰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望門再拜而返善自邀  
還辭非公事不敢入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  
曰韓先生所謂名可聞而面不可見者耶有錢芹自  
守甚高善初願見不可得會俞貞木以明經見重於  
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官講經書訓士一日饋菜于貞  
木誤致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  
錢先生不苟取于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喜  
計欲往候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幸見公然  
芹民也禮不可往見於庭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  
月朔習會于學官善如期至迎芹坐上坐延賓經義

片曰此士子之業公今事有急於此者善益然  
問之片但出一簡授善竟不交言而去視之則皆勝  
守制勝之策也善心嘉之時靖難兵已南徇善于是  
密結鎮常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相約勤王而薦片  
為行軍司馬善尋至京師畫策防禦又從大將軍北  
行旋還京建文君用漢破七國策賈齊黃於外善言  
于朝曰人有文武才略可扶顛濟危者反置散地不  
用今事已復須急須召之詢其名曰今人才孰有過  
於黃大卿者乃召還二人未及至而金川門失守矣  
是時善奉詔還兼督蘇松嘉常鎮五郡兵勤王未及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文皇即位索子澄甚急于澄走蘇約善共航海  
舉兵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往號召  
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善為麾  
下許千戶等縛見 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  
兵抗我耶善厲聲不遜死之時年四十三子節發成  
賀縣千戶所幼子繼兒蘇州生配係兒習匠正德中  
巡撫秦金祀之鄉賢祠

徽州府知府陳公彥回傳 忠節錄

陳彥回字士淵龜塘人父立誠洪武初舉秀才再除  
歸安縣丞被誣論死家破彥回成鎮南弟彥因遼  
東彥回未入滇家人多遂死比至蜀惟彥回與祖母  
郭僅存會赦又弗原監廷老憐彥回縱之去顧貧不  
能歸往依定遠知縣黃積良積良罷休南克縣丞于  
和中未幾閩中教諭嚴德政薦彥回明經為保寧府  
學訓導三考至京承顧問陞平江知縣至平江閱十  
三月 上崩彥回入臨給事中楊惟康薦彥回文學  
廉幹陞徽州知府至徽數月政教一新士民感悅建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文元年春以循良授上賞是冬郭氏卒承重徵父老  
走京乞畱會彥回哀經赴闕疏乞歸里以父老言復  
畱徵除彥回成籍彥回又乞竟服不許許襄事蒞郡  
再疏又許葬郭徵郡北十里北山之陽彥回視事時  
走墓下哭甚哀徵人名為太守山靖難兵至江上彥  
回糾義勇勤王 文皇即位時械至京師死之籍其  
家



徽州府知府黃希范傳

忠節錄

黃希范不知何許人代陳彥回爲徽州知府政令嚴明士民信服靖難兵起大修武備金川門失守素服不治事後坐與長史程通善嘗共議條上防禦策捕不屈死籍其家

鳳陽府知府徐安傳

徐安浙江鄞縣人洪武中舉人材累官知山東濟南府後調鳳陽建文壬午北師日急文皇自揚州趨南京微服間道從靈璧出鳳陽安諜知之拆浮橋絕舟楫以守文皇獲一漁舟以濟卽位後罷安放歸田里年餘舉遺逸有司以安應詔復任數載諸戚里太安庇細民奪莊業文皇始怒曰朕昔猶爲所困况若曹乎逮至謫戍雲南以終

蘇州府知府况鍾傳

况鍾字伯律靖安人始以吏事呂尚書震薦其授禮部主事進郎中蘇郡由永樂以來長吏治狀著朝廷屢遣吏督責無效宣德初以雄州十郡缺守慎擇良牧尚書胡忠安公等遂舉鍾典蘇郡復請賜勅以便行事乘傳赴郡鍾固已洞灼郡弊蒞任吏胥抱案牘請署以害鍾鍾默然若無能為者既三日吏復請署鍾曰若謂吾真不事事耶歷舉三日牒無一遺互摘其間某為故出入若失出入隱竄顛倒立取一二輩卽庭下撲殺之僚屬震慄鍾因并舉僚屬貪虐儒者立黜之撻逐胥屬主文積囊置通關勘合簿以防詐偽衛卒久暴橫痛加繩禁郡體始尊嚴勢家侈恣不法鄉里武斷咸取杖殺之而扶患單弱置善惡二簿察民善惡者籍其名既施行則著列以示勸懲婚喪不時者召諭反覆而峻其校督刑罰民畏而感無不從令鍾既達而果又素忠直簡在上心故凡所論列悉賜施行郡田有官民之別官田租額特重鍾擬奏求減焚香自祝或動以禍福不顧疏上卒得所請凡奏減省重額正賦田糧七十二萬一千有奇募民開墾荒田起科以免過年包荒之糧至十

蘇州府知府况鍾傳

卷之八十三

十三

四萬九千五百有奇停徵淪沒田糧二十九萬五千免舊欠糧草鈔數百萬錠罷平江伯董漕取民船五百艘免買船米十五萬一千八百石疏免詔買潤白三梭布七百疋銀數千兩奏革倭船徵需無請濬淪水道淤塞辯明平民誣入軍者千八百餘家招復逃亡三萬六千七百戶凡所罷行皆綱紀大務民到于今受其賜尤重於事神社稷山川龍母泰伯伍員范仲淹諸祠宇皆拓而新之享獻誠懇雨暘祈禱輒響應興崇學校敬養才哲薦拔孤寒有起家為近侍者剛敏敢為不憚權要度量廓如朝廷累有

蘇州府知府况鍾傳

卷之八十三

十四

吳中故語

况公鍾本江西人實姓黃氏初以小吏給役禮部司僚母有事白堂上必引公與俱有所顧問則回詢於公以答尚書呂公震奇之因薦為儀制主事仁宗

賓天 宣宗在南京當遣禮官一人迎 駕聚

行呂尚書以公就命公挺然出曰是固非我不可

馬馳七晝夜至南京 駕發公紗帽直領鞢鞋步

版橋行千餘里不辭其勞 宣宗憐之勅令就騎

至頓次則已先謁道左 宣宗由是知其忠勤可用

時承平歲久中使時出四方絡繹不絕采寶幹辦之

類名色甚多如蘇州一處恒有五六人居焉曰來內

官羅太監尤久或織造或采促織或買禽鳥花木皆

倚以剝民祈求無藝郡佐縣正少忤則加捶撻雖太

守亦時訶責不貸也其他經過內官尤橫至縛同知

臥於驛邊水次鞭笞他官動至五六十以為常矣會

知府缺楊文貞公以公薦而知蘇州有內官難治乃

請賜勅書以行文貞難其事不敢直言乃以數母字

假之以柄下車之日首謁一勢閹于驛拜下不荅敘

揖起云老太監固不喜拜且長揖既乃坐與之抗論

畢出麾僚屬先上馬入城而已御轎押其後由是內

官至蘇皆不得撻郡縣之吏矣來內官以事杖吳縣

主簿吳清况問之徑往執其兩手怒數曰汝何得打

吾主簿縣中不要辦事只幹汝一頭事乎來懼謝為

設食而止於是終况公之時十餘年間未嘗羅內官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十五

之患也况况公為政特尚嚴峻故時有以輕罪而棣  
死者其後某巡按在蘇况適過交衛中拱手而過不  
下轎徑去人乃憐之競以為誦故久抑遏不遷至九  
年復留為守卒官然蘇州至今風俗淳良則皆其變  
之也至於減三分糧留一代軍則其惠澤之在人者  
不小也然其初非呂尚書之薦 宣廟之知楊文貞  
之助則安得如是而九年之間使不滿而他徙則其  
政未必告成若此也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十六

松江府知府安肅趙公豫傳 顧清

趙豫字定素保定安肅人洪武末以主員督賦守城永樂丁亥授泌陽縣主簿未上擢兵部主事陞員外郎丁內艱起復洪熙初陞郎中宣德庚戌奉勅知松江府時戍兵騎甚豫擇其甚者杖而配之邊衆遂帖服於是一意撫循與民休息困窮老孺至者咸得盡其情擇名家子謹良者爲吏訓以禮法不威而嚴下亦不忍欺寡嗜欲絕遊燕每誦范文正公憂後樂之言曰此吾輩所當法也以吳俗尚琴奕喜玩好見之未嘗一寓目輕徭役節冗費奏減吏員十五如此者

蘇軾

卷之八十三

十七

十餘事巡撫侍郎周公忱有所經畫必與之議而後決民陰受其賜而終不自言有反之者則曰此巡撫奉宣德意豫何力之有九重儒術待學官必以賓禮至要途顯人亦不爲逢迎也滿考吏民數千人請雷增俸正三品復任前後十五年清靜如一上下皆化之刑獄大省請謁路絕每視事惟一吏侍旁數卒肅階下若僧寺然嘗入京放牧廬陵孫鼎畫一鶴爲一且曰公爲政若大車行乎平陸巨艦汎乎安流信古之所謂長者而循吏也時以爲知言正統十年吏部論天下有司治行尤者者十一人豫在上列詔宴

於午門賜織金衣一襲緡紳榮之反致仕去青民榮權不得行畱一靴以識遺愛教授王禮作去思文刻石崇德堂上今從祀先賢及配食文襄公祠公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始皆笑之故有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謠不知訟者乘一時之忿經宿氣平或衆爲譬解因而息者多矣比之鈎距致人而自爲名者其所存何啻霄壤

蘇軾

卷之八十三

鎮江府知府郭濟傳

朱睦㮮

郭濟字澤民河南太康人也性沉靜寡言爲兒童時父母宗族咸奇之年二十舉鄉試第一明年會試不第拜定州司訓九年遭艱起復改開州兩郡知名之士多出其門永樂末昭皇監國濟被薦拜左春坊左司諫宮僚覩其威儀端雅皆稱得人是年秋七月昭皇嗣位以濟爲滕王紀善居數年多所匡正會交趾梗化濟自紀善改行人往使其國濟示以順逆之義而強梗者稍稍馴化及再使卒致酋長款貢上悅特加褒美正統初遷鎮江知府兩考俱以最書

年七十餘卒于官

卷之八十三

十九

史記

論曰王公子清在鄭郭公澤民在滕皆以諫諍論議斐然可述當是時諸王雖有恣心隱惡猶存畏憚而不敢肆也其後子清由長史入爲戶部侍郎澤民由紀善累遷鎮江知府自此法弗行則傳相者率老死王國不得齒於有司而銓衡遂多以耄昏者置之故利祿之謀熾而諫諍之風衰如此欲戾國弗奸於法難矣今誠欲恤宗保國當倣漢法擇京朝官之有行誼者則授之轉通古今者則授之考其殿最均其勞逸出爲傳相入爲公卿庶不失祖宗立法之本意

安慶府知府洛陽周公濟行狀 李賢

公諱濟字大亨世家洛陽曾大父諱文質大父諱誠之俱隱德不仕父諱禮禮以不羈之才遠涉江湖間公旣冠承樂丁未春自入郡庠爲弟子員博學強記因讀論語至父母在不遠遊章味定省曠而音問疎之語愀然不樂曰父在數千里之外幾星周矣若之何而不往省乎即棄學徒步以往再越月抵闕適遭疾已危一見公遂愈乃奉以歸復入學曰方寸定矣於是刻苦不知寒暑者累年遂領河南甲午鄉薦赴太學學業大進尋歷事烏臺會蠶縣豪民毆人至死賂同行諍一老人已問未決公訊其情有疑旣二日乃得豪民狀遂出老人閭院異之聞於都堂自後獄有疑必委公無不得其情者適有中官陳姓宣廟極寵之因有過大怒送院鞠之御史嚴繼先輩莫測上意咸避之公曰何以避爲立訊成獄都御史劉觀由此注意於公會御史缺員以公屬吏部補之公以目疾不就宣德戊辰夏遂除江西都司斷事初獄有輕重惟都指揮是決公曰此吾職也彼何與焉雖盛怒執愈堅旣久服其公反加禮焉藩臬鉅公由是皆重之癸亥春以父喪去位居家不作佛事一從文

公家鄉人咎之謝曰僕儒者流安敢從佛因歎曰昔程子之賢亦不能化况我輩乎服闋調湖廣都司正統改元秋用當道者薦拜監察御史立朝有蹇諤風士大夫爲之改觀二年冬鎮大同中官郭姓者以豪橫僭度聞於朝廷勅一御史往廉之先往者不得其情復以公往乃微行代負芻者入其宅盡其違法狀朝廷嘉之明年春御史出巡宣府者以邊情劇不能處分遂自經欲遣能者咸曰非公不可公既至邊將爲之敘迹邊務一清四年夏以母喪還家躬修塋域見足方多磚公曰此必古者不封之墓卽掩之因增土數尺是夜夢一老人衣冠甚偉揖謝曰戚公修吾宅問其名乖崖也旣覺悟曰乖崖乃張詠之號已而考之實葬其地公之誠能感鬼神如此七年春服除復受命往巡西蜀威州土官董敏王允讎殺累年不解勢愈大朝廷勅公率方鎮兵數千至其境公曰朝廷本意欲安之撫之不服然後加兵未晚也吾不忍其肝腦塗地乃令人齎榜往允沉思之書囑字於榜尾令持還衆不解其意公曰此非難見國者誘禽鳥之媒也意謂誘而殺之耳復釋此意原以誠信允大驚曰非凡御史也卽投服以馬數十令子弟入貢

贖罪敏亦愧服一方遂安朝廷嘉勞之十年秋復鳳陽逢歲歉民多窘於食公歎曰此地民饑甚輒開倉賑之然後聞於朝有司危之公曰以此得罪甘心焉若俟報何帝穿井以沃焦釜邪民賴全活者數十萬事竣會安慶以人民饑食流離聞且報無賢守之故於是大臣咸推公十一年夏出守安慶至之明日召閭閻父老問疾苦皆流涕曰此處三歲不熟矣以子女易食滿載而南者無虛日公卽分命止其舟借漕運糧以濟之子女得存者不下萬餘連章懇陳歲荒民流之故復乞停稅朝廷俱從之首訪余忠宣公祠已毀矣公歎曰余公昔鎮安慶保孤城於七年之久仗義死節有功於名教今乃無祠非缺典乎遂與僚屬各捐俸立祠民之樂從者甚衆俗尚奢親沒不葬者數百家女聘未歸者千餘家公乃出令示期違者罰之貧者助之不兩月無畱焉閭中寇起天下騷動安慶貧民亦欲乘勢聚衆強取富民粟富民以盜訟於公公曰此非盜也乃貧耳卽碎其狀曉於民公曰得其殺者報以數言代償之貧民聞之咸愧遂解散服則集職行錄以驗爲政之得失榔垢爬瘡務蘇其困民賴之如父母焉部尚書周公忱巡撫畿那

獨慮安慶歲必數至親為綜理自公下車之後日吾無安慶之憂矣在任三年以疾卒六縣之民為之罷市巷哭若親喪願扶柩至洛陽者數十人視古之循吏亦何愧焉公為人謙恭不立崖岸外和內剛事上接下交友無不得其歡心風流飄藉善記子籍凡事必究其出處雖隱僻事亦精到喜清談遇知己對酒連日不寐友人論文忽聞公語即寤復為聞之識量過人能用其智真所謂豪傑之士也生於洪武丙寅卒於正統己巳壽六十有四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二十三

廬州府知府孟公玘墓志銘

林俊

國家武戡文治番育休息垂百年理極亂始於是乎有土木之難孟主事玘首受刃矢貫其臂墮叢屍中瀕數死不亢公起正統己未進士歷戶禮主事有風力名戊辰鄧茂七寇沙尤蹂躪之下上屠戮如刈草管我師失利勢益張公陳攻守至計集三省之兵屯潮陽屯江山大兵出鉛山蹴延平諸路並應筭魚豕虎誰則逃之朝參用其議命將出師已巳六月神機之兵扼順昌俘茂七以獻沙寇平上杭銀冶疲人黨盜歲輸率不啻歲費公言當塞竟塞易儲之議章郎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二十四

中綸鍾御史同爭尤力同杖死綸死復蘇幽之獄公繼有言自分茅焦之滿人數而禍偶無奇隱悟固然耶 英皇帝南內三年羣臣無得一朝謁公因早極言忤旨知萊州又知廬州治本古意宣化流而郡幾無事平生述作為廬山房類稿其什一存者字廷振號靜齋孟出臨淮徙鉛山祖德浙東金牌元帥歸附我太祖立戰功既守閩城之太平坊家焉父文叔封戶部主事公生永樂壬辰正月十有八日卒成化丁亥九月二日

寧國府知府沈君性墓表

彭時

君諱性字士彝一字克循號砥軒姓沈氏世爲會稽人自幼穎敏過人七歲知讀書十二能詩文嘗夜讀戲作逐睡魔文觀者驚焉十八遊邑庠博究諸經子史中正統辛酉浙江鄉試乙丑會試不利卒業太學時李文毅公時勉爲祭酒廉正少許可一日見君詩喜曰舉人能詩僅見此耳卽進之與語獎勵期待甚至自是造詣益深景泰辛未登進士第授雲南道監察御史蒞職明敏舉劾無所避嘗出巡邊關閱戍卒飭守備下人惕威而畏法代還見畿內多降胡卽疏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三十五

言此屬不諳耕種惟仰給於官類多貧窮濫逸往者達賊入境有乘機剽掠或叛去者益夷狄豺狼也豺狼非可馴之物夷狄豈服義之人西晉之事益可監也今貴州苗蠻未靖宜遣隨征事平就畱居彼旣可弭前日叛去之患又可免後日意外之虞兵部是其言會報苗平不果行識者惜之一考最賜勅推封如制天順丁丑英廟復位首陳六事一曰保天命二曰固人心三曰脩末務四曰減冗官五曰擇守令六曰汰僧道言皆切實多見采納已而方岳郡守員缺命公卿會舉賢能任之而君得寧國焉

性辭旣復

召入便殿諭勉之君爲政剗剔蠹弊一以惠利爲本隣境太平府歲倩宣城民夫五百乞取土爲常役不諳則募人代之破產者十九君卽奏免之民應服役在官者止令出銀一兩供軍需聽其終歲事農畝已卯歲大侵輒發羨餘減價出糶以利民賴全活者甚衆修學祭祀貴誠不貴物迎送客使以禮不以財遇訟立斷因圉無繫囚令行禁止民吏悅服尤加意興修學校勸課士子公暇卽引諸生入後堂親爲講授詩書刪潤經義諸生競勸一舉而中輒數人有訪日用不足者隨家貧富量發田畝爲供給費至今守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三十六

爲定法其自爲學勤勵不輟每夜張燈讀書至三鼓或疑其過君曰仕而優則學學所以爲臨政之資也吾其可自逸哉在寧國八年政爲畿內諸郡最巡撫都憲劉公孜察舉廉能行旌異之典君其首焉天官嘗兩薦君爲藩臬長不果用益俟其報政將大用之也未九載以父憂去君性孝友事父母愛敬兼至與兄弟相友尤篤始聞父病卽甚憂比聞計哀慟幾絕明日卽上道歸治喪葬盡禮與力旣襄事弟且卒君益哀悼竟以是得疾殆歎曰修短有數死何足惜第恨不得早忠孝於君親耳言不及他而逝君爲卿



史稟稟持風裁及爲郡乃更寬和至其自守則廉潔無私終始如一云平生講學持論脫落凡近詩章字畫皆有古意所著集若干卷藏于家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七

寧國府知府徐先生觀墓志銘 楊廉

先生諱觀字恒孚別號芝軒姓徐氏其前世自宋以來居豐城邑郭豐城遷自新吳新吳今奉新也元季諸牒罹兵燹先生高祖以上逸其名系曾祖文德祖國升考永載封監察御史疎爽不羣嘗築草堂極力延師以教諸子長謙進士官至貴州按察使次訓四川綿竹訓導又次爲先生登王一夔榜進士歷任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考功文選郎中出知衢州府改寧國府詔進階中憲大夫今上卽位進階亞中大夫先生在考功別白賢否人以爲明當考察南京庶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二十八

僚力與本部侍郎章公給爭可否既連署以上章公復別疏請汰十餘人 憲廟命廷臣葉公盛覆覈之卒從先生以其所執爲是在衢州寧國政尚寬平見州縣吏以深刻生事取聲名者輒不謂然二郡雖未久任而田野細民無不安之感其惠至矣初官卽迎二親就養既而欲歸不可留朝夕動望雲之思未幾懇告歸省抵家甫閱月而御史公卒妣封太孺人高氏年九十餘病臥牀褥時爲之抱持坐起卒於衢州官舍人謂先生雖官遊於父母皆得親嘗藥餌躬視以全其孝感憲使司訓並不苛敬奉嫂氏撫其

孤晚歲與季弟篤友爰先生立心坦易善於任真

面折人人不爲忤至退而後言亦曰先生直人也明  
農以來吟詩飲酒之懷陶然自適家人生產絕口不  
問雖日不暇給而處之裕如至於族姻朋舊有婚喪  
告急者助之惟恐後於諸經往往涉獵其精專在易  
於史書上下三千年事記憶皆有首尾詩才文筆類  
流麗洒落文從字順以爲酬應之作不復存稿所著  
惟六書音義正統世年表行于世春秋八十以正德  
元年正月終於正寢子昇以戊戌進士歷官監察御  
史廣東按察副使旦以丁未進士歷官都給事中雲

卷之八十三

二十九

政使景鄉進士

郡守歎菴張公等志記 李 汛

正德丙子新淦張公以行史守吾徽越三年已  
卯夏六月江右寧藩變寧臺使舍卒籌曰徽與饒隣  
而徽州長吏江右人賊或得以挾之遂上疏調公杭  
州或以告公公笑曰有是哉昔樂羊攻中山中山君  
烹其子而遺之羹羊啜之盡杯卒拔中山夫羊且不  
可挾而謂不爲羊者可挾哉置之若罔聞卽率壯士  
數千人與衛使分營祁婆要隘誓以死守未幾賊使  
闖者二人窺我虛實公命壯士捕斬之士氣益作民  
恃以無恐尋獲一人弓馬頗異衆欲俘之爲功公鞠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三十  
之乃休寧人來自遠郡而弓馬卽郡守所遺者移覈  
果實獲免臺使聞公號令嚴明獎勞至再秋七月賊  
就擒公罷兵還郡而調杭之命下矣于是父老數百  
人詣行臺上狀畱公曰某徽州長城也百姓倚之爲  
藩可一日離者願借畱焉臺使曰命下無反矣公  
遂行先是公下車俗有鬪者經旬不解是雖故習亦  
法弛之過也公嚴律之此風遂息俗之會神賽戲實  
爲爭端公并禁之民懼神不悅卜之神報亦如公人  
以公德通于神明矣郡堂及私邸舊有里胥應辦咸  
取給焉公悉罷之止用其力而已門隸斗庫刲役舊

有堂謂公亦罷之郡務繁劇公視政自晨至脯法  
以上斷悉出止手而吏莫爲姦中婚姻繼立宅墓之  
訟尤多乃議立規條以杜訟由而民不犯屬邑路引  
各有所入惟歛入於郡堂以兩計之歲得一千有奇  
例謂之堂食公曰常俸之外乃益以此耶因通詢寺  
之通田出其所謂堂食者贖之而歸於官以畝計約  
一千二百五十邑各置倉儲其歲入以備饑饉民稱  
爲廉惠倉唐太史氏以漢宋倉法莫能過也因大書  
其額以揄揚之鹽商引錢歲視路引有差亦謂之堂  
食公曰此邊儲所給也革之郡之力役過重八走  
賦徵錄卷之八十三  
避公爲平之原僉民壯千六百餘人歲計傭銀萬四  
千六百餘兩公以爲蠹減其半當道稱善洪武間額  
有庄田倍賦折役過者有司變之賦倍而役不折乃  
相陳情于廷下憲臣至再逮公至始復其舊困者如  
出水火紫陽故山城西三里許舊爲道流所宮海菴  
嘗以其考章齋先生舊遊之地而扁其漳溪之居曰  
紫陽學者因稱晦菴爲紫陽夫子然書院遷作不一  
皆非故山公以名不稱情恐不足以慰先賢之靈乃  
卽故山徹道宮而新之觀者咸噴噴歎賞曰新安士  
子久藉茲山之聖今日始歸之因榜其坊一曰崇正

一曰仰高而院之東西作求志懷德二堂以便諸生  
講習月助薪水親沒不能葬者爲葬之靖難時郡守  
陳孝曰以起義被械不屈而死公祠而表之郡射圃  
垣額公闢而築之休寧儒學不治而路且偏公作而  
正之次第舉行而民不知費公之政績類如此公名  
丘字文林新淦詩書之族登壬戌進士居南臺謹論  
有聲

松江府知府贈太常寺少卿張公文明墓志銘

顧清

正德辛巳夏四月 上卽位與天下更始文武羣臣諫止巡遊降黜者皆名還於是張侯文明自電白典史復山東道監察御史元年春造朝旬日以内閣政本具疏請辯忠邪端治本未及奏語泄爲時宰所嫉會松江缺守吏部遂出補之都御史李公鐸抗疏言文明忠謹當置之廟堂以作忠義之氣衆以爲確論章下銓曹不省公北人不習南水土又舟次蒸鬱涉江而疽發肩背間至郡而劇祝事甫一日而病十有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手書

八日竟不起時正德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也初授命時郡貳守王君以董運下獄而非其罪公多方調護王君雖不幸而衆得末減民皆傳之祝事日見獄具踰式者輒斥去之民謹然曰庶幾能撫我也卒之日起索冠帶東向端坐而逝須臾大風澍雨飛屋拔木江海皆漲溢民相視慘沮徬徨若喪其所親者嗚呼異哉巡按御史馬君錄謂侯以忠直抱鬱而死不獲大用宜贈官廕嗣以彰其節乃詣贈太常寺少卿予嘗與公同朝而未相識然其在陝西發正論以忤權臣下錦衣謫遠方益想其風聲而爲之猶歎者數

矣既起廢辱吾邦隨以疾病懷臨美德而竟不以施不知造物者之於侯意果何如也按公狀諱文明字應奎姓張氏山西太原之陽曲人曾祖鶴祖惟謙父輅贈監察御史母李氏贈孺人早卒公少鞠於繼母聶孺人端正穎悟十三攻舉子業鄉老皆歎異之十七補郡諸生凡七試鄉闈正德庚午始得薦辛未擢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奉使有體藩方贈遺無所受時人稱之甲戌拜御史出按遼東斥奸豪植良善人畏而悅之虜賊犯邊大官皆退縮侯力主進兵連戰大捷斬首百數十級虜懼而遁去及奏上大官皆自以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二十四

爲功取重賞公終無一言人以是多稱之丁丑按陝西發中官廖鑾令橫事捕其黨二十四人寘于法明年 先帝幸西邊上書切諫指斥權倖乞斬江彬有諸司如紙糊泥塑之語時人以爲切直誦之明年遂有電白之謫蓋公之臨事知爲國謀不避讎怨類如此自傷不及事所生養孺人備盡孝敬待宗族有恩仲兄文錫素病公在官間遺不絕及赴召涕泣不忍別命其置棺衾爲後備親督視之復留金爲資用其厚於家人如此公爲御史時友人宦濟南饋公信金公曰同憲某嘗未過局不以此周之我亦賴受之是饒富也遂併以已俸共遺之其篤於故舊者又如此

常州府知府陳侯實墓志銘

邵 寶

嘉靖四年冬十有一月我郡守虛庵陳侯暴疾卒侯諱實字秀卿世爲廣東瓊山人曾大父士聰大父蔭父昭以侯貴贈監察御史母黃氏封孺人侯童時重厚不好弄十七遊邑庠凝然如老成人屬文多切理致二十八舉弘治壬戌進士始通朝籍卽以疾謁告歸尋遭監察公喪服闋未起逆瑾矯詔例勒除名若干年瑾敗起爲南京江西道御史時內臣趙蘭以內旨採珠於合浦騷民黷貨侯劾罷之尋以母喪去服闋復除廣西道辛巳出按應天徵寧諸郡舉刺無所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三十五

遺無湖有沙灘民業葦利中書有事其地者奪而有之侯奏還於民嘉靖改元擢知我常州侯至嚴叅見之儀謹文移之式而於前政不擅更張誠待羣吏裕處諸邑政有禮存刑有教寓規爲遠大而不屑近小朞月間上孚下悅稱循良者同然一詞歲值大侵民率走死無弔巡撫請發內帑銀分賑不足侯憂之甚檢庫中羨餘得無名錢若干萬將盡焚以益之主者曰此故以供郡吏燕饋諸神需者也奈何發之侯曰庫皆公錢賑饑與燕饋孰輕重緩急卽日令糴穀貯之倉或勸分富室侯謝不聽曰人各爲家勸猶欲

也如吾心何是冬有年侯入慰脫浙東海道倭人入貢與民交貨羣國殺人都指揮以下驅焉而被害者一人傷者若干人事聞於朝議守者不豫欲置重法上遣都給事中劉君會巡按御史王君臨嚴之二君以侯法家檄與其事侯言倭來以貢不以寇事出不虞安能豫之雖然官以備名亦不能無罪焉若加重法則過矣至於士卒於主將死不赴救自有常法亦不可加重二君上如侯議上從之侯既歸常病士習之浮靡也欲以正學倡之謂宋龜山楊先生嘗與鄒道卿數君子講明程學於常習焉其久親炙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三十六

私淑故有淵源乃謀建書院於城之西隅以祀龜山配以道卿而下十八榜曰道南取程子送龜山語也君子謂是舉也正而遠抑有默寢勢家侵地之謀焉其他積弊數事次第搜革或談及修船累人輒爲興歎方圖處之而不可作矣嗚乎惜哉侯卒之年距其始生才五十一甲子而已侯自筮仕以來家居日長立朝日少故涵養深久廉靜沉遠德與年進而未見其止初侯未來常州陳御史原習過我言侯目經學外嘗取古方書及星曆地理諸家書時一玩習若有偏悟獨解者往往與知者談之平居無浮言妄動

事必有則其將至也前守王參政誕敷言侯精密  
恕每以古人自期非教所及為吾常民賀近吾門人  
故參政誨之來自海南其備言侯平居孝友內外無  
間言從弟容死遺孤二人哀而育之真稱猶子長為  
成室有田數百畝歲入取給賓祭日用餘悉分諸宗  
族土官某犯法以數千金丐侯言緩死侯峻拒之送  
人周決誠懇聽其言論如飲醇酒無不量滿遇賤夫  
無誰何聲雖燕昵不狎隱齒不褻至於臨財則斬斷  
焉若將浼之人亦不敢以非禮至者鄉人稱侯德至  
擬請聖賢之徒善人君子不足誇也今以三子之言  
獻敬錄

卷之八

三

徵諸狀所稱尤信



安慶府知府

公諱鍾字太和姓

少師比干之後先世

自莆田遷南雄再遷高安迨三水建縣遂落籍焉地  
有隱德考高以明易齒胃仕汀郡照磨部郎中姓  
唐氏封太宜人公生于汀署幼穎而恪年十有五補  
弟子貢正德己卯舉于鄉嘉靖癸未登進士授西安  
知縣以績最擢南刑部浙江司主事遷南戶部廣西  
司員外郎又晉南刑部廣西司郎中道北陞有警太  
宰疏公賢能可任乃轉戶部陝西司郎中專理三邊  
大同軍餉尋奔太宜人喪服闋復補戶部雲南司司  
獻敬錄

卷之八

三

中戊戌四月出守安慶遇

聖母梓宮附葬于郢百

廟供億勞瘁成疾庚子九月二十有八日卒于官距

其生弘治己酉四月二十有七日享年五十有二公

之令西安也界于龍游民素驚訟鑒前政鮮終清操

特立濯柳好書之稅政殲除羨豪之姦究士振其德

民安其業考績北上郡人繪其生像北遷之日載道

遮畱立感恩碑江山鄭子記之謂其寬而有立嚴而

不虐過士以禮字民以仁而先持之以廉公明恕以

故獄訟平而徭役均租庸減而夫差省他如作粥活

饑停徵恤道包直請託不行當道以他邑疑獄難獻

者委之往往得白數彼旌異略無德色蓋實錄也其在南曹也爲主事則動謹道揆不怵禍福故獄經公者咸稱無冤副戶郎則政尚正大監江浦諸谷凡納郡縣輸不爲贏羨曰足斯已矣何必厲民及正郎署則以開敏精厲受知于大司寇間公淵獄有干涉權貴諸司或跼蹐不能治者悉以屬公無所左右一斷以法由是賢聲丕顯而太宰亦且見知矣及理邊餉經畫有條裕芻糧節冗費儲胥賴以有濟起復再至人猶繩其美焉其守安慶也郡當南北之衝百爾繁劇詢民利害期與吏始綜理大綱僚屬受事故自處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三十九

整暇而百廢咸植尤篤意人材旌孝節正文體皖城遠邇斐然向風當蒞治之餘建懷寧之學歲已亥六月聖母耐郢綜理精密故梓官利往而民不告勞巡撫歐陽公鐸巡按邢公第上其最績有白金文綺之賜會巡江之卒特監司勢需索驛傳聚毆津吏關市騷動縛數人乃定御史臨郡以爲慢已誣矣公厚演利郢大臣上知其罔廢格不行人服其不阿益公素性嚴聰篤行孝友事親以始終盡禮撫幼弟則人無間言及膺官守身敬大行樹之風聲必先旌淑在西女新趙清獻之祠在安慶表余忠宣之墓其志何可及也當其衛用人皆期公大受永年而位終于中大夫年遽止于下壽嗟哉命矣夫

池州府知府曾公仲魁墓志銘 王真中

嘉靖七年徵天下推官知縣在職效著而資及者簡室諫之選殆百人而公名在十人之間比選爲臺諫名在第二方是時治具恢張論議昌行有得人之譽公名冠其前居後者無敢軼望不滿於時以順德知縣徵廷授爲禮科給事中公是也公會姓名仲魁字斯達以嘉靖癸未進士領邑適歲饑路有殍鬻其株貸之法開廩發粟勸分平糶煮粥和藥皆人所能爲而所出有濟餓者飽羸者起則公所獨能人有不能及也邑並山海之險宿偷蟠結穴深蔽密商旅晝梗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四十

民之畜聚不敢在野公蕩窟覆巢使民露積田間行者齋重物可以夜出其所爲法在募精卒除戎器使謹候微而已他邑莫不相效爲之而賊發必得卒伍之勇用以得賊而不以虐民則公所獨能他邑莫曉何道致然公又舒濶自信非挾數舞智爲開闢張歛如世所謂能者亦其開坦真惻有以得人之力而盡人之情也民既安富乃爲畫便興利使可垂久日縣令數更人各有才吾不敢保後人不能易要當與民爲百年計耳其立社倉建社學所爲歛散主鈴置籍與教之訓誨課業儀節具有條式今尚行於邑公於

爲政如此其在言路務在存體開誠不慕子牙之行  
嘗謂今既未能曲盡孚信以冀感悟則人者固未可  
言而撻發小故攻訐細隱以責直聲吾甚恥焉惟隨  
事盡力不爲無補耳其監在京庫局東南百物之貢  
角羽齒革錦綺繒纈粟米荈苧金漆蠶石充備尚方  
服器食飲好玩頒賜出於三農嬖婦之所主治虞衡  
林藪之所飭化皆竭人力之良而當主以內寺官府  
乖隔民輦輸入官主者求賄無藝賄且半輸物公剔  
刷蠹本芽拊拊折省民賄以萬計主者夜懷金千笑  
入謁祈少寬弛公正色曰吾以上聞者若死矣吾貸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四十一

若死監法終不可弛也其人慚竦躍馬去退則涕泣  
私語曰曾給事貸吾死吾誠謬悖自今不洗手奉公  
所爲法非入也始民以役當輸官貢皆相恐以破產  
則廣哀斂他戶以充賄名爲汎費公監之所省既多  
乃議今歲所省汎費既難以却還他戶役者免破產  
足矣而使以賄餘爲家則主者亦不能平也乃徵其  
半入官而行下所司盡罷以後汎費其釐革弊事詳  
整有要此公所謂隨事盡力者也方寺人懷金時若  
遽以聞寺人必得罪其黨必且深怒交怨謀所以相  
撓監法未必行而民未必得省也公能使已不汙人

免於罪而事克集則予予者何所濟焉滿考拜禮科  
左給事中奉詔闕往使靖江王府門其王還朝遷嘉  
興府知府以母老乞終養 上優許之母喪畢起復  
爲池州郡介江而並畿內賓客尉傳與夫苞催以交  
際畿貴當勉與江南諸大郡齒公憫郡瘠而民不堪  
一切罷之且自以老諫臣典郡當悉意圖民有以報  
塞義不欲專修文養交爲自容稍革郡之舊事別置  
條法使可遵守而畿內諸新貴人頗相指目爲迂濶  
而自尊大也會御史陳姓者以巡江歲滿檄取紙筆  
費於池州公曰吾知爲民太守不知爲御史胥吏也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四十二

御史恚曰太守慢我上疏論公吏部持其論而論者  
方奏事至京師爭之益力考功懼拂其意遂罷之  
徇之蓋公在郡十餘月耳臧否之論廢置之柄所以  
馭賢不肖而御史以自快其私吏部以徇人之私使  
其施於不肖猶害於政况其所論罷者乃賢也嗚呼  
可畏哉公既歸深簡自重罕與客接堂上絕無人跡  
賓座塵沒寸許子姓歲時起居中堂領之而已監司  
郡邑大夫加禮問慰亦不報焚香讀書不求爲積博  
聊以陶性間寫爲詩亦不務工而趣我蕭雅冲然可  
誦雖獨居一室鄉人利病謂盡移書其長老知



義者使率子弟隨分爲之要於俗化有助所及者止  
而其風誼遠矣三衢程侯爲泉州雅以謂度自高好  
賢有禮命駕訪公賦詩投贈顯相欽慕意屬有勵表  
公竟不至郡報謝程侯甚以爲得也人士由是高程  
侯而以爲公榮公素多疾然敏斂務莊欽無辭情之容  
罷宏神裕絕不見舉遠絞切其用意篤厚在人倫風  
教之間不爲負於冥冥非貌爲悖洽而情不至者也  
宜其見祐於神明故雖多疾而享年不淺以嘉靖戊  
申七月十七日卒年六十有八方公微爲給事中某  
方爲郎同朝以職業名節相勉猶吾師也其罷歸吾  
蘇錄 卷之八十三 四十三

子矣

太平府知府吳公一儒行狀 施可大

先生諱一儒字望魯別號小陵世爲崇德人大父正  
始占籍歸安正生晚丘悅悅子男四先生居一先生  
性至孝與人交多長厚恂恂不妄發一語至下引善  
救失必洞悉誠惻惻緒紳交遊中今猶誦之不置也自  
少有大志父翁以家故不業儒且甚窘不令習舉子  
藝年十五卽往依外大父徐君徐君故亦不業儒家  
亦嘗獨憫先生之不能自給而日夕強爲吐哺以助  
之遊者志甚切然而饑寒殆不免矣年十七補邑庠  
生嗣是家愈不支則從里中授章句藉升斗之需以  
獻散錄 卷之八十三 四十四  
膳其父母孺人躬操織紉甚且積雪凝冰手指血裂  
亦無敢幾微見于顏色先生生平並不忍纖毫私畜  
以傷親心間嘗以細故受譴于父翁輒號泣跪而請  
之翁起而避之別室則又號泣跪而隨之如是者數  
四必得其歡心而後敢退父翁嘗以事忤邑長吏筆  
是幾危將論之戍矣先生力不能捍立公門外慟哭  
累晝夜幸長吏公卽南樵戚南玄先生也慨然曰人  
有孝行若此而可重困乃翁哉立召開釋而且躬自  
結納于先生遂爲知己嘗與一山王公鹿門茅公輩  
師事一恭唐先生諸公並以才名滿江浙至論孝行

忠信必首稱先生師友間共惟讓而尊禮之甲午第  
子鄉人皆以爲華先生獨追憶勞苦色慘然已而作  
計吏北上連不得志于有司當是時先生外多交遊  
既不免往來候問之費而性復不喜逐刀錐爭什一  
之利家益落則遍遊淮揚南樵吳門攜李之閒教授  
生徒歷風波躡霜雪備嘗艱辛而孺人獨雌處躬織  
紉之事以膳其二親者如故庚戌第進士追憶勞苦  
南望咨嗟不殊鄉薦時拜官刑曹五七年間盡心推  
鞠多所平反獄以不寃戊午持節省獄蜀中蜀故土  
瘠民貧迫饑寒爲盜以米鹽畜牧零星受重辟者踵  
獻徵錄 卷之十三 四十五  
相接先生又盡心推鞠疏其名以請全活者甚衆其  
他以宿逋除者又什而七八也還奏事于朝以最  
聞而出守太平太平者國家輦轂郡也南北之馳傳  
而過與勳威勢人之嚮引而窟據者竝爲百姓苦先  
生又盡心以拊循之痛損廚傳供張之具及裁抑勢  
家請謁憑陵之私百姓始得帖席過歲較曲爲賑濟  
大略效富鄉公朱晦翁之法以輯其流離而瑣尾者  
未幾又遇旱身先禱祈縞衣蔬食甚且徒步拜請如  
是者積旬日夜竟以勞其心而瘁其形而病作矣病  
且亟尤強起視事諸父老悉詣神祠願以身代而病

則日刻不可起先生既沒郡之民攀號而送之江之  
許者殆以萬計撫按監司以下竝哭而吊之有曰潔  
已愛民而齋志以沒致身殉國而飲痛而亡士類何  
所儀刑小民如喪考妣敬其治行祠之名宦追喪之  
返也吾鄉之士民悼長者之既逝慨承式之無資無  
不人人悲且涕而海內學士大夫思若嘗之間失此  
老成人也亦無不人人悲且涕大按先生本末方其  
處而順親可謂占之純孝及其典郡而愛民又可謂  
古之遺忠至于中所歷履堅忍以濡其成極勞盡瘁  
以俟其斃此則孝子之所不能嘗而忠臣之所不欲  
獻徵錄 卷之十三 四十六  
以身而姑試之者吁亦甚艱矣先生爲刑部主事時  
封父翁如其官母徐氏妻錢氏竝爲孺人

淮安府知府范先生積善志銘 陶望齡

公諱楨字千美號養吾其先蓋宋參政文正公之伯父正公之曾孫曰直愚者爲永嘉令當南渡時從尼會稽四傳至漕泉令宗堯居九節坊宗堯玄孫允當國初時官光祿署正生溥溥生封川知縣鏐鏐生垣垣生綺公父也仕爲江西新昌典史後以公貴封奉政入大刑部雲南司郎中新昌公廉解歸十有九日而卒於是公年十五矣貧甚幾廢業已益自奮滿服試縣中第一大爲令所賞補諸生十年受徒自給嘗開兩館往來講授時母老而配沈病臥講畢復步歸縣徵錄 卷之八十三 四十七

爲炊常奔走無課文暇時於塗間默構之每往返輒就兩義晚歸恐兒啼煩大母因取懷之潛步月中運思成課課更多其伍其精苦如此嘉靖己酉舉於鄉連成進士第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官節慎庫蒞事日噉餅數枚以廉謹稱職得時譽當事者因令人要致之公不肯往見以是差滿換職需二年餘始補刑部廣東司明年審決關內未報命就轉雲南司員外郎尋爲郎中時有昌平密戶百許犯陵脉論獄并悉从公心哀之念必有首事者得之餘可活也竟生一人外餘悉減再考出知淮安時倭驟犯鹽城特募廟海

實淮安地公行次徐得報疾馳詣郡未至泰州復急時督府集兵五萬七千人分十七營以禦之而公自將卒屯蘄花溝以杆城畫繕兵械宵嚴守備時荒後府藏虛諸軍所給餼日千石餽者三萬人商賈希少倉糧告匱公揭榜增糴價拾之是時廟灣賊方發民屋壁牆築堡因鹽商積粟爲持久計度賊勢未解慮懷不繼言於漕臺請發數萬金告糴湖廣漕臺難之而先是軍門已截謂運糧五萬石公竊計即彼聽而上請朝論未必從即從亦緩無及於是擅發銀三萬兩六道往糴五旬米至就船中減價糴之頃得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四十八

銀三萬償糴本而空糴米五萬石軍興給足卒以殲賊自文事不解帶者半歲衣漬汗表裏粘合爲一肌漆如漆兵事甫罷而景藩役興王舟之涉淮也從彭城達於寶應供頓千里舳艫萬餘艘兵衛夾塗錦纜而幸者五萬人兩涯各除道五丈立民廬輒撤之公徇廬置敞船覆土板上望如平地居者以安淮人表水而濬公笑曰無庸王舟至上流開水從水患淺耶時諸郡括丁夫役呼召甚棘公略不儲待漕院大憂之名爲語公設口明公在何處耶怫然曰乃欲委罪於我哉一老丈何濟曰非敢然也獨仰明公斯易

集耳曰奈何公曰今王船方出糧船必不敢入開比  
次坐候日費爲難今以旗甲守船而用其十八爲夫  
彼利得餽直趨役必喜第須一紙牌耳曰如不足何  
曰今鳳陽以夫數萬協濟於徐役畢必道淮而反若  
乘歸途之便資而役之無不樂應者則數具矣於是  
知御史大喜稱服公進曰無庸也復愕然起曰何爲  
曰方今上流養水以濟王舟比入黃則各閘皆洩勢  
若建瓴安用衆曰是固然矣彼肯恬然自去乎曰更  
計之公勿憂都御史歎曰君有心計吾不及也先是  
光祿寺割沿途郡縣具王膳食品珍異每頓直數千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四九

兩公袖大明會典爭於撫院曰王舟所過州縣止供  
雞鵝柴炭此明證也且光祿備萬方王食以辦此窮  
州僻縣何緣應奉乎撫院然之爲咨請禮部部更奏  
令第具膳直王頓二十兩祀十兩省供費巨萬計比  
至公遣人持銀金通於塗遣王左右曰水悍難泊惟  
爾意於是王舟皆窮日行水漂疾如激箭三泊供祇  
千三百比至儀真而一夕五萬矣時王重載出羣盜  
謀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鄱陽分徒五百人往來遊奕  
一日晚衙罷門卒報有貴客入僦潘氏園寓孥者曰  
有傳牌乎曰否命調之報曰從者衆矣而更出入公

心疑爲盜也陰選健卒數十易衣帽如莊農口誘往  
視其徒入肆者陽與飲飲中挑與闘相搏禁以來而  
戒曰慎勿言捕賊也卒徒散去公命與謁客西門過  
街肆搏者前訴即收之比反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  
舟方至官司不暇食暇間汝闖乎叱令就繫入夜傳  
令儆備而令皂隸飽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諸囚於  
庭厲聲訊曰汝輩謂官府當出迎王而欲乘空虛爲  
亂吾久知之徒送死耳咸叩頭伏曰奴輩當死侵晨  
捕賊首已遁其孥校也於是令飛騎馳報徐揚諸將  
吏而斃十七人於杖餘賊散潰是事微公且不測疆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五十一

吏皆悉誅死矣居無何而王帶城之議復起淮安故  
兩城新城者南宋時築也時亂後漕院以多備也議  
合之公意弗同院怒過舉之身爲植工竣命曰王帶  
繪聯城圖大享勞羣吏令人邀公公固讓不往出行  
城上歎曰此城患也務大難固速成不堅是功必敗  
矣院聞愈憾於是搜遠歲通爲罪劾奏之得旨奪一  
階而公竟罷公爲治英敏善決斷不畏強禦擣奸雪  
滯通於神明鄉宦某者淫暴擅殺大爲鄉里患海夷  
之亂築郭絕衢道自固府判出經其郭閉勿令過判  
還以訴公公怒命隄焉無何其徒殺邳州三郭以賊

紙報驗得之遂以兵圍其第繫徒三百餘人併  
所爲諸奸利事訊之皆款伏某知不可解而恨公切  
骨陰謀刺公公偵知之不得發則賂於朝得復起  
身至行赴官會爲臺糾奉詔逮問而歸獄詞於四  
公焚香誓神引囚七百鞠之得實以報某竟獄死民  
宋子徐栢反婚而夫之父訴府公曰臨婚嘗不遠遊  
是爲人殺耶父曰兒有力人不能殺也久之莫決一  
夕乘燭坐有濡衣者臂兩臂僕而趨公默詎曰噫是  
栢魂也而繫斃水死耳明日問左右曰何池沼最深  
者吾欲暫遊對曰某寺遂與以往指池曰徐栢屍在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五十一  
是乎網之不得將還忽泡起如沸復於下獲焉召其  
父視之栢也然莫知誰殺公念栢有力殺栢者當勅  
一日忽下令曰今亂初已吾欲簡健者爲快手選竟  
視一人反襖脫而觀之血漬焉呵曰汝何殺人曰前  
陣上流耳解其裹血漬霑纊公曰倭在夏秋豈須襖  
殺徐栢者汝也遂且服云以某童子故童子至曰初  
意汝戲言也果殺之乎一時傳以爲神焉去郡日郡  
人扶攜悲戀婦女皆登堞呼囂或騎馬擎船尾之川  
途爲隘踰數百里至江而後反或裹錢物投舟中公  
遣人追還皆莫得主者復爲生立祠祀之其惠愛如

此公於學以力行爲尚每談論經史風旨超邁終日  
不倦敝衣徒步遇之者以爲老生其臨事明足蚤知  
勇足以斷仁足以守刀斬鏡別毅然不移惟識與力  
可謂兼之矣所著洗心居格言觀史雅言首尾吟等  
集行世少嘗讀書道觀數惟見同學者死焉公翫習  
無慙色其膽決蓋天性也卒歲有降紫姑者謂諸孫  
就問詩以詩呈公詩有半醉逢司馬句公笑曰吾今  
死矣半文八十加一吾壽數也醉者酉卒丁酉卒也  
馬屬午在午日乎果以六月午日歿

廬州同知府事許侯榮惠民碑記

夫淮右南北要衝風氣剛勁世多豪傑尚矣方今之時其能全民生于至危知天命攸在而德及于無窮者高陽許侯其人焉侯之鄉邑舒城實廬州屬邑橫濱之餘顛連無告歲自辛卯團立烏沙屯戌加以招懷叛散亡復合生齒蜂集室廬櫛比越明年結好佗部多寶假以統兵元帥鎮守舒城聲援之勢既成甲午春正月有口青軍大肆殺掠封豕長蛇殆不能過腊肉為食醢血為漿凡所經由不遺噍類而侯發令運謀以防不測連營扼險設伏乘機彼既偵知獨獻微錄

卷之八十三

五十三

無所犯是年秋趙雙刀攻陷廬州侯則躬擐甲冒土氣倍增既令敵人逐北繼而修治溝壘營繕器械勞必身先寢食幾廢丁酉冬陞同僉分樞密院事鎮守如舊又為城建七門堰防三水樓櫓如畫過者不敢仰視焉明年冬再陞同知樞密歲至甲辰伏遇今皇帝統御六師恢復海宇而廬州已先款附侯焚香誓衆曰我之堅守茲土十年於茲者豈曰貪天之功為己利但為爾鄉井全生計耳今天命有歸吾屬其無憂矣時即表上符印其軍實名數租賦悉版以獻有旨邊事未寧仍頒所授如故越歲改今任同知府

事至五稔不遷愛惠彌篤故其士民一日環立相視曰我侯之流恩布惠者星一周又餘年矣匪侯之力身歿以生家苟以寧曷樹曷耕脫萬死于百千而獲見今之日者皆吾父母賜也弗載堅珉焉垂不朽咸白縣官長狀其實來屬余文為之記侯諱榮字榮卿偶儻好施果決有為於佐理尤有聲云

卷之八十三

五十四

常州府同知石允常傳

石允常字恒德浙江寧海人洪武甲戌進士歷官河南按察司僉事廉介有聲人稱石清潭分巡某道致行民間聞哭聲甚悲允常廉知其女爲閹宦通奸而死受其訴聞於朝捕宦抵大辟聲宦銜之巧搆允常左遷常州府同知俄北師起允常棄官歸 文正節位追論建文間廢毀周府官僚事逮者五十餘人允常與焉衆悉洩懼服罪人上贖米五十石獨允常鍛鍊百端堅不肯服繫獄二年免死謫戍中屯衛躬儼甲冑幾三十年年七十代還過南畿感愴病卒于

狀敘錄

卷之八十一

五十五

長山館

鎮江府同知陳謬傳

黃生

陳謬字允忠廣東番禺人永樂戊子領鄉薦爲卒業學庚寅五月卽拜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彈劾不權要嘗奉事聲譽甚大聽者悚然 上令俄之數日奏對如前乃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爲大聲秀才云嘗以直諫觸禁 上赫怒命爲坎瘠之露其首七日不死遂釋還職尋陞吏科都給事中一日率同列奏事忤旨落職罰使葺象房同事者先畢功降職去謬貧不能前入乃躬以爲之值 駕至問治屋者誰也謬俯伏陳其故 上念謬慙直且憫其貧命復官

狀敘錄

卷之八十三

五十六

長山館

辛卯九月奉使雲南癸巳三月還朝卽命署通政使司事逾年召應天府未幾又署刑部事所至凡百張弛悉中肯綮內中夏又轉鴻臚寺亦署事也明年冬又改署工部事聲績視前有加署事四年陞授順天府尹政尚嚴明有漢張趙風嘗出行轉城隅謨衡皇太子駕事間竟不問已亥四月癸巳有白鳥乳于庭樹謬以獻 上喜賜金幣廷臣稱賀無何出爲湖廣按察使歷官三年無冤獄將代吏部侍郎師達有事湖廣之督軍等改任山西以事特親王賁知浙江海鹽縣改元正月封建親藩遂輔導之職延

臣推諉可用會 上一品問左右曰大聲官人何在  
此人宜爲輔導使人得易聞過至是起爲荆府長史  
王書忌良鯁直四大字以寵異之宣德戊申丁母憂  
歸郡人素服其公直有節者多訟之諉諉語諸當道  
皆伸之服闋復爲長史與王不協遂除鎮江府同知  
時戶部侍郎周忱督漕于淮檄之脩陂塘圩岍相方  
設宜有成績未滿考以老乞歸卒年六十有八諉爲  
人剛介然賦性恢譎當被瘞時歎息謂其子曰吾今  
夕乃爲大甕所苦請其故則罵之曰叱嗟汝不知耶  
朝廷瘞人當以甕今速死耳瘞者如其言遂得屈伸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五十七

不死云

松江府同知李 傳

李錦字在中號介庵陝西咸寧人父嵩有行義稱  
君子錦九歲失所恃如安成依舅氏爲擇師教之端  
坐終日不逐羣兒嬉戲讀書知大義日新月異成童  
還爲諸生受易於董生益肆力於學後遇泰州小泉  
周廷芳先生講學得聞周程張朱爲學之要遂棄記  
誦辭章之習專以主敬窮理爲事又與西郭姚氏渭  
南薛氏麗澤講習善則相告過則相規知行並進久  
之踐履益醇關中學者咸敬服如宋人之於橫渠云  
登天順壬午鄉舉入太學友天下善士爲邢祭酒謙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五十八  
所重令諸子受學諸子稍不恭輒遣去後邢坐事下  
獄錦率衆抗章明其無罪事親色養而志無不適執  
喪盡禮不作佛事士大夫家至今遵行風俗爲之一  
變余巡撫于俊欲延之教子錦以禮不往教反齋衰  
不入公門固辭余愈重之嘗賻以二棺固却其一諸  
司有賻者辭命有不恭輒周辭不受所居僅蔽風雨  
茹淡服蔬至於屢空臨財終無苟取小泉嘗難之曰  
有人親病劇思食一梨求諸市不得隣人有種者非  
竊不獲將竊之乎錦曰身身以及其親非孝也周歎  
曰在中可謂立身顯揚者矣其解經極平正通達不



為鑒說且善誘後學諄諄忘倦出其門者多名士及  
任松江府同知職親戎滕行無所售有脫役四十載  
者乃發其埋沒即令補伍乃為官守所拘不究厥疏  
卒於官骸骨不能歸其僚友賻之乃得歸云

順德縣志

順德縣志

梁景行者龍山人也字宗烈其父文冠最先從陳獻  
章遊因率二子景行景字學焉文冠館于白沙習道  
論于碧王樓獻章乃名文冠藏修之所曰見玉為碧  
玉也景行既見獻章聞勿忘勿助之旨與計偕肄業  
成均於李公東陽所題百鳥圖一生稱善知崇明屬  
歲饑請太倉賑之活者數萬人邑多盜海上桴鼓晝  
鳴孰新盜赦不治受記使用命迹捕宿盜盡擒之婦  
女或於巫祠宿求嗣因為奸廉得狀盡收按誅之毀  
祠為社學故事令有扶銀移給諸生膏火 朝廷采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六十一  
本荆南道崇明司本倣徭一百有奇人過更一百二  
十兩景行爭言崇明敝邑弗能任省五六萬又請減  
馬糧之半諸牒供盡革之大抵節用愛人其夙昔如  
此矣改晉江未赴丁內艱服除不起先是吳廷舉知  
順德遇景行以國士至都御史侍郎南工部則薦景  
行京朝官及郡太守兩疏不報巡撫應天乃以郡丞  
薦之而兩廣巡撫張鼎亦薦可侍從風憲詔有司勸  
景行從從來後疏得鎮江府同知至則相國楊廷和  
假以叔人論死楊一清時為鎮江為請降一等之罪  
不報又上六事于朝驗中察黨與廣分封嚴內侍

獨通負比十五報聞遷壽前長史歸景行孝文冠蓋  
愛之異母弟無別怡怡如也有司欲爲治第固辭進  
若水見白沙景行爲之紹介若水曰白沙不作功名  
聲利往往而是宗烈超然世外未老而死豈天不欲  
白沙之緒延哉

論曰宗烈貳守遠郡輒上書言事此其志豈抑首下  
僚汶汶已哉漢法令長罷廢用使者言復起以故能  
盡其才今非進士死灰矣吳獻臣薦宗烈每自以常  
如也嗚乎非豪傑孰能之若巡撫張公亦非俗吏哉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六十一

松江府推官吳公時來紀功 莫如忠

悟齋吳公以嘉靖甲寅來推官郡南下車會倭寇  
難盤踞柘林以窺內境而撫守方公時且臥疾公攝  
賊守奉巡臺樞監軍則乃大明視事日不遑寧乘城  
旅宿戒登陴者殊死守募巧匠作雲梯春杵泊火炮  
佛郎機鈴鉦諸器械士弩射子藥必習屯之四郊以  
備聲援而寇勢逼甚士女趨保於城以萬計或議鍵  
關止之公曰城外非吾民耶以民與賊而抱空城爲  
守幾何悉縱之入人而無居者爲擇閒曠地舍之又  
城隘民衆壅汚蒸染因大疫公四啓水關便輪新殺  
者因其歸舟以機滯出之又多置藥餌躬行視療疫  
民已即土詣路兵過吳門總臣張公計擒逾時衆大  
譟及至松撫臣周公屬公除備公度水道所由就福  
田禪林外立營壁令土官以兵至者各署部伍舟人  
導之入以次受犒惠均而費不冗諸營帖然客兵素  
獷悍剽掠即不異寇公用贊畫者言爲好語結其酋  
長數輩日率之以徇於郊刁斗相屬酋或弗戰呼其  
長縛治之迄終事無敢犯者比張公移鎮境上有親  
兵取人一縑公懷之數十張怒讓公公不爲動徐對  
曰公用兵以安民意忍此兵殃民乎張愧而止明年

四月寇猝至攻城雨甚城崩西南隅數餘丈人惶  
亂撫按兩周公倚公急公盡撤屯戍第以箭弩數  
人扼其衝兩公危之公進曰兵多見弱稍示之暇彼  
將不虞且淳淳安能登即登從高墮之易耳兩公謝  
不及時內徙之民薄城而居類以苦公慮為火箭  
所及亟撤之而陰識其姓名於屋材夜選卒運之遠  
外以為木欄杆修城者卒且股栗無敢前公首馳一  
騎出南門皆從之平明欄畢三日而城完復以欄材  
還為民屋則固昔所識也賊知我有備棄而北走將  
突南都公建議曰欲窘賊所如顧方略何如耳第決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本三  
震澤水斷松陵道賊能飛渡耶當事者從之急檄吳  
江令泄湖水出平望趨滅山湖嚴以水兵塞諸隘賊  
果由橋李道平望阻水不得進徘徊一堤中自相蹂  
踐我兵出其不意先後遮擊之斬首三千餘溺死者  
無算此王江涇沈家庄之大捷語備倭者快之至今  
而本始所為緊公首謀也夫松固國家財賦重地百  
萬生齒所繫安危計甚殷憂以幸生承平詠歌勸苦  
廬然乃能上輸國服下恤其私以稱樂土自倭夷作  
難民不知兵儒吏愕顧城之不亡者幾如累卵公  
自諸生赴義倉卒出入危城躬履行陳三年不

寢督視戰守辭指激揚臨敵制變所至見奇固滿  
為金湯作羸弱為猛虎障蔽全吳保寧畿輔厥功  
矣及事既定大吏蒙璽書之褒將士受不貲之  
公保障之澤在吾民者闕然未議也今去松廿有餘  
年而蔽帝與思中和六頌獨有人心未泯之公在於  
是缺畝遺黎紳絢士雋偕凡若干人屬莫如忠撰次  
其事碑而永之如忠固有道義之雅於公又采自輿  
誦惡敗以不文辭公名時來浙江仙居人以嘉靖癸  
丑進士由松郡推入刑科給事中言柄臣不法事遣  
戊戌表降慶建元 詔起行間海晉南臺御史中丞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本四  
閱視江防竟以忤時家食尚需 簡命云

邳州知州寧直傳

寧直山東滕縣人姓類敏好學洪武乙卯舉於鄉  
學官宣德間擢宿遷知縣寬廉平易興學勸農  
月民相率趨令邳州有張氏以種瓜爲業一夕爲人  
刈其苗殆盡訴於直直曰汝有讎家乎曰李榮與予  
舊有怨直卽召榮反瓜田四鄰收其鑊數十事雪  
之獨榮鑊水味腥苦榮遂辭服州民張謹妻朱氏盡  
失金環釵釧六事爲姑所撻幾死其兄弟訴於直直  
召朱問曰是日往來者何人曰有出嫁小姑并鄰婦  
三人耳卽日召四婦人至則以布蒙其面坐之帳中  
獻散錄 卷之八十三 李五  
使其伸足帳外令諫曰此是盜金鑊者取大杖杖之  
一婦卽縮其足出而詢之乃小姑也一鞠卽服鄰境  
楊氏兄弟五人爭產訟經年不能決越境來訴直命  
照庭下累日引古人兄弟友愛者反復開諭之五人  
感悟請不復爭上元縣人有囊鈔五百貫爲人盜去  
訴於直直曰汝何所見答曰只枕一石他無所見直  
曰奈何令人取石入城隍祠決而求之復以其狀焚  
於祠下人爭趨觀密令諫數人聽察衆中又令二人  
立門下凡觀者出入皆索鈔一貫無鈔者不得出有  
二人私相語曰我知盜囊鈔者出此我與汝卽其門

道其故彼懼而分我則已諫輒執之遂得盜鈔者  
理民訟多類此正統元年卒于官邑民老幼攜扶哭  
於縣門相屬不絕有送喪至滕葬畢而後歸者

鳳陽府亳州知州顏公本墓碑 許宗魯

明有顏大夫者諱本字繼喬隨之應山人也邇其先  
業源自宜春歷世載德逮洞玄公篤生大夫其生也  
重壯岐嶷弱冠秀發壯而有室抗跡前古悖孝克友  
懋學砥行非禮弗蹈非聖不誦鄉之人稱顏季子而  
不名益尊異之也正德丁卯舉於鄉有司慶得人焉  
明年試於春官不第乃遊南雍海內衣冠翕然宗尚  
咸以顏季子爲師大夫直任弗謝歸則德藝兩崇猷  
跡寰宇願納賢者無間秦越歲丁丑舉進士居郁下  
與其鄉之人黃岡王生廷陳頡頏聲譽然端雅峻潔  
狀敘錄 卷之八十一 六十七 長山館  
人恒右大夫益自信求同於道弗求同於俗乃竟干  
時禁外補許昌大夫守許昌先教後政綱目井井渥  
於澤下澆於承上再期政成使者揚於廷將移歸德  
乃竟移毫益毫人當樞欲庇其土也毫故有武豪石  
氏并縣州守大夫鋤折不避乃又鄙抑當樞人於是  
湧沸洋溢盡眩耳目銓衡匪焉竟落大夫職以歸於  
時怨者肆行將梗於途而毫民德之護持以行得返  
於鄉大夫歸益淫礪自信不以進退爽節乃言曰彼  
能尼吾仕而弗能錯吾履能黜吾爵而弗能墮吾學  
吾將樹鳳立言示範來世乃謝絕公府慎交親賓沈

宴典罔遺略世故屹然表立爲望於淮漢之間乃自  
號曰淮漢先生而人亦翕然信之不疑也於是首著  
家政以範俗次作州來以裨政又作邑乘以善治作  
七禮解以崇禮作選詩評以復古作十朝小識以存  
故而其紀皇統述聖孝則聘志典都筆削是宰乃其  
詩若文則燼餘稿具之矣總其學行大都則質直若  
汲黯無隱若范武子廉若楊伯起不私若包希仁任  
真若陶淵明辯博若荀卿沉潛若楊子雲恢弘該括  
若司馬遷班固古雅整厲若顏延之謝靈運言有可  
法行有可尊益亦兼古昔之歎爲今時之萃美麗昭  
狀敘錄 卷之八十一 六十八 長山館  
水終矢言弗替乃其仕履亨塞所弗較也西京許宗  
魯曰余表顏大夫之墓有深慨焉大夫有輔世長民  
之德匡時濟艱之才華國鳴世之文制禮作樂之具  
顧乃小試輒沮終焉卷藏天邪人邪抑亦時邪余與  
大夫同舉進士欽嚮其人謂當柄用康濟斯世今已  
矣哲人多窮大才難用豈不信哉爰述其槩列勲豐  
碑倡烈表阡窮壤悠玄斯名始終云爾

睢州同知盧熙傳

盧熙字公暨洪武四年以薦授睢州同知時中原  
定歲徭清饑熙一意休息惟恐傷之明年行守真  
御史銜命搜訪舊軍籍見民充之雖近千人檄熙拘  
送熙召民自實得嘗隸尺籍者數人昇之御史怒械  
繫曹吏必欲盡得不然以格詔論同僚懼議發民應  
之熙曰吾守民吏也民散吾誰與處乃自詣御史曰  
州已無籍軍令民且散走獨有同知在耳請以充役  
御史怒斥去堅立不動竟不能奪乃罷去後卒於官  
貧不能葬官為具殮喪歸吏民挽哭者千人道遇大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由無一人少却其得民心如此熙為人雅飭信厚博  
涉經史亦善筆札子充賴字次農文學得於家傳而  
尤高以能書薦將官之會世父熊死歸葬誓不  
仕充賴子儒字為已博學能文自負甚高亦以薦  
官中書舍人

高郵州判官贈光祿寺少卿王相傳

朱陸樵

王相字夢弼河南光州人也正德三年進士授沐陽  
知縣值歲荒相設法賑拯全活者甚衆秩滿拜監察  
御史巡按山東訪除民蠹擿伏如神至臨清捕監宦  
慘惡者數輩悉付於法權倖震懾及還朝又劾錢寧  
江彬風采益著無何乃竟構陷被逮謫高郵州判官  
卒相博聞有精鑒初少師張璁以落第候除相遇於  
逆旅之舍見其貌奇之謂璁曰子它日公輔之器也  
願少需勿輕就璁曰我囊金罄不能還相曰計費幾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何璁曰約得三十金足矣相卽如數貽之俾歸候時  
後數年璁果舉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嘉靖初議大  
璁言 上多采納累進大學士乃上疏言相以忠  
純雅誣宜有恤典詔贈光祿寺少卿

高郵州判官姚君旭墓志銘 唐順之

君諱旭字景陽姓姚氏姚氏居湖之蘆溪至先生徙石門而先生嘗有意復蘆溪故居矣顧力不能後稍買田蘆溪之上城時上塚輒低徊不忍去因自號曰蘆溪叟然姚氏故自石門徙蘆溪至先生五世復徙石門亦有數云先生爲人喜施戚族多仰先生于諸昆弟尤篤諸昆弟或不能守故所分產產且盡先生輒割產與之又盡則又與而先生所自有產實不豐也以是人皆推爲長者先生少治尚書補邑弟子員後以貢爲國學生至拜官高郵州判時年已五十有獻徵錄 卷之八十二 七十一

四矣既老而始仕其仕又卑且不久罷去故所設施者不顯然其在高郵亦多有愛利可紀鄆故水壑而先生爲判官職治水嘗繕完白馬諸湖故堤不穴堤下通水溉並湖田野人及往來者皆利賴焉一日先生視水堤上會風起湖中覆船船人多溺死者先生匍匐召木工救之其出水生者給之襦敝流屍葬之城北原上所獲篙櫓器械錢布以萬數今溺水者各自認其物而歸之其無主者悉以歸木工當是時全活貧還者幾百人葬者倍之 答陸賊涕而君

寄書州事州富人陳錄朱

氣力漁食里人里

人訴之上官上官素與諸富人錢交不肯置于法先生既署事有諸富人至庭下卒按法刺配之千戶劉坐疑獄論死家苦貧不能關說會獄疫先生起閱獄次逮劉出伏庭仰天者再首領曰呼曰日顧猶在邪左右杖呵曰何言也劉詭曰某繫獄自以不覩日久竊爲或亡爾先生異之屏左右問狀劉頓首流涕良久曰某重臯法固當蚤戮無赦顧復何言先生覺而許置之陰令人刺其所爲狀即召更獄曰御史出之鄆人以是愈重慕先生然先生故喜施雖在官中亦不廢施故人就先生率得所欲去以是鄉曲常連接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七十二

官者中而先生又不善結納顯者竟坐是罷計其在官僅三年耳生子曰翼女四皆潘密錢汝周孫熙通等叩叩與嘉靖戊戌進士先生送其女京師明年坤辛酉與先生南還道病至家卒年六十有五

應天府上元縣知縣安福伍洪傳 李時勉

伯宏伍先生死孝近五十年翰林侍讀學士後學李時勉乃爲之傳先生諱洪伯宏其字也世謂吳行人子胥之裔宋福州長史諱始家安福宮教先生誥皆其祖也資稟清純爲人剛介幽僻僧舍力學二十餘年時或友碩儒諸君子講論道義遊玩山水而已慨然有志三代顧夷虜之時恥事之我 高皇帝逐夷定夏爲洪武三年庚戌詔各行省以經義試士備用先生曰道可以行矣以春秋就試主司石門梁寅薦於春官明年由春官登吳伯宗榜進士傳臚擢山東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七十三

視之及長割其所有俾獲成立洪武丙寅異母弟曰伯讓得罪出亡上遣官校擒之弗得直趨梅溪執其母復命先生哭求代母曰汝往必死莫若老身當也嫗族朋舊諷之亦然先生曰母離父子卽自死敢以弟故累老母而全已身也官校頗難之先生奮然曰罪固死矣以子代母以兄代弟何不可之有就繫而行不知所終矣得壽五十有九悲夫平生詩文有溫雅之趣憶勉童時稍知向往每於先正輒求親炙先生見輒奇之動必教之以正逮先生別於鳳林送者數百無不涕泣先生神色怡然若不介意又進時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七十四

勉等曰吾爲家也子其異日爲國乎言猶在耳不敢忘也每欲表以勵世未及爲耿適儀曹劉友球編集郡志勉故述所見聞并以遺先生冢孫冕今任桂東司訓云贊曰勉讀經久而知呂尚之擇主伏勝之篤學兩疏之歸田薛包之讓產固羨其賢至於孔褒一門爭死未嘗不三歎其難若夫先生之一身聚諸賢之善行振千載之綱常吾邑一人而已况我國朝以來道義自先生而倡利第又自先生而始也世有骨肉相殘名利馳驅者聞先生之風寧不愧死哉有以於名教大矣孔于所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所謂非文王而興之蒙傑鳴呼彼先生其誰謂乎



蕭縣令汪致道墓志銘

汪致道

嗚呼時哉出處之難也惟蕭縣令汪公當兵革擾攘之際從容周旋克保其家安全鄉里之民以歸于天朝終又不失祿仕歸老于家是益人所甚愛而能優為之豈非操心制行之有素造物者亦陰有以相之與故人陳自新狀其行來為請墓道之銘故不辭而志之曰公名致道字成德吾徽之駿人也曾祖諱一龍祖諱元號傳巖居士考諱太初俱隱不仕公自幼惆儻不羣厥考延倪仲弘先之為義方之訓與弟存心成性亦知勸勉元親甲戌公年十六弟年十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七十五

二即喪其考率先將事及毀盡禮治喪葬祭承倪先生一遵文公家禮事母盡孝道總理家務植立門戶鄉閭稱善越十年甲辰喪其母一循故典王處兵變所在剝掠乃損家貲以保鄉里繼募義兵從官軍復郡邑主帥李克魯上其功署縣縣簿歲丁酉大兵南下寧河王時僉樞密院事總兵克定吾徽公即以所部義兵散歸田里而籍其名數于有司已令賢公之為人具書幣禮請至仍牒委以縣簿事吏民往來郡城晝夜盡瘁民忘其勞歲癸卯郡守李納薦于朝授滁州全椒縣簿之官未踰年改監安慶湖池規畫

有方錫報復異中書省以才幹委殿鎮江之丹徒

陽金壇民兵單騎而往躬循村落召集隣戚參詢互考實情無隱休役家居者諭令還戍逃亡戶絕者官錄其產鰥寡廢疾者削籍為民既復命洪武戊申陞知徐州蕭縣地當南北之衝累年兵燹人民散逃下車之初竭力招懷禮下賢俊恤孤抑強既踰時民襁負歸耕庶務咸理治為諸縣最俄有黠吏以飛語中公部使者廉公治行愈吏奸欺而公略不自辯唯求解印南歸使者歎曰汪知縣忠厚長者乃從其請既歸田里日以詩酒自娛散步丘園遇田夫野老笑談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二

七十六

忘倦自號高閒野叟公之出處進退大略如此至於友愛其弟至老不異待宗族鄉里恩義無爽接朋友久而能敬初倪先生葬未得地即與其弟謀捐重貲購地于余思塢力為遷葬詳見東山趙訪先生改葬志大抵公之接人待物忠信端慤終始不渝故人無不感其聽信之鄉里稱之曰成德之排難解紛如魯仲連望廬自訟如王彥方是益操心制行之有素者與

休寧令周德成墓志銘

黃佐

洪武二十有七年徵之休寧邑丞甘以釋以其邑教  
官所狀故令周德成在官治績有係去後之思者  
諸石典議宜得翰林製文因請于予按狀德成姓周  
世廣東雷州宦族父諱正前元欽州路判官德成隨  
侍家法巖然不敢爲子弟豪侈狀惟杜門讀書洪武  
庚申春用鄉邑薦授閩之泰康邑稅務大使規畫有  
條月課增羨滿除山東萊州通運官格勤所職供億  
無乏往來便之十有七年有官未入流品者得以明  
經舉之令用知維州張友直薦學通經術以年未及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七

五十授前職下車初值時社除民害邑乏員孤身喧  
囂倥偬之間裁制如流晨興秉燭視事嚴立信牌之  
禁發遣銷繳必于其前來者不得一跡六房蹊關縛  
節吏無所容其弊革良猶奸題帖無貸邑四履東歛  
西斂南遂安北太平籍民三萬餘戶里長二百四十  
有七每里一圖戶口賦稅悉疏其間徭役三等九甲  
周而復始吏不敢欺民從其令無田者數之以丁丁  
一歲庸止五日先是里甲勾軍無問虛實爲費不啻  
則庭審之有無與決而請託不行和買病民籍其時  
直對物支付人得實惠恒曰官無侈用則民無妄費

一 以律已無籍游食鄉井田野者得共

二十七人痛繩之餘屏跡各衛勾軍補役餘丁更  
異籍轉相爲奸審得其實立發遣之十有九年始設  
糧長察有害民者立除之餘悉震悚府每帖下勾稽  
無問事完與否惟貨贖否則毛舉細事爲罪事至立  
決有所拘閱詣行與辯竟泥不行千戶所有卒丁蠻  
兒者強橫無賴人畏之若虎格殺小旗屢問不屈移  
委會問至則俛首伏罪曰周相公來我尚何詞十七  
都民有牛在山被割其舌者踪跡勿得則語之以曾  
有人來買否曰有之酬價不及而去曰即其人矣第  
殺此牛必有來告私宰者已而果然推問得實其舌  
尚在人神其事可方包孝肅云鄰邑歛民有訴殺人  
者初檢誣勘平民當其覆檢察得其人一訊即伏而  
平之冤讎獲伸邑民吳姓者任廣東知事賊盈巨萬  
徵之屬邑不足濫及本縣所讐不已密緘上聞抵罪  
本府而誣指之患遂息邑 萬山間不通舟楫往來  
使客必以輜民病之謂同宦官置一輜在廳待彼不  
應索而索者吾屬當自昇之聞者爲之不敢啓齒黃  
瑾妻吳氏朱原妻李氏皆安居四十餘年撫子若孫  
特表其志節得旨旌其門閭邑知勸其爲政務崇大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七

體敦風化嘗于廳事後堂扁曰正己以見志在任七年屢以劾累赴逮法曹而耆民范績卿朱吳齋等不難重跼願以家產保其無他迄得宥還耆民受賞而歸二十二年秩滿之京例當調用邑之耆民方德步等還舉再任本府矧其廉能誣以他事今亦上其奸弊事府獲罪已仍還職二十四年春以軍事錯迕再取至兵曹耆民朱良弼等復詣闕舉留悉允所請不幸嬰病卒于客邸是年三月二十日也邑民無不慟哭曰天故不壽若人使得終惠我民也耶至爲罷市相與擇地葬邑之城南邑民朱峴之所獻也既葬更藏徵錄 卷之八十三 七十九

相率買田置宅爲之代耕輸稅養其妻子終身焉

沛縣知縣顏公瓌傳

尹 疏

顏伯瑋諱瓌字伯瑋以字行江西人任沛縣知縣死節年五十顏氏自出居之沛縣文忠公後居鄉城爲忠簡胡公故里元至順壬申有諱沆者由鄉貢進士辟憲府史死節廣東伯瑋之先世也伯瑋聰敏介直能文辭洪武己卯詔郡邑徵賢良有司以伯瑋名上擢徐州沛縣令以善政撫民未幾南北攜兵官軍駐德州淮北之民終歲餒餒伯瑋布置有方民趨事赴功不敢告勞三年辛巳六月望北兵直搗濟寧過沛邑沛民多竄匿兵退伯瑋設法招來之民復業如故秋九月有旨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壯五千人築七堡爲備禦計尋調三千人益前軍所存二千皆疲弱不任戰四年正月兵駐沙河二十二日北兵來攻伯瑋遣縣丞胡先百大長邵彥莊詣徐都督告急二十六日攻益急伯瑋呼弟瑛暨次子有爲曰兵勢盛孤城無援事不可測倘有難汝脫身還家白大人環旣爲人臣子職弗克盡矣又名爲士臨難豈容苟免乎取筆賦詩一章題察院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祇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作長

城吾徒雖死心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漏下二鼓報  
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具冠帶升堂南望拜  
雉經死子有爲自刎以從俄而諸軍至擒王德唐子  
清典史黃謙俱死弟珏幸脫走濟寧踰月還沛詢邑  
人知伯瑋父子屍已爲胡先埋瘞二十二日至徐泣  
道其故伯瑋於子爲同郡沛於徐爲屬邑子家居時  
知伯瑋善事父母友于兄弟睦於族姻鄉鄰稱其六  
行無異辭故爲郡守縣令所知以其名聞及爲沛令  
數以事至徐又同督運德州每連牀共食談誦慷慨  
練達機宜子深喜鄉郡之有人屬縣之得賢長吏期  
歟微錄 卷之八十三 八十一  
其遠且大也嗚呼竟止於斯耶夫人莫不有死非死  
之難處死之難也古語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  
人之邦國危則亡之若伯瑋以藐然之躬寄百里之  
命其居素志已定視死如歸賦詩述情其賢於人遠  
哉

蕭縣知縣鄭恕傳

鄭恕字本忠浙江仙居人治尚書能賦詩好古博雅  
家甚貧釜甑生塵一毫不妄取蕭然斗室日與學徒  
數十人講論經理高風勁節一時傾嚮之寧波知府  
禮聘爲昌國縣訓導尋陞知蕭縣其得民心建文四  
年靖難支將王聰攻破蕭恕不屈死之後籍其家二  
女嘗配亦死之子濂浞姪溫浹謫北平種田或曰恕  
嘗有平幽燕疏歸起義兵時無應者遂往就戮蓋事  
定加刑也台州祀恕于八忠祠邑祠祀恕及其二女

黟縣知縣嚴祿傳

黃佐

嚴祿字伯宜衢州開化人自少好學師事從兄好  
好禮官思恩臨汾建平不憚險遠率往從之學既成  
有司薦上銓部洪武中除太僕羣牧官三歲罷羣牧  
改國子監掌餼晨夕會饌祿執事惟謹簿正器皿分  
屬皆大具其有條緒應用弗失以是雖千百人萃七箸  
絕無譁者自祭酒至六館之士皆稱之故其寸名以  
剡聞永樂初用薦陞閩縣知縣縣在會府臨其上  
者貴重且眾而朝命之使及海南諸蕃國貢獻往來  
宿頓供億之繁應接趨走無寧斯須祿從容應辦如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八十一

在掌解時事集而民不擾閩賦舊十倍他邑民不克  
堪祿力言於府平其賦民至于今賴之歲歲改知  
黟縣愛民如閩尤篤意於興學民其嚮服無幾卒於  
官祿天性孝友養孤姪如己子處族姻間里汲汲好  
義及爲政益著賢聲焉子珊乙未進士翰林庶吉士  
授刑部主事贈祿如其官云

潛山縣知縣俞益傳

安慶府潛山縣知縣俞益浙江餘杭人由進士預修  
永樂大典書成授江西靖安知縣服平爲治民甚安  
之親喪服闋改知潛山縣潛山僻陋益擬綴加方疏  
興學教其持已愛民始終一節學問長於春秋公暇  
輒以授諸生屢考鄉試會試明於鑒別宣德九年十  
月卒室如懸磬至無以爲斂吏民哀慕而助給焉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八十四

鹽城令劉諒傳

劉諒字守貞湖廣興國人景泰間以國子生授鹽城令  
今竈戶非重犯例不服有司勾攝諒至別竈戶之籍  
名于官者餘悉入編戶法乃得行城啓閉由守禦所  
有司出入不自由諒乃白于當道奪城禁鎖鑰掌於  
縣概科目乏人延禮碩彥訓誨庠士暇則出郊勸農  
親授耘刈之法值蝗禱於城隍蝗皆入海秋死每旱  
禱輒雨雨不出境有一村雨不及使人廉其故則得  
妻殺夫冤狀人尤異之偶宿民舍夢有赴愬者明日  
捕投竈死命掘之下一古墓爲徙葬是夜又夢赴愬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八十五

者來謝

八十五

聞曰母累賢父母自投聽解出鹽城境仍入海終  
諒之任不爲惠嘗道葬爲淮之治行第一九載考績  
民不忍其去復留三年致仕

靖江知縣鄭鎬傳

唐龍

聽菴先生姓鄭氏名鎬初字湘之文咸甫而以咸甫  
行龍母太淑人乃先生女故龍言孩提時先君吏  
部侍郎以事先生且舅氏北園大人又恒以先生之  
德學與善行嘉言訓諸龍知先生復有如龍者乎先  
生父長史公履方茹潔軌於大義沒時先生方九歲  
哀毀行成人之禮孝出至性然也既長家貧夔攻攷  
矻矻刻厲學問冬夜爐火弗具每擁余焚油手羣書  
口誦心惟達旦弗就枕是固德性以勝其憂安爾日  
外大母王夫人恒以是勸龍學故知之今之儒生亦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八十五

能是乎

八十五

克明性學乃請于母丘夫人括田僅十餘畝盡鬻而  
得資挾以從丁公遊日所論難者誠敬以立本察識  
以辯幾擴克以致用操存以執德涵養以定性先天  
後天以窮化有要哉丁之學大者沉潛義理故及門  
之士雖多聰明才辯皆弗許惟於先生以斯文望焉  
居三年先生歸乃與楓山文懿公連舍而居更相師  
友辯析疑難明炳洪纖切劇德行動日邁古至於文  
字助磨抑又末已由是二先生之名重於四方學士  
從者影影然金華日學始大倡矣蓋二先生根據六

經傳綜子史而尤深於易文懿公掄魁嘉善嘗計  
時先生乃弗利有司迹落落然而益奮曰予非  
有司而學也則焉能予困成化戊子乃左鄉薦卒業  
太學祭酒邢公讓校六館士以賢聞風籍籍數千人  
先生毅然居首焉邢公出賦懸示六館滿屋在廷公  
卿咸曰是固賢士乎今讀其文猶酒然有浴沂風雲  
之意乙未登謝遷榜進士除靖江令專務以平易立  
政以德教導民幸民弗犯法偶有犯者輒寢然於邑  
訟牒至庭以理喻之而已訓人力本業習耕織逐末  
者則務抑之崇明縣流民三十餘口泛海種田風颺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八十七  
其舟至靖江瀾港司禁武弁誣爲海賊案具而以聞  
於縣先生按其贓仗惟耒耜笠鍤爾曰是豈盜耶乃  
多方辯之其寃立白三十餘口賴以活雖然先生長  
者所活人豈惟是特其至著者爾會監司行縣暴驕  
刑威弗悅先生之政欲加以非禮先生拂衣而出檄  
封其印而納之曰予自茲隱矣監司愧謝而留先生  
先君每語龍如此云六年政成執丘夫人喪而歸羣  
老稱歎歎啼泣若失慈母然至勒像于石戶各模印  
尸而祝之先生平日事丘夫人至孝凡得珍味夫人  
未食則不食在公弗獲一稱壽乃自爲像認而拜若

傳勝之狀者函獻以樂夫人之心至是葬祭禱禪一  
弗愆於禮雖五十有奇而致毀若少壯人既卽吉懽  
然曰吾仕養親而今弗逮于養何以仕爲北園舅氏  
方舉進士乃命代奏書以致官政超乎泊乎而弗以  
爵祿滑其心文懿公稱先生爲彭澤流亞豈非以其  
脫爵祿則同乎抑弗折腰督郵與庭抗監司之嫂  
遐風勁氣尤有契焉者乎

沐陽令周先生盛傳

樊鵬

余讀太史公伯夷傳曰顏回雖篤學附驥尾而行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名埋滅而不稱悲夫未嘗不撫膺而長歎也嗟乎今世有生乎碌碌無可傳述得所親提影表章何異聖賢其有篤行忠信若尾孝夷齊事落落無聞亦復不少不可為痛哭流涕乎哉為作周先生傳周先生諱盛字永昌號誠齋其先吳縣人也永樂間遷江南大姓實京師廼為順天大興縣人先生童時即謹禮容動遵尺度治毛詩為府學諸生嘗謝客閉戶誦讀一日大雪無火擁衾端坐至夜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八十九

曼山館

民泣送之如失慈母此其人豈可與尋常競名聲趨勢利者道乎哉歸而家居徒壁立顧終日陶陶賦詩奕碁為樂而大學士李公東陽大司馬曹公元與先生為文友李公子兆先才士又為先生門人吁其為人又可知矣先生生正統戊午卒正德壬申壽七十有三子二人長禮次南女三人其季生二年而先生卒逾十五年歸鵬鵬不識先生何如人然聞先生之風于戴仲鶚氏詳已先生葬京西香山鄉八里庄鵬曰人有言曰燕多忼慨悲歌之士又曰燕趙多奇士蓋聞荆軻之風而起者信哉迺又有為塞世所稱長者如周先生者焉仲尼云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其是之謂乎居有溫溫仕無赫赫懸車之日貧而不慍舍光隱曜貽厥子孫其古之有道者乎

卷之八十三

九十一

曼山館

人馬



侯州上民名卿字民佑太原人初有戎籍于弘農衛遂以河南貢舉正德甲戌進士戊寅夏來令上海蘇州德州之德平遷也令上海三年有薦於朝召爲戶部主事去去而民思之侯敦厚質實所居不爲赫赫名其治上海也循循然因土之故而辦上官未之或知也侯處之淡然不疑無甚高深城府人樂親附有以非意干侯者侯瞠目視而頽然變竟不一語其人流汗走故侯之去行李才數簾爾舉之若囊橐棄也民尤以是思之武廟南巡道路洵洵有緣以爲猷徵錄卷之八十三九十二 吳山館

災或出僭餘賑之民以不傷時疫流行侯操善廉粥躬行鄉落遍給之小舟獨行待御簡少民初不知爲官也江藩犯順人心騷動侯諭衆曰江海潮汐非賊利也固無慮奈武庫何吾且有備乃以告許人獲罪者許以鐵贖由是兵刃森然而民免科賦矣尤慎改作三年無土木之役舊民復甦公宇解舍嘗曰取足居止已矣至于出令則曰今何可遽出出必祈于行行必祈于久朝自爲之暮自更之何以範民爲故終侯之任若畫一焉雖胥隸坊甲之人亦以不譁言語諸學官曰松郡文名尚矣講習討論諸生所自猷徵錄卷之八十三九十二 吳山館

嘗有言造化所甚惡者財也所甚靳者福也吾得之而不能享吾享之而子孫不克肖多多亦奚用吾見以利貽子孫而竟破其家者何限也嗟乎疾斯言也豈惟繫吾海之思哉者老胡錦等合數百人發私財市片石以請曰凌遷谷變此石永存惟戾以永存不故史官也槩于所聞良是故得牽聯書之碑樹之縣衙之右以長海人之思

錄

卷之八十三

九十三

常然公卿太僕寺少卿王公欽慈寺 陳

王公欽慈寺少卿王公欽慈寺 陳  
州行部卒東陽縣其地書溪後人因家焉二十五  
傳至德順天左驍衛李子唐娶郭氏生公欽慈自  
爲諸生僅蕩有大志所與游皆四方豪雋論好輝  
奇節常目笑咄咄豎儒不足共天下事嘉靖庚子舉  
于鄉庚戌登進士第會胡騎薄京師公感氣白大司  
馬願提三尺從行間擊虜都人士壯之尋上命如  
楚封八王道東陽上先人塚具酒食大會族里意氣  
逸甚壬子拜常熟令邑海墻大豪多數以命作教監  
獻徵歸 卷之八十三 九十四  
司檄收之公曰網疎則魚漏繩急則鷹驚招之便公  
何諸大豪踴躍至公盡責其罪俾隸署中爲爪牙歲  
癸丑島夷入寇吳中震動公語諸大豪曰爾輩罪百  
吾不卽爾刑以有緩急也倘一日寇來爾輩何以報  
我咸曰願効死公乃立爲耆長俾部署子弟得數百  
人合邑中素練士教射列陳至肝食命工厲兵械試  
以擊刺無不應手靡者邑故無城公請監司城之甫  
興役寇犯福山且內向市人惶急走公擁衆壁野誓  
以死禦會邑簿李君宗昭有蒼頭安者猝遇賊扶毒  
射殲三人賊喘恐遁道公乃親執扶行築凡三月

城成明年甲寅五月賊由故道入薄城北矢礮

交下賊稍稍去公曰賊來未創也而去其懈我耳倍  
繕具待之詰朝賊果突至公督兵出間道接戰斬首  
數級賊潰走仲夏復入三丈浦大掠公馳羽書乞援  
備兵任公環統苗卒應公駐浦七日會天雨將戰猶  
豫卜靈棋決之繇曰有客王孫夜叩我門以往應之  
其福無倫是夜公果叩任公門請賊爽進兵任私喜  
協卜亟從公請比戰大捷斬首百五十級生縛七人  
溺死者不可勝數吳越中論勦寇功輒以三丈浦爲  
冠自是公料賊必不敢復犯我即犯成擒矣明年乙  
亥徵錄

卷之八十三

九十五

卯秋三載當上計時方急公公乃止夏五月賊掠  
邑方舟從吳門向尚湖還海上公業劍起曰最虜乃  
尚敢涉吾地耶吾不能坐令陽陽去時參藩錢公泮  
者素善射初寇至從公登陴耦而射相顧沾沾喜至  
是錢從史公公益奮倉卒召諸耆長各率所部揚小  
艇數十追躡賊偵我入隘中出不意夾岍攻我時獨  
耆長數人從公前諸健兒皆後數人者力闔死公奮  
拳及淳不克進怒髮上指瞋目大呼而力制公前中  
錢亦闔而死時公年四十二監司列其狀聞于  
上上重死事詔贈大僕寺少卿

江陰令贈光祿寺少卿錢公鏞傳

錢鏞字鳴叔顯陵衛人也其先籍浙之安吉七世祖  
喜興國初以功授荊州左衛百戶已徙承天護  
顯陵而鏞家在荊州父最生鏞絕穎異讀書一過日  
不忘年二十六中嘉靖己酉湖廣鄉試庚戌登進士  
第壬子出知江陰鏞性剛果遇事敢爲時倭夷亂浙  
東朝廷置督撫大臣鎮之鏞度浙直唇齒地彼有  
備賊必西向亟請繕城待之明年癸丑城成而賊果  
犯蘇松又明年甲寅四月賊掠江陰鏞遣兵逆之斜  
橋三戰却之賊不敢偏城退營於定山會歲侵江陰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九十六

羣盜亦起鏞恐其翼賊稍招輯之誅其魁而解散其  
餘黨是年冬賊據柘林明年乙卯春賊自柘林入三  
丈浦騰陸疾趨青陽鎮已賊艘在三丈浦者爲參政  
任環所燔乃奪民艘南趨無錫攻無錫城不克又還  
趨江陰鏞禦之於石幢矢盡繼以瓦石鏞被創猶聞  
賊遂遁去鏞策賊意未滿當復來預管華墅而陣賊  
果復來官兵斬首九級相距久之死傷略相當乃更  
合常熟賊三千人析其半寇靖江而餘航蔡港入偏  
城鏞業領檄援靖江得報亟還江陰賊已度大橋明  
日攻城城守固賊移營蔡涇距城九里焚掠四野烟

薩天錚從城上望之君指誓曰剪屠烈矣奈何與此賊俱生耶乃騎而背城決死戰時狼兵與所募甲士僅千人先是狼兵駭錚素折之至是乘其薄賊故望風潰走錚自督其所從半其有仁起錚墜馬復躍而上賊戟之下死焉時六月十三日明日縣人求錚屍雜莽間不得有識其印囊於肘者輿之歸其殊始成殮巡按御史周如斗上其事於朝詔贈錚光祿少卿蔭一子錦衣衛百戶立祠江上歲以春秋祀錚死年三十一妻趙氏先錚死二日生一男子於家歲餘亦死錚無子以弟錄襲錚衣百戶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九十八

霍丘長令林君一陽墓表

洪朝選

君諱一陽字復夫漳州漳浦人其仕爲霍丘以明選也曰良令都御史楚侗耿公所表也霍丘赤縣而文物不顯獨吏農省祭至四五輩持令長短與抗禮連敗二令君至班肅而後入屏側而後坐抗禮之風遂絕士子無明師雖淑佔俾業舉業率慚然津涯罔知攸涉君爲指授訓釋導以作文采雋未朞年文風稍振田生旣富遂爲知名士邑氓敦朴不附鎮開順阻山出礦推埋盜斂鼓鑄之奸視它邑爲多君爲曉諭詔告所以本業保身之道甚悉氓俗遂變徭役高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九十八

卜鐵鉅例傳籍前令受貲濡手由此册役不相應氓破家凶產相隨屬君立變其法按籍貲與氓調令相得氓以大蘇其他建學閭行鄉約保甲法正鄉飲酒禮私秤積公厝先後舉行邑人相謂數十年未見有令如君者會選王官去旣去而邑人思之不忘爲之立生祠以祀君有六七區逮萬曆甲戌去君遷官丙寅入稔矣猶求名公文以志其碑旣歸杜門掃軌不通交遊之籍不宿宴嬉之會雖居闕闔中有司罕識其面獨與太僕少卿朱君淡菴遊而與一二學子輩談說義理學問宗人習其行淫放侈僻之事不待

禁而絕。人有不善畏君知多自改。君自少即  
有志於理學。行古道。惟恐不及。家故儒者。君又喜儒  
舉止步趨。一準於儀。則其仕其歸。莫不以古道官七  
品。任兩官。四壁蕭然。猶故儒生也。由是部使者絕無  
知君君亦不求人。知家居十餘年。長吏高君之風式  
君間者。僅今山東道御史舊令房君寰一人而已。始  
君爲霍丘而都御史耿公爲督學使者。江南北輔郡  
繼以守令。以百餘其高者。厲蠡銳其下者。飾供帳巧  
趨媚公。悉不喜。獨稱君治行而故事使者不復命不  
得薦人。君罷歸。耿公獨刺心。君下世之二年。耿公來  
獻徵錄。卷之八十三。九十九  
爲吾省都御史下車出。歎下漳州曰。其行縣勒石題  
林君之墓道云。明霍丘良令林君之墓。有司以禮致  
祠。而以表墓之文委予。且覈其行實。上督學憲臣公  
祀之鄉賢縣刻石。請文上行。誼督學憲臣入祀賢祠  
具如教。於是君在事循良之績。與夫居鄉靖重之操。  
一旦見褒顯。云余嘗觀宋時歐陽修之論吏治。以富  
賢貧。賢不能愈人病。能愈人病爲况其言深切曲中。  
又嘗讀我朝崔公銑之論吏有五楊公一清之論吏  
有三一何與歐陽子之論符也。豈非明治體達國論  
士哉。又嘗惟漢世去古未遠。風俗宜醇厚而貢禹在

當時已有居官而致富者。爲雄傑處家而得利者。爲  
豪雋之言。亦何惟於今之靡靡也。然國家既有黜陟  
之典。以計吏治。又有崇祀之科。以覈鄉賢。令舉措得  
其人。吏治宜典。士行宜惇。顧如君者。以循良見黜於  
世而沒身之後。乃見褒顯。併其居鄉之行而錄焉。士  
苟願爲君子。其毋徒取快於一時之耳目。求悅於庸  
人。儻子之口。以俟百年之公論。後世之聖賢哉。然則  
耿公之爲茲舉。豈徒風厲一時之賢守令。其殆淑人  
心回世道之大機也。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七

邑于江之南稱地僻而俗淳者曰宜興金壇宜興里山複湖其水淳演其田美千畝竹千樹若山居千章之村其富皆可以擬封君十家之墟有藏果蓄繒之室無飛鷹走犬穹強用長帶劍之民金壇襟洮渦而虞句曲附山之民梯山而田塢泉而灌山水時涌則潰畝泛填南出不十里卽萑葦之鄉園土如槃盂而稼其中以與水爭尺寸之地不勝則鞠爲洪波而百石之舟揚颿而出其上其無水旱憂而號爲上地者不過十之二三而已以故金壇爲儉縣無物產之饒

賦徵錄

卷之八

百一

未業貿遷之利區區以土爲命豐年猶不足以補敗大抵然也西蜀王侯知民之艱順俗之慈治以清儉民以寧一水陸置郵舊供以民勢陵其弱猶侮其愚橫需立辦適當者破戾口是不可計糧輸金而代之以官乎國初制額名田七而王田三田之有公私猶戶之有軍民不可亂也均稅之議誠見王田之困也而名田有勸征矣有馬芻矣有絲麻矣有夫征矣有驛傳矣歲五徵焉不爲不繁矣而合軍興急缺之所加派又不止於五也困視王田等耳不登之上本稅猶艱而况加乎侯曰是不可審議而從眾以衆爲

公以行而無後言爲九乎役十年而編例也稅比年而割時也宿蠹先期而飛詭纖寒併應而重累戾曰是不可通之以一而均節其力乎往役者庶人之義吾邑里百三十有六在市曰坊坊六而其甲六十其義宜均而近有偏重戾口是不可均班以田番上以月使無獨優之里獨蹙之家乎戾之政宜民而民之頌戾政其大略如是乃隆慶壬申六月侯擢司寇邑佐常君黃君造予請有志焉予曰是固邦人之心也敬述其得諸邦人之協論者如此云

賦徵錄

卷之八十三

百一

弱冠尹金壇清簡峻絕不與人交一言惟敬方麓先生邑民素弱久屈于豪右莫敢吐氣公甫下車爲伸之豪家奴屏跡民始有生氣矣邑中多弊政一一釐革之振作士類在任五年終始如一但疾惡太嚴豪通新鄭媒孽之止陞南刑部主事後歷官福建右布政使其治行多在湖廣廣東二省云方麓先生與人未嘗輕假一言其文如此則其人亦可知矣

武進縣丞劉亨傳

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十五年以賢入君子徵辭親老歸養久之復舉經明行修入對稱旨命說書華蓋殿尋言事忤執政出爲壽州訓導三十一年冬建文君詔求言上言文武竝用久長之術多見采用陞武進丞脩學政課農桑恤孤寡表節義毀淫祠縣旁作善教坊再思亭風厲民庶訟省野聞流凶來歸建文三年賜璽書縣民李德茂馬阿寶作亂曰郡守毋令滋漫率衆擒首惡戮之論降散其黨靖難後遣使勞以金帛旣而罷歸亨遂杜門不復出有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百三

吳山館

薦亨修永樂大典者力辭疾湖廣廣東聘考試官皆不就宣德御史復言亨學行雖老可爲師表官亨造朝自言年將八十不足任敘事上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爲教官何不可亨懇辭吏部尚書郭璉曰孔子言老者安之朝廷豈少此一人宜聽還鄉自便得歸正統中年八十二卒

長洲縣丞劉幹傳

劉幹字孟楨修武人先授岷府紀善永樂初浙西大水幹從夏尚書原吉來治改長洲丞兼理農事秩滿以母喪去官民遮留切事聞復任幹宅心仁厚性操廉白每出勸農同行膝壠呼老叟問所病苦慈孺之色溢于顏面所至民躍迎曰父母來矣歲饑民輸後期上官譴責以身當之曰此丞之急職也請代其罰人有過當笞惟喻以理終不下鞭箠無不心服縣居不障風雨敞於惡食居之泰然洪熙元年卒于官無以爲斂邑民嚴思敬等殯之頓于郭西僧舍反將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百四

吳山館

歸葬士庶陳輿道旁悲悼者喪所生士人郭儀因人心春林之深留其衣冠於半塘側聚土葬之名曰劉公墩詳見郡人樓文淵所撰墩記

沛縣主簿唐子清傳

唐子清沛縣主簿也不知何許人在沛有善政民愛之知縣顏伯瑋令沛專調兵食一切邏察事皆付子清靖難兵執子清欲殺之將兵者欲止留子清曰吾願從顏令於地下死之

徵錄

卷之八十三

百五

金壇縣主簿申鐸傳

申鐸字銘範性端嚴有家範諸子自黌校歸猶俾之入田力作曰使知所本特以嫁女使長子持數十金入臨清市奩具遺其金反命曰道遇談易者悅之遂忘金卽置不問以吏事就選仕爲金壇主簿徵稅先是入穀之量恒溢怒曰是焉用量爲也命概之百姓稱平主計者置金米中冀入賄發之抵罪宿弊頓革屢獲優獎偶遭疾數日漸劇歎曰吾居官不苟取今死何以歸葬叩子淵見其危也權辭曰適有餽兒臚子乃曼大驚詣曰汝敗吾平生矣遂面壁臥叩頭竟不返顧而卒今兵部員外郎旋乃其曾孫

或曰申氏益有世德云

卷之八十三

百六



沛縣典史黃謙傳

黃謙亦不知何許人以儒生爲沛典史果敢能戰事知縣顏伯瑋禮遇之益効力盡職靖難兵欲執至徐招降謙感顏知己願與同死死之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百七

沐陽縣典史周鑄傳

先生敏獻夙生成五六年客有舉其名戲曰周鑄九鼎則應聲曰舜彈五絃識者固知其不凡矣稍長春秋于鄉貢士慕應祥不數月悉通其義例然厥列舉之習益務博極羣經汎及史子摻摻剝剔以涵以採儲爲已有山峙海含發爲文章汪洋恣肆適厲峭絕結屈盤紆如山澤氣升蒸而爲雲霍忽騰沓彌布六合雷轟電掣萬壑呈露須臾廓然消散天宇朗豁泯無一迹焉讀者初莫知其端倪徐而察之其有不合乎法度者益鮮矣學者連州跨邑交走道中先生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百八

隨其材之高下誘掖摩厲率多有成正統六年浙江柯察史屈先生爲子弟師乃寘先生名承差籍中以避嫌先生固辭竟不許滿三年上吏部時沐陽榮襄伯金濂方尚書刑部初設奏議科辟先生從事其中且使二子師之凡政之未允獄之有疑常與密議焉例止得驛丞先生固不樂乃謝病歸十三年閩寇鄧茂七作亂攻圍延平時僉公御史張楷參二劉一陳三都督軍以討之枯賊葉宗雷昨諸途陳都督敗死請濟師制詔寧陽侯陳懋拜征夷將軍帥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濬都督同知范雄都督僉事董興左右

四將軍刑部尚書金藻參贊軍務大發兵往討之金尚書乃聘先生寘幕下凡籌策號令調度賞罰之嚴悉以委之殫竭忠膂彌縫匡贊知公不言十四年春師次建寧而鄧茂七先爲延平官軍所殺餘黨推其兄鄧伯孫爲主幕府議進取諸將言人人殊先生曰閩地林叢深阻山石磽确曾不得方丈之平以託足其勢不可成列以趨接軫以驅也而賊竄伏草莽伺間竊發官軍單行星散首尾懸絕卒然遇之將生致潰敗矣宜軍便地爲營遣人四出招降者復縱令相招明立賞格能殺其黨與斬敵同其有負固不服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百九

者然後進軍剿之誅其首惡舍其脅從其衆可不攻自破矣幕府如先生策多所擒斬降者相繼衣冠之族汚巖于賊者先生爲之湔洗全活甚衆有老人言賊在尤溪山中欲降宜遣人往可撫而有衆疑憚之莫敢往惟先生與千戶龔遂奇毅然請往率數騎入深山中可五六十里至老人家或言老人亦賊也遂奇恐欲起去先生不爲動徐呼老人諭以禍福老人闔家叩頭謝公有且設草具先生飲食意氣揚揚如平時食竟徐起就馬抵巢穴盡降其衆而還是日遂奇食已不能正七箸道謝曰某生長行伍身經戰者

以應十數常自謂天下健兒今日乃爲儒者服矣初發難時凡不從賊者皆死老人先從賊作賊屢敗乃請降爾又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鬪自茂七起事常在行間伯孫尤倚仗之先生乃寓書留孫告之逆順許其自新使謀伴若悞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伯孫竟敗執賊衆遂散閩地悉平師還幕府上功兵部時新被狄難用事者方大保護京師之功格其賞弗行久之始授沐陽典史初僉都御史王竑董漕事而巡鹽兩淮監察御史練綱與竑不相下揚州知府丘陵素爲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百十

竑所厚綱每以吏事責陵輒舉先生以爲況陵以懇于竑竑銜之未發也景泰四年先生以漕行道中竑令人錄先生行橐得白金三數錢文致爲民財先生度不可與辯引垢誣服家人訟諸朝事下法司獻天順元年更化先生事曰復官因致仕歸先生年益高德益邵文益奇四方求文者日集其門崖鑄野刻照映山澤部使者若藩臬時具書幣走吏卒候起居先生往謝則處以賓位送迎必及門儒者榮之先生孝友誠懇事親色養備至親卒身負土爲墳畚鍤不去手鄉人義而助之逾年墳高數尺廣千數百步樹皆

成林用古人族葬之法令兄弟子孫叙昭穆以居  
限居之同異曰吾親所生惟兄弟二人吾何愛歟  
之地而令遠吾親乎華川先廬火遷居桐村先廬而  
後寢嘗疑朱子家禮四合龍以西爲上之說循習唐制  
非古禮也乃爲三龕中祀所繼之宗而祖禰以昭穆  
處左右門人以問先生曰此固朱子意也其祭用古  
今禮先生天分絕人書一過目則背誦如流終身不  
忘爲文章未嘗檢書一事不悞竟死聰明不衰燈下  
能蠅頭細書詩文數千篇皆手自選錄其立意造語  
往往出人所不到學之者弊精苦思終莫能近之嗚  
呼天之降才也得其全者寡先生之修于身行于時  
傳于後者不專乎一本末咸具可謂茂德懿才矣然  
以前跋後竟與時相齟齬竟弗克大究厥施惜哉龔  
遂奇好學善屬文居貧受徒自給征閩回口不言功  
默默守故職貧益甚時 獻皇帝歸自北狩 景帝  
尊爲 太上皇居南宮一時用事諸大臣方倡與子  
之說遂奇獨草疏請還政 獻帝未上而語泄 景  
帝大怒下遂奇獄將殺之會赦猶杖之幾死擊不能  
行者數年 獻帝復辟始授指揮僉事云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百十一

應天府學教授賀公鈞傳

王時槐

賀鈞字信夫江西廬陵人正德丙子鄉舉性敦厚端  
謹居父母喪哀毀苦塊三年家人嘗失火亟取累世  
神主奔出他一無所問爲麗水令除苛弛刑而重德  
教見上官不能俯仰隣郡內閣張公方赴召馳傳絡  
驛鈞獨不一見改應天教授日與諸生講學必依於  
孝弟忠信間者畏服贊儀悉却之有強之受者則曰  
吾聞諸生中某貧某病某不能婚葬若能助給之卽  
思我他日諸生受助者來謝則大喜以爲古道友  
誼今乃復見又嘗自捐俸以賑寒士南宗伯渭厓霍  
公聞其賢深加敬禮贈以文稱其辭不飾以屏僞禮  
不飾以崇質俗不諧以自立儀不炫以衷孚誠求自  
得而無外羨云應天府志列名宦傳中暮年與東廓  
念菴兩峰師杲兄川諸公論學不倦鄉評推爲篤行  
長者所著有龍岡摘稿子經舉進士官至廣西按察  
副使解組歸乃執焚布衣劉兩峰先生之門士論高  
之里老益勤益能承其家學者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百十一

敘論公名訓字汝學姓楊氏吉安泰和人文貞公之玄孫也 國朝相業稱二楊而文貞最著 昭皇帝時嘗賜勅傳其子孫曰令爾子孫與國咸休益特恩云其後傳四世而有敘論公敘論公年十歲卽能記憶文貞公言行已乃讀勅論輒悲憤泣下曰吾家賴先太師受 國恩特厚吾不能繼揚前烈其如先太師何乃十四而爲諸生有名家又故多賜中秘書也于是益廣覽古今學士家言習聞國家故實明當世之務故文詞數試高等諸生皆避讓公而公性剛鯁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五

不安交遊後進者益憚公遠之已見公坦直無誑也率就決疑事或持其文決試等高下公試言某甲某乙率奇中或又決其人後當善敗率又中于是諸後進者率又多親公是時 謂公立取高等無疑然顧數試有司數不第歲甲午選貢上禮部非其願也故事歲貢生皆授訓導官會有大臣建議命吏部第其文高等者學正敘論公卽以高等得敘論華亭華亭俗故侈靡上餽遺學官已卽散謾遇學官禮敬衰矣公持已嚴重立規條數十督正諸生諸生不敢以餽遺餽公諸被獎與者率取彥 而又以義氣倡諸生

一時恃公爲緩急有司卒無敢凌轢諸生者叙論行縣至皆重公文行注上致願以不能叙論以公爲簡已以故久不遷叙論上致願以不能叙論州府推官公以爲能守先六師之祀也遂益叙論志時時遊九峰三泖間言酒爲樂而自華亭遺載焉書曰大推官者法吏也法生殺人易耳能不枉者難也今用法者鮮能自鑒也卽能自鑒者又不能達上官意指也若是則法安得無枉哉爾小子慎無以爲也吾往者亦欲以功名自見于世顧乃今無所陳列低徊而不能去者徒以先太師故也吾今乃可以休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五

矣吾聞長老者言仕不貴世胄貴世德也爾小子其無忘世德終其身報 明主之賜吾卽歸無所復恨矣久之始遷爲黎山王敘授歸過里中日名里中長老故人飲謹甚遂不就黎山無何疽發背卒壽五十七歲豈所謂高才困阨病自内生者與臨卒時諸子弟議銘旌宜書敘論公厲聲曰我未嘗之黎山安得以非禮加我乃竟書敘論此類曾氏易簣事否邪後載鳴陞吏部得贈公考功員外郎而公故號天柱山人今縉紳中置敘論考功郎不稱稱天柱山人以公志業尚官不足稱云公上世華陰人南唐時侍郎輅

者徙廬陵至宋時允素又徙泰和徙泰和十三世而有景行者仕爲翰林待制景行生公辰公辰生子將子將生文貞公文貞公生稷稷生昱以廢爲太僕寺丞昱生雯雯生教諭公教諭公有三子而吏部君能世其家教諭公所著執齋稿朝天稿敘吳稿指衡稿凡十餘卷益自以遭時不偶故著書以見志云 喬世寧曰余攷論 國朝名臣文貞公益多社稷功云其大者 章皇帝自武定歸也羣臣爭言襲趙者用文貞議趙以永存余多其定國是危疑之際且海內以此免兵革之禍其功澤至不細矣其子孫宜有厚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百十五

報顧其後歷三世而不甚顯至教諭公才足以顯者乃又以一學官偃蹇終身以死何邪今觀五世之後吏部祠興又何其赫赫聞也斯先世之遺烈非與嗟乎黃河之曲其浸百里蟠枕之木千 一實文貞之流澤益深遠哉益深遠哉

江浦教諭祝先生金墓表

周 叙

先生諱金字廷心姓祝氏括蒼麗水人祖亮元處州路經歷父彥方安陸同知先生資性純厚幼不妄語九歲通小學論孟書甫志學盡讀諸經笈及于史年十八不遠三百里師事金華宋先生景濂逾四朞學成始歸宋太史甚嘉與之洪武甲寅同知翁與郡守臨安郝公斌偕坐累謫役鳳陽先生卽從故里攜貲裝往代勞役明年疫癘大作死者相枕藉郁無他子弟侍側疾革托以身後事旣歿先生爲經紀歸其骨于家已而同知翁亦遭疾先生日奉湯藥夜則籲天泣悲哀求以身代翁瀕危數四時盛夏衆莫不勸預治喪具逮夜將半翁忽大呼曰金何在於是絕而復甦人皆謂先生孝誠所格已而翁遇寬恤恩復任遂引年致仕旣歸感末疾弗能起先生遍求良醫乃調膳饘侍寢左右衣不解帶者七載如一日父歿哀毀踰禮母夫人懼其傷生越四日強之食乃啜粥泊喪不用浮屠葬祭一遵朱子家禮寢苦塊三年哭泣之聲如初喪其奉母夫人也備極甘旨之養母歿哀戚之情一如失怙凡親平生所嗜終身不忍食遇忌辰必先期齋沐致祭畢哭慟不食者終日其至孝益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百十六

天性云處兄弟極友愛仲氏嘗求異居室廬田園  
所擇略無難色鄉有豪橫恒假虛詞肆誣構者先生  
正言反覆導諭之其人卒化服郡邑兩舉不就築室  
白溪山中自號蒙山處士有終焉之志久之與仲俱  
被徵仲應詔授秦府紀善先生以疾固辭歲己卯郡  
守劉仲廉邑令周又玄屢造謁其門請先生分教麗  
水邑庠不獲已乃就至則周令特爲構樓一區處之  
環樓植竹萬竿乃更其號曰萬竹山人端居講堂嚴  
矩度勸訓誨解惑析疑隆冬盛暑弗懈由是人才輩  
出盛於昔時改江浦教諭邑居大江之北學舍至壞  
獻徵錄 卷之八  
漏不可居先生乃廢墜教育之方視麗水益加永  
樂辛丑滿考 仕從之先生學問該洽操端識明  
每賓興之歲藩方爭聘爲試官所歷四川河南江西  
福建皆稱得人而江西尤盛平生教學者以持世爲  
主雖謝事家居筋力漸衰晨必冠帶詣家廟肅揖一  
月之朔望必造先塋祭掃鄉黨示戚相顧者未嘗  
毫疾辭所著詩文若干卷皆溫絕雅正類其爲人距  
生以元至正乙酉四月二十二日卒於永樂癸卯  
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九

溧陽縣學教諭秦公約傳

秦約字文仲其先淮安人宋直龍圖閣觀之後始遷  
崇明其後再遷崑山父玉字德卿業儒有至行門人  
私謚孝友先生約至正間官崇德州教授洪武初應  
召試慎獨箴拜禮部侍郎以母老辭歸再以寶鈔束  
徵詣京上疏陳乞復書院書堂義學例當復守令  
之 另立一科四十蒞職百日舉代郡邑三年造冊  
與志書同進以備國史採擇 上悅以約年老難任  
繁剝計五百里授以儒官得溧陽教諭御史練則成  
待制吳沉薦約宿學遺老合在館閣不報在溧陽八  
獻徵錄 卷之八  
年請老歸卒約文章務求理勝而詩尤工張路公貢  
師泰尤所推重所著詩文曰樵海集別有師友話言  
樵史補遺孝節錄詩話舊聞崇明志

句容縣教諭胡公璉行狀

梁潛

公諱璉字商用胡其姓也筠陽表冠家惟胡氏世有積德至公尤克自樹立爲大魁梧奇偉身長七尺虬髯奮張論議英偉見者爲之易色性孤奮傲所不曲合取容當世然聞人善如已有嘖嘖歎之恐後大夫士與公遊者行或有涼德輒曰胡公其知之否言未幾公已曳杖來痛詬弗已俟其人引咎自責復怡然笑曰友道貴直非許也平生不尚華麗大布之衣脫粟之飯澹如也少從豫章陳仲易學尤邃於易然兩弗偶於有司當時莫不惜之未幾元季兵起杜門索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百九

曼山館

居惟事親爲務母喪終制弗御酒肉父旅歿於括蒼時道阻不通公蒙難躋躐走二千里卒負骨以歸人歎異之歲癸丑五月袁州僞帥歐祥遣右丞劉敬襲筠陽據之一時名流皆爲所羅否則必遇害公獨斂迹遁去甲辰冬大明兵至江西諸郡望風納款大將軍分兵告贖聲言不亟降者屠其城劉敬聞之大恐計無所出則謀掠士女金帛火筠陽退保新昌城中民皆惶懼晝夜號泣公知事急乃往見敬麾下僞院判雷均正員外袁友德曰汝等乘時竊據今日復能有爲乎恐首領不保奈何友德且駭且問公曰

事已迫矣不早爲之所恐置免釜魚須臾不復有生意筠陽既不能保况新昌乎且天命人心已歸真主觀其用兵可知矣大將軍兵之所至無攻不克無戰不勝迅若電掃汝等固戕此一城生聚然汝亦困迫就縛矣知者貴知幾失其幾悔無及也友德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然右丞不我從奈何公曰大丈夫行事苟可以濟衆爲之不顧第往說焉以納汝忠否卽俘以獻友德等如公計往說破敬懼而從先詣督府投書而難其人與論莫若公遂憂公以行瀕行公難之曰吾行矣恐汝等先諾後悔城中禍福未可知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百十

曼山館

也友德叩頭誓曰天地鬼神昭布森列有違斯盟家無噍類公於是乘傳至臨江以其事白于大將軍深喜欲卽官之公苦辭不敢願且歸速敬等來降乃賜水一甕俾還筠陽於是敬等相繼出降城中以戶計者十萬以口計者五倍戶之數皆懽然相慶以爲更生至今遺黎故老告其子孫曰若等得廬爾居佃爾田胡公力也洪武八年擢教句容直諒忠信士子化之未終三年淹以疾歸每撫膺歎曰吾乃止於是命也自是無復畱心世事衡門之下觴詠不輟萃易討書諸家說析而係於各章之下於易則又以程朱之

論會通之而其繁識者謂其得四聖人意諸史百  
子手筆者二百餘卷每呼其孫振指視之曰印不訛  
後遺法以此矣賦詩爲文間存其稿年七十有五得  
疾遺命其子治喪不用浮屠將易簀親友環視強之  
曰灼艾或可起公舉手加額曰君子貴知命某年七  
十五得全歸宜矣言訖遂終時辛巳三月十八日也  
傳有之曰活千人者其後有封公以剛明正直之德  
邁往卓絕之見雖不獲盡用于時然獨城數十萬民  
得以保其父母妻子其功豈小哉予知公之子孫不  
食其報不止也

歐徵錄

卷之八十三

五

訓導王行傳

王行字止仲吳縣人家素貧賤父謀爲人讎藥  
自助行時數歲閱藥千品悉志其名品主媼喜  
官小說行默記數本暇卽爲媼誦之主異焉試  
語一帙翼日已成誦遂悉所儲書恣其披閱三年辭  
去授徒城北一時文名大譟尤善談論對客抽繹經  
史援據古今纒纒不窮然家徒壁立几無留冊叩其  
所自曰向得之藥主人耳洪武初郡學延爲訓導諸  
生心頗易之以五經難進問難行隨問辯答無有凝  
滯衆始驚曰王先生非詞章之學也郡守魏觀王觀  
先後薦于朝不報晚歲將遊金陵或以時情叵測勸  
止之行不顧竟往館於貴臣藍氏藍得罪行亦坐死  
行有文武才尤喜論兵負其所有以訖于難君子惜  
之所著有楮園集半軒集學言稿通意宜資墓銘舉  
例唐律詩選共若干卷

歐徵錄

五



鳳陽府學訓導韓公忠傳

李 濂

韓公忠字景賢祥符人上世居趙州之韓村祖某  
兀爲儒學提舉至正兵亂徙河南通許之揀城洪武  
元年始貫祥符公生未滿晬喪父時兄甫六歲門祚  
幾墜賴母姚守節不嫁迎外姑黃相依撫育二孤克  
底成立云公志行峻潔成童時晨興赴學出里門拾  
金鳳釵一持回白母曰待尋者至與之少頃里人高  
氏號於路曰新婦歸寧遺失金鳳釵一疇其拾者公  
應聲還之鄉間高其行弱冠受尚書於郡博陳彥衡  
得其要義永樂庚子中河南鄉試明年會試下第卒

鳳陽縣志

卷之八十三

巨邑

業成均納交海內名士問學益克甲辰 文皇上賓

仁宗臨御改元洪熙勅國子監祭酒精簡太學諸  
生學行醇正長於撰述者十人聽用六館會舉七十  
八人三試彝倫堂公皆在首選乃奉旨同進士劉謙  
等持節江南諸郡纂修 文廟實錄逾年嗣奉 宣  
廟特旨就便采輯 仁宗昭皇帝實錄一併進呈事  
竣還朝史館嘉之宣德庚戌會試公名在乙榜授湖  
廣棗陽縣儒學訓導迎養母妣于官邸公何母卒扶  
柩還服闋改鳳陽府儒學訓導矩範端嚴士習一變  
久之有退休志乃上疏乞歸得致仕時年五十五有

而於本院修撰吉水劉公儼爲文贈之稱其文章  
以範世風節可以表俗君子以爲無愧云公之歸  
行荷蕭然惟圖書筆硯而已敝廬二間不蔽風雨乃  
教授於鄉以自給肩其座曰硯田志無宅也河南巡  
撫都御史慈谿王公來聞公名禮聘爲子師辭不往  
郡大夫敦請爲郡志總裁儀幣及其門峻卻之其介  
特如此公博極羣籍尤長於詩平生累千百篇皆冲  
淡典實無雕刻綺靡之習自名知恥藁安貧守道怡  
然終日年九十神清體健鋌下能作細書而湖南淮  
西兩地文武士感德慕義問遺不絕忠信之行入皆

鳳陽縣志

卷之八十三

巨邑

稱之無間言

論曰余風聞先生高風數訪其子孫求事實久弗得  
也頗以爲憾比者鄉進士陸生東持烟薰殘帙一束  
至云得之一巧者問其姓名實先生之後裔也展讀  
之乃韓氏族譜暨松江太守黃平衡夫爲公作畫像  
記陽武訓導陳順水之爲公作贊二子皆名士紀載  
頗得其實因微其大端而爲之傳嗚呼今公之子孫  
衰窮垂絕幸猶有一巧者能藏足煙薰殘帙而不至  
湮沒也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三

鳳陽縣志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四目錄

浙江一

布政使

梁燊

端宏

陳仁

張芹

參政

林瑜

周旭鑑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目錄

陸容

陸鰲

參議

徐瑤

按察使

王良

陳璇

王之猷

副使

張和

陳煒

李贊

王尚綱

留志淑

劉安

張穆

楊奇

符觀

周志新

楊瑄

張文

陶成

高賈

曹時中

兄泰附

閻溥

僉事

王濂

劉丞直

鄭建

皇甫濤

知事

張之象

閻睿

李熙

王冀

劉宜正

蔡楫

和維

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四

浙江一

正奉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梁公榮墓

志銘

魏 興

正奉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秦和梁公享年七十卒於位公名榮字叔車別號松軒而梁質秦和右族世以詩書禮義是穆子孫或顯或隱代有其人公自幼承家學之懿端重不凡有相者見之指公謂其祖哇樂先生曰是兒他日貴不可言宜善撫之與兄果業舉子兄弟互爲師友業殊有造應秋試兄夢獻徵錄卷之八十四

皆捷公尋中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未幾陞員外郎時尚書魏源性嚴毅人莫敢近獨公過獄有疑者能與之辯不歸於至當不已若蘇民倪阿雙坐同謀殺人稱冤在獄二十五年經十三司不能決部特委公公取成案閱其所犯坐減死由是公名大著陞廣西按察司副使兩考陞廣西布政司右布政使一日他所洞蠻入柳州界劫掠人民男女官軍追及之以所掠男女悉殺之以要功公知之謂其首帥曰今後官軍但得被掠男女一人生者准功一級自是男女得生者莫計其數曰州土官岑鑑兄弟互相讐殺經年不

解時都御史馬公鎮守其地謂公曰此事非公往諭欲其三家帖服不能公遂行旣至曉以太義洎申朝廷之大法二人卽叩首曰不敢不奉教卽帖然服公還二家各以黃白金共數不尠爲謝公悉却之曰得爾兄弟和氣如初尊奉朝廷卽是我受惠也及一女土官梗化公與巡按御史侯爵偕行處治侯以風紀律之其徒擁衆咆哮不服公起叱之退徐徐以禮法曉之衆皆叩首曰唯公之教是遵不敢更犯違天憲侯曰公何以得其心如此殆昔人所謂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者邪又兩考陞浙江布政司左布政

使公至不動聲色惟廉惟謹以率之卒致貪廉薄敦

利興害除俾一方老幼仰之如神明尊之如父母追述職 上賜宴禮部及賜襲衣旣歸公以廣西與浙

江所歷任歲月通理九載赴吏部併陳年已七十乞致仕部以公年雖七十精力未衰以 聞上命復職至官感疾而卒高祖才可曾祖彥卿祖不移別號哇樂多才多學鄉里恒尊稱之曰哇樂先生父用之別號泊菴累官翰林侍講春坊贊善其平生著作有泊菴集行於世公之爲政益多本之學問寬不失縱仁不失威懷並著殊爲政體狀謂其外和而內剛方寸之間光輝明白信夫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駐菴陳公

煒墓志銘

彭韶

成化甲辰八月十六日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陳公以疾卒於官公陳姓煒字文曜號趾菴福州閩縣人先世衣冠文物著於閩其載考翰林侍讀綱齋先生墓志綱齋元配林夫人無子繼林安人以宣德庚戌八月十七日生公資稟秀朗聰悟過人甫十歲失怙知力學年十八舉正統丁卯鄉薦景泰甲戌會試中甲榜以疾未廷對奔嫡母喪歸嫡母惟一女嫁已久公盡出母所遺衣物付之曰樹吾母於地下天順庚辰始赴廷對賜進士例遣歸待次至臨清覆舟溺子女不行寓敎山東如御史高唐劉魁輩皆出門下未幾取回京明年選理刑又明年拜河南道監察御史錦衣衛有都指揮自英廟時得幸連起大獄陷無辜公與同官疏其奸利謫戍嶺表中外快之南京給事中王徽等劾內閣臣黨立廢后事調遠州公草疏請復其官以旌直臣不報尋差巡按蘇松常鎮四郡歲連歉荒甚亟命有司發廩十萬以賑諸漕卒遇造舟預以月糧錢質於富室充費而日無升斗之食公爲會其月日平其子本約歲有七月糧悉以還士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主

漫山館

卒上海民婦與私夫逃其父慙謀殺其女未以婦沉之江月餘形變則誣婦翁因姦殺其女婦翁無以自明引伏公疑令人蹤跡之果得之蕪湖巨室於是坐婦父以死移北直隸提調學校公嚴章程勤課試而歸重名檢學官黜者餘二十人士子汰者餘四千人復以生員舊例充吏適中不學士子計特奏寢之成化庚寅陞江西按察司副使福清商十三人見殺於石城民斂貲而殯其尸久不得主名公廉知爲潘氏亟捕至伏法潘司因盜越獄罪獄卒以故縱者二十七人公以一盜逃而死典守二十餘人法太峻貳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四

漫山館

皆不果而公又丁母安人憂去官既葬開祠堂定祭禮立家規且期齊心樓以淑子姪杜門不出有終焉之志適江憲缺使吏部亟以公補之公不得已至官持已愈嚴取吏愈峻而治獄愈力吏民益畏愛之朱子語類久不傳不謂勞費爲板行於世吏部復以湖廣左布政使薦又不果明年乃陞江西右布政使公不以正官自逸猶隨牒分守於外弋陽樂平二邑有溪介其間樂平民陂以溉田弋陽民輒潰之彼此鬭訟積不相能公躬履其地見陂可溉田萬餘畝而爲弋陽患纔二十而一遂屬二邑民諭之俾樂平民仍畝徵錄 卷之八十四 五

陂水行溉而倍償弋陽患水之田并貸其徭賦民皆樂從新昌民陳守訓者力貧耕讀爲書良善之家四字旌焉蓋凡賦政之餘有可以勸善懲惡興學下士者無所不用其心其風操之厲不減於持憲日也兩廣總督都御史乏人廷議推公雖俞旨未下士大夫咸色喜已而有浙江左布政使之擢而公不及見矣公爲人志高行卓一於正而不苟靜重整暇有澄不清撓不濁器度義所激則勇爲之至人情世務極其纖悉能知人邪正者其人終身不爽妙翰墨善吟咏片言隻字爲人寶惜聚書且萬卷手披口誦非有事

未嘗一日舍去爲文章典重有體恬退之操尤所雅尚自爲御史爲藩憲正佐無一官不以親老乞休致焉請疏或連歲上願遭時貪賢尚能曾不少副公志而公於親終益以規退爲事然終不可得復繪深衣幅巾行樂小影自題以見志云

浙江左布政端宏傳

部志

端宏字仲仁號垣齋當塗人景泰癸酉領鄉薦登王順丁丑進士庚辰授浙江道監察御史巡捕通州東昌等處德威兼濟所至盜息民安歷巡按雲南河南廣西咸有風裁落洞蠻僚寇邊時征討官軍僅撫定其酋首而其下猶有肆剽效以厲民者總帥輒以地方寧靖上聞公劾其妄復下令選將練兵豐食設險以爲攻守久遠之計由是諸孽望風附義陞陝西按察司副使歸省涉江中流颶風大作幾覆舟人皆錯愕公泰然曰吾生平未嘗行一不義今反已何懼俄獻徵

卷之八

七

而風果息丁內外艱改官兩浙陞山東按察使浙江之布政使浙人聞公還鼓舞歡動如市乃益篤忠貞之業人咸樂其長厚丁未謝事非公事足跡不至

卒於家子文贊文輝文用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李君贊墓表

楊一清

正德壬申夏四月六日通奉大夫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致仕李君惟誠卒于家其弟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惟正具事狀請予表其墓君諱贊惟誠其字別號平軒出唐西平忠武王後裔忠武生憲嶺南節度使節度生浙爲袁州刺史因家宜春南唐時再徙吉水其傳至于子敏國初始徙蕪湖家焉君之曾大父也大父隱不仕父爲諸暨縣學訓導俱以君貴累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君爲仲子少穎脫儕輩長遊邑庠與惟正並有聲江東成化庚子鄉試甲辰會試入奉廷對賜二甲進士兄弟齊名人以爲美談丙午授吏部文選主事弘治改元轉考功員外郎爲太宰王端毅公所器重以母淑人喪歸服闋改兵部武選員外郎進車駕郎中順天民地多併入勢家而牧馬獨以丁口計民坐是困大司馬馬端肅公疏君理其事君勾稽有法盡復民業中間補截調停曲中機宜民至于今便之久之改武選庚申詔大臣各舉其屬可任方面者馬公以君薦遂擢陝西布政使司左叅政贊攝司篆提調鄉閭清理戎驛

秘持大體不屑為煩苛三載考績遷浙江右布政使尋轉左布政使後廉君教之敦本實崇倫樸農郡邑獨通負發倉廩拊問存恤所全活甚多屬專橫藉故錢都御史家君憐其非辜語輒泣下所以調護之者無遺力瑾聞而銜之或風以自免計君不聽會吏部擬君遷太僕卿瑾勒令致仕杭之老稚遮道泣留不得至留其一履以志思君性寬簡與人處洞見肺腑不為逆億或已負亦不之較其為政稱是未嘗沽赫赫之名去則有遺愛焉詩文清逸疎邈類其為人草書道勁得蘇長公筆意既解官歸日與故舊賓客徜徉采石山水間每飲輒醉醉則賦詩更相勸詠盡興而返若是者凡三年年六十卒

徵錄

卷之六

九

布政使司右布政使陳公仁墓志銘

林俊

陳公子居諱仁自號三渠居錦墩掛壺山為勝一時舉從第進士成化庚戌歲吉士邦瑞公始之丁未公繼之已未公憲副邦器又繼之初公在諸生與陳大參寒月稱三勝寒月性敏公矯情為勤資深而輔之博為任提學所獨賞果發解首寒月名第二中進士為戶部主事尋擢實錄東廣督軍餉淮南兩以郎中吳官人夢饋禮虛次引渠鑿池與鄉族同其利再為主事為員外郎郎中畢力問學作古文詞自潤而國獻徵錄卷之六十四計明習不腐不滿不暗嘿自容隨俗養交取巧化大條大章奏多出其手闕里災公疏重修省闕異端抑奔競禁奢侈振士風收人心端教化正風俗禮部災疏早朝勤政審決章奏訓養東官進君子退小人節齋嚴嚴備邊又疏雪冤獄紓忠憤罷江南織造復御史彭程官給事中林廷玉補外勿遣又疏致仕布政使林同蔣雲漢方守知府潘琴宜優異妖僧領占竹資緣樹降宜勿取陝西守臣進古壘又疏其偽且謂果全壘亦亡國廢物宜毀勿留皆闕切時諱朝納為勅答孝廟多所嘉納今上初司徒韓公文倡伏

關諸誅獄聞鼓怒逆瑾中之力文致公公議落三  
并落韓公以去公同知鈞州再知汝州轉南京兵部  
員外郎掌武學方是時政如東溫諸司易守爲全身  
遠害之計公委而任之以無失故常瑾誅起浙江提  
學按察副使權量精審公案手自披閱不付吏積勞  
成損轉爲其藩叅政疾已作尋起尋復既之哭內氏  
李宜人又復疏乞休致吏部錄賢勞擬進其藩右布  
政使致任命下公卒已彌月正德甲戌三月十七日  
也壽六十一所著三渠稿天津志行於時

浙江右布政使王公尚綱傳略

朱睦㮮

王尚綱字錦夫鄒縣人也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兵部  
職方司主事明年擢父憂正德三年調吏部稽勲四  
年陞驗封員外郎尋遷稽勲郎中尚綱在郎署藻鑒  
清明臧否人物賢者卽毀不得而奪其美不肖者卽  
舉不得而益其能其大有裨於銓衡也類此七年出  
補山西布政司左叅政尚綱以大母李母聶俱垂老  
不能迎養乃引疾還十三年以原官調四川尚綱封  
還部檄不起安處衡門以明退素俯視當世一塵不  
營時乘驢山遊巖澗蒼山或及暮而返或數日乃歸  
獻徵錄  
人亦不之異亦莫之知也又開粥睡洞以澄清神惡  
構馬牛亭以遺除世慮築讀書臺以尚友古人游心  
於天地萬物之表而莫之與競也尚綱歸十有七年  
其知而薦者累二十餘疏嘉靖初上搜訪遺逸復  
除陝西左叅政尚綱不得已而往再遷浙江右布政  
使逾年卒於官年五十四有集十二卷刻於家尚綱  
既卒撫按乃建祠於蒼山之麓以祀之



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張公芹墓志銘

羅洪先

正德初韓忠定率部院大臣伏閣請誅近閣入黨當是時 武皇帝將行遣輔臣有狎於閣者密泄之竟敗計不四年而閣瑾之禍徧天下及瑾誅輔臣又將論功廢子南京監察御史張公聞之上疏曰李基者顧命大臣當與 陛下同休戚者也方劉瑾亂政既不能防微杜漸又不能力與之爭願降禮屈辱且爲草制語極褒美遂使驕橫恣肆荼毒天下其罪已不可贖乃曰他人功受恩賞他日何以見 先帝哉竊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士

史

見國家大臣正直者多不容於瑾方得志之時奸邪者多見黜於瑾已伏誅之後惟某始終無恙臣不知其何善爲身謀若此也疏入輔臣持之涕泣不能辨天下一日知有張御史慕其人必以爲雄傑偉特性梗棘不可近余見其退休時恂恂儒生布素徒步道遇之不知其爲貴人方欲相從問當時忠定伏闕始末與正德間諸大政事以補史官之缺不一再見卒矣悲夫公名芹字文林世居新淦之峽江後析地今爲贛江縣人父某茂貢爲蒲臺教諭以公貴封御史公爲諸生博學有時名弘治戊午舉鄉試壬戌第進

士授福州推官以薦召爲御史出知徽州府

言者過計忌賜公家取道于微請改杭州公方誓先

寧要害斬賊問罪命下乃去已而當道因微人之恩

復遣還郡又謂宜於杭自徵陞浙江按察副使巡視

海道還布政司右叅政終右布政在官餘二十年所

至皆有可述初爲福州習吏事嘗不傲訊縣尉獄尉

貪而昵於清戎御史御史右之不爲聽按閩者數論

薦之及爲御史論輔臣禍且不測會都御史林公俊

亦自蜀上疏論時事俱得削俸於是益感激自效當

屬草未嘗一遜人其採實明諫馳馬兩事尤爲人所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士

史

言官天子耳目也善遇之人人思奮而塞謬之風起于善遇之則人人畏避而循默之風成自古治亂興廢之驗莫不由此頃歲賊瑾陰懷異志挫辱言官寘之極典以箝制人使不敢發其奸惡卒之禍亂相尋幾危社稷可懼也今瑾誅矣然羣盜未平災異迭見離風夜憂皇孜孜求言猶恐不及奈何復有此舉動哉其言懇切宛然致明竟以是得釋 武皇帝好禁中馳馬射獵嘗墮馬病諫者數人重得罪公聞之謂同列曰彼不以諫名且爾吾何所委乎遂切諫曰孟子

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留公志淑墓志銘

徐問

方伯留公以嘉靖壬辰秋八月卒公諱志淑字克全別號朋山其先由浙入閩居永春始祖約值五季亂以忠勇爲衆心所推漳泉二州之民咸趨附焉宋興舉二州內屬遂命節鎮清源封鄂國公六傳而至留正事光宗以相業著封泰國公諡忠宣忠宣徙晉江其伯兄奉祠事于永春是爲公小宗之祖也無何亦載主居晉自宋亡元據迄於我朝留氏功臣地宅墳墓獨冠於泉七傳至公曾大父諱孟遜大父諱昆父諱芳舉鄉貢通判南雄考績雅退不復出公十六遊蔡虛齋之門一見稱其遠器十八卽角以儒士領弘治戊午鄉薦壬戌舉禮部會試奔母黃氏喪歸服闋登乙丑進士授溫州府推官小心精白綜核吏惠三年以異政聞召爲刑部主事遷員外郎郎中錄囚畿內平反甚衆以才望推守杭州至則詰姦理枉厚本節浮作士氣均糧役平物直禁和買杭人翕然稱良焉先是杭當要衝主人使客絡繹交道有司濫取曲承以希延譽鎮守織船中官相繼漁獵數十爪牙旁午入郡如虎狼公一切裁正或寘之法鎮守惠

言從蹶無厭謂之荒老聃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狂心狂志荒何事不忘皆其言無益有害也且備不虞猶惟有患奈何乘危冒險輕萬里之尊乎況皇朝未誕萬一不諱如宗廟社稷何疏上罰止削俸自此兩疏入人愈重之自巡按鳳陽補徵部能以簡朴爲政比改杭適武皇帝南巡使符絡繹在道道必出杭諸郡縣皆坐困而公無假借杭民又稱便自如杭徵人泣送如父母已而復徵徵喜其來杭病其去及爲憲副杭私喜猶夫徵徵之慕加於昔也公在海道倭人爭貢寧波城下誤傷居民事旋定公且去爲參政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五

吳山館

權右轄當道責其失策竟坐罷公性至孝善事繼母廖在杭屢乞終養不許及去官垂老矣聞廖怒卽長跪聞外不命之起不敢起廖卒哭奠三年不以病廢家居絕交無公府之謁泉枹蔬食儉以終其身又嘗考靖難諸君逸事人爲之傳於平昔之侃而直者出於性成亦有所慕乎公生正統丙戌某月某日沒嘉靖辛丑七月某日年七十有六沒之明年徵人都御史汪公玄錫追慕之致祠而碑其墓提學憲副蘇公佑似有司歲時禮于鄉賢祠中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七

吳山館

欲乘相見倨挫之公簡執不爲屈已卯代鎮爲理與  
逆濠黨也至自江西聲勢翕赫擁從牙士五百餘人  
肆行殘賊人人自危公密得其不可測之狀白臺察  
監司陰制之未幾真果構市人一夕火其居延燒二  
千餘家公恐其因衆以爲亂閉門不出止傳報諸衙  
門人毋救火餘數日果與濠通變真將發應濠臺察  
監司召公定計先提民兵伏真門外監司以常禮見  
出公入真怒曰知府以我反乎公應曰府中役從太  
多是以公心跡不白因目左右出報監司既入即自  
上堂執真手與語當自白之狀衆共語遣所不藉之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十七

人以釋衆疑真倉卒不得已呼其衆出則民兵盡  
執而置之獄俄與真人視府中見所藏諸兵器詰曰  
此將何爲也真不能答乃羈留之踰月上得奏狀繫  
真入京伏誅其有膽略知慮動合機宜類此時濠變  
方起人情詢詢以爲必取水道及南京武廟親率  
師討之憲臣以徵爲嚆嚆地行在供億胥此焉辦乃  
便宜表公知徽州報至即出篆簿帑藏餘八千金人  
始知公真清白吏也杭民老幼攀留塞道有垂涕者  
至徵止預校駕丁夫餘悉如故公私晏然徵俗尚氣  
聞訟案滯累年公剖析如流獄訟哀息凡公格羨餘

悉出糴穀備賑或新學校及諸祭器節孝諸坊時去  
杭踰年人思公白當道復之徵人則請留之臺察以  
聞竟從杭請徵人之送公也猶杭人焉未幾遷湖廣  
按察司副使尋轉布政司叅政到處禁錮迎解銅盤  
嶺洞賊起公捕之先廉獲土民爲蔽若千人凡報  
賊者輒弗令返縣是消息不通乃令各村富民集兵  
以待麾指運周莫測分道直追賊壘而猶不知月餘  
外給不繼賊始困公又使人善諭之遂降乃下令官  
兵任取金帛籍餘資于官者數萬功既上僅受次賞  
會大饑多方講求事宜置斂散法極貧賑米次賑錢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十八

次轉貸節役蠲稅民多賴焉屬有腴田數百頃水淤  
爲陂塘歲比不登公白臺察出所籍銅盤洞金以資  
費度勢而疏導之爲斜堤植柳以遏水勢不二年田  
有秋丙戌以親老疏乞歸不報既而父訃至夕間明  
發抵家哭踊骨立服闋轉浙江按察使風聲凜如未  
幾又聞入父訃承重奔喪服闋壬辰春正月報補江  
西按察使逾月轉浙江右布政使數日疾作且篤遺  
書子弟曰吾四弟僅一女不可使無後以吾三千元  
徵繼之書畢遂殂是爲壬辰八月二十有八日也年  
五十有二公平居天性和易拳動開豁事繼母胡克

孝與其弟志及志憲怡然友愛凡先人所遺悉以推與志及望其子元復輩扶柩江西藩臬諸司賻奠數百金悉辭不受督學潘君移文獎之蓋足增化者之光云

浙江布政使司左叅政林公瑜墓志銘

楊上奇

前浙江布政使司左叅政林公諱瑜字子洞漳之龍  
富人其先出晉拒遠將軍晉安郡王祿之後而居泉  
之龍澤世業儒宋慶元中有諱起東者始徙龍鼎再  
世至鳳公之高祖也曾祖詔承直郎龍鼎縣丞祖宜  
慶元以明經爲南靖縣學教諭自出貲卜先聖廟不  
以勤衆考德元季寇亂有保禦功分省承制授長泰  
縣簿復授百夫長皆以母老辭娶  
公也自少有志於學洪武中

歲次

卷之八十四

五軍斷事中司稽禮又

才勳事公居官以

忠愛爲本於議獄多所平反數月陞江西按察司僉  
事授奉議大夫陞奉政大夫行部過贛有姪殺其伯  
母者獄已具公聽其辭而加察焉實豪民索逋不得  
擊殺之而以賄移于其姪竟坐豪民而釋其姪安福  
有強盜數十人郡縣連歲捕不獲給事中及三司奉  
詔發兵捕之而不急捕盜更聽姦民悉取民之富者  
誣以匿盜非法拷掠備極楚毒富民不能勝傾重賂  
乃得釋身又及平民盜以是遂逸去而平民不問貧  
富悉困矣奉詔者既以罪去而公代盜悉得而民若

不知者公和厚樂易待物以誠用法持平恕臨政  
寬簡所至禮賢下士考閱諸生而獎勵之歷三考以  
最陞本司副使授中順大夫流民聚長沙爲寇與袁  
接境朝廷命豐城侯總湖廣江西兵擊捕之總兵檄  
公招撫脅從者多歸焉渠魁既得餘黨復叛公復往  
撫之遂以無事嘗督造戰衣一百萬期三月完如期  
而集又從工部尚書宋公採官殿材于蜀而公分往  
馬湖極險之地事集而民不病蓋公于使人必酌其  
力體其勞而善撫之初自蜀歸有重獄二六餘人疑  
未決公立直之又三考當去於是居江西二十餘年

卷之八十四

三

曼山錄

矣前所未有民者耄三百餘人遮馬首羅拜曰公厚  
德被我民久矣民何以能忘公今決去不留其何以  
慰民之思也相挽公足出一履競取之公乃得泊馬  
馳去以最陞浙江布政使司左叅政浙江素繁劇時  
布政使以下員皆缺公至獨任早夜躬勤不少懈踰  
年吏舍夜火延燬公署及文書事聞并逮公請秋官  
公輒引服不自辯未奏以疾卒永樂二十一年正月  
公輒也公有官二十年入監厚而自處泊然不加布  
素賄平居教子當學汪信民萊根之言曰此立身之  
要也諸子日務於學則訓之日學以明善其身而達  
之用文辭非所急也公問爲詩文未嘗存稿喜書法  
貌亦斥去家居有後山之勝而仕于外未嘗忘也輒  
以目號云

浙江布政司右叅政劉公安傳 潘垞

劉公安字志康從高祖母姓乃姓高其先泗州人  
世祖任宋爲宿州安撫使 聖祖混一之初祖再入  
徙居山陽因家焉父楚善公幼警敏過人父曰他日  
顯劉氏者必此子也九歲喪父母既長質貌魁偉舉  
止端重嘗撫松楸嘆曰有親而不得養與夫有子而  
不能顯揚者同一不孝因肆力於學入郡庠爲弟子  
員累舉不第貢入太學宣德癸丑擢知南宮縣慎於  
操守勤於撫字教民以樹藝聯士子以進修置義倉  
義塚貧有養死有歸北方賢有司莫能或之先也甲  
祿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三 曼山錄

寅夏境內旱蝗率吏民禱三日乃雨蝗亦頓絕是歲  
鄰邑皆饑惟南宮大熟明年鄰邑復蝗獸不入境又  
大熟民歌之曰侯宰南宮民和政通蝗不入境會之  
魯恭頌聲播遠通時有賊張普祥等號白蓮會河北  
騷動 朝廷索之急公捕其黨仲伍等檢其家得簿  
書錄妖者姓名吏欲送府窮治之曰不可亟火之全  
活者幾萬人邑南有李陽水廟碑高丈餘歲久祠頽  
碑且仆公一日率僚屬祈雨至祠下見碑石甚巨非  
數百人弗能起告於神曰神如有靈碑自立安當新  
其祠翌日雷雨大作四野霑足碑且起立公以銀觚

真神就付諸廟中因具其事上聞且請新其祠詔許之召工薙草萊增基址興版築掘地獲錢六十萬緡遂爲修葺之需期月而廟成正統辛酉春公慨科日久乏人乃割俸資市巨木送學官語諸生曰吾以科目望汝輩不負吾所望者當以此木表其坊是秋白圭鄉薦舉進士歷官學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遂以所市木立鄉貢進士坊又出俸金厚贈之自是人才輩出科目有人九載秩滿民攀號塞道車不得行旣又詣闕借寇不果留尋被薦陞知杭州府府衙繁難治公處之易易如庖丁解牛未幾陞浙江布政司右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五

泰政二年病卒年六十有二公有士行有吏才英敏果斷寬裕有容其在南宮公與圭有父師造就之恩在浙藩圭與公有僚友交承之誼處之各盡其道而報之不失其情可以爲難矣白圭行狀云

浙江右叅政知台州府周旭鑑傳

費宏

公諱旭鑑廣信貴溪人也姓本丘宋魏國文定公之裔其先以宦寓于越之丘墩與貴溪周氏爲世姻公父惟政出爲周氏後因承其姓公生而警敏童年卽有遠志經史皆通大義甫冠以家貧廢書然志猶未墜邑令聞其才將辟爲椽公恥事刀筆力辭不就索之急匿山谷中度勢不容已乃白於令願得從事邑庠與諸生游於是識日以進永樂丁亥文皇帝詔儒臣修大典公用薦者召赴京師入局與其事書成授迪功郎順德府經歷三年改江寧縣簿未滿考又以舊代者至還吏部會通政司幕職缺當道薦公權知經歷司事值車駕北征公從幸督餉以身率下不避勞瘁飛輓之役如程而辦旣還眞拜知事上以京儲出納弊旁午欲得廉明剛正者蒞之蹇公義以公應詔公受命深自激勵凡豪猾窟穴倉廩侵漁公私者悉抵罪竣事還任適南京通政司長貳缺上以公進退循雅奏對詳明特命公署之宣德元年以內外艱去歲辛亥服闋入京學士曾公榮侍郎李公嘉交薦公材任郡守吏侍鄭誠惡公不已附沮之浙有邑曰黃巖依山濱海民性兇獷尚告訐俗小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五

吳山簡

忿動以兵關其豪黠者把握官府短長以張勢射利  
吏稍與齟齬卽羣起煤藥以法禱職去者接踵廷臣  
謂非公莫能治乃以屬公公亦喜以盤錯自見迎者  
待界上公已潛入邑中盡得諸豪主名乘其不測以  
一日獨坐庭中召諸曹與定約東豪來謁者猶用故  
術覘公公此左右縛諸獄當以死惡黨股票公猶嚴  
備之夜寢輒四五徙未數月紀綱設張衆知公不可  
動相戒勿犯自是力行政教且爬梳其逸蠹山海寇  
出設方略剿除殆盡故廟學毀于颺師生處草屋數  
椽撤而新之奏減軍需及風傷田禾度逋稅不能償

集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三十五

者達於監司請代以鈔編戶貲產高下之數悉籍記  
之遇役則據以差其輕重里正之役必擇閭右以充  
於是賦平徭均逃移復業者十七八以民飲苦鹹而  
病也乃鑿山引泉入市以便民汲前義士林和嘗割  
產千畝爲縣比利涉橋久爲有力者所侵橋廢不葺  
往來濟以舟遇漲多覆公輒復之疏支渠去壅塞民  
利沃饒其西鄉山多虎公率丁壯捕之不獲過一祠  
因與神約厥明虎不獲且焚祠是夜夢神告虎所在  
如其言往虎皆就戮歲甲寅大旱公禱之越二日大  
雨稿苗復甦是歲民間麥秀五穗桑生駢枝又有靈

此等  
事和  
官特

一孔三子之祥邑大夫士因繪四異圖以祀  
盛說數年黃巖稱易治頑民感化者或圖公像以  
於家鄉境事不能直者往往赴公懇請泉以最聞時  
三楊先生在柄地急於用賢請于上陞公台州府  
通判階承德郎仍掌黃巖縣事賜璽書有廉潔公勤  
撫綏良善茂刈豪強兆民安業之褒公奉勅益感奮  
於郡事多所贊決正統甲子台守以事罷闔郡軍民  
上章願補公上特從民請進階中順大夫公蒞政  
一如在黃巖時而崇禮教飭信令正已勵下興學舉  
賢尤注意焉無幾五邑民格心歸化爭訟減息盜去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三十六

入他境歲已巳處州山寇葉宗留倡亂朝廷命將剿  
之有勅公督義兵往贊其謀公旣行台民皇皇失所  
特屢疏請還公治郡公督部屬閱丁壯備器械躬親  
訓練復據括蒼之險奏置巡檢司增兵防禦于時鄰  
郡皆騷動獨台晏然郡民歌之是歲嘉禾生郡廨一  
壘兩德有三合頌者明年景泰庚午監察御史程昊  
上公治狀特陞浙江布政司右叅政階亞中大夫仍  
掌府事時公年幾七十矣亟欲抗疏乞休念初拜寵  
命不敢違言其私勉勉政務用圖報稱一旦謁文廟  
祀方諸事滿然而逝公爲人短軀豐頰秀目疎髯氣

卷之八十四

序高邁性度偶儻所立不肯居古人下存心制行  
不敢欺居家以孝友聞從子處州守棋諸暨教諭社  
皆賴其教以成入史局時仰與賢士大夫遊尚書王  
直都御史顧佐學士解縉曾榮庶子周述條陳李時  
勉檢討陳璉諸先生交最深前自守李性嘗與公互  
訂事自性被黜徙邊家屬留郡公置舊怨屢加存問  
將歸為治行李人益賢公入仕四十年不以家累隨  
食飲被服與寒賤公其卒也囊無餘貲父老為治殮  
具郡人無貴賤老弱莫不悼恤其賢者哭奠盡哀輓  
行縞素送者數千人今三十餘年矣台人頌公無異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三

辭相率控當道捐費立祠以祀云

論曰余悼叔世不知守令之於民重也年資所及遽  
以屬之不問其堪與否也間有能其官者又驟遷數  
易奪民所好而不知郵於是州縣之治益以不古民  
日瘁本日搖其誰念之公生國家盛時天子明聖  
勵精圖治而三楊在位以舉賢愛民為第一義故公  
自京朝官用薦補黃巖為倅為守為藩臣褒遷屢矣  
然卒不去其舊治民既安公而公亦習其民治行隱  
然與渤海潁川相頡頏豈非古今之一快哉又嘗聞  
之洪武間有齊林心月者年八十餘寓黃巖之西橋

善易數預知吉凶見其邑敝甚憐為人言後此五十  
年有周令者來民始安及公至父老傳其歲月適合  
豈民之安否亦有數也耶吁亦異已

卷之八十四

三

史



張叅政穆行狀

黃雲

公諱穆字敬之姓張氏世崑山人也曾祖道昇祖文裕父禮母何氏公之先世居吳淞之橫塘自公之父贅何氏始徙居邑塋上公兄弟四人皆才而仕者三人長積以父命從農業資公等學公年十九中宣德乙卯鄉試正統己未與兄和並登進士會試公名在第二廷試兄名首二甲山是公兄弟文學名隱然動京師傳海內矣兄以疾告歸養公擢工部營繕屯田二司主事繼丁內外艱門人來學者衆公授以經凡得指授者爲文有法後皆登科甲爲名宦間類編先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三十九

吳山館

達遺文以傳十三年服闋改刑部主事公明于法律行之以敬恕讞議克允而剖決無留滯寃之疑隱得自者多君子稱其平故尚書侍郎咸與曹郎禮待之考滿陞署員外郎公雖專刑獄而經學爲衆所推舉同考景泰甲戌會試公閱卷尚理致畧詞華若鍊金琢玉必務精良既徹棘而收名定價于公者皆青雲器也六年陞郎中階奉政大夫品贈公考如其官母妻封宜人天順改元陞山東按察司副使陞辭英宗御文章殿論公等母吐剛茹柔母倚偏縱奸有所當與詎卽以疏聞仍賜寶楮若干緡以行公感上

知遇矢心秉政法去貪墨維持公廉戢強遂善一道肅清其兼理學政士賴甄陶悉就軌範行鄒魯嘗至泰山凌絕頂覽日觀經梁父探秦漢唐宋封禪之迹既而訪孫明復石守道之裔孫流落者復其家歲給衣食增廣儒學若伯夷閔子孔北海張文忠狄仁傑祠墓傾圯蕪廢命有司以時修葺爲刻石表志在平儒學官纂修縣誌收華歆爲人物公以春秋討亂賊必深絕其黨歆黨漢賊不可以訓惟馬周行事可紀加罪儒學官斥歆而進周蓋于名教尤拳拳也督糧儲于遼左悉除去宿弊兵食足而邊警有備暇則登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三十九

吳山館

砌石臨右塞望海天萬里以豁壯懷發諸賦詠寓懷君戀闕之意歷職山東滿三考成化改元吏部考最例得正三品以俟闕久二年八月請上命權陞一咨三年陞浙江右叅政清理軍務先是奏者言軍曾捕伍久無明文勾補者恐迷匿失伍例解丁就捕而涉歷阻修多死于道公一以移文行查兵民兩便寧違例不願也公掌司事考覈諸司官凡評騰才職之稱否無濫與輒黜焉淳安曹先生公其所取上也曹墓在萬山中明往祭之嘉興朱先生見教諭崑山公實出門下爲經紀其後久之進表京師今吏部尚書

公諱稟稔知公山東之政欲薦公都臺時

王稟謀代李位令給事中蕭彥章劾李不職事  
章槩之垢也公舊與前威寧伯王越同僚嘗賦詩譏  
其奔走權門越倚公甚陰請于李文達公謂公欲奏  
易其垢衍聖公文達弗察也故南京刑部尚書劉公  
亦言于葉文莊公曰敬之好直不掩人瑕珩至品量  
篇翰亦然故公竟以直致謗文達公與國政公在李  
尚書奏中即解官歸幾無以為生故吏門生知公素  
廉介而能貧相與奉金為壽始葺先人敝廬買田淞  
江之潯而老焉與鄉曲諸縉紳為會居閑處寂觀書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三十一 吳山館  
自適非有疾與赴宴會手不釋卷公厚于倫理先業  
以讓其兄仲兄卒官憲副事寡嫂以禮季弟種為濮  
州判官亦卒恤其孤申甫殫勉于學後進有文而制  
行之美者必加接引延譽於人人公既歸齊魯之士  
入官及卒業胄監領鄉薦者凡經吳郡必至崑拜公  
床下博學無所不窺為文典雅詩清新婉麗有唐諸  
才子風一時以業來請者屢相接也所著勿齋集二  
十卷藏于家

浙江布政使司右叅政陸公容墓碑 吳寬

公諱容字文量姓陸氏先世自徐氏至公始復未生  
其母夢紫衣人以笏擊其首日當生貴子已而得公  
弱歲穎敏篤學游鄉校不專治舉子業日取諸經子  
史程誦不輟同輩謂非所急曰聊以抵諸君戲耳獨  
與故翰林修撰張亨父太常少卿陸鼎儀友善三人  
俱以文行聞於鄉而公尤為葉文莊公所知天順三  
年中應天府鄉試成化二年登進士第授南京吏部  
驗封司主事丁外艱服除改兵部職方司擢武庫司  
員外郎再擢職方司郎中丁內艱服除改武選司遂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三十一 吳山館  
陞右叅政致仕卒年五十九公在兵部勤於公事邊  
報或急奏疏日三四上動輒數千言皆出公手而慮  
遠持正士論歸之西城賈胡進獅子至陝西嘉峪關  
奏乞大臣率軍士往迎公言于尚書外夷以奇獸進  
朝廷既不能却若復往迎之寧不貽笑天下後世耶  
議上遂已又安南累歲侵擾隣邦有欲加兵者公言  
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  
見一旦以兵加之恐遺禍不細其事亦已錦衣百戶  
韋瑛凶悍附勢得罪調宣府謀再用指良民為妖言  
冀以為功公言于尚書具疏請下法司鞠之瑛竟坐

誅而被誣者十餘人皆獲釋京師仰快先時捕  
 者多陞官例得世襲愚民被誣死者無數公請除其  
 例獄遂哀都指揮冒佐求爲金齒騰衝叅將公執不  
 可俄中貴人召公至內諭旨公言西南夷要地必得  
 堪爲將者守禦佐非其人若順成之異日壞事咎將  
 誰執佐計竟沮他日復有中貴人舉都指揮二人爲  
 都督僉事者命已下公益不可言都督大官必積功  
 始得彼何人而欲亂法耶舉者市恩專擅尤宜置之  
 于法以爲後戒曉凡再上言甚切直 上從之一時  
 雖曲宥其人而自後犯者必罪著爲令他所建白若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三 吳山館  
 論馬政四事論儲養台輔教導勲戚愛惜人才久任  
 巡撫經理京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又八  
 事及在浙江益寃察民隱振作士風行縣至桐廬日  
 嘗發漁家兄弟殺於潛丐者夫婦事人傳以爲神既  
 乃條列浙中便宜十事悉見施行間因公務入京又  
 論漕渠利病語斥燁貴有人所不敢言者蓋公少壯  
 有志天下如兵刑水利之類有所得輒于書之冊後  
 多見於用云公事父母甚孝父病躬奉湯藥不離左  
 右嘗夜醉歸屣不樂自是飲必半杯不敢至醉其居  
 喪三年不入室人未嘗見其嘻笑治家嚴肅動容凝

重若不可親狎至與人處歡然也性喜聚書政事之  
 餘手不釋卷見於著述率明切平實爲詩文若干卷  
 記錄諸書又若干卷

浙江右叅政楊公奇墓表

王華

公名奇字秀夫別號寒泉父能山鄉進上任東昌知  
府母宜人牛氏公穎敏絕人十歲能文有老成語長  
老稱為奇童弱冠名起諸生間成化庚子中鄉舉高  
第主司批其文曰筆力可扛龍門百斛鼎錄以為式  
明年辛丑連得進士授戶部河南司主事簡使搞軍  
於獨石督鹽於長蘆受芻於京場選婚於圻內廉公  
平簡後先一軌弘治改元上裕國安民疏甚剴切未  
幾奉勅處置居庸紫荆諸關軍餉公復上疏極言足  
食足兵之法在端本澄源而減冗除蠹理不可緩語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三五 楊公奇  
侵貴近識者趨之癸丑進四川司員外郎連有淮揚  
督漕九江造冊河南視災之使具建聲蹟甲寅進陝  
西司郎中時奉勅整督甘肅軍餉將行上疏言備邊  
七事 上嘉納之至則今太宰許公以都御史撫其  
地與公同事許公素器公於是益重焉事竣還朝有  
白金文綺之賜以才任剴調雲南司是司兼順天奸  
悍者傍窺不敢犯尋以薦擢守嘉興改夔州夔在四  
川地僻民靡公為書諭之俾敦孝友尚經義延問父  
老民所苦與所利即罷行之新廟學之制月朔視學  
進弟子問業有師道焉人士咸慕其諸壇宇官署支

額完毀百廢具興民飲江水遠汲為艱公議鑿井出  
郡門數尺即得美泉民以公姓目之為大宰澤益井  
在萬山中距邑治三十里道阻於險小舟入溪以通  
則往往溺死民多饑殍公鑿山為道得任負往來民  
甚便之夔吏多盜繁移屬以圖助公置籍付諸邑俾  
驗而行宿弊遂息在任五年人士咸慕至為公作生  
祠貌公而尸祝之擢兩浙鹽運使剔弊講利績效方  
懋前太宰馬公以浙事簡未足盡公改兩淮公以浙  
治治之升鹽賦五十餘萬司治舊在揚城東淺隘艱  
守公乃崇墉固藏益防卒奸無虞焉明年擢叅浙政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三五 楊公奇  
有施設而乃止是知公者重惜之以正德丁卯十  
月七日卒為春秋五十有四

浙江布政使司右叅政陸公鰲墓志銘周用

公諱鰲字鎮卿一字騰霄姓陸氏蘇之吳江人考祥介而好義累贈中憲大夫浙江温州府知府母龐氏累封大恭人公少從中憲役於京師遭家坎壈世業日湮弘治初中憲卒公侍太恭人以居稍長就學中弘治乙卯順天鄉試壬戌第進士授湖廣荊州府推官廉勤明允人以不究知府雅不善視同僚顧獨信愛公事必相可否然後行會給事中御史使楚傲公閱錢穀施州施州民雜夷獠不可責以法久矣公曰茲非有官者之事乎卽日以往剗絕宿弊猶日治其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七

滯訟比去軍民咸以爲此公於我有恩攝府事一年凡無留牘歲當處囚卽市曹自巡按御史爲之停刑者六人具得申雪累以上官命決疑獄諸郡三年陞工部都水司主事管徐百步洪省夫役鏐築石隄以便引船凡幾千丈正德間逆瑾方專橫政苛黠同年給事中按事淮安府事訖而返道及於徐自經于舟中知府誣公知其由以自解公徐曰事固不可以僞爲也不爲辯事聞驗之卒無實會御史缺政福建道監察御史督京師東路盜賊明年巡山海關遂劾巡撫都御史之不職者因疏籌邊三事悉見采納繼

陳六事不報巡按河南鎮守太監王某公至戒其

曰陸御史來矣既至奪宣武等衛屯田爲勢家所據者六十餘頃給諸貧軍歲增糧四萬石正德六年以來北方流賊所在蠭起有司得所脅從輒坐以死而犯者益衆公盡釋之仍令官府勿聽以他事相攻訐者於是人情大安奏釋各府滯獄百數人辯死刑之誣者六十人監河南鄉試河南稱近科得人以是年爲盛明年擢知温州府始至民多訟公曰所以致訟者由求簡訟之速爾大長民者一切不問民則何以輸其情乃晝夜聽斷不爲懈其月視始至殆損訟牒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七

什六七罷歸者稍稍就田畝吏俛首受成無所緣以爲姦乃廣學舍爲諸生講解程課試藝鹿城書院第以高下彬彬成材自處寧紹歲饑流亡集府之境內爲給粥仰以活者無慮千數裁省鄉飲祭祀公事外諸無名冗費民困大紓温州瀕海阻山絕商販荒政廢不講公令願贖罪以穀者聽三年穀且盈八萬豪民徐姓專持有司短長民以爲害前官莫敢問公召其家俗以一變斃府城三千丈覆以石省歲所費不貲又聞通衢臨陂池以息火患其餘事事規畫莫不

長久可行御史每行郡至溫一宿輒起曰溫州殆無所事在溫州六年墜浙江布政司石叅政督糧儲時浙之東西素狎公之政不煩而集初布政司以金衛嚴處四府歲凶議減盤石衛糧傾輸之溫州府庫者比其出納也或謂官府操其贏軍中以爲信至是風聞言官論其事公方行縣卽日歸吳江巡按御史數使人輒還公歎曰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竟不可溫公早孤羈旅於京師奮志學問一時所與交游皆以文章知名往往先後登顯仕故公起家郎署至方面八稱資於師友者爲多性坦易不立崖岸復慷慨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五十九 晏山館重節義歟歷中外二十年足迹不一及權門其爲推官時有李都御史請戍邊路出荊州時禁方嚴公與無一面就逆旅慰籍備至遺之俸二十金以行其在河南奏祠正德間死事上蔡知縣霍恩等五人溫州江心寺故有宋文山祠歲久而圯葺而擴之居常每以中意不及祿養爲恨事太恭人曲盡孝敬居喪以禮與其配畢恭人相待如賓白首無間言諸子業經學懶懶教以忠孝勤儉自浙中歸始治世業不事侈靡亦不爲矯飾自號釣雪散人約諸士大夫爲合作堂曰半閒扁榻所曰昴齋以見素志家居越十五年

是爲嘉靖丙申七月十一日公燕客客去沐浴已逮寢遽呼諸子環視之無所語翹然而逝年六十有四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四十

晏山館

浙江布政司參議徐君瑤墓志銘

嚴嵩

君姓徐氏諱瑤信之其字也十歲能屬文倪文僖公一見奇之謂其叔祖助教公曰徐氏有子矣受叔父命憲公訓學益進弘治庚戌登進士第觀政戶部嘗攝監收倉粟能革諸弊給賞遼東官軍被檄與疾不以勸辭授知華容縣屬歲歉寬禁緩責勞徠賑卹全活甚眾縣有黃洋渡雨潦時至冒其旁田溢爲巨浸君問知其弊乃發卒築隄延數百丈仍歲大熟民則歌呼曰德我者徐公乎由是相與名曰徐公隄云均編籍之役置平糶倉治狀稱最入爲南京戶部主事廉徵錄 卷之六十四 史山館

改工部分司儀真丁母憂服除補南京刑部陞員外郎郎中君治職勤敏奮欲有爲操憲任法里中舊故請謁拒閉強明自信者也然權貳浙藩未幾輒告罷嗚呼遇合興廢不可違於命蓋久矣況持獨特難合之見以居羣觀儕輩之地雖慎履矜行猶難之世嘗謂君爲同列所中傷或置慰恤其間豈知命之謂哉君去官家居益貧然不以屑意時集名雋彈碁賦詩陳衍竟日未卒數日猶然忽告君被疾遽歿遠近歎息咨閔焉其卒之日嘉靖三年四月某日也距生景泰庚午年七十有五徐氏蘇人入國初爲江寧人君

善於爲文尤喜作歌詩所存有石林稿若干卷大宰建安楊公謂信曰信之吾同年友也于浙又嘗爲僚信之直厚而簡易不爲城府交久能敬仕而才情弗究其施也其卒吾無以慰其孤惟葬有石將子是託焉明日諸孤奉通政參議黎君狀以至申公命乃作銘曰車堅御良固道孔夷孰退孰濟而蹶其馳嗟乎徐君委順何九太宰篤舊予淵厥幽

秋徵錄

卷之六十四

史

史山館

浙江參議符公觀墓志銘

嚴 嵩

公少刻厲讀書寄食城北浮屠足不踰戶閭數年學藝大進以禮經占弘治乙酉江西鄉試明年舉進士南省第五人選知溧陽縣法古為政論民重禮敦俗督勞農田濬築陂渠溝洫以時旱潦有備鉏止豪右屢察疑獄脫數人於死徭役編審有法吏不得為姦修學舍祠名宦鄉賢立貞女廟作義阡遷葬八十餘塚溧人醵石頌焉陞高州同知丁父憂服除補辰州改作黔江淑浦二學以乘山川之秀召吏民子弟親為講說誘勸以文藝學者日起正德己巳擢為廣西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望 曼山館

按察僉事分巡左江會藍賊構亂一日謀報賊衆分攻平南貴桂三邑公卽督兵馳至平南江伺賊半渡擊之斫其渠魁中流渰沒不計其數自始發兵及後賊所以破滅皆如公計衆謂公儒者料敵制勝乃爾薄衛將有與卒訟田而久不決以危言脅公不為動竟質平焉溧民奏田少稅多期得減賦公曰必使田浮則欺上必使稅浮則損下當驗實使田賦兩平耳已而田果不少衆帖服公乘險阻冒瘴癘經畧勩勵既陞浙江參議旋改山東皆不往請老而歸益公所為政志在便民有所建置期必行雖忤上官意不少

恆不能勤世飭厨傳將迎所至有聲蹟而貴勢多不合以此淹久無助處之裕如也公不苟取予在溧陽於廨後得古藏銀悉易穀以賑貧民居家盈縮無所問家人時以匱告徐曰若等自經理之可矣杜門十有八年足跡不一至城府提學使者請主白鹿書院亦以疾辭朔望謁先祠坐堂上率家衆道古今孝友節義定規約數十事俾世守之公於書無所不觀自經史子集至於天文星曆地理醫卜罔不研究手自鈔錄垂老不輟其於學大有得也所著有活溪存稿若干卷選唐宋元國朝近體詩歐蘇文選醫家集要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望 曼山館

地裡崇奇諸書藏于家公諱觀字衍觀學者稱活溪先生姓符氏世家新喻之金田祖諱剛考諱勤皆鄉里長者考以公故贈溧陽知縣公生正統甲子享年八十有五



浙江提刑按察使王良傳

忠節錄

王良字天性河南祥符人歷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中坐問燕國人罪輕左遷浙江按察使至浙謁岳鄂王墓誓曰苟媿武穆非人也壬午聞靖難師克誓以必死慟哭不已會命使召良良執使者將斬以徇爲衆劫去良乃集諸司印凡九攜歸私第嗟嘆者久之妻問故良曰吾分應死顧思所以處汝未決耳妻曰我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命妾饋良食抱其子歛歛如廁置子池傍自投池死良久往覓之子匍匐池畔頃之屍浮起良殞殮畢卽列薪於戶寫遺囑獻穀錄卷之八十四聖主

付家人令妾抱幼子往匿某僉事家以宗祀爲托或曰托諸汴商遂舉火抱印闔室同赴火死事聞文皇曰死自其分朝廷印信良擅毀不得無罪詔徙其家于邊已而風雨晦冥人或見其出沒台人陳璘私識良死事每談及流涕沾襟正德間按察使梁材提學副使劉瑞改公署東水鑑亭爲祠祀良

周志新傳

黃佐

周志新字日新南海人文皇帝嘗呼爲周新因以爲而以志新爲字洪武己卯舉于鄉筮仕大理寺評事每有疑獄一言而白壬午拜監察御史彈劾敢言貴戚畏之目爲冷面寒鐵人因稱爲冷面寒鐵公京師中或怖小兒輒曰冷面寒鐵公來皆匿去永樂元年巡按福建奏言朝廷設立軍民諸司彼此相頽頽兩非統屬今都司所轄各衛每府官適門或遇諸途輒怒府官不下馬甚至鞭辱僕隸衛所公務徑行有司理辦稍不從卽呵責吏典請自今府衛相見行平禮遇諸途則分道而行所有公務不許徑行府縣有司官吏毋得凌辱遇聖節正旦冬至在外衛官悉于府治行禮開讀詔書雖邊海衛所亦從布政司差人都司毋與上悉從之二年巡按北京時制令所屬吏民有犯徒流者免罪就發北京民稀處種田監候詳擬往復數月多死獄中新奏請今後死罪及職官有犯詳擬待報其吏民犯徒流者悉從北京行部或巡按詳允就發種田如此則下無淹滯之患上不負寬恤之恩上諭都察院官曰御史言是也且命北京百姓有犯應決者許其收贖慈民大悅三年九

月擢雲南按察使未赴有旨改浙江有寃民淹繫  
知喜曰冷面寒鐵公來也吾無患矣至卽洗其寃放  
之自是異政日著一日視篆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  
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僧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  
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寃魂報我矣發之得婦人  
屍人稱爲神明一巨商遠回未抵家而日暮恐孤行  
爲人所圖潛以其貲置一祠石下至家妻問之告以  
故明日求之無有也往訴之新新曰是必而妻有外  
遇也覆之果然蓋歸語妻時樓之者竊聽乞往取之  
矣遂併治之有訴爭兩傘者甲曰我傘也乙曰我傘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也彼奪之所言記驗皆同新命剖之各持其半去陰  
遣人尾其後甲曰我始欲助汝傘價之半得非汝利  
也乙答曰傘本我物寧能低價屬汝于是甲就縛正  
其罪其燭奸類此境中有虎害爲文告於城隍神須  
吏得虎格殺之初往浙道上蠅蚋迎馬而聚尾之見  
一暴屍惟小木布印及至任令人市布得印誌同者  
鞠之乃劫布商賊也悉以其贓召布商家給之家人  
大驚始知其死于賊也人皆服之其除暴類此會夏  
秋潦窪田盡沒永樂九年湖州府無徵糧米十七萬  
二千四百餘石所司一槩催徵民日逃亡奏乞遣官

卷之八十五

覆驗 上卽命戶部覈實蠲免嘗巡屬縣徵服  
官收繫獄中與囚語遂知一縣疾苦日往迂乃自  
獄出縣官恐懼伏謝竟以罪去由是諸郡邑吏聞風  
股栗莫敢恣肆錢塘知縣葉宗行號廉能嘗偵之入  
其居無長物惟笠澤魚腊一束其家所寄也抽少許  
以出明日召飲出示葉葉益砥礪號錢塘一葉清後  
卒于任爲文往祭哭之甚哀其旌別淑慝類此察案  
二日餽以鷄炙懸于室後有遺者指示之新未顯時  
其妻治女紅以給及同官內燕荆釵布裙以往大類  
田野婦各相慚惡更爲清素當是時周憲使之名震  
田野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四

天下澤及無告民自不寃雖三尺童子皆頌其美焉  
初錦衣衛指揮紀綱用事使千戶往浙緝事多作威  
福受吏賂新時進須知如京師遇諸涿州捕繫之千  
戶脫走訴于綱綱乃更誣奏新 上怒令馳馬逮新  
承綱意者榜掠無完膚既至伏陛前猶抗聲曰按察  
司行事與在內都察院同 陛下所詔也臣奉詔擒  
奸惡奈何罪臣死且不憾 上愈怒命戮之臨刑  
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作直鬼他日顧問侍臣曰周  
新何許人對曰廣東 上嘆曰廣東乃有此好人耶  
枉殺之矣後紀綱以罪誅事益白新既不祿其妻獨

軍遺衣及書數卷歸廣東貧居如洗都御史楊信同  
巡撫時存問其家周以月俸嘗語人周志新當代第  
一人吾黨所未及也新無子景泰初其妻卒于家浙  
人在廣東落果者皆會葬云論曰嗚呼新之死于紀  
綱也可哀也哉持身之廉臨政之明辨冤澤物之仁  
與夫持風裁臨患難之直而不撓可謂剛且大者辭  
曰直木先伐又曰物忌芳潔其新之謂歟同里彭  
傳其行曰公發奸擿伏有廣漢風

公似遇之擬人于其倫矣又曰被刑之夕司天奏文  
星墜 上以是悔自後見一人衣紅立日中呵之問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四

為誰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為城隍為 陛  
下治奸臣貪吏言已不見天顏撫然嗚呼豈其然乎  
豈亦鄭伯有魏元微之比乎近世劉球毛吉為奸盜  
所敗嘗附魂于人傳者亦著其說夫何疑于新乎要  
之新之清風勁節固不待此而自可傳于不泯也

浙江按察使陳公璇傳

魏

昔人之論士必曰先器識而後文藝是知士於器識  
文藝皆不可無其曰先器識而後文藝者豈不以器  
識為本文藝為末乎抑豈不以得文藝器識兼備之  
士之為美乎觀今浙江按察使鳳陽陳公之所存可  
不謂之器識文藝之士乎公名璇字 其先江陰  
宦族洪武中以祖某資產甲於編戶徙實鳳陽子孫  
遂為鳳陽人兄弟十人皆俊偉傑特公天資尤穎異  
甫冠充郡庠弟子員蚤夜孜孜篤志於學不煩師資  
而日進之業倍人嘗與同輩曰吾輩為學當思不止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五

於掇科可也苟惟聞此以進身而不思其遠者大者  
豈足以報朝廷之作養乎迨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  
凜乎風裁不察察而明不沒沒而暗知者以為得風  
憲體時從兄耘字德封亦為御史其學問不在公下  
與予相友善間謂予曰某性褊迫終不若吾弟之雍  
容寬裕喜怒不形他日遠到吾必不若也嗣後公果  
膺敘遷陞雲南按察僉事一日鎮守雲南都督沐公  
訪予吏部公讀書善談論於人不輕許可予因詢方  
面中當其意者凡幾人公曰無如憲僉陳某其人予  
復詰之曰何以知其為人公曰陳未嘗倚法以凌人

亦未嘗廢法以貸人吾以是知之迨陞浙江憲使浙  
江地大事繁爲憲使者百責所萃每難其人公自下  
車凜冰玉之操不動聲色於所設施間不容髮寬不  
縱猛不殘欲究其兄於行事者殆不可以假數方面  
肅清俾浙人無間遠邇靡不向風而懷德咸曰良憲  
使良憲使已逮書考都憲者謂公少擊搏風公曰法  
貴禁人不犯不從禁而罹於法某亦何啻少貸邪卒  
以公言達大體既旋軫值考察者於公頗不協公卽  
日啓行赴關聽進止而浙之軍民咸動容履頗如失  
父母者不啻數千人填衢塞巷率悵悵以挽留之至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幸

馬不能前公不得已姑暫駐於城之宗陽宮一宿黎  
明取間道而去執意其耆老李恒等視公又先抵京  
陳公之政蹟近臣亦以得民心爲言由是 朝廷仍  
令公還視事且公於進退喜愠尤無幾微見顏面故  
識者謂公之量誠非沾沾小智之比又如此也惟公  
平生內貞外和學修行篤故於臨政雍容自若不銜  
不矜其心惟在於正人心厚風俗爲要於是自始至  
終一以德意臨人不鈞距以求情不玩弄以壞法稍  
暇則游心經史寄興詞翰以適其所適而已噫器識  
既備文藝亦修非公其人而何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楊公瑄墓志銘 楊守陳  
天順初 英廟復辟時廣西道監察御史楊公印馬  
于畿內民羣訴太監吉祥忠國公石亨奪其田若干  
頃公具以問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詔稱公敢言稱  
職命吏部記之蓋將以大任也既而還京尋李連見  
祥亨二凶日益張十三道御史謀劾之有私泄於亨  
者亨與祥合謀上諸暨彈章入 上震怒召諸御史  
誦文華殿俾誦彈章而歷詰之御史周斌與公輩且  
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然 天意入先諸莫能  
回悉下錦衣衛獄逼公証引大臣刑甚慘酷數瀕死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幸

卒無一語他及有司文致坐公死而十三道長皆坐  
戍餘多坐貶奏上矣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  
陽門下馬牌於郊外於是獄皆從減死者戍戍者貶  
貶者復而公就戍遼東之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  
請二凶謝庶免後禍公不可復請戍廣西之南丹居  
五歲二凶相繼以逆誅公被特旨還里居今 上嗣  
位以言官奏復公舊官改陝西道尋陞浙江按察副  
使居父憂起復舊治巡海後陞按察使卒于官自古  
亂臣逆黨必先淫刑重法以箝羣衆之口而懾服其  
心仰莫敢不從然後得逞其志此二凶所以必欲寘

公死也既而公幸生全三凶卒誅滅而公乃復于位豈非天哉公姓楊諱瑄字廷獻南昌豐城縣人其始祖曰王君權唐季相南平王累官金紫光祿大夫居南昌之武寧傳十有五葉至公曾祖同仲猶王姓國初徙豐城占籍始訛爲楊蓋方言王楊無異音故也公祖名高不仕父子榮以鄉舉累官蜀府左長史母周氏公以甲戌進士爲御史僅兩朞而罹二凶之禍再起爲御史歲餘遂副憲于浙杭州衛指揮陳鼎父子肆凶惡海寧民管箠沈琦工詆誣皆莫敢誰何公悉寘之法屬府造上供紙歲若干萬工估價每番銀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五

一兩公計量纖悉減十之九歲省銀若干萬兩民德之其巡海道以軍官多放戍卒嚴禁之立五日一操點之法以邊餉太稱而屢空爲革勢豪攪糧之弊奏增一通判專理以武臣多不學爲葺學延師教其子弟凡城隍墩墩厰署舸艦甲兵皆以次繕葺之無遺力加定海之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鄞甬所之裏外海塘健跳所之海塘海鹽縣之大海塘皆修築之以莫邑居以興民利而海鹽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鉅禦患尤大非公莫能爲也在杭州以按察司卑隘逼塞廼撤舊宇改創數百楹等鉅偉麗闢其前衢廓

然四達以西湖舊深廣能溉諸邑田至十六萬頃八堙過半奏請浚深之如舊於湧金門北開水門放湖流入城河出清湖閘抵海寧黃灣以溉十六萬頃田復於畏吾寺前後建三橋以通水門俾小舟常入湖取泥以濬深可久不堙功雖未就慮則深遠矣公巡海數歲波恬烽息成化丁酉春忽報倭船數百犯邊公時在杭察案驚問公徐曰彼果來犯吾將盡誅之乃出巡至寧波府衛已戒嚴守令呼民壯授甲林立矣公謂曰海上甲兵自足內地不須虞安用民壯今農事方殷亟散之至定海數日乃知倭僅兩船入貢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五

耳於是皆服公之智量其爲按察使以憲度久弛力振之嚴門禁察吏奸斷訟明敏無留獄禁官署毋桑蠶爭民利諸婦女毋入寺觀以隳風俗甫半載而病病亟寮家往問尚與論築海塘之法浚西湖之利無片言及私成化戊戌七月朔日卒年纔五十有四耳公疏爽有志節喜建功業而才足以勝之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者然賦命不永而止此惜哉余修史至天順間三凶事爲之慟哭流涕而不能已也嗚呼正統之末社稷非景帝莫可保而一時竭忠殫勞者皆可謂社稷臣也二凶于是時亦受恩不貲貴富輝矣

而忠勞茂如逮景泰末誠所謂惠懷無親者矣天下  
非英廟其誰歸而二凶者貪天之功弁髦景帝  
魚肉其社稷之臣殆盡此余所爲慟哭流涕而不能  
已也嗚呼二凶是舉豈直要功以固位而已哉蓋以  
圖改玉之兆也於是勢焰炙天孰敢一睚眦之而公  
露章顯斥瀕死而不易辭可謂忠諫之臣矣曾不數  
年而二凶者身刑家戮遺臭無疆而公乃高陟令終  
流譽千載豈直薰蕕之辨而已哉嗚呼使二凶不自  
作孽則國家無憂而其貴富延及于來胤未已公非  
以忠諫著則雖有他表見豈能若今之焯焯後世決  
不可泯如此哉是亦足爲萬世公臣之鑒矣

獻徵錄

卷之八

五十五

浙江按察使王公之猷墓志銘 馮琦

公諱之猷字爾嘉其先瑯琊人自始祖貴徙居新城  
遂爲新城人貴生伍伍生敎授麟麟生太僕公重光  
當世宗時建三殿太僕公督木於黔出入谿洞崎  
嶇追阨間卒於事天子憫其勞賜祭贈官有加焉  
太僕公娶劉太淑人生公兄弟六人長封左方伯之  
翰次司農卿之垣次員外郎之輔次郡守之城次卽  
公少於公者貢生之棟公生偉安儀神情開美見者  
器重之庚午舉於鄉丁丑舉進士授平陽司理至卽  
覆仇獄辨誣獄釋其以微嘗煨煉成獄者人不敢干  
獻徵錄 卷之八 五十六  
以私有押將某受取狼籍僱公奉金幣爲壽以嘗公  
公正色發其貪狀致之法於是郡中廉廉懾公奏最  
擢禮曹郎有蜀藩爲假印文以請封衆莫辨公熟視  
曰屏證之故牘果然於是條上藩封議十二著爲令  
天子念鳳陽湯沐邑江淮咽喉重地值大侵民羣  
起嘯聚爲盜擢公爲觀察副使備兵潁州公議賑議  
施粥議平糶皆有法民於是相戒不爲盜而獨戮其  
渠魁數十人江以北爲患莫如河築隄疏壅歲靡費  
度支水衡錢數十萬自河決范口嚙雙溝滄泗城  
祖陵幾成巨浸河使者更舉以屬公公過歷水濱望

形勢從上游緩縣端使得漕潤而下不至涸瀉爲陽  
患功成 天子賜帑金紀錄晉浙江叅政將行父老  
相率泣轅下願得再借王公當事者特疏請得借公  
公乃復蒞潁已而太淑人訃至卽日就道民既不能  
長有公則相率尸祝之蓋公歸而二年乙未長子象  
恒舉進士公起守河北河北濟源接太行連王屋盜  
藪也加以採權令下人情洶洶有異心公以三郡無  
兵卒有變何以支乃留宣薊班軍之半以衛河北益  
募民間健士銳卒五千人而河北始有兵稽屯田之  
侵沒者餉兵而河北兵始有餉冬無雪春無雨河北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五十八  
之民困公爲條行十二事歲不爲災公入賀 天子  
念治江北功擢觀察使鎮維揚是時留璫之使出  
公至力與璫爭減稅之半璫實銜公故以稅貲貯外  
署而索防兵口如有失官任之公與之數十卒而密  
授卒指卒竟不爲璫用璫竟罷之興化民金勝等生  
稅事迂璫當怒令某驛丞逮勝等公禁丞勿與卽又  
怒欲逮丞公又不與丞是時稅使勢張甚郡國守令  
監司就吏訊者數矣於是人人爲公危而璫卒憚公  
不敢發蓋公爲人居常惻惻不事粉飾其所至惟實  
政政務便民至節義所關則奮不顧身有烈丈夫之

樂方其爲禮曹時主事盧洪春以直諫忤于廷 上  
遣小璫視誰與盧主事語者同舍郎稍引去公獨  
與周旋而後借盧出在潁州盱眙令不善爲諛觸直  
指使者直指使者欲因事傾之公抗言令無罪令卒  
賴以全治河北親藩或魚服以遊公上書諍之書凡  
五上王亦寤其正直不阿類如此在淮揚以狼山濱  
海要地每以片帆巡行西抵江東入海勞瘁甚而公  
不知也會淑人病病不起公遂上書乞歸 天子惜  
公才特予歸攝病痊召用公乃舟次淮揚終矣吁差  
傳哉人謂太僕公勤王事卒於官公亦勤王事卒于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五十八  
官太僕公卒有公在側綱紀其喪無遺憾公卒卅周  
歲君在側亦綱紀其喪無遺憾世稱王氏世家非以  
緩組其爲臣忠爲子孝蓋若弓冶云

按察副使張君和傳

劉昌

君諱和字節之崑山人也少好學年十七爲歌有奇名宣德十七年乙卯君年二十四與弟穆同應進士舉之南京時少保柳陽鄭忠愍公爲京尹有惡君於公者公大怒乃召諸應舉者歷驗之君故有目疾與書所云合公乃言曰吾已得爲奸利者然將置之法邪將械送於其鄉使終身不得舉耶蘇人有膝墮者直前謂公曰公尹京廉公有爲人孰敢爲奸利事顧毀人者多忌惡者之所爲公不究竟而卽治之不亦中彼人之秘計乎公曰爾言亦是但吾不可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五十九

以中止吾其之乃悉出諸今者而留君與所謂增廣生數十人命題以試君文先成公讀君文良久曰文體略似西江汝當是冒籍者君曰聞吾祖以來家崑山不聞冒籍嘗從西江人學耳西江人者謂翰林尹先生風岐也又讀良久乃謂君曰汝始去吾當有以處子矣君既入場屋而其舅氏湖廣叅政沈餘慶時爲水部郎中俟君出卽與俱過虞衡主事吉水艾鳳翔誦所爲文虞衡曰以君之文鬱暢而詳整當在首選既而君弟穆舉前列而君下第餘慶復與過虞衡虞衡曰吾誦君文甚習吾請舉之遂爲誦君初

終場文不遺一字曰以此而下第吾不知也蓋

雖信君爲忌惡者所構然不入其文於主司而君退然言儒者之學先治身心名固非所急且吾嘗自謂聰敏書過目頗成誦若虞衡之一屬耳不忘吾何敢望哉遂去入崑山中取五經諸史及秦漢以來百民之書參稽而融貫之將自見於述作而吉望期菴彭公以監察御史提督學校來南京而訓導張承翰首以君言公至蘇乃起君崑山中復以應進士舉君以鄭公爲辭公曰鄭公已拜兵部侍郎矣及試而初考蕭聰以君所判禁止師巫邪術有執左道以惑人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六十

之語謂無所據落其卷而學士吉水錢公侍讀雲間陳公覆考責問聰左道義聰無以對因使於所落卷朱勾以誌之蓋如君而得舉者五人時正統三年戊午君年二十七矣明年己未與弟穆同試禮部穆舉第二人君廷試對策稱旨將賜狀元及第而以目疾擢第二甲第一人學士公與諸老入朝嘗遇之指謂鄭公曰此目疾者張和也鄭公曰吾昔爲京尹知以盡吾職耳何有私哉時少傅胡公忠安爲禮部尚書素奇爲至欲迎君以訓其子而言於吏部尚書郭公郭公使君往君曰諾而實不往蕭山魏公爲吏部



伯以問君曰宗伯爲禮部之首欲訓其子而伯  
和自往耶魏公曰我當以告胡公胡公釋曰誰若賦  
禮而君始往未幾移疾還蘇蘇之人從者益衆君益  
以道義自高推所餘於文辭對客展紙伸筆頃刻千  
百言沛如也事涉財利則顰眉走若將浼焉有參將  
者禮致聶先生大年學爲詩與之來蘇君慕聶先生  
名過其寓參將置君上座而處聶先生于下君曰吾  
爲聶先生來非爲參將來參將學詩於聶先生則先  
生爲師而處之下此何爲者參將方設供具燕君君  
拂衣去不省又嘗與參議趙公會于故少保陳億敏

蘇徵錄

卷之十

十一

公家趙多議人得失君正色曰人當於有過中求無  
過不可於無過中求有過一坐聳然景泰庚午君年  
三十九主考江西鄉試誓而後入所取士多知名二  
年辛未君年四十以疾平至京時太子太師王文端  
公在吏部人猶以君目言者文端公曰張和 天子  
不鄙而賜進士出身人乃不能容耶是年夏拜南京  
刑部山東司主事至官清謹儉約持禮法甚堅雖至  
親舊與貴豪人不可奪部有讞決中奏必君詳定而  
後行公退閉戶高坐忽有來謁者君款之方捉茗碗  
而其入一及所私君瞋目直視口噤茗碗碎水淋漓

襟袖間其人驚駭戰汗奔出君由是謝絕人獨嘗走  
請大理寺正王宗吉焚香彈某縱論古今大略磊磊  
出胸臆無所顧忌聞人有一善歸必籍記之宗吉間  
詣君君與飲酒賦詩至夜分始罷如是爲常六年乙  
亥君年四十四朝廷修宋元通鑑綱目君以大臣薦  
驛召入館時多主陳子涇通鑑要言胡粹中續綱目  
而參訂於李壽劉時舉陳仲微朱右張美和梁寅劉  
剡所著書與宋遼金元本史及宋宰輔編年錄元經  
世文典羽儀以建隆八年大書宋統而分註列國之  
年子涇以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始書正統侍郎劉

獻徵錄

卷之十

十一

文介公深是羽儀議於子涇陳橋自立之文乃欲倣  
劉剡書衆立而君私議曰朱子書郭威自立則已爲  
宋祖陳橋張本恐子涇之書爲是胡粹中續綱目於  
至元十一年遽大書元統君則奮然曰宋海上未亡  
元烏得有統粹中又於編中嘗一歲連月書太白晝  
見君曰春秋謹嚴綱目法春秋也宜書是歲太白屢  
晝見太子太傅淮南高公開館中於子涇粹中書有  
所更定不喜既見君稿曰此良是居無何爲天順元  
年丁丑君四十六有言修綱目無益君乃以舊官遷  
南京然業心厭事惟手不釋書人求有所稱說者周

拒之至一字不與是年以主事進署浙江司員外郎  
明年實授又明年以員外郎進署陝西司郎中五年  
辛巳君年五十朝廷復置提學官君又以大臣薦拜  
浙江按察司副使使乘傳以往君別於所遊一人面  
慘慘有異色言故提學受賂事絮絮不止君揖以還  
爲不食者一日乃指心歎曰吾已廢一日又肩厚  
薄手大小而足長短其所至美而無醜者此心也有  
如人之言尚得爲人類乎獨宗吉自慶爲君置金帶  
持爲君壽曰君官以文顯吾屬之華也君至浙臬諸  
生訓諭就其賢否之尤者而叙黜之其條約之詳可  
蘇徵錄 卷之八十四 六

旦夕收効浮濤江邊海入山甚勞弗暇息有故吏于  
君者自京來間嘗謁君君與語稍久吏出則誇于人  
有思生者信吏可使就吏酌謀事吏許諾他日吏謁  
君君不虞有他吏既去坐至公堂試士外譎訥言吏  
故君固不知巡按官使人於君凡三往返而君罷試  
以謁官告以故君大怒徧索郡中得吏治以法杖遣  
愚生而事以自八年甲申君年五十三再至金華還  
得疾既甚猶點校呂東萊大事記不輟然自惟不可  
起舟至崑山抵家而卒弟穆字敬之亦由刑部主事  
員外郎郎中爲山東按察副使

劉昌曰士幸甚無名無名則無爭無爭斯不免矣其  
甚不幸以文名以文而名則爭者日起而毀謗至安  
在其能成名也君少卽爲忌惡者所爭屢不得志及  
旣伸於天子之廷又以疾抑則名者非惟入爭之  
雖鬼神且爭之耶至被召修史名大振然未久卽去  
去乃遺棄文事益自治其身心恬不較於人而人今  
稱能文者必曰張君掩之而愈彰棄之而復來終得  
以侈然褒其所有而惠諸人當是時非無爭者君能  
讓之而爭者不能爭也爭則毀無爭則立吾今而後  
知張君之立於名而成於文是以傳張君

蘇徵錄 卷之八十四 六

浙江按察司副使張公文墓志銘

程敏政

公諱文其字存簡張氏世爲泰州巨家然未有顯者至公曾祖德林祖仲信益以善聞父頤始舉于鄉終國子助教用公貴贈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母成氏贈宜人繼許氏封太宜人公生有至性在童卯如老成初助教公典教山陰公侍行適遭成宜人喪哀毀不食蓋絕而復甦助教公難之遣從學一時名士之門公亦自奮力學久之還爲州學生屢試弗第有識者曰是不當小成者天順己卯舉南畿鄉試第一人尋遭助教公喪悉用朱氏禮一鄉化之成化丙戌遂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五

五人賑恤之公分地兖州規措勸分不遺餘力又上疏請分府庫餘資以慰倒懸語益痛切蓋活饑民五十二萬人復流移一萬七千口婚嫁男女之貧者五千三百人釋大辟囚二十餘人他如通貨財修祠中掩骼埋胔之令皆自公發之己亥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有醴商李成誣販鹽者爲盜轉引至十九人初訊者以爲實多疫死獄中存者僅六人公覆訊疑之審詰得其情六人者幸不死一省稱快餘平反者尚多在潮踰年大率以洗冤澤物爲已任蓋未竟其所施而以家艱歸矣得年五十有七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六

浙江按察司副使陶公成神道碑

丘濬

天下承平日久變起倉卒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  
有能奮身其間以爲民蔽繼之以死卒能作吏民之  
氣以收遏絕之效其功顧豈小哉當宣德正統之盛  
大江以南民不識兵也久矣歲戊辰劍寇起于閩既  
而括寇相挺以起猝然竊發如風盛火猛延燎于枯  
草燥荻之場無有障蔽限隔之者當是時郡縣密邇  
于寇者其民蓋岌岌然矣一時官吏罔知所措往往  
驚畏走避雖以朝命將領亦皆觀望以爲進退無有  
立一定之計決必然之策者而浙江按察副使陶公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花

者獨能以身嬰賊鋒而死之嗚呼豈非毅然大丈夫  
哉公始以易中廣西鄉試第四人以親老願仕遠方  
得交趾某縣典史改鳳山縣時黃忠宣公兼掌藩臬  
司事知公有學行俾掌諒江府教授事秩滿陞按察  
司檢校丁內艱起復改山東憲司未幾按察使虞公  
信以有守有爲堪任風憲薦公起至京師試如所舉  
擢大理寺右寺評事尋用戶部尚書劉中敷薦超拜  
浙江按察司僉事會倭寇犯邊公以計殲之朝廷  
有綺段寶鈔之賜至是寇起處州將薄金華衆議曰  
蘭溪乃賊所從出之路蘭溪不守則兩浙震動矣陶

僉憲有謀略非得之以遏其衝賊不易得也公至蘭  
溪首率民壯因故城址立木柵晝夜儆備又於縣南  
五十里山口蘇村太岩諸寨以扼其要害屢用計  
賊始賊黨數百人聲震遠邇賊不敢犯境一邑晏然  
而鄰境亦恃以無恐時總兵官都督徐恭尚書石璞  
等也于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時出官軍調知又復  
遠近捕之計皆莫知所施會議遣藩臬中一人抵  
賊寨諭之以莫敢行者公毅然請任其事至則威之  
以誠諭之以理賊首葉宗留陳諫胡等環聽竦動咸  
翻然悔悟率其黨出降朝廷嘉公績陞本司按察副  
使仍守金華賊黨陶得二者尤號桀黠嘗僞以名降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本

總戎諸公授以冠帶俾招其黨得二殺使者不受招  
官軍莫能制公以計用賊之來降者殺得二黨前後  
共數百人生擒百餘人而來降者又三千人得二僅  
餘四十人深遁山谷中其勢日孤指日可就擒矣同  
事者有忌公成功而沮抑之者公計不得行賊勢復  
起公與都指揮崔源往武義謀所以備禦之者至甫  
數日賊至矣武義無城惟木柵其中兵民無幾而賊  
勢張甚或勸公稍却以避其鋒者公齒齒厲聲以諭  
衆誓不與此賊俱生旣而賊大至公麾兵極力與戰

自卯至申俄而城中火起蓋賊有潛入城爲內應者衆回望見火起遂大潰公竟死之時景泰元年五月十七日也公時年六十有一兩浙人間之如喪其親感諸郡縣皆遣人致奠蘭溪民相率言于憲司剏公像立屋祠之又各出已田以爲經久計事聞朝廷遣官諭祭詔贈公浙江布政司右叅政官其子魯新會公諱成字孔思梧之鬱林州人子惟自南方有事以來死事之臣爲國家所旌者僅四人其三人者子皆有所紀述獨於公缺焉矧四人中公與二人者皆出吾嶺南子叨官太史表忠義以翼世教其職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李五

也嗚呼風霜別草木之性禍患顯忠臣之節自古死封疆之臣多見於季世勛攘之秋而此數公者獨能於四方無事之時一遇倉卒之變以身試之使狃安久黎之士夫知所感發興起事功以救生民之禍成安集之功而公於衆人中又獨爲之帥先其功蓋莫大焉是宜表著之以爲世勸所謂三人者永豐縣鄧公顯死于閩寇慶遠同知葉公禎廣東憲副公吉二人皆死于廣寇顯與禎皆廣東人吉則浙也其死義與公同於法得牽聯書

浙江按察司副使進階亞中大夫閩公詹某志  
銘  
陸深

公諱詹字汝思別號三樂道人世居祁之會善里曾祖孝先祖棟咸隱於農父靜菴贈文林郎永清縣知縣母呂氏贈孺人公生而麗靜菴委曲撫之每令於羣兒嬉戲公惟旁睨而已少從餘姚毛世達授孝經卽了大義初靜菴明法律筮仕爲通倉副使稍遷上海縣稅務大使故公從來上海遂學於校官盧先生不踰年而通禮經貫穿百家豁如也時上海令會盧於學宮試之謂靜菴曰子嗣國器也汝官雖薄奚憾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李五

耶會靜菴卒於官公扶柩歸葬如禮服闋補增廣生督學使奇其文遂領弘治乙卯鄉薦登己未進士第授永清知縣永清素稱難治公至治以誠信仁體勸農聽訟俗爲之變又雅意學校修葺考校弘治辛酉縣蝗公發粟易蝗民捕之積至萬餘石故永清獨不災巡撫周公以事問有銀幣之勞縣有壽府莊窪下不成田居民歲代輸無從敢言公覈實悉免之時孝肅皇太后有莊隣牧場幾爲所侵公疏請還之乃貴人來按公力與抗復地百餘頃中貴人譖於公后后斥曰此爲國官也汝奚白耶有事於霸州

州民願借以爲守縣人急往爭之訟於撫臺都御史  
洪公曰是當作風憲官耳非郡縣能留也滿一考進  
階文林郎例得推恩贈及父母已而檄召當去永清  
民遮留不可得至欲建生祠公堅卻乃止瀕行遺一  
履掛縣門從民願也正德辛未流賊至郊賊首齊彥  
明者公舊抵禁也威公德繫馬數匹於門望堂泣拜  
而去時巡撫毅齋李公寄詩云強暴思恩曾繫馬市  
民懷德願留靴蓋紀實云旣入朝試陝西道監察御  
史巡視北城正德初元事務紛更公直言無忌有侃  
侃風奉勅查盤甘肅諸鎮倉糧糧多虧折官皆鬻妻  
獻數錄 卷之八十四 七十一  
子償之有自經者公革免斃之人禁兌給之弊設法  
取盈釋淹滯之官凡六十輩舊例官軍馬斃所司責  
其人貧者至典妻買馬以應因循成俗公命屯地每  
頃出銀一錢以給買馬仍嚴典妻之禁嘗經祈連暮  
宿山下夜分聞金鼓聲比曉雪滿地公詢諸左右曰  
山徑冰滑非雪馬不可度山後有霍將軍廟蓋神助  
云公入廟祀之廟下有池出水若榴梨瓜果狀衆咸  
以爲公所感云暨復命疏邊務數條 上皆嘉納諸  
鎮至遣行之遂命巡按陝西時逆瑾擅權凡公出者  
歸必厚賂不然輒加譴謫公曰寧禍吾身不忍剝奪

民也冥鏄之亂寔遊擊仇鉞功逆瑾欲歸功於總兵  
曹雄雄瑾親黨也公上疏別白之瑾怒遣錦衣官假  
他事逮之未及而瑾敗公獲免未幾陞浙江按察副  
使奉勅巡視海道海接東南諸夷設憲臣爲備自逆  
瑾裁革之後倭寇乘時劫略勢要開洋寬利公旣至  
水操艦戰豪有歛迹海道爲之肅清歲甲戌以疾致  
仕歸祁優游田野之間芒鞋貝服號晉郊耕叟云暇  
日讀書不輟視世務漠如也辛卯冬忽嬰疾疾旣革  
從容談笑然無言諸子請後事勗以勤儉耕讀福善  
禍淫之道賦詩一章端坐而逝寔壬辰正月初四日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七十二  
也距其生天順辛巳享年七十有二公性敦直宦遊  
二十年以清白自持家居衣食澹薄宅舍僅蔽風雨  
人無少長賢愚皆誠心禮接凡族人親友貧不能婚  
娶者輒出貲濟之友人王佑卒官於廣昌尹樞還家  
貧子幼得公而葬其仁厚類若此性少飲酒善吟咏  
有晉郊集若干卷

浙江按察司副使高君貫墓志銘 邵寶

正德辛未予在戶部奉命兼會都御史視漕舟于北河時高君以郎中從明年壬申君擢浙江按察副使又五年丙子君考績京師歸道得疾至丹陽南數里卒君諱貫曾唯其字別號恕齋系出齊公子高後世居濟南之歷城初祖宋銀青光祿大夫巡民扈蹕而南至江陰留籍焉七傳至江陰州教授雲卿支屬寢衍鄉稱其居曰高巷又三傳入國朝曰升之者當兵亂後再立門戶於君為高祖曾祖彥恒祖鵬運有孝行父某號希菴績學未舉以君貴累贈戶部員外郎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十三

母邵氏累封大宜人君生氣色英偉與眾兒孺獨被繡襦為統領狀見者異之弱冠入縣庠與兄舜穆偕舉乙卯鄉試已未得進士尋以省母告歸辛酉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分治三沽諸牌多所興革其大者釐正蕭陽豐沛歲役夫修昭陽湖隄匯泉以濟漕涸又修沽頭南北隄為橫流蔽民田獲利流移復歸往來怙勢者聞風斂戰隱然為河渠重者三年乙丑改刑部廣東司實分治禁衛君取舍重輕惟法民用不寬丙寅奉命錄囚江北諸郡進署郎中時姦瑾焰一熾君共職不阿有百戶張福者訟而抗往愬之瑾瑾下

君詔獄既而還重賄將復之君謝不應遂請知遼州君因俗為政歸之禮法若修復廢墜往往有出常格者庚午瑾誅遼戶部廣西司員外郎民攀泣留履以詔恩加贈封典辛未進浙江司署郎中是秋流賊焚掠運舟君時從子以才敏為諸同事所推事在部積君之遷副使也流賊方南擾江陰而江西賊且奔突浙境君過家即之官會巡視都御史陶公初至君還循嚴道首勅參將李某失機按察使缺君署篆數月憲度貞肅同官有以門禁故至大詬者君不為變既而其人以他事逮下詔獄詞濫及君卒不果逮中監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十四

某在市廂雅敬重君比遷鎮守意屬心膂而君顧疏乏於是請託之弊不戒而息舉廉黜貪各得其情御史上君狀既考最進階日且超擢而君不可起矣君英敏方毅孝友夙成臨利害不惑敏遜好學仕而益勤在汴頭遼州日有程課且進諸生而講肄之其在戶部為尚書孫公侍郎喬公所知凡大題奏必屬君以蒙君欲置義田願力不足乃始以百畝而自為計大略謂斗石之粟十之助可十人猶愈求豐而久埃也痛希菴不逮養焚黃之日伏塚悲慟久之事邵太宜人斯夕以歿舜穆官江西嘗以法忤勢家時其入

親圖構黜之或告君使爲行賂祈遷君不聽見執政力辨不辟會奔穆以靖寇進右叅議致仕歸君喜曰事白矣比還浙遇所構者峻絕之曰吾不能張兄與見也弟贊以鄉貢知崇安而卒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生事

浙江按察副使李君熙墓志銘

顧

嘉靖三載甲申夏四月十日浙江按察司副使李師文按部于定海暴卒踰旬計至南京余往哭於其家仰天呼曰國之貞臣也命止此乎初李君爲御史當正德初太監劉瑾等始亂國紀君抗章請誅犯衆怒矯詔繫錦衣獄廷撲三十罷歸髀肉盡銷不死瑾猶銜之踰年復撻舊牘得君名文致微過詔於南京廷撲五十囊舉而出人謂死矣已而膚附骨生竟活意其有神相乎瑾伏誅廢者率起君獨以先擊刺貴要多抑不得用家居一十六年今上御極乃起之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生事

守饒甫遷今官而遽已矣嗚呼君得氣之貞會命之厄人將奈何哉君諱熙師文其字也先世蘇人入國朝始爲上元人父昊浙江布政司左叅議母王氏繼母趙氏俱恭人君清夷簡重才行修美孝於親友于兄弟交友以胸臆初仕爲將樂令不以少而銳既起守饒不以廢而倦意注錯準古條格去官之日玩無奇石器無精玩器曰廉爲御史居桑梓之間執憲行法親戚無敢詰詈居家時杜門息交雖公卿有訪僅一往還君所飲酒樽倒貽輩稱曰飲血先生亦況其負負也君所著詩集有尚友集明倫彙編生天順乙未年登弘治丙辰進士第今年南六十



浙江按察司副使曹公時中傳

錢福

定菴先生華亭高林人姓曹氏初名節惡其嫌於漢宦者請於朝以字行日時中題其居定菴學有因導稱之曰定菴先生先生清曠飄逸酒然有出塵離俗之態行則鶴步止則鶴停掩映於碧梧翠竹之間望而知其爲有道之士與人言溫溫然恒恐人不得盡其情雖負販與隸與之接亦惟恭惟誠至有悍及傲狠者遇之不覺自失平居無疾言遽色涵容淵泓不立崖岸若無所別白者至於析義理臨事機則若柳之於髮綜之於絲雖密而不亂其於出處進退辭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七

受取予及可否天下事校義利是非處則斧斷壁立確乎其不可拔也若急人之難關不義事及有不可人意處或強弱曲直不得其平者不問利害力可及否卽思欲赴之有古俠士風烈又與其爲人也若不然然其學無不通而要以詩律名一時爲詩者皆宗之先生亦樂然無拒故恒以是掩其餘能其餘力尤工書自晉唐以上名家皆能辨別真僞而以意會之懷素宋克則其所愛而得之多者也每片紙隻字得之爲人所珍惜晚年益精小楷雖手簡家稿亦不苟或問之則誦歐陽忠公之言曰自少所喜事多矣中

年以來漸以廢去或厭而不爲或好之未厭力有不能而止者其爲久益深而尤不厭者書也至於學爲之不倦往往可以消日人皆服其言初拜刑部主事或疑吏事非其所長先生益勤益慎聲驟起遷員外郎勅封及其父久之用薦者遷浙江按察司僉事不激不隨執法以待人之犯者廉介聲益著以家艱歸廬墓薛山產瑞芝人知其孝感再之浙鄉人以共地近而俗同以爲幸其所知者懼其前所憎愛賞罰者具在以爲難浙之人曰是再來生我也先生皆不以爲意未幾以繼艱去補雲南或以爲遠方雜夷不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七

可以法律稍弛平素廉介無礙也先生曰彼自遠吾道不遠日彼非中國人何以用中國吏治耶吾知奉吾中國法而已之官不以家累隨吏於雲南及其土人皆驚曰吾向來未嘗見此三原王公初起爲冢宰曰若曹某者可置之遐遠耶轉浙副使時嘗專海道武弁以賄賂爲恒曰歲例先生曰吾奉勅讀律皆不知有此賦也非例也請自我始拒之威令大行朝野方有重望而先生脫然乞致仕留不可得人亦不知其何爲今將十年矣於古禮始得致仕鄉之人且高之咸笑曰吾松稱多顯宦溺而不止遣而歸者不論

目前可數者尚七八人或年及或位滿或苦疾或  
而顧家或憂後之未立或觀望上下未能盡如其意  
而所進亦未能遂其所期也先生家不增於其未仕  
時進尚無所不至仕之論善地者莫加焉且子姓之  
賢冠於一郡精神愈完固年甫餘六十其果何所為  
而歸哉先生曰吾有采蓴舟不能忘吾烏得為無為  
歸則與兄種菊數畦歌陶靖節詩觴酌其下醉則或  
效其體為詩人不能別外與諸從昆弟懽忻皆如少  
壯時其至少者時信才俊邁先生抑之曰當就規矩  
果薦於鄉名太學其為詩亦與先生俱行於時從于

獻徵錄

卷之八

先生

憲與時信同課業於先生先生曰子知規矩者稍舒  
之當與若叔同果繼時信而起從孫儔又將繼憲而  
先生視之如已之孫孫仕介遺之從明人游而以  
子音之皆嶄然見頭角憲歸功先生先生笑曰吾家  
學肯使他人論功耶其子志克家承顏以詩繼先生  
居羣從先生先生之老而樂肆力於詩字以裕孫謀  
不損素節者咸賴此後生錢福曰華亭自陸顧以來  
代有文人至國初楊陸錢稱三高專以詩名至袁景  
文而絕曾進士九峰始奮起欲追古作家宋以下弗  
論也先生於九峰為母弟少從之游徒倚於三高墓

側弔二陸祠而有感焉及從夏止軒游止軒一代文  
士也其父封主事公與錢文通公洽文通公之  
隴於余山省必經焉先生從游賡唱所得良多今其  
名家則集衆體而有擇焉者也其在刑部與吾鄉奚  
郎中吳侯員外方同進而不廢詩一時若今刑侍屠  
公勳李公士寶都憲林公俊參政顧公福太守王公  
存敬及吾師陳西潭章皆推選之而訂盟於吾師李  
閣老西涯曰松之詩派在曹比吾先修撰公致仕自  
雲南歸曰吾曹公非松下人也天下士也吏吾土者  
惟林與之合乃知先生與林公不獨以其詩契而已

獻徵錄

卷之八

先生

也福歸猶獲從西潭侍先生遊諸山而有倡和焉今  
之同福游先生門者鶴坡王良佐雲巢沈淮而下若  
千人分題咏歌為先生壽而福懼無以進乎此竊所  
見者為小傳若先生有為而出無為而止清不苟名  
和不濶俗介足以矯俗而不詭俗以干譽知足以扶  
世而不偶世以輕售則福所終身願學焉而未能者  
已

### 書富林二曹先生遺事

曹定菴先生華亭富林人初名節惡其類於漢常侍  
也遂以字行名時中舉成化己丑進士歷官浙江按

察司僉事以家難歸廬墓三年所居山麓產有瑞  
時人皆以爲孝感服除復補浙江累官副使與當事  
者謀相左卽拂衣歸年甫餘六十人詰其故答曰吾  
有採蓴舟不能忘爾抵家閉戶掃軌甘貧自守鄰有  
悍生怒先生魁岸以聖書先生名於午後向其僮而  
肆詈欲以激先生也僮歸以告先生徐曰是人詈我  
而若述之是重詈我也速往謝彼無勞君齒頰吾僕  
也不敢傳言生不能難然必欲逞志乃已先生每日  
小遷則幅巾倚杖獨立門屏生於是修尺一若爲候  
者而中則痛詆極毀伺先生出時令人直入跪上之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八十五

先生不手曰若休矣候吾僮來旣而從者至命取火  
燭之曰知若主於我無慰好言也老年人不能答聊  
自解耳生媿而止貴公子某者挾妓遊天馬山鼓吹  
而過先生門先生使人召而榜以橫撻教之曰若父  
居官躬素絲之節而若取濡肆如是吾於若大父行  
也不戒若是不子若也今吾且代若嚴君爲治貴公  
子自是不敢復出折節爲恭矣先生初以定名菴旣  
又愛唐人青山宜晚眺之句而富林爲九山窟則別  
號曰宜晚居士春秋旣高守道彌篤大司空見素林  
公舉以自代不報年八十時作壽藏於玉屏之丘每

日殮罷往坐片時曰此中無朝無暮無春無秋恍似  
天地之初我復於初無不適矣壽九十餘無疾而終  
終時有紫雲自天而降繞尸良久人以爲仙去兄名  
泰舉景泰甲戌進士性甚淳實有僕竊其金爲平康  
之遊則豪桀然矣公怒甚往訟於比部郎郎追效至  
痛榜之妓怨反誣公以是罷不叙 英廟復位有白  
公冤者而公名偶同 景皇帝年號又 景皇帝時  
所舉士也遂不果用居數月朝會得匿名書下部考  
驗憾公者誣焉 上聞曰必若人也爲我廢耳詔逮  
至京緹騎疾馳入郡時守某公同年也素高公誼竭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八十五

貨賂焉已同使者抵公門請先入入則泣而語之故  
曰子亡若何吾爲任罪公曰君命也何所逃罪檻車  
詣司隸拷訊備至不勝慘毒遂自引獄至冬朝獄有  
擊登聞而號者曰投書人在也日者小人有母今亡  
矣吾爲吾母而負吾君今又以負他人吾何面目立  
於天地耶請就法訊之則故中書某耳公乃得釋而  
肢體已廢復歸富林以詞翰自老時人語曰富林二  
曹一時人豪

浙江提學副使王公冀墓志銘 王紹元

先生生而穎秀不凡髫年耽嗜文籍倦不知息十五  
角藝場屋勃有聲稱弘治甲子中江西鄉試正德辛  
未登進士第觀政禮部時山東盜起徧于畿甸之間  
而大帥玩寇老師底寧無策先生憂之卽上疏歷陳  
平賊機宜大要專責將領申飭軍法信賞必罰務期  
平蕩詞意峭直忤旨然亦陰嘉其敢言獲免罪謫明  
年授刑部四川司主事獻鞠詳明平反孚允九年甲  
戌乾清宮災下詔求言先生以 武皇春秋鼎盛

皇嗣未生天下人心無所繫屬乃請擇宗室之親賢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八十四

年少者一人育之宮中俟皇子生然後封以親藩禮  
遣之國如宋仁宗朝故事疏上留中不出明年乙亥  
以乞南歸十二年丁丑病痊起復補本部湖廣司  
官如舊是時 武皇方興畋游駐近郊旬日弗返先  
生憮然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父旦出而暮不歸  
則子傍徨不敢寧處若父出淹旬子不知其所向心  
復宴然則其不孝甚矣於是暨乃條疏名力請還駕  
反覆勸導剴切忠直人皆壯之時蒙宰選庵楊公聞  
先生名欲援人吏部使知者諭意令往見之先生  
不從事隨寢比年錄囚監獄持法甚嚴權幸如汪彬

者亦不得干燒十三年戊寅陞本部浙江司員外

是年五月兄清崖公以疾卒于官家屬本情惟先生  
在侍躬親湯藥經理喪事心力殫瘁有喪妻之風焉  
且念公與槐萬里外不忍付之僮僕疏請護歸歸見  
柏軒公暨留宜人垂老載白曜然在堂季弟鄉進士  
芹又卒遂絕意仕進家居七年而聲聞籍甚嘉靖甲  
申以薦者交至特命吏部取用擢南京禮部祠祭司  
郎中南部舊以伶人給使太常天文之屬各有供億  
先生悉罷之釐僭踰清混濁官度一新又以祠部所  
職祀事爲先乃疏三事曰舉祀典以崇道學曰正祀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八十四

典以昭世戒曰備祀典以表忠賢語具類藁中五年  
丙戌聞柏軒公病亟遂疏終養不待報而歸踰年柏  
軒公疾革先生哀毀幾滅性六年冬詔許內閣部院  
大臣各舉文學堪任翰林備顧問者時大司寇胡公  
世寧特舉先生尋陞浙江提學副使就家起之先生  
以娥舅宜人衰病力辭不起壬辰宜人卒一如柏軒  
公之喪自是家居二十餘年杜門掃軌不入城府雖  
故舊在當路者亦無尺書相訊方將究聖賢之業爲  
君子之儒遺榮養素淡如也歲丁酉以言者交章力  
薦得特旨且徵有司敦勸上道先生堅臥不出所著

有講學錄大儒心學錄大儒文抄忠義錄仕範景行  
萃編之禮經要宋名臣補遺七大家文選古今諫議  
集疏王氏族譜嚴慈終慕錄行于世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八

浙江按察司副使閻公溥墓志銘 許宗

公諱溥初字克周後更字公父其初公之祖方伯以  
浙公實生焉晚乃從其父宦京師四歲而孤方伯公  
歸居長安城中而故興平人也成童有異質方伯公  
愛出諸孫右謂當繩其武弱冠學成受知於學使虎  
谷王先生弘治辛酉爲西安府學生正德丁卯以尚  
書中鄉試嘉靖癸未登進士乙酉授刑部河南司主  
事已丑晉雲南司員外郎是冬再晉河南司郎中辛  
卯陞直隸保定府知府甲午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明  
年乙未被論罷歸公初舉於鄉年才二十又四後屢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全不  
困南官復值家替方其居太學時聞人劉瑾竊弄政  
權公爲同邑人或勸爲速化計公厲色揮謝退益淬  
礪講學校徒處貧而樂後卒取上第語人曰是以成  
吾先祖之意也其在比部研精律例鞠訊不苟原情  
附律不苛不縱人稱平焉是時光祿崔卿子忿殺鄰  
婦其子故宰相甥也時宰曲爲請釋公謝不往見迫  
之見公復謝曰僕與相公均有法守光祿子罪抵死  
相公欲生之宰相易法大亂道也僕守死不敢易嗣  
有富室袁氏姻聯鉅璫事下法曹朝貴半爲請託且  
賂滿鉅萬公竟置於法時朝論翕然歸之謂爲直法

吏其守保定郡爲右輔路當八衛兵衛維繫錢

訟應接不暇盜賊鋒起豪右戚畹武斷漁獵凡人有

不堪者公處之裕如若其抵徐某之罪而攘奪之管

革發魏東之姦而府庾之弊釐塞唐水之泛而沮沒

之患炮程邊運之役而轉輸之勞均嚴課試之方而

科第之才盛獎廉勤之吏而郡邑之政修慎鄉飲之

選而禮讓之風醇表節孝之門而習俗之積振古所

謂循良公蓋庶幾也癸巳秋大同構變朝命宗伯黃

公戡撫黃請於上遶公與俱公乃揚威布澤持法行

權元惡就刑反側向化公績爲多旣乃晉副浙臺公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公七

視事適臺員闕乃兼攝數事浙人素欽其譽吏慄慄

不自存民則熙熙自慰也先時臺中申飭憲度率由

舊章謂郡牧臺史先時接見有制凡庭參止長揖不

屈膝今靡靡不自振矣令下復故一時列郡觀望可

否公曰是何疑哉臺史郡牧均人臣也憲度具在余

惟執禮以遇越分媚人吾恥爲之徑揖不顧臺史揚

加獎善陰排於同列羣議煽沸鬱而未揚乃闕其去

郡檣撫絲髮交關攻擊銓衡軒輊擬議居閒而自樹

者顧多賞譽公乃擲不校浩然賦歸一切仕進棄不

置念買田葺廬讀書教子彈棊賦詩飲酒自放漠然

於世不相關也卒之日鄉評士論皆惜其閎擴之才

而尚其長厚之風云按閭氏之先爲京兆萬年人至

唐右相立本葬興平馬嵬坡始家其地元季避亂入

蜀國初諱昌者始復業昌生遵道遵道生贈順天府

尹秉直秉直生通以人材授南京刑部司獄贈順天

府尹通生鐸景泰辛未進士歷官府尹出守衛州仕

終浙江右布政使鐸生璘廩補太學生授鴻臚寺序

班贈刑部河南司主事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公八

浙江按察司僉事王府君濂墓銘

宋 濂

濂梁王佐其先府君之親也六年矣今工部注書杜君環狀來徵墓門之銘不覺爲之愴然而悲蓋昔皇上飛龍淮甸定鼎江表弓旌四出苟招俊乂源時應聘而起擢典儒臺而府君亦杖策轅門思以勛業自砥礪薦紳之士多刮目禮之濂雖不泛與人交聞君崇論宏議亦未嘗不傾耳而聽及退每自媿歎以爲弗能及自後離合靡常迨濂再入禁林府君已作土中人載感疇昔銘欲不作可乎按狀府君諱濂字習古濂州定遠人父子良敏給而多智定遠今酷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九

無統所經之處唯務焚掠千里爲墟府君度必無成謂所親曰區區豈從戎哉奮不顧身出編虎鬚者志欲生蒸民也今若是猶魚游釜中耳竈火已燃尚自謂得計耶吾聞英主已建都金陵寬仁愛人四方之民爭引領望之不去禍將及於是乘間挈家南渡府君之婦兄太師李韓公善長時已在 上左右亟言之召見於青龍殿與語大悅會新設執法議理司方將選人以授遂詔爲執法官府君悉心詳獻務協厥中人稱爲平允丹陽令白齊因公致罪當棄市府君以情可矜恕敷奏 上前得貸死知應天府王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九

子謙坐事械繫者久府君惜其材議從末減由是上深簡注之陞爲中書員外郎遷提刑按察司僉事階奉訓大夫府君巡行郡縣見貪墨蠹民者必擊去之唯恐弗亟餘則務存大體觀風宣化而已一日天大風晝晦 上下詔求直言府君歷述災傷病民竟爲之罷徵俟得末疾家居者久之洪武三年四月卒於京城之寓舍壽五十有七子男二人伯曰驥先卒仲曰佐即徵文者篤學好古凡法帖名畫多能鑒定且善虞世南書以材選充忠顯校尉飛熊衛千戶所鎮撫府君軀於昂昂而容貌潤澤恂恂儒者也或共

其論議輒掀目吐氣指方畫閭窺數千言不休臨大事之際神采精緊毅然有不可奪之氣復而折不少怨性又慈惠凡貸帛布者不納息不問遇凍餒者如身受其病思輟粟帛濟之乃已其在戎行務以不殺爲勸止導人辟兵之方賴以生者數百人至於事親盡孝奉意承顏唯恐毛髮有違故鄉邦尤稱之咸曰孝如王習古庶幾無媿嗚呼爲士者內行修於家外行有以澤諸人可謂不負所志者矣

忠微錄

卷之八十四

十一

浙江按察司僉事劉公宜正墓志銘 胡廣

國初廬陵諸君子仕於朝其聲光炳耀卓然爲時所稱譽者無慮數十人而劉公季道其一也公以明經被薦初拜起居注遇事知無不言竭盡誠悃首發御史大夫陳寧奸深爲上所信重嘗隨駕幸中都度清流關上賦詩命百官和公獨先就有治定不教生縱逸功成猶遣歷間關之句上覽之曰有安不忘危之意賜金二十兩綵段二端未幾拜浙江提刑按察僉事決積歲滯獄六百餘起有牽於文罔者平反尤多民以無冤咸嗟服之此其卓然有聲稱者竟爲陳所銜傳致其死時在洪武六年得年四十有九公諱宜正季道其字其先沛人唐末自沛官袁五季之亂由袁徙吉居永豐瀟溪曾祖諱某兩頌宋清舉授新淦縣丞祖諱某恒山縣令父諱奇相元至治癸亥領鄉薦爲東湖書院山長吉安路儒學正撫州路儒學教授母張氏公居幼穎敏過諸兄八歲隨父居東湖讀書聲琅琅聞於外賓客往來應對習人多譽之九歲喪母哭泣逾哀十三喪父居喪毀瘠不勝始事鄉先生劉惠心繼從山泉解先生二先生咸異之時郡守開堂試公年十八就試中高等獲錄

忠微錄

卷之八十四

九三



既而持所學試于有司再不利有得其文讀之曰如此而見擯斥命也季道吳辱公曰吾學未至耳非有司病吾元季天下釋騷其友梁某爲福建招討託致其母扶持兵革間出艱難致其母子相見拜公曰微公其孰能致吾母終身不敢忘德嘗與姻戚居逆旅忽得疾公親爲調藥餌既死公抱之而哭解衣葬之所遺金悉以歸其子兄弟四人長皆先沒惟仲兄存公迎至家養之比其沒葬祭皆盡其情子三人長曰忠次曰勗幼曰肅字子欽子欽登永樂二年甲科爲名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其文學爲儕輩所推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九三

浙江按察司僉事劉公丞直傳

黃佐

劉丞直字宗弼江西贛縣人幼穎悟博通羣籍吐詞成詩卓犖如宿構者年弱冠始治經聞泰和王以道明周易遂辭家從之遊者數年徧讀其所藏書學益瞻而文益雄遂擢進士第入國朝被薦召見高皇帝與語奇其才識卽除國子博士吳元年太學初設堂上官乃拜司業贊襄祭酒許存仁立規條以束諸生時在列者多貴游子弟目不知書丞直每切切誘掖獎厲以是盡知大義一時學者莫不敬業樂羣多踰牆仕每朝上呼諸生試其所業有通悟者召丞直褒賞之丞直爲人剛正每面折人過存仁方將予告歸祭先墓丞直謂曰主上天與人歸公爲儒臣宜埃登極不宜遽去存仁不聽洪武初存仁果得罪始悔不從丞直之言已酉浙江部使者缺人丞直侍朝上召使前面論持憲事宜拜浙江道按察司僉事時方谷珍初降人情洶洶丞直按部懲其尤梗法者道肅清先是丞直與劉秩熊鼎朱夢炎皆出江西以文學知名當世氣誼相許會朝廷方修典禮丞直及秩輩皆與焉書旣進擢秩知崇明州豪猾之徒相與構陷之遂坐謫籍丞直行部遇秩子靜於途厚

遺之靜時年十三適 上遣使巡問四方靜何伺走  
 六百里以被誣狀訴於馬前使者憐其幼以狀聞  
 上勅臺臣申勘其事於是改授秩以他官而坐誣者  
 罪丞直之力也其曲盡友道類此時承元亂後國法  
 嚴重丞直按浙三年遂以疾乞歸從之家在空同山  
 陽自稱空同雪樵學士宋濂爲之作賦王以道嘗爲  
 丞直言其避兵荆沅至洞庭之君山遇異人長髯碧  
 瞳授以龍虎金碧丹經受而行之志氣日愈冲邑丞  
 直得其書以爲異端不之信也既隱居多疾乃用其  
 方術導引吐納宿疾皆蠲竟以壽終有雪樵詩集傳  
 獻敍錄 卷之八十四 在生  
 於世

浙江按察司僉事蔡揖傳 縣志

蔡揖沂縣人舉孝廉爲嘉興縣知縣初至官出滯囚  
 二百餘人勸率富民納逋糧四十八萬有奇縣多亡  
 賴揖於縣屬置善惡二牌民有善志之有過惡弗率  
 教令亦志之由是民咸媿皆趨善而去惡擢監察御  
 史董伐材于江西屢疏民疾苦以聞陞浙江僉事正  
 已率下而寬猛適中以永樂二十一年卒人多思之

鄭僉事建傳

魏驥

公姓鄭氏名建字弘中淡泊其別號也聞之福唐人自幼敦重樸雅讀書日記二千餘言及長從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洪公英學公以其天姿穎悟不凡師資而器異之經明蔡氏書業習舉子業學成膺鄉薦秋闈一掉鞅而捷明年上春官登進士第載蒙簡拔爲庶吉士讀書翰林一日上御文華殿召試諸孔明可與興禮樂論考居第一賞鈔一百錠仍命讀書期以大成未幾言忤當道黜爲廣之南雄通判既抵任知郡民避徭役逃竄者居多公卽與郡守輩議厭徵錄卷之八十四九七  
曰一郡之民吾聞逃者過半吾輩將何爲以答上之所命乎衆皆默然無以爲意者公獨不避險艱徧歷屬邑以招徠之仍具奏許免逋負不數月民悉歸之尋權內艱將去職民遮道攀留咸曰公其活我者公其將去我將誰依躊躇久之覓間道乃始得行服闕謁還天官時值閩浙之文民盜銀礦相爭至有與官軍拒者上命處州專設通判一員以蒞其事公以推擇而往旣至諭民以禍福且首爲平其力役民遂以寧銀課亦不勞而辦倭寇鄧茂七嘯聚流民越界攻掠上命將出擒之公時分守龍泉偕其子

募甲冑率民兵與賊抗者數目所首五百餘級龍泉以平參將尚書石公瓚復委公除其餘孽公直抵其巢察其情皆良民不過被寇勢誘而烏合之者悉諭之以歸農得其被虜男婦二千餘口以還其家蓋亦由公平昔有信有惠及民而致然也值公秩滿將有述職之行鎮守太監尚書暨巡撫御史統藩臬二司列奏留之陞同知復奏公有平寇功又陞食三品俸廷議銀場非得人以綱紀其事則不可改公浙江按察司僉事公除奸剔弊較昔尤詳有奸民不得逞者乃構辭以危公公致被逮者再人皆惜之賴朝廷厭徵錄卷之八十四九八  
云公平平生篤忠孝寡迎合冰炭固守所至不求人知勿求同俗而求同理公實有焉抑公豈得爲一代豪傑之士哉今其歸矣括蒼之士民有外義而知公者請傳其事以爲去思子故撫其實書以歸之

浙江按察司僉事大父和公維德

孫學正和春撰

大父諱維字振綱其先山西陵川人考琦嘗爲河陰訓導因占籍河陰大父仕浙江按察司僉事八年階奉政大夫修正庶尹致仕寓大梁三十餘年卒葬夷門先以景泰辛未進士拜刑部主事五年天順初藩臬吏多弗稱上簡廷臣得我大父等十四人召至便殿上親論遣賜宴人寶鏹千貫以行大父之赴浙也自謂職無所不當勤或難之曰吾受諸帝所他尚足卹邪是時藩臬吏多私養馬卒雖妻妾巾襦襦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七九

履絲絮悉養馬卒出他不法稱是大父遂發以聞上覽奏大悅遂按諸不法者坐之由是諸隙卒爲諸人所讒誣會有憂事歸遂免前是浙販絲氏有值劫者亡其刀獨賴在權貴者遂誣機戶姜等劫曰用絲劫絲每顧殊無左驗大父力爭不聽出召販者問曰若絲何驗曰囊上印廣昌郡字於是密遣逐菊邑至海寧挿秧人揮上隱隱有字也孰訊之具服刀所在曰在新官橋下販驗之實販者所亡刀權貴人大慙怒又嘗江行聞哭聲蓋寡婦兒爲人所畧賣立廉致還其婦此春兒時所聞他不能記也性善酒及

徙大梁日與郡中諸長老豪傑往來飲飲輒醉間肄習書賦詩所著書并詩數十百卷嘗夙夜起坐中堂誦春驚覺欲起而吾大母業已附窓戶趣起大母相大父克稱婦道蓋雖大急遽間內肅肅焉諸眷屬往來接遇厚故數喜來來數見屏几涓潔又兄未至敝不垢汙輒相顧語傳以爲式云

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一百

浙江按察司僉事皇甫君泮墓志銘 文行

僉事皇甫君子安既解浙臬還長洲未及赴調而夫人卒摧毀得疾甫三月亦卒嗚呼傷哉君舉壬辰進士官禮部以文學爲當道所知會東宮肇建遂用爲春坊司直論者以爲得人而餘人意忌顧已懋孽其間未幾補外自是浮沉外寮者累年再起再憤卒號慄以沒嗚呼自古文學之士往往不得志於時其俊聲擅名固造物者所忌然而一時秉銓之人不得受其咎也君諱泮字子安裔出宋戴公以字爲氏世望安定趙宋時有爲提刑者扈高宗南渡居吳城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二百一

孔聖里世爲長洲人六世祖斌死張士誠之難斌一再傳逋君之曾大父也大父信以文學起家爲太學生未仕而卒父諱錄丙辰進士仕終順慶知府母夫人黃氏生君兄弟四人君其仲也黃夫人夢人授巨鼎而生韶秀異常能言卽解誦書占對敏給異於常人稍長績學綴文遂有名世之志及選入郡學爲諸生益事博綜兄弟自相師友揚摧探討務求抵極據詞發藻迥出輩流未數年相繼舉於鄉而君與二弟遂收甲科聲名文學之盛三吳之士鮮其儷者而君不以自異益思振植操廉服勤惻然自守不與時流

人亦莫敢與狎初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尋改禮部精膳司再改儀制進員外郎陞主客司郎中主客職藩臬朝貢凡櫛館勞來與凡貢篚之屬往來之儀皆主客領之故時曹司急緩稽留使人經歲傳食洪億浩穰君奉報以時不踰旬浹靡密上下斟酌維宜視曩時損費什伍絜顏內屬歲有賞資發帑帑帑故多穢濫君以其捍邊有功非他濫思比言於主者俾精擇以給被賜者莫不懽感以去車駕南巡諸夷留京師慮有窺伺悉屏之徼外時稱其遠識君自虞衡至主客凡歷四署所在職辦以上當君心遂爲諸公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二百一

大臣所簡擇春坊之擢蓋緣於此車駕之行君先已註籍扈從會改官不果行駕次承天按籍推賞而君不在有司乘間劾君失事而實非也坐是左遷廣平府通判踰年召爲南京刑部主事未任丁父憂服闋還朝復補南京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尋陞浙江按察司僉事分蒞浙東所蒞天台寧紹諸郡民悅而狡獪誅喜計最爲煩劇君所至懲勸綜核周密審臆伏若神而裁決敏利案無留牘恤隱崇賢納之仁執甫三月而宿蠹爲清管內振肅以其暇逸覽觀山川發爲篇詠委蛇張弛文治燦然譽聞方達而南遷考覈性

視一

履以爲黜陟近時乃有能吏官而徵其善

事者因得以其私意中傷之然非顯惡大慙亦不敢  
公肆詆毀君初輔曹未及上再任亦無幾時竟以勝  
任推擢曾未數月而以不職論黜嗚呼羣耳目何可  
塗也君沉靜寡與自負高峻人苟不當其意終日相  
對默無一語居官任事砥礪操切不肯脂韋取容既  
多忤物又稍稍與時嵯異故愛之者雖深而卒不能  
勝夫疾之者之衆也雅性閒靖暮玄晏先生所爲自  
號少玄子作續高士傳以著志居嘗問學之外他無  
所事羣經子使莫不貫綜而酷喜左氏著春秋書法  
蘇轍錄卷之八十四

于卷

紀原選唐文粹爲文必古人爲師自兩漢而下咸有

所擇見諸論撰居然合作詩尤沉蔚偉麗早歲規倣

初唐旋入魏晉晚益玄造鑄詞命意直欲窺曹劉之

與而及之惜乎未見其止也所作有皇甫少玄集若

浙江按察司知事張公之象墓志銘 莫如忠

吾郡有張玄超先生者騰聲藝林紳裾誦義之日久  
矣其歿也無識不識莫不相與歎悼痛有典刑之  
思焉而公之孫孝廉君懼世德寢湮來狀來請銘按  
狀公諱之象字月鹿一字玄超別號王屋先世有鐵  
一者自嚴陵徙上海之龍華里家焉由鐵一而下七  
世爲餘姚令杰八世爲萊州府同知及公大父湖廣  
布政司叅議萱九世爲公考順天府通判文洲公鳴  
謙及從父博野令鳴岐淵源名閭簪冕蟬聯鬱然盛  
矣而公少負穎異父文洲公及母李宜人絕憐之謂  
蘇轍錄卷之八十四

元張氏者必公也而公同曠見不羣於一切世榮意

殊易之而竟諸生及卒業國子屢試弗第乃慨然嘆

曰命也夫天遂不與張子能終窘張子不朽業不以

勢而彰者乎自是下惟發憤專力治古務博總羣籍

囊括百氏勒成一家言與海內士別建旗鼓而馳斯

誠偉矣迨其潛神積思久而神詣時發之詩若文其

詩爾雅冲澹與寄寥遠有魏晉風其文閎深與衍出

入東西京不作晚近語及若緩頰肝衡攷據前聞剖

析疑義雖當世宿學皆自以爲不如單辭片楮傳之

好事無不視若拱璧爭購爲奇此公平生建堅之較

而以跡弛困遊稍從祿仕爲浙之藩幕非其  
也當是時諸監司大吏率視偉公折節相下不欲煩  
以簿書而公亦因得時乘休暇幅巾竹杖駕一舸嘯  
歌武林山水諸名勝區以吏隱自命無何會御史某  
者任苛政爲聲虐使公公不可遂以歲丁卯飄然投  
劾歸歸而閉門却掃室常空懸殊安之而期必竭其  
平生以竟所撰著或縱翠籍几案間分日研討至不  
能布席對客嗒然功荆趺坐而已晚歲卜築秀林山  
麓其地多怪石危泉烟屏月檄叢竹茂林因公而勝  
者公自是益屏跡城市有司以賓飲強之纔一往卽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五

謝卻不再所著書有剪綵翔鴻聽鶯避暑題橋荷蘭  
擊輦佩劍林棲隱仙秀林新草諸集所輯有詩學指  
南韻苑連珠韻學統宗楚語楚範楚林楚翼賦林七  
萃太史史例史記發微新舊註鹽鐵論唐雅回文類  
聚詩紀類林等編駁不勝紀其所交與盡富內賢豪  
若先輩金陵顧中丞華下吳中蔡翰林九達文翰林  
徵仲王太學履吉皆公所嚴事而金陵許太常仲貽  
吾鄉徐奉化伯臣何翰林元明何祠部叔毗董太學  
子元朱太學邦憲吳興茅憲副順甫濟南馮憲副汝  
言東陽歐工部楨伯黎秘書惟敬輩以雄文高調瑣

筑一時無不推轂公爲交譽者四明豐翰林存禮大  
才豪宕意少許可誦公詩擊節稱善久之武林方憲  
副思道邂逅公太學廡舍未明聞語異之及晏溫識  
面驩然定交古歛許相公維枋聞公名時其入都造  
焉公未起直叩其榻前一見語合握手如平生其爲  
諸名流所雅慕如此公素貌倭僂僕若不勝衣而提  
身處家動遵古訓嘗慎流俗諛附反傳咸意著叩頭  
蟲賦以見志又憤後儒稱詩者多謬古而師今爲談  
藝篇以規之居常評騭臧否耿耿不阿曾不少假屑  
吻於暴豪之徒而遇上吳味偶同卽虛懷延譽不置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五

里中有不平事慷慨扶義直之不得則或終夜咄咄  
忘寐族人以貧故有需其女豪家者傾囊訟于官必  
歸之乃已何翰林遺孤反噬於黠奴出身援之卒置  
奴於理所知董子元以才不祿旬旬臨之哭失聲聞  
者感悼此又公篤於交誼之大端也先是巡撫陳公  
我廉公行誼爲白其無妄而檄有司以學行俱優  
扁其門人按邢公行部至松高其義數存之里巷爲  
置買山錢若干比卒之前一年上洋顏令君議修邑  
誌而難其人禮聘公公時已廢疾而令君意益虔公  
乃力疾往再閱月而告成其紀載博雅義例精詳一

時目之實錄而公自是亦不起若有待以畢志云公卒之歲為萬曆丁亥正月朔距生正德丁卯十二年八十有一嗟夫公以宏才博雅望重一時其於稍自抑貶以諸世好豈必後人而曾不能微再命榮建石盡於當世及弱冠操觚要之白首而又不能一奏公車之牘來掌故之求志誠悼矣然當舉世方務夸矜勢能之榮而獨以鴻文鉅藻大放厥辭為藝林望令與醜然懷尺組屐塵冠而遊者一得相當即公考妣所稱能亢其宗以錫羨來裔者於取數為孰多當有能辨之者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貢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五目錄

浙江二

知府

郭彥仁

王宗顯

呂文燧

王璉

謝袞

趙登

徐孔奇

馮敏

劉謙

李信圭

胡濬

蕭鼎

文林

呂夔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一

曼山館

南大吉

陳讓

郁山

沈愷

岑用賓

韓邦憲

方揚

同知

劉邦采

區益

黃劍

通判

湯世賢

推官



孫棲

知縣

何昌

葉宗行

鄭行簡

張俊

陳榮

厲昇

徐獻忠

葉祿

吳成器

教授

胡翰

戴嘒

教諭

嚴徵錄 卷之八十五

大年

黃璞

訓導

戴冠

萬吉

梓行

日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五

浙江

知府

嚴州府知府郭彥仁傳

郭彥仁無為人少讀書有勇略尤長於吏事歸附

太祖以忠謹被知遇事多委任李文忠用兵浙西命

彥仁往為參謀多所裨益歲戊戌三月文忠以克嚴

州功陞帳前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守嚴州命彥

仁充本司督軍時胡大海亦以平嚴州陞院判文忠

與之有隙四月 上批示彥仁曰自龍鳳三年調汝

嚴徵錄 卷之八十五

專掌征行兵案今來將及一載多受勤勞更兼軍中

調和士卒其間中正甚厚吾託汝於軍中正使晝夜

無憂家眷不必多慮時遣人齎送糧薪雖今將士英

勇質賴賢豪謀佑勇者必勝大事速成彼事一節正

謂保指揮我之親舅胡大海我之心腹前者曾聞二

人不和且保指揮我之身也胡院判即我心也身包

其心得其安心若定身自然而定汝必於我男處

丁寧說知將胡院判以赤心待之節制以守之使我

所圖之易成彥仁懇道 上意將領和愜所向成功

文忠待彥仁禮甚隆凡攻守機略悉預裁畫嘗提師

學冠有功賜銀幣壬戌二月金華苗將蔣英等作亂  
殺守臣叅政胡大海文忠卽遣彥仁率兵討之彥仁  
兼程而進至蘭谿英等懼夜半遁去彥仁遂入金華  
撫其民時處州苗將李佑之等亦殺守將耿再成文  
忠復調彥仁領兵屯谿雲以遏其侵軼後援新城取  
杭州平浙西皆預有勞績授嚴州府知府

卷之八

忠貞堂

忠貞堂

王宗顯傳

黃金

王宗顯和州烏江人少業儒博涉經史元季避亂  
居嚴州歲戊戌三月越國公胡大海克嚴州得宗  
知其爲儒者禮遇之及大海克蘭谿進攻婺州不克  
回蘭谿築城守之留宗顯于幕下是年終太祖親  
征至蘭谿大海以宗顯見上曰爾與我同鄉里  
正濟所用命宗顯潛至婺城察聽事體委託甚密宗  
顯至婺近城五里舊識吳世傑家察得城中守將各  
自爲心回以告上甚喜曰我得婺州今汝作知府  
及攻婺城首敗處州叅政石抹宜孫所遣援兵次日  
攻城不下樞密院同僉賓安府與守將帖木烈思不  
和果如宗顯所察夜遣都事李相繼城詣上請降開東門  
納兵如約入城遂克之置分省等衙門改婺州爲寧  
越府以宗顯知府事于是宗顯開郡學延儒士  
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沅徐原等爲訓  
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  
忻悅

嘉興知府呂君文燧墓碑

宋 澈

元至正之季民反處州爲盜轉掠而東陷永康縣緝騷弗寧永康太平里大族呂君文燧散家財募千萬與弟文燧合謀募里壯強子弟得三千人將之與盜屢戰盜敗走復其邑斬獲甚衆呂氏之聲聞東南朝廷三授以官皆辭不受用事者聽讒殺其弟卒不敢怒而爲之盡力大臣義之永制表其閭而復其家俟之巨室細民幸不遇盜者悉歸功呂氏是時永康有呂氏隱若巨鎮焉 今上皇帝既克婺君族人藉兵甲以君名詣轅門降 上大嘉特立永康翼以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四

曼山館

人有司以君嘗署名公牘例籍其家 上特詔歸之曰吾知呂文燧誠信人必不圖姦利且歿於使事可念也時呂氏家逮繫縣獄鄉人哀之如親戚及詔歸其家乃皆舉手相賀君子由是知君之德及人者深也君字司明文燧其名初君之大父嘗修上所立

所從來遠矣

卷之八十五

曼山館

寧波知府王公瑾傳

王瑾字器之山東莒州日照人學通經史長於春秋初任教授謫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清儉律已平易近民杜私謁革吏弊每夜四鼓升堂秉燭讀書聲聞於外或叩請學課諸生諸生必三鼓赴學無間泮池舊惟一石梁乃拍俸增建左右二梁以崇偉觀遇驟雨必躬詣學巡倉視其漏濕輒用蜃灰識而葺之毀三皇及諸淫祠或以殃謫為戒瑾曰如其有言日降割我躬不汝累也政教兼舉德化大行邑俗為之變自奉儉約一日饌用魚肉瑾大怒謂獻教錄

卷之八十五

六

曼山館

內子曰汝尚不識吾意更不憶食草根時邪命左右徹而瘞之人稱埋羹太守時武職橫暴瑾痛抑之洪武十年靖難兵起瑾造船欲航海勤王軍衛以怨故請請罪之賴恩宥釋還鄉瑾之去任也行李蕭然父老追瞻堅卻不受寧波民至今稱之

浙江處州知府謝襄傳

謝子襄名襄字子江江西新淦縣人始以才薦授浙江青田縣知縣有惠政歲滿民奏留之特陞處州府知府居官廉謹意捐小民興學校初郡多虎及旱蝗為災子襄禱于神大雨三日蝗盡死虎亦遁去嘗有盜入庫竊官鈔即投檄城隍神盜方閱所竊于室忽疾風入室捲墮市中守藏者適遇之識其可誌遂獲盜正其罪民鬻牛於市將屠之牛逸至于襄前俛首有訴者遣人間得實捐俸贖牛還其主小校吳米地山谷時鳩眾出為民患已數歲矣朝廷聞知發官軍二千勦之處人大恐子襄適至力請止軍城中毋出而自以計掩捕之送京師兵不勞而民以安子襄性簡靜歷官三十年不以家累自隨永樂二十二年卒同時有陳永年者與子襄同邑呈由戶科給事中為福建惠安知縣廉謹自持邑有蝗蝻傷稼一夕可數十畝永年仰天嘆曰政乖致異公之咎也民何辜俄有羣鳥蔽日而下啄食之蝗遂殄歲以大稔改處州遂昌知縣有善政在官二年卒

政錄

卷之八十五

七

曼山館

湖州府知府趙公登傳

李 濂

趙公登字從善河南祥符人性鯁直不苟笑示  
癸未鄉舉明年甲申登進士第拜禮部給事中乙酉  
以言事謫四川忠州判官在任十餘年蒞事公廉多  
惠政稍遷雲南安寧州知州宣德改元丙午超遷浙  
江湖州府知府其操益勵吏民畏服時 宣廟軫念  
邦本心元元或詎于饑詒天下郡國修舉國初義倉  
之制以備凶歉公奉揚德意召區里之長及鄉之耆  
民聚千庭諄切勸諭而里中富羨之家聞公言莫不  
感奮願出穀輸之官不決旬輒得穀數萬石倉廩弗  
能容公鳩工庀材增構若干楹乃選公正者民洎殷  
實淳良之夫嚴慎守護兼知出納之數申明戒飭委  
曲詳密大要以絕私無擾爲本於是里社細民皆歡  
忭鼓舞仰戴朝廷生成之恩而永嘉黃文簡公淮實  
記其事安吉有費氏者豪橫武斷奪人子女田園縣  
官莫能制公諭被害者訟之乃列其罪狀以聞竟遷  
徙其家而人口田產悉還之民郡中由是肅然姦宄  
屏跡正統壬戌去任其治湖州十有七年精白如一  
日云

論曰嘉靖癸未余自四明移官晉陽舟過吳興風慕

君溪雪川道場山之勝弭節遊宴者數日聞是郡  
餘年來稱賢守者二皆敝邑人前有趙登後有岳  
竝以循良稱雖婦人孺子至今猶能道其事吳興語  
曰賢守趙岳治行卓犖蓋當時行久任法趙守郡十  
有七年而岳則滿九載始遷去是故各成其名漢王  
嘉謂孝文時吏居官者長子孫以官爲氏其二千石  
長吏亦各安官修職莫有苟且之意其有治行課最  
者輒以璽書褒獎增秩賜金亦不遽遷它任以重斯  
民之去思是以史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  
爲盛東都以來數易守宰而朱浮左雄輩屢懇言  
治體者顧此法今不行久矣坐是民愈困  
九 史山館

嚴州府知府徐孔奇傳

嚴州府知府徐孔奇江西豐城人出進士擢刑部主事未幾改北京行部又調行在刑部以清慎公平著稱陞嚴州府知府布衣疏食如未第時而愛民如子惟恐傷之建利去弊夙夜惟勤屬官之不能者教之不吝者論之速改未嘗輒加之罪有君子長者之風為吏民戴之殆若慈母宣德八年春來朝以寒疾卒於京師

後錄

卷之八十五

漫仙館

紹興知府馮君敏墓志銘

王直

宣宗皇帝在位之九年勵精圖治最重郡守之選缺則詔大臣三品以上舉賢而任之於是馮君自禮部員外郎出知紹興君儀觀偉然才氣英邁壯志亦欲自立於世到郡適大旱君曰民病豈有大於此者即躬走羣祀到禱篤精竭神冀有以慰民望逾月以疾卒初民知君之愛已矣亦莫不愛戴君而竟未及有為此其可惜也馮氏家武昌益宋太子少師贈司徒謚文簡公京之裔廣西路同知良鄉威順王參謀升之贈禮部主事伯淳則君之曾祖祖父也元末昇祿徵錄卷之八十五 十一  
之避亂居永豐之秋田以卒伯淳幼孤鞠於劉氏因冒其姓君貴得封贈其親始復姓馬初伯淳以通星曆被徵來京師君在侍予時濫官翰林以鄉校故數過伯淳已奇君而君方從丁季恒受易永樂辛卯領鄉薦明年壬辰禮部會試予專考易卷而君中教官選予自恨失之然君亦不肯就請卒業太學乙未春太宗皇帝親策士予備員讀卷殿廬得君所對策而次第焉君遂成進士奉命賑河南饑民措置有法人無孱死者擢行在兵部武選主事以親老求往南京理武臣勳籍以便養遂以父喪歸服闋來朝會大

舉北伐擇能臣督軍資後期者斬若當行大有西給  
事中與期促君廷辯之詞理俱勝 仁宗皇帝在東  
宮監國是其言命更之事如期而集改禮部儀制主  
事丁內艱起復職如故尚書毗陵胡公最愛君奏以  
爲員外郎宣德癸丑少保黃公與子奉命考禮部會  
試士君蒞事其間朝夕勤甚然以故舊欲予少撓以  
徇人庶幾遠怨予雖不用然知其老於世故非予所  
及也其在儀制久於禮文之事無不知時有建議欲  
武人子弟皆就學君曰是使知忠孝之道也力贊胡  
公請行之又欲輯今所制禮請頒中外未遂而有紹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十二

曼山館

興之命以君之才使得永年亦將何所不至哉而止  
於四十六君初名智安 仁宗以 宣宗嫌名賜名  
敏少傳西昌楊公宇之曰欽訓欲其祇念不忘也今  
宸翰尚存而欽訓不可作矣嗚呼惜哉

溫州府知府劉公謙傳

李 濂

劉公謙字自牧其先由北平徙居祥符曾祖彥和祖  
士弘在勝國時俱隱德不仕父源素稱長厚嘗行道  
見一婦捧盥槃覆水于街遺金銀二弗顧而去源拾  
而還之後以公貴贈行在山西道監察御史公生於  
洪武己巳自幼舉止凝重異羣兒祖母于甚鍾愛之  
疾革命源於榻前指謙語之曰此兒器質不凡它日  
必光大吾門汝宜及時擇師教之語畢而瞑是時公  
甫十歲父奉遺命惟謹年十七遣補郡學生劬書攻  
苦永樂甲午領鄉薦辛丑登進士第奉勅給餉關陝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十三

曼山館

登諭祭秦邸事竣還朝適洪熙改元乙巳復奉命風  
陽諸郡纂修 文廟實錄宣德改元丙午授陝西醴  
泉縣知縣以廉惠稱丁未父歿守制還辛亥服闋被  
薦擢行在山西道御史兩以其績考于部臺俱上最  
時浙東平陽銀冶往往爲人竊發互相讐殺封域弗  
靖朝議推風力御史按之公被薦往至則撫窮民禁  
奸宄其患遂息且其地與金鄉磐石等三衛隣居民  
素被陵轢莫敢誰何公以法繩之不少貸境內肅然  
又壤接閩括健訟成風獄事輟輿公聽斷明允風亦  
漸革乙卯冬溫州守何公文淵入爲少司寇適 英

廟嗣位改元正統丙辰春二月詔若曰朕祇承祖訓  
率循舊章數年矣民罔敢少怠軫念民艱責在卿守  
務求得人期臻至治在京堂上官其各舉所知以聞  
於是少司寇文淵特薦御史謙爲溫州守代已對曰  
可是歲冬公抵溫州原惠如在醴泉時嘗語人曰守  
與令雖官階小大不同皆職民牧赫赫爲威民不近  
也察察爲明民罔容也平易近民守令之道也人以  
爲名言丁巳夏旱甚公率僚屬齋沐禱于龍湫免冠  
跣行五步一拜暮抵神祠禱畢俄陰雲四興大雨如  
注歲大熟一時名勝如大學士黃公淮狀元周公旋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十四 夏山館  
輩咸賦詩頌公癸亥霖雨壞稼公祈晴復應有鹽運  
使王某秩滿而去舟過括灘夜被盜劫誣逮平民若  
千人公禱于城隍之神頃之罪人斯得開釋無辜公  
治郡善政甚多丙寅滿九載將考績北上適母王孺  
人計聞公守制還哀毀成疾丁卯閏四月歿得年五  
十有九歿後乃有福建右布政使之 命公孝友寬  
簡平居寡言笑外無矯飾性惡侈靡服食尚朴儉持  
正侃侃人不敢干以私于鵬成化乙未進士官吏部  
考功主事蚤卒  
論曰正德辛巳余竊祿東海上而台溫其隣壤也公

廟爲赤城鴈宕之遊一日宿龍仁寺偶會永嘉一  
若宿張燈夜話者宿爲余言其故太守廣昌何公文  
淵祥符劉公謙二公之宜民也余因細叩之耆宿曰  
何家宰之知溫州也在宣德五年庚戌實左都御史  
太康顧公佐刻薦在任僅五年乙卯五月浙江左布  
政使閩中黃公澤以何治行聞于朝 宣廟賜璽書  
褒獎增秩二級掌郡事如故命未下而禮部尚書毘  
陵胡忠安公濬薦何宜大用乃擢刑部右侍郎 英  
廟嗣位改元正統命何舉賢自代何颺言於朝曰求  
賢知溫州無如御史劉謙者蓋劉嘗監銀冶於溫之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十五 夏山館  
干陽旣廉且才何親見其行事故特薦之朝議翕然  
稱愜厥後劉知溫九年政蹟卓異知人之明何公有  
焉嵩渚子曰古之人有舉賢自代者如蕭何之於曹  
參丙吉之於杜延年于定國呂蒙之於陸遜周瑜之  
於魯肅王旦之於寇準咸樹立助名不負所舉何家  
宰之於劉自牧亦何忝乎易曰拔茅茹以其類征吉  
謙治體者苟能修明 先朝舉賢自代之制請而行之  
之必將有不忍奇寶橫棄於道側者矣



處州太守李君信圭墓表

王直

李氏世居泰和南岡里蓋唐西平忠武王之裔元相  
典路同知英叔英叔子皆承皆春子南安推官如春  
如春生伯昂則君之高曾祖考也伯昂娶劉氏而君  
爲第三子在元李氏以貧富爲大家經亂盡失之君  
幼從父學雖貧而器宇偉然英敏出儕輩既長學日  
益進連不得志於有司洪熙初以賢舉授清河縣知  
縣清河縣小而當衝要官船輓運赴北京者日相衝  
役夫勤以千計前之爲縣者不能辨言於朝得沐陽  
五百人爲助然去家遠窘於衣食至是君請以清河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十六 曼山館

人代之而令彼代輸清河浮征三之二兩縣皆便焉  
官船主者每以役夫善逃爲名收其衣資掩有之役  
夫有寒餓死者君命各爲牌書其目納於主者收放  
以牌爲驗害乃免清河民好乘夜縱火或發塚以逞  
忿君爲教戒之詞十三條俾各里書於大牌篤實者  
擢之每朔望警訓焉且令書其民勤惰善惡以聞俗  
爲丕變宣德中歲旱民艱食飛蝗蔽天君禱于城隍  
神而蝗不入境滿九年用禮部章侍郎薦陞知新州  
清河民五百餘人詣闕乞畱命以知州理縣事縣民  
有湖田數百頃淮安衛卒奪其利民代輸稅者六十

年君爲奏之詔覈實以還民民有因饑餓入一牛  
食之事覺御史以爲強盜一家應死者八人君日以  
八人償一牛可伶也言之 上六人得免死畱守衛  
卒有姬泰者自福建還挾重貨爲同州所害過縣以  
病死告冀得公文以自掩飾君疑不予使人廉得實  
發其姦舟人皆伏法清河在兩京間東南之人所必  
由道死而不葬者何限君憫之鄉民有應役于官而  
需次者日遺十數人給米一升俾收遺骸爲三大塚  
葬之縣民有事不遺卒追呼但與爲期皆自赴有爭  
訟者以埋論之令退省以俟命多感服而罷治清河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十七 曼山館

凡九年視民如子淮水屢漲淮民絕粒君亦屢請于  
上官願及時賑濟若俟奏報民殆盡淮民賴其惠歲  
饑民無以輸稅而官府急催科淮南北之人皆鬻兒  
女以應君又言之上官當緩催科急賑濟以固邦本  
淮民兒女皆得完於是皆愛君如父母丙寅詔舉賢  
爲郡守刑部尚書山陽金公以君薦命知處州使者  
持符至清河俾卽上道一邑之民無少長愚良皆流  
涕願留而不可時處州亢旱君至而甬民大悅進耆  
老問風俗禁民間生女不舉有喪不葬而焚棄者擇  
城北閒地數十畝爲義塚葬遺骸凡無葬地者皆許

葬其中民大化服方詢察利病次第罷行之而疾作矣以正統丁卯五月八日終于官舍年六十三益在郡僅踰月而已凡諸同僚及郡之士民感君之德而服其教哭之皆哀謂非君之不幸乃郡人之不幸也君事親孝當貧時校徒以資養甘旨不以進不先嘗父卒葬祭必以禮而事母尤篤嘗迎至清河縣就養忽得風疾君每出臨政戒妻子謹護視歸則躬侍左右進湯藥夜臥榻前承候起居踰年不少懈母性嚴多躁怒則益恭衣冠跪以聽至竟日達旦怒解乃已兄弟相友愛平居倜傥無間言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十八

曼山館

杭州府知府胡君濬墓表

魏驥

公名濬字源淵其先浙之江山人至曾祖始遷今江右之鉛山子孫遂以鉛山爲定居焉曾祖祖父皆有隱德居丁鄉君年十三膺推擇爲邑庠弟子員性穎敏刻志于學甫冠中江西鄉薦明年赴會闈名在乙榜例授校官以年少辭願卒業太學俟再科未幾登第二甲進士出身蒙授主事自刑部而禮部自禮部而工部凡歷三部所歷皆卓卓有聲至拜勅命旌之贈封及其父母妻室天順改元膺近臣薦陞今知府惟杭爲浙之劇郡人多難之而君之爲也則從容不迫若固有之於庶務之來必審其緩急察其重輕不爲威惕不爲勢疚惟主之以公行之以恕在必期其有濟而已不半載致有事輯民安之效由是賢能之譽溢于遠邇若闔郡之民罔不舉手加額愛之猶父母仰之猶神明焉久之躬行屬邑以察民之利病時值久旱行次新城見其田疇乏水灌溉者彌望君乃登山盤桓周視得其五里之外有水可引爲濟特限於陸地不能致耳君曰地必有主特名其主諭以引水之由民咸歡然曰府公欲地開渠以濟吾民吾民其何敢吝其地不爲府公開渠以濟吾民乎君卽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十九

曼山館

名民欲其利者於地開渠田遂得水禾稼以蘇  
致田大熟民感其惠名其渠曰胡公渠及次富陽其  
田乏水亦猶新城君相其地上可引山泉下可引江  
水乃名民致師一所而時其蓄洩於旱不至于乾於  
澇不至于溢於農殊便民亦感其惠名其師曰胡公  
師至若新城有唐許遠忠臣之廟錢唐有唐刺史白  
居易宋知州蘇軾處士林通三賢之祠其祠廟歲久  
傾圯君聞之曰是有關於風化者吾之責也即出已  
俸爲倡率僚友及好義之士伙助修建至于一新以  
聳士民之瞻仰郡有老姦宿蠹武斷鄉曲者悉禽獮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二十 漫山館  
而草薶之以除其爲民之害於是聲徹 上聞當述  
職于朝蒙 錫宴禮部至有織金襲衣寶鈔之賜以  
寵異之焉

溫州府知府蕭公鼎墓表

周洪謨

君諱鼎字伯鉉潮州海陽人曾祖諱名祖諱苗考諱  
永俱獨善弗試母許氏伯鉉爲人清慎有節義閨門  
嚴肅志崇儉素不尚浮侈自幼穎敏入泮官治四代  
書銳意績學凡官府勢利之門足跡不一至鄉居距  
溪澗遠募工鑿井衆皆賴焉自奉雖薄而族黨親友  
有急則賙之無少吝歲庚午領鄉薦來會試途遇有  
攜妻傭車赴京者其夫候驛過文至而車行疾追不  
及遂相失在後者數日其妻少美伯鉉防禦之甚嚴  
同行者無敢凌及抵京夫始追至妻泣訴曰微大人  
安身幾失所且死矣其夫感德執贄懇謝不受甲申  
登彭教榜進士授工部主事往遵化理鐵冶冶所素  
弊甚多額課常欠又有青爲害伯鉉盡祛其弊蠹負  
課遂克且有羨餘其性亦息三載秩滿改戶部主事  
出理德州軍儲慎蓄積嚴申納德人多其能久之陞  
員外郎往督江西福建供應之未完者所至餽贈秋  
毫不受兩藩諸名勝皆重之不數日事竣而還吏部  
爲知浙江溫州府事治溫歲餘疾作懇乞歸就醫藩  
憲大夫聞之不得乃爲達諸吏部始得歸暨至家終  
於正寢得年五十有六溫人哀之於乎伯鉉粹德君

子也其所守足以勵人俗其所蘊足以理邦政而天  
不假之年可悼也已其同邑戶部主事陳軒舊僚山  
東僉事劉寅慨失良友乃爲求于文以表其墓

溫州府知府文林傳

文林字宗儒湖廣衡山人直隸長洲縣籍成化壬辰  
進士授永嘉知縣法度顯明強右拘學值市舶太監  
兄弟鵬張爲民患以計擒禁之卒庾死而風岬峻峭  
不與世波人多忌之後改博平益挺直自將灑脫塵  
網其縣齋題詠有官貧自覺身無累謀拙從教俗取  
憎之句益自道其實云政成擢南京太僕寺丞滁地  
佳山水歐陽文忠遺蹟所在多題詠與李東陽吳寬  
莊景諸公寄僧倡和幾百餘律東陽有夢中顏色見  
猶真并儒有餘才供世劇等句所以期待者不小時  
獻徵錄  
春之八十五  
草場多被豪強侵占具呈兵部清查畝數給耕種課  
租以助買馬支用又因寺政廢弛南京大小教場把  
總劉鐸黑亮等將印烙馬匹虧欠累催不行送印并  
鳳陽等府同知等官翟總等抗拒不服故違事例俱  
奉送法司并巡按提問於是各府州縣咸奉約束會  
服受致疾棄官歸田 特詔督辟陞溫州府知府至  
則平市價程徭賦使貧漁斷割羣息咸植又明敏風  
生照徹幽暗元旦旦有人被殺死者其家赴愬乃禱之  
于神夢薦三雞焚廟果墮地心計那有潘美者殺  
之訊執遂服衆稱爲神明未幾卒于溫中無一遺  
物士民多哀詠之林學術優明植呈極數多所自得  
詩學則素不厚刻暇殊有文溫州事

杭州府知府呂公夔墓表

崔銑

弘治辛酉子遊太學廣人梁宗烈與子善宗烈亟稱  
永豐呂祖邦曰明夷有氣節能效唐人爲詩已而子  
識呂君又得其經學其研究精密會意註外經義簡  
明發越無他長語時孝廟有道之朝卿大夫怙恩  
耽寵耄不知退清議鄙之呂君作落葉詩寓風刺曰  
千山落處偏於曉一片飛來卽是秋又曰天南天北  
堪容汝莫送多情出御溝都士傳誦壬戌春試整菴  
公綸之作魁吳文定升其次卷魯文恪鐸也君名第  
九入對策賜第二甲進士八月授南虞衡主事分司  
徵錄卷之八十五 二十四 雙山館  
真州釐楚削冗因以採荒貧民皆受分司顧役錢負  
傭視其力以品其食不得籍記而勾稽之作義塚以  
瘞殍已自蒞祭泣感左右益以其暇攻詩似唐王維  
自題曰近知官舍清如水更喜官清水不如真州遷  
員外郎又遷南文選司郎中子亦來爲封部主事與  
呂君考覈詳嚴申敕典制劉鐵柯在司寇恃其與援  
凌壓諸曹嘗爲檄歷呂君移文責之人皆喜君之直  
而快鐵柯之挫也正德庚午晉杭州知府杭自前宋  
來爲佳麗地習尚奢逸遨遊無休時過客廚傳上官  
供億曷有極限呂君一切裁削志在教化御史張承

仁恃才願使各司獨於君加禮御史他日告子曰  
君不但氣不降而乃無隙偵之甫八月以憂歸丁丑  
起赴銓將以君守寧國有仇家之訟君固請終訟歸  
家其讎健險而所告事又糾焚織練踰年乃白君築  
室山水之間遂不求仕已卯年四十八而卒嗟乎古  
之司刑者兩造俱至王訊卽施或懲惡或白冤不踰  
時而定示民以中吉也後世首鼠之徒持兩解之說  
淹留歲月壯士負屈而死富人給獄而貧而造誣之  
兇得志矣如呂君者邦之良民之主所須如水火而  
訟久未白子時承乏太史未嘗不含憤疾言於當路  
者而亦未之何嗟乎可恨哉

徵錄

卷之八十五

二十五

雙山館

紹興府知府南大吉傳

南大吉字元善號瑞泉正德庚午舉人辛未進士歷官戶部主事員外郎郎中紹興府知府爲人幼穎敏知學稍長治禮兼通易初以古文鳴世入仕尚友講學探討日遂爲羣僚所推攝部中章奏事嘗條保定釐革便宜四事及除京營士冒支糧弊十庫宦官以惡金充養典大吉折以法卽懼而易之在部所蒞有澤章疏復逆得體上下賴焉守紹興時政修廢舉肇造聯翁稽山書院萃屬邑髦士教之成者什九紹興科目由此更盛死囚多官不能決者一鞠卽得其情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二十

吳山館

泉集紹興志渭南縣志

杭州府知府

潘 垣

陳公讓字德光別號雪車先世蘇之嘉定人曾祖大洪武初戍于淮遂爲大河衛人公天分高器宇英邁剛正不阿疾惡太甚蚤歲遊山陽縣學由鄉舉登進士拜寶坻令民俗健訟公聽斷明決羣惡竊視皆遁去卒擒首惡寘之灋一縣帖然歲凶勸富民出穀賑貸及歲稔如約給還咸服其威信陞尹宛平縣都人倚勢包攬糧差積年殃民牢不可破乃均定賦役公收糧稅權貴請託一切不行擢知杭州府息罷訟均賦役抑驕侈敦薄俗境內大治時海勢漸內徙逼海寧城部使者訕辱策莫能治乃請去城一里許開支河築內堤延袤十里以寬制猛不與海爭利海果至堤而止上下神其識鑒海寧人立生祠以祀省城奸人多托權勢家避匿糧差悉查覈歸正無敢怙終者大理卿夏時正居家挾老姦持上下官短長疆占孤山三賢堂并祀田民田力奪還官給主夏銜之誣奏勘官朱守孚不察其爲清白吏望厚賂欲妄加參論人心不平有二三義民潛欲出金賂之公聞之曰吾本爲利民而今反不利不可竟被參奏落職都御史楊繼宗上章論救不報閩郡吏民冤號舉縣不忍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二十七

吳山館

其去貧居二十年杜門不出一介不取予一刺不入公門會赦復官病卒年六十八卒之日室如懸磬親友治其喪事三十年後太僕卿仁和邵銳言于浙省巡察祀于名宦祠過淮言于撫鎮應祀鄉賢祠而時已祀矣可見天下之公也

徵錄

卷之八十五

二十八

夏山館

太守邵公山傳

王健

太守邵公者淞華亭人也名山字子靜號水軒五祖華五勝國時治家縣治東偏後子孫世守稱縣則邵氏云華五生原二高皇帝定天下原二躬受戶由占籍原一生駿駿生敏世有隱操而敏寬仁尤著里人目爲邵佛子敏生桂桂覽雲樓卽公考以公貴贈承德郎工部主事配李氏封太安人公自爲童子時厚重不好嬉戲始受書於鄉先生戴汝高所日誦數千百言稍長卽能屬文有思致工部公奇之試補邑學生名稱已翹然諸生上矣然公志用世不屑章獻徵錄卷之八十五二十九夏山館句之學業寤寐良臣景行前哲嘗見世士大夫或詭隨以就功名慷慨歎曰嗟乎丈夫生值明時幸有官守之膏要當施教立政有以自表見顧可碌碌爲天下笑哉聞者已知其不凡正德庚午領應天鄉薦辛巳登進士第出宰龍泉龍泉故山縣習不嗜學公至首選教其子弟子弟感奮乃咸斌斌嚮風矣民或匿負公稅累程甲賂賊公籍其名下令曰亟改而過自納不自納者罪無貸民懼爭自納糧甲始寧有周馬良者曠獵之徒也因縣介閩越間工盜礦捕之急卽狐潛鼠伏遂囑間朝沒夕出歲以爲常閩部使屢檄

浙部使未獲且憂爲亂公以片紙招出之竟伏於  
處州縣時最稱龍泉縣治二部使因共疏薦吏部議  
才堪調繁例調知臨海縣比行龍泉民惜其去老弱  
相率趨而送臨海又幸其來亦相率趨而迎公在臨  
海彰善懲惡興利除害如治龍泉鄉大夫有改吏曹  
者衆意公待之必有加禮或使人賙之禮如常衆嘆  
服不敢復奸以私台州時又最稱臨海縣治竟任遷  
工部主事民攀留不得因留其靴未幾移司抽分浙  
江是司歲多羨額吏因緣爲奸公始創立簿籍以府  
幕一人者監收收畢日寓府庫自是奸無所容用著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三十

曼山館

爲式復命陞員外郎繼陞郎中改刑部久之出守溫  
州命下所善朝士馳說曰溫城故號樂土乃今事多  
掣肘而君又不諧世調此所謂持方枘納圓鑿者也  
顧君辭毋行公曰不然吾聞盤根錯節利器斯見坦  
途安道跛足能行吾將以此自卜矣而使吾辭其難  
後來繼吾者又辭其難則溫寧常卒無守哉遂趣行  
下車與所屬五縣爲約十條曰清淹禁曰革積年曰  
禁科買曰止供席曰正出納曰免罰贖曰別善惡曰  
禁淹育曰時嫁娶曰禁浮屠政以身先俗爲一變是  
時元輔張公雖歸天子嚮用之意未衰而張公又

生貴甚自部使以下望風爭趨倪肩承曉不可形  
公獨處之以禮不爲少屈張公於郡城建勅賜寶  
樓因大治第宅小民供役日以千數富者率編使督  
工勞苦倦極嗷嗷無所呼天公既委曲斟酌歸於節  
省民稍稍賴以安而張公又求廣基地強市買不已  
公駕自往止之曰夫居第當傳子孫公今移易幾何  
家匪垣里餘矣而意猶未足殆非所以善後且公居  
朝嘗喜稱伊傅周召之爲相獨奈何所以處家者顧  
出蕭何李沆下也張公怒作色公不顧而出地亦迄  
不再廣或謂張相國且暮被召復在日月之際君勤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三十一

曼山館

苦半生甫得一郡而故爲相提有如他日相國整君  
得無少非計耶公笑而曰夫人生進退榮辱皆有定  
分卽如子言吾便葛巾藜杖浩然而歸當何所損子  
視郁子靜豈驅赤子獵浮榮者哉而公雖面折張公  
然既退卽絕口不出一言嘗與同列晏坐有一二素  
附張公者阿公意故數詆訾其短爲嬉笑具公正色  
曰君何不存大體効兄女子暗中反唇而又過當吾  
睹此公天性峭直心無城府山川猶可以爲善其遂  
犯盛滿之戒滅挹損之風沉溺昏迷不自鏡見正緣  
人承奉之故耳假設吾儕能共持直道相左右者亦



未必至此也言者愧焉初部使徵受風言又自害公將疏劾之既而廉知其政乃大海悟因更以才賢薦矣公治溫二年以痰疾暴卒年五十有六卒之日五邑士民驚號悲泣如喪父母比輓發奔送者塞道有老父十餘輩自山野來人齋盂飯匹帛跪攀而曰郁父郁父吾屬方幸沾濡德澤何湓然棄我化去也乃奠且哭涕下淫淫而退其爲人追愛如此故迄今父老有談及公者輒嘻吁太息不能已云公風範端凝志節堅定人始望之若不可近久信其長者咸願托交驩平生歷宦途第思報國其視功名之際若浮煙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三十一 吳山館

流埃不足控揣尚書久菴黃公嘗稱曰遇人以誠是非毀譽惟其公無向從背毀又曰知守而愛人信今之廉惠吏也侍郎省齋陳公曰見道分明獨行不懼凡所當爲者利害死生以之故能不疚於利不惕於勞後二公以是著於碑誌篤論君子皆以爲然公輓歸之明年葬於祖墓蟠龍塘西原是年溫士人請於督學先生奉入名宦祠而泚亦奉入鄉賢祠 鶴泉生王健曰夫自敦龐之世遠偷薄之俗勝士大夫立身行已譬猶流波之趨下靡得而障防云余讀漢匡衡之書至所謂勇猛剛強戒於太暴仁愛溫良戒於

無斷竊嘆人生易偏之弊久之則曰不猶愈於今所見哉順逆之勢一異輒奮之態遽分郡邑之吏委巷微末肆意風行炎門烜赫迎青草偃蓋已併其偏者亡之尚安望其全乎揆所由從彼其中懷機詐速化以求濟其欲也夫郁公者忠信誠慤不爲誕美虛飾其所主本者視於人遠矣故能恬於勢利無有貫繫隨心應物時措皆宜觀其臨民之際專務德化筆札鮮施似於行以柔道至其不加禮吏曹不屈志元輔堅持奉公之節力挽易頽之風何其壯也斯謂知柔知剛全德君子者非耶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三十一

吳山館

招寶山重建寧波府知府鳳峰沈公體道碑

張時微

招寶山故有太守雲間沈公祠云以兵興毀已而夷患殄滅海宇寧晏氓黎報功乃祠胡令公乃祠譚海道公逾數年乃今都督劉公顯用鄉之縉紳先生及長老諸生議復祠沈公祠既成少司馬范公欽憲副錢公嶧別駕包子大魁參軍包子大中郡縣學諸生盧子叔麟李子賢沈子明臣十數輩儼然造焉丐余文碑之謂余嘗主復祠議且知公治狀甚悉余雖不文所以復祠之議不可不使之章曰于世故不讓而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三十四

吳山館

爲之碑曰余於沈公之守寧也有餘思焉其去寧垂二十餘稔謳歌於五邑者猶一日茲詎可以倖徵乎其祠於寧者三葢皆報當時覆露之德也惟茲寶山之祠則尤不可已何則昔霍氏之謀漢也當其事未發時有茂陵徐生上書言之宜少抑制帝不以爲然後其勢漸逼其謀漸著然後力起而誅之乃大封拜其告奸者而前所上書茂陵生不與焉故人有爲諺以聞者曰焦頭爛額爲上客曲突徙薪無恩澤乃始求上書徐生賞之事故有然者而今茲舉也得無似乎當嘉靖壬寅癸卯間漳閩之人與番舶夷商賈販

方物往來絡繹於海上其時邊氓蓋亦有闌出入者公方爲厲禁犯者輒置重法無遺誅矣適武人有欲立功邊徼者以虛聲鼓上聽嘗途柄兵之人亦皆好爲生事輒議兵勦焉公獨憂形于色上議沮之其略曰海上之患方以番舶爲甚然其所欲不過與地方人負販貿易務違禁網物取息幣耳自愷蒞事以來問死刑軍徒者不下百數十人今亦稍稍輯矣然通番非盡從夷之人番貨非卽殺人之物通番下海雖在不原各有定律要亦未應盡誅也今欲不問所從來槩名曰賊逮爾兵之恐非所以協議安衆也夫六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三十五

吳山館

月行師兵家所忌師出無名事故不成今海上船止六七遽興大衆卽發軍衛巡司義勇漁船盡民以逞萬一無良竊發囂聚山谷又不知何以應之况海船非我敵明甚我衛所哨軍要皆貪生畏死之人綿力薄材不諳戰鬪未倭夷之變不聞遣一卒往歲倭夷且至徵兵應調逗留不進諸號爲統領率皆立馬股慄後出死力調度幸爾散去且軍衛世受國家養顧不能奮一旦之力有事率委之義勇漁船夫義勇乃市井之徒漁船皆網罟之輩平日既無祿于官又無忠信之結一旦驅之死地其能不舍舟而走者

幾希且海船利于水戰步騎利于陸陣此不得習  
而後明也譬之飛蜂有毒來則撲之入其窠而擾之  
無乃甚辛螫之禍乎且其懸隔海島豈能飛渡橫行  
爲今之計合無明示憲諭道之禍福速之出境上也  
其次莫若督行備倭把總出海官兵于關津要隘之  
地嚴爲防守不得登岸地方奸賊之徒不得下海則  
糧盡計窮自然遠去如有探知來歷陽爲防禦陰與  
交結故縱者依律法之則慎重而威不褻令行而下  
不擾矣愷職司民社恐平民無故緣兵以死萬一差  
跌則損國之威示人以怯彼將肆然無忌厲階自此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三六 晏山錄

茂陵徐生之賞可後乎禮曰先王之制祀也法施于  
人則祀之若沈公者謂法施于人者非耶祠在譚公  
之後而胡祠又後數十武祠之費寔出劉將軍別駕  
方公渠以視象定邑與有力焉定尹魏君尚大適至  
共落成之系之詩曰寶山崔巍殿大邦海隅之東瞰  
扶桑洪濤春天白日黃巨鰲負極虹爲梁飛甍雲矗  
三公堂前譚後胡公中央公來刺明二紀強德星垂  
耀流耿光海氛昔起自微芒我公炳幾灼先防黑風  
黯慘吹棹搶武人微功弧矢張公乃奮筆騰言日上  
議不聽尸橫壘東南血染山河長 天子赫怒胡譚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三七 晏山錄

揚波寧海定烟銷狼公言得用無死亡公言不用罹  
禍殃追公祠公獻蒸嘗願公鴻名垂大荒皇明之祚  
永無疆千秋萬禩貢越棠公祠奕奕海泱泱三公騎  
龍共翱翔

岑用賓者葛甌人也字允穆父萬宇體一進士官河南右布政使所至以清謹稱用賓父雖方岳謙約若家人子成進士推官衢州母喪服除補池州景王歸葬供張辦給事南京戶科綰六印多所論奏崇經建興典稽議從祀擇師儒舉遺逸其大者嘗劾福建督撫汪道昆曰道昆監軍閩中爲軍容辱遮畱兩日夜所以得脫者臣不忍言之也今晉都御史督治之如以羊收狼外見輕忽內生疑畏兵符上之所賜以指帥命衆也移軍不奉而行委於婢子家人失火遂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三十九

吳山館

致焚燬海寇吳平蹂躪我邊疆係累我民人虔劉我官校虜我卒五百斷趾遣歸恥辱我道昆一策不施徒置酒烏石山平遠臺與客爲長夜之飲袒露跳梁比弄歌兒羞汙印紱所徵東陽戰士材官隊長悉從貲得羽書交馳就能窺左足而先應哉聞葺淫貪不宜久握兵柄爲國患害道昆坐免大學上高拱僞材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內或迫懼猜忌隆慶初爲給事中魏時亮所劾而御史齊康又劾大學士徐階上皆不問用賓乃奏言兩人日侍左右心孰邪正行孰臧否量孰廣狹豈能遁逃又正劾之曰高

拱文章雄俊笑畫卓詭臣豈敢誣第其剛懷自用刻立威無纖介愛利之風意思文深決非端人小則殃民大則誤國雖曾授經臣子常分何足稱伐乞令致仕以杜厲階拱亦全進退之節不聽用賓居諫垣三年據法以彈其所貶退皆應令惟汪道昆有文爲海內操觚之士所歸拱柄臣死生榮辱在其呼吸莫敢有犯之者用賓不縮胸故直聲籍甚亦以此出守云其治紹興持大體不苛細爲條教使木鐸以徇務在以德化民入覲謫丞陝之宜川猶尚以前過也至踰月卒業夢熊時言邊事謫丞郃陽經紀其喪友人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三十九

吳山館

王世貞其遺文梓之初用賓嚴事南海曾應珪應珪嘗戒之曰材美易折玉美易缺子不能從子而州州子亦思免於難後用賓赴謫乃嘆曰昔慚柳下今愧應珪應珪內朗風節特峻故沉冥以混世益柳下之流

衢州府知府韓公邦憲墓志銘 趙 鏞

郡守湖南韓公蒞衢三載忽以萬曆三年六月二十日告終五邑士民哀痛如喪父母兩臺暨藩臬諸司咸咨嗟如喪子弟鏞於公有師弟之雅往哭之慟其弟上舍邦本君以墓銘請余不忍辭也公諱邦憲字子成別號湖南先世河南人宋南渡時有諱四六者來家溧水之鳳皇山後析其地屬高淳遂為高淳人高祖愷曾祖億潛德不仕祖烈贈知府父諱叔陽別號鳳橋仕終湖廣按察司副使娶恭人黃氏而生公自少以奇童稱嘉靖壬子余督學南畿一見其文即歆徵錄 卷之八十五 四十一 曼山館

許以決科時齡甫十二後中戊午鄉試次年登進士時相國者欲引入館選公雅有遠見堅不赴授工部屯田司主事適大內工興夙夜事事不聽中貴請囑所節省甚多暇日與同儕購十三經註疏二十一史沉潛玩索而於國朝典章制度考究尤精大為尚書古和雷公所稱許甲子轉虞衡員外乙丑因念二親心勤得告歸省未幾鳳橋公黃恭人相繼卒公居喪哀戚曲盡孝道而於鳳橋公所置義田義倉尤績述不忘時給諫鄧公楚望謫高淳行文田均糧法大率多本公議其兩臺所均官田之重稅減湖田之賠糧

暨應天府所減多徵料價歲省八邑銀米不下五六萬石則公倡義之功居多焉家居八載澤及鄰井不可殫述服闋出補刑部山西司郎中旋領衢州初至問民疾苦首陳八事曰明大義曰明職守曰實節省曰復成法曰議賦役曰講實政曰廣儲蓄曰修武備皆本經術遵舊制而酌以人情土俗鑒鑒可見諸施行其為政務崇大體嘗曰獻民者邦之表率節義者邦之廉隅乃祀漢龍丘長宋趙清獻以仰高風旌孝子節婦以勵流俗禮隱士高賢以獎恬退又曰人才者邦之楨幹典章者政之大端乃捐已俸以供生徒之會僉緝戶以消機匠之奸覆運米以省軍士之賠清羨金以抵額外之徵其他事不勝書其大者則兩浙賦役全書是也他其最所留心者衢之輕折米為隣府所借一萬八千五百石方急擬請還以備災荒而疾作不遂矣當道稱公有邁往直前之氣有憤時嫉俗之心有濟世安民之才有考古證今之學真不誣云公儀容溫雅性氣寬和與人坦夷徑直絕無喜怒成心學術正大心胃開濶常以古人自期待而天下事無不理會隨其所扣滾滾不窮天資穎敏每日觀書多至寸許而終身不忘所作詩文多不屬草惟

歆徵錄 卷之八十五 四十一 曼山館

杭守方思善揚傳

汪道昆

思善者方太守宇也思善既成進士起家陝州歷南京戶部尚書郎坐譴以隨州左徙廷議平直思善不旬月而貳秀州會浙軍民謀部中擢杭州太守思善官太守矣系以宇不以官重思善也新都故多顯者千乘如林自文公起紫陽五百年而有思善志在千里中道而瘖假之以年瞠乎其後重思善重新都也始思善力明經勞且嘔血病甚封大夫戒勿勞自惟生人之不朽者三顧所立何如爾立則其人也死也猶生也否則其不朽矣有生何爲夙夜愈益孽孽病獻徵錄卷之八十五 四十三 夏山館

良已及其自丞而守也徇二郡而勞有加通嘔血如初不得告幸而予告旋即首丘語有之士先志官先事思善務焉事半而齋志以終惜也初贈宜人黃有身隣媼夢龍降于庭而舉思善始學書數則以莊憚其師居則憚同羣出入則憚諸少師即父黨遇思善必正容故以幼清見奇稍長默默舉宗目思善安得綿最老生思善益莊擇地而履適喪王父母幼而盡不既居母喪哀踰王父母其中骨立外飲泣以安封夫既婚猶侍寢牀下命歸子舍挾日而夕二三既小如之禁之不可封大夫就畱都舍僅四壁以居

乃就思善言仕則人人饒矣問而官則大夫也而胡獨貧思善附身而對曰揚寧思貧天祚吾家厚矣自曾大父有積行大人世以勁正長厚繼之概諸躬行諸儒不及自揚起儒術子姓殆將以估畢承家五世專門何論裂土彼儼然者糞土也揚何有哉封大夫躍然足曰吾猶故吾終不以家食故而啞清自行矣先是思善講業靈谷聞三從兄忠寢疾將終則自秣陵來奔幸猶及斂拊棺而誓曰余鮮兄弟猶幸以手足戚二昆伯兄棄余余之身則兄之身也所不毋視寡子視孤有如此木尸聞而肝乃瞑終身不食其言獻徵錄卷之八十五 四十三 夏山館

忠弟廉死宛陵廉公後哀之甚既而公忠子時敏拊心而憐自傷天乎不欲卒吾爲德則皆易地如贏博樹墓而爲之銘思善守官宛秋毫若塗炭出舍不持一器俸入不浮一錢再居州皆入覲則稱貸以共資斧陝五十緡隨三十緡蓋居陝三年猶取諸俸餘以往隨僅六月故四倍之自陝入朝余遣役夫爲御鴻臚屬糾外臣朱履者二思善與焉糾者持州大夫恭履而青何米也卒下吏議當罰金蓋州人以貲郎諫鴻臚故不得請于思善銜之甚陰主之思善業已察其由置不辯及居南部則方子及與俱會大察方跡

同舍王郎辛思善一言而解王郎藉江陵張甚則自  
其鄉沒公田若干頃私據之伴言爲社田贍諸不給  
抵思善爲文侈其事爲之彌縫思善辭以不問大以  
爲望遂上書誣坐思善闕出庫金思善卽主語連子  
及則又以流言譏執政疾以要必行三人竝從量  
移思善以隨州出矣諸郎靳思善君肉若肯若血君  
才施報均矣思善謝曰非揚無良不及此子及之謂  
何子及笑曰脫不相及則沉爲不及君驩然而別漸  
潛卒餐諸糧戶不饜則譚監者亾敢誰何率以糧戶  
委潛卒思善往監得故狀宣言縣官歲漕用卒法如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四十四 身山館

得謝爾既而罪人皆得郡中益誦長者之言以德觀  
思善者皆曰孝弟人也忠鯁人也之人也之德也其  
殆可與立者與嗟乎思善已矣陝州則分陝地也名  
伯甘棠在焉比年吏治弛而公費故廢法故削籍亾  
而田故不治賦故不均道衝而奔命故罷民告窶而  
訟故煩農故惰倉廩虛而歲故無備千振廢而民故  
無良思善入境自裁允費百金以示之廉繩大猾以  
示之法履畝均田經界則壤以示之核式廚傳格驛  
騷以示之共違農時而訟者加之罪示之力本而修  
和積穀若常平示之有備令出畢行惟盜爲患患禦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四十五 身山館

能居三年士斐然爲風且以三物起矣比治隨猶治  
陝也獨其城瑕隣金穴而生戎心登陴何恃居隨僅  
五十日趣城隨完城而行民不知役秀州故連澤藪  
謹備非常郡豪蔣伯良爲戎首納結諸巨室應援提  
于率然卽深求之負固城祖丞以他事召之郡數其  
罪斃伯良郡中帖然居民戶相慶也故事丞以詰盜  
竝受民詞思善亟屏之此非吾職故事有所捕獲率  
以賊噬子錢家乃悉召諸家籍踐更比月遍以一人  
待命卽獲者當追入第奉命而索其警市中大便丞  
請絮爲令嘗津行赴勃郡中夜數十艇逆舟思善據  
獻微錄 卷之八十五 四十六 曼山館

則郡丞董七邑之成丞出舍周行聲食而露宿五  
而畢會嘉善之籍後至乃復檄丞勤事有加五日而  
畢病矣頃省會之變或以爲張民而弛軍聞者效尤  
而嘉禾守禦之衆盟矣丞立召首事者詰其由卽不  
平則有司之平具在如之何以橫目爲從目哉威福  
在朝廷毋干鈇質于是人人惴服退而稱神君以功  
觀思善者則曰治陝能陝治隨能隨治秀州能秀州  
所獨必有功矣此其始發也當路而駕不亦滅沒乎  
哉歎乎思善已矣昔思善治經藝屏陳言其曹率勲  
說以爲雷同思善弗屑也曰既灌而往芻狗安陳游  
獻微錄 卷之八十五 四十七 曼山館



其進取則高明矣則其退處則沉潛矣則其中立則一歸乎正直浸假而畢其餘力率而知其所稅駕所部大司馬張公雅重思善請紆之旁邪幸其平而畢用之嚴太宰先世籍秀州籍籍聞思善謂守固病其賜告而待之家外臣得休沐茲歸自思善始思善春秋四十有四病革正衣冠而終君子曰人亦有言士固有志夫士尚矣聖亦宜然乎七十而從心則志學爲之本立者立此者也顏氏如有斯立其三十年乎不惑則有定矣知天命則靜而安矣耳順則不慮而得矣從欲而不踰矩則自得而逢原至至終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四十八 吳山樞

之人乎

師泉劉先生邦采傳

王時槐

師泉劉先生邦采字君亮兩峰先生從弟也自少異特不羣初爲邑諸生卽應舉子業銳然以希聖爲志曰學在求諸心科舉非吾事也偕兩峰先生及弟姪九人超越中謁陽明王公庸弟子上公與語稱之曰君亮會得容易先生資既穎敏而行益卓峻丁外艱疏水廬哀哀誠篤至服闋不復應試而士論益歸嘉靖七年秋當鄉試督學憲使趙公淵檄下邑曰劉某行修義端宜勸起赴試邑令勸之出不可而趙公責邑令益急固強之出官爲具舟屬丞偕之行至南昌先生欲以布衣往見丞降禮卑詞請具衣巾曰不爾憲使且罪我乃不得已具衣巾往及門遙望趙公未下席卻步不進趙公亟起延之先生以棘闥故事令諸生脫巾露體而入非待士禮某不願入也於是巡按御史儲公良材令十三郡諸生竝得以常服入闈免其檢察比揭榜先生得中式儲公批其卷曰江右人望云已乃授壽寧教諭以正學迪士多所興起以薦得內名陞嘉興府同知尋棄官歸自陽明王公倡道東南學者承襲口脂浸失其真先生有憂之乃極言痛斥以端摩爲沙陷恣縱爲樂地情愛爲仁體因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四十九

吳山樞

循爲自然混同爲歸一者之非先生以心之體曰  
宰貴知止以造於惟一心之用曰流行貴見過以極  
於極精是謂博約約造造數言不孤性命兼修之學如  
車輪不可偏廢後學能領會者益鮮晚乃著易  
緼二篇詞旨淵奧實發其所自得將以俟諸百世云  
與諸同志聚講於復古復真青原五雲楚越之間皇  
皇掖引弗倦先生思苦而造微諸生叩請能以一語  
開其宿痼令人豁然有省聶貞襄公嘗言師泉力大  
而說辯排闥之嚴四座咸屈人皆避席而讓舍莫敢  
有櫻其鋒人以爲善狀先生者比屬疾知不可起諸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五十 吳山館

生環樹前猶論學不輟疾亟門人朱調問先生此際  
視平時何如荅曰夫形豈累性哉今吾不動者自若  
也弟形如槁木耳少頃遂卒里中人士入哭皆盡哀  
先生疾時若有所遇頗涉奇秘而不言及將殮體更  
溫久之乃已亦其養盛而氣完之一驗云年八十有  
六遺命諸子毋得乞銘文及請祠初陽明公爲南鴻  
臚吉郡士未有及門者惟先生從子曉最先受學歸  
以語先生至老共學不衰先生常稱爲嘉穀之種云  
以鄉舉官新寧令

温州府同知區益傳

區益字叔謙高明人少穎異淹貫羣籍舉嘉靖庚子  
鄉試授都昌知縣有善政以忤使者改泰順是時島  
夷欄閩浙浦下車而賊五千突至泰順在萬山中不  
虞海寇無備人人惴恐以爲無泰順矣益納城外居  
民而焚其廬舍益藏毋令資寇率士卒乘繕樓櫓雉  
堞布渠答蘭石日夜擊刁斗自衛募壯士數百乘間  
襲擊斬首虜三百有奇賊乃遁去是時夷有所向邑  
無堅城微泰順創之東甌幾殆上功幕府無千金不  
最止遷慶遠府同知是時 朝廷憂島夷甚越常法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五十 吳山館

區叔謙傳

潘士藻

子在東甌遊瑞安仙巖榜而潭有扁揭前同知區益

名知爲故泰順尹也然無識其遺事者今詢之乃高  
明人字叔謙始令都昌以許部使者改泰順時島夷  
欄閭浙泰順在萬山中不虞海寇無備甫下車而賊  
五千突至人人喘恐以爲無泰順矣益納城外居民  
而焚其廬舍益藏毋令資寇率士卒乘城繕樓櫓雉  
堞布渠答閭石日夜擊刁斗自衛募壯士數百乘間  
襲擊斬首虜三百有奇賊乃遁去上功幕府無千金  
不最止遷慶遠府同知會奔喪起補溫州士民喜曰  
是何挫島夷泰順公也無何以許當追歸于按島夷  
犯溫州時同知黃公鈞死于兵郡人王僉事東華倡  
狀徵錄 卷之八十五 五十二 吳山館

義旅死于戰皆被卹典其事猶傳而獨不傳區公令  
泰順事豈以泰順之微也而不足功耶錄之爲溫州  
備一故實焉

同知溫州府事贈朝列大夫浙江布政司右參  
議黃公鈞墓志銘 王世貞

嗚呼此贈右參議黃公葬其衣冠所也 肅皇帝時  
倭難起浙無所不蹂躪而溫最其要害地黃公之來  
承其郡三年矣而始聞難則日夜以其職繕城郭清  
戎伍修戰艦溫之吏民德公而詠稱之曰府君文武  
才也吾溫庶幾不魚肉虜哉而黃公有憂色曰賊孰  
就吾溫奈何以烏合衆當之則又慷慨自矢曰丈夫  
卽死死職耳且吾髮種種生詎幾而愛之吾腹有丹  
者寸在益嘗書其語相間以識云而又三年倭大舉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五十三 吳山館

犯溫兵使者檄公出逆之人或謂公嬰城易堅耳毋  
輕嘗大敵公不可曰四郭外非吾民也耶而以委虜  
速逆之兵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逆也當是時溫  
軍分而三公所將獨中軍其二軍帥皆乳袴子一軍  
軍疊石一軍軍鐵場以爲公後公出誓其衆且鰲之  
曰今日而帥歸有所矣若無負國有進死無退生衆  
鰲而飲泣以勉也曰非不知敵堅黃公業身當之矣  
乃竟前薄於賊公警繁弱而擬之勁弩巨礮雷發賊  
稍稍辟易僅能軍而賊已陰分其衆爲二一從上流  
掩疊石一從下流掩鐵場其帥皆棄其軍以走賊合

而尾公之軍腹背受敵遂大潰公力戰久之短兵  
顧麾下稍稍盡有挽公以跳者公劖斷其指曰去之  
此吾殉節地也賊枝戟前得公坐公格樹下而脅之  
降公叱曰世有寧有降黃大夫哉賊復紆謂公歸大  
夫下我千金公慢罵曰生黃大夫不一金直也且面  
曹庸狗且暮磔裂死何以金爲賊怒礮公而寸斬之  
公罵不絕口時嘉靖之丙辰四月二日也距其生庚  
午得年四十有七事聞 天子爲震悼特越贈今官  
錄一子太學生下有司建專祠春秋祭世世勿絕而  
學使者又以名宦祭於學宮之備鳴呼此可以觀君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五十五 吳山館

臣矣公諱劍字珍夫世爲長溪人王父伯鈞有子三  
其季紹紹有子四其季爲公祖母林母李世世稱孀  
以節顯而公六歲則已孤嶄然見頭角矣稍長善屬  
文下筆數千言不休過目卽成誦補邑庠弟子故潘  
大司馬以學使者試而奇之舉鄉薦下第入成均今  
少師徐公以祭酒試而復奇之兩公互相推曰黃生  
國士吾不能抗顏也然其上公車輒報罷最後謁選  
以高第丞溫州先後凡六歲云自公之爲邑弟子時  
時抵掌顧同舍生丈夫一日立玉陛前扶臂賜與人  
主爭萬世大計安能局促效轅下駒爲其同舍生固

豪之然竊已疑其行而公於進退取予析義至秋毫  
曰毋以纖自恕也故其丞溫州先後六歲而車門絕  
苞直迫其歿不能且道路裝公之歿也其婦沐宜人  
行購屍已靡不獲與其嗣子文煒具衣冠招魂葬於  
邑之沿江里白沙丘又十五年文煒來判吾州事以  
政行卓異稱居有間贊其鄉人郭御史文週之狀而  
謁余志銘余伏讀竊有慨焉今夫士居平誦說倫義  
多識往行其於死生至辨哲也卒天下不幸有變土  
最宜能死然往往介冑多死戰而指紳大夫僅死守  
此豈以帷帳籌策爲不任鞍馬矢石耶百雉之堞一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五十五 吳山館

且爲人越而府藏稱失守卽不死賊當死法等也國  
家無文吏臨陳責乃黃公可不死矣而死豈不烈烈  
男子哉 明興西北世受兵其歲報能死者介冑也  
倭難作而東南之薦紳大夫有死戰者固黃公風之  
哉是宜銘

銘曰衣冠何歸歸於閩之野魄何施施於溫之游魂  
何之帝命胙女以東南之土土今木今廟貌肅兮死  
而不死兮無子有子兮噫

承直郎湖州府通判湯君世賢墓表 劉 麟

嗟乎驥驥已厄于鹽車之下又乎其利味焉駿足未馳而收其骨伯樂後死傷如之何幸有永南太史今韓幹也未爲不過吾年家湯子右卿訓庭豪特官惟郡佐今也哀憤窮屈以死得無類乎右卿用與時乖何敢知其負奇邁往子亦何敢不知初擢湖州府通判邂逅吳門因承乃祖廷尉年兄望居之適爰及宅兆之祥語意頗洽麟心計右卿必以判職爲難凡一再接竟無一語及此惟懇懇商訂陽峰閣學之文將條分類萃以傳曰某近業多得於此又出李何詩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五十六 曼山館

刻以贈曰某吟詠之資亦有得于此明日會飲于翰詔文衡翁之家論書論文法古拳拳麟也耕隱吳興者垂四十年判府之至無慮數輩注意于此者寥寥右卿能然可謂奇矣及至履任側聞其吟眺湖山之間詢之郡中胥吏曰我公晨起坐判府視事纔食頃百務排解略盡當晝無事故臨眺爲多又奇也無何太守疾疾且入覲監司者知其才以郡篆屬之時僚案濟濟若馮箕谷以名進士節推於此當路置之惟右卿是托嗣是益用展布惟明惟威決壅剔蠹不逾月而庶政悉舉儲計惟克罔罔惟空優老勸賢綽有

祖風若泮宮諸制則其若若逸老一堂則刻治于今久之既遷既和日有餘力廼摭獵遺文極于琬琰藻跡咸萃以爲未之求義獻二書翻刊流布自此郡間蔚然同書之海論文多暇臨眺如故嗟乎吳興名郡部使者接踵于道往往程督號稱難治藩臬重臣既繼其尤又分于外上下紛然右卿視察出其緒除酬之無不曲當御史臺嘉其才蹟隆禮獎勞一郡大驚稱爲卓異其奇尤著居歲餘以督儲去郡自此不返矯矯右卿胡爲敗績意者有流矢在白肉乎國家考課黜陟俱有程式廵守考郡縣而白于藩臬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五十七 曼山館

藩臬總其凡而升于部使部使者又臨歷躬親覈實然後達之餘曹銓曹交據互求黜陟乃行今右卿方以才能布昭上下聲稱籍籍奄忽至此名位若日度外身亦由之溢然年纔四十有四得禍之日行道街悲以若人有此多奇何也或缺其一則世業以蕪缺其三則必無其四廷尉高門才俊種種必審所尚吾知免夫假令右卿居官守職如位而止顧安有今或謂款段賢于馴驥豈理也哉子讀冢器子舟所自爲狀能述其遺說去位之變至于諸奇則略而不言夷考其故右卿數改湖南子舟卒業澄江雖嘗一至數

日而返厥考之奇恐未能具見丁故表而著之右卿  
名世賢別號楚東其遷除本末以及子姓姻戚之詳  
已具水南張太史志中茲不復贅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五十九

曼山館

興司理百川孫公樓墓志銘 瞿汝稷

公諱樓字子虛別號百川其先于元大德時諱君執  
者任平江錄事司主司因家海虞主司于十二公生  
封刑部郎諱文敬封刑部郎生刑部郎諱紀刑部郎  
生封工部主事諱文號西川初以素封著聲雍容好  
賢長者之車恒殷擊戶外既以子貴獲封封工部主  
事生工部主事諱舟工部主事生庠生諱一元娶繆  
生公庠生蚤世益公生甫五齡也而執喪如成人及  
就傅機穎卓絕逮十齡以母事黃冠家言于真武御  
世日齋居屏飲食操觚爲皇鑒辯以寓諷詞辯甚見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五十九 曼山館  
者擊節一日而譽騰里中里中兒凡以經稅名者率  
溟滓而弟之既長執經于邵公伯如未幾遂與角立  
歲丙午督學使關西楊先生掄材稱海內第一得公  
文以首邑髦士是秋舉于南畿既七試禮闈輒不得  
雋其在已未分試某寔公丙午同舉士使客密示意  
謂一第不難爲故人地恭謝曰孫生乃藉故人第耶  
堅絕之始人知公惟以文藻至是則咸以行誼推矣  
逮戊辰以久隱長約無已時就除吳興司理爲治平  
而不苟第問法何如不事文深第折以哀敬不爲鈞  
距上下咸安之歷攝諸邑篆皆以愷悌名而于蒐慝

之有與援莫可誰何者則務鉏剪不貸嘗暑郡事有  
瑤連里豪爲持荏暴客之數其里子女有群齒而靡  
曼者率爲所漁欲斬免者必薦重資黨援甚固人之  
憚之猶猓倫之憑林林峻谷公廉得其罪狀朝逮而  
夕成讞立格殺之其疾惡又如此時李于鱗先生王  
元美先生後先爲浙臬司雅重公學數賞譽公于是  
兩浙監司無不爭相推轂而同列有爲上官子椒者  
適其人與計偕事以蜚語中公顧物譽方隆不能深  
中而議量移公方攝歸安篆聞卽命棹歸未幾移漢  
中公曰吾直可駕吳興何蹟苟直靡容寧貸漢中吾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六十 曼山館

不能再辱將尋潘輿太夫人是娛耳親故強起不可  
時歲辛未也及壬午而太夫人卒公猶孺子慕涉癸  
未未免喪而以疾卒益歸而侍養者十年也公明敏  
無伍喜詆諧抵掌而談川湧響應皆出人意表聞者  
莫不懣然心服學無不窺于音律少擅仲容之識微  
酒雖不能鯨吸牛飲而善與酒人歡接放浪罇俎間  
卽起曼倩于九京頡頏伯仲耳乃其佗僚廓落之辰  
而嚴杜故人之私援其視以不義博一第若強之帶  
死蛇而喙腐鼠惟以幸不及已爲快其節槩又何峻  
挺粹白也漢中之移尚可復奮而戀戀太夫人致弄

雖之懼且十年薄丹轂之榮隆白華之孝其敦倫篤  
行真足以風今之人徒慕說公之游戲近人者而不  
知公所自持其賢于人遠甚嗟乎公之視義不義猶  
世人之視隴廉孟椒豈所得于天獨厚哉直能保所  
不眩于隴廉孟椒者亦不眩于義不義也乃橫一世  
而求能不眩者猶求三秀于叢薄可不大哀歟蹟公  
所不眩者洵足儀刑于世矣公生正德乙亥年八月  
十四日卒萬曆癸亥年十二月初六日得年六十九

徵錄

卷之八十五

六十

曼山館

知縣何昌傳

順德縣志

何昌者黃連人也字克昌 國初法峻人莫肯爲郡縣學生有與其父怨者則籍其兄爲縣學生豪長者爲請不能免昌奮曰朝廷建學育才能者登庸庸棄何免爲遂代兄爲南海縣分立順德爲順德縣學生舉鄉試知麗水縣甫三月以內艱去服除補宣平宣平故麗水分也道出麗水麗水之民爭迎焉其爲政寬厚無擾邑方草創乃修學宮置祭器繕公署樹坊庶務具興役之以義民亦爲盡力邑有剽盜毒痛所諸郡縣兵不能制昌設方略禽之霍雨水溢漂民居先賑後聞請減歲銀一千餘兩九載致仕卒孫宏鑄

知縣葉宗行傳

葉宗行華亭人宋太學生卒之後讀書尚氣節永樂中東吳大水松江尤甚葢黃浦下流壅塞水無所歸宗行上書請棄其故道濬范家浜引浦水以歸于海示近海民無私作壩以遏其流 上善其言命從夏尚書原吉來治之水患果息原吉還 朝薦其才擢知錢塘縣錢塘劇邑民困於徭賦宗行爲定役法俾民自占甲乙書于冊循次而呼之役遂以均詞訟亦簡不逾年翕然稱治一日廳事前有蛇蜿蜒若有所告訴宗行諭之曰若豈有冤乎吾爲汝驗之蛇返入

本主

卷之八十五

縣志

餅肆中爐下發之得死屍乃肆主人利其財殺之埋此遂伏誅又嘗江行忽舟重不能進視之一死人挂于舵腰下有石乃里中人殺而沈之者亦伏誅縣故多虎暴宗行爲文祭之虎遂斂迹 仁宗在東官聞其治行戒所司不行擅自凌辱按察使周新風采嚴峻尤重之嘗候宗行出潛至其舍視室中惟笠澤銀魚乾一裹新歎息搆少許而去明日召以食曰此若家物也飲之至醉出三品儀仗導之歸宗行辭不許曰此位可至奚辭爲時呼爲錢塘一葉清會朝廷大

帝建宗行率兩浙工匠赴北京迎病卒新泣思畢日



進士知上虞縣事鄭公汝敬行狀 鄭騰海

公諱汝敬字行簡姓鄭氏以字行居歛西貞白里公  
生而秀異夙知向學里舉克縣庠弟子員攻書綴文  
日出人表尤善爲詞說明白委曲以達聖賢立言之  
旨部使者至有司輒引之進講無不懽服嘉獎然屢  
赴秋闈弗利入太學年甫二十有九時胡公儼爲大  
司成一見奇之放之問學大進公退謂人曰吾得胡  
先生講明所學僅三月爾雖讀書三年弗及也未幾  
連舉永樂乙未進士第觀政秋曹適吏部掄選天下  
候銓官先後倒施物論不平公曰進賢不能以公其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本十四 吳山館  
如天下士何遂以疏聞詔從其議吏部滋不悅然  
朝廷由是知公名命往督陝右糧儲公性嚴毅所遇  
有司督責無少貸多忌之者遂中以罪坐役北京公  
平居與兄迪簡弟懋簡極友愛至是皆傾貲赴難先  
後死逆旅聞者悲之縉紳多爲詩歌以道其事者役  
滿除知順天府永清縣事永清爲畿內大邑號叢勝  
公治之有方不煩勞而事以大理嘗有中貴人臨縣  
索賂甚急公不爲動遂給入見縲紲之欲置之死士  
民遮留解還公即以狀聞 太宗皇帝怒欲置中貴  
人罪會 仁廟嗣位赦免無何公得代去 朝廷適

有六役工部復命公監焉問有大臣得罪而服役者  
前官置之公曰此非所以存 天怒也請役之乃已  
既又謂工不宜久與勞民非便上言息其役調紹興  
府上虞縣先是爲令者適以貪冗去民諺知公名皆  
踴躍歡迓載道公亦樂民之向方也爲之抑豪右勸  
農桑賑饑窮治輿梁棧道而大興其學官官無愆期  
之需獄無留滯之訟居二年邑大治監察御史尹崇  
高號嚴厲有司多望風引退獨嘉賞公嘗問紹興守  
六邑令孰優守曰惟鄭令清介肯爲但其人氣大爾  
公曰人惟有氣斯能生聖賢能養是氣故克塞宇宙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本十五 吳山館  
可無氣而爲人乎守不能荅既而考浙江七十二縣  
令置公爲第一凡別邑有疑訟不決者多付公理之  
公亦悉心民隱不遺餘力然同僚猜忌日甚先是邑  
有耆儒曰柳南仲賢而有文公雅敬之閱其貧贈以  
錦絮南仲狷介亦不欲直受令君惠以錢百文橐詩  
爲謝公辭錢受詩而同僚卒以是誣之議者不覆將  
左遷公公曰是尚可以仕乎且母夫人年高無以爲  
養遂自解職歸上虞人請留不得相與擁泣而去其  
居家也首創祠堂朔望奠祭一用朱子禮日坐太夫  
人堂上菽水盡歡訓諸孫讀書以無墜先人之業

日幅巾長裾逍遙泉石間或引觴賦詠世事一切不以介意閣老陳公循尚書徐公琦孫公原貞通政畢公昌知府張公巖累復起之力辭不出天順己卯卒享年七十有五嗚乎吾歎古稱多士然未有第進士者至公始以麟經取第人莫不以遠大期之公亦自奮思有以自効君子謂公使當風紀之任必能繩愆糾繆以輔上德揚清激濁以振士風可以踵桓鮑趙唐之風而不忝然卒坐窮以死是雖公之不幸亦士之不幸也謹狀其實如右焉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本六

曼山館

德清令張君俊憲碣銘

王直

張氏之先句容人君曾大父文忠貲富甲一鄉大父日宜有文學行誼爲教官於滁遂家滁州後又徙江浦故今爲江浦人父克遜隱德弗耀配徐氏有賢行君其第四子也諱俊字俊民自幼聰敏好學弱冠爲縣庠生讀書作文名出儔輩上會朝廷脩永樂大典徵羣儒集館閣君以能書與焉書成入太學擢爲左軍都督府都事剛毅嫉惡不可以勢撓都督薛祿有嬖吏王羅者母喪匿不發而歌呼飲酒自如君曰違天逆理莫有甚於此具以聞羅由是得罪然君亦不爲有勢者所容未幾誣以事謫保安十年恬然自處未嘗有幾微不足意久之祿以功封陽武侯總兵鎮北邊人皆疑將構君君曰羅獲罪於天天道所不容薛公國之大臣豈以私嬖離天乎吾無患也既而薛公乃遣人邀君計事語皆合意卽畱置幕府將奏用之適詔下求賢御史李驥薦君授德清知縣德清縣大人衆君一見士民皆能記其姓名人謂君聰察若神不敢欺縣積逋稅累數萬凡十餘年不能足君設方略不暮年皆辦完當是時使者假公事行縣以苛酷取財民不勝其擾令聞風多避匿而擾愈甚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本七

君聞其且至曰民恃我以安我先避匿民將何恃  
治事如故使者亦聞其名不復肆縣人賴以安皆德  
君藩憲大臣亦每稱君以勵諸邑令德清民富而不  
喜學君知富民子姚朝宗質頗秀敏欲遣入縣庠其  
家夜懷金賂君求免君曰吾欲得人教之以備朝廷  
任使豈假此求賂乎聖人在天吾不如是也卒以補  
學官弟子民有許三者嘗陰伺官府動靜為姦利恣  
暴橫昔為縣者不敢校君廉得其實奏之流徙遠方  
一邑稱快君輕財重義急人之急有貧不自振者雖  
倒囊與之不少靳故人李東素廉介欲為子佩娶婦  
蘇律錄 卷之八十五 八 吳山館  
而無貲君即以女妻佩且戒女孝敬盡婦道其於諸  
子尤篤意教之不使佚游慢戲擇名師使學畫出理  
政事夕歸課其學業以為常正統丙辰罷歸優游自  
適者凡十三年以疾卒距其生洪武壬戌享年六十  
有七子瑄取進士為刑部主事婿李佩與瑄同年登  
第為戶科給事中

仁和令陳公榮墓志銘

顧璘

顧璘曰其哉郡邑吏之鮮才也理棼以達惠窮以仁  
勝侮以彊剗蠹以廉四者備而後無闕職矣何其艱  
哉若吾鄉仁和縣令陳公豈不濯濯然稱平是已仁  
和居東南都會財賦重困且附省城藩臬司臨轄使  
者道出笏午迂見尉傳之節率日數番未厭公為令  
戴星出入案無停判然篤意愛民不以毀譽禍福置  
慮雖政出監司有戾民者必請更令歲旱請減民租  
什五監司曰亦足矣公曰災應如此奈何厲民以  
豐國乎卒守前議方冬發民築海隄民多凍死公曰  
蘇律錄 卷之八十五 九 吳山館  
邀遠利以蹙近害民何以堪遂罷役有權璫至杭脩  
梵敎謬張為侵斂公執義辯折竟免濫耗其它政由  
已出者悉豈弟有則協於羣心踰年政成野有歌頌  
乃興庠序之敎毀尼舍增飾學宮建社學十許所導  
迪詳至禮俗日振凡御史歲巡罔不旌禮之嘗上御  
史吳公一貫時政十二事曰愛民力正風俗崇節義  
戒侈靡惠良善屏豪惡育人材厚彝倫懼刑罰長仁  
愛謹出納清固園益推已效之績達諸人人吳公薦  
之益司將擢華要忌者以飛語中公遂去位乃買田  
南郊窟跡養恬終身不言仕進事殆今老且卒矣嗚

呼民失父母久矣有良公卒莫大施天國斯王  
澤於斯人邪何其不幸也公諱榮字冲仁其先括蒼  
人始祖朴元湖州路通判二世祖德一元中書省丞  
高祖尹嘉國初贈奉天觀察使曾祖道成湖廣左  
政使祖某以間右賓京師始爲上元人公生而穎異  
器幹偉岸爲諸生卽有令聞中成化甲午鄉試拜斯  
職孝友恭信孚于內外卒年七十有四

狀敘錄

卷之十五

七十一

雙山館

厲青田昇傳

邵寶

青田諱昇字文振別號雪菴無錫人由縣學諸生升  
太學選青田知縣居若干年致其事歸鄉士大夫稱  
之曰青田君自爲諸生耿介不妄言笑於辭受雖小  
不苟論事是非人賢否執所見不少徇人故或迂之  
或固之而識者謂其有古人風青田居萬山中與福  
建接壤間更葉寇民貧以猾號稱難治君治若甚易  
益得昔人羣吏奴僕百姓妻子之意君初至民有周  
姓者與磐石衛軍某訟五年矣君聽之數語遂服出  
而哭曰厲公早至豈有是久獄哉邑八都地輒  
獻敘錄 卷之十五 七十一 雙山館  
發監司臨焉議歲以貢有術者謂山木潤秀所產必  
廣公直前曰吾聞金能尅木信若人言金氣盛矣木  
何得秀潤如此監司猶未信同官勸君從之君曰如  
吾民何申辯數四必寢乃已鎮守中貴歲以礦一至  
其邑所費不貲君於饋不缺禮而已至其他費歲率  
省昔之半由是民安其業君乃勸學興賢旌舉節孝  
禮文亦彬彬焉先是知縣金川謝某有善政民嘗以  
君並論君屢請老輒留于民適朝京師故得遂請民  
聞之欲追留之而君至家矣於是旣爲立碑復建祠  
祠之及沒衆設祭哭於祠所著有雪菴集二泉邵寶

氏曰仲尼告子張忠信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青田  
爲浙東巖邑而厲君爲之遺愛在民去而思之沒而  
弔之若不能解于心庶幾乎是者不然此豈尋常笑  
貌所能爲哉君歸未及年人尤嘉其恬退於是君曰  
之名益著予按察兩浙適青田諸生以史事見請君  
遺蹟蓋無間吾鄉評云

奉化知縣徐先生獻忠墓志銘 王世貞

嘉靖己巳秋八月三日吳興翁公前奉化令長谷徐  
君伯館舍春秋七十有七吳郡王世貞行部吳興稍  
爲經紀其喪而志之按狀君諱獻忠字伯臣其先世  
有判御藥院者從宋南渡至華亭家焉七傳而爲君  
父配某猶人實生君君神識茂暢性操并介自其髫  
髻時雅已慕竹素之事矣稍長屬時義卽傾其作者  
補博士弟子試諸生間褒然爲舉首久之薦應天凡  
六上禮部不利君既不獲逞於時義乃益務爲摯獵  
弄官外家之語逸壁斷戟摩削亾昏且農圃醫十支  
賦徵錄 卷之八十五 王世貞 吳興館  
雖役逆音聲人伎往往精探其所繇造雖專門名家  
無以難之而其爲詩自建安以下至大曆鮮有不窺  
薄神情妙傳獨在江左與貞徽之際而已文主爾雅  
不離象質賦頌碑誌取財東京然至於論說興華利  
害物情時趣有味乎言之也華亭故推陸文裕先生  
博精於古視君爲丈人行其揚花風雅上下今昔耳  
語膝坐忘其爲吾汝也君去禮部爲吏部選人嘗得  
縣令人或謂君少遲之一令何足溷徐先生爲君謝  
曰令易及民耳且也一第亦何足溷徐先生竟得浙  
之奉化以去奉化夷曠而城蛇虺禰居民俗陋而好

訟君不爲斤斤三尺濕束之節用平稅蠲役防水務  
有以祗席其長老稍推羨田學官爲膏粥費典禮揖  
遜彬如也君所爲植培務在單赤以下其政術好近  
民而遠上移牒條敘飾儒而不必緣吏以故良士大  
夫草莽之臣類能誦說之他不盡爾也甫二歲入計  
道彭城有監司者以一籠筭授君致之京君伴爲不  
悟抵京以一籠筭報亡何君坐殿罷矣前君爲諸生  
固已精堪輿家言而會父府君歿執君手曰吾三世  
不益丁得無於葬有所恨哉是而責也君拜受教則  
日夜偕所厚爲堪輿者相地數百里內獲吳興之福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七十四

曼山館

山而葬焉君又愛其山水清遠土風醇嘉旣罷則斤  
置墓田旁構丙舍爲終老計不竟稱華亭人矣五柳  
雙桐偃蹇板門疎櫺淨几奇書古文間以金石三代  
之器葛巾羽氅徜徉其間客至則留小飲不聽去春  
容寂寥隨取而足時命單舫漁童樵青於蒼雪菰蘆  
間不復可蹤跡也故司空劉公蔣公司亮顧公公諸公  
老爲耆英之會於峴首迫欲得君以重斯社君不峻  
拒一再往後了不復戀君燕閒之咎肆於九經作春  
秋稽傳錄洪範或問大易心印四書本義分節受鑰  
伯陽以破玄局作泰同契亥步心測璞昇神啓作太

地圖衍義山房九笈三江水利攷徇知郡將冀酬山  
靈作吳興掌故集探始中聲旁極正變作樂府原唐  
詩品朱邑旣老不忘桐鄉作四明半政錄其禱著詩  
文又數十卷行於世君雖道在不朽跡猶方內而博  
探外典遐想冲舉每自謂刀圭投咽羽翰立張投金  
示報揖洪崖浮丘於玉京之上葛稚川陶隱居而下  
所不論也竟以訪道不諧邑邑成疾委蛻之際神識  
了然豈所謂大道隔塵報身斯驗者耶君孝友天至  
內行淳備性不能畫而貌其吏部府君遺像如生某  
孺人病革欲有語不得君跽請曰母以仲季產未立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七十五

曼山館

耶趣推已所授遺之且割橐中之半而後喜可知也  
呼仲季來微而兄我不安死矣君娶陸氏別室呂氏  
生四子爲文翰文核文果文樸女六孫男某葬九霞  
山之陽去其父墓若干里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博  
聞多能曰憲不佞竊用二陶處士故事誌其大者而  
擬之謚曰貞憲先生且爲銘曰 而始乎華亭而令  
乎四明而終乎吳興清曰守節博聞多能曰憲且貞  
請以易而名庶幾爲寓公爲鄉先生

介庵葉侯祿墓表

方 豪

始豪爲書生時則聞旁縣有葉丞者民號爲葉一側而甚愛之豪竊疑焉以爲唯公可以鎮民而一側者公之反也民曷愛焉旣而予縣闕令天官以葉侯補之或曰是丞常山者卽常山之愛可知開化也豪復疑焉以爲丞未有顓政使有他德稍久豈卽爲民令非丞也一側而百懿微矣比侯至門廡蕭然愧謁無所容公退則荷畚蒔蔬編竹爲器親身農圃之事每食罕市蔬殺唯園蔬一味至於待客亦然豪嘗以公事至其室以王瓜青橘并所攜檳榔祿爲一器而饗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七十六 曼山館

之時有哂其苦節勸之少豐者略不爲動嗚呼此非一側于清苦而不變者乎先是學宮明倫堂災前令程倫爲之甚壯尋又災侯至卽欲爲之或說之曰未

有惠澤于民而輒役之民其謂何侯曰夫明倫堂者教化之出也教化者治之原也豈它役倫必爲人疑矣遂役民以爲且親董之壯逾于昔而費定省嗚呼此非一側于興教化而不可轉者乎民有負山爲險結族爲彊者鄉里患之官府亦置而不究養惡食滋侯廉其不法事必痛繩之仇憾焉計將復侯或以告侯曰去惡分也縱其計得行吾何愧况未必行乎

繩之如初仇果疏羅織欲以中侯侯弗悔焉嗚呼此非一側于去惡而不可搖者乎侯之改任也常山之民在都下者詣闕借冠甚懇時開化之民無有在都下也使有之必先於常山矣及問其爲民思不也而沒感恩之民無以異于常山開化也至于今三縣言及侯者必曰好官好官以異于在任之日也侯之所謂一側者如此矣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侯其庶幾乎侯之沒其子蕩寔之餘千餘人張吉旣銘其墓蕩起復來京得新興將行謂豪曰子知我先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七十七 曼山館

人者我先人重子之文敢以墓表請蒙愧文之重侯而足以知侯也故不辭而爲之表表其著于開化者撮其實例其餘倘侯名祿字文科號介庵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生祠碑

徐 渭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徵之休寧人其始仕會稽當海上寇初入內地侯以能將兵知名於是承大吏命提兵守水陸既塞歷浙東西南直隸與賊遇大小數十戰斬賊首數百級生獲數十人還虜者亦以百計凡戰之處休止督發設守出闕有方法禁士卒無毫毛擾居人又能舍死先士卒民多知其功者往往就所戰處爲建祠刻石今曹娥江其一也父老某等來告厥成請予序事予感而嘆曰曹娥一弱女子耳當其尹嬰婉孌乃不知有門外事至其赴父之難眇大江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七十八 曼山館

蹈洪濤慷慨激烈有猛丈夫之所不敢爲者夫典史下僚也勦爲人所籍僦然何異一女子至其當國艱難乃惟知曰吾臣而已其仗劍舍身以當事乃不復知有他計此其人皆以忠孝性植歷千萬古而同一道今其祠若廟岐然兩相望豈偶然哉詩曰伊昔孝娥垂筭統珥當斯之時一女子耳憤江痛父不得屍所被髮亂流娥猛如虎今之仕者沉伏下僚僦然長歎則怨其遭有寇在庭孰敢攘臂世將棄戈何况邑尉相桓吳公天植忠孝先國後身與娥一道啓宇崇功娥江之泚祠木相望照映江水

衢州府學教授胡公翰墓志銘

吳 沉

金華文獻邦異時碩儒魁彥踵武迭興或以道鳴或以文章顯或以氣節著聲稱當時名載簡冊若乃接前修之緒爲後來之倡則長山先生胡公其人也先生諱翰字仲申世金華人在宋有諱漢者以學行聞於鄉號南岡處士先生曾大父也大父諱伯起父諱英仕元爲太平路總管府照磨兼架閣事蒞政有績先生幼聰睿甫七歲志氣卽與羣兒異一日於道中拾鋸若干緙不去坐候遺者至而還之歸告母夫人何氏夫人奇之益督以學旣長侍架閣君宦遊蘭溪從禮部吳公學公一見卽期以遠器繼從吳先生於莆陽博覽經史靡所不究又登文懿許公門南北士在講下者皆願與交復以所著文進之文獻黃公待制柳公二公稱之不容口翰撰張公於文少許可見先生之文無異辭也是時文治方興輦轂之下英俊雲集先生游焉見其人而誦其文者莫不稱歎有勸之仕輒謝之遂過廣川弔董生謁曲阜拜孔子墓而歸先生於當世名公卿多所交接惟武威余公關宣城貢公師泰號知己遭時多虞四方兵起避地南華山中著書自樂大明開天 皇上駐兵金陵招羅



賢才遣使聘先生會有以金華民籍田出兵者先生從容進曰金華民素儒不習軍旅藉以爲兵徒費廩粟耳上卽罷之授衢州教授洪武乙卯奉旨纂脩元史入局撰英宗睿宗實錄及拜住丞相傳凡若干卷賜白金文綺以歸素嗜山水晚歲愛北山泉石佳勝十居三洞之上竹林之源幅員八百里徜徉終日或乘輿入城府訪故舊則留連數日先生生元丁未十一月卒洪武十四年正月年七十有五所著有春秋集義有文曰胡仲子集詩曰長山先生集

嘉興府教授贈南京刑部尚書戴公暉神道

李東陽

戴氏自晉侍郎濟始遷江南唐兵馬使護居婺源後有士先者舉進士知饒塘縣徙浮梁至于今居焉曾祖德誠元麻姑寨巡檢祖璿洪武初有司徵不就考嗣安鄉稱長者以子昇貴累贈陝西布政司右叅議復以珊贈刑部尚書母徐氏封太恭人累贈夫人公諱暉士儀其字少承家學博覽強記詞翰穎出永樂庚子舉湖廣鄉貢有司錄其文甲辰舉禮部乙科授順德府學訓導當兵後人不知書公教未幾士知何蘇徵錄卷之八十五 今十一 長山館學調嘉興府公病文勝先行檢重經術故士多實才而公亦以績最進德清縣教諭一新學政士不舉凡十科自足舉者不絕父喪服闋改慈谿縣士恨得公晚叱其教者亦多有之秩滿歸省母母適病卒服再闋權教授再蒞嘉興學者益衆有富民數輩遣養子入學公不可民賂按察官彈公公執愈確坐是忤意竟以他事去歸營西澗休休谷嘯傲其間人莫之測也初號訥庵至是號退叟者西澗集及浮梁縣志若干卷公夙負才行慷慨有大志事親孝謹昆弟交睦從子瑞早孤撫教之後舉進士爲吏部郎中有名應

率時道見一士病臥風中，遂死，共入寓邸療治之。久而甦，謝曰：「我郴州高信也，既揭榜信名第一，其重義輕施多類此官，以身教意，誠所到而杭言高論不嫌越職。杭湖諸府漕倉去河遠，奏徙之嘉興，吏胥時被繻乘馬觀海，諸衛進表牋多不如制，皆奏禁之。建陽知縣張光啓偽稱其先世從文天祥起兵，竄入舊史亦奏削其板，嘉興民坐豪當籍都御史咨公，公素嫉其人，願以爲罪不至此力解之，有提學官以喪去，朝議將起復執政者，語及公曰：「是風化所繫，恐無以示諸生事，遂寢人亦以是難之。」

卷之八十五

八十五

八十五

八十五

浙江仁和縣學教諭聶大年墓志銘

王直

大年聶氏世爲常州府人，父同文洪武中取進士爲翰林侍書，尋改中書舍人。壬午六月，太宗皇帝至京師，時盛夏以迎鑾渴死，大年於父卒後五月乃生。母胡孺人撫育之，天資明爽，穎悟絕人，比長喜讀書，日誦數千言，通詩書二經於諸子史，無不讀，尤篤意古人及晉唐人詩書法，歐陽率更趙松雪皆臻其妙，由是名動縉紳間，用薦起爲仁和訓導，藩憲大臣與一時達官顯人過杭者皆禮重之，而大年之文章傳於遠邇，迺迎其母杭，旦夕率婦子備物以養，必誠必孝，母之心歡焉。六年母卒，奉柩歸葬，哀感行路，鄉邑耆老列言母賢行足以勵風俗，而子又克孝如此，詔旌表其門閭，服闋分教常州府學，滿九載陞仁和教諭，仁和之人得大年復大喜，敬愛逾往。時大年乃言於有司，修學校嚴學規，訓勵彌切，諸生日加親慕，教用有成，登第彌衆，賓興之歲諸藩省請典文衡者，聘幣交走其門，而多以後至不能得爲憾。大年所至多得士人服其公凡所經歷處遇佳山水及古人遺跡，必見諸賦詠，聯爲大卷藏於家，景泰六年秋朝廷有

史事徵詣翰林將用之而大年以疾告退就醫渠口  
與善者數往來問候冀速愈而勢日殆大年知不能  
起呼子章取紙筆書曰吾上負朝廷之思下負平生  
之志爾兄弟尚勉學爲士人擲筆而逝蓋景泰丙子  
二月二日也觀其所書如此則其抱負可知也予初  
識大年於金谿王先生所又得其所作小瀛洲水竹  
居賦觀其詞翰而重其爲人直可謂奇偉非常之士  
也常思振起之使效用當時以其學行必有以名世  
傳後及被召來京師心竊爲喜思與之久處不厭而  
大年病予亦以老疾絕人事往還心雖相親而迹則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八十四 晏山館

陳秉大年新進門生李鼎新制東省身後事錄歎  
予銘其墓予聞而哀之不三日而大年卒矣於乎予  
豈忍銘吾友哉大年生於洪武壬午十二月初三日  
辰其卒也年五十有五有詩文四十卷多可傳者

敬諭黃先生諱祠堂記

周 瑛

君子居官而人愛之既去而人思之思之不置又從  
而尸祝之吁此可以觀德矣予叅知蜀藩政事因巡  
歷下邑見廣元縣有敬諭黃先生祠竊欣慕焉先生  
姓黃氏名諱字聲叔同予興化府莆田縣人先生兄  
龍官戶部主事兄子綸官順德府教授今孫顯登進  
士第爲戶部主事先生講學家庭兄弟叔姪自相師  
友宣德中以明經薦授本府仙遊縣學訓導丁內外  
艱更無錫麗水青田三縣學訓導天順中以教有成  
績陞廣元縣儒學教諭廣元爲蜀北鄙軍士荷戈而  
立編氓鮮少學久廢師生倚席不講先生來以義倡  
率廣元人士廣元人士翕然趨之乃相與修學舍建  
文廟塑聖賢像每日衣冠坐堂上呼諸生使前授以  
經書背誦覆講如法其教舉子業務識體裁不剽竊  
陳腐如所謂活套爲者諸生苦貧無資以爲學先生  
曰汝第爲學吾當思以給汝乃察其貧甚者解衣推  
食以授之諸生至爲泣下其或恃財怙勢不循軌度  
則嚴呵之呵之不從施以撻楚務從善乃止故廣元  
人樂從先生之教而畏先生之嚴明及其久也而心  
安之皆曰先生眞愛我者先生既歸諸生指其所修

廟學曰此先生之遺緒也見所改課程曰此先生

遺澤也是其可忘乃卽學宮之旁立祠肖像以祀先生吁此豈可以力致哉蓋先生學問淵懿勇於爲義而加以至誠故能感人若是其深且久也予所謂君子居官而人愛之思之尸祝之而可以觀德者先生是已然先生行義不但施於廣元而已嘗聞在仙遊時知縣王彝以白金二百兩寄先生所雖愛妾莫之知也彝病死先生呼其子來授之人服先生之義在麗水時浙寇張甚衆以先生有材略推以捍賊先生部署既定乃論以忠義衆感激效死鼓之而進賊奔北境土以平人服先生之勇其入蜀時與僉事董公應軫同時濟江董公船覆呼近听諸小舟莫肯前先生曰是欲得財耳乃自取囊中金分授之衆乃亂流而渡董公獲免人服先生之仁且知處事之變凡此予聞諸先生之孫顯而熱焉者先生之祠在故學宮之內近學遷而祠毀參議喬公廷儀分守川北道命重立之此見喬公秉彝好德之心亦廣元人愛先生之未已也瑛既備書先生教廣元事復以其平生行義類書之使廣元人并刻于室中他日讀者必有感慕興起願爲先生之所爲者矣是爲記

戴先生冠傳

文徵明

戴先生者蘇長洲人也名冠字章甫生而穎異爲學過人其學自經史外若諸子百家山經地志陰陽曆律與夫裨官小說莫不貫總而摭淵剏必求緣起而會之以理爲文必以古人爲師汪洋澄湛奮迅陵轍而議論高遠務出人意詩尤清麗多寓諷刺推其爲程文亦奇雋不爲關鍵束縛一時譽聞籍籍起諸生間同時諸生多守章句訓詁所爲經義類多熟爛訖彼之言先生既聰明強解又高朗自喜下視曹耦莫有當其意者以故人多忌而非毀之然卒莫有能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八十七 吳山館

過之者每資興人必擬先生首解先生亦自謂科第可得也而入試皆紕弘治四年始以年資貢禮部是歲貢禮部者數百人羣數百人而試之其名在第一入試 內廷復褻然出數百人以上然例止得學官當道者惜之勒令卒業太學以需他用而先生不能待矣竟就選得浙江紹興府儒學訓導在官以其學教授諸生多所造就而先生益以其間隙肆志於學學益宏肆考論者述不少怠廢初先生爲諸生時紹興有爲御史督學南畿者以文學自負先生見其文有所指摘或達於御史銜之欲論黜先生不果及官紹

興御史者罷官家居邂逅有言不相下他日御史死其家誣執先生遂歸先生雅志當世自其小時卽上書有司請逐里中淫祠去之及壯益究心時事三原王公以都御史撫巡江南特賢愛先生每召見輒款語移時聽其論議未嘗不偉歎知先生非經生也及先生至京公已爲吏部見之驚曰爾尚舉子耶因問當今切務先生條上數事大要以用賢爲國家首務又勸公不棄通言不特已見勿以嘗挫撻奪志其言塞謬皆有所諷切在紹興時浙中海塘爲患有韓參議者從先生訪水利得失先生條刺利害興廢及今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公八 吳山館

修築事宜纖悉詳明而切於用韓遂取而行之民至今以爲便先生所著有戴子若干卷經學啓蒙奇字音釋禮記辯疑氣候集解濯纓文集和會稽懷古詩補文房圖贊先生年七十有一以正德七年正月二十一日卒先生兩娶皆夏子四人近時以科目取上凡冠瑋傑特之士胥此焉出以余觀於戴先生一第之資豈其所不足哉乞老不售以一校官困頓死殆有司之失耶抑自有命耶謂科目不足以得士者固非也而謂能盡天下之士誰則信之

桐廬學訓導萬公吉傳

唐順之

宜興萬氏相傳徙自鳳陽始徙者曰勝三傳至雄雄兄弟 八皆強力殖產結豪傑而萬氏始大於邑中雄生政政有弟盛爲九江推官以學行推高一時而萬氏於是爲文獻家政生興興生公公諱吉字克脩爲人方嚴剛峻可望而知其爲莊士自少從盛學盛爲人亦方嚴公心效慕之盛亦喜公類已公爲學以爲非有廉隅墻壁不能自植立於是斂束筋骨刻意以古人爲師讀書觀古人忠孝大節輒揭之壁間自恐不如平生自禮義廉恥大界限至於拱揖進趨冠履飲食之節畫線而蹈始終相較不失毫髮善戲之謔露齒之笑未嘗一出於口擬衣蹶足箕踞跛倚之小過未嘗一加乎身其事父母視寢視膳視藥恪有儀節深心款然父母病不解帶自始病竟病愈以爲帝父暴病一夕卒每痛不及藥哭輒殞絕病危然骨立年五十餘遭母喪哀毀不衰於喪父時以是病軀至沒齒軀竟不愈也與弟善以友愛聞邑中病則共彼寢至老身長子未嘗異錢帛善亦謹厚有兄風教諸子寬而有法先志行而後文藝諸子悉悉雅飭規行矩步孝謹一如公不衰其閨門化之姊妹雅睦貞

姻族朋友出入公家者不聞有諍語嘻噓之聲其子弟不聞有挑達宕佚華矜之習邑人爭相高之以比於漢石氏而以公比萬石君公面目清冷對人少寒暄語若落落寡情然人久與之處真意溢出外有邊幅而內朴無城府至其情所甚鍾處宗族姻戚關恩禮款曲卽素婉孌多兒女子情者不能及也其自奉泊然衣未嘗問新敝食未嘗問精惡室無媵妾館無圖書古器伎藝之玩賓至時一奕而已然亦未嘗溺意求工也居家手不識握算計帳之具口不問錢米盈縮雖以有弟足藉亦其素性於財利疎濶使然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九十一 吳山館

然獨喜施舍至歉歲家人節口而食遇窶人未嘗忘施也友人且死屬其妻曰濟我後事者必某也已而果然其處宗族每誦范文自吾祖宗視之無親疎之語歎息者久之族人有緩急旣自罄其貲與力有所不及則醵其閭族之貲與力以濟其三族中待公飽饑衣凍婚子嫁女者若干人公恂恂儒生非欲以振急排難爲豪舉其生平塲坎又非如着文有俸廩賜予可以收族其所爲如是益天性也以繩檢自律亦以繩檢律人人有善雖在後輩必稱歎推引以爲賢於己人有過雖在同輩必面折或動色不少避於

義有違雖田夫野人女子之言皆爲之屈服及引爭是非雖過達官勢人輒更反復必伸已說不少矜矜以是人或謂公激而知公者益以公樸直愛人如愛己也其有欲爲不義懼公知之而止者較之面折者尤多居學中三十餘年學成行尊其僑生後輩有志節者雖不及公門亦心師公事公一如事師之禮公亦款款訓諭相勵以古道不降辭色旣執古自信因以古名其齋諸儒生無背面必曰古齋先生而不敢字之其家子弟且冠必爲之行古冠禮及婚葬祭率準家禮從事不爲苟簡在學中凡八試于有司皆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九十一 吳山館

不第而提學林公有孚蕭公鳴厚以德行旌士每首公以風諸生公自少讀經史守儒先成說甚謹於儒先中尤篤信晦翁氏然至疑難處輒掩卷自思及有所得多出儒先論斷之外文字尚理致不爲華言然諸儒生心服公之行故不以文名在學中獨與潘君松爲厚交潘君疎爽坦易而公堅苦縝密兩人操行不同而各以所長相取至白首無間嘉靖丙申余始識公于宜興公因遣二子從余游數過余相與議論有合有不合而卒歸于相得也蓋公尊經傳甚焉而守格式甚謹然而默成不言之旨近於破去經傳正

易以爲束書游談者之所便得心忘象之宗近於點落格式而易以爲宿無忌憚者之所假故儒者往往因其似而疑其真余既與公交久之乃稍稍於絕傳格式之外有所陳述大要以反求自得一不蹈襲獨操櫛柄爲說公聞而相與辯析亦久之然公亦余非敢不尊經傳非敢不謹格式者是以因其跡而諒乎其心知其人之不求爲異而意其言之或不妄也先是公之友周君道通學于王陽明子得間致良知之說歸而以語公力從之公以其說異朱子不肯信道通沒十餘年既與余相得則慨然謂其所善門人

鳳徵錄 卷之八十五 九十二 曼山館

王革道通愛我今荆川子評匪多與道通所述相合然固未嘗背于朱子我恨不及道通之存也嗚呼以公之堅志勵行虛心從善使其早歲有聞且將由忠信而好學不知其何所止正使晚年所遇不至如余之迂鶩而得一豪傑之士其感孚契合洒然冰解又不知何如此余所以愧公之知也然公之所自立其亦足以見于世矣居久之以貢爲相廬訓導相廬地磽陬儒生溺於習俗錐刀瑣瑣鮮志操公夙夜勸課爲之深明義利界限時時舉釣臺故事激發之曰若輩非子陵鄉人耶諸生一時爲之爽爽心動時

或有饋遺却弗受間有所受則以振業諸生之貧提學張君岳考之曰文足以範士行足以勵俗近得其實云未幾懇乞致仕歸是時二子士亨士和俱進士公每遺書必曰願若輩爲好人不願若輩爲好官士和以翰林吉士出爲禮部主事公聞之喜以其能不干進如教指也在桐廬二年而歸歸六年而病卒病且亟余往候之氣已微矣猶披衣端坐作拱揖狀謂余曰吾語言若顛倒者余曰須靜以養之公曰正爲平日不能養也是卒之前七日也卒時爲嘉靖甲辰七月二十七年六十有三公蚤年剛方自立晚而

鳳徵錄 卷之八十五 九十三 曼山館

氣貌和易對人煦煦自桐廬歸後勤益樂親之其行已類狷而意甚廣居常有志天下事自爲諸生地方利害休戚疊疊爲上官陳說既老無所施用然猶不忘時事聞一賢人進則喜見鬚眉爲天下賀或問進一縮胸堂蕩者則蹙然改容當食爲之廢飭每得忠諫章疏雖老必手錄卒之前一月既已病半起坐間猶聚聚平生所錄拱手讀之其強于好善至老益篤

自桐廬歸入郡訪余相與講酬益切又邀余訪余齋徐公慨然相見晚也故其卒也余當公志其墓妻李氏封安人子士亨吏部員外郎子士和禮部主事子士和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五

江西一

布政使

何源

周晟

祁順

邢珣

顧夢圭

參政

段正

獻徵錄  
目錄八十六卷

董朴

錢泮

參議

危太素

黃宏

按察使

童寅

周廷用

副使

周憲

引除

卷八十六

吳潤

秦夔

陳策

徐璉

徐中行

趙士賢

項經

陶大年

趙謚

王庭

周軫

謝汝儀

惠隆

周廷徵

許達

李重

葛廷舉

吳源

汪一忠

僉事

馮本清

楊太榮

獻徵錄  
目錄八十六卷

陳琛

蘇志仁

李夢陽

李情

唐錦

薛甲

沈鑒

金黃亨

陸州

陳瑒

黃仲昭

汪應軫

趙汴

趙汴

排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六

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何源傳

實錄

何源一名德源字幼澄吳江人洪武間領鄉薦  
德州學正陞德州知州歲旱鄰治多蝗不入源  
梧州知府梧有水患民多流亡衆議具奏賑之德  
源曰若俟奏報民皆死矣乃首捐已俸次募義民  
出粟賑給民多賴之又悉毀境內淫祠以誑謬竊交  
趾英國公張輔舉署交州學事多所造就士之以貢  
選至方嶽者十餘人後召爲吏部考功員外郎出  
爲郎府長史復改吏部文選郎中正統間擢江西右  
布政使

卷之八十六

源爲人溫雅歷事五朝文章政事見稱一

十六

江西左布政使吳潤傳

實錄

江西布政使吳潤字汝德常州府武進縣人補縣  
生永樂初楷書起脩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歷  
姚安廣信三府知府陞雲南按察使土官普覺  
潤先事誅之事聞陞江西右布政使丁外艱解任  
西民上章請奪情詔起復遷左布政使景泰初以孫  
選儀賓例致仕家居十餘年天順八年十二月卒年  
七十九潤寬厚長者處已待物一以誠信在江西十  
有二年民愛如父母至今江西人論方伯必以潤爲  
首稱云

歲散縣

卷之八十六

二

吳山館

江西左布政使周公晟墓志銘

丘濬

公諱放字德明安陽人也曾祖廷元隱居不仕妣氏祖澄封監察御史贈鴻臚卿妣楊氏封孺人贈恭人考顯鴻臚寺卿妣宋氏封恭人兄弟六人公居長曰昇義官曰昌沙河訓導曰晃鄉貢解元曰昱義官曰景附馬都尉公生於宣德己酉九月 始生之夕其祖夢一儒生趨而揖之而公生祖曰是孫他日必以儒興吾家既能言即穎敏如成人九歲隨鴻臚公教授河間從學四明趙先生政授以尚書蔡氏傳過目即成誦下筆爲文章即有理趣歸補郡庠生甫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三

一歲卽領河南鄉薦時年十九也甲戌登進士第觀政刑部拜廣西清吏司主事又三年奉 聖書審南畿重囚天順中推永平知府尋以部使者薦賜 誥無異在任七年陞湖廣右叅政歲辛卯丁鴻臚公憂門閭改奉山東政乙未就陞按察使於山東丁酉晉江西左布政使在太學時年最少雅有高志所友者皆天下賢豪尤與蕭中嚴宗源建陽丁元凱厚亦辱交焉朝夕相與講明道義毅然有用天下之志及登進士觀政刑部時大司寇尚嚴毅屬官少當其意者獨公所分囚引審未嘗有所反異其所爲欲辭往

往得事情合律意用是大爲所稱蓋公爲本部主事前後有所平反全活者甚衆然未嘗以邀譽出守永平改官竟大元置心民事聞屬邑有不種二麥者親爲勸課之民始得享夏收之利民間子女有貧過時而不婚娶者諭富戶安有才等出財帛資之一時婚配殆盡公出自刑曹於治獄尤其所長郡中積年冤滯一一爲之伸理民有水清鏡平之謠及奉湖藩所至刺舉惟當凡利民事不擇劇易視其力所及而爲之改山東其所施爲略如在湖藩時陞長憲臺發摘奸伏幾無所容然嚴而不苛論者以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四

爲得憲體其施爲大畧有如此者公幼侍鴻臚公教河間繼而入太學鴻臚公仁厚長者非禮勿履公得於庭訓爲多事母親極其孝愛在山東時嘗迎養於藩府未幾都尉君迎歸京師及公長憲臺適都尉君有持節開封之便道經齊境乃奉太夫人舟行至齊河公出舟次迎之憲臺建怡萱亭以奉之公於諸弟極相友愛有習經學者公暇輒爲之講解指授而於都尉君又加意每向人言此弟天性至孝而器識不凡他日當遠到時猶未遑尚也人服其先見居鴻臚公憂既免喪都尉君以事使山西道過家兄弟六人

者共破寢於先塋瑞芝堂分韻賦詩集以成帙嗚呼  
若公者其人品家世德性才調今世豈有哉公生于  
歲已酉至是卒年五十有一

徵錄

卷之八十六

五

曼山館

江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秦公

似

公諱襲字廷韶姓秦氏別號中齋宋淮陽先生少游  
之裔先生之子湛倅常州乃有籍于常遂爲無錫人  
曾祖諱彥和諱季昇者公祖也封兵部一事進武昌  
知府諱景暘者公父配殷封安人贈恭人者公母也  
公生數歲以穎敏稱武昌遣從楚府伴讀余季樞游  
卒業于東平知州劉超遠之門領天順己卯京闈鄉  
薦登庚辰進士明年拜南京兵部武庫主事進職方  
員外郎再轉武庫郎中成化壬辰出爲武昌知府以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六  
曼山館  
內艱去服闋轉江西之建昌乙巳擢福建右叅政丁  
未進江西右布政使遂以疾致仕公始仕勤勵弗懈  
有志事功其在武庫卽奏革隸卒之冗者以杜請託  
迄今民受其惠其在武昌地大政繁且藩臬所蒞事  
恒掣肘公至首除奸惡植良善課農積穀創養濟院  
定均徭法一意愛民如恐不及巡撫都御史繁昌吳  
公永新劉公前後至皆禮重公仍下其均徭役法於  
列郡行之嘗祀神至江潯見一婦反接投沙中氣將  
絕頃之少甦扣之則曰妾杭人柳氏隨夫商於外爲  
盜劫殺將污妾拒不從因投于此公卽收置屏處寢

跡得盜寘之法歸婦于其家優人李昆寓長沙見陸氏女美而多貲乃百計求得之其族兄來赴秋試具懇於公公按正其罪女還陸氏由是巡撫巡按及藩臬之長交章疏公治行爲湖南第一旌擢將行而公以憂去先是郡中百需皆取辦諸市久不酬直民用怨咨公閱帑藏之以贓罰名者爲銀若干兩卽散給市民歡動閭巷或曰公且去宜私其餘公怒斥之悉籍其數置故處乃歸民至攀轅不忍捨有役均訟平之謠其在建昌民尤健訟公治之如武昌始皆懾服廣昌有何姓者與令有隙他民將訟令令疑之乃陰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七

令人首何罪惡密捕得之論以極典何族訴于公公疑焉詢之人曰冤也乃建首者誥之曰爾胡得厚誣平人吾固知非爾心也第以情言之否且得罪其人流涕吐實何遂免死吉水彭伍二大姓相奏詰逮者百餘人歲久不決憲臬以屬公擇曠地人相距數丈則立一木繫之使不得相耳語乃次第鞠之語或矛盾輒加考掠不旬月盡得其情獄成民伏辜聞者快焉其治瑞州獄亦然自幼嗜學於書無所不讀爲文筆累數百言滔滔無滯詩清麗有唐人風書法趙松雪景仰先哲所至考求遺跡脩舉廢墜如武昌新

張乖厓祠葺黃鶴樓建昌復李泰伯曾南豐祠皆措置有法役弗及民遇山川佳勝處登臨懷古形之賦詩尤多性剛直善善惡惡無所苟故平生所交游必清介有文之士待寮友一以信義處鄉黨遇族姻和而有禮平居簡約未嘗輕涉公府以殷恭人沒弗及奉令徵每言及輒慟事武昌敬愛備至在金陵建昌皆迎就養及致政歸尚無恙乃作五峰堂天全亭於九龍山下建隆壽堂於所居日與二弟旦夤奉武昌游衍其間武昌喜談詩好登山臨水爲樂每遇勝日必延致騷人墨客親奉杖屨以從鄉人榮之如是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八

者輩上及公公東歸躋節疾復作溺死乃執二弟手索筆爲書惟以弗克躬襄大事爲恨言不及他卒以弘治乙卯十二月距生宣德癸丑五月得年六十有三所著中齋集若干卷藏于家

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祁公順墓志銘

張元禎

通奉大夫江西布政使祁公卒于位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南昌張元禎其同年而契厚者遵朱子墓禮爲誌諸墓公諱順字致和號達菴又號與川居士其先宋銀青光祿大夫某由南雄徙今東莞之璆涌曾祖以秦祖振宗考秉剛以公貴贈戶部員外郎妣盧氏以公貴封太宜人公生宣德甲寅年十七願鄉薦大順庚辰進士在首甲以姓名皆近 上諱移寅二甲第二壬午拜兵部主事東守山海關代歸轉戶部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九 曼山館

預考會試累遷員外郎郎中成化乙未建儲奉詔使朝鮮未幾陞江西左叅政甫三載進右布政使命未下以歲幣詿誤左遷貴州石阡知府壬子丁母憂服闕陞山西右叅政乙卯進福建右布政使尋轉江西左布政使守山海廉聲聿著使朝鮮詔至其主故郊迎不拜公諭以禮卽拜中官偕行者貿易素以萬計悉屏之而女樂之奉金帛之餽皆麾卻不受 天子嘉焉在石阡盡心職務蠻夷習以禮教自國初來始有擢科登進士者當道數以治行薦憂聞士民不得畱則競解公帶以識去思再任江西政持大體庭無

惠澤甚博公帑不濫動一錢孕之日產可私之數千而妻子至不足於食廷論舉都御史者再由內援皆不果公問學該博而要歸於身心平居未嘗妄笑語去冠幘狡黠者憚不送居官不辭勞瘁恐恐於吾君吾民之有負其著作有與川集使東稿公菴翠渠倡和及寶安雜詠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十

江西左布政使陳公策神道碑

邵寶

公諱策字嘉言別號蓉湖世爲無錫人曾祖壽益祖友文皆敏德市隱父野葵翁堪慨慨直諒好讀史傳有古烈士風以公貴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子五人公其仲也幼有異質讀書驟進以布衣應試翁卒後長兄榮有宿負讓居室於公公爲代償不足復益之人曰義哉而難其貧則應之曰吾不能筆耕矣乎於是請業脩哲者日衆以所入供其母王太宜人弘治己酉領鄉薦癸丑登進士授戶部主事進員外郎郎中擢知江西饒州府越四年調浙江嚴州擢福建

欽徵錄

卷之八十六

十一

左叅政超擢江西左布政使凡在官若干年公爲主事監通州倉有中貴撓法抗言不避繼監徐州倉法更振肅爲郎中時三邊弗靖軍費浩繁公以敏練承檄往江浙廣東三大藩督其逋訪究豐凶及侵蠹主名爲施通融之法不藉月而足又處其綱解如法蓋凡若干萬皆濟邊乏陝西告急朝命侍郎顧公往備兵食公從焉顧公與公咨議相可否比至長安執其要而御之不數日芻糧漸積將士爭氣虜乃北走不敢渡河於是聞太宜人之喪而還逆瑾以徵青逮公未幾事白公至饒州姚源洞寇與官軍相持五年矣

公廉得其情詳其約束罷行唯便縱濫繫者若干人乃單騎入寇巢諭以逆順禍福降之後公朝正去郡洞寇復作朝廷方發兵南下公適還先驅入犂壁山管而居夜忽大驚士皆甲而譁公臥不起頃之稍定連戰數日寇敗散去公以洞僻且遠奏請置萬年縣自是不復叛政暇脩郡志志外有搜訪名勝爲詩咏之凡若干首內翰陸先生深見之曰此非古觀風遺意乎公之調也蓋以桃源復叛追咎撫故抑其功然德在郡民其行也舉王梅溪陟夔故事斷虹橋遮畱之嚴屬地有銀礦發則相攻公謂爭利殺人非生財

欽徵錄

卷之八十六

十二

道也令嚴封之其所爲政務持大體不屑細瑣感今弔古有餘懷焉其大者登富春山脩子陵之祠祠有希范堂賦蓋九閱月而福建之命至矣時汀漳寇方熾鎮巡舉公往征之道經同安巨寇蘇世浩勢尤猖獗公首降之遂攜焉以臨汀漳汀漳氣奪榜到之日先降者爭出見公因撫而諭之曰吾欲返爾田宅親戚爾顧欲肉餵鴟鴞乎衆皆稽首曰公推赤心人腹非昔御我詐者比此固我命盡日也敢以死請公皆遣之汀漳按堵如故省城軍士有因前政給糧踰基而譁如叛狀者達官里居者三人出而沮之未信曰

必得陳參政榜文公虞反側未印給也惟以利啗其黨而渙之渠魁既得餘悉弗問省城無恙公以民苦急徵軍樂早支亂是之由于是疏請歲畱銀九萬兩爲軍餉之備論功僅加俸一級遂遷江西布政使左公至宸濠雖就檻車而地方未寧公既渙羣黨之逸者乃警城墻籍府庫惟謹復以凋弊特甚請給銀數十萬兩賑其餘民已卯廢科士有滯才之嘆請壬午倍額取之藩府諸祀壇無主請屬之布政司凡三疏皆見施行鼎建鼓樓於司之東改宸濠所建陽春書院爲貢院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十三

聖母北上舟經九江公往迎之所需無闕者及壬午揚屋事畢自顧疲憊乃馳奏曰臣備員方岳行年六十復值衰疾失今不去妨賢之罪曷能逃之疏上吏部請從致仕之例公既得命浩然南歸終日默坐家人侍側唯見風髣蕭然而已公在部在郡凡三被賞賞必感嘆曰吾何以稱上德其監徐而小兄之二子貧各爲之室與產平居推誠任真不立崖岸乃大事酬撫周密動中機會雅好吟咏李文正吳文定儲文懿諸公皆盛獎之而程文尤長閩江二省試所刻文公皆與筆削焉所著有藁若干卷

江西左布政邢公珣墓志銘

嚴嵩

邢氏其先河間人有諱弼者徙家當塗湖陽寔始祖也曾祖諱震祖諱純皆不仕考諱愚贈南京刑部主事公諱珣字子用始舉進士南京戶部主事改刑部員外郎郎中復改戶部忤逆瑾褫職爲民瑾敗復起除工部前後皆職畱署名稱蔚起擢知鄆州府事壤核閭閻嶺巖險絕多盜有劇盜滿總等公推誠論撫之率衆來降授以廬舍給牛種俾居而耕之豐其猶賜他盜起乃藉以禦盜脩古鄉社約大新學官飭周元公趙清獻之祠文教聿興焉正德丁丑南安龍川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十四

羣盜雲擾據橫水岡左溪諸峒時調楚兵來征公爲設方略督士衆悉擣平之已卯逆濠遣使齎重貲誘滿總兵爲助滿執使者言于公公曰吾固練兵集糗待之爾輩云何皆頓首願自効時都御史王公守仁知府伍公文定起義吉安公印日部兵來會次樟樹鎮時徵諸郡兵尚未至公曰賊雖出城虞我師掩其後追雷不前今須馳據南昌否則賊兵還復入城猝擊攻矣乃即拔兵二日夜抵南昌諸兵入城縱殺公白王公出令禁之軍乃定濠至安慶聞城破復還屯黃石渡拒我師時伍公兵爲前哨始交鋒失利公倉

皇馳援親執旗麾兵進刺其渠帥追斬數十人賊勢稍却諸兵對江而陣時南風甚疾公遙望賊在下流舟相尾曰是不可用赤壁策乎卽迴葦灌油挈小舟薄之炬舉風迫烟焰蔽天賊亂溺死相枕藉濠遂成擒事聞詔卽陞公江西右叅政時城新破民物創痍又澤水爲災二三巨壩屯兵久駐食暴加慘公相循經畫勞甚今上登極首議賞格言者謂公等縱部兵殺掠太多議久不決公亦屢疏乞休乃詔陞公左布政使致仕公歸口不言功有問者亦不荅杜門玩經史自樂脩家譜買田置義倉以濟族人之貧先墓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十五

入選者各表石識之公性剛介寡合然遇人以誠有君子長者之度焉爲文章典實精確所著采芹餘興北行紀事秋臺小紀晏居歸間二錄水曹日記章貢雜藁江藩隨筆歸田野語藏于家生天順壬午七月十七日年七十有一

江西左布政使徐公璉墓誌銘

正德中宸濠搆逆力劫守臣璉兵趣雷都以窺神器大中丞陽明王公首倡義師袁守徐公聞變謁王公于吉郡誓擊亂者歸聚得兵五千人從下豫章破之遂與王公計躡潯濠攻皖城不下謀知豫章破卽返旆遇兵黃家渡時濠兵甚衆我師寡王公署公爲衝鋒破敵官同吉守伍虔守邢臨守戴合勢夾攻濠潰退奔十餘里濠懸重賞勵將士盡發九江南康兵以益師我師殊死戰濠大潰王公迺督伍爲火攻邢擊其左公與戴出其右賊衆奔散濠就擒凱還萬人舉手加額江土以寧方戰公不食者二日不解甲者四日獲賊級一千二十八名穎王公疏公功與伍邢戴爲第一逾年僅晉左叅無何敘功議陞二級爲左使歸候缺又逾年而致政之命下矣夫賞以酬功也靖亂之師王公倡之公實贊之賞不加而廢奪焉何哉公等功辭者再伍陟大中丞矣請以已位讓公蓋二公所共力而稔知者家宰霍公宗伯黃公咸奏功賞不酬上命王梓史歸核之以實聞皆不報公之功自是益章灼矣公諱璉字宗獻別號玉峰世武邑人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十六



高祖漢臣曾祖伯能祖敬皆不仕父浩以公貴封戶部主事母趙氏封太安人公自幼仁厚穎異以古隆哲自期領弘治乙卯鄉薦已未登進士授民部管京庾監臨清稅總理遼東儲峙所蒞有能名出守嚴三月丁外艱歸復補袁再至祛宿蠹摧奸植善以訓民義慎武備嚴簡閱以訓民勇以故變起倉卒屢能立功者謀之素也退居善自緜晦絕口不言功日吟咏爲樂文與緜詩調高古不作濃艷語所著有玉峰集十五卷五言詩五卷選唐三體詩三卷編羣書纂要一百九十六卷享年七十有七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十七

江西右布政使顧公夢圭志

歸方志

公諱夢圭字武祥世居崑山之鄉里故以爲號高祖諱良曾祖諱恂皆以文康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祖諱宜之封山西道御史文康公之兄也父諱潛御史馬湖府知府進封中憲大夫顧氏自中憲始登進士文康公位至台輔而公父子仍世登科貴顯于時公始入仕年尚少授刑部浙江司主事改南京吏部稽勳司主事遷驗封郎中會詔下求言公上疏言六事皆時政之要而罷去中官鎮守當世施行焉高陵呂仲木吉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十八

水鄒謙之皆海內名流皆見推重嘗與呂公泛舟清溪公亦忻然自以爲得焉擢廣東布政司參議行部至遂溪道賜縣令跪獻茶瓜公知令貪不受竟劾去之海北有平江青鸞楊梅樂民四珠池詔書督採甚急公上疏言海面珠池先朝率十五六年或十年一採始得美珠過者三年再採珠已耗竭蓋珠蚌之生息甚難採愈數得珠愈少非積久不能美碩繁夥也每採當用舟筏兵夫萬計往來海中因以爲盜近年劇賦黃山秀蓋起於珠池也蠶戶觸犯瘴霧腥氣輒死尤可憫念海北頗饒饑荒彫瘵尤甚勞役不止將

有他虞非國家之福也乞數停罷養寶源以寬民力  
疏入文康公見之愕曰奈何為此驚入事耶下部廢  
不復奏而二郡卒買珠以充貢陶都御史諫議鄒山  
西雋空其地填以新民引韓襄毅公故事爲比公力  
言雋不宜盡殺且新民畏其吞噬而土兵厭雋山之  
荒落必不可居韓公於廉州流賊殘破之餘召新民  
填其空而廉地皆平原非今比也陶公卒從公言尋  
遷江西左叅議丁外艱服除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改  
提學河南訓士先以行義作論高才生文汴人稱之  
會郊廟覃恩進階中憲大夫是年天子駕之安陸  
錄錄卷之八十六 十九  
道河南一省官盡出迎而公處守有詔宗室惟親王  
朝行在所公榜詔旨於省門宗王以下視常加敏戢  
爲陞福建布政司左叅政閩多連山峻嶺公觸冒炎  
霧行部千餘里寇掠連江自浙入壽寧壽寧萬山起  
伏如法潯官兵至賊散藏人家歛然無迹兵去復出  
公至訊得所匿盡捕之其冬復有浙賊自車嶺入松  
溪劫崇安建陽公至建寧又得土賊賊於是始平大  
率閩人以爲囊橐賊以故縱蓋得其要非徒兵力所  
能竟云擢本省按察使陞江西右布政使行至建寧  
病作上疏懇乞致仕得 俞旨公人閩持憲無所撓

而高御史刻深州縣官被誣論罪之  
知公已去遂欲劾公以自解察不報而高竟坐  
公爲人敦重言不能出口所至閭戶讀書絕無他好  
而自奉如寒素孝友恭遜鄉人稱其厚德公在汴文  
康公方柄用人皆擬其峻擢及閩藩之命莫不歎息  
謂公不板家勢以升也然以年少登科愛嗜文學宜  
在清華之地而久滯外省非其所樂嘗語所親曰北  
河權船者邪許之聲曰腰彎折此今人以爲兩司官  
者也其不能無望如此雖位崇弁牧以強年解組優  
游林麓有子又皆才俊能紹其業人望之以爲不可  
獻錄錄卷之八十六 二十  
及然竟默然不自得以亡嗚呼世之能成其志者蓋  
少矣其所遭際何可一槩而論也如公者豈不悲哉

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徐公中行墓誌

王世貞

徐公諱中行字子與徐所受姓具韓愈所造偃王廟碑中其系鳳陽人也洪武中進五公者涉江南之長興遂爲長興人進五生享六享六生農隱有子五人而最少者爲封刑部公某刑部公以儒行顯閭黨間娶許安人有子三人而最少者爲公公生穎警十數歲卽能爲舉子業旁及古文辭十六試於邑邑令黃公光昇大奇之謂是兒國器也尋游邑庠爲諸生亡何舉鄉薦遂進游南太學益爲古文辭公自哲美姿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三十一

容眉目如畫能飲酒工諧笑所周旋亡非賢豪長者以故籍籍公詩間凡十年而成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公旣以文辭有聲實而尚書爲顧公應祥其外舅行也甚賞異之間謂曰郎所業足自名必欲舍而趣古者則毋若他曹郎李攀龍又謂不佞世貞雖少亦其次也公自是交懽吾兩人而同年中若梁有譽宰臣吳國倫咸來相劇切公遂取舊草悉焚之而自是詩非開元而上文非東西京而上毋述矣而會郎楊繼盛者上書劾相嚴論死猶在繫公時時索燴食之間一入相慰語慷慨欬噓泣數行下楊君謂公母

人入且生得失生得失相嚴當舍我而與若傳也

不顧而太宰李公默雅能知公文擬入司閤司南制不果給事御史缺擬以曹郎徙公名在第三復不果而公念父母老上疏乞南曹便養報聞會決江北辟便道歸省尋遷員外郎事竣還朝轉貴州司郎中時楊君已得死喪歸公解橐而追賻之相嚴廼何諸嘗賻楊君者而太宰復中蜚語下法曹當公獄公稍麗輕辟詔不許公恒自念太宰知我我以法報且不公矣尋使論江南獄大小悉以情所全活以數百計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三十一

事未竣出知汀州府公至而廣寇蕭五擁萬衆猝來寇郭外男女爭避入城城者闔之有相蹈籍死者公亟戒勿闔而身坐闔前引繩別塗俾男循左女循右入第令遠斥堠而已諸縣令各受公教飭兵登陴賊不能破行圍指揮董璫壘係累男女數百公以一旅解之盡歿其俘歸公策賊且走走必繇高吳道俾武平令徐甫宰伏兵徼破之擒其酋尋推功徐令不自居公又策山海寇無已時而三圖當要衝議城之以一通判控治得報可自是寇益解散汀一切治而公入計甫畢而丁封刑部公憂治喪以毀瘠聞其補汝

寧肅其治如汀時伊王負上寵創築城垣及諸不  
去事甚夥公當往會勸人察危公是不易折也公終  
類數語利害王悚聽立毀垣及省諸不法大泐中通  
判何君以法何君義不受逮維經死王猶踞橫自若  
公爲捕致於李汝人快之公兩治郡悲能平其賊且  
格宅橫賦而其治本經術稍傳比以禮節在汀祠故  
死事指揮王月稽故孝子丘文岐子在岐築天中臺  
別立何仲默祠暇則行學官課授弟子文誼旌賞其  
卓然者當京朝大察吏公前以遷後察裕不當復察  
而相嚴尚在政察及公當左遷士民擁車遮道觴公

狀徵錄

卷之八十六

二十三

且哭且絮語浹日不得發始公策東郭河善崩築隄  
障之未就而聞報曰吾不敢以不終事也隄成而後  
辭事其以汀守覲垂發泣謂巡臬曰守嘗欲城右郭  
捍巨測矣鑿河以紆兩汀水之會而殺其支與射以  
完城形勝矣而皆絀於力未舉卽以不職謝汀人而  
茲願之未塞也明公其有以喻來者其後楊守世方  
城右郭金守立愛鑿河皆具如公指以故兩郡人思  
之爲立碑而曹司空亨汪司馬道昆紀其事公歸旦  
夕奉母許安人怡怡如也有兩兄而伯中乎蚤逝子  
其子詠養而教之仲中和貧推與已田宅中外姻戚

惟疊嶂傾不取咄嗟辦而不問所自來其童髯亦喜  
谷之而煥之與以得自紓卽能綴韻語或擇一  
詩或數十語不倦公以是益困而太夫人從容謂  
公曰汝不念來口耶而不爲祿且上英斷正臣新  
柄國不以時白見冤狀勉圖功名自効而刺促一屢  
若水上也公感乃之吏部選甫六日得長蘆之轉運  
判官爲判官之三月遷瑞州府同知許安人老壽死  
其計與除目並至公奔歸慟欲絕念無以報地下因  
麻後錄

卷之八十六

二十四

請李攀龍銘其塋而世貞傳之時少師徐公與太宰  
胡公內重公超爲山東按察僉事且欲進移公學職  
會以喪聞乃止服除補湖廣巡武昌武昌首道也案  
積委充宇公精心剖之立洗陳氏之冤柯彩鳳者負  
潮爲盜舟數公掩而斃之獄按其積粟藏鐵以賑饑  
人所活殆萬計江南北窘於渡公爲立值責渡子母  
橫索有溺者官具棺殮之溺而不報則以罪其人黃  
鶴樓燬公計以廢殿材新之而闕梁棟尋江漲大木  
隨水而下者數株以樹樓良稱楚人異之積資爲雲  
南布政司左叅議寒暑母間行部出則用什伍法練

士入則緩帶延儒生講說執文彬彬矣以賀萬壽行  
悉畱其攜書數千卷貢公庫遷福建按察副使遂爲  
其省右叅政有黠而蠹於食者凡七十家公廉得之  
以輕重受譴自是軍食足母困出納逾年進按察使  
公三治其省政益習歲時謀決寢平而城西有積水  
百頃一山踞之公乃捐俸入創亭榭勝處沿堤植桃  
李輕橈徐進與寮從引觴賦詩閩人指謂使君何必  
減山荆哉監省試所得多名士錄文有傳者入覲  
畢遷江西北布政使右使於務簡往往高臥而公獨  
以精勤稱尋遷左布政使司領郡至十餘所綰三王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二十五

國子侯而下祿食供億以千萬計而它所請質平亭  
綜覈頃刻百端造請臺使賓延館榦無虛日公談笑  
應之咸歎服以爲神而實中耗矣一日宗室有閹者  
交發其陰事公思以保全之不得忽眩不能語昇歸  
臥正寢中夜卒其家若右使張公輩跪而救公弗及  
也中丞劉公行視公貧弗能喪乃與張公謀捐帑金  
治美材殮之而余弟世懋方分部南康驚而奔以一  
日夜至力爲經紀其道路費始得歸公之喪歸也諸  
王子侯與其寮若屬及郡之薦紳大夫縞而几哭其  
吏士巷哭其耆嫗孺擁而野哭道所經守令師生亡

弗祀也公之客及交游滿天下聞者亡弗嗚咽悲  
曰公柰何死公且無子已而曰公可以死矣即無子  
有子矣蓋謂其德就名樹也公孝友敦睦寬然長者  
其舌有臧而無舌輕財好施不爲孥藏汎愛親仁久  
而彌篤所莊事李攀龍蓋不敢以友進者終身矣吾  
曹若宗臣梁有譽死李攀龍高簡少延納國倫與  
世貞不耐母口語而世貞性復脫疎即操觚者思甘  
心焉而於公靡間言以故得醍醐稱一日國老和而  
甘且善劑也公於詩格高而調逸近體宏麗悲壯讀  
之神聲文超步古昔所立卓爾有青蘿館集續集若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二十六

十卷下日山堂前集若干卷卒以萬曆戊寅十月距  
生正德丁丑得年六十有二

江西左布政使司左叅政段公正墓表

張元禎

君諱正字以中號介菴家世出山西澤潞祖奉宣德  
開始籍錦衣居京師考善姚常氏宦經由進士令元  
城召拜監察御史河南江西兩奉巡按之命遷浙  
江按察司副使尋坐累謫柳州同知繼丁二艱改汝  
寧政元城劇邑訟繁甫至即罪其尤日勤聽斷獄無  
留滯邑歲有水患憂之走視地形多方疏塞至忘晝  
夜竟賴以安秀藩就封侍從多橫索獨至元城戢不  
獄錄之八十六

二十七

敢肆費視他邑省七八為御史持大體舉劾率時政  
之急小故不瑣及出巡三司輒屏息貪墨望風而遁  
吏書斥以千計嘗覈邊儲積蠹悉剔出不知有權閹  
有勢家子弟江西歲荐饑閭盜起賑理隄備布約束  
四十餘條嚴而有要得無事尤明於知人河南趙知  
縣素以奸諂得譽下車數日即黜去周斌邢表錢  
三知府謂可大用舉之既皆果然巡按例歲一更再  
晉江西一年而假以巡撫都憲之權故所未有浙西  
水大溢亟規畫督郡邑抹治數百里民免漂溺而鄉  
曲武斷之豪無有迓於法者汝寧科率重民病無告

力為爭於守得損三四或伏閭訟不平乞歸判

出一詞荊州在遠藩封內宗屬多捷法道路以目  
不願疏奏卒由松滋三將軍於中都而達安長揚兩  
郡諸將軍中尉俱削官祿郡境遂寧吉興岐雍四府  
第肇建費不浮而告成速贊襄功居多再臨江西時  
嶺北九江多盜南昌湖西多訟分歷剗治芟弭易於  
破竹而大利害興除尤力撫州有糧長厲民甚立破  
其家追贓至數萬廣信苦夫役繁以寺觀稅多有餘  
積者籍使出傭直民少甦凡舉行多類是蓋君精吏  
事能斷簿書率躬自檢察姦黠無所售治惡雖不貸  
獄錄之卷之六十六

二十八

然咈其罪不事文致以故所至吏畏民懷嘉聲勃蔚  
汝寧江西聞其再來多瀝酒相慶巡撫藩憲上其治  
行章前後亡慮數十都憲三原王公恕素慎許可至  
稱為一道福星操行生平嚴於自律寡言笑基酒無  
所好服食無重帛無兼品清勤廉介大險始終一致  
自入仕來先廬久憊無一報一瓦初卒以賀

聖壽來京至無貲以殮無家以殯學業該博深厚於  
書無不讀恒以通儒自期致少暇即卷不去手為文  
敏而第七歲賦鸚鵡已有奇句由京學生頗易經第  
一人鄉薦明年即進士高第官歷處推所得以興學

取士荊州素號天荒致人仕者亦衆監試江西兩掌  
試卷於湖藩得人於文字中甚盛所著有介齋集三  
十卷宦遊紀上卷恒臺公按十五卷諸程日記三卷  
生正統辛酉某月卒弘治戊午八月年五十有八

藏錄

卷之八十六

二十九

江西布政司左叅政趙士賢墓志銘

李東陽

嗚呼孟希予禮部所舉士又奉詔授業翰林見其  
性行醇謹文采內蘊不外飾心愛重之及登諫垣積  
難廢黜惜之不少置起佐藩省陷賊中比脫難遂攜  
疾以死又爲之慘然以悲曰孟希固止是哉孟希諱  
士賢孟希其字荆之石首人也舉成化癸卯鄉試其  
舉進士在弘治癸丑被簡爲翰林庶吉士初爲戶科  
給事中丁母劉孺人喪服闋改授兵科累遷都給事  
中前後所上疏如廣聖德躬儉德省賦稅厲士風  
及選帥練兵令勦賊子弟入國學禁道流爲太常正  
官皆切治體有都御史子冒功乞陞者劾沮之出使  
問楚遠諸府不受餽遺覈大同邊儲力去姦弊倉官  
待支多老且死者曲爲匿處俾生還鄉邑後遇諸塗  
皆泣送不忍去通瑾竊政不悅于都御史雍泰撫省  
薦泰者孟希與少師馬恭毅公太子太保東山劉公  
輩俱落職爲民瑾敗乃復起爲江西布政司左叅政  
時羣盜方熾按行郡邑夜宿新塗賊突出山澤聞孟  
希爲所擁義不往諭以禍福賊羅拜曰我輩安敢犯  
公惟藉以自庇耳且擁且行至會昌賊所遇殺戮孟

藏錄

卷之八十六

三十

希輒止之曰若等與彼皆吾民也汝欲殺吾民寧殺我耳賊爲少戢江西人類能言之會官兵四集孟希乃得出歸藩司病瘡旬再浹而卒是爲正德辛未九月二日距其生天順庚辰正月九日年止五十二

參政董朴

耿恭簡集

董大叅公朴公大父曰應軫解元官僉憲丈夫子七蟬聯科第有並時爲南北御史者獨公父未仕公少魯攻苦誦讀日不能識數行鄰父見而憐之謂其父曰郎君不慧讀書非其質也奈何苦之曷不令收耶公聞之憤丐工畫一牧子牧牛置座右益奮勵堅苦力學比長而發慧卒成進士以文學顯累官大叅公中年家居時按楚直指使者公門人也其秋當主臨臨欲中公子先時緘書起居公密討所擬秋試經旨寄公公啓書覽而火之竟不以示子子故亦績學負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三十一  
備材者後科遇別直指監臨亦卒中式是爲士毅號三泉公叅江藩時三泉公爲舉人家食遣僕候公宦邸公召至榻前問舉人家居何爲僕對云里中比年大侵餓殍塞途舉人日募工瘞殍幣幾千計矣公惻然又問曰舉人故窶其募工費何能辦曰每一殍計工費穀若干斛皆貸于族叔某也公曰是義當爲者因還書勉三泉公大意云凡義所當爲者聞然行之更勿以示人人微有取名意則淺陋甚矣其書尚存致政歸林下不肯以片字干公府嘗有鄰翁橫隴盜誣爲部捕而過其門跪泣訴于公曰公素習我善良



望活我公曰汝故知我素不干公府也其人泣而去  
 已公徐復心憐之召之還曰憶汝昔年新築室余曾  
 詩以賀汝尚在否其人曰在曰汝第持此往余不作  
 別字也其人執詩以見郡守守覽公詩即瞿然曰而  
 非良善董公肯以一字假汝耶遂釋之其見重于時  
 若此公晚歲豫爲宅兆製挽歌中有平生師魯喪死  
 不憚闢羅之句二泉公嗣謁選令蜀西充已丑歲以  
 公移至京其年新第進士黃劉陳三公候之邸公胥  
 令之侍坐首戒之曰慎勿輕買田吾爲舉人時爲人  
 欺買田數畝爲所累甚謹識之嗣陞蓬州守宦十數  
 載徵錄 卷之八十六 三十三  
 年許僅一青布袍一革靴耳赴任時諸子請曰大人  
 平生志節兒輩能諒一切生事不敢少覲望大人矣  
 第念大人年高蜀中多美材後事可爲計也公曰唯  
 唯既致政歸諸子迎之水次間請於公曰往者見請  
 命爲後事計者如何公曰吾聞之人云杉不如栢也  
 子曰大人今所具者栢耶公莞爾曰吾茲載有栢子  
 在種之可也吁公時子孫振振如其所種栢子遠  
 而蔽蔭大矣余聞劉端簡曾師事三泉公其清節亦  
 有自也哉 余聞長老述損齋公成進士後以差過  
 岳州聞劉忠宣公宅憂在里造謁焉忠宣畱之飯飯

麥精饌惟糟蝦無它具公因感省終身持雅操云噫  
 嗚賢哲之相與以有成也豈在情好周洽乎言懇款  
 哉

江西布政使司右叅政項公經行狀

公諱經字誠之姓項氏上世故洛陽人也宏度者公九世祖也宋室中亂遁地嘉興遂家焉宏度生儀甫儀甫生伯通伯通生達卿達卿生永原永原生邦邦生衡世有令德而生子忠忠舉進士爲刑部主事土木之變以上事從 英皇帝北狩歸而進郎中屢遷兵部尚書有大功于西邊還定荆襄卒謚襄毅襄毅性剛果任怨身犯難者數矣乃卒全功保守數錫胤嗣卒之日詔祿其子若孫爲千戶世世弗絕云襄毅配夫人人生二子公長也次曰綬公生而哲靈八歲

卷之八十六

三十五

即善記誦少長即善文辭比弱冠以蔭入太學遂就試太學太學諸生又皆推服公爲太學生者四年而當成化辛卯是年舉順天鄉試凡爲舉人者十七年而當成化丁未舉進士明年授南京福建道御史奉命簡閱內庫內庫者豪貴所潛也公旣至循故實稽錄羨餘內庫無敢目利者比又視南城南城人無敢夜聚按江表江表寧且上章論利害者十二皆究曲盡事體不務畛畛名故人亦莫可知也已爲御史者又七年而陞太平府知府至則嘆曰嗟乎太平建康南屏也左右淮雄據三面實惟國家股肱邠然太平

民貧矣不寬不可於是身捐循之凡流亡來歸者甚計彭中丞禮那御史鳳交薦于朝而襄毅公逝乃奔喪回太平民留者充道枳不行公泣而諭之乃稍稍引去而公兼程馳回悲殞號極凡六日而後食飲人弗強之弗索也服闋赴銓部移治臨江臨與袁筠諸郡接壤也土寇出沒其間前有司率玩愒弗敢動民無什居公至憫然曰夫臨江與太平異也寇弗擊民弗寧乃立拊諸豪賊百八十人按之一郡肅然時戶夜扃矣逾年臨江大饑米石千錢有司方請賑公曰民饑甚矣必請而賑是舍口以待斃也賑而弗請罪

卷之八十六

三十六

在太守太守寧以一身活數萬人于是發府庫金數千建和糴之法民賴以存者無算而監司督賦方急公入諍曰化理民命爲重民億矣以杖驅之是束羊加石而沉之淵直速死耳民盡死賦從何出太守死不奉命監司怒繼而歲太稔民感德報稱賦纒纒然入恐後矣卒爲諸郡先監司悅時中官瑾用事權擅天下吏多賂中官瑾者其有司以上賂各有等公獨弗賂中官瑾怒或以告公公答曰人各有志也彼烏怒即怒吾命耳卒弗賂也然心知禍之及已尋乃移治汀州公曰禍止是吾幸矣迺即日之汀州臨江民

蜀之猶太平也已治汀州者期月政盡舉邇不微公致仕汀州民留之又猶臨江也已公卽夜遁去時公弟綬爲千戶者進指揮矣而又從征廣右有功於是矯詔縛綬編戍遠陽居無何中官瑾誅諸賂者皆敗臺諫薦公抗直可大用公曰吾乃今可休矣夫人處世若飄風耳吾寧千里爲吏俯仰人作強壯態吾孰若林阜自怡也乃自號怡菴翁具疏請老 上允之授江西右叅政蓋致仕者又十年而當 今上登極壬午又七年大禮書成俱推恩天下詔兩進階至中奉大夫云公生于景泰壬申卒嘉靖己丑年七十有

八  
廉徵錄 卷之六十六  
三十八

江西布政使司左叅政贈光祿寺卿錢公泮墓誌銘  
文徵明

嗚呼自倭夷爲三吳患者數年凶掠燒劫多所殺傷兵不得休息民不得安居而常熟濱海帶湖雅禍尤慘雲江錢公以江西叅政居憂邑中謂邑宰王公鈇曰寇旣得志勢必復來公有守土之責而吾父母之邑墳墓親戚所在忍坐視也乃口與商略爲備禦計練兵佈甲部分調遣事甫就緒而寇猝至城下卽與乘桴禦悉衆急擊逆弩繼發寇乃遁去又明日寇自上湖北下直指讓港公謂王公曰此可遂而擊也部廉徵錄 卷之六十六 三十八  
領民兵抗旌出港轉戰而前殺傷相當俄而賊大衆掩至公麾下鳥獸散衆寡不敵公自拔數鎗猶手刃三賊遂與王公死焉是乙卯五月二十有四日也事聞 天子震悼贈公光祿卿其子部歸衣百戶遣官論祭於其家嗚呼承平日久所在備弛兵興以來並海州縣往往閉城自守或不發一矢而公非有官守才於受命征討徒以桑梓之故慷慨激發遂陷陣身以身殉豈不誠義烈也哉公諱泮字鳴毅別號雲江裔出武肅王鏐南渡時徙居常熟高祖叔平仕宣德時陪獻上事曾祖景儀祖希直父封刑部郎中諱

某母宜人褚氏公生而疑重少無童習及長敏利好學爲文麗則而理弱冠選隸學官里胥以高訾推長鄉賦或言學官造士例復其身不在科謫之列公曰往役義也吾何辭盡出應繇暮歸讀書研經質義不以事廢遂舉甲午應天鄉試乙未舉進士筮仕聞之侯官改浙之慈溪召入爲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守順慶陞陝西按察司副使進今官未赴以憂歸卒年六十有二嗚呼傷哉公脩政踴絕敏於刺裁試邑侯官捐循道利民安其政展錯維勤庶務畢舉上官材之奏改慈溪慈溪浙省劇邑靡薄易動公嚴毅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三九

自將而誕章敷化一如侯官植伏省徵兼以慎志在比部尤稱職辦有權責屬公其所仇於大辟公曰附勢而殺人仁者不爲也卒讞出之邊帥執疑似數人以爲虜中姦細傳致抵死本兵不爲異公察其非辜特爲執奏同官謂其獄不宜翻異恐得罪不測公曰知其寃而不爲白何用法爲奏上數人者皆得不死公析律詳明心存仁恕每多平反如此順慶僻遠郡大而繁公久更民牧諄諄法情推其緒餘以達於庶政興學養士專務德化居數年俗以不厚顧城圯且廢念欲脩復而重於勸衆乃號召屬邑饑民厚直而

使之民既得食工亦告成及持節分陝益脩兵防飭亭障謹烽燧訓農講武令嚴政肅虜聞不敢窺塞邊庭晏然會漢中儀流萃屬路公卽以便宜發原賑之巡撫以軍餉非奏不宜妄動公曰陝去京數千里必待奉發民死無遺矣矯詔活民卽得罪不恨於是所全活以萬計他郡饑民相率盜礦耀兵嘯聚撫按欲兵勦除公執不從曰此饑民暫此求活非有他圖麥熟則散矣萬一猖獗某執其咎若兵興則絕其自生之路或生他變撫巡因以屬公公檄所在官司開倉賑民民所至隨地安集勿追求其過仍榜示使麥熟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四十

歸農麥熟而不解卽真盜矣民開帷曰錢公實生我民民何可負公也咸投刃散去事亦寧撫巡上其事遂有江西之命嗚呼公駁歷中外餘二十年所至効績往往以身殉道如此及茲死亦其素志敢爲不飲苟且自恕耳非直遜倖功爲也嗚呼烈哉若其家庭孝友之行端居自守之操律身以禮接物以義尚情雅致不能盡書其大節如此

江西布政使司右叅政陶公大年墓志銘

陳所蘊

公姓陶氏名大年字長卿浙會稽人也會稽之陶山天台徙天台徙自潯陽潯陽著者曰太尉長沙公侃而其先實系出帝堯後蓋以國為氏或謂虞惠為周陶正以官為世云會稽祖宗陽公宗陽能望氣今陶氏聚族而居曰陶家堰其自擇地也五傳為公高祖松菊公壽六傳為公曾祖實齋公憶咸以公從祖莊敏公詣貴贈兵部右侍郎公祖葛舉公講主金溪簿父百湖公師齊以公貴封吉安守封公娶沈恭人實獻徵錄

卷之六

四十一

受山館

生公公生而穎異十六為諸生二十八舉於鄉明年辛丑射策登第是時貴裕夏文愍公當國文愍父與莊敏為同年又習公有聲禮闈也欲羅致之會選庶常士令門下所善客蘇某說曰相君聞東閣以延賢人濡足平津邸者戶屢常滿居恒推轂其意常在子大夫子大夫幸少爾意條刺造門秘書郎直拔之耳且子大夫亦知相君算人與君家司馬故同籍平公遜辭謝曰家司馬幸得微歲於相君時人且又長者居其間望履幕下小子幸甚雖然請俟異日公退仰天笑曰男子生而墮地公予以定彼安能陷錡我

且既籍名而奏太常何官不可為何何必秘書郎吾終不能仰人鼻息希遇合自是絕足不及貴溪門貴溪憾之再踰年始授南京兵部主事主事職督武學諸生公為條具科指一如督學使考功令月朔十五試騎射制策第其甲乙而賞罰之諸生人人感奮久之遷駕部郎駕部職船馬政權船黃頭郎最重縣十年一踐更必閭左富厚者充之先是郎欲遠嫌怨一切委衙萬戶若輩招權通賂富厚家多行金錢免貧者顧挂錄籍爭告紛然公投袂起曰果爾一衙尉足夫何用駕部郎為遂入署戒聞者閩外扉勿得通謁躬獻徵錄

卷之六

四十二

受山館

自按籍毀其資產酌劑而登下之是年踐更稱平諸軍士咸按堵雷都故有買馬戶供三大營騎士用兼隸兵垣及守備巨璫勳貴故事所市馬至必以次傳閩胥吏輩橫索錢不得則駁不中選所領軍人復藉口馬羸弱百計窘之公廉得狀則曰我不能使民無出馬而不能與眾為政為奏記大司馬白罷其垣守備閱視自駕部一驗肥瘠外即給領騎又檄管操把總同閱以杜軍人口歲省馬戶所費若干繕至今著為令已而出守吉安吉安江右剝郡號難治公以廉靜鎮之大得民和然於法未嘗有所縱舍庫盜劉某

主與援暴里中先守莫敢孰何公至則嚴督賊曹極  
竟捕得之復窮治主者名主者為某子甲巨室也或  
謂公是夫百足之蟲扶者衆矣公不聽竟置重典有  
貴要子倚勢睚眦殺人者斷其股棄之死者家上變  
告貴人書求寬假者紛於蜩毛公一鞠即首服竟論  
如法郡中懷然遂用治郡異等遷山東副使視海上  
師是時山東盜賊紛起青州楊施仁者大猾也鼓衆  
倡亂應者至千人公授方略擒治之解散其黨與事  
聞陞俸一級會島夷犯閩省督府請增憲臣一人巡  
察海道且惟舉故所善間居副使茅某以聞部議憲  
狀徵錄 卷之八十六 四十三 漫山館

臣當增下當擬人以請格其人不用用公公至閩冠  
府福寧城督府與公約閩地廣袤請得畫地而守  
明當福寧福寧方在重圍中一夜馳至其地  
戰守具相持累月僕知有備乃引去去而圍  
邑小城庫幾為所陷者數矣公復檄閩浙  
斬首至七十餘級生得夷酋六人賊勢大  
易公守漳泉自以其身駐福興福興遂  
也督府既欲委公自解脫遂沒公前  
興失守歸公罪疏聞有旨奪官一  
守川南道是時三殿工興取朽已

蜀使者冠蓋旁午民間駭然公為設法操辦民不煩  
而事集已復故官於廣西適有澤宮之役公為總裁  
官所得多知名士錄文半出公手人或贈炙之無何  
潮寇張璉者倡亂勢張甚四省合兵會討公督狼土  
兵數十萬先諸道至不期月連捷聞有白金文  
綺之賜遂晉江西右叅政時三巢諸酋連結閩廣羣  
盜劫龍南聲言欲越南賴延袁州袁州為故相粉榆  
當事者亟欲滅此而後朝食調遣諸道兵為犄角公  
時主餉餉每先時辦軍即異道至牛酒芻粟無不時  
給而克有濟一舉殲焉捷聞賜如前居無何沈恭人  
狀徵錄 卷之八十六 四十四 漫山館

之計至公以不及視舍殮殮踊有加即日徒跣歸無  
何朝廷以災變考察方而官公故所論主盜某子甲  
業已脫罪其子且貴為京朝官欲甘心公諸勢家為  
公所抑不得逞者比而顧公相率為飛語聞遂落職  
報至公曰吾不能虧法以貸其父宜其子之嚮予也  
是時封公尚善飯比部君已舉於鄉人有惜公解官  
者公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易吾視解參知緩直  
敝屣耳且脩業而息之是在吾子遂一意脩甘旨佐  
封公駭絕口不問戶外事郡大夫邑令以讀法禮禮  
公自一再赴後未嘗數數越二年封公被疾公晝夜

臥起抱持至請以身代竟不聽公竟薨  
毀瘠與弟河濱公素友愛無間既卜葬其家  
言謂域兆有偏利益嘗公以問兩家其規厚利  
吾知安吾親而已非徼福也即如君言既  
者矣卒葬其地聞者避之公端方正直慎取  
笑自幼至老恒處於不爭之地然人亦不敢干以  
故饒酒德燕居則務絕杯酒惟對賓始浮白引滿酣  
暢而後罷不問生產作業亦未嘗畜一姬妾與辛太  
淑人白首相莊無間言子一卽比部君允光南京刑  
部山東清吏司郎中所著有讀史日抄竹屏偶錄見  
卷之八十六 四十五 曼山館

衆議茹大素傳

澤州志

茹太素洪武初由舉人除監察御史選四川僉事改  
刑部主事因災異以五事上言其多至萬餘字將罪  
之因察其言可行遂著建言格式累官刑部侍郎都  
察院都御史以事摘翰林院檢討尋陞戶部尚書抗  
直不屈屢滿於罪太祖悉宥之一日宴便殿賜之  
酒曰金杯同汝飲白刃不相饒太素叩首曰臣一心  
思報國不避帝心焦

上惻然者久之尋以張易行移事建降御史出爲江

西參議

卷之八十六

四十六

曼山館

江西布政司議趙諱墓門 張元蘭

公諱諱字子安號真齋世家涇陽正統甲子鄉舉第  
一人景泰辛未進士觀政戶部尋拜主事南京陞員  
外郎母服闋轉兵部未幾有江西之擢方公之觀政  
也兵儲告乏特勅往督之至則飛章劾少司徒及中  
貴人專恣罪不少徇及爲主事徽州積有逋租官嚴  
刑莫能徵公往諭以禮法民立輸無敢後者在江西  
守法奉公行郡縣不憚寒暑險途未嘗敢以私謁其  
行者於居官如此性甚孝友母太安人王氏計聞號  
痛幾絕廬墓側淡食草寢者七八載旦夕哭奠哀如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四十七 曼山館

初喪然嘗有慈烏飛繞其傍不去盜既得其家貨後  
因感悟悉歸之且皆改行焉有司以聞詔旌異之曰  
員外郎趙諱孝行之門兄弟以父母俱棄圖分異公  
泣止之不能則盡讓以貲產已無分毫取從兄子二  
人貧賤四十年無室皆得公以有子孫歲荐饑鄉多  
婚喪失時者公竭力濟之無慮四五十人封治母墓  
側荒塚亦十七八所共行著於家鄉如此生永樂十  
年十月卒成化六年九月壽五十有八祖父仲良樂  
善好義不妄取予人一錢父秉才贈公官主事強力  
多智略人敬憚之無敢犯蓋公毅然之操流聞中外

諱然之仁充溢家鄉生有自習有素非偶然者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四十八 曼山館



贈太常少卿江西布政司左叅議黃公宏墓銘

景陽

正德己卯六月十四日宸濠反江西布政司左叅議黃公死於難逆濠之將反也先一日賀生辰留宴撫按藩臬諸司官次日伏甲官中伺衆官入謝遂殺都御史孫公璉兵備副使許公遠而脅囚諸官黃公械繫入獄忿恚不食而死時年五十矣逆濠心重公加棺斂焉嗚呼可謂忠矣初公起家進士爲萬安知縣以授戶部主事居無幾何乞便養改南京刑部主事戶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出爲江蘇徵錄

卷之八十六

四十九

吳山館

西布政司左叅議會孫賊作亂上命都御史王公

統兵征之王公檄公監軍督懷紀功有便捷聞詔加

俸一等賊聞廿四等既降復恃逆濠勢剽掠九江上

下莫敢誰何公毅然發兵捕之獲其輜重以歸逆濠

久蓄異志士夫相對常以爲憂公獨正色曰國家不

幸有此我輩守土之官唯有死而已至是卒以遂志

公作宦始終於江西惠流咸暢一死尤爲得正上人

不忘今祀於南轅者曰三公祠祀於省城者曰忠忠

祠而朝廷追念死事贈爲太常少卿云公諱宏字

德裕號友蘭白哲豐下幼有至性篤孝友榮爲子居

官不爲矯激之行而律已甚廉先世爲浙之鄞縣人

洪武中有諱子良者從戍于京隸羽林右衛改隸

孝陵衛常往來應天之六合因家焉公子二人長紹

文縣學士次紹武公既死紹文聞計赴難比至難解

求得棺委頓方甦以棺出僞命亟易去扶歸人多其

識云

吳山館

卷之八十六

五十

吳山館

江西布政司參議王先生庭墓志銘

陳濬

先生姓王諱庭字直夫其先浙之金華人宋南渡  
居長洲之陽城村故人稱之曰陽湖先生高祖俊卿  
善生產作業田連數百頃國初歲大侵嘗獻粟百石  
以備賑帝嘉之祿其子孫曾祖用行祖珉父頤世  
有明德頤處州府學訓導以先生貴贈南京禮部祠  
祭司主事母俞氏封太安人先生生不凡數歲如老  
成人年二十六舉於鄉又十年舉進士授許州守許  
之鄉有殺人者匿不獲又劇賊勒未服先生皆以一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五十一  
言折之得其情人以爲神許人不知學先生設規條  
親自訓迪今多舉進士者後改國子博士裏糧就學  
者往往有之教化入人譽命上建戊子當大比世  
宗命主山西鄉試京官主試自茲始而先生獨稱得  
人陞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初先生拜許州爲親故  
求改南官不得至是始得就養蓋先生意也尋轉刑  
部郎陞福建僉事備兵建寧寧有礦賊夏崇嘯聚千  
人殺及府佐都司官不能制先生密捕其黨一人解  
縛叩之得其故約曰能執崇來當貸爾死其人許諾  
不數日果詣崇出遊俠兵擒之掠死其人貸如約名

震一時尋乞終養數年復補汀漳兵備先聲所  
賦懾服有席謂山洞負險出劫先生頒正朔及布正  
以禮賜之洞人皆北面叩首願斬不法者後數日果  
持二賊來獻諸郡肅清陞江西布政司參議所轄九  
江南康直大旱先生禱於山川驟烈日中數日得疾  
疾藥弗效乃上疏乞歸上許之勅曰王庭准致仕  
病痊之日有司具奏錄用外官致仕未聞有得此者  
蓋二旨也歸時行李蕭然所餘惟蘭數本而已家居  
闔書四壁兀坐終日興至則爲歌詩與二三知己商  
確古今公門非鄉飲禮宴不輕入先生名重上司多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五十二  
信其言親友有罪甚至持千金求援者先生皆峻拒  
之趙巡院厚善以罪人田百畝遺先生亦不受及地  
方利病或人有大冤抑則仗義言之不以小嫌自避  
吳令曹公清介絕俗偶觸大吏將罷之先生力辯得  
解而不使曹知也先生初館于鄉時尚未娶主人出  
獨留一女在家語先生曰先生守外吾女守內吾無  
慮矣先生默念曰柳下惠可學乎嬾主人行卽買舟  
歸劉遺師事先生其祖尚書公見先生餽居以千金  
別業延之意卽以遺先生也居無何公沒先生卽歸  
其家先生之高潔蓋已第時已有定守矣初處州

君致仕先生年甫十七雖甚貧不失甘旨雖假館在外不廢定省其孝如此生於弘治戊申閏正月二十一日卒于隆慶辛未六月十有八日享年八十有四子敬臣好古力學以篤孝稱薦授翰林院博士

徵錄

卷之八十六

五十三

江西按察使童寅傳

實錄

江西按察使童寅字以敬湖廣隨州人永樂二年進士初授監察御史巡按直隸蘇松等府及雲南按察使寅廉介能動雖病必出視事存寬恕仁明致公獄無冤滯宣德九年八月卒吏民哀悼無間歸其鄉家無餘財妻子不免饑寒云

徵錄

卷之八十六

五十四

江西按察使周公軫墓志銘

林俊

公諱軫字公載世爲清江上邱周氏周故裕家自香山處士樂施與傳累葉以基有來慶家官知府主事御史郡未文學布政使者數人公嗣祖則川不祿父越亦不克年祖妣鄭妣王皆樹婦節鄭被有旌典公植立孤執中起鄉薦入國學以學行爲司成所特知名重六館取會魁第進士爲戶部主事得所想像吃不可攀及被延接直訥鮮文而刑型老格樸根慳性靜範情儉訓俗於古而近之矣庶民經國運若無奇而弊隱以夫成化己巳元日京師星隕有聲公上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五五

言誅元惡以快人心減內臣以干朝政正朝廷以正百官罷進書以順養聖躬親儒臣以論道經邦重科道以糾劾官邪杜僥倖以振作士氣量進鮮以差撥船隻同時言者多取忤左官公獨以質厚受容猶留滯滿秩始進郎中時西北通饑延及荆蜀而南濟之無其策公合羣僚白之長疏借藩府奏乞場蕩聽民取一年間有陳辦公執之堅纂修憲宗實錄以文學被選采輯在戶部者以進京師大水南京大風雷詔詢時政闕失時侍郎劉公璋視篆收采彙議公言天子藏富於民皇亦有庄顧示以小非稱宜與民否

亦寫華管庄如例畝限三分責民入租有司解部以進劉公以爲然疏入留中公有山東運使之擢饒鹵易涌與濞公循源塞孔定爲格歲旱奏蠲其半寧海場鹵縮奏損其引增永利場足之政成譽起賢能之旌屢上進階與誥贈其祖若父皆大中大夫山東運使公方以老成負物望而年已踰六兩致其仕不報會致仕加職例行再請始進嘉議大夫江西按察使今上嗣位又進中奉大夫在林下者十有七年嗚呼化局日新淳源愈異吾又幸夫璞之未剖木之未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五五

江西按察使周公廷用傳

孫 五

孫子曰華容古章華墟也山嶽雄峙川湖襟帶率以爲楚之鉅焉自邑東馳者槩謂東山東山之方廼又甲等一邑前代勿論已開國迄今名紳碩弁冠冕鄉土景頌夷夏若僕翁忠宣者流大抵咸東山產自東北行數十里則其勢愈雄巍壁峭嶂疊嶺巉岨仰軋日月旁刺雲漢眎東山蓋上下幾之於是有偉人生焉曰八厓公八厓者山之特也而公世居其地因稱八厓云公姓周氏名廷用字子賢父樂山翁公之孕也樂山翁方吏慈利夢幢蓋儀從冉冉自天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五七 曼山館

降直入其扉明日而公生樂山翁以告其令令曰此責徵也翁於是棄役歸乃公長而聰異夙達罔由師授年十八始讀書然又家貧爲諸生也諸生率卑易眎之曰周氏子窮而鹵卽免外清中倖耳凡有酒食聲妓之會輒屏避公不欲近而公頗儻靡較遇酒食聲妓直入坐上坐高論濶談旁若無諸生者諸生愈益卑易眎之會有誦公文者謂諸生曰若無輕周氏子其才可得志若咸非其敵也於是諸生亦求公文頌之乃稍稍敬重眎公居無何中鄉試正德辛未舉進士出爲宣城令宣城者壯縣也公爲之迎刃破

節排錯解勞艾強抑豪靡有遺缺又日從事翰馬山川亭閣之遊不二年入爲陝西道監察按貴州夷僚帖息寇暴屏附文學詞翰愈益加進公疏誅銓部當事者怒公思有以扼之未一考竟陞公浙江按察僉事以去人或爲公不平而公則坦然曰此何足以困我也廼益自砥礪聲績日起當事者無以何也進公福建右叅議與見素林公論詩文於壺山之陽林公大奇之爲文以贈未幾又進四川按察副使是時蜀亂甚部撫鎮者委公討之芒居深僻窮絕境有司罕至其地蓋數十年矣公冒險關阻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五八 曼山館

宣德布惠綏懷勦撲咸有機要遂平苕部之亂又攝試科舉士率精實無繆卽公所期許者鮮不立取高第列華要於是蜀有編脩楊名給事中王繼宗等焉然公終不自耀其能征苕部也同事猥隨者間得美遷而公碩三載於蜀居久之始擢爲江西按察使江俗故刁強弗馴其縉紳大夫罷居例日請託受賕累家富厚公爲按察也每痛抑其弊凡縉紳大夫以書問至者令二吏於廳事公拆之請囑皆廢不行而其居四川嚴亦若此於是毀讒交集咸欲推刃公會三載入觀銓部都御史汪欽首摘公黜之尚書王公瓊

昔知公謂汪曰此故有名豪傑何可黜也汪曰公  
不黜此人他日得志將盡殺天下士公與公存存  
無噍類矣王公故嘗以剛謫其復起也蓋不能不稍  
依違計卒無以留公於是縉紳相語曰周某性高傲  
杰人也今黜必且疏直究乃相率詣慰公勉之行公  
曰天下大矣假令黜廷用輩數百千人亦能容耳於  
是卒歸歸而爲石磯八厓之社其文復益大進明年  
嘉靖甲午公微病不數日遽卒年五十三孫子曰世  
蓋有真豪傑者非八厓公哉夫公東山之布衣也前  
無師承之助後無引汲之階總角寒素又非有萬卷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五九 漫山館

之積四海之交也乃其所植立則輝煌炳煥文足鳴  
世政足樹紀言足以經國烝足以食一時茲非有特  
拔靡群之資陰厚獨得之才其能然哉夫豪傑之士  
天既生之矣卽俾之鷹揚嶽立雷動風馭掀揭宇宙  
照耀日月奚不可邪而顧望中阻撓位不德稱行與  
世乖使人顚蒼叩帝莫或伸達嗚乎天生之天扼之  
乎抑抑其醒醒者者其得志久而孤騫卓邁者造  
物固有所難容而鬼神亦或忌之乎

詭曰華容故文獻地也前哲之士若樸翁兩山率以  
文自樹植然其體類咸不高乃八厓子之文則彬彬

異焉予讀其古賦樂府及五七言詩亦庶幾秦漢  
晉李杜之間矣故曰八厓子於文章蓋中興吾邑可  
不謂特立豪傑哉公旣已違世獨化而海內識者未  
嘗不誦愛其所作稱八厓八厓以此卜之百世之下  
必有聞矣夫不於位於其文不於其年於其垂範斯  
又非天道昭昭未泯者邪八厓子固可以歿哉八厓  
子固可以歿哉

漫山館

卷之八十六

八十六

漫山館

江西按察使謝公汝儀墓誌銘

樂應

公諱汝儀字國正別號果菴系出蕭郡不詳有知親詳安時者始遷於鄞遂世爲鄞人入國字元規者有至行鄉人稱曰孝義先生善詩有自適集行於世是爲公高祖考義生喇號養素翁養素生獻配周生贈監察御史直齋公諱表公之父也甫三歲周茹苦鞠育克有成立娶封大孺人張氏生姦及汝誠汝立周猶爲之撫教及公貴顯有司奏旌其門御史公姿貌魁傑性嚴重豁達涉獵書史嘗病文文山以道生佛生名其子可知其爲人公自幼不弄爲獻徵錄

卷之六十六

六

史山館

學潛篤深造以易亞魁癸酉鄉薦連登唐阜榜進士令餘干時宸濠稔惡舉真擅權地方繹騷公周旋其間盡心竭力民恃以不甚困邑號多訟公明慎果決未三年斷獄甚寡磁窰茶笋出於饒內臣督之往往求索無厭且凌辱其有司公處置得互不使動其顏色禁梨園淫樂一日上官臨縣將取海鹽童爲戲公不應當道重之有洛陽年少雖老吏不如戰國子奇非庸才可列之推方銳意興革爲久安大治之說以御史公之喪去任士民爲立碑以志去思服闋懼江西道監察御史首疏白安慶指博崔文進賢令劉源

清之功効外戚陳萬年中官王至時春及姦黨

之罪人爲凜凜叩馬於北直隸山東河南力振

剴弊不肯少徇以自欺其心雖時輩或以爲過然

純臣志士亦自知之巡按廣西寢思恩之謀折岑猛

之變大功數十上疏乞寬議禮諸臣請誅巨璫谷大

用等皆人所不敢言者鄉試監臨綜理周密得人爲

盛擢僉領東兵憲擒大盜曾蛇仔改福建設防海四

策擒大盜李良武禮高士蔡烈表文山誅吳浚之積

及陳布衣周翠渠道學立祠置田陞憲副巡海奏設

詔安縣安邊館立墩臺蓄番兵爲萬全之謀海道以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六

六

史山館

清視篆臬司辨陳大淵等二十四人冤獄巡察虞公上其狀遂遷雲南參政尋遷江西按察使時祖母踰九十迂道省之半月而祖母病且卒萬里之外歸及視終若天使之然者苦節之報純孝之感人以爲美談公承重哀毀苦土中致濕痰疾不愈以嘉靖丙申二月二日卒年四十有八公凝厚謹重不爲戲言褻步與久處不見其厲聲遽色篤於孝友念祖母之貞自弱冠倦倦有顯揚之志卒能成之推是心凡有節不獲伸者力爲扶掖之如於憲友楊錫母是已宦所必迎以養惟巡察限於宦滇闕限於地故累疏乞休

祖母強之然後往凡御史公有所欲爲先意承志所以嫁其妹豐於女所以愛其弟厚於子敬其從叔父如其父於凡宗族親戚之賢者必與其進少不循理法則愀然不樂諄復戒諭之其貧者舍已而濟之曾不顧各名分相聞之際雖甚疎遠未嘗以貴顯失其禮尺寸居官必思盡職不以利害寵辱動其心兩廣軍功屢爲忌者所蔽曾不較計爲之愈力仕宦二十年所至興學建書院飭公宇新文場修水防築城浚濠無不極壯固而故居蕭然曾不注心目交游寒士往往藉公以給而公以不得已之費稱貸於人久而獻徵錄

卷之六十六

六十六

曼山館

弗復償既沒其人自焚其券義動之也於此可以觀公立身有道矣所著詩溫厚有雋味惡爲鈎棘艱深語所上封事皆自誠心流出期於感動人主以救時利國非徒勉強塞責矯激以徼名具載果庵集凡若干卷可傳

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憲行實 李夢陽

正德七年閏五月二十六日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攻華林賊戰歿之其子幹收之戰亦歿時予在泰和聞之驚而疑已而實然則痛哭曰勇哉周君見危而授命已哀其子曰幹歿于孝矣言是日君以賊食盡會兵三百夾攻君之賊三戰射輒中賊少却君與其子先登逼之會賊滾其指下如雨軍潰被執君頭中刀血流滿面左髀中鎗不能行猶大罵賊不絕口賊怒支解之以徇其子幹前收君中鎗也然猶力戰竟墮嗟歎敗兵先昇其屍回營翌日諭賊求君屍賊稠裹屍還焉先是制兵者以馬腦華林賊剽滑諸山賊日又竊發憂之會君到卽檄君勦之君首擒廬山左湖盆塘賊百數軍爲之振乃移軍奉新計擒飛王胡雪二馬腦寨平華林賊恐分立仙女寨以拒我君拔之賊又立寨鷄公嶺君又拔之先後斬獲以千數於是進壁華林絕其出道壘之而守久之賊窘遣謀者言賊饑餓旬狀君信之遂移檄會兵夾攻然它其實觀望不進而君獨與其子進逼之坐是敗而死於平哀哉屢勝者驕邪抑命歟君弘治六年進士歷刑部員外郎謫兗州府通判正德改元復其官



歷郎中大理府知府拜今官官一年而死夫逆堅之  
亂炎荒瘴海之瀆死者屢矣君不之死也乃今死以  
此君爲主事也檢獄政日蒞視獄中人藥其病者員  
外郎則坐請貸言疑獄者罪貶官兩在郡無不得民  
也所至則又善剖疑獄此皆足不死乃竟死也君系  
出元總管思後貌魁梧性侃侃不阿善星命之學談  
星命十中八九然不諳自命初華林之役有星命者  
實賊黨來談君星命已再拜賀曰美哉動罔不利君  
曰我刑殺大重無制其人曰夫刑殺者利于兵者也  
議遂決故曰天有大數世有大運人有天命故京房  
獻徵錄

卷之六

六

星命

陸州

郭璞皆不免殺身由是觀之命可識矣君生天順四  
年閏十一月十一日午時年五十有三四子金純幹  
春幹死於孝者也君父諱正大同府知府正父貴封  
滁州知州貴父復復父添祥添祥始居長沙後徙安

江西按察司副使志公隆墓志銘 江曉

公諱隆字從道北屏其號也公幼失怙恃賴繼母撫  
育稍長卽有亢宗志悃極經史尤潛心于易學 憲  
廟初以厥兄祥世業琴徵拜鴻臚寺丞公奉繼母携  
幼弟篤從兄于任師友講習學日以裕弘治壬子舉  
順天鄉試癸丑會試時文僖新公閱其卷曰氣昌詞  
偉奇才也用賓亞魁遂登進士第乙卯授刑部廣東  
司主事分治禁衛公勵精法律剖斷如流獄無冤滯  
已未進廣西司員外郎壬戌進陝西司郎中不蔽要  
囚益欽且慎時山陝宗室與縣令構訟累歲不決公  
獻徵錄

卷之六

六

星命

奉 勅往勘立爲剖斷時謂平允事竣大司寇毘陵  
曰公烏程閔公咸雅重之凡獄經訊讞不復詰方留  
俟內陟時逆瑾勢方熾公剛直不阿欲外補以避之  
正德丁卯擢守永平平盧古雄鎮民俗勁悍公以嚴  
治發奸摘代植弱鋤強政令一新包民張英田常戍  
諸途事久未白公庶得其情亟捕而麗于法時中監  
檀權使遼左者絡繹于境謂郡有賢守焉莫敢需接  
民賴以安且修孤竹廟建昌黎祠以崇祀典於是  
有循良之稱已巳以巡察陳公薦移守寧國宣寧亦古  
巨鎮民俗囂靡公治如永平而加詳焉咨民瘼祛吏

才爲災民多艱食則祭廩給粥以賑之所活幾  
萬民用懷之爲建生祠旌德有勳盜釋騷民心震恐  
則簡銳卒厚賞犒不旬日而就擒民有寧宇且梓謝  
玄暉詩樹文天祥石記表章諸先賢義烈祠宇以厲  
風化於是有去思之頌庚午擢江西按察司副使江  
西民俗競訟公素諳法律一訊而決故署學政釐水  
利憲度貞肅時宸濠逆謀未露而脅權附勢寔繁有  
徒不難不疎悉繩以法罔貸桃源巨盜猖獗巡撫中  
丞王公知公才略以兵委焉公運籌制勝擒厥酋而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六  
六十六  
顯戮之民用牧寧於是有保障之譽公歷官中外幾  
二十年所至以治績顯時有公輔望辛未甫踰強仕  
卽以止足爲戒忽催誣搆遂解組歸家居事繼母以  
孝敬處昆季以友恭迺子姓以義方督僮僕以藝殖  
且營別墅于所居東許茅亭花樹極幽雅之趣凡親  
友過從款洽無厭以私于則峻拒之故自謝政以至  
耄老足不履公門口不談世務暇則與樂間吳公輩  
爲五老歸田會登眺湖山以觴詠自娛攸唐香山宋  
洛社之遺矩繪圖梓詩以傳至年七十有三卒

江西按察司副使李公夢陽墓志銘 崔銑  
弘治中空同子興陋疾文之習慨然奮復古之志自  
唐而後無師焉已汝南何景明友而應之空同子之  
雄厚仲默之逸健學者宗爲宗匠又咸激勵風節敢  
言直諫安於冗散鄙忽驟貴空同子方雅簡默稍飭  
庶幾仲默恬淡溫遜不露才美云空同子諱夢陽字  
獻吉慶陽人徙大梁甫冠舉弘治癸丑進士授戶部  
主事再遷至郎中才敏氣雄簿書外日招集名流爲  
文會酬倡講評遂成風致嘗監三關招商用法嚴格  
勢人之求被搆下獄尋得釋每抗疏言出令不平官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六  
六十六  
府殊法一涉戚宦卽尼不問不報乙丑應詔陳二病  
三害六漸之弊未言皇親橫則外戚驕恣之漸爲掩  
義之害張侯辨懇摘奏中張氏字爲訕母后遂令回  
話乃列張侯不法狀悉實可按遂下獄衆爲果臬已  
僅奪俸三月 上語尚書劉大夏曰朕欲寘夢陽輕  
典左右謂當廷杖果忿則泄如朕殺諫臣何正德改  
元八閹道 上燕遊閣部臺諫協請誅之不克闢遂  
竄斥諸臣已知部之奏實空同贊成奪官降山西布  
政司經歷致仕戊辰劉瑾必怙前忿羅以他事械赴  
京人意其必成是時瑾敬禮修撰康子康子謂瑾曰

李生能法 皇祖爲文殺之大失天下學者望瑾璧  
人姜達亦申理瑾乃賢空同子既釋繫又欲用之選  
部空同子托以痼疾康子爲力請得免辛未瑾誅起  
爲江西副使提學勅許舉聞重事空同子振學泣士  
外大有更白臺使及同官者病其侵官空同子非其  
隳職各起訟當路素忌空同子才名落職閑住要辭  
曰臨官不讓云爾聞者笑之曰斯以虞之臣責過空  
同耶寧庶人方畜異圖滅初謀內省臬受制知空同  
子不可撼陽下之及庶人叛滅省言空同子亦疑於  
黨附者當又將陷以法司寇見素公不可止空同子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七十九 曼山館

以成化壬辰十二月十七日生嘉靖己丑九月二十  
有九日卒享年五十有八子一枝舉進士由主事左  
官州同知空同子家世自有譜所著詩文集若干卷  
空同子八篇

九江兵備副使周公廷徵傳

周廷徵字公賢弘治己酉舉人除臨淮教諭起復改  
安福徵補山西道監察御史出按陝西時安化王寘  
鐸反廷徵斷以先登受問之義卽調榆林鎮副總叅  
遊時源等兵分布要害仍托揚英以計爲書密達仇  
鉞卒以此擒之并首惡何錦等械送京師而朝  
廷遣都御史楊一清太監張永統兵始至張愧其功  
不由已乃追還寘鐸別自報捷而又盡奪寧夏將士  
功以與諸倖貴紀功給事中郝夔懼而自盡寧夏幾  
至再變賴廷徵威信素孚大爲撫定而直白其功於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七十 曼山館

朝疏內云臣不知他日繼郝夔之死者何人而今日  
捏劉瑾之權者尚在郝夔蓋以死自誓而劉瑾則指  
永也尋陞九江兵備副使會流賊劉六等欲浮江窺  
南京廷徵至薺花壽畫號令一新賊覘知有備遂折  
而回掠六合通泰等處而廷徵以勞瘁過當疽發於  
項卒

江西副使昭按察使李情傳

朱睦㮮

李情字宗善河南靈寶人也弘治六年進士授監察御史彈劾不遵寵戚權湖廣按察僉事改山西風裁益著逆瑾擢其失謫驛丞瑾誅復僉事陞江西副使正德八年情以兵備守萬年初賊黨胡念二等陽從上撫實懷異志雖設縣分司以羈縻之而賊視官司若無所有吏胥又多賊黨以故司府動息必聞是年八月提督軍務總兵李鉉卒于師念二等乘夜縱火焚燒公私廨宇殆盡遂殺情及饒州府照磨馬驄吏卒死者甚多上聞震怒命右都督劉輝代鉉帥所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七十一

部兵勦之明年盜平情贈江西按察使錄予一人爲國子生驄尉氏人以公役至萬年故遇難云

贈左副都御史謚忠節江西按察司

副使許

呂 枏

予嘗謂天下之事奸巧者釀其禍忠貞者嬰其敗自古及今其軌一揆則予於忠節許公之死未嘗不痛恨而流涕也當正德丙丁之間佞倖譏邪竊柄納賄群臣半與交通蒙蔽武宗於是寧藩宸濠私窺其隙下結桃源華林諸賊以據有其財上賂要寵鉅權諸門以陰附其勢睥睨神器四海共聞而不敢言是時公方憲副江西言於巡撫諸公曰寧府果於爲暴者恃權臣也權臣曲右寧府者貪重賄也重賄靡所

卷之八十六

七十一

不到者爲盜藪也方今權臣旣難去寧府又難制策惟剪盜則財困財困則賄息賄息則交解交解則惡孤而吾志可行不然後難圖也諸公皆固拒之踰年戊寅宸濠滋橫迫脅撫鎮保薦賢孝逆跡已露臺諫論劾詔差都尉郎中官往問且宣諭宸濠惶懼乃六月十三其生日也自巡撫孫公以下具幣入賀因大饗之明日諸官入謝宸濠遂反颺言曰太后有旨召我如何孫公曰願出旨以示然素忌公威名又特問曰許副使如何公曰天無二日國無二王副使惟有赤心耳宸濠怒曰我不能殺許達耶公曰汝能殺

我 天子還能叙汝特先後聞耳遂令人執公暨孫  
公以出公顧孫公曰達嚮昔之言正爲有今日耳遂  
俱遇害於惠民門外時盛暑尸不臭蠅蚋不近數日  
而容猶如生秋七月提督軍務餘姚王公伯安克復  
省城其部下知縣王冕及一巡檢生得宸濠於鄱陽  
湖以獻王公於是省城内外人皆素服哭奠於公柩  
哀如父母王公命有司祠祀之又疏奏其忠烈今  
上卽位論功定賞贈公左副都御史謚忠節遣官諭  
祭安葬且命有司建祠其鄉蔭其一子場爲錦衣衛  
正千戶嗚呼若使公職司內庭必能計黜權臣制宸

獻敬錄

卷之六十六

主三

濠於未然不然卽剪盜策行豈惟可寢其反下而數  
萬生靈之命上而 九重南廵之禍首可免也嗚呼  
此予於公之死所以嘆息痛恨而流涕者也初都諫  
張元傑曰許汝登自江西寄予文山詩一帙外有題  
封而內無簡書以漢卿觀之擊卽其殆爲變乎汝登  
其殆爲文山乎未幾果然然則公之志蓋已豫具乎  
公年二十六與予同舉戊辰進士明年授山東東陵  
縣令卽能令行境內辛未春劇賊劉七齊彥名颺起  
畿甸焚屠城邑殺戮長吏公先築濬城隍負甯差工  
越月而成又使民各起墻屋外過其簷仍開墻竇

如丰才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刀伺於竇內其餘人  
皆入隊伍令之曰守吾令視吾旗鼓賊者有軍法首  
功者上賞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  
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遂擒斬之自是賊不敢  
近城城撫按交薦其才 武宗超陞山東按察僉  
事兵備於武定州是時劉齊二寇猖獗自陝以東橫  
行而武定城圯溝夷不格牛馬民欲崩去公力定之  
先事築盤設城樓置巡卒樹岸柳壬申五月劉七楊  
寨婦以千騎犯利津公追至高苑縣斬首四十有八  
獲馬騾二百四十四未幾賊錢駕以百騎劫德平公

獻敬錄

卷之六十六

主四

追戰於楊二左一鼓坐剿平之自是賊南奔狼山颺  
風敗舟乃滅郡人立破寇安民碑以頌其功嗚呼劉  
齊之寇其勢已大非宸濠之初起可比而樂陵知縣  
武定僉事其官又小於江西副使者也乃公能成功  
於前而不能保身於後者何哉職有專不專人心有  
同不同也嗚呼若使公官在 內廷而有專職將天  
下可無事矣乃獨使公殺其身以成仁傷哉公諱遠  
字汝登河南汝寧固始人幼風骨秀異不哭啼哭及  
八歲就外傳卽能誦詩習禮如老成人然則忠節之  
事盡其性之所受學之所得乎司業郭价夫曰公之

死忠乃其素定非臨難倉卒而委之無可奈何者果  
哉又曰國無忠義曰亂臣無忠義曰賊公之死可謂  
國之光而臣之防矣公死難時年纔三十六子三人  
長卽瑒次統次縱皆學生瑒好學而有器識既葬公  
號泣六年而後就蔭及授錦衣謁予曰吾父如此死  
而瑒今乃冠帶哭不能仰視予亦爲之墮淚曰公其  
有後哉

廣德錄

卷之六

七

江西提學副使唐公錦行狀

嘉靖甲寅四月十有二日龍江先生以避倭去其終  
卒於華亭之石湖塘距其生成化乙未十二月年八  
十先生姓唐諱錦字士綱其生爲晉陽靈石人洪武  
初會大父某監稅於松江之上海因家焉大父容軒  
府君以長子中丞公瑜先任知衢州府封如其官其  
次諱某娶趙氏生先生先以中丞廕授金山衛指揮  
使後以先生仕贈刑部主事母封太安人先生少以  
文章爲長老所重弘治乙卯以經學魁南畿明年登  
甲科以時名推修大明會典因親疾謁告歸侍養七  
年太安人厭遣之始復赴部諸預修纂咸授京朝官

廣德錄

卷之六

七

先生耻援例止以常資除知大名之東明縣縣治以  
河決頻圯披棘負萊隨宜區畫鼎飭一新建言者以  
河患不息奏開元賈魯河行北直隸河南山東及漕  
運四巡撫議謂賈河淤爲平陸已餘百年且延袤數  
百里非動百萬衆費億巨萬無成功前元以開河致  
此非細故不若隨地隄備雖間有害無他虞四巡  
撫其議以聞役遂寢其治守已執法一以安民爲  
本暇則勘校文籍手不釋卷郡諸公咸遣子受學因  
修大名府志十卷正德丁卯監司以學優才敏政舉

以安上其最陞授兵科給事中奉勅清理廣東鹽法  
時中官劉瑾方肆貪殘諸所差委一失其望卽中以  
奇禍先生查覈積逋百餘萬引除所司侵盜劾真於  
法其餘悉與蠲除方是時復命者先謁瑾先生既不  
隨衆又無所饋遺大忤其意然偵之無可訊也乃坐  
以巡歷不過止擬公罪又遇革免乃於法外謫判深  
州僅兩月瑾以逆誅轉陞南繕部主事方修孝陵  
中官倚敕欲開橫費一裁之以法視舊額省其半尚  
書孫公以是薦之敕使清理蘆洲大洗宿弊壬申陞  
刑部員外郎丁艱郡邑重其清素以折莫遺之悉謝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七十八

去服關陞本部河南司郎中諸淹禁過十年未結者  
薦其可矜力奏出之竟任內無一滯獄司寇張公每  
以戒諸司丙子慮囚湖湘多所原貸遂薦陞江西按  
察司提學副使江西士大夫重清議甚稱之己卯六  
月逆濠誕辰次日變遂發二司官被械儀衛司後  
復移禁東廨兩僞千戶二十校守之以濠行守稍暇  
計約火甲奪門出因集城中民激以大義得捕守城  
內官杜茂僞千戶朱真輩四十二人奪其鎖鑰一城  
晏如時汀贛巡撫王公守仁領兵駐豐城馳請入城  
已許其首功其所部奉新民兵率往年招撫姚源遺

官畏罪先期請之謂擒賊多出萬銳非先生功竟以  
地方失守落職丁亥究核江西功罪始白其事獲賜  
章服致仕丙申子鑒任內閣中書舍人推封中憲大  
夫先生平生學務要領不事邊幅爲文莊重典則性  
復至孝有古人之行事同產三兄有禮年番八十神  
氣清明聰明不衰尤以仁厚立心樂易可就高年令  
德坐鎮雅俗爲薦紳所慕郡邑利病往往就問之待  
宗黨尤有恩扶衰拯難出自素心平生樹立以清謹  
垂法子孫有不如其意者輒愀然不樂卒之日神理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七十八  
不亂危坐而逝所著有龍江夢餘錄靈輿諸書文集  
若干卷上海自創建來先生始修爲成志若干卷

江西按察司副使李公重墓志銘 侯論

嗚呼是爲憲副遠菴李先生墓先生諱重字元任又別號邦江其先楊州江都人國初有諱信者以軍功授楊州衛指揮使尋以事奪職後從戎隸南京金吾役衛籍因家焉相敬父全以先生貴贈戶部主事母趙太安人夜夢五色豸覺而生公公生五歲居隣學舍旦出嬉戲其中聞學舍子弟所誦論語孝經中語夕歸盡成誦稍長卽刻勵爲學能堪人所難旣從少卒儲文懿遊學大進以應天學生領弘治壬子鄉薦至正德辛未與予同舉進士同拜官戶部主事時大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壬午

司徒爲九峰孫公擬試天下郡縣存積糧儲疏獨謂先生敦陳精覈鑿鑿可行雅敬先生焉河南山東流賊猖獗朝廷命將出師先生分理軍餉有功賊平有錦綺銀牌之賜明年奉璽書督賦兩浙端本振法風采自持澄挾弊源人不敢易時鎮守劉璟所侵官銀至二十萬計密欲重有所遺以絀口先生正色曰與其遺我孰若爲民償所負以足國璟知不可犯盡以所侵輸官自是人皆曰鎮守且不敢爾何況我曹故兩浙宿負當先生時所徵完百二十餘萬爲前後之所希有事竣轉本司員外郎進郎中旋擢守德安德

安部民會有告藩郤校豪橫不法者先生直其民其真如法不少貸以是坐深謫者再事曰後擢爲河南布政司經歷司經歷量移南陽府同知凡若干年用大臣薦復起家工部郎中巡視河道陞守九江至九江未兩月陞江西按察司副使持憲愈厲先生性故落落以阿順上官風旨爲耻坐與上官不協事聞方擬調用會明年壬辰考察上官與先生不協者當其事竟擬先生老致仕云先生在官者二十年未嘗一日律已以恕亦未嘗一日假人以法非其義者雖千金之貲不以爲子孫累其唾而不受於懷也不啻毫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壬午

毛與糞土義之所當爲者雖匹夫匹婦之冤毅然以身任之也王公貴人有所不避去德安而之河南之日士民哭送出境迎其主生祀於名宦祠中久而民猶有感泣者語在大理肅君商臣去思記中曾以南陽同知攝郡事爲民興除不異真守民以李青天稱之焦員外希程者所爲作青天公傳也平生所辦冤獄在在有聞南康有立廟廬山歲時祀以報公者至今猶有口碑存焉可謂能保民矣藩王至貴也朝廷親親之恩至重也先生自分七尺之軀以庇其民自非 天子仁聖優容豈罪止於滴瀝先生可謂遇主



矣尚書席公以中丞巡撫見先生於德安知其事欲  
調先生以長沙固辭乃已其以經歷署睢州也中丞  
王公蓋特疏薦爲異材下亥元日風霾之變大學士  
楊公一清奏言互錄用守正被謫之臣吏部首以公  
名請及其歸老之後中丞易公賁猶以田野遺德言  
之朝則先生不爲不見知當世之士君子矣然世之  
人竟不能容先生先生罷歸於耳目筋力未衰之時  
何也使先生稍貶其道於憲副之時雖不至失官然  
不足以見先生使當時當路大臣遇先生于德安河  
南之時亦未必不能知先生如前此數公然則于先

獻敘錄

卷之八十六

全

生何憾哉始先生舉于鄉時家貧歲教授生徒以供  
其旨親沒喪葬一依于禮一日於損菴梅公家有風  
木之感因痛哭不止人爲動容及其歸老而貧如昔  
至教授徒高淳溧陽之間以自給尚書霍公韜欲以  
所毀淫祠爲修葺草舍之資辭欲贈以廢寺田又辭  
易簣之時有奉先人遺訓拳拳以不爲不義戒其子  
其爲先生未仕之前其一已仕之後與死生之際  
則先生之著于平昔者豈有一毫矯激于其間哉卒  
之日爲嘉靖戊申六月一日也距所生成化已丑五  
月二十二日享年八十

江西副使薛次公甲傳

張時徹

薛次公者名甲字應登號畏齋江陰人也獻考曰浮  
休公章憲員不羈之才有經世之志行爲命詞藻麗  
溢發其於榮名拾芥不啻也而早捐仕藉抗時則霞  
希仲長之樂志若王符之潛夫意與所屬輒輕數千  
里而赴之無留難者公受過庭之訓方在弄犢已了  
解古文詞矣已又厲志作聖之方日尋繹晦翁之學  
動以爲準因以畏名齋比諸書紳云嘉靖壬午舉於  
應天己丑舉南宮觀政禮部時河間李尚書試諸進  
士以時正論公獨冠其曹遂籍有景譽會選臺諫輒

獻敘錄

卷之八十六

全

授兵科給事中蓋異數云公遂四上封章以匡違拂  
而其未攻排異端尤力時方士邵元節以左道得幸  
親爲肺附與貴溪夏相國表裏爲奸怒公之齟齬之  
也甚其黨僉秀幼公競進佞諛銓部謫湖廣布政司  
照磨當是時公以所學驗諸行事有未盡合益取象  
山陽明遺書而參伍之合異爲同反轉于約充然有  
得也壬辰陞浙江寧波府通判此兩職者蓋世所稱  
散曹也公事不避難歷試輒效而詰奸慝尤爲學  
學人曰世恒病遷吏假寒任使固功食祿奉上不當  
如是耶乙未陞保定府同知丙申陞四川叙州兵備

命事其地固戎壘之所都也稀噬地整關闕無  
命吏率以夷委之公曰是不有政乎鑿齒離題詠亦  
吾民者乃興利除害殺兵息爭解蒙散累世之讐靖  
永曆夕剪之患談者多焉庚子陞江西按察司贛州  
兵備副使大張法紀振刷宿偷誅葉廷春之負固拓  
平角水之堡壘而民始有遺育矣他如清屯糧之隱  
蔽却鹽稅之羨餘立小學以教新民議圖採以飭部  
伍峻防后畫凜凜一方之保障不徒炫節旦暮已也  
時分宜嚴相方貴寵用事而其子荒蕩干紀亂政黷  
黑日月公治典之降諸作奸犯科者率藉嚴氏爲城  
敵敵錄 卷之今六 八 邑 邑 邑  
社而公直行一意罔所顧忌苞苴問遺又絕不與通  
由是大忤嚴氏而欲其心焉會大弊群吏風言官拾  
遺罷免知者駭焉曰嗟哉秉國之鈞獨奈何求多於  
善人乎公語其子曰物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吾孰辭  
之性不能適俗若冒進不止必有殺身之禍今得正  
首丘幸矣幸矣公既歸不自給乃與家人計口授田  
自食其力樹藝隄防曲盡方畧所獲率倍他農治  
之外一無他營家居不入城府縣官蒞任始一修訪  
有以公事來咨則吐其衷應之曰庶幾小補於邑里  
耳辛亥以後倭寇陸梁暴于內地公請築揚舍之城

罷託卿之堡守君山之險探圖練之兵嚴選將之法  
率鑿鑿可行至於表錢尹之死忠葬死綬之群族捐  
家粟以食寓戶用密計以破內應白庖後糧役均饒  
之大弊規水利之興復皆人所扼腕與歎者也晚節  
勅斷家事一切無得關白蓋其神誠有所寓也公嘗  
言平生受益者三友一曰貧二曰病三曰患難貧故  
知節用病故知保身患難故知處世學者未有不  
此而能有成者也平居無隋客待妻子如嚴賓侵晨  
必入家齋請揖次至賓館子弟後至者呵責之常曰  
人五倫爲大故凡倫理所在必本諸心以求至當如  
敵敵錄 卷之今六 八 邑 邑 邑  
讓先世之產於伯氏群族子弟而教誨之特其二  
大者耳公自少力學老而不衰真於忘食忘憂者無  
異而尤篤信象山陽明之遺訓故其言曰格物卽所  
以致知慎動卽所以存養成物卽所以成己無暴卽  
所以持志與夫一在精中貫在一中約在博中恕在  
忠中皆合一之旨此意了了則六經四書與夫人而  
乾坤細而毫芒無非此理皆可一以貫之此學之所  
以爲易簡而非遺棄物理自討便互之謂也其他與  
同志辯難生徒授受不下數千萬言備載各集今其  
傳者有曰易象大旨曰四書口義曰心傳書院講義

曰心學類源錄曰藝文類稿曰藝文類稿續集海內  
聞人若鄒東郭氏歐南野氏胡栢泉氏羅念菴氏片  
荆川氏林東坡氏蕭鶴阜氏錢緒山氏王龍溪氏何  
吉陽氏萬履庵氏管南屏氏朱近齋氏林艾陵氏趙  
延陵氏皆公所與遊講明斯道者也論曰天下將治  
而人尚行天下將亂而人尚言今之談道者其尚言  
乎尚行乎余不能一一知之矣若薛次公者仕不毀  
骨處不隨俗推講說之結言爲制行之準的謂之尚  
行非耶請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余故表若其事也

後錄卷之八十六

公序 吳山館

江西副使苟公廷章墓志銘 許 綬

曩余溫竿文部嘗知柳泉公比視學江右公適擢  
副繼至遂得爲同官乃東西接舍出入並與講德議  
政各吐膺肺蓋由山焉若乎生交也今年夏公遺疾  
非奇瘳忽不救余行部歸拊棺臨痛哀不能禁嗚呼  
仕路投交非可指數特良知鮮遇耳乃今既遇輒又  
以函折天闕不使永好豈不傷哉按狀公諱廷章姓  
苟氏字朝憲別號柳泉其先句容人也國初封肅王  
於蘭州公七世祖某隨侍遂爲蘭州人公少負奇穎  
潛心墳索年十三卽游藝泮學卓有雋名長之逸氣  
獻徵錄卷之八十六 李本 吳山館  
凌駕時哲視功名直唾手耳乃三十猶不第公曰豈  
時命謬抑操習非耶於是益肆力窮討靡間昕夕有  
旨賢下帷鑄硯之勇嘉靖丁酉中陝西鄉試戊戌連  
舉進士觀禮部政旋授行人奉詔列藩守法惟謹忠  
勤清亮名蓋哀然起也辛丑選戶科給事中敷奏詳  
核規諷明讜其彈劾務持大體不喜攻訐巡察內庖  
裁革冗靡尤多甲辰鳳陽缺守銓部以京輔劇郡又  
中都皇寢重地非公不可乃疏題使往比至郡歲適  
大侵群盜蜂起衆方議撲滅之術公曰此良民也特  
奪於饑寒耳不如諭之便遂懸榜境內曲示禍福群

盜各警悟引去境內始安於是計口多寡發粟賑貸

幾民多所全活其子女散鬻者往往捐捧收贖率樂

聚如初蒞任三載訓農勸學興滯剷壅百廢具舉號

稱良牧又嘗疏帑庫羨積于餉數至累萬盡解民部

大助邊餉公去署無所點云丁未陞江西按察司副

使分道南昌南昌簿牒填委訟獄說健公防範既精

剖決尤慎奸欺內息請謁外屏以故疑獄競白平反

無冤頃刻之間洪都改視然文非深刻政皆簡重人

莫不畏而愛之既抱疾偃牀猶批駁如素卒正襟危

坐順命而化嗚呼若公者豈不謂處國如家死而後

歟徵錄 卷之六十六 十七

日者耶公稟性沉毅肯已端恪孝弟成于閨庭仁師

子姻黨且為政不苟律下孔嚴入仕十年所在以

公法為長者見思加以方面廣類嶽峙雲立咸謂

公之相乃大用未階中道而殞天之予奪焉

公諱公生于弘治甲子卒于嘉靖戊申得年四十

江西按察司兵備副使沈公鑒墓志銘

康泰和

公名鑒字大新少好學工屬文每試輒冠多士領戊

子鄉薦登乙未進士拜興化府推官興化繁廢甲開

中刑獄諸務簿牒填委豪強依憑城社未易窮詰吏

民仰視側睨公為之如素所熟細析毫毛精中膏肓

兩造至前情輒披露公既善燭人微隱又惻怛懇款

不以得情為喜故不鈞摘而刑自清不峻厲而姦自

戢間攝前案適歲饑公為開廩發粟勸借平糶以濟

之催升急甚公力白當道權互從緩需補秋成海堤

厥徵錄 卷之六十六 十八

數夫頽海之田盡沒既理旋壞公歎曰堤以為民額

反勞民丁是躬親督視拓狹以廣易土以石雖颶風

陡作而甃鑿完固時以無虞漲有新畝防無溢水一

勞永逸民比於邵隸范堤云其盡心民隱類如此都

憲巡臺相踵薦秦公才可大用而公亦以考績行矣

民邁道泣留不可則其乞公所持蓮以去建仁風亭

勒石紀頌比其棠之恩焉庚子擢南京工部虞衡主

事權稅蕪湖權稅故毛細易汙為之者往往矯厲苛

核激其跡以自炫而無藝之微顧沿襲不改公至首

除浮梁之稅為籍者三一存堂一在門一頒縣商之

輸稅使自取三籍書之及上計卽以是籍上不更籍  
公至數月額稅僅十之二當事者以公賢以歲額  
不及爲公慮密勸稍益之公曰什一法可易乎  
率不益商賈服公廉明至惟恐後稅反浮于額人益  
以是重公甲辰遷都水員外郎督兵部職方郎中奉  
詔選士稱旨尋調武選郎中是時武職當考課尚書  
南塘宋公以爲非公不可請于朝故有是命公矢心  
精慎藻鑑明清軍政肅然一時稱得人云丁未擢興  
化府公舊治也吏民素諳公政教奉法循理不勞而  
治僅四月以憂去服闋補知延平府公下車詢民疾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八十九

曼山館

苦厲精政理躬節儉以甦坊里均羨縮以舒驛傳祛  
冗蠹以清完庫置微軍以修火政至若革舟稅蠲楮  
贖惜民力慎軍儲不可殫述語在遺愛碑中而尤加  
意學校表厲名教課諸生以業躬督勸之獎飭髦俊  
後皆成大名並所素課豫識士也剡薦交上擢公江  
西按察司副使奉勅兵備饒州至則嚴飭衛所懲怠  
勞勦賊有成法俄而疾作公上疏固求解職待命久  
之未下時江中劇盜數出殺剽掠爲民害公不敢以  
疾固緩國慮募集精勇親授方畧盡擒獲之淮府奏  
討長港遇例還民復勸民私自買之爭久之不決公

謂既革則不當入之府已賣則不當歸之民互准律  
官收其利以給府婚嫁喪葬費而民間無名之賦煩  
以官其經畧周詳推此可知也未幾公卒民相與呼  
號涕泣赴公之喪曰公盡瘁急吾人之病而公顧以  
病捐吏民耶閩人亦千里赴之喪還自縉紳大夫及  
閭閻田野咸走哭盡哀閩人列公治行得請當造祀  
公名宦而嘉人亦相率上公懿行於監司祀公鄉賢  
鄉評之衆人無異辭去後之思沒有餘泣斯亦可以  
徵公之德也已公內行脩飭于天性尤篤事親順志  
承顏孝養脩至居喪哀毀踰禮孝感鄉閭伯兄早世  
賦徵錄

卷之八十六

九十九

曼山館

教姪使成立姊貧不能給迎歸養之待宗黨嫻肅  
雍而和扶持周卹委曲備盡其用意篤厚在人倫風  
教之間非貌爲惇洽而情不至者也居常不以賢知  
先人然與公遊者莫不敬讓之與人交溫溫若恐不  
當其意待下好掩其惡而捐其美人皆樂其長厚至  
於利誘勢怵則屹然不可動也典郡時所行諸善政  
鄰郡莫不師效爲之然不言而信不嚴而成事成奏  
功而名霑實惠則惟公能之他郡莫曉公以何道致  
然公又闊舒自信非挾數舞智如世所謂能者亦其  
坦率真摯誠款動物有以得人之力入人之深也嗚

吁若公者雖使所稱循吏古篤行君子亦何以加焉

八  
錄

卷之六十五

九

吳山錄

江西按察司副使吳公源墓志銘 茅瓚

公諱源字宗乾別號龍江其初自汴從宋南渡家錢塘上世隱德弗仕至曾大父士寧始以其少子誠貴贈右副都御史生子謙授敍仕郎謙生濟松江府同知璿生公公生而茂異既長內奉松江公教外與其兩叔父參政公玘御史公瑞相摩切學遂大成弱冠補郡諸生以文高當原會同舍生年老輒讓之惟益務讀書如故每學使者臨校藝往往置高等嘉靖戊子上命選朝士有文學者出典省試而長洲陸淩明無錫華德啓兩公者實司浙得公文奇之以禮經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九 吳山錄 第二人薦戊戌中會試式及廷對下筆數千言上覽之賞其切直賜進士二甲第三人授工部虞衡歲收諸所輸縷若軍使當事者惡其濫惡輒鹵漬而刀碎之輸者大困及公以膏硃印識縷兩端以火烙印識軍仗濫惡者不得行而民免於困荊州例推稅當事者易以垢壤公受命往權滿歲卒以廉稱尋進屯田司員外郎會太廟後興江淮運木者多後期不至上復以公往劾慢吏詔械逮有司震恐事遂集然勢家亦以此忌公迨遷公遂得廣西僉事閱歲有追叙公勞者稍改江西其廣西特兵部尚書惠安張公

終皆其地負才望察吏少當其意者及見公獨  
 下之入泰謀畫出董師旅多以屬公時屬郡廟  
 人妻以邀厚贖官兵不能制公用間擒之并滅其黨  
 及徙江西行部至南步方解書即按治知府某不法  
 事某即日解印綬遁去賴故所招新民互格殺會有  
 以反告幕府議以兵往公謂仇殺新民故事耳激之  
 則易以滋亂不如遣間謀柔之幕府善其策果如所  
 料民得免於兵遷福建布政司叅議福道里固遠阻  
 京師令歲出其所徵易輕齎市諸物以輸而所市物  
 利害相去或倍徙管輸者偶值其害即破家不足償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九十三  
 役益逋不赴公至三分其等爲上中下以極利兼極  
 害者中則自爲一等無所兼輸者趨便而役益集久  
 之會御史某以清軍至福檄公厚聚賂以貽所赴附  
 公却之改遷江西按察司副使舊僚在福者或勸公  
 遜謝以釋其恨公益却之乃竟以是被擢而公方厭  
 仕進冀以老歸卒亦果如公志而公仕江西職兵務  
 其處置尤偉今鄱陽湖中今沿境遮護客舟使盜不  
 得劫即偶得切勒其地使羅復不獲則罪之盜遂衰  
 息亦其一事也公爲人謙厚簡恤孝友惠慈貞亮  
 允故於家於鄉於官靡不以德稱至於窮研博極稽

考作述則又爲當世學者之所宗云晚開龍江書院  
 老其中鄉大夫士造請無虛日學宮憲老郡侯鄉飲  
 得屈致上賓以爲重迨其歿諸生爭走請列祀鄉賢  
 而督學范公亟下其議令所司報行噫可以徵德矣

江西提學副使金公賁亨墓志銘

洪朝選

公名賁亨字汝白清明醇夷剛介粹重得於天稟自少卽知爲學絕去外慕不以富貴利達動心台境僻山海風氣完固與他州郡不類自國朝來踵有名人其氣節視古夷齊遜干之流先生生其地故亦以名行節操自砥一日偕其同郡友應公大猷遊南雍遇海寧許杞山爲同舍生論學豁然大悟乃知向之所學者名檢爾自嘆曰是豈名檢足盡乎朝夕過從以講論咨叩爲事杞山者許公相卿也以學行著於浙獻徵錄 卷之六十六 九十五

中先生旣知學問大指於是毅然以聖人爲必可學動止作息語默酬應務與學俱嘗愛橫渠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初學當以心爲嚴師及伊川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之語日用工夫莊敬嚴密言動有紀細過必錄諸儒論學方要有籍以求至夫聖人之地蓋踐履旣篤德性堅定矣而先生之心不自以爲足也及留曹謁告屏居數月取明道延平二先生書反覆潛玩若有會於心焉一夕夢明道伊川二先生坐在先生請前拱揖伊川起謂曰家兄晁好工夫覺而大悟乃知前日工夫用意過苦責効太迫反入於籠

進助長之病其於澄然真體似未有悟入處由是學一以明道爲宗嘿坐澄心體認天理一意涵養體認勿忘勿助久之端倪呈露靈明畢照隨遇順應不倚色相不加襯貼真趣日融内外合一矜持者裕莊敬者舒於明道所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延平所謂洒然冰解凍釋處不覺已優入之矣教人而必先之端已範物由身以達諸言其所建立章程施置規模大抵主於崇禮敦敬淳俗尚端蒙養不爲彌文末務而推明先賢之道以繼前哲表章儒先之言以淑後人意惻如也在楊舉行四禮脩釋奠儀新樂舞斥大僚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六

九十六

之冒祀賢祠者黜無行士之賁緣授例者在貴陽未久而遐陬丕變在閩發明晦菴之學本之延平豫章龜山明道具有本末端緒其始人士習溺舊聞尚未之信先生旣闢道南書院以崇祀五先生復記其說於書院之碑刻五先生之行述語錄載於道南錄中由是閩士始知晦菴之學師承之所自也明道嘗以板而無失發明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龜山之教亦令驗道心於未發厥後豫章延平晦菴畫一相授迭衍以光又因羅李二先生之從祀疏於朝曰李侗朱熹之師也侗學于羅從彥從彥學于楊時時學



于程顥嘗送時南歸爲人言曰吾道南矣顥豈輕許可者而歎以此稱時所傳于顥而以授從彥者卽濂洛諸儒所以維孔孟之統者也又曰五先生氣象稱述於門人弟子者如明道之表裏洞徹莫見瑕疵如龜山之終日不言嗒然而飲人以和如豫章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如延平之水壺秋月瑩徹無瑕如晦菴之心度澄徹瑩無查滓特爲表章參驗考證源流統緒灼有明徵又擇其志向尤異士子聚之養正書院相與推明洛閩微旨在江右優選屬郡志行之士群之白鹿書院中親與講論聖賢爲學次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九七

第明濂溪過化之由究驚湖同異之旨所以開發成就之者極其懇切士人多所嚮風而惜其不久也其他居刑曹僉臬憲本人倫天性以斷獄不專專爲文吏法家事而於食吏豪民之虐民敗宗者則痛裁以法一不少貸也先生天性至孝自筮仕至休致未嘗離二親側事繼母陳安人極其誠敬年五十丁陳安人憂執喪愈謹三年不入私室甲客待以蔬饌殯塋不用浮屠傳家以忠孝勤儉教家以冠婚喪祭表祖先逮失之墓立宗人會祀之祠置祭田嚴祀事修譜牒纂世德率子姪謁家廟遇祭祀雖嚴冬甚寒必沐

浴齋戒至老不異處暗室如公廷對妻孥如賓客薄田數十畝僅給餽粥皆先世所遺而未嘗輕受人一介之餽衣服冠裳必遵古制起居食息具有常度雖造次顚沛未嘗少變於平時也雖可怒可愕未嘗少萌於形色也居鄉非大禮足跡不入公門而於民間利病先哲道脉孜孜盡心如辛丑海潮之變言于郡縣所全活者以萬數晚歲尤喜讀易因書其所自得爲學易記其於大學中庸亦有成書至論晦菴之學原其三變象山之學明其非禪則皆近世儒者之所未及於本朝諸儒歌推尊白沙以爲合於聖學爲之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九八

擇其要語以示學者若先生者可謂道德之完人儒林之先覺者也其有學易記學書記道南錄大學中庸議象山白沙要語台學源流之集臨海縣志皆傳於世先生生於成化癸卯距所卒之年月日享年八十六臨終戒子弟嚴終事一如家禮無一語他及子四人立愛衛州府知府立敬福建提學副使疏羅李從祀于朝雖未報允而君子以爲能繼先生之志立相

南京武選郎中

副使汪忠愍公一忠傳

汪公一忠字正叔歙潛川人也其先唐封越國公者家績溪至宋叔敖徙歙明興曰彥仁汝珍以行誼著里中汝珍子存道娶方氏是生正叔存道封文林郎河南開封府推官贈奉直大夫工部郎中方氏封孺人加封宜人皆以正叔貴存道家自大父賈子孫修業而息之積累贏利日有所起乃言道思以儒起家授正叔古人書讀之孳孳亡倦有篤行之志蓋自爲諸生時已哀然稱髦士矣已而入爲博士弟子所游知交多四方知名士以故博物洽聞通當世之務薦獻政錄  
神大夫游其聲者曰衆正叔應京兆舉中選時今上之十六年丁酉也二十三年甲辰登進士第始仕爲開封推官洞達政理恢郭有大度亡苛察其奸法者一亡所縱舍河南杜氏殺人當抵罪吏故欲出之杜知正叔必譴死乃行寶玉存道所存道叱之曰若賂我乎必真殺人耳天道甚明可欺耶正叔聞之真于法嘗微知郵亭老人陰殺亡辜欲按之亡狀會行郡老人謁正叔目攝之屬有訟老人他罪者正叔厲聲曰老人有重罪顧不訟耶鞠之遂得殺人狀老人辜餘皆股栗郡中人愈益賢正叔三十七年巳酉

遷刑部廣西司主事正叔業已報政去郡聞父喪中道歸後三年如京師乃補前官曹事且簡諸尚書郎得偕事文藝是時山東李于鱗李伯承吳興徐子與如蘇王元美番禺梁公實揚州宗子相瑞州况吉夫楚人高伯宗劉子成咸以文章相命正叔摛詞古雅不作近代語蓋斌斌然稱于藝林矣上城京師改正叔工部主事伴瑩其役明計筭商功利工速就而財用省上嘉之三十三年癸丑遷員外郎尋遷郎中蘆溝橋水溢決河堤害民甚上命正叔治之至則水乃大溢乃繕完故堤增卑倍薄財役用節人不告勞三十七年戊午遷江西按察司副使海寇起吳越聞廣間且暮且及正叔議練土着兵備之會廣賊劫掠部中遂議出兵或謂我兵未合願少須臾也正叔慨然曰賊烏合耳我兵怯令賊益張至不可撲今歛衆自固計得矣如民何吾不忍乃督兵戰賊覘知無少不習戰以其衆至不可支中軍請左次正叔斥之曰食國之祿而不死其難豈忠臣乎乃躬自格鬪矢中二賊一賊前復拔刀斬之以死遂遇害妻孥入程氏聞正叔死自投於井家人援之出不食者數日或曰夫喪不待非禮也乃強聽食喪歸六日不食以

死事聞 詔贈公光祿寺卿諡忠愍廕子居敬爲錦衣衛百戶程氏贈淑人並賜祭葬立祠夫正叔以忠義死誠知所處矣宜人感慨不食赴死如歸雖古烈士夫何以加哉知正叔刑于之化素矣子居敬居功居業居朝皆讀父書世其家

卷之六

卷之六

百一 曼山

九江兵備副使陸公州傳

陸州字汝行海寧人嘉靖甲辰進士爲人貌優弱不能勝衣至遇事剛斷敢爲即責育不可奪嘗以南昌校官典湖廣鄉試故事校官處廩內乃品題之權御史多屬之簾外州旣默然不自得比定解額諸校官與御史俱坐至公堂州偶抽中式二人卷閱之頗紕繆州起袖二卷覆之以詰御史御史不能對卽爲轉易二卷同校者惴惴咸服其持正已遷刑部郎出守常德會鼎建 三殿湖北木運孔棘部木使某者頗乘勢爲奸利民間騷然州至爲調停差撥以陰折其獻設錄 卷之六十六 百三 曼山

非一時屬路賴以按堵先是榮藩嘗請郭西濱江地租而併稅鹽筏之泊埠者久之中官愈益橫索或闌及經行艦筏商人苦之州廉知非例下令禁治之中官惴惴憚州自是相戒欲跡郡受沅靖五溪諸水故築土堤扞之春夏水暴土蝕則兩崖之間不辨牛馬州請易土以石募民貨蠲帑金爲長堤百五十步高四仞廣半之滯卒始不爲災縣官以賦則淆混徵歛無藝良民或倍輸之稅乃強黠者終身負責漫不裁省州戒民毋入城納稅第習循環二籍鈴發里甲歲

於籍月終更互考成之完負悉有稽覈公賦大辦常俗不習爲商歲亡論豐歉穀一入亟圖貿商金以償官遭不且賤售富家因而爭時趨利故左右數從吏縣官預留穀防饑便母令販而出境州嘆曰此豈爲居積豪地乎民無金無賦無商無金柰何坐自窘東耶遂下令曰敢有以遏糴爲言者置諸法自是商民得通易有無驪然稱便州治郡三年不爲烜赫可異之政惟務約已愛民他如均傳費獎士類厯賑恤每事必爲之區畫期於奉法循理而已後以考績行尋擢九江兵備副使民生祀州于城北又一二年丁內

辭後錄

卷之八十六

百四

曼山館

袁考妣云

葬卒於家計聞郡中父老率子弟朝夕勸哭祠下如

江西按察司僉事馮公本清墓表

李東陽

浙之餘姚有僉事馮公者諱本清宋樞密使京之後曾祖通義祖彥誠考伯泰皆隱于鄉公生于洪武元年少學春秋游縣學磨貢爲國子生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在壬午之歲蓋三十五年也永樂甲申奉文皇帝勅回錦衣衛刑科官撫蘇松常三府長洲有宿盜聚至數百人督兵擒之同事者欲築論大辟公不可奏誅其首惡十餘餘差爲五等皆得不死上海行臺有淫祠爲尊前御史輒避不居公入而毀之妖遂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六

百五

息他如按賊吏振士風善政尤著再巡四川甘肅亦如之都御史顧公佐重許可凡臺議疏奏俾閱而後行庚寅扈從北狩歸辛卯考績擢福建按察司僉事分巡漳泉諸府無不理海道庭無留案惟死獄必審平反甚衆府歲輸番貨百萬而非其產公請半折鈔以甦民力建寧大水溺者爭附槎木蔽川而下公聯百艘爲浮梁截流拯之活數千百人會天變陳時政甚見嘉納時通賦繁重廷簡方面官分道徵之公得太平諸府以民貧不忍督迫善爲撫諭民感激爲之稱貸以輸僅踰月而畢事宣德丁未改江西巡饒值諸

府與御史俞謙錄囚安仁方莅事忽得風疾端坐而逝俞督官屬治棺斂歸其喪葬焉年六十矣其爲人老廉直不苟爲趨避久且不變嘗自號曰介菴人亦以是稱之

江西按察司僉事陳先生璉墓表 王慎

先生姓陳氏諱璉字廷嘉台州臨海人也先生生有異稟自少有志聖賢之學比長益深造詣永樂戊子浙江鄉試已丑會試名皆在第一時車駕巡狩北東待對橋門與蕭公時中輩倡和有橋門聽雨詩辛卯廷試賜進士出身改翰林庶吉士未幾坐郎中廬信士繁猷進劇疾弗瘳人侍因感疾卒先生哀之然未嘗歸怨於廬久之事曰股檢討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參攷漢唐以來儒先之說折衷之而一以濂洛諸儒爲準書成以疾乞歸就醫杜門却掃者十五年方出大臣咸禮於其廬郡守程侯賢周侯旭鑑尤敬事之民有歌某者以貪故誤罹於法程欲寬重辟賴先生之言得減死周用洪允嚴頭罷弗率者多杖殺之民懼求悅改周猶欲察其既往先生曰改行從善此在小人所難而猶有不免恐絕其自新之路頭民聞之益感愧圖自新間里有訟求一言爲決士大天不幸無過而幸不見棄於先生蓋雖投閒置散而能以善成其俗正統丙辰禮部聘同考試竣事乞歸執政薦起之陞廣西按察僉事叅提督學政纔五閱月嶺南數千里風化一新丁教諭公憂哀毀骨立

廬于墓側服除改江西江西七類素景其風爭自登

濯以求見錄學宮舊有文昌祠恣命撤之滿三載懇乞休致既抵家益謝絕人事惟以成就後學為務前及門者多去為聞人顯官推其平日所得於師者以用於時以不畔於道大率其為教以躬行為本不徒在於文詞之末也先生博通經史為文章典則為詩亦雅澹無綺麗語所著有集若干卷行于世先生家素貧而事母極甘脆母樂其養以壽考終而先生亦年踰七十矣晚年家益貧然急於行義嘗戒諸子遇貧乏者宜隨力賑之不必計其多寡若須富而後行

蘇徵錄

卷之六

百八

恐吾儒終無濟人之期知縣孫振望嘗往見先生顧其廬敝欲為葺治且請令庖人繼肉先生皆峻卻之惟以毀淫祠除宿弊數事為言曰使一邑安則璫也受賜多矣天順甲申今上登極詔進階朝列大夫明年成化改元正月祭酉先生卒春秋八十有二

俞憲陽君太榮

程致政

君楊氏諱太榮字崇仁其先居湖廣麻城至君高大父德吉元季為統軍萬戶有事于蜀因家郢都曾大父文興父弘道仕為邑之訓術通諸家負譏鑒嘗幼異君曰此子當不凡遣入學為生徒而勗之君果穎出流事業精行成思凡其宗以天順丁丑舉進士鄴都邑陋僻國朝舉進士自君始君為人剛直而宅心恕每思為有用之學故遇事不可即勇持之未始以人言自沮也策大理評事所獄獄必反覆參驗得其平而後已時廬陵王恭毅公長大理慎許可更官

蘇徵錄

卷之六

百九

屬十餘人獨才君可大用值有詔大臣各舉所知者公即以君名上升江西按察僉事江西民譁訟繁君治之不勞而辦嘗行部九江寧縣盜猝起攻陷郡邑殺將吏眾相顧愕眙計無所從出君不動曰是惡能為徐授策甲士躬督之與格大捷其眾禽其首羅萬珪及黨與三十人未幾盜復起九江君馳往掩捕之禽其首舒原一及黨與七十人南昌豐城為萬珪餘輩所苦君戒指揮王鏞密捕獲之凡五十二人自是所部帖然無敢倡亂者南昌有權貴人被盜其婿誣仇家數十人君察其狀盡釋之眾危君君毅不顧曰

某丁能以民命累勞也久之貢盜出危者皆愧  
昌寧民楊洪三武斷鄉曲以盜誣朱禮等二十八人  
死且半君其誣而真豪于法國邑稱快九江衛石  
戶田春與巡捕指揮李貴不相能貴知御史金忠素  
刻嗽益引春春不勝撈掠誣伏君獨疑之以白御史  
后王王仇案曰成矣時多憚金無敢爭者君即日上  
其事事下立雪春等十七人間者壯之君既以洗冤  
澤物爲已任不能復與人媼遂大忤權貴人以成  
化甲午致仕去去之日吏民數千人乞還君當道者  
方謀所以處之而君有決志不留矣君歸蜀鄉人莫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百十  
不高其節然君亦不能忽然忘世凡鄉人孤弱而爲  
奸媒理直而爲暴令所網者君必爲言上司曰某也  
冤某也橫其言一出于公上司亦敬聽之冤者得不  
死而橫者歛迹君事親孝一第後卽有父喪哀毀盡  
禮家饒于貲而喜施賑窮濟涉揮所有不吝君在江  
西貴溪高都憲上達嘗贈之文稱曰偉丈夫其歸也  
南昌張太史廷祥大書其行卷曰林下一翁而序之  
兩公亦近世聞人其言殆可徵也 論曰世率以爲  
刑官少仁故多不利其身與其後者是大不然刑所  
以輔世之治而濟夫仁者非以示厲也彼冤者釋而

暴者伏其辜皆仁之用而謂刑官少仁何哉刑官少  
仁因繫其人而豈先王制刑之意哉若楊君爲刑官  
中外十餘年所全活既衆而又進退以之亦求不失  
其本心而已然壽終名完而有子世其業將充拓而  
光大之利孰甚焉吾思世之論刑官者急于仁以爲  
利而弗之省也故爲之立傳君以弘治甲寅八月十  
六日卒年七十有三子孟琦陝西華陰縣丞孟瑛舉  
進士爲刑部主事其言議操履有父風

徵錄

卷之八十六

百十

江西提學僉事前翰林編脩黃公仲昭墓誌銘

林瀚

予友未軒黃先生以正德三年十一月一日卒於家  
公出唐御史滔之後勝國時有醫學教授曰大有者  
公之高祖有封工部主事曰文圭者公之曾祖太  
宗朝有曰壽生者以翰林檢討爲纂修五經四書官  
公之祖也考子嘉爲東鹿縣知縣公諱潛仲昭字以  
字行未軒其別號晚更號退菴居士世家莆之東里  
公以天順丁丑補郡庠弟子員已卯舉鄉試第六成  
化丙戌舉進士第二甲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丁亥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三

拜編修尋外調爲湘潭知縣又復內移爲南京大理  
評事歲癸巳陞寺副弘治庚戌江西按察僉事總學  
政歲丙辰致仕歲乙丑詔進階朝列大夫公十五六  
時卽篤志古學爲編修甫三月與同官今大司成章  
德然檢討莊孔賜同以燈疏忤旨一時士大夫有  
三君子之稱先嚴元雅應魁亦以修謨言事謫于是  
又有翰林四諫之號公請湘潭時給事中毛弘等直  
公等公與德懋又同得前大理之命寺之直堂守  
門隸卒率皆取其直而逸其人上下相安以爲故常  
公謂義不當得竟不取評事納薪者例二人同官者

援京例擬增一人以上請公與德懋曰吾二人

罪謫方省愆之不暇敢議是哉不署名今不署  
日得之亦不敢受也時有臺官縱子弟不法論者  
庇之公不許有富民兄弟相訟其家器物多干法當  
沒入官富民廣交游論者亦曲庇之且陰私善公者  
公請公亦不許戶曹屬吏有爲監倉大僚所構陷者  
公曰罪下官以媚大吏吾不爲也亦不許又有數人  
同爲強盜不得他財物惟得一婦人去相與汙辱之  
後竟弼之論者坐首惡一人大辟餘以未得財從未  
減公謂人與財孰重既得其家一婦人且辱之且弼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三

之謂未得財可乎亦不許凡所不許者皆反覆辯駁  
務盡其情所司亦多是公卒歸於正由是平反號多  
而忌公者亦衆矣三載秩滿請歸省既歸半載之間  
怡愉膝下東鹿公與鄭孺人甚安之還官僅半載是  
爲歲乙未丁內艱其年十一月繼以外艱公之居喪  
也水漿不入口者殆數日其哭泣也恒夜以繼旦人  
至不忍聞四年之間不離苦塊食惟蔬菓酒不入居  
成化己亥服闋赴京遂引疾乞歸或勸之留公曰吾  
親存尚不能俯首取祿以爲養今養已不逮吾復何  
求所以必赴此者乞一明白歸爾既歸築室下阜山



中興耕植木讀書爲文唯日不足暇則與田夫野老  
徜徉談笑得美蔭則共酌不惟忘其貴且忘其貧鄉  
黨間以閒節求者公甚拒之久則胥相信不復至矣  
一日廣東提學缺太學生簡進等乞起公不報弘治  
改元御史江洪以公與德懋孔暢皆宿學當召用

一許之至是公家食者十有七年矣三原王端毅公  
怒爲吏部奉詔起公令所司以禮敦促歲庚戌至  
京公叅謁吏部報入端毅公及門迎之以賓禮揖讓  
升堂相向再拜縉紳兩高之既而端毅公注公充纂  
修憲廟實錄官以須大用當道者皆公翰林時舊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百四

僚以宿忌竟沮之遂有江西提學之命公之爲教  
也務先行檢而文藝後責焉應諸生於唐虞三代之  
事有未知也於是通鑑前編之刻應諸生於朱子  
綱目之指有未知也於是綱目書法之刻又以君  
子立身莫先於禮於是定冠昏喪祭之儀刊布以示  
後學至於考校之嚴取舍之公則不待言矣歲乙卯  
仍疎乞歸慮不得報繼以二疏得請之頃喜動顏色  
郡邑師生以禮爲餞公一無所受既抵家尋舊樂如  
故閩之八閩通志延平興化邵武南平縣志暨孝  
宗皇帝實錄事目皆出公手公蓋精於校閱樊陽未

嘗以勞言用是精力亦盡於此矣公聰明敏達  
純篤平生刻苦爲學書無所不讀務究道德性命之  
原不爲口耳章句之習作爲文章典重渾厚亦無艱  
深聳磈之語雖剛方然不至絕物雖含宏然吟域甚  
明無譴語無情容身若不勝衣至於辨論古今商確  
政務則又犁然執議勇不可奪辭受取與嚴而真實  
苟爲非道一介無取其英英邁往之氣自其壯年已  
高視無前矣是以振策長驅略不顧忌雖觸逆鱗墜  
深淵未嘗少動其心及其晚年操執愈定惟義是視  
豈復知有谿谷機穽在吾後先當前却哉是以其進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百五

也非奇祿其退也非避事執得而輟重之哉公生宣  
德乙卯距今戊辰得年七十有四

按察司僉事陳紫峰先生琛傳 王慎中

嗚呼士敏於場屋之業而固陋浮淺殆其心勝專一經以自業茫然皓首尚不能通其義以傳於繩尺之文又烏知所謂聖人之學哉宿草未生相尋以敏自虛齋蔡先生出乃始融釋群疑張主新意推明理性於字析句議之間以與前儒相統承夫所謂聖人之學者其辨拇於條畫技指於解訓要以詳夫場屋之業而其意則進乎此矣虛齋之學方顯士猶鮮能習其傳而紫峰陳先生生稍後自以其意爲前儒文公朱氏之學未嘗聞虛齋之說也一日虛齋得其文於獻徵錄

卷之十六

百六

故長史李木齋公所嗟異久之李曰此吾徒也虛齋瞿然曰吾乃得此人爲友足矣不敢爲之師也於是先生乃介李公稟學於虛齋虛齋曰吾所爲發憤沉潛辛苦而僅得者以語人常不解不意子皆已自得之今且盡以付子矣於是講爲師弟子虛齋得先生而其學益尊蓋虛齋有託於先生而先生無所待於虛齋也先生之書布於四方家而有之學者治經求通於朱氏徵先生之書如瞽者失相從禽無虞俛俛然不知所如徂士之專精自名所業以授生徒者往往爲書其早者望先生之外藩而不見其門其高者

不能以有加也故其爲書矜名立號何啻千百皆泯沒蔽塞小行而不廣暫誦而輒廢惟先生之書焯乎昭布大行而久存雖與世相弊可也今書肆所板四書淺說易經通典是也嗚呼可謂盛矣先生姓陳名琛字思獻別號紫峰學者稱爲紫峰先生正德丁丑進士始授刑部主事乞爲南京戶部以便養轉南京吏部考功請告家居就家起爲貴州按察僉事調江西僉事皆督學政並辭不赴考功督學皆美官假令徊翔不去與牽挽而出又當有美於是者穹階峻秩當世有用人之柄者急欲得先生畀之以自詭得賢

卷之十六

百七

之名先生乃勇退而堅卧無幾微遲回顧望意世竟不得而榮之蓋爲母太安人之養也篤於天性而不見有可懷之爵祿由其大以推其細則先生之學者於書者非苟能爲言而已也家居却掃一室俯仰其間察見消長於草木葩卉榮悴開落之際景象委蛇與物共得一枝一葉照映闡徹人所同視而先生茂對之趣獨遠矣時放於山租水涯漁樵相問或賓綠原隰農圃滯談彼各自爲話言先生觀取感倡然有所樂不問其解否也絕跡公門監司郡邑諸大夫冀睹其面爲快注意傾下先生拆簡相報或報以一詠

而已亦不盡報也其有報不報惟意所到不視名勢  
崇劣禮數隆汙爲度量也由先生之大推之既無可  
懷之爵祿又烏有可美之勢利可畏之毀譽而舒心  
綽形以遊於世宜其浩然自適而一無所累也先生  
在仕不久事功無所表見爲刑部好在生人不喜於  
得情爲戶部謹於利遯不以自汙此皆祇行植節之  
士所能不足以論先生之大也昔由求言志千乘之  
國方六七十里之邛自課其用所以使民有勇而能  
足者可計歲而見效何其確也若夫及春而制裕與  
六七童子五六成人爲侶望沂而浴見雩而風此何  
猷微錄 卷之八十六 夏九

爲者然孔子喟然而深與者乃不在彼而在此其意  
可知也以先生之高使與曾點並時而生同門而學  
則鏗然含瑟之對曾點必不異撰於先生而喟然之  
嘆先生宜越由求而見賞矣始丁丑榜得士吾郡最  
有名給事史簡江公于光僉事林次崖公希元中丞  
張淨峰公岳與先生並以經學爲海內巨工張公尤  
號爲閎博而傑於文給事公淡於仕進與先生同趨  
好滯一官以卒僉事公喜事功齟齬於世迭起迭仆  
卒無所就中丞公方據顯事功爲 時絕出然林  
公悔其顛躓張公亦以酬俗成務爲多憂而恨道之

難行未嘗不高先生之決而慕其清也先生之書其  
天趣極詣神機妙契在於言語文義之外而已至於  
語文義之所存字謹其訓句詳其義顯名一門粥粥  
然如恐涉他足而誤塗徑固與治場屋者設爲如是  
耳其超然心會離去形跡而遺忘於累席幾所謂不  
枝葉於道而全其真者由是以推先生之大然則論  
先生者不徒有考於其書而讀其書者尚當有以求  
先生也與

江西提學僉事汪公應軫墓志銘

諸大綬

公諱應軫字子宿山陰人也生有異稟風格秀朗弱冠補郡庠生慨然以范希文自期取學齋廩餼周宗黨之鰥寡無告者丙子領鄉薦丁丑會試第二人敗庶吉士讀中秘書不入權貴門大學士毛公紀采時譽欲一見之終不往已卯武廟將南巡公抗言陛下有南巡之意臣民徬徨莫有固志倘不即收成命竟欲出行將至於禍生不虞有不可以言悉者疏入留中不報復與同館舒公芬等七人上疏懇留有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百五

曼山館

肆而公復禮遇之於是皆咎前使而深德公駕至都中使矯詔令泗州進美人善歌吹者數十人公奏泗州婦人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勅旨臣向募桑婦十餘人倘蒙納之宮中俾受蠶事實于治化有裨事遂寢今上登極召復舊職去泗之日行李蕭然父老送者皆泣下立祠建碑紀其去後思巡按審公欽薦剡有爲政以孝弟爲先治民以農桑爲本水清月白萬口一詞之語既人諫垣咸知遇恩思自效首論選后朝儀二事發端始謹微義甚至給事中梁本茂御史汪淵以言事罰俸公上疏乞恕言官開言路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百五

曼山館

旨跪門廷杖瀕死館事竣擬公戶科給事中在譴例詔外補出知泗州泗爲祖陵禁地役煩而土瘠民情弗知農桑公至首勸之耕買桑而植之募桑婦教之蠶事至於今猶知隴畝蠶桑之業皆公之賜也武宗南巡郵卒馳報駕且至他邑徬徨勾攝爲具民至塞戶逃匿公獨凝然弗動或詢其故公曰駕來未有期而倉卒措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爲奸倘費集而駕不果至將奈何時中使絡繹道路恣爲求索公率壯士百餘人列舟次呼聲震地中使沮喪公麾從人連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後有至者方欽戢不敢

踰數月廷議以公在館中協舒修撰芬夏考功良勝萬儀制朝倡率諸官連疏乞留車駕爲一時忠良宜隆恩數以優之詔陞俸一級公疏懇辭願以補支言官之罰俸者雖不得請識者壯之時有秦王守仁報捷失實爵賞大過宜當追奪公上疏申辯謗忌者稍息刑部尚書林公俊以執法忤旨去位公上疏請留居諫垣一歲中連上三十餘疏公念親老乏侍奏乞改南以便迎養從之比至留都承嘉張公孚敬安仁桂公夢同官南部方講大禮雅知公名欲倚以爲助議不合卽上疏請遵典禮崇正統以安人心公既言

孝惠太后發引不當由正門至是復有此疏以此糾  
獲罪而張桂並大用出爲江西僉事執法甚嚴不爲  
貴勢撓乃其存心平恕遇死因惻怛哀矜多所平反  
然鯁介不能徇人會與巡撫忤疏乞致仕未報抵家  
築小亭扁曰樂遂巡按江西御史徐公岱疏公文行  
名于天下忠孝尤爲著聞居官氣節特望攸歸久之  
臺諫文章謂不宜實公開散朝廷復以原官勅公視  
學江西既蒞事其條教一本躬行諸士皆信向之今  
太學士徐公繼其後用公科條無改焉居無何聞封  
君徵疾託校士上饒歸計至則計聞匍匐歸晝夜  
獻啟錄  
卷之六十六  
五十五  
號泣執喪如禮服闋臺諫相繼論薦朝廷將起公命  
未下而卒鄉人議白於當道奉公主於鄉賢祠祀之  
學者私謚爲清憲先生郡侯南大吉知公清而貧一  
日獲豪民后天祿將論死令其求公東則從末減石  
氏以千金丐命公斥絕不許南侯擬築禹廟山觀墻  
延袤十里民皆驚愕公致書于侯曰論禹平歲之功  
以一方財力爲陵不以爲泰若推其心茅茨土階而  
盡力溝洫豈忍以民山爲周垣乎侯聞言而止長沙  
太守李本著公傳謂公立心願學范文正而又願燕  
善美文章師韓退之許師杜子美誠慈師司馬君實

蒙邁師邵堯夫峭直師包希仁廉潔師趙開道政治  
師晏子叔蹇謫師陳瑩中孝養師尹彥明閑恬師林  
君復其飲酒怡曠亦慕陶淵明而師之蓋取法于古  
而成其自好不汚者也遠近以爲確論嗚呼若公者  
非世之所謂完人耶所著書湖集若干卷

獻啟錄

卷之六十六

五十五

江西按察僉事蘇君志仁墓志銘

林大春

君諱志仁字道先姓蘇氏其先國之同安人宋名臣頌之裔也頌後有為散猷閣待制者生子某主簿海陽因家于邑之魯瞻山下復卜鶴望居焉故今世為海陽人高祖諱金璉曾祖諱經祖諱沂父名思釋封承德郎吏部考功主事配許氏封為安人安人以正德丙子七月生君君生而氣宇清瑩穎敏絕倫幼從羣兒遊里社中或有以社鬼為言者衆兒皆驚散去君屹不動或怪問故對曰鬼之於幽獨人之於明也

獻徵錄

百五

何畏乎稍長好讀禮承德公使授之禮日記數萬言間疏諸儒傳註之失宿學皆自謂不及太守策其文置異等薦補博士弟子自是君名聞郡中矣嘉靖丁酉以禮經舉鄉試累再舉舉甲辰進士初君既舉鄉試謂人曰漢儒以經學名家而漢亦因之取士故儒者各執其師說以售於時朝廷有大災異大變置輒詔列侯問得失儒者往往依違詔指傳會經義曰此蓋某氏經云然余竊感焉夫聖人作經其指本相通而文或互見彼徒以一經行世何怪乎其說之謬也退乃更學毛詩諸經凡七年詩成舉進士云進士初

除得推官池州池州本江南大郡多豪家而推官

司理吏故純任法以搏擊為能而君獨持之以寬民有赴愬上官所者皆平滯伏乞幸下君及見君君從容為言要訟不義狀衆為感泣多罷去者即不悛訊得其情猶反覆勸諭不遵峻民於法未幾鄰郡寧國太守缺冠臣檄君假守治之君至一以治池民者治寧而休養有加時有偽為楚王世子遊者所至如王乘傳東至寧君不與見也使人言於王曰法王者非君命無出境大夫不越鄉而交今大王世子不厭風露而辱臨敝邑敝邑下吏竊守封疆義不敢幸見世子願大王急召世子王報曰此非寡人子也因擒偽為楚王世子者戮兵送楚江東南大安後君避新守還池尋以憲臣薦徵入為吏部稽勲主事居一年詔驗封明年調考功文選再調考功又明年調文選君既再入考功文選位皆次負外郎郎中遇有遷除考

獻徵錄

百五

嚴管從郎中視草尚書所多所論薦及保全善類甚衆士有去住得所者意君從中贊之亟往候君君辭不見也是時君在署久同舍惟楚人李封司與君並最稱蘇李會文選缺員外郎衆謂非蘇子必李生也至疏上乃同舍郎補也君聞之歎曰嗟乎是尚未可

以去耶因移疾自劾歸未上尚書使躡起之不起尚書以此銜君而李封司者復數數升堂語語侵尚書尚書大怒遂劾李奉職無狀辭連君下內閣調旨少傅徐公議曰郎屬無大罪願論事尚書前辭過計其削俸示罰可耳尚書悲曰同官互糾不得削俸何乃屬也於是坐降級補外李得兩淮運判而君判兩浙項之尚書能君復量移同知興化尋轉江西按察僉事俱未至以疾卒于家時癸丑十有一月也先是李在封司好談神仙百家說頗負氣面斥人獨雅善君時與君語甚歡自以為相得晚也而君亦每每為人獻後錄 卷之八十六

言博洽士必曰李生李生云後君竟為李語言坐累至貶死無一言及李生也亦可為難矣君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精於天文律曆之學下至金石彝鼎之文山川草木蟲魚之細靡不畢究所著有抱拙堂稿中興別響及日紀存疑諸書類多遺世獨立之意而實根極理道歸其本於正有足傳者

江西按察司僉事趙公汴行狀

黃燾水

隆慶四年庚午七月十有三日震澤趙公卒公諱汴字伯京震澤其別號也趙氏之先自七世祖于安勝國時始家吳之常熟後置太倉州割隸其地遂為州人世以道義名德望于鄉里再傳生鳴寔公之高父聰生謙謙生璧至璧而業始大璧生四子公父一遵翁璧其季也仕為直隸河間府知事以公貴封大理寺評事公賦稟卓異敦厚穎敏時偉然有大人志一日侍一蓬翁謁李文安公公大器異之曰是必

獻後錄 卷之八十六

耳

大而宗者一蓬翁勤于教子延陟必海內鉅儒公精研六籍博覽諸史洽聞強識含咀道腴屬文舉筆便成宛若宿構十五為州庠生即居第一後每試輒薦目為東吳才子督學御史肅公取列郡異倫之士考決魁解得公及揚州王斗松江沈愷三人曰某為書第 某為禮第一某為春秋第一後悉如其言郡守胡公招選郡中諸文學揚推藝文潤飾吏事公首與焉當是時公榮名籍甚愈自謙退恭雅略無浮靡矜誇之習人以遠大期之卒舉領應天鄉薦第一試文一出海內爭傳前模倣焉公生當正德嘉靖間天

下文運方興德行道藝之科廢而專尚文辭公思  
極詣一時雕鏤藻績之功粹然莫尚自是日衍日麗  
不可復加公實有以開之也公始發解都人士瞻望  
稱嘆傳言今秋解元已老不謂更少蓋公馳名早故  
也戊戌舉進士授浙之蘭溪令蘭爲八省通津使舫  
輻輳公調度有方費約用給隆寒暑展體靡懈或  
出應賓客雖涓浴後猶不解巾帶庭無滯訟案無積  
牘虛弊剔蠹百弛咸振縣治火繼以大水公經畫賑  
恤民忘其災時漁石唐公楓山章公爲邑尊官間有  
請託公一不假借人不敢于私發奸撓伏境內肅

獻徵錄

卷之十六

夏

如也興學校藝甄拔髦俊皆獵魏科躋顯仕自是文  
學博士始彬彬矣監司行部得公廉幹狀稱爲良吏  
薦書文上銓部行權擬注臺諫給舍部有素銜公者  
排阻之授南京大理寺評事公啓書折獄哀矜自持  
有所獻議廷中稱平民以不冤癸卯 九廟成覃恩  
貤封由是一連翁始受章服之榮焉未幾歷右寺正  
尋陞江西按察司僉事掌屯田水利兼理倉糧兵備  
公以一連翁年老欲乞閒就養翁不可乃就道居任  
閔月巡郵泝楚藩王聞公重名執禮候謁盡恭長成  
衛士方荷戟負鉏喁喁望賈父之來而公已承一連

翁諱旬旬奔還矣執喪焦毀行服墓次庚戌服竟  
瘠未能赴任辛亥當考察期公以險人浮託降職左  
遷癸丑罹母某夫人憂執喪如初時島夷犯徼公與  
二弟捐金百兩粟百石佐守城費上官義之檄有司  
禮幣致謝及題三鳳堂扁以褒異風諭焉避寇徙郡  
城故廬悉燬於夷曹夫人復下世遂絕意仕進丙辰  
有當道同榜者知公最深頻以書來勸公曰朝野傾  
佇勿失時也勉治裝北發建揚疾作亟返旆抵郡病  
甚矣咄咄督幾殆經歲向瘥乃杜門養病良時吉日則  
召親朋擊牲醢酒考鐘伐鼓留連歌笑畢日忘疲暇

獻徵錄

卷之十六

夏

則總轡湖山舒心縱目靜賞泉石有終焉之志或勸  
之仕歎曰夫仕非徒榮其身也將以吼國阜民也不  
幸譏廢弗獲少展其志命也亦已矣老復何爲哉若  
但以祿爵則性分中事不以外物加也侍御尚公按  
吳下車卽造公廬曰服公問素矣以公之才豈宜就  
虛閒散也特厯禮幣勸駕公卻不受爲書陳謝曰丘  
壑之人絕跡朝市久矣林棲澗宿各從所好而已丁  
卯今 上皇帝馭極極語天下方面官五品以上得二  
進秩公以例復原職加朝列大夫已巳秋卒公平生  
不慕虛譽不爲矯激可喜之行與人外和易而內



教人皆愛而憚之處族黨親舊未嘗有煦煦之態遇  
事輒赴其急人感服不忘自少敏學無間晷溺弱冠  
始室卽晨興佔俾多在鷄鳴前一老嫗執燭辨明而  
出夜分而入晝日不踐房閭曹夫人嬪公半載未離  
其面及登第四方生徒雲集闕合講授其中橫經鏡  
書鈎纂不輟特不動者述問爲酬應文字輒駢麗精  
絕常曰今世枯筆爲文詞率多白士欲籍聲譽以取  
世資若宦成名立何復勞心蟲篆與之較短長耶有  
詩文簡稿及駁稿藏于笥公精通醫技下及農圃卜  
筮陰陽諸書靡不覽究獨不解神仙事旣得疾始延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百千  
方士求導引長生之術霞篇蕊笈窮搜探討矣公三  
仕一介不苟取及居鄉不肯廢著書則以與時逐唯  
農畝所入歲以輸官而無羨餘常曰今世仕者率多  
漁獵於人以自封殖吾惟世業田宅是營而已若稱  
貨以取贏市肆以娶倍吾不爲也夫苞苴之防慮措  
民財也鵠豚之戒恐平民利也而殘賊之歌于小雅  
者正今日矣公獨在官則若食水之操在家則有援  
葵之仁亦難能哉公抱病雖弘履展則穆然宰邑樹  
鳴琴之績評廷流泣筆之恩若使假之以位其猷爲  
又何如也骯髒弗究所施何哉嗟乎執戟空疲一特

與拓落之歎衡門無改百祺垂清白之聲今有位峻  
上台名齊北十轉眼身捐名頹爲世觀笑者視公所  
得孰多哉

終  
徵錄

卷之八十六

百千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七目錄

江西二

知府

葉宗茂

楊仕

葉祇

李繼

張弼

陸廣

黃雅

曠璿

蘇錫

宋以方

祁勅

徐灝

陸化淳

同知

王佐

張獻

通判

郎敏

翟溥福

王昇

金潤

李良

周彥

邵應仁

朱諫

曾典

康河

張絃

蔣坎

施奎

推官

林萬潮

知州

顧光遠

知縣

俞貞木

鄧顯

范琛

湯建衡

縣丞

李恭懿

教授

黃勳

教諭

陳雅言

訓導

金固

唐欽堯

黃尚質

劉脩已

張彥方

吳源深

仇和

張時宜

陳賢

劉奇欽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七

江西

知府

序故葉太守宗茂事

朱升

新安葉宗茂有清才年僅四十有四卒于金陵邸見聞者哀其遭時之不偶也爲之賦詩而其里之老友朱升爲之序序曰宗茂葉廉翁之子也生二歲移家于蓼自幼具以敏給聞稍長治進士業從余復卿先生學戴氏記歲丁亥歸就鄉籍試有司明年予歸自燕山取道至蓼訪之後五年淮兵起宗茂避地歸鄉

獻徵錄

卷八十七

一

兵旋至睢郡邑宗茂從鄉兵奮禦搆能後四年江南開省或薦之起家知婺源州時州境未定非美官也旣而鎮戍官適前從統鄉兵者于是上下相安得其撫字之政再考乃代代者不善於民宗茂美聲益遠播矣使說蜀說所長也旣而不遣使督造戰船事集使守饒饒境接婺源民懼其至戊將與之不協不久罷去謫濡須二年讀書治藝不成戚或又施其所督造船不善重得譴去年使城築所賦尋仍十倍其家產不給也子仁效緹縈上書得免今年夏以病終嗚呼宗茂而止于斯耶宗茂風神秀徹言笑媚好讀書

史不數過成誦爲人北方解說無不喻焉

好賓客急人貧難有國士風俗詩有思致多所論滔滔不厭倦一時欲有爲于世者往往以器略待之然而天性率直不能曲爲謙退推讓以苟悅人視己之善如人之善視人不善如己不善非古心古道之士不能不相齟齬宗茂之得譽毀以此楊子雲曰世亂則賢聖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亂世之氓困于供億仕則困于責任不能集事者得罪而禍亟集事則事愈歸之田兵錢穀撫綏應對豈一人身所備一不善卒不得免焉使宗茂之涉世也得三四十而不亂卒其經業名進士也展其政事良有司也又加之以年壽斂華而實爲賢公卿鄉先生以善後來使衰老者得所倚賴豈不甚善而乃止於此豈特其一身一家之氣運邪始宗茂從子游與婺源俞仲謙偕二人通家昆弟出處必相從仲謙能以義相正若不相能也宗茂旣卒平生所與善相附者衆而能存念其孤永其身後名者仲謙一人予故雖以宗茂能得友古心古道未始絕無人自慰而重念人間世之可悲也嗚呼宗茂則已矣吾與仲謙何時而已邪

獻徵錄

卷八十七

二

饒州府知府郎敏傳

實錄

郎敏河內濟源人洪武七年以國子生選入武英堂紀事授監察御史九年七月以能陞饒州府知府敏爲治廉明有惠愛樂平縣民有詣闕訴邑大姓五十餘家謀逆者詔指揮潘某率兵往捕之兵至饒敏驚曰樂平民素淳朴未必有此吾爲郡守不可使民死無辜請先往察之至樂平民皆耕牧如常時敏廉得告者乃無賴子素以假貸不得怨諸大姓故重誣之莫獲賞耳敏還白潘初不之信自往察視故如敏言於是各以其家長至京辨其誣詔遂釋諸大家

卷八十七

告者

袁州府知府楊任傳

忠節錄

楊任浙江嘉興人母章氏初生任有胡僧過之聞啼聲歎曰此兒異日必顯終不免刑僇耳任性至孝嗜學洪武間由人才擢知袁州府黃子澄一見以國士許之守袁政多宜民北師起任引疾歸壬午事定子澄出徵兵往約蘇守姚善航海去善不可子澄乃至任家與任謀求舊君圖大舉事泄任與子澄俱被擒至京磔于市任子禮坐死籍產族誅凡九十三人任別屬金莊章范諸姓發戍邊者又百餘家云

卷八十七

四

南康知府翟溥福傳

黃佐

翟溥福字本德東莞人永樂甲申進士筮仕知青陽縣青陽地僻民稀因其土俗爲政一以恩禮爲本民甚戴之縣治近九華山山麓多虎爲民患齊沐爲文檄告山神曰民罹虎患今之過也禍于吾民寧禍于令身二日卽殲巨虎一境賴寧邑人勒石紀之移知新淦田里廣而政冗訟繁能推誠布公教民禮讓秩滿陞刑部主事川法平恕進本部員外郎尚書魏源薦其有牧民材出爲南康府知府至則訪民情採疾苦省刑罰禁橫征先是郡值歲歉民有擅取富室穀

穀徵報

五

粟及收漂流官木者百餘人前守論以強盜悉寘重典溥福盡杖而遣之閭郡服其明封康瀕湖舟楫苦風濤無栖泊所遂捐俸築石隄延袤百餘丈舟人稱便後共立廟祀于隄上政暇遊廬山見白鹿洞書院遺址經元兵火蕩爲瓦礫喟然興嘆以爲政本在是乃捐俸率郡邑之尚義者重鼎建之延致仕何博士爲師簡民間俊秀子弟受業其中會朔望親臨爲生徒講解老稚觀聽動以百計自是郡民皆知慕學者續赴部以老疾辭侍郎趙新嘗巡撫江西知其爲人甚詳屬聲曰翟溥福江西第一郡守也豈宜遽退懇

乞累日始得謝事別郡之日父老以其清貧爭持巨金餞送溥福力辭不受皆挽舟涕泣不忍舍因留帝立廟祠焉又配饗于白鹿書院之三賢祠三賢者唐李渤宋濂溪晦菴也後并祀賢守號六老堂年六十

穀徵報

六

六卽投老歸杜門却掃惟觀書教子孫講誦而已足跡不到公府口不言有司政令居官三十餘年俸祿盡損以營公務故家居田宅絕無所增平生廉謹剛介始終一節庭廕蕭然清貧自甘年七十一卒論曰儒生擅文墨而忽公務俗吏事簿書而急操切迂且驚之過也驚則瑣瑣條貫於風化罔所裨迂則惛玩

哉

江西饒州府知府葉公砥墓志銘 主直

公葉氏諱砥字周道更字履道蓋楚沈諸梁之後以所食采爲氏居南陽王晉有諱儉者爲括蒼太守因家焉其後又徙上虞高祖萬曾祖明祖某父良玉皆不仕公天性明粹喜讀書早喪母童氏又喪其父皆能以禮居喪不惑於流俗嘗受學鄭陳文昭樞李鮑仲孚二先生皆元故臣博學有文章嘉公篤志爲之傾竭底裏由是學行大進洪武庚戌公以明經取進士第得定褒縣丞兵荒之餘民未安業公勤於撫字流亡來歸乙卯坐累謫涼州公處之泰然曰吾無愧

廉後錄

七

於心足矣日杜門爲學有詩寄予曰不須詢遠道窮達信乾坤更號坦齋又號尋樂作賦以見志士大夫謫居者皆宗之守將西寧侯宋晟亦延致家塾爲之師已卯求賢陝西按察副使羅某臨江知府劉鵬上虞知縣李惟忠皆薦其學宜任史事遂起爲翰林編脩又有言其堪任風憲者復陞廣西按察僉事用法平恕獄無冤滯吏畏而民愛之嘗兼綜三道印出按郡至遷江會洞獠數出沒爲害吏民洶洶欲遁去且以無備諷公請少避公曰我去汝縣官必遁民何恃以安卽命料丁壯立保伍寇來併力禦之彼豈不畏

死耶頃之報益急公下令如故不爲動寇亦卒

至水樂初以吏事被逮籍其家惟薄田弊廬故書數篋而已事白還之仍令與史事書成改考功郎中公進退人才品第高下大小各適其用尚書蹇公一以藻鑑任之他不濶以事會脩永樂大典徵天下名儒命公爲副總裁稽經考史無不愜當仁宗皇帝在東宮緝熙聖學擇儒臣侍講論公預焉其言于上者必堯舜周孔之道非是不以陳爲郎中九年俾食四品祿職如故公重聽誤以爲授他職上親灑翰授之至今寶焉久之公引年求去不許乃自言於吏部曰砥

廉後錄

八

老矣猶叨祿在朝人將謂何上若不棄願得一小郡牧民庶報效萬一吏部以聞卽拜饒州知府公先教化後刑罰興利去害摧姦植柔民無愚良不愛之如子水旱爲災憂若已出每齋沐致禱必獲有年人以爲德之應郡故有磁窰銅冶而丁調不減他郡公爲力言於布政司得減四之一時方營造工之受役者當給糧贍其家布政司下饒州於遠輸內留八萬石給之公謂非戶部意不可衆譁然利其便請必從公終不許未幾部符下他已入倉者皆反之民使遠輸勞費彌甚衆乃服公明決皆拜謝布政司亦自愧其

所行凡再述職京師皆以恤民隱革弊政去汙吏  
急然謂悅之風俗厚其民勿化有訟者必以理論不  
付曹民知公之愛已也多悔悟而罷有婦代前夫子  
訟蓋欲資其後夫公揣知其故窮詰之以母子不忍  
爲詞公曰爾不忍悖其父而從人耶婦慚伏逸去由  
是無理者不敢至其庭訟簡刑清民歸德焉戶口增  
至萬三千士之取科第者加數倍於昔公年益高而  
燭理益明遇事亦若無足爲者嘗賦詩以自適卒丑  
八月有疾作書戒子孫以睦宗族和戚姻重義輕利  
毋貽譏於後世尤以不能報國恩爲慊是月廿一日  
卒於郡廨之正寢距其生元至正壬午二月初六日  
年八十郡人無賢愚貴賤皆哭之哀平生爲文甚  
多坦齋集今所存者南行藁退朝藁芝山藁經進  
表及經筵講義

江西撫州府知府王公昇事略

王昇字樂甲申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時朝廷詔  
天下壯邑擇有才望者爲之授江西安福令扶善抑  
惡以民瘼爲已憂甫七月境內順治以舊官代還邑  
民涕泣攀轅塞道改湖廣羅田令蒞任三載百務具  
興今黃郡誌以廉吏書歷大理評事左寺正鞫讞解  
燒類多所平反宣德五年詔求良二千石少傅楊士  
奇薦昇出知江西撫州府時論天下治平以撫爲第  
一九載當遷撫民三千七百餘人列疏請留聞于朝  
上嘉之加正三品秩仍掌撫事疾作上疏乞歸居鄉  
獻徵錄  
惠善樂施凡親戚宗黨有貧乏者婚姻喪葬之不能  
舉者悉傾囊助之生平澹然無欲惟養一鶴自隨暇  
或鳴琴歌咏時人蓋方之趙清獻云

南安府知府封南京刑部右侍郎金公淵

弘治癸丑夏致事南安府知府封南京刑部右侍郎金公卒於家明年甲寅公之孫鄉貢進士麒壽援例以郵典奏請于朝上命工部營葬事遣南京禮部致祭于家公金姓諱潤字伯玉靜虛其自號也曾祖諱仲實祖諱銘世居錢唐國初以開右賓京師占籍上元考諱鑑號安晚翁贈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妣姚氏贈淑人世有令德慶鍾于公生而器識穎敏甫弱冠父母教之詩書應口成誦年十二從安晚翁遊華陽洞索紙賦詩人以神童目之尋選充郎

諱錄

十一

庠弟子員銳志經學正統戊午移應天府鄉解持紳長者多忘年樂與之游春闈卒業曾監授司務兵部以宏才雅操爲大司馬王公驥徐公琦鄭公楚于公謙所器重凡軍國大計公多與聞所言屢中事機諸公益奇之有言赤斤蒙古地產異物可資軍用者議欲取行之公言昔有小校顧誠者因凍餒嘗獻其伎遺用於邊主將失郵誠亡命他處使彼知此以前夷狄貽患非細奈何啓其端也事遂寢已已春公見北虜瓦剌勢熾潛謂于公曰聞冠都茂士不足慮可慮者九刺也狄必入寇宜預防之旣而見鄭公驥

諱錄

十二

起知其弗祥時內閣曹公亦謂公曰天下事某未盡知君宜有以告我公咸知已爲之盡言多見采用其時尚寶丞夏公瑄主事王公偉咸負用世才慎許可獨深契公每談國計至竟夕忘寐是秋虜也先犯邊車駕將親征公曰鄭公白小虜不足煩聖躬公盍一言鄭公愕然曰事急矣奈何爾爲我白王冢宰胡宗伯二公公往言之遂率諸司聯章上陳不報未幾將臣失律駕留虜庭京師戒嚴公卿相向而泣公自于公曰大丈夫臨危授命正在今日豈徒自經溝瀆耶當獎率忠義之士養銳詰兵堅壁清野以待之使彼進不得攻退無所掠不數日當遁去矣于公技淚謝之於是召募義勇數萬人以守虜入知我有備且無掠食果遁去有言置藥水草中可毒虜衆人馬公曰祖宗以天地之心御四夷虜猶背德寧有藥毒可禦侮耶不果行于公問守衛大明門欲青瑩木刀爲杖如何公曰刀劍用金利器也今用不利之器守衛可乎于公卽奏開武庫取國初兵器用之自是軍容復振明秋虜服罪奉駕還京群臣出迎或疑虜有變趙趙不敢進者公曰主憂臣危臣子於君父所在可畏變耶遂出迎拜時謂于公有朔衛功實



不知公贊襄居多公不自伐也未幾擢公知府公往竭心郡事凡興學勸農省刑薄賦養起廢墮以至樹蓄溝洫之務靡不脩舉先是境多虎害公檄城隍神俄一虎自投檻中羣虎屏迹不踰年境內大治民愛之如父母九載秩滿當遷民無老稚咸遮道攀轅留之吏部考最將膺鴻漸之用時公季子紳仕刑科都給事中屢摠忠藎納說犯顏日被 寵顧公嘆曰仕宦貴知止足吾有子行吾志矣吾其歸乎輒懇乞致事時春秋方六十有一聞者咸高其風後給事陞南京大理寺左少卿再轉刑部右侍郎公兩受

諡

忠貞

三

諡

忠貞

甫

童軒撰

九公天性孝慈爲鄉人取式胸次高明遜傲端居一念可對神明其視得喪榮辱若寒暑代謝於前而心不少動待人有誠喜接引士類雖高年猶清談塵壘不倦興至輒鼓琴賦詩嘗製伊尹操以況其志時或寓筆山水間天機所到咫尺萬里人皆寶之涉獵六籍子史傍及天官地志兵法聲律醫卜之學靡不究而通之所著靜虛稿外稿南山十秀集凡若干卷文章冲澹雅則有古作者風尤邃於易嘗畫圖爲解及著心學探微十二卷推明造化人事之迹約玄闡秘

殆有功於康節邵子云

童軒撰

吉安守李君繼墓表

陳楠

君諱繼字孟承姓李氏蘇之吳縣人其先本姓潘氏爲吳江人君之曾祖宜嘗冒李姓至今因之父茂實母吳氏徙居吳縣今遂爲吳縣人君生俊偉異於常兒稍長被選補郡學弟子員卽砥礪問學恥與不如已者伍學博士莫不器重之宣德四年卽以書領薦京闈明年會試禮部名在副榜授福建建陽縣儒學訓導教人學有造詣諸生賴之以成就者恒倍他館且負才氣上官接見之者咸以遠大期之君亦未嘗少自畫也正統三年河南禮聘同考鄉試藩憲服其識鑑精敏以官建陽歲滿超遷國子獎掖賢能賑恤困匱表然出其倫輩公卿貴人無不知其名者余每奉制有事于廟學見君嶄然在儒師中心恒識之會詔多官各舉所知以補郡守余遂以君名應命下擢吉安府知府時閭閻寇起屠劫其鄉聲聞遠邇吉安無藉貧民乘之攘奪巨室之粟者邑不下數百人更數日不戢相扇而起有莫知所至矣君適下車不暇上請卽督兵擒獲其首事者十餘輩皆撲殺暴示九邑聞之帖然安輯而復除察平日惡聲著聞其勢終不可遏者如吉水劉蘭秀萬安郭効輩數人悉置

之法由是毫奸斂跡無復有肆惡者人以爲得古人刑亂國用重典之意讎人有以此爲其罪訟於朝者余復爲陳其故得以辯釋還官未及一年脩舉廢墜作興學校賑恤饑貧民方蒙其豈弟之惠而以母喪去官士民皆欲乞留而不可得於乎君其吾邦之賢大夫孰計去而竟不可起而余爲之表其生洪武庚辰九月沒以景泰五年五月年五十有五君性軒豁而志有爲使其得志有永將如神駿之驟長坂殆無復顧夷險而莫之能禦矣惜乎天賦之才而齎其壽詎可使其見於設施有足尚者之不自於身後也哉故爲之書而立於墓上之石

江西南安府知府張公弼墓銘

謝鐸

成化丁未夏六月十有三日南安守華亭張君汝弼以疾卒于家其子寧海令弘宜將以是歲冬塋君祖塋之次以狀來請銘于予始予天順初與吾友今亞卿黃君世顯故方伯陳君士賢僉憲林君一中識君於時蓋三十年于茲矣慨念疇昔一代交游稱豪傑士若諸君者固落落可數予驚下病且不死既銘吾一中又銘士賢而尚忍復銘君也哉君諱弼姓張氏汝弼其字也其先汴人八世祖稱斗山先生者宋南渡始居松江之華亭父熊應以睦族稱號村居子獻徵錄

卷八十七

十七

所君貴贈兵部主事母胡氏贈夫人君少穎異過人既壯以詩經領景泰癸酉鄉薦登成化羅倫榜進士倫以言事忤宰相去國君作詩慷慨送之未幾拜兵部主事轉員外郎久遂有南安之命南安兩廣要衝大山長谷亡命嘯聚爲民患者衆君下車悉捕滅之尋慮民之貧而勞役弗息也亟請諸當道者俾均節之且得以食其力于商而橋梁道路之利因亦以時興焉既又毀淫祠百數十區爲社學凡先哲之嘗蒞茲土者若張九齡李綱劉元城諸公皆特爲立祠至周程三先生則旣祠而又別立吟風弄月臺以深玩

景仰蓋於教化風俗之大者其惓惓又如此初君之

外補也人咸惜之謂君者盍畱以羽儀明廷藻繪一代太平之治君固不滿淮陽而卒有成績至是始謝病歸歸之日民蓋相與立生祠焉歸方三年天竟不憖遺以卒年六十有三而已惜哉所著有鶴城天趣清和慶雲諸稿凡若干卷號東海翁又和果海手稿若干卷行于時蓋君手筆也君以靈識異稟充之學問老且不倦詩與文成一家草書之妙論者至推爲一代冠冕然世之所謂文人者類近浮薄君獨惇尚行履慨然以風節自將雖論議間雜諧謔而往往必以聖勝故彭都憲鳳儀嘗論其天分人品學問政事有如此者而君亦嘗爲予戲評其所能曰人故以書名我公論哉吾自視文爲最詩次之書又次之其他則非吾所敢知也恒相與一笑而罷噫昔人稱趙孟頫爲書畫所所掩莫克盡知其文章與經濟之學然則君之所以自道者其亦有感于斯乎

獻徵錄

卷八十七

十八

瑞州府知府李公良碑

徐頤

李大夫諱良字堯臣為人魁彥羨而軼性孝弱  
母喪擗踊五內血上嘔逆病遂抱病終身焉少好學  
純皇帝時舉進士第除南京刑部主事尋擢員外郎  
郎中治獄不設詐善窮人情明廊簡易民以不冤大  
司必重可之凡諸曹疑牒輒移決焉牒就李大夫決  
無不人人當意願死者歲甲辰擢知瑞州府州民故  
輕訟好飾奸李大夫既長法令刑理又善窮人情決  
獄不宿於是郡治清而豪狡屏迹矣丙午歲饑民大  
饑李大夫善爲長短補貸之法以掠之全活甚重民  
有掘地得大窖中錢若干緡走隸欲私李大夫李大  
夫曰此天以活吾民耳召父老會而散之民大悅其  
政體約而安惠而不費務爲宏博不嬰近聲古稱不  
煩庶其近之矣李大夫讀書善推指故弱冠卽爲弟  
子師及爲郎時退省中輒爲學者講說循循不倦其  
守郡益表學官繕垣宇進諸生必親爲問難宣暢疑  
滯析若解鰲諸生皆自以爲莫及也母喪去官尋遭  
父憂泣血毀性竟以疾終年五十有六任重道遠惜  
乎其未究也李大夫之先本是縣真如鎮人也考綱  
封郎中母鄒繼朱並爲太宜人娶徐氏亦爲宜人子

二人縉憲憲貴加贈考中憲大夫姚恭人李大夫生  
有爵死有贈可謂高朗令終也已所著歌詩記叙若  
千悉藏于家

瑞州府志

卷八十七

十一

南康府知府陸君廣墓志銘

邵寶

南康知府陸君士弘得請致仕之三年弘治乙丑  
詔進階亞中大夫又七年辛未以疾卒初君有南康  
之擢也子視學江西以白鹿洞書院爲朱子遺蹟圖  
惟新之願學田歲入民逋吏竊勸我稽閱聞君來則  
喜謂諸生曰郡得賢守吾事將有托乎旣而聞君病  
且致仕則又相顧以歎比予東歸得一再見辛未北  
上君病少間力而餞予湖上蓋不數月而君計至矣  
年五十有八嗚呼惜哉君諱廣陸其氏士弘其字別  
號新齋世居無錫梅李村君祖安字永寧永樂中仕  
獻徵錄 卷八十七 十一

至臨清縣丞清謹有惠政於是子姓日繁析而城居  
臨清生民表配趙氏有子二人君其仲也民表以君  
貴贈承德郎戶部主事趙贈安人君年二十一舉鄉  
試乙未卒業南雍王文肅公重其器屢稱於人已亥  
丁父憂弘治庚戌登進士第觀戶部政以例歸省辛  
亥還部夢不利於母將告歸適公幹江南因省焉居  
月餘母暴病卒人謂之孝咸甲寅成拊養禮或賄之  
過君謝曰喪具惟稱凡墓事雖細必躬諸子請代君  
曰此固所自盡也乙卯授戶部山西司主事尋監太  
倉出納風夜共職計及竹木蒿秸率不入於凶盜又

疏請輸賈待用無棄無闕而人便之丁巳監兌千小  
灘戊午考三戔還奉父母贈敕告于墓已未巡督畿  
右諸倉蓋所流地凡千餘里內頗外邊武衛參錯官  
吏士卒及防秋戍役若干萬人皆受給于君君公平  
周豫畢精殫計而持之以恒事無遺如論者才之以  
派爲道中議關分司寓家人焉以便巡歷或謂君曰  
且代矣何庸是爲君曰苟便於事代者安猶吾安也  
卒成之會中官黃順辭退莊田 上以賜藩邸驕侵  
于民司徒簡往覈者或舉君君毅然請行立爲驅之  
民則大悅先是畿內諸倉有伺馬菽久腐且棄或抵  
獻徵錄 卷八十七 十二

數給軍往往生怨君旣酌給更立輸賈法平糶直給  
有備無壞且省道里費以備荒賑疏上行之庚申再  
考稱陞廣東司員外郎總監太倉出納於同事有紀  
綱焉時京城米石銀三錢而山西輸者不啻倍費君  
請令有司輸賈如畿倉法壬戌陞湖廣司郎中每  
裁覈章奏惟民情國計先後重輕不敢苟徇是歲南  
康守缺吏部上君名比命下皆稱得人君行出潞河  
勿于衛溺死蓋於是病疾遂有歸志是冬疏乞致仕  
癸亥得命君歸建祠堂置祭田開塾延師凡諸家政  
畫然畢舉或問君官政鄉人曰吾不知政觀其家可

知已家居數年簡出慎交人鮮干以私每鄉大夫社  
飲雖甚歡狎而深長之思輒形于言既醉則膜坐待  
醒非夜不就枕平居度步擇言審視詳聽几筵書策  
各有常置蓋自諸生至歸自官不愆于素云

彭韶

彭韶

彭韶字叔章鄉試士獨正統丁卯陳冢宰一科登第  
累舉猶宋劉著作之榜然明年戊辰廷對所得尤多  
冠聲名之士內而保傅外而牧守森布天下人仰  
之若故轍守周公廷桀其名下士之一也公諱彥  
美丰姿有才諳曉世務初授戶部主事已巳之變  
郊有戎壘公提千卒分主給餉犯難冒險能以智自  
全虜去監收京儲景泰初遣勞軍于西蜀歸復差通  
州等處債收芻茭公在京通出內嚴明風靈室穴軍  
民德之天順改元英宗皇帝復位大行黜陟命吏  
部擇郎官御史有望實者為牧守得公等十有四人  
宜入便殿面諭以治道賞實楮賜宴而遣之凡此皆  
前所未有異數也公拜知温州府浙東之俗習尚華  
侈巨室好事關節以立聲勢吏胥缺輸貨于官以補  
之高下有價士惰廢業累舉乏人面前馬走善設間  
符同凡囚繫以氣相勝積歲月不得出公到官正已  
率下內外有微申嚴禮制暇日課士而辟吏用所長  
事務叢沓一見輒有斬斫劑量得宜訟獄小大剴期  
與決多不越三日五日諸為奸利相戒遁迹嚴政一  
切改紀焉郡地邊海珊江沙漲存處不清而說不覓

業民以病告公按量得實爲更正之貧戶始復生意  
他如學社與梁之類屬有司當行者無不完繕郡以  
大治屬邑父老咸嘆賢父母以爲創見府學潘生濟  
以公直其藏匿逆黨之冤繪象于家祠之巡按御史  
聞難上疏旌公異政將再書考丁父封主事公憂服  
除改知饒州府配極糾摘將以抑強扶弱而公性豪  
整廉隅外見不能爲齷齪細謹態巡視九卿簞簋不  
飾公恥之遂致官政而歸成化六年庚寅秋也於是  
太夫人翁氏尚無恙公樂養之暇撰載德堂以奉晨  
昏寶書堂以榮誥勅傍列勤友齋禮賓所博古軒以  
藏徵錄

卷八十七

五十五

備文會燕遊之適閩藩叅政陸公孟昭爲立歸樂坊  
於其第十三年丁酉以疾卒年五十七

江西贛州府知府顧公璠墓碑 吳寬

公諱璠字德明世居吳中爲著姓曾祖祖榮皆不  
仕父與永樂甲辰進士稱疾不仕教授鄉里以易師  
終身後以公貴贈監察御史母余氏贈孀人公少孤  
而貧篤志問學刻苦特甚宣德壬子中應天府鄉試  
正統丙辰登進士第選爲翰林庶吉士凡四年授行  
人秩將滿用大臣薦推福建道監察御史久之陞福  
建提刑按察司副使俄爲姦民誣奏事旣白糾調知  
贛州居官五年以老乞歸年八十五而終實弘治乙  
卯年月一日也公爲御史最有才名嘗理山東長蘆  
兩運司鹽法宿弊頓革商人便之踰年再出巡山東  
適值饑歲或建議犯徒罪以下者贖米宜加於舊公  
言今米價騰踴民方不堪使乘急多取是益困之也  
當如舊便饑民奪富家粟吏擬以強盜律公言荒政  
緩刑殺人者宜以減死論一時全活甚衆至於吏或  
不職則自布政使以下輒劾退之不少假借時太保  
王公文學都察院事以公得憲體移文御史凡出巡  
者皆當以公爲法歲滿吏民奏留一年 天子特從  
之及自閩泉調贛人頗爲公不平而公至則方博詢  
民隱專以安撫爲事屬縣有長河洞洞限險悍不特

卷八十七

五十六

出沒劫掠屢召諭之而勢益熾公以為是不示之以威吾民終為魚肉而已偕守臣上疏言所以勦絕宜朝廷用其策兵至則芻糧已具士卒用命捷奏蒙賜金織文衣一襲寶鈔二千貫以旌其勞公有治才遇事裁決從容不動聲氣事無難易無弗辦者賴故多訟民莫能欺若豪滑吏胥皆斂手以服人至於今稱之既致仕躬治家政益有條理而節儉簡靜人莫能及雖老猶善談論每舉一事纔纚然始末不遺往往以居官之法為後生輩道之皆可持而行也蓋公自入官以來凡六十年而家居半之康強自適福履獻徵錄 卷八十七 二十七

加厚有千餘慶再登甲科以司空屬考最優蒙恩進  
借人以為公榮

南安守鄧公應仁墓表

湛若水

正德戊辰秋七月二十三日南安郡守鄧公容菴先生卒于家越二十六年甲午其門人南京禮部尚書湛若水揭先生善行之表表者為表于墓石若夫世系具一家譜細行載于誌狀吾無表焉爾或曰請問先生所謂表表者若水謂曰世詎見所謂善人如先生者哉沉默雅俗喜怒不形言色不厲雖其學力涵養則然而厚得於天者不可誣也於惟先生之大善有七焉曰敬曰孝曰恭曰惠曰威曰廉曰儉是故穎悟天發德器夙成專門壁經人奇大器遂名邑庠發解辛卯非敏乎克敬于封君秋窓員外亦克敬于母劉繼母胡無間于二宜人居家雍睦無間言于外內非孝乎爰舉進士奉使孔林執事有恪不怠君命非恭乎出宰東流載補蒲城圖難為易德化是敦勸農興學遐不作人六事咸舉當道交推及守南安下詢民瘼能行利害如已忻戚非惠乎鄰境盜興肅及南安身率民兵以守以攻卒梟惡首以奠安民非威乎郡俗健訟以義論遣歸者數千厥有疑獄一訊立斷民以信從期勿犯公不可謂不威也陟于南京戶禮二部邦體圖計咸稱其職不可謂不敏也大吏嶺



南番貨攸經例十抽一軍餉是供濯以清介前弊悉  
祛商賈頌焉非廉乎竊素自奉口不擇嗜體不擇華  
居官三十載囊如貧儒曰以遺後非廉而能儉乎惟  
先生其茲七慾百善咸臻是以方歸而民遮道入甬  
既去而民肖像以祠故曰豈可以聲音笑貌爲之哉  
是故表其表表者而出之以眎來裔先生諱應仁字  
子榮

獻徵錄

卷八十七

七

瑞州府知府贈左叅政鄺公璠墓表

費宏

公以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卒于家明年公子  
鄉貢士濤澡汴疏公知瑞時討寇之功以贈請大司  
馬覈功載叅賞格謂有遺報焉 天子追贈公爲江  
西布政使司左叅政於是公從子編脩瀕備述公行  
來徵子表其墓上之石按狀公諱璠字廷瑞別號阿  
陵姓鄺氏其先世爲廣東高要人大父諱福始徙任  
丘父諱觀政丞海鹽母戶封大宜人孀公時夢異人  
以犢角馬蹄磨身牛尾書其門覺而公生自幼以穎

獻徵錄

卷八十七

七

異聞弱冠學於莆陽陳乘善淹貫羣籍弘治壬子中  
順天鄉試明年登進士出知吳縣下車卽有能名中  
使道吳知公不可犯例給外一無所索或冒貴戚來  
謁勢張甚發其奸并餘黨擬配朱氏子以販漆富謀  
殺弟母曲庇之官數易弗得其情御史以屬公夜夢  
所殺來愬語含糊莫辨似謂其嫂氏兄子害之公曰  
是必斷其舌矣明日使人扶其口驗之果然獄遂成  
御史神之邑五萬戶其貧富公輒知之及定役叅之  
里甲不數日而竣亡以不均愬者聞門富室沈甲現  
避重差詐爲懸鵠狀匍匐庭下公曰若顧欲欺我若

嘗嘗執紼而歸於市謂我不能記乎遂惶懼自占上戶蓋公嘗一見之遂不忘其聰明識事類如此在吳八年奏蠲洞庭荒山之稅六千三百石梁西成之渡疏普安歸涇之壅皆便於民間學官建社學公庾壇壇祠宇其鉅麗皆加于故以忤權貴僅轉徽州府同知吳士民數千伐石紀其遺愛暨至徵今大司馬彭公方典郡一見莫逆疑牒輒移決焉武弁之獄恃貴多數年不決及公至乃決郡俗送葬輿馬咸辦自喪家貧者病焉寧緩葬至有三喪弗克舉者公以禮刻期論戒踰月塋者萬計壬戌進表入京故事率挾當

親據甲冑登譙樓禦之毒矢雨下殪三十餘人賊縱火且逼樓公額天風反賊乃退追數十里多所擒獲總制都御史陳金奇之上其功嗣是築城浚隄爲固守計又于治東之阜建明遠樓演武亭以時訓練嚴賞罰勁卒日多壬申六月率衆薄華林分令僚屬督丁潰散于遠城于南北嶺檄鄉人隨城地分戍適獲賊謀斬以徇仍焚近山之聚賊大懼乃分寨瑪瑙山仙女嶺公復攻圍之擒斬無算福一等窮蹙率妻孥降公卽遣降者攻其餘孽而陳于其後鼓行而前連大捷蓋大小百餘戰公危死至再僕動竟死之時饒之姚源盜方熾提督都御史俞諫又檄公往剿公提兵夜入三十里賊謀知之曰瑞兵至矣相戒勿動旦日悉衆來犯公揮兵奮擊斬首數百衆將桂勇與公連營亦服公之神速暨還瑞盜復百人挾異術撼衆公殲之御史以聞武宗降溫旨犒獎府而錦江春夏漲輒沒兩崖廬舍公廉得其故以市河爲豪強所侵悉力浚之潦患遂絕學宮燬于賊完舊新創鍾秀進賢昭文三樓拓倉址建官廨庠舍又建筠陽書院延經師以課諸生敵獄舍數十楹囚免庾死置黠吏及奸民于理珥筆之風少衰乙亥考績北上亡賴子

汪鳳等乘間縱橫公旋悉磔于市逆濠以親藩怙寵  
股削郡縣屬邑新昌劉氏以富聞濠利其財遣校尉  
持僞券責償公密令抗而毆之一無所得乃謀而去  
公愬焉公曰彼敢抗親藩何有於郡吏耶某固靖民  
者華林幸輯而敢激彼使變乎濠聞恚甚欲致公以  
洩其怒公峻絕不爲所動又喻象賢者以非罪忤濠  
捕急連及姻友破數十家公庇之獲免濠知竭不得  
逞乃嗾當道罷公公曰吾活瑞百萬生靈功成身退  
抑復何愧當臥視此輩敗矣瑞民聞公去徬徨若失  
父母乃建祠肖像事之里居數年猶問遺不絕公精  
獻徵錄

卷全七

注

于吏事而每以儒緣飾彬彬可觀晚歸亦唯以觴詠  
自適建阿陵書院日課羣從三子森然秀發所就未  
可量蓋猶有未食之報云性孝友終其身與兄弟相  
愛不衰仕宦幾三十年未嘗厚自封殖與人交洞見  
肝膈而言議爽邁風格出塵爲政主於愛民終於靡  
懈義所不可甘與時忤不阿徇爲自全計故雖爲逆  
黨所中而君子則深惜之春秋僅六十有四

吉安府知府朱先生諫行狀

王健

蕩南朱先生諱諫字君佐蕩南其自號也其先世  
嘉定間徙自閩居溫樂清之瑤川里遂爲樂清人七  
世祖復翁以學行著稱我高皇帝之定鼎金陵也  
詔訪山林隱逸士有司以復翁名聞然復翁業已錘  
晦終身屢辭召不赴於是詔就其家授朝列大夫亦  
異數云六世祖嵩仕爲山東兗州府同知高祖某曾  
祖凱祖從慶皆長者不仕父鶴以先生貴贈南京兵  
部武選司員外郎母侯氏封太宜人以天順壬午十  
二月二十八日生先生先生生而穎異有志氣不羣  
羣兒嬉戲七歲能作課義有叔祖曰美者端士也教  
家嚴而有法先生奉教惟謹十二業舉子成章太守  
三山項公見而奇之因試補郡學弟子員名翹然起  
矣十七應鄉試凡五試不第而愈自奮勵嘗讀書郡  
城西禪寺終日閉門誦習約友數人者爲文字會  
盛寒暑不廢也弘治乙卯舉鄉試明年丙辰登進士  
第授知歙縣其治鋤抑暴彊植立孱弱縣有人誘富  
民子而殺諸山谷中跡甚秘富人訟于縣久之莫能  
得也先生沐浴默禱于神神夜見夢翌日如夢捕得  
之賊解神幸甚彭公徽目其行事嘆曰朱令殆

天才吾弗及也時直隸縣最稱欽縣治丁員外公襲服除改知豐城治如歙江西縣又最稱豐城縣治如史上其治績屢擬臺諫之選竟不果乃以勞積入天稍遷知武定州在州以事忤權貴人亟白逆瑾瑾怒將中以奇禍聞者莫不為先生危先生視事自若曰禍之有無數也瑾其如我何會瑾敗免遷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再遷郎中正德癸酉贛州境有賊樓大帽山山延袤闊廣千餘里中多溪谷賊憑要害時出為民患朝議憂之士大夫或相謂曰非朱武選莫可守賴者於是部舉知贛州府事先生蒞任十餘日

獻徵錄

卷八十七

五十五

即舉兵壓賊境歷黃竹盤龍胡孫段子嶺諸寨戰捷惟明甲卒雅馭廉其勤惰以時賞罰下令曰能捕賊者即與以所得賊貨官無取人懷利競赴敵旬日殲渠魁數十俘其部數千百先生度賊窮蹙遣諭之曰第降不殺戮也賊棄戈矛以首觸地流血曰公誠幸而丐我餘息者不敢復有異志矣因散置於安遠龍南諸處給之牛糧賊咸激遂為良民居無何部議更才賢例移知吉安府吉安江西巨鎮素號難治又豪惡數家者地倚逆濠為虎狼境中前後二千石皆憚濠置不敢問先生既至憤然曰守何為者而能坐視

鼠輩橫如此也且王府何與矣悉械繫之治如法濠怒思有以中素服其威名忍未發然是時濠欲謀害成先生計卒難告變則儲恂募兵浚浚脩垣人莫測其故會丁太宜人憂歸歸二歲而濠果叛御史中丞陽明王公既稔知先生至是謀討濠曰吉朱守之所預備者也舍是安所圖功乎乃趨吉發兵俄義兵四集濠就擒陽明嘗書歸功先生頻頌曰宗室負恩古今大惡不幸而吾慮中朝廷方流涕行誅敢以為功耶服除自以仕途寡諧即決志謝事結廬鴈山臨眺廣宇徘徊茂林翛然有塵外之懷焉時年五十有

獻徵錄

卷八十七

五十六

四子弟或進曰竊聞大人所歷任地民謳歌思德諸縉紳識與不識又咸想見光采世未忘大人也大人何忘世哉先生笑而不答然間遇達官貴人過從輒復取古今治亂興衰之迹聖君賢相之業相與諏謀言及海內多難則又未嘗不慷慨太息也凡優游林下者二十有六年嘉靖辛丑初夏病作諸子煮藥以進輒揮去之曰吾以儒生致位四品此豈非命乎古人有言命乃在天何謂藥也越兩月以六月十三日卒享年八十先生孝友純至處三黨悉有恩意與人交不立崖岸人無賢不肖見者樂其易與或以事質

立斷可否雖素違忤者不爲異性不嗜酒宴賓客必盡歡自奉儉約服食器具不擇鮮美至少有餘利施以利人嘗兄芳林嶺峻嶮人苦負挽卽於海濱平衍處斃路餘三十里所居東山外有渡當郵台既括之衝水駛而深戾子冬溺死餘五十人躬往撈瘞其屍命季弟清江令諸造巨舟移渡山內行者便之諸如二事類者甚衆矣蓋其天性固然非若末世有所矯而爲者其爲詩歌興起所到對客揮毫略不經意而文人墨子經日時雕肝腎或反不及雖以是擅名藝林非其所尚居常究心經典方其在豐城也虛齋獻徵錄卷十七

三十七

蔡公督學江西與論諸經及河圖洛書之旨至夜分握其手曰吾始見君製作謂爲詩家繼見政事謂爲能吏乃今而知理學中人也其爲世儒所推許如此晚年造詣益深凡前人有疑未解者必爲參互以求證微詞與義多所發明所著有學庸圖說李白詩註宋史辯疑詩評鴈山江心二志生平氣壯神完迨老垂髮至地雙目明秀步履便捷每客至奕棊放歌通宵不倦故今有語不假吐納導引而得養生之道者必歸於先生云

建昌府知府蘇君錫基志銘

邵寶

君諱錫蘇其氏介福其字別號槐軒世爲山東濱州人父珣貢入太學授獲嘉縣學訓導以君貴封監察御史母鄭氏封孺人君幼穎敏甫十歲見古人詩詞豪壯者一二讀輒成誦對客歌之有激昂振迅之意旣而侍監察公于獲嘉時吳御史天弘爲邑每課試諸生必召君偕見君所作嘆賞不置成化丙午君與其兄銓歸補州學生銓有疾君日夕侍湯藥以進伺意所嚮而寬慰之銓沒君哀痛幾絕於是嫂田氏少二孤方極憐君撫之慈田忘其寡焉居數年監察公獻徵錄卷十七

三十八

休官家居君求靜地卒業弘治乙卯領鄉薦已未登進士第授直隸太湖政積弛君初至振以嚴肅再基而濟以寬其自勵清勤始卒不變四年巡按上君治狀召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奉命按視山海等邊關倉儲廐馬稽閱惟謹蓋所至著風裁焉正德己巳有議革巡撫官者於是君方以才力稱于臺乃有江南之命蓋其權實視巡撫君毅然當之惟民惟國不顧權勢厥旣巡行蘇松諸郡見其賦繁而弊滋也乃立調區之法嚴加耗之令宿奸震懾人困稍蘇或以弊告君曰矯枉必過直吾嘗聞諸古人凡吾所舉蓋以濟

時也他日將不更有濟之者乎聞者說服未幾以母  
憂歸既終喪復任擢知建昌府君素著剛明聲民望  
而畏之君曰守令同體建昌之民卽太湖之民也至  
郡詢諸民曰利施之曰害罷之不疑不沮事用和輯  
郡中民居櫛比先是屢火君求古人火政爲備甚悉  
其他備預事多類是撫巡藩臬稱良守焉在官九閱  
月而病又三月卒年四十六

江西建昌府知府少岷曾公興墓志銘

張佳胤

武宗朝吾蜀數君子者起咸尚文章氣節而江陽少  
岷曾公其一也余爲童子時聽學士長老誦說公名  
德如隔世人嘉靖丁巳走江陽爲先府君乞墓銘於  
楊用脩先生始奉公几杖公亦接引後進談學術經  
濟灑灑有致公歿後二十八年而公之子某考功君  
持狀以誌銘請豈以余受公一日之知耶余客江陽  
時聞公父某以公貴受封遂稱封公其人獨儼重  
義數急人之難嘗拾遺金於道必伺亡金者授之能  
廉徵錄 卷八十七  
詩文著有乾峯稿乾峯在合江縣北距府二百里而  
遙縣西有安樂山千巖萬壑競秀爭流中爲洞爲臺  
爲峰爲盤爲嶺爲泉爲峽爲城爲室卽山經地紀所  
不能臚列封公則樂之遂卜居終老而少岷公舉矣  
公生奇穎殊凡兒稍長卽以正學自任十四歲補博  
士弟子每試輒高等郡侯爲築別業於鳳儀山以居  
之公益肆力於古今之學尤精書法得帖意時咸茂  
兵憲王某者聞公名欲召置西塾督學蘇某曰曾生  
非可概往也宜禮聘之公應聘往因登大岷青城諸  
山西眺瀾氏東眺汶濱胸中吞其八九而歎曰大岷

之外可稱配林孰與吾家安樂日相從几席間也後  
易安樂爲少岷山因自號云正德丁卯舉省試第五  
人明年成進士授戶部江西司主事時逆瑾爲政縉  
紳趨者如市公不惟無所投刺間有言觸之會瑾執  
不附已者跪午門外而公幾不免尋權稅清源以廉  
明稱後轉員外郎中條上大司徒八事曰革皇庄裁  
冗費禁濫支減廐馬清鹽法停鈔法明徵納禁使用  
蠲門稅重漕政大司徒稱善而卒不能行其言丙子  
知府建昌公益脩循良之業上刺益藩下悉民隱立  
社學建書院羣弟子而考德問業盱水之上洋洋如

獻徵錄

卷八十七

四上

也郡有兩芙蓉山多淫祠妖術橫行公廉得其首付  
諸理毀淫祠以祀伍大夫李盱江岳武穆郡俗遂變  
其地發閩人王政胡添三詐僞正豪民梁 赦十九  
役人罪暴妖術連世黷父子屍伸雪良民羅增寬抑  
然皆非公之大者惟是寧庶人謀不軌要脅諸司莫  
敢不爲壽以求免公自持如常會省城變起公遣健  
卒間道走上變又自帥兵兼程詣軍門陳擒勦七策  
王文成采之合兵火攻又慮九江南康業已從逆不  
分道擊之則援兵爲梗文成檄公取南康斬賊首謝  
天一等四百八十餘級又自王家渡同廣信守周朝

在斬獲賊三百三十餘級釋脅從者八十五人寧庶  
人遂擒當公勤王時與母鄧恭人永訣誓與賊不共  
天卒能成社稷功王文成亦敝公勞烈而竟不錄先  
是寧庶人膏腴苑園屋廬多爲豪所侵中丞鄭某者  
檄公一無所徇盡返之盱郡有巨室欲齣庇麻姑山  
公裁以法又上叛逆疏內有省內奸邪顯附陰結語  
蘇此忌與怨交集咸爲蜚語中公不免矣然盱人至  
今尸而祝之益信天理人心未泯如此公以庚辰垂  
橐歸移居江陽郡城購茅齋數楹藏書數萬卷日坐  
其中手一編以著述自快中丞劉公大謨御史金公

獻徵錄

卷八十七

四上

深交薦公可大用不起著有聖學會通河圖洛書解  
春王正月考歷代史評論心學論樂律論數學論氣  
化皆發自契悟無所勦襲其要歸於精實歲早課耕  
靜觀兩賜之故雪禱之節又著召和錄脩川東志精  
核有體爲文高峻望達一本六經行乎意之所止而  
不沾沾蹈古人語所與交者如王伯安何仲默鄭繼  
之呂仲木皆當世偉人也楊用脩白首成漢欲歸蜀  
爲首丘計乃不歸新都而卜宅江陽以就公相與康  
酬甚盛然公意在經學思成一家言以詔來者其於  
題詠刻記則隨意小赫號成章草畢亦隨散逸今存

者皆諸子私錄特百之一二耳故名拾存篇云生成  
化庚子三月卒嘉靖戊午十一月年八十歲余爲諸  
生時邑先達有都運童養之先生蓋鄉之樸茂長者  
其父諱琦仕爲瑞州通判正值寧庶人變起通判公  
亦嘗督師擒賊以功陞四品秩都運公嘗語余言江  
西討賊之役有幸而功者有有功而不幸者幸而功者  
難言之若功而不幸者吾鄉曾公是也都運公侍父  
任得於耳目者真且都運公平生寡言言必有中余  
聞而咨嗟久之夫公豈惟功不錄竝其所固有者而  
奪之何以勸忠余謂公時曾述此言以質公公笑而  
不答嗚呼可以知公矣

康徵錄

卷八十七

瑞州府知府宋公以方傳

張邦奇

公諱以方字義卿別號西溪先本廬陵人七世祖諱  
賢可者仕元沅州路通判因家黔陽之安江子繼祖  
入國朝隸尺籍徙靖州衛生仕良是爲高祖曾祖文  
勝祖誠皆不仕父玘贈戶部主事母周封太安人娶  
馮封安人公年十三補州庠弟子員十七領湖廣鄉  
薦弘治十八年舉進士授南京戶部河南司主事至  
司攝篆閱後湖圖籍尋權新河稅立法釐弊有冒禁  
者置之法時逆瑾用事怙勢求脫部侍郎欲贊之對  
曰寧免官歸敢廢法乎諸璫銜之以他事檄捕胥隸  
獻徵錄 卷八十七 四  
志不敢往印無憂也我得以公道自之璫竟屈服正  
德三年丁父憂服闋留戶部陝西司主事尋給餉宣  
府歸其羨於官歷攝諸司監督部臬兼理鹽法六年  
權江州稅至則創置循環曆歸藉於部且揭榜於門  
刻以定數示無毫髮私江湖千里至今猶傳頌焉七  
年還京陞福建司員外郎會總太倉通州京儲度支  
九年請改官南都以便養不允時戶部以邊儲告急  
尚書思料理須得人特奉勅清查兩畿積逋十一年  
陞山東司郎中再奉勅視事如故十二年出守江西  
瑞州府瑞古靖也公始下第嘗泊舟郡陽湖口夜夢



一吏持檄授曰帝命汝守靖州應曰吾鄉土也涉嫌請辭吏去復來曰非命汝作靖州守命汝靖州作城隍也寤不可解者二十年至是開郡沿革志乃始知爲靖州而城隍之說幻不可曉占者謂瑞無城池蓋帝使汝爲劇之以保障茲土也然瑞自華林兵燹後民疲法弛教隳士逸公蚤作夜思勵心圖理明刑飭政之暇每臨學宮進諸生講論擇年少質茂者爲延師而教之多所成就是時寧庶人宸濠已弗靖誘引華林逋寇匿之西山夜肆劫掠公每捕之抵於法旣廉得反狀恐一旦有變郡無城可恃乃以贖金萬餘

獻徵錄

卷八十七

四十五

兩創蕘之崇廣完密儲粟數千石度可爲戰守計瑞始設民兵僅千人乃復益以募兵三千人日爲訓練以及可使申嚴保伍之法以潛奪竊發之魄凡濠有事於瑞而厲民者一切峻拒之先是濠以非法中人當道檄南昌推官會按其事公爲平反按者數諷以禍福斥曰吾肯殺人以媚人邪益見忤於濠十四年恭令撫鎮劾公稽命怠事聽就逮問憲檄屢至知不可已乃行郡之父老遮道留曰寧藩固將以是阱公公奈何舍我去乎曰君命也安敢不往封疆之臣死於封疆吾之自許久矣遂拂衣而往至中途召屬

吏手書云云與之若訣焉比至省時六月十三日也遂下南昌獄明日濠突稱兵反兵入南昌破獄執我繫隨行呵令從反應曰吾有死爾制之益固舟至鄱陽湖望康郎山曰吾得死所矣遂奮罵投水而死年四十四或曰城隍之夢至是破矣其孤崇學崇簡聞難奔赴沿江號血求遺骸不得乃敝衣冠齒髮以歸瑞人胡叅議謂公忠烈不可以無表見請於巡按浙江御史唐鳳儀上其事行江西覈實已而舟師來者言死事甚悉而瑞之郡縣兩學諸生復相繼以爲言湖廣分守叅議王公特立木主送附鶴山魏了翁

獻徵錄

卷八十七

四十六

祠瑞亦奉祠名宦之列嘉靖五年崇學等具疏叩闕下禮官明年巡撫湖廣都御史黃公亦移文江西會題而巡撫都御史陳公特爲上章請錄遺忠吏部侍郎孟公具題贈公光祿寺卿仍蔭子入監讀書賜祠額立祠江西歲時致祭典至靖州知州丘君慨以忠節大義當風鄉閭於是胥地立祠於鶴山之陽嗚呼忠孝天命也若宋公之事克迪帝命徵夢於彭蠡則又其焯焯然者然人之效忠身死則亦已矣公死而精靈氣魄固當與瑞之山河土地胥配於無窮而其英風義槩激於人凡爲臣者孰不益固其屏衛

贛州守康君河傳

許宗魯

康君名河字德清家於武功居漳水之濱因號漳川居士少質秀發長嗣家學與其從兄脩撰海兄貝外浩皆以科第後先興起君治詩能得詩人旨與發爲詞章婉麗溫厚正則平達觀聽者感懲革化風被爲多論者謂其得詩教焉故以之節吏則司儲司稅以及典郡培本抑末通商裕賦植善布惠才賢之稱播於郎署著於郡國顯奕宏肆駕出流等古云不器君居之無忝焉然性爽介與人不瓦合方其居業與同業者評第文翰銓秩人物時出奇見以折人務奪其

獻徵錄

卷八十七

四七

氣乃已比其八官乃益輝才効職不異難不辭勞不避嫌不規利故由之馳聲亦以之賈怨然其心則自負無悔也至其解仕而歸脫棄塵俗放情丘壑期反天真一切世務蠲屏無遺奄然歸盡略無嬰繫謂非明哲鮮克如此於乎賢哉君中嘉靖壬午鄉試癸未進士歷官戶部主事晉員外郎再晉郎中出守兗州移守廣西內徙贛州病歸而卒年止五十有五子楹桶孫承吉論曰邵故有周之都邑古文獻之所萃也其山川炳靈代育聞人載在史錄彬彬然盛矣肆及我明康氏特鐘其美司空震發歷世不承內翰魁一

地官嗣光太守纂耿海內家聲靡有甲於康者而袁藻節行並轡前脩示型末學既偉且煥矣乃皆振迅未幾流學旋至人邪已邪時邪勢邪益不可究竟矣志曰君子惟世之名匪世之榮久近之謂耳夫是則吾於漳川君也何憾焉贊曰漳川湯湯世澤流長有美少康白眉秀良誕鐘厥祥用賓於王筴于曹郎典於大邦不極其光敎而歸藏龍蛇其行屈伸孔臧楹桐嗣昌肯構肯堂慶祉煌煌維休無疆

唐後錄

卷八十七

四八

饒州府知府祁公敷墓志

黃佐

公諱敷字惟允別號棠野廣之東莞人南宋有銀青光祿大夫者始遷自南雄六傳至高祖以泰高年被徵不仕曾祖振宗鄉稱長者妣李氏祖秉剛有行累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考順為時名臣累官江西左布政使贈通奉大夫前母鍾氏贈宜人母廖氏封大夫人公五齡通論語諸書十有二為詩文有奇語十有五而春秋業成踰冠頌魁薦于鄉即藏脩不出慕濂溪延平為之贊師其心學充養日粹後進多從之遊久之逆瑾誅乃北上正德丁丑再試登第賜進

獻徵錄

卷八十七

四十九

士出身例得歸省庚辰始赴銓拜刑部貴州司主事會季兄政上春官沒于途即移疾護其喪歸家居慎脩督學魏公校至邑臨訪與語稱重之因謂師生宜以為式甲申詣京復除刑部福建司主事七月伏闕諍禮得罪獲釋尋晉階承德郎賜恩父母及妻其於庶獄詳讞明允廷尉稱平三載以績最聞丁亥晉本部雲南司署員外郎迭署諸司印受知尚書胡公寧委以章奏六月晉本部四川司署郎中平反公恕鄉民謂之祁佛爺嘗辨曹恕王良弼獄知為岳民張雄所誣立出之公餘益績學名其齋曰新作箴以自警

戊子鄉試初簡廷臣學行者主各省文柄公受命往廣西考校比入設皆名士而錄文亦甚馴雅事竣取道歸省有司致一無所受晤總制陽明王公于廣與論窮神知化大旨王公稱服語人曰祁正郎深於養者也抵家無何即拜饒州之命單車往視事少保桂公夢素重公適桂家居然未嘗敢私謁時方習鷹鷂聲為能而公雍容裁斷誠微輒得其情出無辜者百餘人民驩呼以為神明自是舞文吏無所售其奸而訟口簡會水旱薦飢躬檢路以聞得蠲常賦民賴全活甚眾乃嚴儲水法脩預備倉革排門夫役令下

獻徵錄

卷八十七

五十

民皆稱便復增築都陽白馬隄浮梁胡白渠皆不擾而事集嘗議鑿井濟因喝忽泉湧東廡下士民謂公德所致名之曰應德泉而歌詠之暇則臨學與諸生談道置簿以揚善紀過恒獎其勤而賜其乏凡廟器射圃脩飾完備弦歌俎豆諄然改觀每月旦令父老集于社學訓戒子弟置沒官田以為館穀費按治下其法于諸郡縣俾踵行之義士閔穆劉聰葉賢仕暨張李二節婦皆見旌獎增祀鄉賢于學官又別祀于其鄉社皆前此所未及舉者其表正風俗此類也淮府官校家模稍加戒諭請謝求自新首相烟家有

爲訓導者謀補教諭員缺沮以大義當道軍可與論  
俠之公案舊有可私入者如吏員新參鹽商稅船及  
存留耗糧歲不下數千金盡皆釐革其正索又多類  
此部使者考核治行爲列郡稱首疏于朝饒人歌之  
曰有影黃堂月無痕碧水秋至有私祠于家者時有  
命燒造郊壇磁磚限毋過七十日或獻計謂以上爲  
胚筋之以磁庶可易成公恐繁 君俾工部如法爲  
之律不能就及逮赴詔獄怡然就道凡愧者悉卻之  
士民遮泣不忍別形諸歌頌其卷曰一磁不特云及  
抵 京師法司以公賢能議罪從輕 上覽奏遂謫

蘇錄錄

卷八十七

五十一

貴州婺州縣典史公殊不以束險介意南還渡楊子  
江盜至舟人惶駭公端坐自如盜驚歎而去壬辰九  
月行次袁州感疾歸就醫疾亟猶冠幘力止家人禱  
禳臨終惟以太夫人爲念而已距其生成化辛丑十  
有一月二十一日壽五十有三聞者莫不傷邦哲云  
亡惜其用之不完也公天資端重事父母孝謹與朋  
友和易有終接人無貴賤親疎一於誠懇周恤患難  
如恐不及嘗躬治程典史德瑞余同知昌期喪同官  
石主事英中坐罪當死每周旋營林外祖廖公無繼  
嗣焉之立後仍予祭田二十畝尤潛心義理之學嘗

自誦曰士君子求不失此心而已進退榮辱有命存  
焉故居恒水槩自持未嘗有分外之積晚罹降謫亦  
未嘗多憂許者謂通奉府君左遷貴州石阡守後至  
方伯公之謫實酷似而遽止於是嗚呼其命也夫

錄

卷八十七

五十一

建昌府知府張公紘墓志銘

方鵬

嘉靖壬辰建昌府知府張公述職事竣南還便道以家以疾卒寔九月十一日也年六十有四明年癸巳有司舉祀鄉賢祠公姓張氏諱紘字文儀別號約齋曾大父瓊大父翰父忱贈南京工部員外郎母黃贈宜人公以庠生願弘治辛酉鄉薦登正德戊辰進士知桐鄉縣又知高唐州進工部營繕司員外郎陞禮部祠祭郎中以疾在告改工部屯田司俱在南京擢知處州府調嚴州卽抗章致仕用薦起知建昌府此其履歷也公少孤貧嘗躬耕以自給然講讀不廢值歲大疫一月遭七喪營塋皆不越禮待其弟與弟之子曲有恩意開門授徒多所造就今陸司成子淵則入室者也其在桐鄉以清簡爲治民甚宜之部使者上其治行檄召至京尋復外補其在高唐適流賊蹂躪州境公於城外設重門建敵臺阻以深塹緣以長堤與民守之賊不敢犯蝗復告災下令捕蝗若干易米如其數民爭趨之歲則大稔已乃興學校表貞烈於穹窿之金斥羽流之妄尤播人口及守處州守以清簡爲治民又宜之去之日攀臥涕泣追隨山路者幾千人及守建昌藩府鼎立大獄謂興調度有方民

頤弗獲雖政有繁簡任有久近然所至稱循吏焉此其脩於家用於世者也竊嘗評公心跡篤寔而朴茂恭儉而清苦闕然若愚退然若虛其外易與耳然其中執守堅定不爲利搖勢奪者則人或莫之知也宜銘以昭之銘曰剛而壯頤悻悻自好柔則繞指亦侮之召孰如張公懿德雅操確然其心噴然其貌外若無忤中不可撓行已蒞官率由是道有義者祠在鄉之校俎豆其間寔捕風敘我懷伊人胡不大老珠辭墓門爲來者告

張公

卷之三

徐臨江顯墓志銘

吳鼎

君諱顯姓徐氏初字希道後更子淳別號龍山云世爲杭州錢塘人曾祖克敬附籍仁和於是更爲仁和人祖誠考聰以君貴封承德郎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母潘氏安人君生弘治八年八月丁卯幼學胡氏春秋穎敏絕人屬文弘肆下筆輒千餘言年十八爲郡學生明年卅角應試才名已籍甚矣正德十一年舉鄉試高等十五年會試中式明年辛巳今上初策士賜進士出身授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廣東司職理京畿訟獄號繁劇難治君既明察強力有執守日獻錄卷八十七五  
孜孜究心法家言論年大開習所書獄辭老吏不如也同舍郎有疑獄多就問君君咸爲代剖無不如其意所欲出諸郎咸自以爲弗及由是練達刑名之譽奕奕播留都間而顧恥以刀筆自居折節講學慨然慕程明道朱晦菴之爲人君素倜儻不羈高論時出人意表至是一變頓爲沉默簡重意氣雍容如也嘉靖五年進本司員外郎尋轉貴州司郎中就署內建澄心亭暇輒靜脩于中七年間承德君計去職起復除刑部陝西司當是時蘭溪唐公爲少宰延訪天下奇士上多推轂徐君者唐公就見君驟問責難於君

何以謂之難對曰君所謂可而有否者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者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茲何容易矣而老生常談堯舜之道爲難奚其難唐公悅以君任大用薦爲儀制司郎中蓋殊調也皇上方嚮意稽古禮文之事札下春官無虛日君咸爲草創其儀無遺謬者預賜敬一箴大禮集議大學衍義諸書屬天下歲貢生候部至二百人君爲建白總其附試京府以廣旁求路蓋禮部歲貢生預鄉試始此君尤厲守高公卿以下干請一切不行要在絕私交行已志專心上報而已以嚴見憚不得久居內獻錄卷八十七五  
遷拜臨江太守躬勤庶政常夙興以矯游惰撻奸發伏如神吏民莫敢欺他如去門卒通塞蔽刻題名求官箴作郡志記文獻祠旗幟脩武備皆井井規畫利當時而法後人赫然良二千石矣而達官貴人取道臨江泊舟去府治且三十里君雅意不游聲譽非大事弗出郭要人情託輒拒之曰寧負權臣不負吾民又郡中貴壘之家抵禁痛繩以法不少貸治郡幾五年歲不遷考績行過家居兩月一疾遽卒時嘉靖十五年十二月十二矣悲夫君少時善飲酒承德君誠之絕口不飲及鹿鳴舉解猶以未奉父命爲辭承德

君嘗患怔忡疾君事之湯藥消息曲當其意不解衣  
半歲父沒而養母太安人躬備甘毳家事必稟進止  
廩祿貨財悉委於三弟頤頤頤而傾囊助頤輸資爲  
太學生其內行脩謹如此

大中大夫蔣公坎墓表

王升

余童時輒聞姚江蔣大夫公名比稍長偕公仲子  
部業成均誼好日密始得諗公履歷旣而舉於鄉  
君同舉禮闈又同聞公行事益詳而誼好之敦彌篤  
非他世講家比也一日祠部君持公行述暨少宗伯  
孫公狀徵余表其墓公諱坎字養孚號澄江蔣之先  
以周封國爲氏苗裔繁殖歷漢唐多顯人著于宋者  
諱浚明與弟浚德子之奇爲最浚明官金紫光祿大  
夫而之奇拜亞相並稱名臣九傳曰彥祥元至正間  
公判姚中遂家焉公十世祖也公諱拭以子貴封兵  
部職方司主事母劉氏贈安人以正德丁卯十一月  
十七日生公于太平里登嘉靖戊戌進士授兵部武  
庫司主事丁內艱改除職方司轉員外郎尋晉車駕  
司郎中遷知江西瑞安府遭外艱起補臨江府其初  
爲主事提督武學不徒取具課程親授諸生輒鈐指  
畫方略如小諸掌出其門者多著武功如孫都督其  
最也 大一殿工興大司馬遷公董其役公嚴諸奄  
占役月支弊中人怒計欲中公公覺之豫發其奸獲  
免上疏蒙賚銀幣後補職方逾三年報政令劒漁石  
唐公中丞白川周公皆湛上考二公一時名臣最慎

許可以知公之器不凡矣其爲駕部故事使客  
關支率由車駕司公銳意節省任怨不恤無所徇  
請符者往往不悅先是中官以覈冒支衙公至是以  
裁符故中官愈不能堪遂詭挾若違公者意公間建  
懼退兵縮胸卽辱侮公脇取符耳公則挺身往將爲  
扣關狀奄輩計沮皆散走或更爲好言解之其矯矯  
風節類如此總督曾石塘公建議復河套詔廷議之  
廷臣多顧忌相視莫敢先發公獨上書十七事繫繫  
皆豫胡大計切中機宜雖寢不行而朝論證之出守  
瑞州瑞俗好訟許難治公剛明剴割若烹小鮮有部  
獻徵錄

卷十七

下目猾熊騰峰者把挾官府屢中以危法上高黃令  
性朴而疎任僅三月以賊罷免公閱招辭知黃爲熊  
中乃召其邑父老讞之交口寃黃遂全黃而誅熊瑞  
人萬口稱明嗣補臨江臨瑞皆左右地俗習相沿公  
以治瑞者治之政聲大起歲亢旱禱雨雨輒應或夢  
得刼殺耕牛計捕得盜屏迹郡有蕭灘驛衝甚時分  
宜權熏灼天下子姓往來相屬雲焱騷軼傳騷弗堪  
前守率厚欺遇公獨御以常憲不少假蓋與裁中官  
符若出一轍而此爲尤難然公高有聲望而兩臺交  
薦者多以此而竟觸忤當路媒孽罷官以去其子勸

能舉進士爲主客司副郎所謂儀部君與余同年者  
也尋蒙恩復公職致仕再晉中憲大夫復例進階太  
中大夫卒於隆慶四年四月二十五日閱世六十有  
四配黃氏封安人嗟乎以公之風猷志節卽屬以天  
下大事當必有卓自別樹接軌古名卿者而竟不究  
厥施厥不復起夜光按劍合抱蒙擯自古嘆之然卽  
其見于爲郎爲郡者若此已足爲世之煥炯軟熟者  
風矣別有賢子繩其武而光大之則天道惠吉終非  
忒忒復何憾哉復何憾哉

卷八十七

本十



虔州守湛源陸公化淳傳

瞿汝稜

始余於昭武解組乞歸在庚子春踰年而湛源陸公亦自發乞歸兩人出處既同而尚簡率不事靡文同所居又相去不數武故日夕過從甚洽迨壬寅秋末予出守辰陽公旋亦起守虔州當予之赴公庇鴈舟祖予公少予三歲質稟素壯精神躍如胡遽湛爾淪逝耶君弟孝廉濬源狀公走札屬予傳公交契如予又何敢辭公諱化淳字君復王父西江公父贈中憲吳山公代以儒名皆能詩公生方晬西江公抱於坐忽心動出戶未涉庭而梁仆又誤觸沸釜胸腹

獻徵錄

卷八十七

六十一

糜爛見內腑又三歲而痘當島夷內訌時吳山公攜公就醫操舫艤繞出夷舟公竟夕不啼故夷不覺得逸出此三者皆鄰死不死人以是交奇公比就塾慧甚受書輒能達大旨於是吳山公每就師席必劍以往教之制義屬草悉能破的辭氣煥發年十三試於縣令以其穉齡異之及見其制義則悚然稱奇遂拔爲第一戊辰補博士弟子員吳山公謂曰先世以一經相承應祖若父所未據在汝其勉之公益感奮佔俾恒坐夜分遇寒月兩足恒僵不能動藉扶掖乃得就寢終歲同友朋寢處外館非伏臘不歸歸則呈所

業於吳山公爲之愉怡動容癸酉以試高等旨廩

是屢試無弗首者丙子學使者褚公檢公第二吳中俊髦治毛氏詩者咸敏袂推先壬午學使者李公掄公第一直指使田公試決科亦第一是秋留省典試乃歸德沈相公得公卷喜曰此必脩潔之士超然埃壘表者也業擬首解額會同事稍見異遂爲範經第一壬辰舉進士射策列二甲十九例授部郎思亟見陳太恭人引疾歸省踰年始就除得水部郎公治濟上諸泉諸泉當漕渠淺則由鎮口奔注入漕漕仰泉給當漕渠溢則汜濫反涌入鎮口旁決不下時累歲

獻徵錄

卷八十七

六十二

適當其溢諸水櫃水壑所以備涸者多爲豪右所侵甚至鞠爲榛莽諸治泉夫皆供它調發公計河之盈縮不可期一值其縮則運艘何藉而北達具議於總河安邑楊公亟是之令行如議公昕夕乘輿樺周視決壅導流不惜胼胝引繩批根不憚豪右諸泉畢理丙申工竣而徐呂以下多患漕梗濟上轉輸如故楊公大器公且議久任會已有代者遂寢在濟三載民間牒訴一不納曰非吾職也諸閘夫苦於中官虐使公悉詳爲條教啓閉送迎皆有恒度約曰閘而出五度者吾治之如吾教若不以聞吾而私擅者吾

治之當如所奉勅於是上下凜凜三年如一日丁酉冬報命得贈父如公官二母皆安人旋奉命歸故荆王賄抵家舉焚黃禮於兩尊人墓晉繕部員外郎旋晉都水郎未及赴部出爲浙江金華守其地殫殫奸訟公務治以簡靜盈庭之訟率曲爲曉譬令解去而臨事精勤無稽令無留牘間值艱鉅雖至夜分必竣事廼就息所董督于州縣惟文移期三董不至而後發胥久之竟至府胥絕跡所輪納卽具文轉輸原緘未嘗啓也在郡未期月而謳歌四起聞曠閣劉有文欲至義東二邑公亟移書令駐郡第委官至二邑且

麻徵錄

卷八十七

本三

調停甚悉上不忤下不橫征兩臺聞而交是之俾列郡皆以娶爲準公又謂各邑無礦乃有守礦兵是開株之囿也悉議罷得省餉千時方議勾義烏逃卒公謂此輩始貪衣食而蟻聚既畏鋒鏑而鼠竄若心誅求是絕逃者之生還又驅居者而流亡也力持而罷勾初海州張公朝瑞守婺朔崇正書院祀宋何文定王文憲元金文安許文懿明章文懿五公且置田以供諸生張公去祠蕪而田廢公力爲繕復錄九學之俊躬爲拔養婺士之舉于鄉者往甚夥是秋得雋七人皆院中士遠近翕然嘖嘖直指永城李公尤器

公壽昌巨猾計其尹黎時中直轄屬公理廉其實具讞尹事立白未幾復有烏傷令事起令因循務直指臨發甚賞識擬置薦列後突中蜚語因詢之於公公力爲解不入公因求解職曰外物可輕良吏不可誣直指因復詳求其實令事得寢顧不知蜚語起由司理也總憲李公悉察隱曲深惡之當計吏司理遂攬職公謂吾弟直令庸知曲吾僚不去人上烏傷我卽移書于弟孝廉趣脩三徑而疏乞骸骨當塗內自納言銓部外自兩臺監司無不篤留而公竟條然歸里予時過公所居竹樹蕭蕭曲池環舍小橋跨池過橋

麻徵錄

卷八十七

本四

而南則田疇綺錯溪山映帶從容笑歌頗得濠濮間想初贈中憲公雅好卉木頗其間曰花谿小隱承先志也至是更稍締構復爲樓以遠眺望引渠以羅芙渠公恒謝客手一編於其中于世益遼闊經時月不一至城市與親知躡屣過溪山間人多指詫此非金華守耶何不與而徙也癸卯夏中丞獲鹿曹公侍御馬公交刺薦歲丙午乃有虔州之命公感額不欲行親故強之忽以田廬之半授其伯子伯符仲子兆登孝廉曰兒方弱齡當勉之讀書耳胡委之以此公曰吾恐孺子不察吾意妄謂仕宦可多得吾授此冀杜

多念俾不得不就儉約耳既而孝廉秋試登薦書  
公謂造物忌滿復欲引疾會度監司遣役促行甚篤  
乃勉就道瀕行以一緘授周恭人曰須有意乃召叔  
氏同啓視至十月而蒞度度爲南粵襟喉開府駐焉  
軍民錯居商旅雜遝擁傳而往來者交武於道時屬  
計歲府屬留府者僅一椎竹甫任而直指行部諸務  
有于公應之秩如也諸治理大率如葵而益嚴肅間  
察主藏藏之虛籍以三萬計蓋開府兩道一切軍需  
歲供皆資於虔出納既廣而諸材官特起率飾故稱  
急要監司請發者不可指數奸詭乘以自潤遂積連

獻徵錄

卷八十七

五

至此公悉發其奸監司阻之不可則令調停之公命  
凡賦祿餼者賦半其半以償逋逋額畢始全賦諸乾  
沒惟監守不爲原餘疾輪所負則醒不問於是不兩  
月輪藏者萬金公益務爲潔廉肥搔宿垢無遺且詳  
條其事上之著爲報令云虔諸屯穀率輸糠粃而支  
必責良典倉者恒蕩產公議令一府佐董其事每屯  
所輸必令該屯官同典倉者封識建應支之期卽支  
其所輸諸屯遂不敢過求且減存積寬坐耗倉役始  
獲安旣而有一倖欲移他錢穀支屯軍者公謂屯軍  
支屯糧法也疇可別貸不許倖覲喉衆軍謀於庭公

不爲撓卒支以所輸如公議于是錢穀井井胥吏莫  
能上下其手虔兩橋商稅向以供軍需至是稅闢欲  
駐虔以籠其利開府李公不可闢乃苛求解稅者公  
謂闕曰稅額定於上人豈解稅者力所能加請勿爲  
望腹計第以情告當爲劑量庶有濟耳因酌其額內  
兩臺所征遂畫一商不苦競斂虔稅有因郵每閱季  
則歸贏於府公悉藉以貯於郵旣而水西郵告困直  
指議濟而無由公遂以所藉贏濟民無加賦而郵不  
至缺事公復請由南安而下諸郵悉從水母陸則擁  
傳者得順流之益主傳者損任負之勞竟得請上下

獻徵錄

卷八十七

五

皆便焉當塗廉公治狀益賢之凡事莫不倚決公旋  
當考績中暑雨遂病徧移文乞歸當塗方重公乞彌  
恐留亦彌懇先是兩關之稅司推者請公同砥權衡  
再請公再辭司推者因洗手臨事羨金四千有奇咸  
積于庫數以微言動公不應至是請於寢次公曰吾  
無藉於是左右曰不爲諸郎君地乎公搖手不答他  
有所諮曰吾生平無不了事復發書召孝廉敘次井  
井如平日遂泊然逝比孝廉至左右出一笥發而視  
之中第一札其區畫子女及喪葬諸事纖悉畢其孝  
廉暨二孤扶公視其槨如洗虛人巷哭傾城旣抵

舍孝廉請所遺周恭人札視則與虔邸者無毫末是  
蓋冥識前期者云公孝友天植事繼母陳恭人恭攸  
慕愛如恭人出恭人視之亦如已出當蠖屈時則悉  
以問經脩艇佐贈中憲公詩酒歡請躬授孝廉每謂  
執成於公比預鄉薦則僦居城東具輕舟治游具畢  
爲待贈中憲公劉覽山水間當花鳥之盛風月之佳  
欣賞未嘗闕也及奉刑罰差歸入里傷中憲公之不  
及見涕泗不能勝一切服御不事華侈歲癸未製一  
冠入虔猶冠之衆以左於時噓然羣笑公若弗聞也  
者所授諸子室廬皆在孝廉時所營初後周恭人嘗  
請稍廣之公曰居既廣則几資生者皆當稱是且一  
子旣然三子不容異同是吾爲馬牛無已時也自壬  
辰釋褐建丁未蓋十八年未嘗益一椽閑家井井勤  
劬罔懈所至邸中林樾聲與扞振鼓柝聲丙夜恒相  
應垂篤於宗戚友朋鄉曲凡可致其厚者靡不自殫  
公初至濟上桂林大司空舒公以河水及寢園鑄職  
復罹子翰編弘志之喪哀迫罔措公爲之治殯具求  
美槨一切極周司空哭謂三十年薦拔所生故吏不  
及陸公傾蓋交比公敏於虔司本縣城隍公殯公如  
公之殯舒人以爲天道云公以賈江公而下皆能詩

自爲諸生則不廢吟咏然緣情匠心恥事剗斧爲文  
於筆涉汙湖出指陳事情如在目睫亦不刻繕以求

徵錄

卷八十七

七

臨江府同知王佐傳

黃佐

王佐字汝學瓊州臨高人少受業於丘濬弱冠丁卯以禮經魁鄉薦游太學爲祭酒吳節司業閏丙錫所稱許監試每擢爲首延譽千內閣李賢冀其大用後試南省五策條答無遺本房欲寘魁選爲忌者所黜成化初授高州府同知時都御史韓雍用兵兩廣佐獻策平戎用之動中肯綮雍奇其才甲午改邵武以文章飾政事持身廉而不微事上恭而不阿屬泰寧盜發時僉事章恩適分巡至郡檄佐行縣召集里老密切訪問賊中動靜若其可招則還其里老之獻徵錄卷八十七本元

有識幹者往論之除首惡不宥其餘脅從者悉聽自新若不可招則亦令其各陳勦捕方略以報佐至縣周詢衆論皆以爲賊勢方張若遽攻之則其黨必固結以拒戰而其勢遂成不若乘其衆心未固誘其來降者以假其勢則可不攻而自潰矣佐遂遣人招諭降其脅從者數十人賊果散去懋同寮聞之有欲邀功希賞者言於部使者謂懋儒者不知兵恐不能濟事願自行勦之部使者信其言遂調將樂所官軍俾率以行至則賊已平矣乃械繫佐所招降者凱還獻功悉戮之懋恥與爭而佐亦絕口不言惟與人頌

靖亂安民之績然終亦無由白於上也滿九載去收同知臨江府致仕臨江與人又頌其公平正大博學工吟詠以賢能著稱云佐所至廉操遺愛始終如一曰惟質直任職不能隨時俯仰故低徊二郡二十餘年一官不徙衆皆惜之平生雅淡惟耽書史自少至老手未釋卷雖眊曠猶使家人讀而聽之提學新喻胡榮稱其博學多識精思力踐見道精審故其詩辭溫厚文氣光明正大當比唐宋諸大家識者以論所著有雞肋集經籍目略原教編庚申錄瓊

卷八十七

七

公諱奎字漢章別號竹坡嘉興府秀水縣人系春臨濮侯施之常裔始祖廷直從宋高宗南渡任臨安司理參軍因家於杭二世祖平之始遷秀水高祖彥銘曾祖仲賢見元綱不振俱隱德弗仕入國朝永樂初祖達因子文振貴封大理寺右評事父鐸字文振永樂中任河南彰德知府公生自幼克岐克嶷嶄然見頭角建長人物豐偉鄉人謂施彰德有子矣十歲入府學充增廣生聰明穎悟不煩教督維時嘉興知府齊公政見而異之獨加獎勵常以詩文難之勞以獻徵錄

卷八十七

七十一

紙筆屢訓曰汝父爲知府汝當振家聲無忝爾父可也公雖幼益務學勉進三場文字已而補廩日夜研精書史與夫百家諸藝淹貫精熟議論證據古今出入踴勵風發常屈其座人丁卯以書經領浙之鄉榜明年春試不偶入太學景泰辛未試中乙榜任廬州府陸安州學正到任後夙夜盡心獎勸訓誘而陸安學者始知自勵實興科不乏人自公去後數年繼公者不能勤於誨其學者亦玩愒苟且鮮有成效則學之興廢謂不繫于人可乎天順己卯典山東文衡有介鍾吾驛丞遺公白金冀僥倖場屋公辭之亦不與

公但保此心無愧耳藩臬諸公見公公於去取雖推許逮回州本州缺官委公署州事公持廉秉公一以愛民爲本朞月而民愛戴如父母使得一郡一邑而理民之獲被其惠豈少也哉學正九年秩滿赴天官適朝廷簡老成碩德者輔導藩府遂陞遼府右長史公恪恭不怠輔導有方毋進對輒引經且以漢東平王爲說王深嘉重之先是本府軍校多不律肆豪橫軍民被其荼毒多厭苦之公卽嚴號令正法律察其首惡爲民蠹者痛治之自是奸頑斂跡無敢犯者荆州有郡王十將軍中尉儀賓有二十六府上自

獻徵錄

卷八十七

七十一

諸王以至儀賓見公之賢待以殊禮歲癸未以詿誤赴部調用親王念以老成舊臣不忍其去上章保留其略曰自長史施奎到任以來公勤廉謹輔導有方乞免改除庶幾左右得人不報遂拜南安之命實歲化改元之二年也國朝建官有正有副正者總其綱副者輔其政如殷繁政務則佐貳分理之正官總督之庶綱紀不紊同知之職同其守也事皆得以專行其位不爲不重也公爲人重厚仁愛多恕持身廉謹蒞政公勤甫下車不浹旬首詢耆老訪民緩急次第而行寬猛適宜刑威不用專尚德化不踰年人吏浚

和士風丕變三邑軍民仰之如泰山敬之如父母  
在任兩蒙藩臬委任繼造段疋於南京錢糧不下數  
萬兩督運北上一切常例咸謝絕之視世之專事乾  
沒出入無稽者其操守相越不萬萬乎逮丁丑歷九  
載秩滿藩臬考公持身無玷而都人見稱撫字有方  
而民不忍去其獲乎上之親信又如此戊戌赴銓曹  
力丐歸老遂獲進階而還公在任而將秩盈也若親  
王若郡王將軍中尉儀賓與夫郡縣學所軍民官僚  
致仕監生生員作傳以備史錄且曰古之貳守南安  
者惟公爲第一其去任也所屬三縣城內外等鄉年

廉徵錄

卷八十七

七十五

八九十以上者不啻數百人連名狀告彼處府縣移  
文來浙問安狀又稱公持身廉謹蒞政公勤華弊除  
奸愛民若子等語懇希回示以慰黎庶其得人心如  
此非其德之盛仁之至安能去任數年之後令所蒞  
之人移文原籍問公安否以圖稍慰之若是耶凡公  
之述職赴京舟車道理諸費竝各自備一毫不取於  
民其廉謹多類此非其義雖一介不妄取非其人雖  
富貴不與交天性孝友恒念祿不逮養言及父母輒  
涕淚交頤兄殯歿遺諸孤公撫育一如已出公退之  
暇課子姪誦詩讀書澹如也說者以爲居官得民雖

漢寇恂之守河內張忠定之守西蜀亦不是過其視  
世之傲然民上前呼後擁終日醉飽以嬉視民之疾  
痛痾癢如秦越不相聞甚則爛其髓剝其骨而不知  
止使民疾如仇讎罵詈載道相去又不萬萬乎吁又  
安得如公數百輩普列州郡以利濟也歟或問公何  
以在處獨得人心如此夫惟其心術之正不爲利所  
誘學術之正不爲威所怵也且又處鄉里遇人不問  
貴賤少長卑躬悅色懇篤誠信出言惟恐傷之一揖  
垂首幾欲至膝若忘其家世貴倨是以人無怨尤兼  
以心地坦夷物無牴忤人謂公忠厚長者揆古無讓  
獻徵錄

卷八十七

七十四

于今無愧矣告老之後優游林下幾十餘年結社吟  
咏因舊自號環居植竹周益以蓮彈琴圍棋焚香晏  
坐雖白公之香山裴公之綠野豈過是歟平生無玷  
不忝彰德府君清白傳家之遺可謂孝子也纂脩實  
錄在處所司必脩入國史予鄉之士崇入鄉賢祠公  
論推古如公人祭鄉先生於社無忝也

贛州府同知張璣墓志銘

邵寶

君諱璣字孔圭自號慎菴姓張氏其先河北人在中唐有曰文昭者徙中州至宋南渡時有諱晟者以直秘書扈從遂家建安之南村晟以上世有顯仕元末有諱信者以避寇遷浦城縣南信子子榮生永永沉邃偉特博通書史國初有司兩以隱逸應詔皆不就其卒也楊文敏公銘焉子四人長善舉永樂辛丑進士歷官監察御史其季冕娶于某生君幼警敏隱逸公命監察公教之十有一年游邑庠即問聖賢行已之要于師師異而禮之弱冠應鄉試年二十七貢獻徵錄 卷八十七 事五而升諸禮部卒業南雍成化庚子舉應天高第屢不利禮部丁未試吏部簡授江西贛州府推官時汀韶寇大侵贛境因以飢疫民死徙殆盡君持檄走諸邑治其溝城存徠周卹以全其人瑞金石城二縣故無城城自君始當是時君力爲規勸且屢請發帑於上語甚切至蓋活者數萬人旣又重逃復之典權婚嫁之宜申掩埋之令稽古荒政而加敏惠焉其治刑尤加意疑獄它郡獄未具者亦多移蒞於君有使民金伸誣告死罪轉引二十餘人獄死者過半君得其情亟白于錄囚使者釋其未死者七人君在官前後平

反死刑四十餘人雪流以下者不可勝紀九載秩滿會贛缺同知遂以擢君君職清戎清戎某御史方以苛察繩下虐及無辜君抗言無隱見抵弗顧旣而嘆曰吾不能殃民以奉人而覲顏於位退不猶愈乎卽移疾請致其事疏發三日遂行於是君苦煩熱舟行至廬陵病病七日不起弘治己未七月也君性孝友以祿不逮父養養母曾氏甚謹與諸兄處愛不忘規自奉約而急於周人外重內剛不以倭奪而理禁脔堅果以爲難君裕如也嘗集古格言爲世訓一卷所尚文有惜菴小稿六卷錦江雜咏四卷藏于家

卷八十七

事五



江西撫州府通判施堯臣行狀 梅純

君姓施氏諱曰堯臣希舜其字也先世蘇州常熟人洪武初以東南巨族徙實京師遂占籍上元縣歷二世至君父諱靖府君始以儒業起家領景泰癸酉鄉薦累官至翰林院待詔方其領薦君適以是年三月十四日生生甫數歲聞長者誦書史卽能強記比成童已善屬文一時僚友莫不嘖嘖歎羨弱冠學日加進待詔公知其足以繼已志也心悅之會君母林氏以疾終公益厭於仕進遂乞休歸南京俾充京庠生未幾果中成化丁酉鄉試明年戊戌會試下第留太

獻徵錄

卷八十七

十七

學卒業一時南都赴試者不下四十餘人惟陳君言及君與純最少李君用文雖稍長然發身武學故予四人凡出入應酬皆不得與諸人伍見卽羣聚每辱之予與李陳每不能堪君獨受之略不與較甚至有見其可欺肆出惡言以欺之者君亦直受之後其人南歸乏道里費乃降氣求貸於君君亦不念舊怨而輒與之衆以是服其量而挾長之態并予三人亦不之及矣自是又四試竟不如志以親老欲資祿養乃赴天官卿選弘治壬子除浙江金華府通判遂奉親之任君於時外嚴職守內謹供養歲餘政益通養益

豐名益隆以充而東南上下咸知有施通判矣時金華八縣其尹皆發身進士例以三載取陞風紀前此郡佐而下皆曲爲優容以徼倖於他日君至則正色其間不以利害萌念慮諸尹亦皆愛服不敢挾以驕慢郡有徐毛頭者嘗嘯聚徒衆作亂連郡爲之侵擾君以計捕之悉寘於法一方遂平部使者咸奇之每有大事輒以屬君監察御史吳公一貫爲人通敏自高巡按所至官吏鮮當其意獨於君每獎其才而許其守戊午以脩乾清宮所部下浙江諸郡取材僉以收解事大而難其人藩臬重僚乃舉君以往於是十

獻徵錄

卷八十七

十八

有餘郡之材皆領於君君往返僅數月事旣無廢而民亦無擾其勤事類如此然初未嘗爲之窘滯金華當山水之窟方盛暑時濕熱蒸逼簿書盈几案庭待處分者常數十百人君皆一一爲之盡心發遣胥史環侍皆不能堪而洁裕如也暇則命園丁卽郡隙地雜植花木構茅爲亭以朝夕奉親之歡或時吟哦其間舒寫懷抱蓋其平日所養者深所見者定故遇事之繁自不能擾也初君解材北上待詔公亦暫還南都俄以疾疾遂終於家君於途聞訃號痛欲絕卽日易輕舸徑歸居喪三年哀毀逾禮服除改瑞州越數

月繼母吳氏卒再歸居喪又三年改撫州時撫已有  
判佐郡事君則增設專理糧儲尋有例凡諸司之職  
悉罷增設所司乃復起君銓部改選或因勸曰君補  
任數月則滿九載當進秩大夫金緋之榮將自茲始  
矣盡過往勿疑也君曰吾以書生三佐大郡叨祿已  
深若更覬覦分外豈知止之道且一子呱呱在襁萬  
一得遠郡誰其撫之遂中途引疾納其公移於官以  
歸時正德丁卯之九月也君既歸則置別業於先世  
墓側以便祭掃時四川叅政吳公彥華方以權奸所  
陷旋職家居買田爲業適與君鄰每聚談農桑外各  
獻徵錄 卷八十七 七  
不及他事逾年權姦者伏誅吳公復起任浙江布政  
時謂公道既明將次第及君不謂一疾弗起竟以辛  
未六月終年五十有九君平生爲人易直無鉤距造  
文亦明快醇雅嘗歎近日文人自以生長南服歷官  
內翰乃故爲艱辭以眩世使人三讀猶不能以句一  
時好名少年翕然宗之然徐詳其意皆俚俗較利與  
害之說於世教何補哉某不敢效也識者以君爲知  
言

承直郎江西饒州府通判龍岡黃公尚質墓志銘  
澹園集

公姓黃氏諱尚質字宗商別號龍岡先世廣東惠州  
府和平縣人國初徙閩右實金陵而黃氏始爲南京  
人自余髫年出入里閭時共推爲賢者有三人焉其  
一人曰禮部尚書郎李公維明其一人曰兄靈川  
令伯賢其一人曰公三人者鄰辟雍而屈相去僅數  
百武學問游處亡一日不同其篤朋友敦行誼攻文  
學名於一時學者見此三人無不親就而尊禮之嘉  
靖戊午公與維明並舉於鄉壬戌公以選人謁銓已  
獻徵錄 卷八十七 八  
維明成進士留京師余兄亦拜官嶺南乃稍稍散去  
初公之謁銓也得四川劍州學正丙寅晉南國子監  
博士隆慶己巳以京察左遷江夏丞兩閱月遷爲峽  
江令萬曆癸酉晉饒州府通判以歸歸二十有四年  
而公捐館舍蓋至是維明伯賢之逝久矣余未嘗不  
歎耆舊之凋謝而爲鄉國之典刑惜也公爲人真樸  
而廉謹秋毫之端不以自緇故所至居必見信去而  
人思之於劍州則精覈賢否勤於程課教有常矩士  
知嚮方甲子校文闈中得今御史大夫溫公置之第  
一人倫之懸上下歸之至若攝巴州繕城守劇盜引

郡得完監司使者咸器其能於成均則臨以  
權直道有立旁多獷悍教條必行介性所至觸禍  
悔於峽江則流移來歸寬抑盡還忠臣之後於廝  
養卻漁父之金於暮夜即投檄歸久矣而士民載德  
猶以時問訊於家大氏公所煦沫者在單赤以下而  
人所齟齬者在均敵以上故再罹譴毀弗克顯融此  
無異繇近世善宦者率厚結黨援巧相引納而公孤  
立行其壹意或外自藩飾虛聲少實而公孜孜勤恤  
民隱不爲空文或顧利冒恥恬不知止而公稍不如  
意輒毅然引退蓋南都士風往往有然者而公其尤  
也獻徵錄 卷八十七  
也曩一朝士語余曰君鄉人當未諳作宦譜邪余應  
曰吾鄉獨諳作人譜耳聞者笑以爲然嗟乎賢富去  
來如反覆手世之挈挈枉義以覲幸於偶得者亦豈  
能長有之哉公卽見謂爲迂闊不足以趣時合變而  
所全者大矣他復何憾善乎維明之論公也坎珂婁  
更一真無改而余兄伯賢則謂其入汙泥而不滓燎  
燥火而不熱直以方之良玉都人士至今傳之以爲  
篤論云生正德庚辰六月二十五日卒萬曆丁酉十  
一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八高大父諱玄保曾大父  
諱助大父諱子隆三世隱德弗耀父銳胡廣邵陽縣

學教誨以公貴封脩職佐郎南京國子監博士有文  
行言家教者宗之妣李氏配徐氏丈夫子三應登應  
仕應升登等將以己亥年正月初三日葬公大南鄉  
花樹山之原而屬予志且銘之予念公事行見於邑  
志者具矣茲次其大者銘曰  
於和靡緇以著其惠於權靡徇以篤其義我德則良  
孰曰非遂航喪其楫車不投綬有命自天斯又曷悲  
繩繩後人尚演厥施

文林郎贛州府推官石樓林君萬朝墓志銘

羅洪先

嘉靖丙午余訪唐子應德于毘陵屏居僧舍一夕唐以衣冠之士來其形癯然其容巽然其氣溫然而視營然類有道者問之曰石樓林君也余於是始知其姓名明日復謁與之飯君觴不濡齒匕不及孟其意時時乃在余兩人兩人更互有言言且錯出君一無所逆猶恐不爲之俱盡也已而報客至逡遑起避意其倦且休矣客出戶則已遣人俟于外問可納謂否當是時載妻孥赴贛州推官天且暑舟人告速不聽獻徵錄 卷八十七 八十三 曼山館

如是者三日而後去余於是又得其爲人而與之定交余旣返林以是秋撤南昌往來同江必至余舍自慎行務學居官使民以至讀書文辭之事靡所不問其後聞諸吏人云嘗代君作余啓事字稍誤可增改者必易牘更書令盡善乃已他文移皆然已疑其用心過勤移書言之又半載絕不聞耗一日君之從子兆恩至問之曰君死矣來請銘余於是爲之流涕悲傷又且有遺恨於君也始君以嘉靖甲午舉鄉試登戊戌進士爲寧波推官未幾聞父侍郎公訃去繼以柳淑人憂至是始補贛州其爲寧波也以侍郎公嘗

守是郡歸請所以治獄者而後行郡人素已奇君比至恂恂然不敢以喜怒加人當斷獄務求所以生之者旬日不得不卽斷則相與驚曰固吾侯之子乎何其肖吾侯也倭人入貢道故出郡中率爭市以鬪當鬪時持矛戟攘劫官司無敢誰何然獨畏君廉君出市倭卽釋聞以竄贛當江廣之衝重商大賈之所往來異時爲關征以濟軍而守者輒無廉譽君以當代固辭不受已而檄攝興國其猾胥善巧伺以愚令至是故進敝器以嘗君與少怒卽得詐爲機利君覺之不一問左右請易器君曰於余甚宜由是猾胥搖手獻徵錄 卷八十七 八十四 曼山館

相戒未幾信豐大永當道檄責帑往賑之君懼民急食聞命卽行是時水初退地卑者猶在沮如中君冒溽暑乘肩輿泥行浚村塢計口給授夜則會數而哀分之率不得寢凡生活數千人而身病矣君雖病不見辭色當道不之察顧益壯其才取煩劇難辦事坐之君憊甚猶時時作手牘令吏人代爲詰難聽遣家人泣諫則曰吾身猶食祿而可後事乎竟以病卒于官年纔三十有八卒之日囊無餘金篋中止古書數十卷自提督大府而下莫不往弔郡守林君功懋爲之棺殮贖贈乃得歸悲夫悲夫使其少延以交余兩

人者而取友于千古復以治兩郡者推之天下豈

爲千古一快哉奈之何竟不自卹以死也君之天慙孝友去寧波時以哀毀致疾醫者誤藥幾不起喪柳淑人踰年而伯兄天君益悲不自勝坐是体常羸絕不類壯夫當七歲時已能爲詩稍長好讀史遷爲古文辭人多傳之已而鄉試不利歎曰吾不能乘時自奮何以空文爲於是更爲時文卽又出脩輩上其後聞侍郎公與陽明王先生往來議論則益闢闢有鄉慕意雖長於宦遊能絕紛華侈靡之好居家徒步敝蓋遇者不知爲侍郎子也攝郡事重建安湖書院聚

獻徵錄

卷十七

公五

曼山館

諸生課業其中時爲誦說書院者故祀周程與陽明先生者也余嘗求友于世欲得質美而力足以任重者與之共學而恒不多遇及遇君可謂有美質而擅完力矣乃又不足於其年豈其固有限之不能自免者歟悲夫悲夫林世居莆之赤柱巷出唐端州刺史韋公之後曾祖訓導彌宣祖垠皆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侍郎公名富嘗以兵部兼都察院出鎮兩廣爲時名臣妣淑人張氏繼翁氏柳氏君柳所出也名萬潮字養晦別號石樓後以侍郎公塋石門山復號石門山人而君之墓亦在其山上公生正德庚午至嘉靖丁未

吉安府推官櫟亭劉君修已墓表 羅洪先

世言儒術不切吏治以爲爲吏將以整齊奸僞畢順軌則也處上下之間則情不兩得承偷慢之後則譽不獨起故必有違心之行借色之言揣摩柔曼操切武健之說工而吏治多端矣儒者薄功能拘繩墨循善人之事子惠休息此隘古之訓非以責之叔季也自斯言出而吏相譁幻民之得被膏澤者日益鮮今觀於櫟亭劉君豈盡然哉君名修已字以敬汝寧新蔡人也舉丁未進士爲吉安府推官君爲人簡素伉直於辭貌無所修設每郡會遠遑俯揖如儒生退則

獻徵錄

卷十七

公六

曼山館

垂首拱立者不甚解事者當道厭其所爲將予殿課郡守靳君學顏力掄乃免間謂君曰忠信篤敬四字吾平生學而未能汝第勉之無憂齟齬也君旣感激受教而郡故健訟君明習法令日夕手撰獄辭不他寄耳目或當道有所輕重第唯唯比上獄必中情法不少徇當道或不見聽露微指卽留旬月不上俟其自解否則從容懇款言故不少見顏色久之當道莫不目逆敬之且多其才督委檢括往來郡邑無虛日其後俾署吉水吉水在臨吉間號繁衝異時攝令新故交承莫知緩急又多索故牘難詞相嘗以窺能否

而陰把其勢君至史抱文書嘗君涉目指曰某事已  
竟某事未竟吾不召而持此何爲也史計沮相戒不  
敢而紿邑以無事每受賦役率因俗安便不盡更異  
豪右怙拒者遣人諭意必聽乃已無何朝廷以邊劇  
遣使索通旁邑受牒猝辦民多庾死君召是歲掌賦  
者期日入賦民相謂曰公素庇我我不可負公未旬  
日畢如期無一人受鞭笞者乃逆計積歲久逋曰此  
非貧瘠弗勝寔綱解主寄之欺隱也夫綱解主寄者  
皆市猾耳老胥悍卒爲之後先以行其詞搜貧瘠安  
所逋責哉既入其橐復舞智以文亂而上不之察苟

獻徵錄

卷八十七

廿七

史山館

不踪跡而漸治之逋不可償也君之事集力省大抵  
類是然務爲輻輳不少自暴著每聽訟據案嘿坐徐  
折以片言或摘單詞相詰莫不愧服情既自令休外  
舍月餘不召始者以君明而少斷久之多悔悟去不  
復追逮其敦行教化如此邑遠驛三十里嘗調民傳  
食名曰小日其後驛遷而調不止或競侈頌爲私覲  
君曰是不可以已乎盡罷之與士人交迄終歲未嘗  
以一蔬爲敬懷謁入者服其風旨噤不能發君爲推  
官三年強半居吉水其在郡一言無所假借至爲吉  
水卽三尺童子可以牽衣告語君亦時時降色撫慰

之故吉水之民率視其來去爲喜愠聞新令且至無  
問其人賢否莫不蹙額君威疾留郡輒怨其避事無  
何聞君卒人頓足揮涕卽深山婦孺亦嘆息嗟駭  
不啻喪其家之長老與其親戚也是日會巡撫都御  
史吳君鵠參政魏君一恭僉事顏君嘉會行郡素廉  
其治行各爲文哀之而郡中臨其喪至失聲君父价  
早夭獨奉其母張以養俸入既薄而又自食于外比  
卒家無遺金知府陶君大年爲棺衾以殮紀其喪乃  
得歸翟公有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言不可僞也且  
志合於上者動察友之猜慮周於民者缺吏卒之望

獻徵錄

卷八十八

廿八

史山館

利穴室則滯訟塞而井市清閑說康則無告伸而士  
人怨故有獻鑽於堂階而交懟於門屏者此雖樞才  
智知取與未可苛禁而甘誘也君今已矣媚之不足  
以徵恩薄之不足以構侮舉知之矣然無貴賤尊卑  
遠近新故痛惜不置此曷故耶人之死也在骨肉則  
痛惜之在道路則畏避之在休戚則幸喜之以痛惜  
之情責之道路不能也故凡死而哀之者必有至愛  
於其生愛人者人恒愛之是道路亦骨肉也嗚呼死  
叩等耳奈何不爲可痛惜而爲所幸喜者哉吾故始  
爲君悲而復悲君不多見也自余所見君之前楚有

楚辭獄間有陳居士儀其官阿而事亦相類陳以雅  
淡而危喜任事其卒也人亦痛之然予獨不釋於君  
者其所志誠足取矣君嘗爲余言嘗動怒時力過之  
而不能止每懼乘怒失言於人害將不細余觀於世  
求不惑於吏治者甚鮮如君言者又加難矣使假之  
年而竟其所志以行之天下豈有不效哉然遽止也  
是可悲也雖然吾獨以悲君也哉書其事饒之墓石  
使過而覽者相與傳之君生正德乙亥卒嘉靖辛亥  
年三十有七云

卷八十七

吳山館

江西吉安府泰和縣國初爲州前泰和知州顧  
侯光遠墓志銘

梁浩

泰和始爲州其民之衆亂久而後定治之尤難而  
國朝初相繼爲之守者得二人焉曰吳侯去疾顧侯  
光遠也二侯皆一時豪士顧氏先世居河南自宋高  
宗南渡始徙而南居姑蘇之嘉定元末有知侯之材  
者辟爲掾京口及太祖高皇帝下江南京口首納  
款侯預有力其間遂從高皇帝入金陵監太軍倉  
支納三年授江西行省理問從征陳友諒督饋運明  
年平陳氏擢知龍陽州時方甲辰年也招附懷來劇  
獻徵錄 卷八十七 九十四 吳山館  
革宿弊民賴以息越二年改知泰和州龍陽老稚至  
號泣于道不忍侯之去至泰和前州守卽吳侯也吳  
侯以民好訟告于侯侯憮然曰民有冤抑守弗爲之  
理民將安訴頃之訟者兩集侯乃自爲書榜聯紙長  
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侯又  
俾凡訟者居簾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  
不訟者過半矣乃擇吏純謹者一人置簿受詞訟而  
勾稽其始末民誠負冤也輒爲疏理非誠負冤願悔  
自止者聽不問未兩月民不復訟吏亦畏侯精敏無  
敢舞文以病民境有虎適其時禁民私蓄兵民無所

借訴于侯侯爲草檄告之神

以丁祖母憂赴 闕陛辭 命留翰林院同議編

明律律成上進復 命監造天下均工圖籍已而還

服喪嘉定未幾起復授廣東行省郎中二年召拜

吳王府副相留京師以他事註誤方違繫間得疾飲

水病結胸而卒臨卒爲詩壁間以慨道其平生有白

髮歸朝之歎聞者悲之侯性澹泊不尚侈靡所居廨

宇室無長物惟藝蔬數畦食取充口衣取蔽體而已

至于治民事無巨細必盡其心在廣之日別廉吏均

轉輸浚城隍撫馴士馬安戢逋逃號令既明而賞罰

肅徵錄 卷八十七 九十一 曼山館

必信遠邇翕然及聞其歿爭欲爲祠立石以頌其德

者屬有禁不可乃止侯嘗從元進士楊仲宏先生學

賦詩氣豪才膽而律調渾厚尤工七言晚自號蔗境

翁詩數卷題曰蔗境吟彙云於平侯嘗草昧之初能

卓然諗知天命攀附 聖主以自樹立可謂壯偉矣

而用未臻其極功業不究于當時獨其善政在民者

民不忘也

承事郎都昌令俞先生貞木墓志銘

王璣

先生初名禎後更貞木字有立姓俞氏世家于吳高

祖諱伯成宋承信郎某處提幹官曾祖正嗣以上舍

貢補進士祖諱琰元溫州路儒學錄學者稱石澗先

生有易說數十卷行於世父諱仲溫平江路醫學錄

先生少聰敏稍長能屬文年十五篤志問學欲力追

古人而及之既冠未有至人或勸之娶先生以學業

未成謝弗聽永嘉陳公麟以易經擅聲浙東西來寓

吳中先生從之游多所開悟後陳公中進士甲科出

獻徵錄 卷八十七 九十一 曼山館

辛明之慈谿先生復負笈從之卒業時元季四方兵

起明瀕海爲郡尤多嘯聚之徒先生辭歸杜門不出

研考程朱氏之說直將上探義文之秘與居間十餘

年視天下榮利泊如也 大明混一區宇先生始以

薦者言起家授韶州府樂昌縣令秩七品階承事郎

尋丁醫錄府君憂服闋謁選天官改南康府都昌縣

令縣有周元公朱文公祠先生下車拜謁觀其室

宇頽圯弗稱乃捐俸金爲倡大脩治之因以禮教其

民翕然從化未幾政舉惠行有古靈先生在仙居

之風郡將上其績於 朝丁母夫人氏到于今惜



之先生近鄉里以親族犯法例弗起遂息交絕游屏棄世故間作爲詩文以陶寫性情有集若干卷藏于家先生與人處雖甚和易而中峭利不可犯蓋先生以誠確之資嘗潛心爲已之學故與衆殊人方進取先生無管人皆戚戚先生裕如浮沈至于晚節益以清淨自娛焉安陸姚侯善來守郡折節下士聞先生名禮鈔之訓其子會鄉人有訴曲直者妄以書抵先生初不之知其人延理至秋官先生亦在檄召中事自將旋暴患下痢疾子毓求名醫藥之弗瘳竟以洪武三十四年七月壬寅卒于京師旅舍年七十有一

藏錄 卷八十七

九十三

懷麓堂

樂平知縣張彥方傳

忠節錄

張彥方江西龍泉人建文初由給事中以便養告改樂平知縣靖難兵起勤王詔下彥方糾義起兵一邑響應有武弁沮之彥方大哭曰君父在水火吾可以自緩乎遂率所部抵江口遇靖難游兵執至樂平梟首暴屍譙樓時暑月經旬顏面如玉無一蠅集人謂忠義所感父老竊葬縣治之清白堂後

藏錄

卷八十七

九十四

知縣贈光祿寺少卿鄧公顯墓志銘

丘濬

括寇起犯廣信界信之永豐知縣鄧公率民丁拒之於其縣境高洲接戰十數衆寡不敵爲賊所執罵不絕聲而死時正統戊辰事聞 朝命贈公光祿寺少卿給布六十端米三十石後又用言者特賜諡恭毅命有司祠于鄉郡及所治公諱顯字伯昂邵之樂昌人也樂昌之鄧自漢以來爲著姓累世通顯三公登進上第觀政戶部嘗奉命使湖湘勞軍士不受私餽時稱其廉事竣回授永豐知縣縣當閩浙之交時鄧獻數錄

卷八十七

九五

曼山

茂七反於閩葉宗留嘯于浙江以西相扇不靖永豐尤切近之公至集丁壯備器械塞蹊徑據要害晝夜會僚吏父老講求所以爲備禦之具者甚悉時亦有所擒獲賊自是相戒不敢犯縣境公於是脩政事課農桑理充滯招流亡毀淫祠及奏減重稅又以其暇日進諸生講經史習禮容用是民大和洽境內清肅鄰境之民咸以不得公爲歡爭赴上司告欲惜公邑人父老亦恐公遂爲他邑所奪也亦相率留焉江西布政使吳潤等三士章薦之不報最後爲巡撫侍郎楊寧僉都御史張楷交章論薦爲江西按察使事

未下而公死矣是時年若干公貌不踰中人而博識

有志節屹屹然自立不肯詭隨於書無所不讀而不

爲枝葉浮華之習旁通星命術數之學所言亦或奇

中臨事明決操守潔白其在永豐藩臬有所難處事

雖非公所治亦以檄代理鄰藩聞甚名亦或有所借

委焉嘗莅事建之浦城脫當沒入者三十餘家又覈

處州坑治免銀課者若干兩其人皆報以重貲公皆

固拒不受其所爲卓卓如此類者甚多噫有德而不

及大施有才而不克盡用使公得高位膺重任所行

當不止此哉雖然與公同時者後公十數年往往致

卷八十七

九六

曼山

身地顯歟歷中外其間樹功業隆舉望者固多有之然因之而播其惡于衆遺穢後世者亦或不能無矣求如公無所愧死得其所流芳八閩廟食百祀者蓋僅有者也以少爲貴公之 行多矣公死之日雷雨大作賊大懼置公屍歸高洲巡檢司署中明日邑人始昇歸棺殮于邑之城隍廟

愛白吳先生源深傳

湛若水

愛白先生姓吳氏增城人其先延陵季子之後自號  
愛白先生愛白者何愛梅雪之潔清以自厲也人皆  
謂是不浮也哉噴薄汚俗而玉雪自清以不溝洫其  
身故亦謂之曰愛白先生云有生三十九年言不取  
苟公行不取苟從目不取苟視少遊邑庠諸生或出  
鄙語則掩耳不聽諸生皆笑之嘗讀書一室有女侍  
婢於傍怒曰奴何得侮我即白其夫人出之乃已及  
壯由進士尹弋陽凡六載而政成未及滿秩用保舉  
遷饒州府同知卒于饒其御史所嘗保公者陳公選

獻徵錄

卷八十七

九十七

吳山陰

其人也陳公選者時有直聲後來爲布政廣東効中  
貴人章春堯於道者也先生生而家饒富治弋時折  
節自律朝夕飯粟一瓢羹一簞擇不取適民有餽水  
土物者謝而不受從者苦之私曰久從官人無益吾  
不如歸先生治弋恥隨俗吏役役以簿書期會而百  
習良自効始至日與諸生講學習射而助其不給者  
寧陋宮室以與民寬力立義倉以廩其無告者十萬  
石挺身推中貴人之威而息其暴斂裁無經之費以  
爲典常曰字我受責母寧使民受其辜嘗從其僕問  
弋之俗因謂婦人何髻僕訝曰主官弋六年今問髻

詐我也公曰吾殊不覺耳安有爲民父母窺其子女  
乎或曰先生何人也其古之遺直歟又曰先生故廉  
惠人也先生爲弋陽六年弋陽之民歌之者以百數  
御史藩臬聞而達之天子天子例褒之封及其親  
其去之饒而民思之比死而民祠焉夫歌之者衆則  
公而浮於下上則其愛也博既去且死而民思而祠  
焉則其入人也深非其所謂惠歟其卒于饒也太守  
發篋視之嘆曰人不信源深廉今不足於斂嗟乎源  
深不知古之廉者何如耳伍益之云公嘗語從子時  
慎口兒謂我何如人夫太匠不斧試大器不小庸凡

獻徵錄

卷八十七

九十八

吳山陰

我之所以爲此者非吾之所謂上焉者也吾之所謂  
上焉者而何足以知之於山飲流抱道而居養高憑  
虛造物爲徒世貴不足賤而有餘吾不知其不可也  
先生名會源深其字旣卒而食于弋者士祠於奎星  
樓民祠於縣治其在邑之鄉賢祠者與崔李參焉  
甘泉子論曰余嘗觀古之賢俊人皆出於神聖之後  
稷契本帝嚳仲尼本弗父何正考父今觀公之先世  
可信也夫以六載不知弋陽之髻卓然有孟嘉之風  
矣及觀其語從子以其志豈功名之流富貴足道耶  
昔嘗謂公吾鄉清獻公之裔然清獻以位望之極而公  
事業不究於高年故往往不見信於人可少也

江西贛州府瑞金縣知縣贈光祿寺卿東山

公琛傳

崔桐

范光祿諱琛字廷獻號東山宣城人高祖惠任德興  
二州同知祖塋福父晟母施氏光祿狀貌魁梧雙目  
炯炯性剛直負氣不能為滛忍事少游郡學有文聲  
宿學老儒多所推重督學御史浮梁戴公少許可得  
光祿試卷大器之成化丁酉中應天鄉薦屢試春官  
不偶弘治癸丑謁選天官得江西清江令以母憂去  
服闋改令瑞金居數月閩廣賊作夜半殺門卒攻城  
突入時瑞民洶洶竄伏左右有強光祿急去者光祿  
獻徵錄  
卷八十七  
九十九  
景山館  
怒髮上指挺然由書去士誰與守書主平欲丈未其  
行而學兒女子以自免於節義謂何遂從民兵數十  
人迎敵殺賊二十人有奇相持至翌日賊少却薄暮  
光祿力屈為賊所得挾至宋卒舍所問庫藏所有光  
祿不為屈詈不絕口賊憤遂遇害時乙丑歲正月二  
日也守臣上其狀天子哀之贈光祿寺少卿賜葬祭  
命有司立石廕其子為國子生光祿家居喜賑卹貧  
乏為閭里所德治清平賦興學屢白疑獄金俗尚行  
賄公禁之無敢奸者庵之年若干史臣評曰予讀武  
宗實錄乙丑之寇臨江瑞州新淦永新諸郡被毒多

矣而守令非無其人以身徇民者周副使憲范知縣  
二人耳琛小臣也而能相節炳炳可尚也已使之當  
塗分閫緩急其可倚若夫菁莪之化琛奚負焉而景  
風之思志士將無所與乎

卷八十七

一百

景山館

饒陽縣知縣仇公相傳

仇相山東淄川人正德八年知饒陽未浹旬卽履鄉社訊民疾苦覈貧富差等登諸籍凡徵發按籍而行靡不適均由是復業者李能等百有餘戶民有訟者兩辭造庭任彼此竟其說有可以理論者委曲言之皆釋然間有望廬而返者憲司暨府凡有滯獄必檄相平之訟者悅首擊節嘆服境內有鼠竊者繫逮良久相按之罪抵元惡餘皆釋之犴無冤囚丁丑歲大饑督民揪薺採薇煎鹽易粟且時加賑濟全活尤多一日公出途有李姓者數輩赤體丐食下車泣之曰予之不德也命鋪戶鬻已廩以衣之間有疫癘死者給板作爲棺槨命藁裡掩之野無暴露貧男成立不能自娶量勸民資助絲幣多所完聚縣南有潯沱鴨河北有茲河發源五臺放回山會接唐沙二河二岔口通淮一處頻年衝決壤田不知紀極相度其堤宜捍禦之害由是息又於堤口上下植柳二萬餘株根抵播土不崩迄今無虞九載秩滿去邑人立去思碑於縣

文林卽知新城縣事懷南湯君建衡墓誌銘

萬士和

士有負奇個儻胸中磊隗澆之不平則疾聲呌號以鳴之無纖介遺忌軟熟狀若懷南湯君者其明快剛果可想也君初名鄴字以山改名建衡字平仲山辛卯舉人授建昌新城尹棄職歸卒君之先由軍功起至父南園翁聘始業儒應舉九試不偶娶吳氏生二子長邦次卽君也君少聰慧甫五歲就塾章句口誦數百言弱冠忿家業墜落發憤曰吾父厄於塲屋吾不以是業樹立顯庸者非夫也晝夜誦讀至忘寢食未幾補弟子員初習尚書至辛卯歲時制重春秋君復改習春秋七月而得舉人服其敏君爲人孝友雖其素性剛直自遂至家庭柔順婉變更如孺人事父母惟其所欲不忍傷比歿每遇服食所嗜樂者輒鳴咽泣涕其兄郭病亟時執君手訣曰以二孤累汝郭卒號痛嘔血旣奠一名其郭謂曰吾墓上欲崩竊而慟旦日趨往視之果然其一氣感通者亦異甚矣郭室卒君保養二孤提携訓誨娶妻分產恩踰已出二孤迄有成立故二孤之喪君一如其父鄉人稱之從弟有鄉名流沐德境君力求之以歸爲置室家卽後

再破產君輒給之如初君仗義豪宕有所激焉以  
御之百折不挫對人談吐辨如懸河不問達官顯  
必盡其言乃已君復好臧否人物面斥人過人改之  
卽釋然或議其性過於剛言過於直然明白洞達絕  
無睚眦隱伏之私里中有非兇常欺南園翁君誓必  
報厥後渠兇死其妻慮君之報也以美產祈免君斥  
之曰兇人死衆憤舒矣吾受其產不敢尤乎遂謝絕  
之建昌之邑新城號洞敞異時爲令若苦於繁劇怯  
懦畏懼君才力有餘當機決事恢恢乎迎刃而解然  
爲政識大體不責瑣細節縮公費視百姓事若已家  
獻徵錄 卷八十七 百三 曼山館

事休戚相關綱條畢舉民咸便之未幾閩廣寇竊發  
自庚申至壬戌三年之間肝汝境內處處皆盜其初  
犯新城也屯德勝關新城之民久不見兵華守備王  
址死焉君度勢不敵則整衣冠坐堂啖飯賊疑有伏  
引去君乃修垣鑿塹周城覆屋教民戰守創爲千里  
勝火鈎鎗等利器又相城東要害處建環勝堂日居  
其中校武辛酉春賊犯城南門君令城上兵誘射六  
人殪賊始却是秋賊踰宜黃等處遂入邑境據樟村  
君以恩信拊循士卒夜遣人以砲石驚其營邑以無  
恐最後閩賊破建寧者詗知新城無援將掩戢不備

其情乃指倖儒士士爲威泣時有建寧  
君却之俄而賊至攻小南門又攻南門君遣  
戰火筏渡水逆戰賊不能進明日攻東門君豫令人  
審布鐵蒺藜竹簽於地城上復注矢砲擬之賊復趨  
城南平政橋張旗執鎗翼而前我兵以狼筴投之賊  
什奪其旗城上鼓譟助之賊不得利乃宵遁諸處賊  
聞之悉遁君雖不習韜畧而臨機應變出其新意輒  
中竅竅有謂君以不請兵之故君曰請之未必至不  
至則衆解體矣聞者乃服先是君以報寇公文不及  
中府守大噓之構隙於巡按御史君已有去志及寇  
獻徵錄 卷八十七 百四 曼山館

平具申乞歸巡撫栢泉胡公方薦君子 朝不計君  
在告會巡按差官至君不出見差官疑君慢已不悅  
君去志乃決庫中有迎接 景府及黃冊稅銀君封  
識之一無所私卽日就道百姓攀轅如失父母新之  
士夫思君前後功次作爲詩歌刻成一帙名制勝安  
民錄傳于世君素長于詩歸家杜門吟詠自適不半  
歲得胸膈疾漸至不治方君彌留時適江右撫臺因  
民之思君檄於原籍獎君有司奉行到門君張日聞  
之鼓琴猶隱隱然在耳也嗚呼此可以瞑矣

江西奉新縣丞李恭懿先生傳 張佐胤

恭懿先生歿余守官不得放手足爲訣既殯計年守所爲誌言先生家世行履甚備先生受門下士惟余門下士知先生者亦惟余每退食則記憶先生言行皆誌所不載者不可不傳先生卜築別業東郭外層岡翠栢油然而雲先生讀書其中人稱爲栢山先生云先生一世俱隱披負郭膏腴相繼以貲粟自贍紛然未有以經學起家者先生生而質靈明自少寡言笑簡重類大人長者遇圖籍輒手之不成誦不休稍壯治周易余邑夙號文獻取科第者多以四經顯而易學未行時有老生趙某者方以易教授國中弟子先生師事之老生故俗儒有私錄經解不知傳何物學究日夜扃錮箚中如寶諸生非厚利不得視先生一日竊觀之掩口笑曰此物可覆甌且不能辱主司一眚何云說義皇耶乃究意圖學務在自得聖賢之旨一切糟粕筌蹄僅資涉獵非所嗜也先生學既充粹文日益有名每試必高守竟困於有司先生一無愠色嘉靖戊申貢入太學文學裒然冠四方之士餘姚李司成大器之應順天鄉試又下第竟記選授江西奉新縣縣丞先生不喜操切務以德拊循其民

獻徵錄

百五 曼山館

獻徵錄

百六 曼山館

奉新人攸悍見先生仁廉諸所供應夫馬故慢命以累先生先生拍俸爲之不足則倒橐中物以此先生官愈貧也後罷政歸日掃榻讀書內外子弟橫經問難洋洋乎巴水之上先生好深沉之思平居不言人過不妄取與而惡惡甚嚴人無敢犯且絕跡公府先生常對弟子談舉業甚精故門人多高弟者至讀書不求章句亦未嘗輕與人言余自滇督學歸里中數月每暇造先廬嘗謂余曰易學久晦坊肆中所售者尤可憎厭與諸子弟言又非舉業所宜因問余曰六十四卦始於何時余曰文王重之先生曰非也觀繫辭取諸渙等卦則三童堯舜時事書言龜筮協從則唐虞時事則六十四卦上古已然矣又曰伏羲八卦非盡取於河圖觀繫辭言仰觀象於天諸句及天生神物諸句亦自可見又曰先天南乾北坤後天何不代之長男女而南離北坎耶此大道之玄老易所同又曰古人擇經不敢自信故傳不與經相參小象原自爲類試讀之無不叶韻至後儒始分經傳故宋人余琰集說不爲無見若使易無序卦傳不知後人將六十四卦顛繫何狀矣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與無極而太極同一意無盡云者從前推後原始

云者由後邇前又曰讀乾之彖見文王典周之德讀  
坤之彖見文王事殷之心余每聽先生言輒聳然悟  
以爲今之儒者莫之先也嗟乎先生官不滿百石宦  
囊僅十餘金瀟然物表潛心至理先生信有道人也  
余既率同列倣古議謚事謚先生爲恭懿再舉先生  
平日言行所未播人耳目者使史氏採焉若先生家  
世及子姓男女語在誌中論曰先生食天之報是耶  
非耶始先生窮經好修不能博一第惑矣已而領一  
丞功德甚著卒不得陟明焉惑又甚矣然先生嘉言  
善行垂憲罔極巴川之士人人能道之先生可以不  
獻徵錄 卷八十七 百七

朽矣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先生無求於天下後  
世而名與天壤俱由是言之天道於先生豈無意義

教授龍山黃君勲傳

崔韜

龍山君姓黃氏諱勲字守勲揭陽人也初江元亂  
隱蓋田山中號曰蓋隱龍山君之考諱鑑號雲崖寔  
生龍山君龍山君之生也幼而敏學志聖賢嘗曰爲  
學非領其要體其實徒章句詞藻爲事去道遠矣龍  
山君平居無戲言情色盛夏獨處必正衣冠涉長途  
端諱若步堂室展卷肅端如伍聖賢純皇帝之十  
九年癸卯龍山君生二十八年矣頗鄉薦中丁未乙  
榜授江西新淦教諭龍山君曰脩已教人一也遂以  
振士風扶正學爲已任日與生徒講誦贊幣絕却弗  
受父年壯而勤者分膳周給或疑龍山君矯也問  
曰君若大用竟能始終爾耶龍山君曰學以地殊志  
以時改言語與心術異德之賊也道有顯晦大小耶  
賤哉選柳郡教授龍山君恥士習卑詒欲以氣節  
勵俗見郡守長揖而已守督過不爲動居歲餘乞歸  
謝龍山君龍山君語諸士曰士苟賤縛利祿由  
不明耳竟歸居揭陽之龍山終身爲龍山君嘗手  
一墨黻勤中正六言訓其子一道曰終身佩服可  
已一道字唯大舉嘉靖辛巳進士由戶部郎中擢守  
興化時嘉靖甲午歲也明年乙未考効天下官員南



京科道交章劾唯夫唯夫落職時唯夫治郡僅八閏  
月輿論憤憤不平曰唯夫黜職也問閩布政使徐乾  
曰唯夫爲郡如何徐曰閩省第一守也問閩按察使  
屠僑亦曰唯夫者閩第一守也乃黜職也先是林方  
齋文俊爲會試考官唯夫方齋取士也唯夫於方  
齋稱舉主厚密焉唯夫守興化寔方齋薦旣而方齋  
族弟殺人坐罪死祈恩唯夫唯夫曰曲人命之獄媚  
事舉主吾不能由是悟唯夫坐黜科道反其謠詞曰  
唯夫受林金巨千脫死囚蘇然林獄實不脫或曰方  
齋不誅唯夫方齋族弟荷校在獄祈脫死不得脫曰  
獻教錄

卷八十七

廿九

黃守復任吾死已乃以全行及問賄閩吏黜者辦事  
南郡騰流言曰黃守賊黃守賊云且以林獄訴曰亦  
受林金云言官當考劾年例耳流言求官員短長得  
片語卽忻忻動色曰是實跡是實跡告之僚僚亦忻  
忻曰得實跡得實跡遂載劾牘人曰科道交劾公也  
已不知猾胥翁張弄言官嗾太史氏曰龍山君仕  
不屈身致新塗日上官嚴儉儉官委千金不稽焉龍  
山君督事本情不給私燐人稱介潔歸田日足不踴  
官衙唯夫守興化遠戡法嚴早災起暴殲息奸盜賊  
池學政徐乾之論有能守不能舉者唯夫此語問俱

史記卷八十七  
海堤九爲興化  
之澤閩郡沾被君子謂龍山君有子又曰可謂  
世有云

卷八十七

百十

建昌教授東山張公時宜墓志銘

李元陽

公諱時宜字仲衡東山其別號也先世浙之寧波人  
宣德間諱洪者爲鶴慶節推貧不能歸占籍劍川之  
上和村買田以業農後有諱文信者爲諸生文信生  
勉舉弘治戊午鄉試授黔江令德誼爲人所稱記楊  
孺人有淑行生五子公其季也公幼穎敏善屬文嘉  
靖壬辰督學使選之升入太學時監臣博士閱其文  
深嘉歎羨惜其不遇一解及部試廷試皆列名上  
等得除四川崇慶州學正尋遷貴州程藩府教授公

獻徵錄

卷八

百七

以師傳自重以講學明道爲業諸生有志率術者盡  
萃其舊習而不能者亦勉強不敢後督學使道林將  
公不輕許可獨於公再三曉曉每向人言曰他日入  
聖賢之域必斯人也在職數年奉奉以古道教士行  
冠禮以化椎髻倡學田以惠貧士人多從之公爲人  
方正不阿鄉飲司正席與主並太守欲抑之公曰此  
坐於教職何榮著在令月不可移也竟不能奪監司  
諸公見其法古初謂其迂既而有成皆翕然敬而愛  
之撫臺培菴劉公侍御方崖趙公交章薦之于朝  
會丁內艱去任不果擢用丙午補江西建昌教授郡

不文獻士多朋雅蒞職未幾從學者日至公益  
勉脩職業多士觀感爲之丕變數月之內駸駸乎有  
鄉魯之風矣郡人近溪羅公汝芳倡明道學與公周  
旋日不足而繼之以夜每同遊丹霞麻姑諸山討論  
志歸淵歌自得望之悠然如神仙中人每登講席同  
宣成聽雖盛暑不敢揮扇有不覺揮扇者茫然自失  
扇忽墜地竟不敢拾具爲僚友敬憚如此老龍眉  
皓首或不遠百里執幣攜子孫欲一識面其爲人景  
慕如此一日自思家在萬里年踰六袞遂致其事而  
歸諸生留程無問老少皆哭失聲有追送五六百里  
者其感人如此比歸故山舊宅蕩沒乃擇里于鶴之  
下麻村深衣大帶環堵蕭然而一家男女皆習白沙  
陳先生之歌洋洋乎聲滿里閭過者起敬滇之有歌  
自公而始道逢鄉中老少論以兄弟忠信俗爲之化  
有不然者其父兄必訴于公公召而論之其人慚服  
有誤化者悔曰切莫問于張先生夷民爲盜公挺身  
往諭之盜臥弓于地稽首謝而去嗚呼君子哉予與  
公山齋同宿園館同居善則相勉過則相規今春得  
公書欲來相訪平方懸榻以待久而不至無何而公  
訃至矣嗚呼痛哉其子元吉昨歲中鄉試念親老不

獻徵錄

卷八

百七

赴禮闈今得事屬纊可謂孝子不匱矣公以弘治某  
年月日生萬曆丁丑五月二十八日卒享年七十有  
六所著有灌園子東山語錄東山詩草詩教等集行  
于世

歐陽修

卷八十五

五十三

陳雅言先生墓志銘

胡廣

先生姓陳氏字雅言以字行其先有曰大朗者宋初  
錄瑞州銀坑來仕廬陵因家永豐五世祖諱俊建德  
府僉書判官高祖諱辛建寧府觀察推官曾祖應沐  
信州司戶叅軍祖可權號月庭博學好義嘗割已田  
數百畝創書院于邑西聚羣書教宗族鄉黨已以聞  
于朝賜額曰陽豐田曰義田就以可權爲山長考立  
本興元路學正生五子先生倫次居中生故元延祐  
戊午幼聰敏異常年十三可權常閉戶校書先生偶  
至其傍可權隨手抽架上書令誦聲琅然無一字齟  
齬數過卽能背誦稍長授詩於傅翠微授書於徐江  
東二公見其穎異咸加歎賞初學科舉業旣成遂肆  
力於古學經史子籍靡不蒐究一夕夢人授以竹簡  
分九葉啗之由是文思大進前輩多所推讓元末有  
以茂材薦辭弗就乃著潛夫擬作閔已寒松二賦以  
見志雖居亂離不廢著述已而喪父捨懷中斂葬必  
盡禮 國朝初平江西郡縣設官脩舉廢墜永豐首  
起先生典教縣學屬草創戶口土田失實供需百出  
縣官無處置先生爲記書公私始便建廟學成祭器  
先生計度招致賢俊以就教育後皆成材收其族子

之孤寒者撫教之有貧而好學者衣食之其父母妻  
子相繼而殤無以葬又具棺衾爲葬之前後葬不能  
舉者凡九喪民有負官租三年者督逋甚急貧無以  
輸一女鬻之先生爲出所逋租還其女所爲類如此  
郡守屢舉薦輒以母老辭母年九十四乃終寢苦枕  
塊二十哀毀喪明服闋目愈草便宜十五事欲上未  
行而疾作自是竟不起洪武乙丑卒享年六十有八

南康縣學教諭陳公賢傳略

陳賢字廷傑洪武年應明經叅政觀之弟賢通胡氏  
春秋洪武間辟郡學訓導慨然以師道自任其於綱  
常倫紀身心性命之際每爲諸生反復言之諸生有  
過必正色譴訶不少貸士肅然憚焉秩滿陞清淮教  
諭歷湖口南康先是三邑文教弗振賢至輒新賢宇  
誌廟祀以身率先日昧爽卽衣冠坐堂上召諸生講  
論道藝至晷忘倦又作困學箴以勵諸生於是羣儕  
求其競奮矣兩典闡廣文衡往往稱得人未幾初徵  
賢與諸儒編輯未幾大典嘗獻平安南嶺嘉禾頌孝  
獻徵錄 卷八十七 百五  
咸賦 上奇其才賢在局先後凡八年館閣諸儒莫  
不推重時閣上修撰王褒檢討蕭伯厚王備典籍高  
廷禮王恭助教鄭定皆一時文學之選賢與之齊名  
嘗燕集桃林分韵賦詩爲當世所慕賢復躬嚴翼雖  
甚寒暑必肅衣冠對妻子如賓友學者稱爲古道先  
生 朝廷建普度大齋詔百官欲追薦其先者各上  
名禮部賢獨不上曰吾平生不佞釋子今敢以徇君  
耶已而有論劾逮 詔不忠忘親不孝者衆爲賢危  
之賢曰吾以此得罪復何恨有 旨置不問江右藩  
臬文薦賢于 朝有以才堪大用舉有以變理陰陽

舉而是時朝廷以學職爲重竟英四學壽四十年  
不調洪熙改元學官皆入覲衆謂先生老矣盍以休  
代賢曰吾幸未溘死而得覲新君安敢言老事竣  
乞致仕將陞辭而疾作或勸姑勿入賢曰臣子敢自  
安而廢禮乎乃力疾趨朝仆簪班行中其徒御史王  
衍屈伸共掖出之疾遂劇臨沒謂所親曰勿以我爲  
迂得正而斃吾無憾矣賢能准財周急婚喪共內外  
之孤寒者有邑子客京邸暴病暗不能言第數胸其  
橐以屬賢賢檢視橐中裝且百金憫之曰得無念此  
乎蠲鉢弗致而家者吾責也竟全歸之在南康常出  
獻徵賦

卷八十七

百七

錄云

雪崖金先生國傳

傅士奇

雪崖先生臨江新淦人姓金氏諱固字守正雪崖其  
號也家世業儒四歲母口授五言詩輒能涉編稍長  
出就外傳日誦數百言緣文求義通其大要習聲律  
課詩援筆立就未嘗經意而語皆不凡時已屹然有  
巨志刻厲學問母憂其過勤夜讀輒止之則嘗潛置  
火密室夜深閉戶默誦日親良師友講說既冠兼通  
書詩春秋及司馬子長班孟堅之書遂究心於易是  
時安成劉雲章吉水夏道存兩先生皆以治易爲學  
者所宗先生往質所業兩先生皆忘年與之交蓋其  
獻徵錄

卷八十七

百八

爲學自四書五經及子史諸家無不博通精究有所  
疑必先求諸心然後歷考古說而折衷焉由是所自  
得多矣至于天文地志律曆器物數度之詳亦無不  
用心焉雖祈寒盛暑及兵亂竄避山谷艱危困厄之  
際手未嘗釋卷名其藏修之居曰正心蓋自少至老  
未嘗一日而忘學也其學以孔氏爲宗漢以下則曰  
程朱張吾師也洪武中郡太守聘爲學訓導先生  
嘗慨然曰、展學者日趨於簡陋至是毅然自任嚴  
約束諸生而身率先之於道德性命之旨正心誠意  
之方爲之開論及覆詳明至常戒以致本務實學正

學爲正人無徒苟事文藝爲利祿計至評論古今人  
才賢否亦必以此諸生翕然嚮服退而相率遵承先  
生之教不可違有過更相責善惟恐先生之聞之也  
先生孝友恭儉出乎天性一言一行皆以誠爲主動  
循禮法布素泊然家無餘畜非賓客不兼味非其義  
一介不取而輟已以賙族姻振匱乏者常如不及介  
然特立同郡名德宿儒惟梁孟敬劉仲脩胡行簡張  
美和聶器之相與爲莫逆交洪武乙巳五月留郡庠  
顧次子行曰明日之夕吾其死乎得微疾諸生進醫  
藥先生止之曰命矣時長子幼孜從學二百里外獨  
行侍側先生手書四十字詩一章示幼孜書遺命數  
事示行又書四十字詩一章謝素所往來翊日自題  
其神主付諸生使授幼孜晚沐浴更衣端坐至夜二  
鼓卒春秋五十有七所著詩文有渭湘稿若干卷藏  
於家幼孜學舉進士累官至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右  
諭德永樂十年先生用子貴詔贈奉直大夫右春  
坊右諭德云贊曰余與幼孜同官嘗讀先生之遺  
文淳厚古雅藹然有德者之言又讀張美和敘刻先  
生行事一本道德仁義之意余未嘗不徘徊向慕有  
高山仰止之心焉至其門人學者余往往遇之能道

其師之教而考其持身蒞政皆足以發所謂師道立  
則善人多惜乎先生之教僅於一郡而已也乃若其  
屬纊之際明於幾先從容綽然非篤學所至哉士荷  
周志於內以致夫誠明靜一之功則自然必至之理  
矣其待以他求乎

江西臨江府儒學新淦縣訓導密菴劉公子飲

墓表

錢習禮

某奉甲午十有八日予友劉公子欽以疾卒於家明年乙亥正月八日其子本附公於金牛臺先塋之次既求郡守張侯瑄為銘以納諸壙中復奉事狀踵門謁予文以表於墓上狀稱劉氏先世本沛人唐末有諱崇者仕於袁州刺史樂其風土因家焉後自袁徙吉之永豐漸上又自漸上徙吉水之長海故今為吉水人公諱敬以字行曾祖考學翁仕九為恒山知縣祖考奇登至治癸亥進士考季道國朝以薦起為起

墓表

百二

曼山館

居注遷浙江按察僉事廉介有聲母曾氏昆弟三天皆傳家學公獨資稟超邁志於用世自少嗜學研覃經傳領額不少休落筆為文動有思致儕輩推服郡守朱仲智聞其名舉補郡學生月試季考以及上官合試郡士第其文名往往出人右大見獎異聲稱出等夷益刻苦自勵永樂癸未以書經中江西鄉試第一明年甲申禮部會試第一廷試登曾榮榜進士第時所取四百七十三人太宗文皇帝命近臣拔其尤異者二十八人公在選中賜名庶吉士俾入文淵閣讀中秘書以增益其學食於大官月給膏燭費燕

開之項上親臨問時舉僻書疑事以驗其學

期待之者甚至朝野之人竦然謂上作新人才以六與文治士君子曠世奇遇交口歆豔不置公與同升之士人人感奮夙夜淬勵以圖報稱時母夫人在堂無恙迎至祿養于京鄉人榮之母歿奉柩歸襄大事執喪盡禮服除入翰林預脩永樂大典上慎刑辟以重惜民命乃簡授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折獄多所平反被其理者自以不冤亡何坐累謫戍廣西南丹困阨中處之裕如無幾微隕獲之態人用高之仁宗昭皇帝嗣位命廷臣凡經術之士謫居戍伍者舉任

獻徵錄

卷八十七

百三

曼山館

教官榮時為翰林學士以公應詔起為臨江新淦縣學訓導教有師法生徒多所造就歷聘福建湖廣應天鄉試去取精當物論帖然無譁歲滿力請致仕以歸卜居於郡城之西命其燕休之堂曰密菴又因以為別號遠近學者聞之款門而問業者麋至公之教人因其材質以訓迪之始終無怠意人故樂受其教若工部尚書文襄周公忱翰林侍講學士周敏太常少卿鄭雍言國子助教羅伯初廣西按察僉事劉長吾皆出其門其他名薦書職教事者不可遽數常時足跡未嘗入公府惟干政體及表賢勵俗即人言之

守貳皆見聽用晚而文思不衰四方有來求者

不佞人遂所欲而去曠達之懷老而不改其度

及門生尊酒相歡意豁如也卒一日出應賓

語如平時是夕漏下四鼓奄然

十月四日壽八十有八於呼予

少而往還相好壯而相繼登朝老而先後謝事以歸

念江鄉耆舊凋謝殆盡思往時會聚之樂邈不可得

嗚傲林壑共佚其老豈意公先我而逝哀豈能忘於

情哉天之降材於人必將使之見用於世以達其志

夫何公制於命材弗克施而志有未就佑善之天其

不可必若此哀豈能忘於情哉且生而不大顯於時

歿而無傳於后其何以爲爲善者之勸因列述公之

林志學行俾刻諸墓上之石非惟慰公於地下永昭

示於後之人焉

撫州府學訓導唐君欽堯墓志銘

歸有光

予友唐君道虔以貢待選京師居二年得撫州

以行未至濟州二十里卒于舟中時嘉靖三十五年

六月十八日也得年五十有六君姓唐氏諱欽堯字

道虔其先蜀人宋時有以道者爲太醫院提舉從康

王渡江因家浙之紹興其後世世爲醫官元元貞中

永卿爲平江路醫學教授始占名數于嘉定二世至

守仁以賢良方正薦于鄉爲樂清主簿又曰世君之

考埤爲博士弟子蚤卒君少孤賢於沈氏然事母孝

家雖儒素甘旨常具爲學士所得廩米必以歸其母

嘗就試海虞忽心動亟歸母方遘危疾禱于縣之神

以求代疾良瘳每至歲旦必焚香拜廟以荅神睨於

沈翁權如父子沈氏所出一子時雍其二子時敘時

升皆庶出比君之歿而沈翁撫卹之必均人以是賢

沈翁而益知君之所以事翁者弟欽訓少時教育之

爲之婚娶兄弟友愛無間言君丰儀峻整望之倏然

既聲譽遠出諸生上試常第一然不喜末俗剽竊之

文而好講論世務遇事發憤有大節嘉定瀕海之縣

然爲令者治行歷歷可紀其親賢樂善有宓子賤之



風無不敬禮君就以咨問而得君之裨益爲多公  
去有復來守郡者猶思君致之賓館使其子從之游  
人以爲守客餽以金君此去之同舍生李昭被誣君  
率諸生與御史爭卒得白縣中有張烈婦爲賊所殺  
獄未明君至學官都講爲具折其所以縣乃取張氏  
小女奴問之其賊始得或怵以利害不動也海水溢  
沿海流漂數千家歲復大侵米價騰踊君爲泣請米  
賑之民以全活倭奴犯境君方計偕行至吳門聞警  
卽還言于大吏權假郅廬兵爲援賊薄城下君仗劍  
登陴親冒矢石一夕賊遠城三面鼓噪惟西南隅寂  
然君疑之卽躍馬以往見賊方自林麓中逸出將  
涉河君命連弩射之賊惶駭走竟解圍去先是城中  
無儲君以縣邊海上賊必首犯請易糟糧以銀奏留  
十萬之粟以是城久圍而民以無恐時狼款兵被調  
城守君出私財厚撫其豪長人人得其懽心以備倉  
卒可指麾也君雖不用于世其所論議施設及于人  
則皆有位者之事也使世之君子如君之爲亦可以  
不曠于其官矣予與君同郡嘗同爲諸生見君所爭  
李昭事御史與之反覆問辨欲窮之以辭君抗首高  
論辭氣慷慨時諸生羣吏會者數千人皆竦聽歎息

獻徵錄

卷八十七

直隸

獻徵錄

卷八十七

直隸

予以爲使君生兩漢時其風節卽此可以顯名當世  
矣而世莫能識也君在京師予試南宮數見君常有  
戚然不樂之色予欲留君語君時常與其客偕不果  
後予南還聞君撫州之除數遺書李瀚問其還信且  
曰道度平生嶽嶽爲郡文學得無不可其意然往江  
湖間尋州圖象山草廬邵菴之遺跡與諸生飲酒賦  
詩意氣當益豪也瀚久不報而以計音至可痛也已  
瀚與君交厚爲著其行狀予頗採次其語君平生所  
爲易說及詩文數十卷藏于家而欲訓示予以所答  
友人問疾書言夢中事尤奇怪